


舊五代史

第二册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 二十四史全譯

# 舊五代史

## 第二册

主　　編　許嘉璐
副 主 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曾棗莊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舊五代史/曾棗莊分史主編 .—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1
(二十四史全譯/許嘉璐主編、安平秋副主編)
ISBN 7-5432-0889-X

I.舊… II.曾… III.①中國-古代史-五代(907~960)-紀傳體②舊五代史-譯文
IV.K243.10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3)第 052598 號

二十四史全譯

# 舊五代史

(全二册)

**策　　劃**　北京古今出版策劃有限公司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曾棗莊

---

**出版發行**　世紀出版集團・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號　www.ewen.cc)
**經　　銷**　各地新華書店

---

**印　　刷**　上海中華印刷有限公司
**規　　格**　開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張 91　字數 2,271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7-5432-0889-X/K・92
**定　　價**　全套 88 册　12 000 圓
《舊五代史》2 册　288 圓

---

如有印裝錯誤,請與承印廠聯係。　T:62662100

# 二十四史全譯

書名題簽　江澤民

本書列入

國家“十五”出版規劃重點圖書

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重點項目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規劃重點項目

# 《二十四史全譯》編譯人員名録

**顧　問**　周　林　鄧廣銘　何茲全　陰法魯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史記》　安平秋
《漢書》　安平秋　張傳璽
《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北齊書》　許嘉璐
《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南史》　楊　忠
《魏書》、《北史》　周國林
《周書》、《隋書》　孫雍長
《舊唐書》、《新唐書》　黄永年
《舊五代史》、《新五代史》、《遼史》、《金史》　曾棗莊
《宋史》　倪其心
《元史》　李修生
《明史》　章培恒　喻遂生

**譯　審（按姓氏筆畫排列）**

江曉原　安平秋　李　勇　李夢生　孟繁華　周國林　孫雍長
翁俊雄　倪其心　章培恒　許嘉璐　郭樹羣　陳美東　曾棗莊
黄永年　喻遂生　楊　忠　趙慎修　顧全芳

**譯　者（按姓氏筆畫排列）**

刁忠民　于正安　于振波　于　潔　文師華　尹　波
王永强　王玉德　王延武　王志平　王建明　王建莉
王武子　王其禕　王洪涌　王清淮　王淑珍　王雪玲
王　嵐　王義謀　王德保　王曉波　王學晉　王麗萍
牛致功　毛遠明　毛雙民　兰　瑞　甘　露　石世華
田　農　史建橋　安平秋　匡鵬飛　吕玉蘭　曲安京
朱小健　朱元寅　朱邦薇　朱　玫　朱習文　朱瑞平
任　明　沈　重　汪少華　汪聖鐸　辛德永　冷鵬飛
杜華雲　李文澤　李　宇　李成甲　李仲祥　李　更
李長庚　李　林　李明曉　李季箴　李　軍　李海霞

李真瑜　李晉卿　李培芬　李國祥　李夢生　李　鳴
李曉明　吴大逵　吴洪澤　吴　鷗　余光煜　余和祥
余讓堯　邱居里　何本方　何宗旺　武建宇　屈超立
孟美菊　尚俊生　易　敏　虎維鐸　卓連營　周少川
周信炎　周國林　周　勤　周曉薇　祝尚書　胡迎建
胡和平　胡　茜　段塔麗　姚偉鈞　紀志剛　紀德君
海毓珹　凌左義　高華平　唐光榮　唐建金　唐　瑛
秦　良　馬辛民　馬秀娟　馬美信　馬雪芹　馬啓俊
袁明望　袁　敏　孫力平　孫湘雲　孫雍長　孫曉梅
倪其心　徐奇堂　徐　勇　許紅霞　郭士模　郭立傑
郭松柏　郭盛熾　郭　齊　郭鳳花　郭劍英　郭樹羣
郭聲波　張文澍　張立生　張和生　張怡青　張　羿
張海青　張　耕　張國艷　張　猛　張　萍　張傳璽
張賢蓉　張艷雲　曹亦冰　曹道衡　曹霜霜　陸三强
陳小盟　陳小監　陳正宏　陳　可　陳芳嵐　陳秉才
陳東有　陳　捷　陳蔚松　陳曉華　陳曉强　陳曉蘭
陳鴻彝　梅俊道　崔文印　崔玉生　崔　湜　崔曙庭
馮建民　曾棗莊　曾貽芬　曾　濤　閔慶定　超荼英
彭久安　黄永年　黄壽成　黄鳳顯　黄　毅　黄曉琴
葉樹發　喻遂生　鈕衛星　舒雅麗　焦　傑　賀嗣真
雷巧玲　賈二强　賈國偉　賈燕子　董　明　董恩林
董艷艷　楊世文　楊玉芬　楊洪林　楊　昶　楊海崢
楊麗嬌　解　冰　漆永祥　寧德偉　廖振佑　廖　强
鄭文瀾　鄭利華　趙二冬　趙立偉　趙伯陶　趙清永
趙望秦　趙　隄　趙慎修　趙澤光　趙　燕　熊　焰
鄧　飛　鄧瑞全　樊善國　歐昌俊　樂秀拔　劉小文
劉友林　劉玉才　劉延捷　劉建梅　劉　虹　劉敏芝
劉　瑛　劉　琳　劉　寧　劉漢東　劉韶軍　劉曙光
龍德壽　賴玉勤　閻萬鈞　韓結根　盧仙文　盧華巖
盧　偉　錢兵山　鮑道蘇　謝紀鋒　戴訓超　薛平栓
魏達純　譚漢生　嚴學軍　羅　超　羅會同　羅維明
蘇文英　蘇保榮　顧永新　顧全芳　顧志華　龔汝富
龔祖培

# 《二十四史全譯》文字整理説明

《二十四史》所涉及的文字包羅萬象,浩如烟海。作爲古籍整理和文白對照版本,如將工作本原文字完全照搬,則具有許多不合理性和不可行性。因此,對原文文字的整理是必然的。在這方面,我們主要作了如下工作:

(一)字體

我們這部書是繁體版,按編委會的要求,全書通篇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 1955 年聯合發布的《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和其後有關規定中認定的規範字。并以此爲依據,規範用字,以避免大量的古字,造成讀者閱讀困難。對原文中的通假字及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中的異體字予以保留。這是本書關於用字的基本原則。

在此基礎上,對原文中大量存在的異體字,我們采取了具體分析、區别對待的方法,力求落實國家對語言文字的有關規定,同時亦兼顧到古籍的特殊性。爲此,我們首先根據《漢語大詞典》、《漢語大字典》、《辭源》等工具書對《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 1027 個異體字逐字進行了辨析,并將其分爲兩類:

第一類爲:如果原文中的某個異體字所具的詞義範圍等于或小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將此類異體字一律改爲規範字。例如:

①"幚"、"幇"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幫"。

②"氷"爲異體字,改爲規範字"冰"。

③"畆"、"畮"、"畒"、"𤱈"、"畂"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畝"。

此類異體字共 784 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 76%。一般情況下,均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

第二類爲:如原文中某個異體字所包含的詞義範圍大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須先對該異體字進行辨析,以確定其在具體語境中的含義,然後再决定取舍。如該異體字在原文中具體的詞義與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相同,則可將前者改爲後者;如前者的具體的詞義是後者所不具備的,則不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而須保留該異體字,以免造成混亂,影響文意。現以如下幾組字爲例,舉證説明:

菴(異體字)

庵(規範字)

①"編草結菴不違凉暑"《南齊書·竟陵文宣王子良傳》

此句中的"菴"指草屋,與"庵"的詞義相同,可將其改爲規範字"庵"。

②“太后嘗以體不安服菴閭子”(《北史·后妃傳·魏文成文明皇后》)

此句中的“菴”指植物名，即青蒿，而“庵”不具有此義，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

③“本支菴藹四海蔭焉”(《晋書·后妃傳》)

此句中的“菴”讀 yǎn，“菴藹”指茂盛的樣子，爲固定詞組，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同樣，“菴蔚”一詞中的“菴”也不改爲“庵”，而保留原字。

齎(異體字)

賫(規範字)

①“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史記·秦始皇本紀》)

此處的“齎”指携帶，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②“傷誠善之無辜兮齎此恨而入冥”(《後漢書·馮衍傳》)

此處的“齎”指懷、抱，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③“平既娶張氏女齎用益饒”(《史記·陳丞相世家》)

此處的“齎”通“資”，與“賫”詞義不同，不可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④“齎以薑棗”《史記·滑稽列傳》

此處的“齎”通“齊”(劑)，指調配，與“賫”詞義不同，不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釐(異體字)

厘(規範字)

①“失之豪釐差以千里”(《史記·太史公自序》)

此句中的“釐”指長度，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②“乃詔有司釐定”(《新唐書·禮樂志十一》)

此句中的“釐”指整理，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③“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朕躬”(《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福，與“厘”詞義不同，不改爲“厘”而保留原字。

④“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祭祀用的肉，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⑤“魯人更立釐公”(《史記·齊太公世家》)

此句中的“釐”通“僖”，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⑥“釐辨麥也始自天降”(《漢書·劉向傳》)

此句中的“釐”通“來”，指小麥，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⑦“父没則妻後母兄亡則納釐嫂”(《後漢書·西羌傳》)

此句中的“釐”通“嫠”，指寡婦，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而保留原

字。
拏挐(異體字)
拿(規範字)
①"不得拏訪追贜(《明史·劉澤清傳》)
此處的"拏"指捉拿,與"拿"同義,改爲規範字"拿"。
②"不聞拏音而後敢乘"
此句中的"拏"指船槳,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③"禍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漢書·嚴安傳》)
此句中的"挐"指連綿、連續,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炤(異體字)
照(規範字)
①"挈火夕炤"
②"九司炤序"
③"分炤星晢"
④"循規烈炤"
以上四句均摘自《南齊書》卷十一。如按《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的規定,其中的"炤"只能都改爲"照",于此顯然不妥。因爲"炤"另外亦是"昭"的異體字。此處"炤"的詞義不易辨析,爲避免歧義,一律保留原文用字。
啑(異體字)
喋(規範字)
①"今已誅諸吕新啑血京師"(《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dié,"啑血"指踐血而行,謂殺人流血遍地,與"喋血"詞義相同,按《漢書·文帝紀》作"喋"。故將此處的"啑"改爲規範字"喋"。
②"始與高帝啑血盟"(《史記·吕太后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shà,通"歃"。《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中有曰:"王當歃血而定從。"其中"歃血"一詞正與例句中的"啑血"同義而不同字。因此雖異體字表中并未將"啑"收爲"歃"的異體,但爲保持本書同一詞匯用字的一致性及規範性,且區别于上例中的"啑 dié 血"一詞以避免混亂,故將此處的"啑"改爲"歃"字。原文中這類字的改動另見下例:
敺(異體字)
驅(規範字)
①"老弱奔走敺畜産遠遁逃"(《漢書·匈奴傳上》)
此句中的"敺"指驅趕,與"驅"同義,故改爲規範字"驅"。
②"至相敺擊"(《南齊書》卷十六)
此句中的"敺"通"毆",不能根據《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將其改爲"驅",故

將此處的“敺”改爲“毆”。

以上幾組例證中的語言文字現象較爲復雜,不能將其中的異體字一概而論地改爲《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相應的規範字。此類異體字共 243 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 24%。

除了《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異體字之外,對于原文中出現的,而該表未收入的異體字,我們也按上述原則進行了處理。凡有其規範字的,經辨析後能用則用,不能用的則保留原字。下表中括號内的異體字均摘自原文,它們大致相當於前面所講的第一類異體字,在一般情況下,我們都將其改爲規範字。此種情況甚多,不能一一盡列。現將改動的出現次數較多的字例示如下:

髀(髀髀)　缶(缻)　黎(菞)　禪(襢)
辯(辯辯辯)　蓋(葢)　𧦃(㽁㽁)　善(譱)
飆(飈飈)　剛(𠛳)　料(㭆)　觴(𥂕)
餅(䴵)　詬(訽)　躪(蹸)　舐(䑛)
豺(犲)　瞉(瞉)　欞(櫺)　疏(踈疏)
躔(躔)　罐(㼖)　騮(駵駵)　搜(㨗)
謟(讇)　駭(駴)　孿(孿)　髓(髓)
嘲(謿)　侯(𥎦)　裸(羸)　鎖(鏁)
齜(齜)　齏(虀)　美(媺)　踏(蹹蹹)
弛(㢮)　羈(覊)　滅(烕)　柝(㯓欜欜)
欻(欻)　悸(痵)　秣(餗)　蜿(䖼)
垂(𠂹埀)　奸(姦)　粦(粦)　腕(掔)
齪(躖)　殲(殲)　腦(腦)　尪(尩尫)
瓷(甆)　轔(轔)　旆(斾)　誤(悮)
蹙(蹴)　劓(劓)　篷(篷)　舄(舃)
啖(噉)　秸(稭)　睥(睤)　隙(隟隟)
島(隝)　截(截)　媲(媲)　溆(潊)
登(豋)　賮(賮賮)　撇(撆)　璇(琁)
鐙(鞮)　鯨(鱷)　懲(懲懲懲)　燕(鷰)
貂(鼦)　鞠(鞫)　鍥(鍥)　腰(署)
斗(㪷)　絶(𢇍)　煢(煢)　燁(爗)
陡(阧)　誑(誆)　蛆(胆)　曄(曅)
扼(扼)　框(閆)　麯(麴)　彝(彝)
愕(愕)　髡(髡)　紝(絍)　癰(癕)
鋒(鏠鋒)　攬(擥擥)　孺(孺)　禹(禹)
蜂(蠭)　雷(靁)　潸(潸)　輿(轝)

| | | | |
|---|---|---|---|
| 籲(籲) | 燥(𤏲) | 煮(鬻) | 棕(椶) |
| 鳶(䳒) | 潴(瀦) | 裝(裵) | 菹(葅) |

另外“秏”爲“耗”的異體字(《漢語大詞典》P4739),但在《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并未收入,對此類字要具體辨析:

“秏”作消耗、消費解時可改爲“耗”,如“士卒多秏,無尺寸之功”(《史記·李斯列傳》)中的“秏”可改爲“耗”。

“秏”通“眊”指昏亂時不改爲“耗”。如“天下秏亂萬民不安”(《漢書·董仲舒傳》)。

“秏”讀 mào,指無的時候不改爲“耗”,如“市中星衆者實其虚則秏”(《史記·天官書》)。

對原文中人名、地名等專名中出現的異體字,我們在基本不動的原則下也有辨析,目的也是爲了讀者閱讀時不産生歧意。如:“聃”、“聸”統一爲“聃”,“毌丘”、“母丘”統一爲“毌丘”。“鼂錯”、“鼌錯”統一爲“鼂錯”。地名中的“涼”、“況”、“峯”、“兗”等字,則均改爲“涼”、“况”、“峰”、“兖”等。如果專有名詞雖有異同,但讀者辨析無困難的,也在史自統一的原則下保持原文。如《舊唐書》爲“長孫无忌”,《新唐書》爲“長孫無忌”。專有名詞詞意爲歷史沿革的,亦不予統一,如:太山、泰山,雒、洛,勃海、渤海。

對原文中某些字,也本着從衆從俗的原則作了特殊規定。如“異”、“棄”、“災”、“傑”、“淚”等字,不一律依規定改爲“异”、“弃”、“灾”、“杰”、“泪”等,而保留原字。

對原文中某些訛字則參校殿本及中華本一律徑改。如:

“卧病床笫”(《元史》卷一百四十九),查無“床第”一詞,據文意“第”當爲“笫”之訛,故校改爲“笫”。

“設俎豆習禮讓”(《元史》卷一百九十五),查無“爼”字,據文意當爲“俎”之訛,故校改爲“俎”。

(二)字形

本書所用字形一律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 1964 年聯合發布的《印刷通用漢字字形表》規定的新字形。

對原文中不規範的字形,如“杞”“妃”等字的右邊印成“已”或“巳”的一律改爲規範字形。對史書中爲避“正諱”、“家諱”等而造成的缺筆現象,凡不能查實的衹好一仍其舊,留待專家討論。

# 《二十四史全譯》版式説明

我們把《二十四史》譯爲白話文的宗旨是使更多的人讀懂《二十四史》，因此譯文力求準確傳述原文信息。但因爲存在着古、今文兩個系統之間事物、概念、詞語的差别，二者並不是一一對應的，翻譯中某種程度的“增”與“減”的替代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爲了盡可能減少由此造成的信息傳達的不準確，故附排原文，使讀譯文時有所參照。又根據現代人的閲讀習慣，把版式改爲横排，用兩欄相隔，原、譯文對排，段自取齊，便於讀者對讀對核。這樣大的版面變動，必然牽扯到史文原本的標題、目録之安排的合理性問題。爲此，我們以百衲本爲底本，參校了殿本、中華書局校點本的目録、標題、版面等有關形式，作了一些調整，謹説明如下：

（一）關於紀志表傳

《二十四史》作爲紀傳體史書，其體例創成於司馬遷的《史記》，爲歷代編纂者所遵循。内容一般分爲紀、志、表、傳四部份，但又各有不同。其中《三國志》、《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南史》、《北史》無志；《後漢書》、《三國志》、《梁書》、《宋書》、《南齊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北史》、《晉書》、《南史》、《隋書》、《舊唐書》、《舊五代史》十五史無表。其順序基本如紀一、志二、表三、傳四排列，也有兩種不同情况。一是《後漢》、《魏書》志在傳後。二是作爲斷代合史的幾部史書，其中《三國志》和《舊五代史》，是分别各國排列紀、傳部份；《南史》、《北史》無志無表，紀傳部份不分國别按紀一傳二排列；《新五代史》是考（即志）在傳後，在世家之前，十國年譜（即表）在世家之後。如上兩種情况中，我們對《後漢書》及《三國志》作了改動。《後漢書》紀傳部份是六朝時宋人范曄所作，而《後漢書》的三十卷志是梁朝劉昭從晉朝司馬彪的《續漢書》中補出，所以百衲本及中華本都是紀傳與志分編，志書卷目單列序號，而殿本在整理刊刻時已將志改在紀後，統一排卷目。我們認爲，從叢書的角度説，殿本的排列更適於統一的原則，故《全譯》參用了殿本《後漢書》的排序形式。我們也查閲了有關資料，對《三國志》作了分析。文獻記載，《三國志》在西晉初年成書時爲三書：《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吴書》二十卷。中華書局點校本《三國志》出版説明有言：“《三國志》最早的刻本——北宋咸平六年（公元 1003 年）國子監刻本，《吴志》分爲上下兩帙，前有刻《吴志》的牒文。後來紹熙的重刻本裏，也保留着一頁咸平國子監刻《蜀志》牒文。可知咸平刻書時雖已合併爲《三國志》，但還是三書分别發刻的。”《三國志》成書七百餘年後傳至北宋時期時，當時

雕版印刷技術成熟,使正史的合刊整理成書有了可能,並成爲當時流行的出版形式,於是出現了從宋淳化年間刊刻的《三史》到嘉祐年間刊刻的《十七史》。應新體式的需要,記魏文帝黄初元年至晉武帝太康元年六十年間史事而分刊的《魏書》、《蜀書》、《吴書》至此合三而一,並且命名爲《三國志》。我們現在見到的二十四史叢刊有三種:一爲武英殿本,一爲商務印書館的百衲本,一爲中華書局的點校本。三本中除百衲本《三國志》是影印宋紹熙重刻本一仍其舊外,另外兩種版本的卷目排列都是從一至六十五卷統一排目,衹是文前標題内容各本有所不同。殿本爲:魏志卷一(頂格),武帝操(另行,前空二);中華本爲:三國志卷一(頂格),魏書一(行末),武帝紀第一(另行,前空二)。我們認爲中華書局所選版本的《三國志》標題形式最適於横排本的編輯。衹是它稱"紀",而且"紀"的序號與"傳"的序號銜接排列,例如:三少帝紀第四、后妃傳第五。這與其他各史紀與傳各自排序號的做法不同。然而殿本《三國志》目録考中第一條已説明:"……惟《三國志》既無本紀之稱,並無列傳之目……,今考證悉遵壽原書例,不書紀傳等字……"依此爲證,我們按殿本去掉《魏志》中的"紀",這樣編排標題,全書就統一了。關於《魏書》、《舊五代史》版本形式歷來無二,因無書證支持,雖然是例外,也衹好保存原貌。《新五代史》是二十四史中自唐開官修史先河後的唯一一部私修史,體例與他史不同,自有歐氏的主張,且歷代版本都如此,我們也不便改動。

（二）標題序號

由於二十四部史書成書、翻刻的年代不同,各版本類級標題的設置、形式甚至同一標題在各本中的具體内容或有異同。暫就各史中各卷的文前標題而言(它有似現代出版物中的章節標題),我們所見到的情形大致是:一卷爲單一内容的,如紀傳部份傳主占單卷、志書部份每卷衹有單一内容,一般都在卷首出現卷目内容標題;紀傳部份一卷多傳主、志書卷題下有分級内容的,卷目標題在各本中出現的形式很不一致。多數史卷把這級標題標在文前,有些史在文内;還有文前、文内皆無這級標題的(如《舊五代史》列傳)。我們就武英殿本、百衲本、中華書局點校本所輯各史粗略統計了一下,全書列傳部份把傳主之名設在文内的:百衲本有《三國志》(宋紹熙刊本)、《金史》(元至正刊本)、《新五代史》(宋慶元刊本)、《遼史》(元至正刊本);殿本有《晉書》、《舊唐書》、《元史》、《後漢書》、《隋書》;中華本有《元史》、《新五代史》、《晉書》、《隋書》。志書的情況又有例外:殿本的《舊五代史》、《宋史》、《漢書》、《新五代史》、《遼史》諸史中某些志書出現文内標題,中華本的《新唐書》、《魏書》、《南齊書》、《舊五代史》、《宋史》、《舊唐書》、《明史》這七史志書文内亦有標題出現。百衲本各史志書中各卷文内標題時有時無很不統一。此外,還有各種體例不一的情況。史書作爲歷史遺存,不是一世一時一人之作,出現這些現象都可以理解。但是從叢書整理的

角度對體例統一作適度裁奪,在所難免。在編輯過程中,經反復研討,我們決定處理文前標題的原則是:(1)統一將大標題在後的形式,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古本形式有大標題在後、小標題在前的,在版式的演變中逐漸也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了。以《新唐書》文前標題爲例。百衲本所據宋嘉祐本爲"薛李二劉高列傳第十一、唐書八十六",殿本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李二劉高徐";中華本又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舉(附仁杲)李軌、劉武周、高開道、劉黑闥(附徐圓朗)"。從上可見大、小標題的次序在歷史上曾有所改變。我們在全譯本中,統一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如,原題爲"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改爲"列傳第四十七(另行)魏其武安侯列傳"(《史記》)。(2)各史中紀、志、表、傳序號拆出,統一排列序號。比如某些史,類傳不加序號,與傳序相混,像《新五代史》中有雜傳十九卷,原文標題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雜傳第二十七……新五代史卷五十七,雜傳第四十五",我們改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列傳第二十七,雜傳一……新五代史卷五十七,列傳第四十五,雜傳第十九"。列傳下的合傳如"宗室"、"后妃",類傳如"列女"、"良吏"及志下的分級內容標題爲四級標題,紀傳中無論專傳或以類相隨的合傳,傳主之名都標注爲五級標題,附傳人物又用小號字附後,可視爲六級。

(三) 標題的文字內容

在三本參校中,我們發現各本的標題都有一部份與內容是不一致的。我們的原則是,以傳文爲準改正文字,格式上的不同,則依三本中多出者改。如上述所談《新唐書》的文前標題,我們依從殿本的形式。統一各史卷的原則是:多數有則補,多數無則删,三本俱無,又没有資料可依的,則付之闕如,把這類卷題衹看作是原本的樣式,以便讀者核對原書查找。像現代出版物一樣,負責詳盡指示卷內分段內容的是段落標題。有這樣的標識,文意更加清晰,也更符合現代人的閱讀習慣。所以,凡有文獻根據的,我們都據之補齊了段落標題,以便讀者檢索。

總之,自宋代首創正史合刊這一出版形式以來,歷代雖云"翻刻",但至少在版式上不是一成不變的。這也説明像《三國志》之類斷代史隨着納入正史系列叢書的系統整理,它在形式上愈發磨滅了當初"别創一格"的特質,而與叢書體例逐漸趨同,從而反映了形式上的整齊劃一確是出版系列叢書的審美需要。爲此,我們在編輯過程中,嘗試着做了一些版式上的調整,至於能否有助今人閱讀,又不悖於纂者的旨意,敬請廣大讀者指正。

# 《舊五代史》全譯出版説明

《舊五代史》是記載五代時期歷史的紀傳體斷代史。記從後梁開平元年(907)起,到顯德七年(960)止,前後共計54年的歷史。同時還包含契丹等少數民族建立政權的情況,時間上溯到唐僖宗乾符二年(875),實際記載了約85年的歷史。全書一百五十卷,計有本紀六十一卷,列傳七十七卷,志十二卷。宋初薛居正主持撰修,成書初名爲《梁唐晉漢周書》,後人將五書總括起來,改稱《五代史》。北宋中期,歐陽修私撰《五代史記》問世,爲了區别二史,該書取名《舊五代史》,又稱"薛史"。稱《五代史記》爲《新五代史》,又稱"歐史"。

公元907年朱温滅唐稱帝建立梁,史稱後梁,直至960年北宋建立爲止,中國北方地區相繼出現後唐、後晉、後漢、後周五個交替政權,稱爲五代。同時,中國南方和山西地區,先後出現吴、南唐、吴越、楚、閩、南漢、前蜀、後蜀、荆南(即南平)、北漢等國,稱爲十國。這就是歷史上的五代十國時期。它是唐末以來藩鎮割據局面的延續,又是由長期對持之局轉嚮統一局面的過渡時期。

北宋統一之初,出身於五代統治階層的北宋太祖及其史官們,秉承唐以來官修史書的傳統,總結五代各朝的得失,評述各類人物的是非功過,爲後人留下一部完整的五代史。

五代十國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個方面沿襲和效法唐代。雖然戰亂頻繁,幾個封建割據王朝統治的時間也都比較短暫,但是對於修史却都很重視,各朝以宰相監修實録、國史,選精通史學之臣任修撰事。在當時,梁、唐、晉、漢、周五代實録俱全,共計三百六十卷。這些實録是根據"時政記"、"起居注"、"日曆"等檔案資料薈萃而成的,採用編年、紀傳等體例編寫,是宋代編修五代史最基本的原始材料。北宋以後,五代實録蕩然無存。另外,後唐長興四年(933)進士范質歷任五個朝代的官員,入宋,加侍中,登相位,爲太子太傅,進封魯國公。宋太祖建隆年間爲昭文館大學士。因見三百六十卷的五代實録太煩瑣,於是編撰了一部貫通五代歷史的實録簡本《五代通録》。自梁開平年起,止於後周顯德年,跨時五十三年,共六十五卷。《五代通録》是《舊五代史》的寫作藍本。

北宋開寶六年(973)四月,太祖下詔編修《梁書》、《唐書》、《晉書》、《漢書》、《周書》。由當時任門下侍郎、平章事的薛居正監修。

薛居正,生於後梁乾化二年(912),後唐清泰初進士。在後晉、後漢時,曾先後任鹽鐵巡官、開封府判官等職。後周初,遷兵部員外郎,兼三司推官,後又任左諫議大夫、弘文館學士,擢爲刑部侍郎,兼吏部銓選事。北宋初年,遷户部侍郎。宋太祖乾德(963—967)初,加封兵部侍郎,始以本官參知政事。開寶五年(973)四月,奉命主持編寫《五代史》。薛居正與參與

編撰的盧多遜、扈蒙、張澹、李昉、劉兼、李穆、李九齡等人,多是五代舊臣,有的是各代製定典章制度的主要參與者或製訂者,成爲編撰《五代史》的最佳組合。到開寶七年(公元974)閏十月,全書告成。

薛史採用了陳壽修《三國志》"逐國各斷,未嘗併合"的方法,將五代史分爲《梁書》、《唐書》、《晉書》、《漢書》、《周書》,一朝一史,自成體系。每一書中衹包括諸帝本紀以及后妃、宗室諸王和朝臣的列傳兩個部份。朝臣列傳没有分類編排,而是良善姦惡混同。書中的十志,前後不分,通敍五代時期的典章制度。十國之事,則分别載入《世襲列傳》、《僭僞列傳》,少數民族事則入《外國列傳》。因此,《舊五代史》名似通史,實際上則是綜合體的斷代史的彙編本。

《舊五代史》含諸帝本紀六十一卷。其中《梁書》十卷,《唐書》二十四卷,《晉書》十一卷,《漢書》五卷,《周書》十一卷,這些人都是五代中原各朝的皇帝,被視爲五代的正統。

《本紀》部份在整個《舊五代史》中所佔的文字比例最大,每篇按時間順序詳述其生平活動,包括起居、政務、戰争、詔令等多方面内容。

《舊五代史》含列傳七十七卷。即《后妃傳》、《宗室傳》,以及記載諸臣名人的人物傳。其中《梁書》十四卷,計一百零一人事;《唐書》二十六卷,記載一百七十六人事;《漢書》六卷,記載三十七人事;《周書》十一卷,共九十一人事。現在所存的《舊五代史》是個輯本,個别地方殘缺不全,有的十幾字一傳,甚至於衹有其名而無其事。此外還有《世襲列傳》二卷,記載十國中曾嚮五朝政權朝貢或曾受過册封的各國史事。《僭僞列傳》三卷,記載了十國中和五朝互不相屬的各國史事。《外國列傳》二卷,以中原紀年爲綱,記述周邊十二個少數民族的主要史實,其中對契丹族的記載尤詳。

《舊五代史》志的數量在二十四史中算是比較多的。其中《天文志》、《曆志》、《五行志》、《食貨志》、《刑法志》、《選舉志》、《職官志》、《郡縣志》各一卷,《禮志》、《樂志》各二卷。其立《選舉志》,是受《通典》啓發而設,在正史編撰中屬於首創。各類志内容排列基本上依梁、唐、晉、漢、周的時間爲序,是對五代各朝典章制度的通論。

《舊五代史》修撰中,堅持對歷史人物和事件如實反映。如後梁太祖朱温,本是農民起義軍將領,後以鎮壓農民起義而壯大自己爬上了皇位,因其有奬勵農耕、減輕租税之舉,作者便表示贊許:"梁主之開國也,屬黄巢大亂之後,以夷門一鎮,外嚴烽堠,内辟污萊,厲以耕桑,薄以租賦,士雖苦戰,民則樂輸。"(《食貨志》)作者也贊揚唐明宗李嗣源在位期間革除弊政,實行輕徭薄賦的舉措,説他"能力行於王化,政皆中道,時亦小康,近代以來,亦可宗也";"勤儉之美,終始可稱,雖享國之非長,亦開基之有裕矣"(《卷一一三》)。特别是本書諸臣傳中,所記人物既有與薛居正等人同仕於五代者,也有其子孫輩與薛氏等人同殿仕宋者,而《舊五代史》中則把崔頌之父協諷刺爲"少識文字,時人謂之'没字碑'"(《唐書·崔協傳》)。後晉趙在禮之孫趙廷勛仕於北宋,歷岳、蜀二州刺史。然《舊五代史》記述趙在禮"歷十餘鎮,善生殖貨",積財巨萬,貪殘暴虐,被當時百姓視爲"眼中釘"。在禮聞之暴怒,"命吏籍管内户口,不論主客,每歲一千,納之於家,號曰'拔釘錢'","有不如約,則加之鞭樸"(《晉書·趙在禮傳》)。對於同朝爲官的同僚之直系親屬,能直書如此,實屬不易。

《舊五代史》之不足有三:

一、由於文章出於衆家之手,成書又如此之快,文字稍嫌粗糙,文章的剪裁和文字的考訂亦有欠缺之處。雖内容詳備,但文字之繁簡、史料之取捨不盡妥當,失誤之處頗多。

二、雖然力求"秉筆直書",但對其中的一些人物和事件的記述也存在回護之筆。特别對於五代君王的記述,最爲突出。

三、記載五代君王時常以神奇聽聞附會,以表其不同凡響,其實失之於拾惠。許多描述來自於范質的《五代通録》和各朝實録,而薛居正等人未能校實訂正,遂使書中良莠並存。

北宋嘉祐以前的大規模付雕正史,均無《舊五代史》。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記載:"金章宗泰和七年,詔學官止用歐陽史,於是薛史遂微,元明以來,罕有援引其書者,傳本亦漸就湮没。惟明内府有之,見於《文淵閣書目》,故《永樂大典》多載其文,然割裂淆亂,已非居正等篇第之舊。"清代乾隆年間官修《四庫全書》,史臣們從《永樂大典》内輯出《舊五代史》。總纂官陸錫熊、紀昀、纂修官邵晉涵等《進舊五代史表》曰:"謹就《永樂大典》各韻中所引薛史,甄録條系,排纂先後,檢其篇第,尚得十之八九。又考宋人書之徵引薛史者,每條採録,以補其闕。遂得依原書卷數,勒成一編,晦而復彰,散而復聚。"現在通行的版本有乾隆武英殿刊本、湖北官書局翻刻本、五洲同文局石印本、南沙席氏刻本、吴興劉氏嘉業堂刻甬東盧氏本及商務印書館的百衲本等版本。1976 年中華書局出版的《舊五代史》標點本,以熊氏影四庫本爲底本,同時參校了殿本、劉承幹嘉業堂刻本及其他三種抄本,並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精心勘校,爲目前最佳版本。

《舊五代史》全譯主編:曾棗莊。譯者:田農、曾濤、刁忠民、郭齊、郭聲波、曾棗莊、李文澤、楊世文、吴洪澤、王曉波。

# 舊五代史目録

## 第一册

## 第二册

# 舊五代史卷七十五(晋書一)

## 本紀第一

### 高祖紀(第一)

高祖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姓石氏，諱敬瑭，太原人也。本衛大夫碏、漢丞相奮之後，漢衰，關輔亂，子孫流泛西裔，故有居甘州者焉。四代祖璟，以唐元和中與沙陀軍都督朱耶氏自靈武入附，憲宗嘉之，隸爲河東陰山府裨校，以邊功累官至朔州刺史。天福二年，追尊爲孝安皇帝，廟號靖祖，陵曰義陵；祖妣秦氏，追謚爲孝安元皇后。三代祖郴，早薨，贈左散騎常侍，追尊爲孝簡皇帝，廟號肅祖，陵曰惠陵；祖妣安氏，追謚孝簡恭皇后。皇祖諱翌，任振武防禦使，贈尚書右僕射，追尊孝平皇帝，廟號睿祖，陵曰康陵；祖妣米氏，追謚孝平獻皇后。皇考諱紹雍。番字臬捩鷄，善騎射，有經遠大略，事後唐武皇及莊宗，累立戰功，與周德威相亞，歷平、洺二州刺史，薨於任，贈太傅，追尊爲孝元皇帝，廟號憲祖，陵曰昌陵；皇妣何氏，追謚孝元懿皇后。

高祖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姓石氏，諱敬瑭，太原人。是衛大夫石碏、漢丞相石奮的後裔，漢朝衰亡，關輔動亂，子孫流浪到西部邊遠地區，所以後代有徙居甘州的。高祖石璟，唐朝元和年間與沙陀軍都督朱耶氏自靈武入境歸附，憲宗嘉奬他，編録爲河東陰山府裨校，因保衛邊疆有功升官至朔州刺史。天福二年，追尊爲孝安皇帝，廟號靖祖，陵墓叫義陵；高祖母秦氏，追謚爲孝安元皇后。曾祖石郴，早薨，贈左散騎常侍，追尊爲孝簡皇帝，廟號肅祖，陵墓名惠陵；曾祖母安氏，追謚爲孝簡恭皇后。祖父名石翌，任振武軍防禦使，贈尚書右僕射，追尊爲孝平皇帝，廟號睿祖，陵墓叫康陵；祖母米氏，追謚爲孝平獻皇后。父親名紹雍。蕃語字臬捩鷄，擅長騎馬射箭，有遠大謀略，效忠於後唐武皇和莊宗，多次建立戰功，與周德威不相高下，歷任平州、洺州刺史，在任上去世，贈太傅，追尊爲孝元皇帝，廟號憲祖，陵墓名昌陵；母親何氏，追謚爲孝元懿皇后。

帝即孝元之第二子也，以唐景福元年二月二十八日生於太原汾陽里，時有白氣充庭，人甚異焉。及長，性沈澹，寡言笑，讀兵法，重李牧、周亞夫行事。唐明宗爲代州刺史，每深心器之，因妻以愛女。唐莊

高祖就是孝元皇帝的次子，唐景福元年二月二十八日出生於太原汾陽里，當時有白色霧氣充滿門庭，人們對此覺得很奇異。等他長大，性格沉靜淡泊，寡言少笑，閱讀兵法，欣賞李牧、周亞夫的辦事手段。後唐明宗爲代州刺史時，每每從心底器重他，因而把愛女嫁給他爲

宗聞其善射，擢居左右，明宗請隸大軍，從之。後明宗從莊宗征行，命帝領親騎，號“三討軍”，倚以心腹。

天祐十二年，莊宗并有河北之地，開府於鄴，梁遣上將劉鄩以兵五萬營於莘。十三年二月，鄩引兵突至清平，薄於城下，莊宗至自甘陵，兵未陣，多爲鄩所掩。帝領十餘騎，横槊深入，東西馳突，無敢當者，卒全部伍而旋。莊宗壯之，拊其背曰：“將門出將，言不謬爾。”因頒以器帛，復親爲啖酥，當時以爲異恩，由是知名。明年，鄩兵陣於莘之西北，明宗從莊宗酣戰久之，塵埃四合，帝與明宗俱陷陣内。帝挺身躍劍，反復轉鬥，行數十里，逐鄩於故元城之東。是日，鄩軍殺傷過半。

十五年，唐軍拔楊劉鎮，梁將賀瓌設伏於無石山，明宗爲瓌所迫，帝爲後殿，破梁軍五百餘騎，按轡而還。十二月，莊宗與梁軍大戰於胡柳陂，衆號十萬，總管周德威將左軍，雜以燕人，前鋒不利，德威死之。莊宗率步衆五千，固守高陵，以避敵之鋭。明宗獨完右廣，伏於土山之下，顧謂帝曰：“梁人首獲其利，旌旗甚整，何計可以挫之?”帝曰：“臘後寒如此，出手墮指，彼多步衆，易進難退，莫若啜糒飲水，徐而困之。且超乘徒行，其勢不等，一擊而破，期在必勝。”明宗曰：“是吾心也。”會日暮，梁軍列於平野，五六萬人爲一方陣，麾游騎以迫唐軍，帝曰：“敵將遁矣!”乃請明宗令士整胄寬而羅之，命左射軍三百人鳴矢馳轉，漸束其勢，以數千騎合之。追夜，旌旗皆靡，而一角先潰，三面踵之，其牙竿相擊，若火爆之聲，横尸積甲，不可

妻。後唐莊宗聽説他長於射箭，提拔他到自己身邊，明宗請求讓他隸屬大軍，莊宗同意了。後來明宗隨同莊宗出征，命令高祖率領親信騎兵，號稱“三討軍”，將他視爲親信。

天祐十二年，莊宗占領了河北所有地區，在鄴郡建立官署，後梁派遣上將劉鄩率兵五萬在莘縣扎營。十三年二月，劉鄩率領軍隊突然抵達清平，逼近城下，莊宗從甘陵前來，隊伍尚未列陣，大多受到劉鄩襲擊。高祖領着十餘騎，横槊深入敵陣，東西往來衝突，無人敢於抵擋，終於保全隊伍凱旋而歸。莊宗覺得他了不起，拍着他的背説：“將門出虎子，此言不錯啊。”於是頒獎器具絹帛，又親自給他酥餅吃，當時認爲是特别的恩典，因此出了名。第二年，劉鄩的軍隊在莘縣的西北面列陣，明宗跟隨莊宗酣戰了許久，塵土衝天四起，高祖和明宗都陷入敵陣中。高祖挺身拔劍，往返游鬥，追趕數十里，在故元城東面打跑了劉鄩。這一天，劉鄩軍隊死傷過半。

天祐十五年，後唐軍攻克楊劉鎮，後梁將領賀瓌在無石山設下伏兵，明宗被賀瓌緊追不捨，高祖殿後，打敗後梁軍五百餘騎，勒緊馬繮不慌不忙地返回。十二月，莊宗與後梁軍大戰於胡柳陂，部衆號稱十萬，總管周德威率領左軍，以燕人混雜其中，致使前鋒失利，周德威戰死。莊宗率領步兵五千，固守高崗，以避開敵方的鋭氣。明宗獨力集結右軍，埋伏在土山下面，回頭告訴高祖説：“梁人首戰得勝，旌旗很齊整，用什麽方法可以挫敗他們的鋭氣?”高祖説：“臘日以後這樣寒冷，手伸出來就凍掉指頭，他們大多是步兵，容易進攻難以撤退，不如吃些乾糧喝些水，慢慢地圍困他們。況且乘馬與步行，氣勢大不一樣，一擊而破敵，必勝無疑。”明宗説：“這正是我的意思。”時值傍晚，後梁軍在平地上列隊，五六萬人爲一方陣，指揮游騎緊逼後唐軍，高祖説：“敵人就要逃跑了!”於是請明宗命令將士整齊甲胄，遠遠地圍困他們，命令左射軍三百人往來馳驅放箭，慢慢縮緊包圍圈，用數千騎兵合擊他們。等到晚上，敵軍旗幟東倒西歪，方陣的一角首先潰散，其餘三面相繼而逃，旗竿碰擊，就

勝計。由是梁人勢削，莊宗進營德勝渡。

像火爆的聲音一樣，倒在地上的尸體，重重叠叠的盔甲，不可勝計。因此後梁人鋭氣大減，莊宗前進到德勝渡扎營。

十八年十月，又從明宗戰梁人於德勝渡，敗其將戴思遠，殺二萬餘人。十九年，戰胡盧套，唐軍稍却，帝睹其敵鋭，拔劍闢道，肩護明宗而退，敵人望之，無敢襲者。

二十年十月，從明宗觀梁人之楊村寨，部曲皆不擐甲，俄而敵出不意，以兵掩明宗，刃將及背，帝挾戰戟而進，一擊而凶酋落馬者數輩，明宗遂解其難。是歲，莊宗即位於鄴，改元同光，遣明宗越河，懸軍深入以取鄆。鄆人始不之覺，帝以五十騎從明宗涉濟，突東門而入，鄆兵來拒，帝中刃，翼明宗，羅兵通衢，嶷然不動。會後騎繼至，遂拔中城以據之。既而平汴水，滅梁室，成莊宗一統，集明宗大勋，帝與唐末帝功居最。莊宗朝官未顯者，以帝不好矜伐故也，唯明宗心知之。

天祐十八年十月，高祖又跟隨明宗在德勝渡與後梁軍交戰，打敗敵將戴思遠，斬殺二萬餘人。十九年，在胡盧套交戰，後唐軍稍稍後撤，高祖看到敵人很强勁，拔劍開道，用肩膀掩護着明宗撤退，敵人看見了，却没有人敢來襲擊。

天祐二十年十月，隨同明宗察看後梁人的楊村寨，部下都没有穿甲戴盔，不一會兒敵軍出其不意，派兵襲擊明宗，刀刃就要刺到後背了，高祖抓起戰戟衝上去，一下子就將好幾個凶狠的敵兵頭目打下馬去，明宗纔得脱大難。這一年，莊宗在鄴登上皇位，改年號爲同光，派遣明宗橫渡黄河，孤軍深入攻取鄆州。鄆州人起初毫無覺察，高祖率五十名騎兵跟隨明宗趟水過河，衝進東門，鄆州守軍前來阻擋，高祖挨了一刀，却依然衛護着明宗，列兵在大街上，巋然不動。恰逢後續騎兵趕來，於是攻取中城而占有了鄆州。不久後平定汴水流域，消滅梁室，促成莊宗一統天下的大業，鑄成明宗的蓋世功勋，高祖與後唐末帝的功勞最大。莊宗朝没有居官顯要，是因爲高祖不愛自吹自擂的緣故，祇有明宗心中明白此事。

同光四年二月，趙在禮據鄴爲亂，朝廷遣元行欽招之不下，群議紛然，以爲非明宗不可，莊宗乃以明宗爲統帥。時帝從行，至魏，諸軍有變，叩馬請明宗帝河北。明宗受霍彦威勸，將自訴於天子，遂佯諾，諸軍亦恐事不果而散者甚衆，明宗所全者，唯常山一軍而已。西次魏縣，帝密言於明宗曰：“猶豫者兵家大忌，必若求訴，宜决其行。某願率三百騎先趨汴水，以探虎口，如遂其志，請大軍速進。夷門者，天下之要害也，據之可以自雪。安有上將與三軍言變，他日有平手乎！危在頃刻，不宜恬然。”明宗至相州，遂分驍騎三百

同光四年二月，趙在禮占據鄴郡作亂，朝廷派遣元行欽招降他，没有成功，大家議論紛紛，以爲非明宗出討不可，莊宗就以明宗爲統帥。當時高祖隨行，來到魏州，各軍嘩變，勒馬不前請求明宗在河北稱帝。明宗接受霍彦威勸導，打算到天子面前爲自己申訴，就假裝答應，各軍中因擔心大事不成而潰散的人很多，明宗所保全的，就祇有常山這支軍隊了。往西走到魏縣，高祖悄悄對明宗説：“猶豫不决是兵家最大的忌諱，如果一心要求申訴，應當果斷地付諸行動。我希望帶領三百騎兵首先奔赴汴水，以探虎口，倘若能如願以償，就請大軍速速進發。夷門是天下的要害處，占領了它，自己就有解釋的餘地了。哪裏有上將同三軍談論謀反，以後還可以和平共處的道理呢！危在旦夕，不應當若無其事。”明宗到

付之，遣帝由黎陽濟河，自汴西門而入，因據其城。及明宗入汴，莊宗親統師亦至城之西北五里，登高嘆曰："吾不濟矣！"由此莊宗從兵大潰，來歸明宗。明宗尋遣帝令率兵爲前鋒，趨汜水關，俄而莊宗遇内難而崩。

達相州，就分出驍勇的騎兵三百名交給高祖，派遣他從黎陽渡過黄河，從汴京西門進城，隨即占據了這座城池。等到明宗進入汴京，莊宗親自統率大軍也來到城的西北五里處，登上高坡嘆息説："我不行了！"因此跟隨莊宗的軍隊大量潰散，前來投奔明宗。明宗很快就派遣高祖統領軍隊作爲先頭部隊，奔赴汜水關，不久莊宗遭逢内亂而去世。

是月，明宗入洛，嘉帝之功，自總管府都校署陝府兵馬留後。明宗即位，改元天成，五月，加帝光禄大夫、檢校司徒，充陝州保義軍節度使，歲未期而軍民之政大治焉。二年二月，加檢校太傅兼六軍諸衛副使，進封開國伯，增食邑四百户。是月，帝赴闕，以倅六軍諸衛事故也。八月，加食邑八百户，實封一百户，旌爲政之效也。十月，明宗幸汴，以帝爲御營使。車駕次京水，飛報汴州節度使朱守殷叛，明宗命帝董親軍倍道星行，信宿及浚城，一戰而拔之。尋以帝爲宣武軍節度使、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兼六軍諸衛副使，進封開國公，加食邑五百户，賜耀忠匡定保節功臣。

這個月，明宗進入洛陽，嘉奬高祖的功勞，將他由總管府都校提升爲陝府兵馬留後。明宗即皇位，改年號爲天成，五月，加封高祖爲光禄大夫、檢校司徒，充陝州保義軍節度使，不滿一年而軍政民事都大有起色。二年二月，加官檢校太傅兼六軍諸衛副使，進封開國伯，增加封地四百户。這個月，高祖趕到京城，是因爲出任六軍諸衛副使的緣故。八月，增加封地八百户，實封一百户，以表彰他爲政的業績。十月，明宗臨幸汴京，任命高祖爲御營使。當明宗的車馬駕臨京水時，飛馬奏報汴州節度使朱守殷叛亂，明宗命令高祖率領親軍連夜倍道兼程，兩天就到浚城，一戰就攻克了它。不久任命高祖爲宣武軍節度使、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兼六軍諸衛副使，進封開國公，增加封地五百户，賜號耀忠匡定保節功臣。

三年四月，車駕還洛，制加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興唐尹、鄴都留守、天雄軍節度使。五月丁未，加駙馬都尉。長興元年二月，明宗南郊禮畢，加檢校太尉，增食邑五百户，尋詔歸任。時鄴都繁富爲天下之冠，而土俗獷悍，民多争訟，帝令投函府門，一一覽之，及逾年，盈積几案，滯於獄者甚衆，時論以此減之。九月，東川董璋叛，朝廷命帝爲東川行營都招討使，兼知東川行府事。十月，至自魏博，董衆西征。二年春，以川路險艱，糧運不繼，詔班師。四月，復兼六軍諸衛副使。六

天成三年四月，明宗返回洛陽，下令加封高祖爲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興唐尹、鄴都留守、天雄軍節度使。五月丁未，加官駙馬都尉。長興元年二月，明宗舉行南郊禮完畢後，加官檢校太尉，增加封地五百户，不久後下命令讓他回歸任所。當時鄴都的繁榮富庶舉世無雙，然而當地習俗粗獷驃悍，百姓争鬥訴訟的案子很多，高祖下令將訴狀投送府門，一一觀看，等到一年以後，訴狀堆滿几案，很多案件長期得不到解决，因此當時的輿論對他略有指責。九月，東川董璋反叛，朝廷任命高祖爲東川行營都招討使，兼知東川行府事。十月，高祖從魏博鎮趕來，率領大軍西征。二年春，因川路艱險，糧草接濟不上，因此皇帝下令撤軍。四月，重新兼任

月，改河陽節度使，仍兼兵柄。

六軍諸衛副使。六月，改爲河陽節度使，依舊兼掌兵權。

是時，秦王從榮奏："伏見北面頻奏報，契丹族移帳近塞，吐渾、突厥已侵邊地，戍兵雖多，未有統帥，早宜命大將一人，以安雲、朔。"明宗曰："卿等商量。"從榮與諸大臣奏曰："將校之中，唯石敬瑭、康義誠二人可行。"帝素不欲爲禁軍之副，即奏曰："臣願北行。"明宗曰："卿爲吾行，事無不濟。"及受詔，不落六軍副使，帝復遷延辭避。十一月乙酉，明宗復謂侍臣曰："雲州奏，契丹自幽州移帳，言就放牧，終冬不退，其患深矣。"樞密使范延光奏曰："已議石敬瑭與康義誠北行，然其定奪，即在宸旨。"帝奏曰："臣雖不才，爭敢避事，但進退惟命。"明宗曰："卿爲吾行，甚叶衆議。"由是遂定。丁亥，加兼侍中、太原尹、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兼大同、振武、彰國、威塞等軍蕃漢馬步軍總管，改賜竭忠匡運寧國功臣。翌日，宴於中興殿，帝捧觴上壽，因奏曰："臣雖微怯，惟邊事敢不盡其忠力，但臣遠違玉階，無以時申補報。"帝因再拜告辭，明宗泣下沾衿，左右怪其過傷，果與帝因此爲訣，不復相見矣。十二月，明宗晏駕，帝聞之，長慟若喪考妣。應順元年正月，閔帝即位，加中書令，及增食邑。

此時，秦王從榮上奏："我見北邊頻頻上報，契丹族將車帳移近邊塞，吐渾、突厥業已入侵邊疆，戍守的士兵雖然不少，但没有統帥，應當趕快任命一員大將，以便安定雲中、朔方地區。"明宗説："你們商量商量。"從榮和衆大臣上奏説："將校之中，衹有石敬瑭、康義誠兩人可以去。"高祖平常就不樂意擔任禁軍副職，於是上奏説："臣下願意到北邊去。"明宗説："您替我去，没有辦不成的事情。"等到接受詔命時，却没有免去六軍副使的官銜，因此高祖一再辭讓退避。十一月乙酉，明宗又告訴侍臣説："雲州奏告，契丹從幽州遷移車帳，説是就近放牧，整個冬季都没有退走，這個禍患很大啊！"樞密使范延光上奏説："已經商議石敬瑭和康義誠去北方，但是最終的决定，就看陛下的旨意了。"高祖上奏説："臣下雖説没有才能，却怎敢怕事而躲到一旁？不過去與不去就聽陛下的命令了。"明宗説："您爲我而去，很符合大家的心意。"因此就定下來了。丁亥，加官兼侍中、太原尹、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兼大同、振武、彰國、威塞等軍蕃漢馬步軍總管，改賜竭忠匡運寧國功臣。第二天，在中興殿設宴，高祖捧着酒杯向明宗祝壽，趁機上奏説："臣下雖然有點膽怯，但對邊事怎敢不竭忠盡力？不過臣下遠離陛下的殿階，無法時時申奏報告。"高祖因而一再叩拜告辭，明宗掉下的眼淚沾濕了衣襟，左右近臣對他過度哀傷都覺得很奇怪，果然明宗與高祖因此訣别，就再也没有相見了。十二月，明宗逝世，高祖聽到消息，長時間悲痛欲絶如同失去了父母。應順元年正月，閔帝即位，加官中書令，并給他增加封地。

帝性簡儉，未嘗以聲色滋味輒自宴樂，每公退，必召幕客論民間利害及刑政得失，明而難犯，事多親决。有店婦與軍士訟，云"曝粟於門，爲馬所食"。而軍士懇訴，無以自明。帝謂鞫吏曰："兩訟未分，何以爲斷，

高祖稟性節儉，從來没有用聲色佳肴供自己縱情享樂，每逢辦完公事，必定召見入幕賓客討論民間利害和刑政得失，思慮周密，很多事情都親自决斷。有經營店鋪的婦人與士兵打官司，説"曬在門前的小米，被馬吃了"。那軍士懇切申辯，自己却又無法證明。高祖告訴審案的官吏

可殺馬刳腸而視其粟，有則軍士誅，無則婦人死。”遂殺馬，馬腸無粟，因戮其婦人。境内肅然，莫敢以欺事言者。三月，移鎮常山，所歷方鎮，以孝治爲急，見民間父母在昆弟分索者，必繩而殺之。勤於吏事，廷無滯訟。常山屬邑曰九門，有人鬻地與異居兄，議價不定，乃移於他人。他人須兄立券，兄固抑之，因訴於令。令以弟兄俱不義，送府。帝監之曰：“人之不義，由牧長新至，教化所未能及，吾甚愧焉。若以至理言之，兄利良田，弟求善價，順之則是，沮之則非，其兄不義之甚也，宜重笞焉。市田以高價者取之。”上下服其明。

說：“雙方的訟詞還没有辯明是非，憑什麽判决呢，可以殺馬剖腸而驗視其中的小米，如果有就斬殺士兵，没有就處死婦人。”於是殺馬，馬腸中没有小米，因此斬殺了那個婦人。境内由此肅然，無人再敢用虚假之事申訴。三月，調任鎮守常山，他所治理的方鎮，都以提倡孝道作爲當務之急，見到民間有父母健在而兄弟分家的，必定依法處斬。他勤於公務，公堂上没有拖延不决的案件。常山屬縣九門，有人賣地給分居的兄長，價錢没有談妥，就轉賣給别人。别人要他的兄長立下字據，兄長堅决推辭，因而申訴到縣令那兒。縣令認爲兄弟兩人都不仁義，押送到府。高祖審察此案説：“人之不義，是由於地方長官剛剛到來，教化尚未普及，我很慚愧。如果用大道理評論此事，兄長貪圖良田，弟弟追求好價錢，順理成章地交易就正確，横加阻撓就不對，他的兄長是非常的不仁義，應當重重地鞭笞。賣田給出價高的人成交。”官吏百姓都佩服他的明斷。

及岐陽兵亂，推潞王爲天子，閔帝急詔帝赴闕，欲以社稷爲托。閔帝自洛陽出奔於衛，相遇於途，遂與閔帝迴入衛州。時閔帝左右將不利於帝，帝覺之，因擒其從騎百餘人。閔帝知事不濟，與帝長慟而别，帝遣刺史王弘贄安置閔帝於公舍而去，尋爲潞王所害，帝後長以此愧心焉。

及至岐陽軍隊叛亂，推舉潞王爲天子，閔帝急忙下命令讓高祖赴京，打算把國家托付給他。閔帝從洛陽出逃到衛州，在途中與高祖相遇，於是一同折回衛州。當時閔帝左右近臣打算加害高祖，高祖察覺此事，因而擒獲了隨從閔帝的騎兵百餘人。閔帝知道事情糟了，同高祖大哭一場而分别，高祖派遣刺史王弘贄在官舍安置閔帝後離去，不久閔帝就被潞王殺害，高祖以後很長一段時間都對此事感到於心有愧。

清泰元年五月，復授太原節度使、北京留守，充大同、振武、彰國、威塞等軍蕃漢馬步總管。二年夏，帝屯軍於忻州，朝廷遣使送夏衣，傳詔撫諭，後軍人遽呼萬歲者數四，帝懼，斬挾馬將李暉以下三十餘人以徇，乃止。

清泰元年五月，又授職太原節度使、北京留守，充大同、振武、彰國、威塞等軍蕃漢馬步總管。二年夏，高祖駐軍在忻州，朝廷派遣使者送來夏季衣服，傳達皇帝的命令加以安撫獎諭，後軍人突然數次高呼“萬歲”，高祖感到恐懼，斬殺挾馬將李暉以下三十多人以示衆，呼聲方纔停止。

三年五月，移授鄆州節度使，進封趙國公，仍改扶天啓運中正功臣。尋降詔促帝赴任，帝心疑之，乃召僚佐議曰：“孤再受太原之日，主上面宣云：‘與卿北門，一生無議除改。’

三年五月，遷任鄆州節度使，進封趙國公，照例改賜扶天啓運中正功臣。不久皇帝下命令催促高祖赴任，高祖對此事心存疑慮，就召來僚佐商議説：“我第二次受命掌管太原那天，皇上曾經當面説過：‘將國家的北門交付你，一生中都

今忽降此命，莫是以去年忻州亂兵見迫，過相猜乎？又今年千春節，公主入覲，當辭時，謂公主曰：‘爾歸心甚急，欲與石郎反耶？’此疑我之狀，固且明矣。今天子用后族，委邪臣，沈湎荒惑，萬機停壅，失刑失賞，不亡何待！吾自應順中少主出奔之日，睹人情大去，不能扶危持顛，憤憤於方寸者三年矣。今我無異志，朝廷自啓禍機，不可安然死於道路。況太原險固之地，積粟甚多，若且寬我，我當奉之。必若加兵，我則外告鄰方，北構强敵，興亡之數，皎皎在天。今欲發表稱疾，以俟其意，諸公以爲何如？”掌書記桑維翰、都押衙劉知遠贊成密計，遂拒末帝之命。朝廷以帝不奉詔，降旨削奪官爵，即詔晉州刺史、北面副招討使張敬達領兵圍帝於晉陽。帝尋命桑維翰詣諸道求援，契丹遣人復書諾之，約以中秋赴義。

不再調任。’現在忽然降下這一命令，莫非是因爲去年忻州亂軍逼迫我一事，而猜忌過分了吧？又今年千春節，公主入京朝拜，皇上告訴公主說：‘你回家之心很急迫，想要同石郎謀反嗎？’這些懷疑我的情狀，固然是顯而易見了。眼下天子任用皇后親族，委任奸邪佞臣，沉湎酒色，荒亂朝廷，朝廷萬機停滯，獎懲失當，不滅亡纔怪呢！我從應順年間少主出逃那時起，就看到民心大多失去，不能轉危爲安，在心中憤憤不平已經三年了。現在我并没有異心，朝廷却自己打開了禍患的機關，不能白白地死在路途上。況且太原是陡險堅固的地方，囤積的糧食很多，如果還寬待我，我就侍奉他。如果一定要兵戎相見，我就轉告相鄰方鎮，向北交結强敵，興亡的氣數，明明白白已在天上。現在打算上表推說有病，以便觀察他的心意，諸位認爲怎樣？”掌書記桑維翰、都押衙劉知遠協助促成秘密謀劃，於是拒絶了末帝的任命。朝廷因爲高祖不接受皇帝的命令，降下旨意削除官爵，當即下詔命晉州刺史、北面副招討使張敬達率軍將高祖圍困在晉陽。高祖很快命令桑維翰往各方求援，契丹派人回信答應增援，約定在中秋仗義來援。

六月，北面招收指揮使安重榮以部曲數千人入城。七月，代州屯將安元信率一軍，與西北面先鋒指揮使安審信引五百騎俱至。八月，懷州彰德軍使張萬迪等各率千餘騎來降。是月，外衆攻我甚急，帝親當矢石，人心雖固，廩食漸困。

六月，北面招收指揮使安重榮率領部下數千人入城。七月，代州守將安元信率領一支軍隊，與西北面先鋒指揮使安審信帶領五百騎兵一同到來。八月，懷州彰德軍使張萬迪等各率千餘騎前來歸順。這個月，城外敵軍攻得很緊，高祖親冒矢石，人心雖然安定，但庫存的糧食漸漸困乏。

九月辛丑，契丹主率衆自雁門而南，旌騎不絶五十里餘。先使人報帝云：“吾欲今日便破賊，可乎？”帝使人馳告曰：“皇帝赴難，比要成功，賊勢至厚，可明旦穩審議戰，未爲晚也。”使未達，契丹已與南軍騎將高行周、符彦卿等合戰。時張敬達、楊光遠列陣西山下，士未及成伍，而行周、彦卿爲伏兵所斷，捨軍而退，敬達等步兵大敗，死者萬人。是夜，帝

九月辛丑，契丹皇帝率軍從雁門南下，旌旗騎兵連綿不絶五十多里。先派人通知高祖說：“我打算今天便破賊，可以嗎？”高祖派人馳馬通報説：“皇帝趕來救我危難，必定要取得成功，敵賊勢力很大，可以在明天一早商討穩妥的對策，也不算遲。”使者尚未趕到，契丹已經同南方軍隊的騎將高行周、符彦卿等交戰。當時張敬達、楊光遠在西邊山下列陣，戰士還没來得及列隊，而行周、彦卿被伏兵攔住，捨棄大軍撤退了，敬達等步兵大敗，死了一萬人。這天晚上，

出北門與戎王相見，戎王執帝手曰："恨會面之晚。"因論父子之義。明日，帝與契丹圍敬達營寨，南軍不復出矣。帝與契丹本無結好，自末帝見迫之後，遣心腹何福，以刀錯爲信，一言親赴其難，迅若流電，信天意耶！己酉，唐末帝率親軍步騎三萬出次河橋。辛亥，末帝詔樞密使趙延壽分衆二萬爲北面招討使，又詔魏博節度使范延光統本軍二萬人屯遼州。十月，幽州節度使趙德鈞領所部萬餘人自上黨吴兒谷合延壽兵屯團谷口，與敬達寨相去百里，彌月竟不能相通。

高祖出北門同契丹皇帝相見，契丹皇帝握着高祖的手説："相見恨晚啊。"因而論定父子的名分。第二天，高祖和契丹包圍敬達營寨，南方軍隊不再出戰了。高祖和契丹原本没有結交，自從受到末帝逼迫以後，派遣親信何福，用刀錯作爲信物，一言相求便親自趕來解救危難，就如同流星閃電一般迅捷，固然是天意吧！己酉，唐末帝率領親軍步騎三萬人來到河橋。辛亥，末帝下詔命樞密使趙延壽分領二萬軍隊任北面招討使，又下詔命魏博節度使范延光統領本軍二萬人屯駐遼州。十月，幽州節度使趙德鈞率領本部萬餘人在上黨吴兒谷和延壽會師後屯駐團谷口，和敬達營寨相隔一百里，整一個月都不能互通消息。

十一月，戎王會帝於營，謂帝曰："我三千里赴義，事須必成。觀爾體貌恢廓，識量深遠，真國主也。天命有屬，時不可失，欲徇蕃漢群議，册爾爲天子。"帝飾讓久之。既而諸軍勸請相繼，乃命築壇於晉陽城南，册立爲大晉皇帝，戎王自解衣冠授焉。文曰：

十一月，契丹皇帝在軍營中會見高祖，告訴高祖説："我從三千里外趕來仗義相救，事情必須成功。看你身材雄偉，見識遠肚量大，真是一國之主啊。天命已有歸屬，時機不可錯過，我打算順從蕃漢各族人的心願，册立你爲天子。"高祖假意推辭了很久。接着各軍中規勸請求的人絡繹不絶，方纔下令在晉陽城南構築土壇，册立爲大晉皇帝，契丹皇帝脱下自己的衣帽傳授給高祖。册文説：

> 維天顯九年，歲次丙申，十一月丙戌朔，十二日丁酉，大契丹皇帝若曰：於戲！元氣肇開，樹之以君；天命不恒，人輔以德。故商政衰而周道盛，秦德亂而漢圖昌，人事天心，古今靡異。
>
> 天顯九年，當丙申歲，十一月丙戌初一，十二日丁酉，大契丹皇帝德光説：嗚呼！天地混一之氣剛剛分開，就要扶立君主來加以統治；天意并非永遠不變，人主應當敬天修德。因此商朝政治腐敗而周朝應運而生，秦朝道德淪喪而漢朝國家昌盛，人事和天意，古往今來無不相同。
>
> 咨爾子晉王，神鍾睿哲，天贊英雄，叶夢日以儲祥，應澄河而啓運。追事數帝，歷試諸艱。武略文經，乃由天縱；忠規孝節，固自生知。猥以眇躬，奄有北土。曁明宗之享國也，與我先哲王保奉明契，所期子孫順承，患難相濟，丹書未泯，白日難欺，顧予纂承，匪敢失墜。爾惟
>
> 義子晉王，神靈眷顧聖朝，上天贊助英才，符合夢見太陽而出生的吉祥，應驗黄河水清而開啓天運的傳説。前後追隨幾任皇帝，一一嘗試各種艱辛。文才武略，得自上天賦予；忠誠孝順，固然天生就懂。我以卑微渺小的軀體，擁有北方土地。等到明宗享有國家，和我已故聰明睿哲的帝王遵守契約，希望子子孫孫繼續下去，患難相扶，紅紅的誓書尚未泯滅，明亮的太陽難以欺騙，

近戚，實系本枝，所以余視爾若子，爾待予猶父也。

所以我繼承大統，不敢違約。你是皇親，世系出自本枝，因此我把你當成兒子，你把我視爲父親。

朕昨以獨夫從珂，本非公族，竊據寶圖，棄義忘恩，逆天暴物，誅剪骨肉，離間忠良，聽任矯諛，威虐黎獻，華夷震悚，内外崩離。知爾無辜，爲彼致害，敢徵衆旅，來逼嚴城。雖并吞之志甚堅，而幽顯之情何負。達於聞聽，深激憤驚，乃命興師，爲爾除患，親提萬旅，遠殄群凶，但赴急難，罔辭艱險。果見神祇助順，卿士叶謀，旗一麾而棄甲平山，鼓三作而僵尸遍野。雖以遂予本志，快彼群心，將期税駕金河，班師玉塞。

我不久前因爲獨夫民賊李從珂本來不是皇子，却竊取國家大權，忘恩負義，違背天意，殘害萬物，剪除骨肉，離間忠良，聽信阿諛虚僞小人，威逼虐待平民百姓，漢族和邊遠各族全都震驚，朝廷内外分崩離析。我知道你是無辜的，遭受他的迫害，膽敢徵集衆多軍隊，前來猛攻城池。雖説吞并之心很堅定，但人世之情又怎能辜負。我得知此事，深感激憤，於是下令出兵，爲你解除禍患，親自率領數萬大軍，從遠方趕來掃除衆多凶徒，祇想解脱危機，不怕艱難險阻。果然得到天地神靈保佑，將士同心協力，旗幟一揮敵人丢棄的盔甲堆積如山，戰鼓擂響三通敵人倒地的死尸漫山遍野。雖然因此滿足了我的本來願望，却也使大家開心快樂，將要準備到金河休假，撤軍回玉塞。

矧今中原無主，四海未寧，茫茫生民，若墜塗炭。况萬幾不可以暫廢，大寶不可以久虚，拯溺救焚，當在此日。爾有庇民之德，格于上下；爾有戡難之勛，光于區宇；爾有無私之行，通乎神明；爾有不言之信，彰乎兆庶。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爾躬，是用命爾，當踐皇極。仍以爾自兹并土，首建義旗，宜以國號曰晋，朕永與爲父子之邦，保山河之誓。於戲！補百王之闕禮，行兹盛典；成千載之大義，遂我初心。爾其永保兆民，勉持一德，慎乃有位，允執厥中，亦惟無疆之休，其誡之哉！

不過現在中原没有主人，四海尚未安寧，衆多的百姓，如同掉進爛泥和炭火中。况且萬機不可以稍有停廢，皇帝寶座不可以長久空虚，拯救水深火熱中的百姓，正在今天。你有庇護百姓的恩德，感通天地；你有戡定危難的功勛，光照四海；你有大公無私的作爲，神明共知；你有不言而喻的信譽，萬民同曉。我贊賞你的品德，嘉獎你的大功，上天的安排就在你身，因此賜命於你，該當即皇位。祇因爲你從這并州地區，首先舉起正義的旗幟，所以應當定國號爲晋，我和你永遠是父子之國，永遠遵守國家間的山盟海誓。嗚呼！彌補歷代帝王從未有過的禮儀，舉行這一盛大典禮；完成千年萬載的偉大義舉，滿足我最初的心願。你要長久保護億萬百姓，努力堅持一心一意，謹慎保守現有的皇位，忠實地做到中正公平，也就有無窮無盡的福分了，好好牢記吧！

禮畢，帝鼓吹導從而歸。

典禮完成，高祖在吹吹打打的喜樂聲中與隨

始梁開國之歲，即前唐天祐四年也，潞州行營使李思安奏："壺關縣庶穰鄉鄉人伐樹，樹倒自分兩片，內有六字如左書，云'天十四載石進'。"梁祖令藏於武庫，然莫詳其義。至帝即位，識者曰："'天'字取'四'字中兩畫加之於傍，則'丙'字也，'四'字去中之兩畫，加'十'字，則'申'字也。"帝即位之年乃丙申也。又，《易》云："晋者，進也。"國號大晋，皆符契焉。又，帝即位之前一年，年在乙未，鄴西有柵曰李固，清、淇合流在其側。柵有橋，橋下大鼠與蛇鬥，鬥及日之申，蛇不勝而死，行人觀者數百，識者志之。後唐末帝果滅於申。又，末帝，真定常山人也，有先人舊廬，其側有古佛刹，刹有石像，忽搖動不已，人皆異之。及重圍晋陽，帝遣心腹。何福徑騎求援北蕃，蕃主自將諸部赴之，不以繒帛，不以珠金，若響應聲，謂福曰："吾已兆於夢，皆上帝命我，非我意也。"時援兵未至，僞將張敬達引軍逼城設柵，柵將成，必有大風暴雨，柵無以立。後築長城，城就，又爲水潦所壞，城終不能合。晋陽有北宫，宫城之上有祠曰毗沙門天王，帝曾焚修默而禱之。經數日，城西北闉正受敵處，軍候報稱，夜來有一人長丈餘，介金執殳，行於城上，久方不見，帝心異之。又，牙城有僧坊曰崇福，坊之廡下西北隅有泥神，神之首忽一日有烟生，其騰郁如曲突之狀。坊僧奔赴，以爲人火所延，及俯而視之，無所有焉。事尋達帝，帝召僧之臘高者問焉，僧曰："貧道見莊宗將得天下，曾有此烟，觀此噴涌，甚於當時，兆可知矣。"

員一同歸來。

當初後梁建國之年，就是前唐天祐四年，潞州行營使李思安上奏："壺關縣庶穰鄉鄉人砍伐樹木，樹倒地後自己分成兩片，其中有形似隸書的六個字'天十四載石進'。"梁祖命令將它收藏進存放武器的倉庫，但没有誰明白其中的含義。等到高祖即位，有見識的人説："'天'字取'四'字中間的兩劃加在旁邊，就是'丙'字，'四'字去掉中間兩劃，加上'十'字，就是'申'字。"高祖即位之年正是丙申。此外，《易經》説:"晋就是進。"國號爲大晋,全部相吻合。還有，高祖即位前一年，太歲在乙未，鄴城西有座寨柵叫李固，清水、淇水在柵邊合流。柵上有橋，橋下大鼠和蛇鬥，鬥到一天的申時，蛇戰敗死去，路過圍觀的人有好幾百，有見識的人記下了此事。後唐末帝果然在申年滅亡。并且，末帝是真定常山人，有祖先的舊房屋在那裏，舊房側邊有古佛寺，寺中有石像，忽然摇動不停，衆人都覺得怪異。等到重重圍困晋陽時，高祖派遣心腹何福輕裝騎馬直奔契丹求援，契丹皇帝親自率領各部族人馬赴救，不用絲綢，不用珠寶金銀，應聲而至，告訴何福説："我已在夢中得到預兆，都是天帝讓我這麽做的，并非我的意思。"當時援兵尚未到來，僞將張敬達率軍逼近城池設立柵欄，每當柵欄快要建成時，必定有大風暴雨，柵欄無法立足。後來又修築長長的圍墻，圍墻築好了，又被大水冲垮，圍墻始終不能合攏。晋陽有北宫，宫墻上面有神祠叫毗沙門天王，高祖曾經焚香備禮默默禱告。過了幾天，城西北甕城門正遭受敵人進攻的地方，軍紀官報告説，夜晚有一人高一丈餘，身穿金甲手拿木杖，在城墻上行走，很久後纔隱没不見，高祖心中感到驚異。又，第三重城中有僧寺名叫崇福，寺廟的廊廡下方西北角有泥塑神像，神像頭部有一天忽然生出烟霧，烟霧騰騰如同烟囱冒烟一樣。寺僧趕來，以爲是人家失火延燒到此，及至俯身觀看，却没有火源。這件事不久便傳到高祖那兒，高祖召見年事較高的僧人來詢問此事，僧人説："貧僧見到莊宗將要取得天下時，曾經有過這樣的烟

自此，日旁多有五色雲氣，如蓮芰之狀。帝召占者視之，謂曰：“此驗應誰?”占者曰：“見處爲瑞，更應何人!”又，帝每詰旦使慰撫守陴者，率以爲常，忽一夕已暝，城上有號令之聲，聲不絶者三，帝使人問之，將吏云：“從上傳來者。”皆知神助。時城中復有數家井泉，暴溢不止。及蕃軍大至，合勢破之，末帝之衆，似拉朽焉，斯天運使然，非人力也。

霧，察看這次烟霧的噴涌狀況，更勝過那一次，徵兆可想而知了。”從此，太陽旁邊大多有五色雲彩，如同蓮花形狀。高祖召見占卜的人來觀看，告訴他説：“這種現象應在誰身上?”占卜的人説：“看見五色雲彩的地方就是吉祥之處，還會應在什麽人身上呢!”又，高祖每天黎明時分派人安撫守城將士，都已習以爲常，忽然有一天天已黑，城上有發號施令的聲音，連續不斷地喊了三聲，高祖派人去問，將吏説：“聲音是從上空傳來的。”都知道是神明相助。當時城中又有好幾家井泉，井水猛然溢出不停。等到契丹軍大隊開到，合力打敗後唐末帝的軍隊，如同摧枯拉朽一般，這是天意的安排，不是人爲的因素。

是日，帝言於戎王，願以雁門已北及幽州之地爲戎王壽，仍約歲輸帛三十萬，戎王許之。

這一天，高祖告訴契丹皇帝，希望用雁門以北和幽州的土地作爲獻給契丹皇帝的賀壽禮，仍然約定每年貢獻絲帛三十萬匹，契丹皇帝答應了他的請求。



# 舊五代史卷七十六(晋書二)

## 本紀第二

### 高祖紀(第二)

天福元年十一月己亥，帝御北京崇元殿，降制："改長興七年爲天福元年，大赦天下。十一月九日昧爽已前，應在京及諸州諸色罪犯，及曾授僞命職掌官吏，并見禁囚徒，已結正未結正，已發覺未發覺，罪無輕重，常赦不原者，咸赦除之。應明宗朝所行敕命法制，仰所在遵行，不得改易。其在京鹽貨，元是官場出糶，自今後并不禁斷，一任人户取便糶易，仍下太原府，更不得開場糶貨。其麯每斤與減價錢三十文。"以節度判官趙瑩爲翰林學士承旨、守尚書户部侍郎、知河東軍府事，以節度掌書記桑維翰爲翰林學士、守尚書禮部侍郎、知樞密院事，以觀察判官薛融爲吏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太原縣令羅周岳爲左諫議大夫，節度推官竇貞固爲翰林學士，軍城都巡檢使劉知遠爲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客將景延廣爲步軍都指揮使，太原少尹李玘爲尚書工部侍郎。

天福元年十一月己亥，皇帝駕臨北京崇元殿，頒布制書説："改長興七年爲天福元年，大赦天下。十一月九日拂曉以前，所有在京城及各州郡各類罪犯，以及曾經接受僞政權任命職事的官吏，和現在在押囚徒，已經結案或尚未結案，已經發覺或尚未發覺，不論罪狀輕重，通常的赦書所不予赦免的罪名，一概予以赦免。凡是明宗朝所奉行的敕命法律制度，命令有關部門遵照執行，不得改變。在京城的鹽貨，原來是由官辦鹽場買賣，從今以後不再壟斷禁賣，一切聽任人户自由買賣，照例下詔給太原府，更不准開場糶買鹽貨。酒麯每斤減低價格三十文。"任命節度判官趙瑩爲翰林學士承旨、守尚書户部侍郎、知河東軍府事，任命節度掌書記桑維翰爲翰林學士、守尚書禮部侍郎、知樞密院事，任命觀察判官薛融爲吏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太原縣令羅周岳爲左諫議大夫，節度推官竇貞固爲翰林學士，軍城都巡檢使劉知遠爲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客將景延廣爲步軍都指揮使，太原少尹李玘爲尚書工部侍郎。

閏十一月甲子，晋安寨副招討使楊光遠等殺上將張敬達，以諸軍來降。丙寅，制以翰林學士承旨、知河東軍府、户部侍郎、知制誥趙瑩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以翰林學士、權知樞密事、禮部

閏十一月甲子，晋安寨副招討使楊光遠等殺死上將張敬達，率領衆軍隊來投降。丙寅，下詔書以翰林學士承旨、知河東軍府、户部侍郎、知制誥趙瑩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任命翰林學士、權知樞密事、禮部侍郎、知制誥桑維翰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侍郎、知制誥桑維翰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依前知樞密院事，并賜推忠興運致理功臣。甲戌，車駕至昭義，受趙德鈞、延壽降。是日，戎王舉酒言於帝曰："予遠來赴義，大事已成，皇帝須赴京都，今令太相温勒兵相送至河梁，要過河者，任意多少。予亦且在此州，俟京、洛平定，便當北轅。"執手相泣，久不能别。脱白貂裘以衣帝，贈細馬二十匹，戰馬一千二百匹，仍誡曰："子子孫孫，各無相忘。"己卯，至河陽北，節度使萇從簡來降，舟楫已具。庚辰，望見洛陽烟火相次，有將校飛狀請進。辛巳，唐末帝聚其族，與親將宋審虔等登玄武樓，縱火自焚而死。至晚，車駕入洛。唐兵解甲待罪，皆慰而舍之。帝止潛龍舊第，百官稍稍見焉。詔御史府促朝官入見，詔文武兩班臣僚應事僞庭者并釋罪。是日，百辟謝恩於宫門之外。甲申，車駕入内，御文明殿受朝賀，用唐禮樂。制："大赦天下，應中外諸色職掌官吏内曾有受僞命者，一切不問。僞庭賊臣張延朗、劉延皓、劉延朗等，并奸邪害物，貪狠弄權，罪即滿盈，理難容貸。除此三人已行敕命指揮外，其有宰臣馬裔孫、樞密使房暠、宣徽使李專美、河府節度使韓昭裔等四人，并令釋放。少帝宜令中書門下追尊定謚，擇日禮葬；妃孔氏，宜行追册祔葬。應天下節度使、刺史下賓席郡職及將校等，委中書門下各與改轉官資。其北京管内鹽錯户，合納逐年鹽利，昨者僞命指揮，每斗須令人户折納白米一斗五升，極知百姓艱苦，自今後宜令人户以元納食鹽石斗數目，每斗依時價計定錢數，取人户便穩，折納斛斗。其

集賢殿大學士，依前知樞密院事，且賜號推忠興運致理功臣。甲戌，皇帝駕臨昭義軍，接受趙德鈞、趙延壽投降。這一天，契丹皇帝舉起酒杯對皇帝説："我大老遠趕來仗義相救，大事已經告成，皇帝應該趕到京城，現在命令太相温率軍相送到黄河渡橋，要過黄河的人，任意多少。我暫且留在這座州城，等待汴京、洛陽平定後，便要打馬回北方了。"握着手相對哭泣，許久不能分别。脱下白色貂皮衣穿在高祖身上，贈送好馬二十匹，戰馬一千二百匹，仍然告誡説："子子孫孫，各不相忘。"己卯，高祖到達河陽北面，節度使萇從簡前來歸降，船具都已準備妥當。庚辰，望見洛陽烟火連綿，有將校飛馬奏報請求進攻。辛巳，後唐末帝聚集他的親族，與親信將領宋審虔等登上玄武樓，縱火自焚而死。到晚上，皇帝進入洛陽。後唐軍卸下盔甲等待處罰，全都予以撫慰釋放。高祖在没有即位前的舊宅中歇息，衆官僚隨即進見。下詔命御史府催促朝官進見，又詔命文武兩班臣僚在僞政府供職的人全都免罪。這天，衆官吏在宫門外叩謝恩典。甲申，皇帝的車馬進入内府，莅臨文明殿接受朝賀，使用唐朝的禮儀樂曲。制書説："大赦天下，所有朝廷内外各類職事官吏中曾經有接受僞政權任命的人，一切不予追究。僞朝廷賊臣張延朗、劉延皓、劉延朗等人，全都奸詐邪惡殘害生靈，貪婪卑鄙竊弄權柄，惡貫滿盈，不容赦免。除這三個人已執行敕命指揮外，其餘還有宰臣馬裔孫、樞密使房暠、宣徽使李專美、河府節度使韓昭裔等四人，全都下令釋放。至於少帝，應當下令中書門下追封尊號擬定謚號，選擇日子依禮儀安葬；后妃孔氏，應當予以追册封號并祔葬。凡是各地節度使、刺史以下幕僚郡職以及將校等，委托中書門下分别給他們改轉官職資格。北京管轄區内的煎鹽人户，應當逐年繳納煎鹽利税，前些時候僞政府下令每斗鹽必須讓人户折合繳納白米一斗五升，我很瞭解百姓的艱苦，從今以後應當讓人户以原來所納食鹽石斗數目，每斗按照當時的價格算準價錢，選取人户能接受的數目，折合繳納粟米斛斗。洛京管轄區内逐年所配給人户的食

洛京管内逐年所配人户食鹽，起來年每斤特與減價錢十文。應諸道商税，仰逐處將省司合收税條例，榜於本院前，榜内該設名目者，即得收税。”

十二月乙酉朔，幸河陽，餞送太相温、蕃部兵士歸國，詔降末帝爲庶人。丁亥，制以司空馮道守本官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弘文館大學士，以步軍都指揮使符彦饒爲滑州節度使，以河陽節度使萇從簡爲許州節度使，以澤州刺史劉凝爲華州節度使，以皇子重乂爲河南尹。庚寅，以滑州節度判官石光贊爲宗正卿。辛卯，以舊相姚顗爲刑部尚書。時自秋不雨，經冬無雪，命群官遍加祈禱。癸巳，以邠州節度使張希崇爲靈武節度使，鄧州節度使皇甫遇爲定州節度使。詔國朝文物制度、起居入閤，宜依唐明宗朝事例施行。鎮州衙内都虞候祕瓊作亂，逐副使李彦琦，殺都指揮使胡章。同州小校門鐸殺節度使楊漢賓，燒劫州城。丙申，帝爲明宗皇后曹氏薨舉哀於長春殿，輟朝三日。詔封故東丹王李贊華爲燕王，遣前單州刺史李肅部署歸葬本國。以右拾遺吴涓爲左補闕，充樞密院學士。己亥，以汴州節度使李周充西京留守，以前河中節度使李從璋爲鄧州節度使。慈州奏，草寇攻城，三日而退。庚子，帝爲皇弟故彰聖指揮使敬殷、沂州指揮使敬德、檢校太子賓客敬友舉哀於長春殿。以舊相盧文紀爲吏部尚書；以皇城使周環爲大將軍，充三司使；以左贊善大夫馬重績爲司天監。青州奏，節度使房知温卒，詔鄆州王建立以所部牙兵往青州安撫。中書門下奏：“請以來年二月二十八日帝慶誕日爲天和節。”從之。

天福二年春正月甲寅朔，帝御文

鹽，從明年起每斤特别予以降價十文。所有各道的商税，命令各處將省司該當收税的條例，在本院前張榜，榜上該當設立名目的，纔允許徵收利税。”

十二月乙酉初一，皇帝臨幸河陽，設宴送太相温及契丹士兵回國，下詔降末帝爲平民。丁亥，下詔任命司空馮道守本官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弘文館大學士，任命步軍都指揮使符彦饒爲滑州節度使，任命河陽節度使萇從簡爲許州節度使，任命澤州刺史劉凝爲華州節度使，任命皇子重乂爲河南尹。庚寅，任命滑州節度判官石光贊爲宗正卿。辛卯，以從前的宰相姚顗爲刑部尚書。當時從秋季不下雨，過了冬天又没有雪，下令讓官僚們四處禱告。癸巳，任命邠州節度使張希崇爲靈武節度使，鄧州節度使皇甫遇爲定州節度使。下詔説本朝典章制度、起居上朝，應當依照唐明宗朝事例施行。鎮州衙内都虞候祕瓊作亂，趕走副使李彦琦，殺害都指揮使胡章。同州小校門鐸殺害節度使楊漢賓，在州城燒殺搶劫。丙申，皇帝因爲明宗的皇后曹氏去世而在長春殿舉行哀悼儀式，停止上朝三天。下詔追封已故東丹王李贊華爲燕王，派遣前單州刺史李肅負責護送回本國安葬。任命右拾遺吴涓爲左補闕，充樞密院學士。己亥，任命汴州節度使李周充西京留守，任命前河中節度使李從璋爲鄧州節度使。慈州上奏，草寇攻打城池，三天後退走。庚子，皇帝爲皇弟已故彰聖指揮使敬殷、沂州指揮使敬德、檢校太子賓客敬友在長春殿舉行哀悼儀式。任命前宰相盧文紀爲吏部尚書；任命皇城使周環爲大將軍，充三司使；任命左贊善大夫馬重績爲司天監。青州上奏，節度使房知温去世，下詔讓鄆州王建立統領本部衛兵前去青州安撫。中書門下上奏：“請求將明年二月二十八日皇帝生日作爲天和節。”皇帝聽從了這一請求。

天福二年春正月甲寅初一，皇帝駕臨文明殿

明殿受朝賀，仗衛如式。乙卯，日有蝕之。是夜，有赤白氣相間，如耕墾竹林之狀，自亥至丑，生北濁，過中天，明滅不定，遍二十八宿，徹曙方散。丁巳，故皇弟敬德、敬殷并贈太傅，皇子重裔、重進、重英并贈太保。右神武統軍康思立卒，輟視朝，贈太子少師。是日，詔曰："唐莊宗陵名與國諱同，宜改爲伊陵。應京畿及諸州縣，舊有唐朝諸帝陵，并真源等縣，并不爲次赤，却以畿甸緊望爲定。其逐處縣令，不得以陵臺結銜，考滿日，依出選門官例指揮，隔任後準格例施行。其宋州亳州節度使、刺史，落太清宫使副名額。"

庚申，以前吏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王松爲左諫議大夫，水部郎中王易簡本官知制誥。定州奏，契丹改幽州爲南京。中書奏，請立宗廟，從之。以翰林學士、工部侍郎和凝爲禮部侍郎，依前充職。詔内外文武臣僚并與加恩，皇基初造，示普恩也。太子少保致仕華温琪卒，贈太子太保。是日，詔："應朝臣中有藉才特除外任者，秩滿無遺闕，將來擬官之時，在外一任同在朝一任升進。其就便自求外職及不是特達選任者，不在此限。"安州上言，節度使盧文進殺行軍副使，率部下親兵過淮。以前天平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王建立爲平盧軍節度使，以守司空、門下侍郎、平章事、弘文館大學士馮道兼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天雄軍節度使、兼中書令范延光改封秦國公，加食邑實封；鳳翔節度使、兼中書令、西平王李從曮加食邑實封。

乙丑，以端明殿學士、禮部侍郎吕琦爲檢校工部尚書、秘書監。丙寅，改中興殿爲天福殿，門名從之。

接受朝賀，儀仗侍衛一如舊式。乙卯，日食。這天晚上，有紅白雲氣交錯，如同耕田和竹林的形狀，從亥時到丑時，由北方的濁星開始，經過天空之中，有時明亮有時昏暗没有一定，遍歷二十八宿，直到天色微明方纔散去。丁巳，已故皇弟敬德、敬殷均贈官太傅，皇子重裔、重進、重英均贈官太保。右神武統軍康思立去世，停止上朝辦事，贈太子少師。這一天，下詔書説："唐莊宗的陵墓名稱與國名相同，應當改爲伊陵。所有京畿地方及原有唐朝歷代皇帝陵墓的各州縣，以及真源等縣，都不作爲次赤等級，而改以畿、甸、緊、望爲等級。各處縣令，不得因陵墓所在而列進官銜内，任期滿後，依照出選門官例條文，隔一任後准許依照條例施行。宋州、亳州節度使、刺史，免去太清宫使、副使官銜。"

庚申，任命前任吏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王松爲左諫議大夫，水部郎中王易簡以本官知制誥。定州上奏，契丹將幽州改作南京。中書上奏請求建立宗廟，高祖聽從了這一建議。任命翰林學士、工部侍郎和凝爲禮部侍郎，依舊擔任從前的職務。下詔給朝廷内外文武臣僚加賜恩典，皇帝的基業剛剛創立，藉以表示恩德。太子少保致仕華温琪去世，贈官太子太保。這天，下詔書説："凡是朝廷臣僚中有憑藉才能破格除授外任的人，任期屆滿不出差錯，將來擬定官職的時候，在京城外擔當一任官職和在朝廷擔當一任官職一樣晋升。那些爲求方便自己要求出外任職以及不是特别挑選出外任職的人，不在這一條款内。"安州上奏説，節度使盧文進殺害行軍副使，率領部下親兵渡過淮河。高祖任命前任天平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王建立爲平盧軍節度使，任命守司空、門下侍郎、平章事、弘文館大學士馮道兼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天雄軍節度使、兼中書令范延光改封秦國公，增加食邑實封；鳳翔節度使、兼中書令、西平王李從曮增加食邑實封。

乙丑，任命端明殿學士、禮部侍郎吕琦爲檢校工部尚書、秘書監。丙寅，將中興殿改名天福殿，大門名稱也隨之改變。湖南節度使、楚王

湖南節度使、楚王馬希範加食邑實封，改賜功臣名號。前昭義節度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高行周起復右金吾衛大將軍，依前昭義軍節度使。泰寧軍節度使李從温、荆南節度使南平王高從誨、歸德軍節度使趙在禮，并加食邑實封，改功臣名號。以端明殿學士、户部侍郎李崧爲兵部侍郎、判户部，以左諫議大夫王松判度支。魏府范延光奏："當管夏津鎮捕賊兵士，誤殺却新齊州防禦使祕瓊。"初，延光將萌異志，使人潜結於瓊，諾之。及是，以瓊背其謀，密使精騎殺之，由是延光反狀明矣。以工部侍郎李玘檢校右僕射，爲汾州刺史，以前彰國軍節度使尹暉爲左千牛衛上將軍。是日，詔曰："西天中印土摩竭陀舍衛國大菩提寺三藏阿闍梨沙門室利縛羅，宜賜號弘梵大師。"庚午，涇州節度使李德琉、徐州節度使安彦威、秦州節度使康福、延州節度使劉景巖、襄州節度使安從進、夏州節度使李彝殷，并加食邑實封。壬申，正衙備禮册贈故皇弟、皇子等。丙子，故契丹人皇王歸葬，輟視朝一日。改汴州雍丘縣爲杞縣，避廟諱也。戊寅，以兵部侍郎、判户部李崧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樞密使，以權知樞密使事、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學士桑維翰爲樞密使。是日，詔曰："應天開國，恭己臨人，宜覃繼絶之恩，以廣延洪之道。宜於唐朝宗屬中取一人封公世襲，兼隋之酅公爲二王後，以後周介公備三恪，主其祭祀，及赴大朝會。"以前鎮國軍節度使皇甫立爲神武統軍，以前宗正卿李郁爲太子賓客。庚辰，以吏部侍郎龍敏判户部。

二月丙戌，以尚食使安友規充葬

馬希範增加食邑實封，改賜功臣名稱。前任昭義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高行周起復右金吾衛大將軍，依舊任昭義軍節度使。泰寧軍節度使李從温、荆南節度使南平王高從誨、歸德軍節度使趙在禮，都增加食邑實封，改封功臣名號。任命端明殿學士、户部侍郎李崧爲兵部侍郎、判户部，任命左諫議大夫王松判度支。魏府范延光上奏："本部所轄夏津鎮捕賊士兵，誤殺新任齊州防禦使祕瓊。"當初，延光打算圖謀不軌，派人暗中與祕瓊勾結，得到贊同。到此時，因爲祕瓊違背了他們的密約，所以暗地派遣精鋭騎兵除掉了他，從此延光謀反的舉動明朗化了。任命工部侍郎李玘爲檢校右僕射，爲汾州刺史，任命前任彰國軍節度使尹暉爲左千牛衛上將軍。這一天，下詔書説："西天中印度摩竭陀舍衛國大菩提寺三藏阿闍梨沙門室利縛羅，應當賞賜弘梵大師法號。"庚午，涇州節度使李德琉、徐州節度使安彦威、秦州節度使康福、延州節度使劉景巖、襄州節度使安從進、夏州節度使李彝殷，都增加食邑實封。壬申，在正衙預備禮儀，册贈已故皇弟、皇子等人。丙子，已故契丹人皇王回國安葬，停止上朝一天。將汴州雍丘縣改名爲杞縣，是爲了避憲祖廟諱的緣故。戊寅，任命兵部侍郎、判户部李崧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樞密使，任命權知樞密使事、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學士桑維翰爲樞密使。這一天，下詔書説："順應天命建立國家，嚴格約束自己，統治萬民百姓，應當加深恢復已滅絶世祀的恩惠，藉以弘揚延續世系的大道。應該在唐朝宗屬中選取一個人封公并代代繼承，同隋朝的酅公并列成爲兩朝王室的後代，以後周介公補足'三恪'，主管祭祀各自的祖先，以及參加盛大的朝會。"任命前鎮國軍節度使皇甫立爲神武統軍，任命前宗正卿李郁爲太子賓客。庚辰，任命吏部侍郎龍敏判户部。

二月丙戌，任命尚食使安友規充任安葬明宗

明宗皇后監護使，以河陽節度使安審暉爲鄜州節度使。癸巳，詔停北京西北面計度司事。吴越國王錢元瓘加食邑實封，改賜功臣名號。己亥，詔："應諸道行軍副使等得替後，且就私家取便安止，限一年後方得赴闕，當便與比擬。"壬寅，詔："應諸道馬步都虞候，自今後朝廷更不差補，委自藩方，於本州衙前大將中，慎選久歷事任、曉會刑獄者充，以三年爲限，仍不得於元隨職員内差補。"以左散騎常侍孔昭序爲太子賓客，尚書左僕射劉昫、右僕射盧質并加食邑實封。甲辰，以滄州留後馬全節爲横海軍節度使，以太子賓客韓惲爲貝州刺史，左羽林統軍羅周敬爲右金吾衛上將軍。丙午，以皇子左驍衛上將軍重信爲檢校太保、河陽三城節度使，以權知河陽軍州事周瓌爲安州節度使。詔："中外臣僚，或因差使出入，并不得薦屬人於藩鎮，希求事任。如有犯者，并準唐長興二年敕條處分。"戊申，中書舍人陳乂改左散騎常侍。應在朝文武百僚及見任刺史，先代未封贈者，與加封贈；母、妻未叙封者，并與叙封。辛亥，天和節，帝御長春殿，召左右街僧録威儀殿内譚經，循舊式也。

皇后監護使，任命河陽節度使安審暉爲鄜州節度使。癸巳，下詔令停止北京西北面計度司事。吴越國王錢元瓘增加封地和實户，改賜功臣名號。己亥，下詔令説："凡是諸道行軍副使等被替任後，暫且到自家中順便安歇，限定一年後纔准許前往京城，順便給他擬授官職。"壬寅，下詔令："所有各道馬步軍都虞候，從今以後朝廷將不再加以任命，由各藩鎮自行委任，在本州衙前大將中，謹慎選擇長期擔當職事、通曉刑法訴訟的人充當，以三年爲限期，仍然不准在原來追隨的職員中差選補任。"任命左散騎常侍孔昭序爲太子賓客，尚書左僕射劉昫、右僕射盧質都增加封地和實户。甲辰，任命滄州留後馬全節爲横海軍節度使，任命太子賓客韓惲爲貝州刺史，左羽林統軍羅周敬爲右金吾衛上將軍。丙午，任命皇子左驍衛上將軍重信爲檢校太保、河陽三城節度使，任命權知河陽軍州事周瓌爲安州節度使。下詔令説："朝廷内外臣僚，如或因差使往來各地，都不許向藩鎮推薦從屬人員，企圖求取職事。如果有人違犯，均依照後唐長興二年敕條處罰。"戊申，中書舍人陳乂改官爲左散騎常侍。所有在朝廷的文武百官及現任刺史，先輩没有受到封贈的人，都給予封官贈爵；母親、妻子没有受封的，都予以加封。辛亥，天和節，皇帝駕臨長春殿，召集左右街僧人到威儀殿内講經，這是遵循從前的規矩。

三月甲寅，制北京留守、太原尹、皇子重貴封食邑三百户，刑部侍郎張鵬改兵部侍郎。己未，御史臺奏："唐朝定令式，南衙常參文武百僚，每日朝退，於廊下賜食，謂之常食。自唐末亂離，常食漸廢，仍於入閤起居日賜食，每入閤禮畢，閤門宣放仗，群官俱拜，謂之謝食。至僞主清泰年中，入閤禮畢，更差中使至正衙門口宣賜食，百官立班重謝，此則交失唐朝賜食之意，於禮實爲太煩。

三月甲寅，下制敕給北京留守、太原尹、皇子重貴加封三百户的食邑，刑部侍郎張鵬改任兵部侍郎。己未，御史臺上奏："唐朝制定的法律條令説，在南衙朝見皇帝的文武百官，每天退朝後，在房廊下賞賜食物，稱爲常食。自從唐末混亂離散，常食逐漸荒廢，却在便殿朝見時賞賜食物，每當朝見禮儀完畢，閤門宣布撤去儀仗，衆官僚一起拜謝，稱爲謝食。到僞皇帝清泰年中，在便殿朝見禮儀完畢，又委派宫中使者到正衙門口宣布賞賜食物，衆官僚列班站立兩次謝恩，這些方式全都失去了唐朝賞賜食物的意義，在禮節

臣恐因循，漸失根本，起今後入閤賜食，望不差中使口宣，準唐明宗朝事例處分。”從之。中書奏：“準敕，故庶人三月七日以王禮葬，其妻男等并以禮葬，請輟其日朝參一日。”從之。以宣徽南院使楊彦詢爲左監門衛上將軍，依前充宣徽使。兖州李從温奏，節度副使王謙構軍士作亂，尋已處置。

上實在太煩瑣。臣下擔心這樣沿襲下去，逐漸喪失本意，從今以後在便殿朝見後賞賜食物，希望不要委派宫中使者傳達聖旨，依照唐明宗朝事例执行。”高祖聽從了這一建議。中書上奏：“依照敕令，已故庶人李從珂三月七日用王者的禮儀安葬，他的妻子、兒子等都依禮儀安葬，請求那天停止上朝參見。”高祖聽從了這一意見。任命宣徽南院使楊彦詢爲左監門衛上將軍，依舊充任宣徽使。兖州李從温上奏，節度副使王謙煽動士兵作亂，不久就被平息。

丙寅，詔：“王者省方設教，靡憚於勤勞；養士撫民，必從其宜便。顧惟凉德，肇啓丕圖，常務去於煩苛，冀漸臻於富庶。念京城俶擾之後，屬舟船焚爇之餘，饋運頓虧，支費殊闕。將别謀於飛輓，慮轉困於生靈，以此疚心，未嘗安席。今以夷門重地，梁苑雄藩，水陸交通，舟車必集，爰資經度，須議按巡，寧免暫勞，所期克濟，取今月二十六日巡幸汴州”云。以前貝州刺史史圭爲刑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副使；前澤州刺史閻至爲户部侍郎。詔：“車駕經過州府管界，所有名山大川、帝王陵廟、名臣祠墓，去路十里者，宜令本州排比祇候，駕經過日，以酒脯祭告。”左僕射劉昫等議立宗廟，以立高祖已下四親廟，其始祖一廟，伏候聖裁。御史中丞張昭遠議，請依隋、唐之制，立四廟，推四世之中名位高者爲太祖。詔下百官定議，百官請依唐制，追尊四廟爲定，從之。

丙寅，下詔令：“君王巡視四方設立教化，不辭勞苦；培育士人撫養百姓，必定取其方便。我恩德淺薄，開創大業，常常盡力克服煩務苛役，希望慢慢走向富强。自從京城遭遇戰亂以後，正當舟船焚毁之際，水路運糧頓時短缺，開支應付特别困乏。想要另外謀求急速運送糧草的方法，又擔心反而困擾了百姓，因此内疚於心，未嘗安寢。現在因爲夷門重地，梁苑大鎮，水陸交通，車船聚集，因此加以規整，將要商議按察巡視，寧願暫時勞頓，期望度此難關，選擇本月二十六日巡視到汴州。”任命前貝州刺史史圭爲刑部侍郎，充任諸道鹽鐵轉運副使；前澤州刺史閻至爲户部侍郎。下詔令：“皇帝的車馬經過州府管轄區域，所有名山大川、帝王陵廟、名臣祠墓，距離大路十里以内的，應當命令本州準備迎候，皇帝經過時，用酒脯祭祀亡靈。”左僕射劉昫等商議建立宗廟，用來設立高祖以下四代祖親廟位，其中始祖廟位，請求皇帝裁定。御史中丞張昭遠提議，請求依照隋、唐的制度，衹立四代廟位，推選四代之中名位最高的爲太祖。下詔讓衆官員裁定審議，衆官員請求依照唐朝的制度，追尊四代廟位爲定制，高祖采納了這一意見。

甲戌，以右龍武統軍楊思權爲左衛上將軍。乙亥，前鄜州節度使張萬進加檢校太傅，前宋州節度使李從敏加檢校太尉，以吏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薛融爲左諫議大夫，以兵部郎中段希堯爲右諫議大夫。戊寅，以户部尚書王權爲兵部尚書，工部尚書崔

甲戌，任命右龍武統軍楊思權爲左衛上將軍。乙亥，前任鄜州節度使張萬進加官檢校太傅，前任宋州節度使李從敏加官檢校太尉，任命吏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薛融爲左諫議大夫，任命兵部郎中段希堯爲右諫議大夫。戊寅，任命户部尚書王權爲兵部尚書，工部尚書崔居儉爲户部尚書，兵部尚書李鏻爲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致

居儉爲户部尚書，兵部尚書李鏻爲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致仕裴皞爲工部尚書，東上閤門使李守貞爲右龍武將軍充職。庚辰，車駕離京。

四月癸未朔，至鄭州，防禦使白景友進牲餼器皿，帝曰："不出民力否?"景友曰："臣畏陛下法，皆辦於己俸。"命收之。甲申，駕入汴州。丁亥，制："應天福二年四月五日昧爽已前，諸道州府見禁囚徒，大辟已下，罪無輕重，并釋放。天福元年已前，諸道州府應係殘欠租税，并特除免。諸道係徵諸色人欠負省司錢物，宜令自僞清泰元年終已前所欠者，據所通納到物業外，并與除放。昨者，行至鄭州滎陽縣界，路旁見有蟲食及旱損桑麥處，委所司差人檢覆，量與蠲免租税。河陽管内酒户百姓，應欠天福元年閏十一月二十五日已前，不敷年額麯錢，并放。其諸處應經兵火者，亦與指揮。當罪即誅，式明常典；既往可憫，宜示深仁。僞清泰中，臣僚内有從誅戮者，并許收葬。天下百姓，有年八十已上者，與免一子差徭，仍逐處簡署上佐官。梁故滑州節度使王彦章，效命當時，致身所事，稟千年之生氣，流百代之令名，宜令超贈太師，子孫量才叙録。應諸道州府管界，有自僞命抽點鄉兵之時，多是結集劫盗，因此畏懼刑章，藏隱山谷，宜令逐處曉諭招携，各令復業。自今年四月五日已前爲非者，一切不問。如兩月不歸業者，復罪如初。"丁酉，宣武軍節度使、侍衛親軍使楊光遠加兼侍中。己亥，陜州節度使、侍衛都虞候劉知遠加檢校太保。庚子，北京、鄴都、徐兖二州并奏旱。詔："今後立妃，及拜免三公宰相，及命將、封親王公主，宜令

仕裴皞爲工部尚書，東上閤門使李守貞爲右龍武將軍充任前職。庚辰，皇帝離開洛京。

四月癸未初一，皇帝到達鄭州，防禦使白景友進獻祭祀用的活牲畜和器皿，高祖説："不是出自百姓的財力吧?"景友説："臣下畏懼陛下的法令，都是用自己的薪俸備辦的。"高祖下令接收這些東西。甲申，進入汴州。丁亥，發布制敕："所有天福二年四月五日拂曉以前，各道州府在押囚犯，死刑以下，罪情不論輕重，一律釋放。天福元年以前，各道州府凡是殘剩拖欠的租税，都特别給予免除。各道追收各類人所欠省司錢物，應當下令在僞清泰元年底以前欠下的，除已經追繳到的産業以外，都予以免除。前些天，走到鄭州滎陽縣境，路旁見到有蟲吃及因天旱損傷桑樹麥苗處，委托主管部門派人檢查，根據災情予以減免租税。河陽轄區内的酒家百姓，凡是天福元年閏十一月二十五日以前，未納足年課税額酒麯錢的，一律免除。各地凡是經歷戰火的，也依據敕令辦理。罪該處死，就要明確地執行法律；已犯之罪情有可原，就該予以寬大處理。僞清泰年間，臣僚中有一同處死的人，都允許收尸掩埋。天下百姓，有年滿八十以上的人，給他免去一個兒子的差役，依舊讓各處選拔任用爲部下屬官。後梁已故滑州節度使王彦章，爲當時政府賣命效力，全身心投入本職工作，稟承千年不滅的氣息，博得流芳百世的美名，應當下令超越常規追贈太師，子子孫孫量才録用。各道州府管轄區内，有不少人從僞帝抽點鄉兵的時候起，結夥搶劫偷盗，因此懼怕刑法，躲進山谷，應當命令各地政府勸導招納，讓他們各自回歸本業。從今年四月五日以前犯下過失的人，一律不加追究。如有兩個月内不回歸本業的人，就要追究當初的罪惡。"丁酉，宣武軍節度使、侍衛親軍使楊光遠加官兼侍中。己亥，陜州節度使、侍衛都虞候劉知遠加官檢校太保。庚子，北京、鄴都、徐州、兖州都奏告旱災。下詔令："今後册立皇妃，拜授和罷免三公宰相，以及任命將帥、

并降制命，餘從令式處分。”

夏五月壬子朔，帝御崇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式。詔洛京、魏府管内所徵今年夏苗税麥等，宜放五分之一，以微旱故也。丙辰，御史中丞張昭遠奏：“汴州在梁室朱氏稱制之年，有京都之號，及唐莊宗平定河南，復廢爲宣武軍。至明宗行幸之時，掌事者因緣修葺衙城，遂挂梁室時宫殿門牌額，當時識者或竊非之。一昨車駕省方，暫居梁苑，臣觀衙城内齋閣牌額，一如明宗行幸之時，無都號而有殿名，恐非典據。臣竊尋秦、漢已來，寰海之内，鑾輿所至，多立宫名。近代隋室於揚州立江都宫，太原立汾陽宫，岐州立仁壽宫。唐朝於太原立晉陽宫，同州立長春宫，岐州立九成宫。宫中殿閣，皆題署牌額，以類皇居。請準故事，於汴州衙城門權挂一宫門牌額，則其餘齋閣，并可取便爲名。”敕：行闕宜以大寧宫爲名。湖南青草廟舊封安流侯，進封廣利公；洞庭廟進封靈濟公；磊石廟舊封昭靈侯，進封威顯公；黄陵二妃廟舊封懿節廟，改封昭烈廟，從馬希範之請也。戊午，以前成德軍節度判官張彭爲太府卿。壬戌，詔在朝文武臣僚，每人各進封事一件，仍須實封通進，務裨闕政，用副虚懷。甲子，以虞部郎中、知制誥于嶠爲中書舍人，以户部郎中于遘爲虞部郎中、知制誥，故太子少保致仕朱漢賓贈司空。乙丑，六宅使王繼弘送義州衙前收管，前洺州團練使高信送復州收管，二人於崇禮門内喧争，爲臺司所劾故也。戊辰，翰林學士、户部員外郎、知制誥竇貞固改工部郎中、知制誥；翰林學士、都官郎中、知制誥李慎儀

加封親王公主，應當都由皇帝降下制詞敕命，其餘遵從規章辦理。”

夏五月壬子初一，皇帝駕臨崇元殿接受朝賀，儀仗侍衛一如舊式。下詔命令洛京、魏府轄區内徵收的今年夏苗税麥等錢，應當免除五分之一，是因爲略微乾旱的緣故。丙辰，御史中丞張昭遠上奏：“汴州在梁室朱氏執掌大權的時期，有京都的稱號，等後唐莊宗平定河南，又廢除京都稱號而爲宣武軍。到明宗臨幸的時候，主管此事的人藉故修建前殿城門，於是懸挂梁室時的宫殿門牌匾額，當時有識之士就在私下裏頗有微辭。前些時候皇帝巡視四方，暫時居住在梁苑，臣下觀察前殿城門内齋閣門牌匾額，完全和明宗臨幸時一樣，既没有都城的名號而又有宫殿名稱，恐怕不合制度。據臣下查考，自從秦、漢以來，普天之下，皇帝車馬所到之處，大多建立宫殿名號。近代隋室在揚州設立江都宫，在太原設立汾陽宫，在岐州設立仁壽宫。唐朝在太原設立晉陽宫，在同州設立長春宫，在岐州設立九成宫。宫中殿閣，都題署門牌匾額，用以比擬皇帝的居室。請求依照從前的事例，在汴州前殿城門暫且懸挂一塊宫門匾額，那麽其餘齋閣，都可以選取相應的名稱。”高祖下令：行宫適宜取名大寧宫。湖南青草廟過去封爲安流侯，進封廣利公；洞庭廟進封靈濟公；磊石廟過去封爲昭靈侯，進封威顯公；黄陵二妃廟從前封爲懿節廟，改封昭烈廟，都是聽從馬希範請求的緣故。戊午，任命前成德軍節度判官張彭爲太府卿。壬戌，下詔讓在朝廷的文武官員，每人各進封事一件，依舊必須密封進呈，務求有補於政事闕失，以滿足皇帝對善言的虚心渴求。甲子，任命虞部郎中、知制誥于嶠爲中書舍人，任命户部郎中于遘爲虞部郎中、知制誥，已故以太子少保退休的朱漢賓贈官司空。乙丑，六宅使王繼弘送到義州衙署前收管，前任洺州團練使高信送到復州收管，二人在崇禮門内大聲争吵，因此受到監察部門彈劾。戊辰，翰林學士、户部員外郎、知制誥竇貞固改任工部郎中、知制誥；翰林學士、都官郎中、知制誥李慎儀改任中書舍人，依舊賜金紫

改中書舍人，仍賜金紫，并依舊充職。庚午，制封皇第二十一女爲長安公主，封皇第十一妹烏氏爲壽安長公主，皇第十二妹史氏爲永壽長公主，皇第十三妹杜氏爲樂平長公主。壬申，天雄軍節度使、守太傅、兼中書令、興唐尹范延光進封臨清王，加食邑三千户；鳳翔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西平王李從曮進封岐王。丙子，平盧軍節度使、兼中書令王建立進封臨淄王；昭信軍節度使、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景延廣改寧江軍節度使，典軍如故。太常卿梁文矩奏定四廟謚號、廟號、陵號，太常少卿裴坦奏定四廟皇后追尊謚號，從之。戊寅，以中書舍人、權知貢舉王延爲御史中丞，以翰林學士、户部侍郎、知制誥崔棁爲兵部侍郎充承旨，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程遜爲檢校禮部尚書、太常卿，以檢校吏部尚書、太常卿梁文矩爲吏部尚書，以御史中丞張昭遠爲户部侍郎，以吏部尚書盧文紀爲太子少傅。己卯，詔大社内先收掌唐朝罪人首級等，宜令骨肉或先舊傔屬收葬，其喪葬儀注不得過制。

服色，二人都照舊擔任過去的職事。庚午，下制敕加封皇帝第二十一女爲長安公主，加封皇帝第十一妹烏氏爲壽安長公主，皇帝第十二妹史氏爲永壽長公主，皇帝第十三妹杜氏爲樂平長公主。壬申，天雄軍節度使、守太傅、兼中書令、興唐尹范延光進封臨清王，增加三千户的食邑；鳳翔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西平王李從曮進封岐王。丙子，平盧軍節度使、兼中書令王建立進封臨淄王；昭信軍節度使、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景延廣調任寧江軍節度使，依舊統領原來的部隊。太常卿梁文矩上奏請求確定四廟的謚號、廟號、陵號，太常少卿裴坦上奏請求確定四廟皇后的追尊謚號，采納了他們的提議。戊寅，任命中書舍人、權知貢舉王延爲御史中丞，任命翰林學士、户部侍郎、知制誥崔棁爲兵部侍郎充任翰林學士承旨，任命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程遜爲檢校禮部尚書、太常卿，任命檢校吏部尚書、太常卿梁文矩爲吏部尚書，任命御史中丞張昭遠爲户部侍郎，任命吏部尚書盧文紀爲太子少傅。己卯，下詔説大社内原先收管的唐朝犯人首級等，應當命令他們的親人或者早先的部下收尸安葬，喪葬儀式不能違反常規。

六月壬午朔，制："宗正卿石光贇奏：滎陽道左有萬石君石奮之廟，德行懿美，宜示封崇，用光遠祖之徽猷，益茂我朝之盛典。贈奮太傅。"癸未，契丹使夷離畢來聘，致馬二百匹，及人參、貂鼠皮、走馬、木碗等物。乙酉，翰林學士、司封員外郎、知制誥王仁裕改都官郎中，右贊善大夫盧損改右散騎常侍，前有朝貶故也。以秘書少監致仕劉頎爲鴻臚卿致仕，前光禄少卿尹玉羽以少府監致仕。丙戌，宰臣李崧上表讓樞密使於趙瑩，以瑩佐命之元臣也。詔不允。以前義成軍節度使李彦舜爲左武衛大

六月壬午初一，發下制敕："宗正卿石光贇上奏：滎陽大道左側有萬石君石奮的廟宇，他德行美好，應當予以封贈褒獎，以便光大遠祖的美德，進一步充實本朝的盛大典禮。現追贈石奮爲太傅。"癸未，契丹派遣夷離畢來訪，送來二百匹馬，以及人參、貂鼠皮、走馬、木碗等物品。乙酉，翰林學士、司封員外郎、知制誥王仁裕改任都官郎中，右贊善大夫盧損改任右散騎常侍，是因爲事前有人在朝廷貶斥他們的緣故。讓以秘書少監名銜退休的劉頎以鴻臚卿名銜退休，前光禄少卿尹玉羽以少府監名銜退休。丙戌，宰臣李崧上表將樞密使職務轉讓給趙瑩，因爲趙瑩是輔佐皇帝登基的開國功臣的緣故。下詔不允許。任命前義成軍節度使李彦舜爲左武衛大將

將軍，以左散騎常侍唐汭爲檢校禮部尚書、國子祭酒，以前左龍武統軍李承約爲左驍衛上將軍。戊子，宰臣趙瑩自契丹使回。癸巳，東都奏，瀍、澗河溢，壞金沙灘内舍屋。幽州趙思温奏："瀛、莫兩州，元係當道，其刺史常行周、白彦球乞發遣至臣本府。"詔遣行周等赴闕。

甲午，六宅使張言自魏府迴，奏范延光叛命。滑州符彦饒飛奏，有兵士自北來，傳范延光到黎陽，乞發兵屯禦。宣遣客省使李守貞往延光所問罪。尋命護聖都指揮使白奉進領騎士一千五百赴白馬渡巡檢。乙未，魏府范延光男閑厩使守圖送御史臺。攝荆南節度行軍司馬、檢校太保、歸州刺史王保義加檢校太傅，知武泰軍節度觀察留後，充荆南行軍司馬兼沿淮巡檢使。襄州奏，江水漲一丈二尺。丁酉，遣内班史進能押信箭一對，往滑州賜符彦饒。以前磁州刺史劉審交爲魏府計度使，以東都巡檢使張從賓充魏府西南面都部署。遣侍衛使楊光遠領步騎一萬赴滑州。以東都副留守張延播充洛京都巡檢使。白奉進奏："捉得賊卒張柔，稱范延光差澶州刺史馮暉充一行都部署，元從都押衙孫鋭充一行兵馬都監。"帝覽奏，謂侍臣曰："朕雖寡德寡謀，自謂不居延光之下，而馮暉、孫鋭過於兒戲，朝夕就擒，安能抗拒大軍爲我之患乎！"天平軍節度使安審琦起復舊任，翰林學士、禮部侍郎和凝改端明殿學士。乙巳，范延光差牙將王知新齎表到闕，不令朝見，收付武德司。丁未，詔侍衛使楊光遠充魏府四面都部署；以張從賓充副，兼諸軍都虞候；昭義節度使高行周充魏府西面都部署。是日，張從賓亦叛，與范延光

軍，任命左散騎常侍唐汭爲檢校禮部尚書、國子祭酒，任命前任左龍武統軍李承約爲左驍衛上將軍。戊子，宰臣趙瑩出使契丹回國。癸巳，東都上奏，瀍、澗河水泛濫，毁壞金沙灘内房屋。幽州趙思温上奏："瀛、莫兩州，原來是本道所在地，兩州刺史常行周、白彦球請求將本道機構遷移到臣下所在的幽州府。"下詔命令行周等趕赴京城。

甲午，六宅使張言從魏府返回，上奏説范延光違抗命令。滑州符彦饒飛馬上奏，有士兵從北邊來，傳説范延光到達黎陽，請求出兵駐守。下令派遣客省使李守貞前往范延光所在地譴責他的罪行。不久命令護聖都指揮使白奉進率領騎兵一千五百人奔赴白馬渡巡邏檢查。乙未，魏府范延光的兒子閑厩使守圖被押送御史臺。代理荆南節度行軍司馬、檢校太保、歸州刺史王保義加官檢校太傅，知武泰軍節度觀察留後，充荆南行軍司馬兼沿淮巡檢使。襄州上奏，長江水位上漲一丈二尺。丁酉，派遣内班史進能押送信箭一對，前去滑州賜給符彦饒。任命前磁州刺史劉審交爲魏府計度使，任命東都巡檢使張從賓充魏府西南面都部署。派遣侍衛使楊光遠率領步兵騎兵一萬人奔赴滑州。任命東都副留守張延播充洛京都巡檢使。白奉進上奏："活捉到賊兵張柔，稱范延光委派澶州刺史馮暉充一行都部署，元從都押衙孫鋭充一行兵馬都監。"高祖觀看奏章，告訴侍臣説："我雖説德行淺薄謀略缺少，但自己認爲并不比延光差，延光任用馮暉、孫鋭，比兒戲還要過分，很快就要被捉拿，哪裏能够抗拒大軍成爲我的禍患呢！"天平軍節度使安審琦恢復本職，翰林學士、禮部侍郎和凝改任端明殿學士。乙巳，范延光委派牙將王知新奉送表章到京，不讓他朝見，收押交付給武德司。丁未，下詔命侍衛使楊光遠充任魏府四面都部署；任命張從賓充任副官，兼諸軍都虞候；昭義節度使高行周充任魏府西面都部署。這一天，張從賓也反叛了，和范延光合謀，害死皇子河陽節度使重信、皇子東都留守重人。己酉，任命奉國都指揮使侯益、護聖都指揮使杜重威率領步兵騎兵五千人前

叶謀，害皇子河陽節度使重信、皇子東都留守重乂。己酉，以奉國都指揮使侯益、護聖都指揮使杜重威領步騎五千往屯汜水關，備從賓之亂也。

去屯駐汜水關，防備從賓的作亂。

七月辛亥，兩浙錢元瓘奏：“弟吴越土客馬步諸軍都指揮使、静海軍節度使元球，非時入府，欲謀爲亂，腰下搜得匕首，已誅戮訖。”詔削元球在身官爵。甲寅，奉國都指揮使馬萬奏，滑州節度使符彦饒作亂，屠害侍衛馬軍都指揮使白奉進，尋以所部兵擒到彦饒，差立功都虞候方太押送赴闕。尋賜死於路。是日，削奪范延光在身官爵。以馬萬爲滑州節度使；以昭義節度使高行周爲河南尹、東都留守，充西面行營諸軍都部署；以護聖左右廂都指揮使杜重威爲昭義軍節度使兼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充西面行營副部署；以奉國都指揮使侯益爲河陽節度使；以右神武統軍王周充魏府行營步軍都指揮使；以滑州節度使馬萬充魏府行營馬軍都指揮使；以左僕射劉昫充東都留守，兼判河南府事。杜重威等奏：“收下汜水關，破賊千人，張從賓及其殘黨奔投入河；兼收到護聖指揮使曹再晟一百人騎，稱背賊投來，并送赴行闕。”升貝州爲防禦使額。皇子故東都留守重乂贈太傅，皇子故河陽節度使重信贈太尉。敕：“朋助張從賓逆人張延播、張繼祚等十人，宜令收捕，親的骨肉并處斬。”

七月辛亥，兩浙錢元瓘上奏：“弟弟吴越土客馬步諸軍都指揮使、静海軍節度使元球，在不該進府的時候進府，想要陰謀作亂，在腰下搜到匕首，已經將他斬殺了。”下詔削除元球本身官爵。甲寅，奉國都指揮使馬萬上奏，滑州節度使符彦饒作亂，殺害侍衛馬軍都指揮使白奉進，不久率領本部士兵活捉彦饒，委派立功都虞候方太押送到朝廷。不久在路上將他賜死。這一天，削除范延光本身官爵。任命馬萬爲滑州節度使；任命昭義節度使高行周爲河南尹、東都留守，充任西面行營諸軍都部署；任命護聖左右廂都指揮使杜重威爲昭義軍節度使兼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充任西面行營副部署；任命奉國都指揮使侯益爲河陽節度使；任命右神武統軍王周充任魏府行營步軍都指揮使；任命滑州節度使馬萬充任魏府行營馬軍都指揮使；任命左僕射劉昫充任東都留守，兼判河南府事。杜重威等上奏：“攻克汜水關，打敗叛賊一千人，張從賓及其餘黨慌忙投身黄河；又接納護聖指揮使曹再晟一百人騎，口稱背叛反賊投降過來，全都送到行宫。”升貝州爲防禦使州額。皇子已故東都留守重乂贈官太傅，皇子已故河陽節度使重信贈官太尉。下敕令：“黨附張從賓的叛逆人員張延播、張繼祚等十人，應當下令逮捕，直系親屬全都處斬。”

丁卯，以唐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兼中書令、西平王李晟五代孫鱵爲耀州司户參軍，示勸忠之義也。壬申，帝御崇元殿，備禮册四廟，親授寶册於使攝太尉、守司空、門下侍郎平章事馮道，使副攝司徒、守工部尚書裴皞，赴洛京行禮。甲戌，以宰

丁卯，任命唐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兼中書令、西平王李晟五代孫李鱵爲耀州司户參軍，以示褒獎忠義的意思。壬申，皇帝駕臨崇元殿，預備禮儀册封四廟，親手將寶册交授給使攝太尉、守司空、門下侍郎平章事馮道，使副攝司徒、守工部尚書裴皞，奔赴洛京舉行册封典禮。甲戌，任命宰臣趙瑩判户部，任命吏部侍郎判户

臣趙瑩判户部，以吏部侍郎判户部龍敏爲東都副留守。詔洛京留司百官并赴闕。安州軍亂，指揮使王暉害節度使周環於理所，遣右衛上將軍李金全領千騎赴安州。

部龍敏爲東都副留守。下詔命令洛京留司衆官員全都奔赴朝廷。安州守軍叛亂，指揮使王暉在衙署謀害節度使周環，派遣右衛上將軍李金全率領一千騎兵趕往安州。

八月辛巳，以許州節度使萇從簡爲徐州節度使，以陝州節度使、侍衛馬步軍都虞候劉知遠爲許州節度使，以權北京留守、徐州節度使安彦威爲太原尹、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宰臣監修國史趙瑩奏："請循近例，依唐明宗朝，凡有内庭公事及言動之間，委端明殿學士或樞密院學士侍立冕旒，繫日編録，逐季送當館。其百司公事，亦望逐季送當館，旋要編修日曆。"從之。丁亥，以前宋州節度使李從敏爲陝州節度使。戊子，以尚書左丞鄭韜光爲户部尚書致仕。改元德殿爲廣政殿，門名從之。庚子，華州渭河泛溢，害稼。宰臣馮道加開府儀同三司，食邑實封；左僕射劉昫加特進，兼鹽鐵轉運等使。故東京留守判官李遐可贈右諫議大夫，其母田氏封京兆郡太君，子孫量才叙録，仍加賻贈，長給遐在身禄俸，終母之世。先是，遐監左藏庫於洛陽，會張從賓叛，令强取錢帛，遐拒而不與，因而遇害，故有是命。乙巳，詔："天下見禁囚徒，除十惡五逆、放火劫舍、持杖殺人、合造毒藥、官典犯贜、欠負官錢外，其餘不問輕重、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并從釋放。應自張從賓作亂以來，有曾被張從賓及張延播脅從染污者，及符彦饒下隨身軍將等，兼安州王暉徒黨，除已誅戮外，并從釋放，一切不問。張繼祚在喪紀之中，承逆竪之意，顯從叛亂，難貸刑章。乃眷先臣，實有遺德，遽兹乏祀，深所軫懷。其一房

八月辛巳，命令許州節度使萇從簡爲徐州節度使，任命陝州節度使、侍衛馬步軍都虞候劉知遠爲許州節度使，任命權北京留守、徐州節度使安彦威爲太原尹、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宰臣監修國史趙瑩上奏："請求遵循近代條例，就依唐明宗朝，凡有宫中公事及言語行爲等，委派端明殿學士或樞密院學士侍立在皇帝身旁，按月日先後編録，每季度送交本館。各部門的公事，也希望每季度送交本館，旋即編修日曆。"高祖聽從了這一請求。丁亥，任命前宋州節度使李從敏爲陝州節度使。戊子，讓尚書左丞鄭韜光以户部尚書退休。將元德殿改名爲廣政殿，殿門名稱一同改變。庚子，華州渭河河水泛濫，毁害莊稼。宰臣馮道加官開府儀同三司，賜給封地和享受税收的實際户數；左僕射劉昫加官特進，兼鹽鐵轉運等使。已故東京留守判官李遐准予封贈右諫議大夫，他的母親田氏加封京兆郡太君，兒子孫子量才録用，照例贈給安葬財物，長時間提供李遐本職的俸禄，一直到他的母親去世爲止。在此之前，李遐在洛陽監管左藏庫，遇上張從賓反叛，縣令恃强索取錢帛，李遐拒不給他，因此遇害，所以有這個命令。乙巳，下詔令："天下在押犯人，除犯有十惡五逆大罪、放火打家劫舍、持杖殺人、合造毒藥、官員貪贜枉法、欠負官錢以外，其餘不問輕重、已經發覺尚未發覺、已經結案尚未結案，一律予以釋放。凡是從張從賓作亂以來，有曾經被張從賓和張延播脅迫追隨而犯下罪惡的人，以及符彦饒手下親隨將士等，和安州王暉黨羽，除已經處死的外，一律予以釋放，一切不加追究。張繼祚在守喪期間，禀承叛逆小人的旨意，顯然是一同謀反，難逃刑法懲處。可是考慮到他的父親，確實遺留有恩德，突然因此斷絶了香火，我深切沉痛地懷念他。他的一房産業，依照法律雖然已經没收，但所有父母親和祖

家業，準法雖已籍没，所有先臣并祖父母墳莊祠堂，并可交付骨肉主張。應自梁朝、後唐以來，前後奉使及北京沿邊管界擄掠往向北人口，宜令官給錢物，差使賫持，往彼收贖，放歸本家”云。繼祚，故齊王全義之子也，故有是詔。丙午，詔：“天下刑獄繫囚染疾者，宜差醫工治療，官中量給藥價。事輕者仍許家人看候，合杖者俟損日決遣。”

父祖母墳莊祠堂，都允許交給至親骨肉主管。凡是從梁朝、後唐以來，前後奉命出使以及北京沿邊疆界被搶掠到北方的人口，應當命令官府撥給錢財物品，派遣使者帶着前去北方贖人，放回家鄉。”繼祚，是已故齊王全義的兒子，所以有這一詔命。丙午，下詔令：“天下獄中關押的囚徒有染病的，應當委派醫生治療，官府酌情付給醫藥費。罪行較輕的仍然允許家人探望，該當受到杖刑的要等傷好後再發落。”

九月庚戌朔，以前太府卿兼通事舍人陳瓚爲衛尉卿兼通事舍人。壬子，故安遠軍節度使周環贈太傅。甲寅，皇子北京留守、知河東軍府事、太原尹重貴加檢校太保，爲右金吾衛上將軍。以右龍武統軍安崇阮爲右衛上將軍，以前保太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張萬進爲右龍衛軍統軍，以右領軍衛上將軍、權知安州軍州事李金全爲安遠軍節度使。魏府招討使楊光遠進攻城圖。戊午，以太子賓客孔昭序爲工部尚書致仕。將作少監高鴻漸上言：“伏睹近年已來，士庶之家，死喪之苦，當殯葬之日，被諸色音聲伎藝人等作樂攪擾，求覓錢物，請行止絶。”從之。庚申，静江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馬希杲加階爵及功臣名號，以前兵部侍郎楊凝式爲檢校兵部尚書、太子賓客，故右金吾衛上將軍羅周敬贈太傅。乙丑，鄧州節度使李從璋卒，贈太師。改興唐府爲廣晋府，興唐縣爲廣晋縣。癸酉，以左諫議大夫、判度支王松爲尚書工部侍郎。甲戌，貝、衛兩州奏，河溢害稼。乙亥，以將作監王峌爲太子賓客。

九月庚戌初一，任命前太府卿兼通事舍人陳瓚爲衛尉卿兼通事舍人。壬子，已故安遠軍節度使周環贈官太傅。甲寅，皇子北京留守、知河東軍府事、太原尹重貴加官檢校太保，爲右金吾衛上將軍。任命右龍武統軍安崇阮爲右衛上將軍，任命前保太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張萬進爲右龍衛軍統軍，任命右領軍衛上將軍、權知安州軍州事李金全爲安遠軍節度使。魏府招討使楊光遠進獻攻城圖。戊午，讓太子賓客孔昭序以工部尚書退休。將作少監高鴻漸上奏説：“我觀察近年以來，士人和普通百姓之家，操辦喪事的痛苦，當出殯安葬那天，被敲打吹拉各種聲音的伎藝人等奏樂攪擾，索求錢財，請求加以禁止。”高祖聽從了這個請求。庚申，静江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馬希杲加封官階爵位和功臣名號，任命前兵部侍郎楊凝式爲檢校兵部尚書、太子賓客，已故右金吾衛上將軍羅周敬贈官太傅。乙丑，鄧州節度使李從璋去世，贈官爲太師。將興唐府改名廣晋府，興唐縣改名廣晋縣。癸酉，任命左諫議大夫、判度支王松爲尚書工部侍郎。甲戌，貝、衛兩州上奏，黄河水泛濫毁壞莊稼。乙亥，任命將作監王峌爲太子賓客。

十月壬午，以宣徽南院使、左監門衛上將軍楊彦詢爲鄧州威勝軍節度使。詔選人試判兩道。以左司郎中

十月壬午，任命宣徽南院使、左監門衛上將軍楊彦詢爲鄧州威勝軍節度使。下詔推選人才試行處理兩道事務。任命左司郎中張瑑爲右諫議

張瑑爲右諫議大夫；以刑部侍郎、鹽鐵轉運副使史圭爲吏部侍郎；以曹州刺史宋光業爲宣徽北院使；以左金吾衛大將軍高漢筠爲左驍衛大將軍，充内客省使；以宣徽北院使、左驍衛大將軍劉處讓爲左監門衛上將軍，充宣徽南院使。丙戌，遣使祀五岳四瀆。故天平軍節度使閻寶追封太原郡王，故大同軍節度使李存璋贈太師，故瀛州刺史李嗣頵贈太尉，故相州刺史史建瑭、故代州刺史王建及并贈太保，故幽州節度使周德威追封燕王。

十一月庚戌，賜楊光遠空名官告，自司空至常侍凡四十道，將士立功者，得補之而後奏。中書上言："準唐貞元二年九月五日敕，文官充翰林學士及皇太子諸王侍讀，武官充禁軍職事，并不常朝參，其在三館等諸職事者，并朝參訖各歸所務。自累朝以來，文武在内廷充職兼判三司，或帶職額及六軍判官等，例不赴常朝，元無正敕。準近敕，文武職事官未升朝者，按舊制并赴朔望朝參。其翰林學士、侍讀、三館職事，望準元敕處分。其諸在内廷諸司使等，每受正官之時，來赴正衙，謝後不赴常朝，大朝會不離禁廷位次。三司職官免常朝，唯赴大朝會。其京師未升朝官員，祇赴朔望朝參，帶諸司職掌者不在此例。文官除翰林、端明殿學士、樞密院學士、中書省知制誥外，有兼官兼職者，仍各發遣本司公事。"從之。丙辰，太子賓客王郔卒。改洛京潛龍宅爲廣德宫，北京潛龍宅爲興義宫。戊午，中書奏："準雜令，車駕巡幸所祇承者，賜贈并同京官。"從之。戊辰，鎮海鎮東節度使、吴越王錢元瓘加天下兵馬副元帥，封吴越國王。庚午，以右拾遺李澣充翰

大夫；任命刑部侍郎、鹽鐵轉運副使史圭爲吏部侍郎；任命曹州刺史宋光業爲宣徽北院使；任命左金吾衛大將軍高漢筠爲左驍衛大將軍，充任内客省使；任命宣徽北院使、左驍衛大將軍劉處讓爲左監門衛上將軍，充任宣徽南院使。丙戌，派遣使者祭祀五岳和長江、黄河、淮河、濟水四瀆。已故天平軍節度使閻寶追封太原郡王，已故大同軍節度使李存璋贈官太師，已故瀛州刺史李嗣頵贈官太尉，已故相州刺史史建瑭、已故代州刺史王建及全都贈官太保，已故幽州節度使周德威追封爲燕王。

十一月庚戌，賜給楊光遠空名委任狀，從司空到常侍共四十道，將士立功者，可以補授官職後再奏報。中書上奏説："依照唐貞元二年九月五日敕令，文官充任翰林學士以及皇太子諸王侍讀，武官充任禁軍職事，都不用每天上朝參拜，那些在三館擔當各種職事的人，一律上朝參拜完畢後各自返回本職崗位。自從連續幾朝以來，文武官員在宫中充任職事兼判三司，或者帶有職事名銜及六軍判官等，照例不必每天上朝參見，但原來并没有正式的敕令。依據最近的敕令，文武職事官没有晉升朝職的，依照從前的章程一律在初一和十五日上朝參拜。翰林學士、侍讀、三館職事官，請求依照原來的敕令執行。那些在宫中的諸司使等，每當受封本職時，來到正衙，謝恩後不再每天上朝參拜，遇到盛大的朝廷會典也不離開宫中的崗位。三司職官免除每天上朝參見，祇是要參加盛大的朝廷會典。在京師而没有晉升朝職的官員，祇在初一和十五日上朝參拜，帶有各司職事的官員不在此例。文官除翰林、端明殿學士、樞密院學士、中書省知制誥外，有兼任官職或帶有官銜的人，照舊各自處理本部門的公事。"高祖聽從了這一意見。丙辰，太子賓客王郔去世。將高祖在洛京的舊宅改名廣德宫，在北京的舊宅改名興義宫。戊午，中書上奏："比照各個時期的敕令，皇帝巡察所到處所負責侍奉的人，賞賜封贈完全和朝中的官員一樣。"高祖聽從了這一建議。戊辰，鎮海鎮東節度使、吴越

林學士。甲戌，命太常卿程遜、兵部員外郎韋棁充吴越國王加恩使。丙子，以户部侍郎張昭遠守本官，充翰林學士，仍知制誥。丁丑，湖南馬希範貢寶裝龍鳳器用、結銀花果子等物，帝覽之，謂侍臣曰："奇巧蕩心，斯何用耳！但以來遠之道，不欲阻其意。"聞者服之。壬午，安州李金全上言："奉詔抽臣元隨左都押衙胡漢筠，其人染重病，候損日赴闕。"漢筠本滑吏也，從金全歷數鎮，而濫聲喧聞，帝知之，欲授以他職，免陷功臣。漢筠懼其罪，遂托疾，由是勸金全貳於朝廷，自此始也。

王錢元瓘加封天下兵馬副元帥，封爲吴越國王。庚午，任命右拾遺李澣充任翰林學士。甲戌，委任太常卿程遜、兵部員外郎韋棁充當爲吴越國王加封恩典的使者。丙子，任命户部侍郎張昭遠守本官，充任翰林學士，依舊知制誥。丁丑，湖南馬希範進貢用珠寶裝點飾有龍鳳圖案的器皿、結銀花果子等物品，皇帝觀看後，告訴侍臣説："稀奇巧妙得使人心旌摇蕩，這些東西有什麽作用呢！衹不過因爲遠遠地送來，不想掃他的興罷了。"聽説此事的人都表示佩服。壬午，安州李金全上奏説："稟承詔命抽調原來追隨臣下的左都押衙胡漢筠，該人身患重病，等到病好後纔能奔赴朝廷。"漢筠原本是奸滑的官吏，追隨金全在好幾個藩鎮做官，濫名聲四處傳揚，皇帝得知此事，打算授給他别的官職，免得他陷害功臣。漢筠害怕受到懲處，就推説有病，因此誘勸金全對朝廷三心二意，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

十二月，以監察御史徐台符爲尚書膳部員外郎、知制誥，以右補闕史官修撰吴承範爲尚書屯田員外郎、知制誥。左諫議大夫薛融改中書舍人，辭而不拜。尚書水部郎中、知制誥王易簡改中書舍人，故隴西郡王李嗣昭追封韓王，故横海軍節度使安審通贈太師。辛丑，湖南節度使、兼中書令楚王馬希範加食邑實封，改賜扶天佐運同德致理功臣。甲辰，車駕幸相國寺祈雪。

十二月，任命監察御史徐台符爲尚書膳部員外郎、知制誥，任命右補闕史官修撰吴承範爲尚書屯田員外郎、知制誥。左諫議大夫薛融改任中書舍人，推辭而不接受任命。尚書水部郎中、知制誥王易簡改任中書舍人，已故隴西郡王李嗣昭追封韓王，已故横海軍節度使安審通贈官爲太師。辛丑，湖南節度使、兼中書令楚王馬希範增加封地和實際享受賦税的户數，改賜扶天佐運同德致理功臣。甲辰，皇帝駕臨相國寺祈求降雪。

# 舊五代史卷七十七(晋書三)

## 本紀第三

### 高祖紀(第三)

天福三年正月戊申朔，帝御崇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式。己酉，百官守司，以太史先奏日蝕故也。至是不虧，内外稱賀。壬戌，是夜以上元張燈於京城，縱都人游樂，帝御大寧宫門樓觀之。丙寅，端明殿學士、禮部侍郎和凝兼判度支；工部郎中、判度支王松改尚書刑部侍郎；户部郎中高延賞改左諫議大夫，充諸道鹽鐵轉運副使。壬申，以前右諫議大夫薛融爲左諫議大夫。前興元節度使張筠卒於西京，輟視朝一日。

二月庚辰，左散騎常侍張允進《駁赦論》，帝覽而嘉之，降詔獎飾，仍付史館。甲申，荆南節度使高從誨加食邑實封。戊子，翰林學士李澣賜緋魚袋。以尚書屯田員外郎、知制誥吴承範爲庫部員外郎，充樞密院直學士。乙未，御札曰："曾有宣示百官，令進封事，今據到者未及十人。朕雖無德，自行敕後已是數月，至於假手於人，也合各有一件事敷奏，食禄於朝，豈當如是！言而不用，朕所甘心；用而不言，誰之責也。"丙申，制武清軍節度使馬希蕚改威武軍節度使。辛丑，中書上言："《禮經》云：'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注云：'嫌名，謂音聲相近，若禹與宇、邱

天福三年正月戊申初一，高祖駕臨崇元殿接受朝賀，儀仗侍衛一如舊式。己酉，衆官員都堅守崗位，是因爲史官預先奏報日食的原因。到現在没有日食，朝廷内外一齊慶賀。壬戌，因爲是正月十五，所以當晚在京城張燈結彩，讓京城人士縱情游玩，皇帝駕臨大寧宫門樓上觀看。丙寅，端明殿學士、禮部侍郎和凝兼判度支；工部郎中、判度支王松改任尚書刑部侍郎；户部郎中高延賞改任左諫議大夫，充任諸道鹽鐵轉運副使。壬申，任命前右諫議大夫薛融爲左諫議大夫。前任興元節度使張筠在西京去世，停止上朝辦事一天。

二月庚辰，左散騎常侍張允進獻《駁赦論》。皇帝看後説寫得好，下詔令予以嘉奬，照例交付史館。甲申，荆南節度使高從誨增加封地和實際享受賦税的户數。戊子，賜給翰林學士李澣盛放魚符的大紅色袋子。任命尚書屯田員外郎、知制誥吴承範爲庫部員外郎，充任樞密院直學士。乙未，皇帝親手寫下札子説："曾經通告百官臣僚，讓他們呈進密封的奏章，現在遞交上來的不到十人。我雖然缺少德行，但自從發布命令後已經好幾個月，至於請人代作，也該各人都有一件事情陳述上奏。拿着朝廷的俸禄，哪裏能像這樣做呢！有建議却没有采納，我還心甘情願；想采用却没有建議，又是誰的責任啊。"丙申，下制書命令武清軍節度使馬希蕚改授威武軍節度使。辛丑，中書上奏章説："《禮經》説：'按禮節不必將與名字同音的字都避諱，兩個字的人名不必兩

與區也。二名不偏諱，謂孔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此古禮也。唐太宗二名并諱，玄宗二名亦同，人姓與國諱音聲相近是‘嫌名’者，亦改姓氏，與古禮有異。廟諱平聲字，即不諱餘三聲；諱側聲，即不諱平聲字。所諱字正文及偏旁闕點畫。望依令式施行。”詔曰：“朝廷之制，今古相沿，道在人弘，禮非天降。方開曆數，虔奉祖宗，雖逾孔子之文，未爽周公之訓。所爲‘二名’及‘嫌名’事，宜依唐禮施行。”乙巳，天和節，宴近臣於廣政殿。

個字都避諱。’注釋說：‘嫌名，指讀音相近的字，如禹和宇、邱和區。二名不偏諱，是說孔子的母親名叫徵在，要爲“在”字避諱就不必再提“徵”字避諱的事，要爲“徵”字避諱就不必再提“在”字避諱的事。’這是上古的禮節。唐太宗名字中的兩個字都要求避諱，玄宗名字中的兩個字也一樣要求避諱，人的姓氏與國諱讀音相近屬於‘嫌名’的，也要改變姓氏，這和上古的禮節大不一樣。與皇帝父祖名字讀音近似的平聲字要避諱，其餘三聲就不必避諱；讀音相近的仄聲字要避諱，平聲字就不必避諱。避諱的字正體或偏旁缺少一筆一畫。請求依照章程辦理。”下詔說：“朝廷的制度，現代應當繼承古代的，但方法還在於人不斷完善，禮儀制度也不是從天而降。正當順應天命建立國家的時候，虔誠地侍奉祖宗，即使背離了孔子的教條，却没有違反周公的規定。所謂‘二名’及‘嫌名’避諱之事，應當依照唐朝的禮制執行。”乙巳，天和節，在廣政殿宴請親近臣僚。

三月戊午，鴻臚卿劉頎卒，贈太子賓客。壬戌，東上閤門使、前司農卿蘇繼顔改鴻臚卿充職。迴鶻可汗王仁美進野馬、獨峰駝、玉團、硇砂等方物。甲戌，永壽長公主薨，輟朝一日。故涇州節度觀察留後盧順密贈右驍衛上將軍。丁丑，詔禁止私下打造鑄瀉銅器。

三月戊午，鴻臚卿劉頎去世，贈官太子賓客。壬戌，東上閤門使、前司農卿蘇繼顔改任鴻臚卿擔當職事。回鶻可汗王仁美進獻野馬、獨峰駝、玉團、硇砂等物品。甲戌，永壽長公主去世，停止上朝一天。已故涇州節度觀察留後盧順密贈官爲右驍衛上將軍。丁丑，下詔禁止私下打磨鑄造銅器。

四月丁亥，以尚書吏部侍郎盧詹爲尚書左丞。中書舍人李詳上疏：“請沙汰在朝文武臣僚，以減冗食，仍條貫藩侯郡守，凡遇溥恩，不得多奏衙前職員，妄邀恩澤。”疏奏，嘉之。戊子，宣武軍節度、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廣晋府行營都招討使楊光遠加兼中書令。昭義節度使、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廣晋府行營都排陣使杜重威，河陽節度使兼奉國左右厢都指揮使、廣晋府行營馬步都虞候侯益，并加檢校太傅。鳳翔節度使、檢

四月丁亥，任命尚書吏部侍郎盧詹爲尚書左丞。中書舍人李詳上奏疏：“請求淘汰部分在朝中的文武官員，以便減少多餘的開支。請依例形成文字下達給藩侯郡守，凡是遇到廣泛推恩的時候，不許過多地奏補部下的官員，隨意邀求恩澤。”奏章上達，受到嘉獎。戊子，宣武軍節度使、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廣晋府行營都招討使楊光遠加官兼中書令。昭義節度使、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廣晋府行營都排陣使杜重威，河陽節度使兼奉國左右厢都指揮使、廣晋府行營馬步都虞候侯益，都加官爲檢校太傅。鳳翔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岐王李從曮進封秦王，

校太師、兼中書令、岐王李從曮進封秦王，平盧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中書令、臨淄王王建立進封東平王。甲午，泰寧軍節度使李從温，西京留守、京兆尹李周，歸德軍節度使趙在禮，并加兼侍中。是月，諸道藩侯郡守皆等第加恩。改雍熙樓爲章和樓，避廟諱也。

平盧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中書令、臨淄王王建立進封東平王。甲午，泰寧軍節度使李從温，西京留守、京兆尹李周，歸德軍節度使趙在禮，都加官兼侍中。這個月，各道藩侯郡守都依照官階高下加封恩典。將雍熙樓改名章和樓，是爲憲祖避諱的緣故。

五月丁未朔，帝御崇元殿受朝，仗衛如式。丁巳，詔應諸州縣名犯廟諱者并改之。庚申，以楊光遠男承祚爲檢校工部尚書、左威衛將軍、駙馬都尉。丁卯，魏府行營步軍都指揮使、檢校司徒、右神武統軍王周加檢校太保。戊辰，故振武節度使李嗣本贈太尉。己巳，詔："中外臣僚，帶平章事、侍中、中書令及諸道節度使，并許私門立戟，仍并官給及據官品依令式處分。"

五月丁未初一，皇帝莅臨崇元殿接受臣僚朝見，儀仗侍衛一如舊式。丁巳，下詔命令凡是州縣名稱衝犯了皇帝父祖名諱的都要改名。庚申，任命楊光遠的兒子承祚爲檢校工部尚書、左威衛將軍、駙馬都尉。丁卯，魏府行營步軍都指揮使、檢校司徒、右神武統軍王周加官檢校太保。戊辰，已故振武節度使李嗣本贈官爲太尉。己巳，下詔令："朝廷内外官僚，職銜帶平章事、侍中、中書令和諸道節度使，都允許在自家門前立戟，照例參照官俸及官品依照程式執行。"

六月丁丑，右監門衛上將軍王彦璘卒。甲申，以太子詹事王居敏制置安邑、解縣兩池榷鹽事。左諫議大夫薛融上疏，請罷修洛京大内，優詔褒之，尋罷營造。庚寅，翰林學士、尚書工部郎中、知制誥竇貞固改中書舍人充職。户部尚書致仕蕭蘧卒，贈右僕射。詔貢舉宜權停一年，以員闕少而選人多，常調有淹滯故也。丁酉，詔："尚書省司門應管諸闕令丞等，宜準唐天成四年四月四日敕，本司不得差補，祇委闕鎮使鈐轄。見差補者，并畫時勒停訖奏聞。應常帶使相節度使，自楊光遠已下凡七人。并改鄉里名號。"

六月丁丑，右監門衛上將軍王彦璘去世。甲申，任命太子詹事王居敏統管安邑、解縣兩池鹽的專賣事務。左諫議大夫薛融上奏章，請求停止修建洛京皇宫。特意下詔嘉獎他，不久就停止修建。庚寅，翰林學士、尚書工部郎中、知制誥竇貞固改任中書舍人擔當職事。退休户部尚書蕭蘧去世，贈爲右僕射。下詔命令貢舉暫停一年，因爲官員缺額少而候選人多，按常規選調的官員都長期不能上任，所以有這個命令。丁酉，下詔："尚書省司門所管轄的各令丞缺額，應當依照唐天成四年四月四日敕令，本司不許委任人員填補缺額，祇許委任現缺的鎮使鈐轄，已經委任人員填補空缺的，一律規定時限勒令停止後上報。所有官銜内帶同平章事的節度使，自楊光遠以下共有七人。一律改封鄉里名號。"

七月丙午朔，差左諫議大夫薛融、秘書監吕琦、駕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劉皡、刑部郎中司徒詡、大理正張仁瑑，同共詳定唐明宗朝編敕。庚戌，御史中丞王延改尚書右

七月丙午初一，委派左諫議大夫薛融、秘書監吕琦、駕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劉皡、刑部郎中司徒詡、大理正張仁瑑，一同參詳審定唐明宗朝已編録的敕令。庚戌，御史中丞王延改任尚書右丞，尚書右丞盧導改尚書吏部侍郎，任命左

丞，尚書右丞盧導改尚書吏部侍郎，以左諫議大夫薛融爲御史中丞。辛酉，製皇帝受命寶，以“受天明命，惟德允昌”爲文。據《六典》，受命寶者，天子修封禪、禮神祇則用之，其始皆破皇業錢以製之。皇業者，藩邸主事之所有也。壬戌，虞部郎中、知制誥于邉改中書舍人。宰臣趙瑩、桑維翰、李崧各改鄉里名號。荆南節度使高從誨本貫汴州浚儀縣王畿鄉表節東坊，改爲擁旌鄉浴鳳里。

諫議大夫薛融爲御史中丞。辛酉，製作皇帝接受天命的印璽，以“受天明命，惟德允昌”作爲璽印文字。根據《六典》，接受天命的大印，天子進行封禪、祭祀神靈時使用，最初都是用皇業錢熔鑄成的。所謂皇業錢，是指藩邸主事所鑄的私錢。壬戌，虞部郎中、知制誥于遘改任中書舍人。宰臣趙瑩、桑維翰、李崧改變各自的故鄉名號。荆南節度使高從誨原籍是汴州浚儀縣王畿鄉表節東坊，改稱擁旌鄉浴鳳里。

八月戊寅，以左僕射劉昫爲契丹册禮使，左散騎常侍韋勳副之，給事中盧重爲契丹皇太后册禮使。壬午，魏府軍前奏，前澶州刺史馮暉自逆城來歸。定州奏，境内旱，民多流散。詔曰：“朕自臨寰宇，每念生民，務切撫綏，期於富庶，屬干戈之未戢，慮徭役之或煩。惟彼中山，偶經夏旱，因兹疾苦，遽至流移。達我聽聞，深懷惻惻。應定州所差軍前夫役逃户夏秋税并放。”甲申，襄州奏，漢江水漲一丈一尺。己丑，以前澶州刺史馮暉爲檢校太保，充義成軍節度使。詔：“河中府、同州、絳州等三處災旱，逃移人户下所欠累年殘税，并今年夏税差科，及麥苗子沿徵諸色錢物等并放。其逃户下秋苗，據見檢到數不計是元額及出剩頃畝，并放一半。委觀察使散行曉諭，專切招携，應歸業户人，仍指揮逐縣切加安撫。”丙申，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竇貞固上言：“請令文武百僚，逐司之内，各奏舉一人，述其人有某能，堪爲某官某職，據所薦否臧，定舉主黜陟。”疏奏，嘉之，仍令文武百官於縉紳之内、草澤之中，知灼然有才器者，列名以奏。宴契丹册禮使於廣政殿。戊戌，鄆州奏，陽穀縣界河决。青州

八月戊寅，任命左僕射劉昫爲契丹册禮使，左散騎常侍韋勳爲副使，給事中盧重爲契丹皇太后册禮使。壬午，來自魏府前綫的報告，前澶州刺史馮暉從叛逆占據的城池中投奔過來。定州上奏，境内遭受旱災，百姓大多流散。下詔説：“我自從掌管天下以來，每每挂念平民百姓，務必切實加以撫慰，力求達到富裕安樂，可是正當戰争尚未平息的時候，恐怕會有徭役煩擾百姓。中山一帶，偏偏又遭逢夏季乾旱，疾病貧苦，因此猛然使百姓落到流浪遷徙的境地。我聽到這一消息，深切地憐憫災民。凡是因定州差派到軍中服役而逃亡的人户的夏秋税一律免除。”甲申，襄州上奏，漢江水位上漲一丈一尺。己丑，任命前澶州刺史馮暉爲檢校太保，充任義成軍節度使。下詔：“河中府、同州、絳州等三處旱災，逃亡人户名額下所欠多年的殘留税錢，以及今年夏税差役科派，和麥苗子等照例徵收的各種錢物，一概免除。逃亡人户名目下的秋苗錢，依據現在檢驗到的數目，不論是原來的數額或者是超出規定的田畝税額，都减免一半。委托觀察使到四處勸諭百姓，專門加以招集救助，凡是返回本業的人户，照例命令各縣切實給予安撫。”丙申，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竇貞固上奏説：“請求命令衆文武官員，各部門内，各上奏推舉一人，陳述此人有某種才能，能够勝任某種官職，依據被推薦人的好壞，確定推薦人該升該降。”奏章呈上，這一建議受到稱贊，於是命令衆文武官員在縉紳内、平民中，瞭解到的確有才能器識的人，列名

王建立奏，高麗國宿衛質子王仁翟乞放歸鄉里，從之。辛丑，鎮、邢、定三州奏，奉詔共差樂官六十七人往契丹。詔："魏府城下，自屯軍已來，墳墓多經劚掘，雖已差人收掩，今更遣太僕卿邢德昭往伸祭奠。"

上奏。在廣政殿宴請契丹册禮使。戊戌，鄆州上奏，陽穀縣境内黄河决口。青州王建立上奏，高麗國宿衛作爲人質的兒子王仁翟請求放回故鄉，高祖批准了他的請求。辛丑，鎮、邢、定三州上奏，禀承詔命共委派樂官六十七人前去契丹。下詔令："魏府城下，自從屯駐軍隊以來，墳墓大多遭到挖掘，已經派人掩埋，現在又派遣太僕卿邢德昭前去主持祭奠。"

九月己酉，宫苑使焦繼勳自軍前押范延光牙將馬諤齎歸命請罪表到闕。壬子，延光領部下將士素服於本府門俟命，有詔釋罪。乙卯，詔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馮道官一品，給門戟十六枝，中書侍郎平章事桑維翰、李崧給門戟十二枝。己未，宣遣静鞭官劉守威、左金吾仗勘契官王英、司天臺鷄叫學生商暉等，并赴契丹。庚申，契丹使人往洛京般取趙氏公主。襄州奏，漢江水漲三丈，出岸害稼。東都奏，洛陽水漲一丈五尺，壞下浮橋。乙丑，于闐國王楊仁美遣使貢方物。迴鶻可汗遣使貢駝馬。丙寅，趙延壽進馬謝恩，放燕國長公主歸幽州。范延光差節度副使李式到闕，奉表首罪，兼進玉帶一條。遣宣徽南院使劉處讓權知魏府軍府事。己巳，復范延光官爵，其制略曰："頃朕始登大寶，未静中原，六飛纔及於京師，千里未通於懷抱。楚王求舊，方在遺簪；曾子傳疑，忽成投杼。尋聞悛悔，遽戮奸回，干戈俄至於經時，雷雨因思於作解。果馳賓介，叠貢表章，向丹闕以傾心，瀝衷誠而效順。而况保全黎庶，完整甲兵，納款斯來，其功非細。得不特頒鐵契，重建牙章，封本郡之土茅，移樂郊之旌鉞。至於將吏，咸降絲綸。於戲！上玄之運四時，不忒者信；大道之崇三寶，所重者慈。活萬户之傷夷，息六

九月己酉，宫苑使焦繼勳從前綫押解范延光牙將馬諤帶着延光投降并請求處罰的表章到朝廷。壬子，延光帶領部下將士穿着素色衣服在本府門前待命，有詔書赦免他的罪過。乙卯，下詔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馮道官階爲一品，賜給門戟十六枝，賜給中書侍郎平章事桑維翰、李崧門戟十二枝。己未，下令派遣静鞭官劉守威、左金吾仗勘契官王英、司天臺鷄叫學生商暉等，一起前去契丹。庚申，契丹派人去洛京迎接趙氏公主。襄州上奏，漢江水位上漲三丈，溢出堤岸毁傷莊稼。東都上奏，洛陽水勢上漲一丈五尺，毁壞下游浮橋。乙丑，于闐國王楊仁美派遣使者來進貢土特産品。回鶻可汗派遣使者來進貢駱駝、馬匹。丙寅，趙延壽進獻駿馬謝恩，放燕國長公主回幽州。范延光委派節度副使李式到朝廷，進上表章陳述自己的罪狀，并進獻一條玉帶。委派宣徽南院使劉處讓權知魏府軍府事。己巳，恢復范延光的官爵，制詞大略説："不久前我纔登上皇位，中原尚未安寧，車駕剛剛來到京城，天下人尚未心心相印。古時楚王找尋舊物，正是失落的簪屨；曾子殺人的謠言傳揚，竟然使他的母親放下織梭跳窗而逃。延光不久便見改悔，立即斬殺奸詐反復的小人，戰争已經成爲過去，風雷雨電正在消散。果然派遣使者急速前來，連連進貢表章，面向皇宫表示忠心，竭盡赤誠效順朝廷。何况使百姓得以保全，軍隊得以完整，前來投誠，功勞不小。豈能不特别發給鐵券，重新鑄造象牙帥印，封閉本郡簡陋的宫室，調任掌管樂土的旌旗斧鉞。至於將士官吏，全都下詔嘉獎。啊！上天運轉而有一年四季，永無差錯的是信譽；有大道行的人推崇慈、儉、不占先

師之勞瘁，遂予仁惻，旌爾變通。永貽子孫，長守富貴，敬佩光寵，可不美歟！可復推誠奉義佐運致理功臣、天雄軍節度、管内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傅、兼中書令、廣晋尹、上柱國、臨清王，食邑一萬户，食實封一千户，改授鄆州刺史、天平軍節度、鄆齊等州觀察處置等使，賜鐵券，改封高平郡王，仍令擇日備禮册命。”以天雄軍節度副使、檢校刑部尚書李式檢校尚書右僕射，充亳州團練使；以貝州刺史孫漢威檢校太保、隴州防禦使；以天雄軍三城都巡檢使薛霸爲檢校司空、衛州刺史；以天雄軍馬步軍都指揮使王建爲檢校司空、虢州刺史；以天雄軍内外馬軍都指揮使藥元福爲檢校司空、深州刺史；以天雄軍内外步軍都指揮使安元霸爲檢校司空、隨州刺史；以天雄軍都監、前河陽行軍司馬李彦珣爲檢校司空、坊州刺史。李式，延光之舊僚也，其餘皆延光之將佐也，故有是命。庚午，遣客省使李守貞押器幣賜魏府立功將校。辛未，以魏府招討使楊光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行廣晋尹，充天雄軍節度使。

三寶，最看重的還是仁慈。使衆多的百姓免除殺傷而得以生存，使龐大的軍隊擺脱疲憊而得以休息，顯示我的仁慈憫惻，表彰你的隨機應變。永世傳給子孫，長久保守富貴，仰慕光彩，能説不美好嗎！准許恢復推誠奉義佐運致理功臣、天雄軍節度、管内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傅、兼中書令、廣晋尹、上柱國、臨清王，享有一萬户的封地，實際享有一千户的賦税，調任鄆州刺史、天平軍節度、鄆齊等州觀察處置等使，賞賜鐵券，改封高平郡王，照例選擇日子預備禮儀册封。”任命天雄軍節度副使、檢校刑部尚書李式爲檢校尚書右僕射，充任亳州團練使；任命貝州刺史孫漢威爲檢校太保，隴州防禦使；任命天雄軍三城都巡檢使薛霸爲檢校司空、衛州刺史；任命天雄軍馬步軍都指揮使王建爲檢校司空、虢州刺史；任命天雄軍内外馬軍都指揮使藥元福爲檢校司空、深州刺史；任命天雄軍内外步軍都指揮使安元霸爲檢校司空、隨州刺史；任命天雄軍都監、前河陽行軍司馬李彦珣爲檢校司空、坊州刺史。李式是延光過去的僚屬，其他人都是延光的將佐，所以有以上任命。庚午，派遣客省使李守貞押送器物錢幣賞賜魏府的立功將校。辛未，任命魏府招討使楊光遠爲檢校太師、兼中書令，行廣晋尹，充天雄軍節度使。

十月乙亥，福建節度使王繼恭遣使貢方物。戊寅，契丹命使以寶册上帝徽號曰英武明義皇帝。是日，左右金吾、六軍儀仗、太常鼓吹等并出城迎引至崇元殿前，陳列如儀。鄆州范延光奏到任内。庚辰，御札曰：“爲國之規，在於敏政；建都之法，務要利民。歷考前經，朗然通論，顧惟凉德，獲啓丕基，當數朝戰伐之餘，是兆庶傷殘之後，車徒既廣，帑廪咸虚。經年之輓粟飛芻，繼日而勞民動衆，常煩漕運，不給供須。今汴州水陸要衝，山河形勝，乃萬庾千箱

十月乙亥，福建節度使王繼恭派遣使者進貢土特産品。戊寅，契丹委派使者帶着詔册來給皇帝加上徽號稱英武明義皇帝。這一天，左右金吾、六軍儀仗、太常鼓吹等一起出城，迎接到崇元殿前，儀仗隊列符合儀制。鄆州范延光奏報到任。庚辰，皇帝親手書寫札子説：“治理國家的策略，就在於勤於政務；建設都城的方針，一定要便利百姓。一一考察前人的策略，明明白白通達政體，衹是我德行淺薄，却得以開創大業，恰逢連續幾朝戰亂之後，正是億萬百姓傷殘之際，兵車戰士已經很多，錢庫糧倉全都空虚。長年累月地運送糧草，天天不斷地煩勞百姓，常常水運頻繁，依舊供不應求。現在汴州是水陸交通

之地，是四通八達之郊。爰自按巡，益覩宜便，俾升都邑，以利兵民。汴州宜升爲東京，置開封府，仍升開封、浚儀兩縣爲赤縣，其餘升爲畿縣。應舊置開封府時所管屬縣，并可仍舊割屬收管，亦升爲畿縣。其洛京改爲西京，其雍京改爲晋昌軍，留守改爲節度觀察使，依舊爲京兆府，列在七府之上，其曹州改爲防禦州。其餘制置，并委中書門下商量施行。”丙戌，以護聖左廂都指揮使、曹州刺史張彦澤爲鎮國軍節度使，以工部尚書裴皞爲尚書右僕射致仕。是日，詔改大寧宫門爲明德門，又改京城諸門名額，南門尉氏以薰風爲名，西二門鄭門、梁門以金義、乾明爲名，北二門酸棗門、封丘門以玄化、宣陽爲名，東二門曹門、宋門以迎春、仁和爲名。戊子，以右金吾大將軍馬從斌爲契丹國信使，考功郎中劉知新副之。以前天平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安審琦爲晋昌軍節度使，行京兆尹。襄州奏，江水漲害稼。壬辰，以樞密使、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桑維翰兼兵部尚書，皆罷樞密使。戊戌，大赦天下，以魏府初平故也。庚子，楊光遠朝覲到闕，對於便殿，錫賚甚厚。于闐國王李聖天册封爲大寶于闐國王。以杭州嘉興縣爲秀州，從錢元瓘之奏也。

十一月甲辰，樞密直學士、祠部員外郎吴涓可金部郎中、知制誥，樞密直學士、庫部員外郎吴承範可祠部郎中、知制誥。乙巳，鄆州范延光來朝。丙午，封閩王昶爲閩國王，加食邑一萬五千户。又以中吴建武等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蘇州誠州刺史錢元璙爲太傅，以清海軍節度使、廣州刺史錢元璹爲檢校

樞紐，依山傍河形勢險要，既是可以儲存無數糧草的地方，又是四通八達的去處。自從按察巡視以來，更加觀察到此地的便利，將它升爲京城，可以利兵利民。汴州適宜升爲東京，以開封府爲首府，照例升開封、浚儀兩縣爲京城直轄縣，其餘縣升爲京城郊縣。凡是從前設立開封府時管轄的屬縣，都可以照舊劃歸開封府管轄，也升爲京都郊縣。將洛京改爲西京，將雍京改爲晋昌軍，留守改爲節度觀察使，依舊爲京兆府，地位在七府之上，將曹州改爲防禦州。其餘地區的設置，一律委托中書門下商量辦理。”丙戌，任命護聖左廂都指揮使、曹州刺史張彦澤爲鎮國軍節度使，讓工部尚書裴皞以尚書右僕射名銜退休。這一天，下詔將大寧宫門名改爲明德門，又改换京城各門名稱匾額，南門尉氏改名薰風門，西邊兩道門鄭門、梁門改用金義、乾明爲名，北邊兩道門酸棗門、封丘門改用玄化、宣陽爲名，東邊兩道門曹門、宋門改用迎春、仁和爲名。戊子，任命右金吾大將軍馬從斌爲契丹國信使，考功郎中劉知新爲副使。任命前天平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安審琦爲晋昌軍節度使，行京兆尹。襄州上奏，長江水漲傷害莊稼。壬辰，任命樞密使、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桑維翰兼兵部尚書，和李崧都罷免樞密使。戊戌，大赦天下，是因爲魏府剛剛平定的緣故。庚子，楊光遠到宫中朝拜，在便殿召對，賞賜贈送很豐厚。册封于闐國王李聖天爲大寶于闐國王。將杭州嘉興縣改爲秀州，這是聽從了錢元瓘的奏報。

十一月甲辰，樞密直學士、祠部員外郎吴涓擔任金部郎中、知制誥，樞密直學士、庫部員外郎吴承範擔任祠部郎中、知制誥。乙巳，鄆州范延光前來朝見。丙午，封閩王昶爲閩國王，增加一萬五千户的封地。又任命中吴建武等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蘇州誠州刺史錢元璙爲太傅，任命清海軍節度使、廣州刺史錢元璹爲檢校太尉、兼中書令，照舊改名爲元懿。在魏府行營供職的將校以及六軍諸道、本城將校

太尉、兼中書令，仍改名元懿。應付魏府行營將校及六軍諸道、本城將校等，并與加恩。戊申，以門下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判户部趙瑩兼吏部尚書。以威武軍節度、福建管内觀察處置等使王繼恭爲特進、檢校太傅，仍封臨海郡王。以魏博節度使楊光遠爲守太尉、洛京留守，兼河陽節度使，判六軍諸衛事。端明殿學士、尚書禮部侍郎、判度支和凝改尚書户部侍郎充職。庚戌，鄆州范延光上表乞休退，詔不允。辛亥，升廣晉府爲鄴都，置留守。升廣晉、元城兩縣爲赤縣，屬府諸縣升爲畿縣。升相州爲彰德軍，置節度觀察使，以澶、衛二州爲屬郡，其澶州仍升爲防禦州，移於德勝口爲治所。升貝州爲永清軍，置節度觀察使，以博、冀二州爲屬郡。以西京留守高行周爲廣晉尹、鄴都留守；廣晉府行營中軍使、貝州防禦使王庭胤加檢校太傅，充相州彰德軍節度使；廣晉府行營步軍都指揮使、右神武統軍王周爲貝州永清軍節度使。甲寅，以范延光爲太子太師致仕。丙辰，以秘書監吕琦爲禮部侍郎，歸德軍節度使趙在禮改天平軍節度使，昭義軍節度使兼侍衛親軍馬步軍都虞候杜重威改忠武軍節度使，忠武軍節度使、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劉知遠改歸德軍節度使，前河陽節度使兼奉國左右廂都指揮使侯益改昭義軍節度使。癸亥，割濮州濮陽縣隸澶州。詔許天下私鑄錢，以“天福元寶”爲文。丙寅冬至，帝御崇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式。

十二月甲戌朔，以前兵部尚書梁文矩爲太子少師，以鎮州節度副使符蒙爲右諫議大夫，以吏部郎中曹國珍爲左諫議大夫。丙子，以前涇州彰

等，都予以加恩。戊申，任命門下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判户部趙瑩兼吏部尚書。任命威武軍節度、福建管内觀察處置等使王繼恭爲特進、檢校太傅，依舊封爲臨海郡王。任命魏博節度使楊光遠爲守太尉、洛京留守，兼河陽節度使，判六軍諸衛事。端明殿學士、尚書禮部侍郎、判度支和凝改任尚書户部侍郎擔當職事。庚戌，鄆州范延光上表請求退休，下詔不批准。辛亥，升廣晉府爲鄴都，設置留守。升廣晉、元城兩縣爲京城直轄縣，隸屬廣晉府的各縣升爲京城郊縣。升相州爲彰德軍，設節度觀察使，以澶州、衛州作爲屬郡，澶州照例升爲防禦州，將治所移到德勝口。升貝州爲永清軍，設節度觀察使，以博州、冀州作爲屬郡。任命西京留守高行周爲廣晉尹、鄴都留守；廣晉府行營中軍使、貝州防禦使王庭胤加官檢校太傅，充任相州彰德軍節度使；廣晉府行營步軍都指揮使、右神武統軍王周爲貝州永清軍節度使。甲寅，命令范延光以太子太師退休。丙辰，任命秘書監吕琦爲禮部侍郎，歸德軍節度使趙在禮改任天平軍節度使，昭義軍節度使兼侍衛親軍馬步軍都虞候杜重威改任忠武軍節度使，忠武軍節度使、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劉知遠改任歸德軍節度使，前河陽節度使兼奉國左右廂都指揮使侯益改任昭義軍節度使。癸亥，割濮州濮陽縣隸屬澶州。下詔允許天下人私下鑄錢，以“天福元寶”作爲圖文。丙寅冬至日，皇帝駕臨崇元殿接受朝賀，儀仗侍衛一如舊式。

十二月甲戌初一，任命前兵部尚書梁文矩爲太子少師，任命鎮州節度副使符蒙爲右諫議大夫，任命吏部郎中曹國珍爲左諫議大夫。丙子，任命前涇州彰義軍節度使李德琉爲晉州建雄軍

義軍節度使李德玩爲晋州建雄軍節度使，加同平章事。以皇太子右金吾衛上將軍重貴爲檢校太傅、開封尹，封鄭王，加食邑三千户。戊寅，制以大寶于闐國進奉使、檢校太尉馬繼榮可鎮國大將軍，使副黄門將軍、國子少監張再通可試衛尉卿，監使殿頭承旨、通事舍人吴順規可試將作少監。迴鶻使都督李萬金可歸義大將軍，監使雷福德可順化將軍。是日，詔："宜令天下無問公私，應有銅欲鑄錢者，一任取便酌量輕重鑄造。"戊子，以河陽潜龍舊宅爲開晋禪院，邢州潜龍舊宅爲廣法禪院。龍武統軍李從昶卒，輟朝一日，贈太尉。

節度使，加同平章事。任命皇太子右金吾衛上將軍重貴爲檢校太傅、開封尹，封爲鄭王，增加三千户的封地。戊寅，下制書任命大寶于闐國進奉使、檢校太尉馬繼榮擔任鎮國大將軍，副使黄門將軍、國子少監張再通授任試衛尉卿，監使殿頭承旨、通事舍人吴順規授任試將作少監。回鶻使都督李萬金授任歸義大將軍，監使雷福德授任順化將軍。這一天，下詔書説："應該下令讓天下人不論公私，凡是有銅打算鑄錢的人，一律任其鑄造輕重不等的錢。"戊子，將皇帝未即位前在河陽的舊宅改爲開晋禪院，在邢州的舊宅改爲廣法禪院。龍武統軍李從昶去世，停止上朝一天，贈官太尉。

# 舊五代史卷七十八(晉書四)

## 本紀第四

### 高祖紀(第四)

天福四年春正月癸卯，帝御崇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式。丙午，召太子太師致仕范延光宴于便殿，以延光歸命之後，慮懷疑懼，故休假之内，錫以款密。帝謂之曰："無忿疾以傷厥神，無憂思以勞厥衷，朕方示信於四方，豈食言於汝也。"延光俯伏拜謝，其心遂安。丁未，以西京副留守龍敏爲吏部侍郎。戊申，盗發唐閔帝陵。己酉，朔方軍節度使張希崇卒，贈太師。以澶州防禦使張從恩爲樞密副使。甲寅，以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寧江軍節度使景延廣爲義成軍節度使，以義成軍節度使馮暉爲朔方軍節度使。乙卯，左諫議大夫曹國珍上言："請於内外臣僚之中，選才略之士，聚《唐六典》、《前後會要》、《禮閣新儀》、《大中統類》、律令格式等，精詳纂集，俾無漏落，别爲書一部，目爲《大晋政統》。"從之。其詳議官，宜差太子少師梁文矩、左散騎常侍張允、大理卿張澄、國子祭酒唐汭、大理少卿高鴻漸、國子司業田敏、禮部郎中吕咸休、司勳員外郎劉濤、刑部員外郎李知損、監察御史郭延升等一十九人充。文矩等咸曰："改前代禮樂刑憲爲《大晋政統》，則《堯典》、《舜典》當以《晋典》革名。"列狀駁

天福四年春正月癸卯，皇帝駕臨崇元殿接受朝賀，儀仗侍衛一如舊式。丙午，召見以太子太師銜退休的范延光，并在便殿設宴，因爲范延光奉命退休之後，擔心他心存疑忌和恐懼，所以在他的休假期間，賜宴和他親近。皇帝告訴他説："不要因忿忿不平而傷害神志，不要憂心忡忡而勞累心靈，我正在向天下展示信譽的時候，怎麽會忘掉對你的許諾呢。"延光恭身伏在地上叩拜謝恩，他的心中於是得以安寧。丁未，任命西京副留守龍敏爲吏部侍郎。戊申，盗墓賊挖開了唐閔帝的陵墓。己酉，朔方軍節度使張希崇去世，贈官爲太師。任命澶州防禦使張從恩爲樞密副使。甲寅，任命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寧江軍節度使景延廣爲義成軍節度使，任命義成軍節度使馮暉爲朔方軍節度使。乙卯，左諫議大夫曹國珍上奏説："請求在朝廷内外臣僚中，選擇具有才智見識的人，聚集《唐六典》、《前後會要》、《禮閣新儀》、《大中統類》、律令格式等，精密細緻地編纂，使它没有遺漏，另外編成一部書，書名爲《大晋政統》。"高祖采納了這一建議。審議此書的官員，適宜委派太子少師梁文矩、左散騎常侍張允、大理卿張澄、國子祭酒唐汭、大理少卿高鴻漸、國子司業田敏、禮部郎中吕咸休、司勛員外郎劉濤、刑部員外郎李知損、監察御史郭延升等一十九人擔當此事。文矩等人都説："如將前代的禮樂制度法律條文改爲《大晋政統》，那麽《堯典》、《舜典》也該改名爲《晋典》。"聯名奏疏反對此事説：

之曰:

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苟非聖明，焉能述作。若運因革故，則事乃維新，或改正朔而變犧牲，或易服色而殊徽號。是以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至於近代，率由舊章；比及前朝，日滋條目。多因行事之失，改爲立制之初，或臣奏條章，君行可否，皆表其年月，紀以姓名，聚類分門，成文作則。莫不悉稽前典，垂範後昆，述自聖賢，歷於朝代，得金科玉條之號，設亂言破律之防，守而行之，其來尚矣。皇帝陛下，運齊七政，歷契千年，爰從創業開基，莫不積功累德。所宜直筆，具載鴻猷，若備録前代之編年，目作聖朝之政統，此則是名不正也。夫名不正則言不順，而媚時掠美，非其實矣。若翦截其辭，此則是文不備也。夫文不備則啓争端，而禮樂刑政，於斯亂矣。若改舊條而爲新制，則未審何門可以刊削，何事可以編聯，既當革故從新，又須廢彼行此，則未知國朝能守而不失乎？臣等同共參詳，未見其可。

創作的人稱爲聖，解説的人稱爲明，如果不是聖明，怎麽能創作和闡述呢。如果天命有所改變，那麽事體就要更新，或者改變曆法的正朔，或者更换祭祀的犧牲，或者變更輿服的顔色，或者改换旗幟的徽號。因此五帝的時代不同，音樂互不沿襲；三王的時代不同，禮制互不沿襲。一直到近代，全都遵循從前的典章；到了前朝，纔一天天地增添條目。大多因爲照章辦事有所失當，所以纔變革最初的章程，偶或有臣下逐條陳奏典制，君主决定可行與否，都標明年月，記録姓名，分門别類地聚集起來，形成可供參照的法則。這些都是廣泛地搜檢前代典章，留給後代作爲典範，由聖明賢哲的人表述，經歷了幾多朝代，獲得了金科玉律的稱號，設下了亂語壞律的禁令，依照條文執行，已經很久了。皇帝陛下禀承天命，七政齊備，一舉一動與千年的章程契合，自從開創基業以來，無一不是積功累德。都應當據實筆録，全部記下宏圖遠略，如果全部照抄前代的編年條文，看成是本朝的政治綱領，這就是名不正了。名不正則言不順，而且掠取前朝的美事以取媚於當代，就不真實可信了。而如果裁減前代典章的文辭，也會使條文不完備。條文不完備就會導致紛争，禮樂刑政從此就淆亂了。如果將舊條文改爲新典章，則不能確定哪一門類可以删除，哪一事例可以編集，既然要破舊立新，那就必須廢除某條推行某條，但這樣一來，很難説本朝能否遵守新典章而不失誤了。臣下等共同參酌詳審，并不認爲可以編纂《大晋政統》。

疏奏，嘉之，其事遂寢。辛酉，以前晋昌軍節度使李周爲静難軍節度使。是日，封皇第十一妹安定郡主爲延慶長公主，皇第十二妹廣平郡主爲清平長公主。

奏章送上後，皇帝贊同他們的看法，這件事就擱下了。辛酉，任命前晋昌軍節度使李周爲静難軍節度使。這一天，加封高祖第十一妹安定郡主爲延慶長公主，高祖第十二妹廣平郡主爲清平長公主。

二月辛卯，改東京玉華殿爲永福殿。中書上言："太原潛龍莊望建爲慶昌宫，使相鄉望改爲龍飛鄉，都尉里望改爲神光里。"從之。丁酉，宰臣馮道、左散騎常侍韋勳、禮部員外郎楊昭儉自契丹使迴。帝慰勞備至，錫賚豐厚。庚子，以天和節宴群官於廣政殿，賜物有差。

二月辛卯，將東京玉華殿改名永福殿。中書上奏說："希望將太原潛龍莊改建爲慶昌宫，使相鄉改爲龍飛鄉，都尉里改爲神光里。"高祖聽從了這個建議。丁酉，宰臣馮道、左散騎常侍韋勳、禮部員外郎楊昭儉出使契丹返回。高祖加倍地慰勞他們，賞賜特别豐厚。庚子，因天和節而在廣政殿宴請衆臣僚，按官階高下賞賜各種禮品。

三月癸卯朔，左僕射劉昫、給事中盧重自契丹使迴，頒賜器幣如馮道等。乙巳，迴鶻可汗仁美遣使貢方物，中有玉狻猊，實奇貨也。丙午，涇州節度使張萬進卒，贈太師。己未，皇子開封尹鄭王重貴、歸德軍節度使兼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劉知遠、忠武軍節度使杜重威，并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平軍節度使趙在禮封衛國公。庚申，遣内臣趙處玭以版詔徵華山隱者前右拾遺鄭雲叟、玉笥山道士羅隱之。靈州戍將王彦忠據懷遠城作叛，帝遣供奉官齊延祚乘驛而往，彦忠率衆出降，延祚矯制殺之。詔："齊延祚辜我誓言，擅行屠戮，彰殺降之罪，隳示信之文，宜除名決重杖一頓配流。王彦忠贈官收葬。"辛酉，封迴鶻可汗仁美爲奉化可汗。癸亥，以左龍武統軍皇甫遇爲鎮國軍節度使，張彦澤爲彰義軍節度使。

三月癸卯初一，左僕射劉昫、給事中盧重出使契丹返回，賞賜器物錢幣和馮道等人一樣。乙巳，回鶻可汗仁美派遣使者來進貢土特産品，其中有玉狻猊，真是稀奇寶物。丙午，涇州節度使張萬進去世，追贈爲太師。己未，皇子開封尹鄭王重貴、歸德軍節度使兼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劉知遠、忠武軍節度使杜重威，都加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天平軍節度使趙在禮爲衛國公。庚申，派遣宫中侍臣趙處玭帶着玉版詔書徵召華山隱士前右拾遺鄭雲叟、玉笥山道士羅隱之。靈州戍將王彦忠占據懷遠城作亂，皇帝派遣供奉官齊延祚乘坐驛馬前去，彦忠率領部衆出城投降，延祚揑造皇帝的命令殺害了他。高祖下詔説："齊延祚違背我的誓言，擅自殺人，暴露了殺害投降將官的罪惡，毁壞了表示信譽的誓詞，應當除去職銜判處杖刑重打一頓後流放。封贈王彦忠的官職并收尸安葬。"辛酉，封回鶻可汗仁美爲奉化可汗。癸亥，任命左龍武統軍皇甫遇爲鎮國軍節度使，張彦澤爲彰義軍節度使。

夏四月壬申朔，以河中節度副使薛仁謙爲衛尉卿。丙子，以汝州防禦使宋彦筠爲同州節度使；以護聖左右軍都指揮使李懷忠爲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領壽州忠正軍節度使；以奉國左右廂都指揮使郭謹爲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夔州寧江軍節度使。戊寅，詔廢長春宫使額。己卯，改明德殿爲滋德殿，宫城南門同名故也。以華州節度使劉遂凝爲右龍武統軍，

夏四月壬申初一，任命河中節度副使薛仁謙爲衛尉卿。丙子，任命汝州防禦使宋彦筠爲同州節度使；任命護聖左右軍都指揮使李懷忠爲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兼壽州忠正軍節度使；任命奉國左右廂都指揮使郭謹爲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夔州寧江軍節度使。戊寅，下詔廢除長春宫使官額。己卯，將明德殿改爲滋德殿，是因爲與宫城南門同名的原因。任命華州節度使劉遂凝爲右龍武統軍，任命右龍武統軍張廷藴爲絳州刺史。庚辰，徵召前右拾遺鄭雲叟爲右諫議大

以右龍武統軍張廷蘊爲絳州刺史。庚辰，徵前右拾遺鄭雲叟爲右諫議大夫，玉笥山道士羅隱之賜號希夷先生。甲申，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崔棁權判太常卿，以端明殿學士、户部侍郎和凝爲翰林學士承旨。樞密院學士、尚書倉部郎中司徒詡，樞密院學士、尚書工部郎中顔衎并落職守本官，樞密副使張從恩改宣徽使，初廢樞密院故也。先是，桑維翰免樞密之務，以劉處讓代之，奏議多不稱旨，及處讓丁母憂，遂以密院印付中書，故密院廢焉。丙戌，以韓昭裔爲兵部尚書致仕，馬裔孫爲太子賓客致仕，房暠爲右驍衛大將軍致仕，皆唐末帝之舊臣也。戊子，升永、岳二州爲團練使額，改湘川縣爲全州，從馬希範之奏也。

五月壬寅朔，帝御崇元殿受朝，仗衛如式。癸卯，以左僕射劉昫兼太子太保，封譙國公。乙巳，昭順軍節度使姚彦章卒。升靈州方渠鎮爲威州，隸於靈武，改舊威州爲清邊軍。戊申，湖南節度使馬希範加天策上將軍。以前邠州節度使安叔千爲滄州節度使。庚戌，虞部郎中楊昭儉可本官知制誥。辛亥，置静海軍於温州，從錢元瓘之請也。壬子，以侍御史盧價爲户部員外郎、知制誥。户部尚書崔居儉卒。甲寅，詔止絶朝臣，不得外州府求覓表狀，奏薦交親。乙卯，升金州爲節鎮，以懷德軍爲使額。以齊州防禦使潘環爲懷德軍節度使。右諫議大夫致仕鄭雲叟賜號逍遥先生，仍給致仕官俸。丁巳，以刑部尚書姚顗爲户部尚書，以兵部侍郎、權判太常卿事崔棁爲尚書左丞，以工部侍郎任贊爲兵部侍郎，以禮部尚書李懌爲刑部尚書，以左丞盧詹爲禮部尚書，以

夫，玉笥山道士羅隱之賜號爲希夷先生。甲申，任命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崔棁代理太常卿，任命端明殿學士、户部侍郎和凝爲翰林學士承旨。樞密院學士、尚書倉部郎中司徒詡，樞密院學士、尚書工部郎中顔衎都免去樞密院職事保留本官。樞密副使張從恩改任宣徽使，這是因爲首次廢除了樞密院的緣故。在此之前，免除桑維翰在樞密院的職務，任命劉處讓頂替他，但奏議大多不能符合皇帝的心意，等到處讓爲母親守喪，於是將樞密院印章交付中書，因此樞密院被廢除。丙戌，命令韓昭裔以兵部尚書退休，馬裔孫以太子賓客退休，房暠以右驍衛大將軍退休，他們都是唐末帝的老臣僚。戊子，升永州、岳州爲團練使州額，將湘川縣改爲全州，這是聽允了馬希範奏請的緣故。

五月壬寅初一，皇帝駕臨崇元殿接受朝賀，儀仗衛隊符合規範。癸卯，任命左僕射劉昫兼太子太保，封爲譙國公。乙巳，昭順軍節度使姚彦章去世。升靈州方渠鎮爲威州，隸屬於靈武，將從前的威州改爲清邊軍。戊申，湖南節度使馬希範加官天策上將軍。任命前邠州節度使安叔千爲滄州節度使。庚戌，虞部郎中楊昭儉授任以本官知制誥。辛亥，在温州設立静海軍，這是聽允了錢元瓘的請求。壬子，任命侍御史盧價爲户部員外郎、知制誥。户部尚書崔居儉去世。甲寅，下詔禁止在朝臣僚，不得越過州府求覓表狀，舉薦朋友親屬。乙卯，升金州爲節鎮，以懷德軍爲使額。任命齊州防禦使潘環爲懷德軍節度使。以右諫議大夫名銜退休的鄭雲叟賜號爲逍遥先生，照例供給退休官薪俸。丁巳，任命刑部尚書姚顗爲户部尚書，任命兵部侍郎、權判太常卿事崔棁爲尚書左丞，任命工部侍郎任贊爲兵部侍郎，任命禮部尚書李懌爲刑部尚書，任命左丞盧詹爲禮部尚書，任命左散騎常侍韋勳爲工部侍郎。庚申，將華清宫廢爲靈泉觀。辛酉，御史臺上奏："以尚書省郎中、員外郎主管雜事時，要到御史

左散騎常侍韋勳爲工部侍郎。庚申，廢華清宫爲靈泉觀。辛酉，御史臺奏："省郎知雜之時，赴臺禮上，軍巡邸吏之輩，咸集公參，赤縣府司，悉呈杖印。今後年深御史判雜上事，欲依前例。"從之。丙寅，以鎮海軍衙内統軍、上直馬步軍都監、檢校太傅、睦州刺史陸仁章爲同平章事，遥領遂州武信軍節度使；以鎮海軍興武左右開道都指揮使、明州刺史仰仁銓爲檢校太傅、同平章事，領宣州寧國軍節度使；從錢元瓘之請也。

臺見禮上任，巡軍府吏等人，全都聚集一堂共同參見，京城直轄縣府司，全都要呈交印信。今後資歷深的御史授命處理雜事上任時，請求遵照過去的慣例。"高祖聽允了這個請求。丙寅，任命鎮海軍衙内統軍、上直馬步軍都監、檢校太傅、睦州刺史陸仁章爲同平章事，挂衔遂州武信軍節度使；任命鎮海軍興武左右開道都指揮使、明州刺史仰仁銓爲檢校太傅、同平章事，領宣州寧國軍節度使；都是聽從了錢元瓘的請求。

六月辛未朔，陳郡民王武穿地得黄金數餅，州牧取而貢之，帝曰："宿藏之物，既非符寶，不合入官。"命付所獲之家。庚辰，西京大風雨，廳天福門屋瓦皆飛，鴟吻俱折。辛卯，詔禮部貢舉宜權停一年。

六月辛未初一，陳郡人王武挖地獲得幾塊黄金，州長官取過來上貢，高祖説："早年埋藏的東西，又不是符契寶印，不應當没收進官府。"下令交給挖到黄金的人家。庚辰，西京大風大雨，天福門所有屋頂上的瓦片都颳走了，屋脊上的飾物也都折斷。辛卯，下詔命令禮部考試進士適宜暫時停止一年。

秋七月庚子朔，日有蝕之。西京大水，伊、洛、瀍、澗盡溢，壞天津橋。癸卯，以華清宫使李頃爲右領軍衛上將軍。甲辰，以定州節度使皇甫遇爲潞州節度使、檢校太尉，以潞州節度使侯益爲徐州節度使。戊申，御史中丞薛融等上詳定編敕三百六十八道，分爲三十一卷。是日，詔："先令天下州郡公私鑄錢，近多鉛錫相兼，缺薄小弱，有違條制。今後私鑄錢下禁依舊法。"壬戌，以太子少師梁文矩爲太子太保致仕。

秋七月庚子初一，日食。西京大水，伊、洛、瀍、澗等河全都暴漲，冲毁天津橋。癸卯，任命華清宫使李頃爲右領軍衛上將軍。甲辰，任命定州節度使皇甫遇爲潞州節度使、檢校太尉，任命潞州節度使侯益爲徐州節度使。戊申，御史中丞薛融等獻上審編完畢的敕令三百六十八道，分爲三十一卷。這一天，下詔説："早先下令天下州郡不論公私都可以鑄造錢幣，最近有不少鉛錫混雜的錢幣，缺斤短兩含銅稀少，違背了鑄造錢幣的條規。今後私人鑄錢依照舊法令予以禁止。"壬戌，讓太子少師梁文矩以太子太保名銜退休。

閏七月庚午朔，百官不入閣，雨沾服故也。壬申，以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桑維翰爲檢校司空、兼侍中、相州彰德軍節度使，以彰德軍節度使王庭胤爲義武軍節度使。尚書户部奏："李自倫義居七世，準敕旌表門閭。先有鄧州義門王仲昭六代同居，其旌表有廳事步欄，前列

閏七月庚午初一，衆官吏没有入朝參拜，是因爲下雨沾濕衣服的緣故。壬申，任命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桑維翰爲檢校司空、兼侍中、相州彰德軍節度使，任命彰德軍節度使王庭胤爲義武軍節度使。尚書户部上奏："李自倫七世同堂特别孝義，依照敕令建立牌坊表彰他們一家。起先有鄧州孝義之家王仲昭六代同居，對他家的表彰是建有大廳和走廊，前面一排樹立着

屏樹烏頭，正門閥閱一丈二尺，二柱相去一丈，柱端安瓦桷墨染，號爲烏頭，築雙闕一丈，在烏頭之南三丈七尺，夾街十有五步，槐柳成列。今舉此爲例，則令式不該。”詔：“王仲昭正廳烏頭門等制，不載令文，又無敕命，既非故事，難黷大倫，宜從令式，祇表門閭。於李自倫所居之前，量地之宜，高其外門，門外綽楔，門外左右各建一臺，高一丈二尺，廣狹方正，稱臺之形，圬以白泥，四隅漆赤。其行列樹植，隨其事力。其同籍課役，一準令文。”壬午，濮州刺史武從諫勒歸私第，受贓十五萬故也。丁酉，故皇子河南尹重乂妻虢國夫人李氏落髮爲尼，賜名悟因，仍錫紫衣、法號及夏臘二十。

烏鴉頭。正門左右柱高達一丈二尺，兩柱間相距一丈，柱頂安裝漆黑的椽子瓦塊，號稱爲‘烏頭’，建築高一丈的門闕一對，在烏頭南面三丈七尺處，兩闕間道路寬十五步，槐柳排列成行。現在舉出這個例子來，説明這種做法不合章法。”下詔：“王仲昭家正廳設立烏頭門等，在章法中没有記載，又没有敕令讓這麽做，既没有先例，又難免輕慢基本的倫理道德，應當遵從法令，衹在正門建牌坊。在李自倫家門前，選擇適當的地段，高出他家的外門，門外兩旁樹立木柱，門外左右兩旁各建一臺，高一丈二尺，長寬呈正方形，與臺的形狀相稱，塗抹白泥，四周漆上紅色。至於栽植排列成行的樹木，要看具體事力而定。至於一家人的攤派差役，一律遵照法令辦理。”壬午，勒令濮州刺史武從諫回家待罪，是因爲他接受贓款十五萬的緣故。丁酉，已故皇子河南尹重乂的妻子虢國夫人李氏削髮爲尼，賜名號爲悟因，照例賜給紫衣、法號和出家齡二十年。

八月己亥朔，河决博平，甘陵大水。辛丑，以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弘文館大學士馮道爲守司徒、兼侍中，封魯國公。壬寅，詔曰：“皇圖革故，庶政惟新，宜設規程，以諧公共。其中書印祇委上位宰臣一人知當。”戊申，前兵部尚書王權授太子少傅致仕。己酉，以天下兵馬副元帥、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檢校大師、行中書令、吴越王錢元瓘爲天下兵馬元帥。壬子，升亳州爲防禦使額，依舊隸宋州。丙辰，司天監馬重績等進所撰新曆，降詔褒之，詔翰林學士承旨和凝制序，命之曰《調元曆》。

八月己亥初一，黄河在博平决口，甘陵遭受大水災。辛丑，任命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弘文館大學士馮道爲守司徒、兼侍中，封爲魯國公。壬寅，下詔書説：“革除了舊的王朝，各種政務也要更新，應當建立規章制度，使大家步調一致。中書印章祇委托官位最高的一名宰臣掌管。”戊申，讓前兵部尚書王權以太子少傅退休。己酉，任命天下兵馬副元帥、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檢校太師、行中書令、吴越王錢元瓘爲天下兵馬元帥。壬子，將亳州升爲防禦使州額，依舊隸屬於宋州。丙辰，司天監馬重績等進獻他們所編撰的新曆書，下詔獎勵他們，又詔令讓翰林學士承旨和凝作序，取名爲《調元曆》。

九月辛未，以右羽林統軍周密爲鄜州節度使。癸酉，升婺州爲武勝軍額。丁丑，宴群臣於永福殿。契丹使粘木孤來聘，致牛馬等物。己卯，遥領洮州保順軍節度使鮑君福加檢校

九月辛未，任命右羽林統軍周密爲鄜州節度使。癸酉，將婺州升爲武勝軍。丁丑，在永福殿宴請衆臣僚。契丹使者粘木孤來訪，送來牛馬等禮物。己卯，挂銜洮州保順軍節度使的鮑君福加官爲檢校太師、兼侍中，代管湖州各軍事務。

太師、兼侍中，判湖州諸軍事。辛巳，相州節度使桑維翰上言："管內所獲賊人，從來籍没財産，請止之。"詔："今後凡有賊人，準格律定罪，不得没納家資，天下諸州準此。"癸未，封唐許王李從益爲郇國公，奉唐之祀，服色旌旗一依舊制。仍以西京至德宫爲廟，牲幣器服悉從官給。丙戌，高麗王王建遣使貢方物。己丑，以中書侍郎、平章事李崧權判集賢殿事。庚寅，詔停寒食、七夕、重陽及十月暖帳內外郡官貢獻。丙申，以威勝軍節度副使羅周岳爲給事中，中書舍人李詳改禮部侍郎，禮部侍郎吕琦改刑部侍郎，刑部侍郎王松改户部侍郎，户部侍郎閻至改兵部侍郎，中書舍人王易簡充史館修撰，判館事。

辛巳，相州節度使桑維翰上奏説："轄區内截獲的盜賊，歷來都要没收家財，請求停止這種做法。"下詔説："今後凡是有盜賊，依照法律定罪，不准没收家産，天下各州依此辦理。"癸未，封後唐許王李從益爲郇國公，掌管對後唐的祭祀，車馬祭牲旗幟等一律依照過去的制度。仍舊將西京至德宫改爲廟宇，牲畜錢幣器皿服飾等都由官府供給。丙戌，高麗王王建派遣使臣來進貢土特産品。己丑，任命中書侍郎、平章事李崧權判集賢殿事。庚寅，下詔停止寒食、七夕、重陽及十月暖帳在朝官員和地方官員的進獻禮品。丙申，任命威勝軍節度副使羅周岳爲給事中，中書舍人李詳改任禮部侍郎，禮部侍郎吕琦改任刑部侍郎，刑部侍郎王松改任户部侍郎，户部侍郎閻至改任兵部侍郎，中書舍人王易簡充任史館修撰，代管館中事務。

冬十月戊戌朔，故昭信軍節度使白奉進贈太尉。丙午，以太常卿程遜没于海，廢朝一日，贈右僕射。庚戌，閩王王昶、威武軍節度使王繼恭遣僚佐林思、鄭元弼等朝貢，致書於宰執，無人臣之禮。帝怒，詔令不受所貢，應諸州綱運，并令林思、鄭元弼等押歸本道。既而兵部員外郎李知損上疏，請禁錮使人，籍没綱運，可之，收林思等下獄。丙辰，谿州刺史彭士愁以錦、獎之兵與蠻部萬人掠辰、澧二境，湖南節度使馬希範遣牙兵拒之而退。金州山賊度從讜等寇洵陽，遣兵討平之。

冬十月戊戌初一，追贈已故昭信軍節度使白奉進爲太尉。丙午，因爲太常卿程遜被海水吞没，停止朝事一天，追贈爲右僕射。庚戌，閩王王昶、威武軍節度使王繼恭派遣僚佐林思、鄭元弼等人來朝貢，將書信呈交宰相，缺少爲人臣子應有的禮儀。皇帝惱怒，下詔命令不接受他們貢獻的東西，所有由各州運送的貨物，都下令讓林思、鄭元弼等押運回本道。不久兵部員外郎李知損上奏疏，請求拘押使人，没收成批運來的物品，聽允了這一建議，將林思等人關進監獄。丙辰，谿州刺史彭士愁率領錦、獎兩地的軍隊夥同蠻部一萬人進入辰、澧二州境内搶劫，因湖南節度使馬希範派遣親兵阻擊而敗退。金州山賊度從讜等侵襲洵陽，派遣軍隊討伐平定了山賊。

十一月甲戌，以太子賓客李延範爲司農卿。乙亥，詔立唐高祖、太宗及莊宗、明宗、閔帝五廟於洛陽。丁丑，祠部郎中、知制誥吴承範改中書舍人，充翰林學士；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竇貞固改御史中丞；御史中丞薛融改尚書左丞；尚書右丞王延改吏部

十一月甲戌，任命太子賓客李延範爲司農卿。乙亥，下詔在洛陽建立唐高祖、太宗以及莊宗、明宗、閔帝五座廟堂。丁丑，祠部郎中、知制誥吴承範改任中書舍人，充翰林學士；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竇貞固改任御史中丞；御史中丞薛融改任尚書左丞；尚書右丞王延改任吏部侍郎；尚書左丞崔棁改任太常卿。戊寅，史館上奏：

侍郎；尚書左丞崔梲改太常卿。戊寅，史館奏："請令宰臣一人撰録《時政記》，逐時以備撰述。"從之。己卯，吏部侍郎龍敏改尚書左丞。己丑，以太子賓客楊凝式爲禮部尚書致仕。詔建錢爐於欒川。丙申，諫議大夫致仕逍遥先生鄭雲叟卒。

十二月丁酉朔，百官不入閤，大雪故也。己亥，故皇子重英妻張氏落髮爲尼，賜名悟慎，并夏臘二十。庚戌，禮官奏："來歲正旦，王公上壽，皇帝舉酒，奏《玄同之樂》；再飲，奏《文同之樂》；三飲，奏同前。"從之，歌辭不録。丙辰，詔今後城郭村坊，不得創造僧尼院舍。丁巳，帝謂宰臣曰："大雪害民，五旬未止，京城祠廟，悉令祈禱，了無其驗，豈非凉德不儲，神休未洽者乎?"因令出薪炭米粟給軍士貧民等。壬戌，禮官奏："正旦上壽，宫懸歌舞未全，且請雜用九部雅樂，歌教坊法曲。"從之。

"請求命令一名宰臣編撰《時政記》，按時編録，爲修纂史書作準備。"高祖聽從了這個建議。己卯，吏部侍郎龍敏改任尚書左丞。己丑，讓太子賓客楊凝式以禮部尚書退休。下詔在欒川修建鑄錢爐。丙申，以諫議大夫名銜退休的逍遥先生鄭雲叟去世。

十二月丁酉初一，衆官員不上朝參拜，是因爲下大雪的緣故。己亥，已故皇子重英的妻子張氏削髮爲尼，賜名號爲悟慎，同時賜給出家年數二十年。庚戌，禮官上奏："明年正月初一，王公祝頌長壽，皇帝高舉酒杯，演奏《玄同之樂》；第二次飲酒，演奏《文同之樂》；第三次飲酒，奏樂同前。"聽從了這一意見，歌辭不再登録。丙辰，下詔命令今後城郊村坊，不准創建僧尼院舍。丁巳，皇帝告訴宰臣説："大雪危害百姓，五旬尚未停止。京城中的祠廟，全都下令祈禱，一直没有應驗，難道不是因爲没有積下微薄的德行，所以神明賜予的福祥不够廣博嗎?"所以下令拿出柴火糧食賞給軍士貧民等。壬戌，禮官上奏："正月初一祝壽。宫懸樂器以及歌舞尚未齊全，請求暫時混用九部雅樂，歌唱教坊法曲。"高祖聽從了這個建議。

# 舊五代史卷七十九(晋書五)

## 本紀第五

### 高祖紀(第五)

天福五年春正月丁卯朔，帝御崇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式。降德音："應天福三年終，公私債欠，一切除放。"壬申，蜀人寇西鄙，群盗張達、任康等劫清水德鐵之城以應之。癸酉，湖南奏，閩人殺王昶，夷其族，王延羲因民之欲而定之。甲戌，遣宣徽使楊彦詢使於契丹。辛巳，皇子開封尹、鄭王重貴加檢校太尉。己丑，迴鶻可汗仁美遣使貢良馬白玉，謝册命也。庚寅，以二王後前右贊善大夫、襲酅國公楊延壽爲太子左諭德，三恪汝州襄城縣令、襲介國公宇文頡加食邑三千户。辛卯，升絳州爲防禦州。癸巳，以左神武統軍陸思鐸爲右羽林統軍，以隴州防禦使何福進爲右神武統軍。甲午，太常少卿裴羽奏："請追謚唐莊宗皇后劉氏爲神閔敬皇后，明宗皇后曹氏請追謚爲和武憲皇后，閔帝魯國夫人孔氏請追謚爲閔哀皇后。"從之。丙申，河中節度使安審信奏："軍校康從受、李崇、孫大裕、張崇、于千等以所部兵爲亂，尋平之，死者五百人。"

二月丁酉朔，沙州歸義軍節度使曹義金卒，贈太師，以其子元德襲其位。乙巳，御史中丞竇貞固奏："國忌日，宰臣跪爐焚香，文武百僚

天福五年春正月丁卯初一，皇帝駕臨崇元殿接受朝拜慶賀，儀仗衛隊一如舊式。降下廣泛施恩的詔旨："凡是天福三年底以前，公私長期欠債，一律免除。"壬申，蜀人入侵西部邊疆，衆盜賊張達、任康等劫持清水德鐵的城池迎接他們。癸酉，湖南上奏，閩人殺死王昶，殺盡他的族屬，王延羲順從百姓的願望而平息了此事。甲戌，派遣宣徽使楊彦詢出使契丹。辛巳，皇子開封尹、鄭王重貴加官檢校太尉。己丑，回鶻可汗仁美派遣使者來進貢良馬白玉，是因爲感謝册封的緣故。庚寅，任命二王後嗣前右贊善大夫、繼任酅國公楊延壽爲太子左諭德，三恪汝州襄城縣令、繼任介國公宇文頡增加三千户的封地。辛卯，將絳州升爲防禦州。癸巳，任命左神武統軍陸思鐸爲右羽林統軍，任命隴州防禦使何福進爲右神武統軍。甲午，太常少卿裴羽上奏："請求追謚唐莊宗皇后劉氏爲神閔敬皇后，請求追謚明宗皇后曹氏爲和武憲皇后，請求追謚閔帝魯國夫人孔氏爲閔哀皇后。"高祖聽允了這一意見。丙申，河中節度使安審信上奏："軍校康從受、李崇、孫大裕、張崇、于千等率領本部士兵作亂，不久後平定了他們，死去五百人。"

二月丁酉初一，沙州歸義軍節度使曹義金去世，追贈爲太師，任命他的兒子元德繼任他的職位。乙巳，御史中丞竇貞固上奏："每逢皇帝、皇后的忌日，宰臣跪在爐前焚香，文武百官排列

列坐。竊惟禮例，有所未安。今欲請宰臣仍舊跪爐，百僚依班序立。”詔可之，仍令行香之後飯僧百人，永爲定制。庚戌，北京留守安彦威來朝，帝慰接甚厚，賜上樽酒。壬子，升中書門下平章事爲正二品。丁巳，青州節度使、東平王王建立來朝。己未，以中書門下侍郎爲清望正三品，諫議大夫、御史中丞爲清望正四品。

三月丁卯朔，左散騎常侍張允改禮部侍郎。辛未，宋州歸德軍節度使、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劉知遠加特進，改鄴都留守、廣晋尹，典軍如故。以兗州節度使李從温爲徐州節度使，以北京留守安彦威爲宋州節度使。壬申，詔朝臣覲省父母，依天成例頒賜茶藥。癸酉，以青州節度使王建立爲昭義軍節度使，進封韓王，仍割遼、沁二州爲昭義屬郡，以建立本遼州人，用成其衣錦之美也。以晋州節度使李德琉爲北京留守，以潞州節度使皇甫遇爲晋州節度使。是日，容州節度使馬存卒。甲戌，以給事中李光廷爲左散騎常侍，亳州團練使李式爲給事中。乙亥，相州節度使桑維翰加檢校司徒，改兗州節度使。許州節度使杜重威改鄆州節度使，河中節度使安審信改許州節度使。丁丑，長安公主出降駙馬都尉楊承祚。戊寅，詔：“中書門下五品已上官於兩省上事，宰臣押角之禮；及第舉人與主司選勝筵宴，及中書舍人靸鞋接見舉人；兼兵部、禮部引人過堂之日幕次酒食會客，悉宜廢之。”己卯，以前樞密使劉處讓爲相州節度使。辛巳，湖南遣牙將劉勍領兵大破溪峒群蠻，收溪、錦、獎三州。丁亥，以秦州節度使康福爲河中節度使，以徐州節度

就座。我思索禮儀事例，還有不够妥貼的地方。現在想要請求宰臣照舊跪在爐前，衆官吏按照班列依次站立。”下詔批准這一建議，照例下令在焚香之後賞賜飯食給一百名僧人，并作爲永久不變的制度。庚戌，北京留守安彦威來朝見，皇帝慰勞接待特别優厚，賞賜上等酒。壬子，將中書門下平章事升爲正二品。丁巳，青州節度使、東平王王建立來朝見。己未，將中書門下侍郎作爲清望正三品，諫議大夫、御史中丞爲清望正四品。

三月丁卯初一，左散騎常侍張允改任禮部侍郎。辛未，宋州歸德軍節度使、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劉知遠加官特進，改任鄴都留守、廣晋尹，主管軍隊和過去一樣。任命兗州節度使李從温爲徐州節度使，任命北京留守安彦威爲宋州節度使。壬申，下詔説在朝官員探望父母，依照天成事例賞賜茶藥。癸酉，任命青州節度使王建立爲昭義軍節度使，進封爲韓王，依舊將遼、沁二州劃爲昭義軍屬郡，因爲建立本來是遼州人，所以成全他衣錦還鄉的美事。任命晋州節度使李德琉爲北京留守，任命潞州節度使皇甫遇爲晋州節度使。這一天，容州節度使馬存去世。甲戌，任命給事中李光廷爲左散騎常侍，亳州團練使李式爲給事中。乙亥，相州節度使桑維翰加官檢校司徒，改任兗州節度使。許州節度使杜重威改任鄆州節度使，河中節度使安審信改任許州節度使。丁丑，長安公主下嫁駙馬都尉楊承祚。戊寅，下詔説：“中書門下五品以上官員到兩省處理公務，宰臣坐在榻角的禮節；及第舉人和主考部門尋訪勝地舉行宴會，以及中書舍人穿拖鞋接見舉人；還有兵部、禮部領舉人過堂相見的時候在臨時搭起的帳篷中飲酒會客等禮節，全都應當廢除。”己卯，任命前樞密使劉處讓爲相州節度使。辛巳，湖南派遣牙將劉勍率軍大敗溪峒衆蠻人，收復溪、錦、獎三州。丁亥，任命秦州節度使康福爲河中節度使，任命徐州節度使侯益爲秦州節度使。庚寅，駕臨明德樓，爲昭義軍節度使王建立餞行，賞賜玉斧、蜀馬。甲午，下詔命令吏部三銓司，任便在一年四季中考選注授官職後

使侯益爲秦州節度使。庚寅，御明德樓，餞送昭義軍節度使王建立，賜玉斧、蜀馬。甲午，詔吏部三銓，聽四時選擬官旋奏，不在團甲之限。

隨即奏報，不在團甲的限額内。

夏四月丙申朔，宴群臣於永福殿。戊戌，曹州防禦使石暉卒，帝之從弟也。禮官奏："天子爲五服之内親本服周者，三哭而止。"從之。己亥，罷洛陽、京兆進苑囿瓜果，憫勞人也。壬寅，右僕射致仕裴皞卒，贈太子太保。丙午，詔曰："承旨者，承時君之旨，非近侍重臣，無以稟朕旨，宣予言，是以大朝會宰臣承旨，草制詔學士承旨，若無區别，何表等威。除翰林承旨外，殿前承旨宜改爲殿直，密院承旨宜改爲承宣，御史臺、三司、閤門、客省所有承旨，并令别定其名。"庚戌，以滄州節度使馬全節爲安州節度使。禮部侍郎張允奏，請廢明經、童子科，從之。因詔宏詞、拔萃、明算、道舉、百篇等科并停之。

夏四月丙申初一，在永福殿宴請衆臣僚。戊戌，曹州防禦使石暉去世，他是皇帝的堂弟。禮官上奏："天子爲五服以内的親戚服喪，哭吊三次就可以了。"高祖聽從了這一建議。己亥，讓洛陽、京兆停止進獻苑囿瓜果，是因爲憐憫勞累百姓的緣故。壬寅，以右僕射名銜退休的裴皞去世，追贈爲太子太保。丙午，下詔説："承旨就是稟承當朝君主的旨意，如果不是貼身侍衛和重要大臣，就無法稟承我的旨意，宣布我的命令，因此在盛大的朝廷會典時由宰臣稟承皇帝的旨意，起草制書詔令時由學士稟承皇帝的旨意，如果不加以區别，怎麽顯示與身份相應的威儀。除翰林承旨以外，殿前承旨應當改爲殿直，樞密院承旨應該改爲承宣，御史臺、三司、閤門、客省所有承旨，全都下令另外選定官名。"庚戌，任命滄州節度使馬全節爲安州節度使。禮部侍郎張允上奏，請求廢除明經、童子科，高祖聽從了這個建議。因而下詔將宏詞、拔萃、明算、道舉、百篇等科目一并停止。

五月癸酉，宋州貢瑞麥兩岐。甲申，以前徐州節度使萇從簡爲右金吾衛上將軍。丙戌，安州節度使李金全叛，詔新授安州節度使馬全節以洛、汴、汝、鄭、單、宋、陳、蔡、曹、濮十州之兵討之，以前鄜州節度使安審暉爲副，以内客省使李守貞爲都監，仍遣供奉官劉彦瑶奉詔以諭金全。命麾下齊謙以詔送於淮夷，雲夢人齊峴斬謙，歸其詔於闕。辛卯，昭義節度使韓王王建立薨，輟朝二日，册贈尚書令。

五月癸酉，宋州進貢長有一莖兩穗的吉祥麥穗。甲申，任命前徐州節度使萇從簡爲右金吾衛上將軍。丙戌，安州節度使李金全叛亂，下詔命令新近任命的安州節度使馬全節率領洛、汴、汝、鄭、單、宋、陳、蔡、曹、濮十州的軍隊討伐他，任命前鄜州節度使安審暉爲副官，任命内客省使李守貞爲都監，仍舊派遣供奉官劉彦瑶稟承詔命勸諭金全。金全命令部下齊謙將詔書送到淮南少數民族處，雲夢人齊峴斬殺齊謙，將詔書歸還朝廷。辛卯，昭義節度使韓王王建立去世，停止上朝二天，封贈爲尚書令。

壬寅，少府監致仕尹玉羽卒。癸卯，淮南使李承裕代李金全，金全南走，承裕以淮兵二千守其城。甲辰，馬全節自應山縣進軍於大化鎮。戊

壬寅，退休的少府監尹玉羽去世。癸卯，淮南使李承裕代替李金全，金全向南逃走，承裕用二千淮兵守住這座城池。甲辰，馬全節從應山縣向大化鎮進軍。戊申，和鄂州賊軍在安陸南面對

申，與鄂州賊軍陣於安陸之南，三戰而後克之，斬首三千級，生擒千餘人。供奉官安友謙登鋒力戰，奮不顧身，全節賞其忠勇，使馳獻捷書，暍死於路。是日，削奪李金全官爵。丁巳，淮夷僞校李承裕率衆掠城中資貨而遁，馬全節入城撫其遺民，遣安審暉率兵以逐承裕，擒而斬之。執其僞都監杜光鄴及淮南軍五百餘人，露布獻於闕下。帝曰：此輩何罪，皆厚給放還。癸亥，道士崇真大師張薦明賜號通玄先生。是時帝好《道德經》，嘗召薦明講説其義，帝悦，故有是命。尋令薦明以《道》、《德》二經雕上印板，命學士和凝别撰新序，冠于卷首，俾頒行天下。

秋七月甲子朔，降安州爲防禦使額，以申州隸許州。丙寅，安州節度使馬全節加檢校太尉，改昭義軍節度使。前鄜州節度使安審暉加檢校太傅，爲威勝軍節度使。丁卯，湖南奏：遣天策府步騎將張少敵領兵五萬，樓船百艘，次於岳陽，將進討淮夷也。甲戌，宣徽使楊彦詢加檢校太傅，充安國軍節度使。乙亥，户部尚書致仕鄭韜光卒，贈右僕射。戊寅，福州王延羲遣商人間路貢表自述。戊子，宿州奏，淮東鎮移牒云：本國奏書於上國皇帝，曰："久增景慕，莫會光塵，但循戰國之規，敢預睦鄰之道。一昨安州有故，脱難相歸，邊校貪功，乘便據壘，矧機宜之孰在，顧茫昧以難申。否臧皆凶，乃大《易》之明義；進取不止，亦聖人之厚顔。適屬暑雨稍頻，江波甚漲，指揮未到，事實已違。今者猥沐睿咨，曲形宸旨，歸其俘獲，示以英仁。其如軍法朝章，彼此不可；揚名建德，曲直相懸。雖認好生，匪敢聞命。其

陣，交鋒三次後擊敗了他，斬首級三千，活捉一千多人。供奉官安友謙一馬當先努力作戰，奮不顧身，全節贊賞他的忠誠勇敢，派他跑馬前去進獻捷報，中暑死在路上。這一天，削除李金全的官爵。丁巳，淮夷僞校李承裕率領部衆搶劫城中財物後逃跑，馬全節進城安撫剩下的百姓，派遣安審暉率領軍隊追逐李承裕，活捉後斬殺了他。把抓獲的僞政權的都監杜光鄴以及淮南軍五百多人，不加緘封地獻捷於宫闕前面。高祖説：這些人有什麼罪呢，都發給足够的錢物將他們放回故鄉。癸亥，賜給道士崇真大師張薦明法號通玄先生。當時高祖喜好《道德經》，曾經召見薦明講解該書的大意，高祖滿意，因此有這個命令。不久命令薦明將《道》、《德》二經雕版印刷，命令學士和凝另外撰寫新的序言，放在書的前面，將書向天下發行。

秋七月甲子初一，將安州降爲防禦使州額，申州隸屬許州。丙寅，安州節度使馬全節加官檢校太尉，改任昭義軍節度使。前鄜州節度使安審暉加官檢校太傅，擔任威勝軍節度使。丁卯，湖南上奏：派遣天策府步騎將張少敵率軍五萬，樓船百艘，駐扎在岳陽，準備前去討伐淮南夷族。甲戌，宣徽使楊彦詢加官檢校太傅，充任安國軍節度使。乙亥，以户部尚書名銜退休的鄭韜光去世，追贈爲右僕射。戊寅，福州王延羲派遣商人取小路進貢表述自己誠心的表章。戊子，宿州上奏説，淮東鎮轉來牒文説：本國向上國皇帝進奏書表，内容是："長期以來景仰之情不斷增加，却没有緣分一見風采，衹是依照交戰國之間的常規，却不敢干預友好鄰邦的内政。前些日子安州發生變故，逃脱危難的人前來投奔，守邊將校貪圖功名，乘此便利占據堡壘，哪裏有什麼事先的預謀呢？這使我茫昧無知難以申説。貶斥褒揚都是凶兆，這是《易經》的明確含義；無休無止地進取，亦曾使聖人感到慚愧。正值暑天雨水頻繁，江水很快上漲，我的命令并未傳到，違背命令的事情已經做成。現在我遭逢聖明，俯承聖旨，發還俘虜，顯示英明和仁慈。無奈軍法和朝廷憲章，對反叛之事不能通融；樹立名聲培植恩

杜光鄴等五百七人，已令却過淮北。"帝復書曰："昨者災生安陸，釁接漢陽，當三伏之炎蒸，動兩朝之師旅。豈期邊帥，不稟上謀，洎復城池，備知本末。尋已捨諸俘執，還彼鄉閭，不唯念效命之人，兼亦敦善鄰之道。今承來旨，將正朝章，希循宥罪之文，用廣崇仁之美。其杜光鄴等再令歸復。"尋遣使押光鄴等於桐墟渡淮，淮中有棹船，甲士拒之，南去不果。詔光鄴等歸京師，授以職秩，其戎士五百人，立爲顯義都。

德，犯罪的一方和正義的一方相隔懸殊。雖然認識到皇帝愛惜生靈，却不敢服從命令。至於杜光鄴等五百零七人，已經下令將他們趕過淮北。"高祖回信說："前些日子戰火在安陸燃起，禍端牽惹到漢陽，正當三伏天熱氣騰騰時，兩朝軍隊大動干戈。哪裏料到邊疆將帥，沒有稟承上司的策略，直到收復城池後，我纔知道事情的來龍去脉。不久就釋放俘虜，送他們回故鄉，不僅考慮他們是奉命效力的人，而且要弘揚友好鄰邦的大道。現在得知您的旨意，想要按朝廷憲章治罪，希望遵循饒恕罪過的條文，藉以推廣尊崇仁愛的美事。杜光鄴等人，再次命令他們返回。"不久派遣使者押送杜光鄴等人在桐墟橫渡淮河，淮河中有船，被士兵阻擋他們上船，沒有能够回到南方。下詔命令光鄴等返回京城，授予職務官階，他的士兵五百人，設爲顯義都。

八月丁酉，帝觀稼於西郊。己亥，詳定院以先奉詔詳定冬正朝會禮節、樂章、二舞行列等事上之，事具《樂志》。庚子，以前金州防禦使田武爲金州懷德軍節度使。辛丑，升復、郢二郡爲防禦使額。戊午，左龍武統軍相里金卒，廢朝一日，贈太師。己未，太子太師致仕范延光卒於河陽，廢朝二日，贈太師。

八月丁酉，高祖到西郊觀察莊稼。己亥，詳定院將早先稟承詔旨詳細審定的冬至日朝會禮節、樂章、文武二舞行列等事奏報上來，具體事項在《樂志》中。庚子，任命前金州防禦使田武爲金州懷德軍節度使。辛丑，將復、郢二郡升爲防禦使額。戊午，左龍武統軍相里金去世，停止上朝一天，追贈爲太師。己未，以太子太師名銜退休的范延光在河陽去世，停止上朝兩天，追贈爲太師。

丁卯，宰臣李崧加集賢殿大學士，以翰林學士承旨、户部侍郎和凝爲中書侍郎平章事。丙子，廢翰林學士院，其公事并歸中書舍人。丁丑，以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李慎儀爲右散騎常侍，以翰林學士、左右補闕李澣爲吏部員外郎，以右散騎常侍趙元輔爲太子賓客，以太子賓客韓惲爲兵部尚書，以右諫議大夫段希堯爲萊州刺史。甲申，西京留守楊光遠加守太尉、兼中書令，充平盧軍節度使，封東平王。戊子，改東京上源驛爲都亭驛。

九月丁卯，宰臣李崧加封官銜爲集賢殿大學士，任命翰林學士承旨、户部侍郎和凝爲中書侍郎平章事。丙子，撤銷翰林學士院，原該院公事一律劃歸中書舍人處理。丁丑，任命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李慎儀爲右散騎常侍，任命翰林學士、左右補闕李澣爲吏部員外郎，任命右散騎常侍趙元輔爲太子賓客，任命太子賓客韓惲爲兵部尚書，任命右諫議大夫段希堯爲萊州刺史。甲申，西京留守楊光遠加官守太尉、兼中書令，充任平盧軍節度使，封爲東平王。戊子，將東京上源驛改爲都亭驛。

冬十月丁酉，制：天下兵馬元

冬十月丁酉，下制書：天下兵馬元帥、鎮海

帥、鎮海鎮東浙江東西等道節度使、中書令、吴越王錢元瓘加守尚書令，充天下兵馬都元帥。戊戌，户部尚書姚顗卒，廢朝一日，贈右僕射。癸卯，湖南上言：福建王延羲與弟延政互起干戈，内相侵伐。甲辰，升萊州爲防禦使額，以汝州防禦使楊承貴領之。以新授萊州刺史段希堯爲懷州刺史。丁未，契丹使舍利來聘，致馬百匹及玉鞍、狐裘等。己酉，宴群臣於永福殿，賜帛有差。癸丑，詔："今後竊盗贓滿五匹者處死，三匹已上者决杖配流，以盗論者准律文處分。"又詔："過格選人等，許赴吏部南曹召保，委正身者降一資注官。"

十一月壬戌，遥領遂州武信軍節度使、鎮海軍衙内統軍、檢校太傅、同平章事陸仁璋卒，贈太子太傅。甲子，滑州節度使景延廣加檢校太傅，改陝州保義軍節度使。以鄭州防禦使、駙馬都尉史匡翰爲義成軍節度使。戊辰，曹州防禦使石贇加檢校太保，充河陽三城節度使。庚午，以翰林學士、户部侍郎張昭遠爲兵部侍郎。丙子，冬至，帝御崇元殿受朝賀，始用二舞。帝舉觴，奏《玄同之樂》；登歌，奏《文同之樂》；舉食，文舞歌《昭德之舞》，武舞歌《成功之舞》。典禮久廢，至是復興，觀者悦之。丁丑，吴越國進奉使陳元亮進《冬日觀仗詩》一首，帝覽之稱善，賜服馬器幣。癸未，移德州長河縣，大水故也。甲申，制授閩國王延羲檢校太師、兼中書令、福州威武軍節度使，封閩國王。以兩浙西南面安撫使錢元懿爲檢校太尉、兼中書令，遥領廣州清海軍節度使。又以恩州團練使錢鐸爲檢校太尉、同平章事，遥領楚州順化軍節度使。丁亥，割

鎮東浙江東西等道節度使、中書令、吴越王錢元瓘加官守尚書令，充天下兵馬都元帥。戊戌，户部尚書姚顗去世，停止朝事一天，追贈爲右僕射。癸卯，湖南上奏説：福建王延羲與弟延政互相争鬥，他們内部互相討伐。甲辰，將萊州升爲防禦使州額，任命汝州防禦使楊承貴兼領此任。任命新近授任的萊州刺史段希堯爲懷州刺史。丁未，契丹派遣舍利來訪，送來一百匹馬和玉鞍、狐裘等。己酉，在永福殿宴請群臣，賞賜絲帛多少不等。癸丑，下詔書："今後盗竊贓物滿五匹的人判處死刑，三匹以上的判處杖刑流放發配，以搶劫罪論處的人依照法律條文治罪。"又下詔書："破格選拔的人才等，允許到吏部南曹找保人，驗明確係本人後減免一資注授官職。"

十一月壬戌，挂銜遂州武信軍節度使、鎮海軍衙内統軍、檢校太傅、同平章事陸仁璋去世，追贈爲太子太傅。甲子，滑州節度使景延廣加官檢校太傅，改任陝州保義軍節度使。任命鄭州防禦使、駙馬都尉史匡翰爲義成軍節度使。戊辰，曹州防禦使石贇加官檢校太保，充任河陽三城節度使。庚午，任命翰林學士、户部侍郎張昭遠爲兵部侍郎。丙子，冬至，皇帝駕臨崇元殿接受朝賀，開始采用文武二舞。皇帝舉起酒杯，奏《玄同之樂》；獻上歌舞，奏《文同之樂》；舉起食物，文舞演唱《昭德之舞》，武舞演唱《成功之舞》。典禮長期廢止，到現在重新恢復，觀看的人都爲之高興。丁丑，吴越國進奉使陳元亮獻上《冬日觀仗詩》一首，皇帝觀看後稱贊好，賞賜衣服馬匹器具錢財。癸未，遷移德州長河縣，是因爲大水的緣故。甲申，下制書授任閩國王延羲爲檢校太師、兼中書令、福州威武軍節度使，封爲閩國王。任命兩浙西南面安撫使錢元懿爲檢校太尉、兼中書令，挂銜廣州清海軍節度使。又任命恩州團練使錢鐸爲檢校太尉、同平章事，挂銜楚州順化軍節度使。丁亥，將衛州黎陽縣劃歸滑州管轄。

衛州黎陽縣隸滑州。

十二月壬辰朔，遥領洮州保順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判湖州軍州事鮑君福卒，贈太傅。丙申，詔：故静海軍兼東南面安撫制置使、檢校太傅、温州刺史錢弘巽贈太子太傅，故吴越兩軍節度副使、檢校太尉錢弘僔贈太子太師。

天福六年春正月辛酉朔，帝御崇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式。刑部員外郎李象上《二舞賦》，帝覽而嘉之，命編諸史册。甲子，同州指揮使成殷謀亂事泄，伏誅。時節度使宋彦筠御下無恩，既貪且鄙，故殷與子彦璋陰構部下爲亂，會有告者，遂滅其黨。乙丑，青州奏，海凍百餘里。丙寅，遣供奉官張澄等領兵二千，發并、鎮、忻、代四州山谷吐渾，令還舊地。先是，吐渾苦契丹之虐，受鎮州安重榮誘召，叛而南遷，入常山、太原二境，帝以契丹歡好之國，故遣歸之。戊辰，詔："應諸州無屬州錢處，今後冬至、寒食、端午、天和節及諸色謝賀，不得進貢。"壬申，以左司郎中趙上交爲諫議大夫。戊寅，封唐叔虞爲興安王，臺駘神爲昌寧公，差給事中張瑑、户部郎中張守素就行册禮。又詔：岳鎮海瀆等廟宇，并令崇飾，仍禁樵采。丙戌，故皇第二叔檢校司徒萬友贈太師，皇第三叔檢校司空萬銓贈太尉，皇兄故檢校左僕射敬儒贈太傅。

二月辛卯，詔："天下郡縣，不得以天和節禁屠宰，輒滯刑獄。"壬辰，置浮橋於德勝口。甲午，詔："諸衛上將軍月俸舊三十千，令增至五十千。"戊戌，以三恪汝州襄城縣令、襲介國公宇文頡爲太子率更令。己亥，詔户部侍郎張昭遠、起居郎賈

十二月壬辰初一，挂銜洮州保順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判湖州軍州事鮑君福去世，追贈爲太傅。丙申，下詔書：已故静海軍兼東南面安撫制置使、檢校太傅、温州刺史錢弘巽追贈爲太子太傅，已故吴越兩軍節度副使、檢校太尉錢弘僔追贈爲太子太師。

天福六年春正月辛酉初一，高祖駕臨崇元殿接受朝拜祝賀，儀仗衛隊一如舊式。刑部員外郎李象獻上《二舞賦》，皇帝看後誇獎他，下令編録進史書中。甲子，同州指揮使成殷叛亂的陰謀敗露，被處死。當時節度使宋彦筠統治部下没有恩德，既貪婪又卑鄙，因此成殷和他的兒子彦璋陰謀鼓動部下作亂，恰巧有人告發他，於是消滅了成殷一黨。乙丑，青州上奏，海水有一百多里結冰。丙寅，派遣供奉官張澄等率兵二千，驅趕并、鎮、忻、代四州山谷中的吐渾人，使他們回到從前的居住地。在此以前，吐渾苦於契丹的暴虐，受到鎮州安重榮的引誘，反叛契丹向南遷移，進入常山、太原二地，高祖因爲契丹是友好鄰國，所以將他們遣返回去。戊辰，下詔："凡是各州中不屬於州府的錢財，今後冬至、寒食、端午、天和節以及各種謝禮祝賀，都不准進貢。"壬申，任命左司郎中趙上交爲諫議大夫。戊寅，加封唐叔虞爲興安王，臺駘神爲昌寧公，委派給事中張瑑、户部郎中張守素就地舉行册封典禮。又下詔：五岳山神和四海神靈等的廟宇，都下令整修尊崇，照例禁止打柴采草。丙戌，已故的皇帝第二叔檢校司徒萬友追贈爲太師，皇帝第三叔檢校司空萬銓追贈爲太尉，皇帝的兄長已故檢校左僕射敬儒追贈爲太傅。

二月辛卯，下詔書："天下郡縣，不准因天和節禁止屠殺，而使案件積壓。"壬辰，在德勝口設置浮橋。甲午，下詔書："諸衛上將軍的月薪原來是三十千，下令增加到五十千。"戊戌，任命三恪汝州襄城縣令、世襲介國公宇文頡爲太子率更令。己亥，下詔命令户部侍郎張昭遠、起居郎賈緯、秘書少監趙熙、吏部郎中鄭受益、

緯、秘書少監趙熙、吏部郎中鄭受益、左司員外郎李爲光等同修唐史，仍以宰臣趙瑩監修。壬寅，以三白渠制置使張瑑爲給事中。戊申，詔侯伯來朝，君臣相見，賞宴貢奉，今後宜停。起居郎賈緯以所撰《唐年補録》六十五卷上之，帝覽之嘉嘆，賜以器幣，仍付史館。癸丑，長安公主薨，帝之長女也，笄年降於駙馬楊承祚，帝悼惜之甚，輟視朝二日，追贈秦國公主。

左司員外郎李爲光等一同修纂唐史，仍舊任命宰臣趙瑩監修。壬寅，任命三白渠制置使張瑑爲給事中。戊申，下詔命令各地長官前來朝拜，君臣相見，賞賜宴會，進貢禮品，今後應當停止。起居郎賈緯將他編撰的《唐年補録》六十五卷獻上，高祖看後贊嘆，賞賜給器皿錢財，照例將書交付史館。癸丑，長安公主去世，她是皇帝的長女，成年時下嫁駙馬楊承祚，皇帝哀痛惋惜到極點，停止辦理朝事二天，追贈爲秦國公主。

三月甲子，河中節度使康福進封許國公。乙丑，左驍衛上將軍李承約卒。癸酉，詔天福四年終已前，百姓所欠夏秋租税，一切除放。

三月甲子，河中節度使康福進封爲許國公。乙丑，左驍衛上將軍李承約去世。癸酉，下詔命令天福四年底以前，百姓欠交的夏秋租税，全部免除。

夏四月庚寅朔，湖南奏，溪州刺史彭士愁、五溪酋長等乞降，已立銅柱於溪州，鑄誓狀於其上，以《五溪銅柱圖》上之。丙申，詔顯義指揮使劉康部下兵五百人放還淮海，即安州所俘也。己亥，虞部郎中、知制誥楊昭儉遷中書舍人，户部侍郎王松改御史中丞，禮部郎中馮玉改司門郎中、知制誥。辛丑，宰臣監修國史趙瑩奏："奉詔差張昭遠等五人同修唐史，内起居郎賈緯丁憂去官，請以刑部侍郎吕琦、侍御史尹拙同與編修。"又奏："史館所闕唐朝實録，請下敕購求。"并從之。壬寅，以户部員外郎、知制誥盧價爲虞部郎中、知制誥，以昭義節度副使陳玄爲光禄卿致仕。乙巳，齊、魯民饑，詔兖、鄆、青三州發廩賑貸。

夏四月庚寅初一，湖南上奏，溪州刺史彭士愁、五溪酋長等請求歸順，已經在溪州樹立銅柱，將誓書鑄造在上面，將《五溪銅柱圖》獻上。丙申，下詔將顯義指揮使劉康部下士兵五百人放回淮海，也就是在安州俘獲的那些人。己亥，虞部郎中、知制誥楊昭儉升任中書舍人，户部侍郎王松改任御史中丞，禮部郎中馮玉改任司門郎中、知制誥。辛丑，宰臣監修國史趙瑩上奏："稟承詔命委派張昭遠等五人一起修纂唐史，其中起居郎賈緯遭逢喪事離職，請求任命刑部侍郎吕琦、侍御史尹拙一同參與編修。"又上奏："史館缺少唐朝的實録，請求頒布詔敕收購。"高祖全都聽允了他的建議。壬寅，任命户部員外郎、知制誥盧價爲虞部郎中、知制誥，讓昭義節度副使陳玄以光禄卿的官銜退休。乙巳，齊、魯地區百姓饑荒，下詔讓兖、鄆、青三州打開糧倉賑濟借貸。

五月庚申朔，以前邢州節度使丁審琪爲延州節度使，延州節度使劉景巖爲邠州節度使。故皇子杲册贈太尉，進封陳王。庚午，涇州奏，雨雹，川水大溢，壞州郡鎮戍二十四城。甲戌，北京遣牙將劉從以吐渾大

五月庚申初一，任命前邢州節度使丁審琪爲延州節度使，延州節度使劉景巖爲邠州節度使。已故皇子杲封贈爲太尉，進封陳王。庚午，涇州上奏，天降冰雹，河水漫堤，毁壞州郡鎮戍二十四城。甲戌，北京派遣牙將劉從引導吐渾大首領白承福、念厖里、赫連功德來朝拜。邢州上奏

首領白承福、念龐里、赫連功德來朝。邢州上言，吐渾移族帳於鎮州封部。

六月丙申，以前衛尉卿趙延乂爲司天監。丁酉，詔："今後藩侯郡守，凡有善政，委倅貳官條件聞奏，百姓官吏等不得遠詣京闕。"壬寅，右領衛上將軍李頃卒，贈太師。甲辰，迦葉彌陁國僧啌哩以佛牙泛海而至。丙午，高麗國王王建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食邑一萬户。戊午，鎮州節度使安重榮執契丹使拽剌，遣輕騎掠幽州南境之民，處於博野，仍貢表及馳書天下，述契丹援天子父事之禮，貪傲無厭，困耗中國，已繕治甲兵，將與决戰。帝發所諭而止之，重榮跋扈愈甚，由是與襄州節度使安從進潛相構謀爲不軌。

説，吐渾將本部族帳遷居到鎮州境内。

六月丙申，任命前衛尉卿趙延乂爲司天監。丁酉，下詔："今後藩侯郡守，凡是有好政績的，委托副官逐條奏報，百姓官吏等不必遠道趕赴京城。"壬寅，右領衛上將軍李頃去世，追贈爲太師。甲辰，迦葉彌陁國僧人啌哩帶着佛牙漂洋過海而來。丙午，加封高麗國王王建爲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享有一萬户的封地。戊午，鎮州節度使安重榮扣留契丹使者拽剌，派遣輕騎擄掠幽州以南地區的百姓，安置在博野，仍舊獻上表章并快速向天下發布文告，陳述契丹仗着天子用對待父親的禮儀對待他們，貪婪傲慢不知滿足，困擾消耗中原的實力，他已經修理整治好兵器鎧甲，準備與之决戰。高祖發出命令制止了他，重榮更加肆無忌憚，從此和襄州節度使安從進暗地相互勾結圖謀不軌。



# 舊五代史卷八十(晋書六)

## 本紀第六

### 高祖紀(第六)

天福六年秋七月己未朔，帝御崇元殿視朝。庚申，升陳州爲防禦使額。辛酉，以前鄧州節度使焦方爲貝州節度使。壬戌，涇州奏，西凉府留後李文謙，今年二月四日閉宅門自焚，遣元入西凉府譯語官與來人齎三部族蕃書進之。以三司使劉審交爲陳州防禦使。癸亥，以前鄆州節度使趙在禮爲許州節度使，以前鄴都留守、廣晋尹高行周爲河南尹、西都留守。詔改拱辰、威和、内直等軍并爲興順。甲子，以宣徽使、權西京留守張從恩判三司。己巳，以鄴都留守兼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廣晋尹劉知遠爲太原尹，充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仍割遼、沁二州却隸河東。以北京留守李德珫爲廣晋尹，充鄴都留守；以昭義節度使馬全節爲邢州節度使，加同平章事。甲戌，詔："今後諸道行軍副使，不得奏薦骨肉爲殿直供奉官。"己卯，以前陝州節度使李從敏爲昭義軍節度使，以陝州節度使景延廣爲河陽三城節度使兼侍衛親軍馬步軍都虞候，以河陽節度使石贇爲陝州節度使。壬午，突厥遣使朝貢。以遥領壽州忠正軍節度使兼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李懷忠爲同州節度使，以宣徽北院使李守貞遥領忠正軍節度

天福六年秋七月己未初一，高祖駕臨崇元殿處理朝事。庚申，將陳州升爲防禦使州額。辛酉，任命前鄧州節度使焦方爲貝州節度使。壬戌，涇州上奏，西涼府留後李文謙，在今年二月四日關閉家門自焚，派遣原來在西涼府的翻譯官和來人帶着三個部族用番族文字寫的書信進獻上來。任命三司使劉審交爲陳州防禦使。癸亥，任命前鄆州節度使趙在禮爲許州節度使，任命前鄴都留守、廣晋尹高行周爲河南尹、西都留守。下詔將拱辰、威和、内直等軍一律改稱興順。甲子，委任宣徽使、權西京留守張從恩判三司。己巳，任命鄴都留守兼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廣晋尹劉知遠爲太原尹，充任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仍舊將遼、沁二州劃歸河東管轄。任命北京留守李德珫爲廣晋尹，充任鄴都留守；任命昭義節度使馬全節爲邢州節度使，加官同平章事。甲戌，下詔："今後諸道行軍副使，不許舉薦親骨肉爲殿直供奉官。"己卯，任命前陝州節度使李從敏爲昭義軍節度使，任命陝州節度使景延廣爲河陽三城節度使兼侍衛親軍馬步軍都虞候，任命河陽節度使石贇爲陝州節度使。壬午，突厥派遣使者來朝拜進貢。任命挂銜壽州忠正軍節度使兼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李懷忠爲同州節度使，任命宣徽北院使李守貞挂銜忠正軍節度使、侍衛馬軍指揮使。甲申，降下皇帝親筆札子，定於八月五日暫時莅臨鄴都，沿路飲食，一律委托有關部門用官府食物設宴，州縣不許攤派給每家每户。丙戌，任命右諫議大夫趙遠爲中書舍人，吏部郎

使、侍衛馬軍指揮使。甲申，降御札，取八月五日暫幸鄴都，沿路供頓，并委所司以官物排比，州縣不得科率人户。丙戌，以右諫議大夫趙遠爲中書舍人，吏部郎中鄭受益爲右諫議大夫，刑部郎中殷鵬爲水部郎中、知制誥。

八月戊子朔，以皇子開封尹、鄭王重貴爲東京留守，以天平軍節度使兼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杜重威爲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以宣徽南院使張從恩爲東京内外兵馬都監。改奉德馬軍爲護聖。放文武百官朝參，取便先赴鄴都。壬辰，車駕發東京。己亥，至鄴，左右金吾六軍儀仗排列如儀，迎引入内。改舊澶州爲德清軍。以内客省使劉遂清爲宣徽北院使，判三司。壬寅，制："應天福六年八月十五日昧爽已前，諸色罪犯，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其持仗行劫及殺人賊，并免罪移鄉，配逐處軍都收管；犯枉法贓者，雖免罪不得再任用；諸徒流人并放還；貶降官未量移與量移者，約資叙用。天福五年終已前殘税并放。應河東起義之初及收復鄴都、汜水立功將校，并與加恩；亡殁者與追贈。自東京至鄴都緣路，昨因行幸，有損踐田苗處，據頃畝與放今年租税。鄴都管内，有潛龍時在職者，并與加恩。耆年八十已上者，版授上佐官。天下農器，并許百姓自鑄造。亡命山澤者，招唤歸業；百日不出者，復罪如初。唐梁國公狄仁傑宜追贈官秩。應天福三年已前，敗闕場院官無家業者，并與除放，其人免罪，永不任使。私下債負徵利及一倍者并放，主持者不在此限。"丁未，以客省使、將作監丁知浚爲内客省使，引進使、鴻臚卿王景

中鄭受益爲右諫議大夫，刑部郎中殷鵬爲水部郎中、知制誥。

八月戊子初一，任命皇子開封尹、鄭王重貴爲東京留守，任命天平軍節度使兼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杜重威爲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任命宣徽南院使張從恩爲東京内外兵馬都監。將奉德馬軍改名爲護聖。取消文武百官上朝參見，任便先往鄴都。壬辰，高祖從東京出發。己亥，來到鄴都，左右金吾六軍儀仗排列符合儀制，恭迎引導皇帝進去。將從前的澶州改爲德清軍。任命内客省使劉遂清爲宣徽北院使，判三司。壬寅，下詔令："凡是在天福六年八月十五日凌晨以前，各類罪犯，依常例所不能赦免饒恕的，都予以赦免；那些手持兵器搶劫及殺人的强盗，一律免去罪名遷居他鄉，編配給各處軍都收管；犯下貪贓枉法罪行的，雖然免去罪名但不許再任用；各類徒刑流放罪人一律釋放回家；被貶謫遠方的官員尚未移近内地的和已經酌情移往内地的，約定期限録用。天福五年底以前殘留的税款全部免除。所有在河東剛剛舉起義旗的時候以及收復鄴都、汜水立下功勞的將校，全部予以加封恩典；亡故的人予以追贈官職。從東京到鄴都沿路，前些日子因爲行軍，有踏傷田間禾苗的地方，依照損傷畝數予以免除今年的租税。鄴都管轄區内，有在皇帝尚未登極前就任職的人，一律予以加封恩典。八十以上高齡的人，登録爲上佐官。天下的農具，都允許百姓自己鑄造。躲進山林湖泊中的亡命徒，召唤他們回歸本業；到一百天後還不出來的，就要照當初的罪名懲治。唐梁國公狄仁傑應該追封官爵。凡是在天福三年以前，欠有債務的場院官又没有家業的，一律予以免除，本人免予處分，永遠不予任用。私下欠債而交納利率達到一倍的全部免除債務，掌管債務的人不在這一條款内。"丁未，任命客省使、

崇爲客省使，殿中監、判四方館事劉政恩爲引進使。壬子，改鄴都皇城南門應天門爲乾明門，大明館爲都亭驛。甲寅，遣光禄卿張澄、國子博士謝攀使高麗行册禮。

九月己未，以兵部侍郎閻至爲吏部侍郎。辛酉，滑州河決，一溉東流，鄉村户民携老幼登丘冢，爲水所隔，餓死者甚衆。壬申，忠武建武等軍節度使、守太傅、兼中書令、行蘇州睦州刺史錢元璙進封彭城郡王，遥領廣州清海軍節度使、判婺州軍州事錢元懿爲檢校太師。乙亥，遣前邢州節度使楊彦詢使于契丹，錫賚甚厚。丁丑，吐渾遣使朝貢。壬午夜，有彗星出於西方，長二丈餘，在房一度，尾迹穿天市垣東行，逾月而滅。丙戌，兖州上言，水自西來，漂没秋稼。

冬十月丁亥朔，遣鴻臚少卿魏玭等四人，分往滑、濮、鄆、澶視水害苗稼。己丑，詔以胡梁度月城爲大通軍，浮橋爲大通橋。壬寅，詔唐梁國公狄仁傑可贈太師。

十一月丁未，鄭王夫人張氏薨。福州王延羲遣使貢方物。甲寅，遣太子賓客聶延祚、吏部郎中盧撰持節册天下兵馬元帥、守尚書令、吴越國王錢元瓘。甲子，以御史中丞王松爲尚書右丞，中書舍人、史館修撰判館事王易簡爲御史中丞，户部侍郎張昭遠爲兵部侍郎，國子祭酒田敏以本官兼户部侍郎。辛未，太妃、皇后至自東京。壬申，遣給事中李式、考功郎中張鑄持節册閩國王王延羲。甲戌，太子少傅致仕王權卒，贈左僕射。丁丑，襄州安從進舉兵叛，以西京留守高行周爲南面行營都部署，率兵討之，以前同州節度使宋彦筠爲

將作監丁知浚爲内客省使，引進使、鴻臚卿王景崇爲客省使，殿中監、判四方館事劉政恩爲引進使。壬子，將鄴都皇城南門應天門改爲乾明門，大明館改爲都亭驛。甲寅，派遣光禄卿張澄、國子博士謝攀出使高麗，舉行册封典禮。

九月己未，任命兵部侍郎閻至爲吏部侍郎。辛酉，黄河在滑州决口，河水一瀉而往東奔流，鄉村百姓扶老携幼登上小土丘，被水阻隔，餓死的人很多。壬申，進封忠武建武等軍節度使、守太傅、兼中書令、行蘇州睦州刺史錢元璙爲彭城郡王，挂銜廣州清海軍節度使、判婺州軍州事錢元懿爲檢校太師。乙亥，派遣前邢州節度使楊彦詢出使到契丹，帶去的饋贈品很豐厚。丁丑，吐渾派遣使者來朝拜進貢。壬午夜晚，有彗星出現在西方，長二丈餘，在房宿一度，尾迹穿過天市垣向東而去，過了一個月纔消失。丙戌，兖州上奏説，大水由西而來，淹没了已到秋末的莊稼。

冬十月丁亥初一，派遣鴻臚少卿魏玭等四人，分别往滑州、濮州、鄆州、澶州視察洪水毁壞莊稼的情况。己丑，下詔以胡梁度月城爲大通軍，浮橋爲大通橋。壬寅，下詔封贈唐梁國公狄仁傑爲太師。

十一月丁未，鄭王夫人張氏去世。福州王延羲派遣使者來進貢土特産。甲寅，派遣太子賓客聶延祚、吏部郎中盧撰帶着符節去册封天下兵馬元帥、守尚書令、吴越國王錢元瓘。甲子，任命御史中丞王松爲尚書右丞，中書舍人、史館修撰判館事王易簡爲御史中丞，户部侍郎張昭遠爲兵部侍郎，國子祭酒田敏以本官兼户部侍郎。辛未，太妃、皇后從東京到來。壬申，派遣給事中李式、考功郎中張鑄帶着符節去册封閩國王王延羲。甲戌，太子少傅王權退休後去世，追封爲左僕射。丁丑，襄州安從進起兵反叛，任命西京留守高行周爲南面行營都部署，率軍討伐他，任命前同州節度使宋彦筠爲副都部署，任命宣徽南院使張從恩監護軍馬。

副，以宣徽南院使張從恩監護焉。

十二月丙戌朔，以東京留守、開封尹、鄭王重貴爲廣晋尹，進封齊王；以鄴都留守、廣晋尹李德琉爲開封尹，充東京留守。南面軍前奏，十一月二十七日，武德使焦繼勳、先鋒都指揮使郭金海等於唐州南遇安從進賊軍一萬餘人，大破之，生擒衙内都指揮使安宏義，獲山南東道之印，其安從進單騎奔逸。丁亥，詔襄州行營都部署高行周權知襄州軍州事。是日，鎮州節度使安重榮稱兵向闕，以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杜重威爲北面行營招討使，率兵擊之，以邢州節度使馬全節爲副，以前貝州節度使王周爲馬步軍都虞候。癸巳，武德使焦繼勳奏，安從進遣弟從貴領兵千人，取接均州刺史蔡行遇，尋領所部兵掩殺賊軍七百餘人，生擒安從貴，截其雙腕，却放入城。戊戌，以皇子重睿爲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己亥，北面軍前奏，十三日未時，於宗城縣西南大破鎮州賊軍，殺一萬五千人，餘黨走保宗城縣。是夜三更，破縣城，前深州刺史史虔武自縛歸降，獲馬三千匹，絹三萬餘匹，餘物稱是。安重榮脱身遁走。是日，百官稱賀。癸卯，削奪安從進、安重榮在身官爵。右金吾上將軍萇從簡卒，廢朝，贈太師。乙巳，天下兵馬都元帥、守尚書令、吴越國王錢元瓘薨，廢朝三日，謚曰文穆。是日，帝習射於後苑，諸軍都指揮使已上悉預焉，賜物有差。丁未，南面行營都部署高行周奏，今月十三日，部領大軍至襄州城下，相次降賊軍二千人。其降兵馬軍詔以"彰聖"爲號，步軍以"歸順"爲號。庚戌，以權知吴越國事錢弘佐爲起復鎮軍大將軍、檢校太師、

十二月丙戌初一，任命東京留守、開封尹、鄭王重貴爲廣晋尹，進封爲齊王；任命鄴都留守、廣晋尹李德琉爲開封尹，充任東京留守。南面軍前綫奏報，十一月二十七日，武德使焦繼勳、先鋒都指揮使郭金海等在唐州南面和安從進賊軍一萬餘人遭遇，大敗他們，活捉衙内都指揮使安宏義，繳獲山南東道的印章，安從進單騎逃走。丁亥，下詔任命襄州行營都部署高行周權知襄州軍州事。這天，鎮州節度使安重榮率軍殺向京城，任命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杜重威爲北面行營招討使，率軍進擊，任命邢州節度使馬全節爲副招討使，任命前貝州節度使王周爲馬步軍都虞候。癸巳，武德使焦繼勳奏告，安從進派遣弟弟從貴領兵千人，接迎均州刺史蔡行遇，不久他帶領本部士兵掩殺賊軍七百多人，活捉安從貴，斬斷他的一雙手腕，將他放回城中。戊戌，任命皇子重睿爲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己亥，北面軍前綫奏報，十三日未時，在宗城縣西南大敗鎮州賊軍，斬殺一萬五千人，其餘黨羽逃回去保守宗城縣。當晚三更，攻克縣城，前深州刺史史虔武將自己捆縛了來投降，繳獲馬三千匹，絹三萬多匹，其餘物品不勝枚舉。安重榮脱身逃走。這天，衆官僚前來祝賀。癸卯，免去安從進、安重榮現有官爵。右金吾上將軍萇從簡去世，停止辦理朝事，追封爲太師。乙巳，天下兵馬都元帥、守尚書令、吴越國王錢元瓘去世，停止朝事三天，謚號爲文穆。這天，皇帝在後苑中練習射箭，諸軍都指揮使以上官員全都參加了，賞賜物品依等級各有差別。丁未，南面行營都部署高行周上奏，本月十三日，統領大軍到襄州城下，前後收降賊軍二千人。下詔讓歸降的馬軍以"彰聖"爲號，步兵以"歸順"爲號。庚戌，任命代理吴越國事錢弘佐爲起復鎮軍大將軍、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杭州越州大都督、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封爲吴越國王。壬子，杜重威統領大軍到了鎮州城下。

兼中書令、杭州越州大都督、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封吴越國王。壬子，杜重威部領大軍至鎮州城下。

天福七年春正月丙辰朔，不受朝賀，用兵故也。戊午，以前將作監李鍇爲少府監。北面招討使杜重威奏，今月已收復鎮州，斬安重榮，傳首闕下。帝御乾明樓，宣露布訖，大理卿受馘，付市徇之，百官稱賀。曲赦廣晋府禁囚。辛酉，追贈皇弟三人：故沂州馬步軍都指揮使、贈太傅德再贈太尉，追封福王；故檢校太子賓客、贈太傅殷再贈太尉，追封通王；故彰聖右第三軍都指揮使、長州刺史、贈太傅威再贈太尉，追封廣王。壬戌，追贈皇子五人：故右衛將軍、贈太保重英再贈太傅，追封虢王；故權東京留守、河南尹、贈太傅重乂再贈太尉，追封壽王；故皇城副使、贈太保重裔再贈太傅，追封郯王；故河陽節度使、贈太尉重信再贈太師，追封沂王；故左金吾衛將軍、贈太保重進再贈太傅，追封夔王。癸亥，改鎮州爲恒州，成德軍爲順國軍。丙寅，以門下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趙瑩爲侍中；青州節度使楊光遠加食邑，改賜功臣名號；兖州節度使桑維翰加檢校太保；河東節度使劉知遠加兼侍中；以鄆州節度使、北面行營招討使、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杜重威爲恒州順國軍節度使，加兼侍中；皇子廣晋尹兼功德使、齊王重貴加兼侍中；秦州節度使侯益加特進，增食邑。丁卯，以判四方館事孟承誨爲太府卿充職。戊辰，以滄州節度使安叔千爲邢州節度使，以北面行營副招討使、邢州節度使馬全節爲定州節度使，以定州節度使王庭胤爲滄州節度使，以前邢州節度使楊彦詢爲華州節度使。恒州立

天福七年春正月丙辰初一，不接受朝拜慶賀，是因爲正在作戰的緣故。戊午，任命前將作監李鍇爲少府監。北面招討使杜重威奏告，本月已經收復鎮州，斬殺安重榮，將首級送到京城。皇帝駕臨乾明樓，宣讀告示完畢，大理卿接過安重榮的首級，挂到大街上示衆，衆官僚表示祝賀。破例赦免廣晋府關押的囚徒。辛酉，追封皇弟三人：已故沂州馬步軍都指揮使、贈太傅石敬德加贈太尉，追封爲福王；已故檢校太子賓客、贈太傅石敬殷加贈太尉，追封爲通王；已故彰聖右第三軍都指揮使、長州刺史、贈太傅石敬威加贈太尉，追封爲廣王。壬戌，追封皇子五人：已故右衛將軍、贈太保重英加贈太傅，追封爲虢王；已故權東京留守、河南尹、贈太傅重乂加贈太尉，追封爲壽王；已故皇城副使、贈太保重裔加贈太傅，追封爲郯王；已故河陽節度使、贈太尉重信加贈太師，追封爲沂王；已故左金吾衛將軍、贈太保重進加贈太傅，追封爲夔王。癸亥，將鎮州改爲恒州，成德軍改爲順國軍。丙寅，任命門下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趙瑩爲侍中；增加青州節度使楊光遠享有的封地，改賜功臣名號；兖州節度使桑維翰加官爲檢校太保；河東節度使劉知遠加官兼侍中；任命鄆州節度使、北面行營招討使、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杜重威爲恒州順國軍節度使，加官兼侍中；皇子廣晋尹兼功德使、齊王重貴加官兼侍中；秦州節度使侯益加官特進，增加享有的封地。丁卯，任命判四方館事孟承誨爲太府卿擔當職事。戊辰，任命滄州節度使安叔千爲邢州節度使，任命北面行營副招討使、邢州節度使馬全節爲定州節度使，任命定州節度使王庭胤爲滄州節度使，任命前邢州節度使楊彦詢爲華州節度使。在恒州立功的將校王温以低等級次第任命他主持郡事。庚午，契丹派遣使者來訪。這天爲上元節，六片街區各寺院燃放燈火，高祖駕臨乾明門觀看燈火，半夜纔回宫。壬申，延州節度使丁審琦增加封爵封地，鄧州節度使安

功將校王温以降等第除郡。庚午，契丹遣使來聘。是日上元節，六街諸寺燃燈，御乾明門觀之，夜半還宫。壬申，延州節度使丁審琦加爵邑，鄧州節度使安審徽加檢校太傅，陝州節度使石贇加檢校太傅。乙亥，契丹遣使來聘。河陽節度使兼侍衛馬步軍都虞候景延廣加檢校太尉，改鄆州節度使，典軍如故。以前貝州節度使、北面行營馬步軍都虞候王周爲河陽節度使，加檢校太保。丁丑，以刑部侍郎竇貞固爲門下侍郎，以禮部郎中邊歸讜爲比部郎中、知制誥。壬午，以河陽節度使王周爲涇州節度使，以恒州節度副使王欽祚爲殿中監。

審徽加官檢校太傅，陝州節度使石贇加官檢校太傅。乙亥，契丹派遣使者來訪。河陽節度使兼侍衛馬步軍都虞候景延廣加官檢校太尉，改任鄆州節度使，統領的軍隊和從前一樣。任命前貝州節度使、北面行營馬步軍都虞候王周爲河陽節度使，加官檢校太保。丁丑，任命刑部侍郎竇貞固爲門下侍郎，任命禮部郎中邊歸讜爲比部郎中、知制誥。壬午，任命河陽節度使王周爲涇州節度使，任命恒州節度副使王欽祚爲殿中監。

二月丁亥，皇妹清平公主進封衛國長公主。契丹遣使來聘。己丑，宴於武德殿，新恒州節度使杜重威已下、諸軍副兵馬使已上悉預焉，賜物有差。己亥，以曹州防禦使何建爲延州留後。涇州奏，差押牙陳延暉齎敕書往西凉府，本府都指揮使等請以陳延暉爲節度使。辛丑，宰臣李崧丁母憂，起復舊任。延州蕃寇作亂，同州、鄜州各起牙兵討平之。丙午，詔："鄧、唐、隨、郢諸州，多有曠土，宜令人户取便開耕，與免五年差税。"

二月丁亥，進封皇妹清平公主爲衛國長公主。契丹派遣使者來訪問。己丑，在武德殿宴飲，新任恒州節度使杜重威以下、諸軍副兵馬使以上全都參加了，按等級高低賞賜禮物。己亥，任命曹州防禦使何建爲延州留後。涇州上奏，委派押牙陳延暉帶着詔書前往西凉府，本府都指揮使等請求任命陳延暉爲節度使。辛丑，宰臣李崧遭逢母親的喪事後，恢復舊職。延州的番寇作亂，同州、鄜州各自發動守軍討伐平定了他們。丙午，下詔："鄧、唐、隨、郢等州，荒地較多，應該讓人户隨便開墾，予以免除五年的差役賦税。"

三月己未，兵部尚書韓惲卒。庚申，遣前齊州防禦使宋光鄴、翰林茶酒使張言使于契丹。壬戌，分命朝臣諸寺觀禱雨。丙寅，皇后爲妹契丹樞密使趙延壽妻燕國長公主卒於幽州，舉哀於外次。辛未，滑州節度使、駙馬都尉史匡翰卒，輟朝，贈太保。詔唐州湖陽縣蓼山神祠宜賜號爲"蓼山顯順之神"。乙亥，以晋昌軍節度使安審琦爲河中節度使，以前亳州防禦使王令温爲貝州節度使。丙子，賜

三月己未，兵部尚書韓惲去世。庚申，派遣前齊州防禦使宋光鄴、翰林茶酒使張言出使到契丹。壬戌，分别命令朝臣到各寺觀中祈雨。丙寅，皇后因爲妹妹契丹樞密使趙延壽的妻子燕國長公主在幽州去世，在郊外進行哀悼儀式。辛未，滑州節度使、駙馬都尉史匡翰去世，停止上朝，追贈爲太保。下詔唐州湖陽縣蓼山神祠應該賜號爲"蓼山顯順之神"。乙亥，任命晋昌軍節度使安審琦爲河中節度使，任命前亳州防禦使王令温爲貝州節度使。丙子，賞賜給宰臣李崧白藤做的轎子，是因爲起用他的緣故。丁丑，任命

宰臣李崧白藤肩輿，以起復故也。丁丑，以晉州節度使皇甫遇爲河陽節度使，以壽州節度使兼侍衛馬步軍指揮使李守貞爲滑州節度使，以夔州節度使兼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郭謹爲相州節度使，皆典軍如故。宰臣於寺觀禱雨。

晉州節度使皇甫遇爲河陽節度使，任命壽州節度使兼侍衛馬步軍指揮使李守貞爲滑州節度使，任命夔州節度使兼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郭謹爲相州節度使，全都統領原來的軍隊。宰臣到寺觀中祈雨。

閏月丙戌，以兵部郎中司徒詡爲右諫議大夫。戊子，兗州節度使桑維翰加特進，封開國公。庚寅，以延州留後何建爲延州節度使，以引進使兼殿中監劉政恩爲太子詹事。壬辰，宋州節度使安彦威奏，修滑州黄河功畢，詔於河决之地建碑立廟。丙申，以鄜州節度使周密爲晉州節度使，以左羽林統軍符彦卿爲鄜州節度使。壬寅，詔百官五日一度起居，日輪定兩員，具所見以封事奏聞。詔改鄴都宣明門爲朱鳳門，武德殿爲視政殿，文思殿爲崇德殿，晝堂爲天清殿，寢殿爲乾福殿，其門悉從殿名。皇城南門爲乾明門，北門爲玄德門，東門爲萬春門，西門爲千秋門。羅城南塼門爲廣運門，觀音門爲金明門，橙槽門爲清景門，寇氏門爲永芳門，朝臣門爲景風門。大城南門爲昭明門，觀音門爲廣義門，北河門爲静安門，魏縣門爲應福門，寇氏門爲迎春門，朝城門爲興仁門，上斗門爲延清門，下斗門爲通遠門。戊申，宋州節度使安彦威封邠國公，賞修河之勞也。癸丑，涇州節度使王周奏，前節度使張彦澤在任日不法事二十六條，已改正停廢，詔褒之。是春，鄴都、鳳翔、兗、陜、汝、恒、陳等州旱，鄆、曹、澶、博、相、洺諸州蝗。

閏月丙戌，任命兵部郎中司徒詡爲右諫議大夫。戊子，兗州節度使桑維翰加官特進，封爲開國公。庚寅，任命延州留後何建爲延州節度使，任命引進使兼殿中監劉政恩爲太子詹事。壬辰，宋州節度使安彦威上奏，修整滑州黄河堤完工，下詔在黄河决口的地方建碑立廟。丙申，任命鄜州節度使周密爲晉州節度使，任命左羽林統軍符彦卿爲鄜州節度使。壬寅，下詔命令衆臣僚每五天向皇帝請安一次，每天由兩名官員輪流請安，開列見聞以密封奏章進奏。下詔將鄴都宣明門改爲朱鳳門，武德殿改爲視政殿，文思殿改爲崇德殿，晝堂取名爲天清殿，寢殿取名爲乾福殿，所有門名都和殿名相同。皇城南門爲乾明門，北門爲玄德門，東門爲萬春門，西門爲千秋門。小城圈南塼門爲廣運門，觀音門爲金明門，橙槽門爲清景門，寇氏門爲永芳門，朝臣門爲景風門。外城南門爲昭明門，觀音門爲廣義門，北河門爲静安門，魏縣門爲應福門，寇氏門爲迎春門，朝城門爲興仁門，上斗門爲延清門，下斗門爲通遠門。戊申，加封宋州節度使安彦威爲邠國公，獎勵修整黄河的功勞。癸丑，涇州節度使王周奏告，前節度使張彦澤在任日有違法事例二十六條，已經改正廢止，下詔嘉獎他。這年春，鄴都、鳳翔、兗、陜、汝、恒、陳等州乾旱，鄆、曹、澶、博、相、洺等州遭受蝗災。

夏四月甲寅朔，避正殿不視朝，日蝕故也。是日，太陽不虧，百官上表稱賀。詔沿河藩郡節度使、刺史并

夏四月甲寅初一，離開正殿不上朝辦事，是因爲日食的緣故。這天，太陽毫無損缺，衆臣僚上表祝賀。下詔黄河沿岸藩郡節度使、刺史一律

兼管内河堤使。己未，右諫議大夫鄭受益兩疏論張彦澤在涇州之日，違法虐民，支解掌書記張式、部曲楊洪等，請下所司，明申其罪，皆留中不出。庚申，刑部郎中李濤、張麟，員外郎麻麟、王禧，同詣閣門上疏，論張彦澤罪犯，詞甚懇切。辛酉，詔："張彦澤刳剔賓從，誅剥生聚，冤聲穢迹，流聞四方，章表繼來，指陳甚切。尚以曾施微功，特示寬恩，深懷曲法之慚，貴徇議勞之典。其張彦澤宜削一階，仍降爵一級。其張式宜贈官，張式父鐸、弟守貞、男希範并與除官。仍於涇州賜錢十萬，差人津置張式靈柩并骨肉歸鄉，所有先收納却張式家財物畜，并令却還。其涇州新歸業户，量與蠲減税賦。"翌日，以前涇州節度使張彦澤爲左龍武大將軍。戊辰，廢雄州爲昌化軍，警州爲威肅軍，其軍使委本道差補。故涇州節度掌書記張式贈尚書虞部郎中，以式父鐸爲沁州司馬致仕，弟守貞爲貝州清河縣主簿，男希範爲興元府文學。甲戌，詔皇子齊王就前河中府節度使康福第，以教坊樂宴會前、見任節度使。戊寅，前慶州刺史米廷訓追奪在身官爵，配流麟州，坐奸妻兄之女也。是月，州郡十六處蝗。

五月己亥，中書門下奏："時屬炎蒸，事宜簡省，應五日百官起居，望令押班宰臣一員押百官班，其轉對官兩員封付閣門使引進，本官隨百僚退，不用别出謝恩。其文武内外官僚乞假、寧覲、搬家、婚葬、病損并門見門辭。諸道進奉物等，不用殿前排列，引進使引至殿前奏云'某等進奉'，奏訖，其進奉使出。其進奉專使朝見日，班首一人致詞，都附起居。刺史并行軍副使、諸道馬步軍都

兼任管内河堤使。己未，右諫議大夫鄭受益兩次上疏論奏張彦澤在涇州時，違背法紀殘害百姓，肢解掌書記張式、部屬楊洪等人，請求下交有關部門，明確審察他的罪行，這些疏奏全都留在宫中没有采用。庚申，刑部郎中李濤、張麟，員外郎麻麟、王禧，一起到閣門上奏，陳述張彦澤的罪過，言詞十分懇切。辛酉，下詔："張彦澤肢解幕僚，殘害民衆，受害人的冤聲和他的醜惡行徑，傳聞四方，表章紛至沓來，對他的控告特别激切。尚且因爲他曾經有些微功勞，特别給予寬大處理，我深深感到違背法紀的慚愧，被片面地依循了不忘功勞的章程。張彦澤應當降官一級，照例減免爵位一級。張式應該追封官職，張式的父親張鐸、弟弟張守貞、兒子張希範都予以授任官職。照舊賜錢十萬給涇州，派人護送張式的靈柩和骨肉回鄉，所有以前收取的張式家財家畜，都下令退還。涇州新近回歸本業的人户，酌情蠲減税賦。"第二天，任命前涇州節度使張彦澤爲左龍武大將軍。戊辰，將雄州降爲昌化軍，警州降爲威肅軍，軍州長官委托本道補任。追封涇州節度掌書記張式爲尚書虞部郎中，讓張式的父親張鐸以沁州司馬的官銜退休，任命他的弟弟張守貞爲貝州清河縣主簿，兒子張希範爲興元府文學。甲戌，下詔命令皇子齊王到原河中府節度使康福的府第，在宴會上使用教坊樂，會見前任、現任節度使。戊寅，免除前慶州刺史米廷訓現任官爵，流配到麟州，是因爲他奸污妻兄的女兒。這個月，有十六處州郡發生蝗災。

五月己亥，中書門下上奏："正當天氣炎熱之際，處理事務應當簡便，凡是每五天一次的衆官僚上朝請安，希望命令押班宰臣一員指揮衆臣僚的隊列，至於兩員轉對官，就將奏封交由閣門使呈進，本人隨同衆臣僚一道退朝，不用另外出列謝恩。宫廷内外文武官員請假、探親、搬家、婚姻喪葬、疾病損傷等一律在門邊接見門邊告辭。各道進貢物品等，不必在殿前排列，引進使引到殿前上奏説'某人等進貢'，奏報完後，進貢使者退出。進奉專使來朝見時，由同列的第一人致詞，其餘人都隨同請安。刺史和行軍副使、

指揮使已下，差人到闕，并門見門辭。州縣官謝恩日，甲頭一人都致詞，不用逐人告官。其供奉官、殿直等，如是當直及合於殿前排立者，即入起居；如不當直排立者，不用每日起居。委宣徽使點檢，常須整齊。"從之。時帝不豫，難於視朝故也。左威衛上將軍衛審峹卒，贈太子少保。乙巳，尊皇太妃劉氏爲皇太后。丁未，工部侍郎韋勳改刑部侍郎。壬子，以左散騎常侍李光廷爲秘書監，給事中蕭愿爲右散騎常侍，左諫議大夫曹國珍爲給事中，太常卿裴坦爲左諫議大夫。是月，州郡五奏大水，十八奏旱蝗。

諸道馬步軍都指揮使以下，委派人到宫廷，一律在門邊接見門邊引退。州縣官到宫謝恩時，打頭的一人總致詞，不必一個個報告官名問安。供奉官、殿直等，如果是正當值班和該在殿前排立的人，就進去請安；如果不值班和排立的人，不必每天請安。委托宣徽使監察，時常保持整齊劃一。"高祖聽從了這個建議。這是因爲當時高祖身體欠安，難以處理朝務的緣故。左威衛上將軍衛審峹去世，追贈爲太子少保。乙巳，封皇太妃劉氏爲皇太后。丁未，工部侍郎韋勳改任刑部侍郎。壬子，任命左散騎常侍李光廷爲秘書監，給事中蕭愿爲右散騎常侍，左諫議大夫曹國珍爲給事中，太常卿裴坦爲左諫議大夫。這個月，五個州郡奏報水災，十八個州郡奏報旱災蝗害。

六月丁巳，以兖州節度使桑維翰爲晋昌軍節度使，以前許州節度使安審琦爲兖州節度使。襄州都部署高行周奏，安從進觀察判官李光圖出城請援，送赴闕。乙丑，帝崩於保昌殿，壽五十一，遺制齊王重貴於柩前即皇帝位，喪紀并依舊制，山陵務從節儉，馬步諸軍優給并從嗣君處分。

六月丁巳，任命兖州節度使桑維翰爲晋昌軍節度使，任命前許州節度使安審琦爲兖州節度使。襄州都部署高行周上奏，安從進的觀察判官李光圖出城求援，被押送進京。乙丑，高祖在保昌殿崩逝，享年五十一歲，留下詔書命令齊王重貴在靈柩前登皇帝位，一律依照從前的禮制操辦喪事，修建墳墓務必從儉，馬步諸軍的優厚賞賜都聽從繼位君主的調撥。

八月，太常卿崔棁上謚曰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廟號高祖，以其年十一月十日庚寅葬於顯陵，宰臣和凝撰謚册哀册文。

八月，太常卿崔棁敬上謚號爲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廟號爲高祖，定於本年十一月十日庚寅安葬在顯陵，宰臣和凝撰寫謚册哀册文。

史臣曰：晋祖潛躍之前，沈毅而已。及其爲君也，旰食宵衣，禮賢從諫，慕黄、老之教，樂清净之風，以絁爲衣，以麻爲履，故能保其社稷，高朗令終。然而圖事之初，召戎爲援，獫狁自兹而孔熾，黔黎由是以罹殃。迨至嗣君，兵連禍結，卒使都城失守，舉族爲俘。亦猶决鯨海以救焚，何逃没溺；飲鴆漿而止渴，終取喪亡。謀之不臧，何至於是！儻使非由外援之力，自副皇天之命，以兹睿

史臣曰：晋高祖登上皇位以前，祇是深沉果决罷了。等到成爲君主以後，天不亮就穿衣起身天黑了纔進餐，尊敬賢士，聽從不同的意見，欣慕黄、老這一派宗教，喜好清净無爲的風尚，用粗綢做衣服，用麻綫做鞋子，所以能够保住國家，高明爽朗，獲得善終。然而在開創事業的初期，招引契丹爲援兵，獫狁從此氣焰囂張，百姓從此遭受禍殃。等到他的兒子登上皇位，連年作戰，災禍不斷，終於導致丢失都城，全族人成爲俘虜。正如同决開大海的口子來救火，哪裏逃得過被淹死的命運；喝下毒酒來解渴，最終自取滅

德，惠彼蒸民，雖未足以方駕前王，亦可謂仁慈恭儉之主也。

亡。計劃的不妥善，後果嚴重到了何種地步啊！假如不藉助外援的力量，自然應合皇天的安排，憑着這樣的德行，加恩給天下百姓，即使還不能和聖明的先王并駕齊驅，也可以稱得上仁慈恭儉的君主啊。

# 舊五代史卷八十一(晉書七)

## 本紀第七

### 少帝紀(第一)

少帝，名重貴，高祖之從子也。考諱敬儒，母安氏，以唐天祐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生帝於太原汾陽里。敬儒嘗爲後唐莊宗騎將，早薨，高祖以帝爲子。帝少而謹厚，高祖愛之，洎歷方鎮，嘗遣從行，委以庶事，但性好馳射，有祖禰之風。高祖鎮太原，命瑯琊王震以《禮記》教帝，不能領其大義，謂震曰："非我家事業也。"及高祖受圍於太原，親冒矢石，數獻可於左右，高祖愈重焉。高祖受契丹册，將入洛，欲留一子撫晋陽，先謀於戎王，戎王曰："使諸子盡出，吾當擇之。"乃於行中指帝謂高祖曰："此眼大者可矣。"遂以帝爲北京留守，授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司徒，行太原尹，知河東管内節度觀察事。天福二年九月，徵赴闕，授光禄大夫、檢校太保、右金吾衛上將軍。三年十二月，授開封尹，加檢校太傅，封鄭王，增食邑三千户，俄加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六年，高祖幸鄴，改廣晋尹，進封齊王。

是歲六月十三日乙丑，高祖崩，承遺制命柩前即皇帝位。帝在并州未著人望，及保厘浚郊，大有寬裕之稱。從幸鄴都，是歲遇旱，高祖遣祈雨於白龍潭，有白龍見於潭心，是夜

少帝名叫重貴，是高祖的侄子。父親名叫敬儒，母親是安氏，唐天祐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在太原汾陽里生下少帝。敬儒曾任後唐莊宗的騎將，早薨，高祖把少帝作爲繼子。少帝少年時謹慎厚重，高祖喜愛他，等到歷官方鎮時，曾經讓他隨行，委派他辦理各種事務，但是少帝生性愛好跑馬射箭，具有祖先的遺風。高祖鎮守太原，命令瑯琊王震用《禮記》教授少帝，少帝不能領悟其中的深遠含義，告訴王震說："這不是我家的事業。"等到高祖被圍困在太原時，少帝親冒矢石，多次向高祖進獻切實可行的計策，高祖更加器重他。高祖受到契丹的册封，準備進駐洛陽，打算留下一個兒子鎮撫晋陽，事先同契丹皇帝商量，契丹皇帝說："叫所有兒子都出來，我爲你選定一個人。"就在行列中指着少帝告訴高祖說："這個眼睛大的可以留下來。"於是任命少帝爲北京留守，授官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司徒，行太原尹，知河東管内節度觀察事。天福二年九月，徵召少帝到宫廷，授予光禄大夫、檢校太保、右金吾衛上將軍。三年十二月，授任開封尹，加官檢校太傅，封爲鄭王，增加三千户的封地，不久加官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六年，高祖光臨鄴都，改任廣晋尹，進封齊王。

這一年六月十三日乙丑，高祖逝世，少帝禀承高祖遺命在靈柩前即皇帝位。少帝在并州時尚無多少威信，等到治理浚邑近郊，威望就高了起來。隨同高祖到鄴都，這一年遭受旱災，高祖派他到白龍潭祈雨，有白龍出現在潭水中，當晚下

澍雨尺餘，人皆異之，至是果登大位焉。丁卯，賜侍衛諸軍將校錢一百貫下至五貫，以初即位示賚也。戊辰，宰臣馮道等率百僚請聽政，凡三上表，允之。庚午，始聽政於崇德殿門偏廊，分命廷臣以嗣位奏告天地宗廟社稷。遣右驍衛將軍石德超等押先皇御馬二匹，往相州西山撲祭，用北俗禮也。丙子，以司徒、兼侍中馮道爲大行皇帝山陵使，門下侍郎竇貞固副之，太常卿崔棁爲禮儀使，户部侍郎吕琦爲鹵簿使，御史中丞王易簡爲儀仗使。己卯，遣判四方館事朱崇節、右金吾大將軍梁言持國信物使於契丹。是時，河南、河北、關西并奏蝗害稼。

秋七月癸未朔，百官素服臨於天清殿。戊子，詔應宫殿、州縣及官名、府號、人姓名，與先帝諱同音者改之。改西京明堂殿爲宣德殿，中書政事堂爲政事廳，堂後官房頭爲録事，餘爲主事。己丑，大行皇帝大祥，帝釋縗服，百官衣縿。辛卯，帝除禫服，百官吉服。壬辰，太皇太后劉氏崩，高祖之庶母也。遺詔服紀園陵毋用后禮，皇帝不得廢軍國機務。既而禮官奏："準令式，爲祖父母齊縗周，又準喪葬令，皇帝本服周者，三哭而止。請準後唐同光三年，皇太妃北京薨，莊宗於洛京西内發哀素服，不視事三日。"從之。仍遣國子祭酒兼户部侍郎田敏奏告高祖靈座。癸巳，右諫議大夫鄭受益、中書舍人楊昭儉并停見任，以請假在外，不赴國哀故也。丁酉，宰臣馮道等率文武百僚詣崇德殿門拜表，請御正殿，凡三上表，允之。安州奏，水平地深七尺。庚子，帝御正殿，宣制："大赦天下，諸道州府諸色罪犯，除十惡五

雨有一尺多深，人們都覺得此事很奇異，到現在果然登上了帝位。丁卯，賞賜侍衛諸軍將校錢從一百貫下到五貫不等，是因爲剛剛即皇帝位表示恩典的緣故。戊辰，宰臣馮道等率領衆臣僚請求聽理政事，一共上了三次表章，纔應允了他們的請求。庚午，在崇德殿偏廊下開始聽理政事，分别命令朝廷大臣因繼承皇位而奏告天地宗廟神靈。派遣右驍衛將軍石德超等押送已故皇帝的御馬兩匹，到相州西山殺馬祭祀，這是沿用北方的風俗禮儀。丙子，任命司徒、兼侍中馮道爲新去世皇帝山陵使，門下侍郎竇貞固爲副使，太常卿崔棁爲禮儀使，户部侍郎吕琦爲鹵簿使，御史中丞王易簡爲儀仗使。己卯，派遣判四方館事朱崇節、右金吾衛大將軍梁言帶着國家的信物出使到契丹。這時，河南、河北、關西都奏報蝗蟲傷害莊稼。

秋七月癸未初一，衆臣僚身穿素服來到天清殿。戊子，下詔命令凡是宫殿、州縣及官名、府號、人姓名，和已故皇帝名字同音的都要改名。將西京明堂殿改名爲宣德殿，中書政事堂改爲政事廳，堂後官房頭改爲録事官，其餘的都改爲主事。己丑，舉行新去世皇帝的大祥祭禮，少帝脱去披挂麻布條的喪服，衆臣僚穿絹衣。辛卯，少帝除去喪服，衆臣僚穿禮服。壬辰，太皇太后劉氏去世，她是高祖的庶出母親。留下詔書命令喪服陵墓不得使用皇后的禮儀，皇帝不許停止處理軍國大事。不久禮官上奏："依照章法，爲祖父母在服喪期穿熟麻布做的喪服，又依照喪葬令，皇帝身穿本等喪服的服喪期，衹是哭祭三次罷了。請求比照後唐同光三年，皇太妃在北京去世，莊宗在洛陽西宫内穿着喪服進行哀悼，三天不上朝辦事。"少帝聽從了這一意見。仍舊派遣國子祭酒兼户部侍郎田敏向高祖靈位奏告。癸巳，右諫議大夫鄭受益、中書舍人楊昭儉都被罷免現任官職，因爲他們請假在外，没有趕來祭吊高祖的緣故。丁酉，宰臣馮道等帶領文武百官來到崇德殿叩拜上表，請求少帝到正殿，一共上表三次，纔應允了他們的請求。安州奏報，平地水深七尺。庚子，少帝來到正殿，宣讀制敕："大

逆、殺人强盗、官典犯贓、合作毒藥、屠牛鑄錢外，其餘罪犯，咸赦除之。襄州安從進如能果决輸誠，并從釋放。其中外臣僚將校，并與加恩。天下有蟲蝗處，并與除放租稅。"

辛丑，恒州順國軍節度使杜威、河東節度使劉知遠，并加檢校太師，仍增爵邑。青州平盧軍節度使楊光遠加守太師。癸卯，鄆州天平軍節度使兼侍衛馬步都虞候景延廣加特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滑州義成軍節度使兼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李守貞，相州彰德軍節度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郭謹，并加檢校太傅，仍增爵邑。宰臣馮道等上表，請依舊置樞密使，略曰："竊以樞密使創自前朝，置諸近侍，其來已久，所便尤多。頃歲樞密使劉處讓偶屬家艱，爰拘喪制，既從罷免，暫議改更，不曾顯降敕文，永停使額。所願各歸職分，豈敢苟避繁難，伏請依舊置樞密使。"初，高祖事後唐明宗，睹樞密使安重誨秉政擅權，賞罰由己，常惡之，及登極，故斷意廢罷，一委中書。至是馮道等厭其事繁，故復請置之，庶分其權。表凡三上，不允。

乙巳，徐州節度使李從温、宋州節度使安彦威并加兼中書令，西都留守、充襄州行營都部署高行周加兼侍中，鳳翔節度使李從曮加守太保。遣中使就中書賜宰臣馮道生辰器幣，道以幼屬亂離，早喪父母，不記生日，堅辭不受。丙午，以給事中羅周岳爲左散騎常侍，以右諫議大夫符蒙爲給事中，以秘書少監兼廣晋少尹邊蔚爲右散騎常侍，以廣晋少尹張煦爲右諫議大夫，以廣晋府判官、光禄少卿邊

赦天下，各道州府各類罪犯，除犯下十惡五逆、殺人盜竊、貪贓枉法、製作毒藥、殺牛鑄錢罪行的外，其餘罪犯，都予以赦免釋放。襄州安從進如果能够果敢地表示誠意，也予以免罪。朝廷内外臣僚將校，都予以加恩。天下有遭受蝗蟲危害的地方，都予以免除租稅。"

辛丑，恒州順國軍節度使杜重威、河東節度使劉知遠，都加官檢校太師，照舊增加封爵封地。青州平盧軍節度使楊光遠加官守太師。癸卯，鄆州天平軍節度使兼侍衛馬步都虞候景延廣加官特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任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滑州義成軍節度使兼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李守貞，相州彰德軍節度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郭謹，都加官檢校太傅，照例增加封爵封地。宰臣馮道等上表，請求照舊設立樞密使，大略說："我認爲自從前朝創設樞密使一職，委任親信侍臣擔任，由來已久，方便很多。過去樞密使劉處讓偶爾遭遇家難，於是拘泥於喪葬禮制，從而罷免了這一職事，一時商議更改，却没有明確地降下敕命，永遠取消樞密使名額。我們希望事務各有歸屬，怎敢企圖避開繁難事任，我們恭身請求依舊設置樞密使。"當初，高祖追隨後唐明宗，目睹樞密使安重誨獨攬軍政大權，獎賞懲罰全由自己操縱，時常感到可惡，等到登上帝位後，由此决心廢除這一職務，所有事體全部交由中書處理。到這時馮道等嫌事務繁雜，由此請求重新設立樞密使，以求分擔中書的事務。共上表三次，没有聽允。

乙巳，徐州節度使李從温、宋州節度使安彦威都加官兼中書令，西都留守、充襄州行營都部署高行周加官兼侍中，鳳翔節度使李從曮加官守太保。派遣宫中使者到中書省賞賜宰臣馮道生日禮物，馮道因幼年時正當亂世，過早失去父母，記不清生日，堅决推辭不接受。丙午，任命給事中羅周岳爲左散騎常侍，任命右諫議大夫符蒙爲給事中，任命秘書少監兼廣晋少尹邊蔚爲右散騎常侍，任命廣晋少尹張煦爲右諫議大夫，任命廣晋府判官、光禄少卿邊光範爲右諫議大夫。丁未，荆南節度使、南平王高從誨加官兼尚書令，

光範爲右諫議大夫。丁未，荆南節度使、南平王高從誨加兼尚書令，湖南節度使、楚王馬希範加守太傅。自是藩侯郡守，皆第加官封，示溥恩也。

湖南節度使、楚王馬希範加官守太傅。在這時藩侯郡守都依次加官封爵，是爲了表示普遍的恩惠。

是月，州郡十七蝗。

這個月，有十七個州郡發生蝗災。

八月壬子朔，百官素服臨於天清殿。乙卯，以左散騎常侍羅周岳爲東京副留守。庚申，以山陵禮儀使、太常卿崔棁爲太子賓客，分司西都，病故也。壬戌，晉昌軍節度使桑維翰加檢校太傅。甲子，宰臣馮道加守太尉，趙瑩加中書令，李崧加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和凝加右僕射。契丹遣使致慰禮馬二十匹及羅絹等物。是日，襄州行營都部署高行周奏，收復襄州，安從進自焚而死，生擒男弘贊斬之。前河東節度使康福卒，贈太師，謚曰武安。戊辰，以太子太保兼尚書左僕射劉昫爲太子太傅。詔賜襄州城内百姓粟，大户二斛，小户一斛，以久困重圍也。己巳，以太子賓客趙元輔權判太常卿事，充山陵禮儀使。庚午，葬太皇太后於魏縣秦固村。癸酉，契丹遣使致祭於高祖，賻禮御馬二匹、羊千口、絹千匹。契丹主母亦遣使來慰。詔免襄州城内人户今年夏秋來屋税，其城外下營處與放二年租税。應被安從進脅從者，一切不問。是月，河中、河東、河西、徐、晉、商、汝等州蝗。

八月壬子初一，衆臣僚身穿素服來到天清殿。乙卯，任命左散騎常侍羅周岳爲東京副留守。庚申，任命山陵禮儀使、太常卿崔棁爲太子賓客，分司西都，是因爲生病的緣故。壬戌，晉昌軍節度使桑維翰加官檢校太傅。甲子，宰臣馮道加官守太尉，趙瑩加官中書令，李崧加官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和凝加官右僕射。契丹派遣使者送來慰問的禮馬二十匹及羅絹等物品。這天，襄州行營都部署高行周奏告，收復襄州，安從進自焚而死，活捉他的兒子弘贊并斬殺了他。前河東節度使康福去世，追贈爲太師，謚號爲武安。戊辰，任命太子太保兼尚書左僕射劉昫爲太子太傅。下詔賜糧食給襄州城内的百姓，人口多的大户二斛，人口少的小户一斛，是因爲城池長期被圍困的緣故。己巳，任命太子賓客趙元輔權判太常卿事，充任山陵禮儀使。庚午，將太皇太后安葬在魏縣秦固村。癸酉，契丹派遣使者來祭祀高祖，贈送禮品有御馬二匹、羊千隻、絹千匹。契丹主母亦派遣使者來安慰。下詔免除襄州城内人户今年夏秋以來房屋税，襄州城外安營扎寨處予以免除兩年的租税。所有被安從進脅迫而追隨的人，一律不予追究。這個月，河中、河東、河西、徐、晉、商、汝等州發生蝗災。

九月丁丑朔，百官素服臨於天清殿。己卯，分命朝臣詣寺觀禱雨。辛巳，兩浙節度使吴越國王錢弘佐、福建節度使王延羲，并加食邑，仍改賜功臣名號。癸未，帝御乾明門，觀襄州行營都部署高行周、都監張從恩等獻俘馘，有司宣露布訖，以安從進男弘受等四十四人徇於市，皆斬之。

九月丁丑初一，衆臣僚身穿素服來到天清殿。己卯，分別命令朝廷大臣前往寺觀祈雨。辛巳，兩浙節度使吴越國王錢弘佐、福建節度使王延羲，都增加享有的封地，照例改賜功臣名號。癸未，少帝駕臨乾明門，觀看襄州行營都部署高行周、都監張從恩等進獻俘虜和從敵尸上割下的左耳，有關部門宣讀布告完畢，將安從進的兒子弘受等四十四人在市上示衆，全都斬首。特

曲赦京城禁囚。甲申，宴班師將校於崇德殿，賜物有差。乙酉，宰臣和凝上《迴河頌》，賜鞍馬器帛。丁亥，以宋州歸德軍節度使安彦威爲西京留守兼河南尹；以襄州行營都部署、西京留守高行周爲宋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師。戊子，降襄州爲防禦使額，均、房二州割屬鄧州，升泌州爲團練使額。己丑，以東京留守兼開封尹李德玧爲廣晉尹；以宣徽南院使、襄州行營都監張從恩爲東京留守兼開封尹，加檢校太尉；以前同州節度使、襄州行營副部署宋彦筠爲鄧州威勝軍節度使，加檢校太尉。山陵禮儀使撰高祖祔饗太廟酌獻樂章，上之。庚寅，詔今後除授留守，宜降麻制。癸巳，樂平公主史氏進封魯國大長公主，壽安長公主烏氏進封衛國大長公主，鄭國長公主杜氏進封宋國大長公主。荆南高從誨累表讓尚書令之命。己亥，追封故秦國長公主爲梁國長公主，故永壽長公主爲岐國大長公主，故延慶長公主爲邠國大長公主。辛丑，以義成軍節度使兼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李守貞充大行皇帝山陵一行都部署。壬寅，以宣徽北院使、判三司劉遂清爲鄭州防禦使，以澶州防禦使李承福爲宣徽北院使。癸卯，詔大行皇帝十一月十日山陵，宜自十月一日至十一月二十日不坐，放文武百官朝參。甲辰，上大行皇帝尊謚寶册，百官素服班於天清殿。禮儀使撰進高祖祔饗太廟酌獻樂章舞名，請以《咸和之舞》爲名。從之。

別赦免京城中關押的囚犯。甲申，在崇德殿宴請凱旋歸來的將校，賞賜物品有等級差別。乙酉，宰臣和凝獻上《迴河頌》，賞賜鞍馬器帛。丁亥，任命宋州歸德軍節度使安彦威爲西京留守兼河南尹；任命襄州行營都部署、西京留守高行周爲宋州節度使，加官檢校太師。戊子，將襄州降爲防禦使州額，將均、房二州劃歸鄧州，將泌州升爲團練使州額。己丑，任命東京留守兼開封尹李德玧爲廣晉尹；任命宣徽南院使、襄州行營都監張從恩爲東京留守兼開封尹，加官檢校太尉；任命前同州節度使、襄州行營副部署宋彦筠爲鄧州威勝軍節度使，加官檢校太尉。山陵禮儀使撰寫高祖神主進入太廟合祭的樂章，進獻上來。庚寅，下詔今後任命留守，應當使用黄白麻紙發布詔書。癸巳，進封樂平公主史氏爲魯國大長公主，進封壽安長公主烏氏爲衛國大長公主，進封鄭國長公主杜氏爲宋國大長公主。荆南高從誨多次辭讓尚書令的任命。己亥，追封已故秦國長公主爲梁國長公主，追封已故永壽長公主爲岐國大長公主，追封已故延慶長公主爲邠國大長公主。辛丑，任命義成軍節度使兼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李守貞充任新去世皇帝山陵一行都部署。壬寅，任命宣徽北院使、判三司劉遂清爲鄭州防禦使，任命澶州防禦使李承福爲宣徽北院使。癸卯，下詔説在十一月十日安葬新去世的皇帝，應當從十月一日到十一月二十日不坐朝，免除文武衆臣僚的上朝參拜。甲辰，爲新去世皇帝加上謚號寶册，衆官僚身穿素服在天清殿列隊。禮儀使撰寫并獻上高祖神主進入太廟合祭的樂章舞曲名稱，請求以《咸和之舞》爲名。少帝聽允了這個建議。

冬十月辛亥朔，百官素服臨於天清殿。襄州利市廟封爲順正王，仍令本州修崇廟宇。癸亥，啓攢宫，百官衣初喪服入臨。甲子，靈駕進發，帝於朱鳳門外行遣奠之祭，辭畢還

冬十月辛亥初一，衆臣僚身穿素服來到天清殿。加封襄州利市廟神爲順正王，照例命令本州整修崇敬廟宇。癸亥，打開停放高祖靈柩的宫室，衆官僚身穿最初的喪服進去祭悼。甲子，抬出高祖的靈柩，少帝在朱鳳門外舉行發送靈柩的

宫。丁丑，太保盧質卒，贈太子太師，謚曰文忠。己卯，宰臣李崧母喪，歸葬深州，遣使吊祭之。庚辰，契丹遣使致祭於高祖，賻馬三匹、衣三襲。

十一月庚寅，葬高祖皇帝於顯陵。壬辰，湖南奏，前洪州節度使馬希振卒。戊戌，詔宰臣等分詣寺廟祈雪。庚子，祔高祖神主於太廟。辛丑，以右金吾衛大將軍、權判三司董遇爲三司使。詔："州郡税鹽，過税斤七錢，住税斤十錢，州府鹽院并省司差人勾當。"先是，諸州府除蠶鹽外，每年海鹽界分約收鹽價錢一千七萬貫，高祖以所在禁法，抵犯者衆，遂開鹽禁，許通商，令州郡配徵人户食鹽錢，上户千文，下户二百，分爲五等，時亦便之。至是掌賦者欲增財利，難於驟變前法，乃重其關市之征，蓋欲絶其興販歸利於官也。其後鹽禁如故，鹽錢亦徵，至今爲弊焉。是日，詔："天地宗廟社稷及諸祠祭等，訪聞所司承管，多不精潔。宜令三司預支一年禮料物色，於太廟置庫收貯，差宗正丞主掌，委監察使監當，祭器祭服等未備者修製。"

十二月辛酉，以威武軍節度副使、充福建管内諸軍都指揮使王亞澄爲威武軍副大使，知節度事。詔："諸道州府，每遇大祭祀、冬至、寒食、立春、立夏、雨雪未晴，不得行極刑，如有已斷下文案，可取次日及雨雪定後施行。"乙丑，以前鄧州節度使安審暉爲左羽林統軍，以前延州節度使丁審琪爲右羽林統軍，以前金州節度使潘環爲左神武統軍，以前華州節度使皇甫立爲左金吾衛上將軍，以右龍武統軍劉遂凝爲左驍衛上將軍，以前貝州節度使馬萬爲右驍衛上

祭禮，向高祖遺體告别後返回宫中。丁丑，太保盧質去世，追封爲太子太師，謚號爲文忠。己卯，宰臣李崧的母親去世，送回深州安葬，派遣使者前去哀悼她。庚辰，契丹派遣使者前來祭奠高祖，贈送馬三匹、衣三套。

十一月庚寅，在顯陵安葬高祖皇帝。壬辰，湖南上奏，前洪州節度使馬希振去世。戊戌，下詔命令宰臣等分别前往寺廟祈求降雪。庚子，將高祖的神主附入太廟合祭。辛丑，任命右金吾衛大將軍、權判三司董遇爲三司使。下詔："州郡徵收鹽税，銷往外地的鹽每斤收税七錢，在本地銷售的每斤收税十錢，州府鹽院和省司委派人員辦理。"在此以前，各州府除蠶鹽外，每年海鹽産地大約收取鹽税一千零七萬貫，高祖因爲各産地禁止販鹽，而觸犯的人很多，於是開放鹽禁，允許通商，命令州郡按比例徵收人户的食鹽錢，上户千文，下户二百，分爲五等，當時都覺得方便。到現在掌管賦税的人想要增加財政收入，又不容易突然改變過去的法令，於是加重關卡市場的徵税，大概想斷絶私販將利潤歸於官府。此後照舊禁止販鹽，鹽錢也要徵收，直到現在都成爲弊端。這一天，下詔："對天地宗廟社稷諸神祇的祭祀，聽説有關部門承辦此事，大多不够潔净。應當命令三司預支一年的祭祀用品，在太廟設置倉庫收藏，委派宗正丞掌管，委派監察使監察，没有準備好的祭器祭服要修整製造。"

十二月辛酉，任命威武軍節度副使、充任福建管内諸軍都指揮使王亞澄爲威武軍副大使，知節度事。下詔："各道州府，每逢遇到大祭祀、冬至、寒食、立春、立夏、雨雪未晴，不許施行死刑。如果有已經判決的文案，可以選擇第二天或者雨雪停後執行。"乙丑，任命前鄧州節度使安審暉爲左羽林統軍，任命前延州節度使丁審琪爲右羽林統軍，任命前金州節度使潘環爲左神武統軍，任命前華州節度使皇甫立爲左金吾衛上將軍，任命右龍武統軍劉遂凝爲左驍衛上將軍，任命前貝州節度使馬萬爲右驍衛上將軍，任命左龍武大將軍張彦澤爲右武衛上將軍。丙寅，宰臣馮道、滑州節度使兼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李守貞、河

將軍，以左龍武大將軍張彥澤爲右武衛上將軍。丙寅，宰臣馮道、滑州節度使兼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李守貞、河陽節度使皇甫遇、西京留守安彥威、廣晉尹李德珫，并加爵邑，以山陵充奉之勞也。己巳，迴鶻進奉使密里等各授懷化歸德大將軍、將軍郎將，放還蕃。庚午，故洪州節度使馬希振追封齊國公。辛未，故中吴建武等軍節度使、彭城郡王錢元璙追封廣陵郡王。丙子，于闐、迴鶻皆遣使貢方物。

陽節度使皇甫遇、西京留守安彥威、廣晉尹李德珫，都增加封爵封地，是因爲擔當安葬皇帝事務的功勞。己巳，分别授任回鶻進奉使密里等人爲懷化歸德大將軍、將軍郎將，放回回鶻。庚午，追封已故洪州節度使馬希振爲齊國公。辛未，追封已故中吴建武等軍節度使、彭城郡王錢元璙爲廣陵郡王。丙子，于闐、回鶻都派遣使者來進貢土特産品。

天福八年春正月辛巳，盜發唐坤陵，莊宗母曹太后之陵也。河南府上言：“逃户凡五千三百八十七，餓死者兼之。”詔：“諸道以廪粟賑饑民，民有積粟者，均分借便，以濟貧民。”時州郡蝗旱，百姓流亡，餓死者千萬計，東都人士僧道，請車駕復幸東京。後唐莊宗德妃伊氏自契丹遣使貢馬。庚寅，沙州留後曹元深加檢校太傅，充沙州歸義軍節度使。癸巳，發禁軍萬人并家口赴東京。乙巳，于闐、迴鶻入朝使劉再成等并授懷化大將軍、將軍郎將，放還蕃。

二月庚戌，御札取今月十一日車駕還東京，沿路州府，不用修飾行宫；食宿頓遞，并以官物供給，文武臣僚除有公事合隨駕外，并先次進發。以侍衛親軍使景延廣充御營使。癸丑，以廣晉尹李德珫權鄴都留守。己未，車駕發鄴都，曲赦都下禁囚。甲子，次封丘，文武百官見於行宫。乙丑，至東京。甲戌，以東京留守張從恩爲權鄴都留守，以皇弟檢校司徒重睿爲檢校太保、開封尹，年幼未出閣，差左散騎常侍邊蔚知府事。丁丑，以前太僕卿薛仁謙爲衛尉卿。河中逃户凡七千七百五十九。是時天下

天福八年春正月辛巳，盜賊掘開後唐坤陵，這是莊宗母親曹太后的陵墓。河南府上奏説：“逃亡人户共有五千三百八十七户，餓死的人數加倍。”下詔：“各道用庫存糧食賑濟飢民，有存糧的人家，都要分出糧食就便借貸，以賑救貧民。”當時州郡發生旱災蝗害，百姓流亡，餓死的人成千累萬，東都的官民僧道，請求皇帝再次莅臨東京。後唐莊宗德妃伊氏從契丹派遣使者進貢馬匹。庚寅，沙州留後曹元深加官檢校太傅，充任沙州歸義軍節度使。癸巳，調遣禁軍一萬人以及家屬一起來東京。乙巳，于闐、回鶻入朝使劉再成等都授任懷化大將軍、將軍郎將，放回各蕃部。

二月庚戌，少帝親筆詔書，決定本月十一日，車駕返回東京，沿路州府，不必修整裝飾行宫；食宿郵遞，一律用官物供給，文武臣僚除了有公事應當跟隨皇帝的馬車外，都要提前出發。任命侍衛親軍使景延廣充御營使。癸丑，任命廣晉尹李德珫代理鄴都留守。己未，皇帝的車馬從鄴都出發，特别赦免鄴都地區的囚犯。甲子，抵達封丘，在行宫召見文武衆臣僚。乙丑，來到東京。甲戌，任命東京留守張從恩爲代理鄴都留守，任命皇弟檢校司徒重睿爲檢校太保、開封尹，他年齡幼小不能到任所，因此委任左散騎常侍邊蔚知府事。丁丑，任命前太僕卿薛仁謙爲衛尉卿。河中逃亡人户共七千七百五十九户。這時天下饑荒，穀價飛漲，很多人都餓死路旁。右金

饑，穀價翔踴，人多餓殍。右金吾衛上將軍劉處讓卒，贈太尉。

三月己卯朔，以中書令、監修國史趙瑩爲晋昌軍節度使；以晋昌軍節度使桑維翰爲侍中、監修國史。辛巳，以左散騎常侍盧重爲秘書監，以東京副留守羅周岳爲右散騎常侍。癸未，青州節度使、東平王楊光遠進封壽王，北京留守劉知遠、恒州節度使杜威并加兼中書令。乙酉，以鄜州節度使符彦卿爲河陽節度使；以權鄴都留守、前開封尹張從恩爲鄴都留守、廣晋尹；以右羽林統軍丁審琪爲鄜州節度使。丁亥，天策上將軍、湖南節度使、楚王馬希範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己丑、桂州節度使馬希杲依前檢校太尉、兼侍中，兼知朗州軍州事；朗州武平軍節度使馬希萼加檢校太尉，進封爵邑。以武平軍節度副使、岳州團練使馬希瞻爲檢校太尉，領廬州昭信軍節度使，以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團練使馬希廣爲檢校太尉，領洪州鎮南軍節度使，皆楚王馬希範之弟也。庚寅，以宣徽北院使李承福爲右武衛大將軍，充宣徽南院使；以前鄭州防禦使劉繼勳爲左千牛衛大將軍，充宣徽北院使。國子祭酒兼户部侍郎田敏以印本《五經》書上進，賜帛五十段。甲午，有白烏栖作坊桐樹，作坊使周務掠捕而進之。辛丑，引進使、太府卿孟承誨使契丹。詔京百司攝官親公事及五年，與授初官。癸卯，以左諫議大夫司徒詡爲給事中，左司郎中王仁裕爲右諫議大夫，前鴻臚卿王均爲少府監。

夏四月戊申朔，日有蝕之。庚戌，以許州節度使趙在禮爲徐州節度使，以徐州節度使李從温爲許州節度

吾衛上將軍劉處讓去世，追贈爲太尉。

三月己卯初一，任命中書令、監修國史趙瑩爲晋昌軍節度使；任命晋昌軍節度使桑維翰爲侍中、監修國史。辛巳，任命左散騎常侍盧重爲秘書監，任命東京副留守羅周岳爲右散騎常侍。癸未，青州節度使、東平王楊光遠進封壽王，北京留守劉知遠、恒州節度使杜重威都加官兼中書令。乙酉，任命鄜州節度使符彦卿爲河陽節度使，任命代理鄴都留守、前開封尹張從恩爲鄴都留守、廣晋尹；任命右羽林統軍丁審琪爲鄜州節度使。丁亥，天策上將軍、湖南節度使、楚王馬希範加官守尚書令、兼中書令。己丑，桂州節度使馬希杲依舊爲檢校太尉、兼侍中，兼知朗州軍州事；朗州武平軍節度使馬希萼加官檢校太尉，增加封爵封地。任命武平軍節度副使、岳州團練使馬希瞻爲檢校太尉，兼領廬州昭信軍節度使，任命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團練使馬希廣爲檢校太尉，兼領洪州鎮南軍節度使，他們都是楚王馬希範的弟弟。庚寅，任命宣徽北院使李承福爲右武衛大將軍，充宣徽南院使；任命前鄭州防禦使劉繼勳爲左千牛衛大將軍，充宣徽北院使。國子祭酒兼户部侍郎田敏將雕印本《五經》獻上，賜給他絲帛五十段。甲午，有白烏栖息在作坊桐樹上，作坊使周務將它捕捉後獻上。辛丑，引進使、太府卿孟承誨出使契丹。下詔命令在京各部門的暫代職事官親自處理公事達到五年的，予以授任初官。癸卯，任命左諫議大夫司徒詡爲給事中，左司郎中王仁裕爲右諫議大夫，前鴻臚卿王均爲少府監。

夏四月戊申初一，日食。庚戌，任命許州節度使趙在禮爲徐州節度使，任命徐州節度使李從温爲許州節度使。己巳，中書門下上奏：“請求

使。己巳，中書門下奏："請以六月二十七日降誕日爲啓聖節。"從之。是月，河南、河北、關西諸州旱蝗，分命使臣捕之。

將六月二十七日皇帝生日作爲啓聖節。"少帝聽從了這一建議。這個月，河南、河北、關西各州遭受旱災蝗害，分别命令使臣捕殺蝗蟲。

五月己卯，追封皇故長姊爲吴國長公主。癸未，皇侄女永福縣主薨，輟朝三日，追封平昌郡主。丁亥，皇第二叔祖贈太師萬友追封秦王；皇第三叔祖贈太尉萬銓，贈太師，追封趙王。皇伯贈太傅敬儒贈太師，追封宋王；皇叔贈太尉福王德贈太師，追封如故；皇叔贈太傅暉贈太師，追封韓王；皇叔贈太尉通王殷、皇叔贈太尉廣王威、皇兄贈太傅郯王重裔并贈太師，追封如故。皇兄贈太師沂王重信追封楚王；皇兄贈太傅虢王重乂、皇兄贈太師夔王重進、皇弟贈太尉陳王重杲等并贈太師，追封如故。仍令所司擇日册命。辛卯，以御史中丞王易簡爲尚書左丞，以禮部侍郎張允爲御史中丞，以中書舍人吴承範爲禮部侍郎，以吏部侍郎王延爲尚書右丞，以尚書右丞王松爲吏部侍郎，以兵部侍郎張昭遠爲吏部侍郎，以户部侍郎吕琦爲兵部侍郎，以刑部侍郎韋勳爲户部侍郎，以工部侍郎李詳爲刑部侍郎。癸巳，命宰臣等分詣寺觀禱雨。己亥，飛蝗自北翳天而南。太子賓客李棁卒。甲辰，詔："諸道州府見禁罪人，除十惡五逆、行劫殺人、僞行印信、合造毒藥、官典犯贓各減一等外，餘并放。"是時所在旱蝗，故有是詔。乙巳，幸相國寺祈雨。

五月己卯，追封皇帝已故的大姊爲吴國長公主。癸未，皇帝侄女永福縣主薨，停止朝事三天，追封爲平昌郡主。丁亥，追封皇帝第二叔祖贈太師萬友爲秦王；皇帝第三叔祖贈太尉萬銓，追贈爲太師，追封爲趙王。皇伯贈太傅敬儒追贈太師，追封爲宋王；皇叔贈太尉福王德追贈太師，追封照舊；皇叔贈太傅暉追贈太師，追封爲韓王；皇叔贈太尉通王殷、皇叔贈太尉廣王威、皇兄贈太傅郯王重裔都追贈太師，追封照舊。皇兄贈太師沂王重信，追封爲楚王；皇兄贈太傅虢王重乂、皇兄贈太師夔王重進、皇弟贈太尉陳王重杲等都追贈太師，追封照舊。照例命令有關部門選擇吉日册封。辛卯，任命御史中丞王易簡爲尚書左丞，任命禮部侍郎張允爲御史中丞，任命中書舍人吴承範爲禮部侍郎，任命吏部侍郎王延爲尚書右丞，任命尚書右丞王松爲吏部侍郎，任命兵部侍郎張昭遠爲吏部侍郎，任命户部侍郎吕琦爲兵部侍郎，任命刑部侍郎韋勳爲户部侍郎，任命工部侍郎李詳爲刑部侍郎。癸巳，命令宰臣等分别到寺觀去祈求降雨。己亥，蝗蟲遮天蔽日地由北向南飛去。太子賓客李棁去世。甲辰，下詔："各道州府在押犯人，除犯下十惡五逆、搶劫殺人、僞造印章、製造毒藥、貪贓枉法等罪行的分别減罪一等外，其餘全部釋放。"這時各地都遭受旱災蝗害，所以有這一詔令。乙巳，皇帝莅臨相國寺祈求降雨。

六月庚戌，以螟蝗爲害，詔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李守貞往皋門祭告，仍遣諸司使梁進超等七人分往開封府界捕之。乙卯，以左羽林統軍安審暉爲潞州節度使。宿州奏，飛蝗抱草乾

六月庚戌，因螟蝗爲害，下詔命令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李守貞前去皋門祭祀禱告，照例派遣諸司使梁進超等七人分别往開封府境内捕殺蝗蟲。乙卯，任命左羽林統軍安審暉爲潞州節度使。宿州上奏，蝗蟲抱草乾死。丙辰，貝州上

死。丙辰，貝州奏，逃户凡三千七百。遣供奉官衛延韜詣嵩山投龍祈雨。戊午，以西京留守馬從斌爲左監門衛上將軍。開封府界飛蝗自死。庚申，河南府奏，飛蝗大下，遍滿山野，草苗樹葉食之皆盡，人多餓死。禮部侍郎吴承範卒。丙寅，以將册皇太后，遣尚書左丞王易簡奏告天地。陜州奏，蝗飛入界，傷食五稼及竹木之葉，逃户凡八千一百。丁卯，以給事中符蒙爲禮部侍郎，以左諫議大夫裴坦爲給事中。辛未，遣内外臣僚二十八人分往諸道州府率借粟麥。時使臣希旨，立法甚峻，民間碓磑泥封之，隱其數者皆斃之，由是人不聊生，物情胥怨。是月，諸州郡大蝗，所至草木皆盡。

奏，逃亡人户共三千七百户。派遣供奉官衛延韜前往嵩山向龍神祈求降雨。戊午，任命西京留守馬從斌爲左監門衛上將軍。開封府境内飛蝗自然死亡。庚申，河南府上奏，飛蝗大規模飛來，漫山遍野，草苗樹葉被吃盡，很多人都餓死了。禮部侍郎吴承範去世。丙寅，因爲即將册封皇太后，所以派遣尚書左丞王易簡奏告天地神祇。陜州上奏，蝗蟲飛進境内，吃掉五穀和竹子樹木的葉子，逃亡人户共有八千一百户。丁卯，任命給事中符蒙爲禮部侍郎，任命左諫議大夫裴坦爲給事中。辛未，派遣宫廷内外臣僚二十八人分别前去各道州府大量借貸糧食。當時使臣迎合少帝的旨意，立法很嚴，用泥封填民間的碓磨，對隱瞞碓磨數目的人都處死，因此民不聊生，人心憤怨。這個月，各州郡蝗害嚴重，蝗蟲所到之處草木都一掃而光。

# 舊五代史卷八十二(晋書八)

## 本紀第八

### 少帝紀(第二)

天福八年秋七月丁丑朔，京師雨水深三尺。辛巳，許州節度使李從温來朝，進封楚國公。壬午，以前河陽節度使皇甫遇爲右龍武統軍。丁亥，以宣徽南院使李承福爲同州節度使。癸巳，改陜州甘棠驛爲通津驛，避廟諱也。甲午，正衙命册皇太后，以宰臣李崧充使，右散騎常侍李慎儀爲副。丁酉，幸南莊，召從駕臣僚習射，路左農人各賜布衫麻屨。

八月戊申，右衛上將軍楊思權卒，贈太傅。辛亥，分命朝臣一十三人分檢諸州旱苗。涇、青、磁、鄴都共奏逃户凡五千八百九十。諸縣令佐以天災民餓，携牌印納者五。癸酉，以前昭義節度使李從敏爲左龍武統軍。

九月戊寅，尊秦國夫人安氏爲皇太妃，帝所生母也。丁亥，追册故魏國夫人張氏爲皇后，帝之元妃也。是日，以金部郎中、知制誥馮玉爲檢校尚書右僕射，充潁州團練使。戊子，前潁州團練使田令方追奪在身官爵，勒歸私第，坐前任耀州日，額外配民麯錢納歸私室故也。延州奏，綏州刺史李彝敏抛棄郡城，與弟彝俊等五人將骨肉二百七十口來投，當州押送赴闕，稱與兄夏州節度使彝殷偶起

天福八年秋七月丁丑初一，京城降雨深達三尺。辛巳，許州節度使李從温來朝見，進封楚國公。壬午，任命前河陽節度使皇甫遇爲右龍武統軍。丁亥，任命宣徽南院使李承福爲同州節度使。癸巳，將陜州甘棠驛改爲通津驛，是因爲避廟諱的緣故。甲午，在前殿册封皇太后，任命宰臣李崧充當主持，右散騎常侍李慎儀爲副使。丁酉，駕臨南莊，召集隨同而來的臣僚練習射箭，將布衫、麻鞋賞賜給路旁的農民。

八月戊申，右衛上將軍楊思權去世，贈官爲太傅。辛亥，分别命令朝廷大臣一十三人分頭到各州檢查受旱的禾苗。涇、青、磁州及鄴都奏報逃亡人户共有五千八百九十户。各地縣令佐僚因天災使百姓困餓，而將官印上交的有五人。癸酉，任命前昭義節度使李從敏爲左龍武統軍。

九月戊寅，尊稱秦國夫人安氏爲皇太妃，她是少帝的生母。丁亥，追封已故魏國夫人張氏爲皇后，她是少帝的原配妃子。這天，任命金部郎中、知制誥馮玉爲檢校尚書右僕射，充任潁州團練使。戊子，免除原潁州團練使田令方的官爵，勒令他返回家中，是因爲他在耀州任職期間，額外徵收百姓的麯錢而據爲己有的緣故。延州上奏，綏州刺史李彝敏抛棄郡城，和弟彝俊等五人帶着親戚二百七十人來投靠，本州押送來京，説是和兄長夏州節度使彝殷偶爾産生猜疑，互相攻打的緣故。辛卯，夏州上奏，委派宥州刺

猜嫌，互相攻伐故也。辛卯，夏州奏，差宥州刺史李仁立權知綏州。癸巳，故絳州刺史張從訓贈太尉，追册皇后之父也。甲午，夏州李彝殷奏："衙内都指揮使拓拔崇斌等五人作亂，當時收擒處斬訖。相次綏州刺史李彝敏擅將兵士，直抵城門，尋差人掩殺，彝敏知事不濟，與弟五人將家南走。"詔："李彝敏潜結凶黨，顯恣逆謀，骨肉之間，尚興屠害，照臨之内，難以含容，送夏州處斬。"丙申，幸大年莊，遂幸侍衛使景延廣第，延廣進金玉器玩，賜延廣玉帶名馬，母妻、賓佐、部曲、僮僕錫賚咸及之。庚子，以右諫議大夫邊光範爲給事中，以吏部郎中劉知新爲右諫議大夫。是月，諸州郡括借到軍食，以籍來上，吏民有隱落者，并處極法。州郡二十七蝗，餓死者數十萬。

史李仁立權知綏州。癸巳，追贈已故絳州刺史張從訓爲太尉，他是追封的皇后的父親。甲午，夏州李彝殷上奏："衙内都指揮使拓拔崇斌等五人作亂，已經及時捕捉處斬。緊接着綏州刺史李彝敏擅自率領士兵，直抵城門，不一會兒我派人掩擊，彝敏知道事情辦不成了，和弟弟五人帶領全家向南逃走。"下詔："李彝敏暗中勾結凶黨，恣意圖謀不軌，弟兄之間，尚且興起殺心，普天之下，難以容忍，扭送到夏州處斬。"丙申，莅臨大年莊，同時親臨侍衛使景延廣家，延廣獻上金玉器玩，賞賜延廣玉帶名馬，他的母親、妻子、賓客幕僚、部下將士、僮僕奴婢全都得到賞賜。庚子，任命右諫議大夫邊光範爲給事中，任命吏部郎中劉知新爲右諫議大夫。這個月，各州郡收刮借貸到軍糧，將登記簿獻上，官吏百姓没有登記上交的人，全都判處死刑。二十七處州郡有蝗害，餓死的人有幾十萬。

冬十月戊申，制以吴國夫人馮氏爲皇后，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册命。庚戌，封皇第十一妹爲嘉興長公主，第十二妹爲永泰長公主。是夕五更，有彗見於東方，在角，旬日而滅。壬子，以權知延州軍州事、前鳳州防禦使杜威爲延州留後。甲寅，以國子祭酒兼户部侍郎田敏充弘文館學士，判館事；以吏部侍郎張昭遠充史館修撰，判館事；以給事中司徒詡充集賢殿學士，判院事。西京奏，百姓馬知饒殺男吴九不死，以其侵母食也。詔赦之。甲子，以前延州節度使何建爲涇州節度使。丙寅，以涇州節度使王周爲陝府節度使。己巳，以左散騎常侍、權知開封府事邊蔚爲工部侍郎，依前知府事。壬申，以前兵部侍郎李玘爲吏部侍郎。癸酉，命使攝太尉、右僕射平章事和凝，使副攝司徒、給事中邊光範追册故魏國夫人張氏爲

冬十月戊申，下制書以吴國夫人馮氏爲皇后，照例命令有關部門選擇吉日預備典禮舉行册封儀式。庚戌，加封皇帝第十一妹爲嘉興長公主，第十二妹爲永泰長公主。這天晚上五更，有彗星出現在東方，在角星附近，經過十天纔消失。壬子，任命權知延州軍州事、前鳳州防禦使杜重威爲延州留後。甲寅，任命國子祭酒兼户部侍郎田敏充弘文館學士，代管館中事務；任命吏部侍郎張昭遠充任史館修撰，代管館中事務；任命給事中司徒詡充集賢殿學士，代管院中事務。西京上奏，百姓馬知饒殺兒子吴九未致死，是因爲兒子侵奪母親食物的緣故。下詔赦免馬知饒。甲子，任命前延州節度使何建爲涇州節度使。丙寅，任命涇州節度使王周爲陝府節度使。己巳，任命左散騎常侍、權知開封府事邊蔚爲工部侍郎，依舊知府事。壬申，任命前兵部侍郎李玘爲吏部侍郎。癸酉，命令使者攝太尉、右僕射平章事和凝，副使攝司徒、給事中邊光範，追封已故魏國夫人張氏爲皇后，手捧寶册到西莊供奉神佛的地方舉行典禮，儀仗隊伍一如舊式。

皇后，奉寶册至西莊影殿行禮，鹵簿儀仗如式。

十一月丁丑，以鄧州節度使宋彦筠爲晉州節度使，以涇州節度使何建爲鄧州節度使。己卯，以前鄴都留守、廣晉尹李德琉爲涇州節度使。丙申，所司奏議，故天下兵馬都元帥、吴越國王錢元瓘謚曰莊穆，詔改爲文穆。戊戌，遣前復州防禦使吴巒權知貝州軍事，詔節度使王令温赴闕。庚子，單州軍事判官趙岳奏，刺史楊承祚初夜開門出城，稱爲母病，往青州寧親，於孔目官齊琪處留下牌印，臣已行用權知州事。辛丑，高麗遣使朝貢。昭化軍節度使、瑞愼等州觀察等使杜建徽進封郧國公。遣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郭謹領兵赴鄆州。

十一月丁丑，任命鄧州節度使宋彦筠爲晉州節度使，任命涇州節度使何建爲鄧州節度使。己卯，任命前鄴都留守、廣晉尹李德琉爲涇州節度使。丙申，主管部門上奏，已故天下兵馬都元帥、吴越國王錢元瓘的謚號爲莊穆，下詔改爲文穆。戊戌，派遣前復州防禦使吴巒權知貝州軍事，下詔命令節度使王令温趕赴京城。庚子，單州軍事判官趙岳上奏，刺史楊承祚初更時分開門出城，説是因爲母親病了，前去青州探看，在孔目官齊琪處留下官印，臣下已經行使權知州事的職權。辛丑，高麗派遣使臣來朝拜進貢。昭化軍節度使、瑞愼等州觀察等使杜建徽進封郧國公。派遣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郭謹領兵奔赴鄆州。

十二月乙巳朔，遣左領軍衛將軍蔡行遇押兵士屯於鄆州，仍遣供奉官殿直二十六人，自河陰至海口，分擘地分巡檢，以青州節度使楊光遠謀叛故也。庚戌，前左御正齊國夫人吴氏已降二十一人，并進封郡國夫人，太后宫、皇后宫知客夫人等亦如之。太子太保致仕梁文矩卒，贈太子太傅。癸丑，詔河陽節度使符彦卿、宋州節度使高行周、貝州節度使王令温、同州節度使李承福、陳州梁漢璋、亳州李蕚、懷州薛懷讓并赴闕，分命使臣諸州郡巡檢，以契丹入寇故也。遣給事中邊光範、前登州刺史郭彦威使於契丹，行至恒州，敵已犯境，不能進，留於公館數月，不達其命而回。甲寅，以單州刺史楊承祚爲登州刺史，從其便也。華州陜府奏，逃户凡一萬二千三百。乙丑，臘，車駕不出。詔前陜州節度使石贇率諸節度使畋於近郊。太子賓客聶延祚卒。丁卯，詔宣徽使劉繼勳就杜威園亭會

十二月乙巳初一，派遣左領軍衛將軍蔡行遇督促士兵屯駐在鄆州，照例派遣二十六名供奉官殿直，從河陰到海口，劃分地段巡查監視，是因爲青州節度使楊光遠謀反的緣故。庚戌，前左御正齊國夫人吴氏以下二十一人，都進封郡國夫人，太后宫、皇后宫知客夫人等也和她們一樣。以太子太保名銜退休的梁文矩去世，贈官爲太子太傅。癸丑，下詔命令河陽節度使符彦卿、宋州節度使高行周、貝州節度使王令温、同州節度使李承福、陳州梁漢璋、亳州李蕚、懷州薛懷讓都奔赴京城，分别命令使臣到各州郡巡視，是因爲契丹入侵的緣故。派遣給事中邊光範、前登州刺史郭彦威出使契丹，走到恒州，敵人已經侵犯邊疆，不能繼續行進，在公館逗留幾個月，没有完成使命就返回了。甲寅，任命單州刺史楊承祚爲登州刺史，以便其相機行事。華州陜府上奏，逃亡人户共有一萬二千三百户。乙丑，是歲終祭祀百神的日子，少帝没有出宫。下詔命令原陜州節度使石贇率領各節度使在近郊狩獵。太子賓客聶延祚去世。丁卯，下詔命令宣徽使劉繼勳到杜重威家園亭會同節度使統軍等練習射箭。淄州上奏，青州節度使楊光遠反叛，派遣士兵攻打淄

節度使統軍等習射。淄州奏，青州節度使楊光遠反，遣兵士取淄州，刺史翟進宗入青州。是冬大飢，河南諸州餓死者二萬六千餘口。

州，刺史翟進宗去了青州。這年冬天大饑荒，河南各州餓死的有二萬六千多人。

開運元年春正月甲戌朔，是夕陣雲掩北斗之魁星。乙亥，滄、恒、貝、鄴馳告，契丹前鋒趙延壽、趙延昭引五萬騎入寇，將及甘陵，青州楊光遠召之也。己卯，契丹陷貝州，知州吴巒死之。庚辰，以宋州節度使高行周爲北面行營都部署，以河陽節度使符彦卿爲馬軍左厢排陣使，以右神武統軍皇甫遇爲馬軍右厢排陣使，以陝州節度使王周爲步軍左厢排陣使，以左羽林統軍潘環爲步軍右厢排陣使。太原奏，契丹入雁門，圍忻、代二州。恒、滄、邢三州上言，契丹大至。是歲，天下餓死者數十萬人，詔逐處長吏瘞之。壬午，詔取此月十三日車駕北征，以前邠州節度使李周爲權東京留守。乙酉，車駕發東京。丁亥，敵騎至黎陽，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李守貞爲前軍都虞候。河北危蹙，諸州求救者人使相望。戊子，車駕至澶州。以貝州節度使王令温爲鄧州節度使，時令温弟令崇自契丹至，訴以舉族陷於甘陵，故有是命。辛卯，鄴都留守張從恩遣人夜縋城間行，奏契丹主以鐵騎三四萬建牙帳於元城，以趙延壽爲魏博節度使，改封魏王，延壽日率騎軍摩壘而退。甲午，以北京留守劉知遠爲幽州道行營招討使，以恒州節度使杜威副之，定州節度使馬全節爲都虞候，其職員將校委招討使便宜署置。乙未，大霧中有白虹相偶，占者曰："斯爲海溼，其下必將有戰。"詔率天下公私之馬以資騎軍。丙申，契丹攻黎陽，遣右武衛上將軍張彦澤等率勁騎三千以禦

開運元年春正月甲戌初一，這天晚上雲層叠起掩蓋了北斗七星中的魁星。乙亥，滄、恒、貝、鄴緊急奏報，契丹前鋒趙延壽、趙延昭率領五萬騎兵入侵，即將抵達甘陵，是因爲青州楊光遠招引外援的緣故。己卯，契丹攻下貝州，知州吴巒戰死。庚辰，任命宋州節度使高行周爲北面行營都部署，任命河陽節度使符彦卿爲馬軍左厢排陣使，任命右神武統軍皇甫遇爲馬軍右厢排陣使，任命陝州節度使王周爲步軍左厢排陣使，任命左羽林統軍潘環爲步軍右厢排陣使。太原奏報，契丹進入雁門，圍困了忻、代二州。恒、滄、邢三州上奏説，契丹兵馬大量涌來。這一年，天下餓死的人有好幾十萬，下詔命令各地長官收尸掩埋。壬午，下詔選定本月十三日皇帝北征，任命前邠州節度使李周爲權東京留守。乙酉，少帝從東京出發。丁亥，敵騎到達黎陽，任命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李守貞爲前軍都虞候。河北危急，各州求救的使者絡繹不絶。戊子，少帝抵達澶州。任命貝州節度使王令温爲鄧州節度使，當時令温的弟弟令崇從契丹處來，訴説全家人失陷在甘陵，因此有這個任命。辛卯，鄴都留守張從恩派人乘夜從城上吊下來抄小道趕來，奏報契丹君主帶領三四萬鐵騎在元城設立指揮中心，任命趙延壽爲魏博節度使，改封魏王，延壽天天率領騎兵迫近城堡而後撤退。甲午，任命北京留守劉知遠爲幽州道行營招討使，任命恒州節度使杜重威爲副招討使，定州節度使馬全節爲都虞候，部下職員將校委托招討使相機任用。乙未，大霧中有白虹相交，占卜的人説："這是海水泛濫的現象，它的下面必定會有戰争。"下詔徵集天下公私所有馬匹以資助騎軍。丙申，契丹攻打黎陽，派遣右武衛上將軍張彦澤等率領精鋭騎兵三千抵擋他們。己亥，派遣翻譯官孟守忠送信給契丹君主，請求恢復往日的和好。守忠從敵營返回，契丹君主回信説："已經形成的局勢，不能

之。己亥，遣譯語官孟守忠致書於契丹主，求修舊好。守忠自敵帳廻，契丹主復書曰：“已成之勢，不可改也。”辛丑，太原奏，與契丹戰於秀谷，斬首三千級，生擒五百人，獲敵將一十七人，賊軍散入鵶鳴谷，已進軍追襲。

更改了。”辛丑，太原上奏說，和契丹在秀谷交戰，斬首級三千，活捉五百人，抓獲敵將一十七人，賊軍逃散進入鵶鳴谷，已經進軍追擊。

二月甲辰朔，遣石贇守麻家口，何建守楊劉鎮，白再榮守馬家渡，安彥威守河陽。鄆州奏，博州刺史周儒以城降契丹，又與楊光遠潛約，光遠引契丹於馬家渡濟河。時郭謹在汶陽，遣左武衛將軍蔡行遇率數百騎赴之，遇伏兵於葭葦中，突然而出，轉鬥數合，部下皆遁，行遇爲賊所執，鋒鏑重傷，不能乘馬，坐畚中舁至幕帳。遣李守貞等水陸進兵而下，以救汶陽。丙午，先鋒指揮使石公霸與契丹遇於戚城之北，爲契丹所圍。高行周、符彥卿方息於林下，聞賊至駭愕，督軍而進，契丹衆甚盛，被圍數重，遣人馳告景延廣，請益師。延廣遲留，候帝進止，行周等大噪，瞋目奮擊賊衆，傷死者甚多，帝自御親兵救之方解。登戚城古臺，置酒以勞三將，咸咎延廣不遣兵赴難，相對泣下。戊申，契丹築壘於馬家渡東岸，以騎軍列於外，以禦王師，李守貞以師搏之，遂破其衆。賊騎散走，赴河溺死者數千，遂拔其壘。初，西岸敵軍數萬，鼓噪揚旗以助其勢，及見東岸兵敗，號哭而去。獲馬八百匹，生擒賊將七十八人，部衆五百人，送行在，悉斬之。辛亥，夏州節度使李彝殷合蕃漢之兵四萬抵麟州，濟河，侵契丹之境，以牽脅之。壬子，以彝殷爲契丹西南面招討使。易州刺史安審約奏，戰契丹於北平，賊退保祁溝關，斷其橋梁而還。癸丑，博州殘兵

二月甲辰初一，派遣石贇防守麻家口，何建守衛楊劉鎮，白再榮守衛馬家渡，安彥威守衛河陽。鄆州上奏說，博州刺史周儒將獻城投降契丹，又和楊光遠暗中約定，光遠率領契丹軍在馬家渡渡過黃河。當時郭謹在汶陽，派遣左武衛將軍蔡行遇率領幾百騎兵趕去，在蘆葦叢中遇到伏兵，突然衝出，前後交鋒幾次，部下都逃走了，行遇被賊兵抓獲，身受刀箭重傷，不能騎馬，坐在畚箕裏被拖到營帳中。派遣李守貞等分水陸兩路進兵而下，援救汶陽。丙午，先鋒指揮使石公霸和契丹在戚城北面遭遇，被契丹包圍。高行周、符彥卿正在樹林下歇息，聽說賊軍到來十分驚愕，督率軍隊前進，契丹人多氣盛，高行周等被重重圍困，派人飛速報告景延廣，請求增援部隊。延廣逗留，等候少帝的指揮，行周等大聲吼叫，怒目圓睁奮擊賊衆，但死傷的人也有很多，少帝親自統領親兵援救方纔解圍。登上戚城古臺，擺酒慰勞三位將軍，全都責怪延廣不派兵解救急難，相對哭泣流淚。戊申，契丹在馬家渡東岸構築營壘，用騎兵在外列陣，以抵禦少帝的軍隊，李守貞率軍搏殺他們，於是擊潰契丹衆多騎兵。賊騎四散而逃，投進黃河而溺死的人有好幾千，於是攻克了契丹的營壘。當初，西岸敵軍有幾萬，摇旗吶喊助威，及至看到東岸兵敗，放聲痛哭而去。繳獲戰馬八百匹，抓獲賊將七十八人，部下士兵五百人，押送到少帝的臨時住所，全部斬殺了他們。辛亥，夏州節度使李彝殷會合蕃漢兵馬四萬抵達麟州，渡過黃河，侵入契丹境內，以牽制威懾他們。壬子，任命彝殷爲契丹西南面招討使。易州刺史安審約上奏，和契丹在北平交戰，賊軍退守祁溝關，砍斷那裏的橋梁後撤回。癸丑，博州殘兵從賊軍中回來。周儒投降，

至自賊中。周儒之降也，賊執其軍士，將獻於幕帳，行次中途，守者夜寢，其中軍士一人自解桎梏，爲諸兵釋縛，取賊戈矛，盡殺援者二百餘人，南走而歸，至河無舟，浮水而過，溺死之餘，所存者六十七人。是日，日有黄白暈，二白虹夾日而行。己未，滄州奏，賊衆三千人援送所掠人口寶貨等，由長蘆入蕃，以輕騎邀之，斬獲千餘人，人口輜重悉委之而走。庚申，宰臣馮道等再上表請聽樂，皆不允。時帝自期年之後，於宫中間舉細聲女樂，及親征以來，日於左右召淺蕃軍校，奏三弦胡琴，和以羌笛，擊節鳴鼓，更舞迭歌，以爲娱樂。常謂侍臣曰："此非音樂也。"故馮道等奏請舉樂，詔旨未允而止。壬戌，楊光遠率兵圍冀州，刺史李瓊以州兵擊之，棄營而遁。冀州奏，敗賊軍於城下，見舁棺者，訊其降者，曰"戚城之戰，上將金頭王中流矢而死，此其櫬也。"癸亥，以前鄧州節度使何建爲東南面馬步軍都部署，率師屯汶陽。甲子，蜀人寇我階州。

三月癸酉朔，契丹主領兵十餘萬來戰。時契丹僞棄元城寨已旬日矣，伏精騎於頓丘故城，以待王師。設伏累日，人馬饑頓，趙延壽謀曰："晋軍悉在河上，畏我鋒鋭，不敢前進，不如徑造城下，四面而進，攻奪其橋梁，天下定矣。"契丹主然之。是日，前軍高行周在戚城之南，賊將趙延壽、趙延昭以數萬騎出王師之西，契丹主自擁精騎出王師之東，兩軍接戰，交相勝負。至晡時，契丹主以勁兵中央出而來，帝御親軍列爲後陣，東西濟河，爲偃月之勢，旗幟鮮盛，士馬嚴整。契丹主望之，謂左右曰："楊光遠言晋朝兵馬半已餓死，今日

賊軍捆縛他的士兵，打算獻給大本營，走到途中，守者夜寢，其中一名士兵自己解開枷鎖，替衆士兵解開捆縛，搶過賊軍的戈矛，殺盡援兵二百餘人，向南逃回，到黄河後没有船，游水而過，溺死後剩下的人，僅有六十七個。這一天，太陽附近有黄白兩道光圈，兩道白虹夾着太陽行進。己未，滄州上奏，賊軍部衆三千人護送搶劫到的人口寶物等，從長蘆進入蕃部，派輕騎邀擊他們，斬殺俘獲一千多人，所搶人口貨物全部扔掉後逃走。庚申，宰臣馮道等兩次上表請求少帝恢復聽樂，都没有聽從。當時少帝從即位一年以來，在宫中不時欣賞管弦樂及歌舞伎，自從親征以來，每天在身邊召見來自熟蕃的軍校，演奏三弦胡琴，用羌笛合奏，打鼓擊節，歌舞迭起，作爲娱樂。常常告訴侍臣説："這不是音樂。"因此馮道等請求奏樂，少帝下詔不同意而作罷。壬戌，楊光遠率軍圍困冀州，刺史李瓊帶領本州軍隊攻擊他們，丢棄營壘逃走。冀州上奏，在城下打敗賊軍，見到賊軍中有抬棺材的，詢問投降的賊兵，回答説："戚城一戰，上將金頭王中流箭而死，這是他的棺柩。"癸亥，任命前鄧州節度使何建爲東南面馬步軍都部署，率軍屯駐在汶陽。甲子，蜀人入侵我階州。

三月癸酉初一，契丹君主率兵十餘萬來戰。當時契丹假裝丢棄元城寨已經十天了，在頓丘故城埋伏精鋭騎兵，以等待少帝的軍隊。埋伏了很多天，人困馬飢，趙延壽獻計説："後晋軍全部在黄河上游，懼怕我軍的鋭氣，不敢前進，不如徑直到城下，四面進攻，搶占橋梁，天下就可平定了。"契丹君主認爲這一計劃好。這一天，前軍高行周在戚城南面，賊將趙延壽、趙延昭率領幾萬騎兵出現在少帝軍隊的西面，契丹君主親自統領精鋭騎兵出現在少帝軍隊的東面，兩軍交戰，互有勝負。到黄昏時分，契丹君主用精兵從中央衝過來，少帝統領親兵列爲後陣，東西兩面渡過黄河，構成半月形的陣勢，旗幟鮮明衆多，士兵軍馬嚴肅齊整。契丹君主觀望我軍，告訴身邊侍臣説："楊光遠説晋朝兵馬一半已經餓死，

觀之，何其壯耶!”敵騎往來馳突，王師植立不動，萬弩齊縠，飛矢蔽空，賊軍稍却。會有亡者告契丹主曰:“南軍東面人少，沿河城栅不固，可以攻之。”契丹乃率精騎以攻東邊，王師敗走，敵騎追之。時有夾馬軍士千餘人在堤間治水寨，旗幟之末出於堰埭，敵望見之，以爲伏兵所起，追騎乃止。久之復戰，王師又退，李守超以數百騎短兵直進擊之，敵稍却。戰場之地，人馬死者無算，斷箭殘鏃，横厚數寸。遇夜，賊擊鉦抽軍而退，夜行三十里而舍焉。護聖指揮使協霸亡入賊中，夷其族。護聖第二軍都指揮使安重懷、指揮使烏韓七、監軍何彦超等臨陣畏怯，手失兵仗，悉斬之。乙亥，契丹主帳内小校竊其主所乘馬來奔，云:“契丹已傳木書，收軍北去。”齊州奏，青州賊軍寇明水鎮。壬午，禮部尚書盧詹卒，贈太子少保。甲申，契丹車帳已過貝州，以趙延昭守貝州。辛卯，定州馬全節攻泰州，拔之，俘其兵士二千人，雜畜戎仗稱是。癸巳，北京留守、兼中書令劉知遠封太原王，餘如故。是日，詔天下抽點鄉兵，凡七户出一士，六户資之，仍自具兵仗，以“武定”爲號。太常丞王緒棄市。緒家於青州，常致書於楊光遠，緒有妾之兄慊緒不爲賙給，遂告與光遠連謀，密書述朝廷機事，遂收捕斬之。

今天觀看他們，怎麽這等雄壯呢!”敵騎往來奔跑衝突，少帝的軍隊端立不動，萬箭齊發，飛行的箭頭遮天蔽日，賊軍稍稍向後撤退。恰巧有逃過去的人告訴契丹君主説:“南朝軍隊東面人少，黄河沿岸的城栅不堅固，可以進攻那裏。”契丹就派精鋭騎兵進攻東邊，少帝的軍隊敗退，敵騎追趕過來。當時有夾雜在馬軍中的士兵一千多人在堤間修整水寨，旗幟的尖端在堰堤上露出來，敵人望見後，以爲是伏兵出來了，追趕的騎兵纔停下來。過了很久又交戰，少帝的軍隊又敗退，李守超領着幾百騎兵手拿短兵器徑直向前攻擊敵人，敵軍略微後撤。在戰場上，人馬死者不計其數，折斷的箭杆殘剩的箭頭，横七竪八有幾寸厚。到晚上，賊軍敲擊鉦鼓撤離戰場，連夜行走三十里後安營。護聖指揮使協霸逃進敵營中，少帝殺盡他的全家人。護聖第二軍都指揮使安重懷、指揮使烏韓七、監軍何彦超等臨陣膽怯，丢失兵器空着兩手，因此全部斬殺了他們。乙亥，契丹君主營帳中小校盜竊主人的坐騎來投靠，説:“契丹已經傳下木版詔書，撤軍向北而去。”齊州上奏，青州賊軍入侵明水鎮。壬午，禮部尚書盧詹去世，追贈爲太子少保。甲申，契丹車馬營帳已經過了貝州，讓趙延昭守衛貝州。辛卯，定州馬全節攻打泰州，攻占了城池，抓獲士兵二千人，牲畜器仗數不勝數。癸巳，北京留守、兼中書令劉知遠加封太原王，其餘照舊。這一天，下詔命令全國各地徵集鄉兵，每七户出一名士兵，其餘六户提供資助，照例自己準備武器，以“武定”作爲名號。太常丞王緒被斬首示衆。王緒家在青州，時常寫信給楊光遠，王緒有妻兄惱恨王緒不周濟他，於是控告他和光遠合謀，秘密寫信透露朝廷的機密事宜，於是逮捕處斬了他。

夏四月，車駕在澶州。滄州奏，契丹陷德州，刺史尹居璠爲敵所執。甲辰，鄴都留守張從恩來朝。丁未，加從恩平章事，還鄴。己酉，詔取今月八日車駕還京，令高行周、王周留鎮澶淵，近地兵馬委便宜制置。甲

夏四月，少帝在澶州。滄州奏報，契丹攻占德州，刺史尹居璠被敵軍抓獲。甲辰，鄴都留守張從恩來朝見。丁未，從恩加官爲平章事，返回鄴都。己酉，下詔選定本月八日皇帝回京，命令高行周、王周留下來鎮守澶淵，附近地區的兵馬委托他們相機制置。甲寅，從澶州返回，特别赦

寅，至自澶州，曲赦京城大辟以下罪人。丁巳，升冀州爲防禦使額。同、華奏，人民相食。己未，以右武衛上將軍張彦澤爲右神武統軍。辛酉，以鄆州節度使、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景延廣爲西京留守；以宋州節度使高行周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以侍衛親軍都虞候、義成軍節度使李守貞爲兖州節度使，典軍如故。是日，分命文武臣僚三十六人往諸道州府括率錢帛，以次軍用。癸亥，以西京留守安彦威爲晋昌軍節度使，以晋昌軍節度使趙瑩爲華州節度使，以左龍武統軍皇甫遇爲滑州節度使。是日，置酒宫中，召景延廣謂之曰："卿有佐命之功，命保厘伊、洛，非酬勛之地也。"因解御衣、寶帶以賜之。丙寅，隴州奏，餓死者五萬六千口。

免京城死刑以下的罪人。丁巳，將冀州升爲防禦使州。同州、華州奏報，百姓人吃人。己未，任命右武衛上將軍張彦澤爲右神武統軍。辛酉，任命鄆州節度使、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景延廣爲西京留守；任命宋州節度使高行周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任命侍衛親軍都虞候、義成軍節度使李守貞爲兖州節度使，照舊主管原來的軍隊。這一天，分别命令文武臣僚三十六人前往各道州府收集錢財布帛，以資助軍用。癸亥，任命西京留守安彦威爲晋昌軍節度使，任命晋昌軍節度使趙瑩爲華州節度使，任命左龍武統軍皇甫遇爲滑州節度使。這天，在宫中擺設酒宴，召見景延廣并告訴他説："你有輔佐我登上大位的功勞，任命你保衛治理伊、洛地區，不是酬謝勛勞的處所。"於是解下自己的衣服、寶帶賜給他。丙寅，隴州上奏，餓死的有五萬六千人。

五月壬申朔，太原劉知遠奏，邊境未寧，軍用甚廣，所封王爵，乞未行册命。戊寅，遣侍衛親軍都虞候李守貞率步騎二萬，討楊光遠於青州。丁亥，以鄴都留守張從恩爲貝州行營都部署，以滑州節度使皇甫遇爲行營都虞候，以左神武統軍潘環掌騎兵，右神武統軍張彦澤掌步兵。辛卯，張從恩奏，貝州賊將趙延昭縱火大掠，棄城而遁。以李守貞爲青州行營都部署，以河陽節度使符彦卿副之。戊戌，以鄧州節度使何建爲貝州永清軍節度使。是月，澤、潞上言，餓死者凡五千餘人。

五月壬申初一，太原劉知遠上奏，邊境尚未安寧，軍費還很龐大，所加封的王爵，請求不必舉行加封儀式。戊寅，派遣侍衛親軍都虞候李守貞率領二萬步兵騎兵，到青州討伐楊光遠。丁亥，任命鄴都留守張從恩爲貝州行營都部署，任命滑州節度使皇甫遇爲行營都虞候，任命左神武統軍潘環統領騎兵，右神武統軍張彦澤統領步兵。辛卯，張從恩上奏，貝州賊將趙延昭縱火大肆搶劫，棄城逃跑。任命李守貞爲青州行營都部署，任命河陽節度使符彦卿爲副部署。戊戌，任命鄧州節度使何建爲貝州永清軍節度使。這月，澤州、潞州上奏説，餓死的有五千餘人。

六月辛丑朔，王師拔淄州，斬楊光遠僞署刺史劉翰。癸卯，以太尉、兼侍中馮道爲檢校太師、兼侍中，充同州節度使。丙午，詔復置樞密院。丁未，以侍中桑維翰爲中書令，充樞密使。權開封府尹李周卒，輟朝，贈太師。辛亥，以邢州節度使安叔千爲

六月辛丑初一，皇帝的軍隊攻克淄州，斬殺楊光遠非法任命的刺史劉翰。癸卯，任命太尉、兼侍中馮道爲檢校太師、兼侍中，充任同州節度使。丙午，下詔命令重新設置樞密院。丁未，任命侍中桑維翰爲中書令，充任樞密使。權開封府尹李周去世，停止上朝，追贈爲太師。辛亥，任命邢州節度使安叔千爲晋州節度使，加官同平章

晋州節度使，加同平章事；以晋州節度使宋彦筠爲陝州節度使。以吏部郎中李穀充樞密直學士。丙辰，滑州河决，漂注曹、單、濮、鄆等州之境，環梁山合於汶、濟。戊午，升府州爲團練使額。庚申，襄州獻白鵲。甲子，復置翰林學士。乙丑，宰臣等三上表請聽樂，詔允之。戊辰，以門下侍郎王松爲左丞；以右丞王易簡爲吏部侍郎；以右散騎常侍蕭愿爲秘書監；以右諫議大夫王仁裕爲給事中；以給事中李式爲左散騎常侍；以金部郎中、知制誥徐台符爲翰林學士；以禮部郎中李澣本官知制誥，充翰林學士；以刑部郎中劉温叟改都官郎中，充翰林學士；以主客員外郎范質充翰林學士；御史張宜改倉部員外郎、知制誥。庚午，以前晋州節度使周密爲左龍武統軍，以同州節度使李懷忠爲左羽林統軍。

事；任命晋州節度使宋彦筠爲陝州節度使。任命吏部郎中李穀充任樞密直學士。丙辰，黄河在滑州决口，河水瀉入曹、單、濮、鄆等州境内，環繞梁山和汶水、濟水匯合。戊午，將府州升爲團練使州。庚申，襄州敬獻白鵲。甲子，重新設置翰林學士。乙丑，宰臣等三次上表請求皇帝觀賞樂舞，少帝下詔同意他們的請求。戊辰，任命門下侍郎王松爲左丞；任命右丞王易簡爲吏部侍郎；任命右散騎常侍蕭愿爲秘書監；任命右諫議大夫王仁裕爲給事中；任命給事中李式爲左散騎常侍；任命金部郎中、知制誥徐台符爲翰林學士；任命禮部郎中李澣以本官知制誥，充任翰林學士；任命刑部郎中劉温叟改任都官郎中，充任翰林學士；任命主客員外郎范質充任翰林學士；御史張宜改官倉部員外郎、知制誥。庚午，任命原晋州節度使周密爲左龍武統軍，任命同州節度使李懷忠爲左羽林統軍。

# 舊五代史卷八十三(晋書九)

## 本紀第九

### 少帝紀(第三)

開運元年秋七月辛未朔，帝御崇元殿，大赦天下，改天福九年爲開運元年。河北諸州，曾經契丹蹂踐處，與免今年秋税。諸軍將士等第各賜優給。諸州率借錢帛，赦書到日，畫時罷徵，出一千貫已上者與免科徭，一萬貫已上者與授本州上佐云。是日宣赦未畢，會大雷雨，匆遽而罷。時都下震死者數百人，明德門内震落石龍之首，識者以爲石乃國姓，蓋不祥之甚也。癸酉，以定州節度使馬全節爲鄴都留守，加兼侍中；以昭義節度使安審暉爲邢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師。乙亥，前陝州節度使王周加檢校太尉，改定州節度使；鄴都留守張從恩改鄆州節度使。禮官奏："天子三年喪畢，祫享於太廟，高祖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今年八月喪終畢，合以十月行大祫之禮，冬季祠祭，改薦爲祫。"從之。丁丑，虞部員外郎、知制誥陶穀改倉部郎中、知制誥，大理卿吴德謙改秘書監致仕。辛巳，以左龍武統軍李從敏爲潞州節度使，天策府都護軍、桂州節度使、知朗州軍事馬希杲加檢校太師。壬午，降金州爲防禦州，降萊州爲刺史州。户部侍郎田敏改兵部侍郎；刑部侍郎李祥改尚書右丞；以潁州團練使馮玉爲户部侍

開運元年秋七月辛未初一，皇帝到崇元殿，大赦天下，將天福九年改爲開運元年。河北各州郡曾經被契丹踐踏過的地方免除當年的秋税。諸軍將士按等級優厚地分别加以賞賜。各州收集借貸的錢財布帛，赦書傳到時，劃定時限停止徵收，出錢一千貫以上的予以免除科税徭役，一萬貫以上的授予本州上佐官。這天宣讀赦書尚未完畢，恰逢大雷雨，急忙作罷。當時都城中被雷震死的有好幾百人，明德門内的石龍頭部被震掉，有識之士認爲石是國姓，大概是非常的不吉祥了。癸酉，任命定州節度使馬全節爲鄴都留守，加官兼侍中；任命昭義節度使安審暉爲邢州節度使，加官檢校太師。乙亥，前陝州節度使王周加官檢校太尉，改任定州節度使；鄴都留守張從恩改任鄆州節度使。禮官上奏："天子三年喪事完畢，在太廟合祭祖先，高祖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今年八月喪事完畢，應該在十月舉行合祭祖先的禮儀，冬季在廟堂的祭祀，將祭獻鬼神改爲在太祖廟合祭列祖列宗。"少帝聽從了這個建議。丁丑，虞部員外郎、知制誥陶穀改任倉部郎中、知制誥，大理卿吴德謙改爲以秘書監的官銜退休。辛巳，任命左龍武統軍李從敏爲潞州節度使，天策府都護軍、桂州節度使、知朗州軍事馬希杲加官檢校太師。壬午，將金州降爲防禦使州，降萊州爲刺史州。户部侍郎田敏改任兵部侍郎；刑部侍郎李祥改任尚書右丞；任命潁州團練使馮玉爲户部侍郎，充任端明殿學士；中書舍人趙上交改任刑部侍郎。己丑，任命樞密使、中書

郎，充端明殿學士；中書舍人趙上交改刑部侍郎。己丑，以樞密使、中書令桑維翰充弘文館大學士，太子太傅、譙國公劉昫爲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判三司，宰臣李崧、和凝進封爵邑。庚寅，宣徽北院使劉繼勳改宣徽南院使，三司使董遇改宣徽北院使。辛卯，以前陝州節度使石贇爲鄧州節度使。同州節度使李承福卒，贈太傅。

令桑維翰充弘文館大學士，太子太傅、譙國公劉昫爲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判三司，宰臣李崧、和凝增加封爵封地。庚寅，宣徽北院使劉繼勳改任宣徽南院使，三司使董遇改任宣徽北院使。辛卯，任命前陝州節度使石贇爲鄧州節度使。同州節度使李承福去世，贈官爲太傅。

八月辛丑，命十五將以禦契丹，北京留守劉知遠充北面行營都統，鎮州節度使杜威充北面行營都招討使，鄆州節度使張從恩充馬步軍都監，西京留守景延廣充馬步軍都排陣使，徐州節度使趙在禮充馬步軍都虞候，晋州節度使安叔千充馬步軍左廂排陣使，前兖州節度使安審信充馬步軍右廂排陣使，河中節度使安審琦充馬步軍都指揮使，河陽節度使符彦卿充馬軍左廂都指揮使，滑州節度使皇甫遇充馬步軍右廂都指揮使，右神武統軍張彦澤充馬軍排陣使，滄州節度使王廷胤充步軍左廂都指揮使，陝州節度使宋彦筠充馬軍右廂都指揮使，前金州節度使田武充步軍左廂排陣使，左神武統軍潘環充步軍右廂排陣使。壬寅，閩王王延羲爲其下連重遇、朱文進所害，衆推文進知留後事，稱天福年號，間道以聞。甲辰，太子少傅盧文紀改太子太傅，太子少保李鱗改太子太保，刑部尚書李懌改户部尚書，給事中司徒詡改右散騎常侍，以府州刺史折從阮爲安北都護，充振武節度使。是夜，熒惑入南斗。乙巳，詔復置明經、童子二科。己酉，以鄧州節度使王令温爲延州節度使。癸丑，以威武軍兵馬留後、權知閩國事朱文進爲檢校太傅、福州威武軍節

八月辛丑，拜任十五員將軍以便抵禦契丹，北京留守劉知遠充北面行營都統，鎮州節度使杜重威充北面行營都招討使，鄆州節度使張從恩充馬步軍都監，西京留守景延廣充馬步軍都排陣使，徐州節度使趙在禮充馬步軍都虞候，晋州節度使安叔千充馬步軍左廂排陣使，前兖州節度使安審信充馬步軍右廂排陣使，河中節度使安審琦充馬步軍都指揮使，河陽節度使符彦卿充馬軍左廂都指揮使，滑州節度使皇甫遇充馬步軍右廂都指揮使，右神武統軍張彦澤充馬軍排陣使，滄州節度使王廷胤充步軍左廂都指揮使，陝州節度使宋彦筠充馬軍右廂都指揮使，前金州節度使田武充步軍左廂排陣使，左神武統軍潘環充步軍右廂排陣使。壬寅，閩王王延羲被他的部下連重遇、朱文進殺害，衆人推舉文進知留後事，年號稱爲天福，抄近路將這個消息奏報上來。甲辰，太子少傅盧文紀改任太子太傅，太子少保李鱗改任太子太保，刑部尚書李懌改任户部尚書，給事中司徒詡改任右散騎常侍，任命府州刺史折從阮爲安北都護，充振武節度使。這天晚上，火星逼近南斗。乙巳，下詔重新設置明經、童子二科。己酉，任命鄧州節度使王令温爲延州節度使。癸丑，任命威武軍兵馬留後、權知閩國事朱文進爲檢校太傅、福州威武軍節度使，主管閩國事務。癸亥，將澶州升爲節鎮，以鎮寧爲軍隊名額，割濮州作爲屬郡。甲子，任命延州節度使史威爲澶州節度使。

度使，知閩國事。癸亥，升澶州爲節鎮，以鎮寧爲軍額，割濮州爲屬郡。甲子，以延州節度使史威爲澶州節度使。

九月庚午朔，日有蝕之。乙酉，以户部侍郎韋勳爲太子賓客，以前棣州刺史段希堯爲户部侍郎，以光禄卿張仁愿爲大理卿。己丑，禮部侍郎符蒙卒。壬辰，太原奏，代州刺史白文珂破契丹於七里烽，斬首千餘級，生擒將校七十餘人。癸巳，以前隴州防禦使翟光鄴爲宣徽北院使。己亥，以滄州節度使王廷胤卒輟朝，贈中書令。

九月庚午初一日，日食。乙酉，任命户部侍郎韋勳爲太子賓客，任命前棣州刺史段希堯爲户部侍郎，任命光禄卿張仁愿爲大理卿。己丑，禮部侍郎符蒙去世。壬辰，太原上奏，代州刺史白文珂在七里烽打敗契丹，斬獲首級一千多，活捉將校七十餘人。癸巳，任命前隴州防禦使翟光鄴爲宣徽北院使。己亥，因爲滄州節度使王廷胤去世停止上朝，贈官爲中書令。

冬十月壬寅，兩浙節度使、吴越國王錢弘佐加守太尉。庚戌，以徐州節度使、北面行營馬步都虞候趙在禮爲北面行營副都統，鄴都留守馬全節爲北面行營副招討使。甲寅，以起居郎、知制誥賈緯爲户部郎中、知制誥。戊午，詔曰：

冬十月壬寅，兩浙節度使、吴越國王錢弘佐加官守太尉。庚戌，任命徐州節度使、北面行營馬步都虞候趙在禮爲北面行營副都統，鄴都留守馬全節爲北面行營副招討使。甲寅，任命起居郎、知制誥賈緯爲户部郎中、知制誥。戊午，下詔令説：

> 朕虔承顧命，獲嗣丕基，常懼顛危，不克負荷，宵分日昃，罔敢怠寧，夕惕晨興，每懷祗畏。但以恩信未著，德教未敷，理道不明，咎徵斯至。

> 我虔誠稟奉已故皇帝的臨終遺命，得以繼承偉大的基業，常常懼怕顛覆危亡，不能保國，夜晚白天，都不敢絲毫鬆懈，晚上小心在意清晨一早起床，每時每刻都深感敬畏。但是因爲恩德信義還不顯著，道德教化尚未普及，政治方針還不明確，所以災禍就降臨了。

> 向者，頻年災沴，稼穡不登，萬姓飢荒，道殣相望，上天垂譴，凉德所招。仍屬干戈尚興，邊陲多事。倉廩不足，則輟人之餱食；帑藏不足，則率人之資財；兵士不足，則取人之丁中；戰騎不足，則假人之乘馬。雖事不獲已，而理將若何！訪聞差去使臣，殊乖體認，不能敦於勉諭，而乃臨以威刑，自有所聞，益深愧悼。

> 前一時期，連年自然災害，種莊稼而不能豐收，千家萬户鬧饑荒，餓倒在路的人隨處可見，上天降下的責難，正是我德行淺薄所致。又遇上戰争爆發，邊境多生事端。存糧不够，就奪走百姓的乾糧；存錢不够，就搜刮百姓的財産；士兵不够，就抽走百姓的丁壯；戰馬不够，就借走百姓的坐騎。雖説事不得已，但是按理又該怎麽做呢！聽説委派下去的使臣，大大不成體統，不能盡力鼓勵勸諭，而是用威嚴的刑罰脅迫，自從聽説此事，更加深了我的内疚。不久又遇上守衛

旋屬守臣叛命，敵騎入邊，致使甲兵不暇休息，軍旅有征戰之苦，人民有飛輓之勞，疲瘵未蘇，科徭尚急，言念於茲，寢食何安！得不省過興懷，側身罪己，載深減損，思召和平。所宜去無用之資，罷不急之務，棄華取實，惜費省功，一則符先帝慈儉之規，一則慕前王朴素之德。

疆土的臣子謀反，敵人的騎兵侵入邊境，致使披甲戴盔的戰士無暇休息，軍隊有征戰的辛苦，百姓有運送軍需的勞累，疲勞不堪尚未恢復體力，科斂徭役又催逼很急，想到這些，又怎能安心地吃飯睡覺呢！豈能不有所感發地反省悔過，謹慎恐懼地檢查自己的錯誤，更進一步省吃儉用，希望召來和平安定。應該去除没有意義的投資，停止不很急迫的事務，拋棄浮華講求實際，愛惜經費節省功力，一來符合已故皇帝慈愛節儉的訓導，一來敬仰前代帝王勤儉樸實的美德。

向者，造作軍器，破用稍多，但取堅剛，不須華楚，今後作坊製器械，不得更用金銀裝飾。比於游畋，素非所好，凡諸服御，尤欲去奢，應天下府州不得以珍寶玩好及鷹犬爲貢。在昔聖帝明君，無非惡衣菲食，況於薄德，所合恭行，今後大官尚膳，減去多品，衣服帷帳，務去華飾，在禦寒溫而已。峻宇雕墻，昔人所誡，玉杯象箸，前代攸非，今後凡有營繕之處，丹堊雕鏤，不得過度，宫闈之内，有非理費用，一切禁止。

前些時候，製造兵器，破費較多，應衹講求堅硬鋒利，不需要浮華美麗，今後作坊製造器械，不許再用金銀裝飾。至於打獵，本不是我的愛好，各類衣服車馬，更要去除奢侈，所有天下府州不許用珍寶玩好和鷹犬進貢。從前的聖明君主，無一不是衣食簡陋，何況德行淺薄的我，正該恭謹地執行。今後掌管飲食的官員，要減少過多的美味，衣服帷帳，務必避免奢華的裝飾，能够防寒保暖就行了。高高的樓房雕飾的壁墻，是從前的人引以爲戒的，玉石酒杯象牙筷子，從前的朝代都不敢享用，今後凡是有必要營建的場所，雕刻塗飾，不能過分奢華，宫闈之中，凡是有不合理的費用，都要禁止。

於戲！繼聖承祧，握樞臨極，昧於至道，若履春冰。屬以天災流行，國步多梗，因時致懼，引咎推誠，期於將來，庶幾有補。更賴王公、將相，貴戚、豪宗，各啓乃心，率由茲道，共臻富庶，以致康寧。凡百臣僚，宜體朕意。

哎！繼承帝王的大業，手握大權君臨天下，不明白治國安邦的大道理，就如同行走在春天的薄冰上一樣危險。正當天災流行，國家命運不幸之時，趁機向上天表示敬畏之心，承認錯誤表明誠意，希望在將來或許有所補益。更要依賴王公、將相、貴戚、豪門大姓，各自開啓誠心，全都遵循勤儉樸素之道，共同走向富裕，達到康樂安寧。所有的臣僚，都應當體會我的用心。

十一月壬申，詔曰："蕃寇未平，邊陲多事，即日雖無侵軼，亦須廣設隄防。朕將親率虎貔，躬擐甲胄，候聞南牧，即便北征，不須先定日辰，

十一月壬申，下詔書説："蕃賊尚未平定，邊疆多生事端，近日雖然没有入侵，但也應該多方加以提防。我將親自帶領勇猛的戰士，親自披甲戴盔，等到對方向南侵犯時，立即就要向北出

别行告諭。所有供億，宜令三司預行計度，合隨從諸司職員，并宜常備行計云。”己卯，以陳州刺史梁漢璋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壬午，以貝州節度使何建爲澶州節度使兼北面行營馬軍右厢排陣使，以澶州節度使史威爲貝州節度使。丙戌，以前金州節度使田武爲滄州節度使兼北面行營步軍右厢都指揮使，以前相州節度使郭謹爲鄜州節度使。

征，不必要事先確定日期時辰，另行通告曉諭。所有軍需供給，應當命令三司預先料理，包括隨行的諸司官員，都要時刻作好出發的準備等等。”己卯，任命陳州刺史梁漢璋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壬午，任命貝州節度使何建爲澶州節度使兼北面行營馬軍右厢排陣使，任命澶州節度使史威爲貝州節度使。丙戌，任命前金州節度使田武爲滄州節度使兼北面行營步軍右厢都指揮使，任命前相州節度使郭謹爲鄜州節度使。

十二月己亥朔，幸臯門，射中白兔。癸丑，福州節度使朱文進加同平章事，封閩國王。丁巳，青州楊光遠降。光遠子承勳等斬觀察判官邱濤、牙將白延祚、楊贍、杜延壽等首級，送於招討使李守貞，乃縱火大譟，劫其父處於私第，以城納款，遣即墨縣令王德柔貢表待罪。楊光遠亦遣節度判官楊麟奉表請死。詔釋之。

十二月己亥初一，莅臨臯門，射中白兔。癸丑，福州節度使朱文進加官同平章事，封爲閩國王。丁巳，青州楊光遠投降。光遠的兒子承勳等斬殺觀察判官邱濤、牙將白延祚、楊贍、杜延壽等人的首級，送交招討使李守貞，於是放火大聲喧鬧，將他的父親劫走并安置在家中，將城池投獻，派遣即墨縣令王德柔進獻表章等待治罪。楊光遠亦派節度判官楊麟上表請求處死自己。下詔赦免了他。

閏月庚午，以楊承信爲右羽林將軍，承祚爲右驍騎衛將軍，皆光遠之子，先詣闕請罪，故特授是官。癸酉，李守貞奏，楊光遠卒。初，光遠既上表送降，帝以光遠頃歲太原歸命，欲曲全之，議者曰：“豈有反狀滔天而赦之也!”乃命守貞便宜處置，守貞遣人拉殺之，以病卒聞。乙酉，前登州刺史張萬迪削奪官爵處斬，青州節度判官楊麟配流威州，掌書記任邈配流原州，支使徐晏配流武州，縱逢恩赦，不在放還之限，并以楊光遠叛故也。工部尚書、權知貢舉竇貞固奏：“試進士諸科舉人入策，舊例夜試，以三條燭盡爲限，天成二年改令晝試，今欲依舊夜試。”從之。曲赦青州管内罪人，立功將士各賜優給，青州吏民爲楊光遠詿誤者，一切不問。青州行營招討使、兖州節度使兼侍衛都虞候李守貞加同平章事，副招

閏月庚午，任命楊承信爲右羽林將軍，楊承祚爲右驍騎衛將軍，他們都是楊光遠的兒子，率先到朝廷請罪，因此特别授予這些官職。癸酉，李守貞上奏，楊光遠去世。當初，楊光遠已經上表投降，少帝因爲光遠從前在太原就已追隨自己，打算特别保全他，議論此事的人說：“怎麼能赦免謀反這樣的滔天大罪呢!”就命令守貞隨宜處置，守貞派人用杖擊殺了他，以病故奏報上來。乙酉，前登州刺史張萬迪被削奪官職爵位判處死刑，青州節度判官楊麟流放威州，掌書記任邈流放原州，支使徐晏流放武州，即使遇上赦免令，也不在放回的名額内，都因爲楊光遠反叛的緣故。工部尚書、權知貢舉竇貞固上奏：“考試進士各科舉人獻策，從前的慣例是在夜晚考試，以燃完三根蠟燭作爲時限，天成二年改爲在白天考試，現在請求照舊在夜晚考試。”少帝聽從了這個建議。特别赦免青州轄區内的罪人，立功將士分别優厚地加以賞賜，青州的官吏百姓被楊光遠連累的，一概不予追究。青州行營招討使、兖州節度使兼侍衛都虞候李守貞加官同平章事，副

討使、河陽節度使符彦卿改許州節度使。丙戌，降青州爲防禦使額，以萊州刺史楊承勳爲汝州防禦使。己丑，以工部尚書竇貞固爲禮部尚書，太常卿王延爲工部尚書，左丞王松爲太常卿，以前尚書右丞龍敏爲尚書左丞。癸巳，以前安州防禦使李建崇爲河陽兵馬留後，以宣徽使翟光鄴爲青州防禦使，以内客省使李彦韜爲宣徽北院使。甲午，以給事中邊光範爲左散騎常侍，以樞密直學士、吏部郎中李穀爲給事中，依前充職。是月，契丹耶律德光與趙延壽領全軍入寇，圍恒州，分兵陷鼓城、槀城、元氏、高邑、昭慶、寧晋、蒲澤、欒城、柏鄉等縣，前鋒至邢州，河北諸州告急。詔張從恩、馬全節、安審琦率師屯邢州，趙在禮屯鄴都。

招討使、河陽節度使符彦卿改任許州節度使。丙戌，將青州降爲防禦使州額，任命萊州刺史楊承勳爲汝州防禦使。己丑，任命工部尚書竇貞固爲禮部尚書，太常卿王延爲工部尚書，左丞王松爲太常卿，任命前尚書右丞龍敏爲尚書左丞。癸巳，任命前安州防禦使李建崇爲河陽兵馬留後，任命宣徽使翟光鄴爲青州防禦使，任命内客省使李彦韜爲宣徽北院使。甲午，任命給事中邊光範爲左散騎常侍，任命樞密直學士、吏部郎中李穀爲給事中，依舊擔當從前的職務。這個月，契丹耶律德光和趙延壽帶領全軍入侵，圍困恒州，分兵攻占鼓城、槀城、元氏、高邑、昭慶、寧晋、蒲澤、欒城、柏鄉等縣，前鋒到達邢州，河北各州告急。下詔命令張從恩、馬全節、安審琦率軍屯駐在邢州，趙在禮駐扎在鄴都。

開運二年春正月戊戌朔，帝不受朝賀，不豫故也。己亥，張從恩部領兵士自邢州退至相州，人情震恐。趙在禮還屯澶州，馬全節歸鄴都，遣右神武統軍張彦澤屯黎陽，詔西京留守景延廣將兵守胡梁渡。契丹寇邢州。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梁漢璋改鄭州防禦使，典軍如故。以齊州防禦使劉在明爲相州留後。癸卯，以客省使孟承誨爲内客省使。滑州奏，今月二日至四日，相州路烽火不至。甲辰，以前汝州防禦使宋光鄴爲左驍衛大將軍。詔青州行營將校，自副兵馬使以上，各賜功臣名號。乙巳，帝復常膳。以左威衛上將軍袁巘爲客省使，上將軍如故。詔滑州節度使皇甫遇率兵赴邢州，馬全節赴相州。契丹寇洺、磁，犯鄴都西北界，所在告急。壬子，王師與契丹相拒於相州北安陽河上，皇甫遇、慕容彦超率前鋒與敵騎戰於榆林店，遇馬中流矢，僅而獲免。是

開運二年春正月戊戌初一，少帝不接受朝拜慶賀，是因爲身體欠安的緣故。己亥，張從恩統領士兵從邢州撤退到相州，人人心中震驚恐懼。趙在禮返回屯扎在澶州，馬全節回到鄴都，派遣右神武統軍張彦澤屯駐黎陽，下詔命令西京留守景延廣領兵守衛胡梁渡。契丹進攻邢州。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梁漢璋改任鄭州防禦使，統領的軍隊和從前一樣。任命齊州防禦使劉在明爲相州留後。癸卯，任命客省使孟承誨爲内客省使。滑州奏報，本月二日至四日，相州路没有戰火。甲辰，任命前汝州防禦使宋光鄴爲左驍衛大將軍。下詔給青州行營將校，自副兵馬使以上，分别賜給功臣名號。乙巳，少帝恢復正常膳食。任命左威衛上將軍袁巘爲客省使，照舊爲上將軍。下詔命令滑州節度使皇甫遇率軍趕到邢州，馬全節趕到相州。契丹侵犯洺、磁，入侵鄴都西北部，各地都告急。壬子，少帝的軍隊和契丹在相州北面安陽河上對峙，皇甫遇、慕容彦超率領前鋒和敵騎在榆林店交戰，皇甫遇的馬中流箭，孤身一人逃脱。這天晚上，張從恩率領軍隊退守黎陽，衹留下五百人守衛安陽河橋。不一會兒知州符彦倫

夜，張從恩引軍退保黎陽，唯留五百人守安陽河橋。既而知州符彥倫與軍校謀曰："此夜紛紜，人無固志，五百疲兵，安能守橋！"即抽入相州，嬰城爲備。至曙，賊軍萬餘騎已陣於安陽河北，彥倫令城上揚旗鼓噪，賊不之測。至辰時，渡河而南，悉陳甲騎於城下，如攻城之狀。彥倫曰："此敵將走矣。"乃出甲士五百於城北，張弓弩以待之，契丹果引去。當皇甫遇榆林戰時，至晚敵衆自相驚曰："晉軍悉至矣。"戎王在邯鄲聞之，即時北遁，官軍亦南保黎陽。甲寅，以河陽留後李建崇爲邢州留後，以鳳州防禦使爲河陽留後。詔李守貞領兵屯滑州，以宣徽北院使李彥韜權侍衛馬步都虞候。改諸道武定軍爲天威軍。己未，以前許州節度使李從温爲北面行營都招撫使，以鄆州節度使張從恩權東京留守。辛酉，相州奏，契丹抽退，其鄉村避寇百姓，已發遣各歸本家營種。初，帝以不豫初平，未任親御軍旅，既而張從恩、馬全節相次奏賊軍充斥，恒州杜威告事勢危急，帝曰："此賊未平，固難安寢，當悉衆一戰，以救朔方生靈，若晏安遲疑，則大河以北，淪爲寇壤矣。"即日命諸將點閲，以定行計。辛酉，下詔親征。誅楊光遠部下指揮使張迴等五人，以戎事方興，慮其扇搖故也。癸亥，以樞密直學士李穀爲三司副使，判留司三司公事。乙丑，車駕發離京師。是月，京城北壕春冰之上有文，若大樹花葉，凡數十株，宛若圖畫，觀者如堵。

和軍校商議説："今晚雜亂多事，人心又不堅定，五百名疲憊的士兵，怎能守橋呢！"立即抽調這些人進入相州，依靠城池作好防備。等到天亮時，賊軍的一萬多騎兵已經在安陽河北面列陣，彥倫命令城墻上的人摇旗吶喊，使賊軍不知就裏。等到上午八九點鐘時，賊軍渡過安陽河到南面來，讓身穿鎧甲的騎兵全部在城下列陣，就像要攻城的樣子。彥倫説："這些敵人就要逃跑了。"就派出身穿鎧甲的戰士五百名到城北面，張弓搭箭等着敵人，契丹果然退兵。當皇甫遇在榆林作戰時，到晚上敵衆自相驚呼説："晉軍全都到了。"契丹首領在邯鄲聽到這個消息，馬上向北逃跑，官軍也向南保衛黎陽。甲寅，任命河陽留後李建崇爲邢州留後，任命鳳州防禦使爲河陽留後。下詔命令李守貞率軍駐守滑州，任命宣徽北院使李彥韜權侍衛馬步都虞候。將在各道的武定軍改稱天威軍。己未，任命前許州節度使李從温爲北面行營都招撫使，任命鄆州節度使張從恩權東京留守。辛酉，相州奏報，契丹退走後，各鄉村躲避敵軍的百姓，都已經安排他們回到各自家鄉進行耕種。當初，皇帝的病情稍稍好轉，還不能親自指揮軍隊，不久張從恩、馬全節先後奏報各處都有賊軍，恒州杜重威奏報勢態危急，少帝説："這個寇賊尚未平定，實在難以安寢，應當出動全軍决一死戰，以拯救北方的百姓，如果貪圖安樂遲疑不决，那麽大河以北，就淪落爲敵寇的占領區了。"當即就命令衆將領檢閲士兵，作好出發的打算。辛酉，發布詔書親自出征。處死楊光遠的部下指揮使張迴等五人，是因爲戰争正在進行，擔心他們動摇軍心的緣故。癸亥，任命樞密直學士李穀爲三司副使，判留司三司公事。乙丑，少帝的車馬離開京城。當月，京城北面壕溝在春天的冰面上出現圖形，就像大樹花葉，共有幾十株，如同圖畫，觀者如山。

二月戊辰朔，車駕次滑州。己巳，渡浮橋，幸黎陽勞軍，至晚還滑州。以滄州節度使田武充東北面行營都部署。甲戌，幸澶州，以景延廣爲

二月戊辰初一，少帝抵達滑州。己巳，渡過浮橋，前往黎陽慰勞軍隊，到晚上返回滑州。任命滄州節度使田武充東北面行營都部署。甲戌，前往澶州，任命景延廣爲隨駕馬步軍都鈐轄。丙

隨駕馬步軍都鈐轄。丙子，大閲諸軍于戚城，帝親臨之。戊寅，北面行營副招討使馬全節、行營都監李守貞、右神武統軍張彦澤等以前軍先發。己卯，以許州節度使符彦卿爲北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以左神武統軍潘環爲北面行營步軍都指揮使。辛巳，幸楊村故壘。符彦卿、皇甫遇、李殷率諸軍進發。以左散騎常侍邊光範爲樞密直學士。詔河北諸州，應蕃寇經由之地，吏民遭殺害者，委所在收瘞，量事祭奠。詔恒州杜威與馬全節等會合進軍。丙戌。幸鐵丘閲馬，因幸趙在禮、李從温軍。是日大雪。戊子，安審琦、梁漢璋領兵北征。府州防禦使折從阮奏，部領兵士攻圍契丹勝州，降之，見進兵趨朔州。甲午，以河中節度使安審琦爲北面行營馬步軍都虞候；許州節度使符彦卿充馬步軍左廂都指揮使，滑州節度使皇甫遇充馬步軍右廂都指揮使；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梁漢璋充馬軍左右廂都指揮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李殷充步軍左右廂都指揮使；左神武統軍張彦澤充馬軍左右廂都排陣使，右神武統軍潘環充步軍左右廂排陣使。丙申，以端明殿學士、尚書户部侍郎馮玉爲户部尚書，充樞密使。

子，在戚城對各軍進行大檢閲，少帝親臨現場。戊寅，北面行營副招討使馬全節、行營都監李守貞、右神武統軍張彦澤等率領前軍提前出發。己卯，任命許州節度使符彦卿爲北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任命左神武統軍潘環爲北面行營步軍都指揮使。辛巳，前往楊村舊城堡。符彦卿、皇甫遇、李殷率領諸軍出發。任命左散騎常侍邊光範爲樞密直學士。下詔書給河北各州郡，凡是契丹經過的地方，被殺害的官吏百姓，委托各地收尸掩埋，酌情予以祭奠。下詔命令恒州杜重威和馬全節等會合部隊一同進發。丙戌，前往鐵丘觀看馬匹，因而來到趙在禮、李從温軍中。這一天下大雪。戊子，安審琦、梁漢璋率軍北征。府州防禦使折從阮奏報，統領士兵圍攻契丹的勝州，攻克了這座城池，現在往朔州進軍。甲午，任命河中節度使安審琦爲北面行營馬步軍都虞候；許州節度使符彦卿充馬步軍左廂都指揮使，滑州節度使皇甫遇充馬步軍右廂都指揮使；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梁漢璋充馬軍左右廂都指揮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李殷充步軍左右廂都指揮使；左神武統軍張彦澤充馬軍左右廂都排陣使，右神武統軍潘環充步軍左右廂排陣使。丙申，任命端明殿學士、尚書户部侍郎馮玉爲户部尚書，充樞密使。

三月戊戌，契丹陷祁州，刺史沈斌死之。乙巳，左補闕袁範先陷契丹，自賊中逃歸。杜威奏，與李守貞、馬全節、安審琦、皇甫遇部領大軍赴定州。易州刺史安審約奏，二月三夜，差壯丁斫敵營，殺賊千餘人。是日，以符彦卿爲北面行營馬步軍左右廂都排陣使，以皇甫遇爲北面行營馬步軍左廂排陣使，以王周爲馬步軍右廂排陣使。丁未，畋於戚城，還幸景延廣、安審信軍。庚戌，王師攻泰

三月戊戌，契丹攻占祁州，刺史沈斌戰死。乙巳，左補闕袁範早先被契丹擒獲，現在從敵賊處逃回。杜重威奏報，和李守貞、馬全節、安審琦、皇甫遇統領大軍奔赴定州。易州刺史安審約奏報，二月三日夜晚，派遣壯丁襲擊敵營，斬殺敵賊一千多人。這天，任命符彦卿爲北面行營馬步軍左右廂都排陣使，任命皇甫遇爲北面行營馬步軍左廂排陣使，任命王周爲馬步軍右廂排陣使。丁未，在戚城打獵，返回時來到景延廣、安審信軍中。庚戌，朝廷的軍隊攻打泰州，刺史晋庭謙獻城池投降。易州奏報，狼山要塞的守將孫

州，刺史晋庭謙以城降。易州奏，狼山塞將孫方簡破契丹千餘人，斬蕃將諧里相公，擄其妻以獻。甲寅，杜威奏，收復滿城，獲契丹首領没刺相公，并蕃漢兵士二千人。以前户部尚書李懌爲兵部尚書。乙卯，杜威奏，收復遂城。丙辰奏，大軍自遂城却退至滿城。時賊將趙延壽部曲來降，言："契丹主昨至古北口，幽州走報，漢軍大下，收却泰州。尋下令諸部，令輜重入塞，輕騎却迴。戎王率五萬餘騎，來勢極盛，明日前鋒必至，請爲之備。"杜威、李守貞謀曰："我師糧運不繼，深入賊疆，而逢大敵，亡之道也。不如退還泰州，觀其兵勢强弱而禦之。"軍士皆以爲然。是日，還滿城。丁巳，至泰州。戊午，契丹前鋒已至。己未，大軍發泰州而南，契丹踵其後。是日，次陽城。庚申，賊騎如墻而來，我步軍爲方陣以禦之，選勁騎擊賊，鬥二十餘合，南行十餘里，賊勢稍却，渡白溝而去。辛酉，杜威召諸將議曰："戎首自來，實爲勍敵，若不血戰，吾輩何以求免。"諸將然之。是日，敵騎還繞官軍，相去數里。明日，我軍成列而行，蕃漢轉鬥，殺聲震地，纔行十餘里，軍中人馬飢乏。癸亥，大軍至白團衛村下營，人馬俱渴，營中掘井，及水輒壞，兵士取其泥絞汁而飲，敵衆圍繞，漸束其營。是日，東北風猛，揚塵折樹，契丹主坐車中謂衆曰："漢軍盡來，祇有此耳，今日并可生擒，然後平定天下。"令下馬拔鹿角，飛矢雨集。軍士大呼曰："招討使何不用軍，而令士卒虚死!"諸將咸請擊之，杜威曰："俟風勢稍慢，觀其進退。"守貞曰："此風助我也，彼衆我寡，黑風之内，莫測多少，若

方簡擊敗一千多名契丹人，斬殺契丹將領諧里相公，抓獲他的妻子來獻捷。甲寅，杜重威奏報，收復滿城，抓獲契丹首領没刺相公，以及蕃族和漢族士兵二千人。任命原户部尚書李懌爲兵部尚書。乙卯，杜重威奏報，收復遂城。丙辰，又奏報，大軍從遂城撤退到滿城。當時賊將趙延壽的部下來投降，説："契丹君主昨天到達古北口，幽州送來快報，漢軍大量涌來，收復泰州。不久下命令給各部族，命令將輜重送進塞内，輕騎撤回。契丹皇帝率領五萬多騎兵，來勢很猛，明天前鋒必定可以到來，請作好準備。"杜重威、李守貞商議説："我軍的糧草運送接續不上，深入敵寇的境内，若遭遇到强大的敵人，這是一條死路啊。不如退回泰州，觀察對方的兵力强弱從而抵禦他們。"部下將士都認爲該這樣做。這天，退回滿城。丁巳，到達泰州。戊午，契丹的前鋒已經趕來。己未，大軍從泰州向南進發，契丹緊隨在後。這天，駐扎在陽城。庚申，敵賊的騎兵排成墻壁一樣的陣式逼過來，我方的步兵排成方陣抵擋他們，挑選精鋭騎兵打擊敵賊，交手二十餘回合，向南行進十多里，敵賊的勢力稍稍減弱，渡過白溝退走。辛酉，杜重威召集衆將領商議説："契丹皇帝親自前來，真是勁敵，如果不浴血奮戰，我們怎麽能够逃脱危難。"衆將領認爲他説得對。這天敵騎環繞官軍，相隔數里。第二天，我軍排成隊列撤退，敵方蕃族及漢族軍隊輪番來攻，殺聲震天，纔移動了十多里路，我軍中人馬又困又餓。癸亥，大軍到白團衛村安營，人馬都已飢渴，在軍營中挖井，剛到有水的地方就垮塌，士兵取來泥漿絞出汁水喝下去，敵人四處圍繞，慢慢收緊了對我軍的包圍圈。這天，東北風很大，揚起塵土折斷樹木，契丹君主坐在車中告訴衆將士説："晋人的軍隊全部到來，也不過如此罷了，今天都可以活捉，然後天下就平定了。"命令下馬拔除設在營前作爲障礙的樹枝，飛來的箭頭像雨点一般密集。將士大聲呼叫説："招討使爲什麽不派兵出擊，却讓士兵白白送死!"衆將領全都請求出擊敵人，杜重威説："等風速稍微减慢，再看該進還是該退。"李守貞説：

俟風止，我輩無噍類矣。”即呼諸軍齊力擊賊，張彦澤、符彦卿、皇甫遇等率騎奮擊，風勢尤猛，沙塵如夜，敵遂大敗。時步騎齊進，追襲二十餘里，至陽城東，賊軍稍稍成列，我騎復擊之，乃渡河而去。守貞曰：“今日危急極矣，幸諸君奮命，吾事獲濟。兩日以來，人馬渴乏，今吃水之後，脚重難行，速宜收軍定州，保全而還，上策也。”由是諸將整衆而還。是時，契丹主坐車中，及敗走，車行十餘里，追兵既急，獲一槖駝，乘之而走。乙丑，杜威等大軍自定州班師入恒州。

“這股風是幫助我們的啊，敵衆我寡，黑風之中，分不清是多是少，如果等風停息，我們中就没有一個活着的了。”就呼喝各軍齊力打擊敵人，張彦澤、符彦卿、皇甫遇等率領騎兵奮勇衝擊，風勢更加猛烈，沙塵飛揚就如同黑夜一樣，敵人於是大敗。當時步兵騎兵一同挺進，追擊二十多里，到達陽城東面，敵軍纔漸漸列成隊形，我方騎兵又衝擊他們，於是渡過黄河逃走。守貞説：“今天危急到極點了，幸好各位奮力拚命，我的計劃纔得以成功。兩天以來，人困馬乏，現在飲水之後，腿脚沉重難於行走，應當儘快收兵到定州，好保全軍隊撤回，這是最好的計策啊。”因此衆將領集結隊伍返回了。當時，契丹君主坐在戰車中，等到戰敗逃跑時，乘車走了十多里路，追兵趕得很緊，得到一匹駱駝，騎着它逃跑了。乙丑，杜重威等大軍從定州撤軍到恒州。

夏四月丙子，以車駕將還京，差官往西京告天地宗廟社稷。辛巳，駕發澶州。甲申，至京師，曲赦在京禁囚。己亥，詔鄴都依舊爲天雄軍。庚寅，河東節度使劉知遠封北平王；恒州節度使杜威加守太傅；徐州趙在禮移鎮兖州；宋州節度使兼侍衛親軍馬步都指揮使高行周移鎮鄆州，侍衛如故；鄴都留守馬全節改天雄軍節度使；兖州節度使兼侍衛都虞候李守貞移鎮宋州，加檢校太師兼侍衛親軍副指揮使；河中節度使安審琦加兼侍中，移鎮許州；許州節度使符彦卿加同平章事，移鎮徐州；滑州節度使皇甫遇加同平章事。壬辰，西京留守景延廣加邑封，改功臣；秦州節度使侯益移鎮河中；定州節度使王周加檢校太師。

夏四月丙子，因爲少帝即將返回京城，所以委派官員前去西京祭告天地宗廟社稷。辛巳，少帝從澶州出發。甲申，到達京城，特别赦免京城中在押犯人。己亥，下詔將鄴都依舊改爲天雄軍。庚寅，河東節度使劉知遠封爲北平王；恒州節度使杜重威加官守太傅；徐州趙在禮調任鎮守兖州；宋州節度使兼侍衛親軍馬步都指揮使高行周調任鎮守鄆州，照舊擔任侍衛親軍職務；鄴都留守馬全節改爲天雄軍節度使；兖州節度使兼侍衛都虞候李守貞調任鎮守宋州，加官檢校太師兼侍衛親軍副指揮使；河中節度使安審琦加官兼侍中，調任鎮守許州；許州節度使符彦卿加官同平章事，調任鎮守徐州；滑州節度使皇甫遇加官同平章事。壬辰，西京留守景延廣增加封地，改封功臣稱號；秦州節度使侯益調任鎮守河中；定州節度使王周加官檢校太師。

# 舊五代史卷八十四(晋書十)

## 本紀第十

### 少帝紀(第四)

開運二年夏五月丙申朔，帝御崇元殿受朝，大赦天下。丁酉，以右衛上將軍馬萬爲左金吾上將軍致仕。戊戌，陝州節度使宋彦筠移鎮鄧州，澶州節度使何建移鎮河陽。以左神武統軍潘環爲澶州節度使，以宣徽北院使李彦韜遥領壽州節度使兼侍衛馬軍都指揮使，以滄州節度使田武遥領夔州節度使兼侍衛步軍都指揮使。辛亥，白虹貫日。壬子，宰臣桑維翰、劉昫、李崧、和凝并加階爵。禮部尚書竇貞固改刑部尚書，太常寺卿王松改工部尚書。以尚書左丞龍敏爲太常卿；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李慎儀爲尚書左丞；以御史中丞張允爲兵部侍郎、知制誥，充翰林學士承旨；以左諫議大夫顔衎爲御史中丞；以兵部侍郎、弘文館學士、判館事田敏爲國子祭酒；以户部侍郎段希堯爲兵部侍郎；以工部侍郎邊蔚爲户部侍郎，依前權知開封府事；以左散騎常侍李式爲工部侍郎；以給事中王仁裕爲左散騎常侍。甲寅，以華州節度使趙瑩爲開封尹，以皇弟開封尹重睿爲秦州節度使，以宣徽南院使劉繼勳爲華州節度使，以前鄆州節度使張從恩爲晋州節度使。丙辰，杜威來朝。定州奏，大風雹，北岳廟殿宇樹木悉摧拔

開運二年夏五月丙申初一日，少帝駕臨崇元殿接受朝拜，大赦天下。丁酉，命令右衛上將軍馬萬以左金吾上將軍的官銜退休。戊戌，陝州節度使宋彦筠調任鎮守鄧州，澶州節度使何建調任鎮守河陽。任命左神武統軍潘環爲澶州節度使，任命宣徽北院使李彦韜挂銜壽州節度使兼侍衛馬軍都指揮使，任命滄州節度使田武挂銜夔州節度使兼侍衛步軍都指揮使。辛亥，白虹横貫太陽。壬子，宰臣桑維翰、劉昫、李崧、和凝都增加官階爵位。禮部尚書竇貞固改任刑部尚書，太常寺卿王松改任工部尚書。任命尚書左丞龍敏爲太常卿；任命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李慎儀爲尚書左丞；任命御史中丞張允爲兵部侍郎、知制誥，充任翰林學士承旨；任命左諫議大夫顔衎爲御史中丞；任命兵部侍郎、弘文館學士、判館事田敏爲國子祭酒；任命户部侍郎段希堯爲兵部侍郎；任命工部侍郎邊蔚爲户部侍郎，依舊權知開封府事；任命左散騎常侍李式爲工部侍郎；任命給事中王仁裕爲左散騎常侍。甲寅，任命華州節度使趙瑩爲開封尹，任命皇弟開封尹重睿爲秦州節度使，任命宣徽南院使劉繼勳爲華州節度使，任命原鄆州節度使張從恩爲晋州節度使。丙辰，杜威來朝見。定州上奏，遭受大風和冰雹，北岳廟殿宇樹木都被摧毁拔起。

之。

六月乙丑朔，帝御崇元殿，百官入閤。監修國史劉昫、史官張昭遠等以新修《唐書》紀、志、列傳并目録凡二百三卷上之，賜器帛有差。癸酉，以恒州節度使杜威爲天雄軍節度使，充鄴都留守；以鄴都留守馬全節爲恒州節度使。以翰林學士、金部郎中、知制誥徐台符爲中書舍人；以翰林學士、禮部郎中、知制誥李瀚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都官郎中劉温叟加知制誥；翰林學士、主客員外郎范質改比部郎中、知制誥，并依舊充職。祠部員外郎、知制誥張沆本官充學士，以太常少卿陶穀爲中書舍人。己亥，以邠州節度使劉景巖爲陝州節度使。己卯，新授恒州節度使馬全節卒，輟朝，贈中書令。壬午，大理卿張仁愿卒，贈秘書監。遣刑部尚書竇貞固等分詣寺觀禱雨。己丑，以定州節度使王周爲恒州節度使，以前易州刺史安審約爲定州留後。是月，兩京及州郡十五并奏旱。

六月乙丑初一，皇帝駕臨崇元殿，衆官僚上朝參見。監修國史劉昫、史官張昭遠等將新修的《唐書》紀、志、列傳和目録共二百零三卷獻上，賞賜器具絲帛按等級各不相同。癸酉，任命恒州節度使杜威爲天雄軍節度使，充鄴都留守；任命鄴都留守馬全節爲恒州節度使。任命翰林學士、金部郎中、知制誥徐台符爲中書舍人；任命翰林學士、禮部郎中、知制誥李澣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都官郎中劉温叟加官知制誥；翰林學士、主客員外郎范質改任比部郎中、知制誥，并且依舊充任從前的職務。祠部員外郎、知制誥張沆以本官充任學士，任命太常少卿陶穀爲中書舍人。己亥，任命邠州節度使劉景巖爲陝州節度使。己卯，新近任命的恒州節度使馬全節去世，停止朝事，追贈爲中書令。壬午，大理卿張仁愿去世，追贈爲秘書監。派遣刑部尚書竇貞固等分别前往寺觀中求雨。己丑，任命定州節度使王周爲恒州節度使，任命原易州刺史安審約爲定州留後。這個月，兩京地區和十五處州郡都奏告發生旱災。

秋七月乙未朔，以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夔州節度使田武爲昭義軍節度使。甲寅，左諫議大夫李元龜奏，請禁止天下僧尼典買院舍，從之。丙辰，前少府監李鍇貶坊州司户，坐冒請逃死吏人衣糧入己故也。庚申，以前齊州防禦使薛可言爲延州兵馬留後。

秋七月乙未初一，任命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夔州節度使田武爲昭義軍節度使。甲寅，左諫議大夫李元龜上奏，請求禁止天下的僧人尼姑典當和出賣寺院房屋，少帝聽從了這個請求。丙辰，原少府監李鍇被貶爲坊州司户，是因爲冒領逃走和死亡差吏的衣糧的原因。庚申，任命原齊州防禦使薛可言爲延州兵馬留後。

八月甲子朔，日有蝕之。中書舍人陶穀奏，請權廢太常寺二舞郎，從之。丙寅，宰臣和凝罷相，守右僕射。以樞密使馮玉爲中書侍郎、平章事，使如故。乙亥，詔："諸御史今後除準式請假外，不得以細故小事請假離京；除奉制命差推事及按察外，不得以諸雜細務差出。"丙子，以靈

八月甲子初一，日食。中書舍人陶穀上奏，請求暫且廢除太常寺二舞郎這一職務，少帝聽從了這個請求。丙寅，宰臣和凝被罷免宰相職務，保留右僕射官職。任命樞密使馮玉爲中書侍郎、平章事，照舊任樞密使。乙亥，下詔："各御史今後除符合規定的請假外，不許因小事藉故離京；除禀承皇帝命令差派的推事和按察以外，不許因各種繁雜小事派出京城。"丙子，任命靈州

州節度使馮暉爲邠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尉；以前鄜州節度使丁審琪爲左羽林統軍；以前鄜州節度使郭謹爲左神武統軍。西京留司御史臺奏："新授鄧州節度使宋彦筠於銀沙灘斬廳頭鄭温。"詔鞫之，款云："彦筠出身軍旅，不知事體，不合專擅行法。"詔釋其罪。以工部尚書王松權知貢舉。丁丑，以前晋州節度使安叔千爲右金吾上將軍；以三司副使、給事中李穀爲磁州刺史，充北面水陸轉運使。分遣使臣於諸道率馬。戊寅，以左金吾上將軍皇甫立爲左衛上將軍，以右羽林統軍李懷忠爲左武衛上將軍。庚辰，新授潞州節度使田武卒，輟朝，贈太尉。戊子，湖南奏，静江軍節度使馬希杲卒。

九月丙申，以西京留守、北面馬步軍都排陣使景延廣爲北面行營副招討使。丁酉，以刑部侍郎趙遠爲户部侍郎，以工部侍郎李式爲刑部侍郎，以中書舍人盧價爲工部侍郎。價久次綸閣，舊例合轉禮部侍郎或御史中丞，宰臣馮玉擬此官，桑維翰以爲資望淺，不署狀。無何，維翰休沐數日，玉獨奏行之，維翰由是不樂，與玉有間矣。己亥，幸繁臺觀馬，遂幸李守貞第。庚子，以晋州節度使張從恩爲潞州節度使。吏部侍郎張昭遠加階爵，酬修《唐史》之勞也。戊申，升曹州爲節鎮，以威信軍爲軍額。詔李守貞率兵屯澶州。己酉，月掩昴宿。以宣徽北院使焦繼勳爲宣徽南院使，以内客省使孟承誨爲宣徽北院使。壬子，以前太子詹事王居敏爲鴻臚卿，李專美爲大理卿，以太子賓客致仕馬裔孫爲太子詹事。甲寅，移泰州理所於滿城縣。乙卯，詔相州節度使張彦澤率兵屯恒州。

節度使馮暉爲邠州節度使，加官檢校太尉；任命原鄜州節度使丁審琪爲左羽林統軍；任命原鄜州節度使郭謹爲左神武統軍。西京留司御史臺上奏："新近任命的鄧州節度使宋彦筠在銀沙灘斬殺廳頭鄭温。"下詔審訊他，他認罪説："彦筠出身在軍中，不懂辦事的體統，不該獨斷地執行死刑。"下詔赦免了他的罪過。任命工部尚書王松權知貢舉。丁丑，任命原晋州節度使安叔千爲右金吾上將軍；任命三司副使、給事中李穀爲磁州刺史，充任北面水陸轉運使。分别派遣使臣到各道收括戰馬。戊寅，任命左金吾上將軍皇甫立爲左衛上將軍，任命右羽林統軍李懷忠爲左武衛上將軍。庚辰，新近委任的潞州節度使田武去世，停止上朝，追贈爲太尉。戊子，湖南奏報，静江軍節度使馬希杲去世。

九月丙申，任命西京留守、北面馬步軍都排陣使景延廣爲北面行營副招討使。丁酉，任命刑部侍郎趙遠爲户部侍郎，任命工部侍郎李式爲刑部侍郎，任命中書舍人盧價爲工部侍郎。盧價長期在中書省任職，照慣例該升任禮部侍郎或御史中丞，宰臣馮玉擬授這一官職，桑維翰認爲他的資格聲望還較淺，不簽發委任狀。没有多久，趁維翰休假好幾天，馮玉獨自上奏授任盧價該職，維翰因此很不高興，就和馮玉有隔閡了。己亥，前往繁臺視察戰馬，於是親臨李守貞府上。庚子，任命晋州節度使張從恩爲潞州節度使。吏部侍郎張昭遠增加官階爵位，是獎勵他編修《唐史》的功勞。戊申，將曹州升爲節鎮，用威信軍作爲軍名。下詔讓李守貞率領軍隊屯扎在澶州。己酉，月亮掩蓋了昴星。任命宣徽北院使焦繼勳爲宣徽南院使，任命内客省使孟承誨爲宣徽北院使。壬子，任命原太子詹事王居敏爲鴻臚卿，李專美爲大理卿，任命以太子賓客退休的馬裔孫爲太子詹事。甲寅，將泰州的治所遷移到滿城縣。乙卯，下詔命令相州節度使張彦澤率軍駐扎在恒州。

冬十月戊寅，以河陽節度使何建爲涇州節度使，以許州節度使李從温爲河陽節度使，以前鄭州節度使石贇爲曹州節度使。庚午，遣使太子賓客羅周岳、使副太子右庶子王延濟册兩浙節度使錢弘佐爲守太尉。辛未，右金吾衛上將軍楊彦詢卒，贈太子太師。丁丑，高麗遣使貢方物。庚辰，以前延州節度使王令温爲靈州節度使。庚寅，以邢州兵馬留後劉在明爲晋州兵馬留後，以前河陽留後方太爲邢州留後。癸巳，升陳州爲節鎮，以鎮安軍爲軍額。

十一月戊戌，以邠州節度使馮暉兼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充北面行營先鋒馬步軍都指揮使；以權知高麗國事王武爲檢校太保、使持節、玄菟州都督，充大義軍使，封高麗國王。癸卯，日南至，帝御崇元殿受朝賀。戊申，兩浙奏，順化軍節度使錢鐸卒。甲申，以壽州節度使、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李彦韜爲陳州節度使，典軍如故。丙申，前商州刺史李俊除名，坐受財枉法也。

十二月乙丑，以兩浙節度使、吴越國王錢弘佐兼東南面兵馬都元帥。丙寅，以吴越國金馬左厢都指揮使、湖州刺史胡思進遥領虔州昭信軍節度使，以吴越國金馬右厢都指揮使、明州刺史闞璠遥領宣州寧國軍節度使，并典軍如故。左羽林統軍丁審琪卒，贈太尉。辛未，以工部侍郎盧價爲禮部侍郎，以右散騎常侍、集賢殿學士、判院事司徒詡爲工部侍郎，依前充職。以前中書舍人殷鵬爲給事中，充樞密直學士；以給事中劉知新爲右散騎常侍。乙亥，陜府節度使劉景巖來朝。丁丑，狩於近郊，臘也。己卯，光禄卿致仕陳玄卒於太原。庚

冬十月戊寅，任命河陽節度使何建爲涇州節度使，任命許州節度使李從温爲河陽節度使，任命原鄭州節度使石贇爲曹州節度使。庚午，派遣使臣太子賓客羅周岳、副使太子右庶子王延濟册封兩浙節度使錢弘佐爲守太尉。辛未，右金吾衛上將軍楊彦詢去世，追贈爲太子太師。丁丑，高麗派遣使者來進貢土特産品。庚辰，任命原延州節度使王令温爲靈州節度使。庚寅，任命邢州兵馬留後劉在明爲晋州兵馬留後，任命原河陽留後方太爲邢州留後。癸巳，將陳州升爲節鎮，用鎮安軍作爲軍名。

十一月戊戌，任命邠州節度使馮暉兼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充北面行營先鋒馬步軍都指揮使；任命權知高麗國事王武爲檢校太保、使持節、玄菟州都督，充大義軍使，封爲高麗國王。癸卯，冬至，少帝駕臨崇元殿接受朝拜慶賀。戊申，兩浙上奏，順化軍節度使錢鐸去世。甲申，任命壽州節度使、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李彦韜爲陳州節度使，照舊擔任原來在軍中的職務。丙申，原商州刺史李俊被免除職務，是因爲貪贓枉法的緣故。

十二月乙丑，任命兩浙節度使、吴越國王錢弘佐兼東南面兵馬都元帥。丙寅，任命吴越國金馬左厢都指揮使、湖州刺史胡思進挂銜虔州昭信軍節度使，任命吴越國金馬右厢都指揮使、明州刺史闞璠挂銜宣州寧國軍節度使，全都擔任原來在軍中的職務。左羽林統軍丁審琪去世，追贈爲太尉。辛未，任命工部侍郎盧價爲禮部侍郎，任命右散騎常侍、集賢殿學士、判院事司徒詡爲工部侍郎，依舊擔當原來的職務。任命原中書舍人殷鵬爲給事中，充樞密直學士；任命給事中劉知新爲右散騎常侍。乙亥，陜府節度使劉景巖來朝見。丁丑，在近郊打獵，是因爲臘月祭祀百神的緣故。己卯，以光禄卿官銜退休的陳玄在太原去世。庚辰，委任使臣册封高麗國王王武。癸未，任命原兖州節度使安審信爲華州節度使。

辰，命使册高麗國王王武。癸未，以前兗州節度使安審信爲華州節度使。丁亥，以樞密使、中書令桑維翰爲開封尹；以司空、門下侍郎、平章事劉昫判三司；以左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李崧爲守侍中，充樞密使；以開封尹趙瑩爲中書令、弘文館大學士；以宣徽南院使焦繼勳知陝州軍州事。己丑，邠州節度使馮暉準詔來朝。

丁亥，任命樞密使、中書令桑維翰爲開封尹；任命司空、門下侍郎、平章事劉昫判三司；任命左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李崧爲守侍中，充樞密使；任命開封尹趙瑩爲中書令、弘文館大學士；任命宣徽南院使焦繼勳知陝州軍州事。己丑，邠州節度使馮暉遵照詔令來朝見。

是歲，帝每遇四方進獻器皿，多以銀於外府易金而入，謂左右曰："金者貴而且輕，便於人力。"識者以爲北遷之兆也。

這一年，少帝每逢各地進獻器皿，大多用銀器從外府變换金子進宫，告訴身旁侍臣説："金子貴重而且輕便，便於人携帶。"有識之士認爲這是他將向北遷徙的預兆。

開運三年春正月癸巳朔，帝御崇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式。詔改鑄天下合同印、書記印、御前印，并以黄金爲之。己亥，貝州梁漢璋奏，蕃寇屯聚，將謀入寇。詔符彦卿屯荆州口。癸卯，以前華州節度使劉繼勳爲同州節度使，以陝州節度使劉景巖爲鄧州節度使。丙午，以宣徽南院使、知陝州事焦繼勳爲陝州留後。丁未，刑部員外王涓賜私家自盡，坐私用官錢經營求利故也。右司郎中李知損貶均州司户，員外置，馳驛發遣，坐前任度支判官日與解縣榷鹽使王景遇交游借貸故也。己酉，詔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李守貞率師巡撫北邊。辛亥，以皇弟秦州節度使重睿爲許州節度使，以許州節度使安審琦爲兗州節度使，以兗州節度使趙在禮爲晋昌軍節度使。癸丑，以涇州節度使何建爲秦州節度使，以前貝州節度使史威爲涇州節度使。乙卯，定州奏，契丹入寇。己未，二王後守太僕少卿、襲酅國公楊延壽除名配流威州，終身勿齒。延壽奉命於磁州檢苗，受贓二百餘匹，準律當絞，有司以二王後入

開運三年春正月癸巳初一，少帝駕臨崇元殿接受朝拜慶賀，儀仗侍衛一如舊式。下詔重新鑄造天下的合同印、書記印、御前印，都用黄金鑄造。己亥，貝州梁漢璋上奏，蕃寇聚集一處，將要準備入侵。下詔命令符彦卿駐扎在荆州口。癸卯，任命前華州節度使劉繼勳爲同州節度使，任命陝州節度使劉景巖爲鄧州節度使。丙午，任命宣徽南院使、知陝州事焦繼勳爲陝州留後。丁未，賜予刑部員外王涓在家中自盡，因爲他私自用官錢經營牟利的緣故。右司郎中李知損被貶爲均州司户，在正員以外安置，由驛站遣送前去，是因爲以前擔任度支判官時和解縣榷鹽使王景遇交游借貸官錢的緣故。己酉，下詔命令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李守貞率軍巡察鎮撫北部邊疆。辛亥，任命皇弟秦州節度使重睿爲許州節度使，任命許州節度使安審琦爲兗州節度使，任命兗州節度使趙在禮爲晋昌軍節度使。癸丑，任命涇州節度使何建爲秦州節度使，任命原貝州節度使史威爲涇州節度使。乙卯，定州奏報，契丹入侵。己未，二王後嗣守太僕少卿、世襲酅國公楊延壽被開除流放威州，終身不予任用。延壽奉命到磁州檢查禾苗，接受贓物二百餘匹，按刑律應當判處絞刑，有關部門以他是二王後嗣的身份提出不同的意見，因此免除了他的死罪。

議，故貸其死。

二月壬戌朔，日有蝕之。詔滑州皇甫遇率兵援糧入易、定等州。甲子，以滄州留後王景爲本州節度使。右僕射和凝逐月别給錢五萬、傔糧芻粟等，優舊相也。辛未，魯國大長公主史氏薨，輟朝三日。丙子，光禄卿致仕王弘贄卒，贈太常卿。迴鶻遣使貢方物。升桂州全義縣爲溥州，仍隸桂州，其全義縣改爲德昌縣，從湖南馬希範所請也。壬午，以前晋昌軍節度使安彦威充北面行營副都統，以宣徽北院使兼太府卿孟承誨爲右武衛大將軍充職。是日幸南莊，命臣僚泛舟飲酒，因幸杜威園，醉方歸内。甲申，河陽節度使李從温薨，輟朝，贈太師。

二月壬戌初一，日食。下詔命令滑州皇甫遇率軍運糧支援易、定等州。甲子，任命滄州留後王景爲本州節度使。每月另外撥給右僕射和凝錢五萬、僕從糧草等，是因爲優待老宰相的緣故。辛未，魯國大長公主史氏去世，停止朝事三天。丙子，以光禄卿官銜退休的王弘贄去世，追贈爲太常卿。回鶻派遣使臣來進貢土特産品。將桂州全義縣升爲溥州，照舊隸屬於桂州，將全義縣改名爲德昌縣，這是聽從了湖南馬希範的請求。壬午，任命原晋昌軍節度使安彦威充任北面行營副都統，任命宣徽北院使兼太府卿孟承誨爲右武衛大將軍充任原先的職務。這天駕臨南莊，命令臣僚乘船飲酒，乘便親臨杜重威的園亭，醉後纔回宫。甲申，河陽節度事李從温去世，停止上朝，追贈爲太師。

三月壬辰朔，以權知河西節度事張遵古爲河西留後。乙未，以御史中丞顔衎爲户部侍郎，以户部侍郎趙遠爲御史中丞。丙申，以邠州節度使兼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馮暉爲河陽節度使，以前涇州節度使李德琉爲邠州節度使。李守貞奏，大軍至衡水。己亥，奏獲鄭州刺史趙思恭。癸卯，奏大軍迴至冀州。户部侍郎顔衎上表，以母老乞解官就養，從之。戊申，以皇子齊州防禦使延煦爲澶州節度使。辛亥，密州上言，飢民殍者一千五百。庚申，以瓜州刺史曹元忠爲沙州留後。

三月壬辰初一，任命權知河西節度事張遵古爲河西留後。乙未，任命御史中丞顔衎爲户部侍郎，任命户部侍郎趙遠爲御史中丞。丙申，任命邠州節度使兼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馮暉爲河陽節度使，任命原涇州節度使李德琉爲邠州節度使。李守貞上奏，大軍抵達衡水。己亥，奏報抓獲鄭州刺史趙思恭。癸卯，奏報大軍返回冀州。户部侍郎顔衎上表，因爲母親年老請求解除職務回家奉養，聽從了他的請求。戊申，任命皇子齊州防禦使延煦爲澶州節度使。辛亥，密州上奏説，百姓餓死的有一千五百人。庚申，任命瓜州刺史曹元忠爲沙州留後。

夏四月辛酉朔，李守貞自北班師到闕。太原奏，吐渾白可久奔歸契丹，諸侯咸有異志。乙亥，宰臣詣寺觀禱雨。曹州奏，部民相次餓死凡三千人。時河南、河北大飢，殍殕甚衆，沂、密、兖、鄆寇盜群起，所在屯聚，剽劫縣邑，吏不能禁。兖州節度使安審琦出兵捕逐，爲賊所敗。戊

夏四月辛酉初一，李守貞從北方撤軍回京。太原上奏説，吐渾白可久投奔契丹，諸侯全都懷着貳心。乙亥，執政大臣前往寺觀求雨。曹州上奏，境内百姓先後餓死的共有三千人。當時河南、河北大饑荒，餓死倒斃的人很多，沂、密、兖、鄆盗賊成群出現，在各地聚集，搶劫縣城，官吏無法禁止。兖州節度使安審琦出兵捕捉，被盗賊打敗。戊寅，駕臨相國寺求雨。皇子延煦和

寅，幸相國寺禱雨。皇子延煦與晉昌軍節度使趙在禮結婚，命宗正卿石光贊主之。

晉昌軍節度使趙在禮的女兒結婚，命令宗正卿石光贊主持儀式。

五月庚寅朔，以兵部郎中劉皞爲太府卿。戊戌，以前同州節度使馮道爲鄧州節度使。定州奏，部民相次擄殺流移，約五千餘户。青州奏，全家殍死者一百一十二户。沂州奏，淮南遣海州刺史領兵一千五百人，應接賊頭常知及，詔兖州安審琦領兵捕逐。甲辰，以前太子賓客韋勳爲太子賓客。兖州安審琦奏，淮賊抽退，賊頭常知及與其次首領武約等并乞歸命。丁未，幸大年莊，游船習射。帝醉甚，賜群官器帛過差，夜分方歸内。戊申，以鄜州留後李殷爲定州節度使。辛亥，詔皇甫遇爲北面行營都部署，張彥澤爲副，李殷爲都監，領兵赴易、定等州，尋止其行。甲寅，以貝州留後梁漢璋爲貝州節度使，以左神武統軍郭謹爲鄜州節度使。

五月庚寅初一，任命兵部郎中劉皞爲太府卿。戊戌，任命前同州節度使馮道爲鄧州節度使。定州上奏，境内百姓先後被抓走殺死和遷移的，約有五千餘户。青州上奏，全家都餓死的有一百一十二户。沂州上奏，淮南派遣海州刺史領兵一千五百人，應接盜賊首領常知及，下詔命令兖州安審琦領兵追捕。甲辰，任命原太子賓客韋勳爲太子賓客。兖州安審琦上奏，淮南盜賊撤退，盜賊首領常知及和第二首領武約等都請求歸降。丁未，前往大年莊，坐船游玩練習射箭。少帝大醉，賞賜衆臣僚的器皿絲帛按等級各不相同，到晚上纔回宫。戊申，任命鄜州留後李殷爲定州節度使。辛亥，下詔任命皇甫遇爲北面行營都部署，張彥澤爲副，李殷爲都監，領兵奔赴易、定等州，不久又阻止了這次行動。甲寅，任命貝州留後梁漢璋爲貝州節度使，任命左神武統軍郭謹爲鄜州節度使。

六月庚申朔，登州奏，文登縣部内有銅佛像四、瓷佛像十，自地踴出。狼山招收指揮使孫方簡叛，據狼山歸契丹。乙丑，詔諸道不得横薦官僚，如本處幕府有闕，即得奏薦。丙寅，以前昭義軍節度使李從敏爲河陽節度使，以河陽節度使兼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馮暉爲靈州節度使。壬午，以鄆州節度使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高行周爲宋州節度使，加兼中書令，充北面行營副都統；以宋州節度使、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闕。定州奏，蕃寇壓境。詔李守貞爲北面行營都部署，滑州皇甫遇爲副，相州張彥澤充馬軍都指揮使，定州李殷充步軍都指揮使。

六月庚申初一，登州上奏，文登縣境内有銅佛像四座、瓷佛像十座，從地下跳出來。狼山招收指揮使孫方簡叛亂，占據狼山投靠契丹。乙丑，下詔命令各道不許任意薦舉官吏，如果本處幕府有缺額，就允許上奏舉薦。丙寅，任命原昭義軍節度使李從敏爲河陽節度使，任命河陽節度使兼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馮暉爲靈州節度使。壬午，任命鄆州節度使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高行周爲宋州節度使，加官兼中書令，充任北面行營副都統；任命宋州節度使、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缺。定州上奏，蕃寇逼近邊境。下詔任命李守貞爲北面行營都部署，滑州皇甫遇爲副，相州張彥澤充馬軍都指揮使，定州李殷充步軍都指揮使。

七月壬辰，以禮部尚書王延爲刑部尚書，以工部尚書王松爲禮部尚

七月壬辰，任命禮部尚書王延爲刑部尚書，任命工部尚書王松爲禮部尚書，任命太常卿龍敏

書，以太常卿龍敏爲工部尚書，以左丞李慎儀爲太常卿，以吏部侍郎張昭遠爲左丞，以右丞李詳爲吏部侍郎，以前義州刺史李玘爲右丞。前晋昌軍節度使安彦威薨，輟朝，贈太師。丙申，兩浙節度使、吴越國王錢弘佐加守太師，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北平王劉知遠加守太尉。滄州奏，蕃寇攻饒安縣。楊劉口河决西岸，水闊四十里。以前鄧州節度使劉景巖爲太子太師致仕。辛亥，宋州穀熟縣河水雨水一概東流，漂没秋稼。丁巳，大理卿李專美卒。戊午，詔僞清泰朝經削奪官爵朱弘昭、馮贇、康義誠、王思同、藥彦稠等，并復其官爵。自夏初至是，河南、河北諸州郡餓死者數萬人，群盗蜂起，剽略縣鎮，霖雨不止，川澤泛漲，損害秋稼。

爲工部尚書，任命左丞李慎儀爲太常卿，任命吏部侍郎張昭遠爲左丞，任命右丞李詳爲吏部侍郎，任命前義州刺史李玘爲右丞。前晋昌軍節度使安彦威去世，停止朝事，追贈爲太師。丙甲，兩浙節度使、吴越國王錢弘佐加官守太師，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北平王劉知遠加官守太尉。滄州上奏，蕃寇攻打饒安縣。楊劉口黄河西岸决口，水面寬四十里。讓原鄧州節度使劉景巖以太子太師的名銜退休。辛亥，宋州穀熟縣河水雨水一概往東流，淹没漂走秋天的莊稼。丁巳，大理卿李專美去世。戊午，下詔在僞清泰一朝曾經被免除官職爵位的朱弘昭、馮贇、康義誠、王思同、藥彦稠等，都恢復他們的官職爵位。從夏季初期到現在，河南、河北各州郡餓死好幾萬人，成群的盗賊蜂拥而起，搶劫縣邑城鎮，大雨下個不停，河水暴漲，毁壞秋天的莊稼。

八月己未朔，以左諫議大夫裴羽爲給事中。庚申，李守貞、皇甫遇駐軍定州。辛酉，幸南莊，召從臣宴樂，至暮還宫。詔潞州運糧十三萬赴恒州。癸亥，以右散騎常侍張煦爲青州刺史。李守貞奏，大軍至望都縣，相次至長城北，遇敵千餘騎，轉鬥四十里，斬蕃將解里相公。丁卯，詔班師。庚午，以前亳州防禦使邊蔚爲户部侍郎；以刑部侍郎李式爲户部侍郎，充三司副使；以禮部侍郎盧價爲刑部侍郎；以樞密直學士、左散騎常侍邊光範爲禮部侍郎充職。辛未，以右龍武統軍周密爲延州節度使。癸酉，河東節度使劉知遠奏，誅吐渾大首領白承福、白鐵匱、赫連海龍等，并夷其族凡四百口，蓋利其孳畜財寶也，人皆冤之。甲戌，以大理少卿劇可久爲大理卿。棣州刺史慕容彦超削奪在身官爵，房州安置，坐前任濮州

八月己未初一，任命左諫議大夫裴羽爲給事中。庚申，李守貞、皇甫遇將軍隊駐扎在定州。辛酉，駕臨南莊，召集侍從臣僚宴飲歡樂，到傍晚回宫。下詔命令潞州運送糧食十三萬斤趕往恒州。癸亥，任命右散騎常侍張煦爲青州刺史。李守貞上奏，大軍到達望都縣，緊接着到長城北面，和敵人的騎兵一千多人遭遇，轉戰四十里，殺死蕃將解里相公。丁卯，下詔命令撤軍。庚午，任命前亳州防禦使邊蔚爲户部侍郎；任命刑部侍郎李式爲户部侍郎，充三司副使；任命禮部侍郎盧價爲刑部侍郎；任命樞密直學士、左散騎常侍邊光範爲禮部侍郎充任原先的職務。辛未，任命右龍武統軍周密爲延州節度使。癸酉，河東節度使劉知遠上奏，處死吐渾大首領白承福、白鐵匱、赫連海龍等，并且消滅他們的族人共四百口，大約是貪圖他們養育的牲畜和財寶的緣故，人們都覺得冤枉。甲戌，任命大理少卿劇可久爲大理卿。解除棣州刺史慕容彦超的官職封爵，將他安置到房州，因爲他以前在濮州任職期間擅自取出省倉中的麥子以及私自倒賣官麴，依照刑律

擅出省倉麥及私賣官麯，準法處死，太原節度使劉知遠上表救之，故貸其死。丙戌，靈州馮暉奏，與威州刺史藥元福於威州土橋西一百里遇吐蕃七千餘人，大破之，斬首千餘級。是月，秦州雨，兩旬不止，鄴都雨水一丈，洛京、鄭州、貝州大水，鄴都、夏津臨清兩縣，餓死民凡三千三百。盜入臨濮、費縣。

秋九月壬辰，鄆州節度使、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李守貞加兼侍中，滑州節度使皇甫遇進封邠國公，相州節度使張彥澤加檢校太尉。甲午，以權知威武軍節度使李弘達爲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充福建節度使，知閩國事。乙未，前商州刺史李俊賜自盡，坐與親妹奸及行劍斫殺女使，又殺部曲孫漢榮，强奸其妻，準法棄市，詔死於家。己亥，張彥澤奏，破蕃賊於定州界，斬首二千餘級，追襲百餘里，生擒蕃將四人，摘得金耳環二副進呈。癸卯，太原奏，破契丹楊武谷，殺七千餘人。甲辰，以天策上將軍、江南諸道都統、楚王馬希範兼諸道兵馬都元帥。詔開封府，以霖雨不止，應京城公私僦舍錢放一月。乙巳，詔安審琦率兵赴鄴都，皇甫遇赴相州。丙午，以太子少保楊凝式爲太子少傅，以刑部尚書王延爲太子少保，前潁州團練使竇貞固爲刑部尚書。是月，河南、河北、關西諸州奏，大水霖雨不止，溝河泛濫，水入城郭及損害秋稼。是月，契丹瀛州刺史詐爲書與樂壽將軍王巒，願以本城歸順，且言城中蕃軍不滿千人，請朝廷發軍襲取之，己爲内應。又云："今秋苦雨，川澤漲溢，自瓦橋已北，水勢無際。戎王已歸本國，若聞南夏有變，地遠阻水，雖欲奔命，無能及也。"

判處死刑，太原節度使劉知遠上表解救他，因此免除了他的死罪。丙戌，靈州馮暉上奏，和威州刺史藥元福一起在威州土橋西邊一百里遇到吐蕃七千多人，大敗他們，斬殺首級一千多。這個月，秦州降雨，下了二十天還不停，鄴都雨水深一丈，洛京、鄭州、貝州發大水，鄴都、夏津臨清兩個縣，餓死的百姓共三千三百人。盜賊進入臨濮、費縣。

秋九月壬辰，鄆州節度使、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李守貞加官兼侍中，滑州節度使皇甫遇晋封爲邠國公，相州節度使張彥澤加官檢校太尉。甲午，任命權知威武軍節度使李弘達爲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充福建節度使，知閩國事。乙未，賜予原商州刺史李俊自盡，因爲和他的親妹妹通奸以及用劍砍殺侍女，又殺死部下孫漢榮，强奸他的妻子，依照法律該當斬首，下詔讓他在家自盡。己亥，張彥澤上奏，在定州邊界打敗蕃賊，斬殺首級二千多，追殺百餘里，活捉蕃將四人，摘下金耳環兩副呈交上來。癸卯，太原上奏，在楊武谷打敗契丹，殺死七千多人。甲辰，任命天策上將軍、江南諸道都統、楚王馬希範兼諸道兵馬都元帥。下詔給開封府，因爲大雨不停，凡是京城中公家和私人租用的房屋都免除一個月的租金。乙巳，下詔命令安審琦率軍趕往鄴都，皇甫遇趕往相州。丙午，任命太子少保楊凝式爲太子少傅，任命刑部尚書王延爲太子少保，原潁州團練使竇貞固爲刑部尚書。這個月，河南、河北、關西各州奏報，大水大雨一直不停，河水泛濫，水涌進城郊以及毁壞秋天的莊稼。這個月，契丹瀛州刺史假意寫信給樂壽將軍王巒，希望用本城歸順，并且説城中蕃兵不到一千人，請求朝廷發兵攻占這座城池，自己做内應。又説："今年秋天苦於雨水，河流暴滿，從瓦橋以北，水勢無邊無際。契丹皇帝已經回到自己的國内，即使聽説南部有危急，路途遥遠又被水阻隔，就算想拚命趕來，也來不及了。"又，王巒有秘密奏章，苦苦申訴瀛、鄚可以攻取的情形。在這以前，前年中少帝駐扎在黄河邊上，曾經派遣守邊

又，巒繼有密奏，苦言瀛、鄚可取之狀。先是，前歲中車駕駐於河上，曾遣邊將遺書於幽州趙延壽，勸令歸國，延壽尋有報命，依違而已。是歲三月，復遣鄴都杜威致書於延壽，且述朝旨，啖以厚利，仍遣洺州軍將趙行實齎書而往，潛申款密。行實曾事延壽，故遣之。七月，行實自燕迴，得延壽書，且言："久陷邊廷，願歸中國，乞發大軍應接，即拔身南去。"叙致懇切，辭旨綿密，時朝廷欣然信之，復遣趙行實計會延壽大軍應接之所。有瀛州大將遣所親齎蠟書至闕下，告云欲謀翻變，以本城歸命。未幾，會彼有告變者，事不果就。至是，瀛州守將劉延祚受戎王之命，詐輸誠款，以誘我軍，國家深以爲信，遂有出師之議。

將領送信給幽州趙延壽，奉勸他回到祖國，延壽不久回信，表面答允而暗中却不聽命罷了。這年三月，又派遣鄴都杜重威送信給延壽，并轉述朝廷的旨意，用優厚的條件向他許諾，照舊派遣洺州軍將趙行實帶信前去，暗中表示深情。行實曾經追隨延壽，因此派他前去。七月，行實從燕地返回，得到延壽的書信，并且説："長期淪落在邊遠小國，希望回歸中原大國，請求調遣大軍接應，就要動身向南來。"表述很誠懇，措辭很周到細緻，當時朝廷格外高興地相信了他，又派遣趙行實和延壽商量大軍應接他的場所。有瀛州大將派親信帶着蠟丸書到宫廷前，禀告説想要圖謀反叛，將本城歸順朝廷。不久，恰逢那邊有人告密，事情没有成功。到現在，瀛州守將劉延祚禀承契丹皇帝的命令，假意表示歸順，藉以引誘我軍，朝廷深信不疑，於是有出師的提議。

# 舊五代史卷八十五(晋書十一)

## ·本紀第十一

### 少帝紀(第五)

開運三年冬十月甲子，正衙命使册皇太妃安氏。乙丑，以樞密直學士、禮部侍郎邊光範爲翰林學士，以給事中邊歸讜爲左散騎常侍，以翰林學士、祠部員外郎、知制誥張沆爲右諫議大夫。辛未，以鄴都留守杜威爲北面行營都招討使，以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鄆州節度使李守貞爲兵馬都監，兖州安審琦爲左右厢都指揮使，徐州符彦卿爲馬軍左厢都指揮使，滑州皇甫遇爲馬軍右厢都指揮使，貝州梁漢璋爲馬軍都排陣使，前鄧州宋彦筠爲步軍左厢都指揮使，奉國左厢都指揮使王饒爲步軍右厢都指揮使，洺州團練使薛懷讓爲先鋒都指揮使。癸酉，册吴國夫人馮氏爲皇后。乙亥，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李彦韜權知侍衛司事。丙戌，鳳翔節度使秦王李從曮薨，輟朝，贈尚書令。丁亥，邠州節度使李德珫卒，輟朝，贈太尉。

十一月戊子朔，以給事中盧撰爲右散騎常侍，以尚書兵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陳觀爲左諫議大夫。觀以祖諱義，乞改官，尋授給事中。庚寅，樞密使、中書侍郎兼户部尚書、平章事馮玉加尚書右僕射，以皇子鎮寧軍節度使延煦爲陝州節度使，以陝

開運三年冬十月甲子，在前殿命令使者册立皇太妃安氏。乙丑，任命樞密直學士、禮部侍郎邊光範爲翰林學士，任命給事中邊歸讜爲左散騎常侍，任命翰林學士、祠部員外郎、知制誥張沆爲右諫議大夫。辛未，任命鄴都留守杜威爲北面行營都招討使，任命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鄆州節度使李守貞爲兵馬都監，兖州安審琦爲左右厢都指揮使，徐州符彦卿爲馬軍左厢都指揮使，滑州皇甫遇爲馬軍右厢都指揮使，貝州梁漢璋爲馬軍都排陣使，前鄧州宋彦筠爲步軍左厢都指揮使，奉國左厢都指揮使王饒爲步軍右厢都指揮使，洺州團練使薛懷讓爲先鋒都指揮使。癸酉，册立吴國夫人馮氏爲皇后。乙亥，任命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李彦韜權知侍衛司事。丙戌，鳳翔節度使秦王李從曮去世，停止朝事，追贈爲尚書令。丁亥，邠州節度使李德珫去世，停止朝事，追贈爲太尉。

十一月戊子初一，任命給事中盧撰爲右散騎常侍，任命尚書兵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陳觀爲左諫議大夫。陳觀因爲祖父名叫義，請求改换官職，不久授任給事中。庚寅，樞密使、中書侍郎兼户部尚書、平章事馮玉加官尚書右僕射，任命皇子鎮寧軍節度使延煦爲陝州節度使，任命陝州留後焦繼勳爲鳳翔留後，任命原定州留後安審

州留後焦繼勳爲鳳翔留後，以前定州留後安審琦爲邠州留後，以右僕射和凝爲左僕射。甲午，兩浙節度使吴越國王 錢弘佐起復舊任。丁酉，詔李守貞知幽州行府事。戊申，日南至，御崇元殿受朝賀。是月，北面行營招討使杜威率諸將領大軍自鄴北征，師次瀛州城下，貝州節度使梁漢璋戰死。杜威等以漢璋之敗，遂收軍而退。行次武强，聞戎王入寇，欲取直路，自冀、貝而南。會張彦澤領騎自鎮定至，且言契丹可破之狀，於是大軍西趨鎮州。

琦爲邠州留後，任命右僕射和凝爲左僕射。甲午，兩浙節度使吴越國王 錢弘佐官復原職。丁酉，下詔任命李守貞知幽州行府事。戊申，冬至，駕臨崇元殿接受朝拜慶賀。這個月，北面行營招討使杜重威率領衆將指揮大軍從鄴都向北征伐，軍隊到達瀛州城下，貝州節度使梁漢璋戰死。杜重威等因爲漢璋戰敗，所以收兵撤退。走到武强，聽説契丹皇帝入侵，打算走近路，經冀州、貝州向南。恰遇張彦澤帶領騎兵從鎮定到來，并且訴説可以打敗契丹的情形，於是大軍向西奔赴鎮州。

十二月丁巳朔，己未，杜威奏，駐軍於中渡橋。庚申，以前司農卿儲延英爲太子賓客。詔徐州 符彦卿屯澶州。辛酉，詔澤、潞、鄴都、邢、洺、河陽運糧赴中渡，杜威遣人口奏軍前事宜，勢迫故也。壬戌，又遣高行周屯澶州，景延廣守河陽。博野縣都監張鵬入奏蕃軍事勢。丙寅，定州李殷奏，前月二十八日夜，領捉生四百人往曲陽 嘉山下，逢賊軍車帳，殺千餘人，獲馬二百匹。詔宋州 高行周充北面行營都部署，符彦卿充副，邢州 方太充都虞候，領後軍駐於河上，以備敵騎之奔衝也。時契丹游騎涉滹水而南，至欒城縣。自是中渡寨爲蕃軍隔絶，探報不通，朝廷大恐，故委行周等繼領大師守扼津要，且以張其勢也。己巳，邢州 方太奏，此月六日，契丹與王師戰於中渡，王師不利，奉國都指揮使王清戰死。庚午，幸沙臺射兔。壬申，始聞杜威、李守貞等以此月十日率諸軍降於契丹。是夜，相州節度使張彦澤受契丹命，率先鋒二千人，自封丘門斬關而入。癸酉旦，張彦澤頓兵於明德門外，京城大擾。前曹州節度使石贇

十二月丁巳初一，己未，杜重威上奏，軍隊駐扎在中渡橋。庚申，任命原司農卿儲延英爲太子賓客。下詔命令徐州 符彦卿屯駐澶州。辛酉，下詔命令澤、潞、鄴都、邢、洺、河陽等地運送糧草到中渡，杜重威派人口頭禀報前綫戰事，是因爲形勢緊急的緣故。壬戌，又派遣高行周屯駐澶州，景延廣守衛河陽。博野縣都監張鵬進宫禀報契丹軍的情况。丙寅，定州 李殷上奏，上月二十八日夜，派遣俘虜兵四百人前去曲陽 嘉山下，遇到敵軍的車馬帷帳，殺死一千多人，繳獲戰馬二百匹。下詔命令宋州 高行周充任北面行營都部署，符彦卿充任副都部署，邢州 方太充任都虞候，帶領後軍駐扎在黄河邊上，以防備敵人騎兵的衝突。當時契丹的游擊騎兵渡滹沱水向南，到達欒城縣。從此中渡寨被蕃軍隔斷，消息不通，朝廷非常恐慌，因此委派行周等接着統領大軍扼守要道，并且張大聲勢。己巳，邢州 方太上奏，當月六日，契丹和少帝的軍隊在中渡交戰，少帝的軍隊失利，奉國都指揮使王清戰死。庚午，前往沙臺射兔。壬申，纔聽説杜重威、李守貞等在當月十日率領諸軍向契丹投降。這天晚上，相州節度使張彦澤接受契丹的命令，率領先鋒二千人，從封丘門砍斷鎖鑰進城。癸酉清晨，張彦澤在明德門外安頓兵馬，京城十分騷亂。前曹州節度使石贇死亡，他是少帝的堂叔。當時自從中渡寨斷絶聯係以後，少帝和大臣端正地坐着

死，帝之堂叔也。時自中渡寨隔絶之後，帝與大臣端坐憂危，國之衛兵，悉在北面，計無所出。十六日聞滹水之降，是夜，偵知張彥澤已至滑州，召李崧、馮玉、李彥韜入内計事，方議詔河東劉知遠起兵赴難，至五鼓初，張彥澤引蕃騎入京。宫中相次火起，帝自携劍驅擁后妃已下十數人，將同赴火，爲親校薛超所持，俄自寬仁門遞入契丹主與皇太后書，帝乃止，旋令撲滅烟火。大内都點檢康福全在寬仁門宿衛，登樓覘賊，彥澤呼而下之。癸酉，帝奉表於戎主曰：

孫臣某言：今月十七日寅時，相州節度使張彥澤、都監傅住兒部領大軍入京，齎到翁皇帝賜太后書示，於滹沱河降下杜重威一行馬步兵士，見領蕃漢步騎來幸汴州者。

往者，唐運告終，中原失馭，數窮否極，天缺地傾。先人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兵連禍結，力屈勢孤。翁皇帝救患摧剛，興利除害，躬擐甲胄，深入寇場。犯露蒙霜，度雁門之險；馳風掣電，行中冀之誅。黄鉞一麾，天下大定，勢凌宇宙，義感神明，功成不居，遂興晋祚，則翁皇帝有大造於石氏也。

旋屬天降鞠凶，先君即世，臣遵承遺旨，纘紹前基，諒闇之初，荒迷失次，凡有軍國重事，皆委將相大臣。至於擅繼宗祧，既非稟命；輕發文字，輒敢抗尊。自啓釁端，果貽赫怒，禍至神惑，運盡天亡。十萬師徒，皆望風而束手；億兆黎庶，悉延頸以歸心。臣負義

爲緊急勢態擔憂，國家的衛兵，全都在北面，無計可施。十六日聽説滹沱水那邊投降，當晚，探子偵察到張彥澤已經到滑州，召集李崧、馮玉、李彥韜入宫商量對策，正在商議下詔給河東劉知遠發兵趕來救援，到五更天亮時，張彥澤領着契丹騎兵進入京城。宫中先後起火，皇帝手提寶劍驅趕后妃以下十多人，打算一同入火自焚，被親隨校官薛超拉住，不久從寬仁門遞進契丹君主寫給皇太后的書信，少帝纔没有投火自焚，不久就下令將烟火撲滅。大内都點檢康福全在寬仁門守衛，登上門樓察看敵情，彥澤將他喊了下去。癸酉，少帝向契丹君主進表説：

孫臣重貴上表説：本月十七日寅時，相州節度使張彥澤、都監傅住兒統領大軍進京，帶來翁皇帝賜給太后的書信，在滹沱河降服了杜重威部馬步士兵，現在帶領少數民族和漢族步兵騎兵光臨汴州。

前些年，後唐氣數已盡，中原失去控制，時運不濟倒楣至極，上天崩缺大地塌陷。已故父親有一點土地，有一支軍隊，戰爭相連禍事不絶，勢單力薄。翁皇帝拯救危難打垮勁敵，興利除害，親自披挂甲胄，深入敵占區。冒着雨露霜雪，跨過險要的雁門；如同風馳電掣，討伐中冀地區。黄鉞一揮，天下安定，氣勢凌駕宇宙，義氣感動神明，完成大功而不據爲己有，於是建立了晋朝，翁皇帝對石氏有很大的恩德啊。

不久上天降下災禍，父王旋即去世，臣下遵照父王留下的旨意，繼承前人的基業，居喪初期，荒亂迷茫失於條理，所有軍國大事，都委托給將相大臣。以致於擅自繼承祖宗基業，却没有向您稟告而得到任命；輕意發布表章，竟敢蔑視尊長。自己惹事生非，果然使您震怒，大禍臨頭心神惶惑，氣數已盡上天滅我。十萬將士，都望見風塵而束手就擒；億兆百姓，全都伸長脖子而誠心歸

包羞，貪生忍耻，自貽顛覆，上累祖宗，偷度朝昏，苟存視息。翁皇帝若惠顧疇昔，稍霽雷霆，未賜靈誅，不絶先祀，則百口荷更生之德，一門銜無報之恩，雖所愿焉，非敢望也。臣與太后并妻馮氏及舉家戚屬，見於郊野面縛俟罪次。所有國寶一面、金印三面，今遣長子陝府節度使延煦、次子曹州節度使延寶管押進納，并奉表請罪，陳謝以聞。

順。臣下忘恩負義自找羞耻，貪圖一命忍受耻辱，自己導致國家滅亡，連累了列祖列宗，偷度時光，苟延殘喘。翁皇帝如果開恩念在以往的情分上，稍稍收斂雷霆之怒，不賜我一死，使對祖先的祭祀不致斷絶，那麽一百多口人都感戴再生的恩德，全家都享受到無法報答的情意，雖説這是我的心願，却不敢指望您會這樣做。臣下和太后以及妻子馮氏與全家親戚，現在到郊外反綁兩手等待懲罰。所有國寶一面、金印三面，現在派遣長子陝府節度使延煦、次子曹州節度使延寶護送前來奉獻，并且上表請求治罪，向您陳述悔過之心。

甲戌，張彦澤遷帝與太后及諸宫屬於開封府，遣控鶴指揮使李榮將兵監守。是夜，開封尹桑維翰、宣徽使孟承誨皆遇害。帝以契丹主將至，欲與太后出迎，彦澤先表之，稟契丹主之旨報云："比欲許爾朝覲上國，臣僚奏言，豈有兩個天子道路相見！今賜所佩刀子，以慰爾心。"己卯，皇子延煦、延寶自帳中迴，得僞詔慰撫，帝表謝之。時契丹主以所送傳國寶製造非工，與載籍所述者異，使人來問。帝進狀曰："頃以僞主王從珂於洛京大内自焚之後，其真傳國寶不知所在，必是當時焚之。先帝受命，旋製此寶，在位臣僚，備知其事，臣至今日，敢有隱藏"云。時移内庫至府，帝使人取帛數段，主者不與，謂使者曰："此非我所有也。"又使人詣李崧求酒，崧曰："臣有酒非敢愛惜，慮陛下杯酌之後憂躁，所作别有不測之事，臣以此不敢奉進。"丙戌晦，百官宿封禪寺。

甲戌，張彦澤將少帝和太后以及皇宫内眷遷移到開封府，派遣控鶴指揮使李榮帶兵監守。這天晚上，開封尹桑維翰、宣徽使孟承誨等都被殺害。少帝因爲契丹君主就要來了，打算同太后出去迎接，彦澤先上表説此事，禀承契丹君主的旨意回答説："最近想要允許你到上國朝見，臣僚上奏説，哪裏有兩個天子在路上相見的！現在將佩刀賞賜你，以安慰你的心靈。"己卯，皇子延煦、延寶從契丹營帳中回來，獲得僞詔書的安撫，少帝上表感謝。當時契丹君主因爲少帝呈交的傳國寶製造不够精緻，和文獻上記載的不同，派人來查問。少帝進上表狀説："前些時候因爲僞主王從珂在洛京宫廷中縱火自焚以後，真正的傳國寶不知在何處，必定是當時已經焚毁。已故皇帝禀承天命即位後，不久就製造了這面傳國寶，當時任職的臣僚，都很清楚此事，臣下到了今天，哪裏還敢隱藏呢？"當時將内庫中的東西搬到開封府，少帝派人去拿幾段絲帛，負責此事的人不給，告訴使者説："這些東西不是我的。"又派人拜訪李崧要酒喝，李崧説："臣下有酒，并非太吝惜，而是擔心陛下幾杯下肚後憂躁不安，作出不可預測的事情，臣下因此不敢敬獻。"丙戌月末，衆臣僚住在封禪寺。

明年正月朔，契丹主次東京城北，百官列班，遥辭帝于寺，詣北郊以迎契丹主。帝舉族出封丘門，肩轝

第二年正月初一，契丹君主來到東京城北，衆官僚排列班次，遠遠地向寺中的少帝告辭，前去北郊迎候契丹君主。少帝全家人從封丘門出

至野，契丹主不與之見，遣泊封禪寺。文武百官素服紗帽，迎謁契丹主於郊次，俯伏俟罪，契丹主命起之，親自慰撫。契丹主遂入大内，至昏出宫，是夜宿於赤堈。僞詔應晉朝臣僚一切仍舊，朝廷儀制并用漢禮。戊子，殺鄭州防禦使楊承勳，責以背父之罪，令左右臠割而死。己丑，斬張彦澤於市，以其剽劫京城，恣行屠害也。庚寅，洛京留守景延廣自扼吭而死。辛卯，契丹制，降帝爲光禄大夫、檢校太尉，封負義侯，黄龍府安置，其地在渤海國界。癸巳，遷帝於封禪寺，遣蕃大將崔廷勳將兵守之。癸卯，帝與皇太后李氏、皇太妃安氏、皇后馮氏、皇弟重睿、皇子延煦延寶俱北行，以宫嬪五十人、内官三十人、東西班五十人、醫官一人、控鶴官四人、御厨七人、茶酒三人、儀鸞司三人、軍健二十人從行。宰臣趙瑩、樞密使馮玉、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李彦韜隨帝入蕃，契丹主遣三百騎援送而去。所經州郡，長吏迎奉，皆爲契丹主阻絶，有所供饋亦不通。嘗一日，帝與太后不能得食，乃殺畜而啖之。帝過中渡橋，閱杜重威營寨之迹，慨然憤嘆，謂左右曰："我家何負，爲此賊所破，天乎！天乎！"於是號慟而去。至幽州，傾城士庶迎看於路，見帝慘沮，無不嗟嘆。駐留旬餘，州將承契丹命，犒帝於府署，趙延壽母以食饌來獻。自范陽行數十程，過薊州、平州，至榆關沙塞之地，略無供給，每至宿頓，無非路次，一行乏食，宫女、從官但采木實野蔬，以救飢弊。又行七八日至錦州，契丹迫帝與妃后往拜阿保機遺像，帝不勝屈辱，泣曰："薛超誤我，不令我死，以至今日也。"又行數十

城，乘坐小轎到郊外，契丹君主不和他相見，命令少帝逗留在封禪寺。文武百官身穿素服戴着紗帽，在郊外迎候拜見契丹君主，爬伏在地等候處治，契丹君主命令他們起來，親自慰問安撫。契丹君主於是進入皇宫，到傍晚出宫，這天晚上住在赤堈。發布僞詔書命令所有晉朝臣僚都照舊任職，朝廷禮儀制度全都使用漢人的一套。戊子，處死鄭州防禦使楊承勳，譴責他背叛父親的罪行，命令左右臣僚將他碎剮至死。己丑，將張彦澤在鬧市斬首，因爲他在京城搶劫，恣意殘殺。庚寅，洛京留守景延廣自己勒住喉嚨死去。辛卯，契丹發布制書，將少帝降爲光禄大夫、檢校太尉，封爲負義侯，安頓在黄龍府，該地在渤海國境内。癸巳，將少帝遷居封禪寺，派遣蕃族大將崔廷勳領兵監守。癸卯，少帝和皇太后李氏、皇太妃安氏、皇后馮氏、皇弟重睿、皇子延煦延寶一起向北走，派宫嬪五十人、宦官三十人、東西班五十人、醫官一人、控鶴官四人、御厨七人、茶酒三人、儀鸞司三人、健壯軍士二十人隨同前去。執政大臣趙瑩、樞密使馮玉、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李彦韜跟隨皇帝進入蕃部，契丹君主派遣三百名騎兵護送前去。沿途經過的州郡，長官迎接款待，都被契丹君主杜絶，有所供奉也送不到。曾經有一天，少帝和太后没有得到食物，就斬殺牲畜吃下去。少帝經過中渡橋，察看杜重威營寨的遺迹，憤慨地嘆息，告訴身旁的人説："我家有什麽對不住他的，被這個叛賊葬送江山，天意啊！天意啊！"於是放聲痛哭離去。到幽州，滿城士子百姓迎到路上觀看，看見少帝悲慘沮喪，没有人不感嘆。停留十餘天，州將禀承契丹的命令，在府署犒勞少帝，趙延壽的母親來進獻食品。從范陽走數十里，經過薊州、平州，到榆關沙漠地帶，毫無供給，每天的住宿點，都設在路途上，同行的人都缺糧，宫女、從官衹能采摘野果蔬菜，填補飢餓。又走七八天到達錦州，契丹强迫少帝和后妃前去叩拜阿保機的遺像，少帝萬分委屈羞辱，哭着説："薛超耽誤了我，不讓我死，以致於今天這樣啊！"又走數十里，渡過遼水，到達黄龍府，這就是契丹君主命令安頓少

程，渡遼水，至黄龍府，此即戎王所命安置之地也。

帝的地方。

六月，契丹國母召帝一行往懷密州，州在黄龍府西北千餘里。行至遼陽，皇后馮氏以帝陷蕃，備受艱苦，令内官潜求毒藥，將自飲之，并以進帝，不果而止。又行二百里，會國母爲永康王所執，永康王請帝却往遼陽城駐泊，帝遣使奉表於永康，且賀克捷，自是帝一行稍得供給。

六月，契丹君主的母親召集少帝一行人馬前去懷密州，州在黄龍府西北一千多里處。走到遼陽，皇后馮氏因爲少帝淪陷在蕃邦，備受艱苦，命令宦官暗中尋找毒藥，打算自己飲用，并且進獻給少帝，没有找到而作罷。又走二百里，恰遇契丹君主的母親被永康王扣押，永康王請少帝退到遼陽城居住，少帝派遣使者進獻表章給永康王，并且祝賀他獲勝，從此少帝一行纔稍稍得到糧食供應。

漢乾祐元年四月，永康王至遼陽，帝與太后并詣帳中，帝御白衣紗帽，永康止之，以常服謁見。帝伏地雨泣，自陳過咎，永康使左右扶帝上殿，慰勞久之，因命設樂行酒，從容而罷。永康帳下從官及教坊内人望見故主，不勝悲咽，内人皆以衣帛藥餌獻遺於帝。及永康發離遼陽，取内官十五人、東西班十五人及皇子延煦，并令隨帳上陘，陘即蕃王避暑之地也。有禪奴舍利者，即永康之妻兄也，知帝有小公主在室，詣帝求之，帝辭以年幼不可。又有東西班數輩善於歌唱，禪奴又請之，帝乃與之。後數日，永康王馳取帝幼女而去，以賜禪奴。至八月，永康王下陘，太后馳至霸州，詣永康，求於漢兒城寨側近賜養種之地，永康許諾，令太后於建州住泊。

後漢乾祐元年四月，永康王來到遼陽，少帝和太后一起到帷帳中拜見，少帝穿戴白衣紗帽，永康王阻止了他，衹穿普通衣服拜見。少帝伏在地下淚下如雨，陳述自己的過失，永康王派身旁的侍臣攙扶少帝上殿，安慰了他很久，因而奏樂飲酒，從容盡興而散。永康王部下從臣和教坊宫人望見從前的主子，無比悲傷哽咽，宫人都拿衣帛藥餌進獻給少帝。等到永康王離開遼陽，挑選宦官十五人、東西班十五人以及皇子延煦，都命令他們隨同自己的族帳到陘上，陘就是蕃王避暑的地方。有個叫禪奴舍利的人，就是永康王的妻兄，知道少帝有小公主尚未出嫁，拜見少帝求婚，少帝以年幼不宜婚配回絶。又有東西班幾人善於歌唱，禪奴又索要這些人，少帝就給了他。過後幾天，永康王趕來奪走了少帝的小女兒，將她賜給禪奴。到八月，永康王從陘上下來，太后趕到霸州，拜見永康王，請求在漢兒城寨附近賜給種植的土地，永康王答應，命令太后在建州居住。

漢乾祐二年二月，帝自遼陽城發赴建州。行至中路，太妃安氏得疾而薨，乃焚之，載其燼骨而行。帝自遼陽行十數日，過儀州、灞州，遂至建州。節度使趙延暉盡禮奉迎，館帝於衙署中。其後割寨地五十餘頃，其地至建州數十里，帝乃令一行人員於寨地内築室分耕，給食於帝。是歲，述律王子遣契丹數騎詣帝，取内人趙

後漢乾祐二年二月，少帝從遼陽城出發趕往建州。走到中途，太妃安氏得病去世，於是將她火化，載着骨灰行進。少帝從遼陽走了十多天，經過儀州、灞州，於是到了建州。節度使趙延暉用最好的禮節迎奉少帝，將少帝安置在衙署中。後來撥給寨地五十餘頃，該地到建州幾十里，少帝就命令隨行人員在寨地内建築房屋，分地耕種，供給少帝糧食。這年，述律王子派遣幾名契丹騎兵拜訪少帝，奪取内人趙氏、聶氏飛速

氏、聶氏疾馳而去，趙、聶者，帝之寵姬也，及其被奪，不勝悲憤。

漢乾祐三年八月，太后薨。周顯德初，有漢人自塞北而至者，言帝與后及諸子俱無恙，猶在建州，其隨從職官役使人輩，自蕃中亡歸、物故者大半矣。

史臣曰：少帝以中人之才，嗣將墜之業，屬上天不祐，仍歲大飢，尚或絶强敵之歡盟，鄙輔臣之謀略。奢淫自縱，謂有泰山之安；委托非人，坐受平陽之辱。族行萬里，身老窮荒，自古亡國之醜者，無如帝之甚也。千載之後，其如耻何，傷哉！

離去，趙氏、聶氏，是皇帝寵愛的妃子，等她們被搶走後，無比悲憤。

漢乾祐三年八月，太后逝世。周顯德初，有漢人從塞北回來，説少帝和皇后以及衆皇子都健康，還在建州，至於隨從職官和僕人，從蕃邦逃回的和去世的，已經有大半了。

史臣曰：少帝以普通人的才智，繼承即將墜毁的基業，又值上天不保佑，連年大鬧饑荒，尚且斷絶了和强敵的友好盟約，看不起大臣的謀術策略。驕奢淫佚自我放縱，以爲有泰山般的安穩；委托不適當的人選，因而遭受虎落平陽的屈辱。全家奔走萬里，老死在貧窮荒凉的地方，自古亡國之君的出醜，都没有少帝的厲害啊。千年以後，對這樣的耻辱又怎樣看待呢，可悲啊！



# 舊五代史卷八十六(晉書十二)

## 列 傳 第 一

### 后 妃

高祖皇后李氏。
太妃安氏。
少帝皇后張氏。
皇后馮氏。

高祖皇后李氏。
太妃安氏。
少帝皇后張氏。
皇后馮氏。

# 舊五代史卷八十七(晉書十三)

## 列傳第二

## 宗室

### 廣王石敬威

廣王敬威，字奉信，高祖之從父弟也。父萬詮，贈太尉，追封趙王。敬威少善騎射，事後唐莊宗，以從戰有功，累歷軍職。明宗即位，擢爲奉聖指揮使。天成、應順中，凡十改軍額，累官至檢校工部尚書，賜忠順保義功臣。清泰中，加兵部尚書、彰聖都指揮使，遥領常州刺史。及高祖建義於太原，敬威時在洛下，知禍必及，召所親謂曰："夫人生而有死，理之常也。我兄方圖大舉，余固不可偷生待辱，取笑一時。"乃自殺於私邸，人甚壯之。天福二年，册贈太傅，葬於河南縣。六年，追封廣王。

子訓嗣，官至左武衛將軍。敬威弟贇。

廣王敬威，字奉信，是高祖的堂弟。父親萬詮，贈官爲太尉，追封爲趙王。敬威小時候就長於騎馬射箭，追隨後唐莊宗，因隨同作戰有功，多次擔任軍中職務。明宗即位，提升他爲奉聖指揮使。天成、應順年間，共十次改换軍中職務，積功升到檢校工部尚書，賜號忠順保義功臣。清泰年間，加官兵部尚書、彰聖都指揮使，挂銜常州刺史。等到高祖在太原起義，敬威當時在洛下，知道災禍必定要到了，召集親近的人告訴他們説："人有生有死，是自然的規律。我的兄長正在籌劃偉大的事業，我固然不能苟且偷生自取羞辱，被人們耻笑一生。"就在家中自殺，人們覺得他悲壯。天福二年，封贈爲太傅，安葬在河南縣。六年，追封爲廣王。

兒子訓繼嗣，官做到左武衛將軍。敬威的弟弟名贇。

### 石贇

贇，字德和，爲陝州節度使。少帝即位，加同平章事。贇性驕慢，每使者至，必問曰："小侄安否?"恣爲暴虐，陝人苦之。

贇字德和，任陝州節度使。少帝即位，加官同平章事。贇生性驕傲無禮，每逢使者到來，必定問道："小侄平安嗎?"恣意行凶施暴，陝州人都感到苦惱。

### 韓王石暉　剡王石重胤　虢王石重英

韓王暉，字德昭，睿祖孝平皇帝之孫，高祖之從兄也。父萬友，追封秦王。暉生而龐厚，剛毅雄直，有器局，行不由徑，臨事多智，故高祖於宗族之中，獨厚遇之。初，張敬達

韓王暉，字德昭，睿祖孝平皇帝的孫子，高祖的堂兄。父親萬友，追封爲秦王。暉天生肥壯，剛毅耿直，有見識，行走時不依照老路前進，處理事情富於心計，因此高祖在同宗親屬中，惟獨待他很厚善。當初，張敬達包圍晉陽，

之圍晋陽也，高祖署暉爲突騎都將，常引所部，出敵之不意，深入力戰，雖夷傷流血，矢鏃貫骨，而辭氣益厲，高祖壯之。天福二年，遥授濠州刺史，充皇城都部署。四年，加檢校司徒，授曹州防禦使，加檢校太保。其莅任也，廉愛恤下，不嘗財利，不好伎樂，部人安之。歲餘，以疾終於官，歸葬太原。八年，册贈太師，追封韓王。子曦嗣。

剡王重胤。

虢王重英。

高祖委任暉爲突騎都將，常常帶領本部人馬，出敵不意，猛衝進去死力作戰，儘管負傷流血，箭頭穿過骨肉，但喊殺聲更加猛烈，高祖認爲他很英勇。天福二年，挂銜濠州刺史，充任皇城都部署。四年，加官檢校司徒，授任曹州防禦使，加官檢校太保。他在任職期間，廉潔仁愛關心下屬，不追求財利，不愛好伎樂，轄區百姓都覺得安心。一年多以後，因病在任上去世，送回太原安葬。八年，封贈爲太師，追封爲韓王。兒子曦繼嗣。

剡王重胤。

虢王重英。

**楚王石重信**

楚王重信，字守孚，高祖第二子，後唐明宗之外孫也。少敏悟，有智思。天成中，始授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俄加檢校刑部尚書，守相州長史，未幾，遷金紫光禄大夫，超拜檢校司徒，守左金吾衛大將軍。重信歷事唐明宗及閔帝、末帝，不恃貴戚，能克己復禮，常恂恂如也，甚爲時論所稱。高祖即位，出鎮孟津，到任逾月，去民病十餘事，朝廷有詔褒之。是歲，范延光叛命於鄴，詔遣前靈武節度使張從賓發河橋屯兵數千人，東討延光。既而從賓與延光合謀爲亂，遂害重信於理所，時年二十，遠近聞者，爲之嘆惜。詔贈太尉。時執事奏曰："兩漢子弟，生死無歷三公位者。"高祖曰："此兒爲善被禍，予甚愍之，自我作古，寧有例乎。"遂行册命。以其年十月，葬河南萬安山。天福七年，追封沂王，少帝嗣位，改封楚王。妃南陽白氏，昭信軍節度使奉進之女也。重信有子二人，皆幼，長於公宫，及少帝北遷，不知其所終。

楚王重信，字守孚，高祖的第二子，後唐明宗的外孫。從小聰明敏捷，富於才思心智。天成年間，開始委任他爲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不久加官檢校刑部尚書，守相州長史，很快，升任金紫光禄大夫，破格拜任檢校司徒，守左金吾衛大將軍。重信前後追隨唐明宗和閔帝、末帝，不依恃貴戚的身份，能够克己復禮，常常謙恭謹慎，很受當時的輿論贊許。高祖即位，出京前去鎮守孟津，到任一個月後，取消爲害百姓的十多種事務，朝廷下詔書嘉獎他。這一年，范延光在鄴地謀反，下詔派遣原靈武節度使張從賓調撥河橋屯兵數千人，到東邊討伐延光。不久從賓和延光合謀作亂，就在辦公地點殺害了重信，當時纔二十歲，遠近聽説此事的人，都替他惋惜。下詔追贈爲太尉。當時執政大臣上奏説："兩漢的皇室子弟，無論生死都没有位歷三公的。"高祖説："這個兒子做好事却遭到禍害，我非常憐惜他，從我開始這樣做，何必要先例呢。"於是進行册封。同年十月，安葬在河南萬安山。天福七年，追封爲沂王，少帝繼承皇位，改封爲楚王。王妃南陽白氏，是昭信軍節度使奉進的女兒。重信有兩個兒子，都還幼小，撫養在皇宫中，到少帝移居北方後，不知他們的下落。

**壽王石重乂**　夔王石重進　陳王石重杲　石重睿　石延煦　石延寶

壽王重乂，字宏理，高祖第三

壽王重乂，字宏理，高祖的第三子。從小

子也。幼岐嶷，好儒書，亦通兵法。高祖素所鍾愛，及即位，自北京皇城使拜左驍衛大將軍。車駕幸浚郊，加檢校司空，權東都留守。未幾，鄴都范延光叛，朝廷遣楊光遠討之，詔前靈武節度使、洛都巡檢使張從賓發盟津屯兵赴鄴下。會從賓密通延光，與婁繼英等先劫河橋，次亂洛邑，因害重乂於河南府，時年十九。從賓敗，高祖發哀於便殿，輟視朝三日，詔贈太傅。是歲冬十月，詔遣莊宅使張穎監護喪事，葬於河南府萬安山。天福中，追封壽王。妃李氏，汾州刺史玘之女也。重乂無子，妃後落髮爲尼，開運中，卒於京師。

夔王重進。

陳王重杲。

重睿。

延煦。

延寶。

聰穎非凡，喜愛儒家書籍，也精通兵法。高祖一向鍾愛他，到即位以後，將他從北京皇城使升任左驍衛大將軍。高祖駕車到達浚儀郊外，加官檢校司空，權東都留守。不久，鄴都范延光反叛，朝廷派遣楊光遠討伐他，下詔命令原靈武節度使、洛都巡檢使張從賓調遣盟津的屯兵趕往鄴下。恰逢從賓暗中勾結延光，和婁繼英等率先搶占河橋，接着在洛邑作亂，因而在河南府將重乂殺害，當時十九歲。從賓戰敗後，高祖在便殿舉行哀悼，停止上朝辦事三天，下詔追贈重乂爲太傅。這年冬十月，下詔命令莊宅使張穎監護喪事，安葬在河南府萬安山。天福年中，追封爲壽王。王妃李氏，是汾州刺史玘的女兒。重乂没有兒子，王妃後來削髮爲尼，開運年間，在京師去世。

夔王重進。

陳王重杲。

重睿。

延煦。

延寶。

# 舊五代史卷八十八(晋書十四)

## 列傳第三

### 景延廣

景延廣，字航川，陝州人也。父建，累贈太尉。延廣少習射，以挽强見稱。梁開平中，邵王朱友誨節制於陝，召置麾下，友誨坐謀亂，延廣竄而獲免。後事華州連帥尹皓，皓引薦列校，隸于汴軍，從王彦章拒莊宗於河上。及中都之敗，彦章見擒，而延廣被數創，歸於汴。

唐天成中，明宗幸夷門，會朱守殷拒命，尋平之，延廣以軍校連坐，將棄市。高祖時爲六軍副使，掌其事，見而惜之，乃密遣遁去，尋收爲客將。及張敬達之圍晋陽，高祖付以戎事，甚有干城之功。高祖即位，授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檢校司徒，遥領果州團練使，轉檢校太保，領夔州節度使。四年，出鎮滑臺。五年，加檢校太傅，移鎮陝府。六年，召爲侍衛馬步都虞候，移鎮河陽。七年，轉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檢校太尉。

其年夏，高祖晏駕，延廣與宰臣馮道等承顧命，以少帝爲嗣。既發喪，都人不得偶語，百官赴臨，未及内門，皆令下馬，由是有驕暴之失。少帝既嗣位，延廣獨以爲己功，尋加同平章事，彌有矜伐之色。朝廷遣使告哀契丹，無表致書，去臣稱孫，契丹怒，遣使來讓，延廣乃奏令契丹回圖使喬榮告戎王曰："先帝則北朝所

景延廣，字航川，陝州人。父親建，經多次追贈到太尉。延廣從小練習射箭，以力能挽强弓著稱。後梁開平年間，邵王朱友誨統治陝州，將他安置在部下，友誨因謀反被治罪，延廣逃走而免於大難。後來追隨華州長官尹皓，皓推薦他爲校尉，隸屬於汴軍，跟隨王彦章在黄河邊上對抗莊宗。等到在中都戰敗，彦章被活捉，延廣幾處受傷，逃回汴京。

後唐天成年間，明宗前來開封，恰逢朱守殷違抗命令，不久將他平定，延廣因爲是軍校而連帶治罪，將要在鬧市斬首。高祖當時任六軍副使，掌管此事，看見延廣覺得可惜，就暗中放他逃走，不久將他收羅爲客將。及至張敬達圍困晋陽，高祖將行軍打仗之事交付他，很有捍禦敵人的功勞。高祖即位，任命他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檢校司徒，挂銜果州團練使，轉官爲檢校太保，領夔州節度使。四年，出京鎮守滑臺。五年，加官檢校太傅，調任鎮守陝府。六年，召任爲侍衛馬步都虞候，調任鎮守河陽。七年，轉官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檢校太尉。

這年夏天，高祖逝世，延廣和執政大臣馮道等禀承臨終托付，將少帝立爲繼承人。公布高祖逝世的消息後，命令京城人不許交頭接耳，衆官僚趕去哀悼，還没有到内門，都命令下馬，因此有驕横暴戾的過失。少帝繼承皇位後，延廣認爲是自己一個人的功勞，不久加官同平章事，更加有驕横得意的神色。朝廷派遣使者到契丹報喪，不上表章而送書信，去掉"臣下"而改稱"孫"，契丹惱怒，派遣使者來責問，延廣就上奏讓契丹

立，今上則中國自策，爲鄰爲孫則可，無臣之理。”且言：“晋朝有十萬口横磨劍，翁若要戰則早來，他日不禁孫子，則取笑天下，當成後悔矣。”由是與契丹立敵，干戈日尋。初，高祖在位時，宣借楊光遠騎兵數百，延廣請下詔遣還，光遠由此忿延廣，怨朝廷，遣使泛海構釁。

回圖使喬榮轉告契丹君王：“已故皇帝是北朝册立的，現任皇帝却是中原國家自己册立的，作爲鄰邦作爲孫都可以，却没有做臣下的道理。”并且説：“晋朝有十萬口磨亮的寶劍，祖父如果想打仗就早些來，他日抵擋不住孫兒，就會被天下人笑話，後悔也來不及了。”因此和契丹成了敵國，戰争天天進行。當初，高祖做皇帝時，下令借給楊光遠數百名騎兵，延廣請求下詔書追取回來，光遠因此惱恨延廣，埋怨朝廷，派人在沿海製造事端。

天福八年十二月，契丹乃南牧。九年正月，陷甘陵，河北儲蓄悉在其郡。少帝大駭，親率六師，進駐澶淵，延廣爲上將，凡六師進退，皆出胸臆，少帝亦不能制，衆咸憚而忌之。契丹既至城下，使人宣言曰：“景延廣唤我來相殺，何不急戰！”一日，高行周與蕃軍相遇於近郊，以衆寡不敵，急請濟師，延廣勒兵不出，是日行周幸而獲免。及契丹退，延廣猶閉栅自固，士大夫曰：“昔與契丹絶好，言何勇也；今契丹至若是，氣何憊也。”時延廣在軍，母凶問至，自澶淵津北移於津南，不信宿而復莅戎事，曾無戚容，下里之士亦聞而惡之。時有太常丞王緒者，因使德州迴，與延廣有隙，因誣奏與楊光遠通謀，遣吏縶於麾下，鍛成其事。判官盧億累勸解不從，尋有詔棄市，時甚冤之。少帝還京，嘗幸其第，進獻錫賚，有如酬酢，權寵恩渥，爲一朝之冠。俄與宰臣桑維翰不協，少帝亦憚其難制，遂罷兵權，出爲洛都留守、兼侍中。由是鬱鬱不得志，亦意契丹强盛，國家不濟，身將危矣，但縱長夜飲，無復以夾輔爲意。

天福八年十二月，契丹向南侵犯。九年正月，攻占甘陵，河北地區的積蓄全部在該郡。少帝十分驚恐，親自統領六軍，進駐澶淵，延廣爲上將，所有六軍的進退，都出自他一人的決斷，少帝也不能控制，大家全都害怕而且忌恨他。契丹到達城下後，派人揚言説：“景延廣喊我來交戰，爲什麽不趕快開戰！”有一天，高行周和契丹軍在近郊相遇，因衆寡懸殊不能抵敵，急忙請求增援部隊，延廣按兵不動，這天行周僥幸逃脱死難。等到契丹撤退，延廣還緊閉寨栅保護自身，士大夫説：“從前和契丹斷絶友好關係，言詞何等英勇啊；現在契丹與我作戰到了這個地步，膽氣怎麽喪失了呢！”那時延廣在軍中，母親的死訊傳來，從澶淵橋北徙居橋南，没有住滿兩夜又親自處理軍中事務，毫無悲痛的神色，就是最下等的人聽説此事後也感到憎惡。當時有個太常丞王緒，因爲差派到德州後返回，和延廣有隔閡，乘機誣告王緒和楊光遠同謀，派遣差吏將他捆縛到帳下，羅織成上述罪狀。判官盧億多次勸告他都不聽，不久有詔書下令將王緒當街斬首，當時人都覺得他很冤枉。少帝回京，曾經光臨他的府第，進獻和賞賜，如同推杯换盞一般，權勢恩寵，爲一朝之最。不久同執政大臣桑維翰不和，少帝也怕他難於控制，於是解除了他的兵權，出任洛都留守、兼侍中。因此抑鬱不得志，也意識到契丹强盛，國家不保，自身即將危亡，衹是縱情通宵飲酒，不再將輔佐少帝的事放在心上。

開運三年冬，契丹渡滹水，詔遣

開運三年冬，契丹渡過滹水，少帝下詔派他

屯孟津，將戒途，由府署正門而出，所乘馬騰立不進，幾墜於地，乃易乘而行，時以爲不祥之甚。及王師降契丹，延廣狼狽而還。時契丹主至安陽，遣别部隊長率騎士數千，與晋兵相雜，趨河橋入洛，以取延廣。戒曰："如延廣奔吴走蜀，便當追而致之。"時延廣顧慮其家，未能引决。契丹既奄至，乃與從事閻丕輕騎謁契丹主於封丘，與丕俱見縶焉。延廣曰："丕，臣之從事也，以職相隨，何罪而亦爲縲囚?"契丹釋之。因責延廣曰："致南北失歡，良由爾也。"乃召喬榮質證前事，凡有十焉。始榮將入蕃時，紿延廣云："某恐忽忘所達之語，請紀於翰墨。"延廣信之，乃命吏備記其事。榮亦憸巧善事人者也，慮他日見詰，則執之以取信，因匿其文於衣中。至是，延廣始以他語抗對，榮乃出其文以質之，延廣頓爲所屈。每服一事，則受牙籌一莖，此契丹法也。延廣受至八莖，但以面伏地，契丹遂咄之，命鎖延廣臂，將送之北土。是日，至於陳橋民家草舍，延廣懼燔灼之害，至夜分伺守者怠，則引手自扼其吭，尋卒焉。雖事已窮頓，人亦壯之，時年五十六。漢高祖登極，詔贈中書令。

駐守孟津，將要出發時，由官署正門出去，所騎的馬騰身站立不走，延廣險些摔下地來，於是更换坐騎出去，當時認爲非常不吉祥。等到少帝的軍隊投降契丹，延廣狼狽地逃回。當時契丹君主到了安陽，派遣另一部隊長帶領幾千騎兵，和後晋兵混雜在一起，奔往河橋進入洛陽，捉拿延廣。告誡説："如果延廣逃到吴或跑向蜀，都要追趕抓到他。"當時延廣擔心他的家小，没有能够自殺。契丹已經大隊涌來，於是和從事閻丕輕裝騎馬到封丘拜見契丹君主，和丕都被綁縛關押。延廣説："丕是臣下的從事，因爲職事跟隨我，有什麽罪過也要成爲囚徒呢?"契丹釋放了閻丕。於是責問延廣説："導致南北兩國斷絶友好，都是因爲你啊。"就召見喬榮用從前的事情來對質，一共有十條。當初喬榮將要進入蕃邦時，欺騙延廣説："我害怕突然忘記了要轉達的言語，請記録在紙上。"延廣相信了他，就命令官吏詳細記下了那些事。喬榮也是狡詐而善於交際的人，考慮到日後被追問，就拿出記録獲取信任，因而就將記録的文字藏進衣服中。到現在，延廣開始用其他言語搪塞，喬榮就取出那些文字質問他，延廣馬上就被迫承認了。每承認一件事，就要承受一根象牙簽的燒灼，這是契丹的刑罰。延廣挨到第八根，就衹剩下趴在地上了，契丹主喝斥他，下令鎖着他的臂膀，打算將他押送北方。這天，來到陳橋百姓家茅屋中，延廣害怕燒灼的苦楚，到夜晚等候看守不注意，就用手扼住喉嚨，很快就死了。雖然事情已經山窮水盡，人們也認爲他悲壯，當時他五十六歲。後漢高祖登上皇位，下詔追贈他爲中書令。

延廣少時，嘗泛洞庭湖，中流阻風，帆裂柂折，衆大恐。頃之，舟人指波中曰："賢聖來護，此必有貴人矣。"尋獲濟焉。竟位至將相，非偶然也。

延廣小時候，曾經横渡洞庭湖，到湖心被大風阻擋，帆裂舵斷，大家十分驚恐。不久，梢公指着波濤説："賢聖來保護了，船上必定有貴人。"很快就渡過湖去。他最終做到將相，絶不是偶然的。

**李彦韜**

李彦韜，太原人也。少事邢州節度使閻寶爲皂隸，寶卒，高祖收於帳下。及起義，以少帝留守北京，因留

李彦韜，太原人。少年時侍奉邢州節度使閻寶爲奴僕，閻寶去世，高祖將他收納在帳下。等到起兵，讓少帝留守北京，因而留下彦韜作爲心

彥韜爲腹心，歷客將、牙門都校，以纖巧故，厚承委用。及少帝嗣位，授蔡州刺史，入爲内客省使、宣徽南院使。未幾，遥領壽州節度，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檢校太保，俄改陳州節度使，典軍如故。每在帝側，升除將相，但與宦官近臣締結，致外情不通，陷君於危亡之地。嘗謂人曰："朝廷所設文官將何用也。"且欲澄汰而除廢之，則可知其輔弼之道也。及契丹犯闕，遷少帝於開封府。一日，少帝遣人急召彥韜，將與計事，彥韜辭不赴命，少帝怏恨久之，其負國辜君也如是。及少帝北遷，戎王遣彥韜從行，洎至蕃中，隸於國母帳下。永康王舉兵攻國母，以偉王爲前鋒，國母發兵拒之，以彥韜爲排陣使，彥韜降於偉王，偉王置之帳下，其後卒於幽州。

腹，歷任客將、牙門都校，因爲他精細乖巧，深得重用。等到少帝繼承皇位，授蔡州刺史，入朝任内客省使、宣徽南院使。不久，挂銜壽州節度使，充任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檢校太保，很快又改任陳州節度使，照舊擔任軍職。經常在皇帝身旁，升將拜相，衹同宦官近臣聯結，使少帝不能明瞭外面的情勢，將君主推進了危亡的境地。他曾經告訴人説："朝廷設立文官有什麼用。"并且想要廢除文官，從這點就可以知道他輔佐君主的方法了。及至契丹進犯宫廷，將少帝趕到開封府。一天，少帝派人緊急召見彥韜，打算同他商量大事，彥韜拒絶接受命令，少帝怨恨了他好久，他背叛國家辜負君主到了這種地步。等到少帝徙居北方，契丹君主派彥韜隨同前往，到了蕃邦中，隸屬於契丹君主母親的帳下。永康王起兵進攻君主的母親，任命偉王爲前鋒，君主的母親發兵抵抗，任命彥韜爲排陣使，彥韜向偉王投降，偉王將他安置在帳下，後來死在幽州。

## 張希崇

張希崇，字德峰，幽州薊縣人也。父行簡，假薊州玉田令。希崇少通《左氏春秋》，復癖於吟咏。天祐中，劉守光爲燕帥，性慘酷，不喜儒士，希崇乃擲筆以自效，守光納之，漸升爲裨將。俄而守光敗，唐莊宗命周德威鎮其地，希崇以舊籍列於麾下，尋遣率偏師守平州。

阿保機南攻，陷其城，掠希崇而去。阿保機詢希崇，乃知其儒人也，因授元帥府判官，後遷盧龍軍行軍司馬，繼改蕃漢都提舉使。天成初，僞平州節度使盧文進南歸，契丹以希崇繼其任，遣腹心總邊騎三百以監之。希崇莅事數歲，契丹主漸加寵信。一日，登郡樓私自計曰："昔班仲升西戍，不敢擅還，以承詔故也。我今入關，斷在胸臆，何恬安於不測之地而自滯耶!"乃召漢人部曲之翹楚者，

張希崇，字德峰，幽州薊縣人。父親行簡，曾代領薊州玉田令。希崇少年時就通曉《左氏春秋》，還特别喜歡吟咏詩賦。天祐年間，劉守光爲燕地長官，生性殘暴，不喜歡儒士，希崇就投筆從戎，自求報效，守光收納了他，逐漸晉升到副將。不久守光失敗，後唐莊宗命令周德威鎮守該地，希崇因從前的職任而成爲他的屬下，不久奉命率一部分軍隊守衛平州。

阿保機向南進攻，攻占了平州，抓走了希崇。阿保機詢問希崇，纔知道他是儒士，就委任他爲元帥府判官，後來晉升爲盧龍軍行軍司馬，接着又改任蕃漢都提舉使。天成初年，僞平州節度使盧文進逃回南方，契丹讓希崇繼任其職，派心腹率領邊騎三百監視他。希崇在任幾年，契丹君主漸漸寵信起他來。一天，登上郡樓，自己盤算説:"從前班仲升戍守西邊,不敢擅自返回，是因爲禀承了皇帝的詔令。我現在入關，决斷就在自己胸中，何必安居這個危險之地而滯留自己呢!"就召集漢人部下中才識出衆的人，告訴他

謂曰："我陷身此地，飲酪被毛，生不見其所親，死爲窮荒之鬼，南望山川，度日如歲，爾輩得無思鄉者乎!"部曲皆泣下沾衣，且曰："明公欲全部曲南去，善則善矣，如敵衆何?"希崇曰："俟明日首領至牙帳，則先擒之，契丹無統領，其黨必散。且平州去王帳千餘里，待報至徵兵，逾旬方及此，則我等已入漢界深矣，何用以衆少爲病!"衆大喜。是日，希崇於郡齋之側，坎隙地，貯石灰。明旦，首領與群從至，希崇飲以醇酎數鍾，既醉，悉投於灰阱中斃焉。其徒營於北郭，遣人攻之，皆潰圍奔去，希崇遂以管内生口二萬餘南歸。唐明宗嘉之，授汝州防禦使。

們說:"我身陷此地,喝奶酪穿皮毛,活着不能和親戚相見，死了成爲荒郊野鬼，望着南方的山川，度日如年，你們中難道就没有思念故鄉的人嗎!"下屬全都淚下濕衣，説道："您要保全部下回到南方，好是好，但如何對付衆多的敵人呢?"希崇説："等明天他們的首領來到牙帳，就先捉住他，契丹人没有了頭領，他的部下必定散亂。況且平州距離契丹君主駐地有一千多里，等得到報告再發兵，要十天以後纔能到這裏，那時我們早已進入漢界很遠，哪裏用得着爲人馬多少犯愁呢!"衆人十分高興。這天，希崇在郡衙旁邊的空地上挖了個坑，裝進石灰。第二天早晨，契丹人的首領和一群隨從到來，希崇請他們喝了幾盅醇酒，喝醉後，全部扔進灰坑死在其中。他們的下屬都在城北，希崇派人前去攻打，都四散逃走了，希崇於是率領轄區内的二萬多人回到南方。後唐明宗嘉獎他，委任爲汝州防禦使。

希崇既之任，遣人迎母赴郡，母及境，希崇親肩板輿行三十里，觀者無不稱嘆。歷二年，遷靈州兩使留後。先是，靈州戍兵歲運糧經五百里，有剽攘之患。希崇乃告諭邊士，廣務屯田，歲餘，軍食大濟。璽書褒之，因正授旄節。清泰中，希崇厭其雜俗，頻表請覲，詔許之。至闕未久，朝廷以安邊有聞，議内地處之，改邠州節度使。及高祖入洛，與契丹方有要盟，慮其爲所取，乃復除靈武。希崇嘆曰："我應老於邊城，賦分無所逃也。"因鬱鬱不得志，久而成疾，卒於任，時年五十二。希崇自小校累官至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三歷方面，封清河郡公，食邑二千户，賜清邊奉國忠義功臣，亦人生之榮盛者也。

希崇到任後，派人迎接母親來郡城，母親進入州境後，希崇親自抬着轎子走了三十里，圍觀的人無不感嘆稱贊。二年後，升任靈州兩使留後。在此以前，靈州戍兵每年運糧都要跋涉五百里，還要擔心遭搶劫。希崇就曉諭戍邊士兵，廣開屯田，一年多後，軍糧非常充足了。皇帝頒發文書嘉獎他，因而正式授他爲節度使。清泰年間，希崇不喜歡這裏雜亂的民俗，連連上表請求入京朝見，皇帝下詔批准了他的請求。到京不久，朝廷因他安撫邊疆有聲望，就決定讓他在内地任職，改爲邠州節度使。等高祖進入洛陽，和契丹已經訂立盟約，擔心他會被引渡過去，就又讓他去靈武任職。希崇感慨地說："我該老死在邊城，這種命運無法逃避了。"因此悶悶不樂，久而久之就得了病，死在任上，享年五十二歲。希崇從小校積功升官到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三次擔當封疆大吏，封爲清河郡公，享有食邑二千户，賜號清邊奉國忠義功臣，也算是榮華富貴的人了。

希崇素樸厚，尤嗜書，莅事之餘，手不釋卷，不好酒樂，不蓄姬僕，祁寒盛暑，必儼其衣冠，厮養之

希崇一向樸實厚道，特別喜歡讀書，公事之餘，手不釋卷，不愛好飲酒和音樂，不養姬妾和僮僕，不管嚴寒酷暑，必定衣冠齊整，家中的勤

輩，未嘗聞褻慢之言。事母至謹，每食必侍立，俟盥漱畢方退，物議高之。性雖仁恕，或遇奸惡，則嫉之若仇。在邠州日，有民與郭氏爲義子，自孩提以至成人，因乖戾不受訓，遣之。郭氏夫婦相次俱死。郭氏有嫡子，已長，時郭氏諸親與義子相約，云是親子，欲分其財物，助而訟之，前後數政不能理，遂成疑獄。希崇覽其訴，判云："父在已離，母死不至。止稱假子，孤二十年撫養之恩；儻曰親兒，犯三千條悖逆之罪。頗爲傷害名教，安敢理認田園！其生涯并付親子，所訟人與朋奸者，委法官以律定刑。"聞者服其明。希崇亦善觀象，在靈州日，見月掩畢口大星，經月復爾，乃嘆曰："畢口大星，邊將也，月再掩之，吾其終歟！"果卒於郡。

雜人員，從没有聽他説過淫縱傲慢的話。侍奉母親特別恭謹，每次吃飯，他都侍立一旁，等候盥漱完畢纔退下，輿論對此評價很高。天性雖然仁慈，一旦遇奸人惡事，則嫉惡如仇。在邠州時，有一人是郭氏的義子，從幼童一直到成人，因性情乖戾不聽教訓，被趕走了。郭氏夫婦相繼去世。郭氏有親生兒子，已經長大，當時郭氏的親戚和這位義子商定，就説是親生兒子，打算瓜分郭氏的財産，幫助義子打官司，先後幾任官員都無法結案，於是成了疑案。希崇觀看訴狀後，判決説："父親在時就已離開，母親死了又不回來。即使是義子，尚且辜負了二十年撫養之恩；如説是親兒，就犯了三千條忤逆的罪狀。大大傷害了名教，哪裏還敢來分家産！郭氏的家財全部判給親生兒子，起訴人和夥同作假的，都交給法官按法律判刑。"聽説此事的人都佩服他的精明。希崇也善於觀察天象，在靈州時，看到月亮遮掩了畢口大星，一個月後又是如此，於是嘆息説："畢口大星，代表鎮守邊地的大將，月亮兩次遮掩了它，我大概快死了！"果然死在靈州。

子仁謙爲嗣，歷引進副使。

兒子仁謙繼承他的家業，歷官至引進副使。

**王庭胤**

王庭胤，字紹基，其先安人也。祖處存，定州節度使。父鄴，晉州節度使。庭胤，唐莊宗之内表也。性勇剽狡捷，鷹瞬隼視，喑嗚眦睚，則挺劍而不顧。少爲晉陽軍校，以攻城野戰爲務，暑不息嘉樹之陰，寒不處密室之下，與軍伍食不異味，居不異適，故莊宗於親族之中，獨加禮遇。莊宗、明宗朝，累歷貝、忻、密、澶、隰、相六州刺史。國初，范延光據鄴稱亂，高祖以庭胤累朝宿將，詔爲魏府行營中軍使兼貝州防禦史。城降賞勞，授相州節度使，尋移鎮定州。先是，契丹欲以王處直之子威爲定州節度使，處直則庭胤之叔祖也。處直爲養子都所篡，時威北走契丹，契丹納之。至是契丹遣使諭高祖云：

王庭胤，字紹基，他的祖先是安人。祖父處存，曾任定州節度使。父親鄴，曾任晉州節度使。庭胤是後唐莊宗的内表親戚。性格勇猛狡捷，一雙鷹眼虎視耽耽，悲聲嗚咽怒目圓睁，往往挺劍而上毫不回頭。年少時爲晉陽軍校，以攻城野戰作爲本職，熱天不在大樹下乘凉，嚴冬不在密室中禦寒，和戰士同吃一鍋飯，同睡一間屋，因此莊宗在親屬當中，單單對他另眼相看。莊宗、明宗朝，積功歷任貝、忻、密、澶、隰、相六州刺史。後晉建國初期，范延光占據鄴都謀反，高祖因爲庭胤是幾朝老將，下詔任命他爲魏府行營中軍使兼貝州防禦使。攻占城池後獎賞他的功勞，授相州節度使，不久調守定州。以前，契丹想讓王處直之子王威擔任定州節度使，處直就是庭胤的叔祖。處直被養子王都篡權，當時王威向北逃到契丹，契丹收納了他。到現在契丹派使者告訴高祖説："參照我們蕃邦的制度，要讓

"欲使王威襲先人土地，如我蕃中之制。"高祖答以："中國將校自刺史、團練、防禦使序遷，方授旄節，請遣威至此任用，漸令升進，乃合中土舊規。"戎王深怒其見拒，使人復報曰："爾自諸侯爲天子，有何階級耶?"高祖畏其滋蔓，則厚賂力拒其命，契丹怒稍息，遂連升庭胤，俾鎮中山，且欲塞其意也。少帝嗣位，改滄州節度使，累官至檢校太尉。開運元年秋，卒於位，年五十四。贈中書令。

王威承襲他父親的領地。"高祖回答他說："中原的將校從刺史、團練、防禦使依次升遷，纔能授節度使，請求派王威到此地任職，漸漸提升他，纔合乎中原的老規矩。"契丹君主遭到拒絕後很生氣，又派人來通告說："你從諸侯一躍而成天子，由什麽臺階上去的呢?"高祖害怕他們胡攪蠻纏，就重重賄賂他們而堅持不聽他們的命令，契丹怒氣稍稍平息，於是連連提升庭胤，讓他坐鎮中山，并且想藉以敷衍契丹的命令。少帝繼承皇位，改爲滄州節度使，多次晋升到檢校太尉。開運元年秋，死在任上，享年五十四。追贈爲中書令。

有子五人，長曰昭敏，仕至金吾將軍卒。

有五個兒子，長子叫昭敏，官做到金吾將軍後去世。

### 史匡翰

史匡翰，字元輔，雁門人也。父建瑭，事莊宗爲先鋒將，敵人畏之，謂之"史先鋒"，累立戰功，《唐書》有傳。匡翰起家襲九府都督，歷代州遼州副使、檢校太子賓客。同光初，爲嵐、憲、朔等州都游奕使，改天雄軍牢城都指揮使，再加檢校户部尚書，領潯州刺史。天成中，授天雄軍步軍都指揮使，歲餘，遷侍衛彰聖馬軍都指揮使。高祖有天下也，授檢校司空、懷州刺史。其妻魯國長公主，即高祖之妹也。尋轉控鶴都指揮使兼和州刺史、駙馬都尉，俄授檢校司徒、鄭州防禦使，未幾，遷義成軍節度、滑濮等州觀察處置、管内河堤等使。丁母憂，尋起復本鎮。

史匡翰，字元輔，雁門人。父親建瑭，在莊宗時擔任先鋒將，敵人害怕他，稱爲"史先鋒"，多次建立戰功，《唐書》中有傳。匡翰開始做官時繼承九府都督一職，歷任代州遼州副使、檢校太子賓客。同光初年，爲嵐、憲、朔等州都游奕使，改爲天雄軍牢城都指揮使，再加檢校户部尚書，領潯州刺史。天成年間，授天雄軍步軍都指揮使，一年以後，升侍衛彰聖馬軍都指揮使。高祖擁有天下，授檢校司空、懷州刺史。他的妻子魯國長公主，就是高祖的妹妹。不久調任控鶴都指揮使兼和州刺史、駙馬都尉，很快任命爲檢校司徒、鄭州防禦使，不久，升任義成軍節度、滑濮等州觀察處置、管内河堤等使。遭逢母親去世服喪而去官，不久又起復本鎮職務。

匡翰剛毅有謀略，御軍嚴整，接下以禮，與部曲語，未嘗稱名，歷數郡皆有政聲。尤好《春秋左氏傳》，每視政之暇，延學者講説，躬自執卷受業焉，時發難問，窮於隱奥，流輩或戲爲"史三傳"。既自端謹，不喜人醉。幕客有關徹者，狂率酣酱，一日使酒，怒謂匡翰曰："明公昔刺單

匡翰剛毅而富於謀略，統治軍隊嚴肅齊整，對下屬以禮相待，同部下講話，從不直呼其名，前後在幾個州郡任職都有好的政績聲望。尤其愛讀《春秋左氏傳》，每逢辦理政事的餘暇，邀請學者講述此書，親自捧着書卷聽講，時時質疑問難，探索微言大意，同輩中有人戲稱他爲"史三傳"。自己既然端正謹慎，也就厭惡醉酒的人。幕下賓客中有個關徹，豪放坦直喜歡暢飲，一天

懷，與徹主客道至，事無不可，今領節鉞，數不相容。且書記趙礪，險詖之人也，脅肩諂笑，黷貨無厭，而明公待之甚厚，徹今請死。近聞張彦澤臠張式，未聞史匡翰斬關徹，恐天下談者未有比類。”匡翰不怒，引滿自罰而慰勉之，其寬厚如此。天福六年，白馬河决，匡翰祭之，見一犬有角，浮於水心，甚惡之，後數月遘疾而卒于鎮，年四十。詔贈太保。

藉酒發瘋，惱怒地對匡翰説：“您過去做單懷二州刺史時，和徹交情極深，没有什麽事不能通融的，現在您掌管一方大權，多次和我過不去。况且書記趙礪，是陰險卑鄙的小人，縮肩假笑阿諛奉迎，貪財而不知滿足，可是您對他很優待，徹現在請您處死我。最近聽説張彦澤碎剮了張式，没聽説史匡翰斬關徹，恐怕天下談説此事的人無法類比。”匡翰没有生氣，罰自己喝下滿滿一杯酒來安慰他，他的寬厚到了這個境界。天福六年，白馬河决堤，匡翰祭祀河神，看到一隻長角的狗，浮在河中心，感到異常惡心，幾個月後得病死在任上，享年四十歲。下詔追贈他爲太保。

子彦容，歷官苑使、濮單宿三州刺史。

兒子彦容，歷任宫苑使、濮單宿三州刺史。

## 梁漢顒

梁漢顒，太原人也。少事後唐武皇，初爲軍中小校，善騎射，勇於格戰。莊宗之破劉仁恭、王德明，及與梁軍對壘於德勝，皆預其戰，累功至龍武指揮使、檢校司空。梁平，授檢校司徒、濮州刺史。同光三年，魏王繼岌統軍伐蜀，以漢顒爲魏王中軍馬步都虞候。天成初，授許州兵馬留後、檢校太保，尋爲邠州節度使，歲餘加檢校太傅，充威勝軍節度、唐鄧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在鎮二年，移鎮許州。長興四年夏，以眼疾授太子少師致仕。高祖素與漢顒有舊，及即位之初，漢顒進謁，再希任使，除左威衛上將軍。天福七年冬，以疾卒於洛陽，年七十餘。贈太子太保。

梁漢顒，太原人。少年時追隨後唐武皇，最初爲軍中小校，長於騎馬射箭，勇於作戰。莊宗打敗劉仁恭、王德明，以及與後梁軍在德勝交戰，梁漢顒都參加了這些戰役，積功升到龍武指揮使、檢校司空。平定後梁後，授檢校司徒、濮州刺史。同光三年，魏王繼岌統軍伐蜀，任命漢顒爲魏王中軍馬步都虞候。天成初年，授許州兵馬留後，檢校太保，不久擔任邠州節度使，一年後加官檢校太傅，充威勝軍節度、唐鄧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在任二年，調任鎮守許州。長興四年夏，因眼病授予他太子少師的官銜退休。高祖向來同漢顒有交情，等到即位初期，漢顒進去謁見，再度希求任用，任命爲左威衛上將軍。天福七年冬，因病在洛陽去世，年齡七十多歲。追贈爲太子太保。

## 楊思權

楊思權，邠州新平人也。梁乾化初爲軍校，貞明二年，轉弓箭指揮使、檢校左僕射，累遷控鶴右第一軍使。唐莊宗平梁，補右厢夾馬都指揮使。天成初，遷右威衛將軍，加檢校司空。

楊思權，邠州新平人。後梁乾化初年爲軍校，貞明二年，調任弓箭指揮使、檢校左僕射，積功升任控鶴右第一軍使。後唐莊宗平定後梁，補授右厢夾馬都指揮使。天成初年，升任右威衛將軍，加官檢校司空。

會秦王從榮鎮太原，明宗乃以

恰逢秦王從榮鎮守太原，明宗就任命馮贇

馮贇爲副留守、以思權爲北京步軍都指揮使以佐佑之。從榮幼驕狠，不親公務，明宗乃遣紀綱一人素善從榮者，與之游處，俾從容諷導之。嘗私謂從榮曰："河南相公恭謹好善，親禮端士，有老成之風，相公處長，更宜自勵，勿致聲問在河南之下。"從榮不悦，因告思權曰："朝廷人皆推從厚，共非短我，吾將廢棄矣。"思權曰："請相公勿憂，萬一有變，但思權在處有兵甲，足以濟事。"乃勸從榮招置部曲，調弓礪矢，陰爲之備。思權又謂使者曰："朝廷教君伴相公，終日言弟賢兄弱何也？吾輩苟在，豈不能與相公爲主耶？"使者懼，告馮贇，乃密奏之，明宗乃詔思權赴京師，以秦王之故，亦弗之罪也。長興末，爲右羽林都指揮使，遣戍興元。

爲副留守，任命思權爲北京步軍都指揮使，以便輔佐從榮。從榮從小驕橫狠毒，不處理公務，明宗就派掌管綱紀又素來和從榮友善的人，和他游玩，得以從容地勸導他。曾經私下對從榮説："河南相公恭敬謹慎愛做善事，親近禮遇端正之士，有老成的風範，相公年齡比他大，更應當自己發奮，不要使聲望落在河南相公的下面。"從榮很不高興，乘機告訴思權説："朝廷上人人都推重從厚，一齊説我的不是，看來我要被廢棄了。"思權説："請相公不必擔憂，萬一有變動，祇要思權所在之處有軍隊，就完全可以辦成大事。"就勸導從榮招納部下，修整弓弦磨礪箭頭，暗中作好準備。思權又告訴使者説："朝廷讓您陪伴相公，成天説弟弟賢明兄長不如，這是爲什麽呢？我們在這裏，難道就不能給相公作主嗎？"使者害怕了，報告馮贇，於是秘密上奏，明宗就下詔命令思權趕到京師，因爲秦王的緣故，也不加罪於他。長興末年，任右羽林都指揮使，派他戍守興元。

閔帝嗣位，奉詔從張虔釗討鳳翔，洎至岐下，思權首倡倒戈以攻虔釗。尋領部下軍率先入城，謂唐末帝曰："臣既赤心奉殿下，俟京城平定，與臣一鎮，勿置在防禦團練使內。"乃懷中出紙一幅，謂末帝曰："願殿下親書臣姓名以志之。"末帝命筆，書"可邠寧節度使"。及即位，授推誠奉國保乂功臣、静難軍節度、邠寧慶衍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檢校太保。清泰三年，入爲右龍武軍統軍。高祖即位，除左衛上將軍，進封開國公。天福八年，以疾卒，年六十九。贈太傅。

閔帝繼承皇位，思權奉命跟隨張虔釗討伐鳳翔，來到岐下，思權率先倡議反戈攻打虔釗。不久帶領部下士兵首先進城，對唐末帝説："臣下既然忠心侍奉殿下，等京城平定，就給臣下一個節鎮，不要放在防禦團練使之中。"就在懷中拿出一張紙，對末帝説："希望殿下親自書寫臣下的姓名以牢記此事。"末帝提筆，寫下"可邠寧節度使"。到即位後，授予推誠奉國保乂功臣、静難軍節度、邠寧慶衍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檢校太保。清泰三年，入京任右龍武軍統軍。高祖即位，任命爲左衛上將軍，進封開國公。天福八年，因病去世，年齡六十九歲。追贈爲太傅。

## 尹暉

尹暉，魏州人也。少以勇健事魏帥楊師厚爲軍士，唐莊宗入魏，擢爲小校，從征河上，每於馬前步鬥有功。莊宗即位，連改諸軍指揮使。天成、長興中，領數郡刺史，累遷嚴衛

尹暉，魏州人。年少時因英勇健壯追隨魏地長官楊師厚爲軍士，後唐莊宗進占魏地，擢升小校，隨同征討到黄河邊，每每在馬前徒步作戰有功。莊宗即位，連連换任諸軍指揮使。天成、長興年間，領數郡刺史，積功升任嚴衛都指揮使。

都指揮使。唐應順中，王師討末帝於岐下，暉與楊思權首歸，末帝約以鄴都授之。末帝即位，高祖入洛，嘗遇暉於通衢，暉馬上横鞭以揖高祖。高祖忿之，後因謁謂末帝曰："尹暉常才，以歸命稱先，陛下欲令出鎮名藩，外論皆云不當。"末帝乃授暉應州節度使。高祖即位，改右衛大將軍。時范延光據鄴謀叛，以暉失意，密使人齎蠟彈，以榮利啖之。暉得延光文字，懼而思竄，欲沿汴水奔於淮南。高祖聞之，尋降詔招唤，未出王畿，爲人所殺。

子勳，事皇朝，累歷軍職，遷内外馬步都軍頭，見爲郢州防禦使。

後唐應順年間，閔帝的軍隊在岐下討伐末帝，暉和楊思權率先歸附末帝，末帝答應把鄴都長官授予他。末帝即位，高祖進入洛陽，曾在大道上遇到暉，暉在馬上横鞭揖見高祖。高祖很氣憤，後來藉拜見末帝的機會説："尹暉才智一般，因搶先歸附，所以陛下想要命令他出鎮大的藩鎮，外界輿論都説不恰當。"末帝就授予尹暉應州節度使。高祖即位，改爲右衛大將軍。當時范延光占據鄴都作亂，因爲尹暉不得意，暗中派人帶去蠟丸書，拿榮華富貴引誘他。尹暉得到延光的書信，因害怕而想逃跑，打算順着汴水逃向淮南。高祖聽説後，很快下詔召唤他，尚未跑出京郊地域，就被人殺死。

兒子尹勳，侍奉本朝，多次擔任軍中職務，升任内外馬步都軍頭，現任郢州防禦使。

### 李從璋

李從璋，字子良，後唐明宗皇帝之猶子也。少善騎射，從明宗歷戰河上，有平梁之功。唐同光末，魏之亂軍迎明宗爲帝，從璋時引軍自常山過邢，邢人以從璋爲留後。逾月，明宗即位，受詔領捧聖左廂都指揮使，時天成元年五月也。八月，改大内皇城使，加檢校司徒、彰國軍節度使，賜竭忠建策興復功臣。旋以達靼諸部入寇，從璋率麾下出討，一鼓而破，有詔褒之。

李從璋，字子良，後唐明宗皇帝的侄子。年少時長於騎射，跟隨明宗轉戰在黄河邊，有平定後梁的功勞。後唐同光末年，魏地的亂軍擁立明宗爲皇帝，從璋當時率軍從常山經過邢州，邢州人推舉從璋爲留後。一個月後，明宗即位，奉詔領捧聖左廂都指揮使，當時是天成元年五月。八月，改爲大内皇城使，加官檢校司徒、彰國軍節度使，賜號竭忠建策興復功臣。不久因韃靼各部落入侵，從璋率部下出征，一戰而破敵，有詔書褒奬他。

三年四月，移鎮滑臺。時明宗駐蹕於大梁，從璋嘗召幕客謀曰："車駕省方，藩臣咸有進獻，吾爲臣爲子，安得後焉。欲取倉廪羨餘，以助其用，諸君以爲何如？"内有賓介白曰："聖上寬而難犯，行宫在近，忽致上達，則一幕俱罹其罪。"從璋怒，翌日，欲引弓射所言者，朝廷知之，改授右驍衛上將軍。

三年四月，調任鎮守滑臺。當時明宗駐扎在大梁，從璋曾召集帳下賓客商量説："皇帝巡視四方，藩臣都有所進獻，我身爲臣下身爲侄子，哪能落後呢。打算取倉庫中的節餘，以資助這一開支，各位認爲怎麽樣？"其中有賓客告訴他説："聖上寬厚而不容許冒犯，行宫就在附近，這件事忽然傳到上面，那麽帳下所有人都要遭罪。"從璋惱怒，第二天，打算張弓搭箭射殺發言的人，朝廷知道此事後，改授他爲右驍衛上將軍。

長興元年十月，出鎮陝州。二年五月，遷河中節度使。三年，就加檢校太傅，賜忠勤静理崇義功臣。四年

長興元年十月，出京鎮守陝州。二年五月，升任河中節度使。三年，加官檢校太傅，賜號忠勤静理崇義功臣。四年五月，下制書封他爲洋

五月，制封洋王。是歲，明宗厭代，閔帝嗣位，尋受命代潞王於岐下，會潞王舉兵入洛，事遂寢。高祖即位之元年十二月，授威勝軍節度使，降封隴西郡公。二年九月，終於任，年五十一。鄧人爲之罷市，思遺愛也。詔贈太師。

王。這年，明宗去世，閔帝繼承皇位，不久從璋奉命到岐下替代潞王，恰逢潞王起兵攻進洛陽，事情就作罷了。高祖即位的元年十二月，授威勝軍節度使，降封隴西郡公。二年九月，在任上去世，年齡五十一歲。鄧人因爲他去世而罷市，以思念他原來的恩德。下詔追贈他爲太師。

從璋性貪黷，懼明宗嚴正，自滑帥入居環衛之後，以除拜差跌，心稍悛悟，後歷數鎮，與故時幕客不足者相遇，無所憾焉。蒲、陜之日，政有善譽，改賜"忠勤静理"之號，良以此也。及高祖在位，愈畏其法，故歿於南陽，人甚惜之，亦明宗宗室之白眉也。子重俊。

從璋生性貪財，害怕明宗嚴正，從滑帥進京擔當環衛職後，因爲任免差别很大，心中纔稍稍悔悟，後來歷任幾鎮節度使，和從前帳下自己不滿意的賓客相遇時，也没有一絲恨意。在蒲、陜時，處理政事有良好的聲譽，改賜"忠勤静理"的封號，正是因爲這點的緣故。等高祖爲皇帝時，更加畏懼他的法令，因此他在南陽去世，人們都很惋惜，他也是明宗宗室中的出色人才。兒子名重俊。

### 李重俊

重俊，唐長興、清泰中，歷諸衛將軍；高祖即位，遥領池州刺史；少帝嗣位，授虢州刺史。性貪鄙，常爲郡人所訟，下御史臺，抵贓至重，太后以猶子之故救之，乃歸罪於判官高獻，止罷其郡。未幾，復居環列，出典商州。商民素貧，重俊臨之，割剥幾盡。復御家不法，其奴僕若履湯蹈火，忤其意者，或鞭之，或刃之。又殺從人孫漢榮，掠其妻，及受代歸洛，漢榮母燕氏獲其子婦，以訴於府尹景延廣。牙將張守英謂燕曰："重俊前朝枝葉，今上中表，河南尹其何以理。不若邀其金帛，私自和解，策之上也。"燕從其言，授三百緡而止。後以青衣趙滿師因不勝楚毒，逾垣訴景延廣，云重俊與妹私奸及前後不法事，延廣奏之。詔遣刑部郎中王瑜鞫之，盡得其實，并以穢迹彰露，而賜死於家。

重俊，後唐長興、清泰年間，歷任諸衛將軍；高祖即位，挂銜池州刺史；少帝繼承皇位，授虢州刺史。天性貪婪卑鄙，曾經被郡人控告，扭送御史臺，依照貪贓枉法從重治罪，太后因爲侄子的緣故解救了他，於是將罪責推給判官高獻，僅僅免除了他的刺史一職。不久，再度進入官僚行列，出京掌管商州。商州百姓向來貧窮，重俊來到此地，將百姓的錢財搜刮殆盡。又治家不依法度，他的奴僕就如同赴湯蹈火一樣，忤逆他的心意的人，或者鞭打，或者刀砍。又殺死隨從孫漢榮，搶走他的妻子，及至被人代職回歸洛陽，漢榮的母親燕氏找到她的兒媳，到府尹景延廣處起訴。牙將張守英告訴燕氏説："重俊是前朝的金枝玉葉，當今皇上的中表兄弟，河南尹怎能審理此案呢。不如求取他的金銀財帛，私下和解，這纔是上策。"燕氏聽從了這個建議，重俊拿出三百緡錢平息了此事。後來因爲奴僕趙滿師不能忍受荼毒，跳墻向景延廣申訴，舉報重俊和親妹私通以及先後違法的事件，延廣轉奏上去。下詔派刑部郎中王瑜審訊他，全部得知實情，并且因他的劣迹暴露無遺，因而賜他在家自殺。

## 李從温

李從温，字德基，代州崞縣人，後唐明宗之猶子也。明宗微時，從温執僕御之役，後養爲己子。及歷諸藩，署爲牙校，命典廄庫。唐同光中，奏授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累加檢校司空，充北京副留守。明宗即位，授安國節度使、檢校司徒。長興元年四月，入爲右武衛上將軍。是歲，復出鎮許田。明年，移北京留守，加太傅。四年正月，改太平軍節度使。五月，制封兖王。十一月，移鎮定州，兼北面行營副招討使，尋又移鎮常山。清泰中，加同平章事，改鎮彭門。高祖即位之明年，就加侍中。七年，加兼中書令。八年，再爲許州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封趙國公，累加食邑一萬户，實食封一千二百户。開運二年，改河陽三城節度使。三年二月，卒于任，年六十三。贈太師，追封隴西郡王。

從温始以明宗本枝，歷居藩翰，無文武才略資濟代之用，凡臨民以貨利爲急。在常山日，睹牙署池潭凡十餘頃，皆立木爲岸，而以修篁環之，從温曰："此何用爲?"悉命伐竹取木，鬻於列肆，獲其直以實用帑焉。高祖即位，從温時在兖州，多創乘輿器服，爲宗族切戒，從温弗聽。其妻關氏，素耿介，一日厲聲於牙門云："李從温欲爲亂，擅造天子法物。"從温敬謝，悉命焚之，家無敗累，關氏之力也。後以多畜駝馬，縱牧近郊，民有訴其害稼者，從温曰："若從爾之意，則我産畜何歸乎?"其昏愚多此類也。高祖性至察，知而不問。少帝嗣位，太后教曰："吾只有此兄，慎勿繩之。"故愈加姑息。以致年逾耳順，終于牖下，乃天幸也。

李從温，字德基，代州崞縣人，後唐明宗的侄子。明宗尚未顯貴時，從温做着奴僕的差事，後來將他收爲自己的養子。及至明宗到各藩鎮任職，委任他爲牙校，命令他掌管馬廄倉庫。後唐同光年間，明宗上奏授予他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多次加官到檢校司空，充北京副留守。明宗即位，授安國節度使、檢校司徒。長興元年四月，入京任右武衛上將軍。這年，又出鎮許田。第二年，調任北京留守，加官太傅。四年正月，改爲太平軍節度使。五月，下制書封他爲兖王。十一月，調任鎮守定州，兼北面行營副招討使，不久又調任鎮守常山。清泰年間，加官同平章事，换任鎮守彭門。高祖即位的第二年，加官侍中。七年，加官兼中書令。八年，再任許州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封爲趙國公，累計增加食邑一萬户，實際享有一千二百户的賦税。開運二年，改爲河陽三城節度使。三年二月，在任上去世，年齡六十三歲。贈官爲太師，追封爲隴西郡王。

從温最初因爲是明宗本家親戚，歷任藩鎮，却没有文武才幹供他處理政務之用，大凡統治百姓都以貪得利税爲急務。在常山時，看到衙署中池潭有十多頃，都立木爲岸，而用竹子圍繞四周，從温説："這有什麽用呢?"下令全部砍去竹子取走樹木，拿到街上去賣，賣得的錢用來充實錢庫。高祖即位，從温當時在兖州，大量製作輿車器用，受到親戚的懇切勸阻，從温不聽。他的妻子關氏，向來耿直，一天厲聲在牙門説："李從温想要作亂，擅自製作天子用的器物。"從温恭敬地謝罪，全部下令焚毁，家業没敗光，都是關氏的功勞啊。後來因爲養了許多駱駝馬匹，在近郊肆意放牧，百姓有申訴他毁害莊稼的，從温説："如果順從你的意思，那麽我的牲畜又到哪裏去呢?"他的昏昧愚蠢大多與此類似。高祖生性善於洞察，知道他的事情却不予追究。少帝繼承皇位，太后教導説："我衹有這個哥哥，千萬不要繩之以法。"因此更加寬容他。最後年過六

十，老死在家中，也算是天幸啊。

## 張萬進

張萬進，突厥南鄙人也。祖拽斤，父臘。萬進白皙美髯，少而無賴。事唐武皇，以騎射著名，攻城野戰，奮不顧命。嘗與梁軍對陣，持鋭首短刀，躍馬獨進，及兵刃既刓，則易以大錘，左右奮擊，出没進退，無敢當者。唐莊宗、明宗素憐其雄勇，復獎其戰功，故累典大郡。天成、長興中，歷威勝、保大兩鎮節制。

高祖有天下，命爲彰義軍節度使，所至不治，政由群下。洎至涇原日，凶恣彌甚，每日於公庭列大鼎，烹肥羜，割截方寸以啖賓佐，皆流淚不能大嚼，俟其他顧，則致袂中。又命巨觶行酒，訴則辱之，乃有持杯僞飲，褰領褖而納之者。既沉湎無節，唯婦言是用，其妻與幕吏張光載干預公政，納錢數萬，補一豪民爲捕賊將，領兵數百人入新平郡境。邠帥以其事上奏，有詔詰之，光載坐流罪，配于登州。

天福四年三月，萬進疾篤，月餘，州兵將亂，乃詔副使萬庭圭委其符印。記室李昇素憾凌虐，知其將亡，謂庭圭曰："氣息將奄，不保晨暮，促移就第，豈不宜乎！"庭圭從之，萬進尋卒，遂以藍輦秘尸而出，即馳騎而奏之，詔命既至，而後發喪。其妻素狠戾，謂長子彦球曰："萬庭圭逼迫危病，驚擾而死，不手戮之，奚爲生也！"庭圭聞之，不敢往吊。萬進假殯於精舍之下，至轜車東轅，凡數月之間，郡民數萬，無一饋奠者。爲不善者，衆必棄之，信矣夫！

張萬進，突厥南部人。祖父拽斤，父親臘。萬進膚色白皙，滿臉絡腮鬍，從小就很强横。侍奉後唐武皇，以騎射著名，攻城野戰，奮不顧身。曾經和後梁軍交戰，他拿着鋒利短刀，獨自打馬衝上前，及至兵刃捲折，就改用大錘，左右奮戰，出入進退，無人敢擋。後唐莊宗、明宗一向愛惜他的英勇，又獎勵他的戰功，因此他多次掌管大郡。天成、長興年間，歷任威勝、保大兩鎮節度使。

高祖擁有天下，任命他爲彰義軍節度使，所到之處都不理政事，全憑衆屬下作主。等到涇原時，凶殘放縱更加厲害，每天在公庭陳列大鼎，烹肥羊，割下方寸大小的肉讓賓客僚佐吃，全都流着眼淚不能大嚼，等他的眼光轉到别處時，就放進衣袖中。又命令用大杯輪流飲酒，一旦説不能飲時必定加以羞辱，於是有拿着酒杯假裝飲酒，却提起領巾將酒倒掉的人。既沉湎於酒毫無節制，又專聽婦人之言，他的妻子和幕僚張光載干預公務，收錢數萬，將一名豪强補任爲捕賊將，領兵數百人進入新平郡境内。邠地長官將此事奏報上去，有詔書予以追問，光載被判流放罪，被發配到登州。

天福四年三月，萬進病得不輕，一個月後，州兵打算作亂，於是下詔讓萬庭圭接管了他的印信。記室李昇向來恨他欺凌虐待，知道他快死了，就對庭圭説："氣息就要停止，生命朝不保夕，將他送回家中，難道不穩妥些嗎！"庭圭聽從了他的建議，萬進不久死去，於是用藍篷車秘密將尸體送出，立即快馬奏報此事，皇帝的詔命已經到了，然後發布他的死訊。他的妻子向來凶狠暴戾，告訴長子彦球説："萬庭圭逼迫病危的人，你父親受驚嚇而死去，不親手殺死他，還怎麽活下去啊！"庭圭聽説後，不敢前去吊唁。萬進的尸體暫停在精舍下，到靈車向東駛去，共有幾個月時間，郡中百姓有好幾萬，没有一個人送禮祭奠他。做壞事的人，必定會被大家拋棄，此話不假啊。

史臣曰：延廣功扶二帝，任掌六師，亦可謂晋之勛臣矣。然而昧經國之遠圖，肆狂言於强敵，卒使邦家蕩覆，宇縣丘墟，《書》所謂“唯口起羞”者，其斯人之謂歟！彦韜既負且乘，任重才微，盜斯奪之，固其宜矣。希崇蔚有雄幹，老於塞垣，未盡其才，良亦可惜。楊、尹二將，因倒戈而仗鉞，豈義士之所爲。其餘蓋以勛以親，咸分屏翰，唯萬進之醜德，又何暇於譏焉！

史臣曰：景延廣有輔佐兩位皇帝的功勞，曾經執掌六軍大權，也算得上是後晋的功臣了。但是他不明白治國的長遠計劃，在强敵面前發出狂妄的言辭，最終導致國家滅亡，天下成爲一片廢墟，《書經》上説的“衹圖口舌之樂，不免招來羞辱”，説的就是這種人吧！李彦韜既能背叛又能投靠，職責大而才識小，强盜將他劫走，自然是他該得的下場。張希崇頗有雄才大略，却老死在邊疆，没有發揮他的才幹，很是可惜。楊思權、尹暉二將，因爲反戈一擊而手執節度使大印，哪裏是義士的所作所爲。其餘的人大抵因功或因親，都得到獨擋一面之任，對張萬進的醜惡行徑，哪有工夫去評論呢！

# 舊五代史卷八十九(晋書十五)

## 列傳第四

### 桑維翰

桑維翰，字國僑，洛陽人也。父拱，事河南尹張全義爲客將。維翰身短面廣，殆非常人，既壯，每對鑒自嘆曰："七尺之身，安如一尺之面!"由是慨然有公輔之望。性明惠，善詞賦。

唐同光中，登進士第。高祖領河陽，辟爲掌書記，歷數鎮皆從，及建義太原，首預其謀。復遣爲書求援於契丹，果應之，俄以趙德鈞發使聘契丹，高祖懼其改謀，命維翰詣幕帳，述其始終利害之義，其約乃定。及高祖建號，制授翰林學士、禮部侍郎，知樞密院事，尋改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充樞密院使。高祖幸夷門，范延光據鄴叛，張從賓復自河、洛舉兵向闕，人心恟恟。時有人候於維翰者，維翰從容談論，怡怡如也，時皆服其度量。

及楊光遠平鄴，朝廷慮兵驕難制，維翰請速散其衆，尋移光遠鎮洛陽，光遠由是怏怏，上疏論維翰去公徇私，除改不當，復營邸肆於兩都之下，與民爭利。高祖方姑息外將，事不獲已，因授維翰檢校司空、兼侍中，出爲相州節度使，時天福四年七月也。先是，相州管内所獲盜賊，皆籍没其財産，云是河朔舊例。及維翰作鎮，以律無明文，具事以奏之。詔

桑維翰，字國僑，洛陽人。父親拱，追隨河南尹張全義爲客將。維翰身材短小而臉形狹長，大概不是普通人，成年後，他常常對着鏡子自己感嘆道："七尺長的身軀，哪裏比得上一尺長的臉面！"因此慨然立志要做到公輔的官位。他天性聰明，長於詞賦。

後唐同光年間，考中進士。高祖領河陽，辟召他爲掌書記，高祖歷任數鎮都讓他跟隨自己，及至在太原起義，桑維翰最先參與謀劃。又派他寫信向契丹求援，契丹果然答應了，不久因爲趙德鈞遣使拜訪契丹，高祖害怕他們改變計劃，因此就命令維翰前去拜會契丹君主，陳述事情的原委和利害得失，盟約纔得以簽訂。等高祖建立國號稱帝，下制書授任他爲翰林學士、禮部侍郎，知樞密院事，不久改爲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充樞密院使。高祖駕臨開封，范延光占據鄴城作亂，張從賓又從河、洛一帶起兵向京，人心惶惶。當時有等候維翰的人，維翰從容談論，安然自得，當時的人都佩服他的度量。

等楊光遠平定鄴地後，朝廷擔心他兵馬驕横難以駕馭，維翰請求儘快遣散他的隊伍，不久就將光遠調去鎮守洛陽，光遠因此心中不快，上疏指陳維翰背公徇私，除授改任官職不公正，又在兩都附近營建府第，和百姓爭奪利益。高祖正在寵信放任外將的時候，事不得已，因而授予維翰檢校司空、兼侍中，出任相州節度使，當時是天福四年七月。在此以前，相州轄區内捕獲盜賊，都没收他的全部家産，説這是河朔一帶的老規矩。等維翰坐鎮於此，因爲法律上没有明確規

曰："桑維翰佐命功全，臨戎寄重，舉一方之往事，合四海之通規，况賊盗之徒，律令具載。比爲撫萬姓而安萬國，豈忍罪一夫而破一家。聞將相之善言，成國家之美事，既資王道，實契人心。今後凡有賊人准格律定罪，不得没納家貲，天下諸州皆准此處分。"自是劫賊之家，皆免籍没，維翰之力也。歲餘，移鎮兖州。

定，將此事條具上奏。下詔說："桑維翰輔佐皇帝登位功德圓滿，鎮撫邊部任務繁重，列舉一個地方的慣例，參照普天下通行的法規，何況盜賊之流，法律上都有明文規定。最近爲了安撫天下百姓和穩定國家，怎能懲治一個人而使他傾家蕩産。聽了將相的好建議，成了國家的大好事，既輔助了王道之政，又符合了萬民之心。今後凡是有盜賊都要依照法律治罪，不許没收家産，天下各州都要照此辦理。"從此盜賊的家屬，都避免了没收家産，這是維翰的功德啊。一年多後，調任鎮守兖州。

時吐渾都督白承福爲契丹所迫，舉衆内附，高祖方通好於契丹，拒而不納。鎮州節度使安重榮患契丹之强，欲謀攻襲，戎師往返路出於真定者，皆潛害之，密與吐渾深相結，至是納焉，而致於朝。既而安重榮抗表請討契丹，且言吐渾之請。是時安重榮握强兵，據重鎮，恃其驍勇，有飛揚跋扈之志。晉祖覽表，猶豫未决。維翰知重榮已畜奸謀，且懼朝廷違其意，乃密上疏曰：

竊以防未萌之禍亂，立不拔之基扃，上繫聖謀，動符天意，非臣淺陋，所可窺圖。然臣逢世休明，致位通顯，無功報國，省己愧心，其或事繫安危，理關家國，苟猶緘默，實負君親，是以區區之心，不能自已。

那時吐渾都督白承福受契丹壓迫，率衆歸附後晉，高祖正在和契丹通好，拒絶接納他。鎮州節度使安重榮擔心契丹的强大，圖謀予以偷襲，契丹軍往返路過真定的，都暗中加以殺害，秘密地和吐渾密切來往，到現在接納了白承福，并且送交朝廷。不久安重榮上表請求討伐契丹，并且説是吐渾的請求。這時安重榮手握强兵，占據重鎮，依仗自己的驍勇，有飛揚跋扈的意向。晉祖閲覽表章，猶豫不决。維翰知道重榮已經暗藏陰謀，并且害怕朝廷違背了他的意思，就秘密地上疏説：

我以爲防止尚未萌發的禍亂，建立穩固不倒的基業，既需要聖上的深謀遠慮，又要一舉一動符合天意，不是臣下這樣淺薄鄙陋的人能够窺測謀劃的。然而臣下生逢聖明之世，官位通達顯貴，没有功勞報效國家，反省自己於心有愧，假使有關係安危的大事，又和國家密切相聯，如果仍閉口不言，就委實辜負君主了，因此我的一片心思，不能悶在心中不説出來。

近者，相次得進奏院狀報：吐渾首領白承福已下舉衆内附，鎮州節度使安重榮上表請討契丹。臣方遥隔朝闕，未測端倪。竊思陛下頃在并、汾，初罹屯難，師少糧匱，援絶計窮，勢若綴旒，困同懸磬。契丹控弦玉塞，躍馬龍城，直度陰山，徑絶

最近，相繼得到進奏院的報告：吐渾首領白承福以下全都前來歸附，鎮州節度使安重榮上表請求討伐契丹。臣下眼下遠離朝廷，不能揣測起因。私下思考陛下當初在并、汾，開始遭受危難，軍隊缺少糧食，援絶計窮，當時的情形就像綴旒一樣隨風搖擺，當時的困境就如同懸磬一般任人撥弄。契丹在塞外張弓待發，在龍城打馬直前，徑

大漠，萬里赴難，一戰夷凶，救陛下累卵之危，成陛下覆盂之業。皇朝受命，於此六年，彼此通歡，亭障無事。雖卑辭降節，屈萬乘之尊；而庇國息民，實數世之利。今者，安重榮表契丹之罪，方恃勇以請行；白承福畏契丹之强，將假手以報怨。恐非遠慮，有惑聖聰。

直翻越陰山，快步渡過大漠，不遠萬里趕來解救，一戰打敗敵人，將陛下從累卵之危中解救，鑄成陛下穩定的大業。本朝順應天命，到今六年，彼此交好，邊境安寧。雖然言辭卑微屈節，有損皇帝的尊嚴；但保國安民，實在是好多代的福利。現在，安重榮上表陳述契丹的罪惡，正依仗驍勇要求征討；白承福畏懼契丹的强大，想要假手於我以報仇怨。恐怕這不是長遠的打算，或者會迷惑皇上的聖明。

方今契丹未可與争者，有其七焉：契丹數年來最强盛，侵伐鄰國，吞滅諸蕃，救援河東，功成師克。山後之名藩大郡，盡入封疆；中華之精甲利兵，悉歸廬帳。即今土地廣而人民衆，戎器備而戰馬多。此未可與争一也。契丹自告捷之後，鋒鋭氣雄；南軍因敗衄已來，心沮膽怯。况今秋夏雖稔，而帑廩無餘；黎庶雖安，而貧弊益甚；戈甲雖備，而鍛礪未精；士馬雖多，而訓練未至。此未可與争者二也。契丹與國家，恩義非輕，信誓甚篤，雖多求取，未至侵凌，豈可先發釁端，自爲戎首。縱使因兹大克，則後患仍存；其或偶失沈機，則追悔何及。兵者凶器也，戰者危事也，苟議輕舉，安得萬全。此未可與争者三也。王者用兵，觀釁而動。是以漢宣帝得志於匈奴，因單于之争立；唐太宗立功於突厥，由頡利之不道。方今契丹主抱雄武之量，有戰伐之機，部族輯睦，蕃國畏伏，土地無災，孳畜繁庶，蕃漢雜用，國無釁隙。此未可與争者四也。引弓之民，遷徙鳥舉，行逐水草，軍無饋運，居無竈幕，住無營栅，

當今不能和契丹争執的理由，有如下七條：契丹幾年來最爲强盛，侵略征伐相鄰國家，吞并各個蕃邦，救援河東，克敵成功。山後的名藩大郡，全部納入版圖；中原的精鋭兵器，全部收進庫房。現今他們土地廣博人口衆多，兵器充足戰馬成群。這是不能和他們交戰的第一個原因。契丹自從獲勝以來，士氣旺盛；南朝軍隊從戰敗以後，膽戰心驚。何況現在秋夏之交莊稼雖已成熟，却没有庫存的餘糧；百姓雖然安定，但貧窮更加厲害；兵器雖有準備，但打造并不精純；士兵戰馬雖然不少，却没有訓練成熟。這是不能和他們交戰的第二個原因。契丹和我國，恩深義重，很遵守誓約，雖然多有索求，但還没有侵犯凌辱，怎麽能够率先挑起事端，自己成爲戰争的發動者呢。就算這次大獲全勝，也不免留有後患；倘若偶然失機戰敗，就後悔莫及了。兵器就是凶器，戰争就是冒險的事業，倘若輕舉妄動，怎麽能保證萬無一失。這是不能和他們交戰的第三個原因。君王用兵，待機而動。因此漢宣帝如願以償打敗匈奴，是得益於單于的争奪王位；唐太宗打敗突厥建功立業，是由於頡利的昏庸無道。當今契丹君主擁有雄才大略，掌握攻戰討伐的機會，各部族團結和睦，衆蕃國畏懼降服，土地没有災害，養殖牲畜衆多，蕃、漢族人一并任用，國内没有仇隙漏洞。這是不能同他們交戰的第四個原因。張弓射獵的民族，遷徙起來就如同鳥兒高飛一

便苦澀，任勞役，不畏風霜，不顧饑渴，皆華人之所不能。此未可與爭者五也。戎人皆騎士，利在坦途；中國用徒兵，喜於隘險。趙魏之北，燕薊之南，千里之間，地平如砥，步騎之便，較然可知。國家若與契丹相持，則必屯兵邊上。少則懼强敵之衆固須堅壁以自全；多則患飛輓之勞，必須逐寇而速返。我歸而彼至，我出而彼迴，則禁衛之驍雄，疲於奔命，鎮、定之封境，略無遺民。此未可與爭者六也。議者以陛下於契丹有所供億，謂之耗蠹，有所卑遜，謂之屈辱，微臣所見，則曰不然。且以漢祖英雄，猶輸貨於冒頓；神堯武略，尚稱臣於可汗。此謂達於權變，善於屈伸，所損者微，所利者大。必若因兹交構，遂成釁隙，自此則歲歲徵發，日日轉輸，困天下之生靈，空國家之府藏，此謂耗蠹，不亦甚乎！兵戈既起，將帥擅權，武吏功臣，過求姑息，邊藩遠郡，得以驕矜，外剛内柔，上凌下僭，此爲屈辱，又非多乎！此未可與爭者七也。

樣，衹向有水草的地方行進，不必運送軍糧，居住時不用房屋竈臺，扎營時没有寨栅堡壘，習慣於艱苦，能承擔勞役，不怕風霜，不顧飢渴，都是中原人辦不到的。這是不能同他們交戰的第五個原因。蕃族人都是騎士，適宜在平坦大道行進；中原用步兵，喜歡在險要之地作戰。趙、魏以北，燕薊以南，千里之間，地勢如同磨石般平坦，是有利於步兵還是騎兵，顯而易見。國家如果和契丹抗爭，就必定要在邊疆屯集軍隊。少了就會懼怕强敵人多，固然要堅守壁壘自求保全；多了又要擔心運送糧草的勞頓，必須在趕走敵人後迅速撤回。我一撤退敵人又來，我一出擊敵人又退走，這樣一來禁衛軍中的驍將，都要疲於奔命，鎮州、定州的邊界，百姓一個不剩。這是不能同他們交戰的第六個原因。談論此事的人以爲陛下對契丹有所進貢，就説這是蛀蟲，對契丹有所謙卑遜讓，又説是屈辱，以卑微的臣下看來，就不是這樣的。就像漢高祖那樣的英雄，還要送錢財給冒頓；唐高祖那樣的雄才大略，尚且向可汗稱臣。這就叫懂得隨機應變，能屈能伸，受損微小，獲利很大。必定要因此交結，最終造成隔閡，從此就要年年徵調軍隊，天天運送糧草，勞累普天下的百姓，耗空國家的庫藏，説這是蛀蟲，不也很厲害嗎！戰爭一爆發，將帥專權，武官功臣，過分求取寵信，邊遠藩鎮，得以驕矜，表面上强硬實際軟弱，上司欺凌下屬反叛，這類的屈辱，難道還不多嗎！這是不能同他們交戰的第七個原因。

願陛下思社稷之大計，采將相之善謀，勿聽樊噲之空言，宜納婁敬之逆耳。然後訓撫士卒，養育黔黎，積穀聚人，勸農習戰，以俟國有九年之積，兵有十倍之强，主無内憂，民有餘力，便可以觀彼之變，待彼之衰，用己之長，攻彼之短，舉無不克，

希望陛下思考國家的長遠策略，采納將相的良好建議，不要聽信樊噲那樣的空話，應當聽取婁敬那樣不太中聽的言語。然後訓練培養士兵，撫育百姓，積存糧食聚集人才，鼓勵農業生産勤練戰鬥本領，等待國家有九年的蓄積，軍隊有十倍的强盛，君主没有國内的擔憂，百姓有富餘的財力，便可以觀察敵人的變化，等他衰弱了，用自己的長

動必成功。此計之上者也，惟陛下熟思之。

臣又以鄴都襟帶山河，表裏形勝，原田沃衍，户賦殷繁，乃河朔之名藩，實國家之巨屏。即今主帥赴闕，軍府無人，臣竊思慢藏誨盜之言，恐非勇夫重閉之意，願迴深慮，免起奸謀。欲希陛下暫整和鑾，略謀巡幸。雖櫛風沐雨，上勞於聖躬；而杜漸防微，實資於睿略。省方展義，今也其時。臣受主恩深，憂國情切，智小謀大，理淺詞繁，俯伏惟懼於僭逾，裨補或希於萬一，謹冒死以聞。

處，攻打敵人的短處，戰無不勝，必定成功。這是最好的策略，希望陛下認真考慮。

臣下又以爲鄴都依山傍水，内外形勝，田地肥沃，賦税收入殷實，是河朔地區的著名藩鎮，實在是國家的巨大屏障。當今主帥來到京城，軍中無人主管，臣下私自思索慢藏誨盜的格言，恐怕不是防範勇夫的用意，希望回心轉意深謀遠慮，以免中了别人的陰謀。希望陛下暫時整頓車馬，考慮巡幸四方。雖然櫛風沐雨，有勞於陛下的身體，但是防微杜漸，真正有助於睿智遠謀。巡察四方展示仁義，現在正是時候。臣下受到君主的深恩，憂慮國事的心情激切，智慧小謀劃的事情大，意義淺用詞繁瑣，伏身地下衹怕有所逾越，但還是希望萬一有所補益，冒着死罪奏聞聖上。

疏奏，留中不出。高祖召使人於内寢，傳密旨於維翰曰："朕比以北面事之，煩懣不快，今省所奏，釋然如醒，朕計已决，卿可無憂。"

七年夏，高祖駕在鄴都，維翰自鎮來朝，改授晉昌軍節度使。少帝嗣位，徵拜侍中，監修國史，頻上言請與契丹和，爲上將景延廣所否。明年，楊光遠構契丹，有澶淵之役，凡制敵下令，皆出於延廣，維翰與諸相無所與之。及契丹退，維翰使親黨受寵於少帝者，密致自薦，曰："陛下欲制北戎以安天下，非維翰不可。"少帝乃出延廣守洛，以維翰守中書令，再爲樞密使、弘文館大學士，繼封魏國公。事無巨細，一以委之，數月之間，百度寖理。然權位既重，而四方賂遺，咸湊其門，故仍歲之間，積貨巨萬，由是澆競輩得以興謗。未幾，内客省使李彦韜、端明殿學士馮玉皆以親舊用事，與維翰不協，間言稍入，維翰漸見疏忌，將加黜退，賴宰相劉昫、李崧奏云："維翰元勛，

疏奏上後，留在宫中没有外傳。高祖在内室召見使人，傳達秘密旨意給維翰説："我近來因爲向契丹稱臣，憤懣不快，現在看了你的奏章，恍然大悟，我的主意已經打定，您可以放心了。"

七年夏，高祖駕到鄴都，維翰從兖州來朝見，改任晉昌軍節度使。少帝繼承皇位，召拜爲侍中，監修國史，頻頻上奏請求同契丹講和，被上將景延廣否决。第二年，楊光遠勾結契丹，發生澶淵之戰，大凡制定戰術發布號令，都由延廣專權，維翰和衆將相一無參預。等契丹退走，維翰派受寵於少帝的親屬，秘密表示自我推薦之意，説："陛下打算控制北方部落以求天下安定，就非用維翰不可。"少帝因此將延廣調去鎮守洛陽，任命維翰守中書令，再度擔任樞密使、弘文館大學士，接着封他爲魏國公。事無大小，全部交給他辦理，短短幾個月中，各類政務都逐漸有了條理。然而權位既重，來自各方的賄賂，全都聚集到他門前，因此一年之間，堆積的貨物成千上萬，因此和他爭權的人得以説他的壞話。不久，内客省使李彦韜、端明殿學士馮玉都憑藉親戚朋友的關係當權，同維翰不和，流言蜚語漸漸傳進少帝耳中，維翰漸漸受到疑忌和疏遠，打算將他罷免，全靠宰相劉昫、李崧上奏説："維翰

且無顯過，不宜輕有進退。”少帝乃止。尋以馮玉爲樞密使，以分維翰之權。

是開國元勛，并且没有明顯的過失，不應當輕易加以罷免。”少帝纔打消了主意。但很快任命馮玉爲樞密使，以分散維翰的權力。

後因少帝微有不豫，維翰曾密遣中使達意於太后，請爲皇弟重睿擇師傅以教道之，少帝以此疑其有他。俄而馮玉作相，與維翰同在中書，會舍人盧價秩滿，玉乃下筆除價爲工部侍郎，維翰曰：“詞臣除此官稍慢，恐外有所議。”因不署名，屬維翰休假，玉竟除之，自此維翰與玉尤不相協。俄因少帝以重睿擇師傅言於玉，玉遂以詞激帝，帝尋出維翰爲開封府尹，維翰稱足疾，罕預朝謁，不接賓客。

後來因爲少帝身體稍有疾病，維翰曾經秘密派中使傳話給太后，請求爲皇弟重睿選擇師傅加以教導，少帝因此疑心他有别的意圖。不久馮玉做了宰相，和維翰同在中書，恰遇舍人盧價任期已滿，馮玉就提筆擬定任命盧價爲工部侍郎，維翰説:“起草文件的臣僚除授這個職務應該比較緩慢,否則恐怕外面會有議論。”因而不簽名，正值維翰休假，馮玉終究還是任命虚價擔任該職，從此維翰和馮玉更加不和。不久因爲少帝將重睿選擇師傅的事告訴馮玉，馮玉就拿話刺激少帝，少帝很快將維翰貶出去做開封府尹，維翰聲稱腿有病，很少上朝拜謁，也不接待賓客。

是歲，秋霖經月不歇。一日，維翰出府門由西街入内，至國子門，馬忽驚逸，御者不能制，維翰落水，久而方蘇。或言私邸亦多怪異，親黨咸憂之。及戎王至中渡橋，維翰以國家安危繫在朝夕，乃詣執政異其議，又求見帝，復不得對。維翰退而謂所親曰：“若以社稷之靈，天命未改，非所能知也；若以人事言之，晋氏將不血食矣。”

這年，秋天大雨下了一個月都不停。一天，維翰走出府門從西街進去，到國子門，馬忽然受驚狂跳，駕馭的人無法控制，維翰掉進水中，很久纔蘇醒。有人説他的家中也多出怪事，親戚都爲此擔憂。等契丹君主到達中渡橋，維翰因爲國家安危就在朝夕間，就拜訪執政提出不同主張，又要求拜見少帝，又没有得到允許。維翰回家告訴親近的人説：“如果從社稷神靈這一點來看，天命是否改變，不是我所能知道的；要是拿人的作爲來説，後晋就要滅亡了。”

開運三年十二月十日，王師既降契丹，十六日，張彦澤以前鋒騎軍陷都城，戎王遣使遺太后書云：“可先使桑維翰、景延廣遠來相接，甚是好事。”是日凌旦，都下軍亂，宫中火發。維翰時在府署，左右勸使逃避，維翰曰：“吾國家大臣，何所逃乎?”即坐以俟命。時少帝已受戎王撫慰之命，乃謀自全之計，因思維翰在相時，累貢謀畫，請與契丹和，慮戎王到京窮究其事，則顯彰己過，故欲殺維翰以滅其口，因令圖之。張彦澤既受少帝密旨，復利維翰家財，乃稱少帝命召維翰。維翰束帶乘馬，行及天

開運三年十二月十日，少帝的大軍已經投降契丹，十六日，張彦澤率前鋒騎兵攻陷京城，契丹君主派人送給太后信説：“可以先讓桑維翰、景延廣遠道來迎接，事情就好説了。”這天凌晨，都城軍隊混亂，宫中起火。維翰當時在府署，身旁的人勸他逃避，維翰説：“我是國家的大臣，哪能逃跑呢?”就坐在那裏待命。當時少帝已得到契丹君主安慰他的言語，就想尋求自我保全的辦法，因想到維翰做宰相時，多次出謀劃策，請求和契丹講和，擔心契丹君主到京後緊緊追究此事，那麽自己的過失就暴露無遺，因此想殺維翰滅口，就派人謀害他。張彦澤接受少帝的密令後，又貪得維翰的家産，就謊稱少帝的命令召見維翰。維翰束緊帶子騎上馬背，走到街上，遇到

街，與李崧相遇，交談之次，有軍吏於馬前揖維翰赴侍衛司，維翰知其不可，顧謂崧曰："侍中當國，今日國亡，翻令維翰死之，何也？"崧甚有愧色。是日，彥澤遣兵守之，十八日夜，爲彥澤所害，時年四十九。即以衣帶加頸，報戎王云，維翰自經而死。戎王報曰："我本無心害維翰，維翰不合自剄。"戎王至闕，使人驗其狀，令殯於私第，厚撫其家，所有田園邸第，并令賜之。及漢高祖登極，詔贈尚書令。

李崧，和他交談起來，有軍官在馬前行禮讓維翰前往侍衛司，維翰知道不行了，回頭對李崧說："侍中正在當權，現在國家滅亡了，反而讓維翰去死，爲什麼呢？"李崧很慚愧。這天，彥澤派兵看守他，十八日夜晚，被彥澤害死，時年四十九歲。彥澤把衣帶勒在他的頸上，報告契丹君主說，維翰上吊自殺。契丹君主說："我本來無意殺維翰，維翰不該自殺。"契丹君主到京後，派人驗明他的死因，下令把尸體送回他家，厚厚地安撫他的家人，所有田園房產，一律下令退還他家。到後漢高祖登上皇位，下詔追贈他爲尚書令。

維翰少時所居，恒有魑魅，家人咸畏之，維翰往往被竊其衣，攝其巾櫛，而未嘗改容。嘗兩朝秉政，出上將楊光遠、景延廣俱爲洛川守；又嘗一制除節將十五人，各領軍職，無不屈而服之。理安陽除民弊二十餘事，在兗、海擒豪賊過千人，亦寇恂、尹翁歸之流也。

維翰年少時住的地方，時常有鬼怪，家人全都很害怕，維翰往往被偷走衣服，取走手巾梳子，他却面不改色。在前後兩朝執政，將上將楊光遠、景延廣都貶出京任洛川太守；又曾經發一道制敕任命節鎮將十五人，分别擔任軍中職務，没有一人不服氣。治理安陽時廢除危害百姓的二十多條弊政，在兗州、海州抓獲大盜超過一千人，他也是寇恂、尹翁歸一類的人物啊。

開運中，朝廷以長子坦爲屯田員外郎，次子埴爲秘書郎。維翰謂同列曰："漢代三公之子爲郎，廢已久矣，近或行之，甚喧外議。"乃抗表固讓不受，尋改坦爲大理司直，埴爲秘書省正字，議者美之。

開運年間，朝廷任命他的長子桑坦爲屯田員外郎，次子桑埴爲秘書郎。維翰告訴同事說："漢代三公的兒子擔任郎官，這種做法廢除已久，現在如果這樣做，外面就會議論紛紛。"就上表堅决辭讓拒不受命，不久將桑坦改爲大理司直，桑埴改爲秘書省正字，談論此事的人都贊美他。

初，高祖在位時，詔廢翰林學士院，由是并内外制皆歸閣下，命舍人直内廷，數年之間，尤重其選。及維翰再居宥密，不信宿，奏復置學士院，凡署職者，皆其親舊。時議者以維翰相業素高，公望所屬，雖除授或黨，亦弗之咎也。

當初，高祖爲皇帝時，下詔廢除翰林學士院，因此内外制都由中書起草，命令中書舍人到皇宫值日，幾年之中，特别看重中書舍人的人選。等維翰再度到樞密院任職，不到兩天，就上奏恢復學士院，大凡出任此官職的人，都是他的親戚朋友。當時評論此事的人因爲維翰擔任宰相的功業一向很高，衆望所歸，即使任命他的親戚朋友爲翰林學士院官職，也没有指責他。

## 趙瑩

趙瑩，字玄輝，華陰人也。曾祖溥，江陵縣丞。祖孺，秘書正字。父居晦，爲農。瑩風儀美秀，性復純謹。梁龍德中，始解褐爲康延孝從

趙瑩，字玄輝，華陰人。曾祖父趙溥，曾任江陵縣丞。祖父趙孺，曾任秘書省正字。父親趙居晦，在家務農。趙瑩儀表堂堂，生性又淳厚謹慎。後梁龍德年間，纔開始做官，爲康延孝從

事。後唐同光中，延孝鎮陜州，會莊宗伐蜀，命延孝爲騎將。將行，留瑩監修金天神祠。功既集，忽夢神召於前亭，待以優禮，謂瑩曰："公富有前程，所宜自愛。"因遺一劍一笏，覺而駭異。明宗即位，以高祖爲陜府兩使留後，瑩時在郡，以前官謁之，一見如舊相識，即奏署管記。高祖歷諸鎮皆從之，累使闕下，官至御史大夫，賜金紫。高祖再鎮并州，位至節度判官。高祖建號，授瑩翰林學士承旨、金紫光禄大夫、户部侍郎，知太原府事，尋遷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監修國史。車駕入洛，使持聘謝契丹，及還，加光禄大夫兼吏部尚書，判户部。

初，瑩爲從事，丁母憂，高祖不許歸華下，以粗縗隨幕，人或短之。及入相，以敦讓汲引爲務。監修國史日，以唐代故事殘缺，署能者居職，纂補實録及修正史二百卷行於時，瑩首有力焉。少帝嗣位，拜守中書令。明年，檢校太尉本官，出爲晋昌軍節度使。是時，天下大蝗，境内捕蝗者獲蝗一斗，給粟一斗，使飢者獲濟，遠近嘉之。未幾，移鎮華州，歲餘入爲開封尹。

開運末，馮玉、李彦韜用事，以桑維翰才望素重，而瑩柔而可制，因共稱之，乃出維翰，復瑩相位，加弘文館大學士。及李崧、馮玉議出兵應接趙延壽，而以杜重威爲都督部署，瑩私謂馮、李曰："杜中令國之懿親，所求未愜，心恒怏怏，安可更與兵權？若有事邊陲，只李守貞將之可也。"

及契丹陷京城，契丹主遷少帝於

事。後唐同光年間，延孝鎮守陜州，恰逢莊宗討伐蜀國，就任命延孝爲騎軍將領。將要出發時，將趙瑩留下來負責監修金天神祠。修造完工後，忽然夢見天神在前亭召見他，對他優禮相待，天神對趙瑩說："你前程遠大，應當自珍自愛。"説着交給他一把劍一支笏，他醒來後十分驚奇。明宗即位，任命高祖爲陜府兩使留後，趙瑩當時正在郡城，就以前官的身份前去拜見，二人一見如故，高祖隨即上奏任命他爲管記。高祖歷任數鎮他都一直跟隨，多次奉命進京，官至御史大夫，賜予金紫。高祖再度鎮守并州時，他任節度判官。高祖稱帝，任命趙瑩爲翰林學士承旨、金紫光禄大夫、户部侍郎，知太原府事，不久升任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監修國史。高祖進入洛陽，派他帶着書信出使契丹報謝，返回後，加官光禄大夫兼吏部尚書，代管户部事務。

當初，趙瑩擔任從事時，遭逢母親的喪事，高祖不許他返回華下，讓他穿着粗布衣服隨隊供職，有的人因此非議他。等他位居宰相後，把提倡敦厚謙讓和汲引人才作爲本職工作。監修國史時，因爲唐代典章殘缺，所以他任命有才幹的人擔當有關職務，編纂補充了唐代實録以及修撰了正史二百卷，流傳於當時，趙瑩從中起着首要的作用。少帝繼承皇位，任命他爲守中書令。第二年，又以檢校太尉本官，出任晋昌軍節度使。當時，天下發生大蝗災，他命令轄區内捕蝗蟲的人每抓到一斗蝗蟲，就給予粟米一斗，使飢餓的人度過難關，遠遠近近的人對此都很贊賞。不久，調任鎮守華州，一年多後又進京任開封尹。

開運末年，馮玉、李彦韜當權，因桑維翰的才能和聲望一向很高，而趙瑩較爲柔弱便於控制，就一起稱贊趙瑩，將維翰排擠出去，恢復了趙瑩的相位，加官弘文館大學士。及至李崧、馮玉商議出兵接應趙延壽，并讓杜重威擔任都督部署時，趙瑩私下對馮玉、李崧説道："杜中令是皇親國戚，他的要求未能滿足，内心常常不快，怎能又把兵權交給他？假如邊疆一旦有事，衹要李守貞統率大軍就行了。"

等契丹攻陷京城，契丹君主將少帝遷居北方

北塞，瑩與馮玉、李彥韜俱從。契丹永康王代立，授瑩太子太保。周廣順初，遣尚書左丞田敏報命於契丹，遇瑩於幽州。瑩得見華人，悲悵不已，謂田敏曰："老身漂零寄於此，近聞室家喪逝，弱子無恙，蒙中朝皇帝倍加存恤，東京舊第本屬公家，亦聞優恩特給善價，老夫至死無以報效。"於是南望稽首，涕泗橫流。先是，漢高祖以入蕃將相第宅遍賜隨駕大臣，故以瑩第賜周太祖。太祖時爲樞密副使，召瑩子前刑部郎中易則告之曰："所賜第，除素屬版籍外，如有別契券爲己所置者，可歸本直。"即以千餘緡遺易則。易則惶恐辭讓，周太祖堅與之方受，故瑩言及之。未幾，瑩卒於幽州，時年六十七。

邊塞，趙瑩和馮玉、李彥韜一起隨同前去。契丹永康王代立後，授予趙瑩太子太保。後周廣順初年，派遣尚書左丞田敏向契丹通報，在幽州遇到趙瑩。趙瑩見到中原人，傷感不已，對田敏說："我這身老骨頭漂零寄居在此，最近聽說妻子去世，幼子安好，承蒙中朝皇帝厚加撫恤，東京的舊房本是公家的，也聽說特別優惠地給了好價錢，老夫到死也無力報答了。"於是望着南方磕頭，淚如雨下。在此以前，後漢高祖把進入契丹的將相大臣的府第全部賜給了追隨自己的大臣，因此就把趙瑩的府宅賜給了後周太祖。太祖當時任樞密副使，就召來趙瑩的兒子前刑部郎中易則告訴他說："賜給我的住宅，除了一向屬於公家的外，如果還有自己另外建造并有契約文書的，可以償還你的本錢。"就將一千餘緡錢送給易則。易則惶恐不安地推辭，後周太祖堅持給他，他這纔收下，因此趙瑩提到了這件事。不久，趙瑩在幽州去世，當時年齡六十七歲。

瑩初被疾，遣人祈告於契丹主，願歸骨於南朝，使羈魂幸復鄉里，契丹主閔而許之。及卒，遣其子易從、家人數輩護喪而還，仍遣大將送至京師。周太祖感嘆久之，詔贈太傅，仍賜其子絹五百匹，以備喪事，令歸葬於華陰故里。

趙瑩剛開始生病時，派人向契丹君主祈求，希望歸葬於中原，使羈旅游魂有幸返回故鄉，契丹君主很可憐他，就答應了。他死後，派他的兒子易從和幾個家人護喪回鄉，還派大將護送到京城。後周太祖對此感慨很久，下詔給他贈官太傅，照例賜給他的兒子五百匹絹，用來操辦喪事，命他歸葬於華陰故里。

**劉昫**

劉昫，字耀遠，涿州歸義人也。祖乘，幽府左司馬；父因，幽州巡官。昫神彩秀拔，文學優贍，與兄晅、弟皞，俱有鄉曲之譽。唐天祐中，契丹陷其郡，昫被俘至新州，逃而獲免。後居上國大寧山，與呂夢奇、張麟結庵共處，以吟誦自娛。

劉昫，字耀遠，涿州歸義人。祖父劉乘，曾任幽府左司馬；父親劉因，曾任幽州巡官。劉昫風彩照人，富有文才學識，同兄長劉晅、弟弟劉皞，都在故鄉有聲譽。唐天祐年間，契丹攻占涿州，劉昫被俘虜到新州，伺機逃跑，躲過危難。後來居住在京都大寧山，和呂夢奇、張麟搭建草廬同住，吟誦詩歌自求娛樂。

會定州連帥王處直以其子都爲易州刺史，署昫爲軍事衙推。及都去任，乞假還鄉，都招昫至中山。會其兄晅自本郡至，都薦於其父，尋署爲節度衙推，不逾歲，命爲觀察推官。歷二年，都篡父位。時都有客和少微

正碰上定州長官王處直委任他的兒子王都爲易州刺史，任命劉昫爲軍事衙推官。等王都離任時，他請假回鄉，王都請劉昫到中山。恰逢他的兄長劉晅從涿州到來，王都將他推薦給父親，很快委任爲節府衙推官，不滿一年，又命他擔任觀察推官。二年後，王都篡奪了父親的職位。當時

素嫉晅，構而殺之，昫越境而去，寓居浮陽，節度使李存審辟爲從事。莊宗即位，授太常博士，尋擢爲翰林學士，繼改膳部員外郎，賜緋；比部郎中，賜紫。丁母憂，服闋，授庫部郎中，依舊充職。明宗即位，拜中書舍人，歷户部侍郎、端明殿學士。明宗重其風儀，愛其温厚，長興中，拜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平章事。時昫入謝，遇大祠，明宗不御中興殿，閤門白："舊禮，宰相謝恩，須正殿通唤，請候來日。"樞密使趙延壽曰："命相之制，下已數日，中謝無宜後時。"因即奏之，遂謝於端明殿。昫自端明殿學士拜相，而謝於本殿，士子榮之。

王都有幕賓和少微一向嫉恨劉晅，就陷害殺掉了他，劉昫逃出郡境，寄居在浮陽，節度使李存審徵辟他爲從事。莊宗即皇帝位，授任太常博士，很快擢升爲翰林學士，接着改爲膳部員外郎，賜予緋色衣飾；改任比部郎中，賜予紫色衣飾。遭逢母親的喪事，服喪期滿，授任庫部郎中，照舊擔當原來的職務。明宗即位，拜任他爲中書舍人，歷任户部侍郎、端明殿學士。明宗看重他的儀表，喜愛他的温厚，長興年間，拜任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平章事。當時劉昫進宫謝恩，正碰上盛大的祭祀，明宗没有駕臨中興殿，閤門使説："照慣例，宰相謝恩，必須在正殿通名傳唤，請等到明天。"樞密使趙延壽説："拜任宰相的制詞，已經下達了幾天，到宫中謝恩不應當往後拖。"隨即奏報此事，於是劉昫在端明殿謝恩。劉昫從端明殿學士拜任宰相，又在端明殿謝恩，士人覺得他很榮耀。

清泰初，兼判三司，加吏部尚書、門下侍郎，監修國史。時與同列李愚不協，動至忿争，時論非之。未幾，俱罷知政事，昫守右僕射，以張延朗代判三司。初，唐末帝自鳳翔至，切於軍用，時王玫判三司，詔問錢穀，玫具奏其數，及命賞軍，甚愆於素。末帝怒，用昫代玫，昫乃搜索簿書，命判官高延賞計窮詰勾，及積年殘租，或場務販負，皆虚係賬籍，條奏其事，請可徵者急督之，無以償官者蠲除之。吏民相與歌咏，唯主典怨沮。及罷相之日，群吏相賀，昫歸，無一人從之者，蓋憎其太察故也。

清泰初年，劉昫兼判三司，加官吏部尚書、門下侍郎，監修國史。當時他和同事李愚不和，動不動就争吵，受到當時輿論的非議。不久，兩人都被免除執掌政事的職務，劉昫爲守右僕射，讓張延朗代判三司。當初，後唐末帝從鳳翔到京，急需軍費，當時王玫判三司，下詔詢問錢糧數目，王玫將所有數目奏上，等下令賞給軍隊時，和他申報的數目相差懸殊。末帝惱怒，用劉昫替代王玫，劉昫就搜索登記簿，命判官高延賞查詢已結算和勾銷以及長期拖欠的殘留租税，或者場務買賣的虧空等賬目，全都有名無實地登記在册，於是逐條羅列上奏，請求將可以徵收到的賬目趕緊督促辦理，無法償還的賬目一概免除。官吏百姓互相傳頌此事，祇有主管官員埋怨沮喪。等劉昫被免除宰相職務時，衆官吏相互祝賀，劉昫返回時，没有一人追隨他，大約是恨他明察秋毫的緣故。

天福初，張從賓作亂於洛陽，害皇子重乂，詔爲東都留守，判河南府事，尋以本官判鹽鐵。未幾，奉使入契丹，還遷太子太保兼左僕射，封譙國公，俄改太子太傅。開運初，授司

天福初年，張從賓在洛陽作亂，殺害皇子重乂，高祖下詔任命劉昫爲東都留守，判河南府事，不久又以本官判鹽鐵。没過多久，奉命出使到契丹，返回後升任太子太保兼左僕射，封爲譙國公，很快改任太子太傅。開運初年，授任司

空、平章事，監修國史，復判三司。契丹主至，不改其職。昫以眼疾乞休致，契丹主降僞命授昫守太保。契丹主北去，留於東京。其年夏，以病卒，年六十。漢高祖登極，贈太保。

空、平章事，監修國史，再次判三司。契丹君主到京城，没有改换他的職務。劉昫因眼病請求退休，契丹君主降下僞命授予劉昫守太保。契丹君主回北方後，劉昫留在東京。這年夏天，因病去世，年齡六十歲。後漢高祖登上皇帝位，追贈他爲太保。

初，羡避難河朔，匿於北山蘭若，有賈少瑜者爲僧，輟衾袍以温燠之。及昫官達，致少瑜進士及第，拜監察御史，聞者義之。

當初，劉昫在河朔避難，藏在北山的寺院中，有個叫賈少瑜的僧人，拿出衣被讓他温暖身體。等劉昫官位顯達後，讓少瑜中進士，拜任監察御史，聽説此事的人認爲他講義氣。

**馮玉**

馮玉。少帝嗣位，納馮后於中宫，后即玉之妹也。玉既聯戚里，恩寵彌厚，俄自知制誥、中書舍人出爲潁州團練使，遷端明殿學士、户部侍郎，尋加右僕射，軍國大政，一以委之。張彦澤陷京城，軍士争凑其第，家財巨萬，一夕罄空。翌日，玉假蓋而出，猶繞指以諂彦澤，且請令引送玉璽於契丹主，將利其復用。玉從少帝北遷，契丹命爲太子少保。至周太祖廣順二年，其子傑自幽州不告父而亡歸，玉懼譴責，尋以憂恚卒於蕃中。

馮玉。少帝繼承皇位，將馮后接進中宫爲皇后，皇后就是馮玉的妹妹。馮玉成爲外戚後，少帝對他的恩寵更加優厚，很快從知制誥、中書舍人出任潁州團練使，升任端明殿學士、户部侍郎，不久加官右僕射，軍政大權，全都交付給他。張彦澤占領京城，將士争先恐後地聚集到馮玉家，萬貫家財，一夜搶空。第二天，馮玉改扮出門，還卑弱地向彦澤諂媚，并且請他派人送玉璽給契丹君主，企圖重新受到任用。馮玉隨同少帝向北遷徙，契丹命他爲太子少保。到後周太祖廣順二年，他的兒子馮傑從幽州没有告訴父親就逃回去了，馮玉害怕受到責駡，很快因憂慮氣憤死在契丹。

**殷鵬**

殷鵬，字大舉，大名人也。以雋秀爲鄉曲所稱，弱冠擢進士第。唐閔帝之鎮魏州，聞其名，辟爲從事。及即位，命爲右拾遺，歷左補闕、考功員外郎，充史館修撰，遷刑部郎中。鵬姿顔若婦人，而性巧媚。天福中，擢拜中書舍人，與馮玉同職。玉本非代言之才，所得除目，多托鵬爲之。玉嘗以“姑息”字問於人，人則以“辜負”字教之，玉乃然之，當時以爲笑端。鵬之才比玉雖優，其纖佞過之。後玉出郡，借第以處之，分禄食之。及玉爲樞密使，擢爲本院學士，每有庶僚秉鞹謁玉，故事，宰臣以履

殷鵬，字大舉，大名人。以才智出衆受故鄉人稱贊，二十歲時考中進士。後唐閔帝鎮守魏州時，聽到他的聲名，徵辟他爲從事。登上皇位後，任命他爲右拾遺，歷任左補闕、考功員外郎，充任史館修撰，升任刑部郎中。殷鵬容顔像婦人，而生性乖巧迷人。天福年間，擢升中書舍人，和馮玉同一職務。馮玉本來没有代皇帝撰寫誥命的才能，他分得的任免官員名單，大多委托殷鵬代寫制詞。馮玉曾經向人請教“姑息”一詞的含義，這人就告訴他是“辜負”的意思，馮玉認爲不錯，當時傳爲笑柄。殷鵬的才能雖然超過馮玉，但他的拍馬逢迎也超過了馮玉。後來馮玉出任地方官，借房子給殷鵬住，分俸禄給他用。等馮玉擔任樞密使時，擢升他爲本院學士，每逢

見之，鵬多在玉所，見客亦然。有丞郎王易簡退而有言，鵬銜之。及契丹入汴，有人獲玉與鵬有籤記字，皆朝廷上列有不得志欲左授者，則易簡是其首焉。玉既北行，鵬亦尋以病卒。

普通僚佐脱去皮靴進見馮玉時，按照慣例，宰臣穿着鞋相見，殷鵬多數時間都在馮玉處，見客人也穿着鞋子。有個丞郎王易簡回去後有閑話，殷鵬銜恨在心。等契丹攻占汴京，有人獲得馮玉給殷鵬的記有名字的籤條，都是朝廷上令他們不滿意打算貶官的人名，易簡排在第一位。馮玉到北方去後，殷鵬也很快因病死去。

史臣曰：維翰之輔晋室也，罄弼諧之志，參締構之功，觀其效忠，亦可謂社稷臣矣。况和戎之策，固非誤計，及國之亡也，彼以滅口爲謀，此掇殁身之禍，則畫策之難也，豈期如是哉！是以韓非慨慷而著《説難》者，當爲此也，悲夫！趙瑩際會風雲，優游藩輔，雖易簀於絶域，終歸柩於故園，蓋仁信之行通於遐邇故也。劉昫有真相之才，克全嘉譽，馮玉乘君子之器，終殁窮荒，其優劣可知矣。

史臣曰：桑維翰輔佐晋室，竭盡從旁協助的心力，參預締建國家的大功，看他的報效盡忠，也算是國家的棟梁了。况且同契丹交好的策略，并非錯誤，等國家滅亡時，少帝打算滅口，維翰慘遭殺身，出謀劃策的艱難，又怎能料到會是如此下場呢！因此韓非感慨地寫下《説難》，應當就是這個緣故了，可悲啊！趙瑩風雲際會，從容地位居藩侯輔相，即使死在他鄉異地，靈柩終究也返回故鄉，大抵是仁義忠信在遠近都通行的緣故吧。劉昫有宰相的真才實學，終於成全了美名，馮玉憑藉皇帝的器重，最終老死在貧窮荒凉的地方，他們的優劣就顯而易見了。

# 舊五代史卷九十(晋書十六)

## 列傳第五

### 趙在禮

趙在禮，字幹臣，涿州人也。曾祖景裕，祖士廉，皆不仕。父元德，盧臺軍使。在禮始事燕帥劉仁恭爲小校，唐光化末，仁恭遣其子守文逐浮陽節度使盧彦威，據其城，升在禮爲軍使，以佐守文。及守文死，事其子。延祚爲守光所害，守光子繼威復爲部將張萬進所殺，在禮遂事萬進。萬進奔梁，在禮乃與滄州留後毛璋歸太原。同光末，爲效節指揮使，屯於貝州。會軍士皇甫暉等作亂，推指揮使楊晸爲帥，晸不從，爲衆所害，携晸首以脅在禮。在禮知其不可拒，遂從之，以四年二月六日引衆入鄴，在禮自稱留後。唐莊宗遣明宗率師討之，會城下軍亂，在禮迎明宗入城，事具《唐書》。

趙在禮，字幹臣，涿州人。曾祖父景裕，祖父士廉，都没有進入仕途。父親元德，曾任盧臺軍使。在禮最初追隨燕地長官劉仁恭爲小校，唐光化末年，仁恭派兒子守文趕走浮陽節度使盧彦威，占領了該城，提升在禮爲軍使，以便輔佐守文。等守文死後，又侍奉他的兒子。延祚被守光殺害，守光的兒子繼威又被部將張萬進殺死，在禮於是追隨萬進。萬進投奔後梁，在禮就和滄州留後毛璋歸順太原。同光末年，任效節指揮使，駐扎在貝州。正碰上兵士皇甫暉等作亂，推舉指揮使楊晸爲長官，楊晸不答允，被衆人害死，拿着楊晸的人頭來脅迫在禮。在禮知道不能阻攔，就答應了他們，在四年二月六日領衆人進入鄴都，在禮自稱爲留後。後唐莊宗派明宗率軍討伐他，恰逢城下軍隊作亂，在禮迎接明宗進城，事情記載在《唐書》中。

天成元年五月，授滑州節度使、檢校太保。制下，在禮密奏軍情，未欲除移，且乞更伺少頃，尋就改天雄軍兵馬留後、鄴都留守、興唐尹。既而在禮將皇甫暉、趙進等相次除郡赴任，在禮乃上表乞移旌節。十二月，授滄州節度使。二年七月，移鎮兖州。長興元年，入爲左驍衛上將軍，俄改同州節度使。會高祖受明宗命統大軍伐蜀，以在禮充西川行營步軍都指揮使，收劍州而還。四年，移鎮襄州。清泰三年，授宋州節度使，加檢

天成元年五月，授予趙在禮滑州節度使、檢校太保。制書下達，在禮秘密奏報軍情，不打算調任，并且請求再等一陣子，很快就又改任天雄軍兵馬留後、鄴都留守、興唐尹。不久在禮將皇甫暉、趙進等先後派到地方任職，在禮纔上表請求調任。十二月，授予滄州節度使。二年七月，調任鎮守兖州。長興元年，進京任左驍衛上將軍，很快改任同州節度使。正碰上高祖禀承明宗的命令統領大軍討伐蜀國，任命在禮充任西川行營步軍都指揮使，收復劍州後返回。四年，調任鎮守襄州。清泰三年，授予在禮宋州節度使，加官檢校太尉、同平章事。高祖登皇帝位，在禮

校太尉、同平章事。高祖登極，移鎮鄆州，加檢校太師、兼侍中，封衛國公。天福六年七月，授許州節度使。八年四月，移鎮徐州，進封楚國公。

開運元年，以契丹爲患，少帝議北征。八月朔，降制命一十五將，以在禮爲北面行營馬步都虞候。十一月，改行營副都統，都虞候如故。受詔屯澶州，再除兖州節度使，依前副都統。三年正月，授晋昌軍節度使。時少帝爲其子延煦娶在禮女爲妻，禮會之日，其儀甚盛，京師以爲榮觀。五月，進封秦國公，累食邑至一萬三千户，實封一千五百户。

在禮歷十餘鎮，善治生殖貨，積財巨萬，兩京及所莅藩鎮，皆邸店羅列。在宋州日，值天下飛蝗爲害，在禮使比户張幡幟，鳴鼙鼓，蝗皆越境而去，人亦服其智焉。凡聚斂所得，唯以奉權豪、崇釋氏而已。及契丹入汴，自鎮赴闕，時契丹首領、奚王拽剌等在洛下，在禮望塵致敬，首領等倨受其禮，加之凌辱，邀索貨財，在禮不勝其憤。行至鄭州，泊於逆旅，聞同州劉繼勳爲契丹所鎖，大驚。丁未歲正月二十五日夜，以衣帶就馬櫪自絞而卒，年六十六。漢高祖即位，贈中書令。

在禮凡四子，雖歷内職，皆早卒。孫延勳，仕皇朝，歷岳、蜀二州刺史。

**馬全節**

馬全節，字大雅，魏郡元城人也。父文操，本府軍校，官至檢校尚書左僕射，以全節之貴，累贈太師。全節少從軍旅，同光末，爲捉生指揮使，趙在禮之據魏州也，爲鄴都馬步軍都指揮使。唐明宗即位，授檢校司空，歷博、單二州刺史。天成三年，

調任鎮守鄆州，加官檢校太師、兼侍中，封爲衛國公。天福六年七月，授予許州節度使。八年四月，調任鎮守徐州，晋封楚國公。

開運元年，因契丹爲害，少帝商議北征。八月初一，降下制書任命十五員將領，任命在禮爲北面行營馬步都虞候。十一月，改任行營副都統，照舊擔任都虞候。奉詔命駐守澶州，再次被任命爲兖州節度使，依舊擔任副都統。三年正月，授任晋昌軍節度使。當時少帝爲兒子延煦娶在禮的女兒爲妻，舉行婚禮那天，排場很大，京城人認爲很壯觀。五月，晋封秦國公，累計享有一萬三千户的封地，實際享受一千五百户的賦税。

在禮歷任十多個藩鎮，善於經營，積聚的財産數目很大，在兩京和曾經到任的藩鎮，全都店鋪林立。在宋州時，正當蝗蟲爲害天下，在禮讓挨連人户張起旗幡，擂起鼙鼓，蝗蟲都飛到宋州境外去了，人們也佩服他的智慧。他搜刮來的財富，大多用來奉承權貴、尊崇佛教罷了。等契丹進入汴京，在禮從藩鎮趕到京城，當時契丹首領、奚王拽剌等在洛下，在禮望見飛揚的灰塵就敬禮，首領等傲慢地接受了他的敬禮，并凌辱他，索求錢財，在禮無比氣憤。走到鄭州，駐在旅舍中，聽説同州劉繼勳被契丹扣押，非常吃驚。丁未年正月二十五日晚，用衣帶挂在馬槽上自縊而死，年齡六十六歲。後漢高祖登上皇位，追贈他爲中書令。

在禮共有四個兒子，雖然曾在宫中爲官，但都早死。孫子延勳，在本朝任職，歷任岳、蜀二州刺史。

馬全節，字大雅，魏郡元城人。父親文操，曾任本府軍校，官做到檢校尚書左僕射，因全節貴顯，多次贈官到太師。全節年少時就參軍，同光末年，爲捉生指揮使，趙在禮占據魏州時，他任鄴都馬步軍都指揮使。後唐明宗登上皇位，授予他檢校司空，歷任博、單二州刺史。天成三年，賜號竭忠建策興復功臣，調任郢州刺史。長

賜竭忠建策興復功臣，移刺郢州。長興初，就加檢校司徒，在郡有政聲，俄授河西節度使。時明宗命高祖伐蜀，師次岐山，全節赴任及之，具軍容謁於轅門，高祖以地理隔越，乃奏還焉，移沂州刺史。

興初年，加官檢校司徒，在郢州有政績聲望，很快授予河西節度使。當時明宗命令高祖討伐蜀國，軍隊到達岐山，全節赴任時趕上了高祖，身穿軍裝到轅門拜見，高祖因爲地遠阻隔，就上奏將他召回，改任沂州刺史。

清泰初，爲金州防禦使。會蜀軍攻其城，州兵纔及千人，兵馬都監陳隱懼，托以他事出城，領二百人順流而逸，賊既盛，人情憂沮。全節悉家財以給士，復出奇拒戰，以死繼之。賊退，朝廷嘉其功，詔赴闕，將議賞典。時劉延朗爲樞密副使，邀其厚賄，全節無以賂之，謂全節曰："絳州闕人，請事行計。"全節不樂，告其同輩，由是衆口喧然，以爲不當，皇子重美爲河南尹，聞而奏焉。清泰帝召全節謂曰："滄州乏帥，欲命卿制置。"翼日，授橫海軍兩使留後。

清泰初年，全節擔任金州防禦使。正碰上蜀軍攻打該城，州兵僅有一千人，兵馬都監陳隱很害怕，推托説有其他事情出城去，帶領二百人順流而逃，敵賊又多，人情更加憂懼沮喪。全節拿出所有家財賞給士兵，又出奇兵阻擊敵人，拼死奮戰。敵賊退走，朝廷獎賞他的功勞，下詔讓他到京城，準備予以獎勵。當時劉延朗任樞密副使，向他索取很大一筆賄賂，全節拿不出財物，他就告訴全節説："絳州缺人，請你準備前去。"全節不高興，將此事告訴了同輩，因此衆人大聲喧鬧，認爲不合理，皇子重美任河南尹，聽到此事後奏了上去。清泰帝召見全節對他説："滄州缺乏主帥，打算命你管轄此地。"第二天，授予橫海軍兩使留後。

高祖即位，加檢校太保，正授旌節。天福五年，授檢校太傅，移鎮安州。時李金全據州叛，引淮軍爲援，因命全節將兵討平之，以功加檢校太尉，改昭義軍節度、澤潞遼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六年秋，移鎮邢州，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安重榮之叛也，授鎮州行營副招討兼排陣使，與重榮戰於宗城，大敗之。鎮州平，加開府儀同三司，充義武軍節度、易定祁等州觀察處置、北平軍等使。八年秋，丁母憂，尋起復焉。屬契丹侵寇，加之蝗旱，國家有所徵發，全節朝受命而夕行，治生餘財，必充貢奉。

高祖登上皇位，加官檢校太保，正式授任全節爲節度使。天福五年，授予檢校太傅，調任鎮守安州。當時李金全占據州城作亂，招引淮軍爲增援，高祖因此命令全節率軍討伐平定了他，因功加官檢校太尉，改任昭義軍節度、澤潞遼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六年秋，調任鎮守邢州，加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安重榮叛亂，授予全節鎮州行營副招討兼排陣使，和重榮在宗城交戰，大敗重榮。平定鎮州後，加官開府儀同三司，充義武軍節度、易定祁等州觀察處置、北平軍等使。八年秋，遭逢母親的喪事去職，很快又起復任職。正值契丹侵犯時，又加上旱災蝗害，國家的所有徵調錢糧，全節都是早晨接到命令晚上就將錢糧發出，經營所得的富餘錢物，必定用來上交朝廷。

開運元年秋，授鄴都留守、檢校太師、兼侍中、廣晉尹、幽州道行營馬步軍都虞候，尋加天雄軍北面行營副招討使，陽城之戰，甚有力焉。全

開運元年秋，授予全節鄴都留守、檢校太師、兼侍中、廣晉尹、幽州道行營馬步軍都虞候，不久加官天雄軍北面行營副招討使，陽城戰役中，他出了大力。全節剛剛拜任鄴都時，因爲

節始拜鄴都，以元城是桑梓之邑，具白襴詣縣庭謁拜，縣令沈遘逡巡避之，不敢當禮。全節曰："父母之鄉，自合致敬，勿讓之也。"州里榮之。二年，授順國軍節度使，未赴鎮卒，年五十五。贈中書令。

元城是他的故鄉所在縣，就穿着白衫到縣庭拜見，縣令沈遘退避不前，不敢接受他的拜見禮。全節說："父母之鄉，自然該當表示敬意，不必推辭啊。"故鄉人爲此感到驕傲。二年，授予順國軍節度使，尚未到任就去世了，年齡五十五歲。追贈爲中書令。

全節事母王氏至孝，位歷方鎮，温凊面告，畢盡其敬。政事動與幕客謀議，故鮮有敗事。鎮中山日，杜重威爲恒州，奏括境内民家粟，時軍吏引重威例，堅請行之，全節曰："邊民遇蝗旱，而家食方困，官司復擾之，則不堪其命矣。我爲廉察，安忍效尤。"百姓稱其德。

全節侍奉母親王氏很孝順，身爲地方長官，親自問寒問暖，竭力孝敬。政事時常和幕客商議，因此很少失敗。鎮守中山時，杜重威鎮守恒州，上奏搜刮轄區中百姓的糧食，當時軍吏援引重威爲例，堅决要求照例執行，全節說："邊境的百姓遭受旱災蝗害，家中口糧短缺，又受官司困擾，就更加悲苦不堪了。我身爲廉察，怎能忍心仿效傷害百姓的做法呢。"百姓稱頌他的恩德。

先是，全節自上黨携歌妓一人之中山，館於外舍，有人以讒言中之，全節害之。及詔除恒陽，遇疾，數見其妓，厭之復來。妓曰："我已得請，要公俱行。"全節具告家人，數日而卒。

先前，全節從上黨携帶一名歌妓到中山，將她安置在另外的住處，有人用讒言中傷她，全節將她殺害。等到下詔命他到恒陽任職時，恰巧生病，多次夢見那個歌妓，請人念咒驅趕後還來。歌妓說："我已經得到批准，要請您和我一起走了。"全節全部告訴了家人，幾天後去世。

子令威，歷隰、陳、懷三州刺史，卒。

兒子令威，歷任隰、陳、懷三州刺史，去世。

**張筠 張籛**

張筠，海州人也。父傳古，世爲郡之大商，唐乾符末，屬江淮俶擾，遂徙家彭門。時彭門連帥時溥爲東南面招討使，據有數郡之地，擢筠爲偏將，累有軍功，奏授宿州刺史。後溥與梁祖不協，梁人進攻宿州，下之，獲筠以歸。梁方圖霸業，以筠言貌辨秀，命爲四鎮客將，久之，轉長直軍使。梁革唐命，遷右龍武統軍，歷客省使、宣徽使，出爲復、商二州刺史，復爲宣徽使。梁室割相、衛爲昭德軍，命筠爲兩使留後。

張筠，海州人。父親傳古，世代爲郡中大商人，唐乾符末年，正值江淮地區動蕩不安，於是遷居彭門。當時彭門主帥時溥爲東南面招討使，占領了好幾個郡的地盤，擢升張筠爲偏將，多次立下戰功，時溥上奏授予張筠宿州刺史。後來時溥和梁太祖不和，後梁人進攻宿州，將城攻克，將張筠俘虜回去。梁太祖正在圖謀帝王事業，因爲張筠善於辭令，容顏俊秀，任命他爲四鎮客將，過了很久，升任長直軍使。後梁接管了唐朝的天下，張筠升任右龍武統軍，歷任客省使、宣徽使，出任復、商二州刺史，再度擔任宣徽使。梁室將相、衛劃歸昭德軍，任命張筠爲兩使留後。

唐莊宗入魏，筠委城南歸，授右衛上將軍。會雍州康懷英以病告，詔筠往代之，比至，懷英已卒，因除

後唐莊宗進入魏地，張筠拋下城池到南方投順，莊宗授予他右衛上將軍。恰好雍州康懷英因病請求離任，於是下詔命張筠前去代任，等他

筠爲永平軍節度使、大安尹。懷英在長安日，家財甚厚，筠盡奪之，復於大内掘地，繼獲金玉。時有涇陽鎮將侯莫威，前與温韜同剽唐氏諸陵，大貯瑰異之物，筠乃殺威而籍其家，遂蓄積巨萬。然性好施，每出遇貧民於路，則給與口食衣物，境内除省賦外，未嘗聚斂，遂致百姓不撓，十年小康，秦民懷惠，呼爲“佛子”。

趕到，懷英已經去世，因此就委任張筠爲永平軍節度使、大安尹。懷英在長安時，家産很殷實，張筠全部搶奪過來，接着在舊皇宫中挖地，又獲得金玉。當時有涇陽鎮將侯莫威，從前和温韜一起盗竊唐朝各陵墓，收藏了許多奇珍異寶，張筠又除去侯莫威并没收他的家財，於是收集了很大一筆財産。但他生性喜好施捨，每次外出在路上遇到窮人，就送給口糧和衣物，轄區内除了官府規定的賦税外，從來没有另外搜刮，因此百姓不受騷擾，十年小康，秦地百姓懷念他的恩惠，稱他爲“佛子”。

同光中，從郭崇韜爲劍南安撫使，蜀平歸洛，權領河南尹，俄鎮興元，所治之地，上下安之。筠時有疾，軍州官吏久不得見，副使符彦琳等面請問疾，筠又不諾，彦琳等疑其已死，慮左右有謀，遂請權交牌印，筠命左右收彦琳下獄，以叛聞。詔取彦琳等至洛，釋而不問，因授筠西京留守，誘離興元。及至長安，守兵閉門不内，筠東朝於洛，詔遣歸第。

同光年間，張筠跟隨郭崇韜爲劍南安撫使，平定蜀地後回到洛陽，權領河南尹，不久鎮守興元，他治理的地方，上上下下的人都感到安寧。張筠當時有病，軍州官吏很久都没有見到他，副使符彦琳等親自出面要求探病，張筠又不允許，彦琳等疑心他已經死去，擔心他身旁的人有陰謀，就請求他暫時交出牌印，張筠命令左右臣僚將彦琳逮捕入獄，以反叛罪上奏。皇帝下令提取彦琳等到洛陽，釋放了他們而不予追究，因而授予張筠西京留守，引誘他離開興元。張筠到長安，守兵緊閉城門不放他進去，張筠就向東到洛陽朝見皇帝，下詔命他回家。

筠前爲京兆尹，奉詔殺僞蜀主王衍，衍之妓樂寶貨，悉私藏於家。及罷歸之後，第宅宏敞，花竹深邃，聲樂飲膳，恣其所欲，十年之内，人謂“地仙”。天福二年，上表乞歸長安，俄而洛下張從賓之亂，筠獨免其難，人咸謂筠有五福之具美焉。是歲，卒於家。贈太子太師。弟籛。

張筠以前任京兆尹時，奉詔命殺死僞蜀主王衍，王衍的樂妓寶物，張筠全都私藏在家。等罷官回家以後，住宅寬敞，花竹幽深，聲樂飲食，隨心所欲，十年之中，人們稱他爲“地仙”。天福二年，上表請求回到長安，不久洛下張從賓作亂，張筠恰恰躲過了這場災難，人們都説人生五種幸福他占全了。這年，在家中去世。贈官爲太子太師。弟弟張籛。

籛，字慕彭，少嗜酒無節，爲鄉里所鄙。唐天復中，兄筠爲大梁四鎮客將，籛自海州省兄，兄薦於兗州連帥王瓚，用爲裨校。籛性桀黠，善事人，累遷軍職。後唐莊宗都洛，筠鎮長安，自衙内指揮使授檢校司空、右千牛衛將軍同正，領饒州刺史、西京管内三白渠營田制置使。

張籛，字慕彭，少年時喜愛飲酒而不加節制，受到鄉親們鄙視。唐天復年間，兄長張筠爲大梁四鎮客將，張籛從海州來探望兄長，兄長把他推薦給兗州主帥王瓚，任用他爲裨校。張籛生性狡詐，善於侍奉主人，多次升任軍中職務。後唐莊宗建都洛陽，張筠鎮守長安，張籛從衙内指揮使授任檢校司空、右千牛衛將軍同正，領饒州刺史、西京管内三白渠營田制置使。

同光末，筠隨魏王繼岌伐蜀，奏鐩權知西京留守事。蜀平，王衍挈族入朝，至秦川驛，莊宗遣中使向延嗣乘驛騎盡戮王衍之族，所有奇貨，盡歸於延嗣。俄聞莊宗遇内難，繼岌軍次興平，鐩乃斷咸陽浮橋，繼岌浮渡至渭南死之，一行金寶妓樂，鐩悉獲之。俄而明宗使人誅延嗣，延嗣暗遁，衍之行裝復爲鐩有，因爲富家，積白金萬鎰，藏於窟室。明宗即位，鐩進王衍犀、玉帶各二，馬一百五十匹，魏王打球馬七十匹，旋除沂州刺史，入爲西衛將軍。

同光末年，張筠隨從魏王繼岌討伐蜀國，上奏讓張鐩權知西京留守事。蜀國平定後，王衍全家來朝見，走到秦川驛，莊宗派中使向延嗣乘坐驛馬殺盡王衍全家，所有奇珍異寶，統統落入延嗣手中。不久聽説莊宗被人害死，繼岌的軍隊來到興平，張鐩就截斷咸陽浮橋，繼岌泅渡到渭南後死去，隨行的金寶樂妓，全部被張鐩截獲。不久明宗派人來殺延嗣，延嗣悄悄溜走，王衍的行李箱籠又被張鐩占有，他因此成了富豪，積蓄有白金一萬鎰，藏在地窖中。明宗登上皇位，張鐩獻上王衍的犀、玉帶各二條，馬一百五十匹，魏王打球馬七十匹，很快被任命爲沂州刺史，又進京任西衛將軍。

高祖即位之明年，加檢校太保，出典密州，未幾，復居環衛。時湖南馬希範與鐩有舊，奏朝廷請命鐩爲使，允之。鐩密齎蜀之奇貨往售，又獲十餘萬緡以歸。鐩出入以庖者十餘人從行，食皆水陸之珍鮮，厚自奉養，無與爲比。少帝嗣位，詔遣往西蕃，及迴，以其馬劣，爲有司所糾，復當路有不足者，遂有詔徵其舊價。鐩上言請貨故京田業，許之，因憤惋成病而卒。

高祖登上皇位的第二年，張鐩加官檢校太保，出京前去主管密州，不久，又在環衛所任職。當時湖南馬希範和張鐩有私交，上奏請求朝廷任命張鐩爲使者，得到允許。張鐩暗中攜帶蜀國的珍寶前去出賣，又得到十多萬緡錢回家。張鐩進出都有十多名厨師跟隨，吃的都是水中陸上的山珍海味，優厚地奉養自己，没有人能和他相比。少帝繼承皇位，下詔將他派往西蕃，等到返回，因爲買回的馬匹劣弱，被有關方面彈劾，又加上當權者中有人對他不滿，於是有詔命收回買馬的原價錢。張鐩上奏説請求出賣原來在京的田産，得到許可，因此憤怒惋惜，演變成病而死亡。

鐩始在雍州，因春景舒和，出游近郊，憩於大冢之上，忽有黄雀銜一銅錢置於前而去。未幾，復於衙院晝卧，見二燕相鬥畢，各銜一錢落於鐩首。前後所獲三錢，嘗秘於巾箱，識者以爲大富之徵。其後家雖厚積，性實鄙吝，未嘗與士大夫游處。及令市馬，利在私門，不省咎以輸其直，鬱鬱致死，愚之甚耶！

張鐩最初在雍州時，因爲春天氣候宜人，到近郊游玩，在大墳堆上休息，忽然有黄雀銜來一枚銅錢放在他面前後飛走。不久，他白天又在府衙院中躺卧，看見兩隻燕争鬥完後，分别銜來一枚錢落在他的頭上。前後得到的三枚錢，他曾經秘密地放在匣子裏，有見識的人認爲是大富的徵兆。此後他家雖然積蓄豐厚，但他生性貪鄙吝嗇，從來不和士大夫來往。等到命令他去買馬，他爲自家多得好處，却没有想到要罰他賠償買馬的錢，悶悶不樂以至於死，太愚蠢了啊！

## 華温琪

華温琪，字德潤，宋州下邑人也。祖楚，以農爲業。父敬忠，後以

華温琪，字德潤，宋州下邑人。祖父華楚，在家務農。父親華敬忠，後來因爲温琪顯貴，官

温琪貴，官至檢校尚書。温琪長七尺餘，唐廣明中，從黄巢爲紀綱，巢陷長安，僞署温琪爲供奉都知，巢敗，奔至滑臺。以形貌魁岸，懼不自容，乃投白馬河下流，俄而浮至淺處，會行人救免；又登桑自經，枝折墜地不死。夜至胙縣界，有田父見温琪非常人，遂匿於家。經歲餘，會梁將朱友裕爲濮州刺史，召募勇士，温琪往依之，友裕署爲小校，漸升爲馬軍都將。從友裕擊秦宗權於曹南有功，奏加檢校太子賓客，梁祖擢爲開道指揮使，加檢校工部尚書，出屯鄜畤。會延州胡璋叛命，來寇郡境，温琪擊退之。尋奉詔營長安，以功遷絳州刺史。歲餘，刺棣州。温琪以州城每年爲河水所壞，居人不堪其苦，表請移於便地，朝廷許之。板築既畢，賜立紀功碑，仍加檢校尚書左僕射，繼遷齊州、晋州節度使。

温琪在平陽日，唐莊宗嘗引兵攻之，逾月不下，梁人賞之，升晋州爲定昌軍，以温琪爲節度使，加檢校太保。既而温琪臨民失政，嘗掠人之妻，爲其夫所訴，罷，入爲金吾大將軍。時梁末帝方姑息諸侯，重難其命，故責詞云："若便行峻典，謂予不念功勛；若全廢舊章，謂我不安黎庶。爲人君者，不亦難乎！"温琪大有愧色。俄轉右監門衛上將軍、右龍武統軍。會河中朱友謙叛，權授温琪汝州防禦使、河中行營排陣使，尋爲耀州觀察留後。

莊宗入洛，温琪來覲，詔改耀州爲順義軍，復以温琪鎮之，加推忠向義功臣。同光末，西蜀既平，命温琪爲秦州節度使。明宗即位，因入朝，願留闕，明宗嘉而許之，除左驍衛上將軍，逐月别賜錢粟，以豐其家。逾

至檢校尚書。温琪身高七尺多，唐廣明年間，跟隨黄巢爲紀綱官，黄巢攻陷長安，非法任命温琪爲供奉都知，黄巢失敗後，他逃奔到滑臺。因體形魁梧，害怕無地自容，就投進白馬河順水漂流，不久漂浮到水淺處，恰巧被路過的人解救而免於一死；又爬上桑樹上吊，樹枝折斷後落地又没有死。連夜來到胙縣境内，有種田人看見温琪不同常人，就將他藏在家中。經過一年多，正碰上後梁將朱友裕任濮州刺史，招募勇士，温琪前去投靠他，友裕任命他爲小校，漸漸升任馬軍都將。跟隨友裕在曹州南攻擊秦宗權有功，友裕上奏給他加官檢校太子賓客，梁祖擢升他爲開道指揮使，加官檢校工部尚書，出京駐守鄜畤。恰逢延州胡璋反叛，入侵郡境，温琪打退了他。不久奉詔命營建長安，因功升任絳州刺史。一年後，爲棣州刺史。温琪因州城年年被黄河水沖毁，居民不堪其苦，上表請求遷移州城到合適的地方，朝廷同意了。州城修築完工，賞賜他樹立記功碑，并且加官檢校尚書左僕射，接着升任齊州、晋州節度使。

温琪在平陽時，後唐莊宗曾經領兵來攻打，一個多月尚未攻下，後梁人獎勵他，升晋州爲定昌軍，任命温琪爲節度使，加官檢校太保。不久，温琪治理百姓而違法亂紀，曾經搶走别人的妻子，被她的丈夫指控，於是被罷官，入京任金吾大將軍。當時後梁末帝正在放任藩鎮諸侯，很難下令懲治，因此貶降他的制詞説："如果即刻加以嚴懲，就會説我不念功勞；如果完全不守舊法，又要説我不顧百姓。爲人君主，不也很爲難嗎！"温琪十分慚愧。不久轉官右監門衛上將軍、右龍武統軍。恰巧河中朱友謙反叛，權授温琪汝州防禦使、河中行營排陣使，很快擔任耀州觀察留後。

莊宗進入洛陽，温琪來朝拜，下詔將耀州改爲順義軍，又命温琪鎮守該地，加號推忠向義功臣。同光末年，西蜀已經平定，命令温琪任秦州節度使。明宗登上皇位，他進京朝見，希望留在京城，明宗欣然同意了他的請求，任命他爲左驍衛上將軍，每月另外賜給他錢糧，以充實他的家

歲，明宗謂樞密使安重誨曰："温琪舊人，宜選一重鎮處之。"重誨奏以天下無闕。他日又言之，重誨素强愎，對曰："臣累奏未有闕處，可替者，唯樞密院使而已。"明宗曰："可。"重誨不能答。温琪聞其事，懼爲權臣所怒，幾致成疾，由是數月不出。俄拜華州節度使，依前光禄大夫、檢校太傅，進封平原郡開國公，累加食邑至三千户。温琪至任，以己俸補葺祠廟廨舍凡千餘間，復於郵亭創待客之具，華而且固，往來稱之。清泰中，上表乞骸骨歸宋城，制以太子少保致仕。天福元年十二月，終於家，年七十五。詔贈太子太保。

財。一年後，明宗對樞密使安重誨説："温琪是元老，應當選擇一個重鎮安置他。"重誨上奏説普天下都没有缺額。有一天又提起此事，重誨向來强横剛愎，回答説："臣下屢屢上奏没有缺官的地方，可以代替的，也衹有樞密院使罷了。"明宗就説："也可以。"重誨無言以對。温琪聽説此事後，害怕受到當權臣僚的遷怒，差點因此生病，於是幾個月不出家門。不久拜任他爲華州節度使，依前任光禄大夫、檢校太傅，晋封平原郡開國公，累計增加封地到三千户。温琪到任後，用自己的薪俸修補寺廟房屋共一千多間，又在郵亭設置款待來客的用具，華麗而且堅固，來往的人都加以稱贊。清泰年間，上表請求退休回宋城，末帝下制詞讓他以太子少保的頭銜退休。天福元年十二月，他在家中去世，年齡七十五歲。下詔追贈他爲太子太保。

## 安崇阮

安崇阮，字晋臣，潞州上黨人也。少倜儻，有詞辯，善騎射。父文祐，爲牙門將。唐光啓中，潞州軍校劉廣逐節度使高潯，據其城，僖宗詔文祐平之。既殺劉廣，召赴行在，授邛州刺史。其後孟方立據邢、洺，率兵攻上黨，朝廷以文祐本潞人也，授昭義節度使，令討方立。自蜀至澤州與方立戰，敗殁於陣。昭宗朝，宰臣崔魏公以文祐殁於王事，薦崇阮於朝，自是累任諸衛將軍。

梁氏革命，以崇阮明辯，遣使吴越，迴以所獲橐裝，悉充貢奉，梁祖嘉之，故每歲乘軺於江、浙間，及迴貢獻皆如初。梁末帝嗣位，授客省使，知齊州事。時梁軍與莊宗對壘於河上，冀王友謙以河中叛，末帝使段凝領軍經略蒲、晋，詔崇阮監軍，又知華、雍軍府事。期年，授青州兵馬留後，入爲諸衛上將軍。唐天成中，授黔南節度使、檢校太保，尋移鎮夔州。以蜀寇侵逼，棄城歸闕，改

安崇阮，字晋臣，潞州上黨人。年少時風流倜儻，善於辭令，騎射精絶。父親文祐，曾任牙門將。唐光啓年間，潞州軍校劉廣趕走節度使高潯，占領了該城，僖宗下詔命文祐平定他。殺死劉廣後，召文祐趕到行在所，授任邛州刺史。此後孟方立占據邢州、洺州，率軍攻打上黨，朝廷因爲文祐本是潞州人，就授予他昭義節度使，命令他討伐孟方立。他從蜀中趕到澤州同孟方立交戰，戰敗死在陣地上。昭宗朝，宰臣崔魏公因文祐爲帝王事業而死，就向朝廷舉薦崇阮，從此他多次擔任諸衛將軍。

後梁代唐，因崇阮辯才敏捷，派他出使吴越，返回後他將獲得的行李物品，統統上交，梁太祖嘉獎他，因此年年乘車行走在江、浙之間，等回朝後都像頭次一樣貢獻所有禮物。後梁末帝繼承皇位，授予他客省使，知齊州事。當時後梁軍和莊宗在黄河邊作戰，冀王友謙占據河中反叛，末帝派段凝領軍料理蒲、晋一帶，下詔命崇阮監軍，又知華、雍軍府事。一年後，授予他青州兵馬留後，進京任諸衛上將軍。後唐天成年間，授予他黔南節度使、檢校太保，不久調任鎮守夔州。因蜀寇侵犯威逼，丢棄城池回到京城，

晉州節度使，復爲諸衛上將軍。高祖登極之二年，詔葬梁末帝，以崇阮梁之舊臣，令主葬事。崇阮盡哀致禮，以襄其事，時人義之。五年，以老病請告，授右衛上將軍致仕。開運元年九月，卒於西京。贈太傅。

### 楊彥詢

楊彥詢，字成章，河中寶鼎人。父規，累贈少師。彥詢年十三，事青帥王師範，有書萬卷，以彥詢聰悟，使掌之。及長，益加親信，常委監護郡兵。及梁將楊師厚降下青州，彥詢隨師範歸命。洎師範見殺，楊師厚領鄴，召置麾下，俾掌賓客。唐莊宗入魏，復事焉。同光元年冬，從平大梁，升爲引進副使，將命西川及淮南稱旨，累遷内職。明宗時，爲客省使、檢校司徒，使兩浙迴，授德州刺史。

末帝即位，改羽林將軍。時高祖鎮太原，朝廷疑貳，以彥詢沉厚，擇充北京副留守。清泰末，以宋審虔爲北京留守，高祖深懷不足，以情告彥詢。彥詢恐高祖失臣節，乃曰："不知太原兵甲芻粟幾何，可敵大國否？請明公反覆慮之。"蓋欲迴其意也。高祖曰："我不忿小人相代，方寸决矣。"彥詢知其不可諫，遂止。左右欲害之，高祖曰："唯副使一人我自保，明爾勿復言也。"及即位，授齊州防禦使、檢校太保，旋改宣徽使。從高祖入洛，加左驍衛上將軍兼職。

天福二年秋，出爲鄧州節度使，歲餘，入爲宣徽使。四年，使於契丹。六年春，授邢州節度使、檢校太傅。時鎮州安重榮有不臣之狀，彥詢憂其窺伺，會車駕幸鄴，表求入

改任晉州節度使，再任諸衛上將軍。高祖登上皇位的第二年，下詔安葬後梁末帝，因爲崇阮是後梁的老臣僚，就命他主持安葬事務。崇阮悲哀盡禮，全力操辦喪事，當時人認爲他有節義。五年，因老病請求退休，授予他右衛上將軍的頭銜退休。開運元年九月，崇阮在西京去世。追贈爲太傅。

楊彥詢，字成章，河中寶鼎縣人。父親楊規，累經追贈爲少師。彥詢十三歲時，侍奉青州主帥王師範，他有一萬卷書，因彥詢聰明穎悟，就派他掌管這些書籍。等他長成人，更加寵愛和信任他，常常派他監護郡兵。等後梁將楊師厚降服青州，彥詢隨同師範歸降。等到師範被殺後，楊師厚主管鄴地，召他到帳下，讓他主管接待賓客。後唐莊宗進入魏地，彥詢又侍奉莊宗。同光元年冬，跟隨皇帝平定大梁，升任引進副使，奉命到西川和淮南，都讓莊宗滿意，屢次升任宫中職務。明宗時，他爲客省使、檢校司徒，出使兩浙返回，授任德州刺史。

末帝登上皇位，改任他爲羽林將軍。當時高祖鎮守太原，朝廷懷疑他有二心，以爲彥詢穩重，選他充任北京副留守。清泰末年，任命宋審虔爲北京留守，高祖深感不滿，將這些情況告訴彥詢。彥詢擔心高祖失去臣下的大節，就說："不知道太原的武器糧草有多少，能够和大國對敵嗎？請您三思而行。"大概想打消高祖的那種念頭。高祖說："我氣不過由小人頂替我的職位，主意已經打定了。"彥詢知道已經不能勸阻，就作罷了。高祖身邊侍臣想要加害彥詢，高祖說："衹有副使一人由我來擔保，你們不必再説了。"高祖登上皇位後，授予他齊州防禦使、檢校太保，很快改任宣徽使。隨同高祖進入洛陽，加官左驍衛上將軍兼職。

天福二年秋，彥詢出任鄧州節度使，一年多後，進京任宣徽使。四年，出使到契丹。六年春，授予邢州節度使、檢校太傅。當時鎮州安重榮有謀反的苗頭，彥詢擔心他伺機作亂，正碰上高祖到鄴，就上表請求去朝見。高祖擔心契丹

覲。高祖慮契丹怒安重榮之殺行人也，移兵犯境，復命彦詢使焉，仍恐重榮要之，由滄州路以入蕃。戎王果怒重榮，彦詢具言非高祖本意，蓋如人家惡子，無如之何。尋聞重榮犯闕，乃放還。七年春，授華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在任二年，屬部内蝗旱，道殣相望，彦詢以官粟假貸，州民賴之存濟者甚衆。開運初，以風痹授右金吾衛上將軍，俄卒於官，年七十四。贈太子太師。

忿恨安重榮殺害他們的過往行人，起兵侵犯邊境，又命彦詢出使，彦詢照様害怕重榮攔截他，就從滄州路進入契丹。契丹君主果然忿恨重榮，彦詢詳細解釋説不是高祖的本意，大約就像人家中有壞兒子，是無可奈何的事。不久聽説重榮侵犯京城，纔將他放回。七年春，授予彦詢華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在任二年，正值境内發生旱災蝗害，餓死在路的人比比皆是，彦詢用公糧借貸，州中百姓賴以活命的人很多。開運初年，因風痹病授予他右金吾衛上將軍，不久就在任上去世，年齡七十四歲。追贈爲太子太師。

**李承約**

李承約，字德儉，薊州人也。曾祖瓊，薊州别駕，贈工部尚書。祖安仁，檀州刺史，贈太子太保。父君操，平州刺史，贈太子少師。承約性剛健篤實，少習武事，弱冠爲幽州牙門校，遷山後八軍巡檢使。屬劉守光囚殺父兄，名儒宿將經事父兄者，多無辜被戮，自以握兵在外，心不自安。時屬唐武皇召募英豪，方開霸業，乃以所部二千歸於并州，即補匡霸都指揮使、檢校右僕射兼領貝州刺史。從破夾寨，及與梁人戰於臨清有功，再遷洺、汾二州。莊宗即位，授檢校司空、慈州刺史，爲治平直，移授潁州團練使。天成中，以邠州節度使毛璋將圖不軌，乃命爲涇州節度副使，且承密旨往偵之。既至，以善言諭之，璋乃受代。明宗賞其能，加檢校太保，拜黔南節度使。數年之間，巴、邛蠻蜑不敢犯境，外勸農桑，内興學校，凶邪盡去，民皆感之，故父老數輩重趼詣闕，言其政化。又聽留周歲，徵爲左衛上將軍，自左龍武統軍加特進、檢校太傅，充昭義軍節度使，賜推忠奉節翊戴功臣。歲餘歸朝，復爲左龍武統軍。高祖御宇之二年，授左驍衛上將軍，進封開國公，

李承約，字德儉，薊州人。曾祖李瓊，曾任薊州别駕，追贈爲工部尚書。祖父李安仁，曾任檀州刺史，追贈太子太保。父親李君操，曾任平州刺史，追贈太子少師。承約生性剛强厚道，從小練習武術，二十歲時爲幽州牙門校，升任山後八軍巡檢使。正當劉守光囚禁殘殺父親兄長時，名儒老將曾經追隨他父親兄長的人，大多無辜地被害，承約因自己在外手握兵權，内心很難安定。正值後唐武皇召集英豪，正在開創帝王事業之時，他就領部下二千人歸順并州，當即補授他爲匡霸都指揮使、檢校右僕射兼領貝州刺史。參與打破夾寨，又和後梁人在臨清作戰有功，再遷洺、汾二州。莊宗登上皇位，授予他檢校司空、慈州刺史，處理政事公平正直，調任潁州團練使。天成年間，因爲邠州節度使毛璋將要圖謀不軌，所以就任命他爲涇州節度副使，并且稟承皇帝的秘密使命前去偵察。到達後，好言相勸，毛璋就同意讓人替代自己的職務。明宗獎勵他的功勞，加官檢校太保，拜任黔南節度使。幾年時間，巴、邛蠻子不敢侵犯郡境，城外鼓勵務農養蠶，城内興修學校，奸人惡事銷聲匿迹，百姓全都感恩戴德，因此有幾名父老步行到京，訴説他的政治業績。又聽任他逗留一年，徵辟爲左衛上將軍，從左龍武統軍加官特進、檢校太傅，充任昭義軍節度使，賜號推忠奉節翊戴功臣。一年後返回朝廷，又任左龍武統軍。高祖統治天下的第二年，授任他爲左驍衛上將軍，晋封開國公，多

累上表請老，尋以病卒，時年七十五。贈太子太師。

次上表請求告老還鄉，不久就因病去世，當時年齡七十五歲。追贈爲太子太師。

### 陸思鐸

陸思鐸，澶州臨黄人。父再端，贈光禄卿。思鐸有武幹，梁太祖領四鎮，隸於麾下。及即位，授廣武都指揮使，歷突陣、拱辰軍使，積前後戰勛，累官至檢校司徒、拱辰左厢都指揮使，遥領恩州刺史。初，梁軍與莊宗對壘於河上，思鐸以善射，日預其戰。嘗於箭笴之上自鏤其姓名，一日射中莊宗之馬鞍，莊宗拔箭視之，睹思鐸姓名，因而記之。及莊宗平梁，思鐸隨衆來降，莊宗出箭以視之，思鐸伏地待罪，莊宗慰而釋之。尋授龍武右厢都指揮使，加檢校太保。天成中，爲深州刺史，改雄捷右厢馬軍都指揮使。會南伐荆門，思鐸亦預其行。時高季興以舟兵拒王師，思鐸每發矢中敵，則洞胸達掖，由是賊鋒稍挫，不敢輕進，諸軍咸壯之。高祖革命，拜陳州刺史，秩滿，歷左神武、羽林二統軍，出爲蔡州刺史，遇代歸朝。天福八年，以疾卒，時年五十四。思鐸典陳郡日，甚有惠政，常戒諸子曰："我死則藏骨於宛丘，使我栖魂於所治之地。"及卒，乃葬於陳，從其志也。

陸思鐸，澶州臨黄縣人。父親再端，追贈光禄卿。思鐸有軍事才能，後梁太祖領四鎮，思鐸爲屬下。登上皇位後，授任思鐸爲廣武都指揮使，歷任突陣、拱辰軍使，積前後戰功，累積官至檢校司徒、拱辰左厢都指揮使，挂銜恩州刺史。當初，後梁軍和莊宗在黄河邊交戰，思鐸因爲擅長射箭，天天參加戰鬥。他曾在箭杆上雕刻自己的姓名，有一天射中莊宗的馬鞍，莊宗拔箭觀看，看到思鐸的姓名，因而記住了他。等莊宗平定後梁，思鐸跟隨衆人來投降，莊宗拿出箭杆給他看，思鐸伏在地上等待治罪，莊宗安慰并赦免了他。不久授任龍武右厢都指揮使，加官檢校太保。天成年間，任深州刺史，改爲雄捷右厢馬軍都指揮使。正趕上到南邊討伐荆門，思鐸也參預了這次行動。當時高季興派水兵乘船抵擋明宗的軍隊，思鐸每次放箭射中敵人，都穿胸過腋，因此敵賊的鋭氣漸漸受挫，不敢冒進，各軍都被他所鼓舞。高祖取代皇位，拜任他爲陳州刺史，任期滿後，歷任左神武、羽林二統軍，出京任蔡州刺史，得人代職後回朝。天福八年，因病去世，當時年齡五十四歲。思鐸主管陳郡時，爲政很有恩德，他常常告誡衆兒子説："我死後就將尸骨埋在宛丘，使我的魂魄安居在我曾經治理過的地方。"等他去世，就埋葬在陳州，以順從他的心願。

### 安元信

安元信，朔州馬邑人也。少善騎射。後唐莊宗爲晋王時，元信詣軍門求自效。尋隸明宗麾下，累從明宗征討有功，明宗即位，擢爲捧聖軍使，加檢校兵部尚書。清泰三年，遷雄義都指揮使，受詔屯於代州，太守張朗遇之甚厚，元信亦以兄事之。是歲五月，高祖建義於太原，俄聞契丹有約赴難，元信入説朗曰："張敬達雖圍太原，而兵尚未合，代郡當雁門

安元信，朔州馬邑縣人。少年時就擅長騎射。後唐莊宗爲晋王時，元信到軍門前自求報效。不久隸屬於明宗帳下，多次隨同明宗征戰討伐有功，明宗登上皇位，擢升他爲捧聖軍使，加官檢校兵部尚書。清泰三年，升任雄義都指揮使，禀承詔命駐守在代州，太守張朗對他很優待，元信也把他當作兄長來侍奉。這年五月，高祖在太原起事，很快又聽説契丹答應趕來救援，元信進府游説張朗説："張敬達雖然圍困了太原，但軍隊尚未會合，代郡正當雁門的要路，敵人到

之衝，敵至其何以禦！僕觀石令公素長者，舉必成事，若使人道意歸款，俟其兩端，亦求全之上策也。”朗不納，元信悔以誠言之，反相猜忌。尋聞安重榮、安審信相次以騎兵赴太原，元信遂率部曲以歸高祖。高祖見之喜，謂元信曰：“爾睹何利害，背强歸弱?”元信曰：“某非知星識氣，唯以人事斷之。夫帝王者，出語行令，示人以信。嘗聞主上許令公河東一生，今遽改之，是自欺也。且令公國之密親，親尚不能保，肯保天下之心乎！以斯而言，見其亡也，何得爲强也。”高祖知其誠，因開懷納之，委以戎事。高祖即位之元年，授耀州團練使，加檢校太保。四年，入爲右神武統軍，其年八月，復出牧洺州。少帝嗣位，尋遷宿州，九年，罷任來朝。開運初，授復州防禦使。三年，卒於任，年六十三。贈太傅。

來他用什麽抵擋！我看石令公向來是厚重自尊的人，一旦行動就必定成功，如果派人去表示誠意，觀看雙方的情形再作决定，這就是尋求萬全的上策啊。”張朗没有聽取他的意見，元信後悔坦誠地説出這些話，反而受到猜忌。不久聽説安重榮、安審信相繼率騎兵趕到太原，元信就帶領部下投奔高祖。高祖見到他後很高興，告訴元信説：“你看到什麽利害關係，而背離强者投奔弱方?”元信説：“我并不是懂得星象氣數，衹是以人的行爲來判斷的。做帝王的人，發號施令，要向人顯示信譽。曾經聽説皇上答應將河東一輩子交給你，現在突然違反諾言，就是自己欺騙自己了。况且您是皇親國戚，對親戚都不能信守諾言，又能够保得住天下人之心嗎！從這點來説，可見他要滅亡了，哪裏稱得上强大呢。”高祖知道他很誠心，因而愉快地接納了他，委托他辦理軍政事務。高祖登上皇位的第一年，授予他耀州團練使，加官檢校太保。四年，進京任右神武統軍，這年八月，又出京鎮守洺州。少帝繼承皇位，他很快升調到宿州，九年，解除職務來朝見。開運初年，授任他爲復州防禦使。三年，在任上去世，年齡六十三歲。追贈爲太傅。

## 張朗

張朗，徐州蕭縣人。父楚，贈工部尚書。朗年十八，善射，膂力過人，鄉里敬憚之。梁祖聞其名，就補蕭縣鎮使，充吾縣都游奕使，時朗年纔二十三。歲餘，補宣武軍内衙都將，歷洺州步軍、曹州開武、汴州十内衙、鄆州都指揮使。梁末，從招討使段凝襲衛州，下之，遂授衛州刺史。事梁僅三十年，凡有征討，無不預之。同光三年，從魏王繼岌伐蜀，爲先鋒橋道使。明宗朝，歷興、忠、登三州刺史。清泰初，以契丹犯邊，補西北面行營步軍都指揮使，從高祖屯軍於代北，俄兼代州刺史，又改行營諸軍馬步都虞候。高祖建義於太原，遣使以書諭之，朗曰：“爲人臣

張朗，徐州蕭縣人。父親張楚，追贈工部尚書。張朗十八歲時，善於射箭，膂力過人，同鄉人對他又敬重又害怕。梁祖聽到他的聲名，就地補授他爲蕭縣鎮使，充本縣都游奕使，當時張朗纔二十三歲。一年多後，補授宣武軍内衙都將，歷任洺州步軍、曹州開武、汴州十内衙、鄆州都指揮使。後梁末期，跟隨招討使段凝偷襲衛州，攻占了這座城池，於是授任他爲衛州刺史。他侍奉後梁達三十年，凡有征討，無不參加。同光三年，跟隨魏王繼岌討伐蜀國，任先鋒橋道使。明宗朝，他歷任興、忠、登三州刺史。清泰初年，因契丹侵略邊境，補授他爲西北面行營步軍都指揮使，隨同高祖在代北駐扎軍隊，不久兼任代州刺史，又改爲行營諸軍馬步都虞候。高祖在太原起義，派人帶信來勸諭他，張朗説：“爲人臣下却懷有二心，可以嗎!”就斬殺了那個信

而有二心可乎!”乃斬其使。洎高祖入洛，領全師朝覲，授貝州防禦使，在任數載。天福五年，除左羽林統軍，六年，授光禄大夫、檢校太傅、慶州刺史。在官二年卒，年七十四。

使。及至高祖進入洛陽，他帶領全軍去朝見，授任貝州防禦使，在任好幾年。天福五年，任命他爲左羽林統軍，六年，授任光禄大夫、檢校太傅、慶州刺史。在任二年去世，年齡七十四歲。

## 李德琉

李德琉，應州金城人。祖晟，父宗元，皆爲邊將。德琉少善騎射，事後唐武皇爲偏校。及從莊宗戰潞州、柏鄉、德勝渡，繼有軍功，累加檢校尚書左僕射，遥食郡俸。天成中，檢校司空，領蔚州刺史。長興元年，授雄武軍節度、秦成階觀察處置等使，加檢校司徒。二年六月，移鎮定州，充北面副招討使。高祖即位，改鎮涇原，及受代歸闕，會高祖幸鄴，授東京留守，加同平章事。少帝嗣位，移廣晉尹，加檢校太師。開運中，再領涇州，以病卒於鎮。德琉幼與明宗俱事武皇，故後之諸將多兄事之，時謂之“李七哥”。所治之地，雖無殊政，然以寬恕及物，家無濫積，亦武將之廉者。

李德琉，應州金城縣人。祖父李晟，父親李宗元，都是戍邊將士。德琉少年時就擅長騎射，追隨後唐武皇爲偏校。等隨同莊宗在潞州、柏鄉、德勝渡作戰，相繼立下戰功，累計加官到檢校尚書左僕射，挂銜享受地方官的薪俸。天成年間，爲檢校司空，領蔚州刺史。長興元年，授予他雄武軍節度、秦成階觀察處置等使，加官檢校司徒。二年六月，調任鎮守定州，充任北面副招討使。高祖登上皇位，改爲鎮守涇原，等他得人代職返回京城，正碰上高祖到鄴都，授予他東京留守，加官同平章事。少帝繼承皇位，調任廣晉尹，加官檢校太師。開運年間，他再次領涇州，因病在涇州去世。德琉從小就和明宗一起侍奉武皇，因此後來的衆將領都把他當作兄長來對待，當時稱他爲“李七哥”。他所治理的地方，雖然没有特别的政績，但以寬恕待人接物，家中没有不正當的積蓄，也是武將中廉潔的人了。

## 田武

田武，字德偉，大名元城人。父簡，累贈右僕射。武少有拳勇，初事莊宗爲小校，歷遷勝節指揮使。明宗登極，轉帳前都指揮使，領澶州刺史。天成二年，改左羽林都指揮使，遥領宜州，充襄州都巡檢使。三年，自汴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授曹州刺史。長興初，遷齊州防禦使，又移洺州。清泰中，歷成、隴二州，充西面行軍副部署。天福初，授金州防禦使，及金州建節鉞，武丁母憂，乃起復爲節度使。開運元年，移鎮滄州，兼北面行營右厢都指揮使。二年，授寧江軍節度使，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歲内改昭義軍節度、澤潞等州管内觀察

田武，字德偉，大名元城縣人。父親田簡，屢屢贈官到右僕射。田武少年時就有拳脚之勇，最初追隨莊宗爲小校，連連升遷到勝節指揮使。明宗登上皇位，轉官帳前都指揮使，領澶州刺史。天成二年，改任左羽林都指揮使，遥領宜州，充任襄州都巡檢使。三年，從汴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授予他曹州刺史。長興初年，升任齊州防禦使，又調往洺州。清泰年間，歷任成、隴二州，充西面行軍副部署。天福初年，授任金州防禦使，等金州成爲節度使建制時，田武遭逢母親的喪事去職守喪，服喪未滿於是起任爲節度使。開運元年，調任鎮守滄州，兼北面行營右厢都指揮使。二年，授任寧江軍節度使，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一年内改爲昭義軍節度、澤潞等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潞州大都督府長史、檢校太

處置等使、潞州大都督府長史、檢校太傅、封雁門郡開國公。未赴任，以疾卒。武出身戎行，性鯁正，御軍治民，咸盡其善。及卒，朝廷惜之，詔贈太尉，輟視朝一日。

子仁朗、仁遇并歷内職。

### 李承福

李承福，字德華，漢陽人。少寒賤，事元行欽掌皂棧之役，後爲高祖家臣。高祖登極，歷皇城武德宣徽使、左千牛將軍，出爲澶州刺史，遷齊州防禦使、檢校太保。承福性鄙狹，無器局，好察人微事，多所詆訐，雖小過不能恕，工商之業，輿隸之情，官吏之幸，皆善知之，然自任所見，無所準的，故人多薄之。少帝嗣位，授同州節度使，尋卒於鎮。少帝以高祖佐命之臣，聞之嗟嘆，賻物加等，輟視朝一日，詔贈太傅。

### 相里金

相里金，字奉金，并州人也。性勇悍果敢，能折節下士。唐景福初，武皇始置五院兵，金首預其選。從莊宗攻下夾寨，得補爲小校，後與梁師戰於柏鄉及胡柳陂，以功授黄甲指揮使。同光中，統帳前軍拔中都，賜忠勇拱衛功臣、檢校刑部尚書。二年，自羽林都虞候出爲忻州刺史，凡部曲私屬，皆不令干預民事，但優其贍給，使分掌家事而已，故郡民安之，大有聲績。應順元年，爲隴州防禦使，會唐末帝起兵於鳳翔，傳檄於鄰道，諸侯無應者，唯金遣判官薛文遇往來計事，末帝深德之。及即位，擢爲陝州節度使，加檢校太保。清泰三年夏，高祖建義於太原，唐末帝發兵來攻，以金爲太原四面步軍都指揮使。高祖即位，移鎮晋州，及受代歸

傅、封爲雁門郡開國公。尚未赴任，因病去世。田武出身行伍，生性鯁直，駕馭軍隊統治百姓，全都盡善盡美。他去世後，朝廷很惋惜，下詔追贈他爲太尉，停止辦理朝事一天。

他的兒子仁朗、仁遇都歷任宫中職務。

李承福，字德華，漢陽人。從小貧寒，侍奉元行欽做着奴僕的差使，後來成爲高祖的家將。高祖登上皇位，他歷任皇城武德宣徽使、左千牛將軍，出京任澶州刺史，升任齊州防禦使、檢校太保。承福性情鄙薄狹隘，没有度量，喜愛探聽别人的細微之事，大多加以詆毁，即使是小小過失也不予饒恕，工商業行情，轎夫奴僕之心，官吏的希望，他都善於瞭解，然而他自恃見聞，無的放矢，因此很多人都鄙視他。少帝繼承皇位，授予他同州節度使，不久死在任上。少帝因爲他是輔佐高祖登上皇位的臣僚，聽到死訊後很惋惜，賜給的喪葬財物加倍，停止辦理朝事一天，下詔追贈他爲太傅。

相里金，字奉金，并州人。生性勇猛果斷，能够降低身份親近士人。唐景福初年，武皇剛剛設置五院兵，相里金首先入選。跟隨莊宗攻克夾寨，被補任爲小校，後來同後梁軍在柏鄉及胡柳陂交戰，因功升任黄甲指揮使。同光年間，統領帳前軍攻占中都，賜予忠勇拱衛功臣、檢校刑部尚書。二年，從羽林都虞候出京任忻州刺史，所有部下和親戚，都不讓他們干預政事，衹是優裕地供給生活用品，讓他們分擔家事罷了，因此州中百姓感到安定，他的政治聲望很高。應順元年，任隴州防禦使，正碰上後唐末帝從鳳翔出兵，傳送檄文到相鄰地區，地方長官無人響應，衹有相里金派判官薛文遇往來商量大事，末帝對他很感激。末帝登上皇位後，擢升他爲陝州節度使，加官檢校太保。清泰三年夏，高祖在太原起義，後唐末帝出兵前來攻打，任命相里金爲太原四面步軍都指揮使。高祖登上皇位，將他調任鎮守晋州，等到得人替代返回京城，屢屢擔任諸衛

闕，累爲諸衛上將軍，加開府儀同三司，官至檢校太尉，爵列開國公，勛登上柱國，以久居散地，優之故也。天福五年夏，卒於任。贈太師。

上將軍，加官開府儀同三司，官至檢校太尉，爵位爲開國公，勛官爲上柱國，因他長期任職在無關緊要的部門，因此予以優待。天福五年夏，相里金在任上去世。追贈爲太師。

史臣曰：在禮之起甘陵也，當鼎革之期，會富貴來逼，既因人成事，亦何足自多。及其仗鉞擁旄，積財敗德，貨之爲累，可不誡乎！全節之佐晋氏也，平安陸之妖，預宗城之戰，功既茂矣，貴亦宜然。張筠歷事累朝，享玆介福，蓋近代之幸人也。自温琪而下，皆服冕乘軒，苴茅熹土，垂名汗簡，諒亦宜焉。

史臣曰：趙在禮在甘陵起兵，正當改朝換代的時期，恰逢富貴逼近自己，既然是藉助別人以成大事，又有什麼值得自滿的呢。等到他手握帥印，積聚錢財却因此敗壞品德，錢財成了拖累，能不牢記這個教訓嗎！馬全節輔佐後晋，平定了安陸的叛賊，參加了宗城的決戰，功勞既已很多，富貴自然該得。張筠先後侍奉幾個朝代，享有如此大的福分，大概要算近代的幸運兒了。從華温琪以下衆人，都穿官服乘軒車，各鎮一方，垂名青史，的確也是應當的啊。

# 舊五代史卷九十一(晋書十七)

## 列傳第六

### 房知温

房知温，字伯玉，兖州瑕丘人也。少有勇力，籍名於本軍，爲赤甲都官健。梁將葛從周鎮其地，選置麾下。時部將牛存節屯於鎮，好摴博，每求辨采者，知温以善博見推，因得侍左右，遂熟於存節。及王師範遣劉鄩據兖州，梁祖命存節將兵討之，知温夕縋出奔，存節喜而納焉。明夜，竊良馬一駟，復入城，鄩乃擢爲裨將。鄩降，隸于同州劉知俊，知俊補爲克和軍使。知俊奔岐，改隸魏州楊師厚，以爲馬步軍校，漸升至親隨指揮使，繼加檢校司空。

房知温，字伯玉，兖州瑕丘縣人。年少時就勇敢有力，他的名字登録在本縣軍隊中，爲赤甲都官健。後梁將葛從周鎮守該地，將他選拔到自己部下。當時屬將牛存節駐扎在兖州，他愛好賭博，經常尋求善於辨别骰子花色的人，知温因善於賭博被推薦給他，因此得以侍奉在他身旁，就同存節相識了。等到王師範派劉鄩占據兖州，梁太祖命令存節率軍討伐他，知温在晚上縋下城墻逃出來，存節高興地接納了他。第二天夜晚，偷得四匹好馬和一套車，又進城去，劉鄩就擢升他爲裨將。劉鄩投降後，他隸屬於同州劉知俊，知俊補授他爲克和軍使。知俊投奔岐下後，他改隸魏州楊師厚，授任爲馬步軍校，漸漸升到親隨指揮使，接着加官檢校司空。

莊宗入魏，賜姓，名紹英，改天雄軍馬步都指揮使，加檢校司徒、澶州刺史、行臺右千牛衛大將軍。莊宗平梁，歷曹、貝州刺史，權充東北面蕃漢馬步都虞候，遣戍瓦橋關。明宗自鄴入洛，知温與王晏球首赴焉。明宗自總管府署知温滑州兩使留後。天成元年，授兖州節度使。明宗即位，詔充北面招討，屯於盧臺軍。以盧文進來歸，加特進、同平章事，賞招討之功也。

莊宗進入魏州，賜他姓李，取名紹英，改任天雄軍馬步都指揮使，加官檢校司徒、澶州刺史、行臺右千牛衛大將軍。莊宗平定後梁，他歷任曹州、貝州刺史，代理東北面蕃漢馬步都虞候，派他戍守瓦橋關。明宗從鄴都進入洛陽，知温和王晏球率先趕去。明宗在總管府任命知温爲滑州兩使留後。天成元年，授任兖州節度使。明宗登上皇位，下詔命他充任北面招討，駐扎在盧臺軍。因盧文進來投降，加官特進、同平章事，以奬賞他招討的功勞。

後除烏震爲招討副使，代知温歸鎮。知温怒震遽至，有怨言，因縱博，誘牙兵殺震於席上。會次將安審通保騎軍隔河按甲不動，知温懼不

後來任命烏震爲招討副使，替代知温返回鎮所。知温惱怒烏震來得太快，有怨言，因此縱情賭博，引誘衛兵將烏震殺死在宴席上。恰巧次將安審通保住騎軍在黄河對面按兵不動，知温害怕

濟，乃束身渡水，復結審通逐其亂軍以奏。時朝廷姑息知温，下詔於鄴盡殺軍士家口老幼凡數萬，清漳爲之變色。尋詔遣知温就便之鎮，以安反側。俄改徐州節度使，加兼侍中。會朝廷起兵伐高季興，授荆南招討使，知行府事。尋丁母憂，起復雲麾將軍，墨縗即戎，竟無功而還。長興中，節制汶陽。越二年，除平盧軍節度使，累官至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東平王，食邑五千户，食實封三百户。天福元年冬十二月辛巳，卒於鎮。贈太尉，歸葬於瑕丘，詔立神道碑。

不能成功，於是束緊身子渡水過去，又聯合安審通趕殺作亂的兵士後上奏。當時朝廷過於放縱知温，下詔在鄴都全部殺掉作亂士兵的一家老小共有幾萬人，清漳河水都因此變了顔色。不久下詔知温順便到鎮所，使他反覆無常的心思安定下來。很快改任徐州節度使，加官兼侍中。正碰上朝廷起兵討伐高季興，授予知温荆南招討使，知行府事。不久遭逢母親的喪事，讓他節哀起任雲麾將軍，穿着黑色喪服來到軍中，終究無功而回。長興年間，他爲汝陽節度使。過了兩年，任命他爲平盧軍節度使，積功升官至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爲東平王，享有五千户的封地，實際享受三百户的賦税收入。天福元年冬十二月辛巳，在鎮所去世。追贈爲太尉，送回瑕丘安葬，下詔爲他建立神道碑。

知温性粗獷，動罕由禮，每迎待王人，不改戎服，寡言笑，多縱左右排辱賓僚，他日知誤，亦無愧色。始與唐末帝嘗失意於杯盤間，以白刃相恐，及末帝即位，知温憂甚，末帝乃封王爵以寧之也。知温徑赴洛陽，申其宿過，且感新恩，末帝開懷以厚禮慰而遣之。及還郡，厚斂不已，積貨數百萬，治第於南城，出則以妓樂相隨，任意所之，曾不以政事爲務。有幕客顔衎者，正直之士也，委曲陳其利病，知温不能用焉。及高祖建義入洛，尚不即進獻，耀兵於牙帳之下，衎正色謂曰："清泰富有天下，多力善戰，豈明公之比，而天運有歸，坐成灰燼。今青州遷延不貢，何以求安，千百武夫，無足爲恃，深爲大王之所憂也。"知温遂馳表稱賀，青人乃安。未幾，以沈湎成疾而卒，部曲將吏分其所聚，例爲富室。衎又勸其子彦儒進錢十萬貫，以助國用，朝廷除彦儒爲沂州刺史。其家幸獲保全，皆衎之力也。

知温生性粗獷，一舉一動很少有符合禮儀的，每逢接待帝王，都不脱下戰袍，很少説笑，經常放任左右親隨排斥和污辱賓客僚佐，事後知道錯了，也没有慚愧的神色。當初他和後唐末帝在席桌上失和，就用白刃相威脅，等末帝登上皇位，知温害怕到極點，因此末帝就給他加封王爵使他安心。知温徑直趕到洛陽，申述自己從前的過失，并且感謝新近的恩典，末帝愉快地用厚禮慰勞并且送走了他。他回到地方後，更加不停地收刮，積聚的錢財有好幾百萬，在南城修造住宅，外出時用樂妓相隨，任意到各地，絲毫不關心政治事務。有幕客叫顔衎的，是個正直的人，委婉地向他陳述利害，知温不聽他的。等到高祖稱帝并進入洛陽，他還不馬上納土進貢，仍在府衙前耀武揚威，顔衎神色莊重地對他説："清泰皇帝富有天下，兵力衆多，能征善戰，哪裏是石公比得上的，然而天命自有歸屬，清泰皇帝也衹好坐等滅亡。現在青州遲遲不上表進貢，怎能求得安全，成百上千個戰士，并不能够依恃，因此我很爲大王擔憂啊。"知温於是趕緊上表祝賀，青州人方纔放心。不久，他因爲酒色過度演變成病而死去，部下將吏瓜分了他積聚的財産，都成了富人。顔衎又奉勸他的兒子房彦儒貢獻錢十萬貫，以資助國家開支，朝廷任命房彦儒爲沂州刺

史。他的家族幸運地得以保全，都是顏衎的功勞。

**王建立**

王建立，遼州榆社人也。曾祖秋，祖嘉，父弁，累贈太保。建立少鷙猛無檢。明宗領代州刺史，擢爲虞候將。莊宗鎮晉陽，以諸陵在代郡，遣女使饗祭，其下有擾於民者，建立必捕而笞之。莊宗怒，令收之，爲明宗所護而免，由是知名。明宗歷遷藩鎮，皆署爲牙門都校，累奏加檢校司空。及明宗爲魏軍所迫，時皇后曹氏、淑妃王氏在常山，使建立殺其監護并部下兵，故明宗家屬因而保全。及即位，以功授鎮州節度副使，加檢校司徒，旋爲留後。未幾，正授節旄，繼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

王建立，遼州榆社縣人。曾祖父王秋，祖父王嘉，父親王弁，都多次贈官到太保。建立年少時凶猛而不知檢點。明宗領代州刺史，擢升他爲虞候將。莊宗鎮守晉陽，因各陵墓在代郡，派遣女使來祭祀，下屬中有侵擾百姓的人，建立一定要抓他來鞭打。莊宗惱怒，下令將建立關起來，受到明宗保護而幸免於難，他因此出名。明宗歷任藩鎮職務，都任命他爲牙門都校，多次上奏加官到檢校司空。等明宗被魏博軍追逼時，皇后曹氏、淑妃王氏在常山，派建立殺掉監督她們的將官和部下士兵，因此明宗的家眷纔得以保全。等明宗登上皇位，因功授予他鎮州節度副使，加官檢校司徒，很快又擔任留後。不久，正式任命他爲節度使，接着加官檢校太尉、同平章事。

會王都據中山叛，密使通弟兄之好。安重誨素與建立不協，知其事，奏之。明宗慮陷建立，尋徵赴闕，拜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平章事、判鹽鐵户部度支，充集賢殿大學士。天成四年，出爲青州節度使。五年，移鎮上黨，辭不赴任，請退居丘園，制以太子少保致仕，建立自是鬱鬱不得志。長興中，嘗欲求見，中旨不許，皆重誨蔽之也。清泰初，末帝召赴闕，授天平軍節度使。

正碰上王都占據中山作亂，暗中派人來和他結爲兄弟。安重誨一向同建立不和，得知此事，就奏報上去。明宗擔心會陷害建立，不久徵召他到京，拜任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平章事、判鹽鐵户部度支，充任集賢殿大學士。天成四年，出京任青州節度使。五年，調任鎮守上黨，他推辭而不赴任，請求退隱在田園丘壑間，明宗下制敕命他以太子少保的官銜退休。建立從此悶悶不樂，很不遂心。長興年間，他曾經請求來拜見，宫中傳旨不同意，這都是安重誨從中作梗的緣故。清泰初年，末帝召他來京，授予天平軍節度使。

建立少歷軍校，職當捕盗，及位居方伯，爲政嚴烈，閭里有惡迹者，必族而誅之，其刑失於入者，不可勝紀，故當時人目之爲“王垛叠”，言殺其人而積其尸也。後聞末帝失勢，殺副使李彦贇及從事一人，報其私怨，人甚鄙之。高祖即位，再爲青州節度使，累加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建立晚年，歸心釋氏，飯僧營寺，戒殺慎獄，民稍安之。

建立年少時歷任軍校，職責就是捕捉强盗，等他位居一方長官後，爲政嚴酷猛烈，鄉間有劣迹的人，必定將他全家殺死，他的懲罰很不恰當的例子，不勝枚舉，因此當時人稱他爲“王垛叠”，是説他殺人後又將尸骨堆積成垛。後來聽説末帝失去權勢，就殺掉副使李彦贇和一名從事，報自己的私仇，人們都很鄙視他。高祖登上皇位，他再任青州節度使，多次加官到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建立晚年，迷信釋氏，供養僧人修建寺廟，禁止殺生小心判案，百姓稍稍感到安

天福二年，封臨淄王。明年，封東平王。五年，入覲，高祖曰：“三紀前老兄，宜賜不拜。”仍許肩輿入朝，上殿則使二宦者掖之，論者榮之。尋表乞休致，高祖不允，乃授潞州節度使，割遼、沁二州爲上黨屬郡，加檢校太師，進封韓王，以光其故里。至鎮逾月而疾作，有大星墜于府署，建立即召賓介竺岳草遺章。又謂其子守恩曰：“榆社之地，桑梓存焉，桑以養生，梓以送死。余生爲壽宫，刻銘石室，死當速葬，葬必從儉，違吾是言，非孝也。”旋以病篤而卒，年七十。册贈尚書令。建立先人之墳在於榆社，其崗阜重複，松檜藹然，占者云“後必出公侯”，故建立自爲墓，恐子孫易之也。子守恩，《周書》有傳。

**康福**

康福，蔚州人，世爲本州軍校。祖嗣，蕃漢都知兵馬使，累贈太子太師。父公政，歷職至平塞軍使，累贈太傅。福便弓馬，少事後唐武皇，累補軍職，充承天軍都監。莊宗嗣位，嘗謂左右曰：“我本蕃人，以羊馬爲活業。彼康福者，體貌豐厚，宜領財貨，可令總轄馬牧。”由是署爲馬坊使，大有蕃息。及明宗爲亂兵所迫，將離魏縣，會福牧小馬數千匹於相州，乃驅而歸。明宗即位，授飛龍使，俄轉磁州刺史，充襄州兵馬都監。尋以江陵叛命，朝廷舉兵伐之，以福爲荊南道行營兵馬都監，俄以王師無功而還。

福善諸蕃語，明宗視政之暇，每召入便殿，諮訪時之利病，福即以蕃語奏之。樞密使重誨惡焉，常面戒之

寧。

天福二年，封他爲臨淄王。第二年，又封爲東平王。五年，進京朝見，高祖說：“三十年前的老兄弟，應當恩賜他不跪拜。”照例允許他乘坐小轎上朝，上殿後派兩名宦官從旁攙扶，評論的人覺得他很榮耀。不久他上表請求退休，高祖不批准，於是授予潞州節度使，將遼、沁二州劃分爲上黨屬郡，加官檢校太師，進封韓王，藉以光耀他的故鄉。到任一個多月後疾病發作，有大星墜落在府署中，建立就召來賓客竺岳起草臨終前的奏章。又告訴兒子王守恩說：“榆社這塊地方，還有桑樹梓樹，桑樹用來養育活人，梓樹用來送走死人。我活着時已經修好墳墓，將銘文刻在墓中石室裏，我死後要趕緊埋葬，安葬時務必從儉，不照我的這些話去做，就是不孝。”不久因病重而去世，年齡七十歲。追贈他爲尚書令。建立祖先的墓地在榆社，那裏崗阜重複，松檜茂盛，占卜的人說“後世必定要出公侯”，因此建立自己修造墳墓，是因爲害怕子孫把他埋在别處的緣故。他的兒子守恩，《周書》有傳。

康福，蔚州人，世代擔任本州軍校。祖父康嗣，曾任蕃漢都知兵馬使，多次贈官到太子太師。父親康公政，歷官至平塞軍使，多次贈官到太傅。康福習慣於騎馬射箭，年少時侍奉後唐武皇，多次補授軍中職務，充任承天軍都監。莊宗繼承皇位，曾經告訴左右侍臣說：“我本來是蕃族人，以羊馬爲謀生的産業。那個叫康福的人，體態豐滿，適宜主管財貨，可以命他主管養馬放牧之事。”因此任命康福爲馬坊使，增殖的馬數很可觀。等明宗被亂兵追逼，將要離開魏縣時，正碰上康福牧養的幾千匹小馬在相州，就驅趕回來。明宗登上皇位，授任他爲飛龍使，很快升任磁州刺史，充襄州兵馬都監。不久因爲江陵違抗朝命，朝廷出兵討伐，任命康福爲荊南道行營兵馬都監，不久明宗的軍隊無功而回。

康福懂得多種蕃語，明宗在處理朝事的空暇，常常召他進便殿，詢問時政得失，康福就用蕃語奏告。樞密使安重誨很厭惡他，曾經當面警

曰：“康福但亂奏事，有日斬之！”福懼。會靈武兵馬留後韓澂以人情不協，慮爲所圖，上表請帥，制加福光禄大夫、檢校司空，行涼州刺史，充朔方、河西等軍節度，靈威雄警甘肅等州觀察處置、管内營田、押蕃落、温池榷税等使。福之是拜，蓋重誨嫉而出之，福泣而辭之。明宗宣重誨别與商議，重誨奏曰：“臣累奉聖旨，令與康福一事，今福驟升節鎮，更欲何求！況已有成命，難於改移。”明宗不得已，謂福曰：“重誨不肯，非朕意也。”福辭，明宗曰：“朕遣兵援助，勿過憂也。”因令將軍牛知柔領兵送赴鎮。行次青崗峽，會大雪，令人登山望之，見川下烟火，吐蕃數千帳在焉，寇不之覺，因分軍三道以掩之。蕃衆大駭，棄帳幕而走，殺之殆盡，獲玉璞、羊馬甚多。到鎮歲餘，西戎皆款附，改賜福耀忠匡定保節功臣，累加官爵。

告他說：“康福你衹管胡亂奏事，有朝一日我會處死你！”康福害怕了。正巧靈武兵馬留後韓澂因人心不和，擔心被謀害，上表請求派主帥去，明宗下制敕加康福爲光禄大夫、檢校司空，行涼州刺史，充任朔方、河西等軍節度使，靈威雄警甘肅等州觀察處置、管内營田、押蕃落、温池榷税等使。康福的這一任命，大約是安重誨因嫉妒而趕他出去，康福哭泣着告别明宗。明宗宣召重誨來單獨和他商議，重誨上奏說：“臣下多次接到皇上的旨意，命我給康福一件職事，現在康福一下子升到節度使，還想要求什麽呢！何況已經發布命令，不容易更改了。”明宗不得已，告訴康福說：“重誨不肯收回成命，這并不是我的主意啊。”康福辭别，明宗說：“我派兵援助你，不必過分擔憂。”隨即命令將軍牛知柔領兵護送他到藩鎮。走到青崗峽，正巧下大雪，派人登山瞭望，看見山下平地上有烟火，吐蕃的數千座帳篷在那裏，敵寇尚未發覺有人到來，於是分兵三路掩殺過去，吐蕃人十分恐慌，丢棄帳幕逃跑，被斬殺殆盡，繳獲的玉璞、羊、馬很多。到藩鎮一年多，西邊部落全都歸附，改賜康福爲耀忠匡定保節功臣，屢次加官晋爵。

福鎮靈武凡三歲，每歲大稔，倉儲盈羡，有馬千駟，因爲人所譖。安重誨奏曰：“累據使臣所言，康福大有寶貨，必負朝廷。”明宗密遣人謂曰：“朕何負於卿，而有異心耶！”福奏曰：“臣受國重恩，有死無貳，豈願負於聖人，此必讒人之言也。”因表乞入覲，不允。及再上章，隨而赴闕，移授彰義軍節度使，又轉邠州，檢校太傅。清泰中，移鎮秦州，加特進、開國侯，充西面都部署。高祖受命，就加檢校太尉、開國公。未幾，又加同平章事。及移領河中，加兼侍中，以天和節入覲，改賜輸忠守正翊亮功臣，加開府儀同三司，增食邑至五千户，實封五百户。久之，受代歸闕。天福七年秋，卒於京師，年五十

康福鎮守靈武共三年，年年大豐收，糧倉裝滿後還有盈餘，又有馬四千匹，因此遭到人讒毁。安重誨上奏說：“多次聽使臣説起，康福有很多實物，必定會背叛朝廷。”明宗暗中派人告訴他說：“我有什麽對不起你的呢，你却懷有二心！”康福上奏說：“臣下受國大恩，至死也不會有二心，哪裏願意背叛聖明的君主呢，這必定是讒毁人的言辭。”因而上表請求進京朝見，却没有得到批准。等到第二次上表，隨即進京，調任彰義軍節度使，又調轉到邠州，授予檢校太傅。清泰年間，調任鎮守秦州，加官特進、開國侯，充西面都部署。高祖禀承天命登上皇位，就地給他加官爲檢校太尉、開國公。不久，又加官同平章事。等他調任主管河中，加官兼侍中，因天和節進京朝見，改賜輸忠守正翊亮功臣，加官開府儀同三司，增加封地到五千户，實際享有五百户的税收。過了很久，得人替代返回京城。天福七

八。贈太師，謚曰武安。

年秋，康福在京城去世，年齡五十八歲。追贈爲太師，謚號叫武安。

福無軍功，屬明宗龍躍，有際會之幸，擢自小校，暴爲貴人，每食非羊之全髀不能飫腹，與士大夫交言，懵無所别。在天水日，嘗有疾，幕客謁問，福擁衾而坐。客有退者，謂同列曰："錦衾爛兮！"福聞之，遽召言者，怒視曰："吾雖生於塞下，乃唐人也，何得以爲爛奚！"因叱出之，由是諸客不敢措辭。復有末客姓駱，其先與後唐懿祖來自金山府，因公宴，福謂從事輩曰："駱評事官則卑，門族甚高，真沙陀也。"聞者竊笑焉。

康福没有戰功，正值明宗登上皇位，他有巧遇時機的幸運，從小校提升，一下子成爲達官顯貴，每餐不吃下整隻羊的腿骨就不能填飽肚子，同士大夫交談，稀裹糊塗不知高下。在天水時，曾經生病，幕客前來探望病情，康福裹着被子坐起來。有個幕客回去後，告訴同事説："錦被爛兮！"康福聽説後，急忙召來説話的人，怒視着他説："我雖然生長在邊塞，却是唐人，怎麽説我是爛奚！"隨即轟他出去，從此衆賓客不敢多説一句話。又有末座客人姓駱，他的祖先和後唐懿祖一起從金山府來，在公宴上，康福對下屬們説："駱評事官位雖然卑下，但他的門第却很高，是真正的沙陀人。"聽到此話的人都偷偷發笑。

子三人：長曰延沼，歷隨、澤二州刺史；次曰延澤、延壽，俱歷内職焉。

他有三個兒子：長子叫延沼，歷任隨、澤二州刺史；次子叫延澤、延壽，都歷任宫中職務。

**安彦威**

安彦威，字國俊，代州崞縣人。少時以軍卒隸唐明宗麾下，彦威善射，頗知兵法，明宗愛之。及領諸鎮節鉞，彦威常爲牙將，以謹厚見信。明宗入立，皇子從榮鎮鄴，彦威爲護聖指揮使；以從榮判六軍，彦威入司禁衛，遥領鎮州節度使。及高祖入立，拜彦威北京留守，徙鎮歸德。是時河决滑州，命彦威塞之，彦威出私錢募民治堤。遷西京留守，遭歲大饑，彦威賑饑民，民有犯法，皆寬貸之，饑民愛之不忍去。旋丁母憂，哀毁過制。少帝與契丹構患，拜彦威北面行營副都統，彦威悉以家財佐軍，後以疾卒於京師。

安彦威，字國俊，代州崞縣人。年少時爲士兵隸屬於唐明宗帳下，彦威擅長射箭，通曉兵法，明宗很喜愛他。等明宗擔任各鎮節度使時，彦威曾經爲牙將，因謹慎厚重而受到信任。明宗進京登上皇位，皇子從榮鎮守鄴都，彦威任護聖指揮使；任命從榮判六軍，彦威進京執掌禁衛軍，挂銜鎮州節度使。等高祖進京登上皇位，拜任彦威爲北京留守，調任鎮守歸德。這時黄河在滑州决口，命令彦威堵塞缺口，彦威拿出自己的錢財募集民工整治堤岸。升任西京留守，正遇大荒年，彦威賑濟飢民，百姓犯法，全都予以寬恕免罪，飢民愛戴他而不忍心去逃荒。不久遭逢母親的喪事，悲哀傷身超過常人。少帝和契丹發生衝突，拜彦威爲北面行營副都統，彦威將全部家財用來資助軍隊，後來因病在京城去世。

彦威與太妃同宗，少帝事以爲舅，彦威未嘗以爲言。及卒，太妃臨哭，人始知其爲國戚，當時益重其人焉。

彦威和太妃同宗，少帝把他當作舅舅來侍奉，彦威却没有提過此事。他去世後，太妃親自來祭吊，大家纔知道他是皇親國戚，當時人更加崇敬他。

## 李周

李周，字通理，邢州内丘人也，唐潞州節度使抱真之後。曾祖融、祖毅、父矩，皆不仕。周年十六，爲内丘捕賊將，以任俠自負。時河朔群盜充斥，南北交兵，行旅無援者不敢出郡邑。有士人盧岳，家於太原，携妻子囊橐寓於逆旅，進退無所保，唯與所親相對流涕，周憫之，請援送以歸。行經西山中，有賊夜於林麓間俟之，射盧岳，中其馬。周大呼曰："爾爲誰耶?"賊聞其聲，相謂曰："李君至此矣。"即時散走。岳全其行裝，至於家。周將辭去，岳謂周曰："岳明歷象，善知人。子有奇表，方頤隆準，眉目疏朗，身長七尺，此乃將相之材也。河東李氏將有天下，子宜事之，以求富貴。"周辭以母老而歸。

李周，字通理，邢州内丘縣人，唐潞州節度使李抱真的後代。曾祖父李融、祖父李毅、父親李矩，都没有做官。李周十六歲時，爲内丘捕賊將，以打抱不平爲己任。當時河朔一帶盗賊充斥，南北交戰，行旅無人護送不敢出郡縣城門。有士人盧岳，家住太原，携帶妻兒行李住在客店中，進退都没有保障，衹能和親人相對痛哭流涕，李周可憐他們，提出護送他們回去。途經西山，有盗賊晚上守候在山林間，向盧岳放箭，射中了他的坐騎。李周大聲呼叫道："你們是哪一夥的?"盗賊聽到他的聲音，相互轉告説："李君到這裏了。"當即散走。盧岳保全了行李，回到家中。李周就要告别回去，盧岳對他説："我懂得天文星象，擅長給人看相。你有非凡的儀表，面頰方正，鼻梁高挺，眉清目秀，身高七尺，這是做將相的人才。河東李氏即將擁有天下，你應當侍奉他，以求取富貴。"李周推説母親年老就回去了。

既而梁將葛從周拔邢、洺，唐武皇麾兵南下，築壘於青山口。周向背莫决，因思盧岳之言，乃投青山寨將張污落，武皇賞之，補萬勝黄頭軍使。武皇之平雲州，莊宗之戰柏鄉，周皆有功，遷匡霸都指揮使。莊宗入魏，率兵屯臨河、楊劉，所至與士伍同甘苦。周尤善守備，一日奔母喪，以他將代之，既出，則其城將陷，莊宗即遣追之，使墨縗從事。會莊宗北征，周與寺人焦彦賓守楊劉城，梁將王彦章以數萬衆攻之。周日夜乘城，躬當矢石，使人馳告莊宗，請百里趨程，以紓其難，莊宗曰："李周在内，朕何憂也!"遂日行二舍，不廢畋獵，既至，士衆絶糧三日矣。及攻圍既解，莊宗謂周曰："微卿九拒之勞，諸公等爲梁人所擄矣。"

不久後梁將葛從周攻占邢州、洺州，唐武皇揮師南下，在青山口修建堡壘。李周對投向哪邊猶豫不决，因爲想起盧岳的話，於是就投靠了青山寨將領張污落，武皇奬賞他，補授萬勝黄頭軍使。武皇平定雲州，莊宗在柏鄉交戰，李周都有功勞，升任匡霸都指揮使。莊宗進入魏州，李周率軍駐扎在臨河、楊劉，所到之處都和士兵同甘共苦。李周尤其善於防守，有一天他趕回去爲母親守喪，讓另一將領替代自己的職務，他出城後，那座城市眼看就要失陷，莊宗就派人追趕他，讓他穿着黑色喪服節哀上陣。正碰上莊宗北征，李周和宦官焦彦賓守衛楊劉城，後梁將王彦章領着數萬人馬來攻城。李周白天黑夜登城，親冒矢石，派人飛報莊宗，請求百里不停地儘快趕來，救解危難，莊宗説："李周在城裏，我還擔憂什麽呢!"於是一天走六十里，并未停止打獵，等他趕到，城中士兵已經斷糧三天了。等打破敵人的圍攻後，莊宗告訴李周説："没有你多次抵抗的功勞，諸位就被梁人俘虜了。"

同光中，歷相、蔡二州刺史，及

同光年間，李周歷任相、蔡二州刺史，等平

蜀平，授西川節度副使。天成二年春，遷遂州兩使留後，尋正授節旄，未幾，受代歸闕。三年秋，出爲邠州節度使，會慶州刺史竇廷琬據城拒命，周奉詔討平之。長興、清泰中，歷徐、安、雍、汴四鎮，所至無苛政，人皆樂之。

高祖有天下，復鎮邠州，累官至檢校太師、兼侍中。及罷鎮赴闕，會少帝幸澶淵，以周累朝耆德，乃命爲東京留守。車駕還京，授開封尹。及遘疾，夢焚旌旗鎧甲，因自嗟嘆，上章請退，尋卒於官，時年七十四。詔贈太師，陪葬於明宗徽陵之北。

定蜀國後，授予他西川節度副使。天成二年春，升任遂州兩使留後，很快正式授予節度使，不久，得人替代返回京城。三年秋，出任邠州節度使，正碰上慶州刺史竇廷琬占據城池，違抗朝命，李周奉詔討伐平定了他。長興、清泰年間，歷任徐、安、雍、汴四鎮，所到之處都没有苛政，人們都愛戴他。

高祖擁有天下，李周再度鎮守邠州，積官升至檢校太師兼侍中。等他解除節度使職任返回京城，正碰上少帝駕臨澶淵，因爲李周曾在幾朝任職，德高望重，因此任命他爲東京留守。少帝回京，授予他開封尹。等他生病時，夢見焚毁旌旗鎧甲，因此自己嘆息，上表請求退休，不久在任上去世，當時年齡七十四歲。少帝下令追贈他爲太師，陪葬在後唐明宗徽陵的北側。

## 張從訓

張從訓，字德恭。本姑臧人，其先迴鶻别派，隨沙陁徙居雲中，後從唐武皇家於太原，從訓遂爲太原人。祖君政，雲州長史，識蕃字，通佛理。父存信，河東蕃漢馬步軍都指揮使，武皇賜姓名，眷同親嫡，前史有傳。天福中，贈太師、中書令，追封趙國公。

從訓讀儒書，精騎射，初爲散員大將，天祐中，轄沙陁數百人，屯壺關十餘歲，節度使李嗣昭委遇之。莊宗與梁人相拒於德勝口，徵赴軍前，補充先鋒游奕使，俄轉雲捷指揮使、檢校司空，賜名繼鸞，從諸子之行也。明宗微時，嘗在存信麾下爲都押牙，與從訓有舊，及即位，授石州刺史，復舊姓名。歷憲、德二州刺史。

高祖之鎮太原也，爲少帝娶從訓長女爲妃。從訓，清泰初授唐州刺史。三年，高祖舉義，從訓奉唐末帝詔，徵赴行在，分領鄉兵，次於團柏谷，兵敗宵遁，潛身民間。高祖入洛，有詔搜訪，月餘乃出焉，及見戚

張從訓，字德恭。原本是姑臧人，他的祖先是回鶻的别支，跟隨沙陁遷居雲中，後來跟隨後唐武皇在太原安家，從訓就成了太原人。祖父君政，曾任雲州長史，認識蕃字，精通佛理。父親存信，曾任河東蕃漢馬步軍都指揮使，武皇賜給他姓名，就像對嫡親一樣眷愛他，前朝史書有他的傳記。天福年間，贈官爲太師、中書令，追封爲趙國公。

從訓閲讀儒家書籍，騎射精絶，一開始任散員大將，天祐年間，統轄數百名沙陁人，駐守壺關十多年，節度使李嗣昭很信任他。莊宗和梁人相持在德勝口，徵召他到前綫，補充爲先鋒游奕使，很快升任雲捷指揮使、檢校司空，莊宗按照自己子侄輩的排行，賜給他名字爲繼鸞。明宗登上皇位前，曾在存信屬下任都押牙，和從訓有交情，登上皇位後，授予從訓石州刺史，恢復他本來的姓名。歷任憲、德二州刺史。

高祖鎮守太原時，爲少帝娶從訓的長女爲妃。從訓在清泰初年被任命爲唐州刺史。三年，高祖起事，從訓禀承後唐末帝的詔命，被徵召到行在所，分領鄉兵，來到團柏谷，戰敗後連夜逃跑，躲藏在民間。高祖進入洛陽，下詔尋找他，一個月後他纔出來，及至相見，因爲親戚的緣

里之故，深加軫惻。尋授絳州刺史、檢校太保，在任數年。天福中，卒於官，年五十二。少帝以后父之故，超贈太尉。

故，特別關懷同情他。不久授予絳州刺史、檢校太保，在任數年。天福年間，在任上去世，年齡五十二歲。少帝因爲他是皇后父親的緣故，破格贈官爲太尉。

弟從恩仕皇朝，爲右金吾衛上將軍，卒。

他的弟弟從恩在本朝做官，任右金吾衛上將軍，去世。

## 李繼忠

李繼忠，字化遠，後唐昭義軍節度使、兼中書令嗣昭之第二子。嗣昭，《唐書》有傳。繼忠少善騎射，從父征討有功，莊宗手制授檢校兵部尚書，充感義馬軍指揮使，改潞府司馬，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充安義軍都巡檢使。天成中，自北京大內皇城使轉河東行軍司馬，入爲右驍衛將軍。未幾，授成德軍司馬，加檢校司徒。

李繼忠，字化遠，後唐昭義軍節度使、兼中書令嗣昭的第二子。嗣昭，《唐書》有傳。繼忠年少時就擅長騎射，跟隨父親征討有功，莊宗親手撰寫制敕授予他檢校兵部尚書，充感義馬軍指揮使，改潞府司馬，加官檢校尚書右僕射，充任安義軍都巡檢使。天成年間，自北京大內皇城使調任河東行軍司馬，入京任右驍衛將軍。不久，授任成德軍司馬，加官檢校司徒。

高祖即位，二年三月，授沂州刺史，加檢校太保，尋移棣州刺史，繼忠舊苦風痹，皆辭以地遠，乃授單州刺史，仍加輸忠奉國功臣。三年，入爲右神武統軍。四年三月，出領隰州。七年八月，移刺澤州。開運元年，復入爲右監門大將軍。三年秋，以疾卒於東京，年五十一。

高祖登上皇位，二年三月，任命他爲沂州刺史，加官檢校太保，很快調任棣州刺史，繼忠長期苦於風痹病，這兩次任命他都以地遠推辭，於是授予他單州刺史，照例加賜輸忠奉國功臣名號。三年，入京任右神武統軍。四年三月，出京主管隰州。七年八月，調任澤州刺史。開運元年，又入京任右監門大將軍。三年秋，因病在東京去世，年齡五十一歲。

始繼忠母楊氏善治産，平生積財巨萬。及高祖建義於太原，楊已終，繼忠舉族家於晋陽。時以諸軍方困，契丹援兵又至，高祖乃使人就其第，疏其複壁，取其舊積，所獲金銀紈素甚廣，至於巾履瑣屑之物，無不取足。高祖既濟大事，感而奇之，故車駕入洛，繼忠雖有舊恙，連領大郡，皆楊氏之力也。

當初繼忠的母親楊氏善於經營，一生中積累了很大一筆財富。等高祖在太原起事時，楊氏已去世，繼忠全家人在晋陽安家。當時因爲各軍正被圍困，契丹的援兵又到了，高祖就派人到他家，掘開夾壁，取走楊氏過去積累的財富，獲得的金銀絲綢很多，甚至巾幅鞋子等瑣細的東西，應有盡有。高祖成就大業後，深感她了不起，因此高祖進入洛陽後，繼忠雖然有老毛病，却連連主管大郡事務，這都是楊氏的功勞。

## 李頃

李頃，陳州項城人，即河陽節度使、兼侍中罕之子也。罕之，《梁書》有傳。唐光啓中，罕之與河南張全義爲仇，交相攻擊，罕之兵敗，北投太原，武皇以澤州處之，罕之將

李頃，陳州項城縣人，就是河陽節度使、兼侍中罕之的兒子。罕之，《梁書》有傳。唐光啓年間，罕之和河南張全義結仇，互相攻打，罕之兵敗，往北投靠太原，武皇委任他到澤州任職，罕之將要去上任時，留下李頃作爲人質。當

赴任，留頊爲質焉。時莊宗未弱冠，因與頊游處，甚相昵狎。光啓初，罕之自澤州襲據潞州，送款於梁，武皇以頊父叛，將殺之，莊宗密與駿騎，使逃出境，頊遂奔河南。梁祖以其父子歸己，委遇甚厚。天復中，梁祖自鳳翔送唐昭宗歸長安，留軍萬人，命侄友倫與頊總之，以宿衛爲名。及梁祖逼禪，累掌禁兵，倚爲肘腋。庶人友珪立，授頊檢校尚書右僕射、右羽林統軍。梁末帝之誅友珪，頊預其謀，尋歷隨州刺史，復爲右羽林統軍。同光初，莊宗入汴，召頊見之，莊宗忻然，授衛州刺史，加光禄大夫、檢校太保。明宗朝，授衍州刺史。長興中，檢校太傅、右神武統軍。高祖即位之二年，加特進、檢校太尉、右領軍衛上將軍。三年，進封開國伯。五年，遷左領軍衛上將軍。尋以病卒，年七十。制贈太師。頊性温雅，不暴虐，凡刺郡統衆，頗有畏愛，及卒，人甚惜之。

子彦弼，在太原日，因頊走歸梁朝，武皇怒，下蠶室加熏腐之刑，後籍於内侍省卒焉。

時莊宗尚未成人，因而和李頊玩樂，互相很親密。光啓初年，罕之從澤州偷襲并占據了潞州，向後梁投誠，武皇因李頊的父親叛變，準備殺掉李頊，莊宗秘密交給他駿馬，讓他逃出轄區，李頊就投奔到河南。梁太祖因爲他們父子都歸順了自己，對待他們很優厚。天復年間，梁太祖從鳳翔送唐昭宗回長安，留下士兵一萬人，命令侄子友倫和李頊統管他們，以宿衛爲名。等到梁太祖逼迫唐昭宣帝退位後，他多次掌管禁軍，被看作親信。庶人友珪繼承皇位，授予李頊檢校尚書右僕射、右羽林統軍。後梁末帝誅殺友珪，李頊參與了謀劃，很快歷任隨州刺史，再度擔任右羽林統軍。同光初年，莊宗進入汴京，召來李頊相見，莊宗很快樂，授予衛州刺史，加官光禄大夫、檢校太保。明宗朝，授任衍州刺史。長興年間，爲檢校太傅、右神武統軍。高祖登上皇位的第二年，給他加官特進、檢校太尉、右領軍衛上將軍。三年，進封開國伯。五年，升任左領軍衛上將軍。不久因病去世，年齡七十歲。高祖下制書追贈他爲太師。李頊性情温文爾雅，不暴虐，大凡主管州郡統領軍隊，都很令人敬愛，他去世後，人們都很惋惜。

他的兒子彦弼，在太原時，因爲李頊逃往梁朝，武皇惱怒，將他打進蠶室獄中受了宫刑，後來列名在内侍省，去世。

**周光輔**

周光輔，太原人，後唐蕃漢馬步總管、幽州節度使德威之長子也。德威，有傳在《唐書》。光輔年甫十歲，補幽州中軍兵馬使，有成人之志，德威以牙軍委之，麾下咸取决焉。及長，體貌魁偉，練於戎事。父卒，授嵐州刺史，從莊宗平梁，遷檢校尚書左僕射、汝州防禦使，仍賜協謀定亂功臣。天成初，移汾州。四年，入爲右監門衛大將軍。長興、清泰中，歷陳、懷、磁三郡，繼加檢校司徒。高祖即位，授蔡州刺史，歲餘，卒於郡，時年三十五。贈太保。光輔以功

周光輔，太原人，後唐蕃漢馬步總管、幽州節度使德威的長子。德威，在《唐書》中有傳。光輔剛滿十歲時，補爲幽州中軍兵馬使，有成年人的志向，德威將牙軍交給他，下屬全都服從他的决斷。等長大後，身材魁梧，熟知軍事。父親去世後，他被任命爲嵐州刺史，跟隨莊宗平定後梁，升任檢校尚書左僕射、汝州防禦使，照例賜給協謀定亂功臣稱號。天成初年，調任到汾州。四年，入京任右監門衛大將軍。長興、清泰年間，歷任陳、懷、磁三郡，接着加官檢校司徒。高祖登上皇位，授予他蔡州刺史，一年多後，在蔡州去世，當時年僅三十五歲。追贈爲太保。光輔作爲功臣的兒子，歷任幾郡都没有胡作非爲，

臣子，歷數郡皆無濫政，竟善終於官，雖享年不永，亦可嘉也。

光輔有弟數人，光貞歷義、乾二州刺史，入爲諸衛將軍。光遜繼爲蔡州刺史。光贊任青州行軍司馬，及楊光遠叛滅，貶商州司馬，會赦徵還，尋卒於家。

最終平安地死在任上，雖然壽命不長，但也值得誇贊。

光輔有幾個弟弟，光貞歷任義、乾二州刺史，入京任諸衛將軍。光遜接任蔡州刺史。光贊任青州行軍司馬，等到楊光遠作亂被消滅後，貶他爲商州司馬，遇上赦免被召回，不久在家去世。

**符彦饒**

符彦饒，唐莊宗朝蕃漢總管存審之第二子也。存審，《唐書》有傳。彦饒少驍勇，能騎射。唐天祐十五年冬，莊宗與梁大戰於胡柳陂，彦饒與弟彦圖俱從其父血戰有功，莊宗壯之，因用爲騎將。同光中，以功授曹州刺史。明宗即位，改刺沂州。天成中，屯守梁園，會起軍北戍塞下，時有偏校以宣武乏帥，迫彦饒爲之，彦饒紿許其請，明日，殺爲惡者奏之，時人嘉其方略。長興中，爲金州防禦使，爲政甚有民譽，其後累遷節鎮。天福初，爲滑州節度使，累官至檢校太傅。二年七月，范延光據鄴都叛，朝廷遣侍衛馬軍都指揮使白奉進率騎軍三千，屯於州之開元寺。一日，彦饒與奉進因事忿争於牙署，事具《奉進傳》中。是時，奉進厲聲曰："爾莫是與范延光同反耶?"拂衣而起，彦饒不留，帳下介士大譟，擒奉進殺之。奉進從騎散走，傳呼於外。時步軍都校馬萬、次校盧順密聞奉進被害，即率其部衆攻滑之子城，執彦饒以出。遣裨校方太拘送闕下，行及赤岡南，高祖遣中使害於路左。

符彦饒，後唐莊宗朝蕃漢總管存審的第二子。存審，《唐書》有傳。彦饒從小就很英勇，擅長騎射。唐天祐十五年冬，莊宗和後梁在胡柳陂大戰，彦饒和弟弟彦圖都跟隨父親血戰有功，莊宗認爲他很勇猛，任用他爲騎軍將領。同光年間，因功授任曹州刺史。明宗登上皇位，改爲沂州刺史。天成年間，駐守梁園，正碰上調兵向北戍守邊塞，當時有偏校因爲宣武缺乏主帥，逼迫彦饒出任，彦饒假裝答應他的請求，第二天，殺掉作惡的人後上奏，當時人都贊揚他的計謀。長興年間，任金州防禦使，處理政事深得百姓稱道，此後積功升任節度使。天福初年，他擔任滑州節度使，積功升官至檢校太傅。二年七月，范延光占據鄴都作亂，朝廷派侍衛馬軍都指揮使白奉進率騎軍三千，駐扎在滑州的開元寺中。有一天，彦饒和奉進因故在衙署激烈争吵，事情詳細記載在《奉進傳》中。當時，奉進厲聲説："莫非你要和范延光一起造反嗎?"拂衣而起，彦饒并不挽留，帳下披甲士兵大聲起哄，捉住奉進將他殺死。隨同奉進來的騎兵四散而逃，到外面招呼人馬。當時步軍都校馬萬、次校盧順密聽説奉進遇害，就率領部隊攻打滑州的内城，將彦饒抓出城去。派裨校方太押送到京，走到赤岡南面，高祖派宦官把彦饒在路旁害死。

**羅周敬**

羅周敬，字尚素，鄴王紹威之第三子也。紹威，《梁書》有傳。周敬幼聰明，八歲學爲詩，往往傳於人口，起家授檢校尚書禮部員外郎。梁乾化中，以兄周翰節制滑臺，卒於

羅周敬，字尚素，鄴王紹威的第三子。紹威，在《梁書》中有傳。周敬從小聰明，八歲學做詩，往往受到人們傳頌，從家中徵召他出來授任檢校尚書禮部員外郎。後梁乾化年間，因兄長周翰節制滑臺，在任上去世，就命周敬繼任，

官，乃以周敬繼之，命爲兩使留後，尋正授旄鉞，時年十歲。未幾，改授許州節度使，繼加檢校尚書左僕射。逾三年，徵授秘書監、檢校司空、駙馬都尉，尚梁普安公主，旋移光禄卿。莊宗即位，歷左右金吾大將軍。初，唐天祐中，紹威嘗建第於洛陽福善里，及莊宗入洛，以梁租庸使趙巖宅賜明宗。同光中，明宗在洛，以趨内稍遠，乃召周敬議易其第，周敬諾之。後明宗即位，一日夢中見一人，儀形瑰秀，若素識者，夢中問曰："此得非前宅主羅氏子?"及寤，訪其子孫，左右對曰："周敬見列朝廷。"召至，果符夢中所見。明宗謂侍臣曰："朕不欲使大勳之後久無土地。"因授同州節度使，加檢校太保。長興中，入爲左監門衛上將軍，四遷諸衛上將軍。天福二年卒，時年三十二。贈太傅。

任命他爲兩使留後，不久正式授任節度使，當時他年僅十歲。不久，改授許州節度使，接着加官檢校尚書左僕射。過了三年，徵召他爲秘書監、檢校司空、駙馬都尉，匹配後梁普安公主，很快調任光禄卿。莊宗登上皇位，他歷任左右金吾大將軍。當初，唐天祐年間，紹威曾在洛陽福善里建造住宅，等莊宗進入洛陽，就將後梁租庸使趙巖的住宅賜給明宗。同光年間，明宗在洛陽，因住宅到皇宫有點遠，就召見周敬商量交换住宅，周敬答應了他。後來明宗登上皇位，有一天夢見一個人，儀表俊秀，就像素來相識的人，夢中問道："這人難道不是前宅主羅氏的兒子嗎?"醒來後，尋訪他的子孫，左右侍臣回答說："周敬現在就在朝廷做官。"召他前來，果然和夢見的人相符。明宗告訴侍臣說："我不想讓大功臣的後代長期不能享有領地。"因而授予他同州節度使，加官檢校太保。長興年間，入京爲左監門衛上將軍，四次升任諸衛上將軍。天福二年去世，當時年僅三十二歲。追贈爲太傅。

## 鄭琮

鄭琮，太原人也。始事唐武皇爲五院軍小校，屢有軍功。莊宗在河上，爲馬步都虞候。戎伍之事，一睹不忘，凡所詰問，應答如流，故所在知名。唐同光末，從明宗伐魏州，時軍情有變，明宗退守魏縣，未知趨向。安重誨將徵兵于四方，琮在帳前，歷數諸道屯軍及主將姓名，附口傳檄，相次而至。明宗即位，嘉其功，授防州刺史，秩滿，父老請留。三年八月，授左羽林統軍。唐長興二年二月，出刺武州。高祖即位，復居環衛，久之，以俸薄家貧，鬱鬱不得志。天福中，以疾終于官。贈司徒。

鄭琮，太原人。最初侍奉唐武皇爲五院軍小校，屢次立下戰功。莊宗在黄河上游時，他任馬步都虞候。行軍打仗之事，過目不忘，對所有問難，都應答如流，因此他所到之處都很有名。後唐同光末年，跟隨明宗討伐魏州，當時軍情有變，明宗退守魏縣，不知該到什麼地方。安重誨打算向四方徵兵，鄭琮在帳前，一一列舉各道駐軍和主將姓名，按照他的口述傳送檄文，各地軍隊相繼趕到。明宗登上皇位，嘉獎他的功勞，授予防州刺史，任期滿後，當地父老鄉親請求他留任。三年八月，授任左羽林統軍。後唐長興二年二月，出任武州刺史。高祖登上皇位，他再度在環衛部門任職，過了很久，因俸禄微薄家境貧寒，鬱鬱寡歡，很不得意。天福年間，因病在任上去世。追贈爲司徒。

# 舊五代史卷九十二(晉書十八)

## 列傳第七

### 姚顗

姚顗，字伯真，京兆萬年人。曾祖希齊，湖州司功參軍。祖宏慶，蘇州刺史。父荆，國子祭酒。顗少蠢，敦厚，靡事容貌，任其自然，流輩未之重，唯兵部侍郎司空圖深器之，以女妻焉。顗性仁恕，多爲僕妾所欺，心雖察之，而不能面折，終身無喜怒。不知錢百之爲陌，黍百之爲銖，凡家人市貨百物，入增其倍，出減其半，不詢其由，無擔石之儲，心不隕穫。

姚顗，字伯真，京兆萬年縣人。曾祖父姚希齊，曾任湖州司功參軍。祖父姚宏慶，曾任蘇州刺史。父親姚荆，曾任國子祭酒。姚顗年少時愚魯，樸實憨厚，不講究打扮，隨其自然，一般人都不重視他，衹有兵部侍郎司空圖却很器重他，把女兒嫁給他爲妻。姚顗生性仁慈寬恕，經常被僕妾欺騙，他内心雖已察覺，却不當面責罵，他一輩子從未流露過歡喜與憤恨的神色。不知道一百文錢就是一陌，一百粒小米就等於一銖，大凡家人買賣百貨，買進時增加一倍的價錢，賣出時減少一半的價錢，他都不詢問原因，家中没有儲備一擔糧食，他也不爲收成好壞擔心。

唐末，隨計入洛，出游嵩山，有白衣丈夫拜于路側，請爲童僕。顗辭不納。乃曰："鬼神享于德，君子孚于信，余則鬼也，將以托賢者之德，通化工之信，幸無辭焉。昔余掌事陰府，承命攝人之魂氣，名氏同而其人非，且富有壽算，復而歸之，則筋骸已敗，由是獲譴，使不得爲陽生。公中夏之相輔也，今爲謁中天之祠，若以某姓名求之，神必許諾。"顗因爲之虔禱而還，白衣迎于山下，曰："余免其苦矣。"拜謝而退。顗次年擢進士第。

唐朝末年，他跟隨計吏來到洛陽，前去游覽嵩山，有白衣男子在路旁跪拜，請求給他當僮僕。姚顗拒不接受。他就說："鬼神以恩德博取祭祀，君子憑信譽讓人信服，我是鬼，打算依賴賢人的恩德，獲取創造萬物的天神的信賴，希望您不要拒絶。過去我在陰曹地府供職，奉命攝取人的靈魂，姓名相同却非一人，而且他壽命還很長，我把攝來的靈魂送還他時，他的身體已經腐爛，我因此受到處分，讓我不能成爲陽世的生靈。您是中原的宰相，請您這次爲我拜訪中天之神祠，如果用我的姓名向他祈禱，神靈必定答應。"姚顗就爲他虔誠禱告後下山，白衣男子在山下迎接他，說道："我解脱苦海了。"叩拜感謝後退走。姚顗在第二年考中進士。

梁貞明中，歷校書郎、登封令、右補闕、禮部員外郎，召入翰林，累

後梁貞明年間，姚顗歷任校書郎、登封令、右補闕、禮部員外郎，召進翰林院任職，積功升

遷至中書舍人。唐莊宗平梁，以例貶復州司馬，歲餘牽復，授左散騎常侍，歷兵吏部侍郎、尚書左丞。唐末帝即位，講求輔相，乃書朝中清望官十餘人姓名置於瓶中，清夜焚香而挾之，既而得盧文紀與顗，遂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制前一日，嵩山白衣來謁，謂顗曰："公明日爲相。"其言無差，冥數固先定矣。

遷到中書舍人。後唐莊宗平定後梁，照例將他貶爲復州司馬，一年之後復官，授任左散騎常侍，歷任兵吏部侍郎、尚書左丞。後唐末帝登上皇位，尋求輔佐大臣，就書寫朝廷中聲望很高的十餘名官員的姓名放進瓶中，在清静的夜晚焚香抽取，結果抽到盧文紀和姚顗，於是拜任姚顗爲中書侍郎、平章事。下達制敕前一天，嵩山白衣男子來訪，告訴姚顗説："您明天就成爲宰相。"他的話没有説錯，大約冥冥之中自然有天意預先安排好了。

高祖登極，罷相爲刑部尚書，俄遷户部尚書。天福五年冬卒，年七十五。贈左僕射。子惟和嗣。顗疏于財，而御家無術，既死，斂葬之資不備，家人俟賻物及鬻第方能舉喪而去。士大夫愛其廉而笑其拙。

高祖登上皇位，他被罷免宰相改任刑部尚書，很快調任户部尚書。天福五年冬去世，年齡七十五歲。追贈他爲左僕射。兒子惟和繼嗣。姚顗不善理財，而且治家無術，他死後，喪葬費用都不够，家人等着朝廷賜給的安葬費和賣掉房屋，纔得以出殯安葬。士大夫喜愛他的廉潔而嘲笑他的迂拙。

### 吕琦

吕琦，字輝山，幽州安次人也。祖壽，瀛州景城主簿。父兗，滄州節度判官，累至檢校右庶子。劉守光攻陷滄州，琦父兗被擒，族之。琦時年十五，爲吏追攝，將就戮焉。有趙玉者，幽、薊之義士也，久游于兗之門下，見琦臨危，乃紿謂監者曰："此子某之同氣也，幸無濫焉。"監者信之，即引之俱去。行一舍，琦困于徒步，以足病告，玉負之而行，逾數百里，因變姓名，乞食于路，乃免其禍。年弱冠，以家門遇禍，邈無所依，乃勵志勤學，多游於汾、晋。

吕琦，字輝山，幽州安次縣人。祖父吕壽，曾任瀛州景城縣主簿。父親吕兗，曾任滄州節度判官，積功升遷到檢校右庶子。劉守光攻占滄州，吕琦的父親吕兗被活捉，全家被處死。吕琦當年十五歲，被官吏追捕，即將被處斬。有個叫趙玉的人，是幽、薊一帶的義士，長期在吕兗門下做客，看見吕琦面臨死難，就騙看守説："這個人是我的兄弟，希望不要濫殺無辜。"看守信以爲真，他就領着吕琦一起逃走了。走了三十里，吕琦難以徒步行走，就告訴趙玉自己有腿疾，趙玉背着他行進，走過數百里地，隨即改變姓名，沿路乞討，纔得以逃脱大難。吕琦年滿二十，因家中遭受大禍，自己無所依托，就發奮勤學，常常游學於汾、晋之間。

唐天祐中，莊宗方開霸府，翹佇賢士，墨制授琦代州軍事判官，秩滿歸太原，監軍使張承業重琦器量，禮遇尤厚。天成初，拜琦殿中侍御史，遷駕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會河陽帑吏竊財事發，詔軍巡院鞫之。時軍巡使尹訓怙勢納賂，枉直

唐天祐年間，莊宗剛剛敞開圖謀霸業的大門，急切地收納賢士，親自下達制敕授予吕琦代州軍事判官，任期滿後回到太原，監軍使張承業看重吕琦的器度見識，特别優厚地以禮相待。天成初年，拜任吕琦爲殿中侍御史，升任駕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正碰上河陽掌管錢庫的官吏盗竊錢財的事情敗露，下詔命令軍巡院審查

相反，俄有訴冤於闕下者，詔琦按之，既驗其奸，乃上言請治尹訓，沮而不行。琦連奏不已，訓知其不免，自殺於家，其獄遂明，蒙活者甚衆，自是朝廷多琦之公直。

此案。當時軍巡使尹訓依仗權勢接受賄賂，對是非曲直的處罰恰好相反，不久有人到京城喊冤，下詔命吕琦審理此案，驗明尹訓的罪狀後，就上奏請求懲治尹訓，受到阻撓而没有懲處。吕琦連續不停地上奏，尹訓知道自己難逃法網，就在家中自殺，這件案子終於真相大白，得以活命的人很多，從此朝廷就贊揚吕琦的公正耿直。

高祖建義於太原，唐末帝幸懷州，趙德鈞駐軍于團柏谷，末帝以琦嘗在德鈞幕下，因令齎都統使官告以賜之，且犒其軍焉。及觀軍于北陲，館于忻州，會晋祖降下晋安寨，遣使告于近郡，琦適遇其使，即斬之以聞，尋率郡兵千人間道而歸。高祖入洛，亦弗之責，止改授秘書監而已。天福中，預修《唐書》，權掌選部，皆有能名焉。累遷禮部、刑部、户部、兵部侍郎，階至金紫光禄大夫，爵至開國子。

高祖在太原起義，後唐末帝駕臨懷州，趙德鈞駐軍在團柏谷，末帝因爲吕琦曾在德鈞帳下供職，就命令帶去都統使的委任狀賜給他，同時犒勞他的軍隊。等到在北邊檢閲部隊時，住宿在忻州，正碰上晋祖打下了晋安寨，派使者到附近州郡通報消息，吕琦正巧碰上這個使者，就將他斬殺後奏報上去，不久率領一千名郡兵抄近路趕回。高祖進入洛陽，也没有責怪他，衹是改授爲秘書監罷了。天福年間，他參與編修《唐書》，暫時代管選部，都有能幹的稱譽。積功升禮部、刑部、户部、兵部侍郎，官做到金紫光禄大夫，爵位封到開國子。

琦美丰儀，有器概，雖以剛直聞于時，而内實仁恕。初，高祖謀求輔相，時宰臣李崧力薦琦于高祖，云可大用。高祖數召琦于便殿，言及當世事，甚奇之，方將倚以爲相，忽遇疾而逝，人皆惜之。

吕琦相貌堂堂，氣宇軒昂，雖然因剛正不阿聞名一時，而内心却很慈善。當初，高祖尋求輔佐大臣，當時的執政大臣李崧全力推薦吕琦給高祖，説他可以重用。高祖多次在便殿召見吕琦，和他談到當代大事，對他的才能感到驚奇，正準備委托他擔任宰相，他却突然患病去世，人們都爲他惋惜。

## 梁文矩

梁文矩，字德儀，鄆州人。父景，秘書少監。梁福王友璋好接賓客，文矩少游其門，初試太子校書，轉秘書郎。友璋領鄆州，奏爲項城令，及移鎮徐方，辟爲從事。友璋卒，改兗州觀察判官。時莊宗遣明宗襲據鄆州，文矩以父母在鄆，一旦隔越，不知存亡，爲子之情，戀望如灼，遂間路歸鄆，尋謁莊宗。莊宗喜之，授天平軍節度掌書記，在明宗幕下，明宗歷汴、恒二鎮，皆隨府遷職。天成初，授右諫議大夫，知宣武

梁文矩，字德儀，鄆州人。父親梁景，曾任秘書少監。後梁福王友璋愛好交結賓客，文矩年少時就在他門下，最初試太子校書，調任秘書郎。友璋掌管鄆州，上奏委任他爲項城令，等到調任鎮守徐州時，徵辟他爲從事。友璋去世，他改任兗州觀察判官。當時莊宗派明宗襲擊并占領了鄆州，文矩因爲父母在鄆州，一旦隔絶，不知存亡，爲子之情，挂念父母，心如火燎，於是走小路回到鄆州，不久就去拜見莊宗。莊宗喜愛他，授予天平軍節度掌書記，在明宗的屬下，明宗歷任汴、恒二鎮，他都隨同到府升任官職。天成初年，授予右諫議大夫，知宣武軍軍州事，歷

軍軍州事，歷御史中丞、吏部侍郎、禮部尚書、西都副留守，判京兆府事，繼改兵部尚書。

任御史中丞、吏部侍郎、禮部尚書、西都副留守，判京兆府事，接着改任兵部尚書。

文矩以嘗事霸府，每懷公輔之望。時高祖自外鎮入覲，嘗薦於明宗曰："梁文矩早事陛下，甚有勤勞，未升相輔，外論慊之。"明宗曰："久忘此人，吾之過也。"尋有旨降命，會丁外憂而止。清泰初，拜太常卿。高祖即位，授吏部尚書，改太子少師。

文矩因爲在莊宗開創霸業時就追隨左右，每每懷有三公輔相的希望。當時高祖從外鎮入京朝見，曾經向明宗推薦道："梁文矩很早就侍奉陛下，勞苦功高，没有升任輔相，朝外的輿論都爲他不平。"明宗説："忘掉此人好久了，這是我的過錯。"不久就有旨任命他，正趕上他遭逢父親的喪事而作罷。清泰初年，拜任太常卿。高祖登上皇位，授予他吏部尚書，改爲太子少師。

文矩喜清静之教，聚道書數千卷，企慕赤松、留侯之事，而服食尤盡其善。後因風痹，上章請退，以太子太保致仕，居洛陽久之。天福八年，以疾卒，時年五十九。贈太子太傅。

文矩熱愛清静無爲的道教，聚集了幾千卷道家典籍，羨慕赤松子、留侯的事迹，服食丹藥尤其盡心盡力。後來因患風痹病，上表請求引退，於是以太子太保的官銜退休，在洛陽居住了很久。天福八年，因病去世，當時年齡五十九歲。追贈他爲太子太傅。

### 史圭

史圭，常山人也。其先與王武俊來於塞外，因家石邑。高祖曾，歷鎮陽牙校。父鈞，假安平、九門令。圭好學工詩，長于吏道。唐光化中，歷阜城、饒陽尉，改房子、寧晋、元氏、樂壽、博陸五邑令。爲寧晋日，擅給驛廪，以貸飢民，民甚感之。及爲樂壽令，里人爲之立碑。同光中，任圜爲真定尹，擢爲本府司録，不應命。郭崇韜領其地，辟爲從事，及明宗代崇韜，以舊職縻之。

史圭，常山人。他的祖先同王武俊一起來到塞外，因而在石邑安家。高祖父史曾，歷任鎮陽牙校。父親史鈞，代領安平、九門縣令。史圭好學工詩，善於處理政事。唐光化年間，他歷任阜城、饒陽尉，升任房子、寧晋、元氏、樂壽、博陸五個縣的縣令。任寧晋縣令時，擅自將官倉中的糧食借貸給飢民，老百姓很感激他。等到任樂壽縣令時，當地人爲他樹碑立傳。同光年間，任圜任真定尹，擢升他爲本府司録，他没有接受任命。郭崇韜主管該地，徵辟他爲從事，等明宗接替崇韜後，以前職網羅了他。

明宗即位，入爲文昌正郎，安重誨薦爲河南少尹，判府事，尋命爲樞密院直學士。時圭以受知於重誨，重誨奏令圭與同列閻至俱升殿侍立，以備顧問，明宗可之。尋自左諫議大夫拜尚書右丞，有入相之望。圭敏于吏事，重誨本不知書，爲事剛愎，每於明宗前可否重務，圭恬然終日，不能剖正其事。長興中，重誨既誅，圭出爲貝州刺史，未幾罷免，退歸常山。

明宗登上皇位，他進京任文昌正郎，安重誨推薦他爲河南少尹，判府事，不久任命他爲樞密院直學士。當時史圭因爲受到重誨賞識，所以重誨上奏讓他和同一職務的閻至一起上殿侍立，以便皇帝咨詢，明宗批准了這一請求。很快從左諫議大夫拜任他爲尚書右丞，大有晋升宰相的希望。史圭對政事很謹慎，重誨本來没有讀過書，做起事來剛愎自用，常常在明宗面前贊成或否决重要事務，史圭成天安閑，却不能剖析糾正他的做法。長興年間，重誨被處死後，史圭出任貝州

由是閉門杜絶人事，雖親戚故人造者不見其面，每游别墅，則乘婦人氈車以自蔽匿，人莫知其心。

高祖登極，徵爲刑部侍郎，判鹽鐵副使，皆宰臣馮道之奏請也。始圭在明宗時爲右丞，權判銓事，道在中書，嘗以堂判衡銓司所注官，圭怒，力争之，道亦微有不足之色；至是圭首爲道所舉，方愧其度量遠不及也。旋改吏部侍郎，分知銓事，而圭素厲廉守節，大著公平之譽。

圭前爲河南少尹日，有嵩山術士遺圭石藥如斗，謂圭曰："服之可以延壽，然不可中輟，輟則疾作矣。"圭後服之，神爽力健，深寶惜焉。清泰末，圭在常山，遇祕瓊之亂，時貯於衣笥，爲賊所劫，後不復得。天福中，疾生胸臆之間，常如火灼，圭知不濟，求歸鄉里，詔許之。及涉河，竟爲藥氣所蒸，卒於路，歸葬石邑，時年六十八。

### 裴皥

裴皥，字司東，系出中眷裴氏，世居河東爲望族。皥容止端秀，性卞急，剛直而無隱，少而好學，苦心文藝，雖遭亂離，手不釋卷。唐光化三年，擢進士第，釋褐授校書郎，歷諫職。梁初，當路推其文學，遷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唐莊宗時，擢爲禮部侍郎，後以語觸當事，改太子賓客，旋授兵部尚書，以老致仕。天福初，起爲工部尚書，復告老，以右僕射致仕。皥累知貢舉，稱得士，宰相馬裔孫、桑維翰皆其所取進士也。後裔孫知貢舉，率新進士謁皥，皥喜，爲詩曰："詞場最重是持衡，天遣愚

刺史，不久被罷免，回到常山。從此關緊大門不和人交往，即使親戚朋友登門也不相見，每逢到别墅游玩，就乘坐女人用的氈車以遮掩自己，人們都不瞭解他的用意。

高祖登上皇位，徵召他爲刑部侍郎，判鹽鐵副使，都是執政大臣馮道上奏請求的緣故。當初史圭在明宗朝任右丞，暫時代管銓選官吏，馮道在中書省，曾因當堂裁决銓選部門注授的官吏，史圭惱怒，努力抗争，馮道也稍有不滿的神色；到現在史圭最先受到馮道的推薦，纔悔恨自己的度量遠遠比不上馮道。不久改任吏部侍郎，分管量才授官事務，史圭向來廉潔守法，公平正直的聲譽廣泛傳揚。

史圭前任河南少尹時，有嵩山道士送史圭一塊像斗形的石藥，告訴史圭説："服下它可以延年益壽，但是不能中途停服，如果停服就會生病。"史圭後來服用了它，精神爽朗體力充沛，備加珍愛這塊石藥。清泰末年，史圭在常山，遇到祕瓊作亂，當時他將石藥藏在衣袋中，被盜賊搶走，後來再也没有得到。天福年間，疾病發生在心臟間，時常如火燒灼，史圭知道自己不行了，請求退居故鄉，皇帝下詔批准了他的請求。等渡過黄河時，竟然被藥氣攻心，在途中去世，送回石邑安葬，當時年齡六十八歲。

裴皥，字司東，族系出自外戚裴氏，世代居住河東，是當地有名的大家族。裴皥相貌秀雅舉止端莊，生性急躁，剛直而坦誠，年少時就好學，對寫作很用心，即使遭遇戰争流浪避難時，他也手不釋卷。唐光化三年，考中進士，脱去布衣出任校書郎，歷任諫官。後梁初期，當權者看重他的文才學識，提升他爲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後唐莊宗時，擢升他爲禮部侍郎，後來因言辭觸怒當權者，改任太子賓客，很快又授予兵部尚書，因年老退休。天福初年，起任工部尚書，再次因年老請求引退，就以右僕射名銜退休。裴皥多次知貢舉，以選取人才著稱，宰相馬裔孫、桑維翰都是他取中的進士。後來裔孫知貢舉，帶領新進士拜訪裴皥，裴皥欣喜，作詩道："詞場

夫受盛名，三主禮闈年八十，門生門下見門生。”當世榮之。桑維翰嘗私見皡，皡不爲迎送，人問之，皡曰：“我見桑公于中書，庶僚也；今見我于私第，門生也。”人以爲允。卒年八十五。贈太子太保。

最重是持衡，天遣愚夫受盛名。三主禮闈年八十，門生門下見門生。”當時都覺得他榮耀。桑維翰曾經私下拜見裴皡，裴皡并不迎接和送行，有人問起此事，裴皡説：“我在中書拜見桑公，因爲我是一般官員；現在他到我家相見，因爲他是我的門生。”人們認爲他做得恰當。他去世時年齡八十五歲。追贈爲太子太保。

## 吴承範

吴承範，字表微，魏州人也。父瓊，右金吾衛將軍，累贈太子少保。承範少好學，善屬文。唐閔帝之鎮鄴都也，聞其才名，署爲賓職，承範懇求隨計，閔帝許之。長興三年，擢進士第。及閔帝即位，授左拾遺。清泰二年，以本官充史館修撰，與同職張昭等共修《明宗實録》，轉右補闕，依前充職。高祖革命，遷尚書屯田員外郎、知制誥。天福三年，改樞密院直學士，未幾，自祠部郎中、知制誥召充翰林學士，正拜中書舍人，賜金紫。少帝嗣位，遷禮部侍郎，知貢舉，尋遘疾而卒，年四十二。贈工部尚書。

吴承範，字表微，魏州人。父親吴瓊，曾任右金吾衛將軍，屢屢贈官到太子少保。承範年少好學，擅長寫文章。後唐閔帝鎮守鄴都時，聽到他的才名，將他署爲幕賓，承範懇切地請求讓自己隨意謀生，閔帝答應了他的請求。長興三年，他考中進士。等到閔帝登上皇位時，授予他左拾遺。清泰二年，以本官充史館修撰，和同一職務的張昭等共同編修《明宗實録》，轉官爲右補闕，依舊充任先前的職務。高祖接替皇位，提升他爲尚書屯田員外郎、知制誥。天福三年，改任樞密院直學士，不久，從祠部郎中、知制誥召充翰林學士，正式拜任中書舍人，賜金紫。少帝繼承皇位，他升任禮部侍郎，知貢舉，不久患病去世，年齡四十二歲。追贈他爲工部尚書。

承範温厚寡言，善希人旨，桑維翰、李崧尤重之，嘗薦于高祖，云可大用。承範知之，持重自養，雖遇盛夏，而猶服襦袴，加之以純綿，蓋慮有寒濕之患也。然竟不獲其志，其命也夫。

承範生性温厚，寡言少語，善於迎合别人的心意，桑維翰、李崧特别器重他，曾經向高祖推薦，説他可以重用。承範知道這些後，穩重地自求保養，即使在盛夏，他也穿着短襖套褲，外加純棉衣衫，大約擔心有寒冷潮濕的危害吧。然而終究没有稱心如意，大概這就是命運吧！

## 盧導

盧導，字熙化，其先范陽人也。祖伯卿，唐殿中侍御史。父如晦，國子監丞，贈户部侍郎。導少而儒雅，美詞翰，善談論。唐天祐初，登進士第，釋褐除校書郎，由均州鄖鄉縣令入爲監察御史，三遷職方員外郎，充史館修撰，改河南縣令、禮部郎中，賜紫，轉右司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以病免，閒居於漢上，久之。

盧導，字熙化，他的祖先是范陽人。祖父伯卿，爲唐殿中侍御史。父親如晦，曾任國子監丞，贈官户部侍郎。盧導年少時温文爾雅，文章優美，擅長談論。唐天祐初年，考中進士，脱去布衣出任校書郎，自均州鄖鄉縣令進京任監察御史，三次晋升職方員外郎，充史館修撰，改河南縣令、禮部郎中，賜紫，轉右司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因病免職，在漢水邊閑居，過了很久。天成年間，以原官召他回朝，拜任右諫議大

天成中，以本官徵還，拜右諫議大夫。長興末，爲中書舍人，權知貢舉。明年春，潞王自鳳翔擁大軍赴闕，唐閔帝奔于衛州，宰相馮道、李愚集百官于天宫寺，將出迎潞王。時軍衆離潰，人情奔駭，百官移時未有至者。導與舍人張昭先至，馮道請導草勸進箋，導曰："潞王入朝，郊迎可也；若勸進之事，安可造次。且潞王與主上，皆太后之子，或廢或立，當從教令，安得不稟策母后，率爾而行！"馮道曰："凡事要務實，勸進其可已乎？"導曰："今主上蒙塵在外，遽以大位勸人，若潞王守道，以忠義見責，未審何詞以對！不如率群臣詣宫門，取太后進止，即去就善矣。"道未及對，會京城巡檢安從進報曰："潞王至矣，安得百僚無班？"即紛然而去。是日，潞王未至，馮道等止于上陽門外，又令導草勸進箋，導執之如初。李愚曰："舍人之言是也，吾輩信罪人矣。"導之守正也如是。晋天福中，由禮部侍郎遷尚書右丞，判吏部尚書銓事，秩滿，拜吏部侍郎。六年秋，卒於東京，時年七十六。

夫。長興末年，爲中書舍人，權知貢舉。第二年春，潞王從鳳翔率大軍到京，後唐閔帝逃到衛州，宰相馮道、李愚聚集衆官僚到天宫寺，準備出城迎接潞王。當時軍隊潰散，人心惶恐不安，時間已過衆官僚却無人到來。盧導和舍人張昭來得最早，馮道請盧導起草勸請潞王登皇位的表箋，盧導説："潞王來到朝廷，到郊外迎接他就行了；至於鼓動他登上皇位的事情，怎能草率從事。况且潞王和皇上，都是太后的兒子，廢誰立誰，應該遵照她的指令，怎麽能不將策立新皇帝之事禀告太后，就輕易行事呢！"馮道説："大凡做事都要講求實際，勸他登皇位之事能够避免嗎？"盧導説："現在皇上逃亡在外，就忙於用皇位誘導别人，如果潞王遵守道義，指責我們不忠不義，就不知道該用什麽言詞應對了！不如率領衆臣僚前往宫門，請求太后决斷，我們再去迎接太后指定的君王。"馮道還没有來得及回答，就碰上京城巡檢安從進通報説："潞王到了，衆官僚怎能不列隊迎接呢？"於是紛紛前去。這天，潞王没有到來，馮道等人停在上陽門外，又讓盧導起草勸請潞王登皇位的表箋，盧導堅持當初的看法。李愚説："舍人的話是對的，我們的確是罪人了。"盧導就是這樣堅持正義的。後晋天福年間，他由禮部侍郎升任尚書右丞，判吏部尚書銓事，任期滿後，拜任吏部侍郎。六年秋，在東京去世，當時年齡七十六歲。

## 鄭韜光

鄭韜光，字龍府，洛京河清人也。曾祖綑，爲唐宰相。祖祗德，國子祭酒，贈太傅。父顥，河南尹，贈太師。其先世居滎陽，自隋、唐三百餘年，公卿輔相，蟬聯一門。韜光，唐宣宗之外孫，萬壽公主之所出也，生三日，賜一子出身，銀章朱紱。及長，美容止，神爽氣澈，不妄喜怒，秉執名節，爲甲族所稱。自京兆府參軍歷秘書郎、集賢校理、太常博士、虞部比部員外郎、司門户部郎中、河南京兆少尹、太常少卿、諫議大夫、

鄭韜光，字龍府，洛京河清人。曾祖父鄭綑，爲唐宰相。祖父鄭祗德，曾任國子祭酒，贈官太傅。父親鄭顥，曾任河南尹，贈官太師。他的祖先世代居住在滎陽，在隋、唐三百多年間，公卿輔相中，接二連三地都有他們家的人。韜光是唐宣宗的外孫，萬壽公主的兒子，生下來三天，就賜給一個子爵的身份，銀質印章紅色綬帶。他長大後，容貌舉止優雅大方，神清氣爽，不隨意歡笑或發怒，堅守名節，受到世家大族的贊揚。他從京兆府參軍歷任秘書郎、集賢校理、太常博士、虞部比部員外郎、司門户部郎中、河南京兆少尹、太常少卿、諫議大夫、給事中。

給事中。梁貞明中，懇求休退，上表漏名，責授寧州司馬。莊宗平梁，遷工、禮、刑部侍郎。天成、長興中，歷尚書左右丞。國初，以户部尚書致仕。自襁褓迨于懸車，凡事十一君，越七十載，所仕無官謗，無私過，三持使節，不辱君命，士無賢不肖，皆恭己接納。晚年背傴，時人咸曰鄭傴不迂。平生交友之中無怨隙，親族之間無愛憎，恬和自如，性尚平簡，及致政歸洛，甚愜終焉之志。天福五年秋，寢疾而卒，年八十。贈右僕射。

**王權**

王權，字秀山，太原人，積世衣冠。曾祖起，官至左僕射、山南西道節度使，册贈太尉，謚曰文懿，唐史有傳。祖龜，浙東觀察使。父蕘，右司員外郎。權舉進士，解褐授秘書省校書郎、集賢校理，歷左拾遺、右補闕。梁祖革命，御史司憲崔沂表爲侍御史，遷兼職方員外郎知雜事。歲餘，召入翰林爲學士，在院加户部郎中、知制誥，歷左諫議大夫、給事中，充集賢殿學士判院事，俄拜御史中丞。唐莊宗平梁，以例出爲隨州司馬，會赦，量移許州。月餘，入爲右庶子，遷户兵吏三侍郎、尚書左丞、禮部尚書判銓。清泰中，權知貢舉，改户部尚書，華資美級，罕不由之。高祖登極，轉兵部尚書。天福中，命權使於契丹，權以前世累爲將相，未嘗有奉使而稱陪臣者，謂人曰：“我雖不才，年今耄矣，豈能遠使於契丹乎！違詔得罪，亦所甘心。”由是停任。先是，宰相馮道使於契丹纔回，權亦自鳳翔册禮使回，故責詞略曰“若以道路迢遥，即鸞閣之台臣亦往；若以筋骸衰减，即鳳翔之册使纔回。

後梁貞明年間，他懇求辭官，所上表章漏掉了姓名，被貶斥爲寧州司馬。莊宗平定後梁，他升任工、禮、刑部侍郎。天成、長興年間，歷任尚書左右丞。本朝初期，他以户部尚書退休。從幼童到退休，他一共侍奉過十一位君主，時間超過七十年，所任官職没有受過官方的責難，自己也没有過失，三次持節出使，没有辱没君王的使命，士大夫不論賢與不賢，他都謙恭地親自接見。晚年背駝，當時人都説鄭傴不迂腐。一生中交結的朋友和他毫無隔閡，親戚之間既無偏愛也無偏恨，恬淡自如，性格傾向平和簡明，等退休回到洛陽後，非常滿意在此安身終老。天福五年秋，卧病去世，年齡八十歲。追贈爲右僕射。

王權，字秀山，太原人，他家連續幾代都是官紳。曾祖父王起，官做到左僕射、山南西道節度使，追贈爲太尉，謚號爲文懿，唐史有傳。祖父王龜，曾任浙東觀察使。父親王蕘，曾任右司員外郎。王權考中進士，脱去布衣出任秘書省校書郎、集賢校理，歷任左拾遺、右補闕。梁祖接替皇位，御史司憲崔沂上表推薦他爲侍御史，升兼職方員外郎知雜事。一年多後，召進翰林院任學士，在翰林院時加官户部郎中、知制誥，歷任左諫議大夫、給事中，充集賢殿學士判院事，不久拜任御史中丞。後唐莊宗平定後梁，照例貶他出京任隨州司馬，遇上赦免，漸漸内調到許州。一個月後，進京任右庶子，升任户部兵部吏部三侍郎、尚書左丞、禮部尚書判銓。清泰年間，權知貢舉，改任户部尚書，肥缺美任，很少有不從他手下過的。高祖登上皇位，調任他爲兵部尚書。天福年間，命令王權出使到契丹，王權因爲他祖祖輩輩多次擔任將相，從來没有奉命出使而向對方自稱臣下的，所以告訴别人説：“我雖然没有本事，年紀又大了，但是哪能遠遠地出使到契丹呢！就算違抗皇命受到懲處，也心甘情願。”因此解除了他的職任。先前，宰相馮道出使契丹剛剛回朝，王權也出任册禮使從鳳翔返回，因此貶斥他的制詞大略説：“如果説路途遥遠，就是朝廷的宰相也已前去；如果説體力下降，却又剛

既黷憲章，須從殿黜”云。其實權不欲臣事契丹，故堅辭之，非避事以違命也。逾歲授太子少傅致仕。六年秋，以疾卒，年七十八。贈左僕射。

剛出任册禮使從鳳翔回來。既已違犯國法，就該停止任職。”其實王權不想向契丹稱臣，因此拒絶出使，并不是因逃避差事而違抗命令。一年後授予他太子少傅的官銜退休。六年秋，因病去世，年齡七十八歲。追贈他爲左僕射。

## 韓惲

韓惲，字子重，太原晉陽人。曾祖俊，唐龍武大將軍。祖士則，石州司馬。父逵，代州刺史。惲世仕太原，昆仲爲軍職，惟惲親狎儒士，好爲歌詩，聚書數千卷。乾寧中，後唐莊宗納其妹爲妃，初爲嫡室，故莊宗深禮其家，而惲以文學署交城、文水令，入爲太原少尹。莊宗平定趙、魏，爲魏州支使。莊宗即位，授右散騎常侍，從駕至洛陽，轉尚書户部侍郎。天成初，改秘書監。俄而馮道爲丞相，與惲有同幕之舊，以惲性謹厚，尤左右之，尋遷禮部尚書。丁内憂，服闋，授户部尚書。明宗晏駕，馮道爲山陵使，引惲爲副使。清泰初，以充奉之勞，授檢校尚書右僕射、絳州刺史，逾年入爲太子賓客。高祖登極，以惲先朝懿戚，深加禮遇，除授貝州刺史。時范延光有跋扈之狀，惲懼其見逼，遲留不敢赴任，高祖不悦，復授太子賓客，尋改兵部尚書。天福七年夏，車駕在鄴，惲病脚氣，卒於龍興寺，時年六十餘。

韓惲，字子重，太原晉陽人。曾祖韓俊，爲唐龍武大將軍。祖父韓士則，曾任石州司馬。父親韓逵，曾任代州刺史。韓惲家世代在太原任職，兄弟都任軍中職務，衹有韓惲親近文人，愛好吟詩，收集了幾千卷書。乾寧年間，後唐莊宗娶他的妹妹爲妃子，最初是正妻，因此莊宗特别優待他家，韓惲因文才學識被任命爲交城、文水縣令，召任太原少尹。莊宗平定趙、魏地區後，他任魏州支使。莊宗登上皇位，授予他右散騎常侍，隨同莊宗到洛陽，調任尚書户部侍郎。天成初年，改爲秘書監。不久馮道任丞相，他和韓惲有同爲幕僚的交情，因韓惲生性謹慎穩重，所以馮道更把他當作左膀右臂，很快提升他爲禮部尚書。遭逢母親的喪事，守喪期滿，授任户部尚書。明宗逝世，馮道爲山陵使，推薦韓惲爲副使。清泰初年，因參與迎奉的功勞，授任檢校尚書右僕射、絳州刺史，一年後進京任太子賓客。高祖登上皇位，因爲韓惲是前朝的外戚，因此優禮相待，任命他爲貝州刺史。當時范延光已有反叛的迹象，韓惲害怕受他逼迫，逗留不敢赴任，高祖很不滿，再次授予太子賓客，不久改任兵部尚書。天福七年夏，皇帝在鄴都時，韓惲患脚氣病，在龍興寺去世，當時年齡六十多歲。

## 李懌

李懌，京兆人也。祖褒，唐黔南觀察使。父昭，户部尚書。懌幼而能文，進士擢第，解褐爲校書郎、集賢校理、清河尉。入梁，歷監察御史、右補闕、殿中侍御史、起居舍人、禮部員外郎、知制誥，换都官郎中，賜緋，召入翰林爲學士，正拜舍人，賜金紫，仍舊内職。莊宗平汴、洛，責授懷州司馬，遇赦，量移孟

李懌，京兆人。祖父李褒，爲唐黔南觀察使。父親李昭，曾任户部尚書。李懌從小就善於作文，考中進士，脱去布衣出任校書郎、集賢校理、清河尉。到後梁，歷任監察御史、右補闕、殿中侍御史、起居舍人、禮部員外郎、知制誥，調任都官郎中，賜緋，召進翰林院任學士，正式拜任舍人，賜金紫，照舊擔任院中職務。莊宗平定汴京、洛陽，將他貶爲懷州司馬，遇到赦免，慢慢内調到孟州，進京任衛尉少卿。天成初年，

州，入爲衛尉少卿。天成初，復拜中書舍人，充翰林學士，在職轉户部侍郎右丞，充承旨。時常侍張文寶知貢舉，中書奏落進士數人，仍請詔翰林學士院作一詩一賦，下禮部，爲舉人格樣。學士竇夢徵、張礪輩撰格詩格賦各一，送中書，宰相未以爲允。夢徵等請懌爲之，懌笑而答曰："李懌識字有數，頃歲因人偶得及第，敢與後生髦俊爲之標格！假令今却稱進士，就春官求試，落第必矣。格賦格詩，不敢應詔。"君子多其識大體。天福中，自工部尚書轉太常卿，歷禮部、刑部二尚書，以多病留司於洛下，不交人事。開運末，遇契丹入洛，家事罄空，尋以疾卒，年七十餘。

再次拜任中書舍人，充翰林學士，在任上轉官户部侍郎右丞，充承旨。當時常侍張文寶知貢舉，中書奏告落選進士數名，請求下詔命翰林學士院作一首詩一篇賦，送交禮部，作爲舉人仿效的樣板。學士竇夢徵、張礪等人撰寫樣詩樣賦各一篇，送交中書，宰相没有認可。夢徵等請求李懌創作，李懌笑着回答説："李懌識字有限，從前藉助别人僥幸考中進士，哪裏敢給後來的英才製作樣本！假使現在我還是進士，到禮部應試，就必定會落選。樣詩樣賦，我不敢接受詔命製作。"君子贊揚他識大體。天福年間，從工部尚書調任太常卿，歷任禮部、刑部二尚書，因體弱多病就在洛下處理公務，不和人交往。開運末年，碰上契丹進入洛陽，他的家財蕩然無存，不久因病去世，年齡七十多歲。

# 舊五代史卷九十三(晋書十九)

## 列傳第八

### 盧質

盧質，字子徵，河南人也。曾祖偲，唐太原府祁縣尉，累贈右僕射。祖衍，唐刑部侍郎、太子賓客，累贈太保。父望，唐尚書司勳郎中，累贈太子少傅。質幼聰慧，善屬文。年十六，陜帥王重盈奏授芮城令，能以色養。又爲同州澄城令，從私便也。秩滿改秘書郎，丁母憂，歸河南故里。天祐三年，北游太原，時李襲吉在武皇幕府，以女妻之。武皇憐其才，承制授檢校兵部郎中，充河東節度掌書記，賜緋魚袋。

盧質，字子徵，河南人。曾祖父盧偲，爲唐太原府祁縣尉，累積贈官到右僕射。祖父盧衍，爲唐刑部侍郎、太子賓客，累積贈官到太保。父親盧望，曾在唐朝任尚書司勛郎中，累積贈官到太子少傅。盧質自幼聰慧，善於作文。十六歲時，陜州主帥王重盈上奏任命他爲芮城令，他能够順從父母臉色盡心孝敬。又任同州澄城令，也是爲了便於奉養父母的緣故。任期滿後改任秘書郎，遭逢母親的喪事，返回河南故鄉服喪。天祐三年，北上來到太原，當時李襲吉在武皇幕府，把女兒嫁給他爲妻。武皇喜愛他的才能，稟承皇帝旨意任命他爲檢校兵部郎中，充河東節度掌書記，賜緋魚袋。

武皇厭代，其弟克寧握兵柄，有嗣襲之望，質與張承業等密謀，同立莊宗爲嗣，有翊贊之功。及莊宗四征，質皆從行。十六年，轉節度判官、檢校禮部尚書。十九年，莊宗將即帝位，命爲大禮使，累加至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右僕射。二十年，授行臺禮部尚書。莊宗既登極，欲相之，質性疏逸，不喜居高位，固辭獲免。尋以本官兼太原尹，充北京留守事，未赴任，改户部尚書、知制誥，充翰林學士承旨。

武皇逝世，他的弟弟克寧掌握兵權，有繼任武皇職位的願望，盧質和張承業等暗中策劃，共同扶立莊宗爲繼承人，他有協助莊宗的功勞。莊宗四次征討時，盧質都隨同前往。十六年，調任節度判官、檢校禮部尚書。十九年，莊宗即將登上皇位時，任命他爲大禮使，因多次有功加官至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右僕射。二十年，授任行臺禮部尚書。莊宗登上皇位後，打算命他做宰相，盧質生性放達，不喜歡擔任高官，因此堅决推辭而没有任命。不久以本官兼太原尹，充北京留守事，但没有赴任，便改爲户部尚書、知制誥，充翰林學士承旨。

同光元年冬，從平大梁，權判租庸事，逾月隨駕都洛，旋有詔權知汴州軍府事。時孔謙握利權，志在聚斂，累移文於汴，配民放絲，質堅論

同光元年冬，跟隨莊宗平定大梁，暫時管理租庸事，一個多月後跟隨莊宗遷都洛陽，很快有詔書命他權知汴州軍府事。當時孔謙手握財權，衹想搜刮錢財，多次發送公文到汴州，向百姓攤

之，事雖不行，時論賞之。俄又改金紫光禄大夫、兵部尚書、知制誥、翰林學士承旨，仍賜論思匡佐功臣。會覆試進士，質以“后從諫則聖”爲賦題，以“堯、舜、禹、湯傾心求過”爲韵，舊例賦韵四平四側，質所出韵乃五平三側，由是大爲識者所誚。

派雜税，盧質堅决反對這樣做，他的意見雖然没有被采納，但當時的輿論對此却很贊賞。不久又改任金紫光禄大夫、兵部尚書、知制誥、翰林學士承旨，并賜號論思匡佐功臣。正趕上復試進士，盧質用“后從諫則聖”爲賦題，用“堯、舜、禹、湯傾心求過”爲韵，按慣例賦韵是四字平聲四字仄聲，盧質出的賦韵是五字平聲三字仄聲，他因此受到詩賦行家的譏諷。

天成元年，制授特進、檢校司空、同州節度使。時宰相馮道以詩餞别，其警句云：“視草北來唐學士，擁旄西去漢將軍。”儒者榮之。明年，改賜耀忠匡定保節功臣，就加檢校司徒。三年，入拜兵部尚書，判太僕卿事。四年，進封開國公。長興二年，授檢校太保、河陽節度使，未幾，移鎮滄州，入爲右僕射。及秦王得罪，奉詔權知河南府事。應順初，遷檢校太傅，正拜河南尹，後改太子少師。清泰末，復爲右僕射。高祖登極，質以微恙分司洛宅。少帝嗣位，拜太子太保。天福七年秋，卒於洛陽，年七十六。累贈太子太師，謚曰文忠。

天成元年，明宗下制敕授予他特進、檢校司空、同州節度使。當時宰相馮道作詩爲他餞行，詩中有警句説：“視草北來唐學士，擁旄西去漢將軍。”文人都覺得他榮耀。第二年，改賜耀忠匡定保節功臣，加官檢校司徒。三年，進京任兵部尚書，判太僕卿事。四年，進封開國公。長興二年，授予檢校太保、河陽節度使，不久，調任鎮守滄州，進京任右僕射。等到秦王犯罪，他奉詔令權知河南府事。應順初年，升任檢校太傅，正式任命爲河南尹，後來改爲太子少師。清泰末年，他再任右僕射。高祖登上皇位，盧質因小病在洛陽家中任職。少帝繼承皇位，授他爲太子太保。天福七年秋，他在洛陽去世，年七十六歲。屢次贈官到太子太師，謚號爲文忠。

子十一人，唯第六子夏，仕至省郎，餘歷州縣焉。

他有十一個兒子，衹有第六子盧夏，官做到省郎，其餘都在州縣任職。

**李專美**

李專美，字翊商，京兆萬年人也。曾祖隨，光禄卿。祖正範，尚書庫部郎中。專美少篤學，又以父樞唐昭宗時常應進士舉，爲覆試所落，不許再入，專美心愧之，由是不游文場。僞梁貞明中，河南尹張全義以專美名族之後，奏爲陸渾尉，秩滿，改舞陽令。專美性廉謹，大著政聲。後唐天成中，安邑榷鹽使李肅辟爲推官，時唐末帝鎮河中，見其敦雅，心重之。末帝一日曾召肅宴於衙署，專美亦預坐，末帝謂肅曰：“某夜來夢主上召去，與宋王同剃却頭，何

李專美，字翊商，京兆萬年縣人。曾祖父李隨，曾任光禄卿。祖父李正範，曾任尚書庫部郎中。專美少年時刻苦學習，又因爲父親李樞在唐昭宗時曾參加進士考試，在復試中落選，不許他再參加考試，專美心中愧恨此事，因此不參與科舉考試。僞梁貞明年間，河南尹張全義因爲專美是名門大族的後代，上奏委任他爲陸渾縣尉，任期滿後，改任舞陽縣令。專美生性廉潔謹慎，治理有方，聲望很高。後唐天成年間，安邑榷鹽使李肅徵召他爲推官，當時後唐末帝鎮守河中，見他敦厚文雅，心中很看重他。末帝有一天曾召李肅到衙署宴飲，專美也參加了宴會，末帝告訴李肅説：“我昨晚夢見皇上召我去，和

也?"坐客都無對者，專美屏人謂曰："將來必爲嗣主。"由是愈重焉。末帝留守長安，奏爲從事，及移鎮鳳翔，遷爲記室。末帝即位，除尚書庫部郎中，賜金紫，充樞密院直學士。

宋王一起被剃成光頭，這意味着什麽呢?"在座的客人都不能回答，專美避開衆人告訴末帝說："將來必定會繼任皇帝。"因此末帝更加器重他。末帝留守長安，上奏任命他爲從事，等調任鎮守鳳翔，提升他爲記室。末帝登上皇位，任命他爲尚書庫部郎中，賜金紫，充樞密院直學士。

初，末帝起自鳳翔，大許諸軍厚賞。洎至洛陽，閲内庫金帛不過二三萬；尋又配率京城户民，雖行捶楚，亦所獲無幾，末帝憂之。會專美宿於禁中，末帝召而讓之曰："卿士人子弟，常言有才術，今致我至此，不能度運以濟時事，留才術何施也!"專美惶恐待罪，良久奏曰："臣才力駑劣，屬當興運，陛下猥垂録任，無以裨益聖朝，然府藏空竭，軍賞不給，非臣之罪也。臣思明宗棄代之際，是時府庫濫賞已竭，繼以鄂王臨朝，紀綱大壞，縱有無限之財賦，不能滿驕軍谿壑之心，所以陛下孤立岐陽而得天下。臣以爲國之存亡，不專在行賞，須刑政立于上，耻格行於下，賞當功，罰當罪，則近於理道也。若陛下不改覆車之轍，以賞無賴之軍，徒困蒸民，存亡未可知也。今宜取見在財賦以給之，不必踐前言而希苟悦。"末帝然之。及其行賞，雖不愜於軍士，然洛陽户民獲免鞭笞之苦，由專美之敷揚也。尋轉給事中，明年，遷兵部侍郎、端明殿學士，未幾，改檢校尚書右僕射、守秘書監，充宣徽北院使。高祖入洛，以例除名。三年，復授衛尉少卿，繼遷鴻臚、大理卿。開運中，以病卒，時年六十二。

當初，末帝在鳳翔起兵時，滿口答應重賞各軍將士。到洛陽後，查看内庫中金帛不過二三萬；便向京城中人户攤派錢税，雖然鞭打追逼，但搜刮到的錢財很少，末帝因此擔憂。正碰上專美在宫禁中歇息，末帝召他來責備道："你是官宦子弟，常常説有才幹，現在使得我到了這步田地，却不能施展本領解救眼前的危急，留着才幹做什麽呢!"專美惶恐不安地等待處分，好一陣子纔上奏説："臣下的才力低下，正值時來運轉，陛下不惜予以録用，却不能對聖明的君王有所補益，但是國庫空虚，不能滿足賞賜軍隊的需要，并不是臣下的罪過。臣下想到明宗逝世前後，當時國庫因濫賞已經空虚，接着鄂王登上皇位，紀綱大壞，就算有無限的財産税收，也不能滿足驕横的將士那難填的欲壑，因此陛下在岐陽勢單力薄却取得了天下。臣下以爲國家的存亡，并非單單在於施行賞賜，應該在上面建立刑罰和政令，使下面的人知道羞耻而改邪歸正，有功的人得到獎賞，有罪的人受到懲罰，那麽國家的政策就會慢慢走上正軌。如果陛下不吸取前車之鑒而改變作法，賞賜强横的軍隊，衹能使百姓窮困潦倒，國家的存亡就不好説了。現在應當拿現存的財産賞賜他們，没有必要兑現以前説過的話而博取他們一時的歡心。"末帝認爲他説得對。等到進行賞賜時，雖然没有讓兵士滿意，但是洛陽百姓得以免除鞭笞之苦，就是因爲專美的這次慷慨陳詞。不久調任給事中，第二年，升任兵部侍郎、端明殿學士，不久，改爲檢校尚書右僕射、守秘書監，充宣徽北院使。高祖進入洛陽，照規定解除他的職位。三年，又授予衛尉少卿，接着升任鴻臚、大理卿。開運年間，因病去世，時年六十二歲。

專美之遠祖本出姑臧大房，與清

專美的遠祖本來出自姑臧大房，和清河小房

河小房崔氏、北祖第二房盧氏、昭國鄭氏爲四望族，皆不以才行相尚，不以軒冕爲貴，雖布衣徒步，視公卿蔑如也。男女婚嫁，不雜他姓，欲聘其族，厚贈金帛始許焉。唐太宗曾降詔以戒其弊風，終莫能改。其間有未達者，必曰："姓崔、盧、李、鄭了，餘復何求耶！"其達者，則邈在天表，敻若千里，人罕造其門，浮薄自大，皆此類也。唯專美未嘗以氏族形於口吻，見寒素士大夫，恒恂恂如也，人以此多之。

專美職岐下，曾夢具裳簡立嵩山之頂。及爲端明殿學士，學士李崧同列而班在其上，因以所夢告崧，且言："某非德非勛，安可久居此位，處吾子之首乎！"因懇求他官，尋移宣徽使，崧深德之。及高祖臨朝，崧爲樞密使，與桑維翰同列，維翰與專美亦有舊，乃協力以奏之，遂復朝序，位至九卿。專美曾使閩中，遇風水漂至兩浙，逾歲無恙而還，至是善終，人以爲神道福謙之所致也。

崔氏、北祖第二房盧氏、昭國鄭氏爲四大家族，都不崇尚才能品行，也不以高官爲榮耀，即使身穿布衣徒步行走，對公卿也不正眼相看。男女婚嫁，不夾雜四家外的姓氏，想要同他們的族人通婚，大量送上金帛方纔同意。唐太宗曾下詔書禁止這種壞習氣，但最終不能加以改變。他們中有不曾顯達的人，必定説："已經姓崔、盧、李、鄭了，此外還追求什麼呢！"至於顯達的人，就如同遠在天外，相距千里，很少有人登門拜訪，淺薄自大，都是這一類的人。衹有專美從未將姓氏挂在嘴角，見到寒門出身的士大夫，一直都謙恭有禮，人們因此贊揚他。

專美在岐下任職時，曾經夢見自己穿着官服拿着簡牘站在嵩山頂上。當他爲端明殿學士時，和學士李崧同列而排列在他之上，他就將那個夢告訴了李崧，并且説："我無功無德，怎能長期安居此位，排在你的上頭呢！"隨即懇求别的官職，不久調任宣徽使，李崧很感激他。及至高祖登上皇位，李崧任樞密使，和桑維翰同列，維翰和專美也有交情，於是兩人共同舉薦他，恢復了他在朝中的班次，官至九卿。專美曾經出使到閩中，遭遇風雨漂流到兩浙，一年多後平安返回，直到安然去世，人們認爲是神靈保佑謙恭有禮的人的緣故。

## 盧詹

盧詹，字楚良，京兆長安人也。唐天祐中，爲河中從事。莊宗即位，擢爲員外郎、知制誥，遷中書舍人。天成中，拜禮部侍郎、知貢舉，歷御史中丞、兵部侍郎、尚書左丞、工部尚書。詹性剛直，議論不避權貴，執政者常惡之。天福初，拜禮部尚書，分司洛下，與右僕射盧質、散騎常侍盧重俱在西都，數相過從。三人俱嗜酒，好游山水，塔廟林亭花竹之地，無不同往，酣飲爲樂，人無間然，洛中朝士目爲"三盧會"。常委順性命，不營財利。開運初，卒於洛陽。詹家無長物，喪具不給，少帝聞之，賜布

盧詹，字楚良，京兆長安縣人。唐天祐年間，爲河中從事。莊宗登上皇位，提升他爲員外郎、知制誥，晋升中書舍人。天成年間，授禮部侍郎、知貢舉，歷任御史中丞、兵部侍郎、尚書左丞、工部尚書。盧詹生性剛直，評論事情不避權貴，當權者常常仇視他。天福初年，授禮部尚書，在洛下辦公，和右僕射盧質、散騎常侍盧重都在西都洛陽，經常往來。三人全都嗜酒，喜愛游山玩水，塔廟林亭花竹之地，没有不一同前去的，暢飲作樂，毫無隔閡，在洛陽的官員稱他們爲"三盧會"。盧詹常常聽天由命，不謀求財富。開運初年，在洛陽去世。盧詹家没有值錢的東西，喪葬用具都不充足，少帝聽説後，賜給布帛一百段，粟麥一百斛，纔得以助他安葬，追贈

帛百段，粟麥百斛，方能襄其葬事，贈太子少保。

爲太子少保。

**崔棁**

崔棁，字子文，博陵安平人。累世冠冕。曾祖元受，舉進士，直史館。祖銖，安、濮二州刺史。父涿，刑部郎中。棁少好學，梁貞明三年，舉進士甲科，爲開封尹王瓚從事。棁性至孝，父涿有疾，謂親友曰："死生有命，無醫爲也。"棁侍之衣不解帶，有賓至，必拜泣告於門外，請方便勸其進藥，涿終莫之從。及丁憂，哀毁過制。明宗朝，授監察御史，不應命，逾年詔再下，乃就列焉。累遷都官郎中、翰林學士。

崔棁，字子文，博陵安平縣人。世代都是官宦人家。曾祖父崔元受，考中進士，直史館。祖父崔銖，曾任安、濮二州刺史。父親崔涿，曾任刑部郎中。崔棁從小好學，後梁貞明三年，他考中進士甲科，爲開封尹王瓚從事。崔棁生性特别孝順，父親崔涿有病，告訴親友説："死生有命，不必請醫生看病。"崔棁衣不解帶地侍奉父親，有客到來，他必定到門外哭泣着跪拜訴説，請求親友找機會奉勸父親吃藥，崔涿始終不聽。父親去世守喪，他悲哀傷身的程度遠勝常人。明宗朝，授予監察御史，他没有接受任命，一年後再次下詔，他纔到任。積功升任都官郎中、翰林學士。

天福初，以户部侍郎爲學士承旨。嘗草制，爲宰相桑維翰所改，棁以唐故事，學士草制有所改者，當罷職，乃引經據争，維翰不能詰，命權知二年貢舉。時有進士孔英者，素有醜行，爲當時所惡。棁受命往見維翰，維翰語素簡，謂棁曰："孔英來矣。"棁不諭其意，以謂維翰以孔英爲言，乃考英及第，物議大以爲非，遂罷學士，拜尚書左丞，遷太常卿。後以風痹改太子賓客，分司西京，卒年六十八。

天福初年，崔棁以户部侍郎任學士承旨。他曾經草擬制詞，被宰相桑維翰修改，崔棁依據唐朝的慣例，學士起草制詞而有所改動的，應當罷免職務，於是引經據典地力争，維翰無法駁倒他，命他暫代負責二年貢舉。當時有個進士叫孔英，向來就有醜惡的行徑，受到當時人的憎惡。崔棁奉命去見維翰，維翰説話一向簡潔，對崔棁説："孔英來了。"崔棁不明白他的含意，以爲維翰在替孔英説話，就將孔英録取了，輿論認爲很不恰當，於是罷免他學士一職，調任尚書左丞，晋升太常卿。後來因風痹病改官太子賓客，在西京分司任職，去世時六十八歲。

棁平生所著文章、碑誄、制詔甚多，人有借本傳寫者，則曰："有前賢，有來者，奚用此爲！"凡受托而作者，必親札致之，即焚其稿，懼泄人之假手也。棁笑不至矧，怒不至詈，接新進後生，未嘗無誨焉。群居公會，端坐寡言，嘗云非止致人愛憎，且或干人祖禰之諱。指命僕役，亦用禮節，盛暑祁寒，不使冒犯。嘗自話於知友云："某少時，夢二人前引行路，一人計地里，曰：'一舍矣，

崔棁生平所寫的文章、碑文悼詞、制詔很多，有人向他借底稿去傳抄，他就説："有前賢，有來者，拿這些去幹什麽呢！"凡是接受委托而寫作，必定親手寫好送去，當即焚毁原稿，是因爲害怕給别人留下冒名頂替的空子。崔棁笑時不露出牙齦，發怒時也不駡人，接待新進後生，從來不會不加教導。在衆人聚集的場合，他端正地就坐很少説話，他説過：話多不僅會引起别人的愛憎，而且還可能冒犯别人祖先的名諱。指使奴僕做事，也有禮有節，酷暑嚴寒，他都不讓他們做事。他曾告訴知心朋友説："我年少時，夢見

可以止。'一人曰:'此君當更進三十有八里。'復行如所言,二人皆止之,俄而驚覺。"棁常識是夢,以爲定命之限,故六十七請退,明年果終焉。

兩個人在前領着我行走,其中一人計算走過的路程,説:'三十里了,可以停下。'另一人說:'這位先生應當再走三十八里。'又走了他説的那麽遠,兩個人都叫我别走了,不久我就醒了。"崔棁常常想起此夢,以爲壽命是三十加三十八這個數,因此六十七歲時請求退職,第二年果然去世了。

兄棆,有隱德,好釋氏,閑居滑州。嘗欲訪人於白馬津北,及臨岸,嘆曰:"波勢洶涌如此,安可濟乎!"乃止。後徵拜左拾遺,辭疾不赴。

他的兄長盧棆,有隱士的德操,熱愛佛教,閑居在滑州。他曾經想到白馬津北拜訪别人,等到了岸邊,嘆息道:"波濤洶涌到這個地步,怎能横渡呢!"就作罷了。後來徵召他爲左拾遺,托病没有赴任。

## 薛融

薛融,汾州平遥人。性純和,以儒學爲業。初從雲州帥李存璋爲幕職,唐莊宗平河南,歷鄆、徐二鎮從事。明宗初,授華州節度判官。長興四年,入爲右補闕,直弘文館,歲餘,改河東觀察判官,會高祖鎮太原,遂居于幕府。清泰末,高祖將舉義,延賓席而歷問之,次及融,對曰:"融本儒生,祇曾讀三五卷書,至於軍旅之事,進退存亡之機,未之學也。"座中聳然。及登極,遷尚書吏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天福二年,自左諫議大夫遷中書舍人,自以文學非優,不敢拜命,復爲諫議。時詔修西京大内,融以鄴下用兵,國用不足,上疏復罷之,優詔嘉許。俄轉御史中丞,秩滿改尚書右丞,分司西都。天福六年,以疾卒,年六十餘。

薛融,汾州平遥人。性情温和,以儒學爲業。最初跟隨雲州主帥李存璋爲幕職,後唐莊宗平定河南,他歷任鄆、徐二鎮從事。明宗初年,授予他華州節度判官。長興四年,進京任右補闕,直弘文館,一年多後,改爲河東觀察判官,正碰上高祖鎮守太原,於是就留在幕府中。清泰末年,高祖即將舉義,延請賓客來一一詢問此事,輪到薛融,回答説:"融本是儒生,衹讀過三五卷書,至於行軍打仗的事情,進退存亡的時機,我没有學過。"滿座吃驚。等高祖登上皇位,提升他爲尚書吏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天福二年,由左諫議大夫升任中書舍人,他自己認爲文才學識并非所長,不敢接受任命,再次任諫議。當時下詔修建西京皇宫,薛融認爲鄴下在交戰,國家的開支不够用,上疏請求停止這一行動,高祖特意下詔嘉獎他。很快調任御史中丞,任期滿後改爲尚書右丞,在西都供職。天福六年,因病去世,終年六十多歲。

## 曹國珍

曹國珍,字彦輔,幽州固安人也。曾祖藹,祖蟾,父絢,代襲儒素。國珍少值燕薊亂離,因落髮被緇,客於河西延州,高萬興兄弟皆好文,辟爲從事。國珍常以文章自許,求貢禮闈,且掌書奏,期年,入爲左拾遺,累遷至尚書郎。每與人

曹國珍,字彦輔,幽州固安縣人。曾祖父曹藹,祖父曹蟾,父親曹絢,幾代都是儒學之士。國珍年少時遭遇燕薊地區的戰亂而流亡,因而剃掉頭髮穿上緇衣,寄居在河西延州,高萬興兄弟都喜愛文學,徵召他爲從事。國珍常常自以爲文章寫得好,請求到禮部去,并且要掌管奏章,一年後,進京任左拾遺,多次升官至尚書

交，傾財無吝。性頗剛僻，經藝史學，非其所長，好自矜衒，多上章疏，文字差誤，數數有之，爲搢紳所誚。高祖在藩時，嘗通私謁，以兄事之。及即位，國珍自比於嚴陵，上表敘舊，由是自吏部郎中拜左諫議大夫、給事中。又求爲御史中丞，時宰怒，不復爲請，國珍銜之。李崧之母薨，遣諸弟護喪歸葬深州。崧既起復，乃出北郊路隅設奠，公卿大夫皆送喪而出，國珍固爭不行，衆咸推其讜直。高祖晏駕，朝廷以宰臣馮道爲山陵使，及靈輴既發，國珍上疏言："馮道既爲山陵使，不得復入都城，請除外佐，以桑維翰入輔。李崧請罷相位，俾持喪制。"少帝覽奏，以所言侵越，出爲陝州行軍司馬。至任悒怏，遘疾而卒。

郎。一旦和人結交，拿出所有錢財也毫不吝惜。性情很剛直偏激，經書六藝史學，非他所長，却喜歡自我炫耀，多次上奏章，文字錯誤往往不少，受到大臣譏諷。高祖在藩鎮時，曾經私下通名拜訪，將他看作兄長。等登上皇位後，國珍自比爲嚴子陵，上表敘述舊情，因此從吏部郎中升任左諫議大夫、給事中。他又請求擔任御史中丞，執政大臣惱怒，不再爲他申請，國珍記恨在心。李崧的母親去世，派衆弟兄護喪回深州安葬。李崧已經起任宰相，於是到北郊路邊擺設酒食祭奠，公卿大夫都送喪出城，國珍堅決反對這樣做，大家都贊許他的耿直。高祖逝世，朝廷任命執政大臣馮道爲山陵使，及至靈車出發後，國珍上疏說："馮道既爲山陵使，就不能再進京城，請求任命他爲地方大臣，命桑維翰入朝輔佐。請求罷免李崧的相位，讓他遵守喪制。"少帝看到奏章，認爲他說的話超越了他的職權，於是將他貶爲陝州行軍司馬。他到任後悶悶不樂，以致生病去世。

## 張仁愿

張仁愿，字善政，開封陳留人也。祖聶，唐右武衛大將軍。父存敬，梁河中節度觀察留後，累贈中書令，《梁書》有傳。仁愿，梁貞明初，以勛臣之子起家爲衛尉寺主簿，改著作佐郎、左贊善大夫，賜緋魚袋。唐同光初，遷大理正。天成元年，自將作少監轉大理少卿。長興中，歷昭武、歸德兩鎮節度判官。四年，復入爲大理少卿。清泰中，除殿中監。天福五年，拜大理卿。八年，轉光祿卿。仁愿性溫雅，明法書，累居詳刑之地，議讞疑獄，號爲稱職。兄仁穎，梁朝仕至諸衛將軍，中年以風恙廢於家凡十餘年，仁愿事之，出告反面，如嚴父焉，士大夫推爲孝友。仁穎善理家，勤而且約，婦女衣不曳地，什物多歷年所，如新市焉。仁愿，開運元年再爲大理卿，時隰州

張仁愿，字善政，開封陳留人。祖父張聶，爲唐右武衛大將軍。父親張存敬，曾任後梁河中節度觀察留後，多次贈官至中書令，《梁書》有傳。仁愿在後梁貞明初年，因爲他是功臣之子所以自家中出來就任衛尉寺主簿，改爲著作佐郎、左贊善大夫，賜緋魚袋。後唐同光初年，晉升大理正。天成元年，從將作少監調任大理少卿。長興年間，歷任昭武、歸德兩鎮節度判官。四年，再次進京任大理少卿。清泰年間，任命他爲殿中監。天福五年，授任大理卿。八年，調任光祿卿。仁愿性情溫文爾雅，精通法律文獻，多次在審議刑法的部門任職，審定判決疑案，以稱職聞名。兄長仁穎，在後梁官至諸衛將軍，中年以後因風疾在家閑散共有十多年，仁愿侍奉他，出去要報告，回來要面談，就像對父親一樣尊敬他，士大夫公認他爲孝順友愛的人。仁穎善於持家，勤儉節約，婦女衣服不許拖在地上，日常用具經過很多年，還像新買回的一樣。仁愿，開運元年再任大理卿，當時隰州刺史王徹貪贓犯法，

刺史王徹犯贓，朝廷以徹功臣之後，欲宥之，仁愿累執奏不移，竟遣伏法，議者賞之。開運二年，以疾卒，年五十一。贈秘書監。

朝廷因爲王徹是功臣的後人，打算從寬發落，仁愿連連上奏堅持己見不改變，終於使他伏法，評論此事的人都贊賞他。開運二年，因病去世，終年五十一歲。贈官秘書監。

**趙熙**

趙熙，字績巨，唐宰相齊國公光逢之猶子也。起家授秘書省校書郎，唐天成中，累遷至起居郎。數上章言事，以稱旨尋除南省正郎。天福中，承詔與張昭遠等修《唐史》，竟集其功。開運中，自兵部郎中授右諫議大夫，賞筆削之功也。及契丹犯闕，偽旨遣使於晋州率配豪民錢幣，以實行橐。始受命之日，條制甚嚴，熙出衣冠族，性素輕急，既畏契丹峻法，乃窮理搜索，人甚苦之。及晋之三軍殺副使駱從朗，百姓相率持仗害熙於館舍，識者傷之。

趙熙，字績臣，唐宰相齊國公光逢的養子。一出家門就授任秘書省校書郎，後唐天成年間，多次升遷至起居郎。他多次上奏章論事，令明宗滿意，很快任命爲南省正郎。天福年間，奉詔命和張昭遠等人編修《唐史》，終於成書。開運年間，自兵部郎中授予他右諫議大夫，以賞賜修史書的功勞。等契丹進犯京城時，僞皇帝下令派他到晋州搜刮豪强大户的錢財，以充實行裝。他剛剛接受命令時，條款特別嚴密，趙熙出身在官宦世家，性格一向浮躁，既然害怕契丹苛刻的刑法，就窮追猛搜，百姓因此苦不堪言。等晋州三軍殺掉節度副使駱從朗，老百姓相繼拿起武器到旅舍中將趙熙殺死，有識之士爲他哀傷。

**李遐**

李遐，兖州人也。少爲儒，有節操，歷數鎮從事，及升朝，累遷尚書庫部員外郎。高祖即位，以皇子重乂保厘洛邑，知遐强幹有守，除爲西京留守判官，使之佐理；復重其廉勤，兼委監西京左藏庫。會張從賓作亂，使人輦取繒帛以賞群逆，遐曰："不奉詔書，安敢承命！"遂爲其下所害。高祖聞而嘆惜，賻贈加等，仍贈右諫議大夫。其母田氏，封京兆郡太君，仍給遐所食月俸，終母餘年。其子俟服闋與官。後又遣兖州節度使李從温就其舊業，賜牲幣綿帛等物，以旌其忠也。

李遐，兖州人。少年時學習儒學，有氣節操守，歷任幾個州郡的從事，等進入朝廷後，多次升遷任尚書庫部員外郎。高祖登上皇位，命皇子重乂治理洛邑，知道李遐才幹强又有節操，就任命他爲西京留守判官，讓他輔助治理；又看重他的廉潔勤勞，又委任他監理西京左藏庫。正碰上張從賓作亂，派人用車來取繒帛去賞賜叛黨，李遐說："没有得到皇帝的命令，豈敢照辦呢！"因此被張從賓的下屬害死。高祖聽説後感嘆惋惜，賜給的安葬費用加倍，還贈官右諫議大夫。他的母親田氏，封爲京兆郡太君，還供給李遐原有的月薪，爲他的母親養老送終。他的兒子等服喪期滿後賜官。後來又派兖州節度使李從温到他老家，賜給牲畜錢財布帛等物，以表彰他的忠誠。

**尹玉羽**

尹玉羽，京兆長安人。唐天復中，隨計京師，甚有文稱。會有苴杖之喪，累歲羸疾，冬不釋菅屨，期不變倚廬。制闋，隱居杜門，無仕宦之意。梁貞明中，劉鄩辟爲保大軍節

尹玉羽，京兆長安人。唐天復年間，他隨同人到京城，很有文名。正趕上父母去世而守喪，一連幾年體弱多病，他仍然冬天不脱草鞋，一年四季住在墓旁歪歪斜斜的草屋中。守喪期滿，關門隱居，没有做官的打算。後梁貞明年

度判官，歷雍、汴、滑、兗從事。後唐清泰中，爲光禄少卿，退歸秦中，以林泉詩酒自樂，自號自然先生。宰臣張延朗手書而召，高卧不從，謂人曰："庶孽代宗，不可仕也。"及高祖入雒，即受詔而來，以所著《自然經》五卷貢之，且告其老。即日璽書褒美，頒其器幣，授少府監致仕，月給俸錢及冬春二時服。玉羽性仁恕，好静默，與朋友交無怨棄，御僕隸不好詈辱，有過則諭而戒之，有罪則禮而遣之。家雖屢空，不渝其廉，時雖亂離，不廢其業。天福中，卒，有《武庫集》五十卷行于世。

間，劉漘徵召他爲保大軍節度判官，歷任雍、汴、滑、兗從事。後唐清泰年間，任光禄少卿，辭職回到秦中，以林泉詩酒自得其樂，自號爲自然先生。執政大臣張延朗親自寫信召他來，他安卧在家不應召，告訴别人説："庶出兒子繼承宗廟國家，我是不能替他做事的。"等高祖進入洛陽，他就奉詔命而來，獻上自己撰寫的《自然經》五卷，并且因年老請求回鄉居住。當天就頒布詔書嘉奬稱頌他，賜給器皿錢財，授予他少府監的官銜退休，按月供給薪俸和冬春二季的衣服。玉羽生性仁慈，喜歡安静，和朋友結交從不怨恨或背棄，使喚奴僕不喜歡責駡羞辱，有錯誤就勸告而使他改正，有罪過就按禮節請他出去。家産儘管屢次被捲一空，却不改變他的廉潔，當時雖然戰亂頻繁，他却不廢棄自己的事業。天福年間，去世，著有《武庫集》五十卷流傳於世。

## 鄭雲叟

鄭雲叟，本名遨，雲叟其字也，以唐明宗廟諱，故世傳其字焉，本南燕人也。少好學，耿介不屈。唐昭宗朝，嘗應進士舉，不第，因欲携妻子隱于林壑，其妻非之，不肯行，雲叟乃薄游諸郡，獲數百緡以贍其家，辭訣而去。尋入少室山，著《擬峰詩》三十六章，以導其趣，人多傳之。後妻以書達意，勸其還家，雲叟未嘗一覽，悉投於火，其絶累如此。俄聞西嶽有五鬣松，淪脂千年，能去三尸，因居於華陰。與李道殷、羅隱之友善，時人目爲"三高士"。道殷有釣魚之術，鈎而不餌，又能化易金石，無所不至，雲叟恒目睹其事，信而不求。

鄭雲叟，原名遨，雲叟是他的字，爲了避後唐明宗的廟號諱，因此他的字便流傳於世了，原籍是南燕人。年少好學，耿直不屈。後唐昭宗朝，他曾參加進士考試，没有考中，就想携帶妻子兒女隱居在山林溪谷間，他的妻子反對這樣做，不肯隨行，雲叟於是遍游各郡，獲得幾百緡錢來贍養家小，方纔訣别而去。不久進入少室山，著《擬峰詩》三十六章，抒發自己的情趣，很多人都傳頌這些詩。後來妻子寫信來表示心意，規勸他回家，雲叟未看一眼，全部投進火中，他的超脱世俗大抵如此。不久聽説西嶽有五鬣松，凝聚了一千年的松脂，能够除去在人身上作祟的三尸，因此就住到華陰。和李道殷、羅隱之友善，當時人稱之爲"三高士"。道殷有釣魚的訣竅，能够不用魚餌鈎到魚，又能够點石成金，没有什麽辦不到的事情，雲叟瞪大眼睛看他施法，相信他是真的却不求他傳授。

雲叟與梁室權臣李振善，振欲禄之，拒而不諾，及振南遷，雲叟千里徒步以省之，識者高焉。後妻兒繼謝，每聞凶訃，一哭而止。時唯青衿二童子、一琴、一鶴，從其游處。好

雲叟和梁朝當權大臣李振友善，李振想讓他做官受禄，他拒不接受，等到李振貶官南去，雲叟步行千里前去探望，相識的人都很推重他。後來他的妻子兒子相繼去世，每次得到訃告，他都哭一下就罷了。當時衹有青衣二童子、一琴、一

棋塞之戲，遇同侣則以晝繼夜，雖寒風大雪，臨檐對局，手足皸裂，亦無倦焉。唐天成中，召拜左拾遺，不起，與羅隱之朝夕游處，隱之以藥術取利，雲叟以山田自給，俱好酒能詩，善長嘯。有大瓠，云可辟寒暑，置酒於其中，經時味不壞，日携就花木水石之間，一酌一咏。嘗因酒酣聯句，鄭曰："一壺天上有名物，兩個世間無事人。"羅曰："醉却隱之、雲叟外，不知何處是天真。"

鶴，跟隨他一起雲游。喜歡下棋游戲，遇到對手就夜以繼日地下棋，即使是寒風大雪天，他們在屋檐下對局，手脚皸裂，也毫不倦怠。後唐天成年間，召任左拾遺，他没有赴任，和羅隱之朝夕在一起游樂，隱之靠藥方獲利，雲叟藉山田自給自足，兩人都愛好飲酒擅長作詩，喜歡放聲大叫。他有大瓠，説是可避寒暑，將酒倒進去，過很久都不變味，天天提着它到花木水石之中，一邊飲酒一邊咏詩。曾經在暢飲後聯句，鄭雲叟説道："一壺天上有名物，兩個世間無事人。"羅隱之吟道："醉却隱之、雲叟外，不知何處是天真。"

高祖即位，聞其名，遣使齎書致禮，徵爲右諫議大夫，雲叟稱疾不起，上表陳謝。高祖覽表嘉之，賜近臣傳觀，尋賜號逍遥先生，以諫議大夫致仕，月給俸禄。雲叟好酒，嘗爲《詠酒詩》千二百言，海内好名者書於縑緗，以爲贈貺。復有越千里之外，使畫工潛寫其形容列爲屏障者焉。其爲時望所重也如此。天福末，以壽終，時年七十四。有文集二十卷行于世。

高祖登上皇位，聽到他的名聲，派使者帶着書信送去禮物，徵召他爲右諫議大夫，雲叟推説有病不赴任，上表謝恩。高祖看了表章很是贊嘆，賜給近臣輪流觀看，不久賜號爲逍遥先生，讓他以諫議大夫的頭銜退休，按月供給俸禄。雲叟嗜酒，曾作《詠酒詩》一千二百字，國内愛慕名流的人將詩寫在絲綢上，作爲饋贈禮品。又有人在相隔千里的地方，讓畫工暗中繪下他的圖像挂在那兒當屏風。他受到當時人的推重竟到了如此地步。天福末年，壽終正寢，當時年齡七十四歲。有文集二十卷流傳於世。

史臣曰：自古攀龍鱗，附鳳翼，坐達於雲衢者，豈獨豐沛之士哉！苟懷才抱器，適會興王，亦可以取貴於一時，如盧質而下數君子是也。至如國珍之讜直，仁愿之友悌，趙、李二子没于王事，皆無忝于士林矣。唯玉羽之貞退，雲叟之肥遁，足可以抳奔競之風，激高尚之節也。

史臣曰：從古以來因爲攀龍鱗，附鳳翼，從而登上雲天的人，又豈衹是豐、沛那一帶的人啊！假使身懷才智，又趕上帝王興創大業，也能够博取一時的富貴，像盧質以下的幾位君子就是這樣的人。至於像曹國珍的忠誠正直，張仁愿的友愛兄長，趙熙、李遐二人爲國獻身，都没有辱没文士的稱號。像尹玉羽的堅决隱退，鄭雲叟的隱居避世，完全可以抑制追求名利的風尚，揚起高昂不屈的氣節。

# 舊五代史卷九十四(晉書二十)

## 列傳第九

### 萇從簡

萇從簡，陳州人也。世以屠羊為業，力敵數人，善用槊。初事後唐莊宗為小校，每遇攻城，召人為梯頭，從簡多應募焉，莊宗為其勇，擢領帳前親衛兼步軍都指揮使。一日，莊宗領大軍與梁軍對陣，登高丘而坐，敵人有執大幟揚其武者，莊宗指之謂左右曰：“猛士也。”從簡曰：“臣為大王取之。”莊宗慮其不捷，不許。從簡退，乃潛領十數騎挺身而入，奪幟以歸，萬衆鼓譟，莊宗壯之，錫賚甚厚。又嘗中箭而鏃入於骨，使醫工出之，以刃鑿骨，恐其痛也，良久未能搖動。從簡嗔目謂曰：“何不沈鑿?”洎出之，左右無不惻然，從簡顔色自若，其勇壯皆此類也。

萇從簡，陳州人。世代以殺羊爲職業，他力大能敵數人，擅長用槊。最初追隨後唐莊宗爲小校，每逢攻城，招募雲梯隊頭領時，從簡多次應召，莊宗因爲他勇敢，提拔他率領帳前親兵衛士兼步軍都指揮使。一天，莊宗率大軍和後梁軍對陣，登上土山坐鎮指揮，有個敵人手拿大旗耀武揚威，莊宗指着他告訴左右近侍説：“猛士啊。”從簡説：“臣下替大王將大旗搶過來。”莊宗擔心他不能成功，没有同意。從簡退下，就悄悄帶領十多名騎兵挺身衝進去，將大旗搶奪回來，萬衆歡呼，莊宗認爲他很威武，非常優厚地予以賞賜。他又曾經中箭，箭頭射進骨中，他讓醫生取出箭頭，醫生用刀尖鑿骨，害怕弄痛他，好長時間都没有使箭頭鬆動。從簡圓睜兩眼對他説：“爲什麼不鑿深一點?”取出來後，一旁的人無不爲之心疼，從簡臉不變色，他的英勇雄壯大抵如此。

從簡所為多不法，莊宗以其戰鬥多捷，常屈法赦之，賜姓，名曰紹瓊。後加竭誠匡國功臣，累官至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太保、景州刺史，歷洺州團練使。及梁平，典蔡州。同光四年，授許州節度使，會莊宗晏駕，未及赴鎮而止。明宗登極，例復本姓，歷麟、汝、汾、金四州刺史。應順初，舉軍伐鳳翔，從簡亦預其行，會軍變，乃東還。道遇張廷蘊，為廷蘊所執，送於末帝。末帝數之曰：“人皆歸我，爾何背我而去也?”從簡

從簡的所作所爲大多不守法紀，莊宗因爲他打仗大多獲勝，所以常常超越法律赦免他，賜他姓李，取名爲紹瓊。後來加號爲竭誠匡國功臣，多次升官至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太保、景州刺史，歷任洺州團練使。等平定後梁後，他主管蔡州。同光四年，授予許州節度使，正碰上莊宗去世，没有趕到許州而作罷。明宗登上皇位，依例恢復他本來的姓氏，歷任麟、汝、汾、金四州刺史。應順初年，全軍討伐鳳翔，從簡也參與了這次行動，正趕上軍隊嘩變，他就東回。途中遇到張廷蘊，被廷蘊捉拿，送交末帝。末帝責備他説：“别人都歸順我，你爲什麼背我而去呢?”從

曰："事主不敢二心，今日死生唯命。"末帝釋之。清泰二年，授潁州團練使。

高祖舉義，末帝將議親征，詔赴闕，充副招討使，隨駕至孟津，除河陽節度使。及趙延壽軍敗，斷浮橋歸洛，留從簡守河陽。高祖自北而至，從簡察軍情離散，遂渡河迎謁高祖。天福元年十二月，授許州節度使，改賜推忠佐運保國功臣。二年秋，移鎮徐州。三年，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進封開國公，食邑至一千五百户。受代歸闕，授左金吾衛上將軍。

從簡性忌克而多疑，歷州鎮凡十餘，所在豎棘於公署，纔通人行，左右稍違忤，即加鞭笞，或至殺害，其意不可測，吏人皆側足而行。其煩苛暴虐，爲武臣之最。六年秋，隨駕幸鄴都，遇疾請告，尋卒於鄉里，年六十五。贈太傅。

簡說："侍奉主子不敢三心二意，今天是生是死聽天由命。"末帝釋放了他。清泰二年，授予潁州團練使。

高祖舉義，末帝打算親自出征，下詔命他到京，任副招討使，跟隨末帝到孟津，被任命爲河陽節度使。及至趙延壽軍戰敗，斬斷浮橋返回洛陽，留下從簡守衛河陽。高祖從北邊趕來，從簡看到軍心涣散，於是渡過黄河迎接拜見高祖。天福元年十二月，授予許州節度使，改稱推忠佐運保國功臣。二年秋，調任鎮守徐州。三年，加官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進封開國公，俸禄爲一千五百户的租税。任滿後由新官替代返回京城，授予左金吾衛上將軍。

從簡生性好妒忌又多疑，歷任十餘處州鎮，所到之處都在官署旁豎立荆棘，衹能讓一人通行，身邊的人稍有過失，當即加以鞭打，甚至殺害，他的心思無法預測，差吏都踮起脚尖行走。他的苛刻殘暴，是武臣中最突出的。六年秋，他跟隨高祖到鄴都，因病請求辭官，不久就在故鄉去世，年六十五歲。追贈他爲太傅。

## 潘環

潘環，字楚奇，洛陽人也。父景厚，以環貴，授左監門上將軍致仕。環少以負販爲業，始事梁邢州節度使閻寶，爲帳中親校。及莊宗定魏博，移兵攻邢，寶遣環間道馳奏於梁，梁末帝用爲左堅鋭夾馬都虞候，累遷左雄威指揮使。時梁人與莊宗對壘於河上，環每預戰，先登陷敵，金瘡遍體。莊宗知其名，及平梁，命典禁軍。同光中，從明宗北禦契丹，鄴軍之亂，從明宗入洛。天成初，授棣州刺史。會定州王都反，朝廷攻之，以環爲行營右厢步軍都指揮使。賊平，改易州刺史、北面沿邊都部署，後移刺慶州。受代歸闕，明宗召對，顧侍臣曰："此人勇敢，少能偕者。"尋除宿州團練使。清泰中，移耀州。

潘環，字楚奇，洛陽人。父親景厚，因潘環貴顯，授予他左監門上將軍的頭銜辭官。潘環年少時以背東西販運爲職業，最初追隨後梁邢州節度使閻寶，爲帳中親近衛士。莊宗平定魏博後，調轉軍隊攻打邢州，閻寶派潘環抄近路飛報後梁，梁末帝委任他爲左堅鋭夾馬都虞候，多次升遷至左雄威指揮使。當時後梁和莊宗在黄河邊對陣，潘環每次參戰，都率先衝進敵陣，遍體槍傷。莊宗得知他的姓名，等平定後梁後，命他主管禁軍。同光年間，跟隨明宗到北邊抵禦契丹，鄴軍作亂，他隨同明宗進入洛陽。天成初年，授予棣州刺史。正碰上定州王都謀反，朝廷攻打他，任命潘環爲行營右厢步軍都指揮使。平定叛賊後，改任易州刺史、北面沿邊都部署，後來調任慶州刺史。任滿後由人替代返回京城，明宗召他來詢問，回頭對侍臣說："這個人很勇敢，很少有人能和他相比。"很快任命爲宿州團練使。清泰年間，調到耀州。

天福中，預平范延光，授齊州防禦使。四年，升金州爲節鎮，以環爲節度使，久之，入爲左神武統軍。開運初，契丹入寇，王師北征，以環爲北面行營步軍左厢排陣使，預破契丹於陽城。軍廻，授澶州節度使，累官至檢校太傅。三年，罷鎮歸闕，俄受詔洛京巡檢。其年冬，戎王犯闕，僞署劉晞爲西京留守，環乞罷巡警，閑居洛陽。遇河陽軍亂，晞出奔，未幾，蕃將高牟翰以兵援晞入於洛，慮環有變，乃害之，盡取其家財。漢高祖至京，贈太尉。

天福年間，他參與平定范延光，任齊州防禦使。四年，將金州升爲節鎮，任命潘環爲節度使，過了很久，進京任左神武統軍。開運初年，契丹入侵，少帝的軍隊到北邊征討，任命潘環爲北面行營步軍左厢排陣使，參與在陽城打敗契丹之戰。軍隊返回後，授予他澶州節度使，因功多次升官至檢校太傅。三年，解除節度使職務回到京城，很快奉詔命任洛京巡檢。這年冬，契丹君主進犯京城，僞署劉晞爲西京留守，潘環請求罷免巡察警戒職務，在洛陽閑居。遇上河陽軍隊嘩變，劉晞逃跑出來，不久，蕃將高牟翰率軍援助劉晞進入洛陽，擔心潘環作亂，就殺害了他，將他的家財全部拿走。後漢高祖到京城，追贈他爲太尉。

環歷六部兩鎮，所至以聚斂爲務。在宿州時，有牙將因微過見怒，環紿言笞之，牙校因托一尼嘗熟於環者，獻白金兩鋌。尼詣環白牙校餉鏉脚兩枚，求免其責，環曰："鏉本幾脚?"尼曰："三脚。"環復曰："今兩脚能成鏉乎?"尼則以三數致之，當時號環爲"潘鏉脚"。

潘環歷任六郡兩鎮，所到之處都以搜刮錢財爲急務。在宿州時，有小武官因小小過失遭到怒斥，潘環威脅說要鞭打他，小武官因此委托一個曾經和潘環有交情的尼姑，獻上白金兩錠。尼姑拜訪潘環告訴他小武官送上鏉脚兩枚，請求免去責打，潘環說："鏉本來有幾隻脚?"居姑說："三隻脚。"潘環又說："現在衹有兩隻脚能成爲鏉嗎?"尼姑就以三錠白金獻上，當時的人稱潘環爲"潘鏉脚"。

## 方太

方太，字伯宗，青州千乘人也。少隸本軍爲小校，嘗戍登州，劫海客，事泄，刺史淳于晏匿之，遇赦免。事定州節度使楊光遠，光遠領兵赴晋陽。本州軍亂，太與馬萬、盧順密等擒之，使太縛送至闕。尋從杜重威破張從賓於汜水，以功除趙州刺史。從楊光遠平范延光於鄴，移刺萊州，遷安州防禦使。從少帝幸澶州，與契丹戰於戚城，中數創，改鳳州防禦使，行至中途，遷河陽留後，移邢州留後。契丹犯闕，僞命遥領洋州節度使，充洛京巡檢，與前洺州團練使李瓊俱至鄭州，其屯駐兵士迫請太在城巡檢，以備外盜，號爲"鄭王"。

方太，字伯宗，青州千乘人。年少時隸屬於本州軍爲小校，曾經戍守登州，搶劫海上過往客人，事情敗露，刺史淳于晏將他隱藏起來，遇到大赦免罪。追隨定州節度使楊光遠，光遠領兵趕往晋陽。本州軍隊作亂，方太和馬萬、盧順密等活捉他們，派方太將他們押送到京。不久他跟隨杜重威在汜水打敗張從賓，因功任命爲趙州刺史。跟隨楊光遠在鄴都平定范延光，調任萊州刺史，晋升安州防禦使。跟隨少帝到澶州，和契丹在戚城交戰，他幾次受傷，改任鳳州防禦使，走到途中，又提升他爲河陽留後，調任邢州留後。契丹進犯京城，僞命挂銜洋州節度使，充洛京巡檢，和原洺州團練使李瓊一起到鄭州，屯駐當地的兵士强迫方太在城中巡察，防備外來强盜，號稱"鄭王"。當時有嵩山賊帥張遇，率領一萬多

時有嵩山賊帥張遇，領衆萬餘，於僧衆得梁朝故嗣密王朱乙，遂推爲天子，取嵩山神冠冕之服以衣之。張遇以其衆攻鄭州，太與李瓊擊之，賊衆敗走，瓊中流矢而死。太乃括率郡中財物以賞軍士，因誘之欲同西去，其衆不從，太乃潛奔於洛陽。及劉晞南走許州，太殺晞牙校李暉，入河南府行留守事。既而嵩山賊帥張遇殺嗣密王，傳首於太，懸於洛市。又有伊闕賊帥自稱天子，領衆萬餘，將入洛城，集郊壇之上，太率兵數百人逆擊，破之，賊衆遂潰。河陽武行德遣使召太，詐言欲推之爲帥，尋爲行德所害。

部衆，在衆僧中尋到梁朝原嗣密王朱乙，就推舉他爲天子，取來嵩山神的衣帽讓他穿戴。張遇帶領衆人攻打鄭州，方太和李瓊反擊他們，賊軍敗走，李瓊中流箭陣亡。方太就收集郡中財物用來賞賜兵士，隨即誘導他們想要一起西去，兵士不答應，方太就悄悄地逃往洛陽。等劉晞向南往許州去，方太殺掉劉晞的牙校李暉，進入河南府暫代留守職務。不久嵩山賊帥張遇殺掉嗣密王，將首級送給方太，懸挂在洛市。又有伊闕賊帥自稱天子，領着一萬多人，打算進入洛城，聚集在郊祭的祭壇上，方太率兵幾百人迎擊，打敗他們，賊軍於是潰散。河陽武行德派使者招方太去，謊稱要推他爲帥，很快被行德殺害。

## 何建

何建，其先迴鶻人也，代居雲、朔間。祖慶，父懷福，俱事後唐武皇爲小校。建少以謹厚隸於高祖帳下，以掌厩爲役，及即位，累典禁軍，遥領驩、睦二郡。天福中，自曹州刺史遷延州兵馬留後，尋正授旄鉞。數年之間，歷涇、鄧、貝、澶、孟五鎮節度使，累官至檢校太傅。

開運三年，移鎮秦州。是冬，契丹入汴，戎王遣人齎詔以賜建，建憤然謂將吏曰："吾事石氏二主，累擁戎旃，人臣之榮，亦已極矣。今日不能率兵赴難，豈可受制於契丹乎!"即遣使齎表與其地送款於蜀，孟昶待之甚厚，僞加同平章事，依前秦州節度使。歲餘，移閬州保寧軍節度使，加僞官至中書令，後卒於蜀。

何建，他的祖先是回鶻人，世代居住在雲、朔一帶。祖父何慶，父親何懷福，都追隨後唐武皇爲小校。何建年少時因謹慎穩重隸屬於高祖帳下，以掌管馬厩爲差事，等高祖登上皇位，他多次主管禁軍，遥領驩、睦二郡。天福年間，自曹州刺史升任延州兵馬留後，很快正式任命爲節度使。幾年時間，歷任涇、鄧、貝、澶、孟五鎮節度使，多次升官至檢校太傅。

開運三年，調任鎮守秦州。當年冬天，契丹進入汴京，契丹君主派人帶着詔書來賜給何建，何建憤怒地告訴將吏説："我侍奉石氏兩位皇帝，多次擔任主帥，爲人臣子的榮耀，已經到了頂點。現在不能率軍趕去解救急難，又怎能受契丹控制呢！"就派使者帶着表章以秦州境土投靠蜀國，孟昶非常優厚地對待他，僞命加官同平章事，依舊任秦州節度使。一年多後，調任閬州保寧軍節度使，加僞官至中書令，後來死在蜀國。

## 張廷藴

張廷藴，字德樞，開封襄邑人也。祖立，贈驍衛將軍。父及，贈光禄大夫。廷藴少勇捷，始隸宣武軍爲伍長，唐天復中，奔太原，武皇收

張廷藴，字德樞，開封襄邑人。祖父張立，贈官爲驍衛將軍。父親張及，贈官爲光禄大夫。廷藴從小勇敢敏捷，最初隸屬於宣武軍爲伍長，唐天復年間，投奔太原，武皇收録他到帳下爲

於帳下爲小校。及莊宗救上黨，戰柏鄉，攻薊門，下邢、魏，皆從之。後戰於莘縣及胡柳陂，繼爲流矢所中，金瘡之痕，盈於面首。莊宗寵之，統御營黃甲軍，常在左右，累加檢校兵部尚書、帳前步軍都虞候，充諸軍濠寨使。同光初，從明宗收汶陽，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充魏博三城巡檢使。時皇后劉氏在鄴，每縱其下擾人，廷蘊多斬之，聞者壯焉。

梁平，承詔入覲，改帳前都指揮使兼左右羽林都虞候。會李繼韜故將楊立叛，詔遣明宗爲招討使，元行欽爲都部署，廷蘊爲前鋒。軍至上黨，日已暝矣，憩軍方定，廷蘊首率勁兵百餘輩，逾沚坎城而上，守陴者不能禦，尋斬關延諸軍入焉。明宗、行欽達明而始至，其城已下，明宗甚慊之。軍還，改左右羽林都指揮使，加檢校司空，行申州刺史。同光末，從皇子魏王繼岌伐蜀，授行營中軍都指揮使。蜀平，明宗嗣位，遷懷州刺史，賜竭忠建策興復功臣，加檢校司徒。旋移金州防禦使，加檢校太保，繼授潁州團練使、沿淮招安使。應順中，轉隴州防禦使。清泰中，進封清河郡公。高祖即位，入爲右龍武統軍，遷絳州防禦使。少帝嗣位，領左軍衛上將軍，加特進。開運三年冬，以老病求歸於宋城，明年卒於家，時年六十九。

廷蘊所識不過數字，而性重文士。下汶陽日，首獲鄆帥戴思遠判官趙鳳，訊之曰："爾狀貌必儒人也，勿隱其情。"鳳具言之，尋引薦於明宗，明宗令送赴行臺，尋除鳳翰林學士。及鳳入相，頗與廷蘊相洽，數言於近臣安重誨，重誨亦以廷蘊苦戰出於諸將之右，力保薦之。明宗以廷蘊

小校。莊宗援救上黨時，會戰柏鄉，進攻薊門，打下邢、魏，他都一同參與。後來在莘縣和胡柳陂交戰，他接連被流箭射中，刀箭傷痕，布滿臉面。莊宗寵愛他，讓他統領御營黃甲軍，常常在自己身旁，積功加官檢校兵部尚書、帳前步軍都虞候，任諸軍濠寨使。同光初年，跟隨明宗收復汶陽，加官檢校尚書右僕射，任魏博三城巡檢使。當時皇后劉氏在鄴都，常常放縱她的下屬騷擾百姓，廷蘊將這些人大多斬首，聽說此事的人都覺得他很有勇氣。

平定後梁後，他奉詔命進京朝見，改任帳前都指揮使兼左右羽林都虞候。正碰上李繼韜原先的將領楊立叛亂，下詔委任明宗爲招討使，元行欽爲都部署，廷蘊爲前鋒。軍隊來到上黨，天色已經昏暗了，剛剛安頓好軍隊，廷蘊首先率領精鋭士兵一百多名，跳過護城河登上城墻，守衛城墻的士兵抵擋不住，很快斬斷門鎖招引各軍進城。明宗、行欽天亮後纔趕到，城池已經攻占，明宗深感不滿。軍隊返回，改任左右羽林都指揮使，加官檢校司空，行申州刺史。同光末年，跟隨皇子魏王繼岌討伐蜀國，授予他行營中軍都指揮使。平定蜀國後，明宗繼承皇位，提升他爲懷州刺史，賜號竭忠建策興復功臣，加官檢校司徒。不久調任金州防禦使，加官檢校太保，接着授任潁州團練使、沿淮招安使。應順年間，調任隴州防禦使。清泰年間，進封清河郡公。高祖登上皇位，他進京任右龍武統軍，升任絳州防禦使。少帝繼承皇位，領左軍衛上將軍，加官特進銜。開運三年冬，因年老多病請求回到宋城，第二年在家去世，年六十九歲。

廷蘊認識的字僅有幾個，但他生性愛重文士。攻占汶陽時，最先抓到鄆地主帥戴思遠的判官趙鳳，訊問他道："看你的外貌必定是個文士，不要隱瞞真情。"趙鳳全部説出實情，不久就被引薦給明宗，明宗下令將他送到行臺，很快任命趙鳳爲翰林學士。等趙鳳擔任宰相後，和廷蘊很合得來，多次爲他在近臣安重誨面前説話，重誨也因爲廷蘊戰功在衆將之上，所以全力擔保舉薦

取潞之日，不能讓功於己，故恒蓄宿怨，至使廷蘊位竟不至方鎮，亦命矣夫！廷蘊歷七郡，家無餘積，年老耄期，終於牖下，良可嘉也。

他。明宗因爲廷蘊攻取潞州的時候，没有將功勞讓給自己，因此長期懷有舊怨，致使廷蘊的官位最終没有做到節度使，這也是命運啊！廷蘊歷任七郡，家中没有積蓄，年高壽長，老死家中，也很值得贊揚。

長子光被，歷通事舍人。

他的長子光被，歷任通事舍人。

**郭延魯**

郭延魯，字德興，沁州綿上人也。父饒，後唐武皇時，以軍功嘗爲本郡守，凡九年，有遺愛焉。延魯少有勇，善用槊，莊宗以舊將之子，擢爲保衛軍使，頻戍塞下，捍契丹有功。及即位，賜協謀定亂功臣，加檢校兵部尚書、右神武都指揮都知兵馬使。天成中，汴州朱守殷叛，延魯從車駕東幸，至其地，坎壘先登。守殷平，以功授汴州步軍都指揮使，加檢校尚書左僕射。長興中，累加檢校司徒，歷天雄軍北京馬步軍都校，遥領梧州刺史。清泰中，遷復州刺史，正俸之外，未嘗斂貸，庶事就理，一郡賴焉。秩滿，百姓上章舉留，朝廷嘉之。高祖即位，遷單州刺史，加檢校太保，賜輸誠奉義忠烈功臣。到任逾月，以疾卒於理所，時年四十七。詔贈太傅。

郭延魯，字德興，沁州綿上人。父親郭饒，後唐武皇時，因戰功曾任本郡郡守，共九年，有留給後人的恩德。延魯年少勇敢，善於用槊，莊宗因爲他是舊將的兒子，提拔他爲保衛軍使，多次戍守邊疆，抵禦契丹有功。莊宗登上皇位，賜號協謀定亂功臣，加官檢校兵部尚書、右神武都指揮都知兵馬使。天成年間，汴州朱守殷反叛，延魯跟隨明宗前往東方，到達汴州後，他率先登上溝坎城堡。平定朱守殷後，因功授予汴州步軍都指揮使，加官檢校尚書左僕射。長興年間，積功加官檢校司徒，歷任天雄軍北京馬步軍都校，挂銜梧州刺史。清泰年間，升任復州刺史，他在正常薪俸之外，從没有搜刮錢財，各種事務井井有條，一郡百姓都有賴於他。任期滿後，百姓上奏章請他留任，朝廷對他予以嘉獎。高祖登上皇位，晋升他爲單州刺史，加官檢校太保，賜號輸誠奉義忠烈功臣。到任一個月後，因病在衙署中去世，當時年齡四十七歲。下詔追贈他爲太傅。

**郭金海**

郭金海，本突厥之族。少侍昭義節度使李嗣昭，常從征伐。金海好酒，所爲不法，自潞州過山東，入邢洺界爲劫盗，嗣昭雖知之，然惜其拳勇，每優容之。天祐中，累職至昭義親騎指揮使。同光二年，遷本道馬軍都指揮使。天成初，入爲捧聖指揮使。長興三年，改護聖都虞候。天福二年，從王師討范延光於魏州，以功轉本軍都指揮使，領黄州刺史。高祖幸鄴，宣金海領部兵巡檢東京。其年十一月，安從進謀犯闕，金海爲襄州

郭金海，本是突厥族人。少年時侍奉昭義節度使李嗣昭，常常跟着他征戰討伐。金海喜歡飲酒，所作所爲不守法紀，他從潞州經過山東，進入邢州洺州交界處做盗賊，嗣昭雖然知道這些情況，但是愛惜他的勇猛，常常寬容他。天祐年間，多次升官至昭義親騎指揮使。同光二年，升任本道馬軍都指揮使。天成初年，進京任捧聖指揮使。長興三年，改爲護聖都虞候。天福二年，跟隨明宗的軍隊在魏州討伐范延光，因功升任本軍都指揮使，領黄州刺史。高祖駕臨鄴都，命令金海率領本部士兵巡檢東京。這年十一月，安從進圖謀進犯京城，金海任襄州道行營先鋒都指揮

道行營先鋒都指揮使，與李建崇等同於唐州湖陽遇從進軍萬餘人，金海以一旅之衆突擊，大敗之，策勛授檢校太保、商州刺史，俄移慶州。秩滿歸闕，途中遇疾而卒，年六十一。

使，和李建崇等一起在唐州湖陽遇到安從進軍一萬多人，金海率領一部分軍隊突擊，大敗敵人，因功授予檢校太保、商州刺史，不久調到慶州。任期滿後返回京城，他在途中患病去世，終年六十一歲。

**劉處讓**

劉處讓，字德謙，滄州人也。祖信，累贈太子少保。父瑜，累贈太子少師。梁貞明初，張萬進帥兗州，處讓事之，爲親校。萬進據城叛，梁遣大將劉鄩討之，時唐莊宗屯軍於麻口渡，萬進密遣處讓乞師於莊宗。莊宗未即應之。乃於軍門截耳曰："主帥急難，使我告援，苟不得請，死亦何避。"莊宗義之，將舉兵渡河，俄聞城陷乃止，因以墨制授處讓行臺左驍衛將軍，俄改客省副使。

劉處讓，字德謙，滄州人。祖父劉信，屢次贈官到太子少保。父親劉瑜，屢次贈官到太子少師。後梁貞明初年，張萬進主管兗州，處讓侍奉他，爲親校。萬進占據城池作亂，後梁派大將劉鄩討伐他，當時後唐莊宗駐軍在麻口渡，萬進暗中派處讓來向莊宗借兵。莊宗没有當即答應。他就在軍營門口割掉自己的耳朵説："主帥有危難，派我來求援，假如得不到應允，就不免以死效忠了。"莊宗覺得他忠義，打算起兵渡過黄河，不久聽説城池已經失陷衹得作罷，因而直接發出手令授予處讓行臺左驍衛將軍，很快改爲客省副使。

梁平，加檢校兵部尚書，累將命稱旨。天成初，轉檢校尚書右僕射，依前充職。歲餘遷引進使。長興三年，轉檢校司空、左威衛大將軍，其職如故。四年，西川孟知祥跋扈，不通朝貢，朝廷方議懷柔，乃遣處讓爲官告國信使，復命，轉檢校司徒。應順初，授忻州刺史、檢校太保，充西北面都計度使，備北寇也。清泰二年，入爲左驍衛大將軍。三年夏，魏博屯將張令昭逐其帥以城叛，朝廷命范延光領兵討之，以處讓爲河北都轉運使。

平定後梁，加官檢校兵部尚書，他多次傳達命令都讓莊宗滿意。天成初年，轉官檢校尚書右僕射，依舊擔任先前的職務。一年後晋升引進使。長興三年，轉官檢校司空、左威衛大將軍，他的職務照舊。四年，西川孟知祥飛揚跋扈，不來朝拜進貢，朝廷打算籠絡他，就派處讓爲官告國信使，完成使命回來，晋升檢校司徒。應順初年，授忻州刺史、檢校太保，充西北面都計度使，使其防備北方的敵人。清泰二年，入朝爲左驍衛大將軍。三年夏，魏博駐軍將領張令昭趕走主帥占據城池謀反，朝廷命令范延光率兵討伐他，任命處讓爲河北都轉運使。

及高祖舉義於太原，處讓從至洛陽，乃授宣徽北院使。天福二年，轉左監門衛上將軍，充宣徽南院使。范延光之據鄴也，高祖命宣武軍節度使楊光遠領兵討之，時處讓奉詔與光遠同參議軍政。會張從賓作亂於河陽，處讓自黎陽分兵討襲，從賓平，復與楊光遠同攻鄴城。四年冬，范延光將

等到高祖在太原起兵後，處讓跟隨到洛陽，於是授予他宣徽北院使。天福二年，調任左監門衛上將軍，任宣徽南院使。范延光占據鄴都時，高祖命令宣武軍節度使楊光遠率軍討伐他，當時處讓奉詔命和光遠共同商議軍政大事。張從賓在河陽作亂，處讓從黎陽分兵進討，平定從賓後，又和楊光遠一同攻打鄴城。四年冬，范延光打算投降，但還在猶豫不决，處讓率先進入鄴城，向

謀納款，尚或遲留，處讓首入其城，以禍福諭之，延光乃降，以功加檢校太傅。

他講明禍福，延光投降，因功加官檢校太傅。

先是，桑維翰、李崧兼充樞密使，處讓以莊宗已來，樞密使罕有宰臣兼者，因萌心以覬其位。及楊光遠討伐鄴城，軍機大事，高祖每命處讓宣達。時光遠恃軍權，多有越體論奏，高祖依違而已，光遠慊之，頻與處讓宴語及之，處讓詐曰："非聖旨也，皆出維翰等意。"及楊光遠入朝，遂於高祖前面言執政之失，高祖知其故，不得已乃罷維翰等，以處讓爲樞密使。時處讓每有敷奏，高祖多不稱旨，會處讓丁繼母憂，高祖因議罷樞密使，其本院庶事并委宰臣分判。處讓居喪期年，起復，授彰德軍節度使、澶衛等州觀察處置等使。

先前，桑維翰、李崧兼任樞密使，處讓因爲自從後唐莊宗以來，樞密使一職很少有由執政大臣兼任的，因此起心覬覦這一職位。等到楊光遠討伐鄴城時，軍機大事，高祖往往命令處讓傳達聖旨。當時光遠依仗軍權，有很多超越體統的奏章，高祖總是拖延不做決定，光遠爲此怨恨，多次在和處讓宴飲時提到此事，處讓告訴他說："這不是皇帝的意思，都是出於維翰等人的主意。"等楊光遠到朝廷後，就在高祖面前數落執政大臣的失誤，高祖知道他這樣說的原因，不得已罷免了維翰等人的兼職，任命處讓爲樞密使。當時處讓每有陳奏，高祖多不滿意，正巧處讓遭逢繼母的喪事，高祖乘機提議取消樞密使一職，樞密院的各種事務都交付執政大臣分別處置。處讓守喪一年後，重新出來任職，授予彰德軍節度使、澶衛等州觀察處置等使。

處讓勤於公務，孜孜求理，馭吏民不至苛察，人甚便之。高祖幸鄴都，處讓竭家財貢奉，至於薪炭膏沐之細，悉供億焉。六年，除右金吾衛上將軍，處讓自以嘗經重任，又歷方鎮，謂其入朝必當要職，一旦除授金吾，有所不足。少帝即位之初，處讓與宰臣言，有協翼之論，覃恩之際，又未擢用。一日至中書，宰臣馮道、趙瑩、李崧、和凝在列，處讓因酒酣，歷詆諸相，道笑而不答。月餘稱病。八年，從駕歸汴，寄居於封禪寺，遇疾而卒，年六十三。贈太尉，再贈太師。

處讓勤於公務，孜孜不倦地處理公務，統治官吏百姓不苛刻追究，人人都感到安適。高祖駕臨鄴都，處讓拿出全部家產進貢奉承，甚至於薪炭膏沐等瑣碎的東西，他都提供。六年，任命他爲右金吾衛上將軍，處讓自以爲曾經擔當重任，又經歷過方鎮職守，以爲進入朝廷後必定擔當要職，一旦任命爲儀仗官，他感到不太滿意。少帝繼承皇位初期，處讓對執政大臣說，自己有輔助少帝登上皇位的奏論，頒賜恩典時，又沒有擢升重用他。有一天到中書省，執政大臣馮道、趙瑩、李崧、和凝在座，處讓因酒喝多了，一一詆毁列位宰相，馮道微笑着不作回答。一個月後他推説有病。八年，跟隨少帝回到汴京，寄居在封禪寺，生病去世，年六十三歲。追贈他爲太尉，又追贈爲太師。

子保勳，仕皇朝，位至省郎。

他的兒子保勳，在本朝任職，官至省郎。

## 李瓊

李瓊，字隱光，滄州饒安人也。少籍本軍爲騎士，莊宗平河朔，隸明宗麾下，漸升爲小校。同光二年，明

李瓊，字隱光，滄州饒安人。年少時在本州軍中爲騎士，莊宗平定河朔，他隸屬於明宗帳下，逐漸升爲小校。同光二年，明宗接受詔命，

宗受詔，以本部兵送糧入薊門，時高祖從行，至涿州與敵相遇，高祖陷於圍中。瓊顧諸軍已退，密牽高祖鐵衣，指東而遁。至劉李河，爲敵所襲，瓊浮水先至南岸，高祖至河中，馬倒，順流而下，瓊以所執長矛援高祖出之，又以所跨馬奉高祖，瓊徒步護之，奔十餘里，乃入涿州。高祖薦於明宗，明宗賞之，尋超授軍職。

同光末，明宗討趙在禮於鄴。鄴軍既變，明宗退至魏縣，遣高祖以騎士三百疾趨汴州。時莊宗遣騎將西方鄴守其城，高祖憂之，使瓊以勁兵突封丘門而入，高祖踵之，鄴尋歸命，浚郊遂定。及高祖領陝州，奏補雲騎指揮使，俄改侍衛牙隊指揮使。長興中，從高祖討東川，至劍州，使瓊以部下兵破賊軍數千，身中重創，軍還，改龍武指揮使。清泰中，屯雲州，累擒獲契丹人馬，以功改右捧聖軍指揮使。唐末帝以瓊元事高祖，乃自寨下移授單州馬步軍副指揮使。

高祖即位，補護聖都指揮使，又念疇昔輟馬導護之力，前後所賜金帛甚厚，但未升爵位，瓊亦鬱鬱然。久之，領横州刺史。五年，出典申州，微有政聲。少帝嗣位，入爲殿前散員都指揮使，遥領雷州，俄遷棣州刺史。遇楊光遠以青州叛，自統本部兵攻其城，且以書誘瓊，瓊因拒之，以書上進，朝廷嘉之。開運二年，改洺州團練使，累官至加檢校司空。三年，授護聖右廂都指揮使，領岳州團練使。時洺州吏民列狀保留，朝廷不允。及杜重威降敵，改授瓊威州刺史。行及鄭州，遇群盜攻郡，與方太禦賊，中流矢而卒，年六十五。

率領本部士兵送糧到薊門，當時高祖隨行，到涿州和敵人遭遇，高祖陷入包圍圈。李瓊回頭看到各軍已經撤退，就悄悄拉住高祖的鐵衣，與他朝着東方逃走。到劉李河，受到敵人襲擊，李瓊浮水先到南岸，高祖到了河心，坐騎倒下，高祖順流往下漂，李瓊用手中長矛幫助高祖上了岸，又把自己騎的馬奉獻給高祖，李瓊步行保護高祖，跑了十多里路，纔進入涿州。高祖將他推薦給明宗，明宗獎賞他，很快破格授予他軍中職務。

同光末年，明宗在鄴郡討伐趙在禮。鄴軍嘩變後，明宗撤退到魏縣，派高祖率騎士三百名飛速趕到汴州。當時莊宗派騎將西方鄴守衛該城，高祖爲此擔憂，派李瓊率精鋭士兵衝破封丘門進城，高祖緊隨在後，西方鄴於是投誠，浚儀城郊就平定了。等高祖領陝州時，上奏補授他爲雲騎指揮使，不久改任侍衛牙隊指揮使。長興年間，他隨同高祖征討東川，來到劍州，高祖派李瓊率部下士兵打敗數千名賊軍，李瓊身負重傷，軍隊返回後，改任龍武指揮使。清泰年間，他駐守雲州，多次活捉契丹人馬，因功改任右捧聖軍指揮使。後唐末帝因爲李瓊原來侍奉高祖，因此將他從邊塞調任單州馬步軍副指揮使。

高祖登上皇位，補授他爲護聖都指揮使，又追念從前他讓出坐騎開道護衛的功勞，前前後後賞賜給他的金帛很豐厚，衹是没有晋升他的爵號官位，李瓊因此悶悶不樂。過了很久，領横州刺史。五年，出京主管申州，略微有點治績聲譽。少帝繼承皇位，他進京任殿前散員都指揮使，遥領雷州，不久升任棣州刺史。正碰上楊光遠占據青州反叛，親自統領本部兵馬攻打棣州，并且寫信誘降李瓊，李瓊當即拒絶，將書信呈交上來，朝廷嘉獎了他。開運二年，改任洺州團練使，積功加官至檢校司空。三年，授予護聖右廂都指揮使，領岳州團練使。當時洺州官吏百姓上奏狀請求讓他留任，朝廷没有答應。等到杜重威投降敵人，改授李瓊爲威州刺史。走到鄭州，正碰上衆盜賊進攻郡城，他和方太一起抵禦盜賊，中流箭去世，年六十五歲。

## 高漢筠

高漢筠，字時英，齊州歷山人也。曾祖詣，嘗爲是邑令，故家焉。漢筠少好書傳，嘗詣長白山講肄，會唐末齊、魯交兵，梁氏方霸，乃擲筆謁焉。尋納於軍門，未幾，出爲衛州牙校。唐天祐中，莊宗入魏，分兵諭其屬郡，時漢筠以利病説衛之牧守，俾送款於莊宗，以漢筠爲功，尋移洺州都校，其後改常山爲北京，以漢筠爲皇城使，加檢校兵部尚書、左驍衛將軍同正。明宗即位，除成德軍節度副使，俄以荆門用軍，促詔漢筠移倅襄州，權知軍州事。長興中，歷曹、亳二州刺史，秩滿，加檢校司徒，行左金吾衛大將軍。

清泰末，高祖建義於河東，唐末帝遣晋昌節度使張敬達率師圍太原，委漢筠巡撫其郡。及敬達遇害，節度副使田承肇率部兵攻漢筠於府署，漢筠乃啓關延承肇，謂曰：“僕與子俱承朝寄，而相迫何甚?”承肇曰：“我欲扶公爲節度使。”漢筠曰：“老夫耄矣，不敢首爲亂階，死生繫子籌之。”承肇目左右令前，諸軍投刃於地，曰：“高金吾累朝宿德，不可枉殺。”承肇以衆意難拒，遂謝云：“與公戲耳!”遂與連騎以還。高祖入洛，飛詔徵之，遇諸途，乃入覲，尋遷左驍衛大將軍、内客省使。天福三年正月，遘疾，終東京之私第，時年六十六。

漢筠性寬厚，儀容偉如也，雖歷戎職，未嘗有非法之言出於口吻，多慕士大夫所爲，復以清白自負。在襄陽，有孽吏常課外獻白金二十鎰，漢筠曰：“非多納麰麰，則刻削闤闠，吾有正俸，此何用焉!”因戒其主者不復然，其白金皆以狀上進，有詔嘉

高漢筠，字時英，齊州歷山人。曾祖父高詣，曾任本縣縣令，因此就在這裏定居。漢筠少年時喜好典籍和傳述類著作，曾經到長白山講習，正碰上唐朝末期齊、魯交戰，梁氏正在稱王稱霸，他就投筆從戎，前去投效。很快將他收録進軍門，不久，出任衛州牙校。唐天祐年間，莊宗進入魏州，分兵招撫各屬郡，當時漢筠用利害得失去游説衛地長官，讓他向莊宗投誠，因爲漢筠有這個功勞，所以很快調任他爲洺州都校。後來將常山改爲北京，任命漢筠爲皇城使，加官檢校兵部尚書、左驍衛將軍同正。明宗登上皇位，任命他爲成德軍節度副使，不久因荆門發生戰争，明宗趕緊命令漢筠調任襄州節度副使，權知軍州事。長興年間，歷任曹、亳二州刺史，任期滿後，加官檢校司徒，行左金吾衛大將軍。

清泰末年，高祖在河東舉義，後唐末帝派晋昌節度使張敬達率軍包圍太原，派漢筠巡視安撫晋昌。敬達被害後，節度副使田承肇率領部下到府署進攻漢筠，漢筠就打開門栓請承肇進門，告訴他説：“我和你都肩負朝廷的重任，爲什麽要這樣相逼呢?”承肇説：“我想要扶持您做節度使。”漢筠説：“老夫老了，不敢率先背叛，我的生死就由你安排吧。”承肇用眼神示意身旁的人上前，衆兵士將兵器扔到地上説：“高金吾是幾朝中年高德劭的人，不能濫殺。”承肇因爲衆人的心意難以違背，所以就謝罪説：“我和你開玩笑罷了！”就和他并馬返回。高祖進入洛陽，飛速下令徵召他，在途中相遇，漢筠於是進京朝見，很快升任左驍衛大將軍、内客省使。天福三年正月，漢筠患病，在東京家中去世，時年六十六歲。

漢筠生性寬厚，身材魁偉，雖然歷任軍中職務，但從來没有説過很失體統的話，很羨慕士大夫的作爲，以清白自負。在襄陽時，有不法官吏在定額之外獻上白金二十鎰，漢筠説：“如果不是多收小麥大麥，就是侵奪市場店鋪，我有正當的薪俸，拿這些來幹什麽呢！”隨即告誡負責人不能再這樣做，至於白金他都原封不動獻給朝

之。及莅濟陰，部民安之，四邑飯僧凡有萬八千人。在亳州三年，歲以己俸百千代納逋租，斯亦近代之良二千石也。

長子貞文，仕皇朝，爲開封少尹，卒。

廷，得到詔書嘉獎。他到濟陰任職後，轄區百姓感到安寧，四個屬縣總共供養僧人一萬八千名。在亳州三年，每年用自己的薪俸成百上千地代繳拖欠租稅，他也是近代的好郡守。

他的長子貞文，在本朝任職，爲開封少尹，去世。

**孫彥韜**

孫彥韜，字德光，汴州浚儀人也。少以勇力應募從軍。梁祖之兼領四鎮，擢彥韜於行間，歷諸軍偏校。及唐莊宗與梁軍對壘於河上，彥韜知梁運將季，乃間行渡河，北歸莊宗，莊宗嘉而納之，授親從右廂指揮使。及莊宗平梁，出爲晉州長步都校，加檢校兵部尚書。天成初，遷綿州刺史、檢校尚書左僕射，至郡逾年，以考課見稱，就加檢校司空。長興、清泰中，歷密、沂、濮三州刺史，累官至檢校太保，賜竭忠建策興復功臣。高祖即位，復授密州刺史，尋卒於任，年六十四。

孫彥韜，字德光，汴州浚儀人。少年時憑勇力應募從軍。梁太祖兼領四鎮時，選拔彥韜到軍中，歷任諸軍低級武官。後唐莊宗和後梁軍在黃河邊交戰時，彥韜知道後梁氣數已盡，就抄近道渡過黃河，到北邊投奔莊宗，莊宗嘉獎并收録了他，授予親從右廂指揮使。莊宗平定後梁後，他出任晉州長步都校，加官檢校兵部尚書。天成初年，升任綿州刺史、檢校尚書左僕射，到郡一年多，以政績上乘著名，就地加官檢校司空。長興、清泰年間，他歷任密、沂、濮三州刺史，多次升官至檢校太保，賜號竭忠建策興復功臣。高祖登上皇位，又授予他密州刺史，不久在任上去世，年六十四歲。

彥韜出於軍旅，植性和厚，理綿州日，甚著綏懷之譽，故有賞典旌焉。在濮陽，屬清泰末，群寇入郡，郡人大擾，彥韜率帳下百人，一呼破之，人皆感之。但不能守廉養正，以終令譽。長興中，罷密州赴闕，苞苴甚厚。起甲第於洛陽，逾月而成，華堂廣廡，亞王公之家，見者嗤之。故淹翔五郡，位不及廉察，抑有由也。

彥韜出身行伍，稟性温和敦厚，治理綿州時，安撫關心百姓，享有很高的聲譽，因此按制度予以獎勵。在濮陽時，正值清泰末年，衆盜賊進入郡城，郡城中人十分不安，彥韜率領屬下一百多人，一聲吶喊打敗敵人，人們都感激他。但是他不能堅守廉潔修養正道，以保持晚節。長興年間，解除密州職務返回京城時，他受賄所得已很豐厚。在洛陽修造豪華住宅，一個多月後纔完工，廳堂華麗廊廡寬廣，僅次於王公之家，見到住宅的人都咒駡他。因此他長期在五郡間任職，官位没有升到觀察使，就是這個緣故。

**王傅拯**

王傅拯，吴江人也。父綰，僞虔州節度使。傅拯初事楊溥，爲黑雲右廂都指揮使，領本軍戍海州。唐長興元年，傅拯殺海州刺史陳宣，焚州城，以所部兵五千人來歸。明宗喜而納之，授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司徒、

王傅拯，吴江人。父親王綰，僞虔州節度使。傅拯最初追隨楊溥，爲黑雲右廂都指揮使，率本軍戍守海州。後唐長興元年，傅拯殺死海州刺史陳宣，焚毁州城，率本部士兵五千人來歸順。明宗欣喜地接納了他，授予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司徒、曹州刺史，不久調任到濮州。清泰年

曹州刺史，尋移濮州。清泰中，遷貝州防禦使，秩滿有代，會范延光叛，以兵要傅拯入魏城，疑而不用。延光降，高祖授傅拯諸衛將軍，出爲寧州刺史。境接蕃部，以前弊政滋章，民甚苦之，傅拯自下車，除去弊政數十件，百姓便之。不數月，移刺虢州。離寧州日，衙門聚數千人，拆橋遮道以留之。及赴虢略，爲理清静，蒸民愛戴如寧州焉。開運中，歷武州刺史，受代歸洛，遇疾卒。傅拯家本多財，尤好賓客，及歷數郡，不事生産，將即世，甚貧匱，物論惜之。

間，晋升貝州防禦使，任期滿後得人代職，正碰上范延光反叛，派兵要挾傅拯進入魏城，因有疑慮而没有任用他。延光投降，高祖授予傅拯諸衛將軍，出京任寧州刺史。寧州邊境和蕃部接壤，從前政治弊端很突出，百姓爲此苦惱，傅拯自從到任後，取消數十件政治弊端，百姓感到很方便。不到幾個月時間，調任虢州刺史。他離别寧州時，衙門前聚集了好幾千人，拆毁橋梁堵塞道路以求挽留他。到了虢略後，爲政清静，老百姓對他的愛戴和寧州一樣。開運年間，歷任武州刺史，任滿後由人代職後返回洛陽，生病去世。傅拯家中原有很多財産，他特别喜好交結賓客，他在幾郡任職時，不經營家業，即將離世前，很是貧乏，人們嘆息愛憐。

### 祕瓊

祕瓊，鎮州平山人也。父弘遇，以善射歷本軍偏校，累官至慶州刺史。瓊亦有勇，清泰中，董温琪爲鎮州節度使，擢瓊爲衙内指揮，倚以腹心。及温琪陷蕃，瓊乃害温琪之家，載其尸，都以一坎瘞之。温琪在任貪暴，積鏹巨萬，瓊悉輦之，以藏其家，遂自稱留後。高祖即位，遣安重榮代之，授瓊齊州防禦使。時重榮與蕃帥趙思温同行，部曲甚衆，瓊不敢拒命，尋橐其奇貨，由鄴中以赴任。先是，鄴帥范延光將謀叛，遣牙將范鄴持書構瓊，瓊領書不答。使者還，具達其事，延光深忿之。及聞瓊過其境，密使精騎殺瓊於夏津，以滅其口，一行金寶侍伎，皆爲延光所有，由是延光異志益露焉。

祕瓊，鎮州平山人。父親弘遇，因善於射箭歷任本州軍偏校，多次升官至慶州刺史。祕瓊也很英勇，清泰年間，董温琪爲鎮州節度使，擢升祕瓊爲衙内指揮，把他當作親信。温琪落入蕃部手中後，祕瓊殺害了温琪全家，載着他們的尸體，統統掩埋在一個坑中。温琪在任貪婪殘暴，積聚了很大一筆錢財，祕瓊全部用車裝載，藏進自己家中，於是自稱爲留後。高祖登上皇位，派安重榮替代他的職務，授予祕瓊齊州防禦使。當時重榮和蕃軍主帥趙思温一起到來，手下人馬很多，祕瓊不敢違抗命令，很快裝好奇珍異寶，路過鄴中去赴任。先前，鄴郡主帥范延光企圖謀反，派牙將范鄴帶着書信去鼓動祕瓊，祕瓊看了書信却不作回答。使者返回，詳細報告了這件事，延光十分憤恨他。待到知道祕瓊路過他的轄區，就暗中指使精鋭騎兵在夏津殺死祕瓊，以便滅口，所有金寶侍伎，全被延光占有，從此延光的謀反之心更加暴露無遺。

### 李彦珣

李彦珣，邢州人也。少爲郡之牙吏，唐天祐中，明宗鎮其地，彦珣素無檢節，因洽於左右，明宗即位，以爲通事舍人。嘗遣使東川，行至其境，其僕從爲董璋所收，彦珣竄還，

李彦珣，邢州人。少年時爲本郡的衙吏，唐天祐年間，明宗鎮守該地，彦珣向來不知檢點節制，常在明宗身邊拍馬奉迎，明宗登上皇位，任命他爲通事舍人。曾經派他出使東川，來到東川境内，他的僕從都被董璋收留，彦珣抱頭鼠竄而

以失敬故也。朝廷攻璋，詔授行營步軍都監。彥珣素不孝於父母，在鄉絶其供饋，同列惡其鄙惡，旋出爲外任。清泰中，遷河陽行軍司馬，遇張從賓爲亂，因朋助之，從賓敗，奔於魏州。范延光既叛，署爲步軍都監，委以守陴，招討使楊光遠以彥珣見用，欲撓延光而誘彥珣，乃遣人就邢臺訪得其母，令於城下以招之。彥珣識其母，發矢以斃之，見者傷之。及隨延光出降，授坊州刺史，近臣以彥珣之惡逆奏於高祖，高祖曰："赦命已行，不可改也。"遂令赴郡，後不知其所終也。

逃回，是因爲他失禮的緣故。朝廷攻打董璋，下詔授予他行營步軍都監。彥珣向來不孝敬父母，斷絶了對鄉間父母的贍養饋贈，同僚嫌棄他的卑鄙醜惡，很快調他到地方任職。清泰年間，晋升他爲河陽行軍司馬，正碰上張從賓作亂，因而結黨相助，從賓戰敗，他逃到魏州。范延光反叛後，任命他爲步軍都監，派他守衛女墻，招討使楊光遠因爲彥珣受到范延光任用，打算離間范延光而招降彥珣，就派人到邢臺尋找來他的母親，讓她在城下招降彥珣。彥珣認出他的母親，放箭射死了她，目睹此事的人都爲她哀傷不平。等到隨同范延光出城投降，授予他坊州刺史，近臣將彥珣的大逆不道上奏給高祖，高祖說："赦免令已經公布，不能更改了。"於是命令他趕赴坊州，後來不知他的下落。

史臣曰：昔從簡從莊宗戰於河上，可謂勇矣，及其爲末帝守於孟津，豈得爲忠乎？忠既無聞，勇何足貴！潘環、方太，雖咸負雄幹，而俱歿亂世，蓋方略不足以衛其身故也。何建舉秦、隴之封，附巴、邛之俗，守方之寄，其若是乎！其餘皆儋珪析爵之流也，亦可以垂名於是矣。祕瓊既覆董氏之族，旋爲鄴帥所屠，何報應之速也！唯彥珣忍射其親，殆非人類，晋祖宥之不戮，蓋失刑之甚也。

史臣曰：從前萇從簡跟隨莊宗在黄河邊交戰，可以稱爲英勇了，但當他爲末帝守衛孟津時，却怎能算是忠義呢？忠義既然没有做到，勇敢又有什麽可貴的呢！潘環、方太，雖然都有雄才大略，但是却死在亂世，那是才智不足以保衛自身的緣故。何建以秦、隴的疆土，順從巴、邛的風俗，守衛一方的重任，難道應該如此嗎？其他的人都是任官受爵之輩，也可以在這裏留下名字。祕瓊既然殺光了董氏一家，自己很快又被鄴地主帥所殺，報應爲什麽這樣快速啊！至於李彥珣殘忍地射死母親，大概不是人所做的，後晋高祖饒他不死，是最嚴重的背離刑法。

# 舊五代史卷九十五(晉書二十一)

## 列傳第十

### 皇甫遇

皇甫遇，常山人也。父武，流寓太原，嘗爲遮虜軍使。遇少好勇，及壯，虬髯善騎射。唐明宗在藩時，隸於麾下，累從戰有功。明宗即位，遷龍武都指揮使，遥領嚴州刺史，出討東川，爲行營左軍都指揮使。應順、清泰中，累歷團練防禦使，尋遷鄧州節度使。所至苛暴，以誅斂爲務，其幕客多私去，以避其累。

皇甫遇，常山人。父親皇甫武，流亡到太原定居，曾任遮虜軍使。皇甫遇年少時愛逞强，成年後，虬髯，擅長騎射。後唐明宗在藩鎮時，他隸屬於帳下，多次隨同作戰有功。明宗登上皇位，他晋升龍武都指揮使，兼挂銜嚴州刺史，出征東川，爲行營左軍都指揮使。應順、清泰年間，積功歷任團練防禦使，不久升任鄧州節度使。所到之處苛刻殘暴，以勒索錢財爲務，他的幕賓大多私自離去，以免受他牽累。

高祖入洛，移領中山，俄聞與鎮州安重榮爲婚家，乃移鎮上黨，又改平陽，咸以憸人執事，政事隳紊。及鎮河陽，部内創别業，開畎水泉，以通溉灌，所經墳墓悉毁之，部民以朝廷方姑息郡帥，莫之敢訴。少帝即位，罷歸闕下。二年，契丹南寇，從至澶州，戰於鄆州北津，契丹衆大敗，溺死者數千人，以功拜滑州節度使。

高祖進入洛陽，他調任主管中山，不久聽説他和鎮州安重榮結成親家，就調任鎮守上黨，又改爲平陽，他全都用奸詐小人執掌事務，政事廢棄紊亂。等他鎮守河陽時，在轄區内修建别墅，開掘田間引水溝，以通灌溉，水溝經過的地方所有墳墓都被清除，屬下百姓因爲朝廷過分姑息郡帥，没有人敢於控告他。少帝繼承皇位，他解除職務返回京城。二年，契丹向南侵略，皇甫遇跟隨少帝到澶州，在鄆州北渡口交戰，契丹部衆大敗，溺水死去的人有好幾千，因功拜任滑州節度使。

三年，契丹率衆屯邯鄲，遇與安審琦、慕容彦超等禦之。遇將渡漳河，契丹前鋒大至，遇引退，轉鬥二十里至鄴南榆林店。遇謂審琦等曰："彼衆我寡，走無生路，不如血戰。"遂自辰及未，戰百餘合，所傷甚衆。遇所乘馬中鏃而斃，遇有紀綱杜知敏以馬授遇，遇得馬復戰，久之稍解。杜知敏已爲所獲，遇謂彦超曰："知

三年，契丹率軍屯駐邯鄲，皇甫遇和安審琦、慕容彦超等抵禦他們。皇甫遇正打算横渡漳河，契丹前鋒大量衝來，皇甫遇往後撤，轉戰二十里來到鄴南榆林店。皇甫遇對安審琦等人説："敵衆我寡，無路求生，不如浴血一戰。"於是從辰時到未時，交戰一百多個回合，殺傷的人很多。皇甫遇騎的馬中箭倒地，皇甫遇有位紀綱官杜知敏將自己的馬交給皇甫遇，皇甫遇得到馬後又投入戰鬥，過了很久局勢纔稍稍緩解。杜知敏

敏蒼黄之中，以馬授我，義也，安可使陷於賊中！”遂與彦超躍馬取知敏而還，敵騎壯之。俄而生軍復合，遇不能解。時審琦已至安陽河，謂首將張從恩曰：“皇甫遇等未至，必爲敵騎所圍，若不急救，則成擒矣。”從恩曰：“敵甚盛，無以枝梧，將軍獨往何益？”審琦曰：“成敗命也，設若不濟，則與之俱死，假令失此二將，將何面目以見天子！”遂率鐵騎北渡赴之。契丹見塵起，謂救軍并至，乃引去。遇與彦超中數創得還，時諸軍嘆曰：“此三人皆猛將也！”遇累官至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已被抓走，皇甫遇告訴慕容彦超說：“知敏在匆忙之間，將馬交給我，這是義氣啊，哪能讓他落進敵賊手中！”就和彦超一起打馬衝去將杜知敏解救回來，敵騎都覺得他們很威武。不久敵人的生力軍再次合圍過來，皇甫遇無法衝出重圍。當時安審琦已到了安陽河，告訴主將張從恩說：“皇甫遇等人還没有來，必定被敵騎包圍了，如果不趕緊搭救，他們就要被俘虜了。”張從恩說：“敵人氣勢很旺，無法抵擋，將軍獨自趕去有什麽作用呢？”安審琦説：“成敗是命中注定的，假使不能成功，就和他們死在一起。倘若失掉這二員大將，又有什麽臉面去見天子！”就率領鐵騎向北渡河趕去。契丹看到塵土飛揚，以爲援軍全都到了，於是撤走。皇甫遇和慕容彦超身上幾處負傷終於返回，當時各軍將士感嘆道：“這三個人都是猛將啊！”皇甫遇積功升官至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四年，契丹復至，從杜重威營滹水，重威送款於契丹，遇不預其議，及降，心不平之。時戎王欲遣遇先入汴，遇辭之，因私謂人曰：“我身荷國恩，位兼將相，既不能死於軍陣，何顔以見舊主！更受命圖之，所不忍也。”明日，行及趙郡，泊其縣舍，顧從者曰：“我已信宿不食，疾甚矣，主辱臣死，無復南行。”因絶吭而殞，遠近聞而義之。漢高祖登極，詔贈中書令。

四年，契丹再度殺來，皇甫遇隨同杜重威在滹水邊安營，重威向契丹投誠，皇甫遇没有參與計議，投降後心中憤憤不平。當時契丹君主打算派皇甫遇先進汴京，皇甫遇推辭了，他私下告訴别人說：“我身受國恩，官職兼任將相，既然不能死在戰場上，還有什麽臉面去見舊主！又要奉命收拾舊主，我不忍心這樣做。”第二天，走到趙郡，駐扎在縣舍，回頭對隨行人員說：“我已經兩天兩夜不吃東西，病已經很重了，君主受辱臣下就該以死盡忠，我不再朝南走了。”隨即扼斷喉嚨死去，遠遠近近聽説此事的人都認爲他忠義。後漢高祖登上皇位，下詔追贈他爲中書令。

周廣順三年正月，遇妻宋國夫人霍氏上言，請度爲尼，周太祖許之，仍賜紫衣，號貞範大師，法名惠圓，又賜夏臘十。

後周廣順三年正月，皇甫遇的妻子宋國夫人霍氏上奏説，請求出家爲尼，後周太祖同意了她的請求，賜予紫衣，法號貞範大師，法名爲惠圓，又賜給出家年數十年。

**王清**

王清，字去瑕，洺州曲周人也。父度，世爲農。清少以勇力端厚稱於鄉里。後唐明宗領行臺，置步直軍，清預其募，漸升爲小校。同光初，從戰於河上有功，賜忠烈功臣。明宗即

王清，字去瑕，洺州曲周縣人。父親王度，世代務農。王清年少時憑着勇力和端莊厚道的品性聞名於鄉里。後唐明宗主管行臺時，設立步直軍，王清應募而去，逐漸升爲小校。同光初年，隨同在黄河邊作戰有功，賜號忠烈功臣。明宗登

位，自天成至清泰末，歷嚴衛、寧衛指揮使，加檢校右散騎常侍。

天福元年，高祖建義入洛，加檢校刑部尚書，改賜扈蹕忠孝功臣。三年，從楊光遠平范延光於鄴，改奉國軍都虞候。六年，襄州安從進叛，從高行周討之，逾年不下。一日，清請先登，諸軍繼其後，會有内應者，遂拔其城。清以中重創，有詔褒慰。七年，改賜推忠保運功臣，加金紫光禄大夫，領溪州刺史。八年，詔遣以所部兵屯於鄴。九年春，契丹南牧，圍其城，清與張從恩守之，少帝飛蠟詔勉諭，錫之第宅。契丹退，以干城功，繼遷軍額。

開運二年春三月，從杜重威北征，解陽城之圍，加檢校司徒。是歲秋七月，詔遣與皇甫遇援糧入易州。十一月，從杜重威收瀛州，聞契丹大至，重威率諸軍沿滹水而西，將保常山，及至中渡橋，契丹已屯於北岸。自其月二十七日至十二月五日，軍不能解。時戎王至，留騎之精者以禦我，分其弱者，自故靈都城緣其山足，涉滹沱之淺處，引衆而南，至趙郡，凡百餘里，斷我飛輓，且扼歸路。清知勢蹙，謂重威曰："軍去常山五里，守株於此，營孤食盡，將若之何！請以步兵二千爲前鋒，奪橋開路，公可率諸軍繼之，期入常山，必濟矣。"重威可之，遣宋彦筠俱行。清一擊獲其橋，契丹爲之小却，重威猶豫不進，密已貳於國矣。彦筠退走，清列陣北岸，嚴戒部曲。日暮，酣戰不息。契丹以生軍繼至，我無寸刃益之，清與其下殁焉，時年五十三。契丹尋於所戰之地，築一京觀。及漢高祖即位，使人平之，贈清太傅。是歲，清子守鈞於本邑義化別

上皇位，從天成到清泰末年，王清歷任嚴衛、寧衛指揮使，加官檢校右散騎常侍。

天福元年，高祖起義進入洛陽，給他加官檢校刑部尚書，改賜扈蹕忠孝功臣。三年，王清跟隨楊光遠在鄴郡平定范延光，改任奉國軍都虞候。六年，襄州安從進反叛，他跟隨高行周前去征討，一年多後都沒有成功。有一天，王清請求率先登城，各軍緊隨其後，正巧有人在城内接應，於是攻占了城池。王清因爲身負重傷，有詔書予以褒獎撫慰。七年，改賜推忠保運功臣，加官金紫光禄大夫，兼領溪州刺史。八年，下詔派他率本部人馬屯駐在鄴郡。九年春，契丹南侵，包圍了該城，王清和張從恩守衛城池，少帝飛速發下蠟丸詔書嘉獎鼓勵，賞賜住宅給他。契丹撤退，他因守衛城池的功勞，連升軍銜。

開運二年春三月，他跟隨杜重威北征，爲陽城解圍，加官檢校司徒。這年秋七月，下詔派他同皇甫遇援送糧草進易州。十一月，跟隨杜重威收復瀛州，聽説契丹大軍開來，重威率領各軍順着滹水向西走，打算保衛常山，等到中渡橋時，契丹已經屯扎在北岸。從十一月二十七日到十二月五日，戰鬥一直不停。當時契丹君主到來，留下精鋭騎兵抵擋我軍，分出較弱的軍隊，從靈都城舊址沿着山脚，渡過滹沱河水淺處，率衆向南，來到趙郡，共有一百多里路，截斷我軍的糧草運輸，并且扼住我軍的退路。王清知道形勢危急，告訴重威説："軍隊距離常山五里，呆守此地，兵營孤立糧食斷絶，又怎麽辦呢！請您派步兵二千爲前鋒，奪取橋梁開闢通道，您可以率各軍緊隨在後，按計劃進入常山，必定會成功。"杜重威聽允了這個意見，派宋彦筠一同前去。王清一次進攻就奪取了橋梁，契丹軍因此稍稍後撤，重威猶豫不前，暗中已經背叛國家了。宋彦筠撤走，王清在北岸列陣，嚴格約束部隊。傍晚，酣戰不停。契丹由於有生力軍相繼到來，我方却没有絲毫增援，王清和他的部下全體戰死，當時他五十三歲。契丹不久在這一戰場上，修造了一座大墳墓埋葬他們藉以炫耀自己的戰功。等到後漢高祖登上皇位，派人鏟除了這座大墳，追

業，招魂以葬之也。

贈王清爲太傅。這年，王清的兒子王守鈞在本縣義化别墅中，爲他招魂安葬。

## 梁漢璋

梁漢璋，字國寶，應州人也。少以勇力事唐明宗，歷突騎、奉德指揮使。高祖即位之二年，遥領欽州刺史。三年，加檢校司空，改護聖都指揮使。七年，遷檢校司徒，遥領閬州團練使。八年，授陳州防禦使，從少帝澶州還，改檢校太保、鄭州防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旋除永清軍兵馬留後，俄正授節制。是歲，詔領千騎戍冀州，尋以杜重威北討，詔以漢璋充北面馬軍都排陣使，遣收淤口關，與契丹騎五千相遇於浮陽之北界，苦戰竟日，以衆寡不侔，爲流矢所中，殁於陣，即是歲十一月也，時年四十九。漢璋熟於戎馬，累有軍功，及爲藩郡，所至好聚斂，無善政可紀。及鎮甘陵，甚有平契丹之志，但以所領偏師，驟逢勍敵，故有是衄焉。是月，其子海榮進漢璋所乘鞭馬及器仗，帝傷之，乃贈太尉。

梁漢璋，字國寶，應州人。少年時因勇猛有力而追隨後唐明宗，歷任突騎、奉德指揮使。後晋高祖登上皇位的第二年，他兼挂銜欽州刺史。三年，加官檢校司空，改爲護聖都指揮使。七年，晋升檢校司徒，挂銜閬州團練使。八年，授予他陳州防禦使，隨同少帝從澶州返回後，改爲檢校太保、鄭州防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旋即任命爲永清軍兵馬留後，很快正式任命他爲節度使。這年，少帝下詔命他率一千騎兵戍守冀州，不久因爲杜重威向北進討，下詔任命漢璋充任北面馬軍都排陣使，派他收復淤口關。和五千契丹騎兵在浮陽北界遭遇，苦戰終日，因衆寡不敵，他被流箭射中，死在陣地上，時間是當年十一月，當時他四十九歲。梁漢璋慣於戎馬生涯，多次立下戰功，等他出任地方大員時，所到之處都喜好搜刮，没有好的政績可供記載。等他鎮守甘陵時，很有平定契丹的志向，衹是因爲他帶領部分兵馬，突然和强敵相遇，因此兵敗身亡。這個月，他的兒子海榮獻上漢璋用過的鞭子馬匹和兵器，少帝爲他哀傷，就追贈他爲太尉。

漢璋有弟漢瑭，亦以善用槊有名於時。天成中，爲魏府效節軍使，攻定州王都，漢瑭督所部一軍首入其城，獲王都及蕃將秃餒名馬數駟。時范延光鎮常山，欲其駿者，漢瑭不諾。後漢瑭屯兵趙郡，因事奏而殺之，時人冤之。

漢璋有個弟弟漢瑭，也因爲擅長用槊在當時很有名。天成年間，任魏府效節軍使，攻打定州王都，漢瑭統領本部人馬率先進城，活捉王都和蕃將秃餒的好多名馬。當時范延光鎮守常山，想要其中的駿馬，漢瑭没有答應。後來漢瑭在趙郡駐扎軍隊，范延光藉故上奏將他殺害，當時人都覺得他冤枉。

## 白奉進

白奉進，字德昇，雲州清塞軍人也。父曰達子，世居朔野，以弋獵爲事。奉進少善騎射，後唐武皇鎮太原，奉進謁於軍門，以求自效，武皇納於麾下。莊宗之破夾寨也，奉進挺身首犯賊鋒，莊宗睹而壯之，後從戰山東河上，繼以功遷龍武指揮使。同光中，魏王繼岌伐蜀，擢爲親軍

白奉進，字德昇，雲州清塞軍人。父親叫達子，世代居住在北方，以打獵爲職業。奉進年少時就擅長騎射，後唐武皇鎮守太原，奉進到軍營門口拜見，自求報效，武皇將他收爲部下。莊宗攻打夾寨時，奉進率先挺身衝向敵人，莊宗看見後認爲他很勇猛。後來跟隨莊宗在山東黄河邊交戰，相繼因功晋升龍武指揮使。同光年間，魏王繼岌討伐蜀國，提升他爲親軍指揮使。天成、

指揮使。天成、長興中，統上軍，加檢校右散騎常侍。應順中，轉捧聖右廂都指揮使、檢校刑部尚書，賜忠順保義功臣，遥領封州刺史。清泰中，加檢校右僕射、唐州刺史，治郡逾年，甚有政績。

長興年間，統領上軍，加官檢校右散騎常侍。應順年間，升任捧聖右廂都指揮使、檢校刑部尚書，賜號忠順保義功臣，兼挂銜封州刺史。清泰年間，加官檢校右僕射、唐州刺史，治理該州超過一年，很有政績。

高祖即位，徵赴闕，超加檢校司徒，充護聖左廂都指揮使，遥領歙州刺史。始奉進有女嫁於皇子重信，故高祖尤所倚愛。二年，改護聖左右廂都指揮使。是歲，車駕幸夷門。五月，領昭信軍節度，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

高祖登上皇位，徵召他來京，破格加官檢校司徒，充任護聖左廂都指揮使，兼挂銜歙州刺史。當初奉進有個女兒嫁給皇子重信，因此高祖特别信任寵愛他。二年，改任護聖左右廂都指揮使。這年，高祖前往夷門。五月，奉進兼昭信軍節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

六月，范延光據鄴爲亂，詔遣率騎軍三千北屯滑臺。時符彦饒爲滑州節度使，一夕，有軍士夜掠居人，奉進捕之，凡獲五盜，三在奉進本軍，二在彦饒麾下，尋命俱斬之。彦饒怒其不先告，深銜之。明日，奉進左右勸奉進面謝，奉進然之，以從騎數人候彦饒於牙城，既入，且述其過。彦饒曰："軍中法令，各有部分，何得將滑州兵士一例處斬，殊無主客之義乎！"奉進曰："軍士抵法，寧有彼我，今僕以咎自陳，而公怒不息，莫是與范延光同反耶！"因拂衣而起，彦饒不留。其帳下介士大噪，擒奉進殺之。是日，步軍都校馬萬、次校盧順密聞奉進遇害，率其步衆攻滑之子城，執彦饒送於京師，戮於班荆館北。高祖以奉進倉卒遇禍，嘆惜久之，詔贈太傅。

六月，范延光占據鄴郡作亂，高祖下詔派奉進率領三千騎軍往北屯守滑臺。當時符彦饒任滑州節度使，一天晚上，有士兵在夜晚搶劫居民，奉進捕捉他們，共抓獲五名劫賊，三名在奉進自己軍中，二名在彦饒部下，他很快下令斬殺了五名盜賊。彦饒惱恨他不事先告知自己，因此深深地忌恨他。第二天，奉進的左右隨從勸説奉進當面謝罪，奉進同意了，領着幾名隨從騎兵在内城等候彦饒，進去後，陳述了自己的失誤。彦饒説："軍中的法令，各有各的部署，哪能將滑州士兵一例處斬，太没有主客的規矩了！"奉進説："士兵伏法，難道還分你我，現在我自己承認過錯，但是您惱怒未消，莫非是和范延光同樣謀反嗎！"隨即提衣起身，彦饒没有挽留。他的帳下武士大聲喧鬧，抓着奉進將他殺害。這天，步軍都校馬萬、次校盧順密聽説奉進被害，率領步兵攻打滑州的内城，捉拿彦饒押送京城，在班荆館北將他殺死。高祖因爲奉進突然遇害，惋惜哀嘆了很久，下詔追贈他爲太傅。

**盧順密**

盧順密，汶陽人也。初事梁將戴思遠爲步校，思遠爲鄆州節度使，領部兵屯德勝渡，留順密守其城。順密睹北軍日盛，遂遁歸莊宗，且言鄆城方虚，可以襲而取之。莊宗信之，尋遣明宗率衆趨鄆，果拔之，由順密之

盧順密，汶陽縣人。最初追隨後梁將領戴思遠爲步校，思遠任鄆州節度使，率本部人馬駐守德勝渡，留下順密守衛州城。順密看到北面的軍隊日益强大，就逃出城投靠莊宗，并且訴説鄆城正是空虚的時候，可以襲擊并占領之。莊宗相信了他，很快派明宗率領部衆趕到鄆州，果然攻克

始謀也。莊宗尋以順密列於帳下，累遷爲軍校。明宗即位，歷數郡刺史。順密性篤厚，臨諸軍，撫百姓，皆有仁愛之譽。

了它，這是聽從了順密的提議的原因。莊宗很快將順密網羅到帳下，積功升任軍校。明宗登上皇位，他歷任過幾個郡的刺史。順密生性踏實厚道，統領各軍，安撫百姓，都有仁慈寬厚的聲譽。

及高祖車駕幸夷門，范延光據鄴城叛，高祖命諸將相次領軍討之，順密亦預其行。時騎將白奉進屯於滑州，尋爲滑帥符彦饒所殺，軍衆大亂，争荷戈拔刃，噉呼於外，時馬萬爲步軍都校，不爲遏之。順密未明其心，乃率部曲數百，趨謂諸軍及萬曰："滑臺去行闕二百里，我等家屬在闕下，爾輩如此，不思血族乎？奉進見殺，過在彦饒，擒送天子，必立大功，順我者賞之，不順我者殺之。"萬曰："善。"諸軍遂不敢動。乃引軍北攻牙城，執彦饒於樓上，使裨將方太押送赴闕，滑城遂定。朝廷即以馬萬爲滑州節度使，時飛奏皆以萬爲首故也。後數日，高祖知功由順密，尋以順密爲涇州留後，至鎮未幾而卒。高祖甚悼之，贈驍衛上將軍。

等到高祖的車馬駕臨夷門，范延光占據鄴城作亂，高祖命令衆將領相繼率軍討伐他，順密也參預了這一行動。當時騎軍將領白奉進駐在滑州，不久被滑州主帥符彦饒殺害，軍中部衆大亂，争先扛槍拔刀，在外面吆喝，當時馬萬爲步軍都校，不加阻止。順密不明白他的用意，就率領幾百名部下，跑來告訴各軍以及馬萬説："滑臺距離行宫二百里，我們的家屬都在行宫附近，你們這樣做，就不怕全家抄斬嗎？奉進被殺，罪過在彦饒，將他活捉送交天子，必定建立大功，順從我的人有賞，不順從我的人斬殺。"馬萬説："好。"各軍就不敢妄動了。於是率軍向北攻打内城，在城樓上捉拿了彦饒，派裨將方太押送到京，滑城於是安定了。朝廷立即任命馬萬爲滑州節度使，是因爲當時的快報都把馬萬寫成首領的緣故。過後幾天，高祖知道功勞是由順密建立的，很快任命順密爲涇州留後，到任後没有多久他就去世了。高祖深切哀悼他，追贈爲驍衛上將軍。

### 周環

周環，晉陽人也。少端厚，善書計，自高祖時歷鎮藩翰，用爲腹心，累職至牙門都校，凡帑廩出納，咸以委環，經十餘年，未嘗以微累見誤，高祖甚重之。及即位，命權判三司事，未幾，辭曰："臣才輕任重，懼終不濟，苟以避事，冒寵獲罪，願陛下哀其疲駑，優以散秩，臣之幸也。"高祖可之，尋命權總河陽三城事，數月改授安州節度使。臨民有惠，御軍甚嚴，一境安之。先是，威和指揮使王暉領部下兵屯於安陸，環至鎮，待之甚厚。俄聞范延光叛於魏博，張延賓寇於汜水，暉以環高祖之元臣也，

周環，晉陽人。從小端莊穩重，擅長書寫和計算，在高祖鎮守藩鎮時，把他作爲心腹，積功升官至牙門都校，所有錢糧出納，全都交付周環，歷時十多年，從來没有因爲絲毫失誤而受責備，高祖很器重他。等高祖登上皇位，命他權判三司事，不久，他推辭道："臣下才智淺薄而職責重大，恐怕最終不能勝任，苟且逃避職事，就會因爲貪圖榮寵而受到懲處，希望陛下可憐我疲軟愚魯，拿閑散職事優待我，就是臣下的幸運了。"高祖同意了他的請求，很快任命他代理主持河陽三城事，幾個月後改授安州節度使。他統治百姓有恩惠，駕馭軍隊很嚴肅，全轄區因此安寧。先前，威和指揮使王暉率領部下士兵駐守安陸，周環到任所後，對待他很優厚。不久聽説范

幸國朝方危，遂害環於理所，自總州事，以爲延光勝則附之，敗則渡江而遁，斯其計也。既而襄陽安從進遣行軍司馬張朏，會復州兵於要路以徼之，李金全承詔繼至，暉遂掠城中財帛士女，欲奔江南，尋爲其下所殺。金全至，盡誅其黨。高祖聞環遇害，嘆息久之，詔贈太傅。

延光在魏博反叛，張延賓在汜水作亂，王暉因爲周環是後晋高祖的元老大臣，乘着本朝正面臨危機，就在辦公衙署將周環殺害，自己總管州中事務，認爲范延光獲勝自己就依附他，如果失敗自己就渡過長江逃跑，這就是他的打算。不久襄陽安從進派行軍司馬張朏，會同復州軍隊在要道截擊他，李金全奉詔命接着趕來，王暉就搶劫城中的財帛士女，打算逃往江南，很快被他的部下殺死。金全到達後，全部殺盡他的黨羽。高祖聽説周環遇害，嘆息了好久，下詔追贈他爲太傅。

## 沈贇

沈贇，字安時，徐州下邳人。少有膽氣，初事梁太祖爲小校。天祐三年，補同州左崇勇馬軍指揮使，入典衛兵，歷龍驤、拱宸都指揮使，累有戰功。及莊宗平梁，隨段凝等降，不改其職。同光三年，從魏王繼岌平蜀，屬康延孝叛，魏王署贇爲一行馬步都虞候，領兵從任圜襲擊延孝於漢州，擒之以獻，未及策勛，會明宗登極。天成初，授檢校司空、虢州刺史，其後歷壁、隨、石、衛、威、衍、忻、趙八州刺史，累官至檢校太保，賜輸忠宣力功臣。開運元年，爲祁州刺史。其年冬，契丹入寇，自恒州迴，以羸兵驅牛羊過其城下，贇乃出州兵以擊之，契丹以精騎剗其門邀之，州兵陷賊。趙延壽知其無備，與蕃賊急攻之，仍呼謂贇曰："沈使君我故人也，擇禍莫若輕，早以城降，無自辱也。"贇登城呼曰："侍中父子誤計，陷於契丹，忍以羶幕之衆，殘害父母之邦，不自羞慚，反有德色。沈贇寧爲國家死，必不效汝所爲也。"翌日城陷，贇自剄而卒，家屬爲賊所擄。

沈贇，字安時，徐州下邳縣人。從小就有膽識氣魄，最初侍奉後梁太祖爲小校。天祐三年，補爲同州左崇勇馬軍指揮使，進京主管衛兵，歷任龍驤、拱宸都指揮使，多次立下戰功。等到莊宗平定後梁，他隨同段凝等歸降，没有改變他的官職。同光三年，跟隨魏王繼岌平定蜀國，正碰上康延孝反叛，魏王任命沈贇爲一行馬步都虞候，率軍隨同任圜在漢州襲擊延孝，活捉他來進獻，還没有來得及按功行賞，正趕上明宗登上皇位。天成初年，授予檢校司空、虢州刺史，此後歷任壁、隨、石、衛、威、衍、忻、趙八州刺史，積功升官到檢校太保，賜號輸忠宣力功臣。開運元年，爲祁州刺史。這年冬天，契丹入侵，從恒州撤回，派老弱士兵趕着牛羊從城下經過，沈贇於是派州兵出城掩襲，契丹派精鋭騎兵搶占城門隔斷他們，州兵被敵賊打敗。趙延壽知道沈贇没有防備，就同蕃賊一起急攻該城，并且招呼沈贇説："沈使君你是我的老朋友，同樣是災禍就不如選擇輕些的，趁早將城池投獻，不要自取羞辱。"沈贇登上城墻高聲道："侍中父子失於算計，陷身在契丹，忍心率領滿身羊羶味的部衆，踐踏自己的祖國，自己不覺得羞愧，反而沾沾自喜。沈贇寧願爲國捐軀，也絶不仿效你的作爲。"第二天城池失陷，沈贇自剄而死，家屬被敵賊俘掠。

## 吴巒

吴巒，字寶川，汶陽盧縣人也。少好學，以經業從鄉試下第。唐長

吴巒，字寶川，汶陽盧縣人。從小好學，以經學參加鄉試落選。後唐長興初年，爲沙彦

興初，爲沙彦珣從事，累遷大同軍節度判官。高祖建號，契丹之援太原也，彦珣據雲中，二三顧望，及契丹還塞，彦珣出城迎謁，尋爲所擄。時巒在城中，謂其衆曰："豈有禮義之人而臣於異姓乎！"即與雲州將吏闔門拒守。契丹大怒，攻之，半歲不能下。高祖致書於契丹，乃解圍而去。召巒歸闕，授徐州節度使，再遷右諫議大夫，爲復州防禦使，數年罷歸。

初，國家以甘陵水陸要衝之地，慮契丹南侵，乃飛輓芻粟，以實其郡，爲大軍累年之備。王令温之爲帥也，有軍校邵珂者，性凶率悖慢，令温因事使人代之，不復齒用，閑居城中。其子殺人，以重賂償之，其事方解，尋爲州吏所恐，又悉財以彌其口。自是尤蓄怨恨，因使無賴者亡入契丹，言："州有積粟，内無勁兵，圍而攻之，克之必矣。"及令温入朝，執政者以巒雲中之難，有善守之功，遂令乘軺而往，權知貝州軍州事。既至，會大寒，軍士無衣者悉衣之，平生廉儉，囊無資用，以至壞帳幕以賙之，其推心撫士如此。邵珂一見，因求自效，即聽而任之。巒素爲書生，旁無爪牙，珂慷慨自陳，願效死左右，巒遣督義兵，守城之南門。

天福九年正月，契丹大至，其一日大噪環其城，明日陳攻具於四墉，三日契丹主躬率步奚及渤海夷等四面進攻，巒衆投薪於夾城中，繼以炬火，賊之梯衝，焚爇殆盡。是日，賊復合圍，郡中丁壯皆登城守陴。俄而珂自南門引賊騎同入，巒守東門，未知其事，左右告曰："邵珂背矣！"巒顧城中已亂，即馳馬還公館，投井而死。契丹遂屠其城，朝野士庶，聞者

珣從事，積功升任大同軍節度判官。高祖建立帝號，契丹增援太原，彦珣占據雲中，三心二意顧盼不定，等到契丹返回塞外時，彦珣出城迎接，接着就被擄走。當時吴巒在城中，告訴部衆説："哪有禮義之邦的人向别國稱臣的呢！"就和雲州將士官吏關閉城門防守。契丹十分惱怒，攻打城池，半年都没有攻下。高祖寫信給契丹，他們纔解除圍困撤走。高祖召吴巒到京，授予徐州節度使，再度升任右諫議大夫，擔任復州防禦使，幾年後免職回京。

當初，朝廷因爲甘陵是水陸交通要道，擔心契丹向南侵犯，就運送糧草，充實該郡，備足大軍幾年的供給。王令温任主帥時，有個軍校邵珂，性情凶狠傲慢，令温藉故派人頂替了他，不再録用，閑居城中。他的兒子殺了人，行重賄加以補救，這件事纔緩解，不久又被州吏恐嚇，他又拿出全部錢財封住州吏的口。從此更加懷有怨恨，隨即派不務正業的人逃進契丹，説："州城中存有糧食，城内没有精兵，圍攻城池，一定能够攻克。"等令温入朝，執政者因爲吴巒在雲中危難時，有善於防守的功勞，就命令他乘坐輕便馬車趕去，代理主持貝州軍州事。到達後，正碰上大寒，士兵没有衣服穿的全部供給衣服，他平生廉潔儉省，口袋中没有錢財，以至於用壞帳幕周濟士兵，他推心置腹地關心士兵到這個地步。邵珂一見，乘機自求報效，他就聽信而任用了邵珂。吴巒一向是書生，身邊没有心腹爪牙，邵珂慷慨地自己表白，願意爲他盡忠，吴巒派他統領義兵，守衛州城南門。

天福九年正月，契丹大軍開到。有一天大聲叫嚷着包圍了州城，第二天在城墻四周陳列攻城器具，第三天契丹君主親自率領奚族步兵以及渤海蕃族等四面進攻，吴巒的部衆在夾城中放進柴草，接着投進火炬，敵賊的雲梯戰車，被焚毁殆盡。這天，敵賊再度合圍，郡中丁壯全都登城防守女墻。不久邵珂從南門招引敵騎一同進城，吴巒守衛東門，不知此事，身旁的人相告説："邵珂反叛了！"吴巒環顧城中已經混亂，就飛馬跑回公館，投井而死。契丹於是在城中進行屠殺，

咸嘆惜之。

朝野官民，聽説此事都爲他哀嘆惋惜。

### 翟璋

翟璋，未詳何許人也。好勇多力，時目爲大蟲，即"痴虎"之稱也。後唐天成初，自鄴都馬步軍都指揮使領平州刺史，尋改復州防禦使。三年三月，遷新州威塞軍兩使留後。四年五月，正授旄節。長興元年二月，加檢校太保，入爲右領軍衛上將軍，轉左羽林統軍。清泰中，復領新州。高祖建義，割新州屬契丹。時契丹大軍歸國，遣璋於管内配率犒宴之資，須及十萬緡，山後地貧，民不堪命。始戎王以軟語撫璋，璋謂必得南歸，及委璋平叛奚、圍雲州皆有功，故留之不遣。璋鬱鬱不得志，遇疾，尋卒焉。

翟璋，籍貫字號不詳。他力大勇猛，當時將他看作大蟲，也就是"痴虎"的别稱。後唐天成初年，自鄴都馬步軍都指揮使兼領平州刺史，不久改任復州防禦使。三年三月，晉升新州威塞軍兩使留後。四年五月，正式任命他爲節度使。長興元年二月，加官檢校太保，進京任右領軍衛上將軍，調任左羽林統軍。清泰年間，再次主管新州。高祖起義，將新州割讓給契丹。當時契丹大軍回國，委派翟璋在轄區内攤派徵收犒勞契丹軍隊的費用，需要有十萬緡，山後地區貧困，百姓難以求生。當初契丹君主用好言好語撫慰翟璋，翟璋以爲一定可以回到南方，等到委派翟璋平定反叛的奚人、圍攻雲州，翟璋都有功，因此留住他不放回去。翟璋悶悶不樂很不得意，染上疾病，很快死去。

### 程福贇

程福贇，未詳何許人也。性沉厚，有勇力，累爲軍校。天福七年冬，杜重威討鎮州，與安重榮大戰於宗城，以功遷洺州團練使、檢校太保，未幾，入爲奉國左廂都指揮使。九年春，少帝將幸澶淵，福贇部下有軍士文榮等八人，潜謀作亂，於本營縱火，福贇尋領腹心之士撲滅之，福贇亦有所傷。福贇性本純厚，又以車駕順動，秘而不奏。同列李殷，居福贇下無名，欲危福贇以自升，遂密陳其事，云："福贇若不爲亂，何得無言?"少帝至封丘，出福贇爲商州刺史，尋下獄鞫之。福贇終不自明，以至見殺，人甚冤之。

程福贇，籍貫字號不詳。他生性穩重，勇猛有力，積功升任軍校。天福七年冬，杜重威征討鎮州，和安重榮在宗城大戰，他因功升任洺州團練使、檢校太保，不久，入朝任奉國左廂都指揮使。九年春，少帝即將駕臨澶淵，福贇部下有兵士文榮等八人，陰謀作亂，在本營縱火，福贇很快帶領心腹將士將火撲滅，福贇也受了傷。福贇本性淳樸厚道，又因爲少帝隨即要出巡，就隱瞞此事没有奏告。同僚李殷，位居福贇下没有名望，打算陷害福贇以便自己晉升，就暗中陳奏此事，説："福贇如果不作亂，哪能不言不語?"少帝來到封丘，貶福贇爲商州刺史，不久將他關進獄中審訊。福贇最終没有自我表白，以至於被處死，人們覺得他十分冤枉。

### 郭璘

郭璘，邢州人也。初事後唐明宗，漸升爲軍校。天福中，爲奉國指揮使，歷數郡刺史。開運中，移領易州，契丹攻其郡，璘率厲士衆，同其甘苦，敵不能克。復以州兵擊賊，數

郭璘，邢州人。最初侍奉後唐明宗，漸漸升任軍校。天福年間，爲奉國指揮使，歷任數郡刺史。開運年間，調任主管易州，契丹攻打該郡，郭璘激勵部衆，同甘共苦，敵人不能攻克。他又用州兵襲擊敵賊，多次獲利，朝廷嘉獎他，就地

獲其利，朝廷嘉之，就加檢校太保。契丹主嘗謂左右曰："吾不畏一天下，乃爲此人抑挫!"重威降，契丹使通事耿崇美誘其民衆，璘不能制，既降，爲崇美所害。漢高祖即位，詔贈太傅。

加官檢校太保。契丹君主曾經告訴左右侍臣説："我不怕統一天下，却被這個人阻撓!"杜重威投降，契丹派通事耿崇美引誘易州百姓，郭璘無法控制，投降後，被崇美害死。後漢高祖登上皇位，下詔追贈他爲太傅。

史臣曰：觀前代人臣之事迹多矣，若乃世道方泰，則席寵恃禄者實繁；世運既屯，則效死輸忠者無幾。如皇甫遇憤激而没，王清以血戰而亡，近世以來，幾人而已。其或臨難捐軀，或守方遇害，比夫惑妖艷以喪其命，因醇酎以亡其身者，蓋相去之遠矣！唯順密遏滑臺之肇亂，救晋室之臨危，亦可謂之忠矣。

史臣曰：觀看前代人臣的事迹很多了，如果在世道興隆時，憑藉恩寵仰仗俸禄的人實在很多；世運衰敗後，效死盡忠的人就没有幾個。像皇甫遇憤激而死，王清血戰而亡，近代以來，衹有幾個人罷了。那些或者面臨危難而捐軀，或者守衛州郡而遇害的人，比起被妖冶美色迷惑而喪命，因醇濃美酒而身亡的人來，真是相距太遠了！盧順密阻止滑臺發生的暴亂，解救晋室面臨的危機，也可以稱爲忠心了。

# 舊五代史卷九十六(晋書二十二)

## 列傳第十一

### 孔崇弼

孔崇弼，初仕後唐，自吏部郎中授給事中，時族兄昭序繇給事中改左常侍，兄弟同居門下，時論榮之。崇弼，天福中遷左散騎常侍。無他才，但能談笑，戲玩人物，揚眉抵掌，取悦於人。五年，詔令泛海使於杭越。先是，浙中贈賄，每歲恒及萬緡，時議者曰："孔常侍命奇薄，何消盈數，有命即無財，有財即無命。"明年使還，果海中船壞，空手而歸。

孔崇弼，最初在後唐任職，自吏部郎中授任給事中，當時他的堂兄昭序由給事中改任左常侍，兄弟一同在門下省供職，當時的輿論覺得他們很榮耀。崇弼，天福年間升任左散騎常侍。他没有别的才能，衹會談笑，取笑他人揚眉鼓掌，以此取悦於人。五年，下詔命他經海道出使到杭越。先前，浙中贈送賄賂，每年都有一萬緡，當時評論的人説："孔常侍的命運出奇的微薄，何必要滿數，有命就無財，有財就無命。"第二年出使回來，果然船在海中毁壞，空手而回。

### 陳保極

陳保極，閩中人也。好學，善屬文，後唐天成中擢進士第，秦王從榮聞其名，辟爲從事。從榮素急暴，後怒保極不告出游宰相門，以馬棰鞭之，尋出爲定州推官。從榮敗，執政知其屈，擢居三署，歷禮部、倉部員外郎。

初，桑維翰登第之歲，保極時在秦王幕下，因戲謂同輩曰："近知今歲有三個半人及第。"蓋其年收四人，保極以維翰短陋，故謂之半人也。天福中，維翰既居相位，保極時在曹郎，慮除官差跌，心不自安，乃乞假南游，將謀退迹。既而襄、鄧長吏以行止入奏，維翰乃奏於高祖曰："保極閩人，多狡，恐逃入淮海。"既以詔追赴闕，將下臺鍛成其事，同列李崧極言以解之，因令所司就所居鞫

陳保極，閩中人。好學，擅長寫文章，後唐天成年間考中進士，秦王從榮聽到他的名聲，徵辟爲從事。從榮向來暴躁，後來惱怒保極没有禀告自己就登門造訪宰相府，用馬鞭打他，很快貶他爲定州推官。從榮失敗後，執政者知道他的冤屈，擢升他到三署任職，歷任禮部、倉部員外郎。

當初，桑維翰考中進士那年，保極當時在秦王幕下，因而戲笑地告訴同輩説："近來知道今年有三個半人考中進士。"大概是當年録取四個人，保極因爲維翰短小醜陋，因此稱他爲半個人。天福年間，維翰位居宰相，保極當時爲曹郎，擔心除授官職有起落，自己心中不能安寧，就請假到南方，打算隱退。不久襄、鄧長官將他的行踪上奏，維翰就向高祖上奏説："保極是閩人，很是狡詐，恐怕會逃到淮海。"隨即奉詔追他來京，準備發送御史臺羅織成他的罪狀，同僚李崧竭力陳説以解救他，因而命令有關部門前往

之。貶爲衛尉寺丞，仍奪金紫，尋復爲倉部員外郎，竟以銜憤而卒。

他居住的地方審訊他。貶爲衛尉寺丞，照例剥奪金紫，不久再任倉部員外郎，終因含憤而死。

保極無時才，有傲人之名，而性復鄙吝，所得利禄，未嘗奉身，但蔬食而已。每與人奕棋，敗則以手亂其局，蓋拒所賭金錢不欲償也。及卒，室無妻兒，唯囊中貯白金十鋌，爲他人所有，時甚嗤之。

保極缺乏處理時務的才能，有傲慢待人的名聲，而且性情又卑鄙吝嗇，他獲得的利禄，從來没有自己盡情享用，總是粗茶淡飯罷了。每當和人下棋，輸時就用手攪亂棋局，大抵是不想賠償賭輸的金錢。等到死時，家中没有妻子兒子，衹有布袋中存放白金十錠，被别人占有，當時人都很鄙視他。

## 王瑜

王瑜，其先范陽人也。父欽祚，仕至殿中監，出爲義州刺史。瑜性凶狡，然雋辯驍果，騎射刀筆之長，亦稱於當代。起家累爲從事，天福中，授左贊善大夫。會濮郡秋稼豐衍，税籍不均，命乘使車，按察定計。既至郡，謂校簿吏胡藴、惠鶚曰："余食貧久矣，室無增貲，爲我致意縣宰，且求假貸。"由是濮之部内五邑令長共斂錢五十萬，私獻於瑜。瑜即以書上奏，高祖覽章嘆曰："廉直清慎有如此者，誠良臣也。"於是二吏五宰即時停黜，擢瑜爲太府少卿。

王瑜，他的祖先是范陽人。父親欽祚，官做到殿中監，出任義州刺史。王瑜生性凶狠狡詐，然而辯論出衆驍勇果敢，有騎射辦案的特長，也受到當時人的稱贊。離家出仕積官爲從事，天福年間，授予左贊善大夫。正碰上濮郡秋季莊稼大豐收，但税收却不相稱，命他乘車出使，檢驗審察制訂對策。到郡後，他告訴校簿吏胡藴、惠鶚説："我生活貧困很久了，家中没有增加財産，替我致意縣令，暫且尋求借貸。"因此濮郡境内的五個縣長官總共聚集五十萬錢，私下進獻給王瑜。王瑜隨即列表上奏，高祖觀看奏章感嘆説："像這樣廉潔正直謹慎的人，的確是好臣僚啊。"於是兩個校簿吏五個縣令都當即停職，擢升王瑜爲太府少卿。

杜重威之鎮東平也，瑜父欽祚爲節度副使，及重威移鎮常山，瑜乃詭計干重威，使奏己爲恒州節度副使，竟代其父位。歲餘，入爲刑部郎中。丙午歲，父欽祚刺舉義州，瑜歸寧至郡。會契丹據有中夏，何建以秦州歸蜀，瑜説欽祚曰："若不西走，當屬契丹矣！"厲色數諫，其父怒而不從。因其卧疾涉旬，瑜仗劍而脅之曰："老懦無謀，欲趨炮烙，不即爲計，則死於刃下。"父不得已而聽之。時隴東屯兵扼其川路，將北趣蕃部，假途而因與郡盗酋長趙徽歃血爲約，以兄事之。謂徽曰："西至成都，余身爲相，余父爲將，爾當領一大郡，能

杜重威鎮守東平時，王瑜的父親王欽祚爲節度副使，等重威調任鎮守常山，王瑜就用詭計拜求重威，讓他奏薦自己爲恒州節度副使，竟然替代了他父親的職位。一年多後，入朝任刑部郎中。丙午年，父親王欽祚督察義州，王瑜回家探親來到郡中。正碰上契丹占據了中原，何建以秦州歸順蜀國，王瑜游説王欽祚説："如果不向西逃走，就要歸屬於契丹了！"多次臉色嚴峻地勸諫，他的父親惱怒地不聽他的。因爲他卧病在床已有十天，王瑜仗劍脅迫他説："年老懦弱没有謀略，想趕去受炮烙之刑，如果不當即作好打算，就死在我的劍下。"父親不得已而聽從了他的主意。當時隴東駐軍扼守了入川要道，他打算向北趕往蕃部，因借路而和郡中盗賊首領趙徽歃血爲盟，把他當作兄長來侍奉。告訴趙徽説：

遂行乎?"徽曰:"諾。"瑜慮爲所賣,先致其妻孥,館於郡中。行有期矣,徽潛召其黨,伺於郊外。子夜,瑜舉族行,輜重絡繹十有餘里,徽之所親,循溝澮而遁,至馬峽路隅,舉燧相應,其黨起於伏莽,斷欽祚之首,貫諸長矛,平生聚蓄金幣萬計,皆爲賊所掠,少長百口,殺之殆盡。瑜尚獨戰千人,矢不虛發,手無射捍,其指流血。及窘,乃夜竄山谷,落髮爲僧。月餘,爲樵人所獲,縶送岐州,爲侯益所殺,時年三十九。

"向西抵達成都,我身爲宰相,我父親做將軍,你應當主管一個大郡,能一道前去嗎?"趙徽說:"好。"王瑜擔心被他出賣,就先招來他的妻子兒女,安置在郡中。出發的日期確定後,趙徽暗中召集黨羽,等候在郊外。子夜時,王瑜全家出動,携帶的物資連綿十多里,趙徽的親戚,順着水溝逃走,來到馬峽路旁,舉火相應,他的黨羽從埋伏的草叢中衝出,砍下王欽祚的首級,穿在長矛上,平生聚集的數萬金幣,都被盜賊搶走,老小一百多口人,被屠殺殆盡。王瑜還孤身同千餘賊人拼殺,箭不虛發,手上没有護套,他的手指都磨出了血。等到窘迫時,就連夜逃進山谷,削髮爲僧。一個月後,被樵夫抓獲,捆送岐州,被侯益殺死,當時三十九歲。

始瑜有姑寡居,來歸其家,以前夫遺腹有子,經數年不産,每因事預告人吉凶,無不驗者。時契丹來犯闕,前月餘謂瑜曰:"暴兵將至,宜速去之,苟不去,亂必及矣。"後瑜果死,此謂"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也。

起初王瑜有姑母守寡,前來投奔他家,因前夫遺腹有兒子,經過幾年都没有生下地,她經常將吉凶在事前預告别人,没有不應驗的。當時契丹來侵犯京城,一個多月前她告訴王瑜說:"凶狠的軍隊就要到了,應當趕緊離去,如果不走,大禍就必定臨頭了。"後來王瑜果然死去,這就叫"天作孽,還可躲避,自己作孽,不可逃脱"啊。

## 張繼祚

張繼祚,故齊王全義之子也。始爲河南府衙内指揮使,全義卒,除金吾將軍,旋授蔡州刺史,累官至檢校太保。明宗郊天,充供頓使,復除西衛上將軍。唐清泰末,丁母憂,天福初,喪制未闋,會張從賓作亂,發兵迫脅,取赴河陽,令知留守事。從賓敗,與二子詔戮於市。始繼祚與范延光有舊,嘗遣人以馬遺之。屬朝廷起兵,將討鄴城,爲巡兵所獲,奏之,高祖深忌之。及敗,宰臣桑維翰以父珙早事齊王,奏欲雪之,高祖不允,遂止罪繼祚一房,不累其族。

張繼祚,已故齊王全義的兒子。他最初爲河南府衙内指揮使,全義去世,任命他爲金吾將軍,很快授予蔡州刺史,積功升官至檢校太保。明宗郊祭上天,他充任供頓使,又任命爲西衛上將軍。後唐清泰末年,遭逢母親喪事,天福初年,守喪期尚未滿,正遇上張從賓作亂,派兵脅迫,將他送到河陽,命他知留守事。從賓失敗後,高祖下詔將他和兩個兒子在市上斬首。當初繼祚和范延光有交情,曾派人送馬給他。正值朝廷起兵,準備討伐鄴城,送馬人被巡邏兵抓獲,奏報上去,高祖深深地忌恨他。等他失敗後,執政大臣桑維翰因父親桑珙早年侍奉齊王,上奏想要解救他,高祖不答應,於是衹懲治繼祚一家人,没有連累他的同族。

## 鄭阮

鄭阮,洺州人也。少爲本郡牙

鄭阮,洺州人。少年時爲本郡牙將,莊宗攻

將，莊宗略地山東，以阮首歸義旗，繼遷軍職。阮有子，自幼事明宗中門使安重誨，重誨以其桀黠，愛之。及明宗即位，擢阮至鳳翔節度副使。會唐末帝鎮其地，阮稍狎之。末帝嗣位，以阮爲趙州刺史。而阮性貪濁，民間細務，皆密察而糾之，令納賂以贖罪。有屬邑令，因科醵拒命，密以束素募人陰求其過，後竟停其職，人甚非之。又嘗以郡符取部内凶肆中人隸其籍者，遣於青州，舁喪至洺，郡人憚其遠，願輸直百緡以免其行，阮本無喪，即受直放還。識者曰："此非吉兆也。"未幾，改曹州刺史，爲政愈弊。高祖建義入洛，阮自郡來朝，旋爲本州指揮使石重立所殺，舉族無孑遺。

占山東，因鄭阮最先起義歸順，連連升任軍中職務。鄭阮有個兒子，從小就侍奉明宗中門使安重誨，重誨因爲他凶猛狡詐，所以喜愛他。等明宗登上皇位，擢升鄭阮到鳳翔節度副使。正碰上後唐末帝鎮守該地，鄭阮漸漸親近他。末帝繼承皇位，任命鄭阮爲趙州刺史。鄭阮生性貪婪，民間瑣事，他都秘密察訪而加以糾彈，令其行賄贖罪。有的縣令聚錢飲酒抗命，鄭阮秘密雇人搜集他的過錯，縣令因此被罷官，人們却以此非難鄭阮。又曾用郡符調用轄區内出售喪葬用品的店鋪中登記在册的人，派往青州，抬死尸到洺州，郡人害怕路途遥遠，希望繳納一百緡錢以求免此一行，鄭阮本來没有喪事，隨即收下錢財放回他們。有見識的人説："這不是好兆頭啊。"不久，改任曹州刺史，處理政事弊端更多。高祖起義後進入洛陽，鄭阮從郡中來朝拜，不久就被本州指揮使石重立殺死，全家族無人逃脱。

### 胡饒

胡饒，大梁人也。少事本鎮連帥爲都吏，歷馬步都虞候。會唐明宗鎮其地，與部將王建立相善，明宗即位，建立領常山，奏饒爲真定少尹。饒本憸人，既在府幕，無士君子之風。嘗因事趙郡，有平棘令張鵬者獻策，請建立於境内每縣所管鄉置鄉直一人，令月書縣令出入行止，饒乃導而薦焉。建立行之彌年，詞訟蜂起，四郡大擾。天成末，王都構亂，陰使結建立爲兄弟之國。時饒又曾薦梁時右庶子張澄爲判官，建立亦狎之。澄素不知書，每座則以《陰符》、《鬼谷》爲己任。建立時密以王都之盟告之，澄與饒俱贊成其事，會王師圍中山，其事遂寢。凡饒之凶戾如此。清泰初，馮道出鎮同州，饒時爲副使，道以重臣，稀於接洽，饒忿之，每乘酒於牙門詬道，道必延入，待以酒肴，致敬而退。道謂左右曰："此人爲不善，自當有報，吾何怒焉。"饒

胡饒，大梁人。年少時侍奉本鎮主帥爲都吏，歷任馬步都虞候。正碰上後唐明宗鎮守該地，和部將王建立相友善，明宗登上皇位，建立領常山，奏薦胡饒爲真定少尹。胡饒本是奸詐小人，在幕府中，没有士君子的風範。曾因事到趙郡，有平棘令張鵬獻計，請建立在境内每縣所管鄉設置鄉直一人，命他按月記録縣令的進出舉動，胡饒就將他引薦上去。建立推行這一方法滿一年，詞訟蜂擁而起，境内大受騷擾。天成末年，王都圖謀作亂，暗中派人和建立結爲兄弟之邦。當時胡饒又曾推薦後梁時右庶子張澄爲判官，建立也和他親昵。張澄一向不讀書，每逢入座時就以《陰符》、《鬼谷》爲己任。建立當時秘密地將和王都的結盟告訴他們，張澄和胡饒全都促成此事，正趕上明宗的軍隊圍困中山，這件事就作罷了。胡饒的凶惡暴戾大抵如此。清泰初年，馮道出京鎮守同州，胡饒當時爲副使，馮道因爲是重臣，交往很少，胡饒忿恨他，常常藉酒在衙門辱駡馮道，馮道必定請他進去，用酒肴款待他，表示敬意後退出。馮道告訴左右隨從説："這個家夥不是好人，自然應該遭到報應，我爲

後閑居河陽。天福二年夏，會張從賓作亂，饒謁於麾下，請預其行。從賓敗，饒以王建立方鎮平盧，走投之，建立延入城，斬之以聞，聞者快焉。

什麼要生氣呢。"胡饒後來閑居河陽。天福二年夏，正趕上張從賓作亂，胡饒到帳下拜見他，請求參與行動。從賓失敗，胡饒因爲王建立正好鎮守平盧，所以跑去投靠他，建立請他進城，將他斬殺後奏報朝廷，聽説此事的人都感到快意。

## 劉遂清

劉遂清，字得一，青州北海人，梁開封尹鄩之猶子也。父琪，以鴻臚卿致仕。遂清少敏惠，初事梁爲保鑾軍使，歷内諸司使，莊宗入汴，不改其職。明宗即位，加檢校尚書僕射，委以西都監守。逾歲，以中山王都有不臣之迹，除遂清爲易州刺史，俾遏其寇衝，既至郡，大有禦侮之略，境内賴焉。王都平，加檢校司空，遷棣州刺史。天成、長興中，歷典淄、輿、登三郡，咸有善政。

高祖即位之二年，授鳳州防禦使，加檢校司徒，會丁母憂，起復，授内客省使、右監門衛大將軍。六年，駕幸鄴都，轉宣徽北院使兼判三司，加檢校太保。七年，少帝嗣位，加右領軍衛上將軍，仍賜竭誠翊戴保節功臣。八年，出領鄭州，加檢校太傅。開運二年，遷安州防禦使。未幾，上表稱疾，詔許就便，迴至上蔡，終於郵舍，時三年四月也。

遂清性至孝，牧淄川日，自北海迎其母赴郡，母既及境，遂清奔馳路側，控轡行數十里，父老觀者如堵，當時榮之。遂清素不知書，但多計畫，判三司日，每給百官俸料，與判官議曰："斯輩非盡有才能，多世禄之家，宜澄其污而留其清者。"或對曰："昔唐朝渾、郭、顔、段，每一赦出，以一子出身，率爲常制；且延賞垂裕，爲國美譚，未有因月給而欲沙汰，恐未當也。"群論由此減之。

劉遂清，字得一，青州北海縣人。後梁開封尹劉鄩的侄子。父親劉琪，以鴻臚卿退休。遂清年少聰慧，起初侍奉後梁爲保鑾軍使，歷任宫中諸司使，莊宗進入汴京，没有改换他的職務。明宗登上皇位，加官檢校尚書僕射，委任他監守西都。一年多後，因爲中山王都有謀反的迹象，所以任命遂清爲易州刺史，讓他控制王都入寇的要道，到郡後，很有抵禦外侮的方略，境内得以安寧。平定王都後，加官檢校司空，升任棣州刺史。天成、長興年間，先後主管淄、輿、登三郡，都有好的政績。

高祖登上皇位的第二年，授予他鳳州防禦使，加官檢校司徒，正碰上母親去世，服喪期未滿又出任官職，授予内客省使、右監門衛大將軍。六年，高祖駕臨鄴都，他升任宣徽北院使兼判三司，加官檢校太保。七年，少帝繼承皇位，加官右領軍衛上將軍，并且賜號竭誠翊戴保節功臣。八年，出京主管鄭州，加官檢校太傅。開運二年，升任安州防禦使。不久，上表告病，少帝下詔允許他任便居住，他到達上蔡，在驛店中去世，當時是開運三年四月。

遂清生性很孝順，主管淄川時，從北海迎接他的母親來郡，母親到達郡境，遂清在路旁奔跑，牽着馬繮行走幾十里，父老鄉親來觀看的人密得像圍墻一樣，當時都以他爲榮耀。遂清向來不讀書，但計謀多端，判三司時，每逢發給衆官僚薪俸，就和判官商議説："這些人并非都有才能，大多是世代享有官俸的家族子弟，應當淘汰那些污濁的而保留其中清廉的人。"有人回答説："從前唐朝渾、郭、顔、段，每逢一次赦令發出，就有一個兒子做官，大抵是通常的制度；何况讓後代繼承官爵俸禄，是國家的美談，從來没有因月薪而打算淘汰官員的，恐怕不妥當吧。"

輿論因此對他有所指摘。

### 房暠

房暠，京兆長安人也。少爲唐宰臣崔魏公家臣，後因亂，客於蒲州。天成中，唐末帝出鎮河中，暠於路左迎謁，求事軍門，末帝愛之，使治賓客。及末帝登極，歷南北院宣徽使，尋與趙延壽同爲樞密使。時薛文遇、劉延朗之徒居中用事，暠雖處密地，其聽用之言，十不得三四，但隨勢可否，不爲事先。每朝廷有大事，暠與端明學士等環坐會議，多於衆中俯首而睡，其避事也如此。高祖即位，以暠濡足閏朝，不專與奪，故特恩原之，命爲左驍衛大將軍，留於西京。開運元年春，卒於洛陽。

房暠，京兆長安縣人。少年時爲唐朝宰臣崔魏公家臣，後來因爲戰亂，客居蒲州。天成年間，後唐末帝出京鎮守河中，房暠在路旁拜見，請求在軍中效力，末帝喜愛他，讓他接待賓客。等末帝登上皇位，歷任南北院宣徽使，不久就和趙延壽同爲樞密使。當時薛文遇、劉延朗之流在朝中專權，房暠雖然位居機密要地，但采用他的提議，十成中還不到三四成，他衹是隨波逐流，不在事前表態。每逢朝廷有大事，房暠和端明學士等環坐四周開會商議，他多數時間在衆人中埋頭睡覺，他就是這樣避免事端。高祖登上皇位，因房暠在僞朝廷做官，没有專擅大權，因此特别開恩赦免了他，任命爲左驍衛大將軍，留在西京。開運元年春，他在洛陽去世。

### 孟承誨

孟承誨，大名人也。始爲本府牙校，遇高祖臨其地，升爲客將。後奏爲宗城令，秩滿，以百姓舉留，移常山稾城令，皆有善政。高祖有天下，擢爲閤門副使，累遷宣徽使，官至檢校司空、太府卿、右武衛大將軍。及少帝嗣位，以植性纖巧，善於希旨，復與權臣宦官密相表裏，凡朝廷恩澤美使，必承誨爲之。一歲之中，數四不已，由是居第華敞，財帛累積。及契丹入汴，張彦澤引兵逼宫城，少帝召承誨計之，承誨匿身不赴。少帝既出宫，寓於開封府舍，具以承誨背恩之事告彦澤，令捕而殺之，其妻女并配部族。漢高祖即位，詔贈太保。

孟承誨，大名人。最初爲本府牙校，恰逢高祖莅臨此地，提拔他爲客將。後來奏舉他爲宗城令，任期滿後，因百姓都請他留任，調任常山稾城令，都有好的政績。高祖擁有天下，擢升他爲閤門副使，積功升任宣徽使，官至檢校司空、太府卿、右武衛大將軍。等少帝繼承皇位，他因稟性乖巧，善於應合旨意，又和權臣宦官内外勾結，大凡朝廷恩典美差，必定由承誨承辦。一年之中，超過四次還無休無止，因此住宅豪華寬敞，錢財積聚很多。等到契丹進入汴京，張彦澤領兵迫近宫城，少帝召承誨來計議，承誨藏身不去。少帝出宫後，住在開封府館舍中，詳細把承誨忘恩負義的事情告訴彦澤，命令捕殺了他，他的妻子女兒全都發配給契丹部族。後漢高祖登上皇位，下詔追贈他爲太保。

### 劉繼勳

劉繼勳，衛州人也。唐天成中，高祖鎮鄴都，繼勳時爲客將，高祖愛其端謹，籍其名於帳下，從歷數鎮。及即位，擢爲閤門使，出爲淄州刺史，遷澶州防禦使，俄改鄭州，自宣徽北院使拜華州刺史。歲餘，鎮同

劉繼勳，衛州人。後唐天成年間，後晋高祖鎮守鄴都，繼勳當時爲客將，高祖喜愛他的端莊謹慎，將他的名字登録在帳下，跟隨高祖先後到過好幾個藩鎮。等高祖登上皇位，擢升他爲閤門使，出任淄州刺史，升任澶州防禦使，不久改爲鄭州，自宣徽北院使拜華州刺史。一年多後，

州。始少帝與契丹絶好，繼勳亦預其謀，及契丹主至闕，繼勳自鎮來朝，契丹責之。時馮道在側，繼勳事急，指道曰："少帝在鄴，道爲首相，與景延廣謀議，遂致南北失歡。臣位至卑，未嘗措言，今請問道，道細知之。"契丹主曰："此老子不是好鬧人，無相牽引，皆爾輩爲之。"繼勳不敢復對。繼勳時有疾，契丹主因令人候其疾狀，云有風痹，契丹主曰："北方地凉，居之此疾可愈。"乃命鎖繼勳，尋解之，以疾終於家。漢高祖入汴，贈太尉。

鎮守同州。當初少帝和契丹斷絶友好關係，繼勳也參預主謀，等契丹君主到京，繼勳從同州來朝見，契丹君主譴責他。當時馮道在旁邊，繼勳情急，指着馮道説："少帝在鄴都，馮道是首席宰相，和景延廣商議，於是導致南北兩朝不和。臣下官卑位低，没有發言，現在請您詢問馮道，馮道全都知情。"契丹君主説："這老兒不是多事之人，不要牽連他，都是你們幹的。"繼勳不敢再應答。繼勳當時有病，契丹君主就命人診斷他的病情，説是風痹，契丹君主説："北方土地清凉，住在那裏這病就好了。"就下令鎖了繼勳，很快又開釋了他，因病死在家中。後漢高祖進入汴京，追贈他爲太尉。

### 鄭受益

鄭受益，唐宰相餘慶之曾孫也。餘慶生澣。澣生從讜，兩爲太原節度使，再登相位。從讜兄處誨，爲汴州節度使。家襲清儉，深有士風，中朝禮法，以鄭氏爲甲。處誨生受益。受益亦以文學致身，累歷臺閣，自尚書郎遷右諫議大夫。天福七年夏，以張彦澤數爲不道，上章請行國典，旬日不報。又貢表切言，訐直無所忌，執政稍惡之。俄而以病請告，歸長安。高祖晏駕，以不赴國哀停任，會赦，拜京兆少尹。宰相趙瑩出鎮咸秦，以受益朝班舊僚，眷待甚至。屬天下率借金穀，乃謂瑩曰："京兆户籍登耗，民力虚實，某備知之矣，品而定之，可使平允。"瑩信之，因使與王人同掌其事。受益既經廢棄，薄於仕宦，遂阿法射利，冀爲生生之資；又素恃門望，陵轢同幕，内奸外直，群情無相洽者。及贓污事發，騰於衆口，瑩不得已，遂按之，其直百萬。八年冬，賜死於家。受益數世公臺，一朝自棄，士君子皆惜之。

鄭受益，唐朝宰相餘慶的曾孫。餘慶生澣，澣生從讜，兩次任太原節度使，兩次登上宰相位。從讜的兄長處誨，任汴州節度使。他家世代清廉節儉，很有士人的風範，中原禮法，以鄭氏爲最好。處誨生受益。受益也以文章學識投身仕途，多次在臺閣任職，自尚書郎升任右諫議大夫。天福七年夏，因張彦澤多次做下大逆不道的事情，所以他上表章請求執行國法，十天都没有回音。又進表懇切陳説，直言無隱没有忌諱，執政者漸漸厭惡起他來。不久因病請假，回到長安。高祖逝世，他因不奔赴國喪而罷職，遇上赦免令，拜任京兆少尹。宰相趙瑩出朝鎮守咸秦，因爲受益是朝中的老同僚，所以對他關懷備至。正值天下聚斂借貸錢糧，他就告訴趙瑩説："京兆户籍的增減，民力的虚實，我都詳細知道了，按等級審定，可以做到公平妥當。"趙瑩相信了他，就派他和官差共同掌管此事。受益遭到免職以後，對仕宦已很淡泊，於是枉法牟利，企圖作爲生財的資本；又一向仗恃門第出身，欺凌同僚，内心奸詐外表耿直，大家都不能和他融洽相處。等到貪污的事情敗露，在衆人口中傳揚，趙瑩没有辦法，這纔審察他，他貪污的財物價值一百萬。八年冬，賜他在家自盡。受益家幾代擔任公輔臺官，一朝自棄，士君子都爲他惋惜。

## 程遜

程遜，字浮休，壽春人。召入翰林充學士，自兵部侍郎承旨授太常卿。天福三年秋，命使吴越，母羸老雙瞽，遜未嘗白執政以辭之。將行，母以手捫其面，號泣以送之。仲秋之夕，陰暝如晦，遜嘗爲詩曰："幽室有時聞雁叫，空庭無路見蟾光。"同僚見之，訝其詩語稍異。及使迴，遭風水而溺焉。

程遜，字浮休，壽春人。召入翰林充任學士，自兵部侍郎承旨授任太常卿。天福三年秋，奉命出使吴越，他母親年老體弱雙目失明，程遜從來没有告訴執政者推辭使命。即將出發時，母親用手蒙着臉，大聲哭泣着爲他送行。中秋夜晚，天空就像月末那樣昏暗，程遜曾經作詩道："幽室有時聞雁叫，空庭無路見蟾光。"同僚看到後，對他的詩句離奇不祥感到驚訝。等他出使返回時，遇到風雨而溺死。

## 李郁

李郁，字文緯，唐之宗屬也。少歷宗寺官，天成、長興中，累遷爲宗正卿。性平允，所歷無愛憎毁譽。高祖登極，授光禄卿。一日晝寢，夢食巨棗，覺而有疾，謂其親友曰："嘗聞'棗'字重'來'，呼魂之象也。余神氣逼抑，將不免乎!"天福五年夏卒。贈太子太保。

李郁，字文緯，是後唐的皇親本族。少年時歷任宗寺官，天成、長興年間，積功升任宗正卿。他生性平和，所到之處都没有受到愛憎褒貶。高祖登上皇位，授予他光禄卿。有一天白日睡覺，夢見吞食大棗，醒來後生病，他告訴親友説："曾經聽説'棗'字由'來'字重叠組成，是招魂的徵兆。我的神氣壓抑，大概不免一死了!"天福五年夏去世。追贈爲太子太保。

## 鄭玄素

鄭玄素，京兆人。避地鶴鳴峰下，萃古書千卷，采薇蕨而弦誦自若。善談名理，或問："水旺冬而冬涸，泛盛乃在夏，何也?"玄素曰："論五行者，以氣不以形。木旺春，以其氣温；火旺夏，以其氣熱；金旺秋，以其氣清；水旺冬，以其氣冷。若以形言，則萬物皆萌於春，盛於夏，衰於秋，藏於冬，不獨水然也。"人以爲明理。後益入廬山青牛谷，高卧四十年。初，玄素好收書，而所收鍾、王法帖，墨迹如新，人莫知所從得。有與厚者問之，乃知玄素爲温韜甥，韜常發昭陵，盡得之，韜死，書歸玄素焉。今有書堂基存。

鄭玄素，京兆人。避禍移居鶴鳴峰下，收集古書一千卷，采摘蕨菜度日，彈琴讀書自在過活。善於談論義理，有人問他："水在冬季旺盛但是却在冬季乾涸，泛濫旺盛却在夏季，爲什麽呢?"玄素説："談論五行的人，觀察氣數而不觀看外形。樹木在春天興旺，是因爲春天氣候温和；火在夏天興盛，是因爲夏季天氣炎熱；金在秋季興旺，是因爲秋高氣爽；水在冬季興旺，是因爲冬季天氣寒冷。如果用外形來考察，那麽一切事物都在春天萌芽，在夏天興盛，在秋天衰老，在冬天收縮，并非衹有水是這樣的。"人們認爲他明白義理。後來又進廬山青牛谷，隱居四十年。當初，玄素喜好收集書帖，他收藏的鍾、王法帖，墨迹如新，没有人知道他從哪裏得來。有和他交情深的人問他，纔知道玄素是温韜的外甥，温韜曾經發掘昭陵，得到全部陪葬品，温韜死後，法帖落到玄素手中。現在有書堂遺址存世。

## 馬重績

馬重績，字洞微，少學數術，明太一、五紀、八象、三統大曆，居於太原。仕晉，拜太子右贊善大夫，遷司天監。天福三年，重績上言："曆象，王者所以正一氣之元，宣萬邦之命，而古今所記，考審多差。《宣明》氣朔正而星度不驗，《崇玄》五星得而歲差一日。以《宣明》之氣朔，合《崇玄》之五星，二曆相參，然後符合。自前世諸曆，皆起天正十一月爲歲首，用太古甲子爲上元，積歲愈多，差闊愈甚。臣輒合二曆，創爲新法，以唐天寶十四載乙未爲上元，雨水正月中氣爲氣首。"詔下司天監趙仁琦、張文皓等考核得失，仁琦等言："明年庚子正月朔，用重績曆考之，皆合無舛。"乃下詔班行之，號《調元曆》。行之數歲輒差，遂不用。重績又言："漏刻之法，以中星考晝夜爲一百刻，八刻六十分刻之二十爲一時，時以四刻十分爲正，此自古所用也。今失其傳，以午正爲時始，下侵未四刻十分而爲午，由是晝夜昏曉，皆失其正，請依古改正。"從之。重績卒年六十四。

馬重績，字洞微，少年時學習天文曆法，精通太一、五紀、八象、三統大曆，住在太原。在後晉做官，拜任太子右贊善大夫，晉升司天監。天福三年，重績上奏說："曆象，帝王參照它來調理萬物的元氣，向天下發布命令，但是古往今來對曆象的記載，考察起來却有很多誤差。《宣明曆》節氣正朔確定了，但是和星度不相應驗，《崇玄曆》和金、木、水、火、土五星應驗了，但是每年差一天。用《宣明》的節氣正朔，會合《崇玄》的五星，相互參考兩種曆法，然後吻合。在前代的各種曆法，都依周代曆法把十一月作爲每年正月，用太古甲子爲上元，年歲越多，誤差越大。臣下就會合《宣明》、《崇玄》兩種曆法，創作新曆，把唐朝天寶十四年乙未作爲上元，把正月中的節氣雨水作爲每年第一個節氣。"高祖下詔發送司天監趙仁琦、張文皓等考校得失，仁琦等上奏說："第二年庚子正月初一，用重績的曆法去檢驗，全都吻合無誤。"於是下詔頒行新曆，號稱《調元曆》。頒行幾年後就有誤差，於是不用。重績又上奏說："漏刻計時的方法，依據中星標定晝夜爲一百刻，八刻六十分刻之二十爲一個時辰，每個時辰以四刻十分爲正中，這是從古代就使用的方法。現在失傳，將午時正中作爲計時的起點，向後侵占未時四刻十分而爲午時，因此晝夜早晚，時刻都不準確，請求依照古代的方法加以改正。"聽從了他的建議。重績去世時六十四歲。

## 陳玄

陳玄，京兆人也。家世爲醫，初事河中王重榮。乾符中，後唐武皇自太原率師攻王行瑜，路出於蒲中，時玄侍湯藥，武皇甚重之，及還太原，日侍左右。武皇性剛暴，樂殺人，無敢言者，玄深測其情，每有暴怒，則從容啓諫，免禍者不一，以是晉人深德之，勛貴賂遺盈門。性好酒樂施，隨得而無私積。明宗朝，爲太原少尹，入爲太府卿。長興中，集平

陳玄，京兆人。世代爲醫生，他最初侍奉河中王重榮。乾符年間，後唐武皇從太原率軍攻打王行瑜，路過蒲中，當時陳玄侍奉湯藥，武皇很器重他，等回到太原，讓他天天在自己身旁侍奉。武皇性格剛狠暴躁，喜歡殺人，没有人敢於勸諫，陳玄深知他的性情，每逢暴怒時，就從容勸諫，因此免禍的人不少，所以晉人深深地感激他，達官貴人的賄賂饋贈滿門都是。他生性喜愛喝酒樂於施捨，隨得隨散没有積蓄。明宗朝，他任太原少尹，入朝爲太府卿。長興年間，收集平

生所驗方七十五首，并修合藥法百件，號曰《要術》，刊石置於太原府衙門之左，以示於衆，病者賴焉。天福中，以耄期上表求退，以光禄卿致仕，卒於晋陽，年八十餘。

生驗證過的藥方七十五個，并且編纂合藥法一百種，取名爲《要術》，刊刻在石上立在太原府衙門左側，讓衆人觀看，使患病的人有所依賴。天福年間，他因年老上表請求辭官，以光禄卿的官銜退休，在晋陽去世，時年八十多歲。

史臣曰：夫彰善癉惡，《麟史》之爲義也；瑜不掩瑕，虹玉之爲德也。故自崇弼而下，善者既書之，其不善者亦書之，庶使後之君子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也。至如重績之曆法，陳玄之醫道，亦不可漏其名而弗紀也。

史臣曰：表彰善良憎恨醜惡，是《春秋》的用意；不以其美掩其醜，正是美玉的品德。因此從孔崇弼以下，好人善事已經記載了，那些不好的人事也要登録在册，纔能讓後世的君子看到好人好事羨慕得惟恐不及，見到奸人醜事害怕得如同將手伸進沸水。至於像馬重績的曆法，陳玄的醫術，也不能漏掉他們的姓名而不作記載啊。

# 舊五代史卷九十七(晋書二十三)

## 列傳第十二

### 范延光

范延光，字子環，鄴郡臨漳人也。少隸於郡牙，唐明宗牧相州，收爲親校。同光中，明宗下鄆州，梁兵屯楊劉口以扼之，先鋒將康延孝潛使人送款於明宗。明宗欲使人達機事於莊宗，方難其選，延光請行，遂以蠟書授之。延光既至，奏莊宗曰："楊劉渡控扼已定，未可圖也。請築壘馬家口，以通汶陽之路。"莊宗從之，復遣歸鄆州。俄而梁將王彦章攻馬家口所築新壘，明宗恐城中不備，又遣間行告莊宗，請益兵。中夜至河上，爲梁兵所獲，送夷門下獄，榜笞數百，威以白刃，終不泄其事。復爲獄吏所護，在獄半年，不復理問。及莊宗將至汴城，獄吏即去其桎梏，拜謝而出之，乃見於路側。莊宗喜，授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工部尚書。

明宗登極，擢爲宣徽使。與霍彦威平青州王公儼，遷檢校司徒。明宗之幸夷門也，至滎陽，聞朱守殷拒命，延光曰："若不急攻，賊堅矣，請騎兵五百，臣先赴之，則人心必駭。"明宗從其請。延光自酉時至夜央，馳二百餘里，奄至城下，與賊交鬥。翌日，守陴者望見乘輿，乃相率開門，延光乃入，與賊巷戰，至厚載門，盡殲其黨，明宗喜之。明年，遷樞密使，權知鎮州軍府事，尋正授節

范延光，字子環，鄴郡臨漳縣人。年少時隸屬於郡衙，後唐明宗鎮守相州，將他收録爲親校。同光年間，明宗攻占鄆州，後梁軍駐守楊劉口頑抗，先鋒將康延孝暗中派人向明宗投誠。明宗想派人送機密給莊宗，正在爲人選犯難，延光請求前去，於是將蠟丸書信交給他。延光到達後，奏告莊宗説："楊劉渡防禦已經準備好，不能攻取。請求在馬家口構築堡壘，以求疏通前往汶陽的道路。"莊宗聽從了他的建議，又派他回鄆州。不久後梁將領王彦章攻打馬家口新修城堡，明宗擔心城中没有防備，又派他抄近道去告訴莊宗，請求增加兵力。他半夜到黄河邊，被後梁軍抓獲，送進夷門監獄，鞭打幾百下，又用白刃威脅他，始終没有泄露使命。又受到獄吏庇護，在獄中半年，不再審理拷問。等莊宗快到汴城時，獄吏就解開他的枷鎖，他拜謝後出獄，在路旁拜見莊宗。莊宗很高興，授予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工部尚書。

明宗登上皇位，擢升他爲宣徽使。和霍彦威一起平定青州王公儼，升任檢校司徒。明宗前往夷門，走到滎陽，聽説朱守殷違抗命令，延光説："如果不趕緊進攻，反賊就穩固了，請給我五百騎兵，臣下率先趕去，那麽對方的人心必定駭異。"明宗聽從了他的請求。延光從酉時到夜半，奔馳二百多里，突然出現在城下，和反賊交戰。第二天，守衛城墻的人看見明宗的車馬，就相繼打開城門，延光就進城去，和反賊巷戰，到達厚載門，全殲賊黨，明宗很高興。第二年，升任樞密使，權知鎮州軍府事，很快正式任命他爲

旄，加檢校太保。長興中，以安重誨得罪，再入爲樞密使，加同平章事。

既而以秦王從榮不軌，恐及其禍，屢請外任，明宗久之方許，遂出鎮常山。清泰中，復召爲樞密使，未幾，出爲汴州節度使。會魏府屯將張令昭逐其帥劉延皓，據城以叛，唐末帝命延光討而平之，遂授鄴都留守，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門下有術士張生者，自云妙通術數，當延光微時，言將來必爲將相，延光既貴，酷信其言，歷數鎮，嘗館於上舍。延光謂之曰："余夢大蛇，自臍入腹，半而掣去之，是何祥也?"張生曰："蛇者龍也，入腹爲帝主之兆明矣。"延光自是稍萌僭竊之意。

及高祖建義於太原，唐末帝遣延光以本部二萬屯遼州，與趙延壽掎角合勢，及延壽兵敗，延光促還，故心不自安。高祖入洛，尋封臨清王，以寬其反側。後延光擅殺齊州防禦使祕瓊，而聚兵部下，復收部内刺史入城，高祖甚疑之，乃東幸夷門。時延光有牙校孫鋭者，與延光有鄉曲之舊，軍機民政，一以委焉。故魏博六州之賦，無半錢上供，符奏之間，有不如意者，鋭即對延光毁之，其凶戾也如此。初，朝廷遣使封延光爲臨清王，因會僚屬，延光暴得疾，伏枕經旬，鋭乃密惑群小，召澶州刺史馮暉等，以不臣之謀逼於延光，延光亦惑於術者，因而聽之。

天福二年夏六月，遣鋭與暉將步騎二萬，南抵黎陽。時鋭以女妓十餘輩從之，擁蓋操扇，必歌吹而後食，將士煩熱，睹之解體，尋爲王師所敗，賊衆退還鄴城。高祖繼遣楊光遠討之，延光知事不濟，乃殺孫鋭以歸

節度使，加官檢校太保。長興年間，因安重誨獲罪，所以他再次入朝任樞密使，加官同平章事。

不久因爲秦王從榮不守王法，他害怕連累受罪，多次請求到外任職，過了很久明宗纔答應了他的請求，於是出京鎮守常山。清泰年間，再次召任樞密使，不久，出任汴州節度使。正趕上魏府守將張令昭趕走主帥劉延皓，占據城池反叛，後唐末帝命令延光討伐平定了他，於是授予延光鄴都留守，加官檢校太師、兼中書令。他門下有個術士張生，吹噓自己精通星相占卜，當延光還不顯達時，説他將來必定成爲將相，延光顯貴後，特别相信他的預言，他歷任幾個藩鎮，時常將張生安頓在上等客舍。延光對他説："我夢見大蛇，從我的肚臍鑽進腹部，進去一半後扯出了它，這是什麽吉兆呢?"張生説："蛇就是龍，鑽進腹部顯然是成爲帝王的兆頭。"延光從此漸漸萌發了篡奪皇位的意圖。

等到高祖在太原起義，後唐末帝派延光率本部二萬人駐守遼州，和趙延壽形成合擊的態勢，等延壽兵敗，延光急忙返回，因此心中不能自安。高祖進入洛陽，不久封他爲臨清王，以寬慰他那反復不定的心。後來延光擅自殺害齊州防禦使祕瓊，因而聚集軍隊到部下，又將屬下刺史收進城中，高祖很懷疑他，於是往東到夷門。當時延光有個牙校孫鋭，和延光有同鄉的交情，軍機民政，全都交付給他。因此魏博屬下六個州的賦税，没有半分錢上交，繳進財物時，有不滿意的人，孫鋭就對延光詆毁他，他的凶狠大抵如此。當初，朝廷派使者加封延光爲臨清王，他因而和僚屬聚會，延光突然得病，卧床十來天，孫鋭就在暗中煽動衆小人，召見澶州刺史馮暉等，用發動叛亂的陰謀逼迫延光，延光也被相士的預言迷惑，因此答應了他們。

天福二年夏六月，他派孫鋭和馮暉率領二萬步兵騎兵，向南開到黎陽。當時孫鋭讓十多名女妓跟隨自己，撑着傘蓋摇着扇子，必定歌舞奏樂後纔飲食，將士們煩悶燥熱，看到這樣的情景難免軍心涣散，很快被皇帝的軍隊打敗，群賊退回鄴城。高祖接着派楊光遠討伐他，延光知道事情

其罪，發人齎表待罪，且邀姑息，高祖不許。及經歲受圍，城中饑窘，高祖以師老民勞，思解其役，遣謁者入諭之曰："卿既危蹙，破在旦夕，能返掌轉規，改節歸我，我當以大藩處之；如降而殺之，則何以享國？明明白日，可質是言。"因賜鐵券，改封高平郡王，移鎮天平。延光謂門人李式曰："主上敦信明義，言無不踐，許以不死，則不死矣。"因撤守備，素服請降。及赴汶上，逾月入覲。尋表請罷免，高祖再三答諭方允，制以延光爲太子太師致仕。居闕下期歲，高祖每召賜飲宴，待之與群臣無間。

不行了，就殺掉孫鋭歸罪於他，派人帶着表章去等候治罪，并且請求寬恕，高祖不答應。等到被圍一年多，城中飢餓困窘，高祖因軍隊疲憊百姓勞累，想要消除戰亂，就派來拜見的人進城告訴他說："你已經很危急了，破城就在早晚間，能够返身回歸正道，投順於我，我必定用一個大藩鎮安置你；如果投降後殺死你，我憑什麽來統治國家呢？亮堂堂的太陽，可以替我的這些話作證。"隨即賜給鐵券，改封他爲高平郡王，調任鎮守天平。延光告訴門人李式説："皇上深明大義看重信譽，説過的話無不兑現，答應我不死，我就不會死了。"隨即撤去守衛，身穿素服請求投降。等到了汶上，一個月後進京朝見。不久上表請求免職，高祖再三曉諭他後方纔答應，下制書讓延光以太子太師的官銜退休。在京城住了一年，高祖每次召他來賞賜宴飲，對待他和衆臣僚没有不同。

一日，從容上奏，願就河陽私邸，以便頤養，高祖許之。延光携妻子輦奇貨從焉，每過郡邑，多爲關吏所糾。時楊光遠居守洛下，兼領孟、懷，既利其財，復漸測朝廷密旨，遂奏云："延光國之奸臣，若不羈縻，必北走胡，南入吴，請召令西都居止。"高祖允之。光遠使其子承勳以兵環其第，逼令自裁。延光曰："明天子在上，賜金書許我不死，爾之父子何得脅制如此？"明旦，則以白刃驅之，令上馬之浮橋，排於水中。光遠紿奏云："延光投河自溺而死。"水運軍使曹千獲其尸郡東繆家灘。高祖聞之，輟朝二日，詔許歸葬於鄴，仍贈太師。

有一天，他從容上奏，希望回到河陽家中，以便調養，高祖答應了他的請求。延光携帶妻子兒女載着奇珍異寶隨行，每逢經過的郡縣，大多受到守關將吏的勒索。當時楊光遠駐守洛下，兼領孟、懷，既貪圖他的財産，又慢慢揣測朝廷的深意，於是上奏説："延光是國家的奸臣，如果不加管制，就必定會向北逃到胡人建立的國家，向南進入吴越，請求召他來西都居住。"高祖批准了他的奏議。光遠派兒子承勳率兵圍着他的住宅，逼他自殺。延光説："聖明的天子在上，賞賜鐵券答應不殺我，你們父子怎能如此脅迫我？"第二天早晨，就用刀逼他走，命他上馬到浮橋，推進水中。光遠謊報説："延光投河自殺溺死。"水運軍使曹千在郡城東面繆家灘獲得他的尸首。高祖聽説後，停止朝事兩天，下詔允許將他送回鄴城安葬，并且追贈他爲太師。

延光初爲近臣，及領重鎮，禮賢接士，動皆由禮，故甚獲當時之譽。洎鎮常山日，以部將梁漢瑭獲王都名馬，入罪而取之；在魏州日，以齊州防禦使祕瓊獲董温琪珠金妓妾，及經其境，復害而奪之。物議由是减之。

延光起初爲近臣，等他駐守重鎮時，禮賢下士，舉動都遵循禮節，因此很得當時人的好評。等到鎮守常山時，因部下將領梁漢瑭獲得王都的名馬，因此歸罪於他而取走了名馬；在魏州時，因齊州防禦使祕瓊獲得董温琪的金珠妓妾，等他經過轄區時，又殺害了他并奪取了金珠妓妾。輿

及懼罪以謀叛，復忍耻以偷生，不能引决，遂至强死，何非夫之甚也！

論因此對他有所指責。等到害怕治罪而謀反，又忍辱偷生，不能自盡，以至於被逼死，爲什麽這樣没有男子漢氣魄啊！

## 張從賓

張從賓，未詳何許人也。始事唐莊宗爲小校，從戰有功。唐天成中，自捧聖指揮使領澄州刺史，遷左右羽林都校。從藥彦稠討楊彦温於河中，平之。長興中，領壽州忠正軍節度使，加檢校太保、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從賓素便佞，每進言，明宗多納之。有供奉官丁延徽者，性貪狡，時奉詔監廪，以犯贓下獄，權貴多爲救解，明宗怒，不許。從賓因奏他事，言及延徽，明宗曰："非但爾言，蘇秦説予，亦不得也。"延徽竟就戮。長興末，從賓出鎮靈武，加檢校太傅。高祖即位，受代入覲，會駕東幸，留從賓警巡洛下。一日，逢留司御史於天津橋，從兵百人，不分路而過，排御史於水中，從賓紿奏其酒醉，其凶傲如此。及范延光據鄴城叛，詔從賓爲副部署使，從楊光遠同討延光。會延光使人誘從賓，從賓時在河陽，乃起兵以應之。先害皇子重信，及入洛，又害皇子重乂，取内庫金帛以給部伍，因東據汜水關，且欲觀望軍勢。高祖命杜重威、侯益分兵討之，從賓大敗，乘馬入河，溺水而死焉。

張從賓，字號籍貫不詳。他起初侍奉後唐莊宗爲小校，隨同作戰有功。後唐天成年間，自捧聖指揮使領澄州刺史，升任左右羽林都校。跟隨藥彦稠在河中討伐楊彦温，平定了他。長興年間，領壽州忠正軍節度使，加官檢校太保、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從賓向來阿諛逢迎，每逢進獻言論，明宗大多采納。有個供奉官丁延徽，生性貪婪狡詐，當時奉詔監守糧倉，因貪贓入獄，權貴多次設法搭救，明宗惱怒，没有答應。從賓乘奏報别的事情的機會，提到延徽，明宗説："不衹是你説情，蘇秦勸説我，也不能解救他。"延徽最終被處斬。長興末年，從賓出京鎮守靈武，加官檢校太傅。高祖登上皇位，他由人替代官職而進京朝見，正碰上高祖前往東方，留從賓保衛洛下。有一天，他在天津橋碰到留司御史，隨從士兵一百人，不爲御史過橋讓路，而將御史推進水中，從賓謊報説御史自己喝醉了酒，他的凶狠傲慢就是這樣。等范延光占據鄴城反叛，高祖下詔任命從賓爲副部署使，跟隨楊光遠一同討伐延光。恰巧延光派人引誘從賓，從賓當時在河陽，就起兵響應范延光。首先害死皇子重信，等到進入洛陽，又殺害皇子重乂，拿内庫金帛賞給隊伍，隨即向東占據汜水關，并且打算觀望戰争進展情况。高祖命杜重威、侯益分兵討伐他，從賓大敗，騎馬衝進黄河，溺水死去。

## 張延播

張延播者，汶陽人也。始爲郡之牙將，唐同光初，明宗下其城，因收隸左右。天成中，累授檢校司空、兩河發運營田使、柳州刺史。長興元年，出牧蔡州，加檢校司徒，入爲左領軍衛大將軍，充客省使。伐蜀之役，命爲馬軍都監。三年，遷鳳州防禦使、西面水陸轉運使。高祖即位，

張延播，汶陽人。最初爲本郡牙將，後唐同光初年，明宗攻占該城，就收羅他到自己身旁。天成年間，積功授任檢校司空、兩河發運營田使、柳州刺史。長興元年，出京主管蔡州，加官檢校司徒，入朝任左領軍衛大將軍，充任客省使。討伐蜀國之戰中，任命他爲馬軍都監。三年，升任鳳州防禦使、西面水陸轉運使。高祖登上皇位，任命他爲東都副留守。高祖前往汴京，

除東都副留守。車駕幸汴，遣兼洛京巡檢使。張從賓作亂，令延播知河南府事。從賓敗，伏誅。

派他兼任洛京巡檢使。張從賓作亂，命令延播知河南府事。從賓失敗，他被處死。

**楊光遠**

楊光遠，小字阿檀，及長，止名檀，唐天成中，以明宗改御名亶，以偏傍字犯之，始改名光遠，字德明，其先沙陀部人也。父阿噔啜，後改名瑊，事唐武皇爲隊長。光遠事莊宗爲騎將，唐天祐中，莊宗遣振武節度使周德威討劉守光於幽州，因令光遠隸於德威麾下。後與德威拒契丹於新州，一軍以深入致敗，因傷其臂，遂廢，罷於家。莊宗即位，思其戰功，命爲幽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檢校尚書右僕射，戍瓦橋關久之。明宗朝，歷嬀、瀛、易、冀四州刺史。

楊光遠，小字阿檀，成年後，衹取名爲檀，後唐天成年間，因明宗改名爲亶，他因偏旁字犯諱，所以纔改名光遠，字德明，他的祖先是沙陀部人。父親阿噔啜，後來改名爲瑊，侍奉後唐武皇爲隊長。光遠侍奉莊宗爲騎將，唐天祐年間，莊宗派振武節度使周德威到幽州討伐劉守光，因而命令光遠隸屬於德威帳下。後來他和德威在新州抗擊契丹，一支軍隊因深入而遭到失敗，他因損傷了臂膀，於是殘廢，被罷免回家。莊宗登上皇位，考慮到他的戰功，任命爲幽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檢校尚書右僕射，在瓦橋關戍守了很久。明宗朝，他歷任嬀、瀛、易、冀四州刺史。

光遠雖不識字，然有口辯，通於吏理，在郡有政聲，明宗頗重之。長興中，契丹有中山之敗，生擒其將李和等數十人，送於闕下，其後契丹既通和，遣使乞歸之，明宗與大臣謀議，特放還蕃。一日，召光遠於便殿言其事，光遠曰："李和等北土之善戰者，彼失之如喪手足；又在此累年，備諳中國事，若放還非便。"明宗曰："蕃人重盟誓，既通歡好，必不相負。"光遠曰："臣恐後悔不及也。"明宗遂止，深嘉其抗直。後自振武節度使移鎮中山，累加檢校太傅，將兵戍蔚州。

光遠雖然不識字，但是有口才，精通統治百姓的方法，在州郡有政治聲譽，明宗很器重他。長興年間，契丹遭到中山之敗，活捉了他們的將領李和等幾十人，押送到京，此後和契丹講和，契丹派使者來請求放回他們，明宗和大臣商議，想破例放他們回藩部。有一天，在便殿召見光遠説起這件事，光遠説："李和等人是北方善於作戰的人，他們失掉他如同喪失了手和脚；李和等人又在這裏好多年，詳細瞭解中原之事，如果放他們回去就不妥當了。"明宗説："藩人重視盟約，既然已經互通友好，就必定不會背叛。"光遠説："臣下擔心今後後悔都來不及了。"明宗於是没有放他們回去，很贊賞光遠的耿直。後來他自振武節度使調任鎮守中山，積功加官檢校太傅，率兵戍守蔚州。

高祖舉義於太原，唐末帝遣光遠與張敬達屯兵於城下，俄而契丹大至，爲其所敗，圍其寨久之，軍中糧盡，光遠乃與次將安審琦等殺敬達，擁衆歸命。從高祖入洛，加檢校太尉，充宣武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六軍諸衛事。是時，光遠每對高祖，

高祖在太原起義，後唐末帝派光遠和張敬達駐軍在城下，不久契丹大隊人馬殺來，他們被打敗，契丹將他們的營寨圍困了很久，軍中糧食吃盡，光遠就和次將安審琦等殺害敬達，率衆投誠。跟隨高祖進入洛陽，加官檢校太尉，充任宣武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六軍諸衛事。這時，光遠每當面對高祖時，時常抑鬱不快，高祖擔憂

常悒然不樂，高祖慮有不足，密遣近臣訊之。光遠附奏曰：“臣貴爲將相，非有不足，但以張生鐵死得其所，臣弗如也，衷心内愧，是以不樂。”生鐵，蓋敬達之小字也。高祖聞其言，以光遠爲忠純之最者也。其實光遠故爲其言，以邀高祖之重信也。

他心有不滿，暗中派近臣來問他。光遠隨即上奏説：“臣下貴爲將相，并非有不滿足的，衹是因爲張生鐵死得其所，臣下不如他，心中慚愧，因此不快樂。”生鐵，是敬達的小名。高祖聽到他的話，認爲光遠是最忠誠的人。其實光遠故意這樣説，以求取得高祖的特别信任。

明年，范延光據鄴城叛，高祖命光遠率師討之，將濟河，會滑州軍亂，時軍衆欲推光遠爲主。光遠曰：“自古有折臂天子乎？且天子豈公輩販弄之物？晋陽之降，乃勢所窮迫，今若爲之，直反賊也。”由是其下惕然，無復言者。高祖聞之，尤加寵重。光遠既圍延光，尋授魏博行府節度使。兵柄在手，以爲高祖懼己，稍干預朝政，或抗有所奏，高祖亦曲從之。復下詔以其子承祚尚長安公主，次子承信皆授美官，恩渥殊等，爲當時之冠。桑維翰爲樞密使，往往彈射其事，光遠心銜之。及延光降，光遠入朝，面奏維翰擅權，高祖以光遠方有功於國，乃出維翰鎮相州，光遠爲西京留守，兼鎮河陽，因罷其兵權。光遠由此怨望，潜貯異志，多以珍玩奉契丹，訴己之屈；又私養部曲千餘人，撓法犯禁，河、洛之人，恒如備盗。尋册拜太尉、兼中書令。

第二年，范延光占據鄴城反叛，高祖命光遠率軍討伐他，將要渡過黄河時，正趕上滑州軍嘩變，當時衆軍士打算推舉光遠爲君主。光遠説：“自古以來有斷臂天子嗎？何况天子哪裹是由你們隨意販賣擺弄的東西？晋陽的投順，是形勢困窘所迫，現在如果這樣做，就真是反賊了。”因此他的部下都小心戒懼，没人再敢這樣勸他。高祖聽説後，更加寵信重用他。光遠包圍延光後，很快被授予魏博行府節度使。兵權在手，以爲高祖害怕自己，漸漸干預朝政，或者抗命上奏，高祖也曲意聽允。又下詔讓他的兒子承祚娶長安公主，和次子承信都授予美官，恩寵超越官階，爲當時之最。桑維翰任樞密使，常常彈劾他的事情，光遠心中忌恨他。等延光投降，光遠入朝，當面奏告維翰專權，高祖因爲光遠剛剛爲國立功，所以就貶出維翰去鎮守相州，光遠爲西京留守，兼鎮河陽，乘機解除了他的兵權。光遠從此心懷不滿，暗中存有異心，大量用奇珍寶玩供奉契丹，訴説自己的委屈；又私自收養家兵千餘人，干擾違犯法令，河、洛一帶的人，常常像防備强盗一樣防備他。不久册封他爲太尉、兼中書令。

時范延光致仕，輦囊裝妓妾，居於河陽，光遠利其奇貨，且慮爲子孫之仇，因奏延光不家汴、洛，出舍外藩，非南走淮夷，則北走契丹，宜早除之。高祖以許之不死，鐵券存焉，持疑未允。光遠乃遣子承勳以甲士圍其第，逼令自裁。延光曰：“天子在上，安得如此！”乃遣使者乞移居洛下，行及河橋，擠於流而溺殺之，矯奏云延光自投河，朝廷以適會其意，

當時范延光退休，載着行李妓妾，住在河陽，光遠貪圖他的奇珍異寶，并擔心他會成爲子孫的世代仇敵，因而奏告延光不住在汴、洛，却出去住在别的藩鎮，不是向南逃到淮南，就是要向北到契丹，應當趁早除掉他。高祖因爲答應不處死他，鐵券又在他那裹，所以遲疑而不答應。光遠就派兒子承勳率士兵包圍他的住宅，逼迫他自殺。延光説：“天子在上，怎能這樣！”就派使者請求遷居洛下，走到河橋上，將他推進河水中溺死，謊報説延光自己投河，朝廷因爲正合心

弗之理。後逾歲入覲，高祖爲置曲宴，教坊伶人以光遠暴斂重賦，因陳戲譏之，光遠殊無慚色。高祖謂光遠曰："元城之役，卿左右皆立功，未曾旌賞，今各與一郡，俾釐任以榮之。"因命爲刺史者凡數人。

時王建立自青州移鎮上黨，乃以光遠爲平盧軍節度使，封東平王。光遠面奏，請與長子同行，尋授承勳萊州防禦使。及赴任，僕從妓妾至千餘騎，滿盈僭侈，爲方岳之最。下車之後，唯以刻剥爲事。少帝嗣位，册拜太師，封壽王。後因景延廣上言，請取光遠麾下所借官馬三百匹。光遠怒曰："此馬先帝賜我，何以復取？是疑我也。"遂遣人潛召取子承祚自單州奔歸，朝廷乃就除淄州刺史，以從其便。光遠益驕，因此構契丹，述少帝違好之短，且言大饑之後，國用空虚，此時一舉可以平定。

開運元年正月，契丹南牧，陷我博陵，少帝幸澶淵。三月，契丹退，命李守貞、符彦卿率師東討。光遠素無兵衆，唯嬰城自守，守貞以長連城圍之。冬十一月，承勳與弟承信、承祚見城中人民相食將盡，知事不濟，勸光遠乞降，冀免於赤族。光遠不納，曰："我在代北時，嘗以紙錢駝馬祭天池，皆沉没，人言合有天子分，宜且待時，勿輕言降也。"承勳慮禍在旦夕，與諸弟同謀，殺節度判官丘濤，親校杜延壽、楊贍、白延祚等，梟其首級，遣承祚送於守貞。因縱火大噪，劫其父幽於私第，以城納款，遣即墨縣令王德柔貢表待罪，光遠亦上章自首。少帝以頃歲太原歸命，欲曲全之，執政曰："豈有逆狀滔天而赦之也？"乃命守貞便宜處置。守貞遣人拉殺之，以病卒聞。漢高祖

意，不予追究。一年後他入京朝見，高祖爲他設置私宴，教坊伶人因光遠横徵暴斂，所以演戲嘲諷他，光遠毫無愧色。高祖告訴楊光遠説："元城之戰，你身邊的人都立下功勞，没有獎賞過，現在分别給予一郡，讓他們治理，以爲榮耀。"隨即任命爲刺史的共有好幾人。

當時王建立從青州調任鎮守上黨，就任命光遠爲平盧軍節度使，封爲東平王。光遠當面奏報，請求和長子一起赴任，不久授予承勳萊州防禦使。等到赴任時，僕從妓妾達到一千多騎，奢華極爲過度，爲地方長官之最。到任以後，祇以剥削爲事務。少帝繼承皇位，册封他爲太師，加封壽王。後來因爲景延廣上奏，請求取回光遠屬下所借官馬三百匹。光遠惱怒道："這馬是先皇賞賜我的，爲什麽又要索取？這是懷疑我啊。"於是派人暗中召集兒子承祚從單州趕回，朝廷於是就近任命他爲淄州刺史，以方便於他。光遠更加驕横，因此勾結契丹，叙述少帝違背盟約的過失，并且説大饑荒之後，國用空虚，這時一舉便可平定。

開運元年正月，契丹向南侵犯，攻占我方的博陵，少帝駕臨澶淵。三月，契丹撤退，命令李守貞、符彦卿率軍往東討伐。光遠向來没有兵衆，祇好據城守衛，守貞用長連城包圍他。冬十一月，承勳和弟弟承信、承祚看到城中百姓互相吞食將要光了，知道事情不成，奉勸光遠請求投降，希望免於被滅族。光遠不聽，説："我在代北時，曾用紙錢駝馬祭祀天池，全都沉没了，别人説該有當天子的福分，應當暫時等待機會，不要輕易説投降。"承勳擔心禍在旦夕，和衆弟弟合謀，殺死節度判官丘濤，親校杜延壽、楊贍、白延祚等人，砍下首級，派承祚送給守貞。隨即縱火大叫大嚷，劫持他們的父親幽禁在家中，將城池投獻，派即墨縣令王德柔進表等待治罪，光遠也上表自首。少帝因他過去在太原歸順，打算曲意成全他，執政説："哪裏有罪狀滔天却要赦免的啊？"就命守貞斟酌處置。守貞派人勒死了他，用病死奏報上去。後漢高祖登上皇位，下詔贈官尚書令，追封他爲齊王，并下令爲他建立石

即位，詔贈尚書令，追封齊王，仍令立碑。未幾，其碑石無故自折，可知其陰責也。

碑。不久，石碑無故自己折斷，可以想見是他在陰間受責啊。

**楊承勳**

承勳，光遠之長子也。始名承貴，避少帝名改焉。以父蔭歷光、濮州刺史，光遠兼鎮河陽，命制置三城事。光遠移鎮青州，授萊州防禦使。在郡亦頗理，嘗憤父側之奸黨，欲殺之，每省父，父爲匿焉。及光遠構釁，嬰城以叛，承勳赴之，敵退，爲王師所圍。逾歲糧盡，與其弟承祚背父之命，出降王師，朝廷授汝州防禦使，尋改鄭州。及戎王入汴，遣騎士自圃田召至，責其害父背己，使臠其肉而殺之。以其弟承信爲青州節度使。

楊承勳是光遠的長子。最初名叫承貴，爲避少帝諱而改名。因父親的功勛推恩得官歷任光州、濮州刺史，光遠兼鎮河陽，命他主管三城事務。光遠調任鎮守青州，授予他萊州防禦使。在郡中也很善於治理，曾痛恨父親身邊的奸黨，想要鏟除他們，他每次探望父親，父親都讓那些人躲起來。等光遠作亂，據城反叛，承勳趕去，契丹退走後，他們被少帝的軍隊圍困。一年後糧食缺乏，他和弟弟承祚違背父親的命令，出城投順少帝的軍隊，朝廷授予他汝州防禦使，不久改爲鄭州。等契丹君主進入汴京，派騎兵將他從圃田召來，譴責他害死父親背叛契丹，將他零剮碎割處死。任命他的弟弟承信爲青州節度使。

**盧文進**

盧文進，字國用，范陽人也。身長七尺，飲啖過人，望之偉如也。少事劉守光爲騎將，唐莊宗攻燕，以文進首降，遥授壽州刺史。

盧文進，字國用，范陽人。身高七尺，飲食過人，看上去魁梧雄壯。少年時追隨劉守光爲騎將，後唐莊宗攻打燕地，因文進率先投降，所以遥授壽州刺史。

初，莊宗得山後八軍，以愛弟存矩爲新州團練使以總領之。莊宗與劉鄩對壘於莘縣，命存矩於山後召募勁兵，又令山北居民出戰馬器仗，每鬻牛十頭易馬一匹，人心怨咨。時存矩團結五百騎，令文進將之，與存矩俱行。至祁溝關，軍士聚謀曰："我輩邊人，棄父母妻子，爲他血戰，千里送死，固不能也。"衆曰："擁盧將軍却還新州，據城自守，奈我何！"因大呼揮戈，趣傳舍，害存矩於榻下，文進撫膺曰："奴輩累我矣。"因環尸而泣曰："此輩既害郎君，我何面目見王！"因爲亂軍所擁。反攻新州，不克；又攻武州，又不利。周德威命將追討，文進遂奔契丹，僞命爲幽州兵馬留後，部分漢軍，常别爲營寨。

當初，莊宗得到山後八軍，任命心愛的弟弟存矩爲新州團練使統領八軍。莊宗和劉鄩在莘縣交戰，命存矩在山後招募勁兵，又命令山北居民出戰馬兵器，賣牛十頭交换一匹馬，人們心中怨恨。當時存矩集結五百騎兵，命文進統領，和存矩一起前去。到達祁溝關，軍士合謀説："我們邊疆人，捨棄父母妻兒，爲他血戰，千里去送死，當然是做不到的。"大家説："擁戴盧將軍退回新州，依據城池自衛，能把我們怎麽樣呢！"隨即大呼揮戈，趕到客舍，在床下殺死存矩，文進捶胸道："奴才們拖累我了。"因而繞着尸首哭泣説："這些人既然害死您，我還有什麽臉面見君王啊！"隨即受到叛軍擁戴。轉身攻打新州，没有攻克；再攻打武州，又失利。周德威命令將領追擊他們，文進於是投奔契丹，僞朝廷任命他爲幽州兵馬留後，統領漢人軍隊，曾經别立營寨。

未幾，文進引契丹寇新州。自是戎師歲至，驅擄數州士女，教其織紝工作，中國所爲者悉備，契丹所以强盛者，得文進之故也。同光之世，爲患尤深。文進在平州，率奚族勁騎，鳥擊獸搏，倏來忽往，燕、趙諸州，荆榛滿目。軍屯涿州，每歲運糧，自瓦橋至幽州，勁兵猛將，援遞糧車，然猶爲寇所鈔，奔命不暇，皆文進導之也。

及明宗即位之明年，文進自平州率所部十餘萬衆來奔。行及幽州，先遣使上表曰："頃以新州團練使李存矩，提衡群邑，掌握恩威，虐黎庶則毒甚於豺狼，聚賦斂則貪盈於溝壑，人不堪命，士各離心，臣即抛父母之邦，入朔漠之地。幾年雁塞，徒向日以傾心；一望家山，每銷魂而斷目。李子卿之河畔，空有怨辭；石季倫之樂中，莫陳歸引。近聞皇帝陛下，皇天眷命，清明在躬，握紀乘乾，鼎新革故，始知大幸，有路朝宗，便貯歸心，祇伺良會。臣十月十日，决計殺在城契丹，取十一日離州，押七八千車乘，領十五萬生靈，十四日已達幽州"云。

洎至洛陽，明宗寵待彌厚，授滑州節度使、檢校太尉。歲餘，移鎮鄧州，累加同平章事，入爲上將軍。長興中，復出鎮潞州，擒奸恤隱，甚獲當時之譽。清泰中，改安州節度使。及高祖即位，與契丹敦好，文進以嘗背契丹，居不自安。天福元年十二月，乃殺行軍司馬馮知兆、節度副使杜重貴等，率其部衆渡淮奔於金陵。李昪待之尤重，僞命爲宣州節度使，後卒於江南。

不久，文進帶領契丹入侵新州。從此契丹軍每年都要入侵，擄走幾個州中的成年男女，教他們紡織工作，中原所能做到的他們都能做到了，契丹之所以强盛，都是得到了文進的原因。後唐同光一朝，爲害尤其深重。文進在平州，率奚族精鋭騎兵，像鳥兒一樣襲擊，像野獸一樣搏殺，出没無常，燕、趙各州，滿目荒凉。軍隊駐守涿州，每年運糧，從瓦橋到幽州，精兵勇將護運糧車，但是還遭到敵寇截擊，疲於奔命，都是文進引導契丹的緣故。

到明宗登上皇位的第二年，文進從平州率領部下十多萬人來投奔。走到幽州，預先派使者上表説："從前因爲新州團練使李存矩統轄所有縣邑，操縱賞罰大權，虐待百姓時狠毒超過豺狼，收斂賦税時貪污滿山滿河，人們無法生存，將士紛紛離心，臣下於是抛離祖國，進入北方荒凉之地。幾年在塞外，衹能向太陽傾盡心意；一旦遥望故鄉山水，每每銷魂而望穿雙眼。李子卿到河邊，白白留下怨恨的言辭；石季倫的樂曲中，無法表述回歸的心切。近來聽説皇帝陛下受皇天眷愛委任，自己爲政清明，掌管朝綱，除舊布新，我纔知道非常幸運，有望返回家國，於是就懷着回歸之心，衹等待良機出現。臣下十月十日，定計鏟除城中的契丹軍，選取十一日離開州城，押送七八千車乘，帶領十五萬人馬，十四日已經抵達幽州。"

等到了洛陽，明宗對他的恩寵很優厚，授予滑州節度使、檢校太尉。一年多後，調任鎮守鄧州，積功加官同平章事，入朝爲上將軍。長興年間，又出京鎮守潞州，捉拿奸邪救濟貧民，深得當時人的好評。清泰年間，改任安州節度使。等高祖登上皇位，和契丹建立盟好，文進因爲曾經反叛契丹，自己無法安居。天福元年十二月，他就殺死行軍司馬馮知兆、節度副使杜重貴等人，率領他的部隊渡過淮河投奔到金陵。李昪對他很器重，僞命爲宣州節度使，後來死在江南。

## 李金全

李金全，本唐明宗之小竪也。其

李金全，本是後唐明宗的小奴才。他的祖先

先出於吐谷渾。金全驍勇，善騎射，少從明宗征伐，以力戰有功，明宗即位，連典大郡。天成中，授涇州節度使，在鎮數年，以掊斂爲務。長興中，受代歸闕，始進馬數十匹，不數日又進之。明宗召而謂之曰："卿患馬多耶，何進貢之數也?"又謂曰："卿在涇州日，爲理如何，無乃以馬爲事否?"金全慚謝而退。四年夏，授滄州節度使，累官至檢校太傅。清泰中，罷鎮歸闕，久留於京師。高祖即位之明年，安州屯將王暉殺節度使周環，詔遣金全以騎兵千人鎮撫其地。未及境，暉爲部下所殺。金全至，亂軍數百人皆不自安，金全説遣赴闕，密伏兵於野，盡殺之，又擒其軍校武彦和等數十人，斬之。

初，金全之將行也，高祖戒之曰："王暉之亂，罪莫大焉，但慮封守不寧，則民受其弊。"因折矢飛詔，約以不戮一人，仍許以暉爲唐州刺史。又謂金全曰："卿之此行，無失吾信。"及金全至，聞彦和等當爲亂之日，劫掠郡城，所獲財貨，悉在其第，遂殺而奪之。高祖聞之，以姑息金全故，不究其事，尋授以旄節。

出自吐谷渾。金全驍勇，善於騎射，少年時跟隨明宗征戰討伐，因努力作戰有功，所以明宗登上皇位後，他連續主管大郡。天成年間，授予涇州節度使，在藩鎮幾年，以搜刮聚斂爲己任。長興年間，得人替代返回京城，纔進獻幾十匹好馬，沒過幾天又再次進獻。明宗召他來告訴他說："你擔心馬太多嗎，爲什麼幾次進貢呢?"又告訴他說："你在涇州時，爲政怎麼樣，不要是以馬爲追求吧?"金全慚愧謝恩退下。四年夏，授予滄州節度使，積功升官至檢校太傅。清泰年間，罷免節度使返回京城，在京中停留了很久。高祖登上皇位的第二年，安州守將王暉殺害節度使周環，下詔命金全率一千騎兵鎮壓安撫該地。尚未到達郡境，王暉被部下殺死。金全到達，作亂的幾百名兵士都不能安心，金全說服發遣他們去京城，暗中伏兵在郊外，全部殺光他們，又抓捕軍校武彦和等幾十人，予以斬殺。

當初，金全即將出發時，高祖告誡他說："王暉作亂，沒有比這更大的罪行了，但是考慮到邊境不安寧，百姓就要遭殃。"隨即折斷箭杆草寫詔書，約定不殺一人，照舊答應任命王暉爲唐州刺史。又告訴金全說："你這次去，不要使我失信於人。"等金全到達後，聽說武彦和等人在作亂時，搶劫郡城，獲取的財物，全部放在家中，於是屠殺他們奪得了財產。高祖得知此事，因爲寵愛金全的緣故，沒有追究這件事，很快授任他爲節度使。

金全有親吏胡漢筠者，勇譎嗇褊，貪詐殘忍，軍府之政，一以委之。高祖聞其事，遣吏賈仁紹往代其職，且召漢筠。漢筠内疚惶怖，金全乃列狀稱疾以聞。及仁紹至，漢筠鴆而殺之。

金全有個親信官吏胡漢筠，勇猛狡詐，吝嗇褊狹，貪婪殘忍，軍隊和政府事務，金全都交付給他。高祖得知此事，派官吏賈仁紹前去替代他的職務，并且召見漢筠。漢筠内心惶恐悔恨，金全就上表章推說他有病奏報上去。等仁紹到達後，漢筠用鴆酒毒死了他。

天福五年夏，高祖命馬全節爲安州節度使，以代金全。漢筠自以昔嘗拒命，復聞仁紹二子將訴置毒之事，居不自安，乃紿謂金全曰："邸吏劉珂使健步倍道兼行，密傳其意，云受代之後，朝廷將以仁紹之事詰公之

天福五年夏，高祖任命馬全節爲安州節度使，替代金全。漢筠自己因爲前些時候曾經違抗命令，又聽說仁紹的兩個兒子打算投訴放毒一事，自己不能安居，就騙金全說："邸中官吏劉珂派善於趕路的人倍道兼程，暗中傳送他的消息，說是接替職任之後，朝廷打算拿仁紹之事治

罪。”金全大駭，命從事張緯函表送款於淮夷。淮人遣僞將李承裕以代金全，金全即日南竄，其妓樂、車馬、珍奇、帑藏，皆爲承裕所奪。與其黨數百人束身夜出，曉至汉川，引領北望，泣下而去。及至金陵，李昇授以節鎮。後卒於江南。

您的罪。”金全非常驚恐，命從事張緯帶着密函向淮南投誠。淮人派僞將李承裕替代金全，金全當天就逃往南方，他的伎樂、車馬、奇珍異寶、庫存錢財，都被承裕奪走。他和他的黨羽幾百人緊束身子連夜出城，早晨到達汉川，抬頭遥望北方，落淚而去。等到了金陵，李昇授予他節度使。後來死在江南。

史臣曰：延光昔爲唐臣，綽有令譽，洎逢晋祚，顯恣狂謀，既力屈以來降，尚靦顔而惜死，孟津之歿，乃取笑於千載也。從賓而下，俱怙亂以滅身，亦何足與議也。文進懼强敵之威，金全爲輿臺所賣，事雖弗類，叛則攸同，咸附島夷，皆可醜也。

史臣曰：范延光過去是後唐臣僚，很有好名聲，等到了後晋王朝，謀反的動機就暴露無遺了，既然戰敗投降，還要厚着老臉苟且偷生，因此孟津橋之死，難免會被取笑千年。張從賓以下，全都因作亂而亡身，又哪裏值得評議啊。盧文進害怕强敵的威力，李金全被卑微小人出賣，事情雖然不同，但反叛却是一樣，全部依附海東民族，一樣的可耻啊。

# 舊五代史卷九十八(晉書二十四)

## 列傳第十三

### 安重榮

安重榮，朔州人。祖從義，利州刺史。父全，勝州刺史、振武蕃漢馬步軍都指揮使。重榮有膂力，善騎射。唐長興中，爲振武道巡邊指揮使，犯罪下獄。時高行周爲帥，欲殺之，其母赴闕申告，樞密使安重誨陰護之，奏於明宗，有詔釋焉。

張敬達之圍晉陽也，高祖聞重榮在代北，使人誘之，重榮乃召邊士，得千騎赴焉。高祖大喜，誓以土地。及即位，授成德軍節度使，累加至使相。自梁、唐已來，藩侯郡牧，多以勳授，不明治道，例爲左右群小惑亂，賣官鬻獄，割剥蒸民，率有貪猥之名，其實賄賂半歸於下。惟重榮自能鈎距，凡有争訟，多廷辯之，至於倉庫耗利，百姓科徭，悉入於己，諸司不敢窺覬。嘗有夫婦共訟其子不孝者，重榮面加詰責，抽劍令自殺之，其父泣曰："不忍也。"其母詬詈，仗劍逐之。重榮疑而問之，乃其繼母也，因叱出，自後射之，一箭而斃，聞者莫不快意。由此境内以爲强明，大得民情。

重榮起於軍伍，暴獲富貴，復睹累朝自節鎮遽升大位，每謂人曰："天子，兵强馬壯者當爲之，寧有種耶!"又以奏請過當，爲權臣所否，

安重榮，朔州人。祖父從義，曾任利州刺史。父親安全，曾任勝州刺史、振武蕃漢馬步軍都指揮使。重榮有膂力，善於騎射。後唐長興年間，爲振武道巡邊指揮使，犯罪入獄。當時高行周爲主帥，打算殺掉他，他的母親趕到宫中申訴求情，樞密使安重誨暗中庇護他，奏報給明宗，有詔令赦免他。

張敬達圍困晉陽時，高祖聽説重榮在代北，派人勸導他，重榮就召集邊防戰士，得到一千騎趕來。高祖非常高興，立誓給他土地。等登上帝位，授予成德軍節度使，積功加官至宰相銜。從後梁、後唐以來，藩鎮長官州郡主帥，大多因武功授官，不懂爲政之道，大都受到身邊衆小人的惑亂，出賣官爵，辦案受賄，盤剥百姓，都有貪污卑鄙的名聲，其實賄賂有一半歸於他們的手下。衹有安重榮自己能反復調查，凡是有訴訟，大多當廷審理，以致倉庫中的盈餘，百姓的賦税，全都落進自己手中，各部門不敢覬覦。曾經有夫婦一道控告他們的兒子不孝，安重榮當面加以審問，抽劍命令他們自己殺死兒子，他的父親哭泣着説："不忍心啊。"他的母親則一邊謾罵，一邊挺劍追趕他。安重榮因懷疑而盤問他們，得知她是他的繼母，隨即大聲趕她出去，從後面射她，一箭射倒而死，聽説此事的人無不感到快意。因此境内人以爲他精明能幹，深得民心。

安重榮出身於行伍，很快獲得大富大貴，又看到好多朝代都是由節度使猛然登上皇位，常常對人説："天子，兵强馬壯的就該做，難道衹有某一種姓纔能做嗎！"又因爲上奏請求往往過

心常憤憤，遂畜聚亡命，收市戰馬，有飛揚跋扈之志。嘗因暴怒殺部校賈章，以謀叛聞。章有女一人，時欲捨之，女曰：“我家三十口，繼經兵亂，死者二十八口，今父就刑，存此身何爲?”再三請死，亦殺之。鎮人由是惡重榮之酷，而嘉賈女之烈焉。

分，被當權者否決，心中常常憤恨，於是會集亡命之徒，收買戰馬，有飛揚跋扈的意圖。曾經因爲暴怒而殺死部校賈章，用謀反罪奏報上去。賈章有個女兒，當時他想放過她，賈女説：“我家三十口人，相繼經歷兵荒馬亂，死者二十八口，現在父親被處死，我保留性命有什麽用呢?”再三請求死去，安重榮也就殺掉了她。鎮州人因此憎恨安重榮的殘酷，而誇獎賈女的貞烈。

天福中，朝廷姑息契丹，務安邊塞，重榮每見蕃使，必以箕踞慢駡。會有梅里數十騎由其境内，交言不遜，因盡殺之，契丹主大怒，責讓朝廷。朝廷隱忍，未即加罪，重榮乃密構吐渾等諸族，以爲援助，上表論之。其略曰：

> 臣昨據熟吐渾節度使白承福、赫連公德等，各領本族三萬餘帳，自應州地界奔歸王化。續準生吐渾并渾葜苾兩突厥三部落，南北將沙陀、安慶、九府等，各領部族老小，并牛羊、車帳、甲馬，七八路慕化歸奔，俱至五臺及當府地界已來安泊。累據告勞，具説被契丹殘害，平取生口，率略羊馬，凌害至甚。又自今年二月後來，須令點檢强壯，置辦人馬衣甲，告報上秋向南行營，諸蕃部等實恐上天不祐，殺敗後隨例不存家族，所以預先歸順，兼隨府族，各量點檢强壯人馬約十萬衆。又準沿河党項及山前、山後、逸利、越利諸族部落等首領，并差人各將契丹所授官告、職牒、旗號來送納，例皆號泣告勞，稱被契丹凌虐，憤惋不已，情願點集甲馬，會合殺戮。續又朔州節度副使趙崇與本城將校殺僞節度使劉山，尋已安

天福年間，朝廷寬容契丹，務求邊塞安定，安重榮每當見到契丹使臣，必定長伸兩腿坐着謾駡。恰巧有梅里幾十騎經過他的轄區，出言不遜，因此將他們殺光，契丹君主大爲震怒，責備朝廷。朝廷隱忍，没有當即懲治他，安重榮就在暗中勾結吐渾等各族人，以爲援助，上表論述此事。大略説：

> 臣下前些天接納熟吐渾節度使白承福、赫連公德等人，各領本族三萬多族帳，從應州界内投奔王化之邦。接着又有生吐渾和渾葜苾兩突厥三個部落，南北將沙陀、安慶、九府等，分别率領部族老小，和牛羊、車帳、鎧甲戰馬，分七八路向往君王的德化趕來投奔，全都到了五臺或該府界内安歇。他們多次申訴勞苦，詳細訴説受到契丹的殘害，平白擄走奴隸，任意搶奪牛羊，凌虐迫害到極點。又從今年二月以後，要讓他們聚集强壯勞力，置辦人馬衣甲，據説要在秋七月向南行軍，各蕃部落等確實害怕上天不予保佑，戰敗後照樣滅亡家族，所以預先歸順，又隨同前來聚居的族人，分别酌情徵調强壯人馬約有十萬人衆。又有黄河沿岸党項以及山前、山後、逸利、越利各族部落等首領，都派人分别將契丹授予的官告、職牒、旗號送來繳納，一律都放聲痛哭訴説勞苦，説是受到契丹凌辱虐待，憤恨不已，情願調集鎧甲戰馬，一同討伐契丹。接着又有朔州節度副使趙崇和本城將校殺掉僞節度使劉山，很快已經安撫了軍隊和城池，請求歸順朝廷。臣下已經先後上奏稟告了。前些天稟承皇帝下達的宣頭以及多次送來的聖旨，命

撫軍城，乞歸朝廷。臣相次具奏聞。昨奉宣頭及累傳聖旨，令臣凡有往復契丹，更須承奉，當候彼生頭角，不欲自起釁端，貴守初終，不愆信誓。仰認睿旨，深惟匿瑕，其如天道人心，至務勝殘去虐，須知機不可失，時不再來。竊以諸蕃不招呼而自至，朔郡不攻伐以自歸，蓋繫人情，盡由天意。更念諸陷蕃節度使等，本自勛勞，早居富貴，没身邊塞，遭酷虐以異常，企足朝廷，冀傾輸而不已，如聞傳檄，盡願倒戈。如臣者雖是愚蒙，粗知可否，不思忌諱，罄寫丹衷，細具敷陳，冀裨萬一。

令臣下凡是有往返的契丹人，都要盡力款待，應當等待他們挑起事端，不想自己惹事生非，應當有始有終地信守諾言，不違背盟約。我恭敬地體會聖明的意思，深刻認識到應當掩蓋缺陷，但是順應天道人心，極力追求鏟除殘暴，應該知道那是機不可失，時不再來。我以爲各蕃部族不請自來，朔州没有攻打而自己歸順，大約人心所向，全都依着天意行事。又想到那些陷入蕃邦的節度使等人，本來都是因功擢任，早就享有富貴，陷身在邊塞外，受到非常殘酷的虐待，踮起脚跟向着朝廷，希望傾心歸順毫不氣餒，如果得知發布檄文征討契丹，就全都願意反戈一擊。像臣下雖然愚蠢，却粗略地知道什麼事情該不該做，因此不顧忌諱，全部表露心衷，詳細地上表陳述，希望有所補益。

其表數千言，大抵指斥高祖稱臣奉表，罄中國珍異，貢獻契丹，凌虐漢人，竟無厭足。又以此意爲書，遺諸朝貴及藩鎮諸侯。

他的表章有好幾千字，大略是指責高祖向契丹稱臣進貢，將中原所有奇珍異寶，全部貢獻契丹，凌辱虐待漢人，始終不會有滿足的時候。又將這些意思寫進書信，送給朝中顯貴和藩鎮長官。

高祖憂其變也，遂幸鄴都以詔諭之，凡有十焉。其略曰："爾身爲大臣，家有老母，忿不思難，棄君與親。吾因契丹而興基業，爾因吾而致富貴，吾不敢忘，爾可忘耶！且前代和親，只爲安邊，今吾以天下臣之，爾欲以一鎮抗之，大小不等，無自辱焉。"重榮愈恣縱不悛，雖有此奏，亦密令人與契丹幽州帥劉晞結托。蓋重榮有内顧之心，契丹幸我多事，復欲侵吞中國，契丹之怒重榮，亦非本志也。時重榮嘗與北來蕃使并轡而行，指飛鳥射之，應弦而落，觀者萬衆，無不快抃，蕃使因輟所乘馬以慶之，由是名振北方，自謂天下可以一箭而定也。又重榮素與襄州安從進連結，及聞從進將議起兵，其奸謀乃

高祖擔心他叛亂，於是駕臨鄴都下詔曉諭他，一共有十次，詔書大略説："你身爲大臣，家有老母親，因發怒而不計後果，背棄君主和親人。我藉重契丹而創立帝王大業，你借重於我而致身富貴，我不敢忘恩，你就敢忘記嗎！况且古代和親，祇爲了使邊疆安寧，現在我以天下向他稱臣，你却想以一個藩鎮對抗他，大小不等，不要自取羞辱。"安重榮更加放縱，不思改悔，雖然有這本奏章，却還在暗中讓人和契丹幽州主帥劉晞結納。大概安重榮有顧盼内地的心思，契丹慶幸我方多事，又想侵吞中原，契丹的遷怒於安重榮，也不是本意。當時重榮曾和北方來的蕃邦使者并馬行進，指着飛鳥放箭，飛鳥應弦而落，觀衆有一萬人，無不歡呼鼓掌，蕃使因此停馬祝賀他，他從此名振北方，自以爲一箭而安定了天下。還有，安重榮向來和襄州安從進勾結在一起，等聽説從進正打算起兵，他的奸謀就决

决。

定了。

天福六年冬，大集境内飢民，衆至數萬，揚旌向闕，聲言入覲。朝廷遣杜重威帥師禦之，遇於宗城。軍纔成列，有賊將趙彦之臨陣卷旗來奔，重榮方戰，聞彦之背己，大恐，退於輜重中，王師因而擊之，一鼓而潰。重榮與十餘騎北走，其下部衆，屬嚴冬寒冽，殺戮及凍死者二萬餘人。重榮至鎮，取牛馬革旋爲甲，使郡人分守夾城以待王師。杜重威至，有部將自西郭水門引官軍入焉，殺守陴百姓萬餘人，重威尋害導者，自收其功。重榮擁吐渾數百，匿於牙城，重威使人襲而得之，斬首以進。高祖御樓閱其俘馘，宣露布訖，遣漆其頭顱，函送契丹。

天福六年冬，大量集結境内飢民，部衆達到幾萬，打起旗幟奔向京城，聲稱進京朝見。朝廷派杜重威率軍抵禦他，在宗城相遇。軍隊剛剛站成隊列，就有賊將趙彦之臨陣捲旗歸順，安重榮正在交戰，聽説彦之背叛自己，十分恐慌，退進輜重隊伍中，高祖的軍隊乘機進襲他，一通戰鼓就打垮了安重榮的軍隊。重榮和十多騎向北逃走，他的屬下人馬，因正值冬季嚴寒，被砍殺和凍死的有二萬多人。重榮到達鎮州，挑選牛馬皮革作爲鎧甲，派郡人分别守住夾城以等候高祖的軍隊。杜重威趕來，有部將從西城水門引官軍進城，殺死守衛城墻的百姓一萬多人，重威很快殺害嚮導，將功勞據爲己有。重榮率領幾百吐渾人，躲進内城，重威派人襲擊抓獲了他，斬首進獻。高祖駕臨城樓觀看被殲之敵，宣讀布告完畢，派人將他的頭顱漆好，加封後送交契丹。

**安從進**

安從進。天福六年，高祖幸鄴，討安重榮。少帝以鄭王留守京師，時和凝請於高祖曰：“陛下北征，臣料安從進必反，何以制之？”高祖曰：“卿意將奈何？”凝曰：“臣聞之兵法，先人者奪人，願陛下爲空名宣敕十通授鄭王，有急則命將往。”從進聞高祖往北，遂反，少帝以空名授李建崇、郭金海討之。從進引兵攻鄧州，不克，進至湖陽，遇建崇等，大駭，以爲神速，復爲野火所燒，遂大敗，從進自焚。

安從進。天福六年，高祖駕臨鄴都，討伐安重榮。少帝以鄭王的身份留守京城，當時和凝向高祖請求説：“陛下北征，臣下預計安從進必定反叛，用什麼方法控制他呢？”高祖説：“你認爲該怎麽辦呢？”和凝説：“臣下聽兵法上説，趕在敵人的前面就可以戰勝敵人，希望陛下將空名宣敕十道交給鄭王，遇到危急就任命將領前去。”從進聽到高祖前往北方，於是謀反，少帝把空名敕令授予李建崇、郭金海討伐他。從進率軍攻打鄧州，没有攻克，前進到湖陽，遇到建崇等人，非常驚恐，以爲神速，又被野火焚燒，於是大敗，從進投火自盡。

**張彦澤**

張彦澤，其先出於突厥，後爲太原人也。祖、父世爲陰山府裨將。彦澤少有勇力，目睛黄而夜有光色，顧視若鷙獸焉。以騎射事後唐莊宗、明宗，以從戰有功，繼領郡守。高祖即位，擢爲曹州刺史。從楊光遠圍范延光於鄴，以功授華州節度使，尋移鎮涇州，累官至檢校太保。

張彦澤，他的祖先出自突厥，後來成爲太原人。祖父、父親世任陰山府偏將。彦澤年少勇猛有力，眼球呈黄色夜晚有光澤，環顧四周就如同鷙鳥猛獸一般。因騎馬射箭的能耐侍奉後唐莊宗、明宗，因跟隨作戰有功，相繼擔任郡守。高祖登上皇位，提升他爲曹州刺史。跟隨楊光遠在鄴城圍困范延光，因功授予華州節度使，不久調任鎮守涇州，積功升官至檢校太保。

有從事張式者，以宗人之分，受其知遇。時彦澤有子爲内職，素不叶父意，數行笞撻，懼其楚毒，逃竄外地，齊州捕送到闕，敕旨釋罪，放歸父所。彦澤上章，請行朝典，式以有傷名教，屢諫止之。彦澤怒，引弓欲射之，式僅而獲免，尋令人逐式出衙。式自爲賓從，彦澤委以庶務，左右群小惡之久矣，因此讒搆，互來迫脅，云："書記若不便出，斷定必遭屠害。"式乃告病尋醫，携其妻子將奔衍州。彦澤遣指揮使李興領二十騎追之，戒曰："張式如不從命，即斬取頭來。"式懇告刺史，遂差人援送到汾州。節度使李周驛騎以聞，朝廷以姑息彦澤之故，有敕流式於商州。彦澤遣行軍司馬鄭元昭詣闕論請，面奏云："彦澤若不得張式，恐致不測。"高祖不得已而從之。既至，决口割心，斷手足而死之。式父鐸詣闕訴冤，朝廷命王周代之。周至任，奏彦澤在郡惡迹二十六條，逃散五千餘户。彦澤既赴闕，刑法官李濤等上章請理其罪，高祖下制，止令削奪一階一爵而已，時以爲失刑。

有個從事官張式，因同宗人的原因，所以受到他的優待。當時彦澤有個兒子在宫中任職，從來不合父親的心意，多次加以鞭打，他害怕荼毒，逃跑到外地，齊州捕獲他送到京城，高祖下詔赦免他的罪狀，放他回到父親所在地。彦澤上表章，請求執行國法，張式以爲有損於名分和禮教，多次諫阻他。彦澤惱怒，張弓搭箭想射他，張式僅僅免於一死，彦澤很快派人趕他出衙門。張式自從成爲幕賓，彦澤將各種事務交付給他，彦澤身邊的一群小人早就仇視他了，乘此機會讒毁陷害，相互來威脅，説："書記如果不馬上出去，就必定會遭到屠殺。"張式就請病假去看醫生，携帶妻子兒女將要投奔衍州。彦澤派指揮使李興帶領二十騎追趕他，告誡説："張式如果不服從命令，就砍下他的頭來。"張式懇求刺史，於是派人護送他到汾州。節度使李周派人騎驛馬奏報朝廷，朝廷因爲寬容彦澤的緣故，有詔敕流放張式到商州。彦澤派行軍司馬鄭元昭到京論述請求，當面奏報説："彦澤如果得不到張式，就恐怕引來不測之禍。"高祖不得已而答應了他的請求。張式到後，被裂開嘴巴，挖去心肝，砍去手脚而死去。張式父親張鐸到朝廷申訴冤枉，朝廷任命王周替代彦澤的職務。王周到任，奏告彦澤在郡中的劣迹二十六條，逃亡散失了五千多户。彦澤到京後，刑法官李濤等上表章請求追究他的罪行，高祖發下制書，衹下令削去一級官階一品爵位罷了，當時認爲違背了刑法。

少帝即位，桑維翰復舉之，尋出鎮安陽。既至，折節於士大夫，境内稱理，旋命領軍北屯恒、定。時易州地孤，漕運不繼，制令邢、魏、相、衛飛輓以輸之，百姓荷擔纍纍於路，彦澤每援之以行，見羸困者，使其部衆代而助之。洎至北邊，不令百姓深入，即遣騎士以馬負糧而去，往來既速，且無邀奪之患，聞者嘉之。陽城之戰，彦澤之功出於諸將之右，其後與敵接戰，頻獻捷於闕下，咸謂其感高祖不殺之恩，補昔年之過也。

少帝登上皇位，桑維翰又舉薦他，很快出京鎮守安陽。到達後，對士大夫折節下交，境内號稱安定，很快命令他率軍到北方駐守恒州、定州。當時易州一地孤立，漕運接濟不上，少帝下令邢、魏、相、衛四州急速運送糧草前去，百姓挑着擔子在路上絡繹不絶，彦澤常常幫助他們行進，見到羸弱困乏的人，就派他的部下替代幫助他。到了北邊，不讓百姓深入境外，就派騎兵用馬馱着糧草前去，往來既很迅速，又没有被攔搶的憂患，聽説此事的人都誇獎他。陽城一戰中，彦澤的功勞在衆將領之上，此後和敵人交戰，頻頻向朝廷獻捷，都説他是感激高祖不殺之恩，彌

補從前的過失。

開運三年冬，契丹既南牧，杜重威兵次瀛州。彦澤爲契丹所啖，密已變矣，乃通款於戎王，請爲前導，因促騎説重威，引軍沿滹沱西援常山，既而與重威通謀。及王師降於中渡，契丹主遣彦澤統二千騎趨京師，以制少帝，且示公卿兆民以存撫之意。彦澤以是歲十二月十六日夜，自封丘門斬關而入，以兵圍宫城。翌日，遷帝於開封府舍，凡内帑奇貨，悉輦歸私邸，仍縱軍大掠，兩日方止。時桑維翰爲開封尹，彦澤召至麾下，待之不以禮。維翰責曰："去年拔公於罪人之中，復領大鎮，授以兵權，何負恩一至此耶?"彦澤無以對。是夜殺維翰，盡取其家財。

開運三年冬，契丹已經向南侵犯，杜重威軍到達瀛州。彦澤受到契丹引誘，暗中已經叛變了，他就向契丹君主表達誠意，請求做嚮導，隨即催促騎軍趕去勸説重威，率領軍隊沿着滹沱河向西去援助常山，不久就和重威合謀叛變。等到少帝的軍隊在中渡投降，契丹君主派彦澤率領二千騎兵趕往京城，以便控制少帝，并且向公卿和百姓表示安撫之意。彦澤在本年十二月十六日夜晚，從封丘門破門而入，派兵圍着宫城。第二天，將少帝遷居開封府客舍，大凡内庫中的奇珍異寶，他都運到自己家中，又放縱軍隊大肆搶劫，兩天後纔停止。當時桑維翰爲開封尹，彦澤召他到帳下，不以禮相待。維翰責備他説："去年在罪人之中起用您，重新掌管大鎮，授予兵權，爲什麽這樣背棄恩典呢?"彦澤無言回對。這天晚上殺死桑維翰，全部搶走他的家産。

彦澤自謂有功於契丹，晝夜以酒樂自娱。當在京巡檢之時，出入騎從常數百人，旗幟之上題曰"赤心爲主"，觀者無不竊笑。又所居第，財貨山積。楚國夫人丁氏，即少帝弟曹州節度使延煦之母也，有容色，彦澤使人取之，太后遲迴未與，彦澤立遣人載之而去，其負國欺君也如是。數日之内，恣行殺害，或軍士擒獲罪人至前，彦澤不問所犯，但瞋目出一手竪三指而已，軍士承其意，即出外斷其腰領焉。

彦澤自以爲有功於契丹，白天黑夜飲酒作樂自求歡快。當他在京巡察時，進出時隨從騎兵常常有好幾百人。旗幟上寫着"赤心爲主"，看到的人無不私下發笑。而他居住的府宅中，財物堆積如山。楚國夫人丁氏，就是少帝的弟弟曹州節度使延煦的母親，有姿色，彦澤派人接納她，太后遲疑迴避不肯答應，彦澤當即派人用車載着她走了，他就是這樣背叛國家欺辱君主。幾天之中，任意殺人，有士兵抓獲罪人到面前，彦澤不問他犯下的罪狀，衹是瞪着眼睛伸出一隻手竪起三根手指罷了，兵士禀承他的意圖，當即推出門外砍斷他的腰頸。

彦澤與僞閤門使高勳不協，因乘醉至其門，害其仲父、季弟，暴尸於門外。及契丹帳泊於北郊，勳訴冤於戎王，時戎王已怒彦澤剽掠京城，遂令鎖之。仍以彦澤罪惡宣示百官及京城士庶，且云："彦澤之罪，合誅與否?"百官連狀具言罪在不赦，市肆百姓亦争投狀，疏彦澤之罪，戎王知其衆怒，遂令棄市，仍令高勳監决，斷腕出鎖，然後刑之。勳使人剖其心

彦澤與僞閤門使高勳不和，因此乘醉到他家中，殺害他的叔父、小堂弟，將尸首暴露在門外。等契丹族帳停在北郊，高勳向契丹君主申訴冤情，當時契丹君主已經憤恨彦澤搶劫京城，於是下令將他枷鎖起來。還把彦澤的罪惡向衆官僚和京城中的士人百姓宣布，并且説："彦澤的罪狀，該不該殺?"衆官僚聯名上奏狀申訴説罪在不赦，市井百姓也争先上奏，陳述彦澤的罪狀，契丹君主知道他已引起衆怒，於是下令在市上將他斬首，并且讓高勳監斬，砍斷手腕脱開枷鎖，

以祭死者，市人争其肉而食之。

然後行刑。高勳派人剖腹取心用來祭祀死者，市人争着將他的肉吃掉。

**趙德鈞**

趙德鈞，本名行實，幽州人也。少以騎射事滄州連帥劉守文，守文爲弟守光所害，遂事守光，署爲幽州軍校。及唐莊宗伐幽州，德鈞知其必敗，乃遁歸莊宗。莊宗善待之，賜姓，名曰紹斌，累歷郡守，從平梁，遷滄州節度使。同光三年，移鎮幽州。明宗即位，遂歸本姓，始改名德鈞。其子延壽尚明宗女興平公主，故德鈞尤承倚重。

趙德鈞，本名行實，幽州人。少年時因騎馬射箭的才能追隨滄州連帥劉守文，守文被弟弟守光殺害，他於是侍奉守光，被用爲幽州軍校。等到後唐莊宗討伐幽州，德鈞知道守光必定失敗，就逃來歸順莊宗。莊宗優待他，賜他姓李，取名叫紹斌，積功歷任郡守，隨同平定後梁，升爲滄州節度使。同光三年，調任鎮守幽州。明宗登上皇位，就恢復他本來的姓氏，方纔改名德鈞。他的兒子延壽娶明宗的女兒興平公主，因此德鈞尤其受到重任。

天成中，定州王都反，契丹遣惕隱領精騎五千來援都，至唐河，爲招討使王晏球所敗。會霖雨相繼，所在泥淖，敗兵北走，人馬饑疲，德鈞於要路邀之，盡獲餘衆，擒惕隱已下首領數十人，獻於京師。明年，王都平，加兼侍中，頃之，加東北面招討使。

天成年間，定州王都謀反，契丹派惕隱率領五千精騎前來援助王都，到達唐河，被招討使王晏球打敗。正巧大雨連綿不停，到處都是泥淖，敗軍向北逃走，人困馬乏，德鈞在要道邀擊他們，全部抓獲餘下衆人，活捉惕隱以下首領幾十人，獻給京城。第二年，王都被平定，加官兼侍中，不久，加官東北面招討使。

德鈞奏發河北數鎮丁夫，開王馬口至游口，以通水運，凡二百里。又於閻溝築壘，以戍兵守之，因名良鄉縣，以備鈔寇。又於幽州東築三河城，北接薊州，頗爲形勝之要，部民由是稍得樵牧。德鈞鎮幽州凡十餘年，甚有善政，累官至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北平王。清泰三年夏，晋高祖起義於晋陽。九月，契丹敗張敬達之軍於太原城下，唐末帝詔德鈞以本軍由飛狐路出賊後邀之。時德鈞子延壽爲樞密使，唐末帝命帥軍屯上黨，德鈞乃以所部銀鞍契丹直三千騎至鎮州，率節度使華温琪同赴征行，自吴兒峪路趨昭義，與延壽會於西唐店。十一月，以德鈞爲諸道行營都統，以延壽爲太原南面招討使，遣端明殿學士吕琦齎賜官告，兼令犒軍。

德鈞上奏調集河北幾鎮壯丁，開通王馬口到游口，以便通水運，總共二百里。又在閻溝修築堡壘，派戍兵守衛，就取名良鄉縣，以便防備抄襲騷擾的敵寇。又在幽州東面修建三河城，北面連接薊州，很是地形險要之處，屬下百姓因此稍稍能够砍柴放牧。德鈞鎮守幽州共十多年，很有好政績，積功升官至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爲北平王。清泰三年夏，後晋高祖在晋陽起義。九月，契丹在太原城下打敗張敬達軍，後唐末帝下詔命德鈞率本軍經飛狐路從賊寇背後邀擊他們。當時德鈞的兒子延壽爲樞密使，後唐末帝命他率軍駐守上黨，德鈞就派部下銀鞍契丹直三千騎趕到鎮州，率領節度使華温琪一同趕去征討，從吴兒峪取道往昭義，和延壽在西唐店會師。十一月，任命德鈞爲諸道行營都統，任命延壽爲太原南面招討使，派端明殿學士吕琦帶着官告賜給他，并且讓吕琦犒勞軍隊。吕琦從容訴説天子委任德鈞的用意，德鈞説：“既然把軍隊交給我，

琦從容言天子委任之意，德鈞曰："既以兵相委，焉敢惜死。"時范延光領兵二萬軍於遼州，德鈞欲并其軍，奏請與延光會合。唐末帝諭延光，疑其奸謀，不從。德鈞、延壽自潞州引軍至團柏谷，德鈞累奏乞授延壽鎮州節度，末帝不悦，謂左右曰："趙德鈞父子堅要鎮州，苟能逐退蕃戎，要代予位，亦所甘心；若玩寇要君，但恐犬兔俱斃。"朝廷繼馳書詔，促令進軍，德鈞持疑不果，乃遣使於契丹，厚齎金幣，求立以爲帝，仍許晋祖長鎮太原，契丹主不之許。

我怎敢貪生怕死呢。"當時范延光領兵二萬駐扎在遼州，德鈞想要吞并他的部隊，上奏請求和延光會合。後唐末帝告誡延光，懷疑其中有陰謀，没有允許。德鈞、延壽從潞州率軍到團柏谷，德鈞屢次上奏請求授予延壽鎮州節度使，末帝不高興，告訴左右侍臣説："趙德鈞父子堅持要鎮州，假使能够趕走蕃賊，要頂替我的位置，也甘心情願；假如輕視敵寇要挾君王，就衹怕狗和兔子都要滅亡了。"朝廷接着飛速送去詔書，催促他進軍，德鈞持有疑慮没有從命，就派使者到契丹，帶去豐厚的金幣，請求立他爲皇帝，并且允許後晋高祖長期鎮守太原，契丹君主没有答應他。

及楊光遠以晋安寨降於契丹，德鈞父子自團柏谷南走潞州，一行兵士，投戈棄甲，自相騰踐，死者萬計。時德鈞有愛將時賽，率輕騎東還漁陽，其部曲尚千餘人，與散亡之卒俱集於潞州。是日，潞州節度使高行周亦自北還，及至府門，見德鈞父子在城闉上，行周謂曰："某與大王鄉人，宜以忠言相告，城中無斗粟可食，請大王速迎車駕，自圖安計，無取後悔焉。"德鈞遂與延壽出降契丹。高祖至，德鈞父子迎謁於馬前，高祖不禮之。時契丹主問德鈞曰："汝在幽州日，所置銀鞍契丹直何在？"德鈞指示之，契丹盡殺於潞之西郊，遂鎖德鈞父子入蕃，及見國母述律氏，盡以一行財寶及幽州田宅籍而獻之，國母謂之曰："汝父子自覓天子何耶？"德鈞俯首不能對。又問："田宅何在？"曰："俱在幽州。"國母曰："屬我矣，又何獻也？"至天福二年夏，德鈞卒於契丹。

等楊光遠用晋安寨向契丹投降，德鈞父子從團柏谷向南逃到潞州，隨行兵士，丢下戈矛拋棄鎧甲，自相踐踏，死去的約一萬人。當時德鈞有心愛的將領時賽，率領輕裝騎兵向東返回漁陽，他的部下還有一千多人，和逃散的士兵一起聚集到潞州。這天，潞州節度使高行周也從北方返回，等到了城門，看見德鈞父子都在城樓上，行周對他説："我和大王是同鄉人，我應當用忠言相告，城中没有一斗可食用的口糧，請大王趕快迎接皇帝，自己尋求安身之計，不要選擇後悔的路子。"德鈞就和延壽出城投降契丹。高祖到來，德鈞父子在馬前迎候拜見，高祖不還禮。當時契丹君主問德鈞道："你在幽州時，設立的銀鞍契丹直在哪裏？"德鈞指給他看，契丹將他們全部殺死在潞州西郊，於是把德鈞父子鎖起來帶回蕃邦，等見到國母述律氏，全部將所有財寶和幽州田宅登記簿獻給她，國母對他説："你父子自己請求做天子是爲什麽呢？"德鈞低頭不能回答。又問道："田宅在哪裏？"回答説："都在幽州。"國母説："已經屬於我了，還進獻什麽呢？"到天福二年夏，德鈞死在契丹。

**趙延壽**

延壽，本姓劉氏。父曰邧，常山人也，常任蓨令。梁開平初，滄州節度使劉守文陷其邑，時德鈞爲偏

趙延壽，本來姓劉氏。父親叫劉邧，常山人，曾任蓨縣令。後梁開平初年，滄州節度使劉守文攻占該縣，當時德鈞爲偏將，抓獲延壽和

將，獲延壽并其母种氏，遂養之爲子。延壽姿貌姸柔，稍涉書史，尤好賓客，亦能爲詩。及長，尚明宗女興平公主。初爲汴州司馬，明宗即位，授汝州刺史，歷河陽、宋州節度使，入爲上將軍，充宣徽使，遷樞密使，兼鎮徐州。及高祖起義於晋陽，唐末帝幸懷州，委延壽北伐。後高祖至潞州，延壽與父德鈞俱陷北庭。未幾，契丹主以延壽爲幽州節度使，封燕王，尋爲樞密使兼政事令。

天福末，契丹既與少帝絶好，契丹主委延壽以圖南之事，許以中原帝之。延壽乃導誘蕃戎，蠶食河朔。晋軍既降於中渡，戎王命延壽就寨安撫諸軍，仍賜龍鳳赭袍，使衣之而往。謂之曰："漢兒兵士，皆爾有之，爾宜親自慰撫。"延壽至營，杜重威、李守貞已下皆迎謁於馬前。

及戎王入汴，時南北降軍數萬，皆野次於陳橋，戎王慮其有變，欲盡殺之。延壽聞之，遽請見於戎王，曰："臣伏見今日已前，皇帝百戰千征，始收得晋國，不知皇帝自要治之乎？爲他人取之乎？"戎王變色曰："爾何言之過也，朕以晋人負義，舉國南征，五年相殺，方得中原，豈不自要爲主，而爲他人耶？卿有何説，速奏朕來！"延壽曰："皇帝嘗知吴、蜀與晋朝相殺否？"曰："知。"延壽曰："今中原南自安、申，西及秦、鳳，沿邊數千里，并是兩界守戍之所。將來皇帝歸國時，又漸及炎蒸，若吴、蜀二寇交侵中國，未知如許大世界，教甚兵馬禦捍？苟失堤防，豈非爲他人取也。"戎王曰："我弗知也，爲之奈何？"延壽曰："臣知上國之兵，當炎暑之時，沿吴、蜀之境，難爲用也。未若以陳橋所聚降軍團

他的母親种氏，於是把他作爲自己的養子。延壽姿容美好温柔，粗略讀過經史典籍，尤其喜好賓客，也能作詩。成年後，娶明宗的女兒興平公主。最初任汴州司馬，明宗登上皇位，授予汝州刺史，歷任河陽、宋州節度使，入朝爲上將軍，充宣徽使，升任樞密使，兼鎮守徐州。等高祖在晋陽起義，後唐末帝駕臨懷州，委派延壽北伐。後來高祖到潞州，延壽和父親德鈞一起陷身北朝。不久，契丹君主授延壽爲幽州節度使，封爲燕王，不久爲樞密使兼政事令。

天福末年，契丹和少帝斷絶友好關係後，契丹君主將圖謀南朝的事情交付給他，答應以他爲中原皇帝。延壽就誘導蕃軍，蠶食河朔。後晋軍在中渡橋投降後，契丹君主命令延壽到營寨安撫各軍，并賜給龍鳳紅袍，讓他穿上前去。告訴他説："漢人士兵，都歸你所有，你應當親自慰問安撫。"延壽到軍營，杜重威、李守貞以下都到馬前迎候拜見。

等契丹君主進入汴京，當時南北降軍好幾萬，都駐扎在陳橋野外，契丹君主擔心他們嘩變，想要全部屠殺。延壽聽説後，急忙求見契丹君主，説道："臣下看到今天以前，皇帝百戰千征，纔收取到晋國，不知皇帝自己要統治它呢？還是替别人攻取它呢？"契丹君主變了臉色説："你怎麽説得這樣過分，我因爲晋人背信棄義，所以發動全國軍隊南征，五年相互攻殺，纔奪得中原，難道不是自己要做主子，却要替别人打江山嗎？你有什麽説法，快快給我奏來！"延壽説："皇帝可曾知道吴、蜀和晋朝交戰嗎？"説："知道。"延壽説："現在中原南自安州、申州，西到秦州、鳳州，邊疆幾千里，都是兩國交界需要戍守的場所。將來皇帝回國時，又漸漸到了酷暑時節，如果吴、蜀二寇交相侵略中原，不知道這樣大的天地，用什麽兵馬守衛？假使疏於防範，難道不是替他人打江山嗎。"契丹君主説："我不知道這些，將怎麽應付呢？"延壽説："臣下知道貴國的軍隊，當炎熱的時候，在吴、蜀邊境一帶，難以發揮作用。不如將聚集在陳橋的降

并，别作軍額，以備邊防。”戎王曰：“我念在壺關、陽城時，亦曾言議，未獲區分，致五年相殺，此時入手，如何更不翦除?”延壽曰：“晋軍見在之數，如今還似從前盡在河南，誠爲不可，臣請遷其軍，并其家口於鎮、定、雲、朔間以處之，每歲差伊分番於河外沿邊防戍，斯上策也。”戎王忻然曰：“一取大王商量。”由是陳橋之衆獲免長平之禍焉。

兵合并起來，另外創建一支軍隊，用來充實邊防。”契丹君主説：“我想起在壺關、陽城時，你也曾經提議這麼做，當時没有機會下手，以至於交戰五年，現在他們落到我手中，怎麼能還不消滅他們?”延壽説：“晋軍現存的數量，今天還像從前一樣都在河南，確實不能殺他們，臣下請遷移這些降兵，連同他們的家人到鎮、定、雲、朔之間安置，每年委派他們輪番到黄河以南沿邊戍守，這是最好的策略啊。”契丹君主高興地説：“一切聽從大王的提議。”因此陳橋的兵衆得以逃脱了長平那樣的災禍。

延壽在汴久之，知戎王無踐言之意，乃遣李崧達語於戎王，求立以爲皇太子，崧不得已而言之。戎王曰：“我於燕王，無所愛惜，但我皮肉堪與燕王使用，亦可割也，何況他事！我聞皇太子，天子之子合作，燕王豈得爲之也!”因命與燕王加恩。時北來翰林學士承旨張礪，擬延壽爲中京留守、大丞相、録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樞密使、燕王如故。戎王覽擬狀，索筆塗却“録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之字，乃付翰林院草制焉。又以其子匡贊爲河中節度使。

延壽在汴京很久了，知道契丹君主没有兑現以前説過的話的意思，就派李崧傳話給契丹君主，請求立他爲皇太子，李崧不得已而轉述了他的話。契丹君主説：“我對燕王，没有什麼捨不得的，就是我的皮肉可供燕王使用，也可以割去，何況别的事情！但我聽説皇太子，衹有天子的兒子纔配做，燕王哪能做皇太子呢！”隨即下令給燕王加封恩典。當時來自北方的翰林學士承旨張礪，草擬延壽爲中京留守、大丞相、録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照舊爲樞密使、燕王。契丹君主看到草擬的狀辭，提筆抹去“録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這些字，纔交給翰林院起草制詞。又任命他的兒子匡贊爲河中節度使。

延壽在汴州，復娶明宗小女爲繼室。先是，延州節度使周密爲其子廣娶焉，已納財畢，親迎有日矣，至是延壽奪取之。契丹主自汴迴至邢州，命升延壽坐在契丹左右相之上。契丹主死，延壽下教於諸道，稱權知南朝軍國事。是歲六月一日，爲永康王兀欲所鎖，籍其家財，分給諸部，尋以延壽入國，竟卒於契丹。

延壽在汴州，又娶明宗的小女兒爲繼室。先前，延州節度使周密爲他的兒子周廣聘娶她，已經交納彩禮完畢，迎親的日期都確定了，到現在延壽奪走了她。契丹君主從汴京回到邢州，下令提升延壽坐在契丹左右相之上。契丹君主死後，延壽發送教令給各道，自稱權知南朝軍國事。這年六月一日，他被永康王兀欲逮捕，没收他的家産，分給各部族，不久讓延壽到國内，最終死在契丹。

匡贊歷漢、周兩朝，累授節鎮及統軍使，仕皇朝，歷廬、延、邠、鄜等四鎮焉。

趙匡贊經歷後漢、後周兩朝，積功授任節度使和統軍使，在我朝任職，歷任廬、延、邠、鄜四鎮。

**張礪**

張礪，字夢臣，磁州滏陽人也。祖慶，父寶，世爲農。礪幼嗜學，有

張礪，字夢臣，磁州滏陽人。祖父張慶，父親張寶，世代務農。張礪從小好學，有文采，

文藻，在布衣時，或睹民間爭競，必爲親詣公府，辨其曲直，其負氣也如此。唐同光初，擢進士第，尋拜左拾遺，直史館。會郭崇韜伐蜀，奏請礪掌軍書。蜀平，崇韜爲魏王繼岌所誅，時崇韜左右親信皆懼奔逃，惟礪詣魏王府第，慟哭久之，時人皆服其高義。

還是平民百姓時，偶爾見到民間爭執，他必定爲此親自前往公府，辨別曲直，他就是這樣仗義。後唐同光初年，他考中進士，不久擔任左拾遺，直史館。恰遇郭崇韜討伐前蜀，上奏請張礪主管軍中文書。平定前蜀後，崇韜被魏王繼岌殺死，當時崇韜身邊的親信都懼禍逃跑，衹有張礪前往魏王府中，放聲痛哭了很久，當時的人都佩服他的高尚節義。

及魏王班師，礪從副招討使任圜東歸。至利州，會康延孝叛，迴據漢州，圜奉魏王命，迴軍西討延孝。時礪獻謀于圜，請伏精兵于後，先以羸師誘之，圜深以爲然。延孝本驍將也，任圜乃儒生也，延孝聞圜至，又睹其羸師，殊不介意，及戰酣，圜發精兵以擊之，延孝果敗，遂擒之以歸。是歲四月五日至鳳翔，内官向延嗣奉莊宗命，令誅延孝。監軍李延襲已聞洛中有變，故留延孝，且害任圜之功故也。圜未决，礪謂圜曰：“此賊構亂，遂致凱旋差晚，且明公血戰擒賊，安得違詔養禍，是破檻放虎，自貽其咎也。公若不决，余自殺此賊。”任圜不得已，遂誅延孝。

等到魏王撤軍，張礪跟隨副招討使任圜回歸東方。到達利州，正趕上康延孝反叛，退回去占領了漢州，任圜禀承魏王的命令，回師向西討伐延孝。當時張礪獻計給任圜，請求讓精兵埋伏在後面，首先用疲弱的軍隊引誘他們，任圜以爲他的建議很好。延孝本是驍勇的將領，任圜是儒生，延孝聽説任圜前來，又看到他那疲弱的軍隊，毫不介意，等到戰鬥白熱化，任圜出動精兵攻擊他，延孝果然戰敗，於是抓獲他回朝。這年四月五日到達鳳翔，宦官向延嗣奉莊宗的命令，下令處死延孝。監軍李延襲聽説洛中發生變亂，因此留下延孝，還有妒忌任圜的功勞的緣故。任圜不能决斷，張礪告訴任圜説：“這個賊子作亂，因此使我們凱旋太遲，何況您血戰抓獲反賊，怎能違反詔命留下禍端，這是打開栅欄放出猛虎，自己惹出罪責啊。您如果不能决斷，我自己殺掉這個賊子。”任圜不得已，於是殺死延孝。

天成初，明宗知其名，召爲翰林學士，再丁父母憂，服闋，皆復入爲學士，歷禮部、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充職。未幾，父之妾卒。初，妾在世，礪以久侍先人，頗亦敬奉，諸幼子亦以祖母呼之。及卒，礪疑其事，詢于同僚，未有以對，礪即托故歸于滏陽，閒居三年，不行其服，論情制宜，識者韙之。清泰中，復授尚書比部郎中、知制誥，依前充學士。

天成初年，明宗知道他的名望，召爲翰林學士，前後兩次分别爲父母親服喪，服喪期滿後，都重新入朝任學士，歷任禮部、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充職。不久，父親的妾去世。當初，妾在世時，張礪因爲她長期侍奉父親，所以很恭敬地侍奉她，衆幼子也都稱她爲祖母。等她去世，張礪對她的喪事有些疑慮，詢問同僚，没有人能回答，張礪就藉故回到滏陽，閑居三年，没有爲她穿喪服，看情形采取相應措施，有識之士都贊揚他。清泰年間，再次授予他尚書比部郎中、知制誥，依舊充當翰林學士。

高祖起于晉陽，唐末帝命趙延壽進討，又命翰林學士和凝與延壽偕行。礪素輕凝，慮不能集事，因自請

後晉高祖在晉陽起義，後唐末帝命令趙延壽前去討伐，又命翰林學士和凝同延壽一起去。張礪向來輕視和凝，擔心他辦不成事，因此自己請

行，唐末帝慰而許之。及唐軍敗于團柏谷，與延壽俱陷于契丹，契丹以舊職縻之，累官至吏部尚書。契丹入汴，授右僕射、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隨至鎮州。

會契丹主卒，永康王北去，蕭翰自東京過常山，乃引鐵騎圍其第。時礪有疾，方伏枕，翰見礪責之曰："爾言于先帝，云不得任蕃人作節度使，如此則社稷不永矣；又先帝來時，令我于汴州大內安下，爾言不可；又我爲汴州節度使，爾在中書，何故行帖與我？"礪抗聲而對，辭氣不屈，翰遂鎖礪而去。鎮州節度使麻答尋解其鎖，是夜以疾卒，家人燼其骨，歸葬于滏陽。

礪素耿直，嗜酒無檢。始陷契丹時，曾背契丹南歸，爲追騎所獲，契丹主怒曰："爾何捨我而去？"礪曰："礪，漢人也，衣服飲食與此不同，生不如死，請速就刃。"契丹主顧通事高唐英曰："我常戒爾輩善待此人，致其逃去，過在爾輩。"因笞唐英一百，其爲契丹主善待也如此。礪平生抱義憐才，急于獎拔，聞人之善，必攘袂以稱之，見人之貧，亦倒篋以濟之，故死之之日，中朝士大夫亦皆嘆惜焉。

求前去，後唐末帝欣慰地答應了他。等到後唐軍在團柏谷戰敗，他和延壽一起失身在契丹，契丹用他原先的職任拉攏他，積功升官至吏部尚書。契丹進入汴京，授予他右僕射、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相隨到鎮州。

正碰上契丹君主去世，永康王去北方，蕭翰從東京路過常山，就領鐵騎圍住張礪的住宅。當時張礪有病，正躺在床上，蕭翰見到張礪數落他說："你對已故的皇帝說過，不能任命蕃人做節度使，說是這樣國家就不長久了；還有已故皇帝來的時候，讓我在汴州宮廷中住下，你說不行；還有我任汴州節度使，你在中書，爲什麼發送文書給我呢？"張礪高聲應答，語氣毫不屈服，蕭翰於是用鎖鏈抓走了張礪。鎮州節度使麻答不久就解下了他的鎖鏈，這天晚上張礪因病死去，家人將尸骨火化，送回滏陽安葬。

張礪向來耿直，嗜酒而没有節制。剛剛陷身契丹時，曾經背着契丹逃向南方，被追騎抓獲，契丹君主惱怒說："你爲什麼背棄我逃走？"張礪說："張礪是漢人，衣服飲食和此地不同，生不如死，請求儘快挨刀死去。"契丹君主回頭對通事高唐英說："我時常告誡你們要好好款待這個人，使他逃走，過失在你們。"隨即鞭打唐英一百下，他這樣受到契丹君主的優待。張礪平生很講義氣，愛惜人才，以提拔人才爲急務，聽到別人的好事，必定捲袖捋臂奮力稱贊，看見別人貧困，他就傾囊相助，因此他死的時候，中原的士大夫也都爲他嘆惜。

## 蕭翰

蕭翰者，契丹諸部之酋長也。父曰阿鉢。劉仁恭鎮幽州，阿鉢曾引衆寇平州，仁恭遣驍將劉雁郎與其子守光率五百騎先守其州，阿鉢不知，爲郡人所紿，因赴牛酒之會，爲守光所擒。契丹請贖之，仁恭許其請，尋歸。其妹爲阿保機妻，則德光之母也。翰有妹，亦嫁於德光，故國人謂翰爲國舅。契丹入東京，以翰爲宣武軍節度使。契丹比無姓氏，翰將有節

蕭翰，是契丹各部族的酋長。父親叫阿鉢。劉仁恭鎮守幽州時，阿鉢曾率衆入侵平州，仁恭派驍將劉雁郎和自己的兒子守光率領五百騎兵預先守衛州城，阿鉢不知道，被郡人欺騙，就趕去參加牛酒宴，被守光活捉。契丹要求贖回他，仁恭答應了這一請求，他很快就回來了。他的妹妹是阿保機的妻子，就是德光的母親。蕭翰有妹，也嫁給了德光，因此國人稱蕭翰爲國舅。契丹占領東京，任命蕭翰爲宣武軍節度使。契丹照例没有姓氏，蕭翰將有節度使的任命時，就以蕭爲

度之命，乃以蕭爲姓，翰爲名，自是翰之一族皆稱姓蕭。契丹主北去，留翰以鎮河南。時漢高祖已建號於太原，翰懼，將北歸，慮京師無主，則衆皆爲亂，乃遣蕃騎至洛京迎唐明宗幼子許王從益知南朝軍國事。從益至，翰率蕃將拜於殿上。翌日，翰乃輦其寶貨鞍轡而北。漢人以許王既立，不復爲亂，果中其狡計。翰行至鎮州，遇張礪，翰以舊事致忿，就第數其失而鎖之。翰歸本國，爲永康王兀欲所鎖，尋卒於本土。

姓，翰爲名，從此蕭翰一族都稱姓蕭。契丹君主返回北方，留下蕭翰鎮守河南。當時後漢高祖已經在太原建立帝號，蕭翰害怕，打算回到北京，擔心京城没有主子，大家就會作亂，於是派蕃騎到洛京迎接後唐明宗的小兒子許王從益知南朝軍國事。從益到來，蕭翰領着蕃將在殿上拜見。第二天，蕭翰就載着寶物鞍轡到北方去了。漢人因爲已經立了許王爲主子，不再作亂，果然中了他的奸計。蕭翰走到鎮州，遇到張礪，蕭翰因舊事而發怒，到他家中數落他的過錯將他枷鎖起來。蕭翰回到本國，被永康王兀欲逮捕，不久就死在本國。

### 劉晞

劉晞者，涿州人也。父濟雍，累爲本郡諸邑令長。晞少以儒學稱於鄉里，嘗爲唐將周德威從事，後陷於契丹，契丹以漢職縻之。天福中，契丹命晞爲燕京留守，嘗於契丹三知貢舉，歷官至同平章事、兼侍中。隨契丹入汴，授洛京留守。會河陽軍亂，晞走許州，又奔東京，蕭翰遣兵送晞至洛下。契丹主死，晞自洛復至東京，隨蕭翰北歸，遂留鎮州。漢初，與麻答同奔定州，後卒於北蕃。

劉晞，涿州人。父親劉濟雍，多次擔任本郡各縣令長。劉晞少年時因儒學而在鄉間聞名，曾任後唐將領周德威的從事，後來在契丹做官，契丹用漢人的官職籠絡他。天福年間，契丹任命劉晞爲燕京留守，曾在契丹三次知貢舉，歷官至同平章事、兼侍中。跟隨契丹進入汴京，授予洛京留守。正碰上河陽軍作亂，劉晞跑到許州，又逃往東京，蕭翰派兵送劉晞到洛下。契丹君主死去，劉晞從洛陽又到東京，跟隨蕭翰返回北方，於是留在鎮州。後漢初期，他和麻答一起逃往定州，後來死在北蕃。

### 崔廷勳

崔廷勳，不知何許人也。形貌魁偉，美鬚髯。幼陷契丹，歷僞命雲州節度使，官至侍中。契丹入汴，遷少帝於封禪寺，遣廷勳以兵防守，尋授河陽節度使，甚得民情。契丹北行，武行德率軍趨河陽，廷勳爲行德所逐，乃與奚王拽剌保懷州，尋以兵反攻行德，行德出戰，爲廷勳所敗。及契丹主死，遂歸鎮州。漢初，與麻答同奔定州，後没於北蕃。

崔廷勳，不知他的字號籍貫。相貌魁偉，鬍鬚優美。從小失陷在契丹，歷任僞雲州節度使，官至侍中。契丹進入汴京，將少帝移居在封禪寺，派廷勳領兵看守，不久授予河陽節度使，很得民心。契丹去了北方，武行德率軍趕到河陽，廷勳被行德趕走，就和奚王拽剌保衛懷州，不久率軍反攻行德，行德出戰，被廷勳打敗。等契丹君主死後，他就回到鎮州。後漢初期，他和麻答一起逃往定州，後來死在北蕃。

史臣曰：帝王之尊，必由天命，雖韓信、彭越之勇，劉濞、淮南之勢，猶不可以妄冀，而况二安之庸

史臣曰：帝王的寶座必須由上天定，即使有韓信、彭越之勇，吴王劉濞、淮南王劉安之勢，也還不敢妄想，何况二安的昏庸愚昧，相助作

昧，相輔爲亂，固宜其自取滅亡也。後之擁强兵莅重鎮者，得不以爲鑒乎！彦澤狼子野心，盈貫而死，晚矣！德鈞諸人，與晋事相終始，故附見于兹焉。

亂，當然是自取滅亡啊。此後擁有强兵占據重鎮的人，能不引以爲戒嗎！張彦澤狼子野心，惡貫滿盈而死，太遲了！趙德鈞這些人和後晋相始終，因而附見於此。

# 舊五代史卷九十九(漢書一)

## 本紀第一

### 高祖紀(上)

高祖睿文聖武昭肅孝皇帝，姓劉氏，諱暠，本名知遠，及即位改今諱。其先本沙陁部人也。四代祖諱湍，帝有天下，追尊爲明元皇帝，廟號文祖，陵曰懿陵；高祖母隴西李氏，追謚明貞皇后。曾祖諱昂，晉贈太保，追尊爲恭僖皇帝，廟號德祖，陵曰沛陵；曾祖母號國太夫人楊氏，追謚恭惠皇后。祖諱僎，晉贈太傅，追尊爲昭獻皇帝，廟號翼祖，陵曰威陵；祖母魯國太夫人李氏，追謚爲昭穆皇后。皇考諱琠，事後唐武皇帝爲列校，晉贈太師，追尊爲章聖皇帝，廟號顯祖，陵曰肅陵；皇妣吳國太夫人安氏，追謚章懿皇后。后以唐乾寧二年，歲在乙卯，二月四日生帝於太原。

帝弱不好弄，嚴重寡言，及長，面紫色，目睛多白。初事唐明宗，列於麾下。明宗與梁人對栅於德勝，時晉高祖爲梁人所襲，馬甲連革斷，帝輟騎以授之，取斷革者自跨之，徐殿其後，晉高祖感而壯之。明宗踐阼，晉高祖爲北京留守，以帝前有護援之力，奏移麾下，署爲牙門都校。應順初，晉高祖鎮常山，唐明宗召赴闕，會閔帝出奔，與晉高祖相遇於途，遂俱入衛州，泊於郵舍。閔帝左右謀害

高祖睿文聖武昭肅孝皇帝，姓劉，名暠，本名知遠，當他登上帝位後就改用今名。高祖的先輩本是沙陁部人。他的四世祖名湍，當他擁有天下後，追尊爲明元皇帝，廟號文祖，陵墓稱作懿陵；他的高祖母是隴西人李氏，追謚爲明貞皇后。曾祖名昂，晉代追贈爲太保，高祖追尊他爲恭僖皇帝，廟號德祖，陵墓稱作沛陵；曾祖母號國太夫人楊氏，追謚爲恭惠皇后。祖父名僎，晉代追贈爲太傅，高祖追尊他爲昭獻皇帝，廟號翼祖，陵墓稱作威陵；祖母魯國太夫人李氏，追謚爲昭穆皇后。父親名琠，效勞於後唐武皇帝，爲普通將校，晉代追贈爲太師，高祖追尊他爲章聖皇帝，廟號顯祖，陵墓稱作肅陵；母親吳國太夫人安氏，追謚爲章懿皇后。章懿皇后於唐乾寧二年，即乙卯年的二月四日，在太原生下高祖。

高祖自幼不好戲耍，莊重少言，當他長大後，面呈紫色，眼珠多白。他最初效力於唐明宗，被安置在唐明宗屬下。明宗與梁人在德勝立營對壘，當時晉高祖遭梁人襲擊，戰馬披挂的鎧甲皮繩斷落，高祖讓出自己的坐騎交與晉高祖，換取皮繩斷落的馬自乘，從容斷後，晉高祖心懷感激并佩服他的勇氣。明宗登帝位，晉高祖任北京留守，因高祖先前有救援保護的功勞，奏請調至自己手下，任命爲牙門都校。應順初年，晉高祖鎮守常山，唐明宗召他回京，正逢閔帝出逃，和晉高祖在路上相遇，於是一同進入衛州，在驛

晉高祖，帝密遣御士石敢袖錘立於晉高祖後，及有變，敢擁晉高祖入一室，以巨木塞門，敢尋死焉。帝率衆盡殺閔帝左右，遂免晉高祖於難。

站歇息。閔帝身邊的人圖謀殺害晉高祖，高祖暗中令御士石敢袖中藏着鐵錘站在晉高祖身後，當事變發生，石敢護衛晉高祖進入一間内室，用巨木堵住房門，没多久石敢就戰死了。高祖率領衆人殺光閔帝的手下，這纔使晉高祖逃脱災難。

清泰元年，晉高祖復鎮河東。三年夏，移鎮汶陽。帝勸晉高祖舉義，贊成密計，經綸之始，中外賴之。晉高祖以帝爲北京馬步軍都指揮使。及契丹以全軍赴難，大破張敬達之衆於晉陽城下，有降軍千餘人，晉高祖將置之於親衛，帝盡殺之。晉國初建，加檢校司空，充侍衛馬步都指揮使，權點檢隨駕六軍諸衛事，尋改陜州節度使，充侍衛親軍馬步都虞候。契丹主送晉高祖至上黨，指帝謂高祖曰："此都軍甚操剌，無大故不可棄之。"晉高祖入洛，委帝巡警，都邑肅然，無敢犯令。

清泰元年，晉高祖再次鎮守河東。三年夏，調任汶陽節度使。高祖勸説晉高祖興起大業，他竭力贊助，暗中籌劃，在大計開創之初，裏裏外外都依仗他。晉高祖任命高祖爲北京馬步軍都指揮使。當契丹用全部軍隊趕來救難，在晉陽城下大敗張敬達的部衆，有降軍一千多人，晉高祖將他們安置在親衛軍中，高祖把他們全殺了。晉國剛建立，加授高祖爲檢校司空，充任侍衛馬步都指揮使，權點檢隨駕六軍諸衛事，不久改授陜州節度使，充任侍衛親軍馬步都虞候。契丹國主送晉高祖至上黨，指着高祖對晉高祖説："這位都軍十分勇猛，没有重大變故不可廢棄他。"晉高祖進入洛陽，委派高祖巡視警戒，京都地區秩序井然，無人敢犯禁令。

天福二年夏四月，加檢校太保。八月，改許州節度使，典軍如故。三年夏四月，加檢校太傅。冬十月，授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十一月，移授宋州，加檢校太尉。十二月，加同平章事。時帝與杜重威同制加恩，帝憤然不樂，懇讓不受，杜門不出者數日。晉高祖怒，召宰相趙瑩等議落帝兵權，任歸私第。瑩等以爲不可，乃遣端明殿學士和凝就第宣諭，帝乃承命。五年三月，改鄴都留守兼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九月，奉詔赴闕，晉高祖幸其第。六年七月，授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七年正月，加侍中。時天下大蝗，惟不入河東界。六月，晉高祖崩於鄴宫，少帝即位，加帝檢校太師。八年三月，進位中書令。

天福二年夏四月，加授高祖爲檢校太保。八月，改授許州節度使，統率兵馬的職務如前不變。三年夏四月，加授檢校太傅。冬十月，授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十一月，調任宋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尉。十二月，加同平章事。當時高祖和杜重威同受一道詔書加恩典，高祖憤憤然不高興，再三推辭不受命，好幾天閉門不出。晉高祖發怒，召來宰相趙瑩等商議，打算解除他的兵權，讓他回家。趙瑩等認爲這樣做不行，於是派端明殿學士和凝到高祖住宅傳命開導，高祖纔接受任命。五年三月，改任鄴都留守兼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九月，奉詔命回到京城，晉高祖親自到他家中。六年七月，授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七年正月，加授侍中。當時天下大鬧蝗災，惟獨不進入河東地界。六月，晉高祖在鄴宫逝世，少帝即位，加授高祖爲檢校太師。八年三月，進位中書令。

開運元年正月，契丹南下，契丹主以大軍直抵澶州，遣蕃將偉王率兵

開運元年正月，契丹人南下，契丹國主率大軍直抵澶州，派蕃將偉王率兵進入雁門。朝廷任

入雁門。朝廷以帝爲幽州道行營招討使，帝大破偉王於忻口。尋奉詔起兵至土門，軍至樂平，會契丹退，乃還。三月，封太原王。七月，兼北面行營都統。二年四月，封北平王。三年五月，加守太尉。是月，帝誅吐渾白承福等五族，凡四百人，以别部王義宗統其餘衆。九月，契丹犯塞，帝親率牙兵至朔州南陽武谷，大破之。十一月，契丹主率蕃漢大軍由易、定抵鎮州，杜重威等駐軍於中渡橋以禦之。十二月十日，杜重威等以全軍降於契丹。十七日，相州節度使張彦澤受契丹命，陷京城，遷少帝於開封府。帝聞之大駭，分兵守境，以備寇患。

用高祖爲幽州道行營招討使，高祖在忻口大敗偉王。不久高祖又奉帝命起兵去土門，部隊行進到樂平，恰巧契丹人退去，於是回師。三月，封爲太原王。七月，兼任北面行營都統。二年四月，封爲北平王。三年五月，加官守太尉。這月中，高祖斬殺了吐渾白承福等五族，共計四百人，用另一部族人王義宗統率他們殘餘的部衆。九月，契丹人侵犯邊關，高祖親率行營兵馬趕到朔州以南的陽武谷，大敗契丹。十一月，契丹國主統率蕃人、漢人大軍由易州、定州抵達鎮州，杜重威等在中渡橋駐軍防禦。十二月十日，杜重威等率全軍向契丹投降。十七日，相州節度使張彦澤接受契丹的使令，攻克京城，把少帝遷移到開封府。高祖得知這一消息十分震驚，分派兵馬守衛境土，預防戰禍。

天福十二年春正月丁亥朔，契丹主入東京。癸巳，晋少帝蒙塵於封禪寺。癸卯，少帝北遷。二月丁巳朔，契丹主具漢法服，御崇元殿受朝，制改晋國爲大遼國，大赦天下，號會同十年。是月，帝遣牙將王峻奉表於契丹，契丹主賜詔褒美，呼帝爲兒。又賜木拐一。蕃法，貴重大臣方得此賜，亦猶漢儀賜几杖之比也。王峻持拐而歸，契丹望之皆避路。及峻至太原，帝知契丹政亂，乃議建號焉。是月，秦州節度使何建以其地入於蜀。戊辰，河東行軍司馬張彦威與文武將吏等，以中原無主，帝威望日隆，群情所屬，上箋勸進，帝謙讓不允。自是群官三上箋，諸軍將吏、緇黄耆耋，相次迫請，教答允之。庚午，陜府屯駐奉國指揮使趙暉、侯章、都頭王晏殺契丹監軍及副使劉愿，暉自稱留後。契丹因授暉陜州兵馬留後，侯章爲本州馬步軍都指揮使，王晏爲副都指揮使，暉等不受僞命。

天福十二年春正月丁亥初一，契丹國主進入東京。癸巳，晋少帝含辱流落到封禪寺。癸卯，少帝遷移北方。二月丁巳初一，契丹國主身着漢族帝王的禮服，登坐崇元殿接受朝拜，詔令改晋國爲大遼國，赦免天下罪人，年號稱會同十年。這月中，高祖派牙將王峻向契丹進呈表章，契丹國主下詔嘉獎表彰，稱高祖爲兒。又賜給木拐一根。按蕃族的禮法，貴重大臣纔能得到這種賞賜，也如同漢朝賜几杖一類的禮遇。王峻手持木拐返回，契丹人望見都紛紛讓路。當王峻回到太原，高祖得知契丹政治混亂，於是就商議建國立號的事了。這月中，秦州節度使何建將他的轄地獻給蜀國。戊辰，河東行軍司馬張彦威與文武將吏等，因中原地區没有國主，高祖的威望一天比一天高，群情歸向，於是進呈表箋懇請高祖登帝位，高祖謙讓不同意。從這次起，衆官員三次進呈表箋，各軍將吏、僧人道士、高年名士，相繼不斷地懇求，高祖用文告答覆，表示同意。庚午，陜府屯駐奉國軍指揮使趙暉、侯章、都頭王晏殺掉契丹監軍及副使劉愿，趙暉自稱留後。契丹順勢任命趙暉爲陜州兵馬留後，侯章爲本州馬步軍都指揮使，王晏爲副都指揮使，趙暉等人不接受契丹的委任。

辛未，帝於太原宮受册，即皇帝位，制改晉開運四年爲天福十二年。甲戌，帝以晉帝舉族北遷，憤惋久之。是日，率親兵趨土門路，邀迎晉帝。至壽陽，聞其已過，乃還。契丹聞帝建號，僞制削奪帝官爵。以通事耿崇美爲潞州節度使，高唐英爲相州節度使，崔廷勳爲河陽節度使，以扼要害之地。丁丑，磁州賊帥梁暉據相州。己卯，帝遣都將史弘肇率兵討代州，平之。初，代州刺史王暉叛歸契丹，弘肇一鼓而拔之，斬暉以徇。庚辰，權晉州兵馬留後張晏洪奏，軍亂，殺知州副使駱從朗及括錢使、諫議大夫趙熙，以城歸順。時晉州留後劉在明赴東京，朝於契丹，從朗知軍州事，帝方遣使張晏洪、辛處明等告諭登極，從朗囚之本城。大將藥可儔殺從朗於理所，州民相率害趙熙，三軍請晏洪爲留後，處明爲都監。辛巳，權陝州留後趙暉、權潞州留後王守恩，并上表歸順。癸未，澶州賊帥王瓊與其衆斷本州浮橋，瓊敗，死之。時契丹以族人朗五爲澶州節度使，契丹性貪虐，吏民苦之。瓊爲水運什長，乃構夏津賊帥張乙，得千餘人，沿河而上，中夜竊發，自南城殺守將，絶浮航，入北城，朗五據牙城以拒之。數日，會契丹救至，瓊敗死焉。契丹主初聞其變也，懼甚，由是大河之南無久留之意，尋遣天雄軍節度使杜重威歸鎮。

三月丙戌朔，詔河東管内，自前税外，雜色徵配一切除放。是日，契丹主坐崇元殿行入閤之禮，契丹主以舅蕭翰爲宣武軍節度使。辛卯，權延州留後高允權遣判官李彬奏：本道節度使周密爲三軍所逐，以允權知留後事，上表歸順。未幾，帝召密赴行

辛未，高祖在太原的宫中接受册禮，登上帝位，下詔改晉開運四年爲天福十二年。甲戌，高祖因晉帝和所有皇族人遷往北方，悲憤惋惜，感慨了很長時間。這天，高祖率領親兵奔往去土門的路途，於中途攔截迎請晉帝。趕到壽陽，聽説晉帝等已過去，這纔返回。契丹人得知高祖建國立號，下令罷免高祖的官爵。委任通事耿崇美爲潞州節度使，高唐英爲相州節度使，崔廷勳爲河陽節度使，用以扼守要害之地。丁丑，磁州賊帥梁暉占據相州。己卯，高祖派都將史弘肇率兵討伐代州，平定了。先前，代州刺史王暉叛投契丹，史弘肇一舉攻克代州，將王暉斬首示衆。庚辰，權晉州兵馬留後張晏洪上奏説，發生兵變，殺死知州副使駱從朗及括錢使、諫議大夫趙熙，獻城歸順。當時晉州留後劉在明前往東京，朝拜契丹，駱從朗負責軍州事務，高祖正好派遣張晏洪、辛處明等爲使者，告知登位稱帝的事，從朗把他們囚禁在自己城中。大將藥可儔把駱從朗殺死於公署，州民相約殺了趙熙，三軍將士請求張晏洪作留後，辛處明作都監。辛巳，權陝州留後趙暉、權潞州留後王守恩，都進呈表章歸順。癸未，澶州賊帥王瓊和他的部衆截斷本州浮橋，王瓊兵敗身亡。當時契丹任命本族人朗五爲澶州節度使，契丹人生性貪婪殘忍，官吏民衆都深感痛苦。王瓊擔任水運什長，就暗中聯絡夏津賊帥張乙，共得一千多人，沿着黄河上行，半夜暗中發動襲擊，由南城殺掉守將，斷絶浮橋，進入北城，朗五憑藉居宅内城抵禦。幾天後，恰逢契丹救兵到來，王瓊就兵敗身亡了。契丹國主最初得知王瓊作亂，十分恐懼，從此無在黄河以南長期居留的心思，不久派遣天雄軍節度使杜重威回歸軍鎮。

三月丙戌初一，高祖下令河東管轄的區域内，除了以前規定的税收外，各種名目的徵調攤派一律免除。這天，契丹國主登坐崇元殿舉行入閤朝參的儀式，契丹國主任命舅舅蕭翰爲宣武軍節度使。辛卯，權延州留後高允權派遣判官李彬上奏説：本道節度使周密被三軍將士驅逐，以允權負責留後職事，進呈表章歸順。不久，高祖召

在。壬辰，丹州都指揮使高彦珣殺僞命刺史，據城歸命。壬寅，契丹主發自東京還本國。是日，宿於赤崗，至晡，有大聲如雷，起於敵帳之下。契丹自黎陽濟河，遂趨相州。庚戌，帝以北京馬步軍都指揮使、泗州防禦使、檢校太保劉崇爲太原尹、檢校太尉，以北京馬步軍都虞候郭從義爲鄭州防禦使、檢校太保，以北京興捷左厢都指揮使李洪信爲陳州刺史、檢校司徒，以興捷右厢都指揮使尚洪遷爲單州刺史、檢校司徒，以北京武節左厢都指揮使蓋萬爲蔡州刺史，以武節右厢都指揮使周暉爲濮州刺史，以保寧都指揮使朱奉千爲隨州刺史。辛亥，吐渾節度使王義宗加檢校太尉，以前忻州刺史秦習爲耀州團練使。癸丑，以北京副留守、檢校司徒白文珂爲河中節度使、檢校太尉。

周密前往行營。壬辰，丹州都指揮使高彦珣殺掉契丹任命的刺史，占據城池歸順漢朝。壬寅，契丹國主由東京出發回歸本國。這天，在赤崗宿營，接近黄昏時分，有大如雷鳴的聲音由敵帳之下響起。契丹人馬由黎陽渡過黄河，接着奔往相州。庚戌，高祖任命北京馬步軍都指揮使、泗州防禦使、檢校太保劉崇爲太原尹、檢校太尉，任命北京馬步軍都虞候郭從義爲鄭州防禦使、檢校太保，任命北京興捷左厢都指揮使李洪信爲陳州刺史、檢校司徒，任命興捷右厢都指揮使尚洪遷爲單州刺史、檢校司徒，任命北京武節左厢都指揮使蓋萬爲蔡州刺史，任命武節右厢都指揮使周暉爲濮州刺史，任命保寧都指揮使朱奉千爲隨州刺史。辛亥，吐渾節度使王義宗加授檢校太尉，委任前忻州刺史秦習爲耀州團練使。癸丑，任命北京副留守、檢校司徒白文珂爲河中節度使、檢校太尉。

夏四月己未，以北京馬軍都指揮使、集州刺史劉信爲滑州節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檢校太傅，以北京隨使、右都押衙楊邠爲權樞密使、檢校太保，以北京武節都指揮使、雷州刺史史弘肇爲許州節度使，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檢校太傅，以北京牢城都指揮使、壁州刺史常思爲鄧州節度使、檢校太傅兼權北京馬步軍都指揮使、三城巡檢使，以河東行軍司馬張彦威爲同州節度使、檢校太保，以蕃漢兵馬都孔目官郭威爲權樞密使、檢校司徒，以河東左都押衙扈彦珂爲宣徽南院使、檢校司徒，以右都押衙王浩爲宣徽北院使、檢校司徒，以兩使都孔目官王章爲權三司使、檢校太保。

夏四月己未，任命北京馬軍都指揮使、集州刺史劉信爲滑州節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檢校太傅，任命北京隨使、右都押衙楊邠爲權樞密使、檢校太保，任命北京武節都指揮使、雷州刺史史弘肇爲許州節度使，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檢校太傅，任命北京牢城都指揮使、壁州刺史常思爲鄧州節度使、檢校太傅兼權北京馬步軍都指揮使、三城巡檢使，任命河東行軍司馬張彦威爲同州節度使、檢校太保，任命蕃漢兵馬都孔目官郭威爲權樞密使、檢校司徒，任命河東左都押衙扈彦珂爲宣徽南院使、檢校司徒，任命右都押衙王浩爲宣徽北院使、檢校司徒，任命兩使都孔目官王章爲權三司使、檢校太保。

是日，契丹主取相州，殺留後梁暉。暉，磁州滏陽人，少爲盗，會契丹入汴，暉收集徒黨，先入磁州，

這天，契丹國主攻克相州，殺掉留後梁暉。梁暉，磁州滏陽縣人，年輕時爲盗賊，正逢契丹人攻入汴，梁暉收集徒黨，事先進入磁州，秋

無所侵犯，遣使送款於帝。暉偵知相州頗積兵仗，且無守備，遂以三月二十一日夜與其徒逾垣而入，殺契丹數十人，奪器甲數萬計，遂據其城。契丹主先遣僞命相州節度使高唐英率兵討之。未幾，契丹主至城下，是月四日攻拔之，遂屠其城。翌日，契丹主北去，命高唐英鎮之，唐英閱城中遺民，得男女七百人而已。乾祐中，王繼弘鎮相州，奏於城中得髑髏十餘萬，殺人之數，從可知也。

毫無犯，派使者向高祖投誠。梁暉探明相州儲藏了不少兵器，并且没有守備力量，就在三月二十一日夜間和他的徒黨翻墻而入，殺掉數十名契丹人，奪取了多達數萬的兵器甲胄，於是占據了州城。契丹國主首先派自己任命的相州節度使高唐英率兵討伐梁暉。不久，契丹國主抵達城下，在這月四日攻克州城，接着在這城中大肆屠殺。第二天，契丹國主向北而去，命高唐英鎮守相州，唐英收集城中殘餘的民衆，僅有男女共七百人而已。乾祐年間，王繼弘鎮守相州，上奏說在城中收集到死人尸骨十多萬具，殺人的數目，從這裏就可想而知了。

庚申，以石州刺史易全章爲洺州團練使，以前遼州刺史安真爲宿州團練使，以嵐州刺史孟行超爲潁州團練使，以汾州刺史武彦弘爲曹州防禦使，以前憲州刺史慕容信爲齊州防禦使，以遼州刺史薛瓊爲亳州防禦使，以沁州刺史李漢韜爲汝州防禦使。癸亥，册魏國夫人李氏爲皇后。甲子，以皇長子承訓爲左衛上將軍，第二子承祐爲左衛大將軍，第三子承勳爲右衛大將軍，皇女彭城郡君宋氏封永寧公主，皇侄承贇爲右衛上將軍。以河東節度判官蘇逢吉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以河東觀察判官蘇禹珪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升府州爲節鎮，加永安軍額，以振武節度使、府州團練使折從阮爲永安軍節度使，行府州刺史、檢校太尉；以北京隨使、左都押衙劉銖爲河陽節度使；以河東支使韓祚爲左諫議大夫，充樞密直學士。乙丑，遣史弘肇率兵一萬人趨潞州。丙寅，以權知潞州軍州事、左驍衛大將軍王守恩爲潞州節度使、檢校太保；以權點檢延州軍州事高允權爲延州節度使、檢校太保；以岢嵐軍使鄭謙爲忻州刺史，遥領應州節度使，充忻、代二州義軍都部

庚申，任命石州刺史易全章爲洺州團練使，任命前遼州刺史安真爲宿州團練使，任命嵐州刺史孟行超爲潁州團練使，任命汾州刺史武彦弘爲曹州防禦使，任命前憲州刺史慕容信爲齊州防禦使，任命遼州刺史薛瓊爲亳州防禦使，任命沁州刺史李漢韜爲汝州防禦使。癸亥，册封魏國夫人李氏爲皇后。甲子，任命皇長子劉承訓爲左衛上將軍，第二子劉承祐爲左衛大將軍，第三子劉承勳爲右衛大將軍，皇女彭城郡君宋氏封爲永寧公主，皇侄劉承贇爲右衛上將軍。任命河東節度判官蘇逢吉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任命河東觀察判官蘇禹珪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升府州爲節度使軍鎮，加永安軍名號，任命振武節度使、府州團練使折從阮爲永安軍節度使，行府州刺史、檢校太尉；任命北京隨使、左都押衙劉銖爲河陽節度使；任命河東支使韓祚爲左諫議大夫，充樞密直學士。乙丑，派史弘肇率兵一萬人開往潞州。丙寅，任命權知潞州軍州事、左驍衛大將軍王守恩爲潞州節度使、檢校太保；任命權點檢延州軍州事高允權爲延州節度使、檢校太保；任命岢嵐軍使鄭謙爲忻州刺史，遥領應州節度使，充忻、代二州義軍都部署。丁卯，任命河東都巡館驛、沿河巡檢使閻萬進爲嵐州刺史，領朔州節度使，充嵐、憲二州義軍都制置。

署。丁卯，以河東都巡館驛、沿河巡檢使閻萬進爲嵐州刺史，領朔州節度使，充嵐、憲二州義軍都制置。

戊辰，權河陽留後武行德以城來歸。初，契丹主將發東京，船載武庫兵仗，自汴浮河，欲置之於北地，遣奉國都虞候武行德部送，與軍士千餘人并家屬俱行。至河陰，軍亂，奪兵仗，殺契丹監吏，衆推行德爲帥，與河陰屯駐軍士合，乃自汜水抵河陽。河陽僞命節度使崔廷勳率兵拒之，兵敗，行德等追躡之，廷勳棄城而遁，行德因據其城。僞命西京留守劉晞棄洛城，南走許州，遂奔東京，洛京巡檢使方太自署知留守事。未幾，太爲武行德所害。

是月，蕃將耿崇美屯澤州，史弘肇遣先鋒將馬誨率兵擊之，崇美退保懷州。崔廷勳以契丹衆攻武行德於河陽，行德出戰，爲廷勳所敗。汴州蕭翰遣蕃將高牟翰將兵援送劉晞復歸於洛，牟翰至，殺前澶州節度使潘環於洛陽。

辛未，以河陽都部署武行德爲河陽節度使、檢校太尉，充一行馬步軍都部署。甲戌，潞州節度使王守恩加檢校太尉，以前棣州刺史慕容彦超爲澶州節度使、檢校太保。丙子，契丹主耶律德光卒於鎮之欒城。趙延壽於鎮州自稱權知國事。辛巳，陝州節度使趙暉加檢校太尉，華州節度使兼陝州馬步軍都指揮使侯章加檢校太傅，以陝府馬步軍副都指揮使兼絳州防禦使王晏爲晋州節度使、檢校太傅，以丹州都指揮使、權知軍州事高彦珣爲丹州刺史。

戊辰，權河陽留後武行德獻城來歸附。先前，契丹國主將從東京出發，用船裝載武庫中的兵器甲仗，由汴水渡黄河，打算收藏在北方，派遣奉國都虞候武行德護送，與兵士一千多人連同家屬一起上路。行到河陰，兵士變亂，奪取武器，殺死契丹的監押官，衆人推舉武行德爲帥，與屯駐河陰的兵士聯合，於是由汜水進抵河陽。契丹委任的河陽節度使崔廷勳率兵抵抗，戰敗，武行德等跟踪追擊，廷勳棄城逃跑，於是行德占有了州城。契丹委任的西京留守劉晞放棄洛城，向南逃到許州，接着奔往東京，洛京巡檢使方太自命爲知留守事。不久，方太被武行德殺害。

這月中，蕃族將領耿崇美駐守澤州，史弘肇派先鋒將馬誨率兵攻擊，崇美退軍保懷州。崔廷勳用契丹的人馬在河陽進攻武行德，行德出戰，被廷勳擊敗。汴州的蕭翰派蕃族將領高牟翰率兵援送劉晞回歸到洛城，牟翰到達後，就把前任澶州節度使潘環殺死在洛陽。

辛未，任命河陽都部署武行德爲河陽節度使、檢校太尉，充一行馬步軍都部署。甲戌，潞州節度使王守恩加授檢校太尉，任命前棣州刺史慕容彦超爲澶州節度使、檢校太保。丙子，契丹國主耶律德光死在鎮州的欒城。趙延壽在鎮州自稱權知國事。辛巳，陝州節度使趙暉加授檢校太尉，華州節度使兼陝州馬步軍都指揮使侯章加授檢校太傅，任命陝府馬步軍副都指揮使兼絳州防禦使王晏爲晋州節度使、檢校太傅，任命丹州都指揮使、權知軍州事高彦珣爲丹州刺史。



# 舊五代史卷一百(漢書二)

## 本紀第二

### 高祖紀(下)

天福十二年夏五月乙酉朔，契丹所署大丞相、政事令、東京留守、燕王趙延壽爲永康王兀欲所縶，既而兀欲召蕃漢臣僚於鎮州牙署，矯戎王遺詔，命兀欲嗣位，於是發哀成服。辛卯，詔取五月十二日車駕南幸。甲午，以判太原府事劉崇爲北京留守，命皇子承訓、武德使李暉大内巡檢。丙申，帝發河東，取陰地關路幸東京。時星官言，太歲在午，不利南巡，故路出陰地。丁酉，史弘肇奏，澤州刺史翟令奇以郡來降。是日，契丹所署汴州節度使蕭翰迎郇國公李從益至東京，請從益知南朝軍國事。己亥，蕭翰發離東京北去。乙巳，契丹永康王兀欲自鎮州還蕃，行次定州，以定州節度副使耶律忠爲定州節度使，孫方簡爲雲州節度使。方簡不受命，遂歸狼山。戊申，車駕至絳州，本州刺史李從朗以郡降。初，契丹遣偏校成霸卿、曹可璠等守其郡，帝建義之始，不時歸命，及車駕至，帝耀兵於城下，不令攻擊，從朗等遂降。

天福十二年夏五月乙酉初一，契丹所任命的大丞相、政事令、東京留守、燕王趙延壽被永康王兀欲拘禁，隨後兀欲把蕃族漢族的官僚都召到鎮州軍府，假稱契丹國主留下詔令，命兀欲繼承皇位，在這時公布了契丹主耶律德光去世的消息并着喪服。辛卯，下令定於五月十二日皇帝南巡。甲午，任命判太原府事劉崇爲北京留守，命皇子劉承訓、武德使李暉爲大内巡檢。丙申，高祖由河東出發，取道陰地關前往東京。當時星官說，太歲在午位，不利於南巡，所以取道陰地。丁酉，史弘肇奏報，澤州刺史翟令奇獻郡來降。這天，契丹所任命的汴州節度使蕭翰把郇國公李從益迎到東京，請從益總理南朝軍務國政。己亥，蕭翰離開東京向北進發。乙巳，契丹永康王兀欲由鎮州返回本土，行至定州，任命定州節度副使耶律忠爲定州節度使，孫方簡爲雲州節度使。方簡不接受委任，就歸往狼山了。戊申，高祖抵達絳州，本州刺史李從朗獻郡投降。先前，契丹派遣偏軍將領成霸卿、曹可璠等守衛本郡，高祖開創大業的初期，他們先後投身歸附，當高祖抵達絳州，在城下聲張兵威，不下令攻擊，從朗等就投降了。

六月乙卯，契丹河中節度使趙贊起復河中節度使。是日，契丹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平章事張礪卒於鎮州。丙辰，車駕至洛，兩京文武百僚

六月乙卯，契丹的河中節度使趙贊在服喪期又復職河中節度使。這天，契丹的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平章事張礪死於鎮州。丙辰，高祖到達洛陽，兩京的文武百官從新安起沿路恭迎。郇國公

自新安相次奉迎。郇國公李從益、唐明宗淑妃王氏皆賜死於東京。甲子，車駕至東京。丙寅，以漢州就糧歸捷指揮使張建雄爲濮州刺史，以金州守禦指揮使康彦環爲金州防禦使。建雄、彦環皆因亂害本州刺史，自知州事，故有是命。以北京知進奏王從璋爲内客省使。戊辰，制"大赦天下。應天福十二年六月十五日昧爽已前，天下見禁罪人，已結正未結正，已發覺未發覺，除十惡五逆外，罪無輕重，咸赦除之。諸州去年殘税并放。東西京一百里外，放今年夏税；一百里内及京城，今年屋税并放一半。契丹所授職任，不議改更。諸貶降官，未量移者與量移；已量移者與叙録。徒流人并放還。應係欠省錢，家業抵當外并放。宜以國號爲大漢，年號依舊稱天福"云。己巳，詔青州、襄州、安州復爲節鎮，曹、陳二州依舊爲郡。壬申，北京留守劉崇加同平章事。以中書舍人劉繼儒爲宗正卿；翰林學士承旨、尚書兵部侍郎張允落職守本官；以尚書左丞張昭爲吏部侍郎；以左散騎常侍邊歸讜爲禮部侍郎；以左散騎常侍王仁裕爲户部侍郎，充翰林學士承旨；以右諫議大夫張沆爲左散騎常侍，充翰林學士；以户部侍郎李式爲光禄卿；以翰林學士、尚書禮部侍郎邊光範爲衛尉卿。甲戌，詔："文武臣僚，每遇内殿起居，輪次上封事。"丁丑，以湖南節度使馬希範卒輟視朝三日。是月，契丹所命相州節度使高唐英爲屯駐指揮使王繼弘、楚暉所殺。

李從益、唐明宗的淑妃王氏都被賜死在東京。甲子，高祖到達東京。丙寅，任命在漢州就地取糧養兵的歸捷指揮使張建雄爲濮州刺史，任命金州守禦指揮使康彦環爲金州防禦使。張建雄、康彦環都是趁亂殺掉本州刺史，自掌州務，所以有這兩項任命。任命北京知進奏王從璋爲内客省使。戊辰，頒布詔令："赦免天下罪人。凡天福十二年六月十五日拂曉以前，天下在獄的罪人，無論結案没有結案，查明没有查明，除犯十惡五逆罪的人外，其餘不管罪行輕重，一律免罪釋放。各州去年欠交的税都免去。東京、西京一百里外，免今年夏税；一百里内及京城，今年的房屋税都免一半。契丹所授的職任，不打算更改。各個貶職而安置邊遠地的官員，没有酌情移置近地的予以移置，已經酌情移置的予以任用。判罰勞役、流放的人一律放回。凡屬拖欠公款，用家産抵當外，不足部分全免。當用大漢爲國號，年號依舊稱天福。"己巳，下令青州、襄州、安州重新設置爲節度使軍鎮，曹、陳二州依舊爲郡。壬申，北京留守劉崇加授同平章事。任命中書舍人劉繼儒爲宗正卿；翰林學士承旨、尚書兵部侍郎張允免去承旨一職，守兵部侍郎；任命尚書左丞張昭爲吏部侍郎；任命左散騎常侍邊歸讜爲禮部侍郎；任命左散騎常侍王仁裕爲户部侍郎，充翰林學士承旨；任命右諫議大夫張沆爲左散騎常侍，充翰林學士；任命户部侍郎李式爲光禄卿；任命翰林學士、尚書禮部侍郎邊光範爲衛尉卿。甲戌，頒布詔令説："文武百官，每遇入内殿侍候起居之日，依次進呈密函奏章。"丁丑，因湖南節度使馬希範去世，中止坐朝理政三天。這月中，契丹任命的相州節度使高唐英被屯駐指揮使王繼弘、楚暉所殺。

秋七月己丑，以御史中丞趙上交爲太僕卿，以户部侍郎邊蔚爲御史中丞。甲午，武安軍節度副使、水陸諸軍副都指揮使、判内外諸司、江南西

秋七月己丑，任命御史中丞趙上交爲太僕卿，任命户部侍郎邊蔚爲御史中丞。甲午，高祖批准任命武安軍節度副使、水陸諸軍副都指揮使、判内外諸司、江南西道觀察等使、檢校太尉

道觀察等使、檢校太尉馬希廣可檢校太師、兼中書令，行潭州大都督、天策上將軍，充武安軍節度、湖南管内觀察使、江南諸道都統，封楚王。丙申，以鄴都留守、天雄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守太傅、兼中書令、衛國公杜重威爲宋州節度使，加守太尉；以宋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高行周爲鄴都留守，加守太傅；以鄆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侍中李守貞爲河中節度使，加兼中書令；以河中節度使、檢校太尉趙贇爲晋昌軍節度使；以晋昌軍節度使張彦超爲鄜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師。庚子，以徐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同平章事、岐國公符彦卿爲兗州節度使，加兼侍中；以鄧州節度使、檢校太師王周爲徐州節度使，加同平章事；以許州節度使、檢校太保劉重進爲鄧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傅；以兗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侍中安審琦爲襄州節度使；檢校太師、莒國公李從敏爲西京留守，加同平章事；以鳳翔節度使、檢校太師、同平章事侯益依前鳳翔節度使，加兼侍中。辛丑，故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譙國公劉昫贈太保。甲辰，華州節度使侯章、同州節度使張彦威、涇州節度使史威，并加檢校太尉。以晋昌軍節度使、檢校太保劉銖爲青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以河中節度使、檢校太尉白文珂爲鄆州節度使，加同平章事；以青州節度使楊承信爲安州節度，加檢校太傅。滑州節度使兼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劉信、許州節度使兼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史弘肇，并加檢校太尉。庚戌，以司天監任延皓爲殿中監，以司天少監杜昇爲司天監。是月，契丹永康王兀欲囚祖母述律氏於木葉山。

馬希廣爲檢校太師、兼中書令，行潭州大都督、天策上將軍，充武安軍節度、湖南管内觀察使、江南諸道都統，封楚王。丙申，任命鄴都留守、天雄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守太傅、兼中書令、衛國公杜重威爲宋州節度使，加授守太尉；任命宋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高行周爲鄴都留守，加授守太傅；任命鄆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侍中李守貞爲河中節度使，加授兼中書令；任命河中節度使、檢校太尉趙贇爲晋昌軍節度使；任命晋昌軍節度使張彦超爲鄜州節度使，加授檢校太師。庚子，任命徐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同平章事、岐國公符彦卿爲兗州節度使，加授兼侍中；任命鄧州節度使、檢校太師王周爲徐州節度使，加授同平章事；任命許州節度使、檢校太保劉重進爲鄧州節度使，加授檢校太傅；任命兗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侍中安審琦爲襄州節度使；任命檢校太師、莒國公李從敏爲西京留守，加授同平章事；任命鳳翔節度使、檢校太師、同平章事侯益依前爲鳳翔節度使，加授兼侍中。辛丑，已故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譙國公劉昫追贈爲太保。甲辰，華州節度使侯章、同州節度使張彦威、涇州節度使史威，都加授檢校太尉。任命晋昌軍節度使、檢校太保劉銖爲青州節度使，加授檢校太尉、同平章事。任命河中節度使、檢校太尉白文珂爲鄆州節度使，加授同平章事；任命青州節度使楊承信爲安州節度使，加授檢校太傅。滑州節度使兼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劉信、許州節度使兼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史弘肇，都加授檢校太尉。庚戌，任命司天監任延皓爲殿中監，任命司天少監杜昇爲司天監。這月中，契丹永康王兀欲把祖母述律氏囚禁在木葉山。

閏月辛酉，以左衛上將軍皇甫立爲太子太師致仕。乙丑，禁造契丹樣鞍轡、器械、服裝。故開封尹桑維翰贈尚書令，故西京留守景延廣贈中書令，以前衛尉卿薛仁謙爲司農卿。丙寅，唐故樞密使郭崇韜贈中書令，故河中節度使安重誨贈尚書令，故華州節度使毛璋贈侍中，故汴州節度使朱守殷贈中書令。丁卯，故青州節度楊光遠贈尚書令，追封齊王，仍令所司追謚立碑。唐故河中節度使、西平王朱友謙追封魏王，故樞密使馮贇贈中書令，故河陽節度使、判六軍康義誠贈中書令。故西京留守、京兆尹王思同、故邠州節度使藥彦稠、故襄州節度使安重進、故鎮州節度使安重榮，并贈侍中。庚午，以前延州留後薛可言爲宣徽北院使，以監察御史王度爲樞密直學士。新授宋州節度使杜重威據鄴都叛，詔削奪重威官爵，貶爲庶人。以高行周爲行營都部署，率兵進討。辛未，以權樞密使楊邠爲樞密使，加檢校太傅；以權樞密副使郭威爲副樞密使，加檢校太保；以權三司使王章爲三司使，加檢校太傅。壬申，故晋昌軍節度使趙在禮贈中書令，故曹州節度使石贇贈侍中，故滑州節度使皇甫遇贈中書令。故同州節度使劉繼勳、故貝州節度使梁漢璋，皆贈太尉；故宣徽使孟承誨贈太保。丁丑，有彗出於張，旬日而滅。己卯，陜州節度使趙暉加階爵，晋州節度使王晏加檢校太尉，河陽節度使武行德加階爵，延州節度使高允權加檢校太尉。鄧州節度使常思加檢校太尉，移鎮潞州。庚辰，追尊六廟，以太祖高皇帝、世祖光武皇帝爲不祧之廟，高曾已下四廟，追尊謚號，已載於前矣。是日，權太常卿張昭上六

閏七月辛酉，讓左衛上將軍皇甫立以太子太師的職銜退休。乙丑，禁止製造契丹式樣的鞍轡、器械、服裝。已故開封尹桑維翰追贈爲尚書令，已故西京留守景延廣追贈爲中書令，任命前衛尉卿薛仁謙爲司農卿。丙寅，已故的唐樞密使郭崇韜追贈爲中書令，已故河中節度使安重誨追贈爲尚書令，已故華州節度使毛璋追贈爲侍中，已故汴州節度使朱守殷追贈爲中書令。丁卯，已故青州節度使楊光遠追贈爲尚書令，追封齊王，并命令有關官府追加謚號，建立墓碑。已故唐河中節度使、西平王朱友謙追封爲魏王，已故樞密使馮贇追贈爲中書令，已故河陽節度使、判六軍康義誠追贈爲中書令。已故西京留守、京兆尹王思同、已故邠州節度使藥彦稠、已故襄州節度使安重進、已故鎮州節度使安重榮，都追贈爲侍中。庚午，任命前延州留後薛可言爲宣徽北院使，任命監察御史王度爲樞密直學士。新任命的宋州節度使杜重威占據鄴都反叛，下詔剥奪重威的官爵，將他貶爲平民。任命高行周爲行營都部署，率兵前往討伐。辛未，任命權樞密使楊邠爲樞密使，加授檢校太傅；任命權樞密副使郭威爲樞密副使，加授檢校太保；任命權三司使王章爲三司使，加授檢校太傅。壬申，已故晋昌軍節度使趙在禮追贈爲中書令，已故曹州節度使石贇追贈爲侍中，已故滑州節度使皇甫遇追贈爲中書令。已故同州節度使劉繼勳、已故貝州節度使梁漢璋，都追贈爲太尉；已故宣徽使孟承誨追贈爲太保。丁丑，有彗星出自張星，十來天纔消失。己卯，陜州節度使趙暉加階官爵位，晋州節度使王晏加授檢校太尉，河陽節度使武行德加階官爵位，延州節度使高允權加授檢校太尉。鄧州節度使常思加授檢校太尉，調任潞州節度使。庚辰，追尊六代祖廟，以太祖高皇帝、世祖光武皇帝廟爲永久不遷改的始祖廟，高祖、曾祖以下四廟，追尊謚號，這事已記載於前面了。這天，權太常卿張昭進呈六廟祭祀所用樂章舞名：太祖高皇帝祭室獻酒時，請依舊奏《武德之舞》；世祖光武皇帝祭室獻酒時，請依舊奏《大武之舞》；文祖明元皇帝祭室獻酒時，請奏《靈長之舞》；德

廟樂章舞名：太祖高皇帝室酌獻，請依舊奏《武德之舞》；世祖光武皇帝室酌獻，請依舊奏《大武之舞》；文祖明元皇帝室酌獻，請奏《靈長之舞》；德祖恭僖皇帝室酌獻，請奏《積善之舞》；翼祖昭獻皇帝室酌獻，請奏《顯仁之舞》；顯祖章聖皇帝室酌獻，請奏《章慶之舞》。其六廟歌詞，文多不録。

八月壬午朔，鎮州駐屯護聖左廂都指揮使白再榮等，逐契丹所命節度使麻答，復其城；麻答與河陽節度使崔廷勳、洛京留守劉晞，并奔定州。馳驛以聞。庚寅，以洺州團練使薛懷讓爲邢州節度使。辛卯，詔恒州復爲鎮州，順國軍復爲成德軍。乙未，以護聖左廂都指揮使、恩州團練使白再榮爲鎮州留後。丙申，詔天下凡關賊盗，不計贓物多少，案驗不虚，并處死。以兩浙節度使、守太師、兼中書令吴越國王錢弘佐薨廢朝三日。丙午，以吐渾府節度使、檢校太尉王義宗爲沁州刺史，依前吐渾節度使。己酉，以刑部尚書竇貞固爲吏部尚書。是日，薛懷讓奏，收復邢州，殺僞命節度副使、知州事劉鐸。初，懷讓爲洺州防禦使，契丹麻答發健步督洺州糧運，懷讓殺之以聞。帝遣郭從義與懷讓攻取邢州，蕃將楊袞來援鐸，懷讓拒之，不勝，退保洺州，敵騎掠其部，民大被其苦。會鎮州逐麻答，楊袞收兵而退，鐸乃上表請命。懷讓乘其無備，遣人給鐸云："奉詔襲契丹，請置頓於郡。"鐸開門迎之，即爲懷讓所害，時人冤之。鐸初受契丹命爲邢州都指揮使，及永康王以高奉明爲節度使，麻答署鐸爲邢州副使兼都指揮使。帝至東京，奉明歸鎮州，令鐸知邢州事，至是遇害。庚戌，文

祖恭僖皇帝祭室獻酒時，請奏《積善之舞》；翼祖昭獻皇帝祭室獻酒時，請奏《顯仁之舞》；顯祖章聖皇帝祭室獻酒時，請奏《章慶之舞》。關於六廟樂章的歌詞，因文字多這裏不予著録。

八月壬午初一，駐扎在鎮州的護聖左厢都指揮使白再榮等，趕走了契丹所任命的節度使麻答，收復州城；麻答與河陽節度使崔廷勳、洛京留守劉晞，一同逃往定州。白再榮派人乘驛馬向朝廷禀報。庚寅，任命洺州團練使薛懷讓爲邢州節度使。辛卯，下令恒州恢復爲鎮州，順國軍恢復爲成德軍。乙未，任命護聖左厢都指揮使、恩州團練使白再榮爲鎮州留後。丙申，下令天下人凡屬賊盜，不論贓物多少，衹要查證屬實，都處以死刑。因兩浙節度使、守太師、兼中書令吴越國王錢弘佐去世，中止朝會三天。丙午，任命吐渾府節度使、檢校太尉王義宗爲沁州刺史，依舊任吐渾節度使。己酉，任命刑部尚書竇貞固爲吏部尚書。這天，薛懷讓上奏説，收復了邢州，殺死僞命節度副使、知州事劉鐸。先前，懷讓爲洺州防禦使，契丹麻答派出脚力强健的兵士催辦洺州糧運，懷讓殺掉他們後奏報朝廷。高祖派郭從義與懷讓攻取邢州，蕃族將領楊衮前來救援劉鐸，懷讓進行抵抗，没能取勝，退保洺州，敵人的騎兵在他的轄區大肆掠奪，民衆遭受極大的痛苦。恰逢鎮州趕走麻答，楊衮收兵撤退，劉鐸就上表歸附。懷讓趁他没有防備，派人欺騙劉鐸説："奉皇帝詔命襲擊契丹，請在郡中安排宿營地。"劉鐸開門迎接，就被懷讓殺害，當時人都認爲冤枉。劉鐸先前受契丹委任，爲邢州都指揮使，當永康王任命高奉明爲節度使，麻答委任劉鐸爲邢州副使兼都指揮使。高祖抵達東京，奉明歸往鎮州，令鐸掌管邢州事務，到這時遇害。庚戌，文武百官上表，請以高祖的生日二月四日爲聖壽節，高祖同意了。前任晋昌軍節度副使李肅

武百僚上表，請以二月四日降誕日爲聖壽節，從之。前晉昌軍節度副使李肅可左驍衛上將軍致仕。是月，遣使諸道和市戰馬。

被批准以左驍衛上將軍退休。這月中，派出使者到各道購買戰馬。

九月甲子，宰臣蘇逢吉兼户部尚書，蘇禹珪兼刑部尚書。丁卯，以吏部侍郎、權判太常卿事張昭爲太常卿。戊辰，故易州刺史郭璘贈太傅。甲戌，宰臣蘇逢吉加左僕射、監修國史，蘇禹珪加右僕射、集賢殿大學士，以吏部尚書竇貞固爲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弘文館大學士，以翰林學士、行中書舍人李濤爲中書侍郎兼户部尚書、平章事。是日，權太常卿張昭上疏，奏改一代樂名。戊寅，詔以杜重威叛命，取今月二十九日暫幸澶、魏。己卯，以前樞密使李崧爲太子太傅，以前左僕射和凝爲太子太保。庚辰，車駕發京師。

九月甲子，宰輔大臣蘇逢吉兼任户部尚書，蘇禹珪兼任刑部尚書。丁卯，任命吏部侍郎、權判太常卿事張昭爲太常卿。戊辰，已故易州刺史郭璘追贈爲太傅。甲戌，宰輔大臣蘇逢吉加授左僕射、監修國史，蘇禹珪加授右僕射、集賢殿大學士，任命吏部尚書竇貞固爲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弘文館大學士，任命翰林學士、行中書舍人李濤爲中書侍郎兼户部尚書、平章事。這天，權太常卿張昭進呈奏疏，請求改訂一代樂舞的名目。戊寅，下令因杜重威反叛，定於今月二十九日皇帝暫時前往澶州、魏州。己卯，任命前樞密使李崧爲太子太傅，任命前左僕射和凝爲太子太保。庚辰，高祖一行由京城出發。

冬十月癸未，以太子太保李鏻爲司徒，以太子太傅盧文紀爲太子太師，以前磁州刺史李穀爲左散騎常侍。甲申，車駕次韋城。詔："河北諸州見禁罪人，自十月五日昧爽以前，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壬辰，日有黑子如鷄卵。丙申，以相州留後王繼弘爲相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傅。至鄴都城下。丙午，詔都部署高行周督衆攻城，帝登高阜以觀之，時衆議未欲攻擊，副部署慕容彦超堅請攻之。是日，王師傷夷者萬餘人，不克而退。

冬十月癸未，任命太子太保李鏻爲司徒，任命太子太傅盧文紀爲太子太師，任命前磁州刺史李穀爲左散騎常侍。甲申，高祖一行抵達韋城。高祖下詔説："河北各州在獄的罪人，從十月五日拂曉以前，通常赦免令所不寬恕的，一律赦罪釋放。"壬辰，太陽中出現鷄蛋般大的黑子。丙申，任命相州留後王繼弘爲相州節度使，加授檢校太傅。高祖抵達鄴都城下。丙午，令都部署高行周督衆攻城，高祖登上高坡觀戰，當時衆人的主張都不願攻城，副部署慕容彦超堅決要求進攻。這天，朝廷的兵馬傷亡一萬多人，没能攻克就退兵了。

十一月壬子，雨木冰。癸丑，日南至，從官稱賀於行宫。己未，湖南奏，荆南節度使高從誨叛。辛酉，雨木冰。壬申，杜重威上表請命。癸酉，雨木冰。丁丑，杜重威素服出降，待罪於宫門，詔釋其罪。鄴都留守、天雄軍節度使高行周加守太尉，

十一月壬子，雨落在樹木上結冰。癸丑，爲冬至日，隨從官員在行宫向高祖祝賀。己未，湖南上奏説，荆南節度使高從誨反叛。辛酉，雨落在樹木上結冰。壬申，杜重威上表請求歸順。癸酉，雨落在樹木上結冰。丁丑，杜重威身着白衣出城投降，在宫門等候判罪，高祖下令免去他的罪名。鄴都留守、天雄軍節度使高行周加授守太

封臨清王。以杜重威爲檢校太師、守太傅、兼中書令、楚國公。己卯，以許州節度使兼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史弘肇爲宋州節度使、同平章事，充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以滑州節度使兼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劉信爲許州節度使、同平章事，充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以澶州節度使慕容彦超爲鄆州節度使、同平章事；以前定州節度使李殷爲貝州節度使；以鄭州防禦使郭從義爲澶州節度使。

十二月辛巳朔，以護聖左廂都指揮使、岳州防禦使李洪信爲遂州節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以護聖右廂都指揮使、永州防禦使尚洪遷爲夔州節度使，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丙戌，車駕發鄴都歸京。癸巳，至自鄴都。甲午，以皇子開封尹承訓薨廢朝三日，追封魏王。丁酉，帝舉哀於太平宫。庚子，司徒李鏻薨。辛丑，以前鄜州節度使郭謹爲滑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尉。戊申，宿州奏，部民餓死者八百六十有七人。

乾祐元年正月辛亥朔，帝不受朝賀。乙卯，制："大赦天下，改天福十三年爲乾祐元年，自正月五日昧爽已前，犯罪人除十惡五逆外，罪無輕重，咸赦除之。"己未，改御名爲暠。辛酉，詔"諸道行軍副使、兩使判官并不得奏薦，帶使相節度使許奏掌書記、支使、節度推官；不帶使相節度使，只許奏掌書記、節度推官。其防禦團練判官、軍事判官等聽奏。所薦州縣官，帶使相節度使許薦三人，不帶使相二人，防禦、團練、刺史一人"云。以前鄧州節度使、燕國公馮道爲守太師，進封齊國公。甲子，帝不豫。庚午，以前宗正卿石光贊爲太子賓客，以太僕卿趙上交爲秘

尉，封爲臨清王。任命杜重威爲檢校太師、守太傅、兼中書令、楚國公。己卯，任命許州節度使兼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史弘肇爲宋州節度使、同平章事，充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任命滑州節度使兼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劉信爲許州節度使、同平章事，充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任命澶州節度使慕容彦超爲鄆州節度使、同平章事；任命前定州節度使李殷爲貝州節度使；任命鄭州防禦使郭從義爲澶州節度使。

十二月辛巳初一，任命護聖左廂都指揮使、岳州防禦使李洪信爲遂州節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任命護聖右廂都指揮使、永州防禦使尚洪遷爲夔州節度使，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丙戌，高祖由鄴都出發返京。癸巳，到達鄴都。甲午因皇子開封尹劉承訓去世，中止朝會三天，追封承訓爲魏王。丁酉，高祖在太平宫舉行哀悼。庚子，司徒李鏻去世。辛丑，任命前鄜州節度使郭謹爲滑州節度使，加授檢校太尉。戊申，宿州上奏説，轄境内百姓餓死八百六十七人。

乾祐元年正月辛亥初一，高祖不接受朝賀。乙卯，下詔説："特免天下罪人，改天福十三年爲乾祐元年。從正月五日拂曉以前，犯罪人除十惡五逆罪外，不論罪行輕重，一律免罪釋放。"己未，高祖改名爲暠。辛酉，下詔説："各道的行軍副使、兩使判官都不能由個人推薦，帶使相官號的節度使允許薦舉掌書記、支使、節度推官；不帶使相的節度使，祇許薦舉掌書記、節度推官。其他防禦團練判官、軍事判官等職官，允許推薦。凡推薦州縣官，帶使相稱號的節度使允許推薦三名，不帶使相的節度使可推薦二名，防禦使、團練使、刺史可推薦一名。"任命前鄧州節度使、燕國公馮道爲守太師，進封齊國公。甲子，高祖染病。庚午，任命前宗正卿石光贊爲太子賓客，任命太僕卿趙上交爲秘書監。丁丑，已故尚書左丞韓祚追贈爲司徒。二十七日丁丑，

書監。丁丑，故尚書左丞韓祚贈司徒。二十七日丁丑，帝崩於萬歲殿，時年五十四，秘不發喪。庚辰，太傅杜重威伏誅。

高祖在萬歲殿逝世，時年五十四歲，内部保密，没發布訃告。庚辰，太傅杜重威服罪被殺。

二月辛巳朔，内降遺制，皇子周王承祐可於柩前即皇帝位。是日發哀。其年三月，太常卿張昭上謚曰睿文聖武昭肅孝皇帝，廟號高祖。十一月壬申，葬於睿陵，宰臣蘇禹珪撰謚册、哀册文云。

二月辛巳初一，内宫傳達高祖的遺命，皇子周王劉承祐可在靈柩前即皇帝位。當天舉行了哀悼。這年的三月，太常卿張昭擬定謚號進呈，謚爲睿文聖武昭肅孝皇帝，廟號爲高祖。十一月壬申，安葬在睿陵，由執政大臣蘇禹珪撰寫謚册文和哀册文。

史臣曰：在昔皇天降禍，諸夏無君，漢高祖肇起并、汾，遄臨汴、洛，乘虚而取神器，因亂而有帝圖，雖曰人謀，諒由天啓。然帝昔莅戎藩，素虧物望，洎登宸極，未厭人心，徒矜拯溺之功，莫契來蘇之望。良以急於止殺，不暇崇仁。燕薊降師，既連營而受戮；鄴臺叛帥，因閉壘以偷生。蓋撫御以乖方，俾征伐之不息。及回鑾輅，尋墮烏號，故雖有應運之名，而未睹爲君之德也。

史臣曰：往時上天降下災難，中原大地没有君主，漢高祖由并、汾地區興起，很快擴展到汴京、洛陽，乘虚獲得了帝位，趁亂建立了帝業，雖説是人爲的謀劃，的確是由上天啓發的。然而高祖往時治理軍鎮，向來缺乏民望，自從登上帝位，没有盡服人心，衹知誇耀自己拯救困苦的功勞，没能符合人們盼望重生的意願。正是因爲他急於停止殘殺，顧不上推崇仁教。燕薊一方的降軍，既整營被殺掉；鄴都的叛軍首領，靠閉城固守却得以偷生。這就是高祖統治的方法不當，造成征戰長期不止。當他的車駕返回京城，不久就升天了，所以他雖有順應天命的名分，却没見到作爲君主應有的德行。

# 舊五代史卷一百一(漢書三)

## 本紀第三

### 隱帝紀(上)

隱皇帝，諱承祐，高祖第二子也。母曰李太后，以唐長興二年，歲在辛卯，三月七日，生帝於鄴都之舊第。高祖鎮太原，署節院使，累官至檢校尚書右僕射。國初，授左衛大將軍、檢校司空，遷大内都點檢、檢校太保。

乾祐元年正月二十七日，高祖崩，秘不發喪。二月辛巳，授特進、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封周王。宣制畢，有頃，召文武百僚赴萬歲殿内，降大行皇帝遺制，云："周王承祐，可於柩前即皇帝位。服紀日月，一依舊制。"是日，内外發哀成服。初，高祖欲改年號，中書門下進擬"乾和"二字，高祖改爲乾祐，至是與御名相符。甲申，群臣上表請聽政，詔答不允，凡四上表，從之。丁亥，帝於萬歲殿門東廡下見群臣，尊母后爲皇太后。己丑，徐州節度使王周卒。庚寅，以前晋州留後劉在明爲鎮州留後、幽州馬步軍都部署，加檢校太尉。是日，工部尚書龍敏卒。壬辰，右衛大將軍王景崇奏，於大散關大敗蜀軍，俘斬三千人。初，契丹犯京師，侯益、趙贊皆受其命。節制岐、蒲，聞高祖入洛，頗懷反仄。朝廷移贊於京兆，侯益與贊皆求援於蜀，蜀

隱皇帝名承祐，是高祖的第二子。母親即李太后，她於唐長興二年即辛卯年的三月七日，在鄴都舊宅生下隱帝。高祖鎮守太原時，任命他爲節院使，經多次升遷至檢校尚書右僕射。建國初年，任命爲左衛大將軍、檢校司空，升任大内都點檢、檢校太保。

乾祐元年正月二十七日，高祖去世，隱密不發布消息。二月辛巳，授隱帝爲特進、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封周王。宣讀完任命書，過了一會兒，召文武百官進入萬歲殿，傳達已故皇帝的遺命，遺命説："周王承祐，可在靈柩前即皇帝位。喪服的類别、喪期長短，一律按舊有制度辦。"當天，宫廷内外依禮制着喪服舉行哀悼。先前，高祖準備改年號，中書門下擬定"乾和"二字上報，高祖改爲乾祐，到這時正與隱帝的名相符。甲申，群臣上表請隱帝聽政，隱帝下詔答覆不同意，群臣共四次上表，隱帝同意了。丁亥，隱帝在萬歲殿門東的廊房下接見群臣，尊崇母后爲皇太后。己丑，徐州節度使王周去世。庚寅，任命前晋州留後劉在明爲鎮州留後、幽州馬步軍都部署，加授檢校太尉。這天，工部尚書龍敏去世。壬辰，右衛大將軍王景崇上奏説，在大散關大敗蜀軍，斬殺、俘虜三千人。先前，契丹侵犯京城，侯益、趙贊都接受契丹委命。管轄岐州、蒲州時，得知高祖進入洛陽，内心很是不安。朝廷把趙贊調移到了京兆，侯益與趙贊都向蜀國求援，蜀國派何建率軍出大散關聲援。到這

遣何建率軍出大散關以應之。至是，景崇糾合岐、雍、邠、涇之師以破之。癸巳，制："大赦天下，自乾祐元年二月十三日昧爽已前，所犯罪人，已結正未結正，已發覺未發覺，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中外文武臣僚并與加恩，馬步將士各賜優給。唐、晉兩朝求訪子孫，立爲二王後"云。丙午，鳳翔巡檢使王景崇，遣人送所獲僞蜀將校軍士四百三十八人至闕下，詔釋之，仍各賜衣服。以兵部侍郎張允爲吏部侍郎，以工部侍郎司徒詡爲禮部侍郎。丁未，以光禄卿李式爲尚書右丞，以禮部侍郎邊歸讜爲刑部侍郎，以刑部侍郎盧價爲兵部侍郎。

三月甲寅，帝始御廣政殿，群臣起居。殿中少監胡崧上言："請禁斫伐桑棗爲薪，城門所由，專加捉搦。"從之。丙辰，鄴都留守、太尉、中書令、臨清王高行周進封鄴王，北京留守、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劉崇加宋州節度使兼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史弘肇并加檢校太師、兼侍中，前邢州節度使安叔千以太子太師致仕。戊午，以右諫議大夫于德辰爲兵部侍郎。庚申，河中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李守貞加守太傅，進封魯國公；襄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虢國公安審琦加守太保，進封齊國公；兗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侍中岐國公符彦卿加兼中書令，進封魏國公；許州節度使兼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劉信加檢校太師。壬戌，以宰臣竇貞固爲山陵使，吏部侍郎段希堯爲副使，太常卿張昭爲禮儀使，兵部侍郎盧價爲鹵簿使，御史中丞邊蔚爲儀仗使。丙寅，以前鳳翔節

時，景崇結集岐、雍、邠、涇各州的兵馬而擊潰了蜀軍。癸巳，下詔令説："赦免天下罪人，自乾祐元年二月十三日拂曉以前，凡犯罪的人，不論已結案没結案，已查明没查明，通常赦免令所不寬恕的，一律免罪釋放。中央和地方的文武官員都給予優待，馬步軍將士分别賜予豐厚的供給。訪求唐、晉兩朝皇族的子孫，立爲二王的繼承人。"丙午，鳳翔巡檢使王景崇派人把俘虜的僞蜀將領兵士四百三十八人送到京城，隱帝下令釋放，并分别賜給衣服。任命兵部侍郎張允爲吏部侍郎，任命工部侍郎司徒詡爲禮部侍郎。丁未，任命光禄卿李式爲尚書右丞，任命禮部侍郎邊歸讜爲刑部侍郎，任命刑部侍郎盧價爲兵部侍郎。

三月甲寅，隱帝首次登位坐廣政殿，群臣侍候朝拜。殿中少監胡崧上奏説："請禁止砍伐桑樹棗樹作燃料，在人群過往的城門，專門加以捉拿。"隱帝同意了。丙辰，鄴都留守、太尉、中書令、臨清王高行周晉封爲鄴王，北京留守、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劉崇加授宋州節度使兼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史弘肇與劉崇都加授檢校太師、兼侍中，前邢州節度使安叔千以太子太師職銜退休。戊午，任命右諫議大夫于德辰爲兵部侍郎。庚申，河中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李守貞加授守太傅，晉封爲魯國公；襄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虢國公安審琦加授守太保，晉封爲齊國公；兗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侍中岐國公符彦卿加授兼中書令，晉封爲魏國公；許州節度使兼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劉信加授檢校太師。壬戌，任命執政大臣竇貞固爲山陵使，吏部侍郎段希堯爲副使，太常卿張昭爲禮儀使，兵部侍郎盧價爲鹵簿使，御史中丞邊蔚爲儀仗使。丙寅，任命前鳳翔節度使兼西南面兵馬都部署、檢校太師、兼侍中侯益爲開封尹、加授兼中書令；西京留守、檢校太師、平章事、莒國公李從敏，夏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同平章事李彝

度使兼西南面兵馬都部署、檢校太師、兼侍中侯益爲開封尹、加兼中書令；西京留守、檢校太師、平章事、莒國公李從敏，夏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同平章事李彝殷，并加兼侍中；青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劉銖，鄆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慕容彦超，并加檢校太師。詔改廣晋府爲大名府，晋昌軍爲永興軍。戊辰，靈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同平章事馮暉加兼侍中；河陽節度使武行德、滄州節度使王景、華州節度使侯章、晋州節度使王晏，并依前檢校太尉，加同平章事。庚午，涇州節度使史懿、潞州節度使常思、同州節度使張彦威、延州節度使高允權，并依前檢校太尉，加同平章事；澶州節度使郭從義、邢州節度使薛懷讓，并自檢校太傅加檢校太尉；以前奉國右廂都指揮使王饒爲鄜州留後。甲戌，以邠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王守恩爲永興軍節度使，加檢校太師；以滑州節度使、檢校太尉郭謹爲邠州節度使；以前鎮州留後、檢校太傅白再榮爲滑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尉；以陜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趙暉爲鳳翔節度使；以前河中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白文珂爲陜州節度使。殿中監任延皓配流鄜州，坐爲劉崇所奏故也。丙子，鄧州節度使劉重進、相州節度使王繼弘、安州節度使楊信，并自檢校太傅加檢校太尉；以鎮州留後兼幽州一行馬步軍都部署、檢校太傅劉在明爲鎮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師，部署如故；貝州節度使、檢校太傅李殷加檢校太尉；定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孫方簡，府州節度使、檢校太傅折從阮，并加檢校太師。丁丑，中書侍郎兼户部尚書、

殷，都加授兼侍中；青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劉銖，鄆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慕容彦超，都加授檢校太師。詔令改廣晋府爲大名府，改晋昌軍爲永興軍。戊辰，靈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同平章事馮暉加授兼侍中；河陽節度使武行德、滄州節度使王景、華州節度使侯章、晋州節度使王晏，都依舊爲檢校太尉，加授同平章事。庚午，涇州節度使史懿、潞州節度使常思、同州節度使張彦威、延州節度使高允權，都依舊爲檢校太尉，加授同平章事；澶州節度使郭從義、邢州節度使薛懷讓，都由檢校太傅加授檢校太尉；任命前奉國右厢都指揮使王饒爲鄜州留後。甲戌，任命邠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王守恩爲永興軍節度使，加授檢校太師；任命滑州節度使、檢校太尉郭謹爲邠州節度使；任命前鎮州留後、檢校太傅白再榮爲滑州節度使，加授檢校太尉；任命陜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趙暉爲鳳翔節度使；任命前河中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白文珂爲陜州節度使。殿中監任延皓被流配到鄜州，是被劉崇彈劾而獲罪的緣故。丙子，鄧州節度使劉重進、相州節度使王繼弘、安州節度使楊信，都由檢校太傅加授檢校太尉；任命鎮州留後兼幽州一行馬步軍都部署、檢校太傅劉在明爲鎮州節度使，加授檢校太師，都部署一職同前；貝州節度使、檢校太傅李殷加授檢校太尉；定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孫方簡，府州節度使、檢校太傅折從阮，都加授檢校太師。丁丑，罷免中書侍郎兼户部尚書、平章事李濤，强令他回家閑居。當時蘇逢吉等人在中書省供職，樞密使楊邠、副樞密使郭威等權勢很盛，中書省每有任命事項，多被楊邠等人壓制，李濤對這事很不滿，於是進呈奏章請求逐楊邠等人出京，授予軍鎮職務，樞密院的事務，應當委派蘇逢吉、蘇禹珪。奏章進呈後，楊邠等人知道了，就去見太后哭訴這事，太后發怒，因此李濤遭到處分。在這以前，中書省厨房的鍋多次發出鳴叫聲，不久李濤就罷官了。西道各州上奏説，河中李守貞謀反，派兵據守潼關。

平章事李濤罷免，勒歸私第。時蘇逢吉等在中書，樞密使楊邠、副樞密使郭威等，權勢甚盛，中書每有除授，多爲邠等所抑。濤不平之，因上疏請出邠等，以藩鎮授之，樞密之務，宜委逢吉、禹珪。疏入，邠等知之，乃見太后泣訴其事，太后怒，濤由是獲譴。先是，中書厨釜鳴者數四，未幾，濤罷免。西道諸州奏，河中李守貞謀叛，發兵據潼關。

夏四月辛巳，陝州兵馬監押王玉奏，收復潼關。定州孫方簡奏，三月二十七日，契丹棄定州遁去。壬午，以樞密使楊邠爲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平章事，使如故；以副樞密使郭威爲樞密使，加檢校太尉；三司使王章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郢州刺史尹實奏，荆南起兵在境上，欲攻城。是日，以澶州節度使郭從義爲永興軍一行兵馬都部署。時供奉官時知化、王益，自鳳翔部署前永興節度使趙贊部下牙兵趙思綰等三百餘人赴闕，三月二十四日，行次永興，思綰等作亂，突入府城，據城以叛，故命從義帥師以討之。甲申，王景崇奏，趙思綰叛，見起兵攻討。丁亥，幸道宫、佛寺禱雨。戊子，東南面兵馬都元帥、兩浙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吴越國王錢弘俶加諸道兵馬都元帥，天策上將軍、湖南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楚王馬希廣加守中書令，以陝州節度使白文珂爲河中府城下一行都部署。庚寅，宰臣竇貞固、蘇逢吉、蘇禹珪并進封開國公。辛卯，削奪李守貞在身官爵。甲午，以翰林學士承旨、户部侍郎王仁裕爲户部尚書，以翰林學士、左散騎常侍張沆爲工部尚書，以翰林學士、中書舍人范質爲户部侍郎，以樞密直

夏四月辛巳，陝州兵馬監押王玉奏報已收復潼關。定州孫方簡奏報，三月二十七日，契丹放棄定州逃走。壬午，任命樞密使楊邠爲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平章事，樞密使一職同前；任命樞密副使郭威爲樞密使，加授檢校太尉；三司使王章加授檢校太尉、同平章事。郢州刺史尹實奏報，荆南調動兵馬到邊境上，準備攻城。這天，任命澶州節度使郭從義爲永興軍一行兵馬都部署。當時供奉官時知化、王益，由鳳翔調遣前任永興軍節度使趙贊手下親兵趙思綰等三百多人前往京城，三月二十四日，行至永興，思綰等人作亂，衝進府城，占據城池造反，所以命郭從義率軍討伐。甲申，王景崇奏報，趙思綰反叛，現正起兵攻討。丁亥，隱帝親往道觀、佛寺祈禱上天降雨。戊子，東南面兵馬都元帥、兩浙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吴越國王錢弘俶加授諸道兵馬都元帥，天策上將軍、湖南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楚王馬希廣加授守中書令，任命陝州節度使白文珂爲河中府城下一行都部署。庚寅，執政大臣竇貞固、蘇逢吉、蘇禹珪都晉封爲開國公。辛卯，剥奪李守貞所有的官爵。甲午，任命翰林學士承旨、户部侍郎王仁裕爲户部尚書，任命翰林學士、左散騎常侍張沆爲工部尚書，任命翰林學士、中書舍人范質爲户部侍郎，任命樞密直學士、尚書比部員外郎王度爲祠部郎中，以上數人都和從前一樣擔任學士職務。任命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尚洪遷充西南面行營都虞候，任命客省使王峻爲西南面行營兵馬都監。戊戌，任命宣徽南院使扈彦珂爲左金吾上將軍。庚

學士、尚書比部員外郎王度爲祠部郎中，并依前充職。以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尚洪遷充西南面行營都虞候，以客省使王峻爲西南面行營兵馬都監。戊戌，以宣徽南院使扈彦珂爲左金吾上將軍。庚子，以左金吾大將軍、充兩街使、檢校太傅劉承贇爲徐州節度使。甲辰，以宣徽北院使薛可言爲右金吾上將軍，以皇城使李暉爲宣徽南院使。乙巳，定州節度使孫方簡奏，復入於本州。初，方簡爲狼山寨主，叛晋歸契丹，及契丹降中渡之師，乃以方簡爲定州節度使。契丹主死，永康王嗣位，即以蕃將耶律忠代之，移方簡爲雲州節度使，方簡不受命，遂歸狼山。高祖至闕，方簡歸款，復以中山命之。是歲三月二十七日，契丹棄定州，隳城壁，焚室廬，盡驅人民入蕃，惟餘空城瓦礫而已。至是，方簡自狼山回保定州。是月，河决原武縣，河北諸州旱，徐州餓死民九百三十有七。

子，任命左金吾大將軍、充兩街使、檢校太傅劉承贇爲徐州節度使。甲辰，任命宣徽北院使薛可言爲右金吾上將軍，任命皇城使李暉爲宣徽南院使。乙巳，定州節度使孫方簡奏報説，已重新進入本州城。先前，孫方簡爲狼山寨主，反叛晋歸附契丹，當契丹降服中渡的兵馬後，就任命方簡爲定州節度使。契丹國主死，永康王繼承皇位，就任命蕃族將領耶律忠取代他，調任方簡爲雲州節度使，方簡不接受任命，於是回到狼山。高祖登帝位，方簡投誠，高祖依舊任用他爲中山鎮將。這年三月二十七日，契丹放棄定州，摧毁了城墻，燒毁了房屋，驅趕所有民衆進入蕃族地盤，衹剩下空城瓦礫而已。到這時，方簡由狼山回保定州。這月中，黄河在原武縣决口，河北各州出現旱災，徐州百姓有九百三十七人餓死。

五月己酉朔，國子監奏，《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四經未有印板，欲集學官考校雕造。從之。己未，回鶻遣使朝貢。丁卯，前翰林學士徐台符自幽州逃歸。乙亥，河决滑州魚池。

五月己酉初一，國子監上奏説，《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四部經典没有刻板，希望召集學官考證校勘後雕刻製版。隱帝同意了。己未，回鶻派使者來朝貢。丁卯，前任翰林學士徐台符從幽州逃回。乙亥，黄河在滑州魚池决口。

六月戊寅朔，日有食之。庚辰，以内客省使王峻爲宣徽北院使，依前永興城下兵馬都監。以冀州牢城指揮使張廷翰爲冀州刺史，時廷翰殺本州刺史何行通，自知州事，故有是命。甲申，以皇弟右衛大將軍承勳爲興元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豐州節度使郭勳加檢校太師。辛卯，永興兵馬都部署郭從義奏，得王景崇報，有兵自隴州來，欲投河中，追襲至鄜城。荆南節度使高從誨上表歸命，從

六月戊寅初一，出現日食。庚辰，任命内客省使王峻爲宣徽北院使，依舊任永興城下兵馬都監。任命冀州牢城指揮使張廷翰爲冀州刺史，當時廷翰殺死本州刺史何行通，自己掌管州務，所以有這道任命。甲申，任命皇弟右衛大將軍劉承勳爲興元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豐州節度使郭勳加授檢校太師。辛卯，永興兵馬都部署郭從義奏報説，得到王景崇通報，有兵馬從隴州來，打算投奔河中，追襲到鄜城。荆南節度使高從誨上表章歸順，從誨曾經抗拒朝廷命令，到這時纔派牙將劉扶到京城請罪。丙申，鎮州奏報，

誨嘗拒朝命，至是方遣牙將劉扶詣闕請罪。丙申，鎮州奏，節度使劉在明卒。戊戌，以河陽節度使武行德爲鎮州節度使，以宣徽南院使李暉爲河陽節度使，以相州節度使王繼弘爲貝州節度使。壬寅，荆南高從誨貢奉謝恩，釋罪。丙午，以前永興軍節度使王守恩爲西京留守。是月，河北旱，青州蝗。

節度使劉在明去世。戊戌，任命河陽節度使武行德爲鎮州節度使，任命宣徽南院使李暉爲河陽節度使，任命相州節度使王繼弘爲貝州節度使。壬寅，荆南高從誨進獻貢品感謝朝廷的恩典，隱帝免去他的罪名。丙午，任命前永興軍節度使王守恩爲西京留守。這月中，河北發生旱災，青州發生蝗災。

秋七月戊申朔，相州節度使王繼弘殺節度判官張易，以訛言聞。是時，法尚深刻，藩郡凡奏刑殺，不究其實，即順其請，故當時從事鮮賓客之禮，重足累迹而事之，猶不能免其禍焉。壬子，以工部侍郎李穀充西南面行營都轉運使。乙卯，禮儀使張昭上高祖廟尊號，獻舞名并歌辭，舞曲請以“觀德”爲名，歌辭不録。丙辰，以久旱，幸道宫、佛寺禱雨，是日大澍。開封府言，陽武、雍丘、襄邑三縣，蝗爲鸜鴿聚食，詔禁捕鸜鴿。庚申，樞密使郭威加同平章事。辛酉，滄州上言，自今年七月後，幽州界投來人口凡五千一百四十七，北土饑故也。乙丑，以宣徽北院使王峻爲宣徽南院使，以内客省使吴虔裕爲宣徽北院使。戊辰，以遂州節度使兼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李洪信爲澶州節度使，以澶州節度使郭從義爲永興軍節度使兼行營都部署。庚午，故兵部尚書李懌贈尚書左僕射。鎮州奏，準詔處斬節度副使張鵬訖。鵬以一言之失，爲鄴帥高行周所奏，故命誅之。乙亥，新授鳳翔節度使趙暉奏，與八作使王繼濤領部下兵同赴鳳翔，時王景崇拒命故也。

秋七月戊申初一，相州節度使王繼弘殺節度判官張易，用謡言上報朝廷。當時，用法重在嚴厲，凡軍鎮州郡申報包括死刑在内的各種處罰，朝廷不考察是否屬實，就依他們的申請辦，所以當時的屬官與主官之間少有賓主一般的情誼，僚屬謹慎小心地事奉主官，都不能免遭禍難。壬子，任命工部侍郎李穀充任西南面行營都轉運使。乙卯，禮儀使張昭擬定高祖廟尊號進呈，獻上樂舞名稱和歌詞，舞曲請用“觀德”爲名，歌詞這裏不著録。丙辰，因爲久旱，隱帝親往道觀、佛寺祈禱上天降雨，當天降了大雨。開封府報告，陽武、雍丘、襄邑三縣境内的蝗蟲被成群的鸜鴿捕捉吃掉，下詔禁止捕捉鸜鴿。庚申，樞密使郭威加授同平章事。辛酉，滄州報告，自今年七月後，幽州界内投奔過來的人口共計五千一百四十七名，這是因爲北方鬧饑荒的緣故。乙丑，任命宣徽北院使王峻爲宣徽南院使，任命内客省使吴虔裕爲宣徽北院使。戊辰，任命遂州節度使兼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李洪信爲澶州節度使，任命澶州節度使郭從義爲永興軍節度使兼行營都部署。庚午，已故兵部尚書李懌追贈爲尚書左僕射。鎮州報告，已按皇帝命令處死節度副使張鵬。張鵬因一句話的過失，被鄴都統帥高行周彈劾，所以下令殺他。乙亥，新任命的鳳翔節度使趙暉報告，與八作使王繼濤同率部下兵馬前往鳳翔，這是因當時王景崇抵制朝廷命令的緣故。

八月己卯，以華州節度使侯章爲邠州節度使，以左金吾上將軍扈彦珂爲華州節度使。壬午，命樞密使郭威

八月己卯，任命華州節度使侯章爲邠州節度使，任命左金吾上將軍扈彦珂爲華州節度使。壬午，命樞密使郭威前往河中府軍中，詔令河府、

赴河中府軍前，詔河府、永興、鳳翔行營諸軍，一稟威節制。時李守貞、王景崇、趙思綰連衡作叛，朝廷雖命白文珂、常思攻討河中，物議以二帥非守貞之敵，中外憂之，及是命之降，人情大愜。癸巳，以奉國左廂都指揮使、閬州防禦使劉詞爲夔州節度使，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兼河中行營都虞候；以護聖左廂都指揮使、岳州防禦使李洪義爲遂州節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乙未，兩浙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吴越國王錢弘俶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東南面兵馬都元帥。弘俶，故吴越王元瓘之子也。先是，其兄弘倧襲父位，尋爲部下所廢，以弘俶代之，故特加是命焉。新授鳳翔節度使趙暉奏，部署兵士赴鳳翔城下。癸卯，郭威奏，今月二十三日，大軍已抵河府賊城，至二十六日，開長連塹畢，築長連城次。

永興、鳳翔行營各軍，一律受郭威管轄指揮。當時李守貞、王景崇、趙思綰聯合起來造反，朝廷雖已命白文珂、常思攻討河中，但當時人認爲二帥不是李守貞的對手，朝廷内外的人都爲這事擔憂，當這道命令頒發後，大合人心。癸巳，任命奉國左厢都指揮使、閬州防禦使劉詞爲夔州節度使，充任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兼河中行營都虞候；任命護聖左厢都指揮使、岳州防禦使李洪義爲遂州節度使，充任侍衛馬軍都指揮使。乙未，兩浙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吴越國王錢弘俶加授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東南面兵馬都元帥。弘俶是已故吴越王錢元瓘的兒子。在這以前，他的兄長錢弘倧繼承父親的職位，不久被部下廢掉，以弘俶取代他，所以特地加授這項任命。新任命的鳳翔節度使趙暉報告，已調遣兵士趕到鳳翔城下。癸卯，郭威報告，本月二十三日，大軍已抵達河府叛賊的城下，至二十六日，開挖迴環連接的壕溝，在近城處築起長營壁壘。

九月戊申，侯益部曲王守筠自鳳翔來奔，言益家屬盡爲王景崇所害。壬子，郭威奏，破河府賊軍於城下。甲寅，故夔州節度使兼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尚洪遷贈太尉。乙丑，雪，書不時也。戊辰，鳳翔都部署趙暉奏，大破川軍於大散關，殺三千餘人，其餘棄甲而遁。壬申，郭威奏，得郭從義報，今月十四日，鳳翔王景崇兵士離本城，尋遣監軍李彦從率兵襲至法門寺西，殺戮二千餘人。詔升河中府解縣爲解州。

九月戊申，侯益的家將王守筠從鳳翔逃來，并説侯益的家屬全被王景崇殺害。壬子，郭威報告，在河府城下擊敗叛軍。甲寅，已故夔州節度使兼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尚洪遷追贈爲太尉。乙丑，天降雪，這裏記載的是不合時令的現象。戊辰，鳳翔都部署趙暉報告，在大散關大敗川軍，殺死三千多人，其餘的人抛棄兵器逃走。壬申，郭威上奏説，得郭從義報告，本月十四日，鳳翔王景崇的兵士離開本城，不久派監軍李彦從率兵追擊到法門寺西，殺死兩千多人。下詔升河中府解縣爲解州。

冬十月丙子朔，山陵使竇貞固上大行皇帝陵名曰睿陵，從之。丁丑夕，歲星入太微。戊寅，趙暉奏，破王景崇賊軍於鳳翔城下。甲申，吐番遣使獻方物。丙戌，右羽林將軍張播停任，坐檢田受請托也。丁亥，中書舍人張誼責授房州司户，兵部郎中馬

冬十月丙子初一，山陵使竇貞固擬定已故皇帝的陵墓名爲睿陵，隱帝同意了。丁丑傍晚，歲星進入太微星域。戊寅，趙暉報告，在鳳翔城下擊敗王景崇叛軍。甲申，吐番派使者進貢特産。丙戌，右羽林將軍張播停職，這是因他在核實田土時接受請托的緣故。丁亥，中書舍人張誼降任房州司户，兵部郎中馬承翰降任慶州司户，并且

承翰責授慶州司户，并員外置，所在馳驛發遣。先是，誼與承翰俱銜命于兩浙，睹其驕僭之失，形於譏誚，兼乘醉有輕肆之言，錢弘俶耻之，摭其過以奏之，朝廷以方務懷柔，故有是命。甲辰，延州奏，夏州李彝殷先出兵臨州境，欲應接李守貞，今却抽退。

十一月甲寅，誅太子太傅李崧及其弟司封員外郎嶼、國子博士巖，夷其族，爲部曲誣告故也。詔曰："稔惡圖危，難逃天網；虧忠負義，必速神誅。李崧頃在前朝，最居重位，略無裨益，遂至滅亡。及事契丹，又爲親密，士民俱憤，險佞可知。先皇帝含垢掩瑕，推恩念舊，擢居一品，俾列三師。不謂潜有苞藏，謀危社稷，散差人使，潜結奸凶，俯近山陵，擬爲叛亂。按其所告，咸已伏辜，宜正典章，用懲奸逆。其李崧、李嶼、李巖一家骨肉，及同謀作亂人，并從極法"云。庚申，大行皇帝靈駕進發。辛酉，荆南奏，節度使高從誨卒。壬申，葬高祖皇帝於睿陵。

十二月丁丑，荆南節度副使、檢校太傅、行峽州刺史高保融起復，授荆南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渤海郡侯。壬午，帝被衮冕御崇元殿，授六廟寶册，正使宰臣蘇禹珪及副使大府卿劉皞赴西京行禮。兖州奏，淮賊先於沂州界立栅，前月十七日已歸海州，爲李守貞牽制也。庚寅，奉高祖神主於西京太廟。淮南僞主李璟奉書於帝，云："先因河府李守貞求援，又聞大國沿淮屯軍，當國亦於境上防備。昨聞大朝收軍，當國尋已徹備，其商旅請依舊日通行。"朝廷不報。辛卯，群臣上表，請以三

都在正員以外安排，所在官府用驛車差遣。在這以前，張誼與承翰都受命出使兩浙，眼見吴越王驕奢無度的過失，表現出譏誚的神態，加上乘醉説了輕蔑無禮的話，錢弘俶感到耻辱，就挑揀他們的過失奏報，朝廷正致力於收買遠方人心，所以有這道命令。甲辰，延州上奏説，夏州李彝殷先前出兵至州界，意圖接應李守貞，現在却撤退了。

十一月甲寅，處死太子太傅李崧和他的弟弟司封員外郎李嶼、國子博士李巖，滅了他們的家族，這是遭受家僕誣告的緣故。有詔令説："積聚罪惡，圖謀不軌，難逃天道懲罰；缺少忠心，違背道義，必遭神靈譴責。李崧先是在前朝，身居最重要的官位，對國家没有一點幫助，因而導致國家滅亡。當效勞於契丹，又任親近要職，官吏民衆都很憤慨，他的陰險狡詐可想而知。先皇帝寬宏大量，袒護過失，施加恩惠，不忘故人，提拔他爲一品官，將他列入三師。没想到他包藏禍心，意圖危害國家，遍差使者，暗結亂黨，潜伏山陵近處，準備發動叛亂。審查原告所列，已經全部服罪，應當依法處治，以便儆戒叛賊。李崧、李嶼、李巖一家親屬，及同謀作亂的人，都判處死刑。"庚申，已故皇帝的靈車進發。辛酉，荆南報告，節度使高從誨去世。壬申，在睿陵安葬高祖皇帝。

十二月丁丑，荆南節度副使、檢校太傅、行峽州刺史高保融於喪期中復任，授予荆南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渤海郡侯。壬午，隱帝着禮服禮帽登坐崇元殿，授予六廟符寶册文，由正使執政大臣蘇禹珪及副使大府卿劉皞前往西京舉行典禮。兖州報告，淮南賊軍先在沂州界立營寨，前月十七日已返回海州，這是爲李守貞牽制朝廷大軍。庚寅，在西京太廟供奉高祖神位。淮南僞國主李璟向隱帝上書，説："先前因河府李守貞求援，又得知貴國沿淮河駐扎兵馬，本國也在境上防備。近來得知大國收兵，本國不久已解除防備，關於商旅往來請依往常通行。"朝廷没作答覆。辛卯，群臣上表，請以隱帝的生日三月九日爲嘉慶節，隱帝同意了。延州節度使高允

月九日誕聖日爲嘉慶節，從之。延州節度使高允權奏，得都頭李彦、李遇等告："太子太師致仕劉景巖與鄉軍指揮使高志，結集草寇，欲取臘辰窺圖州城。尋請使臣與指揮使李勳，聊將兵士巡檢偵邏，劉景巖果出兵鬥敵，時即殺敗，其劉景巖尋獲斬之。"詔曰："劉景巖年已衰暮，身處退閑，曾無止足之心，輒肆苞藏之毒，結集徒黨，窺伺藩垣。所賴上將輸忠，三軍協力，盡除醜類，克殄渠魁。其劉景巖次男前德州刺史行琮已行極法，長男渭州刺史行謙、孫男邢州馬軍指揮使崇勳特放。"是冬，多昏霧，日晏方解。

權上奏説，得都頭李彦、李遇等報告："以太子太師退休的劉景巖與鄉軍指揮使高志，結集草寇，打算在臘日清晨奪取州城。不久請求使臣與指揮使李勳，暫且率兵士巡邏偵察，劉景巖果然出兵對殺，當時將他殺敗，不久捉獲劉景巖斬首。"隱帝下詔説："劉景巖已在晚年，退休閑居，毫無止足的意念，擅行内藏的毒計，結集徒黨，陰謀奪取軍鎮。全靠上將盡忠，三軍協力，消滅所有賊衆，得以處决罪魁。劉景巖的次子前任德州刺史行琮已處死，長子渭州刺史行謙、孫子邢州馬軍指揮使崇勳破例寬免。"這年冬季，多爲迷霧天氣，直到傍晚纔散去。

#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漢書四)

## 本紀第四

### 隱帝紀(中)

乾祐二年春正月乙巳朔，制曰：

朕以眇躬，獲纘洪緒，念守器承祧之重，懷臨深履薄之憂。屬以玄道猶艱，王室多故，天降重戾，國有大喪，奸臣樂禍以圖危，群寇幸災而伺隙，力役未息，兵革方殷。朕所以嘗膽履冰，廢飧輟寐，雖居億兆之上，不以九五爲尊，漸冀承平，永安遐邇。內則稟太后之慈訓，外則仗多士之忠勛，股肱叶謀，爪牙宣力。西摧三叛，撫其背而扼其喉；北挫諸蕃，斷其臂而折其脊。次則巴、邛嘯聚，淮、海猖狂，纔聞矢接鋒交，已見山摧岸沮，寇難少息，師徒無虧。兼以修奉園陵，崇建宗廟，右賢左戚，同寅協恭，多事之中，大禮無闕。負荷斯重，哀感良深。

今以三陽布和，四序更始，宜申兌澤，允答天休，恤獄緩刑，捨過宥罪，當萬物之莩甲，開三面之網羅，順彼發生，以召和氣。應乾祐二年正月一日昧爽已前，天下見禁罪人，除十惡五逆、官典犯贓、合造毒

乾祐二年春正月乙巳初一，隱帝下詔說：

我以渺小之身，得以繼承宏大的基業，每想到保國家奉宗廟的重任，懷有臨深淵履薄冰的憂懼。近來因爲國運仍有艱難，皇室多有變故，天降大罪，國喪君主，奸臣樂於禍亂而圖謀不軌，群寇慶幸災禍而趁機作亂，勞役没能停止，戰争正在擴大。所以我卧薪嘗膽，有履薄冰的危懼，廢寢忘食，雖然居億兆民衆之上，不以九五帝位爲尊，盼望天下漸漸太平，使遠近四方永享安寧。我在内稟承太后的慈祥訓導，在外依靠朝士協心效勞，大臣同謀，將士出力。平息西部三叛將，拍其背而扼住咽喉；挫敗北方各番族，斬斷其臂膀而摧折脊骨。其次如巴、邛地區的烏合之衆，淮、海一帶的跋扈之徒，纔聽到敵我兵鋒相交，已看見敵人如山崩堤潰，邊境戰禍稍稍平息，我軍將士無所虧損。加上恭修陵園，敬建宗廟，賢臣皇親，同懷敬意，在天下多事的年代，使大禮没有闕失。肩負的擔子這樣重，心中的傷感實在深。

現在因爲春季來臨，天散和氣，四時運行，更换節令，應廣施恩惠，報答上天美意，審理案件慎重，施刑寬鬆，小過不問，大罪寬減，當萬物萌生的時刻，刑法的網羅要放開三面，順應自然的生長，感召天人的和氣。凡乾祐二年正月一日拂曉以前，天下在獄罪人，除犯十惡五逆、貪贓枉法、製造

藥、劫家殺人正身外，其餘并放。

河府李守貞、鳳翔王景崇、永興趙思綰等，比與國家素無仇釁，偶因疑懼，遂至叛違。然以彼之生靈，朕之赤子，久陷孤壘，可念非辜，易子析骸，填溝委壑，爲人父母，寧不軫傷！但以屈己愛人，先王厚德，包垢含辱，列聖美談，宜推濟物之恩，用廣好生之道。其李守貞等，宜令逐處都部署分明曉諭，若能翻然歸順，朕即待之如初，當保始終，享其富貴，明申信誓，固無改移。其或不順推誠，堅欲拒命，便可應時攻擊，剋日蕩平，候收復城池，罪止元惡，其餘詿誤，一切不問。

毒藥、劫家殺人的罪人以外，其餘的都釋放。

河府李守貞、鳳翔王景崇、永興趙思綰等，近來與國家并無仇怨，偶爾因爲猜疑恐懼，於是導致叛逆。但因爲他們的部民，是我忠實的百姓，長期困在孤城之中，可想是無辜的，他們交換兒子當糧食，拆散骨架作燃料，死人無數，填滿溝壑，作爲他們的父母，能不痛心嗎！衹是委屈自己愛憐他人，是古代名君寬厚的德行，寬宏容忍，是衆多聖賢稱道的氣度，就應施予救人危難的恩惠，用以推廣愛惜生靈的政教。對於李守貞等人，應令各處都部署明確告知，如能幡然回心，歸順朝廷，我就和以前一樣對待他們，一定保他們終身享受富貴，并明確地條列誠信的誓約，自然不會有更改變動。如果不依從我推心置腹的誠意，意圖堅決違抗朝廷命令，便可及時攻擊，定期剿滅，等到收復城池時，衹將首惡之人論罪，其餘有過失的人，一概不作追究。

重念征討已來，勞役滋甚，兵猶在野，民未息肩，急賦繁徵，財殫力匱。矜恤之澤，未被於疲羸；愁嘆之聲，幾盈於道路。即俟邊鋒少弭，國難漸除，當議優饒，冀獲蘇息。諸道藩侯郡守等，咸分寄任，共體憂勞，更宜念彼瘡痍，倍加勤恤，究鄉閭之疾苦，去州縣之煩苛，勸課耕桑，省察冤濫，共恢庶政，用副憂勞。凡百臣僚，當體朕意。

我深思自從征討以來，勞役極度增加，兵士還在野外，役民没有卸下負擔，徵調急切繁多，百姓財力耗盡。憐憫撫恤的恩惠，没有遍施到窮困無力的人；愁苦哀嘆的聲音，幾乎充斥在道路。就等待邊關戰火稍稍平息，國家的災難逐漸解除，定當討論優惠政策，盼望百姓獲得新生。各道的鎮將、郡守等，都分擔朝廷重任，共同承受憂患勞苦，更應考慮到民衆的創傷，加倍盡心盡力關懷撫恤，考察鄉間的疾苦，革除州縣的苛政，勉勵耕田養蠶，查清冤案濫罰，共同完善各種政務，以分擔我的憂患勞苦。所有文武官員，當體察我的心意。

壬子，賜前昭義軍節度使張從恩衣一襲，金帶、鞍馬、綵帛等。時有投無名文字誣告從恩者，故特有是賜，以安其心。乙卯，河府軍前奏，

壬子，賜給前昭義軍節度使張從恩衣一套，金帶、鞍馬、綵絹等。當時有人投匿名書信誣告張從恩，所以特別給予這項賞賜，以安定他的心意。乙卯，河府軍中來稟報，今月四日夜晚，賊

今月四日夜，賊軍偷斫河西寨，捕斬七百餘級。時蜀軍自大散關來援王景崇，郭威自將兵赴岐下，將行，戒白文珂、劉詞等曰："賊之驍勇，并在城西，慎爲儆備。"既行，至華州，聞川軍敗退，且憂文珂等爲賊奔突，遂兼程而迴。賊城内偵知郭威西行，於正月四日夜，遣賊將王三鐵等，率驍勇千餘人，沿流南行，坎岸而登，爲三道來攻。賊軍已入王師寨中，劉詞極力拒之，短兵既接，遂敗之。

二月丙子，詔："諸道州府，所征乾祐元年夏秋苗畝上紐征白米秆草已納外，并放。"是日旦，黑霧四塞。丁丑夕，大風。乙酉，以前房州刺史李筠夫爲鴻臚卿。戊子，前右監門將軍喬達，及其兄契丹僞命客省使榮等皆棄市。達，李守貞之妹婿也，故皆誅之。庚寅，徐州巡檢使成德欽奏，至峒峿鎮遇淮賊，破之，殺五百人，生擒一百二十人。戊戌，大雨霖。庚子，詔左諫議大夫賈緯等修撰高祖實録。

三月丙辰，以北京衙内指揮使劉鈞爲汾州防禦使。

夏四月丙子，以荆南節度行軍司馬、武泰軍節度留後王保義爲檢校太尉，領武泰軍節度使，行軍如故。丁丑，潁州獻紫兔、白兔。是月，幽、定、滄、貝、深、冀等州地震。辛巳，太白經天。辛丑，幸道宫禱雨。

五月甲辰朔，故湖南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中書令、扶風郡公、贈太師馬希聲追封衡陽王。戊申，以前邠州節度使安審約爲左神武統軍，以前洛京副留守袁義爲右神武統軍。乙卯，河府軍前奏，今月九日，河中節度副使周光遜棄賊河西寨，與將士一千一百三十人來奔。己未，右監門大

軍偷襲河西寨，捕殺七百多人。當時蜀軍由大散關來援救王景崇，郭威親自率兵前往岐下，臨行時，告誡白文珂、劉詞等説："敵人的猛將勇士都在城西，你們要謹慎地戒備。"郭威出發後，抵達華州，得知川軍敗退，并擔心白文珂等遭敵人突襲，就加速趕回。城内敵人偵察到郭威已西去，於正月四日夜，派敵將王三鐵等，率勇猛將士一千多人，沿河向南行，在河岸上鑿梯步，攀登而上，分作三路來攻。賊兵進入朝廷軍營中，劉詞極力抵抗，經過短兵相接的搏戰，最後擊敗來敵。

二月丙子，下詔説："各道州府，凡徵收乾祐元年夏秋田畝税時，附加徵收的白米和草秆，除已交納外，全部免去。"這天早上，黑霧布滿四面八方。丁丑傍晚，颳大風。乙酉，任命前任房州刺史李筠夫爲鴻臚卿。戊子，前右監門將軍喬達，及他的兄長契丹所命客省使喬榮等都處死。喬達是李守貞的妹夫，所以都殺掉。庚寅，徐州巡檢使成德欽報告，抵達峒峿鎮時遇到淮賊，將他們擊潰，殺死五百人，活捉一百二十人。戊戌，連降大雨。庚子，下詔令左諫議大夫賈緯等修撰高祖實録。

三月丙辰，任命北京衙内指揮使劉鈞爲汾州防禦使。

夏四月丙子，任命荆南節度行軍司馬、武泰軍節度留後王保義爲檢校太尉，領武泰軍節度使，行軍司馬一職依舊。丁丑，潁州貢獻紫兔、白兔。這月，幽、定、滄、貝、深、冀等州發生地震。辛巳，太白星白天經過天空。辛丑，隱帝親往道觀祈禱降雨。

五月甲辰初一，已故湖南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中書令、扶風郡公、贈太師馬希聲追封爲衡陽王。戊申，任命前邠州節度使安審約爲左神武統軍，任命前洛京副留守袁義爲右神武統軍。乙卯，河中府軍中來報，這月九日，河中節度副使周光遜脱離賊人河西寨，與將士一千一百三十人前來歸附。己未，右監門大將軍許遷上奏説，奉命出使抵達博州博平縣界時，看到初生的蝗

將軍許遷上言，奉使至博州博平縣界，睹蝝生彌亘數里，一夕并化爲蝶飛去。辛酉，兖、鄆、齊三州奏蝝生。乙丑，永興趙思綰遣牙將劉成詣闕乞降，制授趙思綰華州節度留後、檢校太保，以永興城内都指揮使常彦卿爲虢州刺史。丁卯，宋州奏，蝗抱草而死。己巳，湖南奏，蠻寇賀州，遣大將軍徐進率兵援之，戰於風陽山下，大敗蠻獠，斬首五千級。

六月癸酉朔，日有食之。兖州奏，捕蝗二萬斛，魏、博、宿三州蝗抱草而死。乙亥，潁州獻白鹿。戊寅，安州節度使楊信奏，亡父光遠，蒙賜神道碑，鎸勒畢，無故中斷。詔別令斫石鎸勒。己卯，滑、濮、澶、曹、兖、淄、青、齊、宿、懷、相、衛、博、陳等州奏蝗，分命中使致祭於所在川澤山林之神。開封府、滑、曹等州蝗甚，遣使捕之。壬午，月犯心星。辛卯，回鶻遣使貢方物。丙申，改商州乾元縣爲乾祐縣，隸京兆府。是月，邠、寧、澤、潞、涇、延、鄜、坊、晋、絳等州旱。

秋七月辛亥，湖南奏，析長沙縣東界爲龍喜縣，從之。丙辰，樞密使郭威奏，收復河府羅城，李守貞退保子城。丁巳，永興都部署郭從義奏："新除華州留後趙思綰，自今月三日授華州留後，準詔赴任，三移行期，仍要鎧甲以給牙兵，及與之，竟不遵路。至九日夕，有部曲曹彦進告，思綰欲於十一日夜與同惡五百人奔南山入蜀。是日詰旦，再促上路，云俟夜進途。臣尋與王峻入城，分兵守四門，其趙思綰部下軍，各已執帶，遂至牙署，令趙思綰至則執之，與一行徒黨，并處置訖。"甲子，樞密使郭威奏，收復河中府，逆賊李守貞自燔

蟲連綿數里不斷，一夜間都變作蝴蝶飛去。辛酉，兖、鄆、齊三州報告蝗蟲幼蟲繁殖。乙丑，永興趙思綰派牙將劉成到京城請求投降，隱帝下詔任命趙思綰爲華州節度留後、檢校太保，任命永興城内都指揮使常彦卿爲虢州刺史。丁卯，宋州報告，境内蝗蟲抱草而死。己巳，湖南報告，蠻人侵犯賀州，派大將軍徐進率兵援助，在風陽山下交戰，大敗蠻族人，殺死五千人。

六月癸酉初一，發生日食。兖州報告，捕捉蝗蟲兩萬斛，魏、博、宿三州境内的蝗蟲抱草而死。乙亥，潁州貢獻白鹿。戊寅，安州節度使楊信上奏説，先父光遠，蒙皇帝賞賜神道碑，刻寫完畢後無故中斷。隱帝令重新采石刻寫。己卯，滑、濮、澶、曹、兖、淄、青、齊、宿、懷、相、衛、博、陳等州報告發生蝗災，朝廷分别派遣宦官到各處向河湖山林的神靈獻祭祈禱。開封府、滑、曹等州的蝗災特别嚴重，派出人員捕捉。壬午，月亮進入心宿星域。辛卯，回鶻派使者貢獻特産。丙申，改商州乾元縣爲乾祐縣，隸屬於京兆府。這月中，邠、寧、澤、潞、涇、延、鄜、坊、晋、絳等州出現旱情。

秋七月辛亥，湖南上奏，請求分割長沙縣東部爲龍喜縣，朝廷同意了。丙辰，樞密使郭威報告，已收復河府外城，李守貞退保内城。丁巳，永興都部署郭從義上奏説："新任命的華州留後趙思綰，由今月三日授予華州留後，本應按朝廷命令前往上任，他三次推遲行期，并索取鎧甲供給親兵，當給予他後，竟然不上路。到九日晚，有家丁曹彦前來報告，思綰打算在十一日夜與同黨五百人逃往南山然後入蜀。這天早上，再次敦促他上路，他説等晚上再出發。我立即和王峻入城，分兵把守四門，已分别將趙思綰部下兵士拘留，隨後又到帥府，命令衹要趙思綰一到就擒住，與他一夥的黨徒，都已處置完畢。"甲子，樞密使郭威報告，已收復河中府，叛賊李守貞自焚而死。丙寅，任命權凉州留後折逋嘉施爲河西

而死。丙寅，以權涼州留後折逋嘉施爲河西軍節度留後。兖州奏，捕蝗三萬斛。丁卯，前洺州團練使武漢球卒。戊辰，永興軍節度使兼兵馬都部署郭從義加同平章事，徙華州節度使。郭從義奏，處斬前巡檢使喬守温，供奉官王益、時知化、任繼勳等。守温受高祖命巡檢京兆，會王益自鳳翔押送趙思綰等赴闕，行至京兆，守温迎益於郊外，思綰等突然作亂，遂據其城。及郭從義率兵攻討，令守温部署役夫。守温有愛姬陷在賊城，爲思綰所録，及收城，從義盡得思綰之婢僕，守温求其愛姬，從義雖與之，意有所慊，遂發前罪，密啓于郭威，請除之，與王益等并誅焉。兖州奏，捕蝗四萬斛。

軍節度留後。兖州報告，捕得蝗蟲三萬斛。丁卯，前洺州團練使武漢球去世。戊辰，永興軍節度使兼兵馬都部署郭從義加授同平章事，改任華州節度使。郭從義報告，已處決前任巡檢使喬守温，供奉官王益、時知化、任繼勳等。喬守温受高祖的命令巡察京兆，正遇上王益由鳳翔押送趙思綰等前往京城，走到京兆時，守温到郊外迎接王益，思綰等突然作亂，就占據了府城。當郭從義率兵攻討時，令守温調撥役夫。守温有愛妾陷於賊人城中，被思綰强占，當收復城池時，從義獲得思綰的所有婢女奴僕，守温要求送還他的愛妾，從義雖然給了他，但心中很不痛快，就揭發他以前的罪過，暗中向郭威禀報，要求除掉他，於是把他和王益等一起處死了。兖州報告，捕得蝗蟲四萬斛。

壬午，西京留臺侍御史趙礪彈奏，太子太保王延、太子洗馬張季凝等，自去年五月後來，每稱請假，俱是不任拜起。詔延等宜以本官致仕。甲申，以陝州節度使、充河中一行兵馬都部署白文珂爲西京留守，加兼侍中；潞州節度使、充河中一行副都署常思加檢校太師；以右散騎常侍盧撰爲户部侍郎致仕。辛卯，右拾遺高守瓊上言："仕官年未三十，請不除授縣令。"詔："起今後諸色選人，年及七十者，宜注優散官；年少未歷資考者，不得注擬縣令。"癸巳，以翰林學士、工部尚書張沆爲禮部尚書。沆卜葬先人，以内署無例乞假，乃上章請解職，以赴葬事，遂落職以遣之。乙未，宣徽南院使、永興行營兵馬都監王峻，宣徽北院使、河府行營兵馬都監吴虔裕，并加檢校太傅。

壬午，西京留臺侍御史趙礪上奏彈劾，説太子太保王延、太子洗馬張季凝等，自從去年五月以後，每次請假的理由，都是説無力起坐跪拜。隱帝下詔説王延等都應以原來的官銜退休。甲申，任命陝州節度使、充河中一行兵馬都部署白文珂爲西京留守，加授兼侍中；潞州節度使、充河中一行副都署常思加授檢校太師；右散騎常侍盧撰以户部侍郎退休。辛卯，右拾遺高守瓊上奏説："在位官員没滿三十歲，請不要任命爲縣令。"隱帝下詔説："從今以後各類待選人員，年滿七十的應安排位高事少的閑官；年輕并且没經過考核的不准安排爲縣令。"癸巳，任命翰林學士、工部尚書張沆爲禮部尚書。張沆要擇地安葬先輩，因内廷官署中没有請假的先例，就上奏章請求免去内署職務，以便致力安葬事宜，於是解除官職讓他離去。乙未，宣徽南院使、永興行營兵馬都監王峻，宣徽北院使、河府行營兵馬都監吴虔裕，都加授檢校太傅。

九月乙巳，樞密使郭威檢校太師、兼侍中，宋州節度使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史弘肇加兼中書令。初，郭

九月乙巳，樞密使郭威加授檢校太師、兼侍中，宋州節度使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史弘肇加授兼中書令。先前，郭威平定河中後回京，朝廷商

威平河中回，朝廷議加恩，威奏曰："臣出兵已來，輦轂之下，無犬吠之憂，俾臣得專一其事，軍旅所聚，貲糧不乏，此皆居中大臣鎮撫謀畫之功也，臣安敢獨擅其美乎！"帝然之，於是弘肇與宰相、樞密使、三司使，次第加恩。既而諸大臣以恩之所被，皆朝廷親近之臣，而宗室劉信及青州劉銖等皆國家元勳，必有不平之意，且外慮諸侯以朝廷有私於親近也，於是議及四方侯伯，普加恩焉。丙午，西京留守判官時彦澄、推官姜蟾、少尹崔淑并免居官，坐不隨府罷職，爲留臺侍御史趙礪所彈也。己酉，以右千牛上將軍孫漢贇爲絳州刺史，禮部尚書、判吏部尚書銓事王松停見任，坐子仁寶爲李守貞從事也，尋卒於其第。辛亥，宰臣竇貞固加守司徒，蘇逢吉加守司空，蘇禹珪加左僕射，楊邠加右僕射，依前兼樞密使。太子太師致仕皇甫立卒。癸丑，三司使王章加邑封。乙卯，鄴都高行周加守太師，襄州安審琦加守太傅，兗州府符彦卿加守太保，北京劉崇加兼中書令。丁巳，澶州李洪信移鎮陝州，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遂州節度使李洪義爲澶州節度使。己未，許州劉信加兼侍中，開封尹侯益進封魯國公，鄆州慕容彦超、青州劉銖并加兼侍中。湖南馬希廣奏，於八月十八日大破朗州馬希萼之衆。辛酉，靈州馮暉、夏州李彝殷并加兼中書令。右武衛將軍石懿、左武衛將軍石訓并停任。懿等以八月中秋，享晋五廟，命倡婦宿於齋宫，鴻臚寺劾之，故有是責。癸亥，鎮州武行德、鳳翔趙暉并加檢校太師。鄴都、磁、相、邢、洺等州奏，霖雨害稼。西京奏，洛水溢岸。乙丑，晋州王晏、

議加授恩典，郭威上奏説："我出兵以來，京城附近没有狂犬亂吠的憂患，使我得以專心從事征討，部隊聚集，糧食物資都不欠缺，這都是在朝大臣妥善管理出謀劃策的功勞，我怎敢獨占功勞、獨受優待呢！"隱帝覺得他的話很對，於是弘肇和宰相、樞密使、三司使，分别加授恩命。隨後衆大臣認爲受到優待的都是朝廷的親近大臣，而皇族人劉信和青州劉銖等都是國家的開國功臣，必然有不平的心意，另外還擔心各路諸侯認爲朝廷對親近官員有私，於是决議對各方官長遍加恩惠。丙午，西京留守判官時彦澄、推官姜蟾、少尹崔淑都罷免現任官，這是因爲他們不隨府帥離任，被留臺侍御史趙礪檢舉的緣故。己酉，任命右千牛上將軍孫漢贇爲絳州刺史，禮部尚書、判吏部尚書銓事王松停現職，這是因他的兒子仁寶任李守貞手下從事的緣故，不久他死在自己家中。辛亥，執政大臣竇貞固加授守司徒，蘇逢吉加授守司空，蘇禹珪加授左僕射，楊邠加授右僕射，依舊兼樞密使。退休的太子太師皇甫立去世。癸丑，三司使王章增加封地。乙卯，鄴都高行周加授守太師，襄州安審琦加授守太傅，兗州府符彦卿加授守太保，北京劉崇加授兼中書令。丁巳，澶州李洪信調任陝州節鎮，任命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遂州節度使李洪義爲澶州節度使。己未，許州劉信加授兼侍中，開封尹侯益進封爲魯國公，鄆州慕容彦超、青州劉銖都加授兼侍中。湖南馬希廣報告，於八月十八日大敗朗州馬希萼的部衆。辛酉，靈州馮暉、夏州李彝殷都加授兼中書令。右武衛將軍石懿、左武衛將軍石訓都停任。石懿等在八月中秋祭祀晋代五廟，讓樂妓留宿在齋宫中，鴻臚寺彈劾他們，所以有這項處分。癸亥，鎮州武行德、鳳翔趙暉都加授檢校太師。鄴都、磁、相、邢、洺等州報告，大雨連降不停，傷害了莊稼。西京報告，洛水漫過堤岸。乙丑，晋州王晏、同州張彦贇、邠州侯章、涇州史懿、滄州王景、延州高允權都加授檢校太師。

同州張彦贇、邠州侯章、涇州史懿、滄州王景、延州高允權并加檢校太師。

冬十月庚午朔，契丹入寇。是日，定州孫方簡、徐州劉贇并加同平章事，以利州節度使宋延渥爲滑州節度使。甲戌，皇弟興元節度使承勳加檢校太師。丙子，相州郭謹、貝州王繼弘、邢州薛懷讓并加檢校太尉。庚辰，安州楊信、鄧州劉重進加檢校太師，河陽李暉加檢校太傅。壬午，兩浙錢弘俶加守尚書令，湖南馬希廣加守太尉。癸未，監修國史蘇逢吉、史官賈緯以所撰《高祖實録》二十卷上之。丙戌，荆南高保融加檢校太師、兼侍中；以殿前都部署、江州防禦使李建爲遂州節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以奉國左廂都指揮使、永州防禦使王殷爲夔州節度使，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契丹陷貝州高老鎮，南至鄴都北境，又西北至南宫、堂陽，殺掠吏民。數州之地，大被其苦，藩郡守將，閉關自固。遣樞密使郭威率師巡邊，仍令宣徽使王峻參預軍事。庚寅，府州折從阮進封岐國公，豐州郭勳進封虢國公。

冬十月庚午初一，契丹入侵。這天，定州孫方簡、徐州劉贇都加授同平章事，任命利州節度使宋延渥爲滑州節度使。甲戌，皇弟興元節度使劉承勳加授檢校太師。丙子，相州郭謹、貝州王繼弘、邢州薛懷讓都加授檢校太尉。庚辰，安州楊信、鄧州劉重進加授檢校太師，河陽李暉加授檢校太傅。壬午，兩浙錢弘俶加授守尚書令，湖南馬希廣加授守太尉。癸未，監修國史蘇逢吉、史官賈緯進呈所撰寫的《高祖實録》二十卷。丙戌，荆南高保融加授檢校太師、兼侍中；任命殿前都部署、江州防禦使李建爲遂州節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任命奉國左厢都指揮使、永州防禦使王殷爲夔州節度使，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契丹攻占貝州高老鎮，又往南挺進到鄴都北部，又往西抵達南宫、堂陽，對官吏百姓燒殺搶劫。數州地區，深受痛苦，州鎮守將，閉關自守。朝廷派樞密使郭威率軍巡邊，并令宣徽使王峻參預軍事。庚寅，府州折從阮進封爲岐國公，豐州郭勳進封爲虢國公。

十一月壬寅，鄜州留後王饒加檢校太傅。癸丑，以吴越國王錢弘俶母吴氏爲順德太夫人。時議者曰："封贈之制，婦人有國邑之號，死乃有謚，后妃公主亦然。唐則天女主，自我作古，乃生有則天之號，韋庶人有順聖之號，知禮者非之。近代梁氏，賜張宗奭妻號曰賢懿，又改爲莊惠，今以吴氏爲順德，皆非古之道也。"乙卯，以大府卿劉皞爲宗正卿。

十一月壬寅，鄜州留後王饒加授檢校太傅。癸丑，封吴越國王錢弘俶的母親吴氏爲順德太夫人。當時有人議論説："作爲封授追贈的制度來講，婦人有國名地名一類作稱號，死後纔有謚號，就連皇后嬪妃公主也是這樣。唐代的女皇武則天，自創先例，於是生前有則天的稱號，韋庶人有順聖的稱號，懂禮儀的人都認爲不當。近世的梁朝，賜給張宗奭妻子的稱號叫賢懿，後又改爲莊惠，今封吴氏爲順德，都不是古時的禮制。"乙卯，任命大府卿劉皞爲宗正卿。

十二月庚午朔，湖南奏，静江軍節度使馬希瞻以今年十月十八日卒，

十二月庚午初一，湖南報告，静江軍節度使馬希瞻於今年十月十八日去世，中止朝會兩天。

廢朝二日。辛未，日暈三重。戊寅，司徒、門下侍郎、平章事竇貞固奏，請修晉朝實録，詔史官賈緯、竇儼、王伸等修撰。以禮部尚書張沆復爲翰林學士。壬午，皇帝二十一姊永寧公主進封秦國長公主。潁州奏，破淮賊於正陽。

辛未，太陽出現三道光圈。戊寅，司徒、門下侍郎、平章事竇貞固上奏，請求修撰晉朝實録，下詔命史官賈緯、竇儼、王伸等修撰。任命禮部尚書張沆再次爲翰林學士。壬午，皇帝的二十一姊永寧公主進封爲秦國長公主。潁州報告，在正陽擊敗淮南敵軍。

#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漢書五)

## 本紀第五

### 隱帝紀(下)

乾祐三年春正月己亥朔，帝不受朝賀。鳳翔行營都部署趙暉奏，前月二十四日，收復鳳翔，逆賊王景崇舉族自燔而死。丁未，鳳翔節度使、充西南行營都部署趙暉加兼侍中。戊申，密州刺史王萬敢奏，奉詔領兵入海州界，至荻水鎮，俘掠焚蕩，更請益兵。詔前沂州刺史郭瓊率禁軍赴之。庚戌，前永興軍節度副使安友規除名，流登州沙門島。先是，友規權知永興軍府事，及趙思綰之奔衝，友規失守城池，至是乃正其罪焉。癸亥，以前邠州節度使宋彥筠爲太子太師致仕。丙寅，分命使臣赴永興、鳳翔、河中，收葬用兵已來所在骸骨，時已有僧聚髑髏二十萬矣。前沂州刺史郭瓊奏，部署兵士，深入海州賊界。是月，有狐登明德樓，主者獲之，狐毛長而腹下别有二足。

乾祐三年春正月己亥初一，隱帝不接受朝賀。鳳翔行營都部署趙暉報告，前月二十四日，收復鳳翔，叛賊王景崇全家自焚而死。丁未，鳳翔節度使、充西南行營都部署趙暉加授兼侍中。戊申，密州刺史王萬敢報告，奉詔令領兵進入海州界，抵達荻水鎮，俘獲無數，掃蕩一空，請再增調兵力。下詔命前沂州刺史郭瓊率禁軍前往。庚戌，前任永興軍節度副使安友規被除名，流配登州沙門島。在這以前，友規代理永興軍府事務，當趙思綰突然襲擊，友規失守城池，到這時纔依法處置他。癸亥，讓前邠州節度使宋彥筠以太子太師職銜退休。丙寅，分别派遣使臣前往永興、鳳翔、河中，收葬用兵以來各地的骸骨，這時已有僧人收集到頭骨二十萬了。前任沂州刺史郭瓊報告，已指揮兵士深入敵人海州境内。這月中，有狐狸登上明德樓，主管人將它抓獲，狐的毛很長，并且腹下另有兩隻脚。

二月辛巳，青州奏，郭瓊部署兵士，自海州迴至當道。甲申，樞密使郭威巡邊迴。丁亥，汝州防禦使劉審交卒。乙未，以前安州節度使劉遂凝爲左武衛上將軍，以鄜州節度使焦繼勳爲右武衛上將軍，以前永興軍節度使趙贊爲左驍衛上將軍。

二月辛巳，青州報告，郭瓊指揮兵士，由海州迂迴來到本州。甲申，樞密使郭威巡視邊境後回京。丁亥，汝州防禦使劉審交去世。乙未，任命前安州節度使劉遂凝爲左武衛上將軍，任命鄜州節度使焦繼勳爲右武衛上將軍，任命前永興軍節度使趙贊爲左驍衛上將軍。

三月己亥，徐州部送所獲淮南都將李暉等三十三人徇于市，給衫帽放

三月己亥，徐州押解所獲的淮南都將李暉等三十三人游街示衆，然後給予衣帽放回本地。這

還本土。是月，鄴都留守高行周、兖州符彦卿、鄆州慕容彦超、西京留守白文珂、鎮州武行德、安州楊信、潞州常思、府州折從阮皆自鎮來朝，嘉慶節故也。戊午，宴群臣於永福殿，帝初舉樂。壬戌，鄴都高行周移鎮鄆州，兖州符彦卿移鎮青州，并加邑封。甲子，西京留守白文珂、潞州常思、鎮州武行德并進邑封，鄆州慕容彦超移鎮兖州。

夏四月戊辰朔，邢州薛懷讓移鎮同州，相州郭謹、河陽李暉并進邑封。庚午，府州折從阮移鎮鄧州。辛未，故深州刺史史萬山贈太傅。先是，契丹入邊，萬山城守，郭威遣索萬進率騎七百屯深州。一日，契丹數千騎迫州東門，萬山父子率兵百餘人襲之。契丹僞退十餘里，而伏兵發，萬山血戰，急請救於萬進，萬進勒兵不出，萬山死之，契丹亦解去。時論以萬進爲罪，故加萬山贈典焉。壬申，華州劉詞移鎮邢州，安州楊信移鎮鄜州，貝州王令温移鎮安州，并加邑封。以鄜州留後王饒爲華州節度使，以其來朝故也。丁丑，尚食奉御王紹隱除名，流沙門島，坐匿軍營女口也。辛巳，以宣徽北院使吴虔裕爲鄭州防禦使。時樞密使楊邠上章乞解樞機，帝命中使諭之曰："樞機之職，捨卿用誰？忽有此章，莫有人離間否？"虔裕在傍颺言曰："樞密重地，難以久處，俾後來者迭居，相公辭讓是也。"中使還具奏，帝不悦，故有是命。壬午，以樞密使郭威鄴都留守，依前樞密使。詔河北諸州，應兵甲、錢帛、糧草一禀郭威處分。癸未，府州永安軍額宜停，命降爲團練州。戊子，翰林學士承旨、户部尚書王仁裕罷職，守兵部尚書。左千

月中，鄴都留守高行周、兖州符彦卿、鄆州慕容彦超、西京留守白文珂、鎮州武行德、安州楊信、潞州常思、府州折從阮都由軍鎮來京朝賀，這是爲賀嘉慶節的緣故。戊午，在永福殿宴集群臣，隱帝首次舉行樂舞。壬戌，鄴都高行周調任鄆州鎮將，兖州符彦卿調任青州鎮將，都增廣封地。甲子，西京留守白文珂、潞州常思、鎮州武行德都增加封地，鄆州慕容彦超調任兖州鎮將。

夏四月戊辰初一，邢州薛懷讓調任同州鎮將，相州郭謹、河陽李暉都增加封地。庚午，府州折從阮調任鄧州鎮將。辛未，已故深州刺史史萬山追贈爲太傅。在這以前，契丹侵入邊境，萬山據城堅守，郭威派索萬進率七百騎兵駐扎深州。一天，數千契丹騎兵逼近州的東門，萬山父子率領一百多名兵士襲擊。契丹人馬假敗後退十多里，然後發動伏兵，萬山拼命苦戰，急速向索萬進求援，萬進按兵不動，萬山死在戰場，契丹兵馬也退去了。當時人都認爲罪在索萬進，所以對萬山加以追贈的恩典。壬申，華州劉詞調任邢州鎮將，安州楊信調任鄜州鎮將，貝州王令温調任安州鎮將，都加授封地。任命鄜州留後王饒爲華州節度使，這是因爲他來京朝賀的緣故。丁丑，尚食奉御王紹隱被開除官籍，流配沙門島，這是因他隱藏軍營中女子的緣故。辛巳，任命宣徽北院使吴虔裕爲鄭州防禦使。這時樞密使楊邠上奏章請求免去機要職務，隱帝派宫内使臣告訴他説："機要的職務，除了你我能用誰呢？突然上這一奏章，莫非是有人離間吧？"虔裕在一旁大聲地説："機要重地，很難長期久任，讓後來的人輪流擔任，你的辭讓是正確的。"宫中使臣回去一一禀報，隱帝很不高興，所以對虔裕有這項改任。壬午，任命樞密使郭威爲鄴都留守，仍舊任樞密使。下詔令河北各州，凡兵甲、錢帛、糧草事宜，一概接受郭威調撥安排。癸未，府州永安軍軍號應解除，下令降爲團練州。戊子，翰林學士承旨、户部尚書王仁裕解除學士職名，任守兵部尚書。左千牛上將軍張瓘去世。

牛上將軍張瓘卒。庚寅，以西南面水陸轉運使、尚書工部侍郎李穀爲陳州刺史。左金吾上將軍致仕馬萬卒。甲午，以前華州節度使安審信爲左衛上將軍，以前潞州節度使張從恩爲右衛上將軍。

庚寅，任命西南面水陸轉運使、尚書工部侍郎李穀爲陳州刺史。退休的左金吾上將軍馬萬去世。甲午，任命前華州節度使安審信爲左衛上將軍，任命前潞州節度使張從恩爲右衛上將軍。

五月戊戌朔，帝御崇元殿受朝。丙午，以皇弟興元節度使承勳爲開封尹，加兼中書令，未出閣。甲子，詔："諸道州府差置散從官，大府五百人，上州三百人，下州二百人，勒本處團集管係，立節級檢校教習，以警備州城。"

五月戊戌初一，隱帝登坐崇元殿接受朝賀。丙午，任命皇弟興元節度使劉承勳爲開封尹，加授兼中書令，但沒有離宮赴任。甲子，下詔說："各路州府調配役吏，大府五百人，上州三百人，下州二百人，令本地組織管理，設置節級從事核查教練，作警備州城之用。"

閏月癸巳，京師大風雨，壞營舍，吹鄭門扉起，十數步而墮，拔大木數十，震死者六七人，水平地尺餘，池隍皆溢。是月，宫中有怪物，投瓦石，擊窗撼扉，人不能制。

閏五月癸巳，京城颳起急風暴雨，毁壞了軍營，把鄭門門扇吹向空中，在十多步遠的地方纔落下來，拔倒大樹數十棵，震死六七人，平地水深一尺多，護城河及壕溝都漫出水來。這月中，宫中有怪物，投擲瓦石，敲擊窗子，推摇門扇，人們無法制止。

六月庚子，以國子祭酒田敏爲尚書右丞。癸卯，太僕卿致仕謝攀卒，輟視朝一日。鄭州奏，河决原武縣界。乙卯，司天臺上言，鎮星逆行，至太微左掖門外，自戊申年八月十二日，入太微西垣，犯上將屏星執法，勾已往來，至己酉年十一月十二日夜，方出左掖門順行，自今年正月十日夜，復逆行入東垣，至左掖門。

六月庚子，任命國子祭酒田敏爲尚書右丞。癸卯，退休的太僕卿謝攀去世，中止朝會一天。鄭州報告，黄河在原武縣境决口。乙卯，司天臺奏報説，鎮星反常運行，抵達太微垣的左掖門外，自從戊申年八月十二日進入太微西垣，觸犯上將、屏星、執法各星，往來運行，和衆星排列如鉤，呈已字狀，直到己酉年十一月十二日夜，纔出左掖門正常運行，自從今年正月十日夜，又反常運行進入東垣，抵達左掖門。

秋七月庚午，河陽奏，河漲三丈五尺。乙亥，滄州奏，積雨約一丈二尺。安州奏，溝河泛溢，州城内水深七尺。丙子，帝御崇元殿，授皇太后册，命宰臣蘇逢吉行禮。辛巳，三司使奏："州縣令録佐官，請據户籍多少，量定俸户：縣三千户已上，令月十千，主簿八千；二千户已上，令月八千，主簿五千；二千户已下，令月六千，主簿四千。每户月出錢五百，并以管内中等户充。録事參軍、判司

秋七月庚午，河陽報告，黄河水漲三丈五尺。乙亥，滄州報告，累計降雨約一丈二尺。安州報告，溝河泛濫，州城内水深七尺。丙子，隱帝登坐崇元殿，授予尊崇皇太后的册書，命執政大臣蘇逢吉舉行典禮。辛巳，三司使上奏説："對各州縣令及州縣屬官，請根據户口多少，以户口酌情定立俸禄：人口爲三千户以上縣，縣令每月俸錢十千，主簿八千；兩千户以上縣，縣令每月八千，主簿五千；兩千户以下縣，縣令每月六千，主簿四千。每户每月出錢五百，一律以轄區内中等户承擔。州府録事參軍、判司的俸錢，

俸錢，視州界令佐，取其多者給之，其俸户與免縣司差役。”從之。

八月辛亥，以蒙州城隍神爲靈感王，從湖南請也。時海賊攻州城，州人禱於神，城得不陷，故有是請。辛酉，給事中陶穀上言，請停五日内殿轉對，從之。壬戌，以兵部侍郎于德辰爲御史中丞，邊蔚爲兵部侍郎。

九月辛巳，朗州節度使馬希萼奏請於京師别置邸院，不允。是時，希萼與其弟湖南節度使希廣方構鬩墻之怨，故有是請。帝以湖南已有邸務，不可更置，由是不允，仍命降詔和解焉。

冬十月己亥，帝狩於近郊。丙午，湖南馬希廣遣使上章，且言荆南、淮南、廣南三道結構，欲分割湖、湘，乞聊發兵師，以爲援助。時朝廷方議起軍，會内難，不果行。丁未，兩浙錢弘俶加諸道兵馬元帥。戊申，彰德軍節度使郭謹卒。癸丑，以前同州節度使張彦贇爲相州節度使。辛酉，月犯心大星。

十一月甲子朔，日有蝕之。乙丑，永州唐將軍祠贈太保，從湖南請也。己巳，日南至，帝御崇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式。辛未，詔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王殷將兵屯澶州。丙子，誅樞密使楊邠、侍衛都指揮使史弘肇、三司使王章，夷其族。是日平旦，甲士數十人由廣政殿出，至東廡下，害邠等於閤内，皆死於亂刃之下。又誅弘肇弟小底軍都虞候弘朗、如京使甄彦奇、内常侍辛從審、楊邠子比部員外郎廷侃、右衛將軍廷偉、左贊善大夫廷倚、王章侄右領衛將軍旻、子婿户部員外郎張貽肅、樞密院副承宣郭顒、控鶴都虞候高進、侍衛都承局荆

視同縣令及僚屬，取州境内最高縣份爲準給予他們，對承擔俸錢的人户免除縣衙的差役。”隱帝同意了。

八月辛亥，封蒙州城隍神爲靈感王，這是聽從湖南的請求。當時海賊攻州城，州中人向城隍神祈禱，城得以不陷，所以有這一請求。辛酉，給事中陶穀上奏，請中止内殿每五天一次的輪流上奏，隱帝同意了。壬戌，任命兵部侍郎于德辰爲御史中丞，邊蔚爲兵部侍郎。

九月辛巳，朗州節度使馬希萼上奏請求在京城另置宅第，朝廷不同意。當時，希萼和他的弟弟湖南節度使希廣正在兄弟相鬥，所以有這請求。隱帝因湖南在京已有辦事機構，不可另置，因此不同意，并命令頒降詔書進行和解。

冬十月己亥，隱帝到近郊打獵。丙午，湖南馬希廣派使者進呈奏章，并説荆南、淮南、廣南三道暗中勾結，意圖瓜分湖、湘地區，請求臨時調發部隊，以便進行援助。當時朝廷正商議起兵，恰遇内部有難，没能實施。丁未，兩浙錢弘俶加授諸道兵馬元帥。戊申，彰德軍節度使郭謹去世。癸丑，任命前同州節度使張彦贇爲相州節度使。辛酉，月亮犯心宿大星。

十一月甲子初一，日食。乙丑，永州唐將軍祠堂封贈太保，這是根據湖南的請求。己巳，爲冬至日，隱帝登坐崇元殿接受朝賀，儀仗侍衛符合法度。辛未，令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王殷率兵駐扎澶州。丙子，殺樞密使楊邠、侍衛都指揮使史弘肇、三司使王章，將他們滿門抄斬。這天一早，武士數十人由廣政殿出，來到東廊房下，在閤内殺害楊邠等，他們都死在亂刀下。又殺弘肇弟弟小底軍都虞候史弘朗、如京使甄彦奇、内常侍辛從審、楊邠之子比部員外郎楊廷侃、右衛將軍楊廷偉、左贊善大夫楊廷倚、王章之侄右領衛將軍王旻、女婿户部員外郎張貽肅、樞密院副承宣郭顒、控鶴都虞候高進、侍衛都承局荆南金、三司都勾官柴訓等。分派兵士收捕楊邠等人的家屬及家族隨從，將他們全部殺掉。不一會兒，樞

南金、三司都勾官柴訓等。分兵收捕邠等家屬及部曲傔從，盡戮之。少頃，樞密承旨聶文進急召宰臣百僚，班於崇元殿，庭宣曰："楊邠、史弘肇、王章等同謀叛逆，欲危宗社，并斬之，與卿等同慶。"班退，召諸軍將校至萬歲殿，帝親諭史弘肇等欲謀逆亂之狀，且言："弘肇等欺朕年幼，專權擅命，使汝輩常懷憂恐，自此朕自與汝等爲主，必無横憂也。"諸軍將校拜謝而退。召前任節度使、刺史、統軍等上殿諭之。帝遣軍士守捉宫城諸門，比近日旰，朝臣步出宫門而去。是日晴霽無雲，而昏霧濛濛，有如微雨，人情惴恐。日將午，載楊邠等十餘尸，分暴於南北市。是日，帝遣腹心齎密詔往澶州、鄴都，令澶州節度使李洪義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王殷，令鄴都屯駐護聖左厢都指揮使郭崇、奉國左厢都指揮使曹英害樞密使郭威及宣徽使王峻。急詔鄆州高行周、青州符彦卿、永興郭從義、兖州慕容彦超、同州薛懷讓、鄭州吴虔裕、陳州李穀等赴闕。以宰臣蘇逢吉權知樞密院事，前青州劉銖權知開封府事，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李洪建判侍衛司事，内客省使閻晋卿權侍衛馬軍都指揮使。

密承旨聶文進急召執政大臣和文武百官，排列在崇元殿，當庭宣布説："楊邠、史弘肇、王章等同謀叛逆，試圖危害國家，現已全部斬首，我和你們共同慶賀。"百官退朝，又召各軍將領到萬歲殿，隱帝親自向他們講明史弘肇等試圖反叛的情况，并説："弘肇等欺我年幼，獨斷專横，使你們常懷憂懼，從今後我爲你們作主，必無横生的憂患。"各軍將領拜謝後退去。又召前任節度使、刺史、統軍等上殿訓諭。隱帝派兵士把守宫城各門，直到傍晚時分，朝臣纔步行出宫門而去。這天天晴無雲，但昏霧濛濛，好像下細雨一般，人心惶惶不安。快到正午時，用車載着楊邠等十多人的尸首，在南北街市示衆。這天，隱帝派心腹之人帶着密令前往澶州、鄴都，命令澶州節度使李洪義殺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王殷，令鄴都屯駐護聖左厢都指揮使郭崇、奉國左厢都指揮使曹英殺樞密使郭威及宣徽使王峻。急召鄆州高行周、青州符彦卿、永興郭從義、兖州慕容彦超、同州薛懷讓、鄭州吴虔裕、陳州李穀等入京。任命執政大臣蘇逢吉權知樞密院事，前青州劉銖權知開封府事，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李洪建判侍衛司事，内客省使閻晋卿權侍衛馬軍都指揮使。

丁丑，澶州節度使李洪義受得密詔，知事不克，乃引使人見王殷。殷與洪義遣本州副使陳光穗齎所受密詔，馳至鄴都。郭威得之，即召王峻、郭崇、曹英及諸軍將校，至牙署視詔，兼告楊、史諸公冤枉之狀，且曰："汝等當奉行詔旨，斷予首以報天子，自取功名。"郭崇等與諸將校前曰："此事必非聖意，即是李業等竊發，假如此輩便握權柄，國得安乎！事可陳論，何須自棄，致千載之

丁丑，澶州節度使李洪義收到密令，知事情不能成功，就帶使者去見王殷。王殷和李洪義派本州副使陳光穗帶上所受密詔，趕到鄴都。郭威得到密詔，立刻召王峻、郭崇、曹英及各軍將領到帥府觀看詔令，又把楊邠、史弘肇等大臣受冤枉的情形告訴他們，并且説："你們應奉行詔令，砍我的頭去報告皇帝，各自求取功名。"郭崇等和各個將校上前説："這事一定不是皇上的主意，必定是李業等暗中操縱，假如讓這類人掌握政權，國家能得安寧嗎！事情還可申述，何必自棄，以致千年之後都背上這種壞名聲。我們願隨

下被此惡名。崇等願從公入朝，面自洗雪。”於是將校等請威入朝，以除君側之惡，共安天下。翌日，郭威以衆南行。戊寅，鄴兵至澶州。庚辰，至滑州，節度使宋延渥開門迎降。是日，詔前開封尹侯益、前鄜州節度使張彦超、權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閻晋卿、鄭州防禦使吴虔裕等，率禁軍赴澶州守捉。

辛巳，帝之小竪鸗脱自北廻。先是，帝遣鸗脱偵鄴軍所至，爲游騎所獲，郭威即遣廻，因令附奏赴闕之意，仍以密奏置鸗脱衣領中。帝覽奏，即召李業示之，聶文進、郭允明在傍，懼形于色。初議車駕幸澶州，及聞鄴兵已至河上，乃止。帝大懼，私謂宰臣竇貞固等曰："昨來之事，太草草耳!"李業等請帝傾府庫以給諸軍，宰相蘇禹珪以爲未可。業拜禹珪於帝前，曰："相公且爲官家，莫惜府庫。"遂下令侍衛軍人給二十緡，下軍各給十緡，其北來將士亦準此。仍遣北來將士在營子弟各賫家問，向北諭之。

壬午，鄴軍至封丘。慕容彦超自鎮馳至，帝遂以軍旅之事委之。彦超謂帝曰："陛下勿憂，臣當生致其魁首。"彦超退，見聶文進，詢北來兵數及將校名氏，文進告之。彦超懼，曰："大是劇賊，不宜輕耳!"又遣袁羲、劉重進、王知則等出師，以繼前軍。慕容彦超以大軍駐於七里郊，掘塹以自衛，都下率坊市出酒食以餉軍。癸未，車駕勞軍，即日還宫。翌日，慕容彦超揚言曰："官家宫中無事，明日再出，觀臣破賊。"甲申，車駕復出，幸七里店軍營。王師陣於劉子陂，與鄴軍相望。太后以帝至晚

你入朝，親自辯白。”於是將領們請郭威入朝，以除掉皇帝身邊的奸臣，共同安定天下。第二天，郭威率衆向南進發。戊寅，鄴都的兵馬到達澶州。庚辰，到達滑州，節度使宋延渥開門迎接并願歸附。這天，隱帝令前任開封尹侯益、前任鄜州節度使張彦超、權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閻晋卿、鄭州防禦使吴虔裕等，率禁軍前往澶州把守。

辛巳，隱帝的内官小臣鸗脱由北方返回。在這以前，隱帝派鸗脱偵察鄴軍已到何地，被巡邏騎兵抓獲，郭威立即放回他，趁機令他附帶報告自己入京的本意，并把秘密奏議放置在鸗脱的衣領中。隱帝看了奏章，立即召來李業，出示郭威的奏章，聶文進、郭允明在旁，表現出恐懼的神色。先前主張皇帝親往澶州，當得知鄴兵已抵達黄河岸邊，就作罷了。隱帝十分恐懼，私下對執政大臣竇貞固等説："前些日子幹的事，也太草率了!"李業等請隱帝用府庫所有的錢物來供給各軍，宰相蘇禹珪認爲不行。李業當着隱帝的面向禹珪下拜，説："你姑且是爲皇上着想，莫惜府庫錢財。"於是下令侍衛軍人各給二十緡，下軍兵士各給十緡，對北方來的將士也按這標準發放。并讓北來將士在營中的子弟各帶家信，向北方的親人進行勸告。

壬午，鄴軍抵達封丘。慕容彦超由軍鎮趕到京城，隱帝就把軍中事務委托給他。彦超對隱帝説："皇上不必憂慮，我一定活捉他們的頭領。"彦超退下後，會見聶文進，詢問北方軍隊的兵士數目和將領姓名，文進告訴了他。彦超驚恐，説："實在是勁敵，不應輕視啊!"又派了袁羲、劉重進、王知則等出師，作爲前軍的後續部隊。慕容彦超率大軍駐扎在七里郊外，挖掘壕溝作爲自衛，京城中攤派街市人家出酒食供給將士。癸未，隱帝慰勞將士，當天回宫。第二天，慕容彦超揚言説："皇上在宫中無事，明天再出來，看我擊潰賊軍。"甲申，隱帝再次出宫，前往七里店軍營。朝廷的兵馬在劉子陂布列陣勢，和鄴軍相對。太后因隱帝從早到晚都在外，派宫内使者

在外，遣中使謂聶文進曰："賊軍在近，大須用意!"文進曰："有臣在，必不失策，縱有一百個郭威，亦當生擒之耳!"彥超輕脱，先擊北軍，郭威命何福進、王彥超、李筠等大合騎以乘之。彥超退却，死者百餘人，於是諸軍奪氣，稍稍奔於北軍。吴虔裕、張彥超等相繼而去，慕容彥超以部下十數騎奔兖州。是夜，帝與宰臣從官宿於野次，侯益、焦繼勳潛奔鄴軍。

告訴聶文進說："賊軍就在附近，必須時時留心!"文進說："有我在，必不失策，即使有一百個郭威，也定將他活捉!"彥超行事不穩重，首先向北軍發動攻擊，郭威命令何福進、王彥超、李筠等集中騎兵衝過去。彥超退却，死了一百多人，於是各軍喪失鬥志，不斷有人投向北軍。吴虔裕、張彥超等相繼離去，慕容彥超率手下十餘騎兵逃往兖州。這天晚上，隱帝和執政大臣、隨從官員住在野外，侯益、焦繼勳潛逃投向了鄴軍。

乙酉旦，帝策馬至玄化門，劉銖在門上，問帝左右："兵馬何在?"乃射左右。帝迴，與蘇逢吉、郭允明詣西北村舍，郭允明知事不濟，乃刲刃於帝而崩，時年二十。蘇逢吉、郭允明皆自殺。是日，周太祖自迎春門入，諸軍大掠，烟火四發，翌日至晡方定。前滑州節度使白再榮爲亂兵所害，吏部侍郎張允墜屋而死。周太祖既入京城，命有司遷帝梓宫於太平宫。或曰："可依魏高貴鄉公故事，以公禮葬之。"周祖曰："予顛沛之中，不能護衛至尊，以至於此，若又貶降，人謂我何!"於是詔擇日舉哀，命前宗正卿劉皞主喪。丙戌，太后誥曰：

乙酉日清晨，隱帝驅馬來到玄化門，劉銖守衛在門上，問隱帝身旁的人說："兵馬在什麽地方?"接着用箭射隱帝左右的人。隱帝回馬，與蘇逢吉、郭允明到了城西北的村舍，郭允明知道事勢已無法挽回，就用劍刺死了隱帝，隱帝當時二十歲。蘇逢吉、郭允明都自殺了。這天，周太祖郭威由迎春門入城，衆軍大肆搶劫，烟火四起，直到第二天下午纔安定下來。前任滑州節度使白再榮被亂兵殺害，吏部侍郎張允從樓房上掉下地摔死。周太祖入京城後，命有關官府把隱帝的棺木移到太平宫。有人說："可按曹魏高貴鄉公的先例，用公爵的儀禮安葬。"周太祖說："我身在動亂之中，没能護衛皇上，以至到了這種地步，如又降低喪禮規格，人們將把我看作什麽人!"於是命令選擇時日舉行哀悼，命前宗正卿劉皞主持喪事。丙戌，太后頒布誥書說：

高祖皇帝翦亂除凶，變家爲國，救生靈於塗炭，創王業於艱難，甫定寰區，遽遺弓劍。樞密使郭威楊邠、侍衛使史弘肇、三司使王章親承顧命，輔立少君，協力同心，安邦定國。旋屬四方多事，三叛連衡，吴、蜀内侵，契丹啓釁，蒸黎凶懼，宗社阽危。郭威授任專征，提戈進討，躬當矢石，盡掃烟塵，外寇蕩平，中原寧謐。復以强敵未殄，邊塞多艱，允賴寶臣，往臨

高祖皇帝平亂除暴，建立國家，把生靈從水深火熱中救了出來，在艱難困苦的年代開創了帝業，剛平定天下，就離開人世。樞密使郭威楊邠、侍衛使史弘肇、三司使王章親受高祖的遺命，擁立并輔助年幼的君主，同心協力，安邦定國。隨即遇上四方多事，三叛勾結，吴、蜀在境内發動進攻，契丹在邊界挑起事端，百姓惶惶不安，國家岌岌可危。郭威受命主持征戰，揮戈進行討伐，親身冒着箭矢炮石，掃蕩盡戰争的烽烟，外寇被蕩平，中原得安寧。又因强敵没有殲滅，邊關多艱難，實仗得力重臣，前往

大鄴，疆場有藩籬之固，朝廷寬宵旰之憂。不謂凶竪連謀，群小得志，密藏鋒刃，竊發殿庭，已殺害其忠良，方奏聞於少主，無辜受戮，有口稱冤。而又潛差使臣，矯齎宣命，謀害樞密使郭威、宣徽使王峻、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王殷等。人知無罪，天不助奸。

坐鎮鄴都，邊境有堅固的屏障，朝廷無日夜的煩憂。不想奸凶內臣勾結，一群小人得志，密藏鋒利刀劍，暗中作亂於殿廷，已殺害了忠臣良將，纔稟告於年少的君主，無辜的人遭到殺害，有口的人都說冤枉。而又暗派使臣，假傳皇帝詔命，試圖殺害樞密使郭威、宣徽使王峻、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王殷等。人人都知道他們無罪，上天决不佑助奸賊。

今者，郭威，王峻，澶州節度使李洪義，前曹州防禦使何福進，前復州防禦使王彦超，前博州刺史李筠，北面行營馬步都指揮使郭崇，步軍都指揮使曹英，護聖都指揮使白重贊、索萬進、田景咸、樊愛能、李萬全、史彦超，奉國都指揮使張鐸、王暉、胡立，弩手指揮使何贇等，徑領兵師，來安社稷。逆黨皇城使李業、內客省使閻晋卿、樞密都承旨聶文進、飛龍使後贊、翰林茶酒使郭允明等，脅君於大內，出戰于近郊，及至力窮，遂行弑逆，冤憤之極，今古未聞。

現在，郭威，王峻，澶州節度使李洪義，前曹州防禦使何福進，前復州防禦使王彦超，前博州刺史李筠，北面行營馬步都指揮使郭崇，步軍都指揮使曹英，護聖都指揮使白重贊、索萬進、田景咸、樊愛能、李萬全、史彦超，奉國都指揮使張鐸、王暉、胡立，弩手指揮使何贇等，直接率領部隊，前來安定國家。亂黨皇城使李業、內客省使閻晋卿、樞密都承旨聶文進、飛龍使後贊、翰林茶酒使郭允明等，在禁宫逼迫君主，到近郊出擊迎戰，等到計窮力盡，竟敢犯上殺君，令人悲憤痛恨到極點，是從古至今都没聽説過的。

今則凶黨既除，群情共悦。神器不可以無主，萬機不可以久曠，宜擇賢君，以安天下。河東節度使崇、許州節度使信，皆高祖之弟，徐州節度使贇、開封尹承勳，高祖之男，俱列磐維，皆居屏翰，宜令文武百辟，議擇嗣君，以承大統云。

現在凶黨已除掉，群情皆大歡悦。國家不可以無主，萬務不可以久廢，應當擇立賢君，以便安定天下。河東節度使劉崇、許州節度使劉信，都是高祖的兄弟，徐州節度使劉贇、開封尹劉承勳，是高祖的兒子，他們同列在藩鎮，都坐守要地，應令文武百官，商議推選繼位君主，以便承繼國家的命脉。

樞密使郭威以蕭墻變起，宗祐無奉，率群臣候太后，請定所立，且言："開封尹承勳，高祖皇帝之愛子也，請立爲嗣。"太后告以承勳羸病日久，不能自舉，周太祖與諸將請視承勳起居，及視之，方信，遂議立高祖從子、徐州節度使贇爲嗣。己丑，

樞密使郭威因宫廷內部發生動亂，宗廟無人供奉，率群臣拜望太后，請决定所立人選，并且説："開封尹劉承勳是高祖皇帝的愛子，請立爲繼承人。"太后告訴他承勳久病虚弱，不能獨自行動，周太祖與衆將請求察看承勳起居狀態，等看到後纔信了，於是就商定立高祖的侄子、徐州節度使劉贇爲繼承人。己丑，太后頒布誥命説：

太后誥曰：“天未悔禍，喪亂孔多，嗣主幼冲，群凶蔽惑，構奸謀於造次，縱毒蠆於斯須，將相大臣，連頸受戮，股肱良佐，無罪見屠，行路咨嗟，群心扼腕，則高祖之洪烈將墜于地。賴大臣郭威等，激揚忠義，拯濟顛危，除惡蔓以無遺，俾綴旒之不絶。宗祧事重，纘繼才難，既聞將相之謀，復考蓍龜之兆，天人協贊，社稷是依。徐州節度使贇，稟上聖之資，抱中和之德，先皇如子，鍾愛特深，固可以子育兆民，君臨萬國，宜令所司擇日備法駕奉迎即皇帝位。於戲！神器至重，天步方艱，致理保邦，不可以不敬，貽謀聽政，不可以不勤，允執厥中，祗膺景命。”是日，遣前太師馮道等往徐奉迎。

“上天没有追悔災禍，變亂很多，新皇帝年幼識淺，衆奸惡蒙蔽誘惑，趁急迫時設下奸計，在短時間痛下毒手，將相大臣，相繼被殺戮，左右賢良之士，無罪被殺，路人哀嘆，群情憤慨，像這樣高祖的宏大基業就將墜毁於地。全仗大臣郭威等，奮發忠義，拯救危難，除奸惡而不遺漏一人，使帝統綿延不斷。國家的事體重大，繼位的人才難得，既得知將相的主張，又考察占卜的徵兆，天人同心輔助，國家有了依托。徐州節度使劉贇，禀賦最優的資質，心存中正和平的德行，先皇帝待他如親子，寵愛特别深厚，自然能够撫育百姓，統治天下，應令有關官員擇日備辦皇帝車馬恭迎他入京即皇帝位。啊！帝位最重要，國運正艱難，通達事理，保安邦國，不可以不慎重，深謀遠慮，處理政務，不可以不勤奮，堅持中道，敬承大命。”這天，派前太師馮道等前往徐州恭迎。

周太祖以嗣君未至，萬機不可暫曠，率群臣請太后臨朝，誥答曰：“昨以奸邪構釁，亂我邦家，勛德效忠，剪除凶慝，俯從人欲，已立嗣君，宗社危而再安，紀綱壞而復振。皇帝法駕未至，庶事方殷，百辟上言，請予莅政，宜允輿議，權總萬機，止於浹旬，即復明辟”云。按前代故事，太上皇稱誥，太皇太后、皇太后曰令，今云誥，有司誤也。以宣徽南院使王峻爲樞密使，右神武統軍袁巍爲宣徽南院使，陳州刺史李穀權判三司，步軍都指揮使王殷爲侍衛親軍馬步都指揮使，護聖左厢都指揮使郭崇爲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奉國左厢都指揮使曹英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鎮州、邢州馳奏，契丹寇洺州，陷内丘縣。時契丹永康王兀欲率部族兩道入邊，内丘城小而固，契丹攻之，五日不下，敵人傷者甚衆。時有官軍五百，在城防戍，攻急，官軍降於敵，屠其城而去。

周太祖因爲繼位皇帝還没到，萬務不可中斷，率領群臣請太后上朝處理政事，太后以誥書答覆説：“近因奸邪製造禍端，亂我國家，功高德厚的大臣效忠朝廷，鏟除奸惡，順從人心，已立新君，國家轉危爲安，法度由混亂重新振興。皇帝的車馬没到，朝廷的政務正多，百官上言，請我代理朝政，可以答應公衆的建議，暫時統理朝廷的萬務，衹以十天爲期限，就當歸政於明君。”按前代先例，太上皇發布命令稱作誥，太皇太后、皇太后稱作令，現稱作誥，是有關官府的過失。任命宣徽南院使王峻爲樞密使，右神武統軍袁義爲宣徽南院使，陳州刺史李穀爲權判三司，步軍都指揮使王殷爲侍衛親軍馬步都指揮使，護聖左厢都指揮使郭崇爲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奉國左厢都指揮使曹英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鎮州、邢州緊急禀報，契丹侵犯洺州，攻占内丘縣。當時契丹永康王兀欲率部族兵分兩路侵入邊境，内丘城小却很堅固，契丹兵向它發起進攻，一連五天没能攻克，敵人受傷的很多。當時有官軍五百人在内丘城防守，契丹攻勢很猛，官軍向敵人投降，契丹人在城内大肆燒殺搶劫後離去。

庚寅，樞密使郭威奏，左軍巡勘得飛龍使後贊款伏，與蘇逢吉、李業、閻晋卿、聶文進、郭允明等同謀，令散員都虞候奔德等下手殺害史弘肇等。權開封尹劉銖具伏，朋附李業爲亂，屠害將相家屬。其劉銖等準誥旨處置訖，并蘇逢吉、郭允明、閻晋卿、聶文進首級，并梟於南北市，其骨肉放棄。辛卯，河北諸州馳報，契丹深入。太后誥曰："王室多故，邊境未寧，内難雖平，外寇仍熾。據北面奏報，强敵奔衝，繼發兵師，未聞平殄，須勞上將，暫自臨戎。宜令樞密使郭威部署大軍，早謀掩擊，其軍國庶事，權委宰臣竇貞固、蘇禹珪、樞密使王峻等商量施行，在京馬步兵士，委王殷都大提舉。"

十二月甲午朔，郭威領大軍北征。丁酉，以翰林學士、尚書户部侍郎、知制誥范質爲樞密副使。陝州李洪信奏，馬步都指揮使聶召、奉國指揮使楊德、護聖指揮使康審澄等，與節度使判官路濤、掌書記張洞、都押衙楊紹勍等，同情謀叛，并殺之。惟康審澄夜中放火斬關，奔歸京師。初，朝議以諸道方鎮皆是勳臣，不諳政理，其都押衙孔目官，令三司軍將内選才補之，藩帥不悦，故洪信因朝廷多故，誣奏加害焉。壬寅，湖南上言，朗州馬希萼引五谿蠻及淮南洪州軍來攻當道，望量差兵士於淮境牽引。乙巳，遣前淄州刺史陳思讓領軍入淮南界，以便宜進取。辛亥，遣宰相蘇禹珪及朝臣十員，往宋州迎奉嗣君。壬子，樞密使郭威次澶州，何福進已下及諸軍將士，扶擁威請爲天子，即日南還。威上章于太后，言爲諸軍所迫班師。庚申，威至北郊，駐軍於皋門村。許州巡檢、前申州刺史

庚寅，樞密使郭威奏報，左軍巡司審問到飛龍使後贊認罪，本人和蘇逢吉、李業、閻晋卿、聶文進、郭允明等共同策劃，令散員都虞候奔德等下手殺害史弘肇等。權開封尹劉銖完全承認，依附李業結黨作亂，殺害將相家屬。劉銖等人已按太后誥令處置完畢，連同蘇逢吉、郭允明、閻晋卿、聶文進的人頭，一起懸挂在南北街市示衆，對他們的親屬免予處分。辛卯，河北各州急報，契丹深入内地。太后下令説："皇室多變故，邊境没安寧，内難雖已平息，外寇仍然囂張。據北面奏報，强敵突然襲擊，我連續派遣兵馬，没聽説蕩平殲滅，需要煩勞上將軍，暫且親赴戰場。當令樞密使郭威部署大軍，及早定計攻擊，國内朝政軍務衆事，暫時委執政大臣竇貞固、蘇禹珪、樞密使王峻等商量施行，在京的馬步兵士，委王殷總領提調。"

十二月甲午初一，郭威率大軍北征。丁酉，任命翰林學士、尚書户部侍郎、知制誥范質爲樞密副使。陝州李洪信報告，馬步都指揮使聶召、奉國指揮使楊德、護聖指揮使康審澄等，與節度使判官路濤、掌書記張洞、都押衙楊紹勍等，臭味相投，共謀反叛，已將他們一起殺掉。衹有康審澄一人夜間放火，破門而出，逃回京城。先前，朝中的意見認爲各路軍鎮首領都是有戰功的武將，不熟悉政務，他們的僚屬都押衙孔目官，應令在三司軍將内選有才幹的人充任，鎮帥不樂意，所以李洪信趁着朝廷多變故，誣告他們并加以殺害。壬寅，湖南奏報，朗州馬希萼帶領五谿蠻兵及淮南洪州的人馬來攻本路，希望酌情調撥兵馬到淮南邊界牽制。乙巳，派前任淄州刺史陳思讓領兵入淮南界，根據情况決定進取。辛亥，派宰相蘇禹珪及朝臣十員，前往宋州恭迎新皇帝。壬子，樞密使郭威抵達澶州，何福進以下及衆軍將士，簇擁攙扶着郭威，請他當皇帝，當天就向南返回。郭威向太后上奏章，説是被衆軍逼迫班師。庚申，郭威到達北郊，把部隊駐扎在皋門村。許州巡檢、前申州刺史馬鐸報告，節度使劉信自殺。壬戌，奉太后誥令，命樞密使、侍

馬鐸奏，節度使劉信自殺。壬戌，奉太后誥，命樞密使侍中郭威監國，中外庶事，并取監國處分。先是，樞密使王峻以湘陰公已在宋州，慮聞澶州之事，左右變生，遣侍衛馬軍指揮使郭崇率七百騎往衛之。己未，太后誥曰："比者，樞密使郭威，志安社稷，議立長君，以徐州節度使贇，高祖近親，立爲漢嗣，爰自藩鎮，徵赴京師。雖誥命尋行，而軍情不附，天道在北，人心靡東，適當改卜之初，俾膺分土之命。贇可降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上柱國，封湘陰公，食邑三千户，食實封五百户。"

中郭威監理國政，中外各種事務，一律聽從監國處理。在這以前，樞密使王峻因湘陰公已在宋州，擔心得知澶州的事情後，身旁的人發生變亂，就派侍衛馬軍指揮使郭崇率七百名騎兵前往護衛。己未，太后下誥命説："最近，樞密使郭威立志安定國家，建議擇立君主，認爲徐州節度使劉贇是高祖的近親，立爲漢國的繼承人，於是由軍鎮徵召赴京城。雖誥命隨即頒發，但軍心并不歸附，天命在北方，人心不向東，正當這改擇君主的時刻，使他受分封土地的委命。劉贇可降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上柱國，封爲湘陰公，封地爲三千户，實際享受租賦五百户。"

明年正月丁卯，太后誥，奉符寶於監國，可即皇帝位。周太祖踐阼，奉太后爲母，遷於西宫，上尊號曰昭聖太后。是月十五日，周太祖與百僚詣帝殯宫，成服親奠，不視朝七日。又詔太常定謚曰隱。以其年八月二日，復遣前宗正卿劉皞護靈�韜，備儀仗，葬于許州陽翟縣之潁陵，祔神主于高祖之寢宫。帝姿貌白晰，眉目疏朗，未即位時，目多閃掣，唾洟不止，即位之始，遽無此態，及内難將作，復如故。帝自關西平定之後，稍生驕易，然畏憚大臣，未至縱恣。嘗因乾象差忒，宫中或有怪異，召司天監趙延乂訊其休咎，延乂對以修德即無患。既退，遣中使就問延乂曰："何者爲德?"延乂勸讀《貞觀政要》。邇後與聶文進、郭允明、後贊狎習，信其邪説，以至于敗。高祖之征鄴城也，一旦，帝語太祖曰："我夜來夢爾爲驢，負我升天，既捨爾，俄變爲龍，捨我南去，是何祥也?"周太祖撫掌而笑。冥符肸蠁，豈偶然哉!

明年正月丁卯，太后下令把皇帝符節寶印呈送監國，監國可即皇帝位。周太祖登帝位，尊太后爲母，遷往西宫，上尊號爲昭聖太后。這月十五日，周太祖與百官到隱帝靈宫，穿喪服親自祭奠，七天没上朝理政。又令太常擬定謚號叫隱。在這年的八月二日，又派前宗正卿劉皞護送靈車，備辦儀仗，安葬在許州陽翟縣的潁陵，在高祖廟的後殿祔祭他的神位。隱帝的外表白净，眉目疏朗，没登帝位時，常眨眼皮抽眼角，唾液鼻涕不停地流，自從登位，就無這種狀態，當内難將要發作時，又同以前一樣。隱帝自從關西平定以後，漸漸産生驕傲輕慢的心，但畏懼大臣，還没到任意胡爲的地步。曾因天象差錯，宫中時有怪異，召司天監趙延乂詢問吉凶，延乂回答説衹要奉行德政就無憂患。延乂退去後，隱帝派内宫使者見延乂詢問："什麽是德?"延乂勸他讀《貞觀政要》。不久後隱帝與聶文進、郭允明、後贊親昵，相信他們的邪説，以至於失敗。在高祖征討鄴城的時候，一天，隱帝對周太祖説："我昨夜夢見你是一頭驢，馱着我升天，放掉你後，不一會兒就變成一條龍，抛下我向南飛去，這是什麽徵兆呢?"周太祖拍手大笑。暗合神靈，難道是偶然的麽!

史臣曰：隱帝以尚幼之年，嗣新造之業。受命之主，德非禹、湯；輔

史臣曰：隱帝在幼小的年紀，繼承新開的帝業。受天命的君主，德行不如夏禹、商湯一類；

政之臣，復非伊、吕。將欲保延洪之運，守不拔之基，固不可得也。然西摧三叛，雖僅滅於欃槍；而内稔群凶，俄自取於狼狽。自古覆宗絶祀之速者，未有如帝之甚也。噫！蓋人謀之弗臧，非天命之遽奪也。

輔佐朝政的大臣，又不如伊尹、吕尚一般。要想保持延續宏大的國運，守永不倒塌的基業，自然是不可能的。固然摧毁西部三叛，雖刹那間就加以撲滅，但内蓄群凶，不久也使自己狼狽亡命。自古以來亡國敗家的迅速，没有像隱帝這樣快的了。啊！這是因人爲的圖謀不善，并不是天意急速奪去。

#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漢書六)

## 列傳第一

## 后妃

**高祖李皇后**

高祖皇后李氏，晋陽人也。高祖微時，嘗牧馬於晋陽别墅，因夜入其家，劫而取之。及高祖領藩鎮，累封魏國夫人。高祖建義於太原，欲行頒賚於軍士，以公帑不足，議率井邑，助成其事。后聞而諫曰："自晋高祖建義，及國家興運，雖出於天意，亦土地人民福力同致耳，未能惠其衆而欲奪其財，非新天子恤隱之理也。今後宫所積，宜悉以散之，設使不厚，人無怨言。"高祖改容曰："敬聞命矣。"遂停斂貸之議，后傾内府以助之，中外聞者，無不感悦。天福十二年，册爲皇后。隱帝即位，尊爲皇太后。

高祖的皇后李氏，晋陽人。高祖卑微時，曾在晋陽的别墅牧馬，趁夜闖入李家，搶走李氏而娶爲妻。到高祖爲節度使時，李氏的封號累進到魏國夫人。高祖在太原興舉大業，想對兵士進行賞賜，因爲公庫的錢財不够，商議從地方徵收，用來助成這事。皇后得知後勸告説："從晋高祖興舉大業，到國家開創基業，雖説是出於天意，也是土地平民蒙受神靈護佑的力量而共同造就的，現在没能使百姓受惠却要奪取他們的財物，不合新皇帝關懷平民的道理。現今後宫中的積蓄，應全部散發，就算是不豐厚，人們也不會有怨言。"高祖改變臉色説："承蒙開導，我已知道了。"於是放棄了徵收的主意。皇后把宫中府庫的全部財物拿出來資助他，朝廷内外的人得知，無不感激欣喜。天福十二年，册立李氏爲皇后。隱帝即位後，尊爲皇太后。

周太祖入京，凡軍國大事，皆請后發教令以行之。是歲，議立徐州節度使贇爲帝，以迎奉未至，周太祖乃率群臣拜章，請后權臨朝聽政，后於是稱誥焉。及周太祖爲六軍推戴，上章具述其事，且言願事后爲慈母。后下誥答曰："侍中功烈崇高，德聲昭著，翦除禍亂，安定乾坤，謳歌有歸，歷數攸屬，所以軍民推戴，億兆同歡。老身未終殘年，屬兹多難，惟以衰朽，托於始終。載省來箋，如母

周太祖入京，凡是軍國大事，都請太后頒發教令施行。這年，决議立徐州節度使劉贇爲皇帝，因爲没有迎接到，周太祖就率群臣上奏，請太后暫時上朝處理政事，太后這時的命令就稱作誥了。當周太祖受六軍將士擁戴，上奏章一一講明這事的緣由，并説願意把太后當作慈母供奉。太后下誥回答説："侍中的功業崇高，聲譽昭著，消除禍亂，安定國家，百姓謳歌，天命有所寄托，所以軍民擁戴，普天同慶。我以未終結的殘年，當此多難時期，惟願以年邁體弱，寄托於始終不移的庇護。看閱你的上表，待我如同母親，

見待，感念深意，涕泗橫流云。”仍出戎衣、玉帶以賜周太祖。周太祖即位，上尊號曰德聖皇太后，居於太平宮。周顯德元年春薨。

想到你的深情厚意而感慨，眼淚鼻涕交互流淌。”并取出軍裝、玉帶賜給周太祖。周太祖即位後，奉上尊號稱作德聖皇太后，居住在太平宮。周顯德元年春去世。

# 舊五代史卷一百五(漢書七)

## 列傳第二

## 宗室

### 魏王劉承訓

魏王承訓，字德輝，高祖之長子也。少温厚，美姿儀，高祖尤鍾愛。在晋累官至檢校司空，國初授左衛上將軍。高祖將赴洛，命承訓北京大内巡檢，未幾，詔赴闕，授開封尹、檢校太尉、同平章事。以天福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薨於府署，年二十六。高祖發哀於太平宫，哭之大慟，以至於不豫。是月，追封魏王，歸葬於太原。

魏王劉承訓，字德輝，是高祖的長子。年輕時温和寬厚，儀態很美，高祖特别鍾愛他。在晋國他的官位提升到檢校司空，建國初年任命爲左衛上將軍。高祖將去洛陽，任命承訓爲北京大内巡檢，不久，召回朝廷，任命爲開封尹、檢校太尉、同平章事。於天福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死在官府中，時年二十六歲。高祖在太平宫舉行哀悼，爲他的死傷心痛哭，以至於大病不起。這月中，追封爲魏王，送回太原安葬。

### 陳王劉承勳

陳王承勳，亦高祖之幼子也。國初授右衛大將軍，隱帝嗣位，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遥領興元尹，俄代侯益爲開封尹，進位檢校太師、兼侍中。乾祐三年冬十一月，蕭墻之亂，隱帝崩，軍情欲立勳爲嗣。時勳已病，大臣及諸將請候勳起居。太后令左右以卧榻舁之以見，諸將就視，知勳之不能興，故議立劉贇。周廣順元年春卒。周太祖下詔封陳王。

陳王劉承勳，也是高祖的幼子。建國初年任命爲右衛大將軍，隱帝即位後，加授檢校太尉、同平章事，遥領興元尹，不久替代侯益爲開封尹，升任爲檢校太師、兼侍中。乾祐三年冬十一月，宫廷内部發生大亂，隱帝死去，將士們的心意是要立承勳爲繼承人。當時承勳已病，大臣及衆將請求探望承勳的起居狀態。太后令身旁的人用矮床抬着他出來相見，衆將進前察看，知承勳不能起立行動，所以商議擁立劉贇。周廣順元年春承勳去世。周太祖下詔封他爲陳王。

### 蔡王劉信

蔡王信，高祖之從弟也。少從軍，漸至龍武小校。高祖鎮并州，爲興捷軍都將，領龔州刺史、檢校太保。國初，爲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檢校太傅兼義成軍節度使，尋移鎮許州，加太尉、同平章事。高祖寢疾大漸，楊

蔡王劉信是高祖的堂弟。年輕時從軍，慢慢提升到龍武小校。高祖爲并州節鎮時，劉信爲興捷軍都將，領龔州刺史、檢校太保。建國初年，任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檢校太傅兼義成軍節度使，不久調任許州節度使，加授太尉、同平章事。高祖病重垂危，楊邠受密令催促劉信前往軍鎮，劉

邠受密旨遣信赴鎮，信即時戒路，不得奉辭，雨泣而去。隱帝即位，加檢校太師。關輔賊平，就加侍中。信性昏懦，黷貨無厭，喜行酷法。掌禁軍時，左右有犯罪者，召其妻子，對之臠割，令自食其肉；或從足支解至首，血流盈前，而命樂對酒，無仁愍之色。未嘗接延賓客。在鎮日，聚斂無度，會高祖山陵梓宫經由境上，信率掠吏民，以備迎奉，百姓苦之。初，聞殺楊邠、史弘肇，遽啓宴席，集參佐賓幕，令相致賀。曰："我謂天無眼，令我三年不能適意。主上孤立，幾落賊手，諸公勸我一杯可也。"俄蕭墻之變，憂不能食。尋有太后令，言立湘陰公，即令其子往徐州奉迎。數日，陳思讓率馬軍經過城西，但令供頓，不敢出城。未幾，澶州軍變，王峻遣前申州刺史馬鐸領軍赴州巡檢，鐸引軍入城，信惶惑自殺。廣順初，追封蔡王。

信即刻出發，没能向太祖辭行，離去時淚如雨下。隱帝即位，加授檢校太師。關輔地區的叛賊平息後，就地加授他爲侍中。劉信爲人昏庸懦弱，貪財無厭，好用嚴刑峻法。掌管禁軍時，身旁有犯罪的人，就召來他的妻兒，當面切割他的肉，令他自己吃掉；或者是從脚到頭進行肢解，眼前血流滿地，却令人奏樂助酒興，没有憐憫的神色。他從不接納賓客。在軍鎮的時期，搜刮無度，正逢高祖陵墓的棺木要經由轄境，劉信大肆搜取官吏民衆錢財，用作備辦迎接供奉，百姓深受其苦。先前，得知殺了楊邠、史弘肇，即刻備辦宴席，會集軍政僚屬，讓他們向自己道賀。他説："我以爲上天無眼，讓我三年不能稱心如意。皇上孤立，差點落入賊手，各位可勸我一杯酒。"不久宫廷内部發生大亂，他又憂慮不能飲食。隨即太后有令，説立湘陰公爲帝，劉信就令兒子前往徐州迎接。幾天後，陳思讓率騎兵經過城西，劉信衹是命令供應安頓，不敢出城。不久，澶州兵變，王峻派前任申州刺史馬鐸領軍隊赴許州巡察，馬鐸帶兵入城，劉信惶恐不安，自殺而亡。廣順初年，追封他爲蔡王。

### 湘陰公劉贇

湘陰公贇，爲徐州節度使。乾祐元年八月中，有雲見五色。明年冬杪，有鳥翔集於鮮碧堂庭樹，黄質朱喙，金目青翼，紺趾玄尾，有類於鳳。有賓佐嘆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旬浹而不知所之。乾祐三年冬十一月，周太祖駐軍於京師，議立嗣君，奉太后誥，立贇爲嗣。傳誥之際，馮道笏墜於地，左右惡之。馮道至，贇出郊迎，常所乘馬比甚馴服，至是馬蹄嚙奔逸，人不可制，乃以他馬代之，時以爲不祥。將離彭城，嘗一日，天有白光一道自西來，照城中如晝，有聲如雷，時人謂之天裂；又有巨星墜於徐野，殷然有聲，或謂之天狗。後贇果廢死。

湘陰公劉贇，任徐州節度使。乾祐元年八月中，有雲現出五彩顔色。第二年冬末，有群鳥飛到鮮碧堂庭院的樹上停留，這些鳥身黄嘴紅，金眼青翅，脚趾青色透紅，尾部黑色透紅，和鳳凰相似。有賓客僚屬嘆息説："野鳥入室，主人將離去。"十來天後這些鳥不知去向。乾祐三年冬十一月，周太祖在京城駐軍，商議推立繼位皇帝，奉太后誥命，立劉贇爲繼位人。正在傳達誥命的時候，馮道的朝笏掉在地上，身旁的人都厭惡他。馮道來到徐州，劉贇到郊外迎接，平常所騎的馬一向很馴服，到這時馬亂踢亂咬狂奔不止，人不能制服，就用另外的馬代替，當時人認爲這是不祥的徵兆。將要離開彭城時，曾經有一天，天上有一道白光由西而來，把城中照得如同大白天，有雷鳴一般的聲響，當時人稱作天裂；又有巨星墜落在徐州野外，隆隆有聲響，有人説是天狗。後來劉贇果然被廢除後死去。

# 舊五代史卷一百六(漢書八)

## 列傳第三

### 王周

王周，魏州人。少勇健，從軍事唐莊宗、明宗，稍遷裨校，以戰功累歷郡守。晉天福初，范延光叛於魏州，周從楊光遠攻降之；安重榮以鎮州叛，從杜重威討平之，以功授貝州節度使，歲餘，移鎮涇州。先是，前帥張彥澤在任苛虐，部民逃者五千餘户，及下車，革前弊二十餘事，逃民歸復，賜詔褒美。後歷鄧、陝二鎮。陽城之役，周時爲定州節度使，大軍往來，供饋無闕，未幾，遷鎮州節度使。周稟性寬惠，人庶便之。開運末，杜重威降於契丹，引契丹主臨城諭之。周泣曰："受國重恩，不能死戰，而以兵降，何面南行見人主與士大夫乎?"乃痛飲欲引决，家人止之。事不獲已，乃見契丹主，授鄧州節度使、檢校太師。高祖定天下，移鎮徐州，加同平章事。乾祐元年二月，以疾卒於鎮，輟視朝二日，贈中書令。周性寬恕，不忤物情。初刺信都，州城西橋敗，覆民租車。周曰："橋梁不飭，刺史之過也。"乃還其所沈粟，出私財以修之，民庶悦焉。

王周，魏州人。年輕時勇猛矯健，從軍效力於唐莊宗、明宗，逐漸升爲軍中副將，因戰功歷任郡守。晉天福初年，范延光在魏州叛亂，王周隨楊光遠進攻而降服了延光；安重榮據鎮州叛變，王周隨杜重威討平了他，因軍功授貝州節度使，過了一年多，調任涇州節鎮。在這以前，前鎮帥張彥澤在任苛暴，境内百姓逃走五千多户，當王周上任，革除以前的弊政二十多項，逃走的民户重返鄉里，皇帝頒發詔書表彰獎勵。後來歷任鄧、陝二鎮。陽城一戰，王周當時爲定州節度使，大軍往來經過，都供給充足，不久，改任鎮州節度使。王周稟性寬厚仁愛，百姓感到輕鬆。開運末年，杜重威投降契丹，引契丹國主到城下勸説他。王周哭着説："我受國家厚恩，不能拼死一戰，却率軍投降，有什麽臉面向南去見國君和百官呢?"於是就痛飲一頓，打算自殺，家人制止了他。事情没能如願，當他去見契丹國主，被任命爲鄧州節度使、檢校太師。高祖平定天下，調任他爲徐州節鎮，加授同平章事。乾祐元年二月，因病死於軍鎮，皇帝中止朝會兩天，追贈爲中書令。王周爲人寬宏大量，不和他人抵觸。初任信都刺史，州城西橋朽壞，使百姓送租税的車輛傾覆。王周説："橋梁不修整，這是刺史的過失。"於是就把沉入河的糧食還給車主，拿出私人的錢財修繕橋梁，百姓十分喜悦。

### 劉審交

劉審交，字求益，幽州文安人也。祖海，父師遂。審交少讀書，尤精吏道，起家署北平主簿，轉興唐

劉審交，字求益，幽州文安人。祖父名海，父名師遂。審交年少讀書，尤其擅長處理政務，最初任爲北平主簿，改任興唐縣令，本府又召任

令，本府召補牙職。劉守光之僭號，偽署兵部尚書，燕亡，歸於太原。莊宗知之，用爲諸府從事。同光初，趙德鈞鎮幽州，朝廷以内官馬紹宏爲北面轉運使，辟審交爲判官。王都據定州叛，朝廷命王晏球進討，以審交爲轉運供軍使，王都平，以勞授遼州刺史。明年，復爲北面供軍轉運使，改磁州刺史，以母年高，去官就養。及丁内艱，毁瘠過禮，服闋，不出累年。

軍職。劉守光自稱皇帝，任命審交爲兵部尚書，燕國亡，審交投奔到太原。莊宗瞭解他，任爲諸府從事。同光初年，趙德鈞鎮守幽州，朝廷任命内官馬紹宏爲北面轉運使，徵辟審交爲判官。王都據定州反叛，朝廷命王晏球進兵討伐，任命審交爲轉運供軍使，平定王都後，因爲勞績而授任遼州刺史。第二年，再次任北面供軍轉運使，改任磁州刺史，因爲母親年歲已高，離任回家供養。母親去世守孝，哀傷過度而骨瘦如柴，服喪超過禮法規定，喪期滿後，又有多年没出任。

晋高祖踐阼，范延光以魏州叛，命楊光遠以總兵討之，復召審交爲供饋使。鄴中平，命審交爲三司使，授右衛大將軍。六年夏，出爲陳州防禦使，歲餘，移襄州防禦使。審交治襄、漢，撫綏有術，民庶懷之。青州楊光遠平，降平盧軍爲防禦州，復用審交爲防禦使，累官至檢校太傅。時用軍之後，審交矜恤撫理，凋弊復蘇。

晋高祖登皇帝位，范延光據魏州反叛，命楊光遠總領兵馬討伐，又召審交爲供饋使。鄴中平定後，命審交爲三司使，授右衛大將軍。六年夏，離京任陳州防禦使，過了一年多，調任襄州防禦使。審交治理襄、漢二州，安撫有方，民心歸向。平定青州楊光遠後，降平盧軍爲防禦州，又任命審交爲防禦使，積功升官至檢校太傅。這時正當用兵之後，審交同情關懷，安撫整頓，艱難困苦的民衆恢復了生機。

契丹破晋，審交以代歸，蕭翰在都，復用爲三司使。翰歸蕃，李從益在汴州，召高行周、武行德將委以軍事，皆不受命。尋聞高祖起義於太原，史弘肇在澤潞，都人大懼。時有燕軍千人守捉諸門，李從益母王淑妃詢於文武臣僚曰："予子母在洛，孤危自處，一旦爲蕭翰所逼，致令及此。但遣人迎請太原，勿以予子母爲事。"或曰："收拾諸處守營兵士與燕軍，足以把城，以俟河北救應可也。"妃曰："非謀也，我子母亡國之餘，安敢與人争天下！"衆議籍籍，猶以把城爲詞。審交曰："余燕人也，今城有燕軍，固合爲燕謀，然事機有所不可。此城經敵軍破除之後，民力空匱，餘衆幸存，若更謀之不臧，閉門拒守，一月之内，無復遺類。諸君勿

契丹滅晋，審交因職務替代返京，蕭翰在都城，又任命他爲三司使。蕭翰回契丹後，李從益在汴州，召高行周、武行德將委託軍事，二人都不受命。不久得知高祖在太原興舉大業，史弘肇在澤潞，京都人十分恐懼。當時有燕地軍兵一千人把守各門，李從益的母親王淑妃向文武百官咨詢説："我母子在洛陽，處在孤立無援的危險境地，一時間被蕭翰逼迫，以致到了這種地步。你們儘管派人迎請高祖，不要爲我母子考慮。"有人説："會集各處守營兵士和燕軍，足以守城，據城等待河北救援，這也是可行的。"王淑妃説："這不能説是一種策略，我母子是亡國之人，怎敢和其他人争天下！"衆人議論紛紛，還是以守城爲説。審交説："我是燕人，現在城中有燕軍，自然應當爲燕人着想，但形勢有不可能的地方。這城經過敵軍摧殘以後，民力窮乏，剩下的人已是幸存者，如果再作不妥當的打算，閉門拒守，一個月以内，城中將不剩一個活口。各位不要再

言，宜從太妃處分。”繇是從益遣使往太原貢奉。高祖至汴，罷使歸班。隱帝嗣位，用爲汝州防禦使，汝爲近輔，號爲難治，審交盡去煩弊，無擾於民，百姓歌之。

説，應依照太妃的安排。”於是李從益派使者前往太原朝貢。高祖到達汴州後，審交被解除三司使而歸入朝臣行列。隱帝繼位，任命審交爲汝州防禦使，汝州是臨近京城的輔郡，號稱難治，審交將煩務弊政完全革除，對百姓不擾亂，百姓謳歌他。

乾祐二年春卒，年七十四。郡人聚哭柩前所，列狀乞留葬本州界，立碑起祠，以時致祭，本州以聞。詔曰：“朝廷之制，皆有舊章，牧守之官，比無贈典。其或政能殊異，惠及蒸黎，生有令名，没留遺愛，褒賢獎善，豈限彝章。可特贈太尉，吏民所請宜依。”故相國、太師、秦國公馮道聞之曰：“予嘗爲劉汝州僚佐，知其爲人廉平慈善，無害之良吏也。刺遼、磁，治陳、襄、青，皆稱平允，不顯殊尤。其理汝也，又安有異哉！民之租賦不能減也，徭役不能息也，寒者不能衣也，餒者不能食也，百姓自汲汲然，而使君何有於我哉！然身死之日，致黎民懷感如此者，誠以不行鞭朴，不行刻剥，不因公而循私，不害物以利己，確然行良吏之事，薄罰宥過，謹身節用，安俸禄、守禮分而已。凡從事於斯者，孰不能乎！但前之守土者，不能如是，是以汝民咨嗟愛慕。今天下戎馬之後，四方凶盗之餘，杼軸空而賦斂繁，人民稀而倉廩匱，謂之康泰，未易輕言。侯伯牧宰，若能哀矜之，不至聚斂，不殺無辜之民，民爲邦本，政爲民本，和平寬易，即劉君之政安足稱耶！復何患不至於令名哉！”道仍爲著哀詞六章，鐫於墓碑之陰焉。

乾祐二年春審交去世，享年七十四歲。郡中人聚集在他靈柩前痛哭，紛紛呈上狀子請求留在境内安葬，樹立墓碑，建造祠堂，依時節舉行祭祀，本州把他們的要求向朝廷報告。隱帝下詔説：“朝廷的制度，都有舊的規定，地方長官，一向無追贈恩典。如果政績特優，施惠於百姓，在生時有美名，死後留有遺愛，表彰賢良，獎勵善人，又怎能局限於典章。可特贈太尉，官吏百姓的請求應當批准。”前相國、太師、秦國公馮道得知後説：“我曾任劉汝州的屬官，知他爲人廉正公平，仁慈善良，真是不危害百姓的優秀官員。他任遼、磁二州刺史，治理陳、襄、青數州，都是以公平允當受人稱道，没見有特異的地方。至於他治理汝州，又怎會有不同呢！百姓的租賦不能減，徭役不能免，受凍的人没衣穿，挨餓的人没飯吃，百姓自然惶恐不安，而劉使君在這些方面能對我百姓做些什麽呢！但是他去世以後，致使百姓如此的懷念感激，實在是因爲他不行鞭笞之刑，不行苛政，不因公徇私，不害人利己，堅持不懈地按清官標準辦事，減輕刑罰，寬恕過失，嚴於律己，減省費用，滿足於俸禄、保持名節而已。凡屬他所做的這些事，誰不能做到呢！但以前管理本地的官員不能像這樣做，所以汝州百姓感慨無限，由衷地愛慕。當今正值天下用兵及四方叛亂之後，生産已荒廢却徵調賦税繁重，人口稀少而儲積匱乏，把這説成國泰民康，是難以這樣説的。各級地方長官，如能憐憫同情百姓，不至於横徵暴斂，不殺無辜的人，以民衆爲國家的根本，以善政爲民衆的依靠，和平寬易，即使是劉君的政績哪值得稱道呢！又哪用擔心不獲得美名呢！”馮道還爲審交撰寫了哀悼詞六章，刻在墓碑的背面。

### 武漢球

武漢球，澤州人也。少拳勇，潞帥李嗣昭倚爲親信，事唐莊宗、明宗，繼爲禁軍裨校。清泰中，會晋高祖引契丹爲援，與朝廷隔絶，遂歸晋祖。天福初，授趙州刺史，入爲奉國軍都指揮使，出刺曹州。開運初，遷耀州團練使。高祖至東京，授洺州刺史，漢球以目疾年高辭郡，帝曰："廣平小郡，卿卧理有餘，無以疾辭。"至郡未期，復以目疾請代而免。乾祐二年秋，卒於京師。漢球雖出自行伍，然長於撫理，常以掊斂爲戒，民懷其惠，身死之日，家無餘財。有管迴者，漢球守郡日，辟爲判官。及漢球卒於汴，迴在洺州未之知，一日，忽謂所親曰："太保遣人召我。"遂沐浴，新衣冠，無疾瞑目而終。家人不知其故，後數日，方聞漢球卒。

武漢球，澤州人。年輕時善拳脚，力大勇猛，潞州軍帥李嗣昭把他當作親信而倚重，效力於唐莊宗、明宗，連任禁軍將校。清泰年間，正值晋高祖引契丹爲援助，與朝廷隔絶，於是就投向高祖。天福初年，受命任趙州刺史，入朝任奉國軍都指揮使，又離京任曹州刺史。開運初年，升爲耀州團練使。漢高祖到達東京，任命他爲洺州刺史，漢球以眼病及年老爲理由推辭郡守職務，高祖説："廣平不過是一個小郡，你卧床治理也還有餘力，不要用生病來推辭。"到郡不滿一年，漢球再次以眼病爲由請求替代，得以解職。乾祐二年秋，在京城逝世。漢球雖然出自軍伍之中，但擅長安撫治理，常以横徵暴斂爲戒，百姓感激他的恩惠，漢球去世時，家中没有多餘的財物。有人名叫管迴，漢球任郡守時徵召他爲判官。當漢球在汴京逝世，管迴在洺州不知情，一天，忽然對親近的人説："太保派人來召我。"於是就沐浴，更换新衣帽，無病閉目而亡。家中人不知其中緣故，過了幾天，纔得知漢球去世了。

### 張瓘

張瓘，同州車渡村人，故太原監軍使承業之猶子也。承業，《唐書》有傳。唐天祐中，承業佐唐武皇、莊宗有功，甚見委遇，瓘聞之，與昆仲五人，自故里奔于太原，莊宗皆任用之。瓘，天祐十三年補麟州刺史。承業治家嚴毅，小過無所容恕，一侄爲磁州副使，以其殺河西賣羊客，承業立捕斬之。常誡瓘等曰："汝車渡村百姓劉開道下賊，慣作非爲，今須改行，若故態不除，死無日矣。"故瓘所至不敢誅求。晋天福中，爲密州刺史，秩滿入居環衛。乾祐三年夏，卒於官。輟視朝一日。

張瓘，同州車渡村人，是已故太原監軍使張承業的侄子。承業在《唐書》中有傳。唐天祐年間，承業輔助唐武皇、莊宗有功，很受信任優待，張瓘得知，就和五位兄弟從故鄉趕往太原，莊宗都任用了他們。張瓘在天祐十三年補授爲麟州刺史。承業治家嚴整剛正，就連小過失也決不寬容，有一侄兒任磁州副使，因爲他殺了河西的賣羊客商，承業立即將他逮捕斬首。他常訓誡張瓘等人説："你們車渡村的百姓劉開道是個惡劣賊子，一慣胡作非爲，現在定要改變行爲，如不革除舊習，死期就不遠了。"所以張瓘每到一地都不敢索求私物。晋天福年間，任密州刺史，任滿後入朝爲侍衛軍官。乾祐三年夏，死於官任。皇帝爲他的死中止朝會一天。

### 李殷

李殷，薊州人也。自後唐莊宗、明宗、晋高祖朝，以偏校遞遷，歷官

李殷，薊州人。歷後唐莊宗、明宗、晋高祖朝，由偏軍副將逐步進升，官位升到檢校司徒，

至檢校司徒，累爲郡守。性沈厚，所莅無苛暴之名。晋少帝禦契丹於澶淵，殷典禁旅，駕還，授鄜州留後，俄加檢校太保。開運中，授定州節度使，將行，啓少帝曰："臣之此行，破敵必矣。"衆皆壯其言。及至郡，威略無聞，敵再至，首納降款。後隨契丹至常山，其將解里遣殷與契丹首領楊安，同拒我師於洺水，俄而安退，殷以橐裝駝馬遺安。安既北走，殷匿於丘墓獲免，馳以歸我。高祖嘉其首赴朝闕，及魏州平，以甘陵乏帥，乃命殷爲貝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傅。乾祐初，卒於鎮。詔贈太師。

多次擔任郡守。李殷性格沉穩寬厚，所到之處没有苛暴的惡名。晋少帝在澶淵抵禦契丹，李殷統領禁衛軍，少帝回朝，授任爲鄜州留後，不久又加授檢校太保。開運年間，任命爲定州節度使，臨行前，禀告少帝説："我這次一去，必定擊潰敵人。"衆人都贊賞他的話很有魄力。當他到郡，不見有宏圖大略，敵人再來，他首先表示投誠。後來李殷隨契丹軍到常山，契丹大將解里派李殷與契丹首領楊安，共同在洺水抗拒我軍，不久楊安撤退，李殷用珠寶駱駝馬匹贈送楊安。楊安向北逃去後，李殷藏在墳丘間而獲得解脱，驅馬來投我軍。高祖表彰他率先投奔朝廷，當魏州平定時，因甘陵缺乏帥臣，就任命李殷爲貝州節度使，加授檢校太傅。乾祐初年，死於軍鎮。皇帝下詔追贈他爲太師。

## 劉在明

劉在明，幽州人。少有膽氣，本州節度使劉守光用爲親信，出爲平塞軍使。守光敗，歸於太原，唐莊宗收爲列校。明宗時，爲捧聖左厢都指揮使，領和州刺史。從幸汴州，至滎陽，聞朱守殷叛，用爲前鋒。至汴城，率先登城，賊平，授汴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應順初，爲貝州刺史。明年，移趙州，兼北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以軍戍易州。清泰末，幽州節度使趙德鈞引軍赴團柏谷，路由易州，取在明軍從。及德鈞兵敗，在明奔歸懷州，唐末帝令與萇從簡同守河陽。晋祖至，乃迎之，京都事定，出爲單州刺史。天福中，李金全以安州叛，在明從李守貞攻之，大破淮賊，以功授安州防禦使。明年，移絳州。楊光遠據青州叛，召爲行營馬步軍都指揮使，領齊州防禦使。青州平，遷相州留後，歷邢州、晋州留後。高祖踐阼，授幽州道行營都部署。時契丹守中山，在明出師經略，契丹乃棄城而去，遂授鎮州留後。乾祐元年五月，

劉在明，幽州人。年輕時有膽量氣魄，本州節度使劉守光把他作爲親信任用，出任平塞軍使。守光敗，在明投奔到太原，唐莊宗録用他爲一般將領。明宗時，爲捧聖左厢都指揮使，領和州刺史。隨明宗前往汴州，抵達滎陽，得知朱守殷叛變，明宗任命他爲前鋒。抵達汴城，在明率先登城，叛賊平定後，授任汴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應順初年，爲貝州刺史。第二年，調任到趙州，兼北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率軍戍守易州。清泰末年，幽州節度使趙德鈞率軍前往團柏谷，路經易州，調遣在明部人馬隨行。當德鈞兵敗，在明逃歸懷州，唐末帝命令他與萇從簡一同守河陽。晋祖到來，即投降迎接，京城事安定後，離京任單州刺史。天福年間，李金全據安州反叛，在明隨李守貞攻討，大敗淮南敵軍，因戰功被任命爲安州防禦使。第二年，調任到絳州。楊光遠據青州反叛，朝廷召爲行營馬步軍都指揮使，領齊州防禦使。青州平定後，升任相州留後，歷任邢州、晋州留後。高祖登帝位，任命在明爲幽州道行營都部署。這時契丹據守中山，在明出師部署進攻，契丹就棄城而去，於是任命在明爲鎮州留後。乾祐元年五月，正式任命爲鎮州節度使。六月，因病死於軍鎮。朝廷追贈他爲侍中。

正授鎮州節度使。六月，以疾卒于鎮。贈侍中。

**馬萬**

馬萬，澶州人也。少從軍，善水游。唐莊宗與梁軍對壘於河上，莊宗於德勝渡夾河立南北寨。會梁軍急攻南寨，於中流聯戰艦以絶援路，晝夜攻城者三日，寨將氏延賞告急於莊宗。莊宗隔河望敵，無如之何，乃召人能水游破賊者。時萬兄弟皆應募，遂潜行入南寨，往來者三，又助燒船艦，汴軍遂退。由此升爲水軍小校，漸典禁軍，遥領刺史，累遷奉國左廂都指揮使、泗州防禦使。晋天福二年夏，范延光叛於鄴，牙將孫鋭率兵至黎陽，朝廷遣侍衛馬軍都指揮使白奉進領兵渡滑州，萬亦預其行。時滑州節度使符彦饒潜通鄴下，殺白奉進於牙署。萬領本軍兵士將助亂，會奉國右廂都指揮使盧順密亦以兵至，諭以逆順，萬不得已，與順密急趨公府，執彦饒生送闕下。朝廷即以萬爲滑州節度使，而盧順密酬之甚淺。居無何，晋高祖稍知其事，即以順密爲涇州兵馬留後，漸薄於萬。萬鎮鄧州，未幾罷鎮，授上將軍，以目疾致仕。乾祐三年四月卒。輟視朝一日。

馬萬，澶州人。年輕時從軍，善於游水。唐莊宗與梁軍在黄河岸邊對壘，莊宗在德勝渡夾黄河立南北寨。正逢梁軍急攻南寨，在河心連接戰船而斷絶唐軍增援之路，連續三天晝夜攻城，寨將氏延賞向莊宗告急。莊宗隔河望敵，毫無辦法，於是招募能游水破敵的人。這時馬萬兄弟都應募，就由水中潜行入南寨，往來三次，又協助燒毁敵船，汴軍就退去了。馬萬因此升爲水軍小校，逐漸掌管禁軍，遥領刺史，一直升到奉國左廂都指揮使、泗州防禦使。晋天福二年夏，范延光在鄴城叛變，牙將孫鋭率兵抵達黎陽，朝廷派侍衛馬軍都指揮使白奉進領兵由滑州渡河，馬萬也參預這次行動。這時滑州節度使符彦饒暗中和鄴下勾結，在帥府殺了白奉進。馬萬帶領本部人馬準備協助亂黨，恰遇奉國右廂都指揮使盧順密也率軍到達，用逆順禍福道理開導他，馬萬不得已，與順密急速趕往公府，活捉符彦饒押送朝廷。朝廷即任命馬萬爲滑州節度使，而對盧順密的酬勞很微薄。没過多久，晋高祖漸漸瞭解事情的真相，就任命順密爲涇州兵馬留後，逐漸對馬萬冷淡。馬萬鎮守鄧州，不久解除鎮將一職，授予上將軍，因眼病退休。乾祐三年四月馬萬去世。朝廷爲他的死中止朝會一天。

**李彦從**

李彦從，字士元，汾州孝義人。父德，麟州司馬。彦從少習武藝，出行伍間，高祖典禁軍，以鄉里之舊，任爲親信。國初，用爲左飛龍使、檢校司空。鎮州逐敵之際，請兵于朝廷，高祖令彦從率軍赴之。乾祐初，領恩州刺史。趙暉討王景崇于岐下，彦從爲兵馬都監，破川軍有功，賊平，授濮州刺史，治有政能，百姓悦之。乾祐三年冬，卒於郡。

李彦從，字士元，汾州孝義人。父親名德，任麟州司馬。彦從年輕時習武藝，出身於兵士中，高祖統領禁軍時，因他是同鄉故人，當作親信任用。開國初年，任命爲左飛龍使、檢校司空。鎮州在驅逐敵兵的時候，向朝廷請求派兵，高祖命彦從率軍前往。乾祐初年，領恩州刺史。趙暉在岐下討伐王景崇，彦從爲兵馬都監，攻破川軍有功，平定叛賊後，任濮州刺史，有政績，百姓很喜歡他。乾祐三年冬，死於濮州。

### 郭謹

郭謹，字守節，太原晉陽人。謹少從軍，能騎射，歷河中教練使。晉天福中，遷奉國右廂都指揮使，領禺州刺史。三年，轉奉國左廂都指揮、泗州防禦使，歲餘，授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兼寧江軍節度使。六年，從幸鄴。七年，晉祖崩，少帝即位，授彰德軍節度使，領軍如故。開運初，出授鄜州。二年，入爲左神武統軍。三年，復鎮鄜州。高祖踐阼，以鄉國舊臣，加檢校太尉，移鎮滑臺。乾祐初，復授彰德軍節度使。二年，就加檢校太師。三年，入朝，加食邑。是歲冬十月，卒於位，年六十。輟視朝二日，贈侍中。

郭謹，字守節，太原晉陽人。郭謹年輕時從軍，能跑馬射箭，曾任河中教練使。晉天福年間，升任奉國右廂都指揮使，領禺州刺史。三年，轉任奉國左廂都指揮、泗州防禦使，過了一年多，授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兼寧江軍節度使。六年，隨晉高祖前往鄴城。七年，晉高祖去世，少帝即位，授予彰德軍節度使，仍舊兼領禁軍。開運初年，離京赴鄜州任。二年，入朝任左神武統軍。三年，再次鎮守鄜州。高祖登帝位，因爲他是同鄉老臣，加授檢校太尉，調任滑臺節鎮。乾祐初年，再次任命爲彰德軍節度使。二年，在本官上加授檢校太師。三年，入朝，加授封地。這年冬十月，死於官任，享年六十歲。朝廷爲他中止朝會兩天，追贈爲侍中。

### 皇甫立

皇甫立，代北人也。唐明宗之刺代州，署爲牙校，從歷藩鎮。性純謹，明宗深委信之，王建立、安重誨策名委質，皆在立後。明宗踐阼，以立爲忻州刺史。長興末，轉洺州團練使。應順初，遷鄜州節度使、檢校太保。清泰三年春，移鎮潞州，未幾，改華州。晉天福中，授左神武統軍。少帝即位，歷左金吾衛上將軍，累官至檢校太尉。高祖定天下，授特進、太子太師致仕。乾祐二年秋卒。

皇甫立，代北人。唐明宗任代州刺史的時候，委任他爲軍中將領，後又隨唐明宗歷任各軍鎮。皇甫立性情淳厚穩重，明宗大加信任重用，王建立、安重誨委身投靠唐明宗，都在皇甫立之後。明宗登帝位，任命皇甫立爲忻州刺史。長興末年，轉任洺州團練使。應順初年，升任鄜州節度使、檢校太保。清泰三年春，調任潞州節鎮，不久，改調華州。晉天福年間，授左神武統軍。少帝即位，由左金吾衛上將軍，直升到檢校太尉。高祖平定天下，授予皇甫立特進、太子太師之職退休。乾祐二年秋去世。

### 白再榮

白再榮，本蕃部人也。少從軍，累遷護聖左廂指揮使。晉末，契丹犯闕，明年，契丹主北去，再榮從帳至真定。其年閏七月晦，李筠、何福進相率殺契丹帥麻荅，據甲仗庫，敵勢未退，筠等使人召再榮。再榮端坐本營，遲疑久之，爲軍吏所迫，乃行。翊日，逐出麻荅，諸軍以再榮名次在諸校之右，乃請權知留後事。

再榮貪昧無決，舉止多疑，出入騎從，露刃注矢，諸校不相統攝，互

白再榮，本來是蕃族人。年輕時從軍，多次升官任護聖左廂指揮使。晉末年，契丹攻破京城，第二年，契丹國主返回北方，再榮隨軍來到真定。這年閏七月末，李筠、何福進相約殺契丹軍帥麻荅，占據兵器庫，敵人的氣勢没有減退，李筠等派人召再榮。再榮端坐在本營，猶豫了很久，被軍吏逼迫，纔動身前往。第二天，趕走了麻荅，衆軍因再榮名位在各將領之上，就請他代掌留後事務。

再榮貪財好利，辦事不果敢，行動多猜疑，進出有人馬隨從，都是刀出鞘、箭在弦，衆將領

有猜貳。奉國厢主王饒懼爲再榮所并，乃據東門樓，以兵自衛，僞稱足疾，不敢見再榮。司天監趙延乂俱與之善，乃來往解釋，遂無相忌之意。再榮以李崧、和凝携家在彼，令軍士數百人環迫崧、凝，以求賞給。崧、凝各出家財與之，再榮欲害崧以利其財。前磁州刺史李穀謂再榮曰："公與諸將爲契丹所擄，凌辱萬端，旦夕憂死。今日衆力逐出蕃戎，鎮民死者不下三千人，豈獨公等之功！纔得生路，便擬殺一宰相，他日到闕，儻有所問，何以爲辭?"再榮默然。再榮又欲括率在城居民家財，以給軍士，李穀又譬解之，乃止。其漢人曾事麻答者盡拘之，以取其財。

各自爲陣，誰也不能管束誰，相互有猜疑。奉國厢軍主將王饒擔心被再榮吞并，就占據東門樓，以兵自衛，謊稱有脚疾，不敢去見再榮。司天監趙延乂和他倆都相好，就往來勸解，於是無相互猜忌的心意。再榮因李崧、和凝携帶全家住在本地，令數百名兵士圍逼李崧、和凝，要求賞給財物。李崧、和凝各出家財給予他們，再榮又想殺害李崧而獲取他的財産。前磁州刺史李穀對再榮説："你和衆將被契丹劫持，受到萬般凌辱，日夜爲生死擔憂。現在靠衆人的力量趕走藩族軍兵，鎮州民死了不下三千人，哪衹是你們幾個人的功勞呢！纔獲得生路，就打算殺一位宰相，以後到朝廷，倘若問起這事，你用什麽話來回答?"再榮沉默不語。再榮又想搜刮城中居民家財，以供給兵士，李穀又委婉地開導他，這纔作罷。對曾經效勞麻答的漢人全部進行拘留，用這手段奪取他們的財産。

高祖以再榮爲鎮州留後，爲政貪虐難狀，鎮人呼爲"白麻答"。未幾，移授滑州節度使，箕斂誅求，民不聊生，乃徵還京師。周太祖入京城，軍士攻再榮之第，迫脅再榮，盡取財貨既，軍士前啓曰："某等軍健，常趨事麾下，一旦無禮至此，今後何顔謁見?"即奮刃擊之，挈其首而去，後家人以帛贖葬之。

高祖任命再榮爲鎮州留後，他爲政貪婪苛暴難以名狀，鎮州人稱他爲"白麻答"。不久，調任滑州節度使，横徵暴斂，民不聊生，於是就召回京城。周太祖入京城，兵士攻擊再榮的住宅，威脅再榮，取走他的全部財物後，兵士又上前告訴他説："我們這些兵士，曾在你的手下跑腿，一時無禮到這種地步，今後有什麽臉面來拜見你呢?"隨後揮刀砍殺他，帶着他的頭走了，後來他的家人用絹帛贖回人頭安葬。

**張鵬**

張鵬，鎮州鼓城人。幼爲僧，知書，有口辯，喜大言，後歸俗。唐末帝爲潞王時，鵬往依焉，及即位，用爲供奉官，累監軍旅。晉開運中，契丹迫澶州，鵬爲前鋒監押，奮身擊敵，被創而還。其後累於邊城戍守，士伍服其勇。乾祐初，授鎮州副使，過鄴城，高行周接之甚歡，鵬因言及晉朝傾亡之事，少帝任用失人，藩輔之臣，唯務積財富家，不以國家爲意，以至宗社泯滅，非獨帝王之咎也。行周性寬和，不以鵬言爲過。鵬

張鵬，鎮州鼓城人。年幼時出家當和尚，讀過書，有口才，好説大話，後來還俗。唐末帝爲潞王時，張鵬前去依附他，末帝即位，用他做供奉官，多次監督軍事行動。晉開運年間，契丹逼近澶州，張鵬任前鋒軍監押，奮不顧身地攻擊敵人，受傷而回。這以後他多次在邊城戍守，士兵們都佩服他的勇敢。乾祐初年，授予鎮州副使，經過鄴城，高行周接待他，相處十分融洽，於是張鵬談論到晉朝滅亡的事，以爲少帝用人不當，輔佐大臣衹知致力於積蓄財産使家庭富足，不把國家放在心裏，以致國家滅亡，不僅僅是皇帝的過錯。行周生性寬和，没把張鵬的話看作過

既退，行周左右謂行周曰："張副使之言，蓋譏令公也。"行周因發怒，遂奏鵬怨國訛言，故朝廷降詔就誅於常山，時乾祐元年七月也。

激言論。張鵬退去後，行周身邊的人對他說："張副使的話，正是譏諷你呀。"行周於是發怒，就上奏説張鵬怨恨國家，胡言亂語，所以朝廷下詔在常山將他就地正法，當時是乾祐元年七月。

史臣曰：晋、漢之際，有以懋軍功、勤王事、取旌旄符竹者多矣，其間有及民之惠者無幾焉。如王周之閫政、審交之民譽，蓋其優者也，漢球、張瓘抑又次焉。是宜紀之篇以示來者，其餘皆不足觀也已。張鵬以一言之失，遽滅其身，亦足誡後代多言横議之徒歟！

史臣曰：晋、漢之際，以軍功卓著、爲朝廷辦事勤奮而取得軍政職位的人是很多的，這中間能給予百姓恩惠的人就没幾個了。像王周治理軍鎮，劉審交受民稱譽，就是他們中的優秀者，漢球、張瓘又是其次的了。對他們是應記載下來供後來的人借鑒，其餘的人都不可取了。張鵬因一次言語的過失，就導致喪命，也足以警戒後代多言語妄議論的人吧！

# 舊五代史卷一百七(漢書九)

## 列傳第四

### 史弘肇

史弘肇，字化元，鄭州滎澤人也。父潘，本田家。弘肇少游俠無行，拳勇健步，日行二百里，走及奔馬。梁末，每七户出一兵，弘肇在籍中，後隸本州開道都，選入禁軍。嘗在晉祖麾下，遂留爲親從，及踐阼，用爲控鶴小校。高祖鎮太原，奏請從行，升爲牙校，後置武節左右指揮，以弘肇爲都將，遥領雷州刺史。高祖建號之初，代州王暉叛，以城歸契丹，弘肇征之，一鼓而拔，尋授許州節度使，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會王守恩以上黨求附，契丹主命大將耿崇美率衆登太行，欲取上黨，高祖命弘肇以軍應援。軍至潞州，契丹退去，翟令奇以澤州迎降。會河陽武行德遣人迎弘肇，遂率衆南下，與行德合。故高祖由蒲、陝赴洛如歸，弘肇前鋒之功也。

弘肇嚴毅寡言，部轄軍衆，有過無舍，兵士所至，秋毫不犯。部下有指揮使，嘗因指使少不從命，弘肇立撾殺之，將吏股栗，以至平定兩京，無敢干忤。從駕征鄴迴，加同平章事，充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兼鎮宋州。高祖大漸，與樞密使楊邠、周太祖、蘇逢吉等同受顧命。隱帝嗣位，加檢校太師、兼侍中。居無何，河中、永興、鳳翔連横謀叛，關輔大

史弘肇，字化元，鄭州滎澤人。父親史潘，本是農家子弟。弘肇年輕時好交游，行俠仗義，但無德行，他勇猛有力，健步如飛，能日行二百里，跑起來比得上快馬。梁代末年，每七户人家出一人當兵，弘肇被列入兵籍，後來隸屬本州開道都，選入禁軍。他曾在晉高祖部下，就被留作親信隨從，到晉高祖登帝位，任命爲控鶴小校。漢高祖出任太原鎮將時，上奏請求隨行，升爲牙校，後來建置武節左右指揮，任弘肇爲都將，遥領雷州刺史。高祖建國的初期，代州王暉反叛，獻城投降契丹，弘肇前往征討，一鼓作氣攻克州城，不久任命爲許州節度使，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正逢王守恩據上黨請求歸附，契丹國主命大將耿崇美率軍隊登太行山，打算攻取上黨，高祖命弘肇率軍聲援接應王守恩。部隊抵達潞州，契丹人退去，翟令奇獻澤州投降。恰好河陽武行德派人迎接弘肇，弘肇就率衆南下，與武行德會合。所以高祖由蒲州、陝州前往洛陽如回家一般，是弘肇作先鋒的功勞。

弘肇嚴正剛毅少言語，對自己統率的兵衆，有錯决不放過，兵士所到之處秋毫無犯。部下有一指揮使，曾因稍不遵從指令，弘肇立即打死了他，將領官吏恐懼得兩腿發抖，直到平定兩京，没人敢違法犯令。隨高祖征鄴城返回，加授同平章事，充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兼宋州鎮將。高祖病危，弘肇與樞密使楊邠、周太祖、蘇逢吉等同受輔佐新君的遺命。隱帝繼位，加授檢校太師、兼侍中。没過多久，河中、永興、鳳翔聯合謀反，關輔地區一片混亂，朝廷天天有徵調，人心

擾，朝廷日有徵發，群情憂揣，亦有不逞之徒，妄構虛語，流布京師。弘肇都轄禁軍，警衛都邑，專行刑殺，略無顧避，無賴之輩，望風匿迹，路有遺棄，人不敢取。然而不問罪之輕重，理之所在，但云有犯，便處極刑，枉濫之家，莫敢上訴。巡司軍吏，因緣爲奸，嫁禍脅人，不可勝紀。

時太白晝見，民有仰觀者，爲坊正所拘，立斷其腰領。又有醉民抵忤一軍士，則誣以訛言棄市。其他斷舌、决口、斫筋、折足者，僅無虛日。故相李崧爲部曲誣告，族戮於市，取其幼女爲婢。自是仕宦之家畜僕隸者，皆以姑息爲意，而舊勛故將失勢之後，爲厮養輩之所脅制者，往往有之。軍司孔目吏解暉，性狡而酷，凡有推劾，隨意鍛煉。人有抵軍禁者，被其苦楚，無不自誣以求死所，都人遇之，莫敢仰視。有燕人何福殷者，以商販爲業，嘗以十四萬市得玉枕，遣家僮及商人李進賣於淮南，易茗而迴。家僮無行，隱福殷貨財數十萬，福殷責其償，不伏，遂杖之。未幾，家僮詣弘肇上變，言契丹主之入汴也，趙延壽遣福殷齎玉枕陰遺淮南，以致誠意。弘肇即日遣捕福殷等繫之。解暉希旨，榜掠備至，福殷自誣，連罪者數輩，并棄市。妻女爲弘肇帳下分取之，其家財籍没。

弘肇不喜賓客，嘗言："文人難耐，輕我輩，謂我輩爲卒，可恨，可恨!"弘肇所領睢陽，其屬府公利，委親吏楊乙就府檢校，貪戾凶横，負勢生事，吏民畏之。副戎已下，望風展敬。聚斂刻剥，無所不至，月率萬緡，以輸弘肇，一境之內，嫉之如

惶惶不安，也有一些不法分子，肆意編造流言蜚語，散布到京城。弘肇總督禁軍，警衛都城，有判决殺人之權，毫不顧忌迴避，奸詐蠻横的人，望風隱藏行踪，路上有遺失丢棄的物品，也没人敢去拾取。然而他不問罪行的輕重，不論有理無理，衹要聽説有犯罪行爲，便用死刑處治，無辜受害的人家，没有誰敢上訴。巡檢部門的軍吏，趁機徇私舞弊，轉嫁禍殃，威脅他人，這些事多得難以叙述。

當時太白星白天出現在空中，有百姓抬頭觀看，被坊正捉去，立即將他腰斬。又有喝醉酒的百姓冒犯了一名軍士，這軍士就誣告他散布謠言，被斬首示衆。其他如斷舌、割嘴、斷筋、砍脚一類，幾乎没有一天中止過。前宰相李崧被家奴誣告，就將他一族人處死在街市，帶回他的幼女作婢女。從這以後擁有奴僕的官宦人家都心存姑息，而元勛名將失勢以後，被奴僕輩脅迫控制的人常有。弘肇軍府中的孔目吏解暉，生性狡黠殘忍，凡有案情追查，隨意用酷刑折磨。觸犯軍令的人，受到他的毒刑拷打，無不自認不實的罪名而求得一死，都城中的人遇到他，没人敢抬頭觀望。有個燕地人名叫何福殷，以商販爲業，曾用十四萬錢買到玉枕，派家僮及商人李進賣到淮南，换成茶葉後返回。家僮没有德行，隱瞞了福殷的錢財數十萬，福殷責令家僮償還，家僮不承認，福殷就打了他一頓。不久，家僮到弘肇處告發，説契丹國主進入汴京的時候，趙延壽派福殷帶上玉枕，暗中送到淮南，以表達誠意。弘肇當天派人逮捕福殷等監押起來。解暉迎合弘肇的心意，用各種刑罰拷打，福殷自認不實罪名，牽連得罪的有好幾人，都處以死刑。他們的妻子女兒被弘肇手下的人分别取走，他們的家財被没收。

弘肇不喜歡接納賓客，曾説："文人難以容忍，輕視我等，稱我等叫卒，可恨，可恨!"弘肇兼管睢陽，對自己下屬府的官方財利，委親信官吏楊乙到府檢查，楊乙貪婪凶狠，蠻不講理，仗勢凌人，挑起事端，官吏百姓都畏懼他。自副帥以下人員，得知他的行踪，遠遠的就忙着表示敬意。他横徵暴斂，没有什麽手段不用上，每月

讎。周太祖平河中班師，推功於衆，以弘肇有翊衛鎮重之功，言之於隱帝，即授兼中書令。隱帝自關西賊平之後，昵近小人，太后親族，頗行干托，弘肇與楊邠甚不平之。太后有故人子求補軍職，弘肇怒而斬之。帝始聽樂，賜教坊使玉帶，諸伶官錦袍，往謝弘肇，弘肇讓之曰："健兒爲國戍邊，忍寒冒暑，未能遍有沾賜，爾輩何功，敢當此賜！"盡取袍帶還官，其凶戾如此。

都按一萬緡數額，用來供給弘肇，整個境内的人，恨他如同仇敵。周太祖平定河中後班師回朝，把功勞推讓給衆人，認爲弘肇有護衛朝廷鎮守重地的功勞，就向隱帝進言，即授予弘肇兼中書令。隱帝自從平定關西叛賊後，親近小人，太后的親屬族人，大多用請托求取名利，弘肇與楊邠很不滿意。太后有個故人的兒子要求補授軍職，弘肇一氣之下就把他殺了。隱帝首次觀賞音樂，賜給教坊使玉帶，賜給衆樂官錦袍，這些人前去向弘肇致謝，弘肇斥責他們説："兵士們爲國守衛邊疆，忍受嚴寒酷暑，没能得到普遍的賞賜，你們有什麽功勞，竟敢接受這樣的賞賜！"於是把他們的錦袍玉帶全部奪取，還歸官府，他就是這樣的凶狠。

周太祖有鎮鄴之命，弘肇欲其兼領機樞之任，蘇逢吉異其議，弘肇忿之。翌日，因竇貞固飲會，貴臣悉集，弘肇厲色舉爵屬周太祖曰："昨晨廷論，一何同異！今日與弟飲此。"楊邠、蘇逢吉亦舉大爵曰："此國家之事也，何足介意！"俱飲釂。弘肇又厲聲言曰："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槍大劍，至如毛錐子，焉足用哉！"三司使王章曰："雖有長槍大劍，若無毛錐子，贍軍財賦，自何而集？"弘肇默然，少頃而罷。

周太祖受命坐鎮鄴城，弘肇希望他兼領機要職務，蘇逢吉和他意見不合，弘肇憤恨他。第二天，因竇貞固舉行酒會，權貴重臣全都到齊，弘肇神色嚴峻地舉起酒杯對周太祖説："昨日早上朝廷的議論多麽不同！今天我和你老弟同飲一杯。"楊邠、蘇逢吉也舉起大杯説："這是國家的大事，哪值得介意！"他們就同飲了一杯。弘肇又厲聲説："安定朝廷，平定禍亂，祇須長槍大劍，至於筆杆子，哪裏能够用呢！"三司使王章説："雖然有長槍大劍，假如没有掌筆杆子的人，供給軍隊的錢財糧草，由什麽地方來？"弘肇沉默不答，不一會兒就散去了。

未幾，三司使王章於其第張酒樂，時弘肇與宰相、樞密使及内客省使閻晋卿等俱會。酒酣，爲手勢令，弘肇不熟其事，而閻晋卿坐次弘肇，屢教之。蘇逢吉戲弘肇曰："近坐有姓閻人，何憂罰爵！"弘肇妻閻氏，本酒妓也，弘肇謂逢吉譏之，大怒，以醜語詬逢吉。逢吉不校，弘肇欲毆逢吉，逢吉策馬而去。弘肇遽起索劍，意欲追逢吉。楊邠曰："蘇公是宰相，公若害之，致天子何地，公細思之！"邠泣下。弘肇索馬急馳而去，邠慮有非常，連鑣而進，送至第而

不久，三司使王章在自己家中安排歌舞酒宴，這時弘肇與宰相、樞密使及内客省使閻晋卿等都在會。酒興正濃，玩起劃拳的酒令，弘肇對這事不熟悉，而閻晋卿的座位正挨着弘肇，每每教他。蘇逢吉對弘肇開玩笑説："你座旁有姓閻的人，哪用擔心罰酒！"弘肇的妻子閻氏，本是酒宴上的妓女，弘肇認爲蘇逢吉譏諷自己，十分惱怒，用醜話駡逢吉。逢吉不計較，弘肇要打逢吉，逢吉驅馬離去。弘肇立即起身找劍，打算追趕逢吉。楊邠説："蘇公是宰相，你如殺害他，把皇帝放在什麽位置，你要仔細想一想。"楊邠説得流下眼淚。弘肇要來馬急奔而去，楊邠擔心發生意外，和他并馬行進，送他到家後纔返回。

還。自是將相不協如水火矣。隱帝遣王峻將酒樂於公子亭以和之，竟不能解。

其後李業、郭允明、後贊、聶文進居中用事，不悦執政。又見隱帝年漸長，厭爲大臣所制，嘗有忿言，業等乃乘間譖弘肇等，隱帝稍以爲信。業等乃言弘肇等專權震主，終必爲亂，隱帝益恐。嘗一夕，聞作坊鍛甲之聲，疑外有兵仗卒至，達旦不寐。自是與業等密謀禁中，欲誅弘肇等，議定，入白太后。太后曰："此事豈可輕發耶！更問宰臣等。"李業在側，曰："先皇帝言，朝廷大事，莫共措大商量。"太后又言之，隱帝怒曰："閨門之內，焉知國家之事！"拂衣而出。內客省使閻晋卿潛知其事，乃詣弘肇私第，將欲告之，弘肇以他事拒之不見。

乾祐三年冬十一月十三日，弘肇入朝，與樞密使楊邠、三司使王章同坐於廣政殿東廡下，俄有甲士數十人自內而出，害弘肇等於閣，夷其族。先是，弘肇第數有異，嘗一日，於階砌隙中有烟氣蓬勃而出。禍前二日昧爽，有星落於弘肇前三數步，如迸火而散，俄而被誅。周太祖踐阼，追封鄭王，以禮葬，官爲立碑。

弘肇子德琉，乾祐中，授檢校司空，領忠州刺史。粗讀書，親儒者，常不悦父之所爲。貢院嘗録一學科於省門叫噪，申中書門下，宰相蘇逢吉令送侍衛司，請痛笞刺面。德琉聞之，白父曰："書生無禮，有府縣御史臺，非軍務治也。公卿如此，蓋欲彰大人之過。"弘肇深以爲然，即破械放之。後之識者尤嘉德琉之爲人焉。

弘肇弟福，比在滎陽别墅，聞

從這以後將相不和如水火不相容了。隱帝派王峻帶着酒和樂舞到公子亭爲他們調和，但終究没有和解。

後來李業、郭允明、後贊、聶文進任内廷要職，對執政大臣不滿。又見隱帝年齡漸長，不樂意受大臣制約，常有怨言，李業等就趁機誣陷弘肇等，隱帝漸漸信以爲真。於是李業等就説弘肇等專擅權勢，威逼君主，最終必定作亂，隱帝更加恐懼。曾在一天晚上，聽見作坊鍛造甲胄的聲音，懷疑是外邊有人持刀槍棍棒突然來到，直至天亮不能入睡。從這以後和李業等在内宫秘密策劃，準備殺掉弘肇等，商定以後，入後宫禀告太后。太后説："這事怎可輕易行動呢！再徵求執政大臣等人的意見。"李業在一旁，説："先皇帝説過，朝廷大事不要和窮書生共同商量。"太后又重復自己的意見，隱帝生氣地説："屋内女流，哪知國家的事！"一拂衣襟就出去了。内客省使閻晋卿暗中瞭解到這事，就到弘肇的私家住宅，準備告訴他，弘肇用其他事爲理由拒不見面。

乾祐三年冬十一月十三日，弘肇入朝，和樞密使楊邠、三司使王章同坐在廣政殿東廊房下，不一會兒有數十名帶甲武士從内出來，把弘肇等殺死在閣中，又全殺了他們的家族。在這以前，弘肇的住宅多次出現異常現象，曾有一天，在階梯的磚石縫隙中有烟氣蓬勃而出。凶禍發生的前兩天拂曉，有星落在弘肇身前三幾步，如火花一閃而散，不久他就被殺了。周太祖登帝位，追封弘肇爲鄭王，按禮儀安葬，由官府爲他樹碑。

弘肇的兒子名德琉，乾祐年間，任命爲檢校司空，領忠州刺史。他粗略地讀過一些書，親近讀書人，常不滿父親的作爲。貢院曾記下某一學科到省門叫嚷的考生的姓名，申報到中書門下，宰相蘇逢吉命令押送侍衛司，請痛打他們并在臉上刺字。德琉得知後，對他父親説："書生無理取鬧，自有府縣御史臺處理，不屬軍事機關的管轄範圍。公卿大臣這樣做，是想張揚你的過失。"弘肇認爲他的話十分正確，立即解除枷鎖放人。後來的有識之士特别贊賞德琉的爲人。

弘肇的弟弟名福，正住在滎陽的别墅，得知

禍，匿於民間。周太祖即位，累遷閑厩使。仕皇朝，歷諸衛將軍。

禍訊，隱藏在民間。周太祖即位，經多次升遷，任爲閑厩使。在宋朝爲官，歷任各侍衛軍將領。

**楊邠**

楊邠，魏州冠氏人也。少以吏給事使府，後唐租庸使孔謙，即其妻之世父也。謙領度支，補勾押官，歷孟、華、鄆三州糧料使。高祖爲鄴都留守，用爲左都押衙，高祖鎮太原，益加親委。漢國建，遷檢校太保、權樞密使。汴、洛平，正拜樞密使、檢校太傅。及高祖大漸，與蘇逢吉、史弘肇等同受顧命，輔立嗣君。隱帝即位，宰臣李濤上章，請出邠與周太祖爲藩鎮，邠等泣訴於太后，由是罷濤而相邠，加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仍兼樞密使。

楊邠，魏州冠氏人。年輕時以辦事員身份在使府供事，後唐租庸使孔謙，就是他妻子的伯父。孔謙領度支，楊邠補任爲勾押官，歷任孟、華、鄆三州糧料使。高祖爲鄴都留守時，任用爲左都押衙，高祖爲太原節鎮，對他更加信任重用。漢國建立，楊邠升任檢校太保、權樞密使。汴京、洛陽平定後，正式任命爲樞密使、檢校太傅。當高祖病危，楊邠與蘇逢吉、史弘肇等同受臨終遺命，協助擁立繼位新君。隱帝即位，執政大臣李濤進呈奏章，請遣出楊邠和周太祖去任軍鎮職務，楊邠等到太后面前哭訴，因此罷免了李濤而任楊邠爲宰相，加授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仍舊兼樞密使。

時中書除吏太多，訛謬者衆，及邠居相位，帝一以委之，凡南衙奏事，中書除命，先委邠斟酌。如不出邠意，至於一簿一掾，亦不聽從。邠雖長於吏事，不識大體，常言："爲國家者，但得帑藏豐盈，甲兵强盛，至於文章禮樂，并是虚事，何足介意也。"平河中，邠加右僕射。邠既專國政，觸事苛細，條理煩碎，前資官不得於外方居止，自京師至諸州府，行人往來，并須給公憑。所由司求請公憑者，朝夕填咽，旬日之間，民情大擾，行路擁塞，邠乃止其事。

當時中書省任命官員太多，濫授誤任的不少，當楊邠登上相位，隱帝一切委托楊邠處理，凡尚書省的上奏、中書省的任命，先交付楊邠斟酌。如不是出於楊邠的意見，就連任命一主簿一吏員，也不同意。楊邠雖擅長處理公務，但不識大體，他常説："作爲一個國家，衹要能做到庫存豐足、兵馬强盛就行了，至於文章禮樂，都是虚事，哪值得留心。"平定河中後，楊邠加任右僕射。楊邠既執掌國政，遇事苛求細節，規章制度繁雜細碎，如前任官不能在外地停留，由京城到各州府，行人往來都必須由官府出給憑證。到所由司求請官府憑證的人，從早到晚堵塞了通道，十來天内，民心大亂，道路擁塞不通，楊邠纔中止了這事。

時史弘肇恣行慘酷，殺戮日衆，都人士庶，相目於路，邠但稱弘肇之善。太后弟武德使李業求爲宣徽使，隱帝與太后重違之，私訪於邠。邠以朝廷内使，遷拜有序，不可超居，遂止。隱帝所愛耿夫人，欲立爲后，邠亦以爲太速。夫人卒，隱帝欲以后禮葬，邠又止之，隱帝意不悦。左右有承間進甘言者，隱帝益怒之。邠繕甲

當時史弘肇隨意施行殘酷刑法，殺人一天比一天多，京城中的官民，在路上衹敢相望而不敢交談，楊邠衹説弘肇好的一面。太后的弟弟武德使李業要求任宣徽使，隱帝與太后難於拒絶他，私下徵求楊邠的意見。楊邠認爲朝廷的内宫使臣，升任有一定秩序，不能破例高升，於是就作罷。隱帝喜愛耿夫人，打算立爲皇后，楊邠也認爲太快了。耿夫人去世，隱帝想用皇后的禮儀安葬，楊邠又加以制止，隱帝心中很不高興。身旁

兵，實帑廩，俾國用不闕，邊鄙粗寧，亦其功也。

有人趁機用甜言蜜語奉承，隱帝對楊邠更加怨恨。楊邠修造兵器甲胄，充實國庫錢糧，使國家開支不缺，邊境基本上安寧，這也是他的功勞。

### 王章

王章，大名南樂人也。少爲吏，給事使府。同光初，隸樞密院，後歸本郡，累職至都孔目官。後唐清泰末，屯駐捧聖都虞候張令昭作亂，逐節度使劉延皓，自稱留後，章以本職爲令昭役使。末帝遣范延光討平之，搜索叛黨甚急。章之妻即白文珂之女也，文珂與副招討李敬周善，以章爲托。及攻下逆城，敬周匿之，載于橐駝褚中，竄至洛下，匿於敬周之私第。及末帝敗，章爲省職，歷河陽糧料使。高祖典侍衛親軍，詔爲都孔目官，從至河東，專委錢穀。國初，授三司使、檢校太傅，從征杜重威於鄴下。明年，高祖崩，隱帝即位，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

王章，大名南樂人。年輕時爲官吏，在使府供事。同光初年，隸屬樞密院，後來歸屬本郡，職務升到都孔目官。後唐清泰末年，屯駐捧聖都虞候張令昭作亂，趕走節度使劉延皓，自稱留後，王章以原任職務受令昭使喚。末帝派范延光討平令昭，十分緊迫地搜索叛黨。王章的妻子就是白文珂的女兒，文珂與副招討使李敬周相好，就委托他照顧王章。到攻下叛賊的城池，敬周把王章藏了起來，裝入駱駝背上的袋子中，逃奔到洛下，隱藏在敬周的私人住宅。當末帝敗後，王章在尚書省中任職，曾任河陽糧料使。高祖統領侍衛親軍時，召他爲都孔目官，隨從到河東，專任他掌管錢糧。開國初年，授三司使、檢校太傅，隨高祖前往鄴下征討杜重威。第二年，高祖去世，隱帝即位，加授檢校太尉、同平章事。

居無何，蒲、雍、岐三鎮叛。是時，契丹犯闕之後，國家新造，物力未充，章與周太祖、史弘肇、楊邠等盡心王室，知無不爲，罷不急之務，惜無用之費，收聚財賦，專事西征，軍旅所資，供饋無乏。及三叛平，賜與之外，國有餘積。然以專於權利，剝下過當，斂怨歸上，物論非之。舊制，秋夏苗租，民税一斛，别輸二升，謂之“雀鼠耗”。乾祐中，輸一斛者，别令輸二斗，目之爲“省耗”。百姓苦之。又，官庫出納緡錢，皆以八十爲陌，至是民輸者如舊，官給者以七十七爲陌，遂爲常式。民有訴田者，雖無十數户，章必命全州覆視，幸其廣有苗額，以增邦賦，曾未數年，民力大困。章與楊邠不喜儒士，郡官所請月俸，皆取不堪資軍者給之，謂之“閑雜物”，命所司高估其

没過多久，蒲、雍、岐三鎮反叛。當時，正處在契丹摧毀京城之後，國家新建，物力不充足。王章與周太祖、史弘肇、楊邠等爲朝廷盡心竭力，凡是知道應做的事無不去做，停止不迫切的事務，節省不必要的開支，聚集財物錢糧，專門用於西征，凡軍隊所需的一切，供應充足。當三鎮叛亂平定，除了用作賞賜外，國庫仍有積蓄。但因他一心衹在於經營財利，過分剥削百姓，招致下民對朝廷的怨恨，遭到時人的譴責。按舊有制度，秋夏田租，百姓每交税一斛，另交兩升，稱爲“雀鼠耗”。乾祐年間，每交税一斛，規定要另交兩斗，取名叫“省耗”。百姓深受其苦。另有一事，官庫收支緡錢，都是以八十當一百，到這時百姓交納如舊，官方支付衹以七十七當一百，從此就作爲定式。百姓有田事訴訟，雖不過十多户，王章必令全州普查，希望能擴大田畝數額，從而增加國家税收，没過幾年，民力大困。王章和楊邠不喜歡文人出身的官吏，各郡行政官員申請發放每月俸禄，都用不能供作軍用的

價，估定更添，謂之“擡估”，章亦不滿其意，隨事更令更添估。章急於財賦，峻於刑法，民有犯鹽、礬、酒麯之令，雖絲毫滴瀝，盡處極刑。吏緣爲奸，民不堪命。

物品給予，稱作“閑雜物”，命有關官府評估高價，評定後又抬高，稱作“抬估”，王章還覺得不稱自己心意，隨時又令再抬高價額。王章在徵收財利賦稅方面很急迫，在施用刑法方面很嚴厲，百姓一旦犯鹽、礬、酒麯的禁令，雖僅是絲毫點滴，都處以死刑。官吏藉機舞弊，百姓難以生存。

章與楊邠同郡，尤相親愛，其獎用進拔者，莫非鄉舊。常輕視文臣，曰：“此等若與一把算子，未知顛倒，何益於事！”後因私第開宴席，召賓客，史弘肇、蘇逢吉乘醉喧詬而罷。章自是忽忽不樂，潛求外任，邠與弘肇深阻其意。而私第數有怪異，章愈懷憂恐。乾祐三年冬，與史弘肇、楊邠等遇害，夷其族。妻白氏，禍前數月而卒。無子，惟一女，適户部員外郎張貽肅，羸疾逾年，扶病就戮。

王章和楊邠是同郡人，相互間特別親密友愛，他們稱道任用和提拔的人，無不是同鄉故人。他一貫輕視文臣，説：“這種人如給他們一把算子，放顛倒了也不知道，能對事情有什麽幫助！”後在私人住宅開宴會，召集賓客，因史弘肇、蘇逢吉帶醉喧鬧叫駡而散。王章從此悶悶不樂，暗中要求去做外地官，楊邠和史弘肇竭力勸止他的念頭。又因私人住宅中多次發生怪異現象，王章更懷憂慮恐懼。乾祐三年冬，王章和史弘肇、楊邠等被殺，并殺了他們的家屬族人。王章的妻子白氏，在禍變的幾個月前去世。他没有兒子，祇有一個女兒，嫁給户部員外郎張貽肅，病魔纏身已一年多，帶病上刑場。

## 李洪建

李洪建，太后母弟也。事高祖爲牙將，高祖即位，累歷軍校，遥領防禦使。史弘肇等被誅，以洪建爲權侍衛馬步軍都虞候。及鄴兵南渡，命洪建誅王殷之族，洪建不即行之，但遣人監守其家，仍令給饌，竟免屠戮。周太祖入京城，洪建被執，王殷感洪建之恩，累祈周太祖乞免其死，不從，遂殺之。洪建弟業。

李洪建，是太后的同母兄弟。效勞於高祖，任牙將，高祖即位後，洪建多次擔任軍中將領，遥領防禦使。史弘肇等被殺，任命洪建爲代理侍衛馬步軍都虞候。當鄴城兵馬渡河南下時，命洪建殺掉王殷的家屬族人，洪建没立即執行，祇是派人把守監視他的住宅，并令供給飲食，最後免遭殺害。周太祖入京城，洪建被逮捕，王殷感激洪建的恩情，多次請求周太祖免他一死，周太祖不同意，就殺了洪建。洪建的弟弟名業。

## 李業

業，昆仲凡六人，業處其季，故太后尤憐之。高祖置之麾下，及即位，累遷武德使，出入禁中。業恃太后之親，稍至驕縱。隱帝嗣位，尤深倚愛，兼掌内帑，四方進貢二宫費委之出納。業喜趨權利，無所顧避，執政大臣不敢禁詰。會宣徽使闕，業意欲之，太后亦令人微露風旨於執政。

李業共有兄弟六人，李業排行在最後，所以太后特别憐愛他。高祖把他安排在自己手下，當高祖即位後，一直晉升到武德使，出入内宫。李業依仗太后的親愛，漸漸變得驕横放縱。隱帝繼位，對他的倚重愛護更加深切，讓他兼管宫内府庫，四方進貢物品及皇帝、太后兩宫的費用都委托他收支。李業好謀取權勢名利，毫無顧忌退讓，執政大臣不敢制止責難。遇宣徽使缺員，李

時楊邠、史弘肇等難之，業由是積怨，蕭墻之變，自此而作。楊、史既誅，業權領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北郊兵敗，業自取金寶懷之，策馬西奔。行至陝郊，其節度使洪信，即其長兄也，不敢匿於家。業將奔太原，至絳州境，爲盗所殺，盡奪而去。

業内心想得到這一職位，太后也令人向執政大臣暗示自己的心意。當時楊邠、史弘肇等人爲難他，李業因此懷恨在心，朝廷内部的大亂，就是由這事引起的。楊邠、史弘肇被殺之後，李業臨時代理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在京城北郊兵敗後，李業自取金寶藏入懷中，驅馬向西逃去。走到陝州郊外，該州節度使李洪信就是他的大哥，不敢把他藏在家裏。李業準備逃奔到太原，走到絳州境内，被强盗殺死，强盗奪取了他的所有財寶後離去。

### 閻晉卿

閻晉卿者，忻州人也。家世富豪，少仕并門，歷職至客將，高祖在鎮，頗見信用。乾祐中，歷閤門使，判四方館。未幾，關西亂，郭從義討趙思綰於京兆，晉卿偏師以攻賊壘。賊平，爲内客省使，丁父憂，起復前職。時宣徽使闕，晉卿以職次事望，合當其任，既而久稽拜命，晉卿頗怨執政。會李業等謀殺楊、史，詔晉卿謀之，晉卿退詣弘肇，將告其事，弘肇不見。晉卿憂事不果，夜懸高祖御容於中堂，泣禱於前，遲明戎服入朝。内難既作，以晉卿權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北郊兵敗，晉卿乃自殺於家。

閻晉卿，忻州人。家庭世代富豪，年輕時在并門做官，歷任各職，晉升到客將，高祖在鎮時，他很受高祖的信任重用。乾祐年間，任閤門使，判四方館。不久，關西發生叛亂，郭從義往京兆討伐趙思綰，晉卿率偏師進攻賊壘。平定叛賊後，任内客省使，因父親去世而離任，守喪期未滿又恢復前職。這時宣徽使缺員，晉卿按職務級别和辦事的聲譽，都適合擔任這一職務，後來久久拖延没任命，晉卿對執政大臣很怨恨。正當李業等策劃殺害楊邠、史弘肇，召晉卿商議，晉卿退下後前去見史弘肇，準備把這事告訴他，弘肇不見他。晉卿憂慮事情不成功，夜間在中堂懸挂高祖的畫像，在像前哭泣祈禱，黎明時身着軍裝入朝。内難發生後，隱帝任命晉卿權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在京城北郊兵敗後，晉卿就在家中自殺了。

### 聶文進

聶文進，并州人。少給事於高祖帳下，高祖鎮太原，甚見委用，職至兵馬押司官。高祖入汴，授樞密院承旨，歷領軍、屯衛大將軍，遷領衛大將軍，仍領舊職。遇周太祖出征，稍至驕横，久未遷改，深所怨望，與李業輩構成變亂。史弘肇等遇害之前夕，文進與同黨預作宣詔，制置朝廷之事，凡關文字，并出文進之手。明日難作，文進點閲兵籍，徵發軍衆，指揮取舍，以爲己任，内外咨稟，前

聶文進，并州人，年輕時在高祖軍中供事，高祖鎮守太原時，文進很受高祖信任重用，職務升到兵馬押司官。高祖進入汴京，任命爲樞密院承旨，歷任領軍、屯衛大將軍，升領衛大將軍，仍舊領原職。遇上周太祖出征離京，文進逐漸變得驕横起來，因長時間没升官，心中十分怨恨，與李業等人聯合發動了變亂。史弘肇等遇害的前一天晚上，文進和同黨預先起草了待宣布的詔書，安排處置朝廷的事務，凡涉及到文筆的事，都出自文進的手。第二天大難發動，文進查閲兵員名册，調撥兵衆，指揮行動，决定取捨，把這

後填咽。太祖在鄴被構，初謂文進不預其事，驗其事迹，方知文進亂階之首也，大詬詈之。太祖過封丘，帝次於北郊，文進告太后曰："臣在此，請宫中勿憂。"兵散之後，文進召同黨痛飲，歌笑自若。遲明，帝遇禍，文進奔竄，爲軍士所追，梟其首。

些當作自己的責任，内外前來請示彙報的人，前前後後堵塞了通道。太祖在鄴城被誣陷，最初以爲文進没參預這事，追查這事的經過，纔知文進是造成禍亂的首惡分子，狠狠地辱駡他。太祖過了封丘，隱帝駐兵在北郊，文進告訴太后説："有我在這裏，請宫中人不要擔心。"隱帝兵馬敗散後，文進召集同黨痛飲，若無其事地歡歌笑語。黎明，隱帝遇難，文進逃竄，被兵士追上，割下他的人頭示衆。

## 後贊

後贊，爲飛龍使。贊母本倡家也，與父同郡，往來其家，生贊。從職四方，父未嘗離郡，贊既長，疑其所生。及爲内職，不欲父之來，寓書以致其意。父自郡至京師，直抵其第，贊不得已而奉之。乾祐末，宰相楊邠、侍衛親軍使史弘肇執權，贊以久次未遷，頗懷怨望，乃與樞密承旨聶文進等構變。及難作，贊與同黨更侍帝側，剖判戎事，且防間言。北郊兵敗，贊竄歸兖州，慕容彦超執之以獻，有司鞫贊伏罪，周太祖命誅之。

後贊，官爲飛龍使。後贊的母親本是歌女，與後贊的父親是同郡人，往來他家中，就生了後贊。後贊隨主官任職輾轉四方，他的父親從來没離開本郡，後贊長大後，懷疑自己的身世。到他擔任内宫職務，不願他父親來京，寄信表達自己的心思。他父親由郡來到京城，直抵他的住宅，後贊不得已祇好供養他。乾祐末年，宰相楊邠、侍衛親軍使史弘肇掌權，後贊因長期停留原職而没晋升，心中深懷怨恨，就與樞密承旨聶文進等策劃變亂。當變亂發動，贊和同黨輪流守候在隱帝旁邊，裁决軍事，并且提防有人進言離間。當京城北郊兵敗，後贊逃奔到兖州，慕容彦超拘捕他後交付朝廷，有關官司進行審理，後贊服罪，周太祖下令處死他。

## 郭允明

郭允明者，小名寶十，河東人也。幼隸河東制置使范徽柔，被誅，允明遂爲高祖厮養，服勤既久，頗得高祖之歡心。高祖鎮太原，稍歷牙職，及即位，累遷至翰林茶酒使兼鞍轡庫使。隱帝嗣位，尤見親狎，每恃寵驕縱，略無禮敬。與相州節度使郭謹以同宗之故，頗交結。謹在鎮，允明常齎御酒以遺之，不以僭上犯禁爲意。其他輕率，悉皆類此。執政大臣頗姑息之。嘗奉使荆南，車服導從，有同節度使將，州縣郵驛，奔馳畏慑，節度使高保融承迎不暇。允明潜使人步度城壁之高庳，池隍之廣隘，

郭允明，小名叫寶十，河東人。年輕時在河東制置使范徽柔手下做事，范徽柔被殺，允明就被高祖收留使喚，勤懇效勞的時間既長，很得太祖的歡心。高祖鎮守太原時，允明逐漸擔任軍府中的職事，當高祖即位後，允明一直晋升到翰林茶酒使兼鞍轡庫使。隱帝繼位，允明更加受寵，常依仗皇帝的寵愛而驕横放縱，毫不守禮持重。他與相州節度使郭謹因爲是同族人的緣故，相交很深。郭謹在軍鎮，允明常帶御酒送給他，不把冒犯皇上違反禁令放在心裏。其他輕率行爲，全都和這類似。執政大臣常常姑息他。允明曾奉命出使荆南，車馬服飾、前導後隨，規格和節度使將軍相同，州縣用郵車奔馳相告，全都提心吊膽，節度使高保融爲恭迎他搞得手忙脚亂。允明

以動荆人，冀得重賄。乾祐末，兼飛龍使。未幾，與李業輩構變，楊邠等諸子，允明親刃之於朝堂西廡下。王章女婿户部員外郎張貽肅，血流逆注，聞者哀之。及北郊之敗，允明迫帝就民舍，手行弒逆，尋亦自殺。

暗中派人用脚步測量城墻的高低，護城河及壕溝的寬窄，用作打動荆南人的心，希望能獲取厚贈。乾祐末年，兼任飛龍使。不久，與李業等人策動變亂，楊邠等衆人，允明親自把他們殺死在朝堂的西廊房下。王章的女婿户部員外郎張貽肅，被殺時流血往上噴，知情人都爲他哀傷。當北郊兵敗，允明逼迫隱帝到民房，親手殺死了他，隨後也自殺了。

## 劉銖

劉銖，陝州人也。少事梁邵王朱友誨爲牙將。晋天福中，高祖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與銖有舊，乃表爲内職。高祖出鎮并門，用爲左都押牙。銖性慘毒好殺，高祖以爲勇斷類己，深委遇之。國初，授永興軍節度使，從定汴、洛，移鎮青州，加同平章事。隱帝即位，加檢校太師、兼侍中。銖立法深峻，令行禁止，吏民有過，不問輕重，未嘗貸免。每親事，小有忤旨，即令倒曳而出，至數百步外方止，膚體無完者。每杖人，遣雙杖對下，謂之“合歡杖”。或杖人如其歲數，謂之“隨年杖”。在任擅行賦斂，每秋苗一畝率錢三千，夏苗一畝錢二千，以備公用。部内畏之，脅肩重迹。

劉銖，陝州人。年輕時效力於梁的邵王朱友誨，任軍府將領。晋天福年間，高祖任侍衛親軍都指揮使，與劉銖有交情，就上表推薦爲宫内職事官。高祖離京出鎮并州，任命劉銖爲左都押牙。劉銖生性殘酷好殺，高祖認爲他勇猛果斷和自己相似，十分看重并善待他。開國初年，任命爲永興軍節度使，跟隨高祖平定汴京、洛陽，調任青州節度使，加授同平章事。隱帝即位，加授檢校太師、兼侍中。劉銖立法嚴峻，有令必行，有禁必止，官吏百姓有過失，不問輕重，從不寬容免罪。每次親自處理事務，衹要有人稍稍違背自己的心意，就令倒拖出去，直到好幾百步外纔作罷，這人已體無完膚。每次打人，派人用兩杖對打，稱作“合歡杖”。有時打人又按受刑人的歲數，稱作“隨年杖”。在任擅自進行横徵暴斂，秋税每畝一律收錢三千，夏税每畝收錢兩千，用作官府開支。轄境内的人畏懼他，縮肩迭脚，不敢稍有違背。

乾祐中，淄、青大蝗，銖下令捕蝗，略無遺漏，田苗無害。先是，濱海郡邑，皆有兩浙迴易務，厚取民利，自置刑禁，追攝王民，前後長吏利其厚賂，不能禁止。銖即告所部，不得與吴越徵負，擅行追攝，浙人惕息，莫敢干命。朝廷懼銖之剛戾難制，因前沂州刺史郭瓊自海州用兵還，過青州，遂留之，即以符彦卿代銖，銖即時受代。

乾祐年間，淄、青兩州蝗災嚴重，銖下令捕捉蝗蟲，不讓稍有遺漏，田畝莊稼没受損害。先前，沿海郡縣都設有兩浙迴易務，重重刮取百姓財利，自設刑具監獄，催逼、監禁王朝的臣民，前後長官貪圖他們的重金賄賂，不能禁止。劉銖上任後立即通告屬下各地，不准爲吴越人追收欠款，擅自進行催逼監禁，浙人恐懼萬分，無人敢違令。朝廷擔心劉銖剛猛，難以駕馭，趁前任沂州刺史郭瓊由海州征戰返回，途經青州，就留下他，隨即以符彦卿替换劉銖，劉銖立即接受了代换。

離鎮之日，有私鹽數屋，雜以糞

劉銖離開軍鎮的時候，有堆積數間屋的私

穢，填塞諸井，以土平之。彦卿發其事以聞。銖奉朝請久之，每潛戟手於史弘肇、楊邠第。會李業輩同誅弘肇等，銖喜，謂業輩曰："君等可謂僂㑩兒矣。"尋以銖權知開封府事，周太祖親族及王峻家，并爲銖所害。周太祖入京城，執之下獄，銖謂妻曰："我則死矣，君應與人爲婢耳！"妻曰："明公所爲如是，雅合爲之。"周太祖遣人讓銖曰："昔日與公常同事漢室，寧無故人之情！家屬屠滅，公雖奉君命，加之酷毒，一何忍哉！公家亦有妻子，還顧念否？"銖但稱死罪。遂啓太后，并一子誅之，而釋其妻。周太祖踐阼，詔賜銖妻陜州莊宅各一區。

鹽，混雜着糞便污物，填塞於各口井中，用土填平。符彦卿向朝廷告發了這件事。劉銖以閑官在朝廷待命，等了很長時間，常常暗中用手指指點史弘肇、楊邠的住宅而咒駡。當李業等人合力殺掉史弘肇等，劉銖十分高興，對李業等人説："你們可説是精明能幹的人了。"不久朝廷任命劉銖權知開封府事，周太祖的親屬族人及王峻一家，都被劉銖殺害。周太祖入京城，捉拿劉銖下獄，劉銖對妻子説："我死了也就罷了，想來你要爲人作婢女了！"妻子説："像你這樣的作爲，正該我得到做婢女的下場。"周太祖派人責備劉銖説："以前我和你曾共同效勞於漢朝，怎麽没有故人的情誼！我的家屬被殺，你雖説是奉君主的命令，但加用殘酷刑罰，多麽殘忍啊！你家中也有妻子兒女，還眷念不？"劉銖無話可説，衹是口稱死罪。周太祖就請示太后，連同他的一個兒子一起處死，但赦免了他的妻子。周太祖登帝位，下詔賜給劉銖妻子陜州田莊住宅各一所。

史臣曰：臣觀漢之亡也，豈繫於天命哉！蓋委用不得其人，聽斷不符於理故也。且如弘肇之淫刑，楊邠之秕政，李業、晋卿之設計，文進、允明之狂且，雖使成王爲君，周公作相，亦不能保宗社之安，延歲月之命，况隱帝、逢吉之徒，其能免乎！《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必亂邦也。"當乾祐之末也，何斯言之驗歟！惟劉銖之忍酷，又安能逭於一死乎！

史臣曰：我考察漢國的滅亡，哪是由於天命呢！正是因爲職官的用人不當，政事的處置不合理的緣故啊。例如弘肇的濫用刑罰，楊邠的繁苛弊政，李業、晋卿的居心不良，文進、允明的輕狂放縱，即使是成王作君主，周公任宰相，也不能確保國家安寧，苟延短暫的國運，何况是隱帝、蘇逢吉這類人，還能免於滅亡嗎！《易經》中記載説："天子有天命，開國建封，世襲高官，不能用小人，用了必危害國家。"當乾祐末年，這話多麽的靈驗啊！想想劉銖的殘酷，又怎能逃脱一死呢！



# 舊五代史卷一百八(漢書十)

## 列傳第五

### 李崧

李崧，深州饒陽人。父舜卿，本州録事參軍。崧幼而聰敏，十餘歲爲文，家人奇之。弱冠，本府署爲參軍。其父嘗謂宗人李鏻曰："大醜生處，形奇氣異，前途應不居徒勞之地，賴吾兄誨激之。"大醜即崧之小字也。同光初，魏王繼岌爲興聖宫使，兼領鎮州節鉞，崧以參軍從事。時推官李蕘掌書，崧見其起草不工，密謂掌事吕柔曰："令公皇子，天下瞻望，至於尺牘往來章表論列稍須文理合宜，李侍御起草，未能盡善。"吕曰："公試代爲之。"吕得崧所作，示盧質、馮道，皆稱之，繇是擢爲興聖宫巡官，獨掌奏記。莊宗入洛，授太常寺協律郎。

李崧，深州饒陽人。父名舜卿，任本州録事參軍。李崧年幼時就很聰明，思維敏捷，十多歲時作文章，家中人都感到非同凡響。年約二十，本府委任爲參軍。他的父親曾對本家人李鏻説："大醜出生的地方，地形奇特，雲氣異常，他的前途當不會處在徒勞無功的微末地位，全仗你老兄教誨激勵他。"大醜就是李崧的小名。同光初年，魏王李繼岌任興聖宫使，兼領鎮州節度使，崧以參軍職務隨從效力。當時推官李蕘負責書翰，崧見他起草的文字不精美，暗中對掌事吕柔説："令公是主帥是皇子，天下人仰慕，其信函表章應當文理兼備，李侍御起草，没能盡美盡善。"吕柔説："你試着代他起草。"吕柔得到李崧所作的文章，給盧質、馮道看，他們都贊賞，於是提拔他爲興聖宫巡官，單獨掌管起草奏章書函等事。莊宗入洛陽，任命李崧爲太常寺協律郎。

王師伐蜀，繼岌爲都統，以崧掌書記。蜀平，樞密使郭崇韜爲宦官誣構，繼岌遂殺崇韜父子，外尚未知。崧白繼岌曰："王何爲作此危事，至於不容崇韜，至洛誅之未晚。今懸軍五千里，無咫尺書詔，便殺重臣，非謀也。"繼岌曰："吾亦悔之。"崧召書吏三四人，登樓去梯，取黄紙矯寫詔書，倒使都統印發之。翌日，告諸軍，軍情稍定。及自蜀還，明宗革命，任圜以宰相判三司，用崧爲鹽鐵推官，賜緋。丁内艱，歸鄉里。服

朝廷的兵馬征伐蜀國時，繼岌爲都統，任命李崧掌管公文信函事宜。蜀國平定，樞密使郭崇韜被宦官誣諂，繼岌就殺了崇韜父子，外部還不知道這事。李崧向繼岌進言説："大王爲什麽做這種危險事，就算你容不下崇韜，等到了洛陽再殺也不遲。現在我們孤軍深入敵境，離京五千里，没有一道詔令，就殺朝廷重臣，這是不明智的。"繼岌説："我也很後悔。"李崧召來三四名抄寫文書的人員，登上閣樓，撤去樓梯，拿出黄紙僞造詔令，倒着蓋上都統印頒發出去。第二天，通報各軍，軍心稍稍安定。當由蜀地回朝，明宗已取代帝位，任圜以宰相職位兼掌三司使

闕，鎮帥范延光奏署掌書記。延光爲樞密使，拜拾遺，直樞密院，遷補闕、起居郎、尚書郎，充職如故。長興末，改翰林學士。清泰初，拜端明殿學士、户部侍郎。

事，任用李崧爲鹽鐵推官，賜給緋色官衣。因母親去世而離任，回到鄉里。喪期滿，鎮州帥臣范延光上奏，請朝廷任命李崧爲掌書記。延光爲樞密使，李崧被任命爲拾遺，直樞密院，升補闕、起居郎、尚書郎，仍舊充任内銜職務。長興末年，改任翰林學士。清泰初年，任命爲端明殿學士、户部侍郎。

先是，長興三年冬，契丹入雲中，朝廷欲命重將鎮太原，時晋祖爲六軍副使，以秦王從榮不軌，懇求外任，深有北門之望。而大臣以晋高祖方權兵柄，難以議之。一日，明宗怒其未奏，范延光、趙延壽等無對，退歸本院，共議其事，方欲以康義誠爲之。時崧最在下位，聳立請曰："朝廷重兵多在北邊，須以重臣爲帥，以某所見，非石太尉不可也。"會明宗令中使促之，衆乃從其議。翌日，晋祖既受太原之命，使心腹達意於崧云："壘浮圖須與合却尖。"蓋感之深也。

先前，在長興三年的冬季，契丹人進入雲中，朝廷準備命重將鎮守太原，當時晋高祖爲六軍副使，因爲秦王從榮圖謀不軌，懇求離京去外地任職，極其盼望能有鎮守北大門太原的任命。而大臣們因晋高祖正掌握兵權，難以討論這事。一天，明宗爲大臣們没有奏報而發怒，范延光、趙延壽等無話對答，退回本院，共同商議這件事，纔打算以康義誠擔任。當時李崧在衆人中職位最低，他站起來禀告説："朝廷的重兵多在北邊，必須以重臣爲統帥，以我的看法，非由石太尉擔當不可。"恰巧明宗令宫中使臣前來催促，衆人就依從了李崧的建議。第二天，晋高祖接到鎮守太原的任命後，派心腹向李崧表達謝意説："造塔必須爲塔蓋上尖頂纔算成功。"這表明他對李崧深深地感激。

及清泰末，晋祖入洛，崧與吕琦俱竄匿於伊闕民家。旬日，晋高祖召爲户部侍郎，判户部，逾月，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與桑維翰并兼樞密使。維翰鎮相州，未幾，廢樞密院，事歸中書，加尚書右僕射。從幸鄴，丁外艱，恩制起復，崧上章數四，懇辭其命，優詔不允。復上章，不報，崧不得已而視事。晋少帝嗣位，復用桑維翰爲樞密使，命崧兼判三司。未幾，代維翰爲樞密使，與馮玉對掌機密。開運末，崧、玉信契丹之詐，經略瀛、鄚，中渡之敗，落其奸謀。契丹入京師，趙延壽、張礪素稱崧之才，契丹主善遇之，以崧爲太子太師，充樞密使。契丹主嘗謂左右曰："我破南朝，祗得李崧一人而已。"從

到清泰末年，晋高祖入洛陽，李崧和吕琦一同逃奔到伊闕，藏在民家。過了十來天，晋高祖召他任户部侍郎，判户部，過了一月，任命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和桑維翰同兼樞密使。維翰鎮守相州，不久，撤銷樞密院，原事務歸中書省掌管，加授李崧爲尚書右僕射。隨從高祖前往鄴城，因父親去世而離任，高祖下特殊優待的詔令起用他，李崧反復上奏，懇辭起用的任命，高祖又降言詞委婉的詔書駁回他的請求。李崧再次上奏，高祖不答覆，李崧不得已，祇好就職理事。晋少帝繼位，重新任命桑維翰爲樞密使，命李崧兼判三司。不久，代替維翰任樞密使，和馮玉同掌機密事宜。開運末年，李崧、馮玉中了契丹的詭計，出兵進攻瀛州、鄚州，中渡一戰失利，落入契丹的圈套。契丹攻入京城，趙延壽、張礪一向稱道李崧的才幹，契丹國主就加以優待，任命李崧爲太子太師，充樞密使。契丹國主曾對身邊

契丹北行，留於鎮州。

的人説："我滅掉南方的晋國，衹獲得李崧一人而已。"李崧隨契丹向北行進，在鎮州留了下來。

高祖平汴、洛，乃以崧之居第賜蘇逢吉，第中宿藏之物，皆爲逢吉所有。其年秋，鎮州逐麻答，崧與馮道、和凝十數人歸闕，授太子太傅。崧對朝之權右，謙挹承顔，未嘗忤旨。嘗以宅券獻蘇逢吉，不悦。崧二弟嶼、㠖，酣酒無識，與楊邠、蘇逢吉子弟杯酒之間，時言及奪我居第，逢吉知之。有部曲葛延遇者，逋李嶼船傭，嶼撻之，督其所負，遇有同輩李澄亦事逢吉，葛延遇夜寄宿於澄家，以嶼見督情告，遂一夕通謀告變。逢吉覽狀示史弘肇，其日逢吉遣吏召崧至第，從容語及葛延遇告變之事，崧以幼女爲托，逢吉遣吏送於侍衛獄。既行，崧恚曰："自古未有不亡之國，不死之人。"及爲吏所鞫，乃自誣伏罪，舉家遇害，少長悉尸於市，人士冤之。崧與徐台符同學相善，乾祐三年秋，台符夢崧謂曰："予之冤横，得請於帝矣。"及蘇、史之誅，并梟首於市，當崧所誅之地。未幾，葛延遇、李澄亦以戮死。

漢高祖平定汴京、洛陽後，就把李崧的住宅賜給了蘇逢吉，住宅中多年儲藏的物品都被逢吉占有。這年秋天，鎮州人趕走了麻答，李崧和馮道、和凝等十多人歸附朝廷，被任命爲太子太傅。李崧對朝中的權貴謙恭順從，從没觸犯他們的心思。曾把住宅證券奉送給蘇逢吉，逢吉有不樂的神色。李崧的兩個弟弟名叫嶼、㠖，沉湎於飲酒，毫無見識，和楊邠、蘇逢吉的子弟飲酒時，常提到你家奪我住宅的話，逢吉瞭解這事。有個名叫葛延遇的家奴，拖欠了李嶼的雇船錢，李嶼痛打他，逼他交出欠款，碰巧有同類人李澄在逢吉家爲奴，葛延遇晚上寄宿在澄家，把受李嶼督責的情形告訴李澄，他倆就在一夜間商定計策，上狀告李嶼叛變。逢吉看了狀子後交給史弘肇看，當天逢吉派吏員召李崧到自己家中，從容地談到葛延遇告發李嶼反叛的事，李崧就托他照顧自己的幼女，逢吉派吏員將李崧送到侍衛司監獄。一上路，李崧憤恨地説："自古以來没有不亡的國，不死的人。"當他受到獄官的審訊，就自認了不實的罪名，全家遭到殺害，不論老幼，尸體全都被抛棄在街市，衆多人士知他冤枉。李崧和徐台符一起念書，交情很好，乾祐三年秋，台符夢見李崧對自己説："我的冤枉，可以向皇帝請求昭雪了。"當蘇逢吉、史弘肇被殺，都被割下人頭懸挂在街市示衆，那裏正是李崧受害的地方。不久，葛延遇、李澄也受刑而死。

## 蘇逢吉

蘇逢吉，長安人。父悦，逢吉母早喪，而悦鰥居，旁無侍者。性嗜酒，雖所飲不多，然漱醪終日。佗人供膳，皆不稱旨，俟逢吉庖炙，方肯下箸。悦初仕蜀，官升朝列，逢吉初學爲文，嘗代父染翰。悦嘗爲高祖從事，甚見禮遇，因從容薦逢吉曰："老夫耄矣，才器無取。男逢吉粗學援毫，性復恭恪，如公不以犳犬之微，願令事左右。"高祖召見，以神

蘇逢吉，長安人。父親名悦，逢吉的母親早亡，而悦孤獨居處，别無侍候的人。悦有好酒的習性，雖然喝得不多，但能慢飲整天。其他人備辦的飯菜，都不合他的意，等到逢吉下厨燒烤，纔肯下筷子。悦最初在蜀國做官，官位升到朝班，逢吉開始學作文章，曾代父親執筆。悦曾任高祖手下從事，很受優待，於是從容地薦舉逢吉説："我已衰老，才能氣量不足取。我兒逢吉大致學會執筆作文，性情又恭敬謹慎，如您不以豚犬視之，希望讓他在您身邊效勞。"高祖召見逢

精爽惠，甚憐之。有頃，擢爲賓佐，凡有謀議，立侍其側。高祖素嚴毅，及鎮太原，位望崇重，從事稀得謁見，惟逢吉日侍左右。兩使文簿，堆案盈几，左右不敢輒通，逢吉置於懷袖，俟其悦色則諮之，多見其可。

吉，因他神情爽朗機靈，很是憐愛。過了不久，提拔他爲隨從官，凡有要事商議策劃，他都站立在高祖身旁侍候。高祖向來嚴峻剛毅，當他鎮守太原，名望地位極高，僚屬很少能見到他，衹有逢吉成天侍候在他身旁。兩使官署的文書賬册，堆滿了長案短桌，高祖身旁的人都不敢隨意通報，逢吉把這些文件放在懷裏袖中，看到高祖有喜悦神色時就請示彙報，很多事都得到高祖批准。

高祖建號於太原，逢吉自節度判官拜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車駕至汴，朝廷百司庶務，逢吉以爲己任，參决處置，并出胸臆，雖有當有否，而事無留滯。會翰林學士李濤從容侍帝，言及霸府二相，官秩未崇，逢吉旋加吏部尚書，未幾，轉左僕射，監修國史。從征杜重威於鄴下，數乘醉抵辱周太祖。及高祖大漸，與楊邠、史弘肇等卧内同受顧命。李濤與逢吉論甥舅之契，相得甚歡，濤之入相，逢吉甚有力焉。會濤上章，請出兩樞密爲方鎮，帝怒，罷濤相，勒歸私第，時論疑濤承逢吉之風旨。

高祖在太原建立國號，逢吉由節度判官任命爲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高祖前往汴京，逢吉把朝廷各部門的各種事務都當作分内的事，不論是參預決策或是定奪實施，都是出自心中所想，雖然有當有不當，但事情總算没有拖延積壓。當翰林學士李濤在閑暇時陪侍高祖，談到出自高祖軍府的兩位宰相官品還不够高，隨即加授逢吉吏部尚書，不久，轉任左僕射，監修國史。隨高祖往鄴下征討杜重威，多次帶醉意頂撞羞辱周太祖。當高祖病危，逢吉和楊邠、史弘肇等在卧室内同受臨終遺命。李濤和逢吉叙甥舅間的情誼，相互投合，很是愉快，李濤晋升相位一事，逢吉出了很大的力。當李濤上奏，請求派遣兩位樞密使出京去做軍鎮節度使，隱帝大怒，解除李濤的相職，勒令他回家閑居，當時輿論懷疑李濤是受了逢吉的暗示。

先是，高祖踐祚之後，逢吉與蘇禹珪俱在中書，有所除拜，多違舊制，用捨升降，率意任情，至有自白丁而升宦路、由流外而除令録者，不可勝數，物論紛然。高祖方倚信二相，莫敢言者。逢吉尤貪財貨，無所顧避，求進之士，稍有物力者，即遣人微露風旨，許以美秩。及楊邠爲相，稍奪二蘇之權，自是盡斂手而已。邠每懲二蘇之失，艱於除拜，至於諸司補吏，與門冑出身，一切停罷，時論以邠之蔽，固亦由逢吉、禹珪本不能至公於物之所致也。

先前，在高祖即帝位以後，逢吉和蘇禹珪同在中書省任職，凡有任命事項，多違背原有制度，或用或捨，或升或降，隨心所欲，以至有人由白丁進入仕途、由不入流的小吏任命爲縣令或録事參軍，這樣的事例多得數不清，人們議論紛紛。高祖正信任依仗二相，没人敢進言。逢吉特别貪圖錢財寶貨，毫不顧忌迴避，對求取晋升的人士中稍有財産的人，就派人暗示心意，答應給予美官。當楊邠任宰相，逐漸剥奪了二蘇的權力，從此全都縮手而停止妄爲。楊邠常把二蘇的過失作爲警戒，很難決定一項任命，至於各部門補充官吏和憑門第出任官職的事，一律停止進行，當時輿論認爲楊邠的弊病，自然也是由於逢吉、禹珪先前不能用公正的心待人而導致的。

初，高祖至汴，以故相馮道、李崧爲契丹所俘，佇於真定，乃以崧第賜逢吉，道第賜禹珪，崧於西洛有别業，亦爲逢吉所有。及真定逐契丹，崧、道歸朝。崧弟嶼以逢吉占據其第，時出怨言，未幾，崧以西京宅券獻於逢吉，不悦。會崧有僕夫欲誣告謀反，逢吉誘致其狀，即告史弘肇，令逮捕其家。逢吉遣直省吏召崧至第，即令監至侍衛獄。翌日，所司以獄辭上，其李嶼款招云："與兄崧、弟嶬，與家僮二十人商議，比至山陵發引之時，同放火謀亂，其告是實。"蓋自誣之辭也。逢吉仍以筆添注"二十人"字爲"五十人"，封下有司，盡誅崧家。時人冤之，歸咎於逢吉。逢吉深文好殺，從高祖在太原時，嘗因事，高祖命逢吉静獄，以祈福祐，逢吉盡殺禁囚以報。及執朝政，尤愛刑戮。朝廷患諸處盗賊，遣使捕逐，逢吉自草詔意云："應有賊盗，其本家及四鄰同保人，并仰所在全族處斬。"或謂逢吉曰："爲盗者族誅，猶非王法，鄰保同罪，不亦甚乎?"逢吉堅以爲是，竟去"全族"二字。時有鄆州捕賊使臣張令柔盡殺平陰縣十七村民，良由此也。

當初，高祖到達汴京，因原宰相馮道、李崧被契丹俘獲，居留在真定，就把李崧的住宅賜給逢吉，把馮道的住宅賜給禹珪，李崧在西洛另有產業，也被逢吉占有。當真定人趕走契丹，李崧、馮道歸附朝廷。李崧的弟弟李嶼因逢吉占據本家住宅，常常發出怨言，不久，李崧把西京住宅的證券奉送給逢吉，逢吉很不高興。正巧李崧家有個奴僕想誣告李家謀反，逢吉就引誘他呈上狀子，隨即告知史弘肇，令他逮捕李崧的全家。逢吉派中書省值班的吏員召李崧到自己家中，隨即令人押送到侍衛司監獄。第二天，主管官府將審訊記録上報，其中有李嶼的招認説："我和兄李崧、弟李嶬，與家僮二十人商議，等到高祖的靈車起動前往陵墓時，共同放火謀亂，有關的告發是事實。"這是自我誣陷的話。逢吉又用筆添加"二十人"爲"五十人"，封好後下達有關部門，殺害李崧全家。當時的人都認爲李崧冤枉，歸罪於逢吉。逢吉執法苛細，好殺人，隨高祖在太原時，曾因某事，高祖命逢吉澄清獄案，以祈求上天降福保佑，逢吉殺光了在獄囚犯後回報。當他執掌朝政，更加喜歡用刑殺人。朝廷以各地盗賊爲禍患，派人追捕，逢吉親自起草詔書，大意是説："所有盗賊，他的本家及四鄰同保人，都盼各地實行全族處斬。"有人對逢吉説："對作盗賊的人全族處斬，尚且不屬於王法，鄰里保人同樣定罪，不是太過分嗎?"逢吉堅持認爲自己是正確的，最終去掉了"全族"二字。當時有鄆州捕賊使臣張令柔殺光了平陰縣十七村百姓，正是由於這道詔令造成的。

逢吉性侈靡，好鮮衣美食，中書公膳，鄙而不食，私庖供饌，務盡甘珍，嘗於私第大張酒樂，以召權貴，所費千餘緡。其妻武氏卒，葬送甚盛，班行官及外州節制，有與逢吉相款洽者，皆令齎送綾羅絹帛，以備縞素，失禮違度，一至如此。又性不拘名教，繼母死不行服，妻死未周，其子并授官秩。有庶兄自外至，不白逢吉，便見諸子，逢吉怒，且懼他日凌

逢吉生性奢侈，喜歡華麗的服裝和精美的食品，中書省公用的飯菜，他嫌棄不吃，私厨備辦的菜肴，力求全是美味珍品，曾在私人住宅大辦歌舞酒會，召集權貴，一次開支一千多貫錢。他的妻子武氏去世，安埋送葬的儀式，規模都很盛大，朝廷要員和外州長官中，有與逢吉情投意合的人，都讓贈送綾羅綢緞，用於喪事，他背棄禮義，違反法度，竟到了這種地步。他又一貫不守名分禮教，繼母死後不戴孝守喪，妻子死後不到一月，他的兒子都受任官職。有堂兄從外地來，

弱其子息，乃密白高祖，誣以他事杖殺之。

没先告知逢吉，就去看望了逢吉的兒子們，逢吉大怒，并且擔心他今後欺凌自己的兒女，就暗中向高祖稟報，用其他事誣陷，最後用杖刑打死了他。

乾祐二年秋，加守司空。周太祖之將鎮鄴也，逢吉奏請落樞密使，隱帝曰："有前例否？"逢吉奏白："樞密之任，方鎮帶之非便。"史弘肇曰："兼帶樞密，所冀諸軍禀畏。"竟從弘肇之議。弘肇怨逢吉之異己，逢吉曰："此國家之事也，且以內制外則順，以外制內豈得便耶！"事雖不從，物議多之。居無何，王章張飲，會逢吉與史弘肇有謔言，大爲弘肇所詬，逢吉不校，幾至毆擊，逢吉馳馬而歸，自是將相失歡。逢吉欲希外任，以紓弘肇之怒，既而中輟。人問其故，逢吉曰："苟領一方鎮，祇消得史公一處分，則爲齏粉矣。"

乾祐二年秋，逢吉加授守司空。周太祖將出鎮鄴城時，逢吉上奏請解除太祖的樞密使職務，隱帝問："這事有先例嗎？"逢吉回答說："樞密使這一職任，由外地將領兼任不方便。"史弘肇說："兼任樞密使，是想讓各軍畏服聽命。"最後采納了弘肇的意見。弘肇埋怨逢吉不附和自己，逢吉說："這是國家的大事，况且由朝廷控制外地是順理成章的，由外治內怎麽行呢！"事情雖没有按逢吉的意見辦，但當時的議論對他還是贊賞的。没多久，王章設宴，當逢吉和史弘肇開玩笑，被史弘肇痛罵，逢吉不計較，差點造成毆打，逢吉驅馬跑回家，從此將相不和。逢吉想請求出任外地官，以便緩和弘肇的怒氣，隨後又作罷了。有人問其中的緣故，逢吉說："我如出外統領一個軍鎮，史公祇須稍作安排，我就得粉身碎骨了。"

李業輩惡弘肇、楊邠等，逢吉知之，每見業等，即微以言激怒之。及弘肇等被害，逢吉不預其謀，聞變驚駭，即受宣徽，權知樞密院事。尋令草制正授，制入，聞鄴兵至澶州乃止。事急，逢吉謂人曰："蕭墻之變，太覺匆遽，主上若有一言見問，必不至是矣。"數夕宿於金祥殿之東，謂天官正王處訥曰："夜來就枕未瞑，已見李崧在傍，生人與死人相接，無吉事也。"及周太祖自鄴至汴，官軍敗於劉子陂，是夕逢吉宿於七里郊，與同舍痛飲，醉將自刎，左右止之。至曙，與隱帝同抵民舍，遂自殺。周太祖定京城，與聶文進等同梟於北市，釋其家族。其梟首之所，適當李崧冤死之地。廣順初，詔就西京賜其子莊宅各一區。

李業等人厭惡弘肇、楊邠等人，逢吉瞭解這情況，每次遇見李業等，就暗暗用言語激怒他們。當弘肇等被害，逢吉没有參預策劃，得知事變後驚恐萬分，立即授予李業宣徽使，權知樞密院事。不久又命人起草委任詔令，正式任命爲知樞密院事，委任令擬好報進，得知鄴城兵馬已到澶州，於是作罷。事情十分緊急，逢吉對人說："朝内的變亂，我感到太突然，皇上如能問我一句話，必定不會到這種地步。"逢吉好幾夜住在金祥殿東，他對天官正王處訥說："昨夜倒在枕頭上没睡着，就看見李崧在一旁，活人與死人相接，没有吉祥的事。"當周太祖由鄴城抵達汴京，朝廷軍隊在劉子陂戰敗，這晚逢吉住在七里郊，和同舍的人痛飲，醉後將自殺，身旁的人制止了他。到天明，逢吉和隱帝同到民房，隨後就自殺了。周太祖安定京城後，把逢吉和聶文進等人的頭一同懸挂在北市示衆，赦免了他們的家屬族人。懸挂他們人頭的場所，正好是李崧含冤而死的地方。廣順初年，下令就在西京賜給逢吉的兒

子田莊住宅各一處。

## 李鏻

李鏻，唐宗屬也。父洎，韶州刺史。伯父湯，咸通中爲給事中。懿宗除乳母楚國夫人婿爲夏州刺史，湯封還制書，詔曰："朕少失所親，若非楚國夫人鞠養，則無朕此身，雖非朝典，望卿放下，仍今後不得援以爲例。"湯乃奉詔，其諒直如此。

李鏻，唐朝皇族人。父親名洎，任韶州刺史。伯父名湯，咸通年間任給事中。懿宗任命乳母楚國夫人的丈夫爲夏州刺史，李湯封好詔令退還，懿宗下詔說："我從小失去親母，要不是楚國夫人撫養，就没有我這一身，這項任命雖不合朝廷舊制，希望你能通融行下，從今以後不准援用這事作爲先例。"李湯纔領受詔令，他就是這樣的忠誠正直。

鏻少舉進士，累舉不第，客游河朔，稱清海軍掌書記，謁定州王處直，不見禮。鏻即脱緑被緋，入常山謁要人李弘規，以宗姓請兄事之，由是得進。趙王鎔辟爲從事，鎔卒，復爲王德明賓客。德明使鏻聘於唐莊宗，鏻密疏德明之罪，且言可圖之狀，莊宗嘉之。及常山平，以鏻爲霸府支使。嘗從容請於莊宗曰："鏻有四子，請誅之。"莊宗問其故，對曰："此輩生於常山，禀勃亂之氣，不可留也。"莊宗笑而止。同光初，授宗正卿，俄兼工部侍郎。常山有唐啓運陵，鏻受富民李守恭賂，署爲陵臺令。守恭暴横，爲長吏所訴，按之以聞，鏻左授司農少卿，削金紫，未幾，出爲河府副使。

李鏻年輕時應考進士，多次應考都没中，就漫游河朔地區，自稱是清海軍掌書記，拜訪定州王處直，不受禮待。李鏻就脱掉緑裝穿上緋衣，入常山拜訪要人李弘規，因姓氏相同，請把他作爲兄長對待，因此得以進入仕途。趙王鎔召任他爲從事，鎔去世後，又成爲王德明的賓客。德明派李鏻拜望唐莊宗，李鏻暗中陳述德明的罪過，并且提出可能吞并他的各種情況，莊宗表示贊賞。當平定常山時，任命李鏻爲自己軍府的支使。李鏻曾從容地請示莊宗說："我有四個兒子，請您殺掉他們。"莊宗問這樣做的理由，李鏻回答說："他們生長在常山，熏染叛道好亂的習氣，不能留在人世。"莊宗含笑制止了他。同光初年，授予宗正卿，不久兼工部侍郎。常山有唐朝的啓運陵，李鏻受了富人李守恭的賄賂，委任他爲陵臺令。守恭凶狠殘暴，被地方長官起訴，經查證後上報朝廷，李鏻被降任爲司農少卿，剥奪金魚袋及紫衣，不久，離京任河中府副使。

明宗即位，歷兵部、户部侍郎，工部、户部尚書。長興中，以與明宗有舊，常貯入相之意，從容謂時相曰："唐祚中興，宜敦叙宗室，才高者合居相位。僕雖不才，曾事莊宗霸府，見今上於藩邸時。家代重侯累相，靖安李氏，不在諸族之下；論才較藝，何讓衆人，久置僕於朝行，諸君安乎?"馮道、趙鳳每怒其僭。有頃，鏻因淮南細人言事，乃謂樞密使安重誨曰："僞吴欲歸國久矣，若

明宗即位後，李鏻歷任兵部、户部侍郎，工部、户部尚書。長興年間，因和明宗有舊情，常存晋升相位的心思，他從容地對現任宰相説："唐王朝復興大業，應該依次厚待皇族人，才能高的當居相位。我雖然没才幹，但曾在莊宗的軍府效勞，在當今皇帝爲太子時就見過他。我家世代封侯多人作相，靖安的李氏家族，不在其他家族之下；論才幹，比本領，我哪比衆人遜色，長期把我安置在朝官班列中，各位心安嗎?"馮道、趙鳳常常對他不安分的言行表示憤怒。過了不長時間，李鏻趁淮南間諜禀報情況時，就對樞密使

朝廷先遣使諭之，則旋踵而至矣。”重誨然之，以玉帶與細人，令往淮南爲信，久而不反，由是出鏻爲兗州行軍司馬。得代歸闕，復爲户部尚書，尋轉兵部尚書，有頃兼判太常卿事。嘗權典選部，銓綜失序，物論非之。晉天福中，守太子少保；開運中，遷太子太保。高祖至闕，授守司徒，數月而卒，年八十八。詔贈太傅。

安重誨説：“僞立的吴國想歸附我國已有很長時間了，如果朝廷先派使臣前去説明，那麼吴國就會隨之歸附。”重誨信了他的話，把玉帶交給間諜，令他帶到淮南作信物，去了很久却不返回，因此貶李鏻離京去任兗州行軍司馬。任滿得人替代，李鏻回到朝廷，再次擔任户部尚書，不久轉任兵部尚書，過了不久，兼判太常卿事。李鏻曾暫掌吏部，處理銓選事務毫無次第，輿論加以責難。晉天福年間，官爲守太子少保；開運年間，升爲太子太保。高祖抵達京城，授予守司徒，幾個月後李鏻就死了，享年八十八。朝廷下令追贈他爲太傅。

## 龍敏

龍敏，字欲訥，幽州永清人。少學爲儒，仕鄉里爲假掾。劉守光不道，敏避地浮陽，會戴思遠渡河而南，乃從之。鄉人周知裕仕梁爲裨將，敏往依焉，知裕屢薦不調，敏丐游都邑累年。唐莊宗定魏博，敏聞故人馮道爲霸府記室，乃客于河中，歲歸太原，館於馮道之家，監軍使張承業即署敏爲巡官，典監軍奏記。莊宗平河、洛，徵爲司門員外郎，以家貧乏養，求爲興唐少尹。逾年，丁母喪，退居鄴下，會趙在禮據鄴城，以敏鄉人，强起令署事，又爲亂軍所迫，敏不敢拒。明年，在禮鎮浮陽，敏復居喪制，服闋，除户部郎中，改諫議大夫、御史中丞。時敏父咸式年七十，咸式之父年九十餘，供養二尊，朝夕無懈。咸式以敏貴，得秘書監致仕。敏爲兵部侍郎，奉使幽州，鄉里耆舊留宴盡歡。馮贇爲北京留守，奏敏爲副，贇入掌樞機，敏爲吏部侍郎。

龍敏，字欲訥，幽州永清人。年輕時學習儒學，在本鄉任代理官吏。劉守光不守正道，龍敏往浮陽避難，碰上戴思遠渡黄河南行，龍敏就跟隨了他。同鄉人周知裕在梁國任副將，龍敏前往依附他，知裕多次薦舉他都没得到任命，龍敏在京城浪游了多年。唐莊宗平定魏博，龍敏得知故人馮道爲莊宗軍府的記室，就旅居河中，同年投奔太原，寄住馮道家中，監軍使張承業立即委任龍敏爲巡官，掌管監軍衙門的奏章文書事宜。莊宗平定黄河、洛水間地區，徵召龍敏爲司門員外郎，因家貧無力供養親人，要求任興唐少尹。過了一年多，因母親去世，離職居鄴下，正碰上趙在禮占據鄴城，因龍敏是同鄉人，强迫他在喪期中出來任職，又被亂軍逼迫，龍敏不敢違抗。第二年，在禮坐鎮浮陽，龍敏又回家守喪，喪期滿，任命爲户部郎中，改任諫議大夫、御史中丞。這時龍敏的父親咸式年七十，咸式的父親年九十多，他供養兩位長輩，從早到晚毫不懈怠。咸式因龍敏爲重臣，獲得秘書監職銜退休。龍敏任兵部侍郎，奉命出使幽州，家鄉故里的老人們留他宴飲，盡情歡樂。馮贇任北京留守，奏請朝廷任龍敏爲副職，馮贇入朝執掌機要，龍敏爲吏部侍郎。

敏學術不甚長，然外柔而内剛，愛决斷大計。清泰末，從唐末帝在懷州，時趙德鈞父子有異圖，晉安砦旦

龍敏的學識不是很廣博精深，但外柔内剛，愛决斷大計。清泰末年，隨唐末帝住在懷州，當時趙德鈞父子圖謀不軌，晉安砦隨時有陷落的憂

夕憂陷。末帝計無從出，問計於從臣。敏奏曰：“臣有一計，請以援兵從東丹王李贊華取幽州路趨西樓，契丹主必有北顧之患。”末帝然之，而不能用。敏又謂末帝親將李懿曰：“君連姻帝戚，社稷之危，不俟翹足，安得默默苟全耶！”懿因籌德鈞必破蕃軍之狀，敏曰：“僕燕人也，諳趙德鈞之爲人，膽小謀拙，所長者守城寨、嬰壕塹、篤勵健兒耳！若見大敵，奮不顧身，摧堅陷陣，必不能矣。況名位震主，奸以謀身乎！僕有狂策，不知濟否，苟能必行，亦救寨之一術也。”懿請言之，曰：“如聞駕前馬僅有五千匹，請於其間選壯馬精甲健夫千人，僕願與郎萬金二人由介休路出山，夜冒敵騎，循山入大寨，千騎之內，得其半濟，則寨無虞矣。張敬達等幽閉，不知朝廷援兵近遠，若知大軍在團柏谷中，有鐵障亦可衝踏，況敵騎乎！”末帝聞之曰：“龍敏之心極壯，用之晚矣。”人亦以爲大言，然其慷慨感激，皆此類也。

患。末帝想不出辦法，就向侍從官員問計。龍敏奏告說：“我有一計，請用援兵隨東丹王李贊華取道幽州直奔西樓，契丹國主必然會有北顧之憂。”末帝認爲他的意見很對，但没能采用。龍敏又對末帝的親信將領李懿說：“你和皇族連姻，國家的危機，不能坐待哪怕是一舉脚的時間，你怎能默默不言，衹求得保全自己呢！”李懿就提出德鈞必破蕃族軍隊的設想，龍敏說：“我是燕地人，深知趙德鈞的爲人，他膽子小，頭腦笨，所擅長的衹不過守城寨、據壕溝、鼓勵士卒罷了！如果遇上强敵，要他奮不顧身，挫敵精鋭，深入敵陣，必定做不到。何況他名聲地位脅迫君主，又用陰謀詭計爲自身打算呢！我有一條很冒險的計策，不知能否施行，假如能堅决施行，也算是救寨的一個辦法。”李懿請他提出來，龍敏說：“據説皇帝軍前馬有近五千匹，請在其中選擇壯馬精兵强健僕夫千人，我願和郎萬金兩人取道介休出山，夜間冒充敵人騎兵，沿着山邊進入大寨，千名騎兵之中，衹要能有一半通過敵陣到寨，那麽寨就無憂了。張敬達等被封鎖在重圍中，不知朝廷援兵遠近，如知大軍在團柏谷中，就算有鐵壁也可衝撞踐踏，何況衹是敵人騎兵呢！”末帝聽説後説：“龍敏的胸懷極其豪壯，任用他太遲了。”也有人認爲他是説大話，但他遇事慷慨激昂，都是這類狀況。

晋祖受命，敏以本官判户部，遷尚書左丞。丁父憂，服闋，復本官，遷太常卿。開運中，奉命使越。先是，朝臣將命，必拜起於浙帥，敏至，抗揖而已，識者多之。使還，改工部尚書。乾祐元年春，疽發於背，聞高祖晏駕，乃扶病於私第，縞素而臨，後旬日卒於家，時年六十三。隱帝嗣位，詔贈右僕射。

晋高祖即帝位，龍敏以本官兼掌户部，升任尚書左丞。因父親去世而離任，喪期滿，恢復原職，改任太常卿。開運年間，奉命出使越地。在這以前，朝臣奉命出使，必定向浙帥跪拜，龍敏到越地，衹與浙帥相互拱手作揖而已，有識之士都贊賞他。出使回，改任工部尚書。乾祐元年春，龍敏背上發毒瘡，得知高祖去世，就在家中支撑着病體，身着喪服痛哭哀悼，十來天後他就死在家中，時年六十三。隱帝繼位，下詔追贈龍敏爲右僕射。

**劉鼎**

劉鼎，字公度，徐州蕭縣人。祖泰，蕭縣令。父崇，梁太祖微時，常傭力崇家，及即位，召崇用之，歷

劉鼎，字公度，徐州蕭縣人。祖父名泰，蕭縣縣令。父親名崇，梁太祖卑賤的時候，常在劉崇家作工，當他即位，召劉崇加以任用，歷任

殿中監、商州刺史。崇之母撫梁祖有恩，梁氏號爲“國婆”，徐、宋之民謂崇家爲“豢龍劉家”。鼎起家爲大理評事，歷尚書博士、殿中侍御史、起居郎。清泰中，自吏部員外郎出爲渾州廉判，入爲刑部郎中，充鹽鐵判官，改吏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乾祐初，拜諫議大夫，卒年五十五。鼎善交游，能談笑。居家仁孝，事繼母趙氏甚謹，異母昆仲凡七人，撫之如一。性若寬易，而典選曹按吏有風稜，人稱爲能。

子衮，登進士第，文彩遒雋，仕周爲左拾遺、直史館，早卒。

殿中監、商州刺史。劉崇的母親對梁太祖有養育之恩，梁國人稱她爲“國婆”，徐州、宋州的人稱劉崇家爲“養龍劉家”。劉鼎初任大理評事，歷任尚書博士、殿中侍御史、起居郎。清泰年間，由吏部員外郎出京任渾州廉判，入朝任刑部郎中，充鹽鐵判官，改任吏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乾祐初年，任命爲諫議大夫，終年五十五歲。劉鼎善於結交，很會説笑。在家仁愛孝順，供奉繼母趙氏很恭敬細心，同父異母的兄弟共有七人，他都視同一母所生而加以愛護。他的性格通常是寬厚平易，但掌管選舉部門審查官吏時很威嚴，人們稱他是幹才。

劉鼎的兒子名衮，考取進士，他的文風剛勁而有韵味，在周朝任左拾遺、直史館，去世時很年輕。

## 張允

張允，鎮州束鹿人。父徵。允幼學爲儒，仕本州爲參軍。張文禮之據州叛，莊宗致討，允隨文禮子處瑾請降於鄴，不許，與處瑾并繫於獄。鎮、冀平，宥之，留於鄴，署本府功曹。趙在禮嬰城叛，署節度推官，從歷滄、兗二鎮書記，入爲監察御史，歷右補闕、起居舍人，充弘文館直學士、水部員外郎、知制誥。清泰初，皇子重美爲河南尹，典六軍諸衛事，時朝廷選參佐，以允剛介，改給事中，充六軍判官。尋罷職，轉左散騎常侍。

晉天福初，允以國朝頻有肆赦，乃進《駁赦論》，曰：“《管子》云：‘凡赦者小利而大害，久而不勝其禍；無赦者小害而大利，久而不勝其福。’又，《漢紀》云：‘吴漢疾篤，帝問所欲言。對曰：唯願陛下無爲赦耳。’如是者何？蓋行赦不以爲恩，不行赦亦不以爲無恩，爲罰有罪故也。竊觀自古帝王，皆以水旱則降德音而宥過，開狴牢以放囚，冀感天心以救其

張允，鎮州束鹿人。父親名徵。張允從小學習儒學，在本州任參軍。張文禮占據州城叛變，莊宗進行征討，張允隨文禮的兒子處瑾到鄴城請求投降，莊宗不許，把他和處瑾都囚禁在獄中。鎮州、冀州平定後，赦免了張允，留在鄴城，委任爲本府功曹。趙在禮據城叛變，任命張允爲節度推官，隨主帥歷任滄州、兗州兩軍鎮書記，入朝任監察御史，歷任右補闕、起居舍人，充弘文館直學士、水部員外郎、知制誥。清泰初年，皇子重美任河南尹，掌管六軍及各侍衛司事務，當時朝廷選擇輔佐官員，因張允剛正耿直，改任給事中，充六軍判官。不久解除軍職，轉任左散騎常侍。

晉天福初年，張允因本朝頻頻頒布免罪赦令，就進呈了一篇《駁赦論》，這篇論文説：“《管子》一書中記載：‘凡頒布免罪令的利益小但危害大，時間一長它帶來的禍害無法估量；不頒布免罪赦令的危害小却利益大，時間一長它帶來的利益無法估量。’又有《漢紀》的記載説：‘吴漢病重，皇帝問他想説點什麽話。吴漢回答説：祇願皇上不要頒發免罪詔令而已。’他們爲什麽有這種見解呢？這是因爲他們認爲頒免罪令不算是恩惠，不頒免罪令也不認爲無恩惠，因爲

災者，非也。假有二人訟，一有罪，一無罪，若有罪者見捨，則無罪者銜冤，銜冤者彼何疏，見捨者此何親乎？如此則是致災之道，非救災之術也。自此小民遇天災則喜，皆相勸爲惡，曰國家好行赦，必赦我以救災，如此即是國家教民爲惡也。且天道福善禍淫，若以捨爲惡之人，而便變災爲福，則又是天助其惡民也。細而究之，必不然矣。儻或天降之災，蓋欲警誡人主，節嗜欲，務勤儉，恤鰥寡，正刑罰，不濫捨有罪，不僭殺無辜，使美化行於下，聖德聞於上，則雖有水旱，亦不爲沴矣。豈以濫捨有罪，而反能救其災乎？彰其德乎？是知赦之不可行也明哉！”帝覽而嘉之，降詔獎飾，仍付史館。

處罰的都是有罪人，所以有這看法。我私下考察自古以來的帝王，都因有水旱就頒發優惠詔令而寬恕有罪過的人，開牢房而釋放囚徒，企盼能感動上帝的心而拯救本國的災難，這種做法是錯誤的。比如説有兩人訴訟，一人有罪，一人無罪，如果有罪的被放掉，那麽無罪的人就含冤了，這樣做對含冤的那人爲何要疏遠，對被放的這人爲何要親密啊？像這樣做正是招致災害的根由，不是救災的辦法。從此無知的民衆遇上天災就高興，都相互勸勉做壞事，説國家好頒免罪詔令，必定免我無罪而救災，這樣就是國家教百姓做壞事了。何況上天是降福給善人降禍給奸人，如因放掉犯罪的人，就變災禍爲祥福，那又是上天幫助這些奸人了。仔細地考察一下，必不會是這樣的。假如上天降下災禍，那是想警戒帝王，節制欲望，力求勤儉，撫恤孤獨，糾正刑罰，不隨便赦免有罪人，不非法殺害無辜人，如能使美好的風氣普及於天下，高尚的道德體現於君主，那麽即使有水旱發生，也不會形成大的災害。怎能用隨意赦免罪人的辦法，却反能救本朝的災害呢？顯示本朝的德政呢？由此可見不能頒發免罪令的道理是多麽明白啊！”晉帝閱覽這篇論文後很贊賞，下詔表彰，并交付史館保存。

五年，遷禮部侍郎，凡三典貢部，改御史中丞，轉兵部侍郎、知制誥，充翰林學士承旨。契丹入京城，落職守本官。乾祐初，授吏部侍郎。自誅史弘肇後，京城士庶，連甍恐悚，允每朝退，即宿於相國寺僧舍。及北軍入京師，允匿於佛殿藻井之上，墜屋而卒，時年六十五。

天福五年，升任禮部侍郎，共三次主持科舉選士，改任御史中丞，轉任兵部侍郎、知制誥，充翰林學士承旨。契丹人攻入京城後，張允被解除内廷職務，暫任原官。乾祐初年，任命張允爲吏部侍郎。自從殺掉史弘肇後，京城中的官民一片驚恐，張允每當退朝以後，就住宿在相國寺僧房中。當北方周太祖的兵馬進入京城，張允藏在佛殿拱頂上，板塌，張允掉下地摔死，時年六十五。

子鸞，仕皇朝爲太常少卿。

張允的兒子名鸞，在宋朝做官，任太常少卿。

## 任延皓

任延皓，并州人也。業術數風雲之事。晉高祖在太原重圍時，高祖最爲親要，延皓以本業請見，高祖甚加禮遇。晉天福初，延皓授太原掾，

任延皓，并州人。他以問卜算卦觀察風水雲氣一類事爲業。晉高祖在太原遭受重重圍困的時期，是晉高祖身邊最親近重要的人物，延皓憑着自己的職業求見，高祖加以很優厚的待遇。晉

尋改交城、文水令，皆高祖慰薦之力也。高祖鎮太原，延皓多言外事，出入無間，高祖左右皆憚之。在文水聚斂財賄，民欲陳訴，延皓知之。一日，先誣告縣吏結集百姓，欲劫縣庫。高祖怒，遣騎軍并擒縣民十數，族誅之，冤枉之聲，聞於行路。高祖即位，累官至殿中監，恃寵使氣，人望而畏之，雖宰輔之重，延皓視之蔑如也。劉崇在河東，常日切齒。及魏王承訓薨，歸葬太原，令延皓擇葬地，時有山岡僧謂劉崇曰："魏王葬地不吉，恐有重喪。"未幾，高祖崩，崇以僧言奏之，乃配流延皓於麟州。路由文水，市民擲瓦毆罵甚衆，吏人救之僅免。既至貶所，劉崇令人殺之，籍没其家。

天福初年，延皓被任命爲太原屬官，不久改任交城、文水縣令，都是漢高祖關照推薦的結果。漢高祖出鎮太原時，延皓常和他談論世事，進出無阻，高祖身邊的人都畏懼他。延皓在文水搜刮民財，百姓準備提出公訴，延皓得知這事。一天，延皓搶先誣告縣中吏員結集百姓，意圖搶劫本縣倉庫。高祖大怒，派騎兵同時捉拿了十多個縣民，連同他們的家族人全殺掉，一路上可聽到喊冤的聲音。高祖即位，延皓屢次升官到殿中監，依仗皇帝的寵信任意行事，人人望見他都畏縮，就連掌權輔政的重臣，延皓都不放在眼裏。劉崇在河東，常常是成天的咒罵他。當魏王承訓去世，送回太原安葬，令延皓選擇葬地，當時有個山居和尚對劉崇説："魏王的葬地不吉利，恐會有大喪事。"不久，高祖去世，劉崇把和尚的話奏報朝廷，於是將延皓流配到麟州。路經文水縣，街市上很多人投擲瓦石打罵，由官差救護纔得以脱身。延皓到達被貶的地方，劉崇令人殺了他，將他的家財没收歸公。

史臣曰：李崧仕唐、晋之兩朝，聳伊、皋之重望，考其器業，無忝台衡。會多僻之朝，被參夷之戮，人之不幸，天亦難忱。逢吉秉蛇虺之心，竊夔、龍之位，殺人不忌，與國俱亡。李崧之冤血未銷，逢吉之梟首斯至，冥報之事，安可忽諸！自李鏻而下，凡數君子者，皆踐履朝行，彰施帝載，國華邦直，斯焉在哉！惟延皓之醜行，宜乎不得其死矣。

史臣曰：李崧任職於唐、晋兩朝，樹立了伊尹、皋陶般的崇高聲望，考察他的才能業績，無愧於執政大臣之位。遇上邪惡多端的朝代，遭受殺絶三族的極刑，人有不幸，天也難信。蘇逢吉懷有毒蛇般的心腸，竊取夔、龍般的高位，殺人無顧忌，與國家一同滅亡。李崧含冤而死所流的血還没消失，逢吉懸挂示衆的人頭就已送到，陰間報應的事，怎可忽視呢！自李鏻以下，共有好幾位賢人，他們都登進朝官班列，光耀帝王事業，國家的精英、朝廷的直臣，都記載在這裏了！惟獨任延皓的行徑醜惡，他的不得好死也是理所當然的了。

# 舊五代史卷一百九(漢書十一)

## 列傳第六

### 杜重威

杜重威，其先朔州人，近世徙家於太原。祖興，振武牙將。父堆金，事唐武皇爲先鋒使。重威少事明宗，自護聖軍校領防州刺史。其妻即晉高祖妹也，累封宋國大長公主。天福初，命重威典禁軍，遥授舒州刺史。二年，張從賓構亂，據汜水，晉高祖遣重威與侯益率衆破之，以功授潞州節度使。與楊光遠降范延光於鄴城，改許州節度使，兼侍衛親軍馬步軍副指揮使，尋加同平章事。未幾，移鎮鄆州，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及鎮州安重榮稱兵向闕，命重威禦之，敗重榮於宗城。重榮奔據常山，重威尋拔其城，斬重榮首傳於闕下，授成德軍節度使。所得重榮家財及常山公帑，悉歸於己，晉高祖知而不問。至鎮，復重斂於民，税外加賦，境内苦之。

杜重威，他的祖輩最初是朔州人，近代遷居到太原。祖父名興，在振武軍任牙將。父親名堆金，效勞於唐武皇，任先鋒使。重威年輕時效力於明宗，由護聖軍校領防州刺史。他的妻子就是晉高祖的妹妹，最終封爲宋國大長公主。天福初年，任命重威統率禁軍，遥授舒州刺史。二年，張從賓策動叛亂，占據汜水，晉高祖派重威和侯益率衆擊潰了他，因軍功授潞州節度使。重威和楊光遠在鄴城降服范延光，改任許州節度使，兼侍衛親軍馬步軍副指揮使，隨後加授同平章事。不久，調任鄆州節度使，升任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當鎮州安重榮舉兵向京城進犯，朝廷命重威迎戰，在宗城擊敗重榮。重榮逃往常山據守，重威隨即攻克他的城池，斬下重榮的頭送到京城，朝廷任命重威爲成德軍節度使。重威把所得的重榮家財及常山公庫錢財，全部歸爲己有，晉高祖知道這事却没追究。到了鎮州，重威又對百姓大肆搜刮，正税以外又加苛捐雜税，轄境内的民衆深感痛苦。

少帝嗣位，與契丹絶好，契丹主連年伐晉，重威但閉壁自守。部内城邑相繼破陷，一境生靈受屠戮，重威任居方面，未嘗以一士一騎救之。每敵騎數十驅漢人千萬過城下，如入無人之境，重威但登陴注目，略無邀取之意。開運元年秋，加北面行營招討使。二年，領大軍下泰州、滿城、遂城。契丹主自古北口迴軍，追躡王師，重威等狼狽而旋，至陽城，爲契

少帝繼位，與契丹斷絶友好關係，契丹國主連年征伐晉國，重威衹是閉城自守。轄境内的城鎮相繼被攻陷摧毁，整個境内的百姓遭到屠殺，重威身負統率一方的重任，從没用一兵一馬去救援。常有敵人的數十名騎兵驅趕着成千上萬的漢人經過城下，如入無人之境，重威衹是登上城墻觀望，毫無攔截的打算。開運元年秋，加任北面行營招討使。二年，率大軍攻克泰州、滿城、遂城。契丹國主由古北口調轉兵馬，跟踪追擊朝廷的部隊，重威等狼狽後退，抵達陽城，被契丹兵

丹所困。會大風狂猛，軍情憤激，符彥卿、張彥澤等引軍四出，敵衆大潰，諸將欲追之，重威曰："逢賊得命，更望福乎!"遂收軍馳歸常山。先是，重威於州内括借錢帛，吏民大被其苦，人情咸怨，重以境内凋弊，十室九空，重威遂無留意，連上表乞歸朝，不俟報即時上路。朝廷以邊上重鎮，主帥擅離，苟有奔衝，慮失禦備，然亦無如之何，即以馬全節代之，重威尋授鄴都留守。會鎮州軍食不繼，遣殿中監王欽祚就本州和市，重威私第有粟十餘萬斛，遂録之以聞。朝廷給絹數萬匹，償其粟直。重威大忿曰："我非反逆，安得籍没耶!"

圍困。正好颳起狂風，兵士們憤慨激昂，符彥卿、張彥澤等率軍四面出擊，敵軍大敗而逃，衆將打算追擊逃敵，重威説："遇上賊人能活命就不錯了，還能奢求福利麽!"於是就收兵奔回常山。在這以前，重威在州内强借錢幣絹帛，官吏百姓深受痛苦，人人心中都恨他，再加上境内衰敗蕭條，十室九空，因此重威没有留任此地的心思，不斷上表章請求回京城，没等朝廷答覆就急急上路了。朝廷認爲邊境上的重鎮，主帥擅離職守，一旦有敵軍突然襲擊，擔心會疏於防範，但又拿他没法，就用馬全節代替他，重威隨後被任命爲鄴都留守。當鎮州軍糧供給不上，朝廷派殿中監王欽祚在本州就地收購，重威的私人住宅中有粟十多萬斛，欽祚就記録數額上報朝廷。朝廷給絹數萬匹，作爲他粟米價值的補償。重威十分氣憤地説："我又不是叛賊，怎能没收我的家財呢!"

三年冬，晉少帝詔重威與李守貞等率師經略瀛、鄚。師至瀛州城下，晉騎將梁漢璋進與契丹接戰，漢璋死焉。重威即時命迴軍，次武强，聞契丹主南下，乃西趨鎮州，至中渡橋，與契丹夾滹水而營。十二月八日，宋彥筠、王清等率數千人渡滹沲，陣於北岸，爲敵所破。時契丹游軍已至欒城，道路隔絶，人情危蹙，重威密遣人詣敵帳，潛布腹心。契丹主大悦，許以中原帝之，重威庸暗，深以爲信。一日，伏甲於内，召諸將會，告以降敵之意，諸將愕然，以上將既變，乃俯首聽命，遂連署降表，令中門使高勳齎送敵帳，軍士解甲，舉聲慟哭。是日，有大霧起於降軍之上。契丹主使重威衣赭袍以示諸軍，尋僞加守太傅，鄴都留守如故。

開運三年冬，晉少帝命重威和李守貞等率軍攻取瀛州、鄚州，部隊抵達瀛州城下，晉騎兵將領梁漢璋上前和契丹軍交戰，漢璋戰死在這裏。重威立即下令退兵，到達武强，得知契丹國主南下，就往西奔向鎮州，到了中渡橋，和契丹隔着滹水安營扎寨。十二月八日，宋彥筠、王清等率領數千人渡過滹沲河，在北岸擺開陣勢，被敵軍攻破。當時契丹的前哨部隊已到欒城，晉軍的通道被截斷，人人懷着憂懼緊迫的心情，重威秘密派人到敵營，暗中表白自己的心思。契丹國主十分高興，答應讓他做中原的皇帝，重威頭腦昏庸，就信以爲真。一天，他在暗處埋伏下武士，召衆將集會，把降敵的主意告訴他們，衆將都驚呆了，因主將既已叛變，衹好俯首聽命，於是聯名簽署降表，令中門使高勳帶到敵人軍營呈交，兵士們解除武裝，全體放聲痛哭。這天，有大霧在降軍的上空興起。契丹國主讓重威身着赭色袍在衆軍前顯示，不久用自己的名義加授重威爲守太傅，鄴都留守一職同前。

契丹主南行，命重威部轄晉軍以從，既至東京，駐晉軍於陳橋，士伍飢凍，不勝其苦。重威每出入衢路，

契丹國主往南行進，命重威統率晉軍跟隨，抵達東京以後，讓晉軍駐扎在陳橋，士兵們飢寒交迫，難以忍受痛苦。重威每次進出街市要道，

爲市民所詬，俯首而已。契丹下令括率京城錢帛，將相公私，雷同率配，重威與李守貞各萬緡。乃告契丹主曰：“臣等以十萬漢軍降於皇帝，不免配借，臣所不甘。”契丹主笑而免之。尋群盜斷澶州浮梁，契丹乃遣重威歸藩。明年三月，契丹主北去，至相州城下，重威與妻石氏詣牙帳貢獻而迴。

高祖車駕至闕，以重威爲宋州節度使，加守太尉，重威懼，閉城拒命。詔高行周率兵攻討，重威遣其子弘遂等告急於鎮州麻答，乞師救援，且以弘遂爲質，麻答遣蕃將楊衮赴之。未幾，鎮州諸軍逐麻答，楊衮至洺州而迴。十月，高祖親征，車駕至鄴城之下，遣給事中陳觀等齎詔入城，許其歸命，重威不納。數日，高祖親率諸軍攻其壘，不克，王師傷夷者萬餘人。高祖駐軍數旬，城中糧盡，屑麴餅以給軍士，吏民逾壘而出者甚衆，皆無人色。至是，重威牙將詣行宮請降，復遣節度判官王敏奉表請罪，賜優詔敦勉，許其如初。重威即遣其子弘遂、妻石氏出候高祖，重威繼踵出降，素服俟罪，復其衣冠，賜見，即日制授檢校太師、守太傅、兼中書令。鄴城士庶，殍殕者十之六七。

先是，契丹遣幽州指揮使張璉，以部下軍二千餘人屯鄴，時亦有燕軍一千五百人在京師，會高祖至闕，有上變者，言燕軍謀亂，盡誅於繁臺之下，咸稱其冤。有逃奔於鄴者，備言其事，故張璉等懼死，與重威膠固守城，略無叛志。高祖亦悔其前失，累令宣諭，許以不死。璉等於城上揚言曰：“繁臺之誅，燕軍何罪？既無生理，以死爲期。”璉一軍在圍中，重

遭到市民的辱駡，衹好低頭走過。契丹下令强徵京城中人的錢財絹帛，無論是將軍宰相公家私人，一律按規定分擔，重威和李守貞各承擔一萬緡。重威就稟告契丹國主説：“我們帶着十萬漢軍向皇帝您投降，不能免除攤派，我心裏真不好受。”契丹國主笑了，免去他的攤派。不久有群盜拆毁澶州浮橋，契丹國主就派重威返回軍鎮。第二年三月，契丹國主向北而去，抵達相州城下，重威和妻子石氏到軍營貢獻禮品後回城。

高祖率軍進入京城後，任命重威爲宋州節度使，加授守太尉，重威畏懼，閉城固守，拒絶接受任命。高祖令高行周率兵攻討，重威派兒子弘遂等向鎮州麻答告急，請求派兵救援，并把兒子弘遂留作人質，麻答派蕃族將領楊衮前往。不久，鎮州各軍趕走麻答，楊衮到達洺州就返回了。十月，高祖親征，到達鄴都城下，派給事中陳觀等人帶着詔書入城，允許重威投降，重威不接納。過了幾天，高祖親率衆軍進攻重威城池，没能攻克，朝廷人馬死傷一萬多人。高祖幾十天按兵不動，城中的糧食吃光了，衹好搗碎酒麴餅來供給兵士，官吏百姓翻越城墻而出來的很多，都面無人色。到這時，重威手下牙將到高祖的行宫請求投降，又派節度判官王敏呈送表章請罪，高祖賜給寬容的詔書，加以寬慰勉勵，答應照最初的許諾待他。重威就派他的兒子弘遂、妻子石氏出城迎候高祖，重威隨後出城投降，身着常人服裝等待判處，高祖讓他重新穿上官衣官帽，准許覲見，當天下詔授予檢校太師、守太傅、兼中書令。鄴城中的官民，餓死的達十分之六七。

在這以前，契丹派幽州指揮使張璉率部下兵士兩千多人駐守鄴城，當時又有燕軍一千五百人駐在京城，當高祖進入京城，有人告發，説燕軍策劃叛亂，高祖就把他們全部殺死在繁臺下，人人都説他們冤枉。有人逃奔到鄴城，詳細地講述了這事，所以張璉等人畏懼被殺，和重威密切合作堅守城池，絲毫没有叛變投降的心思。高祖也爲前次的過失後悔，多次派人開導解説，許諾不殺他們。張璉等在城上聲言説：“繁臺的屠殺，燕軍有什麽罪過？既然没有求生的門路，我們就

威推食解衣，盡力姑息。燕軍驕悍，憑陵吏民，子女金帛，公行豪奪。及重威請命，璉等邀朝廷信誓，詔許璉等却歸本土。及出降，盡誅璉等將數十人，其什長已下放歸幽州，將出漢境，剽略而去。高祖遣三司使王章、樞密副使郭威，録重威部下將吏盡誅之，籍其財産與重威私帑，分給將士。

戰鬥到死。”張璉一軍在圍城中，重威讓出自己的食物，解下自己的衣帶，盡力姑息他們。燕兵驕横凶悍，欺凌官民，對他們的子女金銀絹帛，公開進行搶奪。當重威請求歸順時，張璉等要求朝廷以誓言作出明確保證，高祖下詔允許張璉等回歸本土。當他們出城投降，將張璉等數十名將領全殺掉，十人長以下人員放回幽州，這些人在快要走出漢人管轄地區時，大肆搶劫後離去。高祖派三司使王章、樞密副使郭威，逮捕重威部下將領官吏，全部殺掉，没收他們的財産及重威的私人錢財，分給將士。

車駕還宫，高祖不豫，既而大漸，顧命之際，謂近臣將佐曰：“善防重威。”帝崩，遂收重威，重威子弘璋、弘璉、弘璨誅之。詔曰：“杜重威猶貯禍心，未悛逆節，梟音不改，虺性難馴。昨朕小有不安，罷朝數日，而重威父子潛肆凶言，怨謗大朝，扇惑小輩。今則顯有陳告，備驗奸期，既負深恩，須置極法。其杜重威父子并處斬，所有晋朝公主及外親族，一切如常，仍與供給。”重威父子已誅，陳尸於通衢，都人聚觀者詬罵蹴擊，軍吏不能禁，尸首狼籍，斯須而盡。

驅車回宫後，高祖染病，不久病危，在臨終遺命的時候，他對近臣及文武官員們説：“要好好提防重威。”高祖去世後，立即逮捕了重威，重威的兒子弘璋、弘璉、弘璨，一起殺掉。有詔令説：“杜重威仍存有作亂的心思，没改叛逆的操行，如惡鳥的狂叫不可更改，如毒蛇的禀性難以馴服。近來因我稍感不安，中止朝會數日，而重威父子暗中散布惡言，含恨誹謗朝廷，煽動誘惑小人。現在已有人明確地提出控告，完全證明了他們邪惡的意圖。既然他們辜負朝廷的深恩，就必須按最重的刑法處置。對杜重威父子都處以死刑，其餘所有人包括晋國公主及外家親屬族人，一切如常，仍舊給予供給。”重威父子被殺後，他們的尸體被放置在街市要道，圍觀的京城人開口痛駡，拳打脚踢，兵士官吏不能禁止，他們的尸體已零碎散亂，一會兒就不見踪影了。

弘璉，重威之子也，累官至陳州刺史。

弘璉是重威的兒子，他的官職一直升到陳州刺史。

**李守貞**

李守貞，河陽人也。少桀黠落魄，事本郡爲牙將。晋高祖鎮河陽，用爲典客，後移數鎮，皆從之。及即位，累遷至客省使。天福中，李金全以安州叛，淮夷入寇，晋高祖命馬全節討之，守貞監護其軍，賊平，以守貞爲宣徽使。少帝即位，授滑州節度兼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未幾，改侍衛都虞候。開運元年春，契丹犯澶、

李守貞，河陽人。年輕時凶悍狡詐，但窮困失意，在本郡效力任牙將。晋高祖爲河陽節鎮時，任用他爲典客，後來晋高祖調任好幾個軍鎮，守貞都跟隨前往。當晋高祖即位，守貞一直晋升到客省使。天福年間，李金全據安州叛變，淮南敵人入侵，晋高祖命馬全節征討，守貞負責監督這支兵馬，叛賊平定後，任命守貞爲宣徽使。少帝即位，授任他爲滑州節度使兼侍衛馬軍都指揮使，不久，改任侍衛都虞候。開運元年

魏，少帝幸澶州，契丹遣將麻答以奇兵由鄆州馬家口濟河，立栅於東岸，守貞率師自澶州馳赴之。契丹大敗，溺死者數千人，獲馬數百匹，偏裨七十餘人。有頃，敵退。晉少帝還京，以守貞爲兗州節度使，依前侍衛都虞候。

五月，以守貞爲青州行營都部署，率兵二萬東討楊光遠，命符彦卿爲副。十一月，光遠子承勳等乞降，守貞入城，害光遠於别第。光遠有孔目官吏宋顔者，盡以光遠財寶、名姬、善馬告於守貞，得之置於帳下。近例，官軍克復城隍，必降德音，洗滌瑕穢。時樞密使桑維翰以光遠同惡數十輩潛竄未出，搜索甚急，故制書久不下。或有告宋顔匿於守貞處者，朝廷取而殺之，守貞由是怨維翰。時行營將士所給賞賜，守貞盡以䭾茶、染木、薑藥之類分給之，軍中大怨，乃以帛包所得物，如人首級，目之爲守貞頭，懸於樹以詛之。守貞班師，加同平章事，以楊光遠東京第賜之。守貞因取連宅軍營，以廣其第，大興土木，治之歲餘，爲京師之甲，行幸賜宴，恩禮無比。

開運二年春，契丹以全軍南下，前鋒至相州湯陰縣，詔守貞屯滑州。少帝再幸澶州，守貞爲北面行營都監，與招討使杜重威北伐，洎獲陽城之捷，遂收軍而還。四月，車駕還京，以守貞爲侍衛副都指揮使，移鎮宋州，加檢校太師。三年春，詔守貞率師巡邊，至衡水，獲鄚州刺史趙思英而還。居無何，代高行周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移鎮鄆州，意頗觖望。會宰臣李崧加侍中，守貞謂樞密使直學士殷鵬曰："樞密何功，便加正

春，契丹進犯澶州、魏州，少帝親臨澶州，契丹派將領麻答率奇兵由鄆州馬家口渡過黄河，在東岸扎下營栅，守貞率軍由澶州奔赴戰場。契丹軍大敗，落水淹死的有好幾千人，晉軍俘獲馬數百匹，副將七十多人。不久，敵人退去。晉少帝回到京城，任命守貞爲兗州節度使，依舊任侍衛都虞候。

五月，任命守貞爲青州行營都部署，率兵兩萬東征楊光遠，命符彦卿任副職。十一月，光遠的兒子承勳請求投降，守貞進入州城，把光遠殺死在别墅。光遠手下有個名叫宋顔的孔目官，把光遠擁有的財寶、美女、好馬全都報告給守貞，守貞獲取後安置在軍中。按近代慣例，朝廷的軍隊收復城池後，必定頒降赦免的詔書，讓犯過錯的人得以消除罪名。這時樞密使桑維翰認爲光遠的叛逆同黨數十人還暗藏逃竄没清除，很急迫地加緊搜索，所以詔書久久没頒發。有人告發宋顔藏在守貞處，朝廷抓來殺掉，守貞因此怨恨維翰。當時給予行營將士的賞賜，守貞全是用䭾茶、染木、薑藥一類的東西分給他們，軍中將士大怒，就用布帛包上所得的東西，狀如人頭，把它當作守貞頭，懸在樹上而進行詛咒。守貞班師回朝，加授同平章事，并把楊光遠在東京的住宅賜給他。守貞於是索取緊連住宅的軍營，用來擴展自己的府第，大興土木，修造了一年多時間，成爲京城中的第一大家，皇帝光臨賜宴，優厚的待遇無人可比。

開運二年春，契丹用全部兵力南征，前鋒抵達相州湯陰縣，朝廷令守貞駐守滑州。少帝再次親臨澶州，守貞任北面行營都監，和招討使杜重威一起北伐，至獲得陽城戰役勝利後，就收兵返回了。四月，少帝回到京城，任命守貞爲侍衛副都指揮使，調任宋州節鎮，加授檢校太師。三年春，少帝令守貞率軍巡防邊境，抵達衡水，捉獲鄚州刺史趙思英後又回師了。没過多久，代替高行周任侍衛親軍都指揮使，調任鄆州節度使，心中十分不滿。正好執政大臣李崧加任侍中，守貞就對樞密院直學士殷鵬説："樞密使有什麽功勞，輕易就加任正丞相！"先前，桑維翰以開國

相!”先是，桑維翰以元勛舊德爲樞密使，守貞位望素處其下，每憚之，與李彥韜、馮玉輩協力排斥，維翰竟罷樞務。李崧事分疏遠，守貞得以凌蔑。

元勛有德舊臣的身份擔任樞密使，守貞的名望地位向來居於維翰之下，常常畏懼他，就和李彥韜、馮玉等人協力排斥，維翰最終被解除機要職務。李崧的職權分散，遭到疏遠，守貞得以欺侮蔑視他。

其年夏，契丹寇邊，以守貞爲北面行營都部署。少帝開曲宴於内殿，以寵其行，教坊伶人獻語云:“天子不須憂北寇，守貞面上管幽州。”既罷，守貞有自負之色，以其言誇詫於外。既而率兵至定州北，與契丹偏師遇，斬其將解里而還。九月，加兼侍中。會契丹遣瀛州刺史僞降於少帝，請發大軍應接，朝廷信之。十月，詔杜重威爲北面行營招討使，以守貞爲兵馬都監，知幽州行府事。先是，守貞領兵再由鄴都，杜重威厚加贈遺，曲意承迎，守貞悦之，每於帝前稱舉，請委征討之柄。至是，守貞、重威等會兵於鄴，遂趨瀛州，瀛州不應。貝州節度使梁漢璋爲蕃將高牟翰所敗，死之，王師遂還。師至深州，聞契丹大至，乃西趨鎮州，至滹沲之中渡，與敵相遇。官軍營於滹水之南，未幾，敵騎潛渡至欒城，斷我糧路，尋則王清戰死，杜重威遂與守貞歸命契丹，授守貞司徒，依前鄆州節度使，從契丹至汴。時京輦之下，契丹充斥，都人士庶，若在塗炭。二帥出入揚揚，市人詬之，略無慚色。有頃，河北及京東草寇大起，澶州浮橋爲群賊所斷，契丹主甚恐，乃命諸帥各歸本鎮，守貞遂赴汶陽。高祖入汴，守貞懼而來朝，授守貞太保，移鎮河中。居無何，高祖晏駕，杜重威被誅，守貞愈不自安，乃潛畜異計。

這年夏，契丹人侵略邊境，朝廷任命守貞爲北面行營都部署。少帝在内殿開設私宴，作爲他這次行動的特殊榮耀，教坊的樂人獻上祝詞説:“天子不須憂北寇，守貞面上管幽州。”散了宴會後，守貞有自負的神色，用樂人的話向外誇耀。隨後率兵到達定州北，與契丹的偏師相遇，殺掉該軍將領解里後就退兵了。九月，加任兼侍中。當契丹派瀛州刺史假裝向少帝投降，請求調派大軍接應，朝廷信了他的話。十月，少帝下詔任命杜重威爲北面行營招討使，任守貞爲兵馬都監，知幽州行府事。先前，守貞領兵兩次經過鄴都，杜重威給予他豐厚饋贈，曲意奉承，守貞對他很滿意，常在少帝面前贊揚推薦，請把征討大權交付他。到這時，守貞、重威等在鄴城會合兵馬，接着奔向瀛州，瀛州無人接應。貝州節度使梁漢璋被蕃族將領高牟翰打敗，死於軍中，朝廷的人馬就撤退了。部隊抵達深州，得知契丹大部隊到來，就西奔鎮州，到達滹沲河的中渡橋時，和敵軍相遇。官軍在滹水的南岸安營扎寨，不久，敵人的騎兵偷越到欒城，截斷了我軍的糧食運輸綫，隨後王清戰死，杜重威就和守貞投降了契丹，契丹任命守貞爲司徒，依前爲鄆州節度使，隨從契丹人到了汴京。這時的京城中，到處都是契丹人，京都的官吏民衆，好像掉入泥沼火炭中。重威、守貞這兩個晋軍統帥，出入時得意洋洋，市民辱駡他們，他們却毫無愧色。不久，河北及京東地區草寇大起，澶州浮橋被群盗拆毁，契丹國主很恐懼，於是令衆軍帥各自回到原來的軍鎮，守貞就去了汶陽。高祖進入汴京，守貞由於畏懼高祖的兵威，因而歸附入朝，高祖任命守貞爲太保，調任河中鎮將。没過多久，高祖去世，杜重威被殺，守貞心中更不安寧，就暗中懷有謀反的打算。

乾祐元年三月，先致書於權臣，

乾祐元年三月，守貞首先向權臣們呈遞書

布求保證，而完城郭，繕甲兵，晝夜不息。守貞以漢室新造，嗣君纔立，自謂舉無遺策。又有僧總倫者，以占術干守貞，謂守貞有人君之位。未幾，趙思綰以京兆叛，遣使奉表送御衣於守貞，守貞自謂天時人事合符於己，乃潛結草賊，令所在竊發，遣兵據潼關。朝廷命白文珂、常思等領兵問罪，復遣樞密使郭威西征。官軍初至，守貞以諸軍多曾隸於麾下，自謂素得軍情，坐俟叩城迎己，及軍士詬譟，大失所望。俄而王景崇據岐下，與趙思綰遣使推奉，守貞乃自號秦王，思綰、景崇皆受守貞署置。又遣人齎蠟彈於吴、蜀、契丹，以求應援。既而城中糧盡，殺人爲食，召總倫詰其休咎，總倫至曰："王自有天分，人不能奪。然分野災變，俟磨滅將盡，存留一人一騎，即王鵲起之際也。"守貞深以爲信。洎攻城，守貞欲發石以拒外軍，炮竿子不可得，無何，上游泛一筏至，其木悉可爲炮竿，守貞以爲神助。又嘗因宴會將佐，守貞執弧矢，遥指一虎舐掌圖曰："我若有非常之事，當中虎舌。"引弓一發中之，左右拜賀，守貞亦自負焉。

信，廣泛徵求他們的庇護，而在鎮修繕内外城墻，製造甲冑兵器，晝夜不停。守貞以爲漢國建立不久，繼位君主剛剛擁立，自認爲策劃周密無漏洞。又有一個名叫總倫的和尚，用占卦算命的手段討好守貞，説守貞將會得到皇帝的寶座。不久，趙思綰占據京兆反叛，派使者向守貞呈表章，送皇袍，守貞自認爲天時人事都應驗在自己身上，就暗中接濟草寇，令他們在各自地區發起暴動，守貞派兵據守潼關。朝廷命白文珂、常思等率兵問罪，又派樞密使郭威西征。朝廷的軍隊剛到時，守貞因衆軍多數曾隸屬自己部下，自認爲一向獲得將士愛戴，坐等他們叩城門迎接自己，當兵士們大聲叫駡，守貞十分失望。不久王景崇占據了岐下，和趙思綰同派使者來擁戴他爲主，守貞就自稱秦王，思綰、景崇都接受守貞的委任。守貞又派人帶着蠟丸密信去吴、蜀、契丹，以便求得各國的聲援救助。隨後城中糧食耗盡，殺人當食物，守貞召總倫來詢問福禍，總倫到了説："大王自有天命，人力不能奪取。但對應的星象有災禍，等到磨難即將結束，存留一人一馬，就是大王飛黄騰達的時刻了。"守貞深信不疑。當朝廷軍兵攻城時，守貞想發石炮抵禦外兵，但發石的炮竿無法找到，不一會兒，上游一隻木筏漂到城下，木筏的材料都可用作炮竿，守貞以爲是神靈相助。又曾在設宴聚會高級官員時，守貞拿着弓箭，遥指着一幅猛虎舐掌圖説："我如有非常的成就，這箭一定射中虎舌。"開弓一箭就射中了，左右的人都向他跪拜道賀，守貞也很自負。

及周光遜以西寨降，其勢益窘，人情離散。官軍攻城愈急，守貞乃潛於衙署多積薪芻，爲自焚之計。二年七月，城陷，舉家蹈火而死。王師入城，於烟中獲其尸，斷其首函之，并獲數子二女，與其黨俱獻於闕下。隱帝御明德樓受俘馘，宣露布，百僚稱賀。禮畢，以俘馘徇於都城，守貞首級梟於南市，諸子并賊黨孫愿、劉芮、張延嗣、劉仁裕、僧總倫、靖

當周光遜獻西寨投降，守貞的形勢更加窘困，人心離散。朝廷軍隊攻城更加緊急，守貞就暗暗在官府中堆積許多柴草，作自焚的打算。二年七月，城池陷落，守貞全家跳入火海燒死。朝廷軍隊進入州城，在烟火中找到他的尸體，割下他的頭裝入匣内，同時活捉了守貞的幾個兒子和兩個女兒，以及守貞的同黨，一起送到朝廷獻納。隱帝登上明德樓聽取衆將報功，頒布勝利捷報，百官向他祝賀。儀式結束，把俘虜押解到都市中示衆，守貞的頭懸挂在南市，他的幾個兒子

琭、張球、王廷秀、焦文傑、安在欽等并磔於西市，餘皆斬之。

及叛黨孫愿、劉芮、張延嗣、劉仁裕、僧總倫、靖琭、張球、王廷秀、焦文傑、安在欽等，都用磔刑處死在西市，其餘的黨徒都被砍頭。

**趙思綰**

趙思綰，魏府人也。唐同光末，趙在禮之據魏城也，思綰隸于帳下，累從之。在禮卒，趙延壽籍其部曲，盡付於其長子贊，思綰即其首領也。高祖定河、洛，趙贊自河中移京兆尹。趙贊以久事契丹，常慮國家終不能容，乃與鳳翔侯益謀，引蜀兵爲援，又令判官李恕入朝請覲，趙贊不待報赴闕，留思綰等數百人在京兆。會高祖遣王景崇等西赴鳳翔，行次京兆，時思綰等數百人在焉。思綰等比是趙在禮御士，本不刺面，景崇、齊藏珍既至京兆，欲令文面，以防逋逸。景崇微露風旨，思綰厲聲先請自刺，以率其下，景崇壯之。藏珍竊言曰："思綰粗暴難制，不如殺之。"景崇不聽，但率之同赴鳳翔。

趙思綰，魏府人。唐同光末年，趙在禮據守魏城的時候，思綰隸屬在他的軍中，一直跟隨着他。在禮死後，趙延壽接管了他的私兵，全部交給自己的長子趙贊統領，思綰就是這支軍隊的首領。高祖平定黄河、洛水間地區後，趙贊由河中調任京兆尹。趙贊因長期效勞於契丹，常常擔心國家終究容不下自己，就和鳳翔侯益商議，聯絡蜀兵作爲後援，又令判官李恕入朝請求覲見，趙贊不等朝廷回報就前往京城，留下思綰等數百人在京兆。當高祖派王景崇等向西邊鳳翔進發，走到京兆，這時思綰數百人正在這裏。思綰等先前是趙在禮的衛士，原没在臉上刺字，景崇、齊藏珍到京兆後，打算讓他們刺面，以防止脱逃。景崇略微透露了心思，思綰就大聲提出請求，由自己先刺，以便帶動部下，景崇很贊賞他的行動。藏珍私下説："思綰粗暴，難以控制，不如殺了他。"景崇不聽他的建議，衹是帶着他一同前往鳳翔。

朝廷聞之，遣供奉官王益部署思綰等赴闕。思綰既發，行至途中，謂其黨常彦卿曰："小太尉已入他手，吾輩至，則并死矣。"小太尉蓋謂趙贊也。彦卿曰："臨機制變，子勿復言！"既行，至永興，副使安友規、巡檢使喬守温出迎，于郊外離亭置酒。思綰前曰："部下軍士已在城東安下，緣家屬在城，欲各將家今夜便宿城東。"守温等然之。思綰等辭去，與部下并無兵仗，纔入西門，有州校坐門側，思綰遽奪其佩劍，即斬之。其衆持白梃殺守門軍士十餘人，分衆守捉諸門。思綰劫庫兵以授之，遂據其城，時乾祐元年三月二十四日也。翌日，集城中丁壯得四千餘人，浚池隍，修樓櫓，旬浹之間，戰守皆備。

朝廷得知這事，派供奉官王益調遣思綰等入京。思綰出發後，走到半路上，對他的同黨常彦卿説："小太尉已落入他人手中，我們一到，就會一起被殺了。"小太尉指的是趙贊。彦卿説："我們隨機應變，你不要再説。"隨後繼續行進，抵達永興，副使安友規、巡檢使喬守温出城迎接，在郊外的郵站布置酒席。思綰上前説："我的部下士兵已在城東安頓下來，因家屬在城中，打算各自帶出家人今夜便住宿城東。"守温等人認爲不錯。思綰等告辭離去，和手下人都没帶兵器，剛進西門，有州軍小將坐在門旁，思綰突然奪取他的佩劍，立即將他殺了。他的部衆手握棍棒殺死十多名守門兵士，分派人員把守各道城門。思綰搶得庫房中的兵器給予部下，於是占據了永興城，這時是乾祐元年三月二十四日。第二天，徵集城中的青壯年，得到四千多人，用於疏浚護城河，修造城樓，十來天時間内，進攻防禦的準備

尋遣人送款于河中，李守貞遣使齎僞詔授思綰晋昌軍節度使、檢校太尉。朝廷聞之，命郭從義、王峻帥師伐之。及攻其城，王師傷者甚衆，乃以長塹圍之，經年糧盡，遂殺人充食。思綰嘗對衆取人膽以酒吞之，告衆曰："吞此至一千，即膽氣無敵矣。"

工作都就緒了。不久思綰派人到河中表示擁戴誠意，李守貞派使者帶着僞命詔書，任命思綰爲晋昌軍節度使、檢校太尉。朝廷得知後，命郭從義、王峻率軍討伐。當進攻思綰城池的時候，朝廷軍隊受傷的人很多，於是就用長長的戰壕進行圍困，過了一年，城中糧食耗盡，就殺人當作食物。思綰曾當着衆人取人膽用酒吞吃，他告訴衆人説："吞吃人膽達到一千枚，就會膽氣無敵了。"

二年夏，食既盡，思綰計無從出，時左驍衛上將軍致仕李肅寓居城中，因與判官程讓能同言于思綰曰："太尉比與國家無嫌，但負罪懼誅，遂爲急計。今朝廷三處用兵，一城未下，太尉若翻然效順，率先歸命，以功補過，庶幾無患。若坐守窮城，端然待斃，則何貴於智也。"思綰然之，即令讓能爲章表，遣牙將劉成琦入朝，制授思綰華州留後、檢校太保，以常彦卿爲虢州刺史，遣内臣齎官告國信賜之。既受命，遲留未發。郭從義、王峻等籌之曰："狼子野心，終不可用，留之必貽後悔耳！"既而從義、王峻等緩轡入城，陳列步騎至牙署，遣人召思綰曰："太保登途，不暇出祖，對引一杯，便申仳别。"思綰至，則執之，遂斬于市，并族其家。思綰臨刑，市人争投瓦石以擊之，軍吏不能禁。是日，并部下叛黨新授虢州刺史常彦卿等五百餘人并誅之。籍思綰家財，得二十餘萬貫，入於官。

乾祐二年夏，糧食已經耗盡，思綰想不出任何辦法，這時以左驍衛上將軍退休的李肅寓居在城中，就和判官程讓能一起對思綰説："太尉你原和國家并無仇怨，衹是擔有罪名畏懼被殺，纔作出這種倉猝的打算。現在朝廷三處用兵，一座城池都没攻克，太尉你如能及時回頭，改邪歸正，率先投誠，將功補過，大概不會有禍患。如果困守孤立無援的城池，坐以待斃，這對明智的人來説有什麽可取的呢。"思綰認爲不錯，立即叫讓能起草表章，派牙將劉成琦入朝，朝廷下詔任命思綰爲華州留後、檢校太保，任命常彦卿爲虢州刺史，派内宫近臣帶着任命書和國信去賜給他們。思綰等接受任命後，逗留不動身。郭從義、王峻等商議説："狼子野心，終不可用，保留他們必造成今後的悔恨。"隨後從義、王峻等騎馬緩緩入城，將步兵騎兵一直排列到思綰的帥府，派人召見思綰説："太保即將上路，我們没空外出餞行，對飲一杯，就算作告别。"思綰一到，就抓了起來，接着殺死在市中，同時殺了他所有的家人。思綰即將受刑時，市民争相投擲瓦石痛打他，兵士差人不能禁止。這天，連同思綰部下叛黨新任命的虢州刺史常彦卿等五百多人都處决。清查思綰的家財，共得二十多萬貫，没收歸公。

始思綰入城，丁口僅十餘萬，及開城，惟餘萬人而已，其餓斃之數可知矣。

當初思綰入城，人口大約有十多萬，到開城時，衹剩一萬人而已，其中餓死的人數就可想而知了。

# 舊五代史卷一百一十(周書一)

## 本紀第一

### 太祖紀(第一)

太祖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姓郭氏，諱威，字文仲，邢州堯山人也。或云本常氏之子，幼隨母適郭氏，故冒其姓焉。高祖諱璟，廣順初，追尊爲睿和皇帝，廟號信祖，陵曰温陵；高祖妣張氏，追謚睿恭皇后。曾祖諱諶，漢贈太保，追尊爲明憲皇帝，廟號僖祖，陵曰齊陵；曾祖妣鄭國夫人申氏，追謚明孝皇后。祖諱蘊，漢贈太傅，追尊爲翼順皇帝，廟號義祖，陵曰節陵；祖妣陳國夫人韓氏，追謚翼敬皇后。皇考諱簡，漢贈太師，追尊爲章肅皇帝，廟號慶祖，陵曰欽陵；皇妣燕國夫人王氏，追謚爲章德皇后。后以唐天祐元年甲子歲七月二十八日，生帝於堯山之舊宅。載誕之夕，赤光照室，有聲如爐炭之裂，星火四迸。

帝生三歲，家徙太原。居無何，皇考爲燕軍所陷，歿於王事。帝未及齠齔，章德太后蚤世，姨母楚國夫人韓氏提携鞠養。及長，形神魁壯，趣向奇崛，愛兵好勇，不事田産。天祐末，潞州節度使李嗣昭常山戰歿，子繼韜自稱留後，南結梁朝，據城阻命，乃散金以募豪傑。帝時年十八，避吏壺關，依故人常氏，遂往應募。帝負氣用剛，好門多力，繼韜奇之，

太祖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姓郭，名威，字文仲，邢州堯山人。有人説他本是常家的後代，幼年時隨母親嫁到郭家，所以就冒用了郭姓。高祖名璟，廣順初年，追尊爲睿和皇帝，廟號稱作信祖，陵墓名叫温陵；高祖母張氏，追謚爲睿恭皇后。曾祖名諶，後漢追贈爲太保，太祖追尊他爲明憲皇帝，廟號稱作僖祖，陵墓名叫齊陵；曾祖母鄭國夫人申氏，追謚爲明孝皇后。祖父名蘊，後漢追贈他爲太傅，太祖追尊他爲翼順皇帝，廟號稱作義祖，陵墓名叫節陵；祖母陳國夫人韓氏，追謚爲翼敬皇后。父親名簡，後漢追贈爲太師，太祖追尊他爲章肅皇帝，廟號稱作慶祖，陵墓名叫欽陵；母親燕國夫人王氏，追謚爲章德皇后。章德皇后於唐天祐元年即甲子年的七月二十八日，在堯山的故居生下太祖。太祖誕生的那晚，紅光照耀室内，有如同爐炭炸裂的聲響，火星迸散四方。

太祖出生後三年，他家遷居到太原。没過多久，他的父親被燕軍打敗，爲朝廷殉難。太祖生下不過七八歲，章德太后就早早去世了，姨母楚國夫人韓氏照料撫養他。當太祖長大成人，形貌神態魁偉雄壯，志向出衆超凡，愛練兵器，喜歡鬥勇，不經營田産。天祐末年，潞州節度使李嗣昭在常山戰死，他的兒子繼韜自稱留後，與南方的梁朝通好，據守城池，拒絶外來的干預，於是就拿出錢財招募豪傑。這時太祖十八歲，爲躲避官吏的糾纏到了壺關，投靠故人常氏，就前往

或逾法犯禁，亦多假借焉。嘗游上黨市，有市屠壯健，衆所畏憚，帝以氣凌之，因醉命屠割肉，小不如意，叱之。屠者怒，坦腹謂帝曰："爾敢刺我否?"帝即剸其腹，市人執之屬吏，繼韜惜而逸之。其年，莊宗平梁，繼韜伏誅，麾下牙兵配從馬直，帝在籍中，時年二十一。帝性聰敏，喜筆札，及從軍旅，多閱簿書，軍志戎政，深窮綮肯，人皆服其敏。嘗省義兄李瓊，瓊方讀《閫外春秋》，即取視之，曰："論兵也，兄其教我。"即授之，深通義理。

應募。太祖意氣自負，行事剛猛，力大好鬥，繼韜十分看重，有時違法犯令，也常常加以寬容。太祖曾游觀上黨街市，有個市上賣肉的人長得身强力壯，衆人都畏懼他，太祖有意欺辱他，藉酒醉命屠户割肉，稍不如意就大聲呵斥他。屠户大怒，袒露腹部對太祖說："你敢刺我不?"太祖立即揮劍刺入他的腹部，市人抓住太祖送交官府，繼韜珍惜太祖，就放了他。這年，莊宗滅掉梁朝，繼韜被殺，他手下的衛兵都分配在隸屬於守衛京城、王府的騎兵部隊，太祖也列名其中，當時他二十一歲。太祖天性聰明機靈，愛好寫作，當他充軍入伍，廣泛閱覽賬册文書，對於軍事記載、軍中政務，深入考察其中的關鍵，人人都佩服他的勤奮。太祖一次前往看望義兄李瓊，李瓊正在看《閫外春秋》，就拿過來看，說："這是論兵法的書啊，老兄教我吧。"李瓊就傳授於他，於是太祖精通軍事理論。

天成初，明宗幸浚郊。時朱守殷嬰城拒命，帝從晉高祖一軍率先登城。晉祖領副侍衛，以帝長於書計，召置麾下，令掌軍籍，前後將臣，無不倚愛。初，聖穆皇后嬪于帝，帝方匱乏，而后多資從。帝常晝寢，有小虺五色，出入顴鼻之間，后遽見愕然。在太原時，有神尼與帝同姓，見帝，謂李瓊曰："我宗天上大仙，頂上有肉角，當爲世界主。"清泰末，晉祖起于河東，時河陽節度使張彦琪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奉命北伐，帝從之，營於晉祠。是時屋壞，同處數人俱斃，唯帝獨無所傷。漢高祖爲侍衛馬步都虞候，召置左右。所居官舍之鄰吴氏，有青衣佳娘者，爲山魈所魅，鬼能人言，而投瓦石，鄰伍無敢過吴氏之舍者。帝過之，其鬼寂然，帝去如故，如是者再。或謂鬼曰："爾既神，向者客來，又何寂然?"鬼曰："彼大人者。"繇是軍中異之。范延光叛于魏，命楊光遠討之，帝嘗

天成初年，明宗親臨浚儀郊外。這時朱守殷環城固守，拒不從命，太祖隨晉高祖一軍率先登城。晉高祖兼任副侍衛時，因太祖擅長書寫計算，把他調到自己部下，令他掌管軍人名册，前後各軍將帥，無不對他信任愛護。先前，聖穆皇后嫁給太祖時，太祖正處在困窮時期，而皇后擁有大量的資財和僕從。太祖曾在白天睡覺，有五彩小蛇出入顴骨鼻梁間，皇后突然發現後驚呆了。在太原時，有一得道尼姑和太祖同姓，見了太祖後對李瓊說："我的宗族人是天上大仙，頭頂上有肉角，當作人世間的君主。"清泰末年，晉高祖在河東開國，當時河陽節度使張彦琪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奉命北伐，太祖隨從前往，在晉祠安營扎寨。這時房屋倒塌，同住一屋的幾人都身亡，衹有太祖毫無損傷。漢高祖任侍衛馬步都虞候時，把太祖調到自己身邊。太祖居住的官舍旁一家人姓吴，家中有婢女佳娘被山鬼迷住，這山鬼能說人話，并且投擲瓦石，附近鄰居都没人敢過吴家的房屋。太祖到吴家，這鬼就安静下來，太祖離開後又同先前一樣，這種情况多次出現。有人問鬼說："你既是鬼神，先前有客人來，又爲啥安静不動?"山鬼說："他是大人物。"於

行，意不願從。或謂帝曰：“楊公當朝重勛，子不欲從，何也?”帝曰：“楊公素無英雄氣，得我何用? 能用我其劉公乎!”漢祖累鎮藩閫，皆從之。及鎮并門，尤深待遇，出入帷幄，受腹心之寄，帝亦悉心竭力，知無不爲。及吐渾白可久叛入契丹，帝勸漢祖誅白承福等五族，得良馬數千匹、財貨百萬計以資軍。

是軍中的人都感到驚奇。范延光在魏州叛亂，朝廷命楊光遠討伐他，太祖本該同行，但他不樂意隨從。有人問太祖説：“楊公是本朝的元老重臣，你不願跟隨，爲什麽呢?”太祖説：“楊公向來没有英雄意志，得到我有什麽用? 能用我的大概是劉公吧!”漢高祖歷任各軍鎮鎮將，太祖都跟隨着他。當漢高祖坐鎮并州時，待他尤其深厚，太祖出入機要重地，受到由衷的信賴，太祖也盡心竭力，知道該做的事無不去做。當吐渾白可久反叛逃入契丹，太祖勸漢高祖消滅白承福等五族，得到數千匹好馬、價值百萬計的財物，用來供給部隊。

開運末，契丹犯闕，晉帝北遷。帝與蘇逢吉、楊邠、史弘肇等勸漢祖建號，以副人望。漢高祖即位晋陽，時百度草創，四方猶梗，經綸締構，帝有力焉。授權樞密副使、檢校司徒。漢高祖至汴，正授樞密副使、檢校太保。乾祐元年春，漢高祖不豫，及大漸，與蘇逢吉等同受顧命。隱帝嗣位，拜樞密使，加檢校太尉。舊制，樞密使未加使相者，不宣麻制，至是宣之，自帝始也。有頃，河中李守貞據城反，朝廷憂之，諸大臣共議進取之計。史弘肇曰：“守貞，河陽一客司耳，竟何能爲?”帝曰：“守貞雖不習戎行，然善接英豪，得人死力，亦勍敵，宜審料之。”乃命白文珂、常思率兵攻取。師未至，而趙思綰竊據永興，王景崇反狀亦露，朝廷遣郭從義、王峻討趙思綰。七月，西面師徒大集，未果進取。其月十三日，制授帝同平章事，即遣西征，以安慰招撫爲名，詔西面諸軍，并取帝節度。時論以白文珂、常思非守貞之敵，聞帝西行，群情大愜。八月六日，帝發離京師。二十日，師至河中。命白文珂營於河西，帝營於河東。不數日，周設長塹，復築長連城

開運末年，契丹攻入京城，晉帝遷往北方。太祖和蘇逢吉、楊邠、史弘肇等勸漢高祖建立國號，以滿足人們的願望。漢高祖在晋陽登帝位，各種制度設施剛剛開始建立，四方仍有阻礙，籌措治理，開創新政，太祖是有貢獻的。任命太祖爲代理樞密副使、檢校司徒。漢高祖到了汴京後，正式任命太祖爲樞密副使、檢校太保。乾祐元年春，漢高祖染病，當他病危時，太祖和蘇逢吉等共同接受臨終遺命。隱帝繼位，任命太祖爲樞密使，加授檢校太尉。按原有制度，樞密使没加使相頭銜的，不用麻制詔令宣布，到這次就宣布了，是從太祖開始的。不久，河中李守貞據城反叛，朝廷爲這事煩惱，衆大臣共商進兵攻取的辦法。史弘肇説：“守貞不過是河陽管接待的一名小官，最終能成什麽氣候?”太祖説：“守貞雖不熟悉軍事，但待英豪人物親善，得到這些人的拼死相助，也算是勁敵，應當審慎處理。”於是命白文珂、常思率兵攻取。部隊還没到達河中，而趙思綰奪占永興，王景崇造反的行迹也暴露，朝廷派郭從義、王峻討伐趙思綰。七月，西面的兵馬大量聚集，但并没真正發起攻擊。這月十三日，下詔任命太祖爲同平章事，隨即派遣他西征，以安慰招撫爲名，詔令西部各軍都受太祖指揮。當時人認爲白文珂、常思不是李守貞的對手，聽説太祖西行征討，人人都感到十分滿意。八月六日，太祖離京出發。二十日，部隊到達河中。命白文珂在黄河西岸安營，太祖在黄河東岸

以逼之。帝在軍，居常接賓客，與大將讌語，即褒衣博帶，或遇巡城壘，對陣敵，幅巾短後，與衆無殊。臨矢石，冒鋒刃，必以身先，與士伍分甘共苦。稍立功效者，厚其賜與，微有傷痍者，親爲循撫，士無賢不肖，有所陳啓，温顔以接，俾盡其情，人之過忤，未嘗介意，故君子小人皆思效用。守貞聞之，深以爲憂。十二月，帝以蜀軍屯大散關，即親率牙兵往鳳翔、永興，相度將發，謂白文珂、劉詞曰："困獸猶鬥，當謹備之。"帝至華州，聞蜀軍退敗，遂還。

安營。没過幾天，周圍設置了長長的戰壕，又築起連綿不斷的壁壘進逼城池。太祖在軍中，平常接待賓客，和大將會宴談話，就着寬衣大帶，如遇巡視城壘，對陣厮殺，就用絹一幅束髮，身着前長後短的衣袍，和衆人無差别。面對敵人的流箭石彈，衝向刀槍林立的敵陣，他總是親自在前，和士兵們同甘共苦。對稍有功勞的人，他給予豐厚的賞賜，對略受創傷的人，他親自進行安撫，對士人不論才德高低，衹要有所陳述禀告，都和顔悦色地接見，使他們充分表達意見，人有過失觸犯，從不放在心上，所以不論是君子或是小人都願爲他效勞。李守貞得知太祖的爲人，深感憂慮。十二月，太祖因蜀國兵馬駐扎在大散關，就親自率領本府士兵前往鳳翔、永興，考慮到自己將要離開，就對白文珂、劉詞說："困獸猶鬥，你們要謹慎防備。"太祖抵達華州，得知蜀軍已敗退，就返回了。

二年正月五日夜，李守貞遣將王三鐵領千餘人，夜突河西寨，果爲劉詞等力戰敗之。先是，軍中禁酒，帝有愛將李審犯令，斬之以徇。五月九日，攻河西寨，賊將周光遜以寨及部衆千餘人來降。十七日，下令攻城，會西北大風，揚沙晦冥，帝令禱河伯祠，奠訖而風止，自是晝夜攻之。七月十三日，帝率三寨將士奪賊羅城。二十一日，城陷，守貞舉家自焚而死。帝前夢河神告曰："七月下旬，上帝當滅守貞之族。"至是收復賊壘。城中人言，見帝營上有紫氣，如樓閣華蓋之狀。

乾祐二年正月五日夜，李守貞派將領王三鐵率領一千多人，趁夜晚突襲朝廷軍隊黄河西岸的營寨，結果被劉詞等苦戰擊敗。在這以前，軍中禁止喝酒，太祖手下有個名叫李審的愛將違犯了禁令，就殺了他示衆。五月九日，進攻賊軍黄河西岸的營寨，賊將周光遜獻寨并率部衆一千多人來投降。十七日，太祖下令攻城，正遇上猛烈的西北風，揚起滚滚塵沙，天昏地暗，太祖下令向河伯祠祈禱，祭祀完畢風就停了，從這時起晝夜攻城。七月十三日，太祖率三寨將士攻奪叛賊外城。二十一日，城被攻克，李守貞全家自焚而死。太祖先前夢見黄河之神告訴自己說："七月下旬，上帝將會滅掉守貞的家族。"到這時收復了叛賊的據點。城中人說，看到太祖營寨上有紫氣，形狀如同樓閣傘蓋。

二年八月五日，帝自河中班師，其月二十七日入朝。漢帝命升階撫勞，酌御酒以賜之，錫賚優厚。翌日，漢帝議賞勛，欲兼方鎮，帝辭之，乃止。帝以出征時廳子都七十三人，具籍獻之。九月五日，制加檢校太師、兼侍中。十月，契丹入寇，前

乾祐二年八月五日，太祖由河中班師，這月的二十七日入朝。漢隱帝命他登上殿廷，加以慰勞，斟御酒賜予他，賞賜的規格很優厚。第二天，漢隱帝決定獎勵太祖的軍功，想讓他兼掌軍鎮，太祖推辭，於是作罷。太祖將出征時隨行親軍將士七十三人，編成名册上報隱帝。九月五日，隱帝發布詔令，加授太祖檢校太師、兼侍

鋒至邢、洺、貝、魏，河北告急，帝受詔率師赴北邊，以宣徽南院使王峻爲監軍。其月十九日，帝至邢州，遣王峻前軍趨鎮、定。時契丹已退，帝大閲，欲臨寇境，詔止之。

中。十月，契丹人入侵，前鋒抵達邢、洺、貝、魏數州，河北地區告急，太祖受詔率軍奔赴北部邊地，任命宣徽南院使王峻爲監軍。這月十九日，太祖抵達邢州，派王峻爲前鋒奔赴鎮州、定州。這時契丹人馬已經退去，太祖大閲部隊，準備攻入敵寇境内，隱帝下詔制止了。

三年二月，班師。三月十七日，制授鄴都留守，樞密使如故。時漢帝以北戎爲患，委帝以河朔之任，宰相蘇逢吉等議，藩臣無兼樞密使例。史弘肇以帝受任之重，苟不兼密務，則難以便宜從事。竟從弘肇之議，詔河北諸州，凡事一稟帝節度。帝將北行，啓漢帝曰："陛下富有春秋，萬幾之事，宜審於聽斷。文武大臣，乃心王室，凡事諮詢，即無敗失。"漢帝斂容謝之。帝至鄴，盡去煩弊之事，不數月，閫政有序，一方晏然。詔書褒美。一夕，在山亭院齋中，忽有黄氣起於前，上際於天，帝於黄氣中見星文，紫微、文昌，爛然在目。既而告之星者曰："予於室中見天象，不其異乎?"對曰："坐見天衢，物不能隔，至貴之祥也。"翌日，牙署中有紫氣起於幡竿龍首，凡三日。

乾祐三年二月，太祖班師回朝。三月十七日，隱帝發布詔令，任命太祖爲鄴都留守，仍舊爲樞密使。當時漢隱帝因北邊部族構成邊患，把保衛河朔的責任交付給太祖，宰相蘇逢吉等認爲，軍鎮帥臣没有兼任樞密使的先例。史弘肇認爲太祖承擔的任務很重，假如不兼任樞密院職務，就難以根據情況需要專斷行事。最終采納了弘肇的意見，令河北各州，凡事一概接受太祖的指揮。太祖即將北行，稟告漢隱帝説："陛下年輕氣盛，各種事務，在聽取意見、裁決處理時應審慎。文武大臣忠於朝廷，凡事向他們咨詢，就不會錯了。"漢隱帝端正容顔向他道謝。太祖到了鄴城後，廢除所有煩瑣有害的事務，没用幾個月，把轄境内治理得井井有條，一方平安無事。朝廷頒詔書表彰贊美。一晚，太祖正在山間一座亭院的書房，忽然有黄氣在他面前升起，上與天接，太祖從黄氣中看見天象，紫微星宫、文昌星宫，鮮明地出現在眼前。隨後他告訴觀察天象的人説："我在房中見到天象，不是太奇怪了嗎?"回答説："坐見天衢，外物不能阻隔，這是無比顯貴的吉兆。"第二天，太祖的軍府中有紫氣從旗竿的龍頭上升起，共延續了三天。

十一月十四日，澶州節度使李洪義、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王殷遣澶州副使陳光穗至鄴都，報京師有變：是月十三日旦，群小等害史弘肇等。前一夕，李業等遣腹心齎密詔至澶州，令李洪義殺王殷，又令護聖左廂都指揮使郭崇等害帝于鄴城。十三日，洪義受得密詔，恐事不濟，乃以密詔示王殷，殷與洪義即遣陳光穗馳報於帝。十四日，帝方與宣徽使王峻坐議邊事，忽得洪義文字，遽歸牙署，峻亦

十一月十四日，澶州節度使李洪義、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王殷派澶州副使陳光穗到鄴都，報告京城發生事變：這月十三日早上，一夥小人殺害史弘肇等。前一天晚上，李業等派心腹帶着密詔到澶州，令李洪義殺王殷，又令護聖左廂都指揮使郭崇等到鄴城殺太祖。十三日，洪義接到密詔，擔心事不能成，就把密詔出示王殷，王殷和洪義就派陳光穗飛馬向太祖報告。十四日，太祖正和宣徽使王峻坐在一起討論邊事，忽然接到洪義送來的文書，立即回到軍府，王峻也不知道這事。太祖剛得知楊邠、史弘肇等大臣被殺，神情

未知其事。帝初知楊、史諸公被誅，神情惘然；又見移禍及己，伸訴無所，即集三軍將校諭之曰："予從微至著，輔佐國家，先皇登遐，親受顧托，與楊、史諸公，彈壓經謀，忘寢與食，一旦無狀，盡已誅夷。今有詔來取予首級，爾等宜奉行詔旨，斷予首以報天子，各圖功業，且不累諸君也。"崇等與諸將校泣於前，言曰："此事必非聖意，即是左右小人誣罔竊發，假令此輩握重柄，國得安乎！宜得投論，以判忠佞，何事信單車之使而自棄，千載之下，空受惡名。崇等願從明公入朝，面自洗雪，除君側之惡，共安天下。"衆然之，遂請帝南行，帝即嚴駕首途。

十六日，至澶州，王殷迎謁慟哭。時隱帝遣小竪鸗脱偵鄴軍所在，爲游騎所執，帝即遣迴，令附奏隱帝赴闕之由，仍以密奏置鸗脱衣領中。奏曰："臣發迹寒賤，遭遇聖明，既富且貴，實過平生之望，唯思報國，敢有他圖！今奉詔命，忽令郭崇等殺臣，即時俟死，而諸軍不肯行刑，逼臣赴闕，令臣請罪上前，仍言致有此事，必是陛下左右譖臣耳。今鸗脱至此，天假其便，得伸臣心，三五日當及闕朝陛下。若以臣有欺天之罪，臣豈敢惜死；若實有譖臣者，乞陛下縛送軍前，以快三軍之意，則臣雖死無恨。今托鸗脱附奏以聞。"十七日，帝至滑州，節度使宋延渥開門迎納。帝將發滑臺，召將士謂之曰："主上爲讒邪所惑，誅殺勛臣，吾之此來，事不獲已，然以臣拒君，寧論曲直！汝等家在京師，不如奉行前詔，我以一死謝天子，實無所恨。"將校前啓曰："國家負公，公不負國，請公速行，無遲久，安邦雪怨，正在此時。"

迷惘，又見災禍轉移到自己頭上，無處申訴，就召集三軍將領，告訴他們説："我從卑微到身居顯位，輔佐國家。先皇帝逝世，我親身接受他的臨終囑托，和楊邠、史弘肇衆大臣，鎮服四方，籌劃國政，廢寢忘食，一時失禮，全被殺死。現在有詔令來取我的人頭，你們應該遵從詔令，割下我的頭去回報天子，各自求取功名，而且不會連累各位。"郭崇等和衆將領在太祖面前流着淚説："這事一定不是陛下的主意，必然是身邊小人謊言欺騙，暗中挑動，假如讓這類人掌握大權，國家能有安寧嗎！應當上書論辯，以便分别忠臣奸人，爲什麽要相信一名使者而自棄，使千載以後，白白地背上一個壞名聲。我們願隨您入朝，親自在皇上面前澄清真相，鏟除君主身旁的奸賊，共同安定天下。"衆人都認爲不錯，就請太祖向南進發，太祖立即備辦車馬登程。

十六日，太祖抵達澶州，王殷迎見痛哭。這時隱帝派小太監鸗脱偵察鄴都兵馬到達的處所，被巡邏騎兵抓住，太祖立即打發他回京，令他附帶向隱帝禀報前來京城的原因，并把密奏放在鸗脱的衣領中。密奏是這樣説的："我從貧寒卑賤的境地起家，遇上聖明的君主，取得又富又貴的地位，實在超過一生的願望，一心衹想報國，怎敢有其他貪圖！現在接受詔令，突然令郭崇等殺我，我即刻準備受死，但衆軍士不肯行刑，逼我前往京城，讓我在陛下面前請罪，并説導致這次事件，必定是陛下身旁的人誣陷我罷了。現今鸗脱來到這裏，上天給予我這一便利，使我能表白心意，三五天内我將到京朝見陛下。如陛下認爲我有欺君之罪，我怎敢顧惜一死；如真有誣陷我的人，請求陛下綁送到軍前，讓三軍將士心情舒展，那麽我就是死也無遺憾了。今委托鸗脱帶奏疏向您禀告。"十七日，太祖抵達滑州，節度使宋延渥開門迎入州城。太祖將由滑臺進發，召集將士而對他們説："皇上被奸邪小人的讒言迷惑，殺害功臣，我這次前來，是不得已的事，但作爲臣下却對抗君主，是非還用爭辯嗎！你們家在京城，不如奉行先前的詔令，我以一死報答天子，的確没有什麽遺憾。"將領們都上前禀告説："朝

既而王峻諭軍曰："我得公處分，俟平定京城，許爾等旬日剽掠。"衆皆踊躍。

廷虧待您，您没有辜負國家，請您火速進發，不要長時間停留，安定國家，消除仇恨，正在這個時候。"隨後王峻告訴軍士們説："我得知主帥的安排，等平定京城後，允許你們搶奪十來天。"衆軍士都歡欣鼓舞。

十九日，隱帝遣左神武統軍袁嶬、前鄧州節度使劉重進率禁軍來拒，與前開封尹侯益等屯赤岡，是夜俱退。二十日，隱帝整陣於劉子陂。二十一日，兩陣俱列，慕容彦超率軍奮擊，帝遣何福進、王彦超、李筠等大合騎以乘之。慕容彦超退却，死者百餘人，於是南軍奪氣，稍稍奔於北軍。慕容彦超與數十騎東奔兖州。吴虔裕、張彦超等相繼來見帝，是夜侯益、焦繼勳潛至帝營，帝慰勞遣還。

十九日，隱帝派左神武統軍袁嶬、前鄧州節度使劉重進率禁軍來抵擋，和前開封尹侯益等駐扎在赤岡，這天晚上都退去了。二十日，隱帝在劉子陂整頓陣勢。二十一日，兩軍都布開陣勢，慕容彦超率軍奮擊，太祖派何福進、王彦超、李筠等集中大量騎兵壓過去。慕容彦超退却，死了一百多人，於是朝廷軍隊喪失鬥志，漸漸有人投奔到太祖的軍中。慕容彦超和數十名騎士往東逃奔兖州。吴虔裕、張彦超等相繼來見太祖，這晚侯益、焦繼勳悄悄到太祖的營中，太祖加以慰勞後送回。

二十二日旦，郭允明弑漢隱帝於北郊。初，官軍之敗，帝謂宋延渥曰："爾國親，可速往衛主上，兼附奏，請陛下得便速奔臣來，免爲左右所圖。"及延渥至，亂兵雲合，即惶駭而還。是旦，帝望見天子旌旗於高坡之上，謂隱帝在其下，既免胄釋馬而前，左右慮有不測，請帝止。帝泣曰："吾君在此，又何憂焉。"及至前，隱帝已去矣，帝歔欷久之。俄聞隱帝遇弑，號慟不已。帝至玄化門，劉銖雨射城外，帝迴車自迎春門入，諸軍大掠，烟火四發，帝止於舊第，何福進以部下兵守明德門。翌日，王殷、郭崇言曰："若不止剽掠，比夜化爲空城耳。"由是諸將部分斬其剽者，至晡乃定。帝與王峻詣太后宫起居，請立嗣君，乃以高祖侄徐州節度使贇入繼大統，語在《漢紀》。二十七日，帝以嗣君未至，請太后臨朝，會鎮、定州馳奏，契丹入寇，河北諸州告急，太后命帝北征。

二十二日早上，郭允明在北郊殺死隱帝。先前，在朝廷軍隊戰敗的時候，太祖對宋延渥説："你是皇家的親戚，可火速前去保護陛下，順便上奏，請陛下找個便利的機會儘快到我這邊來，以免被身邊的人謀害。"當延渥來到朝廷軍營前，見亂兵雲集，就驚慌地退回了。這天早上，太祖望見天子的旌旗出現在高坡上，認爲隱帝在旗下，脱去甲胄、跳下戰馬後就步行前往，他身旁的人擔心發生意外，請太祖止步。太祖説："我們的君主在這裏，又有什麽可顧慮的呢。"當他到了高坡前，隱帝已經走了，太祖感嘆了許久。不一會兒得知隱帝遇害，太祖放聲痛哭不止。太祖來到玄化門，劉銖向城外射出雨一般密集的箭，太祖掉轉車頭由迎春門入城，各軍大肆搶劫，四處放火，太祖住在舊居，何福進率部下兵士守明德門。第二天，王殷、郭崇説："如不禁止搶劫，到今夜就會變爲一座空城了。"因此衆將領布置安排，處决搶劫行凶的人，到傍晚纔安定下來。太祖和王峻到太后宫問候，請立繼位君主，於是决定由漢高祖的侄兒徐州節度使劉贇入京繼承帝位，這事詳見本書的《漢紀》。二十七日，太祖因繼位君主還没到京，請太后臨朝聽政，碰巧鎮州、定州急報，契丹人入侵，河北各

州告急，太后就命太祖北征。

十二月一日，帝發離京師。四日，至滑州，駐馬數日。會湘陰公遣使慰勞諸將，受宣之際，相顧不拜，皆竊言曰："我輩陷京師，各各負罪，若劉氏復立，則無種矣。"或有以其言告帝者，帝愕然，即時進途。十六日，至澶州。是日旭旦，日邊有紫氣來，當帝之馬首。十九日，下令諸軍進發。二十日，諸軍將士大噪趨驛，如墻而進，帝閉門拒之。軍士登墻越屋而入，請帝爲天子。亂軍山積，登階匝陛，扶抱擁迫，或有裂黄旗以被帝體，以代赭袍，山呼震地。帝在萬衆之中，聲氣沮喪，悶絶數四，左右親衛，星散竄匿。帝即登城樓，稍得安息，諸軍遂擁帝南行。時河冰初解，浮梁未構。是夜北風凜烈，比旦冰堅可渡，諸軍遂濟，衆謂之"凌橋"，濟竟冰泮，時人異之。時湘陰公已駐宋州，樞密使王峻在京，聞澶州之變，遣侍衛馬軍指揮使郭崇率七百騎赴宋州，以衛湘陰公。二十五日，帝至七里店，群臣謁見，遂營於皋門村。

十二月一日，太祖離京出征。四日，抵達滑州，停留了幾天。正逢湘陰公派使者慰勞衆將，衆將在接受慰問的時候，互相觀望而不下拜，都私下説："我們攻陷京城，每人都有罪名，要是劉家的人再登上帝位，我們就會斷子絶孫了。"有人把他們的話告知太祖，太祖驚呆了，立刻起程進發。十六日，抵達澶州。這天日出時，天邊有紫氣飄來，正對着太祖的馬頭。十九日，太祖令各軍進發。二十日，衆軍將士大聲叫喊着涌向驛館，像一堵人墻向前推進，太祖閉門阻攔。兵士們攀墻越過屋頂而進，請求太祖做天子。亂軍集結如人山，他們有的登上臺階，有的圍繞在臺階下，扶立抱持，左推右攘，有的撕下黄旗來披在太祖身上，代作皇袍，高聲歡呼，聲震大地。太祖在萬衆人中，都無法講話出氣，窒息了好多次，身邊的親兵衛士，都四散逃竄藏了起來。太祖就登上城樓，稍稍得到安息，衆軍就簇擁着太祖南行。這時黄河冰面剛剛解凍，浮橋還没有架設。這天晚上北風凜烈，到天明時冰面堅厚可行，衆軍於是得以渡過黄河，人們把這冰稱作"凌橋"，部隊過完後冰就裂開了，當時人都感到神奇。這時湘陰公已在宋州停留，樞密使王峻在京城，得知澶州的兵變，派侍衛馬軍指揮使郭崇率七百名騎兵奔赴宋州，以便保護湘陰公。二十五日，太祖到達七里店，群臣前來看望，隨後就在皋門村扎營。

二十七日，漢太后令曰："樞密使、侍中郭威，以英武之才，兼内外之任，剪除禍亂，弘濟艱難，功業格天，人望冠世。今則軍民愛戴，朝野推崇，宜總萬幾，以允群議，可監國，中外庶事，并取監國處分。"二十八日，監國教曰：

寡人出自軍戎，本無德望，因緣際會，叨竊寵靈。高祖皇帝甫在經綸，待之心腹，洎登大位，尋付重權。當顧命之時，受忍死之寄，與諸勛舊，輔立

二十七日，漢太后下詔令説："樞密使、侍中郭威，以精明强幹的才略，兼朝廷内外的重任，消除禍亂，拯救艱難，功業感動上天神靈，人望首推於世間。現在已受軍民愛戴，中外推崇，應當總理萬務，以便符合輿論，可擔任監國。中外各種事務，都聽從監國的安排處理。"二十八日，監國頒布教令説：

我出身軍人，本來無德譽名望，憑藉着機遇，竊據恩寵。高祖皇帝剛開始策劃宏圖，待我如同心腹，當他登上帝位，立即付予重權。當他留下遺命的時刻，我接受他臨終的寄托，協同各位功勛舊臣，擁立輔助繼

嗣君。旋屬三叛連衡，四郊多壘，謬膺朝旨，委以專征，兼守重藩，俾當勍敵，敢不横身戮力，竭節盡心，冀肅静於疆埸，用保安於宗社。不謂奸邪構亂，將相連誅，寡人偶脱鋒鋩，克平患難，志安劉氏，願報漢恩，推擇長君，以紹丕構，遂奏太后，請立徐州相公，奉迎已在於道途，行李未及於都輦。尋以北面事急，敵騎深侵，遂領師徒，徑往掩襲，行次近鎮，已渡洪河。十二月二十日，將登澶州，軍情忽變，旌旗倒指，喊叫連天，引袂牽襟，迫請爲主，環繞而逃避無所，紛紜而逼脅愈堅，頃刻之間，安危莫保，事不獲已，須至徇從，於是馬步諸軍擁至京闕。今奉太后詔旨，以時運艱危，機務難曠，俾令監國，遜避無由，僶俛遵承，夙夜憂愧云。

位君主。不久正逢三鎮叛賊連成一氣，四邊多是敵對之國，誤蒙朝廷旨令，委派我主持征伐，兼守護重鎮，使我抵擋勁敵，我怎敢不拼命效力，盡心效忠，企盼能使邊疆安寧，得以保安朝廷。没想到奸邪之人陰謀作亂，將相連連被殺，我偶爾從刀槍下脱身，得以平息患難，立志安定劉氏基業，發願報答漢朝恩典，選求年長的君主，以便繼承大業，隨即奏明太后，請求擁立徐州相公，恭迎的隊伍已行進在途中，使者還没有到京城。不久因北邊事急，敵人騎兵侵入内地，我就率領部衆，徑直前往襲擊，行進到附近的州鎮，已渡過浩浩的黄河。十二月二十日，將由澶州登程，軍心忽然變化，旌旗倒指，喊叫連天，士兵拉着衣袖牽扯衣襟，逼迫請求我爲君主。將我包圍而無處可逃，衆説紛紜而脅迫更强硬，頃刻之間，性命安危不可保證，事不得已，衹好順從，於是馬步衆軍挾持我來到京城。現今奉太后誥命，因時運艱難危急，軍機政務不可廢置，令我監理國事，没有辦法推讓，勉强遵命接受，日夜憂慮羞愧。

時文武百官、内外將帥、藩臣郡守等，相繼上表勸進。三十日夜，御營西北隅步軍將校因醉揚言："昨澶州馬軍扶策，步軍今欲扶策。"尋令虞候詰其姓名，昧旦擒而斬之。其一軍仍納甲仗，遣中使監送就糧所。

這時朝中文武百官、内外各軍將帥、鎮帥郡守等，相繼上表勸太祖登帝位。三十日夜，御營西北角有步軍將領藉着酒醉揚言説："先前澶州馬軍推立，現在步軍也想推立。"太祖立即令虞候追問他的姓名，黎明時捉來殺了。又收繳了這一軍的兵器甲冑，派宫使監送到某處就地求食。

廣順元年春正月丁卯，漢太后誥曰："邃古以來，受命相繼，是不一姓，傳諸百王，莫不人心順之則興，天命去之則廢，昭然事迹，著在典書。予否運所丁，遭家不造，奸邪構亂，朋黨横行，大臣冤枉以被誅，少主倉卒而及禍，人自作孽，天道寧論。監國威，深念漢恩，切安劉氏，既平亂略，復正頽綱，思固護於基扃，擇繼嗣於宗室。而獄訟盡歸於西伯，謳謡不在於丹朱，六師竭推戴之

廣順元年春正月丁卯，漢太后下詔説："自從遠古以來，相繼接受天命，不屬一家一姓，傳與衆多帝王，無不是人心歸順就興盛，天命背離就衰亡，顯然明白的史實，記載於典籍之中。我正逢艱難的時運，遭遇夫君的喪亡，奸臣小人陰謀作亂，狐朋狗黨肆意横行，大臣冤枉被殺，少帝突然遇害，人們自己胡作非爲，天命還用得着説嗎。監國郭威，深感漢朝恩典，一心保安劉氏，既平息了亂黨的騷亂，又扶正了衰敗的綱紀，存心對朝廷加强維護，在皇族中推立繼位君主。然而求判曲直的人都歸向西伯，謳歌贊美的

誠，萬國仰欽明之德，鼎革斯契，圖籙有歸，予作家賓，固以爲幸。今奉符寶授監國，可即皇帝位。於戲！天祿在躬，神器自至，允集天命，永綏兆民，敬之哉！”是日，帝自皋門入大内，御崇元殿，即皇帝位。制曰：

人不在於丹朱，六軍深表擁戴的誠意，萬國仰慕聖明的德行，正合除舊布新的大義，一定有天帝神靈的寄托，我作爲國家的賓客，自然以此當作幸運。今將皇帝大印授予監國，可即皇帝位。啊！身受天賜福分，大位自然而得，信守上天的大命，永遠安撫天下的百姓，你就慎重對待吧！”這天，太祖由皋門進入皇宮，登上崇元殿，即皇帝位。太祖下詔説：

自古受命之君，興邦建統，莫不上符天意，下順人心。是以夏德既衰，爰啓有商之祚；炎風不競，肇開皇魏之基。朕早事前朝，久居重位。受遺輔政，敢忘伊、霍之忠；仗鉞臨戎，復委韓、彭之任。匪躬盡瘁，焦思勞心，討叛涣於河、潼，張聲援於岐、雍，竟平大憝，粗立微勞。纔旋旆於關西，尋統兵於河朔，訓齊師旅，固護邊陲，只將身許國家，不以賊遺君父。外憂少息，内患俄生，群小連謀，大臣遇害，棟梁既壞，社稷將傾。朕方在藩維，亦遭讒構。逃一生於萬死，徑赴闕庭；梟四罪於九衢，幸安區宇。將延漢祚，擇立劉宗，徵命已行，軍情忽變。朕以衆庶所逼，逃避無由，扶擁至京，尊戴爲主。重以中外勸進，方岳推崇，僶俛雖順於群心，臨御實慚於凉德。改元建號，祗率於舊章；革故鼎新，宜覃於霈澤。

自古接受天命的君主，開創國家，建立帝業，無不上符天意，下順人心。所以夏代的德政既已衰敗，商代的國運就開始了；漢朝的政教已不力，大魏的基業就開創了。我早先效力於前朝，長期擔任重要職位。受遺命輔政，怎敢忘記伊尹、霍光的忠心；持鉞節統兵，又委付韓信、彭越的重任。不顧體病而盡力，憂慮苦思而勞心，赴河中、潼關討伐叛臣，對岐州、雍州進行聲援，終於平定大惡賊，略略建立小功勞。纔由關西班師，不久赴河朔統兵，訓練部隊，鞏固邊防，衹是用生命來報效國家，不願把賊敵留給君父。外憂稍稍緩和，内患突然發生，一群小人合謀，朝廷大臣遇害，國家棟梁既已毁壞，大厦將要傾塌。我正在外鎮，也遭誣陷。從萬死之地逃脱一條生命，直接奔赴京城；在要道之間處决四個罪魁，幸而使境内安定。準備延續漢朝國運，選擇擁立劉氏族人，徵召之命已經頒行，軍心忽然變化。我因受大衆逼迫，無法逃避，挾持到京城，擁戴爲君主。又加上中外人士勸進，四方官員推崇，雖盡力滿足大衆的心願，而治理國家確實因德薄而慚愧。改年號、立國號，恭敬地遵守舊制；除舊立新，應當廣施恩惠。

朕本姬室之遠裔，虢叔之後昆，積慶累功，格天光表，盛德既延於百世，大命復集於眇躬，今建國宜以大周爲號，可改漢乾祐四年爲廣順元年。自正月五日昧爽已前，應天下罪人，常赦

我本是周代姬氏的後裔，虢叔的子孫，積德造福，累建功勛，感通神靈，光耀天下，盛德既延續百代，天命又降臨我身，今建國應用大周爲國號，可改漢乾祐四年爲廣順元年。在正月五日拂曉以前，凡天下罪人，通常赦免詔令不寬恕的，都免除罪名。

所不原者，咸赦除之。故樞密使楊邠、侍衛都指揮使史弘肇、三司使王章等，以勞定國，盡節致君，千載逢時，一旦同命，悲感行路，憤結重泉，雖尋雪於沈冤，宜更伸於渥澤，并可加等追贈，備禮歸葬，葬事官給，仍訪子孫敘用。其餘同遭枉害者，亦與追贈。馬步諸軍將士等，戮力叶誠，輸忠效義，先則平持内難，後乃推戴朕躬，言念勛勞，所宜旌賞。其原屬將士等，各與等第，超加恩命，仍賜功臣名號，已帶功臣者别與改賜。應左降官，未量移者與量移，已量移者與復資，已復資者量加敘録。亡官失爵之人，宜與齒用，配流徒役人，并許放還。諸處有犯罪逃亡之人，及山林草寇等，一切不問，如赦到後一月不歸本業者，復罪如初。内外前任、見任文武官僚致仕官，各與加恩。應在朝文武臣僚、内諸司使、諸道行軍副使、藩方馬步都指揮使，如父母在，未有恩澤者即與恩澤，已有者更與恩澤；如亡没，未曾追封贈者亦與封贈，已封贈者更與封贈。

已故樞密使楊邠、侍衛都指揮使史弘肇、三司使王章等，以勛勞平定國家，盡忠報君，有千載難逢的機遇，却一日同時喪命，行路的人悲傷嘆息，九泉之下怨憤結積，雖不久昭雪了深冤，應再次伸張於恩典，都可加等追贈，備禮歸葬，葬事由公家供辦，并訪求他們的子孫，加以任用。其餘同遭冤枉殺害的人，也給與追贈。馬步諸軍將士等，同出大力，共懷誠意，進獻忠心，順從大義，先是平定内部混亂，後是擁戴我本人，想到他們的功勞，應當有所嘉獎。其中原屬將士等，分别評定功勞等級，破格提升，并賜予功臣名號，已帶功臣名號的人另行改賜。所有貶逐遠方的官員，没有酌情移置近地的就酌情移置，已酌情移置的就恢復他們的官資，已恢復官資的就酌情安排任用。因故失去官爵的人，應加以録用，流放服徒刑的人，都允許放回。各地有犯罪逃亡的人及山林草寇等，一概不追究，如免罪赦令下達後一個月不回歸本地就業的，仍按當初定罪。内外前任、現任文武官員及退休官員，分别加賜恩惠。所有在朝文武官員、内廷各部門主管、各道行軍副使、各軍鎮馬步都指揮使，如父母在世，没有加封官號的就給予加封，已有官號的就再增封；如已亡故，没有追封追贈的也予以封贈，已封贈的再給予加封加贈。

應天下州縣，所欠乾祐元年、二年已前夏秋殘税及沿徵物色，并三年夏税諸色殘欠，并與除放。澶州已來，官路兩邊共二十里内，并乾祐三年殘税欠税，并與除放。應河北沿邊州縣，自去年九月後來，曾經契丹蹂踐處，其人户應欠乾祐三年終已前積年殘欠諸色税物，并與除放。應係三司主持錢穀敗闕場院官取乾祐元年終

全國所有的州縣，所欠乾祐元年、二年以前夏秋兩季的殘税和例行徵收的各種物資，連同乾祐三年欠交的夏税各種物資，都予以免除。從澶州至京城，官道兩邊共二十里内，連同乾祐三年拖欠的税收，全部予以免除。河北地區所有的邊境州縣，從去年九月以來，曾遭受契丹踐踏的地方，民户凡欠乾祐三年終以前多年拖欠的税收物資，全部予以免除。凡屬三司系統，主持錢糧事宜而造成本場本院虧損的官員，除按乾祐元年年終以前數額索取賠償外，確實没有家財作抵

已前徵納外，灼然無抵當者，委三司分析聞奏。天下倉場、庫務，宜令節度使專切鈐轄，掌納官吏一依省條指揮，不得别納斗餘、秤耗，舊來所進羨餘物色，今後一切停罷。

應乘輿服御之物，不得過爲華飾，宫闈器用，務從朴素，大官常膳，一切减損。諸道所有進奉，以助軍國之費，其珍巧纖華及奇禽異獸鷹犬之類，不得輒有獻貢，諸無用之物、不急之務，并宜停罷。帝王之道，德化爲先，崇飾虚名，朕所不取，苟致治之未洽，雖多瑞以奚爲！今後諸道所有祥瑞，不得輒有奏獻。

古者用刑，本期止辟，今兹作法，義切禁非。蓋承弊之時，非猛則奸凶難制；及知勸之後，在寬則典憲得宜。相時而行，庶臻中道。今後應犯竊盗賊贓及和奸者，并依晋天福元年已前條制施行。應諸犯罪人等，除反逆罪外，其罪并不得籍没家産，誅及骨肉，一依格令處分。

天下諸侯，皆有親校，自可慎擇委任，必當克效參裨。朝廷選差，理或未當，宜矯前失，庶叶通規。其先於在京諸司差軍將充諸州郡元從都押衙、孔目官、内知客等，并可停廢，仍勒却還舊處職役。近代帝王陵寢，合禁樵采。唐莊宗、明宗、晋高祖，各置守陵十户，以近陵人户充。漢高祖皇帝陵署職員及守宫人，時日薦饗，并守陵人户等，一切如故。仍以晋、漢之胄爲二王

押的人，委令三司一一列舉上報。全國各地的倉場、庫務，應令節度使切實負責管理，負責税收的官吏要完全依照尚書省條令的安排，不准在稱量足數後另行徵收斗餘、秤耗，向來以羨餘爲名進貢朝廷的各類物資，今後一概停止。

凡皇帝車馬服飾日用的物品，不得過分追求精美裝飾，宫廷中使用的器具，力求樸素，皇帝日常的飲食，一律降低標準。各道所有進奉，是用於資助軍國的經費，至於珍巧精美的物品及奇禽異獸鷹犬之類，不准隨便進貢，各種無用的東西、不急的事務，都應停止製造、施行。帝王治國的大法，以德化民爲首要，着意巧立虚名的行爲，我不願效法，如果没有達到普天下的太平，即使祥瑞再多又有什麽用！今後各道凡有祥瑞的事物，不准隨便上報和進貢。

古人使用刑罰，本希望杜絶犯罪，現在制定法令，着眼於制止違法。這是因爲在持續混亂的年代，法不嚴就難以制服爲非作歹的人；當接受教育以後，使用寬鬆的刑律就是適宜的。根據時情而行事，希望做到不偏不倚。今後凡犯偷盗、枉法貪贜及通奸罪的人，一律按晋天福元年以前的條令進行處治。所有犯罪的人，除犯叛逆罪外，對他們的判處都不准没收家産，株連骨肉，一律按照法令處理。

全國各州鎮長官，都設置親兵將領，可自行謹慎選擇委任，一定要能起到輔助作用。朝廷予以選派，似乎不合道理，應當糾正先前的過失，力求符合歷來的規矩。先前由在京各機構中派軍將擔任各州郡的元從都押衙、孔目官、内知客等，都可撤銷，仍令退回原機構任職。近代帝王的陵墓及所在宫殿，應當禁止砍伐采摘。唐莊宗、明宗、晋高祖，各安排十户人家守陵，派鄰近陵墓的人户充當。漢高祖皇帝的陵宫要安排專職官員及守宫人，供祭的時間，及守陵的人户等，一切依舊規。仍用晋、漢兩朝皇族的後

後，委中書門下處分云。

代作二王的繼承人，這事交付中書門下處理。

司天上言："今國家建號，以木德代水，准經法國以姓墓爲臘，請以未日爲臘。"從之。時議者曰："昔武王勝殷，歲集于房，國家受命，金、木集于房。文王厄羑里，而卦遇明夷，帝脱于鄴，大衍之數，復得明夷，則周爲國號，符於文、武矣。"先是，丁未年夏六月，土、金、木、火四星聚于張，占者云，當有帝王興于周者。故漢祖建國，由平陽、陜服趨洛陽以應之，及隱帝將嗣位，封周王以符其事。而帝以姬虢之冑，復繼宗周，而天人之契炳然矣。昔武王以木德王天下，宇文周亦承木德，而三朝皆以木代水，不其異乎！

司天監上奏説："今國家建立大號，以木德代替水德，按傳統的法則國家以新舊更替而改定臘日，今建議用未日作臘日。"太祖同意了。當時有人議論説："古時周武王戰勝殷商，歲星停留在房星的區域，我國家開創，金、木二星停留在房星的區域。周文王困在羑里，而卜卦遇到明夷，太祖在鄴城脱難，用大數推測法，又遇到明夷，這樣看來用周作國號，真和文王、武王相合了。"先前，在丁未年的夏六月，土、金、木、火四星會集在張星附近，有人推測説，將有帝王自周地興起。所以漢高祖建國，由平陽、陜服地區赴洛陽而應了天象，當隱帝即將繼位，先封周王以應合這事。而太祖作爲姬虢的後代，又繼續宗周大業，故而天意人事的契合是十分明顯的了。古時周武王以木德統治天下，宇文氏所建的北周也承受木德，并且三朝都是以木德代水德，不是太奇異了嗎！

戊辰，前曹州防禦使何福進受宣權許州節度使，前復州防禦使王彦超受宣權徐州節度使，前澶州節度使李洪義受宣權宋州節度使。己巳，上漢太后尊號曰昭聖皇太后。是日，詔有司擇日爲故主發哀。辛未，有司上言："皇帝爲故主舉哀日，服縞素，直領深衣，腰絰等。成服畢祭奠，不視朝七日，坊市禁音樂。文武内外臣僚成服後，每日赴太平宫臨，三日止，七日釋服。至山陵啓攢塗日，服初服，輴車出城，班辭釋服。"從之。壬申，前博州刺史李筠受宣權滑州節度使。癸酉，樞密使、檢校太傅王峻加同平章事；以前澶州節度使李洪義爲宋州節度使，加同平章事。以滑州節度副使陳觀爲左散騎常侍，鄴都留守判官王溥爲左諫議大夫，并充樞密院直學士。以元從都押衙鄭仁誨爲客省使，知客押牙向訓爲宫苑使。北京

戊辰，前曹州防禦使何福進接受任命權許州節度使，前復州防禦使王彦超接受任命權徐州節度使，前澶州節度使李洪義接受任命權宋州節度使。己巳，上漢太后尊號爲昭聖皇太后。這天，詔令有關官府選擇時日爲已故皇帝舉行哀悼。辛未，有關官府上奏説："皇帝爲已故君主舉行哀悼的時間内，穿白色喪服，樣式爲直領長衣，腰結麻帶等。着喪服哀悼後舉行祭奠，七天不上朝聽政，街市間禁止音樂。内廷外朝的文武官員着喪服後，每天赴太平宫哭喪，三天後停止，七天後除去喪服。到靈柩起運赴陵墓的那天，仍着先前的喪服，靈車出城後，百官列班送别，除去喪服。"太祖同意了。壬申，前博州刺史李筠被任命爲權滑州節度使。癸酉，樞密使、檢校太傅王峻加授同平章事；任命前澶州節度使李洪義爲宋州節度使，加授同平章事。任命滑州節度副使陳觀爲左散騎常侍，鄴都留守判官王溥爲左諫議大夫，二人都充任樞密院直學士。任命元從都押衙鄭仁誨爲客省使，知客押牙向訓爲宫苑使。北京留守劉崇派押牙鞏廷美遞交書信，要求讓劉贇回

留守劉崇遣押牙鞏廷美致書，求劉贇歸藩。帝報曰："朕在澶州之時，軍情推戴之際，先差來直省李光美備見，必想具言，而況遐邇所聞，在後盡當知悉。湘陰公比在宋州駐泊，見令般取赴京，但勿憂疑，必令得所。惟公在彼，固請安心，若能同力扶持，別無顧慮，即當便封王爵，永鎮北門，鐵券丹書，必無愛惜。其諸情素，并令來人口宣。"遣千牛衛將軍朱憲充入契丹使。先是，去年契丹永康王兀欲寇邢、趙，陷内丘。及迴，兀欲遣使與漢隱帝書，使至境上，會朝廷有蕭墻之變，帝定京城，迴至澶州，遇蕃使至，遂與入朝。至是，遣朱憲伴送來使歸蕃，兼致書叙革命之由，仍以金酒器一副、玉帶一遺兀欲。晉州節度使王晏殺行軍司馬徐建，以通河東聞。

乙亥，鄆州節度使、守太師、兼中書令、齊王高行周進位尚書令，襄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守太傅、兼中書令、齊國公安審琦進封南陽王，青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守太保、兼中書令、魏國公符彦卿進封淮陽王，夔州節度使、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檢校太傅王殷加同平章事，充鄴都留守，典軍如故。丙子，帝赴太平宫，爲漢隱帝發喪，百官陪位如儀。是日，湘陰公元從右都押牙鞏廷美、教練使楊温等，據徐州以拒命。帝遣新受節度使王彦超率兵馳赴之，仍賜廷美等敕書。丁丑，荆南高保融奏：去年十一月，朗州節度使馬希萼破潭州，十二月十八日，縊殺馬希廣，至十九日，希萼自稱天策上將軍、武平静江寧遠等軍節度使、嗣楚王。戊寅，湘陰公殂。己卯，以前太師、齊國公馮道爲中書令、弘文館大學士；

到自己的軍鎮。太祖回信説："我在澶州的時候，軍心擁戴的時刻，先派來直省李光美問候，想必詳告實情，何況遠近傳聞，後來的事都應瞭解。湘陰公近來駐留在宋州，現已令人迎接入京，衹要他本人不擔憂疑忌，必讓他得到滿意的安置。衹是你在遠地，懇請安心，如能同力扶持國家，没有其他顧慮，就可立即封授王爵，永遠坐鎮北大門，世代享受特權的丹書鐵券，我一定不會吝惜。有關我的一些心意，都讓來人口頭傳達。"派千牛衛將軍朱憲擔任前往契丹的使者。先前，去年契丹永康王兀欲侵犯邢州、趙州，攻克内丘。當回軍時，兀欲派使者向漢隱帝遞交文書，使者到達邊境，正當朝廷發生内部混亂的時期，太祖平定京城，回到澶州，遇上契丹使者到來，就和他一起入京。到這時，就派朱憲伴送來使回國，附帶遞交文書叙述更替朝代的原因，并把金酒器一副、玉帶一條贈給兀欲。晉州節度使王晏殺害行軍司馬徐建，用徐建勾結河東爲理由向朝廷報告。

乙亥，鄆州節度使、守太師、兼中書令、齊王高行周進職爲尚書令，襄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守太傅、兼中書令、齊國公安審琦進封爲南陽王，青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守太保、兼中書令、魏國公符彦卿進封爲淮陽王，夔州節度使、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檢校太傅王殷加授同平章事，充鄴都留守，依舊統率禁軍。丙子，太祖前往太平宫，爲漢隱帝舉行哀悼，百官按禮儀列位陪同。這天，湘陰公手下的元從右都押牙鞏廷美、教練使楊温等，據徐州而抵制太祖的詔令。太祖派剛受任的節度使王彦超率兵火速前往，并向廷美等人頒發詔令。丁丑，荆南高保融奏報：去年十一月，朗州節度使馬希萼攻克潭州，十二月十八日，絞殺馬希廣，到十九日，希萼自稱天策上將軍、武平静江寧遠等軍節度使、嗣楚王。戊寅，湘陰公死去。己卯，任命前太師、齊國公馮道爲中書令、弘文館大學士；任命司徒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弘文館大學士竇貞固爲侍中，監修國史；任命左僕射、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蘇禹珪爲守司空、平章事。夏

以司徒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弘文館大學士竇貞固爲侍中，監修國史；以左僕射、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蘇禹珪爲守司空、平章事。夏州節度使李彝興進封隴西郡王，荆南高保融進封渤海郡王，靈武馮暉進封陳留郡王，西京白文珂、兖州慕容彦超、鳳翔趙暉并加兼中書令。詔王彦超率兵攻徐州。

庚辰，故樞密使、左僕射、平章事楊邠追封恒農郡王，故宋州節度使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史弘肇追封鄭王，故三司使、檢校太尉、平章事王章追封瑯琊郡王。是日，詔曰：

朕以眇末之身，托於王公之上，懼德弗類，撫躬靡遑，豈可化未及人而過自奉養，道未方古而不知節量。與其耗費以勞人，曷若儉約而克己。昨者所頒赦令，已述至懷。宫闈服御之所須，悉從減損；珍巧纖奇之厥貢，并使寢停。尚有未該，再宜條舉。應天下州府舊貢滋味食饌之物，所宜除減。其兩浙進細酒、海味、薑瓜，湖南枕子茶、乳糖、白沙糖、橄欖子，鎮州高公米、水梨，易、定栗子，河東白杜梨、米粉、緑豆粉、玉屑粆子麵，永興御田紅粳米、新大麥麵，興平蘇栗子，華州麝香、羚羊角、熊膽、獺肝、朱柿、熊白，河中樹紅棗、五味子、輕餳，同州石鏊餅，晋、绛葡萄、黄消梨，陝府鳳栖梨，襄州紫薑、新笋、橘子，安州折粳米、糟味，青州水梨，河陽諸雜果子，許州御李子，鄭州新笋、鵝梨，懷州寒食杏仁，申州蘘荷，亳州萆薢，沿淮州郡淮白魚，如

州節度使李彝興進封爲隴西郡王，荆南高保融進封爲渤海郡王，靈武馮暉進封爲陳留郡王，西京白文珂、兖州慕容彦超、鳳翔趙暉都加授兼中書令。令王彦超率兵攻徐州。

庚辰，已故樞密使、左僕射、平章事楊邠追封爲恒農郡王，已故宋州節度使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史弘肇追封爲鄭王，已故三司使、檢校太尉、平章事王章追封爲瑯琊郡王。這天，太祖下詔説：

我以微不足道的出身，高居王公大臣之上，恐怕德行不相稱，身心不敢求安閑，怎麽可以教化没有施加於民衆而過分養尊處優，政道比不上古人而不知節制調度。與其耗費錢財而使人民勞累，哪裏如實行儉約而克制自己。近期所頒的赦令，已表達我的誠意。宫廷日常所需的用品，一概實行减省；珍巧精細罕見的貢物，全部下令免停。仍有不詳盡的地方，應再一一列舉。凡全國各州府原貢美味的食物，都應免去或减少。其中兩浙進貢細酒、海味、薑瓜，湖南枕子茶、乳糖、白沙糖、橄欖子，鎮州高公米、水梨，易州、定州的栗子，河東白杜梨、米粉、緑豆粉、玉屑粆子麵，永興御田紅粳米、新大麥麵，興平蘇栗子，華州麝香、羚羊角、熊膽、獺肝、朱柿、熊白，河中樹紅棗、五味子、輕餳，同州石鏊餅，晋州、绛州的葡萄、黄消梨，陝府鳳栖梨，襄州紫薑、新笋、橘子，安州折粳米、糟味，青州水梨，河陽各種雜果，許州御李子，鄭州新笋、鵝梨，懷州寒食杏仁，申州蘘荷，亳州萆薢，沿淮州郡所貢的淮河白魚，據説這類物品，雖都出自土産，也有取於民家，不免勞煩，純屬奢侈糜費。加上派勞役負擔運輸，奔波在漫長的道路，堆積在有關官署

聞此等之物，雖皆出於土產，亦有取於民家，未免勞煩，率皆糜費。加之力役負荷，馳驅道途，積於有司之中，甚爲無用之物，今後并不須進奉。諸州府更有舊例所進食味，其未該者，宜奏取進止。

又詔在朝文武臣僚，各上封事，凡有益國利民之事，速具以聞。

辛巳，鎮州武行德、晉州王晏、相州張彥成、潞州常思、邠州侯章并加兼侍中；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果州防禦使、檢校太保郭崇爲洋州節度使、檢校太傅，典軍如故；以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岳州防禦使曹英爲利州節度使、檢校太傅，典軍如故。癸未，涇州史懿、延州高允權、滄州王景、永興郭從義、定州孫方簡并加兼侍中，鄜州楊信、同州薛懷讓、貝州王繼弘并加同平章事。乙酉，華州王饒、河中扈彥珂、鄧州折從阮、邢州劉詞并加同平章事。丙戌，幸西莊。潞州奏，得石會關使王延美報，河東劉崇於正月十六日僭號。丁亥，以前澶州節度使李洪義爲宋州節度使，加同平章事；以曹州防禦使、北面行營馬步都排陣使何福進爲許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傅；以博州刺史、北面行營右廂排陣使李筠爲滑州節度使，加檢校太保。戊子，有司上言："准赦書，以晉、漢之胄爲二王後，其唐五廟仲祀合廢。"從之。庚寅，宗正寺奏："請依晉、漢故事，遷漢七廟神主入昇平宫，行仲享之禮，以漢宗子爲三獻。"從之。

中，真是無用的東西，今後全都不必進貢。各州府還有按慣例進貢的食物，這次没能一一提到的，應申報聽候處理。

太祖又下詔，命在朝文武官員，分别進呈密函奏章，凡有益國利民的事，儘快列舉上報。

辛巳，鎮州武行德、晉州王晏、相州張彥成、潞州常思、邠州侯章都加授兼侍中；任命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果州防禦使、檢校太保郭崇爲洋州節度使、檢校太傅，仍舊統領禁軍；任命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岳州防禦使曹英爲利州節度使、檢校太傅，仍舊統領禁軍。癸未，涇州史懿、延州高允權、滄州王景、永興郭從義、定州孫方簡都加授兼侍中，鄜州楊信、同州薛懷讓、貝州王繼弘都加授同平章事。乙酉，華州王饒、河中扈彥珂、鄧州折從阮、邢州劉詞都加授同平章事。丙戌，太祖親臨西莊。潞州上奏説，收到石會關使王延美報告，河東劉崇於正月十六日自稱皇帝。丁亥，任命前澶州節度使李洪義爲宋州節度使，加授同平章事；任命曹州防禦使、北面行營馬步都排陣使何福進爲許州節度使，加授檢校太傅；任命博州刺史、北面行營右廂排陣使李筠爲滑州節度使，加授檢校太保。戊子，有關部門上奏説："遵照赦書，以晉、漢皇族的後代爲二王的繼承人，至於唐朝五廟每季中月的祭祀應當取消。"太祖同意了。庚寅，宗正寺上奏説："請求依照晉、漢的先例，把漢朝七廟的神位遷入昇平宫，舉行中月祭祀的儀式，以漢皇族後人擔任三次獻祭的主持人。"太祖同意了。

# 舊五代史卷一百一十一(周書二)

## 本紀第二

### 太祖紀(第二)

廣順元年春二月癸巳朔，以樞密副使、尚書户部侍郎范質爲兵部侍郎，依前充職；以陳州刺史、判三司李穀爲户部侍郎，判三司；以右金吾大將軍、充街使翟光鄴爲左千牛衛上將軍，充宣徽北院使；以宣徽北院使袁巍爲左武衛上將軍，充宣徽南院使；以左右金吾大將軍、充街使符彦琳爲右監門上將軍。丁酉，以皇子天雄軍牙内都指揮使、檢校右僕射、貴州刺史榮起復爲澶州節度使、檢校太保，以右金吾上將軍薛可言爲右龍武統軍，以左神武統軍安審約爲左羽林統軍，以左驍衛上將軍趙贊爲右羽林統軍，以太子太師致仕宋彦筠爲左衛上將軍。詔移生吐渾族帳於潞州長子縣江猪嶺。己亥，以左武衛上將軍劉遂凝爲左神武統軍，以左衛上將軍焦繼勳爲右神武統軍，以左領軍衛上將軍史佺爲右衛上將軍。

廣順元年春二月癸巳初一，任命樞密副使、尚書户部侍郎范質爲兵部侍郎，依舊擔任原有職務；任命陳州刺史、判三司李穀爲户部侍郎，判三司；任命右金吾大將軍、充街使翟光鄴爲左千牛衛上將軍，充宣徽北院使；任命宣徽北院使袁巍爲左武衛上將軍，充宣徽南院使；任命左右金吾大將軍、充街使符彦琳爲右監門上將軍。丁酉，任命皇子天雄軍牙内都指揮使、檢校右僕射、貴州刺史郭榮免服喪復職，爲澶州節度使、檢校太保，任命右金吾上將軍薛可言爲右龍武統軍，任命左神武統軍安審約爲左羽林統軍，任命左驍衛上將軍趙贊爲右羽林統軍，任命退休的太子太師宋彦筠爲左衛上將軍。下令把生吐渾部族遷移到潞州長子縣的江猪嶺。己亥，任命左武衛上將軍劉遂凝爲左神武統軍，任命左衛上將軍焦繼勳爲右神武統軍，任命左領軍衛上將軍史佺爲右衛上將軍。

庚子，故吴國夫人張氏追贈貴妃；故皇第三女追封樂安公主；故第二子青哥贈太保，賜名侗；第三子意哥贈司空，賜名信；故長婦劉氏追封彭城郡夫人。皇侄三人：守筠贈左領軍將軍，改名愿；奉超贈左監門將軍；定哥贈左千牛衛將軍，賜名遜。故皇孫三人：宜哥贈左驍衛大將軍，

庚子，已故吴國夫人張氏追贈爲貴妃；已故第三皇女追封爲樂安公主；已故第二子青哥追贈爲太保，賜名侗；第三子意哥追贈爲司空，賜名信；已故大兒媳劉氏追封爲彭城郡夫人。太祖的侄子三人：守筠追贈爲左領軍將軍，改名愿；奉超追贈爲左監門將軍；定哥追贈爲左千牛衛將軍，賜名遜。已故皇孫三人：宜哥追贈爲左驍衛大將軍，賜名誼；喜哥追贈爲武衛大將軍，賜名

賜名誼；喜哥贈武衛大將軍，賜名誠；三哥贈左領衛大將軍，賜名諴。辛丑，西州回鶻遣使貢方物。前開封尹、魯國公侯益進封楚國公，前西京留守、莒國公李從敏進封秦國公，前西京留守王守恩進封莒國公。癸卯，以前中書侍郎兼户部尚書、平章事李濤爲太子賓客。詔宣徽南院使袁巖權知開封府事，以太子太保和凝爲太子太傅。丙午，晉州王晏奏，河東劉崇遣僞招討使劉鈞、副招討使白截海，率步騎萬餘人來攻州城，以今月五日五道齊攻，率州兵拒之，賊軍傷死甚衆。内出寶玉器及金銀結縷、寶裝床几、飲食之具數十，碎之於殿庭。帝謂侍臣曰："凡爲帝王，安用此！"仍詔所司，凡珍華悦目之物，不得入宫。先是，迴鶻間歲入貢，禁民不得與蕃人市易寶貨，至是一聽私便交易，官不禁詰。

誠；三哥追贈爲左領衛大將軍，賜名諴。辛丑，西州回鶻派使者進貢特産。前任開封尹、魯國公侯益進封爲楚國公，前任西京留守、莒國公李從敏進封爲秦國公，前任西京留守王守恩進封爲莒國公。癸卯，任命前任中書侍郎兼户部尚書、平章事李濤爲太子賓客。詔令宣徽南院使袁巖權知開封府事，任命太子太保和凝爲太子太傅。丙午，晉州王晏上奏説，河東劉崇派自己僞命招討使劉鈞、副招討使白截海，率步兵騎兵一萬多人來攻州城，在今月五日分五路同時進攻，本人率州兵抵禦，敵軍傷亡很大。太祖命人從内宫取出貴重玉器及金銀編織物、珠寶裝飾的卧床小桌、飲食用具數十件，將它們砸碎在殿庭中。太祖對侍臣説："凡是爲帝王的人，怎能用這些東西！"又令有關官署，凡珍奇豪華好看的物品，不准送入宫中。先前，回鶻隔年一次進貢，禁令百姓不准和外族人交易珍貴貨物，到這時一律允許自便交易，官方不予禁止追究。

丁未，左千牛將軍朱憲使契丹迴。契丹主兀欲遣使人來獻良馬一駟，賀登極。戊申，詔曰："朕祇膺景命，奄有中區，每思順物之情，從衆之欲。將使照臨之下，咸遂寬舒；仕官之流，自安進退。往者有司拘忌，人或滯流，所在前資，并遣赴闕。輦轂之下，多寄食僦舍之徒；歲月之間，動懷土念家之思。宜循大體，用革前規。應諸道州府，有前資朝官居住，如未赴京，不得發遣。其行軍副使已下，幕職州縣官等，得替求官，自有月限，年月未滿，一聽外居。如非時詔徵，不在此限。"己酉，有司議立四親廟，從之。辛亥，以太子少傅楊凝式爲太子少師，以太常卿張昭爲户部尚書，以尚書左丞王易爲禮部尚書，以兵部侍郎邊蔚爲太常卿，以翰林學士、中書舍人魚崇諒爲

丁未，左千牛將軍朱憲出使契丹返回。契丹國主兀欲派使者來獻良馬四匹，祝賀太祖登帝位。戊申，太祖下詔説："我恭敬地承受了上天大命，擁有帝國版圖，常想順應自然的情理，滿足大衆的願望。將使普天下的人，都得到寬舒；任官的人，自安於進退。以往有關官署拘束多慮，人才或有積壓流失，各地前任官員，都令遣送入京。這就造成京城之中，多有求食他人、租房居處的人；歲月推移，常常牽動懷念故土、思念家人的心思。現應依照朝廷大綱，用以革除前代舊制。凡各道州府，有前任朝官居住，如没有進京，不准再行遣送。至於行軍副使以下，軍府幕僚州縣官等，經替代後再求官，這自有一定月數的限制，年月不到，一律允許在外地居住。如屬朝廷臨時徵調，不受這種限制。"己酉，有關官府建議修造四代祖先祠廟，太祖同意了。辛亥，任命太子少傅楊凝式爲太子少師，任命太常卿張昭爲户部尚書，任命尚書左丞王易爲禮部尚書，任命兵部侍郎邊蔚爲太常卿，任命翰林學

工部侍郎充職。以户部侍郎韋勳爲兵部侍郎，以刑部侍郎邊歸讜爲户部侍郎，以禮部侍郎司徒詡爲刑部侍郎，以秘書監趙上交爲禮部侍郎，以兵部尚書王仁裕爲太子少保，以翰林學士、禮部尚書張沆爲刑部尚書充職。以尚書右丞田敏爲左丞，以吏部侍郎段希堯爲工部尚書，以太子詹事馬裔孫爲太子賓客。前鄜州節度使劉重進、前滑州節度使宋延渥，并加食邑。吐渾府留後王全德加檢校太保，充憲州刺史。隰州刺史許遷奏，河東賊軍劉筠自晋州引兵來攻州城，尋以州兵拒之，賊軍傷死者五百人，信宿遁去。丁巳，以尚書左丞田敏充契丹國信使。迴鶻遣使貢方物。己未，天德軍節度使、虢國公郭勳加同平章事，以前宗正卿劉皞爲衛尉卿。辛酉，以衛尉卿邊光範爲秘書監，以前吏部侍郎李詳爲吏部侍郎，以前户部侍郎顔衎爲尚書右丞。

三月壬戌朔，前西京留守李從敏卒。戊辰，以前左武衛上將軍李懷忠爲太子太傅致仕，以前邢州節度使安審暉爲太子太師致仕。辛未，幸南莊。壬申，詔曰："諸州府先差散從親事官等，前朝創置，蓋出權宜，苟便一時，本非舊貫。近者遍詢群議，兼采封章，且言前件抽差，於理不甚允當，一則礙州縣之色役，一則妨春夏之耕耘，貧乏者困於供須，豪富者幸於影庇，既爲煩擾，須至改更，况當東作之時，宜罷不急之務。其諸州所差散從親事官等，并宜放散。"詔下，公私便之。徐州行營都部署王彦超馳奏，收復徐州。詔曰："城内逆者楊温及親近徒黨并處斬。其餘無名目人及本城軍都將校、職掌吏民等，雖被脅從，本非同惡，并釋放。兼知

士、中書舍人魚崇諒爲工部侍郎，充任館閣職務。任命户部侍郎韋勳爲兵部侍郎，任命刑部侍郎邊歸讜爲户部侍郎，任命禮部侍郎司徒詡爲刑部侍郎，任命秘書監趙上交爲禮部侍郎，任命兵部尚書王仁裕爲太子少保，任命翰林學士、禮部尚書張沆爲刑部尚書，充任館閣職務。任命尚書右丞田敏爲左丞，任命吏部侍郎段希堯爲工部尚書，任命太子詹事馬裔孫爲太子賓客。前鄜州節度使劉重進、前任滑州節度使宋延渥，都加授封地。吐渾府留後王全德加授檢校太保，充憲州刺史。隰州刺史許遷奏報説，河東賊軍劉筠由晋州領兵來攻州城，隨即率州兵抵禦，賊軍五百人傷亡，第二天晚上逃走了。丁巳，派遣尚書左丞田敏擔任出使契丹的國信使。回鶻派使者來貢獻特産。己未，天德軍節度使、虢國公郭勳加授同平章事，任命前宗正卿劉皞爲衛尉卿。辛酉，任命衛尉卿邊光範爲秘書監，任命前吏部侍郎李詳爲吏部侍郎，任命前户部侍郎顔衎爲尚書右丞。

三月壬戌初一，前西京留守李從敏去世。戊辰，前左武衛上將軍李懷忠以太子太傅職銜退休，前邢州節度使安審暉以太子太師職銜退休。辛未，太祖前往南莊。壬申，太祖下詔説："各州府先前差使散從、親事官等，那是由前朝創置，是出於臨時的變通，衹便於一時，并不是自來就有的通例。近來普遍徵求群臣意見，又采納奏章中的看法，他們還説前面提到的調派事件，就道理來講不很允當，一方面妨礙了州縣的各種正常差役，另一方面妨礙了春夏農事的耕種管理，貧乏的人深感供給困難，富豪的人謀求獲得庇護，既是煩瑣混亂，有待改弦更張，况且正當春耕生産的時節，應該中止不急需的事務。凡各州差使的散從、親事官等，都應解散。"詔令下達後，公私兩便。徐州行營都部署王彦超火速上奏，報告收復了徐州。太祖下詔説："城内叛黨首領楊温及親近徒黨一律處以死刑，其餘無關緊要的人及本城的各級軍官、行政官員差吏百姓

自前楊温招唤草賊，同力守把，朕以村墅小民，偶被煽誘，念其庸賤，特與含容，其招入城草賊，并放歸農，仍倍加安撫。湘陰公夫人并骨肉在彼，仰差人安撫守護，勿令驚恐。”以右散騎常侍張煦、給事中王延藹并爲左散騎常侍，以前大名府少尹李瓊爲將作監，以前彰武軍節度使周密爲太子太師致仕，以衛尉卿劉皞充漢隱帝山陵都部署。

丙子，以太子少保致仕王延爲太子少傅，以户部尚書致仕盧損、左驍衛上將軍致仕李肅并爲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致仕韓昭裔爲尚書右僕射，太子太師致仕盧文紀爲司空，自延而下，并依前致仕。故散騎常侍裴羽贈户部尚書，故太子賓客蕭愿贈禮部尚書，以司農卿致仕薛仁謙爲鴻臚卿，以將作監致仕烏昭爲太府卿，以太常少卿致仕王禧爲少府監，以秘書少監致仕段顒爲將作監，自仁謙而下，并依前致仕。詔沿淮州縣軍鎮，今後自守疆土，不得縱一人一騎擅入淮南地分。己卯，潞州奏，涉縣所擒河東將士二百餘人，部送赴闕。詔給衫袴巾屨，放歸本土。甲申，鎮州武行德移鎮許州，何福進移鎮鎮州。丙戌，以襄州節度副使郭令圖爲宗正卿。詔曰：“故蘇逢吉、劉銖，頃在漢朝，與朕同事。朕自平禍亂，不念仇讎，尋示優弘，與全家屬。尚以幼稚無托，衣食是艱，將行矜恤之恩，俾獲生存之路，報怨以德，非我負人。賜逢吉骨肉洛京莊宅各一，賜劉銖骨肉陝州莊宅各一。”己丑，幸南莊。庚寅，唐故鄅國公李從益追封許王，唐明宗淑妃王氏追贈賢妃。辛卯，詔：“諸道節度副使、行軍司馬、兩京少尹、留守判官，并許差定當直，

等，雖被脅從，本不是同謀作亂，一律釋放。又瞭解到在這以前楊温招唤草寇，同力把守，我因他們是村舍間小民，偶爾被煽動誘惑，可憐他們卑賤無知，特地給予包涵寬容，凡招入城的草賊，一概放歸田里，并加倍給予安撫。湘陰公的夫人及親屬在徐州，盼能派人安撫守護，不要讓他們受驚。”右散騎常侍張煦、給事中王延藹都任命爲左散騎常侍，任命前大名府少尹李瓊爲將作監，前彰武軍節度使周密以太子太師退休，任命衛尉卿劉皞充漢隱帝山陵都部署。

丙子，任命退休的太子少保王延爲太子少傅，已退休的户部尚書盧損、左驍衛上將軍李肅都任命爲太子少保，以兵部尚書退休的韓昭裔任命爲尚書右僕射，以太子太師退休的盧文紀任命爲司空，自王延以下數人，都依舊爲退休官。已故散騎常侍裴羽追贈爲户部尚書，已故太子賓客蕭愿追贈爲禮部尚書，任命以司農卿退休的薛仁謙爲鴻臚卿，任命以將作監退休的烏昭爲太府卿，任命以太常少卿退休的王禧爲少府監，任命以秘書少監退休的段顒爲將作監，自薛仁謙以下數人，都依舊爲退休官。太祖下令，淮河沿岸州縣軍鎮，今後自守疆土，不准放縱一人一馬闖入淮南境土。己卯，潞州報告，在涉縣所擒捉的河東將士兩百多人，已押送朝廷。高祖下令給予他們衣褲鞋帽，放回本地。甲申，鎮州武行德調任許州鎮將，何福進調任鎮州鎮將。丙戌，任命襄州節度副使郭令圖爲宗正卿。太祖下詔説：“已故蘇逢吉、劉銖，不久前在漢朝和我同事。我自從平息禍亂，不記私仇，隨即表示優容寬大，對他們家屬予以保全。又考慮到他們的幼小兒女没有依托，衣食艱難，準備施加憐憫撫恤的恩典，使他們獲得生存的門路，以德報怨，我不辜負他人。賜給逢吉親屬洛京的田莊住宅各一所，賜給劉銖親屬陝州的田莊住宅各一所。”己丑，太祖前往南莊。庚寅，已故唐鄅國公李從益追封爲許王，唐明宗的淑妃王氏追贈爲賢妃。辛卯，太祖下詔説：“各道節度副使、行軍司馬、兩京少尹、留守判官，都准許定額差使僕從，人力不得超過十五名；各府少尹、書記、支使、防

人力不得過十五人；諸府少尹、書記、支使、防禦團練副使，不得過十人；節度推官、防禦團練軍事判官，不得過七人，逐處係帳收管。此外如敢額外影占人户，其本官當行朝典。”先是，漢隱帝時，有人上言：“州府從事令録，皆請料錢，自合雇人驅使，不合差遣百姓丁户。”秉政者然之，乃下詔州府從事令録，本處先差職役，并放歸農。自是官吏有獨行趨府縣者，帝頗知之，故有是命。

禦副使、團練副使，不得超過十名；節度推官、防禦軍事判官、團練軍事判官，不得超過七名，各地進行登記管理。此外如敢額外隱瞞多占人户，對當事官員將按朝廷法律處治。”先前，在漢隱帝時，有人上言說：“各州府的從事、縣令、録事參軍，都申請到俸禄以外的津貼，自應用來雇人使喚，不應徵派百姓人户。”執掌朝政的人認爲不錯，就下令各州府的從事、縣令、録事參軍，本處原先差使的僕人，一概放歸田里。從這以後，官吏中有人獨身前往府縣，太祖很瞭解這情況，所以下了這道命令。

夏四月壬辰朔，詔沿淮州縣，許淮南人就淮北糴易糇糧，時淮南饑故也。甲午，以夫人董氏爲德妃，仍令所司備禮册命。己亥，改侍衛馬步軍軍額。馬軍舊稱護聖，今改爲龍捷；步軍舊稱奉國，今改爲虎捷。壬寅，詔唐莊宗、明宗、晋高祖三處陵寢，各有守陵官人，并放逐便。如願在陵所者，依舊供給。甲辰，相州張彦成移鎮鄧州，折從阮移鎮滑州，李筠移鎮相州。丙午，亳州防禦使王重裔卒。戊申，幸南莊。庚戌，皇第四女封壽安公主。辛亥，故許州節度使劉信追封蔡王。丙辰，詔曰：“牧守之任，委遇非輕，分憂之務既同，制禄之數宜等。自前有富庶之郡，請給則優；或邊遠之州，俸料素薄。以至遷除之際，擬議亦難，既論資叙之高低，又患禄秩之升降。所宜分多益寡，均利同恩，冀無黨偏，以勸勛效。今定諸防禦使料錢二百貫，禄粟一百石，食鹽五石，馬十匹草粟，元隨三十人衣糧；團練使一百五十貫，禄粟七十石，鹽五石，馬十匹，元隨三十人；刺史一百貫，禄粟五十石，鹽五石，馬五匹，元隨二十人”云。丁巳，尚書左丞田敏使契丹迴，契丹主兀欲遣使褥姑報命，并獻碧玉金塗

夏四月壬辰初一，詔令淮河沿岸州縣，允許淮南人到淮北收購、换取乾糧，這是考慮到當時淮南饑荒的緣故。甲午，封夫人董氏爲德妃，依例令有關官署安排儀式册命。己亥，更改侍衛馬步軍數額。馬軍原稱護聖，現改爲龍捷；步軍原稱奉國，現改爲虎捷。壬寅，太祖下詔說，唐莊宗、明宗、晋高祖三處陵墓宫殿，各有守護陵墓宫殿的人員，一概放免，去留任便。如願留在陵宫的人，依舊供給。甲辰，相州張彦成調任鄧州節度使，折從阮調任滑州節鎮，李筠調任相州節鎮。丙午，亳州防禦使王重裔去世。戊申，太祖前往南莊。庚戌，皇帝第四女封爲壽安公主。辛亥，已故許州節度使劉信追封爲蔡王。丙辰，太祖下詔說：“州郡長官一職，賦予使命不輕，與君王分憂的責任既然相同，制定俸禄的數額應該相等。先前有富庶的郡，額外供給就很豐厚；如是邊遠的州，正俸食料一向菲薄。以至調任改命的時刻，安排考慮都很困難，既要依照資歷品級的高低，又需顧忌俸禄等級的升降。正應分減多的增加少的，使大家利益均等，受惠相同，力求消除親疏差別，以便勉勵他們立功效勞。現規定各防禦使食料錢爲二百貫，俸禄糧食一百石，食鹽五石，十匹馬所需的草料糧食，定員隨從三十人的衣糧；團練使一百五十貫，俸糧七十石，鹽五石，馬十匹，定員隨從三十人；刺史一百貫，俸糧五十石，鹽五石，馬五匹，定員隨從二十人。”丁巳，尚書左丞田敏出使契丹返回，契丹國主兀欲派使者褥姑回訪，并獻碧玉裝飾、塗

銀裹鞍勒各一副，弓矢、器仗、貂裘等，土産馬三十匹，土産漢馬十匹。庚申，帝爲故貴妃張氏舉哀於舊宫，輟視朝三日。辛酉，司空致仕盧文紀卒。

五月壬戌朔，帝不視朝，以漢隱帝梓宫在殯故也。戊辰，皇子澶州節度使榮起復，依前澶州節度使，以故貴妃張氏去歲薨，至是發哀故也。己巳，遣左金吾衛將軍姚漢英、前右神武將軍華光裔使于契丹。辛未，太常卿邊蔚上追尊四廟謚議。是夜，有大星如五升器，流於東北，有聲如雷。丙子，太常卿邊蔚上太廟四室奠獻舞名。丁丑，詔京兆、鳳翔府，應諸色犯事人第宅、莊園、店磑已經籍没者，并給付罪人骨肉。壬午，幸南莊。甲申，考城縣巡檢、供奉官馬彦勍棄市，坐匿赦書殺獄囚也。丙戌，宰臣馮道爲四廟册禮使。

六月辛卯朔，不視朝，以漢隱帝梓宫在殯故也。甲午，百僚上表，請以七月二十八日皇帝降聖日爲永壽節，從之。邢州大雨霖。己亥，太常少卿劉悦上漢少帝謚曰隱皇帝，陵曰穎陵，從之。辛亥，以樞密使王峻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監修國史，充樞密使；以樞密副使、尚書兵部侍郎范質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充集賢殿大學士；以户部侍郎、判三司李穀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司徒兼侍中、監修國史竇貞固，司空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蘇禹珪，并罷相守本官。壬子，幸西莊。癸丑，詔宰臣范質參知樞密院事。鄴都、洺、滄、貝等州大雨霖。丙辰，西京奏，新授宗正卿郭令圖卒。丁巳，以尚書左丞顔衎爲兵部侍郎，充端明殿學士；以

金裹銀的馬鞍馬籠頭各一副，以及弓箭、儀仗、貂皮衣等，土産馬三十匹，土産漢馬十匹。庚申，太祖在舊居宫殿爲已故貴妃張氏舉行哀悼，中止朝會三天。辛酉，退休的司空盧文紀去世。

五月壬戌初一，太祖没有上朝聽政，這是因漢隱帝的靈柩停放待葬的緣故。戊辰，皇子澶州節度使郭榮重新起用，依前任澶州節度使，他的離職是因原貴妃張氏去年亡故，到現在舉行哀悼的緣故。己巳，派左金吾衛將軍姚漢英、前右神武將軍華光裔出使契丹。辛未，太常卿邊蔚進呈追尊太廟四代祖先謚號的廷議。這晚，空中有星星大如五升的器具，向東北方飛去，伴有雷鳴般的聲響。丙子，太常卿邊蔚進呈太廟四室祭祀時所用樂舞的名稱。丁丑，令京兆、鳳翔府，凡各種犯罪人的住宅、莊園、店鋪、磨坊已經没收的，一律交付罪人的子女。壬午，太祖前往南莊。甲申，考城縣巡檢、供奉官馬彦勍被處决，這是因他隱瞞赦罪詔書而殺囚犯的緣故。丙戌，任命執政大臣馮道爲四廟册禮使。

六月辛卯初一，太祖没上朝聽政，這是因漢隱帝的靈柩停放待葬的緣故。甲午，百官上表，請以七月二十八日太祖誕生的日子爲永壽節，太祖同意了。邢州大雨連日不停。己亥，太常少卿劉悦進呈漢少帝的謚號叫隱皇帝，陵墓名叫穎陵，太祖同意了。辛亥，任命樞密使王峻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監修國史，充樞密使；任命樞密副使、尚書兵部侍郎范質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充集賢殿大學士；任命户部侍郎、判三司李穀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司徒兼侍中、監修國史竇貞固，司空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蘇禹珪，都解除丞相職務守本官。壬子，太祖前往西莊。癸丑，命執政大臣范質參預處理樞密院事務。鄴都、洺、滄、貝等州大雨連日不停。丙辰，西京報告，新任命的宗正卿郭令圖去世。丁巳，任命尚書左丞顔衎爲兵部侍郎，充端明殿學士；任命宣徽北院使翟光鄴兼樞密副使。

宣徽北院使翟光鄴兼樞密副使。

秋七月辛酉朔，帝被衮冕，御崇元殿，授太廟四室寶册于中書令馮道等，赴西京行禮。癸亥，尚書左丞田敏兼判國子監事。戊辰，以御史中丞于德辰爲尚書右丞，以秘書監邊光範爲太子賓客。以户部尚書張昭爲太子賓客，以其子秉爲陽翟簿，犯法抵罪，昭詣閣待罪，詔釋之，乃左授此官。壬申，史官賈緯等以所撰《晋高祖實録》三十卷、《少帝實録》二十卷上之。丙子，幸宰臣王峻第。己丑，鎮州奏，破河東賊軍於平山縣西，斬首五百級。是日，太常卿邊蔚奏，議改郊廟舞名，事具《樂志》。

八月辛卯，漢隱帝梓宫發引，帝詣太平宫臨奠，詔群臣出祖於西郊。是歲，幽州饑，流人散入滄州界。詔流人至者，口給斗粟，仍給無主土田，令取便種蒔，放免差税。癸巳，虎入西京修行寺傷人，市民殺之。乙未，幸班荆館。壬寅，契丹遣幽州牙將曹繼筠來歸故晋中書令趙瑩之喪，詔贈太傅，仍賜其子絹五百匹，以備喪事，歸葬於華陰故里。乙巳，幸西莊。壬子，晋州王晏移鎮徐州，滄州王景移鎮河中，定州孫方簡移鎮華州，永興郭從義移鎮許州，貝州王繼弘移鎮河陽，李暉移鎮滄州。以許州節度使武行德爲西京留守，滑州折從阮移鎮陝州，河中扈彦珂移鎮滑州，陝州李洪信移鎮永興，華州王饒移鎮貝州，徐州王彦超移鎮晋州。丙辰，尚食李氏等宫官八人并封縣君，司記劉氏等六人并封郡夫人，尚宫皇甫氏等三人并封國夫人。唐制有内官、宫官，各有司存，更不加郡國之號，近代加之，非舊典也。以易州刺史孫行友爲定州留後。戊

秋七月辛酉初一，太祖身着禮袍禮帽，登坐崇元殿，將太廟四室的實符册書授予馮道等，令他們前往西京舉行典禮。癸亥，尚書左丞田敏兼判國子監事務。戊辰，任命御史中丞于德辰爲尚書右丞，任命秘書監邊光範爲太子賓客。任命户部尚書張昭爲太子賓客，因他的兒子張秉爲陽翟縣主簿，犯法抵罪，張昭到朝廷閣門等待處分，下詔免他無罪，衹是降授這一官職。壬申，史官賈緯等進呈所撰的《晋高祖實録》三十卷、《少帝實録》二十卷。丙子，太祖親臨執政大臣王峻的住宅。己丑，鎮州報告，在平山縣西擊潰河東賊軍，殺敵五百人。這天，太常卿邊蔚上奏，建議改换祭祀天地的樂舞名稱，這事詳載於本書《樂志》。

八月辛卯，漢隱帝的靈柩起動出葬，太祖親臨太平宫哀悼祭奠，詔令群臣到西郊送行。這年，幽州饑荒，流民散入滄州境内。太祖下令，流民所到之處，每人給粟一斗，并給予無主田地，讓他們隨宜種植，免除勞役税收。癸巳，老虎入西京修行寺傷害人，市民殺了它。乙未，太祖親臨班荆館。壬寅，契丹派幽州牙將曹繼筠送回已故晋中書令趙瑩的靈柩，太祖下詔追贈爲太傅，并賜給他的兒子五百匹絹，用於備辦喪事，送回華陰故里安葬。乙巳，太祖前往西莊。壬子，晋州王晏調任徐州節鎮，滄州王景調任河中節鎮，定州孫方簡調任華州節鎮，永興郭從義調任許州節鎮，貝州王繼弘調任河陽節鎮，李暉調任滄州節鎮。任命許州節度使武行德爲西京留守，滑州折從阮調任陝州節鎮，河中扈彦珂調任滑州節鎮，陝州李洪信調任永興節鎮，華州王饒調任貝州節鎮，徐州王彦超調任晋州節鎮。丙辰，尚食李氏等八名宫官都封爲縣君，司記劉氏等六人都封郡夫人，尚宫皇甫氏等三人都封國夫人。按唐代制度設有内官、宫官，各有管轄官署，此外不加郡國封號，近代加上了，不屬舊有制度。任命易州刺史孫行友爲定州留後。戊午，已故夫人柴氏追立爲皇后，依例令有關官署擬定謚號，按禮制舉行儀式册命。

午，故夫人柴氏追立爲皇后，仍令所司定謚，備禮册命。

九月庚申朔，帝詣太平宫起居漢太后。辛酉，故夫人楊氏追贈淑妃，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册命。故皇第五女追封永寧公主。癸亥，定州奏，契丹永康王兀欲爲部下所殺。甲子，以前耀州團練使武廷翰爲太子少保致仕。丙子，諸道兵馬都元帥、兩浙節度使、檢校太師、尚書令、中書令、吴越國王錢俶可天下兵馬都元帥。丁丑，中書舍人劉濤責授少府少監，分司西京，坐遣男頊代草制詞也。監察御史劉頊責授復州司户，坐代父草制也。中書舍人楊昭儉解官放逐私便，以多在假告，不親其職也。

九月庚申初一，太祖到太平宫問候漢太后。辛酉，已故夫人楊氏追贈爲淑妃，并詔令有關官署選擇時日，按禮制舉行儀式册命。已故皇帝第五女追封爲永寧公主。癸亥，定州報告説，契丹永康王兀欲被部下殺害。甲子，前耀州團練使武廷翰以太子少保退休。丙子，諸道兵馬都元帥、兩浙節度使、檢校太師、尚書令、中書令、吴越國王錢俶被任命爲天下兵馬都元帥。丁丑，中書舍人劉濤降任少府少監，到西京的少府分署就任，這是因他叫兒子劉頊代自己起草詔令的緣故。監察御史劉頊降任復州司户參軍，這是因他代父起草詔令而受罰。中書舍人楊昭儉解除官職，去向隨本人方便，這是因他常常請假離任，不處理分内職事的緣故。

# 舊五代史卷一百一十二(周書三)

## 本紀第三

### 太祖紀(第三)

廣順元年冬十月己丑朔，宰臣王峻獻唐張蘊古《大寶箴》、謝偃《惟皇誡德賦》二圖。詔報曰："朕生長軍戎，勤勞南北，雖用心於《鈐》、《匱》，且無暇於《詩》、《書》。世務時艱，粗經閱歷；前言往行，未甚討尋。卿有佐命立國之勛，居代天調鼎之任，恒慮眇德，未及古人。於是采掇箴規，弼諧寡昧。披文閲理，懌意怡神。究爲君治國之源，審修己御人之要，帝王之道，盡在於兹，辭翰俱高，珠寶何貴！再三省覽，深用愧嘉。其所進圖，已令於行坐處張懸，所冀出入看讀，用爲鑒戒。"壬辰，潞州奏，巡檢使陳思讓、監軍向訓破河東軍於虒亭。癸巳，以刑部侍郎司徒詡爲户部侍郎，以左散騎常侍張煦爲刑部侍郎，以給事中吕咸休爲左散騎常侍。甲午，絳州防禦使孫漢英卒。辛丑，荆南奏，湖南亂，大將軍陸孟俊執僞節度使馬希萼遷於衡州，立希萼弟希崇爲留後，將吏二千餘人，遇害者半，牙署庫藏，焚燒殆盡。乙巳，詔并吏部三銓爲一銓，委本司長官通判。丙午，晉州巡檢王萬敢奏，河東劉崇入寇，營於州北。辛亥，潞州奏，河東賊軍寇境。乙卯，荆南奏，淮南遣鄂州節度使劉仁

廣順元年冬十月己丑初一，執政大臣王峻獻唐代張蘊古的《大寶箴》、謝偃的《惟皇誡德賦》二圖。太祖用詔書回答説："我生長在軍中，奔波於南北，雖然對《鈐》、《匱》兵法用心研究，而對《詩》、《書》典籍没空探討。當代的事務、時事的艱辛，略有親身體會；前人的言論、遠代的事迹，没有深入考察。你有輔助君主開國的功勛，居於替上天治理百姓的職位，常顧慮我微末的德行，没有達到古人的標準。於是采取告誡規勸的文字，輔正德薄智弱的君主。觀覽圖文灼見道理，歡心意暢。探尋作爲君主治理國家的根源，明確修養自身管制他人的關鍵，帝王的大法，全部在這裏，文辭筆法都很高妙，珍寶哪有它貴重！再三觀覽，深感慚愧而又十分贊賞。你所進獻的圖，我已令人張挂在行走坐歇的地方，是想出入都能觀看閲讀，用它作爲借鑒。"壬辰，潞州報告，巡檢使陳思讓、監軍向訓在虒亭擊潰河東兵馬。癸巳，任命刑部侍郎司徒詡爲户部侍郎，任命左散騎常侍張煦爲刑部侍郎，任命給事中吕咸休爲左散騎常侍。甲午，絳州防禦使孫漢英去世。辛丑，荆南報告説，湖南發生變亂，大將軍陸孟俊抓獲僞節度使馬希萼遷往衡州，擁立希萼弟弟希崇爲留後，將士官吏二千多人，遇害的占一半，軍府中庫藏的物品，幾乎全被燒毁。乙巳，太祖下詔將吏部三個銓選部門合并爲一，委任本部門長官共同處理有關事宜。丙午，晉州巡檢使王萬敢報告，河東劉崇入侵，在州北安下營寨。辛亥，潞州報告，河東賊軍侵犯邊境。

贍，以戰船二百艘於今月二十五日入岳州。丙辰，詔樞密使王峻率兵援晉州。丁巳，以左衛將軍申師厚爲河西軍節度使、檢校太保。師厚素與王峻善，及峻貴，師厚羈旅無依，日於峻馬前望塵而拜。會西凉請帥，帝令擇之，無欲去者，峻乃以師厚奏之，師厚亦欣然求往，尋自前鎮將授左衛將軍、檢校工部尚書。翌日，乃有凉州之命，賜旌節、駝馬、繒帛以遣之。

乙卯，荆南報告説，淮南派鄂州節度使劉仁贍，率戰船二百艘於今月二十五日侵入岳州。丙辰，令樞密使王峻率兵援救晉州。丁巳，任命左衛將軍申師厚爲河西軍節度使、檢校太保。師厚向來和王峻有交情，到王峻顯貴時，師厚却寄居京城，没有依靠，常常望見王峻的馬來，就在路旁拜求。正逢西凉請求派帥臣，太祖下令選擇，没有人願意前往，王峻就把師厚報了上去，師厚也欣然請求前往，隨即在他前任鎮將之上加授左衛將軍、檢校工部尚書。第二天，就有凉州帥臣的任命，賜給軍旗符節、駱駝馬匹、絲綢之類而送行。

十一月己未朔，荆南奏，淮南大將邊鎬率兵三萬，自袁州路趨潭州，馬希崇遣從事送牌印，納器仗。鎬入城，稱武安軍節度使，馬氏諸族及將吏千餘人皆徙于金陵。甲子夜，東南白虹亘天。以新晉州節度使王彦超爲晉絳行營馬軍都虞候。乙丑，命王峻出征晉州，帝幸西莊以餞之。甲戌，日南至，群臣拜表稱賀。甲申，葬故貴妃張氏。丁亥，詔："唐朝五廟，舊在至德宫安置，應屬徽陵莊田園舍，宜令新除右監門將軍李重玉爲主。其緣陵緣廟法物，除合留外，所有金銀器物，充遷葬故淑妃王氏及許王從益外，其餘并給與重玉及尼惠英、惠燈、惠能、惠嚴等。令重玉以時祀陵廟，務在豐潔。"重玉，故皇城使李從璨之子，明宗之孫，惠英等亦明宗親屬也，故帝授重玉官秩，令主先祀，恤王者之後也。

十一月己未初一，荆南奏報説，淮南大將邊鎬率兵三萬，取道袁州開往潭州，馬希崇派從事呈送信牌印章，繳納器物兵械。邊鎬入城，自稱武安軍節度使，馬氏各族及將士官吏一千多人都遷往金陵。甲子夜，東南方有一道白虹横亘天空。任命新任晉州節度使王彦超爲晉絳行營馬軍都虞候。乙丑，命王峻出征晉州，太祖親臨西莊爲他餞行。甲戌，這天爲冬至日，群臣進呈表章向太祖祝賀。甲申，安葬已故貴妃張氏。丁亥，太祖下詔説："唐朝的太廟五室，原設置在至德宫，凡屬唐明宗徽陵範圍内的莊田園舍，應令新任右監門將軍李重玉爲主管。有關陵墓、廟宇的禮器，除應當保留的外，所有金銀器物，用作改葬已故淑妃王氏及許王李從益外，其餘都給與重玉及尼姑惠英、惠燈、惠能、惠嚴等。令重玉按時節祭祀陵墓、廟宇，力求豐盛潔净。"重玉是已故皇城使李從璨的兒子，唐明宗的孫子，惠英等人也是明宗的親屬，所以太祖授予重玉官職，令他掌管祖先的祭祀，這是撫恤帝王後代的舉動。

十二月戊子朔，詔以劉崇入寇，取當月三日暫幸西京。庚寅，詔巡幸宜停。時王峻駐軍陝府，聞帝西巡，遣使馳奏，不勞車駕順動，帝乃止。乙未，幸西莊。兖州慕容彦超上言，乞朝覲，詔允之，尋稱部内草寇起，不敢離鎮。戊申，鄆州奏，慕容彦超

十二月戊子初一，太祖下詔説，因劉崇入侵，定於本月三日親往西京暫駐。庚寅，下詔説親自巡視一事暫停。當時王峻駐軍陝府，得知太祖將要西巡，派使者火速上奏，説不必煩勞皇上聞風而動，太祖就作罷了。乙未，太祖前往西莊。兖州慕容彦超上言，請求入京朝見，太祖下詔允許，隨後彦超又稱轄境内草寇作亂，不敢

據城反。己酉，王峻奏，劉崇逃遁，王師已入晉州。

離開軍鎮。戊申，鄆州報告，慕容彦超據城反叛。己酉，王峻報告，劉崇逃走，朝廷的部隊已進入晉州。

廣順二年春正月戊午朔，不受朝賀，以宿兵在外故也。庚申，王峻奏，起近鎮丁夫二萬城晉州。壬戌，修東京羅城，凡役丁夫五萬五千，兩旬而罷。甲子，以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曹英爲兗州行營都部署，以齊州防禦使史延韜爲副部署，以皇城使向訓爲兵馬都監，陳州防禦使藥元福爲馬步都虞候，率兵討慕容彦超。諸軍入兗州界，不得下路停止村舍，犯者以軍法從事。丙寅，徐州巡檢供給官張令彬奏，破淮賊于沭陽，斬首千餘級，擒賊將燕敬權。時慕容彦超求援於淮南，淮南僞主李景發兵援之，師於下邳，聞官軍至，退趨沭陽，遂破之。庚午，高麗權知國事王昭遣使貢方物。壬申，鎮州何福進差人部送先擒獲到河東賊軍二百餘人至闕下，詔給巾履衫袴以釋之。戊寅，徐州部送沭陽所獲賊將燕敬權等四人至闕下，詔賜衣服金帛，放歸本土，敬權等感泣謝罪。帝召見，謂之曰："夫惡凶邪，奬忠順，天下一也。我之賊臣，撓亂國法，嬰城作逆，殃及生靈，不意吴人助兹凶慝，非良算也，爾歸當言之於爾君。"初，漢末遣三司軍將路昌祚於湖南市茶，屬淮南將邊鎬陷長沙，昌祚被賊送金陵。及敬權自大朝歸，具以帝言告于李景，景乃召昌祚，延坐從容久之，且稱美大朝皇帝聖德廣被，恩沾鄰土，深有依附國家之意。及罷，遣僞宰相宋齊丘宴昌祚於别館，又令訪昌祚在湖南遭變之時，亡失綱運之數，命依數償之，給茗荈萬八千斤，遣水運至江夏，仍厚給行裝，遣之歸闕。

廣順二年春正月戊午初一，太祖没有接受朝賀，這是因駐兵在外的緣故。庚申，王峻報告説，徵調附近節鎮青年壯丁兩萬人修築晉州城。壬戌，修築東京外圍環城，共差使丁壯五萬五千人，二十天時間就完成了。甲子，任命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曹英爲兗州行營都部署，任命齊州防禦使史延韜爲副部署，任命皇城使向訓爲兵馬都監，陳州防禦使藥元福爲馬步都虞候，率兵討伐慕容彦超。各軍進入兗州地界後，不准停下時到村舍間住宿，對違犯的人要按軍法處治。丙寅，徐州巡檢供給官張令彬報告説，在沭陽擊潰淮南賊軍，殺敵一千多人，活捉賊將燕敬權。當時慕容彦超向淮南求援，淮南僞國主李景發兵增援他，在下邳駐營，得知朝廷部隊抵達，退奔沭陽，於是被擊潰。庚午，高麗權知國事王昭派使者進貢特産。壬申，鎮州何福進派人押送先前活捉到的河東賊軍兩百多人到京城，太祖令給予衣褲鞋帽而釋放。戊寅，徐州押送沭陽所捉到的賊將燕敬權等四人到京城，詔令賜給衣服及金錢絲綢，放回本地，敬權等感激落淚，連連告罪。太祖召見，對他們説："痛恨奸邪叛逆，奬勵忠正順從，天下人的心理都是一樣的。我朝的奸臣擾亂國法，據城發動叛亂，危害到老百姓，没想到吴人會幫助這個奸惡的人，真不是妥善的策劃啊，你回去後應向你的君主講明道理。"先前，在後漢末年，派三司軍將路昌祚到湖南購茶，正逢淮南將領邊鎬攻克長沙，昌祚被賊人押送到金陵。當敬權由大朝回歸，把太祖的話全部告知李景，李景就召見昌祚，迎請入座，親切地交談了許久，并贊美大周皇帝高尚的德行廣播天下，讓鄰國也得到恩惠，很有依附周朝的心思。當會見結束後，派本國宰相宋齊丘在賓館宴請昌祚，又令查明昌祚在湖南遭遇變故的時候所損失的貨運數目，命依數補償，給予茶葉一萬八千斤，派人由水路運到江夏，又贈送豐厚的行裝，讓他回到都城。

二月庚寅，府州防禦使折德扆奏，河東賊軍寇境，率州兵破之，斬首二千級。辛卯，太白經天。癸巳，以權知高麗國事王昭爲高麗國王。庚子，府州防禦使折德扆奏，收河東界岢嵐軍。癸卯，詔先獲河東鄉軍一百餘人，各給錢鞋放歸鄉里。壬子，太子太師致仕安審暉卒。

三月庚申，幸南莊，令從臣習射。戊辰，以樞密院直學士、左諫議大夫王溥爲中書舍人，充翰林學士；以内客省使、恩州團練使鄭仁誨爲樞密副使。詔宣徽北院使翟光鄴權知永興軍府事。甲戌，迴鶻遣使貢方物。庚辰，詔："西京莊宅司、内侍省、官苑司、内園等四司，所管諸巡繫税户二千五百并還府縣。其廣德、昇平二宫并停廢。應行從諸莊園林、亭殿、房舍、什物課利，宜令逐司依舊收管。"

夏四月丙戌朔，日有食之，帝避正殿，百官守司。丁亥，詔停蔡州鄉軍。戊子，以京師旱，分命群臣禱雨。癸巳，制削奪慕容彦超在身官爵。甲午，高麗國册使、衛尉卿劉皡卒。乙卯，詔取來月五日，車駕赴兖州城下，慰勞將士。以樞密副使鄭仁誨爲右衛大將軍，依前充職，兼權大内都點檢；以中書侍郎、平章事、判三司李穀爲權東京留守，兼判開封府事。

五月丙辰朔，帝御崇元殿受朝，仗衛如儀。庚申，車駕發京師。戊辰，至兖州城下。乙亥，收復兖州，斬慕容彦超，夷其族。詔端明殿學士顔衎權知兖州軍州事。壬午，曲赦兖州管内罪人，取五月二十七日已前，所犯罪大辟已下，咸赦除之。慕容彦超徒黨，有逃避潛竄者，及城内將吏

二月庚寅，府州防禦使折德扆報告，河東賊軍侵略州境，本人率州兵擊潰敵軍，殺敵兩千人。辛卯，太白星正午時出現在空中。癸巳，任命權知高麗國事王昭爲高麗國王。庚子，府州防禦使折德扆報告，攻克河東境内的岢嵐軍。癸卯，太祖下令，先前活捉的河東鄉兵一百多人，各給錢鞋放回鄉里。壬子，退休的太子太師安審暉去世。

三月庚申，太祖前往南莊，令隨從人員練習射箭。戊辰，任命樞密院直學士、左諫議大夫王溥爲中書舍人，充翰林學士；任命内客省使、恩州團練使鄭仁誨爲樞密副使。詔令宣徽北院使翟光鄴臨時主持永興軍軍府事。甲戌，回鶻派使者進貢特産。庚辰，太祖下詔説："西京莊宅司、内侍省、宫苑司、内園等四個官署，所管轄的二千五百家納税人户都放還各府縣。其中廣德、昇平二宫都停止使用。凡臨時行游地的各田莊、園林、亭殿、房屋、雜物以及賦税收入，應令各部門依舊收管。"

夏四月丙戌初一，發生日食，太祖退避正殿，百官各守自己官署。丁亥，太祖下詔解散蔡州鄉軍。戊子，因京都地區乾旱，命群臣分頭祈禱上天降雨。癸巳，下詔剥奪慕容彦超受任的各種官爵。甲午，高麗國册命使、衛尉卿劉皡去世。乙卯，下詔定於下月五日，親赴兖州城下慰勞將士。任命樞密副使鄭仁誨爲右衛大將軍，依舊充任原來職務，兼權大内都點檢；任命中書侍郎、平章事、判三司李穀爲權東京留守，兼判開封府事。

五月丙辰初一，太祖登崇元殿接受朝賀，儀仗護衛完全符合規範。庚申，太祖一行由京城出發。戊辰，抵達兖州城下。乙亥，收復兖州，殺掉慕容彦超，誅滅他的家族。令端明殿學士顔衎暫時主持兖州軍府州府事務。壬午，特赦兖州轄區内的罪人，以五月二十七日以前爲限，所犯罪在死刑以下，一律免罪釋放。慕容彦超的黨徒中，有逃竄暗藏的人，及城内將士官吏等，一律

等并放罪。自慕容彦超違背以來，鄉城内有接便爲非者，一切不問。諸軍將士没於王事者，各與賻贈，都頭已上與贈官。兖州城内及官軍下寨四面去州五里内，今年所徵夏秋税及沿徵錢物并放；十里内，只放夏税；一州管界，今夏苗子三分放一分。城内百姓遭毁拆舍屋及遭燒焚者，給賜材木。諸處差到人夫内，有遭矢石死者，各給絹三匹，仍放户下三年徭役云。癸未，詔兖州降爲防禦州，仍爲望州。

免除罪名。自慕容彦超叛變以來，城鄉間有趁機幹壞事的人，一概不追究。各軍爲朝廷殉難的將士，分别贈予錢物，都頭以上人員追贈官號。兖州城内及官軍所立營寨處、距州城四面五里内，今年當徵收的夏秋税及例收錢物都免除；十里内衹免夏税；全州轄境，今年夏季的田税免去三分之一。城内百姓的房屋遭到拆毁及焚燒的，賜給木材。各處調來的勞工内，有受飛箭石彈而死的，每人贈給三匹絹，并免除他家三年的勞役。癸未，下詔降兖州爲防禦州，但仍爲望州。

六月乙酉朔，帝幸曲阜縣，謁孔子祠。既奠，將致拜，左右曰："仲尼，人臣也，無致拜。"帝曰："文宣王，百代帝王師也，得無敬乎！"即拜奠於祠前。其所奠酒器、銀爐并留於祠所。遂幸孔林，拜孔子墓。帝謂近臣曰："仲尼、亞聖之後，今有何人？"對曰："前曲阜令、襲文宣公孔仁玉，是仲尼四十三代孫，有鄉貢《三禮》顔涉，是顔淵之後。"即召見。仁玉賜緋，口授曲阜令，顔涉授主簿，便令視事。仍敕兖州修葺孔子祠宇，墓側禁樵采。丙戌，車駕還京。初，帝以五月十三日至兖州，賊尚拒守，至十七日，晝夢道士一人進書，卷首云"車駕來月二日還京"，其下文字絶多，不能盡記。既寤，以夢告宰臣，又四日而城拔。帝至軍，凡駐蹕九日而賊平，果以六月二日發離城下，近代親征克捷，無如此之速也。是日大雨，城下行宫，水深數尺。其日晚，至中都縣，帝笑謂侍臣曰："今日若不離城下，則當爲潦所溺矣。"戊戌，車駕至自兖州。辛丑，以靈武節度使馮暉卒，輟朝一日。壬寅，前翰林學士李澣自契丹中上表，陳奏機事，且言僞幽州節度使蕭海貞

六月乙酉初一，太祖親臨曲阜縣，拜謁孔子祠。獻祭品後，太祖將行跪拜禮，身邊的人説："仲尼衹是一名臣子，不要行跪拜禮。"太祖説："文宣王是百代帝王的先生，能不尊敬麽！"隨即在祠前拜祭。這次祭祀所用的酒具、銀爐都留在祠廟中。接着親往孔林，拜祭孔子墓。太祖問近臣説："孔子、顔淵的後代，當今有什麽人？"回答説："前朝曲阜縣令、世襲文宣公孔仁玉，是孔子四十三代孫，有鄉貢《三禮》進士顔涉，是顔淵的後代。"太祖立即召見。賜給仁玉緋色官服，親口任命爲曲阜縣令，任命顔涉爲主簿，令即刻上任理政。并令兖州修繕孔子廟宇，墓旁禁止采摘砍伐。丙戌，太祖回京。先前，太祖於五月十三日到達兖州，叛賊還在抗拒堅守，到十七日，白日夢見一位道士進獻書，卷首説"皇帝下月二日回京"，以下文字還有許多，不能完全記憶。醒來後，太祖把夢中所見告訴執政大臣，又過四天就攻克州城。太祖到達軍前，停車共九天而平定叛賊，果然在六月二日離城出發，近代親征獲勝，没有像這樣快的。這天下大雨，太祖在兖州城下的行宫積水深達數尺。這天晚上，到達中都縣，太祖笑着對侍臣説："今天如不離開城下，就會被大水淹死了。"戊戌，太祖由兖州回到京城。辛丑，因靈武節度使馮暉去世，中止朝會一天。壬寅，前朝翰林學士李澣從契丹國中呈送表章，報告機要事宜，并説僞幽州節度使蕭海貞想設法歸順朝廷，太祖十分贊賞。癸卯，德

欲謀嚮化，帝甚嘉之。癸卯，德妃董氏薨。乙巳，詔宣徽南院使袁羲判開封府事。辛亥，以朔方軍衙内都虞候馮繼業復起爲朔方軍兵馬留後。甲寅，幸舊宅，爲德妃舉哀故也。

妃董氏去世。乙巳，令宣徽南院使袁羲判開封府事。辛亥，重新起用守喪離任的朔方軍衙内都虞候馮繼業爲朔方軍兵馬留後。甲寅，太祖前往故居，這是由於爲德妃舉行哀悼的緣故。

秋七月丙辰，詔："内外臣僚，每遇永壽節，舊設齋供。今後中書門下與文武百官共設一齋，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已下共設一齋，樞密使、内諸司使已下共設一齋，其餘前任職員及諸司職掌，更不得開設道場及設齋。"是日大風雨，破屋拔樹，尚書省都堂有龍穿屋壞獸角而去，西壁有爪迹存焉。襄州大水。丁卯，詔復升陳州、曹州爲節鎮。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洋州節度使郭崇爲陳州節度使，以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曹英爲曹州節度使，并典軍如故。以陳州防禦使藥元福爲晋州節度使。辛未，詔相州節度使李筠權知潞州軍州事。丙子，以小底都指揮使、漢州刺史李重進爲大内都點檢兼馬步都軍頭，領恩州團練使；以内殿直都知、駙馬都尉張永德領和州刺史，充小底第一軍都指揮使。

秋七月丙辰，太祖下詔説："内外官員，每遇永壽節，原來都陳列供神食品。今後中書門下與文武百官共設一齋，侍衛親軍都指揮使以下共設一齋，樞密使、内廷各司長官以下共設一齋，其餘前任官員及各官署長官，再不許開設道場及陳設供品。"這天大風大雨，毁壞房屋拔起大樹，尚書省廳堂有龍穿過堂屋毁壞獸角形裝飾而飛去，西面屋壁上還有龍的爪迹。襄州發大水。丁卯，下詔重新升陳州、曹州爲節度使級軍鎮。任命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洋州節度使郭崇爲陳州節度使，任命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曹英爲曹州節度使，都如前統率侍衛軍。任命陳州防禦使藥元福爲晋州節度使。辛未，令相州節度使李筠暫時主持潞州軍府州府事務。丙子，任命小底都指揮使、漢州刺史李重進爲大内都點檢兼馬步都軍頭，領恩州團練使；任命内殿直都知、駙馬都尉張永德領和州刺史，充小底第一軍都指揮使。

八月甲申朔，翰林學士、刑部尚書張沆落職守本官。以中書舍人、史館修撰判館事徐台符爲禮部尚書，充翰林學士承旨；以兵部侍郎韋勳爲尚書右丞；以尚書右丞于德辰爲吏部侍郎；以户部侍郎邊歸讜爲兵部侍郎；以禮部侍郎趙上交爲户部侍郎；以樞密直學士、左散騎常侍陳觀爲工部侍郎，依前充職；以刑部侍郎景範爲左司郎中，充樞密直學士。乙酉，樞密使王峻上章，請解樞衡，凡三上章，詔不允。庚寅，潁州奏，先於淮南俘獲孳畜，已准詔送還本土。甲午，詔止絶吏民詣闕舉請刺史、縣令。賜宰臣李穀白藤肩輿。時穀以今年七月，

八月甲申初一，翰林學士、刑部尚書張沆解除館閣職務，守本官。任命中書舍人、史館修撰判館事徐台符爲禮部尚書，充翰林學士承旨；任命兵部侍郎韋勳爲尚書右丞；任命尚書右丞于德辰爲吏部侍郎；任命户部侍郎邊歸讜爲兵部侍郎；任命禮部侍郎趙上交爲户部侍郎；任命樞密直學士、左散騎常侍陳觀爲工部侍郎，依前充任館閣職務；任命刑部侍郎景範爲左司郎中，充樞密直學士。乙酉，樞密使王峻進呈奏章，請求解除機要職務，共三次進呈奏章，太祖下詔不批准。庚寅，潁州報告説，先前在淮南俘獲的衆多牲畜，已遵從詔令送還本地。甲午，下詔禁止官吏百姓到朝廷申請派留刺史、縣令。賜給執政大臣李穀白藤編造的軟轎。當時李穀於今年七月，因失足傷臂，請假好幾十天，太祖令李穀帶病主

因步履傷臂，請告數旬，詔穀扶持三司，刻名印署事，仍放朝參。庚子，潞州節度使常思移鎮宋州，相州節度使李筠移鎮潞州。壬寅，鄆州節度使高行周薨。癸丑，詔改鹽麴法，鹽麴犯五斤已上處死，煎鹻鹽者犯一斤已上處死。先是，漢法不計斤兩多少，并處極刑，至是始革之。

持三司，刻私名印章簽署公事，并免除入朝參拜禮數。庚子，潞州節度使常思調任宋州節鎮，相州節度使李筠調任潞州節鎮。壬寅，鄆州節度使高行周去世。癸丑，下詔更改鹽酒法，私自買賣鹽酒五斤以上的處死刑，熬鹵成鹽一斤以上的處死刑。在這以前，後漢的法令是不計斤兩多少，都處以死刑，到這時纔進行改革。

九月庚午，以大理卿劇可久爲太僕卿，以左庶子張仁瑑爲大理卿，以司天監趙延乂爲太府卿兼判司天監事。詔北面沿邊州鎮，自守疆埸，不得入北界俘掠。乙亥，鎮州奏，契丹寇深、冀州，遣龍捷都指揮使劉誨、牙内都指揮使何繼筠等率兵拒之而退。時契丹聞官軍至，掠冀部丁壯數百隨行，狼狽而北，冀部被擄者望見官軍，鼓噪不已，官軍不敢進，其丁壯盡爲蕃軍所殺而去。丁丑，以鄭州防禦使白重贊爲相州留後。戊寅，樂壽都監杜延熙奏，於瀛州南殺敗契丹，斬首三百級，獲馬四十七匹。癸未，帝姨母韓氏追封楚國夫人，故第四姊追封福慶長公主。癸未，易州奏，契丹武州刺史石越來奔。

九月庚午，任命大理卿劇可久爲太僕卿，任命左庶子張仁瑑爲大理卿，任命司天監趙延乂爲太府卿兼判司天監事。詔令北方沿邊州鎮，自守邊疆，不准進入北國境内捉人搶物。乙亥，鎮州報告，契丹侵犯深州、冀州，本州派龍捷都指揮使劉誨、牙内都指揮使何繼筠等抵禦，契丹軍就撤退了。當時契丹人聽説周軍到來，强迫冀州青壯年數百人隨行，慌亂地向北逃走，被俘的冀州人望見本朝兵馬，不停地呼叫，朝廷的部隊不敢進攻，那些青壯年全被契丹兵殺害，隨後契丹軍退去。丁丑，任命鄭州防禦使白重贊爲相州留後。戊寅，樂壽都監杜延熙報告，在瀛州南殺敗契丹軍，殺敵三百人，繳獲馬四十七匹。癸未，太祖的姨母韓氏追封爲楚國夫人，已故第四姐追封爲福慶長公主。癸未，易州報告，契丹的武州刺史石越來歸附。

冬十月丙戌，以前晉州節度使王彦超爲河陽節度使。庚寅，詔："諸州罷任或朝覲，并不得以器械進貢。"先是，諸道州府，各有作院，每月課造軍器，逐季搬送京師進納。其逐州每年占留繫省錢帛不少，謂之"甲料"，仍更於部内廣配土產物，徵斂數倍，民甚苦之。除上供軍器外，節度使、刺史又私造器甲，以進貢爲名，功費又倍，悉取之於民。帝以諸州器甲，造作不精，兼占留屬省物用過當，乃令罷之。仍選擇諸道作工，赴京作坊，以備役使。乙未，永興軍奏，宣徽北院使、知軍府事翟光鄴

冬十月丙戌，任命前晉州節度使王彦超爲河陽節度使。庚寅，太祖下詔説："各州長官調離職任或是入京朝見，都不准用軍器進貢。"先前，各道州府，分别設有作院，每月定額製造軍器，按季度搬運到京城繳納。這些州每年占留不少本應收歸中央的經費，稱作"甲料"，又另在轄境内普遍攤派土產，超額數倍地搜刮，百姓深感痛苦。除了上供軍器外，節度使、刺史又私造器械甲胄，以進貢爲名，這項費用又是前項的一倍，全部取之於民。太祖因各州的器械甲胄製造得不精良，又占留中央經費物資太多，於是下令停止。又選擇各道的作院工匠，前往京城作坊，以供安排使用。乙未，永興軍報告，宣徽北院使、知軍府事翟光鄴去世。丁酉，安葬德妃，中止朝

卒。丁酉，葬德妃，廢朝。戊戌，以宣徽南院使袁義權知永興軍府事，以樞密直學士、工部侍郎陳觀權知開封府事。己亥，升鉅野縣爲濟州。以樞密院副使鄭仁誨爲宣徽北院使兼樞密副使。庚子，幸樞密院，王峻請之也。甲辰，宰臣李穀以臂傷未愈，上表辭位，凡三上章，詔報不允。丁未，滄州奏，自十月已前，蕃歸漢户萬九千八百户。是時，北境饑饉，人民轉徙，襁負而歸中土者，散居河北州縣，凡數十萬口。

十一月丙辰，荆南奏，朗州大將劉言，以今年十月三日領兵趨長沙，十五日至潭州。淮南所署湖南節度使邊鎬、岳州刺史宋德權并棄城遁去。庚申，以前少府監馬從斌爲殿中監。壬戌，樞密使王峻亡妻崔氏追封趙國夫人，非故事也。乙丑，刑部尚書張沆卒。辛未，陝州折從阮移鎮邠州。以前宋州節度使李洪義爲安州節度使。癸酉，青州符彦卿移鎮鄆州。甲戌，詔曰："累朝已來，用兵不息，至於繕治甲胄，未免配役生靈，多取于民，助成軍器。就中皮革，尤峻科刑，稍犯嚴條，皆抵極典，鄉縣以之生事，奸猾得以侵漁，宜立所規，用革前弊。應天下所納牛皮，今將逐所納數，三分内減二分，其一分於人户苗畝上配定。每秋夏苗共十頃納連角皮一張，其黄牛納乾筋四兩，水牛半斤，犢子皮不在納限。牛馬驢騾皮筋角，今後官中更不禁斷，只不得將出化外敵境。州縣先置巡檢牛皮節級并停。"丙子，詔曰："應内外文武官僚幕職、州縣官舉選人等，今後有父母、祖父母亡殁未經遷葬者，其主家之長，不得輒求仕進，所由司亦不得申舉解送。如是卑幼在下者，不在此

會。戊戌，任命宣徽南院使袁義權知永興軍府事，任命樞密直學士、工部侍郎陳觀權知開封府事。己亥，升鉅野縣爲濟州。任命樞密院副使鄭仁誨爲宣徽北院使兼樞密副使。庚子，太祖親臨樞密院，這是接受王峻的請求。甲辰，執政大臣李穀因臂傷没痊愈，上表辭職，共三次進呈奏章，太祖下詔不同意。丁未，滄州報告，在十月以前，契丹放還漢族人户一萬九千八百户。當時北方境内嚴重災荒，人民輾轉流離，拖兒帶女投奔中原的人，散居在河北州縣，共計有數十萬人。

十一月丙辰，荆南報告，朗州大將劉言，於今年十月三日率兵奔赴長沙，十五日抵達潭州。淮南所任命的湖南節度使邊鎬、岳州刺史宋德權都棄城逃走。庚申，任命前少府監馬從斌爲殿中監。壬戌，追封樞密使王峻已故的妻子崔氏爲趙國夫人，這不屬原有的慣例。乙丑，刑部尚書張沆去世。辛未，陝州折從阮調任邠州節鎮。任命前宋州節度使李洪義爲安州節度使。癸酉，青州符彦卿調任鄆州節鎮。甲戌，太祖下詔說："歷朝以來，用兵不止，至於修造甲胄，不免差使百姓，多向人民徵收，資助製造軍器。其中皮革一項，立法尤其嚴峻，稍犯嚴密條令，都按死刑處治，鄉縣官吏藉此多生事端，奸人惡徒得以侵漁百姓，應當制定有關的條規，以便革除先前的弊病。凡天下所交納牛皮，現將按原來交納的數額，減去三分之二，另外三分之一在民户田地上定額攤派。每夏秋兩季作物共十頃交連角皮一張，其中交黄牛皮的另外交乾筋四兩，水牛皮的交半斤，小牛皮不在交納範圍。牛馬驢騾的皮筋角，今後官方不再嚴禁買賣，衹是不准帶往國外敵境。州縣原設置的巡檢牛皮節級一概撤銷。"丙子，太祖下詔說："凡内外文武大臣及高級幕僚、州縣官所推選的人等，今後有父母、祖父母亡故而没進行安葬的人，喪主家的老大不准馬上求取官職，所經由的官署也不可申報遣送。如是排行低，年齡小，居於老大以下的人，就不受這種限制。"己卯，這天爲冬至日，太祖登坐崇元

限。"己卯，日南至，帝御崇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儀。

十二月丙戌，權武平軍留後劉言遣牙將張崇嗣入奏，於十月十三日，與節度副使王進逵、行軍司馬何敬眞、指揮使周行逢等，同共部領戰棹，攻收湖南。僞節度使邊鎬當夜出奔，王進逵等已入潭州。癸巳，太子太師致仕安叔千卒。甲午，詔今後諸侯入朝，不得進奉買宴。丁酉，皇子澶州節度使榮落起復，加同平章事。戊戌，太子少傅致仕王延卒。壬寅，幸西莊。乙巳，以端明殿學士顏衎權知開封府事。御史臺奏："請改左右衛復爲左右屯衛。"從之，避御名也。是冬無雪。

廣順三年春正月壬子朔，帝御崇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儀。幸太平宫起居漢太后。甲寅，賜群臣射於内鞠場。乙卯，武平軍兵馬留後劉言奏："潭州兵戈之後，焚燒殆盡，乞移使府於武陵。"從之。詔升朗州爲大都督府，在潭州之上。丙辰，以武平軍節度使留後、檢校太尉劉言爲檢校太師、同平章事，行朗州大都督，充武平軍節度兼三司水陸轉運等使，制置武安、静江等軍事，進封彭城郡公；武平軍節度副使、權知潭州軍州事、檢校太傅王進逵爲檢校太尉，行潭州刺史，充武安軍節度使；以武安軍行軍司馬兼衙内步軍都指揮使、檢校太傅何敬眞爲檢校太尉，行桂州刺史，充静江軍節度使；以張倣領眉州刺史，充武平軍節度副使；以朱元琇領黄州刺史，充静江軍節度副使；以周行逢領集州刺史，充武安軍節度行軍司馬。自進逵而下，皆劉言將校也。邠州奏，慶州略蕃部野鷄族略奪商旅，侵擾州界。詔遣寧州刺史張建武

殿接受朝賀，儀仗侍衛符合規範。

十二月丙戌，權武平軍留後劉言派牙將張崇嗣入朝報告，於十月十三日，和節度副使王進逵、行軍司馬何敬眞、指揮使周行逢等，共同率領戰船，攻克湖南。僞節度使邊鎬當夜離城逃竄，王進逵等已進入潭州。癸巳，退休的太子太師安叔千去世。甲午，詔令今後各州府長官入朝，不准進獻買宴錢。丁酉，皇子澶州節度使郭榮免除服喪復職，加授同平章事。戊戌，退休的太子少傅王延去世。壬寅，太祖前往西莊。乙巳，任命端明殿學士顏衎權知開封府事。御史臺上奏説："請改左右衛爲原來的左右屯衛。"太祖同意了，這次改動是爲了避用太祖的名字。這年冬季没下雪。

廣順三年春正月壬子初一，太祖登坐崇元殿接受朝賀，儀仗侍衛符合規範。太祖前往太平宫問候漢太后。甲寅，恩准群臣在宫内球場射箭。乙卯，武平軍兵馬留後劉言上奏説："潭州經歷戰火以後，幾乎全被燒毁，請允許把軍府遷到武陵。"太祖同意了。下詔升朗州爲大都督府，地位在潭州之上。丙辰，任命武平軍節度使留後、檢校太尉劉言爲檢校太師、同平章事，行朗州大都督，充武平軍節度兼三司水陸轉運等使，制置武安、静江等軍事，進封彭城郡公；任命武平軍節度副使、權知潭州軍州事、檢校太傅王進逵爲檢校太尉，行潭州刺史，充武安軍節度使；任命武安軍行軍司馬兼衙内步軍都指揮使、檢校太傅何敬眞爲檢校太尉，行桂州刺史，充静江軍節度使；任命張倣領眉州刺史，充武平軍節度副使；任命朱元琇領黄州刺史，充静江軍節度副使；任命周行逢領集州刺史，充武安軍節度行軍司馬。自王進逵以下數人，都是劉言手下的將領。邠州報告，慶州邊境的外族野鷄族掠奪過往商人，侵擾州境。太祖下詔派寧州刺史張建武等率兵襲擊，并先頒詔書進行安撫，如不從命，就進軍問罪。辛酉，下詔把所有兩京及各道原屬湖南的樓店館所賜給朗州劉言。

等率兵掩襲，仍先賜敕書安撫，如不從命，即進軍問罪。辛酉，詔賜朗州劉言應兩京及諸道舊屬湖南樓店邸第。

乙丑，詔："諸道州府繫屬户部營田及租税課利等，除京兆府莊宅務、贍國軍榷鹽務、兩京行從莊外，其餘并割屬州縣，所徵租税課利，官中只管舊額，其職員節級一切停廢。應有客户元佃繫省莊田、桑土、舍宇，便賜逐户，充爲永業，仍仰縣司給與憑由。應諸處元屬營田户部院及繫縣人户所納租中課利，起今年後并與除放。所有見牛犢并賜本户，官中永不收繫"云。帝在民間，素知營田之弊，至是以天下繫官莊田僅萬計，悉以分賜見佃户充永業。是歲出户三萬餘，百姓既得爲已業，比户欣然，於是葺屋植樹，敢致功力。又，東南郡邑各有租牛課户，往因梁太祖渡淮，軍士掠民牛以千萬計，梁太祖盡給與諸州民，輸租課。自是六十餘載，時移代改，牛租猶在，百姓苦之，至是特與除放。未幾，京兆府莊宅務及榷鹽務亦歸州縣，依例處分。或有上言，以天下繫官莊田，甚有可惜者，若遣貨之，當得三十萬緡，亦可資國用。帝曰："苟利於民，與資國何異。"

乙丑，太祖下詔説："各道州府原隸屬於户部的營田及租税雜税等，除京兆府莊宅務、贍國軍榷鹽務、兩京行從莊外，其餘全劃歸州縣，租税雜税的徵收，政府衹掌握原有的定額，營田的專職官員和節級一律撤銷。所有無産人户原租佃尚書省統管的莊田、桑土、房屋，按現狀賜給各户，作爲永久的産業，仍令各縣主管部門給予憑據。凡各處原屬營田户部院及隸屬縣府的人户，所交納租税中含有的雜税，從今年起一概予以免除。所有現養於民家的大小耕牛都賜給本户，政府永不收歸公有。"太祖生活在民間時，向來瞭解營田的弊病，到現在把全國近萬處的公有莊田，全部用來分賜現有租佃人户作爲永久的産業。這年國家增加了三萬多家納税人户，百姓既得到屬於自己的産業，家家户户欣喜萬分，從此建屋植樹，敢於盡力從事生産。另一方面，東南州縣各有租牛而納税的人户，先前因梁太祖渡淮河，軍士搶得民户成千上萬的耕牛，梁太祖全部給予東南各州百姓，由這些百姓交納牛税。到現在已有六十多年，時間推移，朝代更替，牛租仍然存在，百姓深感痛苦，到這時特地加以廢除。不久，京兆府莊宅務及榷鹽務也劃歸州縣，按前面的規定處理。有人上奏，認爲全國的官莊田，都賜予佃户太可惜，如賣掉，會得到錢三十萬緡，也可助國用。太祖説："衹要對百姓有利，和資助國用有什麼不同。"

丁卯，户部侍郎、權知貢舉趙上交奏："諸科舉人，欲等第各加對義場數，進士除詩賦外，别試雜文一場。"從之。兩浙吊祭使、左諫議大夫李知損責授登州司馬，員外置，仍令所在馳驛放遣。知損銜命江、浙，所經藩郡，皆强貸於侯伯，爲青州知州張凝所奏，故有是命。己巳，幸南莊，臨水亭，見雙鳧戲於池上，帝引

丁卯，户部侍郎、權知貢舉趙上交上奏説："對各科舉人，設想依等次分别加試問答類的場數，進士除詩賦外，另試雜文一場。"太祖同意了。兩浙吊祭使、左諫議大夫李知損貶降爲登州司馬，在正員以外安置，并令所在地派驛車火速遣送。知損奉命出使江、浙，每經過一州鎮，都强行向當地長官借貸錢財，被青州知州張凝檢舉，所以有這道命令。己巳，太祖前往南莊，登上水邊亭閣，見雙鳧在池上戲水，太祖拉弓放

弓射之，一發疊貫，從臣稱賀。庚午，以前邠州節度使侯章爲鄧州節度使。前萊州刺史葉仁魯賜死，坐爲民所訟故也。辛未，詔樞密使王峻巡視河堤。峻請行，故從之。辛巳，幸南莊。

閏月甲申，朗州劉言、潭州王進逵奏，廣賊占據桂管，深入永州界俘劫，遣朗州行軍司馬何敬真與指揮使朱全琇、陳順等，率水陸軍五萬進擊。丙戌，迴鶻遣使貢方物。詔故梁租庸使趙巖侄崇勳，見居陳州，量賜繫官店宅，從王峻之請也。辛卯，定州奏，契丹攻義豐軍，出勁兵夜斫蕃營，斬首六十級，契丹遁去。甲午，鎮州奏，契丹寇境，遣兵追襲，至無極而還。丙申，皇子澶州節度使榮來朝。壬寅，以樞密使、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監修國史王峻兼青州節度使，餘如故。延州衙内指揮使高紹基奏言："父允權患脚膝，令臣權知軍州事。"癸卯，陳州奏："吏民請與前刺史李穀立祠堂。"從之。時穀爲宰相，聞郡人陳請，遜讓數四，乃止。甲辰，鄴都留守王殷加檢校太尉，依前同平章事。丙午，鎮州節度使何福進、河陽節度使王彦超并加檢校太尉，潞州節度使李筠加檢校太傅。丁未，延州節度使高允權卒。己酉，開封府奏，都城内録到無名額僧尼寺院五十八所。詔廢之。

二月辛亥朔，以前西京留守白文珂爲太子太師致仕，進封韓國公。癸丑，安州節度使李洪義、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郭崇、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曹英，并加檢校太尉。唐州方城縣令陳守愚棄市，坐剋留户民蠶鹽一千五百斤入己也。内制國寶兩座，詔中書令馮道書寶文，其一以"皇帝承天受

箭，一發就貫穿雙梟，隨從官員都向他道賀。庚午，任命前邠州節度使侯章爲鄧州節度使。下令處死前萊州刺史葉仁魯，這是因他受到百姓指控的緣故。辛未，令樞密使王峻巡視黄河堤岸。王峻本人請求前往，所以同意了。辛巳，太祖親臨南莊。

閏正月甲申，朗州劉言、潭州王進逵報告説，廣南敵軍占據桂州，深入永州境内搶人劫財，已派朗州行軍司馬何敬真與指揮使朱全琇、陳順等，率水陸大軍五萬人進攻。丙戌，回鶻派使者進貢土特産。太祖下詔説，原梁國租庸使趙巖的侄兒崇勳，現居住在陳州，酌情賜給他官管的店鋪住宅，這是根據王峻的請求。辛卯，定州報告，契丹人進攻義豐軍，我們派出精兵趁夜襲擊敵軍營寨，殺敵六十人，契丹軍逃走。甲午，鎮州報告，契丹人侵犯邊境，我們派兵追擊，直到無極纔退回。丙申，皇子澶州節度使郭榮入京朝見。壬寅，任命樞密使、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監修國史王峻兼青州節度使，其餘職務依前不變。延州衙内指揮使高紹基上奏説："我父親高允權患腿脚關節病，令我暫時主持軍府州府事務。"癸卯，陳州上奏説："官吏百姓請求爲前任刺史李穀立祠堂。"太祖同意了。這時李穀任宰相，得知陳州人提出的請求，反復推辭，纔作罷了。甲辰，鄴都留守王殷加授檢校太尉，依前爲同平章事。丙午，鎮州節度使何福進、河陽節度使王彦超都加授檢校太尉，潞州節度使李筠加授檢校太傅。丁未，延州節度使高允權去世。己酉，開封府上奏説，在京城内查到無名額的僧尼寺院五十八所。太祖下詔予以取締。

二月辛亥初一，讓前西京留守白文珂以太子太師退休，進封爲韓國公。癸丑，安州節度使李洪義、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郭崇、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曹英，都加授檢校太尉。唐州方城縣令陳守愚被判處死刑，這是因他剋扣民户預購的食鹽一千五百斤而歸爲己有的緣故。内廷製造皇帝寶印兩枚，太祖命中書令馮道書寫印文，其中一方用"皇帝承天受命之寶"作印文。另一方用"皇帝

命之寶”爲文，其一以“皇帝神寶”爲文。按，傳國寶始自秦始皇，令李斯篆之，歷代傳授，事具前史。至唐末帝自燔之際，以寶隨身，遂俱焚焉。晉高祖受命，特制寶一座。開運末，北戎犯闕，少帝遣其子延煦送于戎王，戎王訝其非真，少帝上表具訴其事，及戎王北歸，賫以入蕃。漢朝二帝，未暇别製，至是始創爲之。庚申，遣將作監李瓊知陝州軍州事。甲子，樞密使、平盧軍節度使、尚書左僕射、平章事、監修國史王峻責授商州司馬，員外置，所在馳驛發遣。戊辰，左監門上將軍李建崇卒。延州牙内都指揮使高紹基奏，交割軍府與副使張圖。己巳，朗州劉言奏，當道先遣行軍司馬何敬貞率兵掩擊廣賊，行及潭州，部衆奔潰。湖南王進逵以敬貞失律，已梟首訖。以樞密直學士、工部侍郎陳觀爲秘書監。壬申，鳳翔少尹桑能責授鄧州長史。能，晉相維翰之庶弟也，坐據維翰别第爲人所訟故也。癸酉，以户部侍郎、知貢舉趙上交爲太子詹事。是歲，新進士中有李觀者，不當策名，物議諠然。中書門下以觀所試詩賦失韵，勾落姓名，故上交移官。丁丑，幸南莊，賜從官射。命客省使向訓權知延州軍州事。

神寶”作印文。按，傳國寶印創始於秦始皇，是命李斯用篆字書寫的，後歷代傳授，事情詳載於前代史籍。到唐末帝自焚的時候，把寶印帶在身邊，於是就和他一起化爲灰燼了。晉高祖開國，特地製作了一枚寶印。開運末年，契丹人攻入京城，晉少帝派他的兒子延煦將寶印送交契丹國主，契丹國主驚疑它不是真品，少帝上表一一叙述了事情的原委，當契丹國主返回北方時，將寶印帶入了契丹。後漢的兩位皇帝，没來得及重新製作，到這時纔開始製作。庚申，派將作監李瓊主持陝州軍府州府事務。甲子，樞密使、平盧軍節度使、尚書左僕射、平章事、監修國史王峻貶降爲商州司馬，在正員以外安排，所在部門派驛車火速遣送。戊辰，左監門上將軍李建崇去世。延州牙内都指揮使高紹基報告，已把軍府事務交付副使張圖掌管。己巳，朗州劉言報告，本州先前派行軍司馬何敬貞率兵攻擊廣南敵寇，行進到潭州時，部衆逃散。湖南王進逵因敬貞治軍無方，已將他斬首示衆。任命樞密直學士、工部侍郎陳觀爲秘書監。壬申，鳳翔少尹桑能貶降爲鄧州長史。桑能是晉國宰相桑維翰的異母弟，因占據維翰的别墅而被人告發，所以得罪。癸酉，調户部侍郎、知貢舉趙上交爲太子詹事。這一年，新進士中有個名叫李觀的本不當録取，人們對這事議論紛紛。中書門下因李觀應試的詩賦不合韵，剔除他的姓名，所以上交被調職。丁丑，太祖親臨南莊，恩准隨從官員在這裏射箭。任命客省使向訓暫時主持延州軍府州府事務。

# 舊五代史卷一百一十三(周書四)

## 本紀第四

### 太祖紀(第四)

廣順三年春三月庚辰朔，以相州留後白重贊爲滑州節度使，以鄭州防禦使王進爲相州節度使，以前兗州防禦使索萬進爲延州節度使，以亳州防禦使張鐸爲同州節度使。甲申，以皇子澶州節度使榮爲開封尹兼功德使，封晉王，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册命。丙戌，以宣徽北院使兼樞密副使鄭仁誨爲澶州節度使，以殿前都指揮使李重進領泗州防禦使，以客省使向訓爲内客省使。己丑，以棣州團練使王仁鎬爲右衛大將軍，充宣徽北院使兼樞密副使。庚寅，端明殿學士、尚書兵部侍郎顔衎落職守本官。以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王溥爲户部侍郎充職，以左司郎中、充樞密直學士景範爲左諫議大夫充職。秘書監陳觀責授左贊善大夫，留司西京，坐王峻黨也。癸巳，大風雨土。戊申，幸南莊。

夏四月甲寅，禁沿邊民鬻兵仗與蕃人。戊辰，河中節度使王景移鎮鳳翔，宋州節度使常思移鎮青州，鳳翔節度使趙暉移鎮宋州，河陽節度使王彦超移鎮河中。賜朗州劉言絹三百匹，以兵革之後匱乏故也。詔在京諸軍將士持支救接。

五月己卯朔，帝御崇元殿受朝，仗衛如儀。辛巳，前慶州刺史郭彦欽

廣順三年春三月庚辰初一，任命相州留後白重贊爲滑州節度使，任命鄭州防禦使王進爲相州節度使，任命前兗州防禦使索萬進爲延州節度使，任命亳州防禦使張鐸爲同州節度使。甲申，任命皇子澶州節度使郭榮爲開封尹兼功德使，封晉王，依例令有關官署選擇時日，舉行儀式册命。丙戌，任命宣徽北院使兼樞密副使鄭仁誨爲澶州節度使，任命殿前都指揮使李重進領泗州防禦使，任命客省使向訓爲内客省使。己丑，任命棣州團練使王仁鎬爲右衛大將軍，充宣徽北院使兼樞密副使。庚寅，端明殿學士、尚書兵部侍郎顔衎免去館閣職務守本官。任命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王溥爲户部侍郎，充任館閣職務，任命左司郎中、充樞密直學士景範爲左諫議大夫，充任館閣職務。秘書監陳觀貶降爲左贊善大夫，留在别都西京任職，這是因他和王峻結黨而受罰。癸巳，颳大風，空中有土塊像下雨一般降落。戊申，太祖前往南莊。

夏四月甲寅，禁止沿邊百姓把兵器賣給蕃族人。戊辰，河中節度使王景調任鳳翔節鎮，宋州節度使常思調任青州節鎮，鳳翔節度使趙暉調任宋州節鎮，河陽節度使王彦超調任河中節鎮。賜給朗州劉言三百匹絹，這是因他在戰後財力困乏的緣故。又詔令在京各軍將士協助救濟。

五月己卯初一，太祖登坐崇元殿接受朝賀，儀仗侍衛符合規範。辛巳，勒令前慶州刺史郭彦

勒歸私第。國初，以彦欽再刺慶州，兼掌榷鹽，彦欽擅加榷錢，民夷流怨。州北十五里寡婦山有蕃部曰野鷄族，彦欽作法擾之。蕃情獷悍，好爲不法，彦欽乃奏野鷄族掠奪綱商，帝遣使齎詔撫諭，望其率化。蕃人既苦彦欽貪政，不時報命，朝廷乃詔邠州節度使折從阮、寧州刺史張建武進兵攻之。建武勇於立功，徑取野鷄族帳，擊殺數百人。又，殺牛族素與野鷄族有憾，且聞官軍討伐，相聚餉饋，欣然迎奉。官軍利其財貨孳畜，遂劫奪之，翻爲族所誘，至包山負險之地，官軍不利，爲蕃人迫逐，投崖墜澗而死者數百人。從阮等以兵自保，不相救應。帝怒彦欽及建武，俱罷其任，及彦欽至京師，故有是命。丁亥，新授青州節度使常思在宋州日出放得絲四萬一千四百兩，請徵入官。詔宋州給還人户契券，其絲不徵。甲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權判門下省事范質，可權監修國史。

六月壬子，滄州奏，契丹幽州榷鹽制置使兼防州刺史、知盧臺軍事張藏英，以本軍兵士及職員户人孳畜七千頭口歸化。癸丑，以前開封尹、楚國公侯益爲太子太師，以前西京留守、莒國公王守恩爲左衛上將軍，以前永興軍節度使李洪信爲左武衛上將軍。甲寅，以左衛上將軍宋彦筠爲太子少師，以太子少師楊凝式爲尚書右僕射致仕。癸亥，前河陽節度使王繼弘卒。己巳，太子太傅李懷忠卒。是月河南、河北諸州大水，霖雨不止，川陂漲溢。襄州漢水溢入城，深一丈五尺，居民皆乘筏登樹。群烏

欽離職回家。建國初年，任命彦欽繼續擔任慶州刺史，兼管徵收鹽税，彦欽隨意增加鹽税錢，漢民和外族人心中都充滿了怨恨。州城北十五里的寡婦山有一個名叫野鷄族的外族部落，彦欽想方設法侵擾他們。外族人的性情蠻横，喜歡幹不法的事，彦欽就上奏説野鷄族人掠奪公私貨物，太祖派使者帶着詔書去安撫開導，希望他們循規蹈矩。外族人既然深受彦欽剥削無度的痛苦，没有及時回覆朝廷的命令，朝廷就令邠州節度使折從阮、寧州刺史張建武進兵攻打。建武勇於立功，一直攻入野鷄族營帳，殺死數百人。又一事，殺牛族向來和野鷄族不和，自知朝廷大軍討伐野鷄族，就相約聚集糧食財物，十分欣喜地迎接朝廷軍隊。朝廷大軍貪圖他們的財物牲畜，就大肆搶劫掠奪，反過來被外族人誘騙，到了草木遮掩有險可守的包山，朝廷軍隊作戰失利，被外族人緊緊追趕，跳下懸崖、掉落溪澗而死的達數百人。從阮等人擁兵自衛，没有相互接應救援。太祖氣憤彦欽和建武，一并解除他們的職務，當彦欽來到京城，就下了這道命令。丁亥，新任命的青州節度使常思在宋州任上時曾發放四萬一千四百兩絲的訂款，請求朝廷收回官府。太祖令宋州把契約還給民家，訂購的絲都不徵收。甲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權判門下省事范質，被批准擔任權監修國史。

六月壬子，滄州報告，契丹的幽州榷鹽制置使兼防州刺史、知盧臺軍事張藏英，率本軍兵士、職員、民户及牲畜共七千頭口歸順朝廷。癸丑，任命前開封尹、楚國公侯益爲太子太師，任命前西京留守、莒國公王守恩爲左衛上將軍，任命前永興軍節度使李洪信爲左武衛上將軍。甲寅，任命左衛上將軍宋彦筠爲太子少師，太子少師楊凝式以尚書右僕射退休。癸亥，前河陽節度使王繼弘去世。己巳，太子太傅李懷忠去世。這月中河南、河北各州發生大水災，大雨連降不停，河流池塘水漲漫出堤岸。漢水漫入襄州城，水深一丈五尺，居民們乘着木筏登上樹木而避難。成群的烏鴉翔集潞州，河南却不見烏鴉踪影。

集潞州，河南無烏。

秋七月戊寅朔，徐州言，龍出豐縣村民井中，即時澍雨，漂没城邑。癸未，太子賓客馬裔孫卒。甲申，鄴都王殷奏乞朝覲，凡三上章，允之。尋以北邊奏契丹事機，詔止其行。丙戌，以左金吾上將軍安審信爲太子太師致仕。丁亥，以右金吾上將軍張從恩爲左金吾上將軍，以前鄧州節度使張彦成爲右金吾上將軍。己丑，以虎捷左厢都指揮使、永州防禦使韓通爲陜州留後。庚寅，太府卿、判司天監趙延乂卒。辛卯，以前西京副留守盧價爲太子賓客。乙未，以御史中丞邊光範爲禮部侍郎，以刑部侍郎張煦爲御史中丞，以翰林學士承旨、尚書禮部侍郎徐台符爲刑部侍郎充職。丙申，太子太師致仕安審信卒。丁酉，詔曰："京兆、鳳翔府、同、華、邠、延、鄜、耀等州所管州縣軍鎮，頃因唐末藩鎮殊風，久歷歲時，未能釐革，政途不一，何以教民。其婚田争訟、賦税丁徭，合是令佐之職。其擒奸捕盗、庇護部民，合是軍鎮警察之職。今後各守職分，專切提撕，如所職疏遺，各行按責，其州府不得差監徵軍將下縣。"戊戌，衛尉少卿李温美責授房州司户參軍。温美奉使祭海，便道歸家，家在壽光縣，爲縣吏馮勳所訟，故黜之。供奉官武懷贊棄市，坐盗馬價入己也。壬寅，以鴻臚少卿趙脩己爲司天監。

秋七月戊寅初一，徐州報告，有龍從豐縣村民井中飛出，立刻下起大雨，洪水冲毁淹没了城鎮。癸未，太子賓客馬裔孫去世。甲申，鄴都王殷上奏請求入朝晋見，共三次上奏章，太祖同意了。隨後因北部邊關報告契丹軍機，下詔制止他上路。丙戌，左金吾上將軍安審信以太子太師退休。丁亥，任命右金吾上將軍張從恩爲左金吾上將軍，任命前鄧州節度使張彦成爲右金吾上將軍。己丑，任命虎捷左厢都指揮使、永州防禦使韓通爲陜州留後。庚寅，太府卿、判司天監趙延乂去世。辛卯，任命前西京副留守盧價爲太子賓客。乙未，任命御史中丞邊光範爲禮部侍郎，任命刑部侍郎張煦爲御史中丞，任命翰林學士承旨、尚書禮部侍郎徐台符爲刑部侍郎，充任館閣職務。丙申，退休的太子太師安審信去世。丁酉，下詔説："京兆、鳳翔府、同、華、邠、延、鄜、耀等州所管州縣軍鎮，先前沿襲唐末方鎮混亂不一的行政方式，持續了很長時間，没能整頓改革，行政的方式不一致，怎麽能教導百姓。有關婚姻田産的争執糾紛、賦税勞役的徵收攤派，應該是縣令及其助手的職責。有關捉奸捕盗、保護境内人民，應該是軍鎮巡檢部門的職責。今後各守職分，專一切實地負起責任，如在本職範圍内有疏漏事件，要分别追究責任，州府不得派遣監察、督責的軍將到縣。"戊戌，衛尉少卿李温美貶任房州司户參軍。李温美奉命出使祭海神，順路回了家，他的家在壽光縣，被縣吏馮勳告發，所以被貶降。供奉官武懷贊被處决，這是因他隱瞞買馬價格而歸爲己有的緣故。壬寅，任命鴻臚少卿趙脩己爲司天監。

八月己酉，幸南莊。丙辰，内衣庫使齊藏珍除名，配沙門島。藏珍奉詔修河，不於役所部轄，私至近縣止宿，及報堤防危急，安寢不動，遂致横流，故有是責。庚申，邢州節度使劉詞移鎮河陽。辛酉，以龍捷左厢都指揮使、閬州防禦使田景咸爲邢州留

八月己酉，太祖前往南莊。丙辰，内衣庫使齊藏珍開除官籍，流放沙門島。藏珍奉詔治理黄河，不在工地指揮，私下到附近縣城居留，到部下報告堤防危急，他仍安卧不動，最終造成河水决堤横流，所以有這項處分。庚申，邢州節度使劉詞調任河陽節鎮。辛酉，任命龍捷左厢都指揮使、閬州防禦使田景咸爲邢州留後。丁卯，黄河

後。丁卯，河决河陰，京師霖雨不止。給賜諸軍將士薪芻有差。癸酉，以翰林學士、户部侍郎王溥爲端明殿學士。甲戌，潭州王逵奏："朗州劉言與淮賊通連，差指揮使鄭玟部領兵士，欲并當道。鄭玟爲軍衆所執，奔入武陵，劉言尋爲諸軍所廢，臣已至朗州安撫訖。"詔劉言勒歸私第，委王逵取便安置。是月所在州郡奏，霖雨連綿，漂没田稼，損壞城郭廬舍。

在河陰决口，京城大雨連降不停。發給各軍將士多少不等的柴草。癸酉，任命翰林學士、户部侍郎王溥爲端明殿學士。甲戌，潭州王逵上奏説："朗州劉言和淮南賊人串通，派指揮使鄭玟率領兵士，意圖吞并本州。鄭玟被軍士們控制，逃入武陵，劉言不久被衆軍廢棄，我已到朗州安撫就緒。"太祖下詔勒令劉言免職回家，委派王逵采取便當的方法安置。這月中各處州郡報告，大雨多日連降不停，淹没農田，冲走莊稼，損壞城墻房屋。

九月己卯，太子少保盧損卒。丁酉，深州上言："樂壽縣兵馬都監杜延熙爲戍兵所害。"先是，齊州保寧郡兵士屯於樂壽，都頭劉彦章等殺延熙爲亂。時鄭州開道指揮使張萬友亦屯於樂壽，然不與之同。朝廷急遣供奉官馬諤省其事，諤乃與萬友擒彦章等十三人斬之，餘衆奔齊州。是月多陰曀，木再華。

九月己卯，太子少保盧損去世。丁酉，深州上奏説："樂壽縣兵馬都監杜延熙被駐防士兵殺害。"先前，齊州保寧郡兵士駐扎在樂壽，都頭劉彦章等殺延熙而作亂。當時鄭州開道指揮使張萬友也駐扎在樂壽，但不和他們同謀。朝廷急忙派遣供奉官馬諤調查處理這件事，馬諤就和萬友拘捕了彦章等十三人，將他們處决，其餘的徒衆逃往齊州。這月多爲陰暗多風的天氣，樹木再次開花。

冬十月戊申朔，詔以來年正月一日有事於南郊，諸道州府不得以進奉南郊爲名，輒有率斂。己酉，右金吾上將軍張彦成卒。庚戌，以前同州節度使薛懷讓爲左屯衛上將軍，以尚書左丞兼判國子監田敏權判太常卿，以禮部尚書王易權兵部尚書。太常奏，郊廟社稷壇位制度，請下所司修奉，從之。以中書令馮道爲南郊大禮使，以開封尹、晋王榮爲頓遞使，權兵部尚書王易爲鹵簿使，御史中丞張煦爲儀仗使，權判太常卿田敏爲禮儀使。以前潁州防禦使郭瓊爲權宗正卿。甲寅，以前光禄卿丁知浚復爲光禄卿。丙辰，幸南莊、西莊。己未，前寧州刺史張建武責授右司禦副率，以野鶏族失利故也。以前翰林學士、工部侍郎魚崇諒爲禮部侍郎，充翰林學士。時崇諒解職於陝州就養，至是再除禁職，仍賜詔召之，令本州給行

冬十月戊申初一，下詔定於明年正月一日在南郊舉行祭祀，各道州府不准以進獻南郊祭祀物品爲名，擅自向民衆攤派。己酉，右金吾上將軍張彦成去世。庚戌，任命前同州節度使薛懷讓爲左屯衛上將軍，任命尚書左丞兼判國子監田敏權判太常卿，任命禮部尚書王易權兵部尚書。太常寺上奏説，有關祭祀天地、祖宗、土神穀神場所的設施規模，請命令有關官署制定奉行，太祖同意了。任命中書令馮道爲南郊大禮使，任命開封尹、晋王郭榮爲頓遞使，權兵部尚書王易爲鹵簿使，御史中丞張煦爲儀仗使，權判太常卿田敏爲禮儀使。任命前潁州防禦使郭瓊爲權宗正卿。甲寅，任命前光禄卿丁知浚再次擔任光禄卿。丙辰，太祖前往南莊、西莊。己未，前寧州刺史張建武貶爲右司禦副率，這是因他在對野鷄族作戰時失利的緣故。任命前翰林學士、工部侍郎魚崇諒爲禮部侍郎，充任翰林學士。當時崇諒已解除職務到陝州奉養雙親，到這時再次授予内廷職位，并賜詔書召他回京，令本州供給行裝車馬，侍奉雙親同返京城。任命太子賓客張昭爲户部尚

裝鞍馬，侍親歸朝。以太子賓客張昭爲户部尚書，以太子賓客李濤爲刑部尚書。詔中書令馮道赴西京迎奉太廟神主。甲子，中書令馮道率百官上尊號曰聖明文武仁德皇帝，答詔不允，凡三上章，允之，仍俟郊禮畢施行。壬申，鄴都、邢、洺等州皆上言地震，鄴都尤甚。

十一月辛巳，廢共城稻田務，任人佃蒔。乙酉，日南至，帝不受朝賀。庚寅，鎮州節度使何福進奏乞朝覲，三奏，允之。詔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曹英權知鎮州軍府事。癸巳，以將作監李瓊爲濟州刺史。壬寅，詔："重定天下縣邑，除畿赤外，其餘三千户已上爲望縣，二千户已上爲緊縣，一千户已上爲上縣，五百户以上爲中縣，不滿五百户爲中下縣。"

十二月戊申，雨木冰。是日，四廟神主至西郊，帝郊迎奠饗，奉神主入于太廟，設奠安神而退。壬子，前單州刺史趙鳳賜死，坐爲民所訟故也。甲寅，詔諸道州府縣鎮城内人户，舊請蠶鹽徵價，起今後并停。甲子，鎮州節度使何福進來朝。乙丑，鄴都留守王殷來朝。丙寅，禮儀使奏："皇帝郊廟行事，請以晉王榮爲亞獻，通攝終獻行事。"從之。己巳，左補闕王伸停任，坐檢田於亳州，虚憑紐配故也。辛未，鄴都留守、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王殷削奪在身官爵，長流登州，尋賜死於北郊。其家人骨肉，并不問罪。癸酉，帝宿齋於崇元殿，爲來年正月一日親祀南郊也。時帝已不豫。甲戌，宿于太廟。乙亥質明，帝親饗太廟，自齋宫乘步輦至廟庭，被衮冕，令近臣翼侍升階，止及一室行禮，俯首而退，餘命晉王率有司終其禮。是日，車駕赴郊宫。

書，任命太子賓客李濤爲刑部尚書。命中書令馮道前往西京敬迎太廟祖宗神位。甲子，中書令馮道率百官向太祖獻上崇高的稱號，叫作聖明文武仁德皇帝，太祖下詔不答應，馮道等先後共三次進呈表章，太祖纔同意了，并令等南郊祭祀典禮結束後再舉行這項儀式。壬申，鄴都、邢、洺等州都報告説發生地震，鄴都地震尤其嚴重。

十一月辛巳，撤銷共城稻田税務，田土任人租佃耕種。乙酉，這天是冬至日，太祖没接受朝賀。庚寅，鎮州節度使何福進上奏請求入朝晋見，先後三次上奏，太祖同意了。令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曹英代管鎮州軍府事。癸巳，任命將作監李瓊爲濟州刺史。壬寅，太祖下詔説："現重新制定全國縣的等級，除京城所在縣及鄰縣外，其餘的縣人口三千户以上爲望縣，兩千户以上爲緊縣，一千户以上爲上縣，五百户以上爲中縣，不滿五百户的爲中下縣。"

十二月戊申，雨水降落到樹木上結成冰。這天，太廟四室的神位運到了西郊，太祖到郊外迎接并祭祀，把神位送入太廟供奉，鋪陳供品敬告神靈後離去。壬子，前單州刺史趙鳳被處决，這是因爲被百姓控告的緣故。甲寅，令各道州府縣鎮城内人户，原申請預付蠶繭食鹽後收錢的做法，從今以後一概停止。甲子，鎮州節度使何福進入京朝拜。乙丑，鄴都留守王殷入京朝拜。丙寅，禮儀使上奏説："皇帝到南郊和太廟進行祭祀時，請委晋王郭榮爲第二獻祭人，兼代第三次主祭，以此進行祭祀。"太祖同意了。己巳，左補闕王伸停職，這是因他到亳州清查田土時，憑空攤派的緣故。辛未，鄴都留守、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王殷被剥奪本人所有的官職爵位，長期流放登州，不久在北郊賜予死刑。對他的家人子女，都没追究罪名。癸酉，太祖到崇元殿居處齋戒，是爲了明年正月一日親往南郊舉行祭祀。這時太祖已患病。甲戌，太祖在太廟住宿。乙亥日天剛亮，太祖親自祭祀太廟，由齋戒的宫室坐人力車來到廟庭，穿禮服戴禮帽，讓近臣左右扶持着登上臺階，衹到了一間廟室行禮，低着頭退下

了，其餘各室命晉王率有關人員完成祭祀典禮。這天，太祖前往南郊祭祀場所。

顯德元年春正月丙子朔，帝親祀圜丘，禮畢，詣郊宮受賀。車駕還宮，御明德樓，宣制："大赦天下，改廣順四年爲顯德元年。自正月一日昧爽已前，應犯罪人，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內外將士各優給，文武職官并與加恩，內外命婦并與進封。寺監攝官七周年已上者，同明經出身，今後諸寺監不得以白身署攝。升朝官兩任已上，著綠十五周年與賜緋，著緋十五年與賜紫。州縣官曾經五度參選，雖未及十六考，與授朝散大夫階，年七十已上，授優散官，賜緋。應奉郊廟職掌人員，并與恩澤。今後不得以梁朝及清泰朝爲僞朝僞主，天下帝王陵廟及名臣墳墓無後，官爲檢校"云。宣赦畢，帝御崇元殿受册尊號，禮畢，群臣稱賀。時帝郊祀，御樓受册，有司多略其禮，以帝不豫故也。先是，有占者言："鎮星在氐、房，乃鄭、宋之分，當京師之地；兼氐宿主帝王露寢。若散財以致福，遷幸以避災，庶幾可以驅禳矣。"帝以遷幸煩費，不可輕議，散財可矣，故有郊禋之命。洎歲暮，帝疾增劇，郊廟之禮蓋勉而行之耳。

顯德元年春正月丙子初一，太祖親自登上圓形高臺祭天，儀式結束，到祭祀場所的宮庭接受慶賀。太祖回到宮中，登上明德樓，宣布詔令說："大赦天下罪犯，改廣順四年爲顯德元年。自正月一日拂曉以前，所有犯罪的人，通常赦免罪令不予寬恕的，今一概免除罪名。內外將士分別增加供給，文武職官都予以提高待遇，內外有名號的婦人都予以進升封號。寺監長官在任七周年以上，授予同明經科進士出身的資格，今後各寺監不許用無文憑的人主管。進入朝官班列連任兩屆以上，身着綠色官服達十五周年的賜給緋色官服，着緋色官服達十五年的賜給紫色官服。州縣官曾經五次列入選任範圍，雖然還没到第十六次考核，授予朝散大夫官階，年齡在七十以上，授予待遇優厚的閑官，賜給緋色官服。凡供事南郊祭祀的主管人員，都加以優待。今後不許把梁朝、唐朝視爲僞朝僞君，天下帝王的陵墓廟宇及名臣的墳墓没有後代管理，由官方查核經管。"赦令宣讀完畢，太祖登坐崇元殿接受百官獻尊號，儀式結束，群臣向太祖致賀。當時太祖南郊祭祀、登樓接受册文，有關人員簡化了許多禮節，是因太祖有病的緣故。在這以前，有預測天命的人說："鎮星出現在氐、房兩星宿間，正是對應下界的鄭州、宋州一帶，屬京城所在地區；而且氐宿代表帝王的起居正室。如散錢財而招福氣，遷都而避災禍，大概可以驅除邪氣了。"太祖認爲遷都要花費大量人力財力，不能輕易提上議事日程，散點錢財就可以了，所以有南郊祭天的命令。到這年底，太祖的病情加重，南郊祭祀的典禮也衹是盡力而爲罷了。

戊寅，詔廢鄴都依舊爲天雄軍，大名府在京兆府之下。庚辰，制皇子開封尹、晉王榮可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兼侍中，行開封尹、功德使，判內外兵馬事。襄州安審琦進封陳王；鄆州符彦卿進封衛王，移鎮天雄軍；荆南高保融進封南平王；

戊寅，太祖下詔撤銷鄴都，依舊爲天雄軍，大名府地位定在京兆府之後。庚辰，下詔批准皇子開封尹、晉王郭榮任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兼侍中，行開封尹、功德使，判內外兵馬事。襄州安審琦進封陳王；鄆州符彦卿進封衛王，調任天雄軍節鎮；荆南高保融進封南平王；夏州李彝興進封西平王。甲申，宋州趙暉進封

夏州李彝興進封西平王。甲申，宋州趙暉進封韓國公，青州常思進封萊國公，徐州王晏進封滕國公，鄧州侯章進封申國公，西京武行德進封譙國公，許州郭從義加檢校太師，鳳翔王景進封褒國公，華州孫方諫進封蕭國公。自趙暉已下并加開府儀同三司。乙酉，分命朝臣往諸州開倉，減價出糶，以濟饑民。詔潭州依舊爲大都督府，在朗州、桂州之上。丙戌，以澶州節度使鄭仁誨爲樞密使，加同平章事；鄜州楊信加開府儀同三司，進封杞國公；邠州折從阮加開府儀同三司，改封鄭國公；滄州李暉加檢校太尉；安州李洪義加檢校太師；貝州王饒加檢校太尉；以陳州節度使兼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郭崇爲澶州節度使，加同平章事；以曹州節度使兼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曹英爲鎮州節度使，加同平章事；潭州王逵加特進、兼侍中；河陽劉詞加檢校太尉；河中王彦超加同平章事；以鎮州節度使何福進爲鄆州節度使，加同平章事；潞州李筠加同平章事。戊子，晉州藥元福、滑州白重贊、相州王進、同州張鐸并加檢校太傅；以延州節度使索萬進爲曹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傅；定州留後孫行友、邢州留後田景咸、陝州留後韓通、靈武留後馮繼業并正授節度使。庚寅夜，東北有大星墜，其聲如雷。

壬辰，宰臣馮道加守太師，范質加尚書左僕射，監修國史李穀加右僕射、集賢殿大學士。以端明殿學士、尚書户部侍郎王溥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司徒竇貞固進封沂國公，司空蘇禹珪進封莒國公，并加開府儀同三司。以宣徽南院使、知永興軍府事袁義爲延州節度使；以宣徽北院使兼樞

韓國公，青州常思進封萊國公，徐州王晏進封滕國公，鄧州侯章進封申國公，西京武行德進封譙國公，許州郭從義加授檢校太師，鳳翔王景進封褒國公，華州孫方諫進封蕭國公。自趙暉以下衆官，都加授開府儀同三司。乙酉，分命朝中官員到各州開糧倉，減價賣出糧食，以救濟受災缺食的百姓。詔令潭州依舊爲大都督府，地位在朗州、桂州之上。丙戌，任命澶州節度使鄭仁誨爲樞密使，加授同平章事；鄜州楊信加授開府儀同三司，進封杞國公；邠州折從阮加授開府儀同三司，改封鄭國公；滄州李暉加授檢校太尉；安州李洪義加授檢校太師；貝州王饒加授檢校太尉；任命陳州節度使兼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郭崇爲澶州節度使，加授同平章事；任命曹州節度使兼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曹英爲鎮州節度使，加授同平章事；潭州王逵加授特進、兼侍中；河陽劉詞加授檢校太尉；河中王彦超加授同平章事；任命鎮州節度使何福進爲鄆州節度使，加授同平章事；潞州李筠加授同平章事。戊子，晉州藥元福、滑州白重贊、相州王進、同州張鐸都加授檢校太傅；任命延州節度使索萬進爲曹州節度使，加授檢校太傅；定州留後孫行友、邢州留後田景咸、陝州留後韓通、靈武留後馮繼業都正式任命爲節度使。庚寅夜，東北方空中有大星墜地，聲響如同雷鳴。

壬辰，執政大臣馮道加授守太師，范質加授尚書左僕射，監修國史李穀加授右僕射、集賢殿大學士。任命端明殿學士、尚書户部侍郎王溥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司徒竇貞固進封沂國公，司空蘇禹珪進封莒國公，都加授開府儀同三司。任命宣徽南院使、知永興軍府事袁義爲延州節度使；任命宣徽北院使兼樞密副使王仁鎬爲永興軍節度使；任命前安州節度使王令温爲陳州節度

密副使王仁鎬爲永興軍節度使；以前安州節度使王令温爲陳州節度使；以殿前都指揮使、泗州防禦使李重進爲武信軍節度使、檢校太保，典軍如故；以龍捷左廂都指揮使、睦州防禦使樊愛能爲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洋州節度使，加檢校太保；以虎捷左廂都指揮使、果州防禦使何徽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利州節度使，加檢校太保；以樞密承旨魏仁浦爲樞密副使。是日巳時，帝崩於滋德殿，聖壽五十一。秘不發喪。乙未，遷神柩於萬歲殿，召文武百官班於殿廷，宣遺制："晉王榮可於柩前即皇帝位，服紀月日一如舊制"云。是歲，自正月朔日後，景色昏晦，日月多暈，及嗣君即位之日，天氣晴朗，中外肅然。

帝自郊禋後，其疾乍瘳乍劇，晉王省侍，不離左右。累諭晉王曰："我若不起此疾，汝即速治山陵，不得久留殿内。陵所務從儉素，應緣山陵役力人匠，并須和雇，不計近遠，不得差配百姓。陵寢不須用石柱，費人功，只以磚代之。用瓦棺紙衣。臨入陵之時，召近税户三十家爲陵户，下事前揭開瓦棺，遍視過陵内，切不得傷他人命。勿修下宫，不要守陵宫人，亦不得用石人石獸，只立一石記子，鐫字云：'大周天子臨晏駕，與嗣帝約，緣平生好儉素，只令著瓦棺紙衣葬。'若違此言，陰靈不相助。"又言："朕攻收河府時，見李家十八帝陵園，廣費錢物人力，并遭開發。汝不聞漢文帝儉素，葬在霸陵原，至今見在。如每年寒食無事時，即仰量事差人灑掃，如無人去，只遥祭。兼仰於河府、魏府各葬一副劍甲，澶州葬通天冠、絳紗袍，東京葬一副平天冠、衮龍服。千萬千萬，莫忘朕言。"

使；任命殿前都指揮使、泗州防禦使李重進爲武信軍節度使、檢校太保，如前統率禁軍；任命龍捷左厢都指揮使、睦州防禦使樊愛能爲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洋州節度使，加授檢校太保；任命虎捷左厢都指揮使、果州防禦使何徽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利州節度使，加授檢校太保；任命樞密承旨魏仁浦爲樞密副使。當天的巳時，太祖在滋德殿逝世，終年五十一歲。爲保密没有發布訃告。乙未，把太祖靈柩移到萬歲殿，召文武百官排列在殿庭，宣布太祖的遺詔："晉王郭榮可在靈柩前即皇帝位，喪服、喪期，一概遵照舊有制度。"這年，從正月一日以後，天色昏暗，太陽月亮周圍都有模糊的雲氣遮掩，當新君即位的這天，天氣晴朗，中外人心不亂，秩序井然。

太祖自從南郊祭天後，他的病情時好時壞，晉王探看侍候，不離他身邊。太祖多次指示晉王説："我這病如好不了，你就趕快修建陵墓，不要久停在殿内。陵墓設施力求儉樸，凡因造陵墓差使的匠人民工，都必須出錢雇用，不分遠地近地，不許攤派百姓。陵墓正室不必用石柱，用石柱太費人工，衹用磚代替就行。靈柩用瓦棺，身着紙衣。臨入陵的時候，召附近納税民户三十家爲陵户，下葬前揭開瓦棺，將陵内逐處檢查一遍，千萬不准傷害他人性命。不要修廟宇，不要安排守陵宫人，也不准用石人石獸，衹立一塊記事小石板，上面刻字説：'大周皇帝臨去世時，和繼位皇帝約定，因平生喜歡儉樸，衹讓着紙衣用瓦棺安葬。'如果違背我這一席話，我在天之靈决不助你。"太祖又説："我攻取河府時，見唐朝十八位皇帝的陵園，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全都遭到發掘。你没聽説漢文帝的儉樸嗎，他葬在霸陵平野，到現在都還保存。如每年寒食節無事時，就盼酌情派人灑掃墓地，如無人去，就衹在遠方遥祭。又盼在河府、魏府各葬一副劍甲，澶州葬通天冠、絳紗袍，東京葬一副平天冠、綉龍袍。千萬千萬，不要忘記我的話。"

二月甲子，太常卿田敏上尊謚曰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廟號太祖。

二月甲子，太常卿田敏進呈尊崇太祖的謚號，叫作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廟號叫太祖。

四月乙巳，葬於嵩陵。宰臣李穀撰謚册文，王溥撰哀册文。

四月乙巳，把太祖安葬在嵩陵。執政大臣李穀撰寫了追加謚號的册文，王溥撰寫了哀悼册文。

史臣曰：周太祖昔在初潛，未聞多譽，洎西平蒲阪，北鎮鄴臺，有統御之勞，顯英偉之量。旋屬漢道斯季，天命有歸。總虎旅以蕩神京，不無慚德；攬龍圖而登帝位，遂闡皇風。期月而弊政皆除，逾歲而群情大服，何遷善之如是，蓋應變以無窮者也。所以魯國凶徒，望風而散；并門遺孽，引日偷生。及鼎駕之將升，命瓦棺而薄葬，勤儉之美，終始可稱，雖享國之非長，亦開基之有裕矣。然而二王之誅，議者譏其不能駕馭權豪，傷於猜忍，卜年斯促，抑有由焉。

史臣曰：周太祖在先前没嶄露頭角時，没聽説有什麽聲譽，到平定西部的蒲阪，坐鎮北方的鄴臺，建立了統軍治民的功勞，顯示了出衆超凡的器量。不久，正逢漢朝國運衰微，天命有所歸屬。親率雄師而掃蕩京城，自慚德行有虧；手握神圖而登上帝位，即開美好風氣。僅一月就把弊政全部革除，過一年就使天下人心大服，他怎能像這樣改惡從善，那是他應變無窮的緣故。所以魯國故地的凶徒，望風就四下奔散；并門的殘餘勢力，苟延殘喘地維持。當太祖臨終的時刻，命臣下用瓦棺薄葬，勤儉的美德，自始至終值得稱道，雖然他擁有帝位的時間不長，但作爲開創基業來講已綽綽有餘了。然而處决王峻、王殷，談論這事的人指責他不能駕馭權臣豪士，由於猜忌無情而虧損了自己的德行，在位時間這樣短促，大概也是有緣由的吧。



# 舊五代史卷一百一十四(周書五)

## 本紀第五

### 世宗紀(第一)

世宗睿武孝文皇帝，諱榮，太祖之養子，蓋聖穆皇后之侄也。本姓柴氏，父守禮，太子少保致仕。帝以唐天祐十八年，歲在辛巳，九月二十四日丙午，生於邢州之别墅。年未童冠，因侍聖穆皇后，在太祖左右，時太祖無子，家道淪落，然以帝謹厚，故以庶事委之。帝悉心經度，貲用獲濟，太祖甚憐之，乃養爲己子。漢初，太祖以佐命功爲樞密副使，帝始授左監門衛將軍。二年，太祖鎮鄴，改天雄軍牙内都指揮使，領貴州刺史、檢校右僕射。三年冬，太祖入平内難，留帝守鄴城。

廣順元年正月，太祖踐祚，帝懇求入覲，忽夢至河而不得渡，尋授澶州節度使、檢校太保，封太原郡侯。帝在鎮，爲政清肅，盗不犯境。先是，澶之里街湫隘，公署毁圮，帝即廣其街肆，增其廨宇，吏民賴之。二年正月，兗州慕容彦超反，帝累表請征行，太祖嘉之。及曹英等東討，數月無功，太祖欲親征，召群臣議其事。宰臣馮道奏以方當盛夏，車駕不宜衝冒。太祖曰："寇不可玩，如朕不可行，當使澶州兒子擊賊，方辦吾事。"時樞密王峻意不欲帝將兵，故太祖親征。六月，兗州平。十二月，

世宗睿武孝文皇帝，名榮，是太祖的養子，也是聖穆皇后的侄兒。本姓柴，父親名守禮，以太子少保退休。世宗於唐天祐十八年即辛巳年的九月二十四日丙午，出生在邢州的别墅。世宗還没成年，因侍奉聖穆皇后，在太祖身邊，當時太祖没有兒子，家道淪落，但因世宗恭順樸實，所以把各種事務都交付給他。世宗盡心竭力地安排計劃，物品經費得以足用，太祖十分疼愛他，就收養爲自己的兒子。漢朝初年，太祖因有助君立業的功勞任樞密副使，世宗開始步入仕途，任左監門衛將軍。二年，太祖出鎮鄴城，世宗改任天雄軍牙内都指揮使，領貴州刺史、檢校右僕射。三年冬，太祖進京平息内部動亂，留世宗守衛鄴城。

廣順元年正月，太祖登帝位，世宗懇求入京朝見，忽有一天夢見自己到達黄河邊却無法渡過，不久他就被授予澶州節度使、檢校太保，封太原郡侯。世宗在軍鎮，爲政清明嚴肅，盗賊都不侵犯他的轄境。先前，澶州的房屋街道低矮狹窄，官府衙門破損嚴重，世宗即擴建街市，增修官舍，官吏百姓都獲得利益。二年正月，兗州慕容彦超造反，世宗多次上表請求出征，太祖很贊賞。當曹英等東征，一連幾個月都無建樹，太祖打算親征，召群臣討論這件事。執政大臣馮道上奏，認爲正當盛夏季節，皇帝不適合頂烈日、冒酷暑出征。太祖説："對敵人不可輕視，如我不能親往，應派我澶州的兒子殺敵，纔能辦好我的大事。"當時樞密使王峻心中不想讓世宗統領

加檢校太傅、同平章事。三年正月，帝入覲。三月，授開封尹兼功德使，封晉王。

顯德元年正月庚辰，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兼侍中，依前開封尹兼功德使，判内外兵馬事。時太祖寢疾彌留，士庶憂沮，及聞帝總内外兵柄，咸以爲愜。壬辰，太祖崩，秘不發喪。丙申，内出太祖遺制："晉王榮可於柩前即位。"群臣奉帝即皇帝位。庚子，宰臣馮道率百僚上表請聽政，凡三上。壬寅，帝見群臣於萬歲殿門之東廡下。

二月庚戌，潞州奏，河東劉崇與契丹大將軍楊衮，舉兵南指。壬戌，宰臣馮道率百僚上表，請御殿，凡三上，允之。丁卯，以中書令馮道充山陵使，太常卿田敏充禮儀使，兵部尚書張昭充鹵簿使，御史中丞張煦充儀仗使，開封少尹、權判府事王敏充橋道使。河東賊將張暉率前鋒自團柏谷入寇，帝召群臣議親征。宰臣馮道等奏，以劉崇自平陽奔遁之後，勢弱氣奪，未有復振之理，竊慮聲言自來，以誤於我。陛下纂嗣之初，先帝山陵有日，人心易摇，不宜輕舉，命將禦寇，深以爲便。帝曰："劉崇幸我大喪，聞我新立，自謂良便，必發狂謀，謂天下可取，謂神器可圖，此際必來，斷無疑耳!"馮道等以帝鋭於親征，因固諍之。帝曰："昔唐太宗之創業，靡不親征，朕何憚焉。"道曰："陛下未可便學太宗。"帝又曰："劉崇烏合之衆，苟遇王師，必如山壓卵耳。"道曰："不知陛下作得山否?"帝不悦而罷。詔諸道募山林亡命之徒有勇力者，送於闕下，仍目之爲强人。帝以趫捷勇猛之士，多出

兵馬，所以太祖就親自出征。六月，平定兗州。十二月，世宗加授檢校太傅、同平章事。三年正月，世宗入京朝見。三月，授予開封尹兼功德使，封晉王。

顯德元年正月庚辰，加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兼侍中，依前爲開封尹兼功德使，判内外兵馬事。當時太祖病重垂危，官民憂心喪氣，當得知世宗總領内外兵權，都感到欣慰。壬辰，太祖去世，爲保密没有發喪。丙申，由内宫傳出太祖的遺詔："晉王柴榮可在靈柩前即位。"群臣擁戴世宗即皇帝位。庚子，執政大臣馮道率百官上表請世宗聽政，共三次進呈表章。壬寅，世宗在萬歲殿門東的廊房下會見群臣。

二月庚戌，潞州報告，河東劉崇和契丹大將軍楊衮揮師南下。壬戌，執政大臣馮道率百官上表，請世宗上殿聽政，共三次上表，世宗同意了。丁卯，委任中書令馮道任山陵使，太常卿田敏任禮儀使，兵部尚書張昭任鹵簿使，御史中丞張煦任儀仗使，開封少尹、權判府事王敏任橋道使。河東敵軍大將張暉率先頭部隊由團柏谷入侵，世宗召集群臣商議親征。執政大臣馮道等上奏，認爲劉崇自平陽敗逃後，勢力减弱，鬥志喪失，没有重新振作的條件，我們私下估計他是聲言親自來攻，用以蒙騙我們。陛下剛剛繼位，先皇帝的安葬就在近期，人心容易動摇，不應輕舉妄動，任命大將抵禦敵人，最爲適當。世宗説："劉崇慶幸我國喪君，得知我剛剛登位，自以爲是好機會，必作狂妄的打算，認爲可奪取天下，認爲可吞并我國家，此次必定前來，絶無可疑!"馮道等因世宗决意親征，於是堅持直言規勸。世宗説:"前代的唐太宗創業,無不親征，我又怕什麼呢。"馮道説："陛下不可就學唐太宗。"世宗又説："劉崇手下的烏合之衆，假如遇到我國兵馬，必如大山壓卵一般。"馮道説："不知陛下能不能作山?"世宗不高興地中止了會議。世宗下詔令各道招募山林亡命之徒中勇猛的人，送往京城，并將他們視作强人。世宗認爲矯健勇猛的將士，大多出自群盜中，所以命各地招納，有響應

於群盜中，故令所在招納，有應命者，即貸其罪，以禁衛處之，至有朝行殺奪，暮升軍籍，讎人遇之，不敢仰視。帝意亦患之，其後頗有不獲宥者。

號召的人，就寬免他們的罪名，安排他們到禁衛軍中，以致有人早上殺人搶劫，傍晚列入軍籍，仇人遇見，不敢仰視。世宗心中也認爲這是一個弊病，後來多有不獲寬免的人。

三月丁丑，潞州奏，河東劉崇入寇，兵馬監押穆令均部下兵士爲賊軍所襲，官軍不利。詔天雄軍節度使符彦卿領兵自磁州固鎮路赴潞州，以澶州節度使郭崇副之。詔河中節度使王彦超領兵取晋州路東向邀擊，以陜府節度使韓通爲副。命宣徽使向訓、馬軍都指揮使樊愛能、步軍都指揮使何徽、滑州節度使白重贊、鄭州防禦使史彦超、前耀州團練使符彦能等，領兵先赴澤州。辛巳，制："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諸貶降責授官，量與升陟敘用，應配流徒役人，并放逐便。諸道州府所欠去年夏秋租税并放。内外見任文武職官并與加恩，父母在者并與恩澤，亡没者與封贈，其母妻未敘者，特與敘封"云。前涇州節度使史懿卒。

三月丁丑，潞州報告，河東劉崇入侵，兵馬監押穆令均部下兵士遭到敵軍襲擊，官軍失利。世宗令天雄軍節度使符彦卿率軍取道磁州固鎮前往潞州，任命澶州節度使郭崇作他的副手。令河中節度使王彦超率軍取道晋州向東攔截，任命陜府節度使韓通作他的副手。命宣徽使向訓、馬軍都指揮使樊愛能、步軍都指揮使何徽、滑州節度使白重贊、鄭州防禦使史彦超、前耀州團練使符彦能等，率軍先往澤州。辛巳，下詔説："大赦天下罪人，通常赦免罪令所不寬恕的，一概免除罪名，各罷職降任及斥往邊遠的官員，予以酌情升任和安排使用，凡判處流放勞役的人，一概釋放，去向隨意。各道州府所欠收的去年夏秋租税都免去。内外現任文武職官都予以增加待遇。父母在世的都給予恩惠，去世的予以封贈官號，他們的母親妻子没有受封的，特授予不同封號。"前涇州節度使史懿去世。

癸未，詔以劉崇入寇，車駕取今月十一日親征。甲申，以樞密使鄭仁誨爲東京留守。乙酉，車駕發京師。壬辰，至澤州。癸巳，王師與河東劉崇、契丹楊衮大戰於高平，賊軍敗績。初，車駕行次河陽，聞劉崇自潞而南，即倍程而進。是月十八日，至澤州，既晡，帝御戎服，觀兵於東北郊，距州十五里，夜宿於村舍。十九日，前鋒與賊軍相遇，賊陣於高平縣南之高原。有賊中來者，云："劉崇自將騎三萬，并契丹萬餘騎，嚴陣以待官軍。"帝促兵以擊之，崇東西列陣，頗亦嚴整。乃令侍衛馬步軍都虞候李重進、滑州節度使白重贊將左，居陣之西廂；侍衛馬軍都指揮使

癸未，頒布詔令説，因劉崇入侵，皇帝定於今月十一日親征。甲申，任命樞密使鄭仁誨爲東京留守。乙酉，世宗從京城出發。壬辰，抵達澤州。癸巳，朝廷的兵馬在高平和河東劉崇、契丹楊衮大戰，敵軍潰敗。先前，世宗抵達河陽，得知劉崇由潞州南下，就以加倍的速度向前推進。這月十八日，抵達澤州，傍晚時分，世宗身着軍裝，到東北郊檢閲部隊，這裏距州城十五里，晚上在村舍住宿。十九日，先頭部隊和敵軍相遇，敵軍在高平縣南的高地列陣。有從敵軍中來的人説："劉崇親自率領三萬騎兵，連同一萬多名契丹騎兵，嚴陣以待官軍。"世宗催促部隊進攻，劉崇按東西方向布列陣勢，陣勢也很嚴整。世宗於是令侍衛馬步軍都虞候李重進、滑州節度使白重贊率領左軍，在陣地的西部；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樊愛能、步軍都指揮使何徽率領右

樊愛能、步軍都指揮使何徽將右，居陣之東廂；宣徽使向訓、鄭州防禦使史彦超，以精騎當其中；殿前都指揮使張永德以禁兵衛蹕。帝介馬觀戰。兩軍交鋒，未幾，樊愛能、何徽望賊而遁，東廂騎軍亂，步軍解甲投賊，帝乃自率親騎，臨陣督戰。今上馳騎於陣前，先犯其鋒，戰士皆奮命争先，賊軍大敗。日暮，賊萬餘人阻澗而陣。會劉詞領兵至，與大軍迫之，賊軍又潰，臨陣斬賊大將張暉及僞樞密使王延嗣。諸將分兵追襲，僵尸棄甲，填滿山谷。初夜，官軍至高平，降賊軍數千人，所獲輜重、兵器、駝馬、僞乘輿器服等不可勝紀。其夕，殺降軍二千餘人，我軍之降敵者亦皆就戮。初，兩軍之未整也，風自東北起，不便於我，及與賊軍相遇，風勢陡迴，人情相悦。戰之前夕，有大星如日，流行數丈，墜於賊營之上。及戰，北人望見官軍之上，有雲氣如龍虎之狀，則天之助順，亶其然乎！是日，危急之勢，頃刻莫保，賴帝英武果敢，親臨寇敵，不然則社稷幾若綴旒矣。是夕，帝宿於野次。甲午，次高平縣。詔賜河東降軍二千餘人各絹二匹，并給其衣裝，鄉兵各給絹一匹，放還本部。是日大雨。戊戌，車駕至潞州。河南府上言，前青州節度使常思卒。

己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夔州節度使樊愛能，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壽州節度使何徽等并諸將校七十餘人，并伏誅。高平之役，兩軍既成列，賊騎來挑戰，愛能望風而退，何徽以徒兵陣於後，爲奔騎所突，即時潰亂，二將南走。帝遣近臣宣諭止遏，莫肯從命，皆揚言曰："官軍大敗，餘衆已解甲矣。"至暮，以官軍

軍，在陣地的東部；宣徽使向訓、鄭州防禦使史彦超，率精鋭騎兵對着敵陣的中部；殿前都指揮使張永德率禁衛軍保護世宗。世宗騎着披甲的戰馬觀戰。兩軍交鋒不久，樊愛能、何徽望見敵人就逃走，東部的騎兵大亂，步兵解除武裝投敵，世宗就自率親信騎兵，臨陣督戰。今皇帝趙匡胤由陣前驅馬衝出，率先衝擊敵軍，戰士們個個豁出性命，奮勇争先，敵軍大敗。傍晚，敵軍一萬多人隔着溪水布陣。正好劉詞率軍到達，和大軍一起逼攻敵陣，敵軍又潰敗，臨陣擊斃敵軍大將張暉及僞樞密使王延嗣。衆將分兵追擊，敵兵的尸體及丢棄的武器填滿了山谷。剛入夜，官軍抵達高平，降服敵軍數千人，所繳獲的輜重、兵器、駝馬、僞國主的車乘器具服飾等難以數計。這晚，殺死降軍兩千多人，我軍降敵的將士也都正法。先前，在雙方軍隊都没安頓好的時候，風從東北方颳起，對我軍不利，當和敵軍相遇時，風勢突然反向，人人都爲這感到高興。戰前一天的晚上，有大如太陽的星，在空中飛行數丈，由敵營的上面墜了下來。當雙方交戰時，北來的人望見官軍的上空有如同龍虎形狀的雲氣，這樣看來上天扶持正道的説法，的確是可信的吧！這天，形勢危急到了不可維持片刻的程度，全靠世宗英武果敢，親臨戰場，不然國家差點就會像旗幟上的裝飾物，任人牽制了。這晚，世宗在野外過夜。甲午，抵達高平縣。世宗下令賜給兩千多名河東降兵每人兩匹絹，同時給予衣服行裝，鄉兵各給絹一匹，放回本地。這天下了大雨。戊戌，世宗到達潞州。河南府報告説，前青州節度使常思去世。

己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夔州節度使樊愛能，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壽州節度使何徽等及各軍大小頭目七十多人都被處死。高平一戰，兩軍剛布好陣勢，敵人騎兵前來挑戰，愛能望風退却，何徽率步兵排列在後，遭到奔逃騎兵的衝撞，立刻潰亂，二將向南逃走。世宗派近臣傳話制止，没有人肯服從命令，他們都散布謊言説："官軍大敗，其餘的人已解除武裝了。"到傍晚，因官軍獲得勝利，纔慢慢回歸。世宗到達潞州，

克捷，方稍稍而迴。帝至潞州，録其奔遁者，自軍使以上及監押使臣并斬之，由是驕將墮兵，無不知懼。帝以何徽有平陽守禦之功，欲貸其罪，竟不可，與愛能俱殺之，皆給槥車歸葬。

拘捕逃跑的人，自軍使以上及監押使臣都處決，從此驕横的將領、懈怠的士兵，無不心懷戒懼。世宗因何徽有守衛平陽的功勞，本想免去他的罪名，終究行不通，就將他和愛能一起殺掉，都給靈車送回故鄉安葬。

庚子，以侍衛馬步都虞候李重進爲許州節度使，以宣徽南院使向訓爲滑州節度使，以殿前都指揮使張永德爲武信軍節度使，職并如故。以滑州節度使白重贊爲鄜州節度使，以鄭州防禦使史彦超爲華州節度使，賞高平之功也。以晉州節度使藥元福爲同州節度使，以宣徽北院使楊廷璋爲晉州節度使，以同州節度使張鐸爲彰義軍節度使，以客省使吴延祚爲宣徽北院使，以龍捷左厢都指揮使李千爲蔡州防禦使，以龍捷右厢都指揮使田中爲密州防禦使，以虎捷右厢都指揮使張順爲登州防禦使，以龍捷左第二軍都指揮使孫延進爲鄭州防禦使，以前耀州團練使符彦能爲澤州防禦使，以散員都指揮使李繼勳爲殿前都虞候，以殿前都虞候韓令坤爲龍捷左厢都指揮使，以鐵騎第一軍都指揮使趙弘殷爲龍捷右厢都指揮使，以散員都指揮使慕容延釗爲虎捷左厢都指揮使，以控鶴第一軍都指揮使趙鼎爲虎捷右厢都指揮使，并遥授團練使，其餘改轉有差。壬寅，以天雄軍節度使、衛王符彦卿爲河東行營都部署，知太原行府事；以澶州節度使郭崇爲行營副部署；以宣徽南院使向訓爲行營兵馬都監；以侍衛都虞候李重進爲行營都虞候。以華州節度使史彦超爲先鋒都指揮使，領步騎二萬，進討河東。詔河中節度使王彦超、陝府節度使韓通，率兵自陰地關討賊。以河陽節度使劉詞爲隨駕都部署，以鄜州節度使白重

庚子，任命侍衛馬步都虞候李重進爲許州節度使，任命宣徽南院使向訓爲滑州節度使，任命殿前都指揮使張永德爲武信軍節度使，都保留原任職務。任命滑州節度使白重贊爲鄜州節度使，任命鄭州防禦使史彦超爲華州節度使，這是作爲獎賞他們高平的戰功。任命晉州節度使藥元福爲同州節度使，任命宣徽北院使楊廷璋爲晉州節度使，任命同州節度使張鐸爲彰義軍節度使，任命客省使吴延祚爲宣徽北院使，任命龍捷左厢都指揮使李千爲蔡州防禦使，任命龍捷右厢都指揮使田中爲密州防禦使，任命虎捷右厢都指揮使張順爲登州防禦使，任命龍捷左第二軍都指揮使孫延進爲鄭州防禦使，任命前耀州團練使符彦能爲澤州防禦使，任命散員都指揮使李繼勳爲殿前都虞候，任命殿前都虞候韓令坤爲龍捷左厢都指揮使，任命鐵騎第一軍都指揮使趙弘殷爲龍捷右厢都指揮使，任命散員都指揮使慕容延釗爲虎捷左厢都指揮使，任命控鶴第一軍都指揮使趙鼎爲虎捷右厢都指揮使，都遥授團練使，其餘官員也分别改官調動。壬寅，任命天雄軍節度使、衛王符彦卿爲河東行營都部署，知太原行府事；任命澶州節度使郭崇爲行營副部署；任命宣徽南院使向訓爲行營兵馬都監；任命侍衛都虞候李重進爲行營都虞候。任命華州節度使史彦超爲先鋒都指揮使，率領步兵騎兵兩萬人，進攻河東。詔令河中節度使王彦超、陝府節度使韓通，率軍由陰地關進攻敵軍。任命河陽節度使劉詞爲隨駕都部署，任命鄜州節度使白重贊爲隨駕副部署。

贊爲隨駕副部署。

夏四月乙巳，太祖靈駕發東京。乙卯，葬於嵩陵。河中節度使王彥超奏，僞汾州防禦使董希顔以城歸順。丙辰，僞遼州刺史張漢超以城歸順。丁巳，幸柏谷寺。遣右僕射、平章事、判三司李穀赴河東城下，計度軍儲。詔河東城下諸將，招撫户口，禁止侵掠，只令徵納當年租税，及募民入粟五百斛、草五百圍者賜出身，千斛、千圍者授州縣官。辛酉，符彥卿奏，嵐、憲二州歸順。壬戌，制立衛國夫人符氏爲皇后，仍令有司擇日備禮册命。王彥超奏，收下石州，獲僞刺史安彥進。癸亥，僞沁州刺史李廷誨以城歸順。甲子，皇妹壽安公主張氏進封晋國長公主。乙丑，東京奏，太師、中書令馮道薨。丙寅，太祖皇帝神主祔於太廟。庚午，曲赦潞州見禁罪人，除死罪外并釋放。是日，車駕發潞州，親征劉崇。癸酉，忻州僞監軍李勍殺其刺史趙臯及契丹大將楊耨姑，以城歸順。詔授李勍忻州刺史。

夏四月乙巳，太祖的靈車由東京出發。乙卯，把太祖安葬在嵩陵。河中節度使王彥超報告，僞汾州防禦使董希顔獻城歸順。丙辰，僞遼州刺史張漢超獻城歸順。丁巳，世宗親臨柏谷寺。派遣右僕射、平章事、判三司李穀前往河東城下，籌劃軍需儲備。下令河東城下衆將，招撫民衆，禁止騷擾搶劫，衹令收納當年租税，并招募民衆出糧草，凡交納粟五百斛、草五百圍的人賜予官職，千斛、千圍的人授予州縣官。辛酉，符彥卿上奏説，嵐、憲二州歸順。壬戌，下詔立衛國夫人符氏爲皇后，并詔令有關官署選擇時日，舉行儀式册命。王彥超報告，攻克石州，活捉僞刺史安彥進。癸亥，僞沁州刺史李延誨獻城歸順。甲子，皇妹壽安公主張氏進封爲晋國長公主。乙丑，東京報告，太師、中書令馮道去世。丙寅，將太祖皇帝的神位附置在太廟。庚午，特免潞州在押囚犯，除死罪外全部釋放。這天，世宗由潞州出發，親征劉崇。癸酉，忻州僞監軍李勍殺刺史趙臯及契丹大將楊耨姑，獻城歸順。世宗下詔任命李勍爲忻州刺史。

五月乙亥，以尚書右丞邊歸讜守本官，充樞密直學士；以尚書户部侍郎陶穀守本官，充翰林學士。丙子，車駕至太原城下。是日，僞代州防禦使鄭處謙以城歸順。丁丑，觀兵於太原城下，帝親自慰勉，錫賚有差。升代州爲節鎮，以静塞軍爲額，以鄭處謙爲節度使。戊寅，斬僞命石州刺史安彥進於太原城下，以其拒王師也。庚辰，以前中武軍節度使郭從義爲天平軍節度使。遣符彥卿、郭從義、向訓、白重贊、史彥超等，率步騎萬餘赴忻州。是夜大風，發屋拔樹。壬午，以宰臣李穀判太原行府事。辛丑，升府州爲節鎮，以永安軍爲軍

五月乙亥，任命尚書右丞邊歸讜守本官，充樞密直學士；任命尚書户部侍郎陶穀守本官，充翰林學士。丙子，世宗抵達太原城下。這天，僞代州防禦使鄭處謙獻城歸順。丁丑，在太原城下顯示兵威，世宗親自慰勞勉勵將士，給予不等的賞賜。把代州升爲節度使級的軍鎮，以静塞軍爲名號，任命鄭處謙爲節度使。戊寅，在太原城下處死僞石州刺史安彥進，這是因他抗拒朝廷的軍隊。庚辰，任命前中武軍節度使郭從義爲天平軍節度使。派遣符彥卿、郭從義、向訓、白重贊、史彥超等，率領步兵騎兵一萬多人奔赴忻州。這夜起大風，吹垮房屋，颳倒樹木。壬午，任命執政大臣李穀判太原行府事。辛丑，把府州升爲節度使級軍鎮，以永安軍爲名號，任命本州防禦使折德扆爲節度使。

額，以本州防禦使折德扆爲節度使。

六月癸卯朔，詔班師，車駕發離太原。時大集兵賦，及徵山東、懷、孟、蒲、陝丁夫數萬，急攻其城，旦夕之間，期於必取。會大雨時行，軍士勞苦，復以忻口之師不振，帝遂决旋師之意。指麾之間，頗傷匆遽，部伍紛亂，無復嚴整，不逞之徒，訛言相恐，隨軍資用，頗有遺失者，賊城之下，糧草數十萬，悉焚棄之。乙巳，車駕至潞州。癸丑，帝發潞州。乙丑，幸新鄭縣。丙寅，帝親拜嵩陵，祭奠而退，賜守陵將吏及近陵户帛有差。庚午，帝至自河東。

秋七月癸酉朔，前河西軍節度使申師厚責授右監門衛率府副率。師厚在凉州歲餘，以所部艱食，蕃情反覆，奏乞入朝，尋留其子爲留後，不俟詔離任，故責之。乙亥，天雄軍節度使、衛王符彦卿進位守太傅，改封魏王；鄆州郭從義加兼中書令；河陽劉詞移鎮永興軍，加兼侍中；潞州李筠加兼侍中；河中王彦超移鎮許州，加兼侍中；許州節度、侍衛都虞候李重進移鎮宋州，加同平章事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以武信軍節度使兼殿前都指揮使張永德爲滑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傅，典軍如故；同州藥元福移鎮陝州，加檢校太尉；鄜州白重贊移鎮河陽，加檢校太尉；陝州韓通移鎮曹州，加檢校太傅。帝即位之初，覃慶於諸侯，是賞從征之功也。丙子，以前禮部侍郎邊光範爲刑部侍郎，權判開封府事。丁丑，天下兵馬元帥、吴越國王錢俶加天下兵馬都元帥；襄州節度使、陳王安審琦加守太尉。戊寅，右散騎常侍張可復卒。以前亳州防禦使李萬金爲鄜州留後。庚辰，幸南莊。辛巳，荆南節

六月癸卯初一，下詔班師，世宗離開太原出發。當時大量聚集兵馬，又徵調山東、懷、孟、蒲、陝各州的壯丁數萬人，急攻太原城，預計在短期内必定攻克。遇上大雨常常下個不停，兵士勞苦，又因忻口的部隊士氣不振，世宗就下了回兵的决心。在指揮進退的過程中，多有倉猝忙亂的失誤，隊伍紛亂，不再嚴整，心懷不滿的人，用謠言恐嚇兵衆，隨軍物資，遺失許多，賊城的外面，有糧草數十萬，全都放棄燒掉。乙巳，世宗到達潞州。癸丑，世宗由潞州出發。乙丑，世宗到達新鄭縣。丙寅，世宗親自拜謁嵩陵，進行祭奠後退下，賜給守陵將吏及近陵人户多少不等的絲織品。庚午，世宗由河東回到京城。

秋七月癸酉初一，前河西軍節度使申師厚受罰降爲右監門衛率府副率。師厚在凉州一年多，因轄境内糧食困難，外族人心反覆無常，上奏請求入朝，隨後留下自己兒子作留後，不等候朝廷的詔令就離任，所以處分他。乙亥，天雄軍節度使、衛王符彦卿進位爲守太傅，改封魏王；鄆州郭從義加授兼中書令；河陽劉詞調任永興軍節鎮，加授兼侍中；潞州李筠加授兼侍中；河中王彦超調任許州節鎮，加授兼侍中；許州節度使、侍衛都虞候李重進調任宋州節鎮，加授同平章事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任命武信軍節度使兼殿前都指揮使張永德爲滑州節度使，加授檢校太傅，依舊掌管禁軍；同州藥元福調任陝州節度使，加授檢校太尉；鄜州白重贊調任河陽節鎮，加授檢校太尉；陝州韓通調任曹州節鎮，加授檢校太傅。這是世宗即位的初年，對各地長官普施恩惠，并作爲獎賞他們隨從征戰的功勞。丙子，任命前禮部侍郎邊光範爲刑部侍郎，權判開封府事。丁丑，天下兵馬元帥、吴越國王錢俶加授天下兵馬都元帥；襄州節度使、陳王安審琦加授守太尉。戊寅，右散騎常侍張可復去世。任命前亳州防禦使李萬金爲鄜州留後。庚辰，世宗前往南莊。辛巳，荆南節度使、南平王高保融加授守中書令；夏州節度使、西平王李彝興加授守太保；西京留守武行德、徐州王晏、

度使、南平王高保融加守中書令；夏州節度使、西平王李彝興加守太保；西京留守武行德、徐州王晏、鄧州侯章，并加兼中書令。癸未，湖南王進逵加兼中書令；天德軍節度使郭勳、邠州折從阮、安州李洪義，并加兼侍中；以前華州節度使孫方諫爲同州節度使，加兼中書令；以前永興軍節度使王仁鎬爲河中節度使，加檢校太尉。乙酉，滄州李暉、貝州王饒、鎮州曹英，并加兼侍中；涇州張鐸、相州王進、延州袁鳷，并加檢校太尉。壬辰，百僚上表，請以九月二十四日誕聖日爲天清節，從之。癸巳，以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范質爲守司徒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弘文館大學士；以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判三司李穀爲守司徒兼門下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以中書侍郎、平章事王溥爲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以樞密院學士、工部侍郎景範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判三司；樞密使、檢校太保、同平章事鄭仁誨加兼侍中；靈武馮繼業、定州孫行友、邢州田景咸，并加檢校太傅；晉州楊廷璋加檢校太保；以太子詹事趙上交爲太子賓客。乙未，以樞密副使、右監門衛大將軍魏仁浦爲樞密使、檢校太保。丙申，以中書舍人、史館修撰、判館事劉温叟爲禮部侍郎，判館如故。丁酉，相州節度使王進卒。

鄧州侯章，都加授兼中書令。癸未，湖南王進逵加授兼中書令；天德軍節度使郭勳、邠州折從阮、安州李洪義，都加授兼侍中；任命前華州節度使孫方諫爲同州節度使，加授兼中書令；任命前永興軍節度使王仁鎬爲河中節度使，加授檢校太尉。乙酉，滄州李暉、貝州王饒、鎮州曹英，都加授兼侍中；涇州張鐸、相州王進、延州袁鳷，都加授檢校太尉。壬辰，百官進呈表章，請以九月二十四日即世宗的生日爲天清節，世宗同意了。癸巳，任命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范質爲守司徒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弘文館大學士；任命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判三司李穀爲守司徒兼門下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任命中書侍郎、平章事王溥爲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任命樞密院學士、工部侍郎景範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判三司；樞密使、檢校太保、同平章事鄭仁誨加授兼侍中；靈武馮繼業、定州孫行友、邢州田景咸，都加授檢校太傅；晉州楊廷璋加授檢校太保；任命太子詹事趙上交爲太子賓客。乙未，任命樞密副使、右監門衛大將軍魏仁浦爲樞密使、檢校太保。丙申，任命中書舍人、史館修撰、判館事劉温叟爲禮部侍郎，判館一職仍舊不變。丁酉，相州節度使王進去世。

八月壬寅朔，以宣徽北院使吴延祚爲右監門衛大將軍充職，以樞密院直學士、尚書右丞邊歸讜爲尚書左丞充職。甲辰，幸南莊，賜從臣射。乙巳，以吏部侍郎顔衎爲工部尚書致仕。丙午，同州節度使孫方諫卒。己

八月壬寅初一，任命宣徽北院使吴延祚爲右監門衛大將軍，充任館閣職務，任命樞密院直學士、尚書右丞邊歸讜爲尚書左丞，充任館閣職務。甲辰，世宗前往南莊，恩准隨從官員在這裏射箭。乙巳，吏部侍郎顔衎以工部尚書退休。丙午，同州節度使孫方諫去世。己酉，前澤州刺史

酉，前澤州刺史李彦崇責授右司禦副率。高平之役，帝與賊軍相遇，即令彦崇領兵守江猪嶺，以遏寇之歸路。彦崇初見王師已却，即時而退，及劉崇兵敗，果由兹嶺而遁，故有是責。壬子，以金州防禦使王暉爲同州留後。癸丑，以吴越國内外都指揮使吴延福爲寧國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從錢俶之請也。以太子少師宋彦筠爲太子太師致仕。甲寅，以兵部郎中兼太常博士尹拙爲國子祭酒。丙辰，皇姑故福慶長公主追封燕國大長公主，李重進之母也。丁巳，以户部郎中致仕景初爲太僕卿致仕，宰臣範之父也。己巳，華州鎮國軍宜停，依舊爲郡。庚午，以給事中劉悦、康澄并爲右散騎常侍。辛未，以左散騎常侍裴巽爲御史中丞，以御史中丞張煦爲兵部侍郎，集賢殿學士、判院事司徒詡爲吏部侍郎，以左散騎常侍薛冲乂爲工部侍郎。

李彦崇受罰降爲右司禦副率。高平一戰中，世宗和敵軍相遇，即命彦崇率兵防守江猪嶺，以便截斷敵人的退路。彦崇剛見到朝廷兵馬開始退却，馬上就撤退了，當劉崇兵敗時，果然由這道山嶺逃走，所以對彦崇有這處分。壬子，任命金州防禦使王暉爲同州留後。癸丑，任命吴越國内外都指揮使吴延福爲寧國軍節度使、檢校太尉，這是根據錢俶的請求。太子少師宋彦筠以太子太師退休。甲寅，任命兵部郎中兼太常博士尹拙爲國子祭酒。丙辰，世宗的姑媽即已故福慶長公主追封爲燕國大長公主，她就是李重進的母親。丁巳，退休的户部郎中景初改用太僕卿職銜退休，他是執政大臣景範的父親。己巳，下令説華州鎮國軍應當撤銷，依舊爲行政州。庚午，任命給事中劉悦、康澄同爲右散騎常侍。辛未，任命左散騎常侍裴巽爲御史中丞，任命御史中丞張煦爲兵部侍郎，任命集賢殿學士、判院事司徒詡爲吏部侍郎，任命左散騎常侍薛冲乂爲工部侍郎。

九月壬申朔，以東京舊宅爲皇建禪院。甲戌，以武安軍節度副使、知潭州軍府事周行逢爲鄂州節度使，知潭州軍府事，加檢校太尉。丙戌，右屯衛將軍薛訓除名，流沙門島，坐監雍兵倉，縱吏卒掊斂也。己亥，以右僕射致仕韓昭裔、左僕射致仕楊凝式并爲太子太保致仕，以太子太傅致仕李肅爲太子太師致仕。辛丑，斬宋州巡檢供奉官、副都知竹奉璘於寧陵縣，坐盗掠商船不捕獲也。

九月壬申初一，利用東京的故居建爲皇建禪院。甲戌，任命武安軍節度副使、知潭州軍府事周行逢爲鄂州節度使，知潭州軍府事，加授檢校太尉。丙戌，右屯衛將軍薛訓被開除官籍，流放沙門島，這是因他掌管雍州的軍用糧倉時，縱容部下搜刮百姓的緣故。己亥，退休的右僕射韓昭裔、左僕射楊凝式均以太子太保職銜退休，退休的太子太傅李肅以太子太師職銜退休。辛丑，在寧陵縣處决宋州巡檢供奉官、副都知竹奉璘，這是因他的轄境内有盗賊搶劫商船却不加以捕捉的緣故。

冬十月甲辰，左羽林大將軍孟漢卿賜死，坐監納厚取耗餘也。丙午，以安州節度使李洪義爲青州節度使，以貝州節度使王饒爲相州節度使，以徐州節度使王晏爲西京留守，以西京留守武行德爲徐州節度使。戊申，以龍捷左廂都指揮使、泗州防禦使韓令

冬十月甲辰，下令處决左羽林大將軍孟漢卿，這是因他在負責税收時額外多徵的緣故。丙午，任命安州節度使李洪義爲青州節度使，任命貝州節度使王饒爲相州節度使，任命徐州節度使王晏爲西京留守，任命西京留守武行德爲徐州節度使。戊申，任命龍捷左廂都指揮使、泗州防禦使韓令坤爲洋州節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

坤爲洋州節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以虎捷右廂都指揮使、永州防禦使李繼勳爲利州節度使，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己酉，太子太保致仕楊凝式卒。詔安、貝二州依舊爲防禦州，其軍額并停。壬子，以今上爲永州防禦使，依前殿前都虞候。戊午，監修國史李穀等上言曰："竊以自古王者，咸建史官。君臣獻替之謀，皆須備載；家國安危之道，得以直書。歷代已來，其名不一。人君言動，則起居注創於累朝；輔相經綸，則時政記興於前代。然後采其事實，編作史書。蓋緣聞見之間，須有來處；記録之際，得以審詳。今之左右起居郎，即古之左右史也。唐文宗朝，命其官執筆，立於殿階螭頭之下，以紀政事。後則明宗朝，命端明殿及樞密直學士，皆輪修日歷，旋送史官，以備纂修。及近朝，此事皆廢，史官唯憑百司報狀，館司但取兩省制書，此外雖有訪聞，例非端的。伏自先皇帝創開昌運，及皇帝陛下纘嗣丕基，其聖德武功，神謀睿略，皆係萬幾宥密，丹禁深嚴，非外臣之所知，豈庶僚之可訪。此後欲望以咨詢之事，裁制之規，別命近臣，旋具抄録，每當修撰日歷，即令封付史臣，庶國事無漏略之文，職業免疏遺之咎。"從之。因命樞密直學士，起今後於樞密使處，逐月抄録事件，送付史館。己未，供奉官郝光庭棄市，坐在葉縣巡檢日，挾私斷殺平人也。是日大閲，帝親臨之。帝自高平之役，睹諸軍未甚嚴整，遂有退却。至是命今上一概簡閲，選武藝超絶者，署爲殿前諸班，因是有散員、散指揮使、内殿直、散都頭、鐵騎、控鶴之號。復命總戎者，自龍捷、虎捷以降，一一選之，

任命虎捷右厢都指揮使、永州防禦使李繼勳爲利州節度使，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己酉，退休的太子太保楊凝式去世。詔令安、貝二州依舊爲防禦使級州，兩州的軍號都撤銷。壬子，任命當今皇帝趙匡胤爲永州防禦使，依舊任殿前都虞候。戊午，監修國史李穀等上奏説："我們私下認爲，自古的帝王，都設置史官。君臣興利除弊的議論，都必須一一記載；國家安危存亡的根由，得以如實叙述。歷代以來，名目不一。記録君主的言語行動，即有創始於歷朝的起居注；編排宰相的大策宏論，即有新創於前代的時政記。然後采用記録的事實，編寫正式的史書。這是因爲涉及言行範圍，需有依據出處；編纂記叙的時候，纔能周密詳實。現今的左右起居郎，就相當於古代的左右史官。在唐代文宗朝，命史官執筆，站在殿前雕飾龍頭的臺階下，以便記録政事。後來在明宗朝，命端明殿及樞密直學士，都輪流編寫記録每天要事的日曆，隨即送交史官，以供修史采用。到了近代，這些事都停罷了，史官衹憑藉各部門的申報文件，史館人員僅取用中書門下兩省的詔令文書，此外雖有一些調查訪問，通常不是確實可信的。我們設想自從先皇帝開創昌盛的國運，以及皇帝陛下繼承宏大的基業，其中至高的德行，卓著的軍功，神奇的計謀，英明的策略，都是有關絶密的事宜，出自深嚴的宫中，不是外廷官員所能瞭解的，哪能由一般官員訪查到。盼望今後能把咨詢的事件，裁决的法規，更派親近臣下，隨即一一抄録，每當修撰日曆，就令封交史臣，使國事無漏略的文字，史官免疏漏的過失。"世宗同意了。於是命樞密直學士，從今後在樞密使處，按月抄録記事文件，送交史館。己未，處决供奉官郝光庭，這是因他在葉縣巡察時，挾私情判處平民死刑的緣故。這天舉行了大規模閲兵，世宗親臨觀看。世宗自從在高平一戰，眼見衆軍不很嚴整，輕易就退却。到這時命今皇帝趙匡胤一概進行考察，挑選武藝高超的人，安排到殿前諸班，於是有了散員、散指揮使、内殿直、散都頭、鐵騎、控鶴的名號。又命對統領兵馬的武將，自龍捷、虎捷以下，一一進

老弱羸小者去之，諸軍士伍，無不精當。由是兵甲之盛，近代無比，且減冗食之費焉。

十一月戊寅，以太子賓客石光贊爲兵部尚書致仕。壬午，鎮州節度使曹英卒。乙酉，以澶州節度使郭崇爲鎮州節度使。乙未，以荆南節度副使、歸州刺史高保勗爲寧江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充荆南節度行軍司馬。戊戌，詔宰臣李穀監築河堤。先是，鄆州界河决，數州之地，洪流爲患，故命穀治之，役丁夫六萬人，三十日而罷。

十二月己酉，太子太師侯益以本官致仕。

行挑選，老弱瘦小的人就淘汰掉，各軍士兵，無不勇猛善戰。因此兵力的强盛，近代無比，并且減少了閑散人員的食用經費。

十一月戊寅，太子賓客石光贊以兵部尚書職銜退休。壬午，鎮州節度使曹英去世。乙酉，任命澶州節度使郭崇爲鎮州節度使。乙未，任命荆南節度副使、歸州刺史高保勗爲寧江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充荆南節度行軍司馬。戊戌，令執政大臣李穀監築黄河堤岸。在這以前。鄆州境内黄河決口，數州區域内，洪水成災，所以命李穀治理，差使民工六萬人，三十天就結束了。

十二月己酉，太子太師侯益以現任官退休。

# 舊五代史卷一百一十五(周書六)

## 本紀第六

### 世宗紀(第二)

顯德二年春正月辛未朔，帝不受朝賀。辛卯，詔："在朝文班，各舉堪爲令録者一人，雖姻族近親，亦無妨嫌。授官之日，各署舉主姓名，若在官貪濁不任，懦弱不理，并量事狀重輕，連坐舉主。"乙未，詔："應逃户莊田，并許人請射承佃，供納税租。如三周年内本户來歸者，其桑田不計荒熟，并交還一半；五周年内歸業者，三分交還一分；五周年外歸業者，其莊田除本户墳塋外，不在交付之限。其近北地諸州，應有陷蕃人户，自蕃界來歸業者，五周年内來者，三分交還二分；十周年内來者，交還一半；十五周年來者，三分交還一分；十五周年外來者，不在交還之限。"

顯德二年春正月辛未初一，世宗没有接受朝賀。辛卯，下詔説："在朝文職官員，各推薦勝任縣令、録事參軍的人一名，即使是姻族近親，也没有關係。授官的那天，分别簽署推薦人姓名，如在位貪污不稱職，懦弱不幹事，都要根據情節輕重，連同推薦人一并處治。"乙未，下詔説："凡逃亡人户的莊田，都允許他人申請指認租種，交納租税。如三周年内本户人返回，該户所有的桑田不論是荒地還是熟地，都交還一半；五周年内返鄉的，交還三分之一；五周年以後返鄉的，他們的莊田除了本家的墳地外，其餘不在交還範圍。其中靠近北邊的各州，凡有陷落外族的人户，由外族境内返鄉的，五周年内回來的交還三分之二；十周年内回來的交還一半；十五周年回來的交還三分之一；十五周年以後回來的，不在交還的範圍内。"

二月戊申，遣使赴西京，賜太子太師致仕侯益、白文珂、宋彦筠等茶藥錢帛各有差，仍降詔存問。壬戌，詔曰：

二月戊申，派使者前往西京，賜給退休太子太師侯益、白文珂、宋彦筠等人多少不等的茶藥錢帛，并下詔慰問。壬戌，下詔説：

善操理者不能有全功，善處身者不能無過失，雖堯、舜、禹、湯之上聖，文、武、成、康之至明，尚猶思逆耳之言，求苦口之藥，何况後人之不逮哉！

善於安排管理的人不能收到完美無缺的功效，善於修養身心的人不能避免錯誤，即使是德智超人的堯、舜、禹、湯，英明無比的文、武、成、康，也還謀求不順耳却有益的忠告，尋求苦口良藥，何况比不上他們的後世人呢！

朕承先帝之靈，居至尊之

我托先皇帝的福，居最崇高的帝位，閱

位，涉道猶淺，經事未深，常懼昏蒙，不克負荷。自臨宸極，已過周星，至於刑政取捨之間，國家措置之事，豈能盡是，須有未周，朕猶自知，人豈不察。而在位者未有一人指朕躬之過失，食祿者曾無一言論時政之是非，豈朕之寡昧不足與言耶？豈人之循默未肯盡心邪？豈左右前後有所畏忌邪？豈高卑疏近自生間別邪？

古人云：“君子大言受大祿，小言受小祿。”又云：“官箴王闕。”則是士大夫之有祿位，無不言之人。然則爲人上者，不能感其心而致其言，此朕之過也，得不求骨鯁之辭，詢正直之議，共申裨益，庶洽治平。朕於卿大夫，才不能盡知，面不能盡識，若不采其言而觀其行，審其意而察其忠，則何以見器略之淺深，知任用之當否？若言之不入，罪實在予，苟求之不言，咎將誰執！

應内外文武臣僚，今後或有所見所聞，并許上章論諫。若朕躬之有闕失，得以盡言；時政之有瑕疵，勿宜有隱。方求名實，豈尚虛華，苟或素不工文，但可直書其事，辭有謬誤者，固當捨短，言涉傷忤者，必與留中，所冀盡情，免至多慮。諸有司局公事者，各宜舉職，事有不便者，革之可也，理有可行者，舉之可也，勿務因循，漸成訛謬。臣僚有出使在外迴者，苟或知黎庶之利病，聞官吏之優劣，當具數

歷還淺，見識不深，常恐蒙昧無知，不能擔負重任。自從登上帝位，已經過一周年，至於刑法政令的或取或捨，國家大事的安排處理，哪能全對，一定有不周之處，我本人尚且瞭解，其他人怎能不覺察。但在官位的人没有一個指出我本人的過失，領俸祿的人竟無一言論及時政的是非，難道是我德薄識暗不值得共同商議嗎？難道是人們默守常規不肯盡心嗎？難道是左右前後有所畏懼顧忌嗎？難道是因職位的高低、名分的親疏而自生隔閡嗎？

古人説：“有才德的人提供重大建議就授高官，提供次要建議就授小官。”又説：“百官要對君王的過失進行規勸。”這樣説來，凡是有職位的士大夫，没有不提供意見的人。那麽作爲一個君主，不能使臣下心中感動而發表自己的意見，這是我的過錯，怎能不尋求剛正的言論，聽取正直的建議，相互取長補短，使天下達到安定太平。我對於各級官員，才幹不能完全瞭解，面貌不能全部認識，如不聽取他們的言論而觀察他們的行動，瞭解他們的心意而考察他們的忠誠，那麽怎能看到他們才識的深淺，知道我任用是否適當？如提出意見而不接受，罪過的確在我身上，如徵求意見而不提供，罪責將由誰承擔！

凡内外文武官員，今後如有所見所聞，都允許上奏論述爭辯。如我本人有過失，可以和盤托出；如是時政有差錯，不應有所隱瞞。正求名副其實，哪裏看重虛浮華彩，假如平時不擅長文筆，祇需如實叙述所論之事，文詞有不當的地方，自然會捨去不計，言語涉及傷害抵觸的，定將它留在中書，這樣做是希望大家暢所欲言，避免有重重顧慮。凡在各官署任職的人員，都應認真負責，有不合時宜的事情，即可改革，有可行的辦法，即可推行，不要一味地因循守舊，漸漸鑄成大錯。有出使外地返回的官員，如果瞭解到百姓的利弊，得知官吏的優劣，應

奏，以廣聽聞。班行職位之中，遷除改轉之際，即當考陳力之輕重，較言事之否臧，奉公切直者當議甄升，臨事蓄縮者須期抑退。翰林學士、兩省官，職居侍從，乃論思諫諍之司；御史臺官，任處憲綱，是擊搏糾彈之地；論其職分，尤異群臣，如逐任官内，所獻替啓發彈舉者，至月限滿合遷轉時，宜令中書門下先奏取進止。

詳盡奏報，以便增加我的見聞。對位列朝班中的官員，當升任改授的時刻，就要考核貢獻的大小，比較論事的優劣，奉公行事、言論切直的人將考慮提升，遇事懈怠退縮的人定將降罷。翰林學士、中書門下兩省官員，是處在皇帝身邊的要職，屬於討論國事、規戒得失的部門；御史臺官員，職責在維護法紀，是打擊不法分子、檢舉揭發壞人壞事的機構；就他們的職責範圍而論，比群臣尤其特殊，如先後就任的官員内，凡有興利除弊、創見發揮、檢舉揭發言論的人，到任期月限滿應改授官職時，應令中書門下先向我報告，聽取我的裁決。

三月辛未，以李晏口爲静安軍，其軍南距冀州百里，北距深州三十里，夾胡盧河爲壘。先是，貝、冀之境，密邇戎疆，居常敵騎涉河而南，馳突往來，洞無阻礙，北鄙之地，民不安居。帝乃按圖定策，遣許州節度使王彦超、曹州節度使韓通等領兵他徙，築壘於李晏口，以兵戍守，功未畢，契丹衆尋至，彦超等擊退之。及壘成，頗扼要害，自是敵騎雖至，不敢涉河，邊民稍得耕牧焉。壬辰，尚書禮部貢院進新及第進士李覃等一十六人所試詩賦、文論、策文等。詔曰：“國家設貢舉之司，求英俊之士，務詢文行，方中科名。比聞近年以來，多有濫進，或以年勞而得第，或因媒勢以出身。今歲所放舉人，試令看驗，果見紕繆，須至去留。其李覃、何曮、楊徽之、趙鄰幾等四人，宜放及第。其嚴説、武允成、王汾、閭丘舜卿、任惟吉、周度、張慎徽、王翥、馬文、劉選、程浩然、李震等一十二人，藝學未精，并宜勾落，且令苦學，以俟再來。禮部侍郎劉温叟失於選士，頗屬因循，據其過尤，合行譴謫，尚視寬恕，特與矜容，劉温

三月辛未，在李晏口建置静安軍，該軍南邊距離冀州一百里，北邊距離深州三十里，跨胡盧河兩岸設置營壘。在這以前，貝州、冀州的轄境，緊接外族的邊界，敵人的騎兵常常涉河南下，往來衝撞，穿行無阻，北邊地區，百姓不能安居。於是世宗根據地形圖，決定對策，派許州節度使王彦超、曹州節度使韓通等率兵移防，在李晏口修築營壘，派兵戍守，營壘還没完工，契丹兵馬就趕到了，彦超等擊退了來敵。當營壘建成，基本上控制住要害地帶，從此敵人騎兵即使到來，不敢渡河，邊民多少得以耕作放牧。壬辰，尚書禮部貢院報送新登科的進士李覃等十六人應試的詩賦、文論、策文等。世宗下詔説：“國家設置選舉機構，尋求出類拔萃的人士，必考察文才品行，纔能够榜上題名。最近得知近年以來，多有濫取，有的憑在任年限和勞績而取得進士及第的名義，有的靠攀附權貴而獲得同進士出身的資格。對今年發榜録取的舉人，命官作一嘗試性的審察，果然發現錯亂，必須進行取捨。其中李覃、何曮、楊徽之、趙鄰幾等四人，應録取爲及第進士。其餘嚴説、武允成、王汾、閭丘舜卿、任惟吉、周度、張慎徽、王翥、馬文、劉選、程浩然、李震等十二人，學業不精，都應勾銷，并令刻苦學習，等待下次再考。禮部侍郎劉温叟在選拔人才方面犯有錯誤，原因大致屬於因循守舊，根據他的錯誤，應當進行貶降，又按寬

叟放罪，其將來貢舉公事，仍令所司別具條理以聞。”

夏四月庚戌，以內客省使李彦頵爲延州留後。辛亥，詔：“應自外新除御史，未經朝謝，行過州府，不得受館驛供給及所在公禮。”乙卯，詔於京城四面，别築羅城，期以來春興役。戊午，以翰林學士、給事中竇儀爲禮部侍郎，依前充職；以禮部侍郎劉温叟爲太子詹事。癸亥，以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楊昭儉爲御史中丞。是月，詔翰林學士承旨徐台符已下二十餘人，各撰《爲君難爲臣不易論》、《平邊策》各一首，帝親覽之。

五月辛未，迴鶻遣使貢方物。鳳翔節度使王景上言：“奉詔攻收秦、鳳二州，已於今月一日領軍由大散關路進軍次。”先是，晋末契丹入晋，秦州節度使何建以秦、成、階三州入蜀，蜀人又取鳳州。至是，秦、鳳人户怨蜀之苛政，相次詣闕，乞舉兵收復舊地，乃詔景與宣徽南院使向訓率師以赴焉。甲戌，詔曰：

> 釋氏貞宗，聖人妙道，助世勸善，其利甚優。前代以來，累有條貫，近年已降，頗紊規繩。近覽諸州奏聞，繼有緇徒犯法，蓋無科禁，遂至尤違，私度僧尼，日增猥雜，創修寺院，漸至繁多，鄉村之中，其弊轉甚。漏網背軍之輩，苟剃削以逃刑；行奸爲盗之徒，托住持而隱惡。將隆教法，須辨否臧，宜舉舊章，用革前弊。
>
> 諸道州府縣鎮村坊，應有敕額寺院，一切仍舊，其無敕額者，并仰停廢，所有功德佛像及

恕的做法，特别予以諒解，劉温叟免予處分，有關今後的選舉公事，依例令主管官署另行擬定規則上報。”

夏四月庚戌，任命内客省使李彦頵爲延州留後。辛亥，世宗下詔說：“凡由外任官新任命爲御史，没經過入朝謝恩，路過各州府，不許接受館舍驛站的供給以及所在官府的禮品。”乙卯，下令在京城的四面，另築環城，定於第二年春季動工。戊午，任命翰林學士、給事中竇儀爲禮部侍郎，依前充任學士一職；任命禮部侍郎劉温叟爲太子詹事。癸亥，任命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楊昭儉爲御史中丞。當月，詔令翰林學士承旨徐台符以下二十多人，分别撰寫《爲君難爲臣不易論》、《平邊策》各一篇，世宗親自審閲。

五月辛未，回鶻派使者進貢特産。鳳翔節度使王景上奏説：“奉命收復秦、鳳二州，已於今月一日率軍取道大散關進兵抵達。”當初，在後晋末年，契丹攻入晋，秦州節度使何建把秦、成、階三州納入蜀國版圖，蜀人又攻取了鳳州。到這時，秦、鳳兩州的民衆痛恨蜀國的殘暴統治，先後不斷地來到朝廷，請求興兵收復舊地，於是命王景和宣徽南院使向訓率軍前往。甲戌，世宗下詔説：

> 佛教的正宗，聖人的妙法，輔佐世道，勸人行善，很有好處。由前代以來，一直很有章法，近代以後，規則已很混亂。近來審閲各州報告，不斷發生僧人犯法，這是因爲没有嚴令禁止，於是造成違法犯罪，私度僧尼，人員一天天地增多而混雜，創修寺院，漸漸地形成數額衆多，鄉村之間，這種弊病變得更爲嚴重。犯罪漏網、離軍脱逃的人，隨意剃髮而躲避刑罰；爲非作歹、謀財害命的人，依附住持而隱瞞罪惡。要想興盛教法，必須辨别善惡，應當申明歷來的規則，用以革除先前的弊病。
>
> 各道州府縣鎮村坊，凡有朝廷命名的寺院，一律依舊，其中不屬朝廷命名的，都責令予以取締，所有功德院佛像及僧尼，都移

僧尼，并騰并於合留寺院内安置。天下諸縣城郭内，若無敕額寺院，祇於合停廢寺院内，選功德屋宇最多者，或寺院僧尼各留一所，若無尼住，祇留僧寺院一所。諸軍鎮坊郭及二百户已上者，亦依諸縣例指揮。如邊遠州郡無敕額寺院處，於停廢寺院内僧尼各留兩所。今後并不得創造寺院蘭若。王公戚里諸道節刺已下，今後不得奏請創造寺院及請開置戒壇。男子女子如有志願出家者，并取父母、祖父母處分，已孤者取同居伯叔兄處分，候聽許方得出家。男年十五已上，念得經文一百紙，或讀得經文五百紙，女年十三已上，念得經文七十紙，或讀得經文三百紙者，經本府陳狀乞剃頭，委録事參軍本判官試驗經文。其未剃頭間，須留髮髻，如有私剃頭者，却勒還俗，其本師主决重杖勒還俗，仍配役三年。兩京、大名府、京兆府、青州各處置戒壇，候受戒時，兩京委祠部差官引試，其大名府等三處，祇委本判官、録事參軍引試。如有私受戒者，其本人、師主、臨壇三綱、知事僧尼，并同私剃頭例科罪。應合剃頭受戒人等，逐處聞奏，候敕下，委祠部給付憑由，方得剃頭受戒。應男女有父母、祖父母在，别無兒息侍養，不聽出家。曾有罪犯，遭官司刑責之人，及棄背父母、逃亡奴婢、奸人細作、惡逆徒黨、山林亡命、未獲賊徒、負罪潛竄人等，并不得出家剃頭。如有寺院輒容受者，其本人及師主、三綱、知事僧尼、

并到應保留的寺院内安置。全國各縣縣城内，如無朝廷命名的寺院，衹在應取締的寺院内，選取財産房屋最多的，或者和尚尼姑各留寺院一所，如無尼姑居住，衹留和尚寺院一所。各軍鎮坊郭人户達兩百家以上的，也依照下達到各縣的命令執行。如邊遠州郡没有朝廷命名寺院的地方，在取締的寺院内和尚尼姑各留兩所。今後所有地區都不准新建寺院廟宇。王公外戚各道節度使刺史以下人員，今後不許上奏請求興建寺院及請求開設僧人傳布戒條的高臺。如有志願出家的男子女子，都要聽取父母、祖父母的决定，已是孤兒孤女的聽取同居伯父、叔父、兄長的决定，等得到許可後纔能出家。男子十五歲以上，能背誦經文一百頁，或能讀經文五百頁，女子十三歲以上，能背誦經文七十頁，或能讀經文三百頁的人，向本府呈交狀子請求剃頭，本府委派録事參軍以及本府判官測驗經文。在没剃頭以前，必須留髮髻，如有人私自剃頭，强令還俗，對他的授業主師要判罰重棍責打，强令還俗，并要流放遠方服三年勞役。兩京、大名府、京兆府、青州各處設置傳戒壇，到受戒時，兩京委托祠部派官員召見測試，其餘大名府等三處，衹委派本府判官、録事參軍召見測試。如有人私下受戒，對他本人、師父、掌戒壇的三主持、管事的和尚尼姑，都按私自剃頭的條例判罪。凡符合剃頭受戒條件的人，各地上報朝廷，等候詔令下達，委托祠部發給憑據，纔能剃頭受戒。凡男子女子有父母、祖父母在世，身邊别無兒女供養，不允許出家。曾經犯罪，受到官府處分的人，以及拋棄父母的人、逃亡奴婢、間諜奸細、反叛分子、山林間的亡命徒、漏網的賊夥、帶罪潛逃的人等，都不准出家剃頭。如有寺院擅自收容，對本人及師父、寺院三主持、管事的和尚尼姑、鄰房同住的和尚，望各地逮捕入獄審問，申報朝廷，聽候裁决。

鄰房同住僧，并仰收捉禁勘，申奏取裁。

僧尼俗士，自前多有捨身、燒臂、煉指、釘截手足、帶鈴挂燈諸般毀壞身體，戲弄道具、符禁左道，妄稱變現、還魂坐化、聖水聖燈妖幻之類，皆是聚衆眩惑流俗，今後一切止絶。如有此色人，仰所在嚴斷，遞配邊遠，仍勒歸俗，其所犯罪重者，準格律處分。每年造僧賬兩本，其一本奏聞，一本申祠部，逐年四月十五日後，勒諸縣取索管界寺院僧尼數目申州，州司攢賬，至五月終以前文帳到京，僧尼籍帳内無名者，并勒還俗。其巡禮行脚，出入往來，一切取便。

是歲，諸道供到帳籍，所存寺院凡二千六百九十四所，廢寺院凡三萬三百三十六，僧尼係籍者六萬一千二百人。戊寅，以刑部侍郎邊光範爲户部侍郎，以前御史中丞裴巽爲刑部侍郎。己卯，刑部員外郎陳渥賜死，坐檢齊州臨邑縣民田失實也。渥爲人清苦，臨事有守，以微累而當極刑，時論惜之。戊子，以沙州留後曹元忠爲沙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丙申，禮部侍郎竇儀奏，請廢童子、明經二科及條貫考試次第，從之。

六月己酉，以曹州節度使韓通充西南面行營都虞候。丙辰，以亳州防禦使陳思讓爲邢州留後。庚申，詔："兩京及諸道州府，不得奏薦留守判官、兩使判官、少尹、防禦團練軍事判官，如是隨幕已曾任此職者聽奏。防禦團練刺史州，各置推官一員。"辛酉，廢景州爲定遠軍。癸亥，以前延州節度使袁羲爲滄州節度使，以前

和尚尼姑凡夫俗子，從前多有捨身、燒臂、燒指、釘截手脚、帶鈴挂燈等各種損害身體的做法，玩弄道具、畫符念咒等旁門左道，以及妄稱變化現身、還魂坐化、聖水神燈等荒誕離奇的事情，這些都是合夥迷亂人世習俗，今後要一概杜絶。如有這類人，令各地嚴肅處理，流放邊遠地區，并强令還俗，其中犯罪情節嚴重的，按照法律條例處治。每年編製僧賬兩本，其中一本上報朝廷，另一本申報祠部，每年四月十五日後，督促各縣搜集管轄境内寺院僧人尼姑的數目上報州府，州府彙集成賬目，在五月底以前將文簿送到京城，登記簿上没名的和尚尼姑，都勒令還俗。其中巡游四方、各地禮拜的僧人，出入往來，一概任便。

這年中，各道提交賬册，所存寺院共二千六百九十四所，取締寺院共三萬零三百三十六所，在册的僧人尼姑共六萬一千二百名。戊寅，任命刑部侍郎邊光範爲户部侍郎，任命前御史中丞裴巽爲刑部侍郎。己卯，下令處死刑部員外郎陳渥，這是因他清查齊州臨邑縣民田失實的緣故。陳渥是個安於清貧、刻苦自勵的人，遇事能保持節操，因小小的過失而被判死刑，當時的輿論爲他惋惜。戊子，任命沙州留後曹元忠爲沙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丙申，禮部侍郎竇儀上奏，請求廢除童子、明經兩種科舉項目及編制考試的程序，世宗同意了。

六月己酉，任命曹州節度使韓通充西南面行營都虞候。丙辰，任命亳州防禦使陳思讓爲邢州留後。庚申，世宗下詔説："兩京及各道州府，不許推薦留守判官、兩使判官、少尹、防禦團練軍事判官，如是各軍府中已經擔任過這種職務的官員，纔允許推薦。防禦、團練、刺史州，各置推官一員。"辛酉，撤銷景州而設置定遠軍。癸亥，任命前延州節度使袁羲爲滄州節度使，任命前邢州節度使田景咸爲鄧州節度使。

邢州節度使田景咸爲鄧州節度使。

秋七月丁卯朔，以鳳翔節度使王景兼西南面行營都招討使，以宣徽南院使、鎮安軍節度使向訓兼西南面行營都監。戊辰，太子太傅、魯國公和凝卒。

秋七月丁卯初一，任命鳳翔節度使王景兼西南面行營都招討使，任命宣徽南院使、鎮安軍節度使向訓兼西南面行營都監。戊辰，太子太傅、魯國公和凝去世。

八月癸卯，兵部尚書張昭、太常卿田敏等奏，議减祠祭所用犧牲之數，由是圜丘、方澤及太廟即用太牢，餘皆以羊代之。丁未，中書侍郎、平章事、判三司景範罷判三司，加銀青光禄大夫，依前中書侍郎、平章事，進封開國伯；以樞密院承旨張美權判三司。辛亥，詔："今後應有病患老弱馬，并送同州沙苑監、衛州牧馬監，就彼水草，以盡飲齕之性。"庚子，太子太師致仕趙暉卒。乙丑，詔曰："今後諸處祠祭，應有牲牢、香幣、饌料、供具等，仰委本司官吏躬親檢校，務在精至。行事儀式，依附《禮經》，大祠祭合用樂者，仍須祀前教習。凡關祀事，宜令太常博士及監察御史用心點檢，稍或因循，必行朝典。"

八月癸卯，兵部尚書張昭、太常卿田敏等上奏，建議減少祠廟祭祀時所用牲口的數量，於是圜丘、方澤及太廟祭祀就用牛，其餘場所都用羊代替。丁未，中書侍郎、平章事、判三司景範解除判三司一職，加授銀青光禄大夫，依舊任中書侍郎、平章事，晋封開國伯；任命樞密院承旨張美權判三司。辛亥，世宗下詔説："今後凡有病患老弱的馬，都送到同州沙苑監、衛州牧馬監，利用那些地方的水草，以滿足它們飲水吃草的本性。"庚子，退休的太子太師趙暉去世。乙丑，世宗下詔説："今後各處祠廟祭祀，所用的牲口、香幣、食品、器具等，希望委派本部門官吏親自檢查，力求細緻周到。行事的儀式，按照《禮經》的規定，當用樂舞的重要祭祀，仍須祭祀前教習。凡涉及祭祀的事項，應令太常博士及監察御史用心審察，稍有因循，必按朝廷法令處治。"

九月丙寅朔，詔禁天下銅器，始議立監鑄錢。癸未，以太子賓客趙上交爲吏部侍郎，以吏部侍郎于德辰、司徒詡并爲太子賓客。乙酉，詔文武百僚，今後遇天清節，依近臣例各賜衣服。辛卯，西南面招討使王景，部送所獲西川軍校姜暉已下三百人至闕。甲午，潞州部送先擒到河東兵馬監押程交等二百人至闕。詔所獲西川、河東軍校已下并釋之，各賜錢帛有差。

九月丙寅初一，下令禁止天下私藏銅器，首次討論立監鑄錢。癸未，任命太子賓客趙上交爲吏部侍郎，任命吏部侍郎于德辰、司徒詡同爲太子賓客。乙酉，世宗下詔說，文武百官今後每逢天清節，都按近臣慣例分别賜給衣服。辛卯，西南面招討使王景，派人將所獲的西川將領姜暉以下三百人押送到京城。甲午，潞州派人將先前活捉的河東兵馬監押程交等兩百人押送到京城。世宗下令將俘虜的西川、河東校官以下人員全部釋放，分别賜給多少不等的錢帛。

閏月壬子，西南面招討使王景奏，大破西川賊軍於黄花谷，擒僞命都監王巒、孫韜等一千五百餘人。癸丑，秦州僞命觀察判官趙玭以本城

閏九月壬子，西南面招討使王景報告，在黄花谷大敗西川敵軍，活捉僞命都監王巒、孫韜等一千五百多人。癸丑，僞命秦州觀察判官趙玭獻本城投降，世宗下詔任命趙玭爲郢州刺史。先

降，詔以玭爲郢州刺史。先是，帝以西師久次，艱於糧運，命今上乘驛赴軍前，以觀攻戰之勢。及迴，具以事勢上奏，帝甚悦，至是果成功焉。甲子，秘書少監許遜責授蔡州别駕，坐先假竇氏圖書隱而不還也。

冬十月庚午，召近臣射於苑中，賜金器鞍馬有差。辛未，成州歸順。癸酉，以給事中王敏爲工部侍郎。戊寅，高麗國遣使朝貢。丁丑，右散騎常侍康澄責授環州别駕，左司郎中史又玄責授商州長史，左驍衛大將軍元霸責授均州别駕，右驍衛將軍林延禔責授登州長史。澄等奉使浙中，迴日以私便停留，逾時復命，故有是責。右諫議大夫李知損配流沙門島，坐妄貢章疏，斥譭貴近，及求使兩浙故也。己丑，前太常卿邊蔚卒。是月始議南征。

十一月乙未朔，以宰臣李穀爲淮南道前軍行營都部署，知廬、壽等州行府事；以許州節度使王彦超爲行營副部署；命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等一十二將，各帶征行之號以從焉。己亥，諭淮南州縣，詔曰：

> 朕自纘承基構，統御寰瀛，方當恭己臨朝，誕修文德，豈欲興兵動衆，專耀武功！顧兹昏亂之邦，須舉吊伐之義。蠢爾淮甸，敢拒大邦，因唐室之陵遲，接黄寇之紛亂，飛揚跋扈，垂六十年，盜據一方，僭稱僞號。幸數朝之多事，與北境以交通，厚啓戎心，誘爲邊患。晉、漢之代，寰海未寧，而乃招納叛亡，朋助凶慝，李金全之據安陸，李守貞之叛河中，大起師徒，來爲應援，攻侵高密，殺掠吏民，迫奪閩、越之封疆，塗炭湘、潭之

前，世宗因西征部隊長期停留，糧運困難，命令今皇帝趙匡胤乘郵車趕到軍前，觀察攻戰的形勢。當趙匡胤返回京城，把情况一一向世宗報告，世宗很欣慰，到這時果真獲得成功。甲子，秘書少監許遜受處分降任爲蔡州别駕，這是因他先前借了竇氏的圖書却私藏不還的緣故。

冬十月庚午，召近臣到後園中射箭，賜給多少不等的金器鞍馬。辛未，成州歸順。癸酉，任命給事中王敏爲工部侍郎。戊寅，高麗國派使者來朝拜進貢。丁丑，右散騎常侍康澄貶職爲環州别駕，左司郎中史又玄貶職爲商州長史，左驍衛大將軍元霸貶職爲均州别駕，右驍衛將軍林延禔貶職爲登州長史。康澄等人奉命出使浙江的吴越國，返回時因隨意停留，超過了回朝交差的時限，所以有這項處分。右諫議大夫李知損流放沙門島，這是因他無根據地進呈奏折，指責誹謗重臣近臣，以及謀求出使兩浙的緣故。己丑，前太常卿邊蔚去世。這月中開始商議南征事宜。

十一月乙未初一，任命執政大臣李穀爲淮南道前軍行營都部署，知廬、壽等州行府事；任命許州節度使王彦超爲行營副部署；命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等十二將，分别加授出征將軍名號而隨同前往。己亥，下詔告示淮南各州縣，詔書説：

> 我自從繼承基業，統治天下，正當修身聽政，大興文治，哪裏想興師動衆，專門誇耀武功！顧念這君主昏亂的一國，須履行撫民討罪的道義。愚昧的淮甸之主，竟然敢抗拒大國，趁着唐朝的衰微，接續黄巢的動亂，囂張跋扈，近六十年，霸占一方，妄立國號。僥幸數朝事故多發，竟與北國往來勾結，深深打動夷狄的野心，引誘他們成爲大國的邊患。晉、漢時期，海内不安寧，竟然招納叛逃的賊徒，援助凶惡的亂黨，當李金全占據安陸，李守貞在河中叛變，竟調動大軍，前來援助，侵略高密，搶劫殺害官吏百姓，强奪閩、越的領土，危害湘、潭的官民。直到我朝開國，東魯守臣抗命，又調兵

士庶。以至我朝啓運，東魯不庭，發兵而應接叛臣，觀釁而憑凌徐部。沭陽之役，曲直可知，尚示包荒，猶稽問罪。邇後維揚一境，連歲阻飢，我國家念彼災荒，大許糴易。前後擒獲將士，皆遣放還；自來禁戢邊兵，不令侵撓。我無所負，彼實多奸，勾誘契丹，至今未已，結連并寇，與我爲仇，罪惡難名，人神共憤。

接應叛臣，伺機侵犯徐州。沭陽一戰，是非明白，我又表示寬容，仍没即時攻討。後來維揚全境，連年饑荒困苦，我國家同情那一地方遇災，特許買換糧食。先後活捉的將士，都令放回；自來嚴禁邊兵，不許侵擾。我對於他們没有絲毫虧欠，他其實多有陰謀，勾引契丹至今關係不斷，聯絡并州寇盗，和我成爲仇敵，罪惡難以名狀，人神共同憤慨。

今則推輪命將，鳴鼓出師，徵浙右之樓船，下朗陵之戈甲，東西合勢，水陸齊攻。吴孫皓之計窮，自當歸命；陳叔寶之數盡，何處偷生！應淮南將士軍人百姓等，久隔朝廷，莫聞聲教，雖從僞俗，應樂華風，必須善擇安危，早圖去就。如能投戈獻款，舉郡來降，具牛酒以犒師，納圭符而請命，車服玉帛，豈吝旌酬，土地山河，誠無愛惜。刑賞之令，信若丹青，苟或執迷，寧免後悔。王師所至，軍政甚明，不犯秋毫，有如時雨，百姓父老，各務安居，剽擄焚燒，必令禁止云。

現在我已選派大將，鳴鼓出兵，徵集浙東的水軍，調撥朗陵的兵馬，東西合勢，水陸齊攻。吴國孫皓已無計可施，自然衹有歸順；陳叔寶的氣運已盡，何地能够偷生！所有的淮南將士軍人百姓等，長期隔離朝廷，不知聲威教化，雖接受不正的習俗，應向往美好的風尚，必須妥善選擇安危的途徑，及早作出何去何從的打算。如能放下武器投誠，召集全郡來降，備辦牛酒而犒勞我軍，進獻信物而請求歸順，那麽車服玉帛，怎會吝惜而不獎賞，土地山河，定不吝惜而加以分封。賞罰的條令，如青史可信，假如執迷不悟，怎能免除後悔。朝廷部隊所到之處，軍紀十分嚴明，秋毫無犯，猶如及時雨，百姓父老，各求安居，搶劫焚燒，必令禁止。

高麗國王王昭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依前使持節玄菟州都督、大義軍使，王如故。辛亥，以前滄州節度使李暉爲邠州節度使。壬子，潞州奏，破河東賊軍於祁縣。癸丑，西南面行營都部署王景奏，收復鳳州，獲僞命節度使王環。乙卯，曲赦秦、鳳、階、成等州管内罪人，自顯德二年十一月已前，凡有罪犯，無問輕重，一切釋放。丁巳，前邠州節度使折從阮卒。己未，邢州奏，河東劉崇死。壬戌，淮南前軍都部署李穀

高麗國王王昭加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依舊爲使持節玄菟州都督、大義軍使，王位如前不變。辛亥，任命前滄州節度使李暉爲邠州節度使。壬子，潞州報告，在祁縣擊潰河東敵軍。癸丑，西南面行營都部署王景報告，收復鳳州，活捉僞命節度使王環。乙卯，特赦秦、鳳、階、成等州轄境内的罪人，自顯德二年十一月以前，所有犯罪分子，不論情節輕重，一律釋放。丁巳，前邠州節度使折從阮去世。己未，邢州報告，河東劉崇已死。壬戌，淮南前軍都部署李穀報告，先鋒都指揮使白延遇在來遠鎮擊潰淮南敵軍。

奏，先鋒都指揮使白延遇破淮賊於來遠鎮。

十二月丙寅，以左金吾大將軍蓋萬為右監門上將軍。丁卯，淄州奏，前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景範卒。庚午，右金吾衛上將軍王守恩卒。辛未，安州奏，盜殺防禦使張穎。是日，翰林學士承旨徐台符卒。甲戌，李穀奏，破淮賊二千人於壽州城下。丙子，以左諫議大夫、權知開封府事王朴為左散騎常侍，充端明殿學士，依前權知開封府事。永興軍奏，節度使劉詞卒。己卯，李穀奏，破淮賊千餘人於山口鎮。丙戌，樞密使鄭仁誨卒。辛卯，西南面行營都部署王景，差人部送所獲僞鳳翔節度使王環至闕。詔釋之，仍賜鞍馬衣服，尋授右驍衛大將軍。

十二月丙寅，任命左金吾大將軍蓋萬爲右監門上將軍。丁卯，淄州報告，前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景範去世。庚午，右金吾衛上將軍王守恩去世。辛未，安州報告，盜賊殺死防禦使張穎。這天，翰林學士承旨徐台符去世。甲戌，李穀報告，在壽州城下擊潰淮南敵軍兩千人。丙子，任命左諫議大夫、權知開封府事王朴爲左散騎常侍，充端明殿學士，仍舊權知開封府事。永興軍報告，節度使劉詞去世。己卯，李穀報告，在山口鎮擊潰淮南敵軍一千多人。丙戌，樞密使鄭仁誨去世。辛卯，西南面行營都部署王景，派人把所俘的僞鳳翔節度使王環押送到京城。世宗下令釋放他，并賜給鞍馬衣服，隨後又任命爲右驍衛大將軍。

是冬，命起居郎陶文舉徵殘租於宋州。文舉本酷吏也，宋民被其刑者凡數千，冤號之聲，聞於道路，有悼耄之輩，不勝其刑而死者數人，物議以為不允。

這年冬季，命起居郎陶文舉到宋州徵收欠交的租稅。文舉本是殘酷的官吏，宋州百姓遭到他拷打的共有數千人，喊冤叫屈的聲音，一路上都可聽到，有年僅幾歲和高達八九十歲的人，經受不住他的刑法而死的有好幾人，當時人都認爲不合適。

# 舊五代史卷一百一十六(周書七)

## 本紀第七

### 世宗紀(第三)

顯德三年春正月乙未朔，帝不受朝賀。前司空蘇禹珪卒。丁酉，李穀奏，破淮賊於上窑。戊戌，發丁夫十萬城京師羅城。庚子，詔取此月八日幸淮南。殿中監馬從贇免所居官，坐乾没外孫女霍氏之貲産，爲人所訟故也。辛丑，以宣徽南院使向訓爲權東京留守，以端明殿學士王朴爲副留守。壬寅，車駕發京師。丁未，李穀奏，自壽州引軍退守正陽。辛亥，李重進奏，大破淮賊於正陽，斬首二萬餘級，伏尸三十里，臨陣斬賊大將劉彦貞，生擒偏將咸師朗已下，獲戎甲三十萬副、馬五百匹。先是，李穀駐軍於壽春城下，以攻其城，既而淮南援軍大至，乃與將佐謀曰："賊軍舟棹將及正陽，我師無水戰之備，萬一橋梁不守，則大軍隔絶矣。不如全師退守正陽浮橋，以俟鑾輅。"諸將皆以爲然，遂燔其糧草而退。軍迴之際，無復嚴整，公私之間，頗多亡失，淮北役夫，亦有陷於賊境者。帝聞之，急詔侍衛都指揮使李重進率師赴之。時淮賊乘李穀退軍之勢，發戰棹數百艘，沿淮而上，且張斷橋之勢，彦貞以大軍列陣而進。李重進既至正陽，聞淮軍在近，率諸將渡橋而進，與賊軍遇，重進等合勢擊之，一

顯德三年春正月乙未初一，世宗没有接受朝賀。前司空蘇禹珪去世。丁酉，李穀報告，在上窑擊潰淮南敵軍。戊戌，徵發十萬民工修築京都的環城。庚子，下詔説定於本月八日前往淮南。殿中監馬從贇免去所任官職，這是因他侵吞外孫女霍氏的資産而被人告發的緣故。辛丑，任命宣徽南院使向訓爲權東京留守，任命端明殿學士王朴爲副留守。壬寅，世宗由京城出發。丁未，李穀報告，由壽州撤兵退守正陽。辛亥，李重進報告，在正陽大敗淮南敵軍，殺敵兩萬多人，他們的尸體倒卧在三十里寬的地帶，臨陣殺死敵軍大將劉彦貞，活捉副將咸師朗以下人員，繳獲兵器甲胄三十萬件、馬五百匹。在此之前，李穀在壽春城下駐扎兵馬，以便進攻該城，不久淮南援軍大量趕來，於是和部下商議説："敵軍的戰船快到正陽了，我軍没有水面作戰的準備，萬一橋梁保不住，就和大部隊斷絶聯係了。不如保全實力，退守正陽，等皇上來了再作打算。"衆將都認爲不錯，於是就燒掉糧草而退兵。部隊撤回的時候，不像以前那樣嚴整，公私兩方面都有不少損失，淮北的民夫也有人陷落敵人境内。世宗得知，急令侍衛都指揮使李重進率軍前往。這時淮南敵軍趁着李穀退兵的勢頭，派出戰艦數百艘，沿淮河上行，并作出要截斷橋梁的姿態，彦貞率大軍列陣向前推進。李重進到達正陽後，得知淮南兵馬就在近處，率衆將通過河橋前進，與敵軍相遇，重進等合力進攻，一鼓作氣地擊潰敵軍。除了殺死和俘虜之外，投降的有三千多人，都被

鼓而敗之。殺獲之外，降者三千餘人，皆爲我將趙晁所殺。甲寅，車駕至正陽。以侍衛都指揮使李重進爲淮南道行營都招討使，命宰臣李穀判壽州行府事。乙卯，車駕渡淮。丙辰，至壽州城下，營於州西北淝水之陽，詔移正陽浮橋於下蔡。庚申，耀兵於城下。壬戌，今上奏，破淮賊萬餘衆於渦口，斬僞兵馬都監何延錫等，獲戰船五十艘。

我軍將領趙晁殺掉。甲寅，世宗到達正陽。任命侍衛都指揮使李重進爲淮南道行營都招討使，命執政大臣李穀判壽州行府事。乙卯，世宗渡過淮河。丙辰，抵達壽州城下，在州城西北的淝水北岸設營，下令把正陽浮橋移到下蔡。庚申，在城下顯示兵威。壬戌，今皇帝趙匡胤報告，在渦口擊潰淮南敵軍一萬多人，殺死僞兵馬都監何延錫等，繳獲戰船五十艘。

二月丙寅，幸下蔡。斬前濟州馬軍都指揮使康儼於路左，坐橋道不謹也。朗州節度使王進逵奏，領兵入淮南界。戊辰，廬壽巡檢使司超奏，破淮賊三千於盛唐，獲都監僞吉州刺史高弼以獻。詔釋之。兵部尚書張昭奏，準詔撰集兵法，分爲十卷，凡四十二門，目之爲《制旨兵法》，上之。優詔褒美，仍以器幣賜之。壬申，今上奏，破淮賊萬五千人於清流山，乘勝攻下滁州，擒僞命江州節度使、充行營應援使皇甫暉，常州團練使、充應援都監姚鳳以獻。甲戌，江南國主李景遣泗州牙將王知朗齎書一函至滁州，本州以聞，書稱唐皇帝奉書於大周皇帝，其略云："願陳兄事，永奉鄰歡，設或俯鑒遠圖，下交小國，悉班卒乘，俾乂蒼黔，慶鷄犬之相聞，奉瓊瑶以爲好，必當歲陳山澤之利，少助軍旅之須。虔俟報章，以聽高命，道塗朝坦，禮幣夕行"云。書奏不答。乙亥，今上縶送所獲江南二將皇甫暉、姚鳳至行在，詔釋之。壬午，江南國主李景遣其臣僞翰林學士户部侍郎鍾謨、僞工部侍郎文理院學士李德明等，奉表來上，敘願依大國稱臣納貢之意，仍進金器千兩，錦綺綾羅二千匹及御衣、犀帶、茶茗、藥物等，又進犒軍牛五百頭，酒二千

二月丙寅，世宗前往下蔡。在路旁處決了前濟州馬軍都指揮使康儼，這是因他對整治橋梁道路的事不慎重的緣故。朗州節度使王進逵報告，率軍進入淮南境地。戊辰，廬壽巡檢使司超報告，在盛唐擊潰淮南敵軍三千人，活捉兵馬都監、僞吉州刺史高弼來獻。世宗下令釋放。兵部尚書張昭上奏説，奉命編撰兵法，分爲十卷，共四十二個門類，取名叫《制旨兵法》，進呈朝廷。世宗用辭意優美的詔書加以表彰，并賜給器具財物。壬申，今皇帝趙匡胤報告，在清流山擊潰淮南敵軍一萬五千人，乘勝攻下滁州，活捉僞國任命的江州節度使、充行營應援使皇甫暉，常州團練使、充應援都監姚鳳，上交朝廷。甲戌，江南國主李景派泗州牙將王知朗帶着一封書信來到滁州，本州呈報給世宗，書信使用的稱謂是唐皇帝向大周皇帝上書，内容大致是："我願把您當作兄長而效勞，永遠奉行睦鄰友好，如能承蒙您高瞻遠矚，下交小國，撤退全部兵馬，造福黎民百姓，我們將慶賀鄰邦的相安無事，奉送美玉而表示友好，必定年年提供山川的物産，稍稍資助軍隊的需求。恭候您的回書，敬聽您的大令，如早上能鋪平道路，到傍晚定送出禮品。"書信呈上後世宗没作答覆。乙亥，今皇帝趙匡胤把所俘的江南二將皇甫暉、姚鳳捆綁起來押送到世宗的臨時住地，世宗下令釋放他們。壬午，江南國主李景派他的臣下，僞翰林學士户部侍郎鍾謨、僞工部侍郎文理院學士李德明等，帶着表文前來進呈，表達了願依附大國稱臣進貢的心意，并進獻一千兩金器，絲綢彩緞兩千匹以及皇袍、犀牛皮

石。是日，賜謨等錦綺綾羅二百匹，銀器一百兩，襲衣、金帶、鞍馬等。丙戌，侍衛馬軍指揮韓令坤奏，收下揚州。丁亥，壽州城內左神衛軍使徐象等一十八人來奔。庚寅，朗州節度使王進逵上言，領兵入鄂州界，攻長山寨，殺賊軍三千餘衆。辛卯，今上表僞命天長軍制置使耿謙以本軍降，獲糧草二十餘萬。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上言，泰州降。癸巳，荆南上言，朗州節度使王進逵爲部將潘叔嗣所殺，遣人詣潭州，請周行逢爲帥，行逢至朗州，斬叔嗣於市。

三月丙申，行光州刺史何超奏，光州僞命都監張承翰以城歸順，尋授承翰集州刺史。庚子，文武百僚再上表請聽樂，詔允之。行舒州刺史郭令圖奏，收下舒州。江南國主李景表送先隔過朝廷兵士一百五十人至行在。其軍即蜀軍也，秦、鳳之役，爲王師所擒，配隸諸軍，及渡淮，輒復南逸。帝怒其奔竄，盡戮之。丙午，江南國主李景遣其臣僞司空孫晟、僞禮部尚書王崇質等奉表來上，仍進金一千兩，銀十萬兩，羅綺二千匹，又進賞給將士茶絹金銀羅帛等。庚戌，兩浙奏，遣大將率兵攻常州。延州留後李彦頵奏，蕃衆與部民爲亂，尋與兵司都監閻綰掩殺，獲其酋帥高鬧兒等十人，磔於市。彦頵本賈人也，貪而好利，蕃漢之民怨其侵刻，故至於是。辛亥，賜江南李景書曰：

> 頃自有唐失御，天步方艱，巢、蔡喪亂之餘，朱、李戰爭之後，中夏多故，六紀於兹，海縣瓜分，英豪鼎峙，自爲聲教，各擅烝黎，連衡而交結四夷，乘釁而憑凌上國。華風不競，否運所鍾，凡百有心，孰不興憤？

帶、茶葉、藥物等。又進獻犒勞軍隊的牛五百頭，酒二千石。當天，賞賜鍾謨等綢緞綾羅二百匹，銀器具一百兩，衣袍、金腰帶、鞍具、馬等。丙戌，侍衛馬軍指揮韓令坤報告，占領揚州。丁亥，壽州城内左神衛軍使徐象等十八人投奔過來。庚寅，朗州節度使王進逵上奏説，率兵進入鄂州境内，進攻長山寨，殺死敵軍三千多人。辛卯，今皇帝趙匡胤上表説，僞國任命的天長軍制置使耿謙率本部人馬投降，獲得糧草二十多萬。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上奏説，泰州已投降。癸巳，荆南上奏説，朗州節度使王進逵被部將潘叔嗣殺害，派人到潭州，請周行逢作統帥，行逢到達朗州後，在大街上處决了叔嗣。

三月丙申，行光州刺史何超報告，駐守光州的僞都監張承翰獻城歸順，隨即任命承翰爲集州刺史。庚子，文武百官兩次上表請世宗聽樂，世宗下詔同意了。行舒州刺史郭令圖報告，已攻克舒州。江南國主李景上表，把脱離朝廷的兵士一百五十人送到世宗的臨時行營。這支兵馬就是蜀軍，在秦州、鳳州的戰役中，被朝廷的兵馬活捉，分歸各軍管轄，當渡過淮河，就再向南逃。世宗對他們的逃竄十分氣憤，全部殺掉。丙午，江南國主李景派他的大臣僞司空孫晟、僞禮部尚書王崇質等帶着表章來進呈，并進獻黄金一千兩，銀十萬兩，絲綢兩千匹，又進獻用作賞給將士的茶絹金銀羅帛等。庚戌，兩浙報告，派出大將率兵攻常州。延州留後李彦頵報告説，蕃族人和屬部民衆作亂，隨即和兵司都監閻綰圍剿，活捉他們的頭領高鬧兒等十人，處死在市中。彦頵本是商人，貪婪好利，外族漢族的民衆痛恨他的壓迫剥削，所以造成這種局面。辛亥，賜書與江南李景説：

> 自從唐朝失去控制，時運正屬艱難，在黄巢、蔡州吴元濟的大動亂後，又經歷朱、李的戰爭，中原變故多端，至今六十來年，邊地被瓜分，英豪鼎立對峙，自行發號施令，分别擁有民衆，尋求聯盟結交四方的蕃夷，一有機會就侵犯中原大國。美好的風化不能光大，惡劣的世道積重難返，凡屬有心

的人，誰不憤慨？

朕猥承先訓，恭荷永圖，德不追於前王，道不方於往古。然而擅一百州之富庶，握三十萬之甲兵，農戰交修，士卒樂用，思欲報累朝之宿怨，刷萬姓之包羞。是以踐位已來，懷安不暇，破幽、并之巨寇，收秦、鳳之全封，兵不告疲，民有餘力。一昨迴軍隴上，問罪江干，我實有辭，咎將誰執？朕親提金鼓，尋渡淮、淝，上順天心，下符人欲，前鋒所向，彼衆無遺，棄甲僵尸，動盈川谷。收城徇地，已過滁陽，豈有落其爪牙，折其羽翼，潰其心腹，扼其吭喉而不亡者哉！

我愧蒙先帝訓導，奉命承擔帝業，德行不能和前代帝王相比，治道不能和先朝遠代并論。然而擁有一百州的雄厚財力，掌握三十萬人的武裝力量，農戰同時并舉，將士樂於效勞，一心要報歷朝積下的仇恨，洗刷萬民蒙受的羞辱。所以我即位以來，没有心安的時間，擊潰幽州、并州的大敵，收復秦州、鳳州的全境，兵士不言勞苦，民衆還有餘力。前些日子由隴上回師，到長江沿岸征討，我軍實有理由，責任將由誰負？我親自指揮部隊，很快渡過淮河、淝水，上順天心，下合人意，前鋒所到之處，該地不留活口，拋棄的兵器及僵硬的尸體，動輒填平河道山谷。大軍攻城奪地，已經越過滁陽，哪有斬掉它的爪牙，折斷它的翅膀，搗碎它的心臟，扼住它的咽喉却不死亡的呢！

早者，泗州主將遞送到書一函；尋又使人鍾謨、李德明至，齎所上表及貢奉衣服腰帶、金銀器幣、茶藥牛酒等；今又使人孫晟等并到行朝。觀其降身聽命，引咎告窮，所謂君子見機，不俟終日，苟非達識，孰能若斯？但以奮武興戎，所以討不服；惇信明義，所以懷遠人。五帝三王，盛德大業，恒用此道，以正萬邦。

先前，由泗州主將轉交到書信一封；隨後又有使者鍾謨、李德明前來，帶到所上表章及貢獻的衣服腰帶、金銀禮器、茶藥牛酒等；今又有使者孫晟等一同來到我的行宫。看到其中降低名分，聽從命令，認錯自責，訴説困苦的言詞，正如古人所説的君子看清形勢就行動，不必等到第二天，如果不是見識精深的人，誰能做到這一點？不過耀武威、興兵師，爲的是討伐抗令的人；重信用、明道義，爲的是安撫遠方的人。五帝三王，德高業大，都用這種方法，來安定天下。

朕今躬統戎師，龔行討伐，告於郊廟社稷，詢於將相公卿，天誘其衷，國無異論。苟不能恢復内地，申畫邊疆，便議班旋，真同戲劇，則何以光祖宗之烈，厭士庶之心，匪獨違天，兼且咈衆。但以淮南部内，已定六州，廬、壽、濠、黄，大軍悉集，指期剋日，拉朽焚枯，其餘數城，非足介意。必若盡淮甸之土地，

我現在親統大軍，奉天命進行討伐，曾禱告天地衆神，詢問將相大臣，上天誘導人心，全國没有異議。假若不能恢復内地，劃定邊界，輕易决定回兵，簡直如同兒戲，那麽怎能光大祖宗的業績，滿足官吏百姓的心願，不僅違抗天意，而且背離人心。不過在淮南地區内，已經平定六州，廬、壽、濠、黄等州城下，全都會集大軍，可以在指定的時間内摧毁，如同拉朽木焚枯柴一般，其餘幾座城池，不值得放在心上。如能决心把淮

爲大國之堤封，猶是遠圖，豈同迷復。如此則江南吏卒，悉遣放還，江北軍民，并當留住，免違物類之性，俾安鄉土之情。至於削去尊稱，願輸臣禮，非無故事，實有前規。蕭詧奉周，不失附庸之道；孫權事魏，自同藩國之儀。古也雖然，今則不取，但存帝號，何爽歲寒。儻堅事大之心，終不迫人於險，事資真慤，辭匪枝游，俟諸郡之悉來，即大軍之立罷。質於天地，信若丹青，我無彼欺，爾無我詐，言盡於此，更不煩云，苟曰未然，請自茲絶。

南的全部土地，作爲我大國的邊部屏障，還算是長遠的考慮，怎可視同執迷不悟、徘徊不定的人。你能像這樣做，那麽江南的官兵，我將下令全部放回，江北的軍民，都將留住原地，以免違反物類的習性，促成安居鄉土的心願。至於説取消君主稱號，願履行臣下的禮儀，不是無先例，的確是有以前的定規。蕭詧尊崇北周，不違背附庸的法度；孫權效勞曹魏，自然如同藩國的禮節。古代雖然是這樣，如今我却不效法，衹是保留帝王名號，哪會背棄經寒不凋的堅定信念。你如能堅定效勞大國的决心，我始終不會把人逼到險境，事情全靠真心誠意，言詞不是憑空游説，等到各郡都來歸順的日子，就是大軍立即撤回的時刻。請天地作證，如青史一般可信，我不欺你，你不騙我，話就到此爲止，不必再説其他，假如説不能這樣做，請從此死了這條心。

切以陽春在候，庶務縈思，願無廢於節宣，更自期於愛重。音塵非遠，風壤猶殊，翹想所深，勞於夢寐。

我真切地想到正當陽春季節，各種事務煩心，願你不忘調節，加倍自求珍重。我們相隔并不遠，但風土仍有别，抬頭深切想望，夢中也勞心神。

又賜其將佐書曰：

又賜書給李景的文武官員説：

朕自類禡出師，麾旍問罪，絶長淮而電擊，指建業以鷹揚，旦夕之間，克捷相繼。至若兵興之所自，釁起之所來，勝負之端倪，戎甲之次第，不勞盡諭，必想具知。

我自從祭告天神而出兵，揮舞戰旗而問罪，跨越長淮而像閃電般作戰，直指建業而大展兵威，短期之内，捷報頻傳。至於興師動衆的原因，發生争端的由來，勝負的情節，戰事的進程，不用一一叙説，想必都已瞭解。

近者金陵使人，繼來行闕，追悔前事，委質大朝，非無謝咎之辭，亦有罷軍之請。但以南邦之土地，本中夏之封疆，苟失克復之期，大辜朝野之望，已興是役，固不徒還。必若自淮以南，畫江爲界，盡歸中國，猶是遠圖。所云願爲外臣，乞比湖、浙，彼既服義，朕豈忍人，必當别議封崇，待以殊禮。凡爾將

近期金陵使者，相繼來到行宫，追悔先前所作所爲，委身依附大國，不僅有謝罪的言詞，也有撤兵的請求。衹是因南邦的土地，本是中原的邊土，假如喪失收復的時機，大大辜負全國的盼望，已經發起這次戰役，自然不能空手而回。一定要由淮河以南，至長江邊劃作疆界，全部歸屬中原大國，纔算是長遠之計。李景表章中所説的願作依附大國的臣子，請求視同湖南、兩浙，他既然服從道義，我哪裏是無情的人，必將

佐，各盡乃心，善爲國家之謀，勉擇恒久之利。

初，李景遣鍾謨、李德明奉表至行闕，使人面奏云："本國主願割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之地，歸於大朝。"帝志在盡取江北諸郡，不允其請。使人見王師急攻壽陽，李德明奏曰："願陛下寬臣數日之誅，容臣自往江南，取本國表，盡獻江北之地。"帝許之，乃令李德明、王崇質齎此書以賜李景。

夏四月甲子，以徐州節度使武行德爲濠州城下行營都部署，以前鄧州節度使侯章爲壽州城下水寨都部署。己巳，車駕發壽春，循淮而東。辛未，揚州奏，江南大破兩浙軍於常州。初，兩浙錢俶承詔遣部將率兵攻常州，爲江南大將陸孟俊所敗，將佐陷没者甚衆，李景亦以表聞。乙亥，駐蹕於濠州城下。丁丑，揚州韓令坤破江南賊軍於州東境，獲大將陸孟俊。今上表大破江南軍於六合，斬首五千級。時李景乘常州之捷，遣陸孟俊領兵迫泰州，王師不守，韓令坤欲棄揚州而迴。帝怒，急遣殿前都指揮使張永德帥親兵往援之，又命今上領步騎二千人屯於六合。俄而陸孟俊領其徒自海陵抵揚州，令坤迎擊，敗之，生擒孟俊。李景遣其弟齊王達率大衆由瓜步濟江，距六合一舍而設柵。居數日，乃棄柵來迫官軍，今上麾兵以擊之，賊軍大敗，餘衆赴江溺死者不可勝紀。己卯，韓令坤奏，敗楚州賊將馬在貴萬餘衆於灣頭堰，獲漣州刺史秦進崇。丙戌，以宣徽南院使向訓爲權淮南節度使，充沿江招討使；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充沿江副招討使。丁亥，車駕發濠州，

另行討論，加封高位，給予特殊優待。你們所有文武大臣，各自盡心，妥善制訂國家的大計，力求選擇永久的利益。

先前，李景派鍾謨、李德明到行宫進呈表章，使者當面向世宗上奏説："本國主願意割讓壽、濠、泗、楚、光、海六州的領土，歸屬於大國。"世宗志在全部奪取江北各郡，不答應他的請求。使者見朝廷的兵馬急攻壽陽，李德明就上奏説："希望陛下寬限我幾天的日期，允許我親自到江南，取來本國的表章，奉獻江北的全部土地。"世宗同意了，就令李德明、王崇質帶上這道文書賜給李景。

夏四月甲子，任命徐州節度使武行德爲濠州城下行營都部署，任命前鄧州節度使侯章爲壽州城下水寨都部署。己巳，世宗由壽春出發沿着淮河東進。辛未，揚州報告，江南國軍在常州大敗兩浙的人馬。先前，兩浙國主錢俶奉命派部將率兵攻常州，被江南大將陸孟俊擊敗，文武官員很多落入對方手中，李景也用表章報告了這事。乙亥，世宗暫時駐扎在濠州城下。丁丑，揚州韓令坤在州城東部擊潰江南敵軍，活捉大將陸孟俊。今皇帝趙匡胤上表章説，在六合大敗江南兵馬，殺敵五千人。這時李景趁着常州獲勝的勢頭，派陸孟俊率兵進逼泰州，朝廷的兵馬没能守住，韓令坤打算放棄揚州回兵。世宗十分生氣，急令殿前都指揮使張永德率親兵前去增援，又命今皇帝趙匡胤率步兵騎兵兩千人駐守六合。不久陸孟俊帶着他的人馬由海陵抵達揚州，令坤迎戰，大敗敵軍，活捉孟俊。李景派他的弟弟齊王李達率大部隊由瓜步渡過長江，在距六合三十里處設下營寨。過了幾天，就棄寨前來進攻朝廷兵馬，今皇帝趙匡胤指揮士兵迎擊，敵軍大敗，殘存的人員跳入長江中淹死的難以數計。己卯，韓令坤報告，在灣頭堰擊敗楚州敵將馬在貴的部衆一萬多人，活捉漣州刺史秦進崇。丙戌，任命宣徽南院使向訓爲權淮南節度使，充沿江招討使；任命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充沿江副招討使。丁亥，世宗由濠州出發，前往渦口。己丑，任命前湖南節度使馬希崇爲左羽林統軍。

幸渦口。己丑，以前湖南節度使馬希崇爲左羽林統軍。

五月壬辰朔，以渦口爲鎮淮軍。戊戌，車駕還京，發渦口。乙卯，上至自淮南，詔赦都下見禁罪人。丁巳，陳州節度使王令温卒。戊午，以江南僞命東都副留守、工部侍郎馮延魯爲太府卿。己未，太子賓客于德辰卒。辛酉，詔："天下公私織造布帛及諸色匹段，幅尺斤兩，并須依向來制度，不得輕弱假僞，犯者擒捉送官。"

六月甲子，以鳳翔節度使王景爲秦州節度使，兼西面沿邊都部署；以宣徽南院使、陳州節度使向訓爲淮南節度使，依前南院宣徽使，加檢校太尉；以曹州節度使韓通爲許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尉；以亳州防禦使王全斌爲隴州防禦使，遥領利州昭武軍兩使留後。丙寅，許州王彦超移鎮永興軍，鄧州田景咸移鎮鄜州。御史中丞楊昭儉、知雜侍御史趙礪、侍御史張紏并停任，坐鞫獄失實也。丁卯，以翰林學士、户部侍郎陶穀爲兵部侍郎，充翰林學士承旨；以水部員外郎知制誥扈載、度支員外郎王著，并本官充翰林學士；以給事中高防爲右散騎常侍；以前都官郎中、知制誥薛居正爲左諫議大夫，充昭文館學士，判館事。壬申，曲赦淮南道諸州見禁罪人，自今年六月十一日已前，凡有違犯，無問輕重，并不窮問。先屬江南之時，應有非理科徭，無名配率，一切停罷云。戊寅，以右衛上將軍扈彦珂爲太子太師致仕。庚辰，以西京留守王晏爲鳳翔節度使。戊子，升贍國軍爲濱州。淮南道招討使李重進奏，壽州賊軍攻南寨，王師不利。先是，詔步軍都指揮使李繼勳營於壽

五月壬辰初一，在渦口設置鎮淮軍。戊戌，世宗返回京城，由渦口出發。乙卯，世宗由淮南回到京城，下詔赦免京城地區在押的囚犯。丁巳，陳州節度使王令温去世。戊午，任命江南僞國的東都副留守、工部侍郎馮延魯爲太府卿。己未，太子賓客于德辰去世。辛酉，世宗下詔説："天下公私織造布帛及各種以匹段爲計算單位的織品，它們的長寬輕重，都必須按照向來的規定，不准降低規格和作假，違犯的人要捉拿送交官府處治。"

六月甲子，任命鳳翔節度使王景爲秦州節度使，兼西面沿邊都部署；任命宣徽南院使、陳州節度使向訓爲淮南節度使，仍舊爲宣徽南院使，加授檢校太尉；任命曹州節度使韓通爲許州節度使，加授檢校太尉；任命亳州防禦使王全斌爲隴州防禦使，遥領利州昭武軍兩使留後。丙寅，許州王彦超調任永興軍，鄧州田景咸調任鄜州。御史中丞楊昭儉、知雜侍御史趙礪、侍御史張紏都停職，這是因爲他們審理案件失實的緣故。丁卯，任命翰林學士、户部侍郎陶穀爲兵部侍郎，充翰林學士承旨；任命水部員外郎知制誥扈載、度支員外郎王著，都以原官職充任翰林學士；任命給事中高防爲右散騎常侍；任命前都官郎中、知制誥薛居正爲左諫議大夫，充昭文館學士，判館事。壬申，特赦淮南道各州在押囚犯，在今年六月十一日以前，凡有犯罪行爲，不論情節輕重，一概不追究。在先前隸屬江南的時候，所有非法的勞役徵調，不正當的賦税攤派，一律停止。戊寅，右衛上將軍扈彦珂以太子太師職銜退休。庚辰，任命西京留守王晏爲鳳翔節度使。戊子，升贍國軍爲濱州。淮南道招討使李重進報告，壽州敵軍進攻南寨，朝廷軍隊失利。在這以前，世宗令步軍都指揮使李繼勳在壽州城南設營，進攻敵城。這天，敵軍出城來進攻我軍，破柵而入，營中的攻城器械全被敵人燒毁，將士死了好幾百人。李重進在東寨，也無法援救。當時由於壽州城堅固而没能攻克，部隊在外停留時間

州之南，攻賊壘。是日，賊軍出城來攻我軍，破栅而入，其攻城之具并爲賊所焚，將士死者數百人。李重進在東寨，亦不能救。時城堅未下，師老於外，加之暑毒，糧運不繼，李繼勳喪失之後，軍無固志，諸將議欲退軍。賴今上自六合領兵歸闕，過其城下，因爲駐留旬日，王師復振。

太長，加上天氣酷熱，糧食運輸供給不上，在李繼勳失利以後，軍心不穩，衆將商議，打算退兵。幸虧今皇帝趙匡胤由六合率軍回京，路過壽州城下，於是爲他們停留了十來天，朝廷的部隊又重新振作起來。

秋七月辛卯朔，以武清軍節度使、知潭州軍府事周行逢爲朗州大都督，充武平軍節度使，加檢校太尉、兼侍中。丁酉，以太子賓客盧價爲禮部尚書致仕，以給事中李明爲大理卿。庚子，廬州行營都部署劉重進奏，破淮賊千餘人於州界。丁未，濠州行營都部署武行德奏，敗淮賊二千人於州界。庚戌，太子太保王仁裕卒。辛亥，皇后符氏薨。淮南節度使向訓自揚州班師，迴駐壽春。時王師攻壽春，經年未下，江、淮盗賊充斥，舒、蘄、和、泰等州復爲吴人所據，故棄揚州并力於壽春焉。

秋七月辛卯初一，任命武清軍節度使、知潭州軍府事周行逢爲朗州大都督，充武平軍節度使，加授檢校太尉、兼侍中。丁酉，太子賓客盧價以禮部尚書職銜退休，任命給事中李明爲大理卿。庚子，廬州行營都部署劉重進報告，在州境内擊潰淮南敵軍一千多人。丁未，濠州行營都部署武行德報告，在州境内擊潰淮南敵軍兩千人。庚戌，太子太保王仁裕去世。辛亥，皇后符氏去世。淮南節度使向訓由揚州退兵，回到壽春駐扎。當時朝廷的人馬進攻壽春，花了一年時間都没攻克，長江、淮河之間到處都是盜賊，舒、蘄、和、泰等州又被吴國人占據，所以放棄揚州而合力對付壽春。

八月壬戌，河陽白重贊移鎮涇州，張澤移鎮河中。甲子，以前鄧州節度使侯章復爲鄧州節度使，以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彰信軍節度使李繼勳爲河陽節度使。乙丑，太僕卿劇可久停任，坐爲舉官累也。戊辰，端明殿學士王朴撰成新曆上之，命曰《顯德欽天曆》，上親爲製序，仍付司天監行用。殿前都指揮使張永德奏，破淮賊於下蔡。先是，江南李景以王師猶在壽州，遣其將林仁肇、郭廷謂率水陸軍至下蔡，欲奪浮梁，以舟實薪芻，乘風縱火，永德禦之。有頃，風勢倒指，賊衆稍却，因爲官軍所敗。己卯，工部侍郎王敏停任，坐薦子婿陳南金爲河陽記室也。

八月壬戌，河陽白重贊調任涇州節度使，張澤調任河中節度使。甲子，任命前鄧州節度使侯章重新擔任鄧州節度使，任命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彰信軍節度使李繼勳爲河陽節度使。乙丑，太僕卿劇可久停職，這是因爲受到自己薦舉的官員的連累。戊辰，端明殿學士王朴撰成新曆法進呈，命名爲《顯德欽天曆》，世宗親自寫了序言，并交付司天監使用。殿前都指揮使張永德報告，在下蔡擊敗淮南敵軍。在這以前，江南李景因朝廷兵馬仍在壽州，就派他的將領林仁肇、郭廷謂率領水陸兩軍抵達下蔡，打算奪取浮橋，用船裝滿柴草，趁着風勢放火，永德加以防範。不一會兒，風勢倒轉，敵衆稍稍退却，於是被朝廷兵馬擊敗。己卯，工部侍郎王敏停職，這是因他推薦自己女婿陳南金爲河陽記室參軍的緣故。

九月丙午，以端明殿學士、左散

九月丙午，任命端明殿學士、左散騎常侍、

騎常侍、權知開封府事王朴爲尚書户部侍郎，充樞密副使；以右羽林統軍焦繼勳爲左屯衛上將軍；以左衛上將軍楊承信爲右羽林統軍；以左監門上將軍宋延渥爲右神武統軍。

冬十月辛酉，葬宣懿皇后於懿陵。癸亥，以右神武統軍宋延渥爲廬州行營副部署。乙丑，舒州刺史郭令圖責授虢州教練使，坐棄郡逃歸也。丙寅，詔曰："諸司職員，皆係奏補，當執役之際，悉藉公勤，及聽選之時，尤資幹敏，苟非慎擇，漸致因循。應諸司寺監，今後收補役人，并須人材俊利，身言可采，書札堪中，自前行止，委無訛濫，勒本司關送吏部，引驗人材，考校筆札。其中選者，連所試書迹及正身引過中書，餘從前後格敕處分，仍每年祇得一度奏補。"丁卯，宣懿皇后神主入廟，時有司請爲后立别廟，禮也。己巳，詔："漳河已北郡縣，并許鹽貨通商，逐處有鹹鹵之地，一任人户煎煉。"壬申，以武平軍節度副使、知潭州軍府事宇文瓊爲武清軍節度使，知潭州軍府事。癸酉，淮南招討使李重進奏，破淮賊於盛唐，斬二千級。太子賓客致仕薛仁謙卒。丙子，襄州節度使、守太尉、兼中書令、陳王安審琦加守太師。審琦鎮漢上十餘年，至是來朝，故以命寵之。癸未，右拾遺趙守微杖一百，配沙門島。守微本村民也，形貌樸野，粗學爲文。前年徒步上書，帝以急於取士，授右拾遺，聞者駭其事。至是爲妻父所訟，彰其醜行，故逐之。甲申，宣授今上同州節度使兼殿前都指揮使；宣授内外馬步軍都軍頭袁彦爲曹州節度使兼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戊子，右神武統軍張彦超卒。

權知開封府事王朴爲尚書户部侍郎，充樞密副使；任命右羽林統軍焦繼勳爲左屯衛上將軍；任命左衛上將軍楊承信爲右羽林統軍；任命左監門上將軍宋延渥爲右神武統軍。

冬十月辛酉，把宣懿皇后安葬在懿陵。癸亥，任命右神武統軍宋延渥爲廬州行營副部署。乙丑，舒州刺史郭令圖貶降爲虢州教練使，這是因爲他棄郡逃回京城的緣故。丙寅，世宗下詔説："各官署的職員，都是由奏請充任，當接受差使的時候，全憑勤勞奉公，到聽候選任的時刻，更靠精明能幹，假如不審慎選擇，逐漸會流於形式。所有各司、寺、監官署，今後録用辦事吏員，都必須是優秀人才，言行可取，文筆得體，以前所作所爲，的確没有大錯，責令本官司稟報吏部，由吏部召集，測試人才優劣，考察文筆功力。其中合格的人，連同他們應試的親筆原件及確是本人的證明，送交到中書省審核，其餘的人按照先後有關條令處理，仍舊每年祇准奏請補官一次。"丁卯，宣懿皇后的神位入廟安置，當時有關官署建議爲皇后單獨立廟，這是禮法的規定。己巳，世宗下詔説："漳河以北的郡縣，一概允許鹽貨交易，各處有鹹鹵的地方，任隨民户熬鹽。"壬申，任命武平軍節度副使、知潭州軍府事宇文瓊爲武清軍節度使，知潭州軍府事。癸酉，淮南招討使李重進報告，在盛唐擊潰淮南敵軍，殺敵兩千人。退休的太子賓客薛仁謙去世。丙子，襄州節度使、守太尉、兼中書令、陳王安審琦加授守太師。審琦鎮守漢水之濱十多年，到這時來京朝拜，所以用這項任命尊崇他。癸未，右拾遺趙守微被罰一百棍棒，流放沙門島。守微本是村民，相貌樸實憨厚，稍會一點寫作。前年步行入京上書，世宗急於選拔人士，就任命他爲右拾遺，得知這事的人都感到驚詫。到這時他被岳父指控，揭露他的惡劣行爲，所以就驅逐了他。甲申，宣布任命今皇帝趙匡胤爲同州節度使兼殿前都指揮使；宣布任命内外馬步軍都軍頭袁彦爲曹州節度使兼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戊子，右神武統軍張彦超去世。

十一月己丑朔，詔廢天下無名祠廟。庚子，日南至，帝不受朝賀，以宣懿皇后遷祔日近也。乙巳，江南進奉使孫晟下獄死，江南進奉使鍾謨責授耀州司馬。戊申，放華山隱者陳摶歸山。帝素聞摶有道術，徵之赴闕，月餘放還舊隱。庚戌，殿前都指揮使張永德奏，敗濠州送糧軍二千人於下蔡，奪米船十餘艘。宰臣李穀以風痹請告十旬，三上表求解所任，不允。

十一月己丑初一，下令取締全國無名額的寺院廟宇。庚子，這天是冬至日，世宗没接受朝賀，是因爲宣懿皇后移神位至祖廟合祭的日子快到了。乙巳，江南進奉使孫晟入獄後被處死，江南進奉使鍾謨貶降爲耀州司馬。戊申，放華山隱士陳摶回山。世宗一向聽説陳摶有仙道法術，召他入京，一個多月後放回原隱居地。庚戌，殿前都指揮使張永德報告，在下蔡打敗濠州送糧軍兩千人，奪得米船十多艘。執政大臣李穀因四肢麻木請假達一百天，三次上表請求解除所任職務，世宗没批准。

十二月己未朔，以給事中張鑄爲光禄卿，訴以官名與祖諱同，尋改秘書監，判光禄寺事。辛酉，以許州節度使韓通兼侍衛馬步軍都虞候。壬戌，以右領軍大將軍、權判三司張美領三司使。壬申，以滑州節度使兼殿前都指揮使、駙馬都尉張永德爲殿前都點檢。發陳、蔡、宋、亳、潁、曹、單等州丁夫城下蔡。辛巳，故襄邑令劉居方贈右補闕，男士衡賜學究出身，奬廉吏也。癸亥，詔兵部尚書張昭纂修太祖實録及梁均王、唐清泰帝兩朝實録。又詔曰："史館所少書籍，宜令本館諸處求訪補填。如有收得書籍之家，并許進書人據部帙多少等第，各與恩澤；如是卷帙少者，量給資帛。如館内已有之書，不在進納之限。仍委中書門下，於朝官内選差三十人，據見在書籍，各求真本校勘，署校官姓名，逐月具功課申報中書門下。"戊子，淮南道招討使李重進奏，破淮賊二千人塌山北。

十二月己未初一，任命給事中張鑄爲光禄卿，本人提出官名和祖父的名字相同，隨後改任秘書監，判光禄寺事。辛酉，任命許州節度使韓通兼侍衛馬步軍都虞候。壬戌，任命右領軍大將軍、權判三司張美領三司使。壬申，任命滑州節度使兼殿前都指揮使、駙馬都尉張永德爲殿前都點檢。抽調陳、蔡、宋、亳、潁、曹、單等州的民工修築下蔡城。辛巳，已故襄邑縣令劉居方追贈爲右補闕，賜給他的兒子劉士衡學究出身資格，這是表示對廉潔官吏的奬賞。癸亥，令兵部尚書張昭編撰太祖實録及梁均王、唐清泰帝兩朝的實録。又下詔説："史館中缺少的書籍，應令本館各處訪尋補充。如有收藏書籍的人家，都許諾進書人按部帙的大小決定等級，分别給予恩惠；如是卷數少的，酌情給予錢物絲綢。如館内已有的書，不在收集的範圍。并委托中書門下，在朝官内選派三十人，根據現有的書籍，分别尋找原本進行校勘，簽署校勘官員姓名，按月統計出完成數量申報中書門下。"戊子，淮南道招討使李重進報告，在塌山北擊潰淮南敵軍兩千人。

# 舊五代史卷一百一十七(周書八)

## 本紀第八

### 世宗紀(第四)

顯德四年春正月己丑朔，帝御崇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儀。詔天下見禁罪人，除大辟外，一切釋放。壬寅，兵部尚書張昭上言："奉詔編修太祖實録及梁、唐二末主實録。伏以撰《漢書》者先爲項籍，編《蜀記》者首序劉璋，貴神器之傳授有因，歷數之推遷得序。伏緣漢隱帝君臨在太祖之前，歷試之績，并在隱帝朝内，請先修隱帝實録，以全太祖之事功。又以唐末主之前有閔帝，在位四月，出奔於衛，亦未編紀，請修閔帝實録。其清泰帝實録，請書爲廢帝實録。"從之。丁未，淮南道招討使李重進奏，破淮賊五千人於壽州北。先是，李景遣其弟僞齊王達率全軍來援壽州，達留駐濠州，遣其將許文缜、邊鎬、朱元領兵數萬，溯淮而上，至紫金山，設十餘寨，與城内烽火相應。又築夾道數里，將抵壽春，爲運糧之路，至是爲重進所敗。戊申，詔取來月幸淮南。

二月庚申，以前工部侍郎王敏爲司農卿。辛酉，詔每遇入閤日，賜百官廊下食，從舊制也。淮南道行營都監向訓奏，破淮賊二千於黄蓍寨。甲戌，以樞密副使王朴爲權東京留守兼判開封府，以三司使張美爲大内都巡

顯德四年春正月己丑初一，世宗在崇元殿接受朝賀，儀仗侍衛符合規範。下詔説，天下在獄罪犯，除死罪外，一律釋放。壬寅，兵部尚書張昭上奏説："奉詔命編撰太祖實録及梁、唐兩國末代皇帝的實録。我認爲撰《漢書》的人首先記載項籍，編《蜀記》的人首先列舉劉璋，是注重帝位傳授的因果關係，使朝代的更替得以接續記録。我認爲漢隱帝統治天下在太祖之前，太祖初期履歷的業績，都在隱帝朝内，請先修隱帝實録，使太祖的功業記載完整。又因唐末代皇帝之前有閔帝，在位四個月，離京逃奔到衛州，也没有編撰記載，請修閔帝實録。關於清泰帝實録，請題名爲《廢帝實録》。"世宗同意了。丁未，淮南道招討使李重進報告，在壽州北擊潰淮南敵軍五千人。在這以前，李景派他的弟弟僞齊王李達率全軍來援壽州，李達留駐濠州，派他的部將許文缜、邊鎬、朱元領兵數萬，由淮河逆流而上，抵達紫金山，設置十多座營寨，用烽火與城内互相呼應。又修築數里長的兩側有夾墻的通道，準備直達壽春，作爲運糧的通道，到這時被李重進擊敗。戊申，世宗下詔定於下月親往淮南。

二月庚申，任命前工部侍郎王敏爲司農卿。辛酉，下令每逢入宫朝見的日子，在廊房下賜百官飲食，這是依照舊有的制度。淮南道行營都監向訓報告，在黄蓍寨擊潰淮南敵軍兩千人。甲戌，任命樞密副使王朴爲權東京留守兼判開封府，任命三司使張美爲大内都巡檢。乙亥，世宗

檢。乙亥，車駕發京師。乙酉，次下蔡。

三月庚寅旦，帝率諸軍駐於紫金山下，命今上率親軍登山擊賊，連破數寨，斬獲數千，斷其來路，賊軍首尾不相救。是夜，賊將朱元、朱仁裕、孫璘各舉寨來降，降其衆萬餘人。翌日，盡陷諸寨，殺獲甚衆，擒賊大將建州節度使許文縝、前湖南節度使邊鎬，其餘黨沿流東奔，帝自率親騎沿淮北岸追賊。及晡，馳二百餘里，至鎮淮軍，殺獲數千人，奪戰艦糧船數百艘，錢帛器仗不可勝數。甲午，詔發近縣丁夫城鎮淮軍，仍構浮梁於淮上。廬州都部署劉重進奏，殺賊三千人於壽州東山口，皆紫金山之潰兵也。戊戌，授宣徽南院使、淮南節度使向訓爲徐州節度使，充淮南道行營都監，即命屯鎮淮上。己亥，帝自鎮淮軍復幸下蔡。壬寅，賜淮南降軍許文縝、邊鎬已下萬五百人衣服錢帛有差。丙午，壽州劉仁贍上表乞降，帝遣閤門使張保續入城慰撫。翌日，仁贍復令子崇讓上表請罪。戊申，幸壽州城北，劉仁贍與將佐已下及兵士萬餘人出降，帝慰勞久之，恩賜有差。庚戌，詔移壽州於下蔡，以故壽州爲壽春縣。是日，曲赦壽州管內見禁罪人，自今月二十一日已前，凡有過犯，并從釋放。應歸順職員，并與加恩。壽州管界去城五十里內，放今年秋夏租稅。自來百姓，有曾受江南文字聚集山林者，并不問罪。如有曾相傷害者，今後不得更有相酬及經官論訴。自用兵已來，被擄却骨肉者，不計遠近，并許本家識認，官中給物收贖。曾經陣敵處所暴露骸骨，并仰收拾埋瘞。自前政令有不便於民者，委本州條例聞奏，當行厘革。辛

由京城出發。乙酉，抵達下蔡。

三月庚寅天明，世宗率衆軍在紫金山下安營，命令今皇帝趙匡胤率親兵登山殺敵，連續攻破幾座營寨，斬殺俘虜數千人，截斷了外部到此的通道，敵軍首尾不能相救。這晚，敵將朱元、朱仁裕、孫璘分別率全寨人馬來降，降服了敵軍部衆一萬多人。第二天，全部攻破各個營寨，斬殺俘虜很多敵人，活捉敵軍大將建州節度使許文縝、前湖南節度使邊鎬，敵軍殘餘的部衆順着河流東逃，世宗親自率領騎兵沿着淮河北岸追敵。到下午，奔馳兩百多里，抵達鎮淮軍，斬殺俘虜數千人，奪取戰艦糧船數百艘，錢幣絲絹器具兵械難以數計。甲午，下詔徵調附近縣的民工修築鎮淮軍城，仍舊在淮河上架設浮橋。廬州都部署劉重進報告，在壽州東山口殺掉敵兵三千人，他們都是紫金山潰敗的士兵。戊戌，任命宣徽南院使、淮南節度使向訓爲徐州節度使，充淮南道行營都監，當即令他駐軍鎮守淮河之濱。己亥，世宗由鎮淮軍再次前往下蔡。壬寅，賜給淮南降軍許文縝、邊鎬以下一萬零五百人多少不等的衣服錢帛。丙午，壽州劉仁贍上表請求投降，世宗派閤門使張保續入城慰勞安撫。第二天，仁贍又令兒子崇讓上表請罪。戊申，世宗親臨壽州城北，劉仁贍和文武要員以下及一萬多名士兵出城投降，世宗用了很長時間進行慰勞，給予不等的恩惠和賞賜。庚戌，下詔把壽州州府移到下蔡，以原壽州城爲壽春縣。這天，特赦壽州轄境內的在獄罪犯，自本月二十一日以前，凡有犯法行爲的人，都在釋放範圍。所有歸順的官吏，都給予優待。壽州轄境距城五十里以內，免除今年秋夏租稅。歷來百姓中，有曾經受到江南官府通緝而聚集山林的人，一概不追究罪責。如有曾受他們傷害的人，今後不准再有報復行爲及到官府控告。自從戰事發生以來，被搶走親人的民户，不論遠近，都允許本家相認，由公家出財物贖回。曾經對陣厮殺的地方，有遺棄在野外的尸骨，都責成各地埋葬。以前政令有不便於民衆的地方，責成本州分類上報，將進行改革。辛亥，任命僞

亥，以僞命清淮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劉仁贍爲特進、檢校太尉、兼中書令、鄆州節度使，以右羽林統軍楊信爲壽州節度使。是日，劉仁贍卒。壬子，以江南僞命西北面行營都監使、舒州團練使朱元爲蔡州防禦使，以江南僞命文德殿使、壽州監軍使周延構爲衛尉卿，以江南僞命壽州營田副使孫羽爲太僕卿，以壽州節度判官鄭牧爲鴻臚卿，賞歸順也。癸丑，追奪前許州行軍司馬韓倫在身官爵，配流沙門島。倫，侍衛馬軍都指揮使令坤之父也。令坤領陳州，倫在州干預郡政，掊斂之暴，公私患之，爲項城民武都等所訟。帝命殿中侍御史率汀就按之，倫詐報汀云"準詔赴闕"，汀即奏之。帝愈怒，遽令追劾，盡得其實，故有是命。遣左諫議大夫尹日就於壽州開倉賑饑民。丙辰，車駕發下蔡還京。

清淮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劉仁贍爲特進、檢校太尉、兼中書令、鄆州節度使，任命右羽林統軍楊信爲壽州節度使。這天，劉仁贍去世。壬子，任命江南僞西北面行營都監使、舒州團練使朱元爲蔡州防禦使，任命江南僞文德殿使、壽州監軍使周延構爲衛尉卿，任命江南僞壽州營田副使孫羽爲太僕卿，任命壽州節度判官鄭牧爲鴻臚卿，這是對他們歸順朝廷的獎賞。癸丑，剝奪前許州行軍司馬韓倫本人所有的官職爵位，流放沙門島。韓倫是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的父親。令坤兼管陳州，韓倫在州干預郡政，搜刮錢財的暴行，使公私都受到危害，被項城百姓武都等指控。世宗命殿中侍御史率汀前往陳州審察，韓倫用謊言通報率汀，說"奉詔令入京"，率汀立即報告朝廷。世宗更加憤怒，急速下令追查審判，獲得全部實情，所以有這項處分。派左諫議大夫尹日就到壽州開倉救濟飢民。丙辰，世宗由下蔡出發回京。

夏四月己巳，車駕至自下蔡。辛未，以江南僞命西北面行營應援使、前永安軍節度使、檢校太尉許文縝爲左監門衛上將軍、檢校太尉，以僞命西北面行營應援都軍使、前武安軍節度使邊鎬爲左千牛衛上將軍、檢校太傅。丙子，宰臣李穀以風痹經年，上章請退，凡三上章，不允。丁丑，斬内供奉官孫延希於都市，御厨使董延勛、副使張皓、武德副使盧繼昇并停職。時重修永福殿，命延希督役，上見役夫有就瓦中啖飯，以柿爲匕者，大怒，斬延希而罷延勛等。壬午，故彭城郡夫人劉氏追册爲皇后。癸未，故皇子贈左驍衛大將軍誼再贈太尉，追封越王；故皇子贈左武衛大將軍誠再贈太傅，追封吴王；故皇子贈左屯衛大將軍諴再贈太保，追封韓王。故皇弟贈太保侗再贈太傅，追封郯王；

夏四月己巳，世宗由下蔡回到京城。辛未，任命江南僞國的西北面行營應援使、前永安軍節度使、檢校太尉許文縝爲左監門衛上將軍、檢校太尉，任命僞國西北面行營應援都軍使、前武安軍節度使邊鎬爲左千牛衛上將軍、檢校太傅。丙子，執政大臣李穀因患風濕麻木症長達一年，上章請求退休，共三次上章，世宗不批准。丁丑，在都市中處决了内供奉官孫延希，御厨使董延勛、副使張皓、武德副使盧繼昇都被停職。當時重修永福殿，命孫延希負責這項工程，世宗看見民工中有人用瓦盛飯吃，用木片做小勺，十分氣憤，就殺了延希并撤了延勛等人的職務。壬午，已故彭城郡夫人劉氏追封爲皇后。癸未，已故皇子追贈左驍衛大將軍郭誼加贈爲太尉，追封爲越王；已故皇子追贈左武衛大將軍郭誠加贈爲太傅，追封爲吴王；已故皇子追贈左屯衛大將軍郭諴加贈爲太保，追封爲韓王。已故皇弟追贈太保郭侗加贈爲太傅，追封爲郯王；已故皇弟追贈司空郭信加贈爲司徒，追封爲杞王。已故皇第三妹

故皇弟贈司空信再贈司徒，追封杞王。故皇第三妹樂安公主追册莒國長公主，故皇第五妹永寧公主追册梁國長公主。故皇從弟贈左領軍大將軍守愿再贈左衛大將軍，故皇從弟贈左監門將軍奉超再贈右衛大將軍，故皇從弟贈左千牛衛將軍遜再贈右武衛大將軍。甲申，以先降到江南兵士，團結爲三十指揮，號懷德軍。

五月丁亥朔，帝御崇元殿受朝，仗衛如式。己丑，以新修永福殿改爲廣政殿。辛卯，以端午賜文武百僚衣服，書始也。癸巳，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宋州節度使、充淮南道行營都招討李重進加檢校太傅、兼侍中；以宣徽南院使、淮南節度使向訓爲徐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丙申，斬密州防禦副使侯希進於本郡。時太常博士張紀檢視本州夏苗，移牒希進分檢，希進以不奉朝旨，不從。紀具事以聞，帝怒，遣使斬之。丁酉，以滑州節度使兼殿前都點檢、駙馬都尉張永德爲澶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尉；以今上爲滑州節度使，加檢校太保，依前殿前都指揮使。今上以三年十月宣授同州節度使，未於正衙宣制，至是移鎮滑臺，故自永州防禦使授焉。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洋州節度使韓令坤爲陳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傅；以權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岳州防禦使袁彥爲曹州節度使，加檢校太保，并典軍如故。己亥，以左神武統軍劉重進爲鄧州節度使，以虎捷左廂都指揮使、閬州防禦使趙晁爲河陽節度使，以兗州防禦使白延遇爲同州節度使。辛丑，宰臣范質、李穀、王溥并加爵邑，改功臣。樞密使魏仁浦加檢校太傅，進封開國公。辛亥，知廬州行府事劉重進奏，相次殺敗賊，獲

樂安公主追封爲莒國長公主，已故皇第五妹永寧公主追封爲梁國長公主。已故皇從弟追贈左領軍大將軍守愿加贈左衛大將軍，已故皇從弟追贈左監門將軍奉超加贈右衛大將軍，已故皇從弟追贈左千牛衛將軍遜加贈右武衛大將軍。甲申，把先前投降過來的江南士兵組織成三十個指揮，取名叫懷德軍。

五月丁亥初一，世宗登坐崇元殿接受朝賀，儀仗侍衛符合規範。己丑，把新修的永福殿改名爲廣政殿。辛卯，因這天是端午節，賞賜衣服給文武百官，這裏記載的是當朝的第一次。癸巳，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宋州節度使、充淮南道行營都招討李重進加授檢校太傅、兼侍中；任命宣徽南院使、淮南節度使向訓爲徐州節度使，加授檢校太尉、同平章事。丙申，在密州處决了本郡防禦副使侯希進。當時太常博士張紀檢查本州夏季莊稼的種植情況，送出公文讓希進分擔檢查工作，希進因爲没有接到朝廷命令，不服從他的調遣。張紀把這事上報朝廷，世宗十分氣憤，派使者處决了希進。丁酉，任命滑州節度使兼殿前都點檢、駙馬都尉張永德爲澶州節度使，加授檢校太尉；任命今皇帝趙匡胤爲滑州節度使，加授檢校太保，仍舊爲殿前都指揮使。今皇帝於顯德三年十月由朝廷宣布任命爲同州節度使，還没有在正任衙門宣布委任令，到這時改任滑臺鎮將，所以這項任命是在永州防禦使職位上授予的。任命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洋州節度使韓令坤爲陳州節度使，加授檢校太傅；任命權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岳州防禦使袁彥爲曹州節度使，加授檢校太保，以上兩人統率侍衛軍的職務不變。己亥，任命左神武統軍劉重進爲鄧州節度使，任命虎捷左廂都指揮使、閬州防禦使趙晁爲河陽節度使，任命兗州防禦使白延遇爲同州節度使。辛丑，執政大臣范質、李穀、王溥都加授爵位封邑，改授功臣稱號。樞密使魏仁浦加授檢校太傅，進封開國公。辛亥，知廬州行府事劉重進報告，連續殺敗敵軍，繳獲戰船三十艘。壬子，任命宣徽北院使

戰船三十艘。壬子，以宣徽北院使吴延祚爲宣徽南院使，權西京留守，判河南府事。是月，詔中書門下，差官詳定格律。中書門下奏："差侍御史知雜事張湜等一十人詳定。候畢日，委御史臺尚書省四品已上、兩省五品已上官，參詳可否，送中書門下議定，奏取進止。"從之。

吴延祚爲宣徽南院使，權西京留守，判河南府事。這月中，令中書門下派官審察編制法律條令。中書門下上奏説："委派侍御史知雜事張湜等十人審察編制。到完成的時候，責成御史臺尚書省四品以上、中書門下兩省五品以上的官員，斟酌討論是否得當，送中書門下省商議統一，上報陛下裁決。"世宗同意了。

六月丁巳，前濠州刺史齊藏珍以罪棄市。己未，以責授耀州司馬鍾謨爲衛尉少卿，賜紫。帝既誅孫晟，尋竄謨爲耀州，既而悔之，故有是命。辛酉，西京奏，伊陽山谷中有金屑，民淘取之，詔勿禁。乙酉，詔在朝文資官再舉堪爲令、録、從事者各一人。

六月丁巳，前濠州刺史齊藏珍因犯罪被處決。己未，任命以前貶降的耀州司馬鍾謨爲衛尉少卿，賜給紫色官服。世宗處決孫晟後，隨後又將鍾謨逐出京去作耀州屬官，不久感到後悔，所以有這項任命。辛酉，西京報告，伊陽山谷中有金屑，百姓用水淘洗而獲得，世宗下令不予禁止。乙酉，下令在朝的文職官員，再推舉勝任縣令、録事參軍、從事的人各一名。

秋七月丁亥，以前徐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武行德爲左衛上將軍。先是，詔行德分兵屯定遠縣，既爲淮寇所襲，王師死者數百人，帝懲其僨軍之咎，故以環衛處之。以前河陽節度使李繼勳爲右衛大將軍，責壽春南寨之敗也。壬辰，以刑部尚書王易爲太子少保致仕，以右監門衛上將軍蓋萬爲左衛上將軍致仕。己酉，司農卿王敏卒。甲辰，詔曰："準令，諸論田宅婚姻，起十一月一日至三月三十日止者。州縣爭論，舊有厘革，每至農月，貴塞訟端。近聞官吏因循，由此成弊，凡有訴競，故作逗遛，至時而不與盡辭，入務而即便停罷，强猾者因兹得計，孤弱者無以自伸。起今後應有人論訴陳辭狀，至二月三十日權停。若是交相侵奪、情理妨害、不可停滯者，不拘此限。"

秋七月丁亥，任命前徐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武行德爲左衛上將軍。在這以前，令行德分兵駐守定遠縣，不久遭到淮南敵軍的襲擊，朝廷兵馬死了數百人，世宗懲罰他的敗軍罪責，所以把他安置在禁衛將領的職位上。任命前河陽節度使李繼勳爲右衛大將軍，這是對他在壽春南寨戰敗的處分。壬辰，刑部尚書王易以太子少保職銜退休，右監門衛上將軍蓋萬以左衛上將軍職銜退休。己酉，司農卿王敏去世。甲辰，世宗下詔説："根據法令，有關於田宅婚姻訴訟，由十一月一日起至三月三十日止進行審理一項。至於州縣民事訴訟，原已有所改革，每到農忙季節，貴在杜絶訴訟的發生。近來得知官吏墨守舊規，因此造成弊病，凡有訴訟争執，故意進行拖延，在審理的期限内不予結案，進入農忙時節就停止審理，豪强奸猾的人因此獲得滿足，勢單力薄的人無力申訴冤屈。從今以後凡有人呈遞狀子進行指控，到二月三十日暫時停止。如是交相侵奪、妨害情理、不能積壓的案件，就不受這條律令的約束。"

八月乙卯朔，兵部尚書張昭上疏，望準唐朝故事，置制舉以罩英才。帝覽而善之，因命昭具制舉合行

八月乙卯初一，兵部尚書張昭進呈奏章，希望依照唐朝的先例，設置制舉科考試科目，以收羅優秀人才。世宗看了奏章後認爲很好，於是命

事件，條奏以聞。丙辰，以太常卿田敏爲工部尚書，以太子賓客司徒詡爲太常卿。辛未，詔在朝武班，各舉武勇膽力堪爲軍職者一人。甲戌，賜左監門上將軍許文縝、右千牛上將軍邊鎬、右衛大將軍王環、衛尉卿周延構、太府卿馮延魯、太僕卿鄭牧、鴻臚卿孫羽、衛尉少卿鍾謨、工部郎中何幼冲各冬服絹二百匹，綿五百兩。文縝已下，皆吴、蜀之士也。乙亥，宰臣李穀罷相，守司空，加食邑實封。穀抱疾周歲，累上表求退，至是方允其請。以樞密副使、户部侍郎王朴爲樞密使、檢校太保。癸未，前濮州刺史胡立自僞蜀迴，蜀主孟昶寓書於帝，其末云："昶昔在齠齔，即離并都，亦承皇帝鳳起晉陽，龍興汾水，合叙鄉關之分，以陳玉帛之歡。儻蒙惠以嘉音，佇望專馳信使，謹因胡立行次，聊陳感謝披述"云。初，王師之伐秦、鳳也，以立爲排陣使，既而爲蜀所擒。及秦、鳳平，得降軍數千人，其後帝念其懷土，悉放歸蜀，至是蜀人知感，故歸立於我。昶本生於太原，故其書意願與帝推鄉里之分，帝怒其抗禮，不答。

九月甲申朔，宰臣王溥、樞密使王朴皆丁内艱，并起復舊位。以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宋州節度使李重進爲鄆州節度使，典軍如故。己丑，以前翰林學士、禮部侍郎竇儀爲端明殿學士，依前禮部侍郎。

冬十月丙辰，賜京城内新修四寺額，以天清、天壽、顯静、顯寧爲名。壬戌，左藏庫使符令光棄市。時帝再議南征，先期敕令光廣造軍士袍襦，不即辦集，帝怒，命斬之。時宰臣等至庭救解，帝起入宫，遂戮於都

張昭提供制舉考試科目應當施行的事項，一條一款地向自己報告。丙辰，任命太常卿田敏爲工部尚書，任命太子賓客司徒詡爲太常卿。辛未，令在朝武臣，各推舉勇猛膽大勝任軍職的人一名。甲戌，分别賜給左監門上將軍許文縝、右千牛上將軍邊鎬、右衛大將軍王環、衛尉卿周延構、太府卿馮延魯、太僕卿鄭牧、鴻臚卿孫羽、衛尉少卿鍾謨、工部郎中何幼冲冬季衣料絹二百匹，綿五百兩。許文縝以下幾人，都是吴、蜀地區的人士。乙亥，執政大臣李穀解除宰相職務，爲守司空，加授封地及實際享受的封地税收。李穀疾病纏身整整一年，多次上表請求退休，到這時纔答應他的請求。任命樞密副使、户部侍郎王朴爲樞密使、檢校太保。癸未，前濮州刺史胡立由僞蜀國返回，蜀國主孟昶寄給世宗書信，書信的末尾説："在我以前還是孩童的時候，就離開了并都，又承蒙皇帝在晉陽發祥，在汾水之濱開國，正該叙説同鄉的情分，以便奉行睦鄰的友好。如蒙美言惠贈，敬盼特遣信使，恭因胡立上路，略表衷心的感謝。"先前，朝廷的兵馬征伐秦、鳳兩州的時候，任命胡立爲排陣使，後來被蜀軍俘虜。當攻克秦州、鳳州時，收復降軍數千人，隨後世宗同情他們懷念故土，全部放回蜀國，到這時蜀人産生感激之情，所以把胡立送回我國。孟昶本出生於太原，所以他在書信中表示願意和世宗叙定同鄉的情分，世宗對他的分庭抗禮很氣憤，不作答覆。

九月甲申初一，執政大臣王溥、樞密使王朴都因母親去世而離任守喪，這時由喪期中起用，都恢復原職。任命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宋州節度使李重進爲鄆州節度使，統率侍衛軍的職務同前。己丑，任命前翰林學士、禮部侍郎竇儀爲端明殿學士，仍舊爲禮部侍郎。

冬十月丙辰，賜給京城内新修的四座寺院匾額，以天清、天壽、顯静、顯寧爲名。壬戌，處决左藏庫使符令光。當時世宗打算再次南征，提前令令光大量製作軍士的長衣短襖，没有及時完成，世宗大怒，下令處决他。這時執政大臣等到殿廷説情解救，世宗起身進入内宫，於是在鬧市

市。令光出勛閥之後，歷職内庭，以清慎自守，累總繁劇，甚有廉幹之譽。帝素重其爲人，每加委用，至是以小過見誅，人皆冤之。戊午，詔懸制科凡三：其一曰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其二曰經學優深可爲師法科，其三曰詳閑吏理達於教化科。不限前資、見任職官，黄衣草澤，并許應詔。時兵部尚書張昭條奏，請興制舉，故有是命。癸亥，河東僞命麟州刺史楊重訓以城歸順，授重訓本州防禦使、檢校太傅。戊辰，詔取月内車駕暫幸淮上。己巳，以樞密使王朴爲權東京留守，以三司使張美爲大内都點檢。壬申，駕發京師。壬午，以前鄆州節度使郭從義爲徐州節度使，以徐州節度使向訓爲宋州節度使。

十一月癸未朔，以内客省使昝居潤爲宣徽北院使，權東京副留守。丙戌，車駕至濠州城下。戊子，親破十八里灘。寨在濠州東北淮水之中，四面阻水，上令甲士數百人跨駝以濟。今上以騎軍浮水而渡，遂破其寨，擄其戰艦而迴。癸巳，帝親率諸軍攻濠州，奪關城，破水寨，賊衆大敗，焚戰艦七十餘艘，斬首二千級，進軍攻羊馬城。丙申夜，僞濠州團練使郭廷謂上表陳情，且言家在江南，欲遣人稟命於李景，從之。辛丑，帝自濠州率大軍水陸齊進，循淮而下，命今上率精騎爲前鋒。癸卯，大破淮賊於渦口，斬首五千級，收降卒二千餘人，奪戰船三百艘，遂鼓行而東，以追奔寇，晝夜不息，沿淮城栅所至皆下。乙巳，至泗州，今上乘勢麾軍，焚郭門，奪月城，帝親冒矢石以攻其壘。丙午，日南至，從臣拜賀於月城之上。

十二月乙卯，泗州守將范再遇以

處决了令光。令光是出自功勛名門的後代，歷任内廷職務，能保持清廉謹慎的作風，一直負責繁雜艱巨的工作，有很高的廉潔幹練的聲譽。世宗一向看重他的爲人，每每加以重用，到這次因小過失被殺，人人都感到冤枉。戊午，下令設置制舉考試科目共三項：第一項稱作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第二項稱作經學優深可爲師法科，第三項稱作詳閑吏理達於教化科。不限以前資歷、現任官職，以至尋常百姓，都允許應命參試。當時兵部尚書張昭分條上報，請設置制舉考試科目，所以有這道命令。癸亥，河東僞國的麟州刺史楊重訓獻城歸順，任命重訓爲本州防禦使、檢校太傅。戊辰，世宗下詔定於本月内親往淮河一帶暫住。己巳，任命樞密使王朴爲權東京留守，任命三司使張美爲大内都點檢。壬申，世宗由京城出發。壬午，任命前鄆州節度使郭從義爲徐州節度使，任命徐州節度使向訓爲宋州節度使。

十一月癸未初一，任命内客省使昝居潤爲宣徽北院使，權東京副留守。丙戌，世宗抵達濠州城下。戊子，世宗親自攻破十八里灘的敵寨。敵寨設在濠州東北的淮河中，四面有水阻隔，世宗令數百名武士跨騎駝渡過去。今皇帝趙匡胤率騎兵浮在水面游過去，於是攻破此寨，繳獲敵人的戰艦而返回。癸巳，世宗親率衆軍進攻濠州，奪取陸路關卡，攻破水軍營寨，敵衆大敗，燒毁敵艦七十多艘，殺敵兩千人，進軍攻取州城外圍加築的羊馬城。丙申夜，僞國的濠州團練使郭廷謂上表陳述苦衷，并説家在江南，打算派人向李景請命，世宗同意了。辛丑，世宗從濠州率大軍分水陸兩路一起進發，順着淮河下行，命今皇帝趙匡胤率精鋭騎兵作前鋒。癸卯，在渦口大敗淮南敵軍，殺敵五千人，收降兩千多人，奪取戰船三百艘，接着向東前進，追擊逃敵，晝夜不停，淮河沿岸的城池營寨都已攻下。乙巳，抵達泗州，今皇帝趙匡胤趁勢指揮兵馬，火燒城門，奪取了州城外臨河構築的月城，世宗親自冒着飛箭石彈進攻敵城。丙午，爲冬至日，隨從官員在月城上向世宗拜賀。

十二月乙卯，泗州守將范再遇獻城投降，任

其城降，授再遇宿州團練使。戊午，帝自泗州率衆東下，命今上領兵行於南岸，與帝夾淮而進。己未，至清口，追及淮賊，軍行鼓噪之聲，聞數十里。辛酉，至楚州西北，大破賊衆，水陸俱奔，有賊船數艘，順流而逸。帝率驍騎與今上追之數十里，今上擒賊大將僞保義軍節度使、江北都應援使陳承昭以獻。收獲舟船，除焚蕩外得三百餘艘，將士除殺溺外得七千餘人。初，帝之渡淮也，比無水戰之備，每遇賊之戰棹，無如之何，敵人亦以此自恃，有輕我之意。帝即於京師大集工徒，修成艨艦，逾歲得數百艘，兼得江、淮舟船，遂令所獲南軍教北人習水戰出没之勢，未幾，舟師大備。至是水陸皆捷，故江南大震。壬戌，僞命濠州團練使郭廷謂以城歸順。乙丑，雄武軍使崔萬迪以漣水歸順。丙寅，以郭廷謂爲亳州防禦使，以僞命濠州兵馬都監陳遷爲沂州團練使，以僞命保義軍節度使陳承昭爲右監門上將軍。江南李景遣兵驅擄揚州士庶渡江，焚其州郭而去。丙子，故同州節度使白延遇贈太尉，故濠州刺史唐景思贈武清軍節度使。丁丑，泰州平。

命再遇爲宿州團練使。戊午，世宗由泗州率領人馬東下，命令今皇帝趙匡胤領兵由南岸行進，和世宗隔淮河并行。己未，抵達清口，追上淮南敵軍，軍隊陣列中擊鼓吶喊的聲音，數十里外都能聽到。辛酉，到達楚州西北，大敗敵軍，敵人水陸兩路一起潰逃，有數艘敵船順流逃走。世宗率精鋭騎兵和今皇帝追趕了數十里，今皇帝活捉敵軍大將僞國保義軍節度使、江北都應援使陳承昭，向世宗報捷。繳獲的船隻，除燒毁的外共得三百多艘，將士除殺死淹死的外共俘獲七千多人。先前，世宗渡淮的時候，都没有水上作戰的準備，每遇敵軍戰船，無可奈何，敵人也因此自恃，有輕視我軍的意思。世宗就在京城招集大量匠人民工，製造樓船，過了一年，共得數百艘，又繳獲到江、淮戰船，於是命俘獲的南方士兵教北方人練習水戰進退的法度，不久，建成了一支實力雄厚的水軍。到這次水陸兩軍都獲勝，所以江南人十分震驚。壬戌，僞國的濠州團練使郭廷謂獻城歸順。乙丑，雄武軍使崔萬迪獻漣水縣歸順。丙寅，任命郭廷謂爲亳州防禦使，任命僞國濠州兵馬都監陳遷爲沂州團練使，任命僞國保義軍節度使陳承昭爲右監門上將軍。江南李景派兵强迫揚州官民渡過長江，焚燒州城後離去。丙子，已故同州節度使白延遇追贈爲太尉，已故濠州刺史唐景思追贈爲武清軍節度使。丁丑，平定泰州。

# 舊五代史卷一百一十八(周書九)

## 本紀第九

### 世宗紀(第五)

顯德五年春正月癸未朔，帝在楚州城下，從臣詣行宫稱賀。乙酉，降同州爲郡。右驍衛將軍王環卒。丙戌，右龍武將軍王漢璋奏，攻海州。戊子，詔："諸道幕職州縣官，并以三周年爲考限，閏月不在其内，州府不得差攝官替正官"云。己丑，詔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權知揚州軍府事。庚寅，發楚州管内丁壯，開鸛河以通運路。乙巳，帝親攻楚州。時今上在楚州城北，晝夜不解甲胄，親冒矢石，麾兵以登城。丙午，拔之，斬僞守將張彦卿等，六軍大掠，城内軍民死者萬餘人，廬舍焚之殆盡。

二月甲寅，僞命天長軍使易贇以城歸順。戊午，車駕發楚州南巡。丁卯，駐蹕於廣陵，詔發揚州部内丁夫萬餘人城揚州。帝以揚州焚蕩之後，居民南渡，遂於故城内就東南别築新壘。戊辰，遣使祭故淮南節度使楊行密、故昇府節度使徐温等墓。癸酉，幸揚子渡觀大江。乙亥，黄州刺史司超奏，破淮賊三千人，擒僞舒州刺史施仁望。丙子，隰州奏，河東賊軍逃遁。時劉鈞聞帝南征，發兵圍隰州，巡檢使李謙溥以州兵拒之而退。

三月壬午朔，幸泰州。丁亥，復幸廣陵。辛卯，幸迎鑾江口。遣右

顯德五年春正月癸未初一，世宗在楚州城下，隨從官員到行宫向他致賀。乙酉，降同州軍鎮爲行政州。右驍衛將軍王環去世。丙戌，右龍武將軍王漢璋報告，向海州發起了攻擊。戊子，世宗下詔説："各道州縣屬官，都以三周年爲考核期限，閏月不算在内，州府不准派代理官替换正任官。"己丑，命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代理揚州軍府事。庚寅，徵調楚州轄境内的青壯年開鑿鸛河，以便疏通運輸通道。乙巳，世宗親自進攻楚州。當時今皇帝趙匡胤在楚州城北，晝夜不脱甲胄，親自冒着飛箭石彈，指揮兵士登城。丙午，攻克楚州，殺死僞守將張彦卿等，六軍大肆搶劫，城内軍民一萬多人身亡，房屋幾乎被燒光。

二月甲寅，僞天長軍使易贇獻城歸順。戊午，世宗由楚州出發南征。丁卯，暫時停留在廣陵，下令徵調揚州境内民工一萬多人修築揚州城。世宗因揚州遭到焚毁後，居民渡江南去，於是就在故城内選定東南一角另築新城。戊辰，派使者祭奠已故淮南節度使楊行密、已故昇府節度使徐温等人的墳墓。癸酉，世宗親臨揚子渡觀察長江。乙亥，黄州刺史司超報告，擊潰淮南敵軍三千人，活捉僞國舒州刺史施仁望。丙子，隰州報告，河東敵軍逃走。當時劉鈞得知世宗南征，調兵圍困隰州，巡檢使李謙溥率州兵抵抗，河東軍就退去了。

三月壬午初一，世宗前往泰州。丁亥，又回到廣陵。辛卯，前往迎鑾江口。派右武衛大將

武衛大將軍李繼勳率舟師至江島以觀寇。癸巳，帝臨江望見賊船數十艘，命今上帥戰棹以追之，賊軍退去，今上直抵南岸，焚其營栅而迴。甲午，以右武衛大將軍李繼勳爲左領軍上將軍。乙未，殿前都虞候慕容延釗奏，大破賊軍於東汭州。丙申，江南李景遣其臣兵部侍郎陳覺奉表陳情，兼貢羅縠紬絹三千匹，乳茶三千斤，及香藥犀象等。覺至行在，睹樓船戰棹已泊於江岸，以爲自天而降，愕然大駭。丁酉，荆南高保融奏，本道舟師已至鄂州。

軍李繼勳率水軍到長江中的島嶼觀察敵情。癸巳，世宗到長江邊望見數十艘敵船，命今皇帝率戰船追擊，敵軍退去，今皇帝直抵南岸，燒毁敵軍營栅後纔返回。甲午，任命右武衛大將軍李繼勳爲左領軍上將軍。乙未，殿前都虞候慕容延釗報告，在東汭州大敗敵軍。丙申，江南李景派他的臣下兵部侍郎陳覺上表陳訴衷情，并且貢獻多種絲織品三千匹，乳茶三千斤及香藥犀象等。陳覺來到行宫，見樓船戰艦已停靠在長江岸邊，以爲是從天而降，簡直驚呆了。丁酉，荆南高保融報告，本道水軍已抵達鄂州。

戊戌，兩浙錢俶奏，差發戰棹四百艘，水軍萬七千人，已泊江岸，請師期。己亥，今上率水軍破賊船百餘隻於瓜步。是日，李景遣其臣劉承遇奉表以廬、舒、蘄、黄等四州來獻，且請以江爲界。帝報曰：“皇帝恭問江南國主。使人至，省奏請分割舒、廬、蘄、黄等州，畫江爲界者。頃逢多事，莫通玉帛之歡；適自近年，遂構干戈之役。兩地之交兵未息，蒸民之受弊斯多。一昨再辱使人，重尋前意，將敦久要，須盡縷陳。今者承遇爰來，封函復至，請割州郡，仍定封疆，猥形信誓之辭，備認始終之意，既能如是，又復何求。邊陲頓静於烟塵，師旅便還於京闕，永言欣慰，深切誠懷。其常、潤一路及沿江兵棹，今已指揮抽退；兼兩浙、荆南、湖南水陸兵士，各令罷兵；其廬、黄、蘄三路將士，亦遣抽拔近内，候彼中起揭逐處將員及軍都家口丁畢，祇請差人勾唤在彼將校，交割州城”云。淮南平，凡得州十四、縣六十、户二十二萬六千五百七十四。

戊戌，兩浙錢俶報告，調撥戰船四百艘，水軍一萬七千人，已屯集長江岸邊，請決定出戰日期。己亥，今皇帝率水軍在瓜步擊敗敵船一百多艘。這天，李景派他的臣下劉承遇帶上表章來獻廬、舒、蘄、黄等四州，并請求以長江爲界。世宗回書説：“皇帝恭敬地問候江南國主。你的使者到來，我已瞭解你奏請分割舒、廬、蘄、黄等州，劃長江爲界一事。近來多事，没達成友好條約；正是從近年以來，就形成戰争。兩地交兵没有停息，百姓受害實在多。前些日子承蒙再次派遣使者，重申先前的心意，打算促成舊約，必然盡情叙説。現在承遇爲此前來，文書再次送達，請求割讓州郡，并且劃定疆界，反復表達堅定的誓言，完全理解前後的心意，你既能做到這些，我還有什麽苛求。邊疆頓時由戰火紛飛恢復平静，部隊即刻向京城撤回，永遠感到欣喜寬慰，深合坦誠胸懷。關於常州、潤州一綫及沿長江岸的兵士戰船，現已下令後撤；又對兩浙、荆南、湖南的水軍陸軍，分别下令退兵；至於廬、黄、蘄三路將士，也指令撤離至近郊，等這幾州散處各地的將官、軍都及家屬全部上路後，祇請派人通知在近郊的將領，交割州城。”淮南戰事平息，共取得十四州、六十縣、人口二十二萬六千五百七十四户。

先是，李景以江南危蹙，謀欲傳

在這以前，李景因江南危急，打算傳位給太

位于世子，使附庸於我，故遣陳覺上表陳叙。至是帝以既許其通好，乃降書以答之，曰：“别睹來章，備形縟旨，叙此日傳讓之意，述向來高尚之懷。仍以數歲已還，交兵不息，備論追悔之事，無非剋責之辭，雖古人有引咎責躬，因災致懼，亦無以過此也。况君血氣方剛，春秋甚富，爲一方之英主，得百姓之歡心。即今南北才通，疆埸甫定，是玉帛交馳之始，乃干戈載戢之初，豈可高謝君臨，輕辭世務，與其慕希夷之道，曷若行康濟之心。重念天災流行，分野常事，前代賢哲，所不能逃。苟盛德之日新，則景福之彌遠，勉修政理，勿倦經綸，保高義於初終，垂遠圖於家國，流芳貽慶，不亦美乎！”

子，讓他去做周國的附庸，所以派陳覺上表陳述。到這時世宗因已許諾與他講和，就作書答覆他，書中説：“看閲你另上的表章，展示了多重的心思，叙述今日傳位的打算，陳述往常高尚的情懷。又因數年以來，争戰不止，一一述説追悔的事件，無一不是自責的言詞，雖然古人有認錯自責、因災自警的情况，也不能超過你的作爲了。何况你精力正旺，壽命還長，爲一方的英明君主，得百姓的歡心。現在南北纔通好，邊境剛安定，是友好往來的開端，征戰止息的初年，怎麽可以遠避帝位，輕易地辭去世務，與其向往虚幻幽深的境界，哪如施展普救衆生的抱負。又想到天災的不斷出現，是國家常遇的事件，前代的賢主明君，也不能有所迴避。祇要盛德一天天地增長，大福就能永享不盡，你應努力整頓行政法規，不要厭倦治國頭緒紛繁，始終保持高尚的情義，爲家爲國留下久遠的良策，流傳美名，造福子孫，不也很好嗎！”

庚子，詔曰：“比者以近年貢舉，頗是因循，頻詔有司，精加試練，所冀去留無濫，優劣昭然。昨據貢院奏，今年新及第進士等，所試文字，或有否臧，爰命辭臣，再令考覆，庶涇、渭之不雜，免玉石之相參。其劉坦、戰貽慶、李頌、徐緯、張覬等詩賦稍優，宜放及第；王汾據其文辭，亦未精當，念以頃曾剥落，特與成名；熊若谷、陳保衡皆是遠人，深可嗟念，亦放及第；郭峻、趙保雍、楊丹、安玄度、張昉、董咸則、杜思道等，未甚苦辛，并從退黜，更宜修進，以俟將來。知貢舉、右諫議大夫劉濤選士不當，有失用心，責授右贊善大夫，俾令省過，以戒當官。”先是，濤於東京放榜後，引新及第進士劉坦已下一十五人赴行在，帝命翰林學士李昉覆試，故有是命。

庚子，世宗下詔説：“前段時間因近年的科舉，很大程度上是墨守陳規，頻頻令有關官署，更加精心地考查挑選，希望能做到取捨無錯，優劣顯然。昨據貢院報告，今年新及第的進士等，所試的文字，有優有劣，於是命令掌管文辭的官員，再次進行考核，希望像涇水、渭水一般不混淆，以免美玉和石塊摻和到一起。其中劉坦、戰貽慶、李頌、徐緯、張覬等詩賦稍優，應録取爲進士；王汾根據他的文辭，也不精當，考慮到他前次曾名落孫山，破例成全他；熊若谷、陳保衡都是遠方人，實在值得同情，也録取爲進士；郭峻、趙保雍、楊丹、安玄度、張昉、董咸則、杜思道等，没怎麽下苦功，都予以斥退，應進一步學習提高，以待將來再考。知貢舉、右諫議大夫劉濤選士不當，不够盡心，貶任右贊善大夫，讓他反省自己的過失，以作爲在職官員的警告。”在這以前，劉濤在東京發榜後，帶領新及第進士劉坦以下十五人前往世宗行宫，世宗命翰林學士李昉覆試，所以有這道命令。

壬寅，復幸揚州，改廬州軍額爲保信軍。甲辰，以右龍武統軍趙贊爲

壬寅，世宗再次親臨揚州，改廬州軍號爲保信軍。甲辰，任命右龍武統軍趙贊爲廬州節度

廬州節度使，以殿前都虞候慕容延釗爲淮南節度使兼殿前副指揮使。遣鹽城監使申屠諤齎書及御馬十匹，金銀銜全，散馬四十匹，羊千口，賜江南李景。諤先爲王師所俘，故遣之。丙午，江南李景遣所署宰相馮延巳獻犒軍銀十萬兩，絹十萬匹，錢十萬貫，茶五十萬斤，米麥二十萬石。庚戌，詔："故淮南節度使楊行密、故昇府節度使徐温，各給守冢户。應江南臣僚有先代墳墓在江北者，委所在長吏差人檢校。"辛亥，李景遣所署臨汝郡公徐遼進買宴錢二百萬，并遣伶官五十人與遼俱來獻壽觴。

使，任命殿前都虞候慕容延釗爲淮南節度使兼殿前副指揮使。派鹽城監使申屠諤帶着書信及配備金銀嚼子的御馬十匹，散馬四十匹，羊一千隻，賜給江南李景。申屠諤先前被朝廷大軍俘虜，所以讓他前去。丙午，江南李景派他任命的宰相馮延巳獻犒勞部隊的銀十萬兩，絹十萬匹，錢十萬貫，茶五十萬斤，米麥二十萬石。庚戌，世宗下詔説："已故淮南節度使楊行密、已故昇府節度使徐温，各給守墓人户。凡江南官員有先輩墳墓在江北的，責成所在地長官派員整理。"辛亥，李景派自己任命的臨汝郡公徐遼進獻買宴錢二百萬，并派出五十名樂師和遼一起來向世宗獻酒祝壽。

夏四月癸丑，宴從臣及江南進奉使馮延巳等於行宫，徐遼代李景捧壽觴以獻，進金酒器、御衣、犀帶、金銀、錦綺、鞍馬等。乙卯，車駕發揚州還京。丙辰，太常博士、權知宿州軍州事趙礪除名，坐推劾弛慢也。先是，翰林醫官馬道玄進狀，訴壽州界被賊殺却男，獲正賊，見在宿州，本州不爲勘斷。帝大怒，遣端明殿學士竇儀乘驛往按之，及獄成，坐族死者二十四人。儀奉辭之日，帝旨甚峻，故儀之用刑傷於深刻。戊午，以前延州留後李彦頵爲滄州留後。庚申，新太廟成，遷五廟神主入於其室。壬申，至自淮南。癸酉，命宣徽北院使昝居潤判開封府事。甲戌，澶州節度使張永德準詔赴北邊，以契丹犯境故也。丁丑，兩浙奏，四月十九日杭州火，廬舍府署延燒殆盡。

夏四月癸丑，世宗在行宫宴集隨從官員及江南進奉使馮延巳等，徐遼代表李景舉杯敬獻世宗，進貢金酒器、御衣、犀帶、金銀、錦緞、鞍馬等。乙卯，世宗由揚州出發回京。丙辰，太常博士、權知宿州軍州事趙礪被開除官籍，這是因他審案拖延懈怠的緣故。在這以前，翰林醫官馬道玄進狀，訴説在壽州境内被賊人殺死兒子，已捉到主犯，現在宿州，本州不予審判。世宗大怒，派端明殿學士竇儀乘驛車前去審理，當案件審理完畢，受牽連而處死的罪犯族人有二十四名。竇儀奉命出行的時候，世宗的指令很嚴峻，所以竇儀用刑過於嚴厲。戊午，任命前延州留後李彦頵爲滄州留後。庚申，新太廟落成，遷五祖廟的神位放入新廟的廟室。壬申，世宗由淮南回到京城。癸酉，命宣徽北院使昝居潤判開封府事。甲戌，澶州節度使張永德奉命奔赴北方邊境，是因契丹侵犯邊疆的緣故。丁丑，兩浙報告，四月十九日杭州發生火災，火勢蔓延，房屋官府幾乎被燒光了。

五月辛巳朔，上御崇元殿受朝，仗衛如式。詔："侍衛諸軍及諸道將士，各賜等第優給。應行營將士殁於王事者，各與贈官，親的子孫，并量才録用，傷夷殘廢者，别賜救接。淮南諸州及徐、宿、宋、亳、陳、潁、

五月辛巳初一，世宗登坐崇元殿接受朝賀，儀仗侍衛如同常規。世宗下詔説："侍衛軍及各道將士，按等次分别賜予優厚待遇。所有爲國事殉難的行營將士，分别贈與官號，對他們的直系子孫，一概量才録用，受傷殘廢的人，專門給予救濟。淮南各州及徐、宿、宋、亳、陳、潁、

許、蔡等州，所欠去年秋夏税物，并與除放”云。丙戌，命端明殿學士竇儀判河南府兼知西京留守事。辛卯，以襄州節度使安審琦爲青州節度使；以許州節度使韓通爲宋州節度使，依前兼侍衛馬步都虞候；以宋州節度使向訓爲襄州節度使；以今上爲忠武軍節度使，依前殿前都指揮使。淮南之役，今上之功居最，及是命之降，雖云酬勛，止於移鎮而已，賞典太輕，物議不以爲允。癸巳，以左武衛上將軍武行德爲鄜州節度使，以右神武統軍宋延渥爲滑州節度使，以前同州留後王暉爲相州留後。乙未，立東京羅城諸門名額，東二門曰寅賓、延春，南三門曰朱明、景風、畏景，西二門曰迎秋、肅政，北三門曰元德、長景、愛景。辛丑，幸懷信驛。乙巳，詔在朝文資官各再舉堪爲幕職令録一人。戊申，以襄州節度使向訓兼西南面水陸發運招討使。己酉，以太府卿馮延魯充江南國信使，以衛尉少卿鍾謨爲副。賜李景御衣，玉帶，錦綺羅縠帛共十萬匹，金器千兩，銀器萬兩，御馬五匹，金玉鞍轡全，散馬百匹，羊三百匹。賜江南世子李弘冀器幣鞍馬等。别賜李景書曰：“皇帝恭問江南國主。煮海之利，在彼海濱，屬疆壤之初分，慮供食之有闕。江左諸郡，素號繁饒，然於川澤之間，舊無斥鹵之地，曾承素旨，常在所懷，願均收積之餘，以助軍旅之用。已下三司，逐年支撥供軍食鹽三十萬石。”又賜李景今年曆日一軸。

許、蔡等州，所欠去年秋夏兩季税物，一概予以免除。”丙戌，任命端明殿學士竇儀判河南府兼知西京留守事。辛卯，任命襄州節度使安審琦爲青州節度使；任命許州節度使韓通爲宋州節度使，仍舊兼侍衛馬步軍都虞候；任命宋州節度使向訓爲襄州節度使；任命今皇帝趙匡胤爲忠武軍節度使，仍舊擔任殿前都指揮使。淮南戰爭中，今皇帝的功勞在第一，到這道命令頒布，雖説是酬謝功勞，不過是調換一個軍鎮而已，行賞的規格太低，當時人認爲不公正。癸巳，任命左武衛上將軍武行德爲鄜州節度使，任命右神武統軍宋延渥爲滑州節度使，任命前同州留後王暉爲相州留後。乙未，確定東京外城各門的名稱，東面兩道門分别叫寅賓、延春，南面三道門分别叫朱明、景風、畏景，西面兩道門分别叫迎秋、肅政，北面三道門分别叫元德、長景、愛景。辛丑，世宗前往懷信驛。乙巳，令在朝文職官員各自再推薦勝任軍府屬官、縣令、録事參軍的人一名。戊申，任命襄州節度使向訓兼西南面水陸發運招討使。己酉，任命太府卿馮延魯任江南國信使，任命衛尉少卿鍾謨爲副使。賜給李景御衣，玉帶，各種絲織品共十萬匹，金器千兩，銀器萬兩，御馬五匹，配備有金玉製作的馬鞍籠頭，散馬一百匹，羊三百隻。賜給江南太子李弘冀禮器鞍馬等。另外賜書對李景説：“皇帝恭敬地問候江南國主。熬鹽的便利，在那沿海一帶，當這疆土剛確定的時候，考慮到食用供給有不足。長江東部各郡，向來號稱富足，但在河流湖泊之間，本無鹽池鹹地，曾接受你向來的心願，時常記在我的心間，樂意分出收到的多餘部分以資助部隊。我已吩咐三司，每年調撥食鹽三十萬石用作軍需。”又賜李景今年的日曆一軸。

六月庚午，命中書舍人竇儼參定雅樂。辛未，放先俘獲江南兵士四千七百人歸本國。壬申，有司奏御膳料，上批曰：“朕之常膳，今後减半，餘人依舊。”癸酉，禘於太廟。乙亥，

六月庚午，命中書舍人竇儼斟酌訂正朝廷集會及大祭祀使用的音樂。辛未，把先前俘獲的江南士兵四千七百人放回本國。壬申，有關官署報告宫廷伙食用度，世宗批閲説：“我的平常伙食，今後减少一半，其他人照舊。”癸酉，在太廟舉

兵部尚書張昭等撰《太祖實録》三十卷成，上之，賜器帛有差。丁丑，以中書舍人張正爲工部侍郎，充江北諸州水陸轉運使。戊寅，詔諫議大夫宜依舊爲正五品上，仍班在給事中之下。

秋七月癸未，以右散騎常侍高防爲户部侍郎，以左驍衛上將軍李洪信爲右龍武統軍，以左領軍上將軍李繼勳爲右羽林統軍，以工部尚書田敏爲太子少保，以刑部侍郎裴巽爲尚書左丞，以左武衛上將軍薛懷讓爲太子太師，以右羽林大將軍李萼爲右千牛衛上將軍。自敏已下皆致仕。丙戌，中書門下新進刪定《大周刑統》，奉敕班行天下。丁亥，賜諸道節度使、刺史《均田圖》各一面。唐同州刺史元稹，在郡日奏均户民租賦，帝因覽其文集而善之，乃寫其辭爲圖，以賜藩郡。時帝將均定天下賦税，故先以此圖遍賜之。

閏月壬子，廢衍州爲定平縣，廢武州爲潘原縣。壬戌，河决河陰縣，溺死者四十二人。辛丑，幸新授青州節度使安審琦第。癸酉，邢州留後陳思讓奏，破河東賊軍千餘人於西山下，斬首五百級。

八月庚辰，延州奏，溠溪水漲，壞州城，溺死者百餘人。己丑，太子太師致仕宋彦筠卒。辛丑，江南李景上表乞降，詔書不允。

九月丁巳，以太府卿馮延魯爲刑部侍郎，以衛尉少卿鍾謨爲給事中，并放歸江南。時延魯、鍾謨自江南復命，李景復奏欲傳位於其世子弘冀，帝亦以書答之。甲子，賜江南羊萬口，馬三百匹，橐駝三十頭；賜兩浙錢俶羊五千口，馬二百匹，橐駝二十頭。乙丑，賜宰臣、樞密使及近臣宴

行夏季的祭祀。乙亥，兵部尚書張昭等撰成《太祖實録》三十卷，進呈朝廷，世宗賞賜多少不等的器具絲絹。丁丑，任命中書舍人張正爲工部侍郎，充任江北諸州水陸轉運使。戊寅，下詔規定諫議大夫應依舊爲正五品上，班位仍排列在給事中下。

秋七月癸未，任命右散騎常侍高防爲户部侍郎，任命左驍衛上將軍李洪信爲右龍武統軍，任命左領軍上將軍李繼勳爲右羽林統軍，任命工部尚書田敏爲太子少保，任命刑部侍郎裴巽爲尚書左丞，任命左武衛上將軍薛懷讓爲太子太師，任命右羽林大將軍李萼爲右千牛衛上將軍。自田敏以下數人都離任退休。丙戌，中書門下進呈新近刪改審訂的《大周刑統》，奉令頒行天下。丁亥，分别賜給各道節度使、刺史《均田圖》一幅。唐朝的同州刺史元稹，在州任上時請求調節民户的租賦，世宗因觀覽元稹的文集而贊賞他的建議，於是抄録他的文章并製成圖，用來賜給各州郡。當時世宗準備公允地制定天下賦税規則，所以先將這幅圖普遍頒發。

閏七月壬子，撤銷衍州而改置定平縣，撤銷武州而改置潘原縣。壬戌，黄河在河陰縣境决口，淹死四十二人。辛丑，世宗親臨新任青州節度使安審琦的住宅。癸酉，邢州留後陳思讓報告，在西山下擊潰河東敵軍一千多人，殺敵五百人。

八月庚辰，延州報告，溠溪水漲，冲毁州城，淹死一百多人。己丑，退休的太子太師宋彦筠去世。辛丑，江南李景上表請求退位，世宗下詔不同意。

九月丁巳，任命太府卿馮延魯爲刑部侍郎，任命衛尉少卿鍾謨爲給事中，都放回江南。這時延魯、鍾謨由江南回朝復命，李景又上奏説想傳位給自己的長子弘冀，世宗也作書信答覆他。甲子，賜給江南羊一萬隻，馬三百匹，駱駝三十頭；賜給兩浙錢俶羊五千隻，馬兩百匹，駱駝二十頭。乙丑，世宗在玉津園賜宴款待執政大臣、樞密使及近臣。己巳，占城國王釋利因德漫

於玉津園。己巳，占城國王釋利因德漫遣使貢方物。壬申，天清節，群臣詣廣德殿上壽。江南進奉使商崇儀代李景捧壽觴以獻。

冬十月己卯，以户部侍郎高防爲西南面水陸轉運使，將用師於巴、邛故也。丙戌，邠州李暉移鎮鳳翔。戊子，幸迎春苑。己丑，太常卿司徒詡以本官致仕。壬辰，帝狩於近郊。癸巳，前相州節度使王饒卒。甲午，左監門上將軍許文縝、右千牛上將軍邊鎬、衛尉卿周延構，并歸江南。乙未，詔淮南諸州鄉軍，并放歸農。丁酉，遣左散騎常侍艾頴等均定河南六十州税賦。

十一月丁未朔，詔翰林學士竇儼，集文學之士，撰集《大周通禮》、《大周正樂》，從儼之奏也。辛亥，日南至，帝御崇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式。己未，昭義李筠奏，破遼州長清砦，獲僞命磁州刺史李再興。甲子，帝狩於近郊。

十二月丁丑朔，朗州奏，醴陵縣玉仙觀山門中，舊有田二萬頃，久爲山石閉塞，今年七月十七日夜，暴雷劈開，其路復通。己卯，楚州兵馬都監武懷恩棄市，坐擅殺降軍四人也。丙戌，詔重定諸道州府幕職令録佐官料錢，其州縣官俸户宜停。己丑，楚州防禦使張順賜死，坐在任隱落搉税錢五十萬、官絲綿二千兩也。壬辰，詔兩京及五府少尹司參軍各省一員，六曹判司内祇置户法二曹，餘及諸州觀察支使、兩蕃判官并省。甲午，帝狩於近郊。乙未，鄧州劉重進移鎮邠州，滑州宋延渥移鎮鄧州，以前河中節度使王仁鎬爲邢州節度使，以邢州留後陳思讓爲滑州留後。己亥，詔翰林學士，今後逐日起居，當直者

派使者進貢特產。壬申，這天是天清節，群臣到廣德殿祝壽。江南進奉使商崇儀代表李景手捧壽酒敬獻世宗。

冬十月己卯，任命户部侍郎高防爲西南面水陸轉運使，這是因爲即將對巴州、邛州地區發起進攻的緣故。丙戌，邠州李暉調任鳳翔。戊子，世宗親臨迎春苑。己丑，太常卿司徒詡以本身官銜退休。壬辰，世宗到近郊打獵。癸巳，前相州節度使王饒去世。甲午，左監門上將軍許文縝、右千牛上將軍邊鎬、衛尉卿周延構，都放回江南。乙未，下令把淮南各州的鄉兵，一概放回家從事農業生產。丁酉，派左散騎常侍艾頴等合理制定河南六十州的賦税數額。

十一月丁未初一，令翰林學士竇儼召集擅長文學的人士，編纂《大周通禮》、《大周正樂》，這是根據竇儼的建議而作出的决定。辛亥，這天是冬至日，世宗登坐崇元殿接受朝賀，儀仗侍衛符合規範。己未，昭義李筠報告，攻破遼州長清砦，活捉僞命磁州刺史李再興。甲子，世宗到近郊打獵。

十二月丁丑初一，朗州報告，醴陵縣玉仙觀山門内，原有田兩萬頃，長期被山石閉塞，今年七月十七日夜，被暴雷劈開，舊路重新暢通。己卯，處决楚州兵馬都監武懷恩，他是因擅自殺死四名降兵而得罪。丙戌，下令重新確定各道州府屬官、縣令録事及助理官員的伙食津貼費，至於供給州縣官俸錢的人户應當解除。己丑，下令處决楚州防禦使張順，這是因他在任隱瞞脱漏專賣税錢五十萬、公家絲綿二千兩的緣故。壬辰，下令兩京及五府少尹司各減少參軍一名，六曹判司内祇設户曹法曹，其餘各曹及各州觀察支使、兩蕃判官一概撤銷。甲午，世宗到近郊打獵。乙未，鄧州劉重進調任邠州，滑州宋延渥調任鄧州，任命前河中節度使王仁鎬爲邢州節度使，任命邢州留後陳思讓爲滑州留後。己亥，令翰林學士今後每天入宫侍奉，當值的人同時赴晚朝。這月中，江南李景殺掉他的臣下僞太傅中書令宋

仍赴晚朝。是月，江南李景殺其臣僞太傅中書令宋齊丘、僞兵部侍郎陳覺、僞鎮南軍節度副使李徵古等。初，帝之南征也，吴人大懼，覺與徵古皆齊丘門人，因進説於景，請委國事於齊丘，景繇是銜之。及吴人遣鍾謨、李德明奉表至行在，帝尋遣德明復命於金陵，德明因説李景請割江北之地求和於我，而陳覺、李徵古等以德明爲賣國，請戮之，景遂殺德明。及江南内附，帝放鍾謨南歸，謨本德明之黨也，因譖齊丘等，故齊丘等得罪。放齊丘歸九華山，覺等貶官，尋并害之。景既誅齊丘等，令鍾謨到闕，具言其事，故書。

齊丘、僞兵部侍郎陳覺、僞鎮南軍節度副使李徵古等。先前，世宗南征的時候，吴地人十分恐懼，陳覺與徵古都是齊丘的門生，就向李景提出建議，請把國事交付給齊丘，李景因此懷恨在心。當吴人派鍾謨、李德明奉送表章到行宫，世宗隨即派德明回金陵復命，德明趁便勸説李景，建議割讓江北的領地向周國求和，而陳覺、李徵古等認爲德明是出賣本國，請求殺他，李景就處决了德明。當江南歸附周國，世宗放鍾謨返回南方，鍾謨本是德明的同黨，於是詆毁齊丘等，所以齊丘等人得罪。齊丘被逐出京後回到九華山，陳覺等人被貶官，不久把他們都殺了。李景殺掉齊丘等人後，令鍾謨到朝廷，詳細禀報這件事，所以記載在這裏。

# 舊五代史卷一百一十九(周書十)

## 本紀第十

### 世宗紀(第六)

顯德六年春正月丁未朔，帝御崇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式。壬子，高麗國王王昭遣使貢方物。己卯，以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申文炳爲左散騎常侍。辛酉，女真國遣使貢獻。壬戌，青州奏，節度使、陳王安審琦爲部曲所殺。乙丑，賜諸將射於内鞠場。戊辰，幸迎春苑。甲戌，詔："每年新及第進士及諸科聞喜宴，宜令宣徽院指揮排比。"乙亥，詔 "禮部貢院今後及第舉人，依逐科等第定人數姓名，并所試文字奏聞，候敕下放榜"云。是月，樞密使王朴詳定雅樂十二律旋相爲宫之法，并造律準，上之。詔尚書省集百官詳議，亦以爲可。語在《樂志》。

二月庚辰，發徐、宿、宋、單等州丁夫數萬浚汴河。甲申，發滑、亳二州丁夫浚五丈河，東流於定陶，入於濟，以通青、鄆水運之路。又疏導蔡河，以通陳、潁水運之路。乙酉，詔諸道應差攝官各支半俸。丙戌，以翰林學士承旨、尚書兵部侍郎陶穀爲尚書吏部侍郎充職。詔升湖州爲節鎮，以宣德軍爲軍額，以湖州刺史錢偡爲本州節度使，從兩浙錢俶之請也。辛丑，幸迎春苑。甲辰，右補闕王德成責授右贊善大夫，坐舉官不當

顯德六年春正月丁未初一，世宗登崇元殿接受朝賀，儀仗侍衛符合規範。壬子，高麗國王王昭派使者進貢特産。己卯，任命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申文炳爲左散騎常侍。辛酉，女真國派使者進貢。壬戌，青州報告，節度使、陳王安審琦被家兵殺害。乙丑，恩准衆將在内宫球場射箭。戊辰，世宗親臨迎春苑。甲戌，世宗下詔説："每年新及第進士及各科中舉人開設聞喜宴，應令宣徽院指揮安排。"乙亥，世宗下詔説 "禮部貢院今後録取舉人，按各科等次定下人數，列出姓名，連同他們應試的卷子上報，等詔令下達後再張榜公布"。這月中，樞密使王朴考訂朝廷正樂中十二音輪流作主調的法則，并製作了定音器，進呈朝廷。世宗令尚書省召集百官審議，也認爲可行。這事詳見本書《樂志》。

二月庚辰，徵調徐、宿、宋、單等州民工數萬人疏通汴河。甲申，徵調滑、亳兩州民工疏通五丈河，向東流至定陶，注入濟水，以便疏通青州、鄆州水運航道。又疏通蔡河，以使陳州、潁州的水運道路暢通。乙酉，令各道所有的臨時代理官員都支付一半俸禄。丙戌，任命翰林學士承旨、尚書兵部侍郎陶穀爲尚書吏部侍郎，充任館閣職務。下令升湖州爲節度使級軍鎮，以宣德軍爲軍名，任命湖州刺史錢偡爲本州節度使，這是根據兩浙錢俶的請求。辛丑，世宗游迎春苑。甲辰，右補闕王德成貶降爲右贊善大夫，是因推薦官員不得當而受罰。下令分等賜給各道州府日

也。詔賜諸道州府供用糧草有差。

三月庚申，樞密使王朴卒。甲子，詔以北境未復，取此月内幸滄州。以宣徽南院使吴延祚爲權東京留守，判開封府事；以宣徽北院使昝居潤爲副使；以三司使張美爲大内都部署。命諸將各領馬步諸軍及戰棹赴滄州。己巳，濠州奏，鍾離縣飢民死者五百九十有四。癸酉，詔廢諸州銅魚。甲戌，車駕發京師。

夏四月辛卯，車駕次滄州，以前左諫議大夫薛居正爲刑部侍郎。是日，帝率諸軍北征。壬辰，至乾寧軍，僞寧州刺史王洪以城降。丁酉，駕御龍舟，率舟師順流而北，首尾數十里。辛丑，至益津關。自此以西，水路漸隘，舟師難進，乃捨舟登陸。壬寅，宿於野次。時帝先期而至，大軍未集，隨駕之士，不及一旅，賴今上率材官騎士以衛乘輿。癸卯，今上先至瓦橋關，僞守將姚内斌以城降。甲辰，鄭州刺史劉楚信以州來降。

五月乙巳朔，帝駐蹕於瓦橋關。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李重進及諸將相繼至行在，瀛州刺史高彦暉以本城歸順。關南平，凡得州三，縣十七，户一萬八千三百六十。是役也，王師數萬，不亡一矢，邊界城邑皆望風而下。丙午，帝與諸將議攻幽州，諸將皆以爲未可，帝不聽。是夜，帝不豫，乃止。戊申，定州節度使孫行友奏，攻下易州，擒僞命刺史李在欽來獻，斬於軍市。己酉，以瓦橋關爲雄州，以益津關爲霸州。是日，先鋒都指揮使張藏英破契丹數百騎於瓦橋關北，攻下固安縣。詔發濱、棣二州丁夫城霸州。庚戌，遣侍衛都指揮使李重進率兵出土門，入河東界。壬子，車駕發雄州，還京。泉州節度使留從

常需求的糧草。

三月庚申，樞密使王朴去世。甲子，世宗下詔説，因北部邊地還没收復，定於本月内親臨滄州。任命宣徽南院使吴延祚爲權東京留守，判開封府事；任命宣徽北院使昝居潤爲副使；任命三司使張美爲大内都部署。命衆將各率馬步衆軍及戰船奔赴滄州。己巳，濠州報告，鍾離縣飢民餓死五百九十四人。癸酉，下令廢除向各州頒發銅魚符的做法。甲戌，世宗由京城出發。

夏四月辛卯，世宗抵達滄州，任命前左諫議大夫薛居正爲刑部侍郎。這天，世宗率衆軍北征。壬辰，抵達乾寧軍，僞寧州刺史王洪獻城投降。丁酉，世宗乘坐龍船，率水軍順流北上，船隊首尾長達數十里。辛丑，抵達益津關。從這裏再往西，河道漸漸狹窄，船隊難以行進，於是捨船登陸。壬寅，世宗在野外宿營。這時世宗先期到達，大部隊還没會齊，隨從世宗的將士不到五百人，全仗今皇帝率勇猛的步兵騎士保衛世宗。癸卯，今皇帝率先到達瓦橋關，僞守將姚内斌獻城投降。甲辰，鄭州刺史劉楚信獻一州之地來降。

五月乙巳初一，世宗臨時坐鎮瓦橋關。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李重進及衆將相繼來到行宫，瀛州刺史高彦暉獻本城歸順。關南平定，共獲得三個州，十七個縣，一萬八千三百六十户人口。這一場戰役，朝廷的兵馬數萬人，没有絲毫損失，邊界城鎮都是望風歸順。丙午，世宗和衆將商議進攻幽州，衆將都認爲不行，世宗不接受。這晚，世宗發病，於是纔作罷。戊申，定州節度使孫行友報告，攻下易州，活捉僞命刺史李在欽來報捷，將他處死在軍州集市。己酉，以瓦橋關設置雄州，以益津關設置霸州。這天，先鋒都指揮使張藏英在瓦橋關北擊敗數百名契丹騎兵，攻下固安縣。世宗下令徵調濱、棣兩州民工修築霸州城。庚戌，派侍衛都指揮使李重進率兵經由土門，進入河東境地。壬子，世宗由雄州出發，返回京城。泉州節度使留從効派别駕王禹錫到行宫進貢，世宗因泉州先前臣服江南，李景剛剛服從

効遣别駕王禹錫奉貢於行在，帝以泉州比臣江南，李景方歸奉國家，不欲奪其所屬，但錫詔褒美而已。丁卯，西京奏，太常卿致仕司徒詡卒。己巳，侍衛都指揮使李重進奏，破河東賊軍於百井，斬首二千級。甲戌，上至自雄州。

六月乙亥朔，潞州李筠奏，攻下遼州，獲僞刺史張丕旦。丙子，以皇女薨輟朝三日。戊寅，鳳翔奏，節度使李暉卒。鄭州奏，河决原武，詔宣徽南院使吴延祚發近縣丁夫二萬人以塞之。庚辰，命宣徽北院使昝居潤判開封府事。晋州節度使楊廷璋奏，率兵入河東界，招降堡寨一十三所。癸未，立魏王符彦卿女爲皇后，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册命。以皇長子宗訓爲特進、左衛上將軍，封梁王；以第二子宗讓爲左驍衛上將軍，封燕國公。賜江南進奉使李從善錢二萬貫，絹二萬匹，銀一萬兩；賜兩浙進奉使吴延福錢三千貫，絹五千匹，銀器三千兩。丁亥，以前青州節度使李洪義爲永興軍節度使，永興軍節度使王彦超移鎮鳳翔。戊子，潞州部送所獲遼州刺史張丕旦等二百四十五人以獻，詔釋之。己丑，宰臣范質、王溥并參知樞密院事。以樞密使魏仁浦爲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依前充樞密使；以宣徽南院使吴延祚爲樞密使，行左驍衛上將軍；以宋州節度使、侍衛都虞候韓通爲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澶州節度使兼殿前都點檢、駙馬都尉張永德落軍職，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以今上爲殿前都點檢，加檢校太傅，依前忠武軍節度使。帝之北征也，凡供軍之物，皆令自京遞送行在。一日，忽於地中得一木，長二三

本國，不願奪取他的附屬，僅僅下詔表彰而已。丁卯，西京報告，退休的太常卿司徒詡去世。己巳，侍衛都指揮使李重進報告，在百井大敗河東敵軍，殺敵兩千人。甲戌，世宗由雄州回到京城。

六月乙亥初一，潞州李筠報告，攻下遼州，活捉僞刺史張丕旦。丙子，因皇女去世中止朝會三天。戊寅，鳳翔報告，節度使李暉去世。鄭州報告，黄河在原武縣境内决口，世宗令宣徽南院使吴延祚徵調附近縣的民工兩萬人進行堵塞。庚辰，命宣徽北院使昝居潤判開封府事。晋州節度使楊廷璋報告，率兵進入河東境内，招降堡寨十三所。癸未，立魏王符彦卿的女兒爲皇后，并依例令有關官署選擇吉日舉行典禮册命。任命皇長子宗訓爲特進、左衛上將軍，封梁王；任命第二子宗讓爲左驍衛上將軍，封燕國公。賜給江南進奉使李從善錢兩萬貫，絹兩萬匹，銀一萬兩；賜給兩浙進奉使吴延福錢三千貫，絹五千匹，銀器三千兩。丁亥，任命前青州節度使李洪義爲永興軍節度使，永興軍節度使王彦超調任鳳翔。戊子，潞州押送所獲遼州刺史張丕旦等二百四十五人到京交納，世宗下令釋放。己丑，執政大臣范質、王溥都參與處理樞密院事務。任命樞密使魏仁浦爲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仍舊充任樞密使；任命宣徽南院使吴延祚爲樞密使，行左驍衛上將軍；任命宋州節度使、侍衛都虞侯韓通爲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加授檢校太尉、同平章事；澶州節度使兼殿前都點檢、駙馬都尉張永德解除軍職，加授檢校太尉、同平章事；任命今皇帝趙匡胤爲殿前都點檢，加授檢校太傅，仍舊爲忠武軍節度使。世宗北征的時候，凡供應部隊的物資，都令從京城輾轉送到行營。某一天，突然從地中發現一塊木，長兩三尺，形狀如同人手舉物件一般，上面的符號圖案全寫的是“點檢做”，看到的人不能判斷是什麽東西。到這時，今皇帝纔接受點檢的任命，第二年春，果真由這一職位順應民心而登帝位，那麽“點檢做”這話

尺，如人之揭物者，其上卦全題云“點檢做”，觀者莫測何物也。至是，今上始受點檢之命，明年春，果自此職以副人望，則“點檢做”之言乃神符也。辛卯，以宣徽北院使、判開封事昝居潤爲左領軍上將軍，充宣徽南院使；以三司使、左領衛大將軍張美爲左監門衛上將軍，充宣徽北院使，判三司。癸巳，帝崩於萬歲殿，聖壽三十九。甲午，宣遺制，梁王於柩前即皇帝位，服紀月日，一依舊制。是日，群臣奉梁王即位於殿東楹，中外發哀。其年八月，翰林學士、判太常寺事竇儼上謚曰睿武孝文皇帝，廟號世宗。十一月壬寅朔，葬於慶陵。宰臣魏仁浦撰謚册文，王溥撰哀册文云。

真是神靈的指示了。辛卯，任命宣徽北院使、判開封府事昝居潤爲左領軍上將軍，充宣徽南院使；任命三司使、左領衛大將軍張美爲左監門衛上將軍，充宣徽北院使，判三司。癸巳，世宗在萬歲殿逝世，時年三十九。甲午，宣布世宗的遺令，梁王在靈柩前登皇帝位，守喪時間的長短，一律依照原有的制度。這天，群臣在殿東偏殿擁戴梁王即位，朝廷内外舉行哀悼。這年八月，翰林學士、判太常寺事竇儼擬定謚號進呈，謚睿武孝文皇帝，廟號世宗。十一月壬寅初一，安葬在慶陵。執政大臣魏仁浦撰寫了追謚册文，王溥撰寫了哀悼册文。

史臣曰：世宗頃在仄微，尤務韜晦，及天命有屬，嗣守鴻業，不日破高平之陣，逾年復秦、鳳之封，江北、燕南，取之如拾芥，神武雄略，乃一代之英主也。加以留心政事，朝夕不倦，摘伏辯奸，多得其理。臣下有過，必面折之。常言太祖養成二王之惡，以致君臣之義，不保其終，故帝駕馭豪傑，失則明言之，功則厚賞之，文武參用，莫不服其明而懷其恩也。所以仙去之日，遠近號慕。然禀性傷於太察，用刑失於太峻，及事行之後，亦多自追悔。逮至末年，漸用寬典，知用兵之頻并，憫黎民之勞苦，蓋有意於康濟矣。而降年不永，美志不就，悲夫！

史臣曰：世宗先前身處臣職，特别留心隱蔽鋒芒，當天命歸屬於他，繼位保守大業，没多久攻破高平敵人的戰陣，第二年收復秦州、鳳州的疆土，江北、燕南的廣闊土地，像彎腰拾草一般地輕易取得，他的神聖武威和非凡的謀略，真算是一代英明的君主。加以留心政事，朝夕不倦，消除隱患，識别奸人，大都合乎情理。臣下有過失，必當面指責。他常説太祖姑息遷就王峻、王殷的罪過，從而導致君臣的情義不能保持到最終，所以世宗駕馭英武俊傑的人士，有過失就明白指出，有功勞就重重賞賜，文武并用，没有人不佩服他的精明而感激他的恩惠。所以當他逝世的時刻，遠近的人痛哭懷念。然而他禀性的缺陷在於太苛求細節，執法的過失在於太嚴厲無情，事後自己也常常追悔。到了他在位的末年，漸漸采取寬仁的政策，明白戰事的頻繁多端，憐憫百姓的辛勞困苦，真是有心要安民濟衆了。可是壽命不長，美志没能實現，太令人傷感了！

#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周書十一)

## 本紀第十一

### 恭帝紀

恭帝，諱宗訓，世宗子也。廣順三年，歲在癸丑，八月四日，生於澶州之府第。顯德六年六月癸未，制授特進左衛上將軍，封梁王，食邑三千户，實封五百户。癸巳，世宗崩。甲午，内出遺制，命帝柩前即皇帝位。是日，群臣奉帝即位而退。丁酉，北面兵馬都部署韓令坤奏，敗契丹五百騎於霸州北。戊戌，文武百僚、宰臣范質等上表請聽政，表三上，允之。壬寅，文武臣僚上表，請以八月四日爲天壽節，從之。癸卯，以司徒、平章事范質爲山陵使，以翰林學士、判太常寺事竇儼爲禮儀使，以兵部尚書張昭爲鹵簿使，以御史中丞邊歸讜爲儀仗使，以宣徽南院使、判開封府事昝居潤爲橋道頓遞使。是月，州郡十六奏大雨連旬不止。

秋七月丁未，以户部尚書李濤爲山陵副使，以度支郎中盧億爲山陵判官。辛亥，左散騎常侍申文炳卒。乙卯，右拾遺徐雄奪三任官，坐誣奏雷澤縣令虚破户也。丁巳，百僚釋服。尚輦奉御金彦英，本東夷人也，奉使高麗，稱臣於夷王，故及於罪。庚申，以邢州節度使王仁鎬爲襄州節度使，進封開國公；以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曹州節度使、檢校太保袁彦爲陜

恭帝名宗訓，是世宗的兒子。廣順三年即癸丑年的八月四日，生於澶州的公府。顯德六年六月癸未，由朝廷宣令授予特進、左衛上將軍，封梁王，封地有三千人户，實際享受五百户的租賦。癸巳，世宗去世。甲午，内宫傳達遺詔，命恭帝在靈柩前即皇帝位。這天，群臣擁戴恭帝即位後就退了朝。丁酉，北面兵馬都部署韓令坤報告，在霸州北擊敗五百名契丹騎兵。戊戌，文武百官、執政大臣范質等上表請求恭帝聽政，經三次上表，恭帝同意了。壬寅，文武百官上表，請求把八月四日定爲天壽節，恭帝同意了。癸卯，任命司徒、平章事范質爲山陵使，任命翰林學士、判太常寺事竇儼爲禮儀使，任命兵部尚書張昭爲鹵簿使，任命御史中丞邊歸讜爲儀仗使，任命宣徽南院使、判開封府事昝居潤爲橋道頓遞使。這月中，十六個州郡報告本地大雨連降十天以上。

秋七月丁未，任命户部尚書李濤爲山陵副使，任命度支郎中盧億爲山陵判官。辛亥，左散騎常侍申文炳去世。乙卯，右拾遺徐雄被剥奪三任官資，這是因爲他誣告雷澤縣令弄假減少民户數額的緣故。丁巳，百官解除喪服。尚輦奉御金彦英，本是東部地區的外族人，奉命出使高麗，向外族君王稱臣，所以受到處罰。庚申，任命邢州節度使王仁鎬爲襄州節度使，進封開國公；任命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曹州節度使、檢校太保袁彦爲陜州節度使，加授檢校太傅；任命右羽林統

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傅；以右羽林統軍、權知邢州事、檢校太保李繼勳爲邢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傅；以滑州留後、檢校太保陳思讓爲滄州節度使；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陳州節度使、檢校太傅韓令坤爲侍衛馬步都虞候，依前陳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尉；以龍捷左厢都指揮使、岳州防禦使、檢校司徒高懷德爲夔州節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檢校太保；以虎捷左厢都指揮使、常州防禦使、檢校司空張鐸爲遂州節度使，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檢校太保，仍改名令鐸。壬戌，以鄆州節度使、充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檢校太傅、兼侍中李重進爲淮南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依前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以襄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向拱爲河南尹，充西京留守，加檢校太師、兼侍中；以宋州節度使、充侍衛馬步軍副都指揮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韓通爲鄆州節度使，依前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以澶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駙馬都尉張永德爲許州節度使，進封開國公；以今上爲宋州節度使，依前檢校太尉、殿前都點檢，進封開國侯；以淮南節度使兼殿前副都點檢、檢校太保慕容延釗爲澶州節度使、檢校太傅，依前殿前副都點檢，進封開國伯；以殿前都指揮使、江州防禦使、檢校司空石守信爲滑州節度使、檢校太保，依前殿前都指揮使。丙寅，制大赦天下。庚午，翰林學士、判太常寺竇儼撰進大行皇帝太室歌酌獻辭，舞曰《定功之舞》，歌辭不録。是月，諸道相繼奏，大雨，所在川渠漲溢，漂溺廬舍，損害苗稼。

八月甲戌朔，以光禄卿致仕柴守

軍、權知邢州事、檢校太保李繼勳爲邢州節度使，加授檢校太傅；任命滑州留後、檢校太保陳思讓爲滄州節度使；任命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陳州節度使、檢校太傅韓令坤爲侍衛馬步都虞候，仍舊擔任陳州節度使，加授檢校太尉；任命龍捷左厢都指揮使、岳州防禦使、檢校司徒高懷德爲夔州節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檢校太保；任命虎捷左厢都指揮使、常州防禦使、檢校司空張鐸爲遂州節度使，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檢校太保，并改名爲令鐸。壬戌，任命鄆州節度使、充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檢校太傅、兼侍中李重進爲淮南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仍舊擔任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任命襄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向拱爲河南尹，充西京留守，加授檢校太師、兼侍中；任命宋州節度使、充侍衛馬步軍副都指揮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韓通爲鄆州節度使，仍舊擔任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任命澶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駙馬都尉張永德爲許州節度使，進封開國公；任命今皇帝趙匡胤爲宋州節度使，仍舊爲檢校太尉、殿前都點檢，進封開國侯；任命淮南節度使兼殿前副都點檢、檢校太保慕容延釗爲澶州節度使、檢校太傅，仍舊擔任殿前副都點檢，進封開國伯；任命殿前都指揮使、江州防禦使、檢校司空石守信爲滑州節度使、檢校太保，仍舊擔任殿前都指揮使。丙寅，下詔大赦全國罪犯。庚午，翰林學士、判太常寺竇儼編撰已故皇帝太廟中堂獻酒祭祀時所用的歌詞進呈，樂舞名叫《定功之舞》，歌詞在這裏不予記載。這月中，各道相繼報告，天降大雨，各地的河渠漲水漫過堤岸，淹没房屋，損害莊稼。

八月甲戌初一，以光禄卿退休的柴守禮爲太

禮爲太子太保致仕。乙亥，翰林學士兼判太常寺竇儼撰進大行皇帝尊謚曰睿武孝文皇帝，廟號世宗，從之。庚辰，天下兵馬都元帥、守尚書令、兼中書令、吴越國王錢俶加食邑一千户，實封四百户，改賜功臣；天雄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守太傅、兼中書令、魏王符彦卿加守太尉；夏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守太保、兼中書令、西平王李彝興加守太傅；荆南節度使、檢校太師、守中書令、南平王高保融加守太保。壬午，山陵使范質撰進大行皇帝陵名曰慶陵，從之。秦州節度使、西面沿邊都部署、檢校太師、守中書令、褒國公王景進封凉國公，徐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郭從義加開府儀同三司，鄜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邢國公武行德進封宋國公，永興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侍中李洪義加開府儀同三司，鳳翔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郭崇加檢校太師，潞州節度使、檢校太傅、兼侍中李筠加檢校太尉，朗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周行逢加檢校太師。甲申，壽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同平章事、韓國公楊信封魯國公；邠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劉重進，廬州節度使、檢校太尉趙贊，鄧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宋延渥，并加開府儀同三司；涇州節度使、檢校太尉白重贊，河中節度使、檢校太尉張鐸，并加階爵。丙戌，易定節度使孫行友、靈州節度使馮繼業、府州節度使折德扆，并自檢校太保加檢校太傅，進階爵。以延州留後、檢校太傅李萬全爲延州節度使，進封開國公。庚寅，皇弟特進檢校太保、左驍衛上將軍、燕國公、食邑三千户宗讓加檢校太傅，進封曹王，改

子太保退休。乙亥，翰林學士兼判太常寺竇儼進呈已故皇帝謚號睿武孝文皇帝，廟號世宗，恭帝同意。庚辰，天下兵馬都元帥、守尚書令、兼中書令、吴越國王錢俶加授人口爲一千户的封地，實際享受四百户的租賦，改賜功臣稱號；天雄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守太傅、兼中書令、魏王符彦卿加授守太尉；夏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守太保、兼中書令、西平王李彝興加授守太傅；荆南節度使、檢校太師、守中書令、南平王高保融加授守太保。壬午，山陵使范質擬定已故皇帝的陵墓名進呈，叫做慶陵，恭帝同意了。秦州節度使、西面沿邊都部署、檢校太師、守中書令、褒國公王景進封凉國公，徐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郭從義加授開府儀同三司，鄜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邢國公武行德進封宋國公，永興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侍中李洪義加授開府儀同三司，鳳翔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郭崇加授檢校太師，潞州節度使、檢校太傅、兼侍中李筠加授檢校太尉，朗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周行逢加授檢校太師。甲申，壽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同平章事、韓國公楊信封爲魯國公；邠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劉重進，廬州節度使、檢校太尉趙贊，鄧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宋延渥，都加授開府儀同三司；涇州節度使、檢校太尉白重贊，河中節度使、檢校太尉張鐸，都加授階官爵位。丙戌，易定節度使孫行友、靈州節度使馮繼業、府州節度使折德扆，都由檢校太保加授檢校太傅，晋升階官爵位。任命延州留後、檢校太傅李萬全爲延州節度使，進封開國公。庚寅，皇弟特進、檢校太保、左驍衛上將軍、燕國公、封地三千户宗讓加授檢校太傅，進封曹王，改名爲熙讓；熙謹任命爲光禄大夫、檢校太保、右武衛大將軍，封紀王，封地爲三千户；皇弟熙誨任命爲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司徒、左領衛大將軍，封蘄王，封地爲三千户。任命詔書一下達，隨即令有關官署選擇吉日舉行儀式册命。封晋國長公主張氏爲晋國大長公主。任命前陝州節度使、檢校太尉藥元福爲曹州節度使，晋升官階爵位。甲午，守司徒、同平章事、弘文

名熙讓；熙謹可光祿大夫、檢校太保、右武衛大將軍，封紀王，食邑三千户；皇弟熙誨可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左領衛大將軍，封蘄王，食邑三千户。制下，即令所司擇日備禮册命。以晋國長公主張氏爲晋國大長公主。以前陝州節度使、檢校太尉藥元福爲曹州節度使，進階爵。甲午，守司徒、同平章事、弘文館大學士、參知樞密院事范質加開府儀同三司，進封蕭國公；門下侍郎兼禮部尚書、同平章事、監修國史、參知樞密院事王溥加右僕射，進封開國公；樞密使、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魏仁浦加兼刑部尚書，依前樞密使；檢校太傅、右驍衛上將軍吴延祚依前樞密使，進封慶國公；以左武衛上將軍史佺爲左金吾上將軍致仕。乙未，以隴州防禦使王全斌爲相州留後。戊戌，宣徽南院使、判開封府事昝居潤，宣徽北院使、判三司張美，并加檢校太傅。己亥，前司空李穀加開府儀同三司、趙國公，以前太傅、少卿朱渭爲太僕卿致仕。辛丑，左金吾上將軍致仕史佺卒。壬寅，高麗國遣使朝貢，兼進《別序孝經》一卷、《越王孝經新義》一卷、《皇靈孝經》一卷、《孝經雌圖》三卷。

九月壬子，前滄州留後李彦頵卒。乙卯，高麗王王昭加檢校太師，食邑三千户。丙辰，以三司副使王贊爲内客省使兼北面諸州水陸轉運使。癸亥，前開封縣令路延規除名，流沙門島。先是，延規有過停任，有司召延規宣敕，拒命，爲憲司所按，故有是命。甲子，以端明殿學士、禮部侍郎竇儀爲兵部侍郎充職；以尚書户部員外郎、直樞密院杜華爲司門郎中，充樞密直學士，賜紫；以翰林學士、

館大學士、參知樞密院事范質加授開府儀同三司，進封蕭國公；門下侍郎兼禮部尚書、同平章事、監修國史、參知樞密院事王溥加授右僕射，進封開國公；樞密使、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魏仁浦加授兼刑部尚書，仍舊擔任樞密使；檢校太傅、右驍衛上將軍吴延祚仍舊擔任樞密使，進封慶國公；任命左武衛上將軍史佺爲左金吾上將軍，退休。乙未，任命隴州防禦使王全斌爲相州留後。戊戌，宣徽南院使、判開封府事昝居潤，宣徽北院使、判三司張美，都加授檢校太傅。己亥，前司空李穀加授開府儀同三司、趙國公，前太傅、少卿朱渭以太僕卿職銜退休。辛丑，退休的左金吾上將軍史佺去世。壬寅，高麗國派使者朝賀進貢，又進獻《別序孝經》一卷、《越王孝經新義》一卷、《皇靈孝經》一卷、《孝經雌圖》三卷。

九月壬子，前滄州留後李彦頵去世。乙卯，高麗王王昭加授檢校太師，封地三千户。丙辰，任命三司副使王贊爲内客省使兼北面諸州水陸轉運使。癸亥，前開封縣令路延規被開除官籍，流放沙門島。在這之前，延規因過失受到停職處分，有關人員召來延規宣讀詔令，延規拒不接受，遭到司法部門的審查，所以有這道命令。甲子，任命端明殿學士、禮部侍郎竇儀爲兵部侍郎，充任館閣職務；任命尚書户部員外郎、直樞密院杜華爲司門郎中，充樞密直學士，賜給紫色官服；任命翰林學士、尚書度支員外郎王著爲金

尚書度支員外郎王著爲金部郎中、知制誥充職，仍賜金紫。是日，翰林學士、尚書屯田郎中、知制誥李昉，都官郎中、知制誥扈蒙，水部郎中、知制誥趙逢，并加柱國，賜金紫。乙丑，兵部尚書張昭進封舒國公，户部尚書李濤進封莒國公，以太子詹事劉温叟爲工部侍郎，判國子祭酒事。是月，京師及諸州郡霖雨逾旬，所在水潦爲患，川渠泛溢。

冬十月癸酉朔，以司農卿致仕李鍇爲太僕卿致仕，太常少卿致仕姚遂爲將作監致仕。丁亥，太子太師薛懷讓封杞國公。壬辰，翰林學士、判太常寺事竇儼撰進貞惠皇后廟歌辭。丁酉，世宗皇帝靈駕發引。戊戌，以前相州留後王暉爲右神武統軍。辛丑，江南國主李景來告，世子弘冀卒，遣御厨使張延範充吊祭使。

十一月壬寅朔，葬世宗皇帝於慶陵，以貞惠皇后劉氏祔焉。戊申，西京奏，太子太師致仕白文珂卒。丙辰，日南至，百僚奉表稱賀。戊午，廢兖州廣利軍，依舊爲萊蕪監。壬戌，升鳳州固鎮爲雄勝軍。丙寅，左羽林統軍馬希崇（闕文）。

十二月壬申朔，史館奏，請差官修撰世宗實録，從之。甲戌，改萬歲殿爲紫宸殿。甲午，西京奏，左屯衛上將軍致仕李萼卒。乙未，大霖，晝昏，凡四日而止，分命使臣賑給諸州遭水人户。

顯德七年春正月辛丑朔，文武百僚進名奉賀。鎮、定二州馳奏，契丹入寇，河東賊軍自土門東下，與蕃寇合勢，詔今上率兵北征。癸卯，發京師，是夕宿於陳橋驛。未曙，軍變，將士大噪呼萬歲，擐甲將刃，推戴今上升大位，扶策升馬，擁迫南行。是

部郎中、知制誥，充任館閣職務，并賜給金魚袋及紫色官服。這天，翰林學士、尚書屯田郎中、知制誥李昉，都官郎中、知制誥扈蒙，水部郎中、知制誥趙逢，都加封柱國，賜給金魚袋及紫色官服。乙丑，兵部尚書張昭進封爲舒國公，户部尚書李濤進封爲莒國公，任命太子詹事劉温叟爲工部侍郎，判國子祭酒事。這月中，京城和各州郡連降十多天大雨，各地積水形成災禍，河流溝渠洪水泛濫。

冬十月癸酉初一，退休的司農卿李鍇改爲太僕卿銜退休，退休的太常少卿姚遂改爲將作監退休。丁亥，太子太師薛懷讓封爲杞國公。壬辰，翰林學士、判太常寺事竇儼進呈所撰寫的貞惠皇后廟庭祭祀歌詞。丁酉，世宗皇帝的靈車起動。戊戌，任命前相州留後王暉爲右神武統軍。辛丑，江南國主李景派人來報，太子弘冀去世，朝廷派御厨使張延範充任吊祭使。

十一月壬寅初一，把世宗皇帝安葬在慶陵，以貞惠皇后劉氏合葬。戊申，西京報告，退休的太子太師白文珂去世。丙辰，這天是冬至日，百官上表向恭帝致賀。戊午，撤銷兖州廣利軍，依舊爲萊蕪監。壬戌，升鳳州固鎮爲雄勝軍。丙寅，左羽林統軍馬希崇（闕文）。

十二月壬申初一，史館上奏，請求派官員編纂世宗實録，朝廷同意。甲戌，改萬歲殿名爲紫宸殿。甲午，西京報告，退休的左屯衛上將軍李萼去世。乙未，大雨不斷，天色昏暗，共下了四天纔停，朝廷分别派出使臣到各州救濟受災的人家。

顯德七年春正月辛丑初一，文武百官聯名上表致賀。鎮、定二州火速來報，契丹入侵，河東敵軍由土門東下，與外族敵軍合力來攻，朝廷令今皇帝趙匡胤率兵北征。癸卯，部隊從京城出發，當晚在陳橋驛宿營。天色没明，發生兵變，將士們大聲吶喊萬歲，身披甲胄，手提刀槍，推戴今皇帝登上寶座，又挾持着推上戰馬，迫使南

日，詔曰："天生蒸民，樹之司牧，二帝推公而禪位，三王乘時以革命，其揆一也。予末小子，遭家不造，人心已去，國命有歸。咨爾歸德軍節度使、殿前都點檢趙，稟上聖之姿，有神武之略，佐我高祖，格于皇天，逮事世宗，功存納麓，東征西怨，厥績懋焉。天地鬼神，享於有德，謳謡獄訟，附于至仁，應天順民，法堯禪舜，如釋重負，予其作賓。嗚呼欽哉，祗畏天命。"今上於是詣崇元殿受命，百官朝賀而退。制封周帝爲鄭王，以奉周祀，正朔服色一如舊制，奉皇太后爲周太后。皇朝開寶六年春，崩于房陵。今上聞之震慟，發哀成服於便殿，百僚進名奉慰。尋遣中使監護其喪。以其年十月，歸葬于世宗慶陵之側。詔有司定謚曰恭皇帝，陵曰順陵。

行。當天，恭帝下詔説："天生芸芸衆生，爲他們設置統領，堯、舜二帝推行公道而讓大位，禹、湯、文王順應天時而取天下，他們的出發點是一致的。我這微不足道的小子，遭遇家業的衰落，人心已去，國命有歸。歸德軍節度使、殿前都點檢趙匡胤，你受天賜非凡的資質，有神明威武的謀略，輔助我高祖，感通上天而成大業，當效力世宗，總理朝政，民心歸順，功勛卓著。天地鬼神，賜福於有德的人，無論是民間歌謡或是有糾紛尋求裁决之詞，都歸屬於最爲慈善的人，順應天意民心，效法堯讓位於舜，如同放下沉重負擔，我就作你的賓客吧。啊，慎重接受吧，要尊重天命。"今皇帝於是到崇元殿登位，百官朝賀後退去。今皇帝宣詔封周帝爲鄭王，以便供奉周皇室的宗廟，年曆和服飾完全依照舊制，尊崇皇太后爲周太后。我宋朝的開寶六年春，周帝在房陵逝世。今皇帝得知後驚悸悲痛，在便殿着喪服舉行哀悼，百官聯名上表安慰。隨即派出内宫使者負責料理他的後事。在當年的十月，送回世宗慶陵之側安葬。令有關人員擬定謚號爲恭皇帝，陵墓爲順陵。

史臣曰：夫四序之氣，寒往則暑來；五行之數，金銷則火盛。故堯、舜之揖讓，漢、魏之傳禪，皆知其數而順乎人也。况恭帝當紈綺之冲年，會笙鏞之變響，聽謳歌之所屬，知命歷之有在，能遜其位，不亦善乎。終謚爲恭，固其宜矣。

史臣曰：作爲四季變化的氣候，寒冷過去就是暑熱的到來；五行運轉的法度，金運消亡就是火運的興旺。所以堯、舜二帝的遜讓，漢、魏兩朝的傳受，都是明知天命而順應民心。何况恭帝在幼小的年紀，遭逢時代的變革，如同笙、鏞兩種樂器的輪奏，他聽到歌謡贊美的是誰，明白天命正在於此，能够退讓帝位，不也是很明智的嗎。死後謚作恭，自然是得體的了。

#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一(周書十二)

## 列傳第一

## 后妃

### 聖穆柴皇后

太祖聖穆皇后柴氏，邢州龍崗人，世家豪右。太祖微時，在洛陽聞后賢淑，遂聘之。太祖壯年，喜飲博，好任俠，不拘細行，后規其太過，每有内助之力焉。世宗皇帝即后之侄也，幼而謹愿，后甚憐之，故太祖養之爲己子。太祖嘗寢，后見五色小蛇入顴鼻間，心異之，知其必貴，敬奉愈厚。未及貴而厭代。太祖即位，乃下制曰："義之深無先於作配，禮之重莫大於追崇。朕當宁載思，撫存懷舊。河洲令德，猶傳荇菜之詩；嬀汭大名，不及珩璜之貴。俾盛副笄之禮，以伸求劍之情。故夫人柴氏，代籍貽芳，湘靈集慶。體柔儀而陳翽翟，芬若椒蘭；持貞操以選中瑠，譽光圖史。懿範尚留於閨闈，昌言有助於箴規。深唯望氣之艱，彌嘆藏舟之速，將開寶祚，俄謝璧台。宜正號於軒宫，俾潛耀於坤象，可追命爲皇后。仍令所司定謚，備禮册命。"既而有司上謚曰聖穆。顯德初，太祖神主入廟，以后祔于其室。

太祖的聖穆皇后柴氏，是邢州龍崗人，世代豪門。太祖微賤時，在洛陽得知皇后賢淑，就娶她爲妻。太祖正值壯年，喜歡飲酒賭博，好打抱不平，不檢點行爲細節，皇后對他太過分的做法加以規勸，常常起到賢内助的作用。世宗皇帝就是皇后的侄子，年幼而很誠實，皇后十分憐愛他，所以太祖收養他作自己的兒子。曾在太祖睡覺時，皇后發現有五彩小蛇出入他的顴骨鼻梁間，感到詫異，知道他必將顯貴，就更加深切地敬待他。没等到太祖顯貴，皇后就去世了。太祖即位後，就下詔説："没有什麼情義比夫妻恩愛更深厚，没有什麼禮節比身後尊崇更隆重。我身居帝位，心念故人，安撫生者，懷念亡人。文王妃有美德，至今流傳着'參差荇菜'的詩篇；舜帝妻嬀享盛名，不在尊貴帝后的時刻。今用隆重追封的典禮，以此表達相印的深情。已故夫人柴氏，禀受世代傳承的美德，享有湘靈女神賜予的福分。遵循温順的禮教而名列後宫，美名如椒蘭飄香；保持貞潔的操行而選入中宫，聲譽顯揚於史册。和美的風範仍留在閨門之中，正義的言詞有助於勸誡過失。深感創業的艱難，更嘆事變的太快，即將創立國家，突然告别人世。應當在皇宫中確定名號，使她在九泉下感到榮耀，可追封爲皇后。并命令有關官署擬定謚號，舉行儀式册命。"隨後有關官署進呈謚號，稱作聖穆。顯德初年，太祖的神位放入宗廟，把皇后的神位放入太祖的廟室而進行合祭。

### 楊淑妃

淑妃楊氏，鎮州真定人。父弘裕，真定少尹。當河朔全盛之時，所屬封疆，制之於守帥，故韶顔美媛，皆被選於王宫。妃幼以良家子中選，事趙王王鎔。張文禮之亂，妃流離於外。唐明宗在藩，録其遺逸。安重誨保庇妃家，致其仕進，父母即以妃嫁于鄉人石光輔，不數年嫠居。太祖佐漢之初，屬聖穆皇后棄世，聞妃之賢，遂以禮聘之。妃睦族撫孤，宜家内助，甚有力焉。晉天福末，卒於太原，因留葬於晉郊。廣順元年九月，追册爲淑妃。太祖凡一后三妃，及嵩陵就掩，皆議陪祔。時以妃喪在賊境，未及遷窆，世宗乃詔有司於嵩陵之側，預營一冢以虚之，俟賊平即議襄事。顯德元年夏，世宗征河東，果成素志焉。

淑妃楊氏，鎮州真定人。父親名弘裕，曾任真定少尹。當河朔全盛的時期，所屬的境土都由守帥專制，所以容顔美麗的女子都被選入王宫。淑妃年少時作爲清白人家的女兒中選，侍奉趙王王鎔。張文禮作亂後，淑妃流離在外。唐明宗任州鎮官時，收用王鎔手下的散失人員。安重誨保護淑妃一家，推薦他們進入仕途，淑妃的父母就把她嫁給同鄉人石光輔，没過幾年又喪夫獨居。太祖輔助漢高祖的初期，正當聖穆皇后去世，得知淑妃賢惠，就以禮聘娶。淑妃和睦宗族，撫育孤兒，融洽家庭，助理内務，起了很大作用。晉朝天福末年，淑妃死於太原，於是就留在晉州郊外安葬。廣順元年九月，追封爲淑妃。太祖共有一位皇后三位妃子，等到嵩陵安葬太祖的時候，决定都與太祖合葬。當時因淑妃的墓地在敵寇境内，没能够遷葬，世宗就令有關官署在嵩陵的旁邊，預先修造一座墳墓空在那裏，等平定敵寇後就完成合葬的事。顯德元年夏，世宗征伐河東，果真實現了平素的心願。

妃兄廷璋，早事太祖，即位累歷内職，出爲晉州節度使。皇朝撫運，移鎮邢州，又改鄜州，受代歸闕，卒於私第。

淑妃的兄長名廷璋，很早就效勞於太祖，太祖即位後，廷璋多次擔任内廷職務，又出京任晉州節度使。宋朝開國，調任邢州節度使，又改爲鄜州，接受替换後回到京城，死於私家宅第。

### 張貴妃

貴妃張氏，恒州真定人也。祖記，成德軍節度判官、檢校兵部尚書。父同芝，本州諮呈官、檢校工部尚書，事趙王王鎔，歷職中要。天祐末，趙將張文禮殺王鎔，以鎮州歸梁，莊宗命將符存審討平之。時妃年尚幼，有幽州偏將武從諫者，駐旆於家，見妃韶令，乃爲其子聘之。武氏家在太原。太祖從漢祖鎮并門，屬楊夫人以疾終，無何武氏子卒，太祖素聞妃之賢，遂納爲繼室。太祖貴，累封至吴國夫人。漢隱帝末，蕭墻變起，屠害大臣，太祖在鄴都被讒，妃與諸皇屬同日遇害於東京舊第。太祖

貴妃張氏，恒州真定人。祖父名記，曾任成德軍節度判官、檢校兵部尚書。父親名同芝，曾任本州諮呈官、檢校工部尚書，效力於趙王王鎔，歷任親近重要的職務。天祐末年，趙王手下將領張文禮殺害王鎔，獻鎮州投靠梁朝，唐莊宗命將領符存審討平鎮州。這時貴妃年齡還小，有個名叫武從諫的幽州副將，停留在貴妃家中，見貴妃容貌美品行端正，就替自己的兒子娶爲妻。武氏的家在太原。太祖隨漢高祖坐鎮太原，正值楊夫人因病去世，不久武氏的兒子也死，太祖早就聽説貴妃賢淑，就娶爲繼室。太祖顯貴後，貴妃一直加封到吴國夫人。漢隱帝末年，朝廷内部發生大亂，屠殺大臣，太祖在鄴都遭到誣陷，貴妃和其他皇族人同一天在東京的故居遇

踐阼，追册爲貴妃，發哀，故世宗有起復之命。世宗嗣位，以太祖舊宅即妃遇禍之地，因施爲僧院，以皇建爲名焉。

害。太祖即位，追封她爲貴妃，舉行哀悼，所以世宗纔有重新起用之命。世宗繼位，因太祖的故居就是貴妃遇難的處所，於是施捨爲寺院，用皇建作寺名。

**董德妃**

德妃董氏，常山靈壽人也。祖文廣，唐深州録事參軍。父光嗣，趙州昭慶尉。妃孩提穎悟，始能言聽，按絲管而能辨其聲。年七歲，遇鎮州之亂，親黨羈離，與妃相失。潞州牙將得之，匿于褚中。其妻以息女不育，得妃憐之，過于所生，姆教師箴，功容克備。妃家悲念，其兄瑀諸處求訪，垂六七年。後潞將入官于朝，妃之鄉親頗有知者，瑀見潞將，欣歸之，時年十三。妃歸逾年，嫁爲里人劉進超之妻，進超爲内職，及契丹破晋之歲，陷蕃歿焉。妃嫠居洛陽。太祖楊淑妃與妃鄉親，平居恒言妃賢德。太祖從漢祖幸洛，因憶淑妃之言，尋以禮納之。鼎命初建，張貴妃遇禍，中宫虚位，乃册爲德妃。太祖自聖穆皇后早世以來，屢失邦媛，中幃内助，唯妃存焉，加以結珮脱簪，率由令範。

德妃董氏，常山靈壽人。祖父名文廣，唐朝深州録事參軍。父親名光嗣，趙州昭慶縣尉。德妃年幼時聰明過人，剛能説話聽音，一聽到器樂演奏，就能辨出聲調。七歲那年，遭逢鎮州的戰亂，親屬流離他鄉，和德妃離散。潞州牙將得到她，把她藏在布袋中。牙將的妻子因爲所生兒女不能長成，得到德妃後十分憐愛，超過親生兒女，傳授女德女功，使她容儀女功都具備了。德妃的家人悲傷想念，她的兄長董瑀四處尋訪，長達六七年。後來潞將入京作官，德妃的鄉親中不少人瞭解到實情，董瑀去見潞州牙將，潞州牙將樂意把德妃送回家，當時德妃十三歲。德妃返家後過了一年，嫁給同鄉人劉進超爲妻，進超擔任内廷職務，在契丹滅晋的那年，落入契丹人之手而喪命。德妃在洛陽守寡。太祖的楊淑妃和德妃是鄉親，平時常常談到德妃的賢德。太祖隨漢高祖前往洛陽，就回憶起淑妃的話，不久依禮聘娶。太祖建國初年，因張貴妃遇害，正宫無人，就册封董氏爲德妃。太祖自聖穆皇后過早去世以來，屢次喪失享譽一國的賢妻，作爲宫庭内助，就衹有德妃在世了，而且她在容儀修飾、日常起居方面，都遵循很高的道德風範。

廣順三年夏，遇疾，醫藥之際，屬太祖兖海之征，車駕將行，妃奏曰："正當暑毒，勞陛下省巡，明發宵征，須人供侍，司簿已下典事者，各已處分從行。"太祖曰："妃疾未平，數令診視，此行在近，無煩内人。"及太祖駐蹕魯中，妃志欲令内人進侍，發中使往來言之。太祖手敕鄭仁誨曰："切慮德妃以朕至兖州行營，津置内人承侍。緣諸軍在野，不可自安，令鄭仁誨專心體候。如德妃津置内人東來，便須上聞約住，或取

廣順三年夏，德妃患病，在進行治療的過程中，正當太祖要親征兖海，太祖即將出發，德妃上奏説："目前正當酷暑天氣，煩勞陛下巡視，日夜行軍作戰，需有人負責侍候，司簿以下的管理人員，已分别安排隨您前往。"太祖説："你的病還没好，要常常派人叫醫生診斷，我這次行動在近處，不必動用宫中人。"當太祖停留在魯地時，德妃一心要派宫人到他身邊侍候，派中使往來傳達。太祖向鄭仁誨下手詔説："我很擔心德妃因我來到兖州行營，派遣宫人侍奉。因衆軍都在野外，我不能貪圖自己的舒適，令鄭仁誨專心體察。如德妃派遣宫人東來，就必須進言制止，

索鞍馬，不得供應；如意堅確，即以手敕示之。”既而平定兖州，車駕還京，妃疾無減，俄卒於大內，時年三十九。輟朝三日。

如索取鞍馬，不得供應；如德妃心意堅定不移，就出示我的手令。”後來平定了兖州，太祖返回京城，德妃的病仍没减輕，不久死於内宫，時年三十九歲。太祖爲此中止朝會三天。

妃長兄瑀，以左贊善大夫致仕，仲兄玄之、季兄自明，皆累歷郡守。

德妃的大哥董瑀，以左贊善大夫退休，二哥玄之、三哥自明，都歷任郡守。

**貞惠劉皇后**

世宗貞惠皇后劉氏，將家女也，幼歸於世宗。漢乾祐中，世宗在西班，后始封彭城縣君。世宗隨太祖在鄴，后留居邸第。漢末李業等作亂，后與貴妃張氏及諸皇族同日遇禍。國初，追封彭城郡夫人。顯德四年夏四月，追册爲皇后，謚曰貞惠，陵曰惠陵。

世宗的貞惠皇后劉氏，是將家之女，年少時嫁給世宗。漢乾祐年間，世宗任朝中武臣，皇后纔封爲彭城縣君。世宗隨太祖在鄴城時，皇后留居京中私府。漢朝末年李業等人作亂，皇后與貴妃張氏及皇族衆人同一天遇害。建國初年，追封爲彭城郡夫人。顯德四年夏四月，追封爲皇后，謚號稱作貞惠，陵墓名惠陵。

**宣懿符皇后**

宣懿皇后符氏，祖存審，事後唐武皇、莊宗，位極將相，追封秦王。父彦卿，天雄軍節度使，封魏王。后初適李守貞之子崇訓。漢乾祐中，守貞叛於河中，太祖以兵攻之，及城陷，崇訓自刃其弟妹，次將及后，后時匿於屏處，以帷箔自蔽，崇訓倉黄求后不及，遂自刎，后因獲免。太祖入河中，令人訪而得之，即遣女使送于其父，自是后常感太祖大惠，拜太祖爲養父。世宗鎮澶淵日，太祖爲世宗聘之。后性和惠，善候世宗之旨，世宗或暴怒於下，后必從容救解，世宗甚重之，及即位，册爲皇后。世宗將南征，后常諫止之，言甚切直，世宗亦爲之動容。洎車駕駐於淮甸，久冒炎暑，后因憂恚成疾。顯德二年七月二十一日，崩於滋德殿，時年二十有六。世宗甚悼之。既而有司上謚曰宣懿，葬于新鄭，陵曰懿陵。

宣懿皇后符氏，祖父名存審，效力於後唐武皇、莊宗，官位高升到將相，追封爲秦王。父親名彦卿，天雄軍節度使，封爲魏王。皇后最初嫁給李守貞的兒子崇訓。漢乾祐年間，守貞在河中反叛，太祖率兵進攻，當城被攻陷時，崇訓親手殺死自己弟妹，接下來就將對皇后下手，這時皇后藏在隱蔽處，用帷帳門簾遮掩自己，崇訓匆忙中找不到皇后，就自殺了，皇后纔得以免死。太祖進入河中，派人訪尋到皇后，立即派女使者送交她父親，從此皇后常常感激太祖的大恩，拜太祖爲養父。世宗出鎮澶淵時，太祖爲世宗聘娶爲妻。皇后生性柔和賢惠，善於觀察世宗的心思，有時世宗對手下人大發脾氣，皇后必從容不迫地進行解救，世宗很敬重她，當世宗即位，册封她爲皇后。世宗將進行南征，皇后常常勸阻，言語十分直切，世宗也被她的話説得變了容顔。當世宗駐軍於淮南，長期承受酷暑的熬煎，皇后因此憂悶成疾。顯德二年七月二十一日，在滋德殿逝世，時年二十六歲。世宗十分傷感。隨後有關官署進呈謚號，稱作宣懿，安葬在新鄭，陵墓稱作懿陵。

史臣曰：周室后妃凡六人，而追

史臣曰：周朝皇室中皇后妃子共有六人，而

冊者四，故中闈內則，罕得而聞，唯董妃、符后之懿範，亦無愧於彤管矣。

追封的就占四名，所以宮廷后妃的法度，很少得以傳聞，但僅就董妃、符后的和美風範，也無愧於史官的記載了。



#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二(周書十三)

## 列傳第二

### 宗室

**剡王郭侗**

剡王侗，太祖子，初名青哥，漢末遇害。太祖即位，詔贈太尉，賜名侗。顯德四年追封。

剡王名侗，是太祖的兒子，最初名叫青哥，在漢朝末年遇害。太祖即位後，下詔追贈爲太尉，賜名爲侗。顯德四年追封爲剡王。

**杞王郭信**

杞王信，太祖子，初名意哥，漢末遇害。太祖即位，詔贈司空，賜名信。顯德四年追封。

杞王名信，是太祖的兒子，最初名叫意哥，在漢朝末年遇害。太祖即位後，下詔追贈爲司空，賜名爲信。顯德四年追封爲杞王。

**越王柴宗誼**

越王宗誼，世宗子，漢末遇害。顯德四年追封。

越王名宗誼，是世宗的兒子，在漢朝末年遇害。顯德四年追封爲越王。

**曹王柴宗讓**

曹王宗讓，世宗子，顯德六年封。

曹王名宗讓，是世宗的兒子，顯德六年封王。

**紀王柴熙謹**

紀王熙謹，世宗子，顯德六年封，皇朝乾德二年卒。

紀王名熙謹，是世宗的兒子，顯德六年封王，於宋朝乾德二年去世。

**蘄王柴熙誨**

蘄王熙誨，世宗子，顯德六年封。

蘄王名熙誨，是世宗的兒子，顯德六年封王。

#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三(周書十四)

## 列傳第三

### 高行周

高行周，字尚質，幽州人也。生于嬀州懷戎軍之鵰窠里。曾祖順厲，世戍懷戎。父思繼，昆仲三人，俱雄豪有武幹，聲馳朔方。唐武皇之平幽州也，表劉仁恭爲帥，仍留兵以戍之。以思繼兄爲先鋒都將、嬀州刺史，思繼爲中軍都將、順州刺史，思繼弟爲後軍都將，昆仲分掌燕兵。部下士伍，皆山北之豪也，仁恭深憚之。武皇將歸，私謂仁恭曰："高先鋒兄弟，勢傾州府，爲燕患者，必此族也，宜善籌之。"久之，太原戍軍恣横，思繼兄弟制之以法，所殺者多。太祖怒，詬讓仁恭，乃訴以高氏兄弟，遂并遇害。仁恭因以先鋒子行珪爲牙將，諸子并列帳下，厚撫之以慰其心。時行周十餘歲，亦補職，在仁恭左右。行珪别有傳，在《唐書》。

高行周，字尚質，是幽州人。生於嬀州懷戎軍的鵰窠里。曾祖父名順厲，繼承先輩戍守懷戎。父親名思繼，有兄弟三人，都雄壯豪邁并具有軍事才幹，名聲傳揚於朔方一帶。唐武皇平定幽州後，推舉劉仁恭爲統帥，并留下部隊戍守。任命思繼的哥哥爲先鋒都將、嬀州刺史，思繼爲中軍都將、順州刺史，思繼的弟弟爲後軍都將，兄弟分管燕地的兵馬。他們部下的士兵，都是山北地區的勇士，劉仁恭深感恐懼。武皇回京前，私下對劉仁恭説："高先鋒幾兄弟，勢力壓倒州府，將來造成燕地災禍的，必定是這一家人，你應妥善籌劃。"過了很長時間，太原守軍横行霸道，高思繼兄弟依法加以處置，殺了很多人。太祖大怒，斥責劉仁恭，劉仁恭就指控高氏兄弟，於是高氏兄弟一起遇害。隨後劉仁恭任命先鋒的兒子高行珪爲牙將，其餘各子都安置在自己手下，給予優厚的待遇，以安慰他們的心。當時行周十多歲，也補任職官，在劉仁恭身邊任職。高行珪另有傳記，列在本書的《唐書》部分。

及莊宗收燕，以行周隸明宗帳下，常與唐末帝分率牙兵。明宗征燕，率兵隨行。鄉人趙德鈞謂明宗曰："行周心甚謹厚，必享貴位。"梁將劉鄩之據莘也，與太原軍對壘，旦夕轉鬥。嘗一日，兩軍成列，元行欽爲敵軍追躡，劍中其面，血戰未解。行周以麾下精騎突陣解之，行欽獲免。莊宗方寵行欽，召行周撫諭賞勞，而欲置之帳下，又念於明宗帳下

當莊宗收復燕地時，把行周安置在明宗手下，常和唐末帝分統親兵。明宗進攻燕地，行周率兵隨行。同鄉人趙德鈞對明宗説："行周的心地很忠厚，必將享有尊貴的地位。"梁朝將領劉鄩據守莘的時候，和太原的兵馬對壘，從早到晚來回厮殺。曾有一天，兩軍布開陣勢，元行欽被敵軍尾追，敵劍刺中他的臉部，浴血苦戰不能脱身。行周率手下精鋭騎兵衝入敵陣解救他，行欽得以脱身。莊宗正寵幸行欽，召行周慰問嘉獎，并想把他安置在自己手下，又考慮到已經在明宗

已奪行欽，更取行周，恐傷其意，密令人以利祿誘之。行周辭曰："總管用人，亦爲國家，事總管猶事王也。余家昆仲，脱難再生，承總管之厚恩，忍背之乎!"及兩軍屯於河上，覘知梁軍自汴入楊村寨，明宗晨至斗門，設伏將邀之，衆寡不敵，反爲所乘。時矛稍叢萃，勢甚危蹙。行周聞之，出騎橫擊梁軍，遂得解去。明宗之襲鄆州也，行周爲前鋒。會夜分澍雨，人無進志，行周曰："此天贊也，彼必無備。"是夜，涉河入東城，比曙平之。

手下要走了行欽，再索求行周，恐怕刺傷他的心，就暗中派人用名利引誘行周。行周謝絶説："總管用人，也是爲了國家，效勞於總管等於效勞大王。我家兄弟擺脱災難而獲得新生，承蒙總管深切關懷，能忍心背離他麽!"當兩軍聚集黄河沿岸時，偵察到梁軍由汴水進入楊村寨，明宗早上抵達河道的閘門，設下伏兵，準備攔擊，由於兵力懸殊，反而被梁軍占了上風。當時敵軍如海，刀槍如林，形勢十分危急。行周得知，派出騎兵攔腰衝擊梁軍，於是明宗得以脱身。明宗襲擊鄆州的時候，行周任先鋒。碰上夜間下起大雨，將士都無心再前進，行周説："這是老天協助我們，敵人必定没有防備。"當晚，涉水渡過黄河進入東城，到天明時消滅了敵人。

莊宗平河南，累加檢校太保，領端州刺史。同光末，出守絳州。明宗即位，特深委遇。天成中，從王晏球圍定州，敗王都，擒秃餒，皆有功。賊平，遷潁州團練使。長興初，以北邊鄰契丹，用爲振武節度使。明年，以河西用軍，移鎮延安。清泰初，改潞州節度使。晉祖建義於太原，唐末帝命張敬達征之，行周與符彦卿爲左右排陣使。契丹主入援太原也，行周、彦卿引騎拒之，尋爲契丹所敗，遂與敬達保晉安寨，累月救軍不至。楊光遠欲圖敬達，行周知之，引壯士護之。敬達性戇，不知其瞥護，謂人曰："行周每踵余後，其意何也?"繇是不復敢然，敬達遂爲光遠所害。

莊宗平定河南，行周一直被提升到檢校太保，領端州刺史。同光末年，離京鎮守絳州。明宗即位，對行周的信任待遇特别深厚。天成年間，行周隨王晏球圍攻定州，擊敗王都，活捉秃餒，都立下戰功。平定賊軍後，行周升任爲潁州團練使。長興初年，因北部邊地鄰近契丹，任用行周爲振武節度使。第二年，因河西發生戰事，調行周出鎮延安。清泰初年，行周改任潞州節度使。晉高祖在太原立國，唐末帝命張敬達征討，行周和符彦卿任左右排陣使。契丹國主入境援助太原時，行周、彦卿率騎兵抵禦，隨後被契丹擊敗，就和張敬達保守晉安寨，一連幾個月都無援兵到來。楊光遠想謀害張敬達，行周有所察覺，就率壯士保護他。張敬達生性剛直却呆笨，不知行周是在設法保護他，就對人説："行周老是跟在我後面，究竟安的什麽心呢?"因此行周不敢再像先前那樣做，張敬達終於被楊光遠殺害。

晉祖入洛，令行周還藩，加同平章事。晉祖都汴，以行周爲西京留守，未幾，移鄴都。晉祖幸鄴，會安從進叛，命行周爲襄州行營都部署。明年秋，平定漢南。晉少帝嗣位，加兼侍中，移鎮睢陽。開運初，從幸澶淵，拒敵於河上。車駕還京，代景延廣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移鄆州節度

晉高祖進入洛陽，令行周返回原軍鎮，加授同平章事。晉高祖定都汴京，任命行周爲西京留守，不久，調任到鄴都。晉高祖親臨鄴都時，恰逢安從進反叛，任命行周爲襄州行營都部署。第二年秋季，平定漢南地區。晉少帝繼位，加授兼侍中，調任睢陽節度使。開運初年，隨晉少帝前往澶淵，在黄河沿岸抵禦敵軍。晉少帝返回京城後，行周接替景延廣任侍衛親軍都指揮使，調任

使。時李彦韜爲侍衛都虞候，可否在己。行周雖典禁兵，每心游事外，退朝歸第，門宇翛然，賓友過從，但引滿而已。尋改歸德軍節度使，以李守貞代掌兵柄，許行周歸藩。晉軍降於中渡也，少帝命行周與符彦卿同守澶州。戎王入汴，召赴京師，會草寇攻宋州急，遣行周歸鎮。及契丹主死於欒城，契丹將蕭翰立許王李從益知南朝軍國事，遣死士召行周，辭之以疾，退謂人曰："衰世難輔，况兒戲乎！"

鄆州節度使。當時李彦韜爲侍衛都虞候，一意孤行。行周雖統率禁軍，但却常超然事外，退朝回到家中，安閑自樂，賓友往來，衹是飲酒爲樂而已。不久改任歸德軍節度使，另任李守貞代掌兵權，允許行周到軍鎮上任。晉軍在中渡投降後，晉少帝命行周和符彦卿同守澶州。契丹國主進入汴京，召行周前往京城，正逢草寇急攻宋州，又打發行周返回軍鎮。當契丹國主死於欒城後，契丹將領蕭翰推薦許王李從益知南方軍國事，派勇士召行周，行周以患病爲藉口加以謝絶，事後對人説："衰敗的世道難以補救，何况是把天下當兒戲的人呢！"

漢高祖入汴，加守太傅、兼中書令，代李守貞爲天平節度使。杜重威據鄴叛，漢祖以行周爲招討使，總兵討之。鄴平，授鄴都留守，加守太尉，進爵臨清王。乾祐中，入覲，加守太師，進封鄆王，復授天平節鉞，改封齊王。太祖踐阼，加守尚書令，增食邑至一萬七千户。太祖以行周耆年宿將，賜詔不名，但呼王位而已。慕容彦超據兖叛，太祖親征，奉迎輿駕，傾家載贄，奉觴進俎，率以身先，太祖待之逾厚。廣順二年秋，以疾薨於位，享年六十八。賵賻加等，册贈尚書令，追封秦王，謚曰武懿。

漢高祖進入汴京，加授行周爲守太傅、兼中書令，代李守貞爲天平節度使。杜重威據鄴城反叛，漢高祖任命行周爲招討使，統率兵馬討伐。鄴城平定後，任命行周爲鄴都留守，加授守太尉，晋封爵位爲臨清王。乾祐年間，行周入京朝見，加授守太師，晋封鄆王，又任命爲天平節度使，改封齊王。周太祖即位，加授守尚書令，食邑增加到一萬七千户。太祖因行周是年高望重的名將，對他下詔不稱名字，衹是稱呼王位而已。慕容彦超占據兖州反叛，太祖親征，行周恭迎太祖，出動全家，載着貢禮，敬酒進食，都是親自帶頭，太祖待他更加優厚。廣順二年秋，行周因病死於官任，終年六十八歲。朝廷破格賜予助葬的車馬財物，下詔追贈爲尚書令，追封秦王，謚號武懿。

子懷德，皇朝駙馬都尉、宋州節度使。

行周的兒子名懷德，在宋朝爲駙馬都尉、宋州節度使。

**安審琦**

安審琦，字國瑞，其先沙陁部人也。祖山盛，朔州牢城都校，贈太傅。父金全，安北都護、振武軍節度使，累贈太師，《唐書》有傳。審琦性驍果，善騎射，幼以良家子事莊宗爲義直軍使，遷本軍指揮使。天成初，唐末帝由潞邸出鎮河中，奏審琦爲牙兵都校，未幾，入爲歸化指揮使。王師伐蜀，充行營馬軍都指揮

安審琦，字國瑞，他的祖先是沙陁部人。祖父名山盛，任朔州牢城都校，追贈太傅。父親名金全，任安北都護、振武軍節度使，最後追贈爲太師，在《唐書》中載有他的傳記。審琦生性勇猛果敢，擅長騎馬射箭，年少時以尋常人家子弟的身份效力於莊宗，任義直軍使，升本軍指揮使。天成初年，唐末帝以潞王的身份離京出鎮河中，推舉審琦爲衛兵都校，不久，入京任歸化指揮使。朝廷的人馬征伐蜀國，審琦充任行營馬軍

使，及凱旋，改龍武右厢都校，領富州刺史。清泰初，爲捧聖指揮使，領順化軍節度使。其年鎮邢州，兼北面行營排陣使，從張敬達圍太原。及楊光遠舉晉安寨降於晉祖，審琦亦預焉。

晉祖踐阼，加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充天平軍節度使兼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旋以母喪起復。天福三年，就加檢校太尉，尋改晉昌軍節度使、京兆尹。七年，移鎮河中。晉少帝嗣位，加檢校太師。

開運末，朝廷以北戎入寇，以審琦爲北面行營馬軍左右厢都指揮使，與諸將會兵於洺州。俄而敵騎大至，時皇甫遇、慕容彦超亦預其行，乃率所部兵與敵戰於安陽河上。時遇馬爲流矢所中，勢已危蹙，諸將相顧，莫有敢救者。審琦謂首將張從恩曰："皇甫遇等未至，必爲敵騎所圍，若不急救，則爲擒矣。"從恩曰："敵勢甚盛，無以枝梧，將軍獨往何益?"審琦曰："成敗命也，若不濟，與之俱死，假令失此二將，何面目以見天子!"遂率鐵騎北渡。敵見塵起，謂救兵至，乃引去。遂救遇與彦超而還。晉少帝嘉之，加兼侍中，移領許州，未幾，移鎮兖海。

漢有天下，授襄州節度使、兼中書令。屬荆人叛命，潛遣舟師數千屠襄、郢，審琦禦之而遁，朝廷賞功，就加守太保，進封齊國公。歲餘，又加守太傅。國初，封南陽王。顯德初，進封陳王。世宗嗣位，加守太尉。三年，拜章請覲，優詔許之，加守太師，增食邑至一萬五百户，食實封二千三百户。審琦鎮襄、沔僅一紀，嚴而不殘，威而不暴，故南邦之

都指揮使，凱旋後，改授龍武右厢都校，領富州刺史。清泰初年，任捧聖指揮使，領順化軍節度使。當年出鎮邢州，兼北面行營排陣使，隨張敬達圍攻太原。當楊光遠獻晉安寨向晉高祖投降，審琦也參與了謀議。

晉高祖登帝位後，加授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充天平軍節度使兼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隨即因母親去世離職，服喪未到期復職。天福三年，在原職上加授檢校太尉，不久改任晉昌軍節度使、京兆尹。七年，調任河中節度使。晉少帝繼位，加授檢校太師。

開運末年，朝廷因北方蕃族人入侵，任命審琦爲北面行營馬軍左右厢都指揮使，在洺州和衆將會集兵力。不久敵人的大隊騎兵趕來，當時皇甫遇、慕容彦超也參預這次行動，就帶領本部人馬和敵人戰鬥在安陽河邊。這時皇甫遇的馬被飛箭射中，情况已很危急，衆將互相觀望，没人敢去救援。審琦對主將張從恩説："皇甫遇等人還没到，必定是被敵人騎兵包圍，如不趕緊援救，就會被捉去了。"張從恩説："敵軍的勢力很强大，無法抵擋，將軍獨自前去有什麽用?"審琦説："成敗是命中注定的，如果不成功，和他們死在一起，假如喪失了這兩員戰將，有什麽臉面去見天子!"於是就率鐵甲騎士渡河北上。敵人望見塵土飛揚，以爲對方的救兵到了，於是退去。審琦就救了皇甫遇和慕容彦超歸來。晉少帝贊賞審琦，加授兼侍中，改領許州，不久，調任兖海節鎮。

漢朝取得天下後，任命審琦爲襄州節度使、兼中書令。當荆州地區的人反叛朝廷，暗中派水軍數千人剿殺襄、郢二州，審琦加以抵抗，迫使敵人退去，朝廷獎勵他的功勞，在原職上加授守太保，進封齊國公。過了一年多，又加授守太傅。周朝初年，封南陽王。顯德初年，進封陳王。世宗繼位後，加授守太尉。三年，上奏請求朝見，世宗下詔恩准，加授守太師，封地增加到擁有人口一萬零五百户，實際享受二千三百户的租賦。審琦坐鎮襄、沔地區近十二年，嚴厲却不

民甚懷其惠。五年，移平盧軍節度使，承詔赴鎮，因朝于京師，世宗以國之元老，禮遇甚厚，車駕親幸其第以寵之。六年正月七日夜，爲其隸人安友進、安萬合所害，時年六十三。

殘酷，威武却不凶橫，所以南方的百姓很感激他的恩惠。五年，調任平盧軍節度使，奉詔上任，於是入京朝見，世宗因他是國家的元老，對他的禮遇很優厚，親臨他的宅第以表示尊崇。六年正月七日夜，被他的僕人安友進、安萬合殺害，時年六十三。

初，友進與審琦之愛妾私通，有年數矣。其妾常慮事泄見誅，因與友進謀害審琦，友進甚有難色。其妾曰："爾若不從，我當反告。"友進乃許之。至是夕，審琦沈醉，寢於帳中，其妾乃取審琦所枕劍與友進，友進猶惶駭不敢刺刃，遽召其黨安萬合，使殺審琦。既而慮事泄，乃引其帳下數妓，盡殺以滅其迹。不數日，友進等竟敗，悉爲子守忠臠而戮之。世宗聞之震悼，輟視朝三日，詔贈尚書令，追封齊王。

當初，安友進和安審琦的愛妾私通，已有很多年了。安審琦的愛妾常擔心事情敗露後被殺，就和安友進謀害審琦，安友進很有爲難的神色。審琦的愛妾說："你如果不聽我的話，我一定反過來告你。"安友進纔答應了。到審琦被害的當晚，審琦大醉，睡在帳中，他的愛妾就抽出審琦枕下的劍交給安友進，安友進依然感到恐懼，不敢揮劍刺殺審琦，於是召來他的同夥安萬合，令他殺審琦。隨後又擔心事情敗露，就召來審琦身旁的幾名歌女，全部殺掉，以便消除他們行凶的痕迹。没過幾天，安友進等人終於敗露，全被審琦的兒子守忠割成肉塊處死。世宗得知審琦的死訊，震驚悲痛，中止上朝三天，下詔追贈爲尚書令，追封齊王。

守忠仕皇朝，累爲郡守。

守忠在宋朝任職，歷任郡守。

**安審暉**

安審暉，字明遠，審琦之兄也。起家自長直軍使，轉外衙左厢軍使。從莊宗平幽、薊，戰山東，定河南，皆預其功。同光中，授蔚州刺史。天成初，改汝州防禦副使，歷鳳翔徐州節度副使、河東行軍司馬。晉高祖龍飛，以霸府上僚授振武兵馬留後，遷河陽節度使，不逾月移鎮鄜州，丁内艱，起復視事。五年，李金全據安州叛，詔馬全節爲都部署，領兵討之，以審暉爲副。安陸平，移鎮鄧州，進位檢校太傅。六年冬，襄州安從進叛，舉漢南之衆北攻南陽。南陽素無城壁，唯守衙城，賊傅城下，審暉登陴，召賊帥以讓之，從進不克而退。襄州平，就加檢校太尉。少帝嗣位，加檢校太師，罷鎮，授右羽林

安審暉，字明遠，是審琦的兄長。最初出任長直軍使，轉任外衙左厢軍使。隨莊宗平定幽、薊地區，轉戰山東，平定河南，在這些戰役中都立下功勞。同光年間，授予蔚州刺史。天成初年，改任汝州防禦副使，歷任鳳翔徐州節度副使、河東行軍司馬。晉高祖稱帝後，因他是自己以前軍府的高級慕僚，任命爲振武兵馬留後，升河陽節度使，没過一個月又調任鄜州，因母親去世離任，守喪期未滿又起用復職。天福五年，李金全占據安州反叛，朝廷任命馬全節爲都部署，率兵討伐，任命審暉爲副部署。安陸平定後，調任鄧州節鎮，進位爲檢校太傅。六年冬，襄州安從進反叛，率領漢南的全部兵力北上進攻南陽。南陽自來没有城墻，衹能憑藉官府小城堅守，賊兵攻至城下，審暉登上矮墻，呼賊帥而加以責備，安從進没能攻克就撤退了。襄州平定後，在原職上加授審暉爲檢校太尉。少帝繼位，

統軍。歲餘，出鎮上黨，屬契丹内侵，授邢州節度使。居無何，目疾暴作，上章求代，歸於京師，養疾累年。太祖即位，召於内殿，從容顧問，尤所嘆重，將以禄起之。審暉辭以暮齒，願就頤養。拜太子太師致仕，封魯國公，累食邑五千户，實封四百户。廣順二年春卒，年六十三。廢朝二日，詔贈侍中，謚曰静。

加授檢校太師，解除軍鎮職務，任命爲右羽林統軍。過了一年多，離京出鎮上黨，當契丹進犯時，朝廷任命審暉爲邢州節度使。没過多久，突然患了嚴重眼病，上奏請求替代，回到京城，養病多年。周太祖即位，把審暉召到内殿，氣氛融洽地進行咨詢談論，太祖對他的意見特别贊賞，準備起用他任職。審暉以年老加以推辭，希望能閑居安養。於是授予太子太師的職銜退休，封魯國公，食邑增加到五千户，實封四百户。廣順二年春去世，終年六十三。皇上中止朝會兩天，下詔追贈爲侍中，謚號静。

子守鏻，仕皇朝爲贊善大夫。

他的兒子名叫守鏻，在宋朝任贊善大夫。

**安審信**

安審信，字行光，審琦之從父兄也。父金祐。世爲沙陁部偏裨，名聞邊塞。審信習騎射。世父金全，天成初，爲振武節度使，補爲牙將。俄而兄審通爲滄州節度使，用爲衙内都虞候，歷同、陝、許三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晉祖起義於太原，唐末帝命張敬達以兵攻之，而審信率先以部下兵遁入并州，晉祖以其故人，得之甚悦。其妻與二子在京師，皆爲唐末帝所戮，但貸其老母而已。契丹既降晉安寨，晉高祖以審信爲汾州刺史、檢校太保，充馬步軍副部署。晉祖入洛，授河中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審信性既翻覆，率多疑忌，在蒲中時，每王人告諭，騎從稍多，必潛設備，以防其圖己。尋歷許、兖州鎮，所至以聚斂爲務，民甚苦之。會朝廷謀大舉北伐，凡藩侯皆預將帥，以審信爲馬步軍右厢都排陣使，俄改華州節度使。漢初，移鎮同州，入爲左衛上將軍。國初，轉右金吾上將軍。三年夏四月，太祖御乾元殿入閤，審信不赴班位，爲御史所彈，詔釋之。時審信久病，神情恍惚，聞臺司奏劾，揚言曰：“趨朝偶晚，未是

安審信，字行光，是審琦的堂兄。父親名金祐。他家世代都任沙陁部偏將，名聞邊關。安審信騎馬射箭的技藝嫻熟。大伯父金全，天成初年任振武節度使，補任他爲親兵將領。不久他的兄長安審通任滄州節度使，任用他爲衙内都虞候，歷任同、陝、許三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晉高祖在太原興兵，唐末帝命張敬達率兵進攻，而安審信率先帶領部下兵馬投奔了并州，晉高祖因他是老朋友，得到他十分高興。安審信的妻子和兩個兒子在京城，都被唐末帝殺掉，僅寬免了他的老母親而已。契丹收服了晉安寨後，晉高祖任命安審信爲汾州刺史、檢校太保，充馬步軍副部署。晉高祖進入洛陽，任命安審信爲河中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安審信既有反覆無常的習性，通常多持懷疑猜忌的心思，在蒲中時，每當朝廷的使者來通報傳令，衹要隨從騎士稍稍多一點，必暗中設防，以防他們謀害自己。隨後歷任許、兖軍州職事，每到一地致力於搜刮財富，民衆深受痛苦。當朝廷決定大舉北伐，凡州鎮長官都列入參戰將帥，任命安審信爲馬步軍右厢都排陣使，不久改任華州節度使。漢朝初年，調任同州節度使，入朝爲左衛上將軍。周朝初年，轉任右金吾上將軍。廣順三年夏四月，太祖在乾元殿受朝，百官由閤門列隊而入，安審信没有來排班列位，被御史彈劾，太祖下詔免予處分。當時安審信長期患病，神情恍惚，聽説監察部門檢舉揭發

大過，何用彈舉？我終進奉二萬緡，盡逐此乞索兒輩。”未幾，以病請退，授太子太師致仕。是歲秋卒，年六十。贈侍中，謚曰成穆。

自己，就聲言説：“入朝偶爾遲到，也不是什麽大錯，哪用檢舉指責？我終究會進奉兩萬緡錢，全部打發走這些叫花子。”不久，安審信因病請求離任，授予太子太師的職銜退休。這年秋去世，時年六十歲。朝廷追贈他爲侍中，謚號成穆。

## 李從敏

李從敏，字叔達，唐明宗之猶子也。沈厚寡言，善騎射，多計數。初，莊宗召見，試弓馬，用爲衙内馬軍指揮使，從平汴、洛，補帳前都指揮使，遷捧聖都將。明宗移鎮真定，表爲成德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從明宗入洛，補皇城使，出爲陝府節度使。王都據定州叛，命王晏球爲招討使，率師討之，以從敏爲副，領滄州節度使。王都平，移授定州。尋代范延光爲成德軍節度使，加檢校太尉，封涇王。

李從敏，字叔達，是唐明宗的侄子。他樸實穩重少言語，擅長騎馬射箭，很有智謀。最初，莊宗召見他，測試射箭騎馬的技藝，任命爲衙内馬軍指揮使，隨從平定汴京、洛陽，補授帳前都指揮使，升任捧聖都將。明宗調任真定時，薦舉他爲成德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隨明宗進入洛陽，補授皇城使，離京任陝府節度使。王都占據定州反叛，朝廷命王晏球爲招討使，率軍討伐，任命從敏爲副使，領滄州節度使。平定王都後，調任到定州。不久代范延光爲成德軍節度使，加授檢校太尉，封涇王。

鎮州有市人劉方遇，家富於財。方遇卒，無子。妻弟田令遵者，幼爲方遇治財，善殖貨，劉族乃共推令遵爲方遇子，親族共立券書，以爲誓信。累年後，方遇二女取資於令遵不如意，乃訟令遵冒姓，奪父家財，從敏令判官陸浣鞫其獄，而殺令遵。令遵父詣臺訴冤，詔本州節度副使符蒙、掌書記徐台符鞫之，備明奸狀。及詰二女，伏行賂於節度使趙環、代判高知柔、觀察判官陸浣，并捕下獄，具服贓罪。事連從敏，甚懼，乃令其妻赴洛陽，入宫告王淑妃。明宗知之，怒曰：“朕用從敏爲節度使，而枉法殺人，我羞見百官，又令新婦奔赴，不須見吾面。”時王淑妃頗庇護之，趙環等三人竟棄市，從敏罪止於罰俸而已。

鎮州有個市民名叫劉方遇，家中有很多財産。方遇去世，没有兒子。他的妻弟田令遵，從小爲方遇管理財産，善於經營，於是劉氏家族共同商立令遵爲方遇的兒子，親族共同擬定了契約，作爲憑證。許多年後，方遇的兩個女兒向令遵索取財物時没能稱心如意，就控告令遵改换姓氏，奪取父親的家財，從敏令判官陸浣審理這個案件，結果殺了令遵。令遵的父親到御史臺申訴冤情，朝廷令本州節度副使符蒙、掌書記徐台符審理，完全查明誣陷令遵的情節。當審問方遇的兩個女兒時，她們供認曾向節度使趙環、代判高知柔、觀察判官陸浣行賄，於是拘捕了這幾人入獄，他們都承認了貪贓枉法的罪行。事情和從敏有關，他十分恐懼，就讓他的妻子前往洛陽，入宫告求王淑妃。明宗得知，生氣地説：“我任從敏爲節度使，他却枉法殺人，使我無臉面見百官，又令新婚妻子奔走求情，不求見我。”當時王淑妃大力庇護，最終處决了趙環等三人，從敏等人衹是罰俸禄而已。

長興初，移鎮宋州。唐末帝起兵

長興初年，調任宋州節鎮。唐末帝在鳳翔起

於鳳翔，其子重吉爲亳州防禦使，從敏承朝廷命害之。清泰中，從敏與洋王從璋并罷歸第，待之甚薄。嘗宫中同飲，既醉，末帝謂從璋、從敏曰："爾等何物，處雄藩大鎮！"二人大懼，賴曹太后見之，叱曰："官家醉，爾輩速出去！"方得解。

兵，他的兒子重吉爲亳州防禦使，從敏奉朝廷命令殺了重吉。清泰年間，從敏和洋王從璋都罷官還家，唐末帝對他們待遇很差。他們曾在宫中一起喝酒，酒醉後，末帝對從璋、從敏説："你們是什麽東西，竟然雄據重州大鎮！"二人十分恐懼，幸而曹太后看見了，大聲呵斥説："皇上喝醉了，你們趕快出去！"他倆纔得以脱身。

晋祖革命，降封莒國公，再領陜州，尋移鎮上黨，入爲右龍武統軍，出爲河陽節度使。漢祖入汴，移授西京留守，累官檢校太師、同平章事。隱帝即位，就加兼侍中，改封秦國公。歲餘，以王守恩代還。廣順元年春，以疾卒，年五十四。詔贈中書令，謚曰恭惠。

晋高祖取代唐後，降封從敏爲莒國公，再次領陜州節度使，不久調任上黨節度使，入朝任右龍武統軍，又離京任河陽節度使。漢高祖進入汴京，調任從敏爲西京留守，官位升到檢校太師、同平章事。隱帝即位，在原職位上加授兼侍中，改封秦國公。過了一年多，命王守恩接替他的職務，讓他回到京城。廣順元年春，因病去世，時年五十四。朝廷追贈他爲中書令，謚號恭惠。

## 鄭仁誨

鄭仁誨，字日新，晋陽人。父霸，累贈太子太師。仁誨幼事唐驍將陳紹光，恃勇使酒，嘗乘醉抽佩劍，將剚刃於仁誨，左右無不奔避，唯仁誨端立以俟，略無懼色。紹光因擲劍於地，謂仁誨曰："汝有此器度，必當享人間富貴。"及紹光典郡，仁誨累爲右職。後退歸鄉里，以色養稱。

鄭仁誨，字日新，晋陽人。父親名霸，最終贈爲太子太師。仁誨年少時在唐朝猛將陳紹光手下效勞，紹光自恃勇猛，酗酒任性，曾趁醉抽出佩劍，將刺向仁誨，旁邊的人無不奔走躲避，衹有仁誨端正地站在那裏等待，毫無畏懼的神色。於是紹光把劍扔在地上，對仁誨説："你有這種器量，必將享受人間富貴。"當紹光主管州郡，仁誨一直擔任他的高級幕僚。後來仁誨退歸鄉里，以孝順老人聞名。

漢高祖之鎮河東也，太祖累就其第，與之燕語，每有質問，無不以正理爲答，太祖深器之。漢有天下，太祖初領樞務，即召爲從職。及太祖西征，嘗密贊軍機，西師凱旋，累遷至檢校吏部尚書。太祖踐阼，旌佐命功，授檢校司空、客省使兼大内都點檢、恩州團練使，尋爲樞密副使。逾年轉宣徽北院使、右衛大將軍，出鎮澶淵，轉檢校太保，入爲樞密使，加同平章事。

漢高祖坐鎮河東的時候，周太祖多次到仁誨的居宅，和他一起閑談，每有問題請教，仁誨無不是用正理加以解答，太祖很器重他。漢朝取得天下，太祖剛開始管理機要事務，就召仁誨爲隨從官員。當太祖西征時，仁誨曾參謀秘密軍機，西征軍隊勝利歸來後，仁誨一直升任到檢校吏部尚書。太祖即位，嘉獎他協助打天下的功勞，任命爲檢校司空、客省使兼大内都點檢、恩州團練使，不久任樞密副使。過了一年，轉任宣徽北院使、右衛大將軍，離京出鎮澶淵，轉檢校太保，入朝爲樞密使，加授同平章事。

世宗之北征也，以仁誨爲東京留守，調發軍須，供億無所闕，駕迴，加兼侍中。尋丁内艱，未幾起復。顯

世宗北征的時候，任命仁誨爲東京留守，調發軍需，供應毫不短缺，世宗回京，加授仁誨爲兼侍中。隨後因母親去世而離任，不久又起用復

德二年冬，疾亟，世宗幸其第，親加撫問，欷歔久之。及卒，世宗親臨其喪，哭逾數舉。是時，世宗將行，近臣奏云："歲道非便，不宜臨喪。"弗聽，然而先之以桃茢之事，時以爲得禮。

職。顯德二年冬，仁誨病重，世宗親臨他的住宅，親自加以慰問，嘆息了許久。當仁誨去世時，世宗親自到他靈前哀悼，哭了好幾次。當時，世宗將要前往哀悼，近臣上奏説："天時不利，不適合哭喪。"世宗雖不接受，但還是先舉行了用桃枝掃帚驅鬼邪的儀式，當時人認爲很得體。

仁誨爲人端厚謙損，造次必由于禮。及居樞務，雖權位崇重，而能孜孜接物，無自矜之色，及終，故朝廷咸惜之。詔贈中書令，追封韓國公，謚曰忠正。既葬，命翰林學士陶穀撰神道碑文，官爲建立，表特恩也。

仁誨爲人正直厚道，謙遜克己，行動必以禮義爲出發點。當他擔任機要職務時，雖然權重位高，但能平易近人，没有驕傲自大的神色，到他去世時，所以朝中官員都感到惋惜。世宗下詔追贈他爲中書令，追封韓國公，謚號忠正。下葬後，世宗又命翰林學士陶穀撰寫墓道碑文，由官府爲他立碑，表示特殊的禮遇。

子勳，累歷内職，早卒，絶嗣。初，廣順末，王殷受詔赴闕，太祖遣仁誨赴鄴都巡檢，及殷得罪，仁誨不奉詔即殺其子，蓋利其家財妓樂也。及仁誨卒而無後，人以爲陰責焉。

仁誨的兒子名勳，一直擔任宫内職務，很早就去世了，斷了後代。當初，在廣順末年，王殷受詔入京，太祖派仁誨前往鄴都巡察，當王殷得罪，仁誨在没接到詔令的情况下就殺了王殷的兒子，這是貪圖他的家財歌女的緣故。仁誨死而無子孫，人們認爲他死而無後是陰德有損應受處罰。

### 張彦成

張彦成，潞州潞城人也。曾祖静，汾州刺史。祖述，澤州刺史。父礪，昭義行軍司馬。彦成初爲并門牙將。天成中，自秦州鹽鐵務官改鄆州都押牙。漢祖鎮北門，表爲行軍司馬，以隱帝娶其女，特見親愛。從平汴、洛，累加特進、檢校太尉、同州節度使。隱帝即位，就加同平章事。太祖之伐河中，彦成有饋輓之勞，河中平，加檢校太師。乾祐三年冬，移鎮相州。廣順初，就加兼侍中，尋移鎮南陽。三年秋，代歸，授右金吾衛上將軍。其年秋，以疾卒，年六十。贈侍中。

張彦成，是潞州潞城人。曾祖父名静，任汾州刺史。祖父名述，任澤州刺史。父親名礪，任昭義行軍司馬。彦成最初任并門親兵將領。天成年間，由秦州鹽鐵務官改任鄆州都押牙。漢高祖鎮守北大門時，薦舉他爲行軍司馬，因隱帝娶了他的女兒，特别受到親信厚待。隨高祖平定汴京、洛陽，一直提升到特進、檢校太尉、同州節度使。隱帝即位，又在原職上加授同平章事。周太祖討伐河中的時候，彦成有運送糧草的功勞，河中平定後，加授檢校太師。乾祐三年冬，調任相州節度使。廣順初年，在原職上加授兼侍中，不久調任南陽節度使。廣順三年秋，由人替换回朝，授予右金吾衛上將軍。這年秋，彦成因病去世，時年六十。朝廷追贈他爲侍中。

### 安叔千

安叔千，沙陁三部落之種也。父懷盛，事唐武皇，以驍勇聞。叔千習

安叔千，是沙陁三部落的後代。父親名懷盛，效力於唐武皇，以勇猛著稱。叔千騎馬射箭

騎射，從莊宗定河南，爲奉安部將。天成初，王師伐定州，命爲先鋒都指揮使。王都平，授泰州刺史，連判涿、易二郡。清泰初，契丹寇雁門，叔千從晋祖迎戰，敗之，進位檢校太保、振武節度使。晋祖踐阼，就加同平章事。天福中，歷邠、滄、邢、晋四鎮節度使。叔千鄙野而無文，當時謂之“安没字”，言若碑碣之無篆籀，但虚有其表耳。開運初，朝廷將大舉北伐，授行營都排陣使，俄改左金吾衛上將軍。契丹入汴，百僚迎見于赤崗，契丹主登高崗駐馬而撫諭漢官，叔千出班效國語，契丹主曰：“爾是安没字否？卿比在邢州日，遠輸誠款，我至此，汝管取一吃飯處。”叔千拜謝而退，俄授鎮國軍節度使。漢初，遇代歸京，自以嘗附幕庭，居常愧惕，久之，授太子太師致仕，尋請告歸洛。廣順二年冬卒，年七十二。詔贈侍中。

的技藝嫻熟，隨莊宗平定河南，任奉安部將。天成初年，朝廷大軍征伐定州，命叔千爲先鋒都指揮使。平定王都叛亂後，任命爲泰州刺史，兼理涿、易二郡。清泰初年，契丹侵犯雁門，叔千隨晋高祖迎戰，擊敗來敵，升官爲檢校太保、振武節度使。晋高祖即位後，即在原職上加授同平章事。天福年間，歷任邠、滄、邢、晋四鎮節度使。叔千粗野無文化，當時人稱他爲“安没字”，意思是説他像没有文字的碑板，祇是空有一副外表而已。開運初年，朝廷將大舉北伐，任命叔千爲行營都排陣使，不久改任左金吾衛上將軍。契丹攻入汴京，百官在赤崗迎接拜見，契丹國主登上高崗，停下馬來對漢官進行安撫開導，叔千走出班列模仿契丹人講話，契丹國主説：“你就是安没字吧？你先前在邢州的時候，老遠的來表示誠意，我來到這裏，包管你有一個吃飯的地方。”叔千拜謝後退下，隨即任命他爲鎮國軍節度使。漢朝初年，卸任回京，因自己曾經依附蕃人，時常感到愧疚惶恐，過了很久，授予他太子太師的職銜退休，隨後請求返回洛陽。廣順二年冬去世，時年七十二。周太祖下詔追贈叔千爲侍中。

**宋彦筠**

宋彦筠，雍丘人也。初隸滑州軍，梁氏與莊宗夾河之戰，彦筠時爲戰棹都指揮使，以勞遷開封府牙校。莊宗有天下，擢領禁軍。伐蜀之役，率所部從康延孝爲前鋒，蜀平，歷維、渝二州刺史。明宗在位，連典數郡。晋初，自汝州防禦使討安從進於襄陽，以功拜鄧州節度使，累官至檢校太尉。未幾，歷晋、陕二鎮。晋少帝嗣位，再領鄧州，尋移鎮河中。漢初，授太子太師致仕。國初，拜左衛上將軍。世宗嗣位，復爲太子太師致仕。顯德四年冬，卒于西京之私第。輟視朝一日，詔贈侍中。

宋彦筠，是雍丘人。最初隸屬於滑州軍中，梁朝兵馬和唐莊宗隔着黄河作戰，當時彦筠爲戰棹都指揮使，因功升開封府牙校。莊宗取得天下後，提拔他統領禁軍。在征伐蜀國的戰役中，彦筠率本部人馬隨康延孝作前鋒，平定蜀國後，歷任維、渝二州刺史。明宗在位時期，彦筠連續主管了幾個州郡。晋朝初年，在汝州防禦使的任上進兵襄陽討伐安從進，因功授予鄧州節度使，官位一直提升到檢校太尉。不久，歷任晋、陕兩州節度使。晋少帝繼位後，彦筠再次掌管鄧州，隨即調任河中節度使。漢朝初年，授予太子太師的官銜退休。周朝初年，任命爲左衛上將軍。世宗繼位後，彦筠又以太子太師的官銜退休。顯德四年冬，死於西京的私人住宅。世宗中止朝會一天，下詔追贈他爲侍中。

初，彦筠入成都，據一甲第，第中資貨巨萬，妓女數十輩，盡爲其所

當初，彦筠進入成都，占據一所上等宅第，宅第中財物價值上萬，妓女幾十人，都被彦筠占

有。一旦，與其主母微忿，遽擊殺之，自後常有所睹，彥筠心不自安，乃修浮屠法以禳之，因而溺志於釋氏。其後，每歲至金仙入涅之日，常衣斬線號慟於其像前，其佞佛也如是。家有侍婢數十人，皆令削髮披緇，以侍左右，大爲當時所誚。又性好貨殖，能圖什一之利，良田甲第，相望於郡國。將終，以伊、洛之間田莊十數區上進，并籍於官焉。

有。一天，彥筠和這住宅的女主人稍有不和，就打死了她，從這以後常常看到她，彥筠自感不安，就按佛教的方法舉行驅鬼消災的儀式，因而沉湎於佛教中。在這以後，每年一到如來成佛的日子，他常身穿孝服在如來像前嚎啕痛哭，他對佛教的沉迷竟達到這種程度。他家中有數十名侍女，都令剃掉頭髮披上尼姑裝，侍候在自己身旁，遭到當時很多人的譏誚。彥筠又生性喜歡搞經營，善於謀取十分之一之利，他的良田豪宅，幾乎遍及各州郡。他臨死前，把伊水、洛水間的十多座田莊上交朝廷，都收爲公有。

史臣曰：近代領戎藩，列王爵，祿厚而君子不議，望重而人主不疑，能自晦於飲酌之間，保功名於始終之際，如行周之比者，幾何人哉！奕世藩翰，固亦宜然。審琦有分閫之勞，乏御家之道，峰摧玉折，蓋不幸也。其餘雖擁戎旃，未聞閫政，固不足與文、召、龔、黄爲比也。

史臣曰：近代職掌軍鎮的，身居王位，俸祿優厚但賢人不非議，名望崇高但君主不猜忌，能以飲酒爲趣而不求出人頭地，自始至終保全功名，像高行周這樣的人，有幾個呢！他家世代擔任捍衛國家的重臣，自然是合情合理的。安審琦有分擔一方軍事的功勞，缺乏管理家務的方法，身死人亡，真是不幸啊。其餘的人雖然都手握兵權，但没聽説有治理一方的政績，自然不足與漢代的文翁、召信臣、龔遂、黄霸這類人物相提并論。

#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四(周書十五)

## 列傳第四

### 王殷

王殷，瀛州人。曾祖昌裔，本州別駕。祖光，滄州教練使，因家焉。唐末，幽、滄大亂，殷父咸珪，避地南遷，因投於魏軍。殷自言生於魏州之開元寺，既長從軍，漸爲偏將。唐同光末，爲華州馬步軍副指揮使，因家于華下。天成中，移授靈武都指揮使，久之代還。清泰中，張令昭據鄴叛，殷從范延光討之，首冒矢石，率先登城，以功授祁州刺史，尋改原州。殷性謙謹好禮，事母以孝聞，每與人結交，過從皆先稟於母，母命不從，殷必不往，雖在軍旅，交游不雜。及爲刺史，政事小有不佳，母察之，立殷於庭，詰責而杖之。

王殷，瀛州人。曾祖父名昌裔，曾任本州別駕。祖父名光，曾任滄州教練使，於是就在滄州安家。唐朝末年，幽州、滄州一帶大亂，王殷的父親咸珪，爲避亂向南遷移，於是投入魏州的軍中。王殷自言生於魏州的開元寺，長大後參軍，逐漸被提升爲偏將。唐同光末年，任華州馬步軍副指揮使，於是在華下安家。天成年間，調任靈武都指揮使，過了許久，替換回京。清泰年間，張令昭占據鄴城反叛，王殷隨范延光討伐，帶頭冒着敵人的飛箭石彈，率先登上敵城，因功授任祁州刺史，不久改任原州。王殷爲人謙虛謹慎，注重禮貌，侍奉母親以孝順著稱，每當與人結交，來往都先向母親請示，母親表示不同意，王殷一定不去，雖在軍營中，交游也不雜亂。當他任刺史時，政事稍有差錯，母親察覺後，令王殷站立在庭前，加以責問并用棍棒處罰。

晉天福中，丁內艱，尋有詔起復，授憲州刺史，殷上章辭曰："臣爲末將，出處無損益於國家。臣本燕人，值鄉國離亂，少罹偏罰，因母鞠養訓導，方得成人，不忍遽釋苴麻，遠離廬墓，伏願許臣終母喪紀。"晉高祖嘉而許之。晉少帝嗣位，會殷服闋，召典禁軍，累遷奉國右厢都指揮使。

晉天福年間，王殷因母親去世離任，不久朝廷下詔起用復官，授予憲州刺史，王殷上奏推辭說："我是一名低級將領，進退對國家没有利害關係。我本是燕地人，正值故鄉遭受戰亂的年代，從小失去父親，全靠母親撫養教導，纔得以成人，不忍這樣快就脱下孝服，遠離墳墓，敬盼陛下允許我守完母親的喪期。"晉高祖很贊賞并同意了他的請求。晉少帝繼位，正好王殷守孝期滿，就召他統領禁軍，一直提升到奉國右厢都指揮使。

漢祖受命，從討杜重威於鄴下，殷與劉詞皆率先力戰，矢中於首，久之，出折鏃於口中，以是漢祖嘉之。

漢高祖立國，王殷跟隨高祖赴鄴下討伐杜重威，王殷和劉詞都率先奮力作戰，被箭射中頭部，過了很久纔從口中取出斷折的箭頭，因此漢

乾祐末，遷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夔州節度使，會契丹寇邊，遣殷領兵屯澶州。及李業等作亂，漢隱帝密詔澶帥李洪義遣圖殷，洪義懼不克，反以變告殷，殷與洪義同遣人至鄴，請太祖赴内難。殷從平京師，授侍衛親軍都指揮使。

高祖很賞識他。乾祐末年，升任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夔州節度使，當契丹侵犯邊境，朝廷派王殷領兵駐扎澶州。等到李業等人作亂，漢隱帝密令澶州軍帥李洪義派人謀害王殷，李洪義害怕不能成功，反而把内亂的事告訴王殷，王殷和李洪義共同派人到鄴城，請周太祖入京平息内部事變。王殷隨周太祖平定京城，授他任侍衛親軍都指揮使。

太祖即位，授天雄軍節度使，加同平章事，典軍如故。殷赴鎮，以侍衛司局從，凡河北征鎮有戍兵處，咸稟殷節制。又於民間多方聚斂，太祖聞而惡之，因使宣諭曰："朕離鄴時，帑廩所儲不少，卿與國家同體，隨要取給，何患無財。"二年夏，太祖征兖還，殷迎謁于路，宴賜而去。及王峻得罪，太祖遣其子飛龍使承誨往鄴，令口諭峻之過惡，以慰其心。三年秋，以永壽節上表請覲，太祖雖允其請，且慮殷之不誠，尋遣使止之。何福進在鎮州，素惡殷之太横，福進入朝，摭其陰事以奏之，太祖遂疑之。是年冬，以郊禋有日，殷自鎮入覲，太祖令依舊内外巡警。殷出入部從不下數百人，又以儀形魁偉，觀者無不聳然。一日，遽入奏曰："郊禮在近，兵民大集，臣城外防警，請量給甲仗，以備非常。"太祖難之。時中外以太祖嬰疾，步履稍難，多不視朝，俯逼郊禋，殷有震主之勢，頗憂之。太祖乃力疾坐於滋德殿，殷入起居，即命執之，尋降制流竄，及出都城，遽殺之，衆情乃安。

周太祖即位，任命王殷爲天雄軍節度使，加授同平章事，仍舊統率禁軍。王殷前往軍鎮上任，帶去侍衛機構，凡河北州郡有駐防部隊的地方，都受王殷的節制。王殷又從民間多方搜刮財物，太祖得知後很反感，於是派人告誡他説："我離開鄴城的時候，官庫儲蓄的錢財糧食不少，你和國家本是一體的，隨時根據需要取用，何必擔心缺少財政開支。"廣順二年夏，太祖征伐兖州回軍，王殷在途中迎候拜見，在太祖設宴賞賜後離去。當王峻得罪，太祖派王殷的兒子飛龍使承誨前往鄴城，命令口訴王峻的罪過，以此安慰王殷的心。廣順三年秋，因永壽節來臨上表請求入京朝見，太祖雖已同意他的請求，又擔心王殷的心術不正，隨即派使者制止。何福進在鎮州，向來反感王殷的過分專横，何福進入朝，收集他的隱私向朝廷彙報，太祖就對王殷有了疑心。這年冬，因郊外祭祀的日子逼近了，王殷由軍鎮入朝觀見，太祖令他依舊負責内外巡警事。王殷進出時隨從人員不下數百名，又因他外表魁偉，見到他的人無不敬畏。一天，王殷急迫地入宫上奏説："郊外祭祀的典禮就在近期，兵民大量聚集，我在城外布置警衛，請酌情配給鎧甲兵器，以防備意外事故。"太祖感到爲難。當時朝廷内外的人因太祖患病，行動稍難，通常不理朝政，郊祀日期逼近，王殷有動摇君主的聲勢，都很擔憂。太祖就勉强支撑着病體，在滋德殿坐朝，王殷入殿問安，太祖就下令拘捕了他，隨即又下令流放他到遠方，當他出了京城，就將他殺了，人心纔安定下來。

是歲春末，鄴城寺鐘懸絶而落，又火光出幡竿之上。殷之入覲也，都

這年的春末，鄴城寺院的鐘因挂繩斷而掉落，又有火光出現在旗竿之上。王殷入朝觀見的

人餞於離亭，上馬失鐙，翻墮于地，人訝其不祥，果及於禍。太祖尋令澶帥鄭仁誨赴鄴，殷次子爲衛内指揮使，不出候謁，仁誨誅之，遷其家屬於登州。

時候，鄴都人士到郊外長亭爲他送行，王殷上馬時踏馬鐙不穩，翻倒在地，人們對他的不祥徵兆感到驚訝，後來果真遇到災難。太祖隨即令澶州統帥鄭仁誨前往鄴城，王殷的次子任衛内指揮使，没有出來迎接參見，仁誨就殺了他，把王殷的家屬遷往登州。

## 何福進

何福進，字善長，太原人。父神劍，累贈左驍衛大將軍。福進少從軍，以驍勇聞。唐同光末，郭從謙以兵圍莊宗於大内，福進時爲宿衛軍校，獨出死力拒戰於内，後明宗知而嘉之，擢爲捧聖軍校，出爲慈州刺史，充北面行營先鋒都校。清泰中，自彰聖都虞候率本軍從范延光平鄴，以功歷鄭、隴二州防禦使。開運中，由潁州團練使入拜左驍衛大將軍。屬契丹陷中原，令中朝文武臣僚凡數十人隨帳北歸，時福進預其行。行次鎮州，聞戎王已斃，其黨尚據鎮陽，遂與李筠、白再榮之儔合謀力戰，盡逐契丹，據有鎮陽。時漢祖已建號於河東，詔以福進爲北面行營馬步都虞候，尋拜曹州防禦使、檢校太保。太祖出鎮於鄴，將謀北伐，奏以福進自隨。及太祖入平内難，以輔佐功拜忠武軍節度使，不數月，移領鎮州。數年之間，北鄙無事。及聞太祖將有事於南郊，拜章入覲，改天平軍節度使，加同平章事。未及之任，卒於東京之私第，年六十有六，時顯德元年正月也。累贈中書令。

子繼筠，仕皇朝，領建武軍節度使卒。

何福進，字善長，太原人。父親名神劍，最終追贈爲左驍衛大將軍。福進年輕時參軍，以勇猛著稱。唐同光末年，郭從謙率兵將莊宗包圍在皇宫，福進當時爲禁衛軍小頭目，獨自出死力在内抵擋，後來明宗得知，對他很賞識，提拔爲捧聖軍校，離京任慈州刺史，充北面行營先鋒都校。清泰年間，由彰聖都虞候任上率本軍隨范延光平定鄴城叛亂，因戰功歷任鄭、隴二州防禦使。開運年間，由潁州團練使入朝任左驍衛大將軍。當契丹攻占中原地區後，令中原朝廷的文武官員數十人隨契丹軍返回北方，當時福進也在這行列中。抵達鎮州時，得知契丹國主已死，他的部屬仍占據着鎮陽，於是和李筠、白再榮等人合謀力戰，趕走了所有契丹人，占領了鎮陽。這時漢高祖已在河東稱帝，下詔任命何福進爲北面行營馬步都虞候，不久又任命爲曹州防禦使、檢校太保。周太祖離京出鎮鄴城，將要策劃北伐，奏請朝廷讓福進隨同自己前往。等到太祖入京平息内部事變，何福進因有輔助的功勞被任命爲忠武軍節度使，没過幾月，調任鎮州節度使。數年時間中，北部邊境没有發生動亂。等到得知太祖將在南郊舉行祭祀，福進上奏請求入京朝見，改任爲天平軍節度使，加授同平章事。還没來得及上任，何福進就死在東京的私人住宅，享年六十六歲，這時是顯德元年正月。最終追贈爲中書令。

何福進的兒子名繼筠，在宋朝爲官，領建武軍節度使，最後死在這個職任上。

## 劉詞

劉詞，字好謙，元城人。梁貞明中，事故鄴帥楊師厚，以勇悍聞。唐莊宗入魏，亦列於麾下，兩河之戰，無不預焉。同光初，爲效節軍

劉詞，字好謙，是元城人。梁貞明年間，效力於原鄴城軍帥楊師厚，以勇猛頑强著稱。唐莊宗進入魏州，也把他安置在自己手下，在汴、洛兩河流域進行的戰爭中，没有哪次不參與。同

使，轉劍直指揮使，尋以忤於權臣，出爲汝州小校，凡留滯十餘年。清泰初，詔諸道選驍果以實禁衛，繇是得入典禁軍。

晉初，從侯益收汜水關，佐楊光遠平鄴都，累遷奉國第一軍都虞候。後從馬全節伐安陸，敗淮賊萬餘衆，晉祖嘉之，授奉國都校，累加檢校司空。又從杜重威敗安重榮於宗城。及圍鎮陽，詞自登雲梯，身先士伍，以功加檢校司徒、沁州刺史。時王師方討襄陽，尋命詞兼行營都虞候，襄陽平，遷本州團練使。在郡歲餘，臨事之暇，必被甲枕戈而卧，人或問之，詞曰："我以勇敢而登貴仕，不可一日而忘本也。若信其温飽，則筋力有怠，將來何以報國也!"

及漢有天下，復爲奉國右廂都校，遥領閬州防禦使。從太祖平鄴，加檢校太保。乾祐初，李守貞叛於河中，太祖征之，朝廷以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遥領寧江軍節度使，充行營馬步都虞候，命分屯於河西。二年正月，守貞遣敢死之士數千，夜入其營，皆怖懼不知所爲，唯詞神氣自若，令於軍中曰："此小盗耳，不足驚也。"遂免胄横戈，叱短兵以擊之，賊衆大敗而退。自是守貞喪膽，不復有奔突之意。河中平，太祖嘉之，表其功爲華州節度使，歲餘，移鎮邢臺。太祖受命，加同平章事。三年秋，改鎮河陽。

顯德初，世宗親征劉崇，詞奉命領所部兵隨駕，行及高平南，遇樊愛能等自北退迴，且言官軍已敗，止詞不行，詞不聽，疾驅而北。世宗聞而嘉之，尋命爲隨駕都部署，又授河東道行營副部署。其年夏，車駕還京，

光初年，任效節軍使，轉任劍直指揮使，不久因冒犯權臣，出京任汝州小校，埋没在下位達十多年。清泰初年，朝廷令各道挑選勇猛果敢的將士以充實禁衛軍，於是劉詞得以入朝率領禁軍。

晉朝初年，劉詞隨侯益攻取汜水關，輔助楊光遠平定鄴都，一直提升到奉國第一軍都虞候。後來隨馬全節征伐安陸，擊敗淮南敵軍一萬多人，晉高祖很贊賞他，任命爲奉國都校，一直加任到檢校司空。又隨杜重威在宗城擊敗安重榮。當圍攻鎮陽時，劉詞親自登雲梯攻城，身先士卒，因功加授檢校司徒、沁州刺史。當時朝廷大軍正征伐襄陽，隨即任命劉詞兼行營都虞候，襄陽平定後，升任本州團練使。在郡一年多，處理完事務的閑暇時間，必身披鎧甲頭枕兵器而睡，有人問他，劉詞説："我是憑着勇敢纔做上高官，不可有一天忘本。假如安於温飽，身體就會懈怠乏力，將來憑什麽報效國家呢!"

當漢朝建立，劉詞再次擔任奉國右廂都校，遥領閬州防禦使。隨周太祖平定鄴城，加授檢校太保。乾祐初年，李守貞在河中發動叛亂，太祖前往征討，朝廷任命劉詞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遥領寧江軍節度使，充行營馬步都虞候，命他單獨在黄河西岸設營。二年正月，守貞派出數千名敢死兵士，趁夜攻入劉詞的營寨，營中將士都恐懼萬分，不知所措，祇有劉詞神色自如，向將士們下令説："這些人祇是小偷小盗而已，不值得大驚小怪。"於是脱掉甲胄，横握槍枝，喝令士兵持刀槍進行肉搏戰，賊衆大敗而退。從此守貞喪膽，不再有突然襲擊的主意。河中平定後，太祖很賞識劉詞，上報他的功績，朝廷任命爲華州節度使，過了一年多，調任邢臺節度使。周太祖稱帝後，加授同平章事。廣順三年秋，調任河陽節鎮。

顯德初年，世宗親征劉崇，劉詞奉命率本部兵馬隨行，抵達高平南，遇到樊愛能等由北退回，并説朝廷軍隊已敗，阻止劉詞繼續前進，劉詞不聽，疾速向北進軍。世宗得知後很贊賞，隨即任命他爲隨駕都部署，又授予河東道行營副部署一職。這年夏，世宗返京，任命劉詞爲永興軍

授永興軍節度使，加兼侍中，行京兆尹。二年冬，以疾卒于鎮，年六十有五。贈中書令，謚曰忠惠。詞發身軍校，亟歷戎事，常以忠勇自負。洎領藩鎮，能靖恭爲治，無苛政以撓民，謚以忠惠，議者韙之。

節度使，加授兼侍中，行京兆尹。二年冬，因病死於軍鎮，享年六十五歲。朝廷追贈他爲中書令，謚作忠惠。劉詞由一名軍校起家，頻頻經歷戰爭，常常以忠誠勇敢而自負。到他掌管軍州時，能奉公守職，謹慎理政，没有苛暴的行政措施來騷擾民衆，用忠惠作他的謚號，談論到他的人都認爲很適當。

子延欽，仕皇朝爲控鶴廂主。

劉詞的兒子叫延欽，在宋朝任職，爲控鶴廂主。

## 王進

王進，幽州良鄉人。少落魄，不事生業，爲人勇悍，走及奔馬，嘗聚黨爲盜，封境患之。符彦超爲河朔郡守，以賂誘置之左右。長興初，彦超鎮安州，屬部曲王希全構亂軍州，令進齎變狀聞於朝廷，明宗賞其捷足，詔隸於軍中。洎契丹内寇，戰於膠口，進獨追擒六十七人，時漢祖總侍衛親軍，知其驍果，擢爲馬前親校。漢祖鎮河東，或邊上警急，令進齎封章達於闕下，自并至汴，不六七日復焉，繇是恩撫頗厚。繼任戎職，累遷至奉國軍都指揮使。從太祖入平内難，以功遷虎捷右廂都指揮使，歷汝、鄭防禦使，亦有政聲。俄授相州節度使，爲政之道，頓减於前，議者惜之。顯德元年秋，以疾卒於任。贈檢校太師。

王進，是幽州良鄉人。他年輕時窮困失意，不願從事生産經營，他又是一個勇猛有力的人，跑起來能趕上快馬，曾合夥爲盜，境内的人都把他視作禍患。符彦超任河朔郡守時，用財物收買了他，安置在自己身旁。長興初年，彦超鎮守安州，當他的部下王希全暗中策動軍州叛亂時，彦超令王進帶上叙述事變的奏狀向朝廷報告，明宗賞識他的脚程快，下令讓他隸屬軍中。當契丹侵略内地，在膠口發生戰鬥，王進獨自追殺，活捉了六十七人，當時漢高祖統率侍衛親軍，知道他勇猛果敢，提拔爲馬前親校。漢高祖鎮守河東，有時遇上邊關緊急敵情，就令王進帶上密封奏章送往朝廷，從并州到汴京，不過六七天就返回了，因此對他特别關照，待遇優厚。隨後歷任軍職，一直升到奉國軍都指揮使。隨周太祖入京平息内亂，因功升任虎捷右廂都指揮使，歷任汝、鄭二州防禦使，施政也有聲譽。不久任命爲相州節度使，施政的方針措施，頓時比以前差了，談論到他的人都感到惋惜。顯德元年秋，因病死於官任。朝廷追贈他爲檢校太師。

## 史彦超

史彦超，雲州人也。性驍獷，有膽氣，累功至龍捷都指揮使。太祖之赴内難，彦超以本軍從。國初，與虎捷都指揮使何徽戍晋州，會劉崇與契丹入寇，攻圍州城月餘，是時本州無帥，知州王萬敢不協物情，彦超與何徽協力固拒，累挫賊鋒。攻擊日急，禦捍有備，軍政甚嚴，居人無擾。及

史彦超，是雲州人。他天性勇猛粗獷，有膽量勇氣，屢立戰功，官位升到龍捷都指揮使。周太祖入京平息内亂的時候，彦超率本部人馬隨從前往。周朝初年，彦超和虎捷都指揮使何徽戍守晋州，正逢劉崇和契丹入侵，圍攻州城達一個多月，當時本州無主帥，知州王萬敢不得人心，彦超和何徽同心協力，頑强抵抗，屢次挫敗敵軍的進攻。敵軍的進攻一天天加緊，城内的防禦措施

朝廷遣樞密使王峻總兵爲援，寇戎宵遁。太祖嘉其善守之功，賞賜甚厚。未幾，授龍捷右廂都指揮使，尋授鄭州防禦使。劉崇之寇潞州也，車駕親征，以彦超爲先鋒都指揮使。高平之戰，先登陷陣，以功授華州節度使，先鋒如故。大軍至河東城下，契丹營於忻、代之間，遥應賊勢，詔天雄軍節度使符彦卿率諸將屯忻州以拒之。彦卿襲契丹於忻口。彦超以先鋒軍追蕃寇，離大軍稍遠，賊兵伏發，爲賊所陷。世宗痛惜久之，詔贈太師，示加等也，仍命優恤其家焉。

周密，軍中紀律很嚴，居民没受到驚擾。當朝廷派樞密使王峻統領兵馬來救援時，敵人連夜逃走。太祖嘉獎他們成功防禦的戰績，給予很優厚的賞賜。不久，授予龍捷右厢都指揮使，隨即又任命爲鄭州防禦使。劉崇侵犯潞州的時候，世宗親征，任命彦超爲先鋒都指揮使。在高平一戰中，彦超率先衝鋒陷陣，因功被任命爲華州節度使，先鋒一職不變。大軍抵達河東城下，契丹軍在忻州、代州之間安營扎寨，與河東賊軍的形勢遥相呼應，世宗令天雄軍節度使符彦卿率衆將在忻州駐軍抵禦。彦卿在忻口襲擊契丹軍。彦超率先鋒軍追擊外敵，漸漸遠離大部隊，敵人的伏兵發動，彦超被敵人殺害。世宗對他的死長時間地哀痛惋惜，下詔追贈爲太師，表示破格優待，并令從優撫恤他的家屬。

## 史懿

史懿，字繼美，代郡人也。本名犯太祖廟諱，故改焉。考建瑭，事唐莊宗爲先鋒都校，《唐書》有傳。莊宗之伐鎮陽，時建瑭爲流矢所中而卒，懿時年甫弱冠，莊宗以其父殁於王事，召拜昭德軍使，俄遷先鋒左右廂都校，俾嗣其家聲。天成中，爲涿州刺史。晉初，由趙州刺史遷洺州團練使，尋歷亳、鳳二州防禦使。晉祖以其弟翰尚晉國長公主，故尤所注意。天福中，授彰武軍節度觀察留後。開運初，歷澶、貝二鎮節度使。三年，移鎮涇原。未幾，契丹入中原，時四方征鎮爲戎王所召者，靡不麕至，唯懿堅壁拒命，仍送款於漢祖。漢有天下，就拜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及賜功臣名號。廣順初，加檢校太師、兼侍中，進封郃國公。顯德元年春，以抱病歸朝，途經洛，卒于其第，年六十二。贈中書令。

史懿，字繼美，是代郡人。他的原名和太祖名字有相同字，所以改稱今名。史懿的父親名建瑭，效力於唐莊宗，任先鋒都校，在本書的《唐書》部分有傳。莊宗征伐鎮陽時，建瑭被流箭射中而死，這時史懿剛剛二十歲，莊宗因他的父親爲朝廷大業而死，就召用他，任命爲昭德軍使，不久升爲先鋒左右厢都校，使他繼承家庭世代的美名。天成年間，任涿州刺史。晉朝初年，由趙州刺史升任洺州團練使，隨後歷任亳、鳳二州防禦使。晉高祖因他的弟弟史翰娶晉國長公主爲妻，所以對史懿更加關照。天福年間，任命爲彰武軍節度觀察留後。開運初年，歷任澶、貝二鎮節度使。三年，調任涇原。不久，契丹攻入中原，當時受到契丹國主召唤的各道州郡長官，無不争先恐後地趕來，惟有史懿堅守城池，拒絶契丹的使令，并向漢高祖表示誠意。漢朝建立後，就在他原職上加授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并授予功臣的榮譽稱號。廣順初年，加授檢校太師、兼侍中，進封郃國公。顯德元年春，因身患重病離鎮回京，途經洛陽，死在自己的住宅中，享年六十二歲。朝廷追贈他爲中書令。

## 王令温

王令温，字順之，瀛州河間人

王令温，字順之，瀛州河間人。父親名迪，

也。父迪，德州刺史，累贈太子太師。令温少以武勇稱，初隸唐莊宗麾下，稍遷廳直軍校。明宗之爲統帥，嘗與契丹戰於上谷。明宗臨陣馬逸，爲敵所迫，令温乃以所乘馬授明宗，而自力戰，飛矢連發，敵兵爲之稍却。及明宗即位，歷遷神武、彰聖都校。晉初，自淄州刺史遷洺州團練使。及安重榮稱兵於鎮州，晉祖以令温爲行營馬軍都指揮使，與都帥杜重威敗賊於宗城，以功授亳州防禦使，尋拜永清軍節度使。屬契丹來寇，時令温奉詔入朝，契丹遂陷貝州，其家屬因没於契丹。晉少帝憫之，授武勝軍節度使。未幾，移鎮延州，又遷靈武。漢有天下，復爲永清軍節度使，尋改安州。國初，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世宗嗣位，遷鎮安軍節度使，罷鎮歸闕。顯德三年夏，以疾卒，時年六十有二。詔贈侍中。

曾任德州刺史，最終追贈爲太子太師。令温年輕時以勇猛有力著稱，最初隸屬唐莊宗手下，逐漸提升到隨從軍校。明宗任統帥時，曾在上谷和契丹交戰。明宗臨陣時戰馬狂奔，爲敵所困，令温就把自己所騎的馬讓給明宗，而自己拼命作戰，快速地射出一枝又一枝箭，敵兵被他打得稍稍後退。當明宗即位，先後升任神武、彰聖都校。晉朝初年，由淄州刺史升任洺州團練使。當安重榮在鎮州興兵作亂時，晉高祖任命令温爲行營馬軍都指揮使，和主帥杜重威在宗城擊敗亂賊，因功任命爲亳州防禦使，不久任命爲永清軍節度使。正逢契丹來侵犯，這時令温奉命入京，於是契丹攻克了貝州，令温的家屬因此落入契丹人手中。晉少帝很同情他，授予武勝軍節度使。不久，調任延州節度使，又調到靈武。後漢建立，再次擔任永清軍節度使，不久改任安州。周朝初年，加授檢校太尉、同平章事。世宗繼位，調任鎮安軍節度使，後解除軍鎮職務而回到京城。顯德三年夏，因病去世，時年六十二歲。世宗下詔追贈他爲侍中。

### 周密

周密，字德峰，應州神武川人也。初事後唐武皇爲軍職。莊宗之平常山，明宗之襲汶陽，密皆從征有功。莊宗平梁，授鎮州馬軍都指揮使。明宗即位，累遷河東馬步軍副都指揮使。晉天福初，除冀州刺史，累官至檢校司徒，入爲右羽林統軍、檢校太保。四年秋，授保大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屬部民作亂，密討平之，尋移鎮晉州，加檢校太尉。開運中，入拜右龍武統軍。三年秋，出鎮延州。其年冬，契丹陷中原，延州軍亂，立高允權爲帥，時密據東城，允權據西城，相拒久之。會漢高祖建義於太原，遣使安撫，密乃棄其城奔於太原，隨漢祖歸汴，久居於闕下。廣順初，授太子太師致仕。顯德元年春卒，時年七十五。

周密，字德峰，是應州神武川人。最初效力於後唐武皇，擔任軍職。莊宗平定常山，明宗襲擊汶陽，周密都隨從征戰，立下功勞。莊宗滅了梁後，任命周密爲鎮州馬軍都指揮使。明宗即位，周密一直升到河東馬步軍副都指揮使。晉朝天福初年，任命周密爲冀州刺史，多次升遷到檢校司徒，入朝任右羽林統軍、檢校太保。四年秋，任命爲保大軍節度使、檢校太傅。時逢轄境内民衆作亂，周密加以討平，不久調任晉州節度使，加授檢校太尉。開運年間，入朝任右龍武統軍。三年秋，離京出任延州節度使。這年冬，契丹攻取中原，延州軍士作亂，擁立高允權爲帥，當時周密占據東城，允權占據西城，相互對峙了很長時間。適逢漢高祖在太原建國，派使者進行安撫，周密就放棄延州城投奔到太原，隨漢高祖返回汴京，長期居住在京城。廣順初年，授予他太子太師的官銜退休。顯德元年春去世，時年七十五歲。

長子銳，仕皇朝爲內職。次子廣，歷諸衛大將軍。

周密的長子名銳，在宋朝爲官，擔任宮內職務。周密的次子名廣，歷任各衛大將軍。

## 李懷忠

李懷忠，字光孝，太原晉陽人。父海，本府軍校。懷忠形質魁壯，初事唐莊宗，隸于保衛軍。夾城之役，懷忠率先登城，以功補本軍副兵馬使。莊宗平定山東，累遷保衛軍使。天成中，歷陜府、許州、滄州都指揮使，遙領辰州刺史。清泰初，以河西蕃部寇鈔，命懷忠屯方渠。晉祖受命，以懷忠故人，召典禁兵，三遷護聖左右廂都指揮使，遙領壽州節度使、檢校太保。未幾，爲同州節度使、檢校太傅。少帝嗣位，入爲右羽林統軍，改左武衛上將軍。廣順中，以太子太傅致仕。三年夏卒，年六十六。詔贈太子太師。

李懷忠，字光孝，太原晉陽人。父親名海，任本府軍校。懷忠身材高大健壯，最初效力於唐莊宗，隸屬於保衛軍。在摧毀梁軍圍攻潞州而修築的城墻時，懷忠率先登城，因功補任本軍副兵馬使。莊宗平定山東，多次升遷一直提升到保衛軍使。天成年間，歷任陜府、許州、滄州都指揮使，遥領辰州刺史。清泰初年，因河西地區的蕃族部落侵犯搶劫，命懷忠駐守方渠。晉高祖稱帝，因與懷忠是老交情，召他入朝率領禁軍，經三次提升，任護聖左右廂都指揮使，遥領壽州節度使、檢校太保。不久，任同州節度使、檢校太傅。少帝繼位，懷忠入京任右羽林統軍，改任左武衛上將軍。廣順年間，以太子太傅的官銜退休。廣順三年夏去世，享年六十六歲。周太祖下詔追贈他爲太子太師。

## 白文珂

白文珂，字德温，太原人也。曾祖辯。父君成，遼州刺史。文珂初事後唐武皇，補河東牙將，改遼州副使。莊宗嗣位，轉振武都指揮使。天成中，鎮州節度使王建立表爲本州馬步軍都指揮使，遙授舒州刺史、檢校司空，歷青州、魏府都指揮使，歷瀛、蔚、忻、代四州刺史。領代州日，兼蕃漢馬步都部署。漢高祖鎮并門，表爲副留守、檢校太保。漢國初建，授河中節度使、西南面招討使、檢校太傅。漢祖定兩京，改天平軍節度使，加同平章事。未幾，鎮陜州，檢校太師。會河中李守貞叛，詔充河中府行營都部署。時文珂已老，朝議恐非守貞之敵，乃命太祖西征。河中平，文珂授西京留守、河南尹。太祖踐阼，加兼中書令，頃之，以太子太師致仕。世宗即位，封晉國公。顯德元年，卒於西京，年七十九。輟視

白文珂，字德温，是太原人。曾祖父名辯。父親名君成，曾任遼州刺史。文珂最初效力於後唐武皇，補任河東牙將，改任遼州副使。莊宗繼位，轉任振武都指揮使。天成年間，鎮州節度使王建立上表推薦他擔任本州馬步軍都指揮使，遥授舒州刺史、檢校司空，歷任青州、魏府都指揮使，又歷任瀛、蔚、忻、代四州刺史。主管代州的時候，還兼任蕃漢馬步都部署。漢高祖鎮守太原時，推薦他擔任副留守、檢校太保。漢國剛建立，就任命文珂爲河中節度使、西南面招討使、檢校太傅。漢高祖平定汴京、洛陽兩都後，改任文珂爲天平軍節度使，加授同平章事。不久，出鎮陜州，加授檢校太師。等到河中李守貞反叛，朝廷命文珂充任河中府行營都部署。當時文珂已老，朝中官員議論紛紛，擔心文珂不是李守貞的對手，於是命周太祖西征。河中平定後，文珂任西京留守、河南尹。周太祖即位，加授兼中書令，不久，以太子太師官銜退休。世宗即位，封晉國公。顯德元年，文珂死於西京，享年七十九歲。世宗爲他的死停止朝會一天。

朝一日。

子延誨，仕皇朝，歷諸衛將軍卒。

文珂的兒子名延誨，在宋朝任職，歷任各衛將軍，死在官任上。

### 白延遇

白延遇，字希望，太原人也。幼畜於晉之公官，年十三，從晉祖伐蜀，以趫悍見稱。晉有天下，歷典禁軍，累遷至檢校司空。天福中，晉祖在鄴，安重榮叛於鎮州，帥衆數萬詣闕而來，晉祖命杜重威統諸將以禦之。時延遇不預其行，乃泣告晉祖，願以身先，許之。及陣于宗城，延遇率其屬先犯之，斬級數十，戰既酣，而劍亦折，諸將由是推伏。晉祖聞之，即命中使以寶劍良馬賜之。常山平，以功授檢校司徒，充馬軍左廂都校。後出爲汾州刺史，遷復州防禦使。

國初，加檢校太保，尋受代歸闕。屬太祖親征兗海，以延遇爲先鋒都校，兗州平，授齊州防禦使。歲餘，改兗州防禦使。在兗二年，爲政有聞，人甚安之，州民數百詣闕，乞立德政碑以頌其美。顯德二年冬，世宗命宰臣李穀爲淮南道軍都部署，乃詔延遇爲先鋒都校。三年春，帥其所部與韓令坤先入揚州，軍聲甚振，尋命以別部屯於盛唐，前後敗淮賊萬餘衆。四年夏，世宗迴自壽春，制以延遇爲同州節度使，未赴任，復命帥衆南征。是年冬，以疾卒於濠州城下。詔贈太尉。

白延遇，字希望，太原人。年幼時被收養在晉皇帝先前的公館中，十三歲時，隨晉高祖進攻蜀國，以勇猛矯健受人稱道。晉朝建立後，延遇先後統率禁軍，屢經升遷到檢校司空。天福年間，晉高祖在鄴城，安重榮在鎮州叛亂，統率數萬兵馬向京城攻來，晉高祖命杜重威統領衆將進行抵禦。當時延遇没被列入出戰的人選，就向晉高祖哀求，希望讓自已作先鋒，晉高祖同意了。當兩軍在宗城布開陣勢，延遇率部下率先衝擊敵陣，殺敵數十人，戰鬥很激烈，延遇的劍也斷了，衆將因此對他十分佩服。晉高祖得知後，立即命宫中使臣把寶劍良馬賜給他。常山平定後，因功授予檢校司徒，充馬軍左廂都校。後又離京擔任汾州刺史，升任復州防禦使。

周朝初年，加授檢校太保，不久接受替換回到京城。當太祖親征兗海時，任命延遇爲先鋒都校，兗州平定後，任命延遇爲齊州防禦使。過了一年多，改任兗州防禦使。在兗州兩年，施政有聲譽，百姓生活很安定，州民數百人到朝廷，請求樹立記録德政的石碑來頌揚他的善行。顯德二年冬，世宗命執政大臣李穀擔任淮南道兵馬都部署，又命延遇爲先鋒都校。三年春，延遇率本部和韓令坤首先進入揚州，軍威大振，隨後命他單獨率一軍駐扎在盛唐，先後擊敗淮南敵兵一萬多人。四年夏，世宗由壽春回京，下詔任命延遇爲同州節度使，還没有上任，又命他率軍南征。這年冬，延遇因病死在濠州城下。世宗下詔追贈他爲太尉。

### 唐景思

唐景思，秦州人也。幼以屠狗爲業，善角抵戲。初事僞蜀爲軍校。唐同光中，莊宗命魏王繼岌帥師伐蜀，時景思以所部戍於固鎮，首以其城降於繼岌，乃授興州刺史，爲貝州行軍司馬。屬契丹攻其城，因陷於幕庭，

唐景思，是秦州人。從小以殺狗爲職業，擅長摔跤游戲。最初效力於僞蜀國，任軍校。唐同光年間，莊宗命魏王繼岌率軍伐蜀，當時景思率本部兵馬戍守固鎮，首先獻城向繼岌投降，於是授予他興州刺史一職，又任貝州行軍司馬。當契丹攻克貝州城，景思就被俘虜到北邊，趙延

趙延壽素知其名，令隸於帳下，署爲所部壕寨使。

開運末，契丹據中原，以景思爲亳州防禦使。領事之日，會草寇數萬攻圍其城，景思悉力以拒之。後數日城陷，景思挺身而出，使人告於鄰郡，得援軍數百，逐其草寇，復有其城，亳民賴是以濟。

漢初，改授鄧州行軍司馬，常鬱鬱不得志，後受代歸闕。乾祐中，命景思爲沿淮巡檢使，屢挫淮賊。時史弘肇淫刑黷貨，多織羅南北富商殺之，奪其財，大開告密之門。景思部下有僕夫，希求無厭，雖委曲待之，不滿其心，一日拂衣而去，見弘肇，言景思受淮南厚賂，私貯器械，欲爲內應。弘肇即令親吏毆三十騎往收之，告者謂收吏曰："景思多力，十夫之敵也，見便殺之，不然則無及矣。"收騎至，景思迎接。有欲擒之者，景思以兩手抱之，大呼曰："冤哉！景思何罪？設若有罪，死亦非晚，何不容披雪？公等皆丈夫，安忍如此！"都將命釋之，引告者面證景思，言受淮南賂，景思曰："我從人家人并在此，若有十緡貯積，亦是受賂。言我貯甲仗，除官賜外，有一事亦是私貯。"使者搜索其家，唯衣一笥，軍籍糧簿而已，乃寬之。景思曰："使但械繫送我入京。"先是，景思別有紀綱王知權者，在京，聞景思被誣，乃見史弘肇曰："唐景思赤心爲國，某服事三十年，孝於父母，義於朋友，被此誣罔，何以伸陳？某請先下獄，願公追劾景思，免至冤橫。"弘肇愍之，令在獄，日與酒食。景思既桎梏就路，潁、亳之人隨至京師，衆保證之。弘肇乃令鞫告事者，具伏誣陷，即斬之，遂奏釋景思。

壽早就知道他的名氣，讓他歸屬自己手下，任爲本部壕寨使。

開運末年，契丹占領了中原，任命景思爲亳州防禦使。在他主管軍州的時候，正逢數萬賊寇圍攻州城，景思盡全力進行抵禦。過了幾天城被攻克，景思奮不顧身地衝出城去，派人通報鄰郡，得到數百名援兵，趕走來犯的草寇，奪回了州城，亳州百姓全靠他度過難關。

漢朝初年，景思改任鄧州行軍司馬，常鬱鬱不得志，後來被替換回京城。乾祐年間，任命景思爲沿淮巡檢使，屢次挫敗淮南敵軍。當時史弘肇濫用刑罰搜刮錢財，多次編造南北富商的罪狀而加以殺害，奪取他們的財產，又廣開告密的門路。景思手下有個僕人，貪得無厭地提出種種要求，景思雖違心地寬待他，還是不能滿足他的欲望，某一天含怒離去，求見弘肇，告發景思接受淮南重金賄賂，私藏兵器軍械，試圖作淮南人的內應。弘肇立即令親信官吏率三十名騎兵前去逮捕景思，告發人對執行逮捕的官吏說："景思的力氣大，能敵十人，你們一見到他就下手殺掉，不然就無法得手了。"執行逮捕的騎兵到達，景思出面迎接。有一士兵想捉拿他，景思用兩手抱住這人，大聲喊道："冤枉啊！我唐景思有什麽罪？假如查明我有罪，再殺死我也不晚，怎不容許我辯白？你們都是男子漢，怎忍做這種事！"都將命手下人放了景思，引來告發人和景思當面對證，那人提出景思接受淮南人賄賂，景思說："我的隨從和家人都在這裏，如有十緡錢的積蓄，就算是我受賄。說我私藏甲胄兵器，除了公家發給的外，有一件也算是我私藏。"使者搜索他的家，衹有衣服一竹箱，軍人名册和糧食賬本而已，這纔放鬆了他。景思說："使者儘管給我戴上枷鎖送到京城。"在這以前，景思另有一個名叫王知權的僕人正在京城，得知景思被誣陷，就去見史弘肇說："唐景思忠心爲國，我效勞於他達三十年，見他對父母孝順，對朋友仁義，遭到這樣的誣陷，有什麽辦法申訴？我請求先入獄，希望你重新審查景思，以免造成冤枉無辜的後果。"弘肇表示憐憫，讓他入獄，每天供給酒食。

景思戴上脚鐐手銬上路後，潁、亳地區的人隨同來到京城，大夥一起爲他擔保。弘肇就下令審訊告事人，這人供認了誣陷的罪行，弘肇立即處决了他，隨後上報朝廷釋放景思。

顯德初，河東劉崇帥衆來寇，世宗親總六師以禦之。及陣於高平，景思於世宗馬前距踴數四，且曰："願賜臣堅甲一聯，以觀臣之效用。"世宗由是知其名，因以高平陣所得降軍數千人，署爲效順指揮，命景思董之，使于淮上。三年春，世宗親征淮甸，景思繼有戰功，乃命遥領饒州刺史。未幾，改授濠州行刺史，令帥衆攻圍濠州。四年冬，因力戰，爲賊鋒所傷，數日而卒。世宗甚憫之，詔贈武清軍節度使。

顯德初年，河東劉崇率軍來犯，世宗親自統領六軍迎戰。當兩軍在高平布開陣勢，景思多次在世宗馬前踴躍請戰，并説："希望陛下賜給我一副堅甲，以這一戰考察我的能耐。"世宗通過這一次對景思有所瞭解，於是把高平陣前所得的數千名降兵組編成一個指揮，取名叫效順，命景思統率，駐於淮河沿岸。三年春，世宗親征淮南地區，景思又有戰功，於是任命他遥領饒州刺史。不久，改授濠州刺史，令他率軍圍攻濠州。四年冬，因盡力苦戰，被敵軍刀槍刺傷，幾天後死去。世宗十分憐憫他，下詔追贈爲武清軍節度使。

史臣曰：自古爲人臣者，望重則必危，功崇則難保，自非賢者，疇能免之？况王鄴帥昧明哲之規，周太祖乃雄猜之主，欲無及禍，其可得乎！自福進而下，皆將帥之英也，擁旌作翰，諒亦宜然。唯彦超以捍寇而没，可不謂忠乎！

史臣曰：自古作爲臣子的人，名望太重就必有危險，功勞太高就很難保全，除了明智的人，誰能避免？何况王鄴帥不識明哲保身的戒條，周太祖又是多疑的君主，想要避免災禍，這是可能的嗎！自何福進以下幾人，都是將帥中的精英，統率兵馬而作衛國重臣，想來也是適當的人選。其中僅有史彦超一人因抵禦外敵而獻身，能不稱作忠臣麽！

#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五(周書十六)

## 列傳第五

### 趙暉

趙暉，字重光，澶州人也。弱冠以驍果應募，始隸於莊宗帳前，與大梁兵經百餘戰，以功遷馬直軍使。同光中，從魏王破蜀，命暉分統所部，南戍蠻陬。明宗即位，徵還，授禁軍指揮使。

晉有天下，參掌衛兵，從馬全節圍安陸，佐杜重威戰宗城，皆有功，改奉國指揮使。開運末，以部兵屯於陝，屬契丹入汴，慨然有憤激之意。及聞漢祖建義於并門，乃與部將王晏、侯章戮力叶謀，逐契丹所命官屬，據有陝州，即時馳騎聞於漢祖。漢祖乃命暉爲保義軍節度、陝虢等州觀察處置等使。

漢祖之幸東京，路出于陝，暉戎服朝于路左，手控六飛達于行宫，君臣之義，如舊結焉，旋加檢校太尉。乾祐初，移鎮鳳翔，加同平章事。屬王景崇叛據岐山，及期不受代，朝廷即命暉爲西南面行營都部署，統兵以討之。時李守貞叛於蒲，趙思綰據于雍，與景崇皆遞相爲援，又引蜀軍出自大散關，勢不可遏。暉領兵數千，數戰而勝，然後塹而圍之。暉屢使人挑戰，賊終不出，乃潛使千餘人，於城南一舍之外，擐甲執兵，僞爲蜀兵旗幟，循南山而下，詐令諸軍聲言川軍至矣。須臾，西南塵起，城中以爲

趙暉，字重光，是澶州人。年約二十，憑着勇猛果敢應募從軍，最初隸屬於莊宗手下，和大梁兵進行過一百多次戰鬥，因功提升爲馬直軍使。同光年間，隨魏王攻破蜀國，命趙暉單獨率領本部兵馬，去南方戍守蠻人聚居的邊地。明宗即位，召回京城，任命爲禁軍指揮使。

晉朝取得天下後，趙暉參與統率禁衛兵，隨馬全節圍攻安陸，協助杜重威在宗城戰鬥，都立下戰功，改任奉國軍指揮使。開運末年，率本部人馬駐扎在陝州，正逢契丹攻入汴京，趙暉情緒激昂，有憤憤不平的心思。當他得知漢高祖在太原仗義興兵時，就和部將王晏、侯章合謀協力，驅逐契丹所任命的官吏，占領了陝州，立刻派人快馬加鞭去向漢高祖報告。漢高祖就任命趙暉爲保義軍節度、陝虢等州觀察處置等使。

漢高祖前往東京時，途經陝州，趙暉身着軍裝在路旁朝拜，親自駕馭六馬駕的車送漢高祖到行宫，君臣間的情義，如同多年的老交情，隨即加授檢校太尉。乾祐初年，調任鳳翔節度使，加授同平章事。當王景崇占據岐山反叛，到期不接受替任，朝廷就命趙暉爲西南面行營都部署，率軍進行討伐。當時李守貞在蒲州反叛，趙思綰占據長安，都與景崇相互爲援，又引蜀軍從大散關出兵，勢不可擋。趙暉率領數千人馬，數戰都獲勝，然後挖戰壕圍城。趙暉頻頻派人挑戰，叛軍始終不出城，於是暗中派出一千多人，到城南三十里以外，披甲胄，握兵器，僞造蜀兵旗幟，順着南山而下，令衆軍士裝模作樣地高喊川軍來了。不一會兒，西南方塵土飛揚，城中人信以爲

信，乃令數千人潰圍而出，以爲應援，暉設伏而待，一鼓而盡殪之。自是景崇膽破，不復敢出。明年春，拔之，加檢校太保、兼侍中。

國初，就加兼中書令。三年春，拜章請覲，詔從之，入朝授歸德軍節度使。顯德元年，受代歸闕，以疾告老，授太子太師致仕，進封秦國公。尋卒于其第，年六十七。制贈尚書令。

真，就令數千人衝出包圍，進行應援，趙暉設伏兵等待，一鼓作氣地全殲出城的叛軍。從這以後景崇嚇破了膽，不再敢出城。第二年春，攻克了該城，加授檢校太保，兼侍中。

周朝初年，在原職上加授兼中書令。廣順三年春，上奏請求入京朝見，太祖下詔同意，入朝後任命爲歸德軍節度使。顯德元年，趙暉接受替代回到京城，因病請求告老還家，授予太子太師官銜退休，進封秦國公。不久死於家中，享年六十七歲。世宗下詔追贈他爲尚書令。

**王守恩**

王守恩，字保信，太原人。父建立，潞州節度使，封韓王，《晋書》有傳。守恩以門蔭，幼爲内職，遷懷、衛二州刺史，後歷諸衛將軍。開運末，契丹陷中原，守恩時因假告歸於潞。時潞州節度使張從恩懼契丹之盛，將朝于戎王，以守恩婚家，甚倚信之，乃移牒守恩，請權爲巡檢使。從恩既去，守恩以潞城歸於漢祖，仍盡取從恩之家財。漢祖即以守恩爲昭義軍節度使。漢有天下，移鎮邠寧，加同平章事。乾祐初，還永興軍節度使。時趙思綰已據長安，乃改授西京留守。

守恩性貪鄙，委任群小，以掊斂爲務，雖病廢殘瘵者，亦不免其税率，人甚苦之。洛都嘗有豪士，爲二姓之會，守恩乃與伶人數輩夜造，自爲賀客，因獲白金數笏而退。太祖迴自河中，駐軍於洛陽，詔以白文珂代之，守恩甚懼。而洛人有曾爲守恩非理割剥者，皆就其第，徵其舊物，守恩一一償之。及赴闕，止奉朝請而已。乾祐末，既殺史弘肇等，漢少帝召群臣上殿以諭之，時守恩越班而颺言曰：“陛下今日始睡覺矣。”其出言鄙俚如此。

國初，授左衛上將軍。顯德初，

王守恩，字保信，是太原人。父親名建立，曾任潞州節度使，封韓王，在本書的《晋書》部分立有專傳。守恩憑藉門第資格，年少時就出任宫廷職事，升任懷、衛二州刺史，後來歷任各衛將軍。開運末年，契丹攻取中原，守恩當時因休假回到潞州。這時潞州節度使張從恩畏懼契丹的强盛，準備去朝拜契丹國主，因守恩是姻親，十分信賴他，就給守恩送去一封書信，請他暫時擔任巡檢使。從恩走後，守恩把潞州城獻給漢高祖，并奪取了從恩的全部家財。漢高祖立即任命守恩爲昭義軍節度使。漢朝取得天下後，調守恩爲邠寧節度使，加授同平章事。乾祐初年，調任永興軍節度使。當時趙思綰已占據長安，於是改授西京留守。

守恩生性貪婪粗俗，任用一群小人，專門從事横徵暴斂，就連重病殘廢的人，也逃不掉他們的攤派，民衆深感痛苦。洛陽曾有富家人士，舉行姻親兩家聚會，守恩就和幾名樂人連夜造訪，自行充當賀客，趁機獲取白金數條後離去。太祖由河中回軍，在洛陽駐軍，朝廷命白文珂接替他的職務，守恩十分恐懼。而洛陽有曾被守恩無理榨取的人，都到他的府中，索取自己的原物，守恩一一償還。當他入京，祇授予奉朝請的閑位而已。乾祐末年，殺掉史弘肇等人後，漢少帝召群臣上殿告知，這時守恩走出自己的班列大聲説：“陛下今天纔睡醒了。”他説話就是這樣粗俗。

周朝初年，任命守恩爲左衛上將軍。顯德初

改右金吾衛上將軍，封許國公。二年冬，舁疾歸洛而卒。

年，改任右金吾衛上將軍，封許國公。二年冬，帶病返回洛陽後死去。

**孔知濬**

孔知濬，字秀川，徐州滕縣人。太子太師致仕勍之猶子也。父延緘，左武衛大將軍致仕，年九十餘卒。知濬仕梁爲天興軍使。同光末，勍鎮昭義，時莊宗用唐朝故事，以黄門爲監軍，皆恃恩暴横，節將不能制。明宗鄴城之變，諸鎮多殺監軍。時監潞者懼誅，欲誘鎮兵謀變，知濬伏甲於室，凌晨監軍來謁，執而殺之，軍城遂寧。明宗嘉之，洎勍罷鎮，以知濬爲澤州刺史，入爲左驍衛大將軍。長興、清泰中，歷唐、復、成三郡刺史。晉高祖即位，用爲奉國右厢都指揮使，領舒州刺史，從征范延光於鄴，遷宿州團練使，俄改隴州防禦使。開運中，移刺鳳州，累官至檢校太傅。河池據關防之要，密邇邛、蜀，兵少勢孤，知濬撫士得宜，人皆盡力，故西疆無牧圉之失。契丹主稱制，署滑州節度使。漢祖受命，自鎮入朝。隱帝嗣位，授密州防禦使，逾歲，以疾受代歸朝。廣順三年冬，卒於京師。

孔知濬，字秀川，徐州滕縣人。他是以太子太師退休的孔勍的侄子。父親名延緘，以左武衛大將軍官銜退休，死時九十多歲。知濬在梁朝任職爲天興軍使。同光末年，孔勍鎮守昭義，當時莊宗援用唐朝的先例，任命宦官作監軍，這些宦官都依仗皇帝的寵愛而凶暴蠻横，節度使都不能控制他們。明宗在鄴城發動政變後，各節鎮大都殺掉監軍。當時潞州監軍害怕被殺，想引誘鎮兵謀反，知濬在屋中埋伏武士，凌晨監軍來參見，就把他捉拿并殺掉，於是軍城得以安寧。明宗很賞識他，到孔勍解除軍鎮職務時，就任命知濬爲澤州刺史，入京任左驍衛大將軍。長興、清泰年間，歷任唐、復、成三郡刺史。晉高祖即位，任用知濬爲奉國右厢都指揮使，領舒州刺史，隨軍到鄴城征伐范延光，升任宿州團練使，不久改任隴州防禦使。開運年間，調任鳳州刺史，官位一直升到檢校太傅。河池處於戰略防禦的要地，緊連邛州、蜀郡，兵少勢單，知濬待遇兵士得當，人人都盡力，所以西部邊境安寧無事，人們自由放牧也不會受到騷擾。契丹國主稱霸中原，任命知濬爲滑州節度使。漢高祖稱帝後，知濬由軍鎮入朝。隱帝繼位，任命知濬爲密州防禦使，過了一年，因病被替代回朝。廣順三年冬，在京城去世。

**王繼弘**

王繼弘，冀州南宫人。少嘗爲盜，攻剽閭里，爲吏所拘，械繫於鎮州獄，會赦免死，配隸本軍，時明宗作鎮，致之麾下。晉高祖爲明宗將，署爲帳中小校。天福中，爲六宅副使。性負氣不遜，禁中與同列忿争，出配義州軍。歲餘，召復内職，遷領禁軍。開運末，虜犯中原，繼弘時爲奉國指揮使，從契丹主至相州，遂令以本軍戍守。契丹主留高唐英爲相州節度使。唐英善待繼弘，每候其第，

王繼弘，是冀州南宫人。年輕時曾作强盗，侵犯搶劫鄉里，被官吏拘捕，戴上刑具關押在鎮州監獄，遇上朝廷大赦，得以免死，配屬本州軍中。當時明宗作鎮帥，把他招到自己部下。晉高祖任明宗手下將領，任用繼弘爲帳中小校。天福年間，任六宅副使。繼弘好意氣用事，毫不謙讓，在宫中和同事憤怒争執，被逐出京城，隸屬義州軍。過了一年多，召回京城，恢復内廷職務，改任禁軍將領。開運末年，契丹侵入中原，繼弘這時任奉國指揮使，隨契丹國主到了相州，就令他率領本軍戍守這裏。契丹國主留下高唐英

則升堂拜繼弘之母，贈遺甚厚，倚若親戚，又給以兵仗，略無猜忌。會契丹主死，漢祖趨洛，唐英遣使歸款，漢祖大悦，將厚待唐英。使未迴，繼弘與指揮使樊暉等共殺唐英，繼弘自稱留後，令判官張易奉表于漢祖。人或責以見利忘義，繼弘曰："吾儕小人也，若不因利乘便，以求富貴，畢世以來，未可得志也。"及漢祖征杜重威至德清軍，繼弘來朝，乃正授節旄。是歲，就加檢校太傅。節度判官張易，每見繼弘不法，必切言之，繼弘以爲輕己。乾祐中，因事誣奏殺之，尋又害觀察推官張制。漢末，移鎮貝州，就加檢校太尉。廣順初，加同平章事。三年六月，移鎮河陽，會永壽節入覲，遇疾卒於京師。詔贈侍中。

擔任相州節度使。唐英待繼弘很好，每次到他的住宅探望，都要進堂屋拜見繼弘的母親，贈送的禮物很豐厚，把他當作親戚一般倚重，又給予兵器，絲毫没有猜忌。當契丹國主死後，漢高祖奔赴洛陽，唐英派使者向漢高祖投誠，漢高祖十分高興，將要厚待唐英。使者還没返回，繼弘和指揮使樊暉等共同殺了唐英，繼弘自稱留後，令判官張易向漢高祖進呈表章。有人用見利忘義的話責備他，繼弘説："我們這些人都是低賤的人，如不趁着有利的時機求取富貴，一輩子到死，都不可能得志。"當漢高祖征伐杜重威來到德清軍，繼弘前來朝見，於是正式任命他爲節度使。這年，在原職上加授檢校太傅。節度判官張易，每見到繼弘有不法行爲，必直言指出，繼弘認爲他輕視自己。乾祐年間，藉其他事誣告而殺害了他，隨後又陷害了觀察推官張制。漢朝末年，調任貝州節度使，又在原職上加授檢校太尉。廣順初年，加授同平章事。三年六月，調任河陽，逢永壽節入京朝見，患病死於京城。太祖下詔追贈他爲侍中。

子永昌，仕皇朝，歷内諸司使。

繼弘的兒子名永昌，在宋朝爲官，歷任宫内各使司主管。

**馮暉**

馮暉，魏州人也。始爲效節軍士，拳勇騎射，行伍憚之。初事楊師厚爲隊長，唐莊宗入魏，以銀槍效節爲親軍，與梁人對壘河上，暉以犒給稍薄，因竄入南軍，梁將王彦章置之麾下。莊宗平河南，暉首罪，赦之。從明宗征潞州，誅楊立有功。又從魏王繼岌伐蜀，蜀平，授夔州刺史。時荆州高季興叛，以兵攻其城，暉拒之，屢敗荆軍。長興中，爲興州刺史，以乾渠爲治所。會兩川叛，蜀人來侵，暉以衆寡不敵，奔歸鳳翔，朝廷怒其失守，詔於同州衙職安置。

馮暉，是魏州人。最初爲效節軍士，他力大勇猛，擅長騎馬射箭，士兵們都畏懼他。起初效力於楊師厚，任隊長。唐莊宗入魏州，把銀槍、效節二軍當作親軍，和梁朝兵馬在黄河岸邊對壘，馮暉因待遇較微薄，就跑到南方軍隊中去了，梁軍將領王彦章把他安置在自己手下。莊宗平定河南，馮暉自首認罪，莊宗赦免了他。隨明宗征伐潞州，鏟除楊立，立下戰功。又隨魏王繼岌征伐蜀國，蜀國平定後，任命馮暉爲夔州刺史。當時荆州高季興反叛，用兵進攻夔州城，馮暉進行抵禦，多次擊敗荆州兵馬。長興年間，任興州刺史，以乾渠爲州府所在地。當兩川反叛，蜀人來攻，馮暉因寡不敵衆，逃奔到鳳翔，朝廷對他的失守大爲憤怒，下令在同州軍府屬員中安頓他。

未幾，從晋高祖討蜀，蜀人守劍

不久，隨晋高祖征伐蜀國，蜀人堅守劍門，

門，領部下兵逾越險阻，從他道出於劍門之左掩擊之，殺守兵殆盡。會晉祖班師，朝廷以暉爲澶州刺史。晉天福初，范延光據鄴叛，以暉爲馬步都將，孫鋭爲監軍，自六明鎮渡河，將襲滑臺，尋爲官軍所敗，暉退歸鄴，爲延光城守。明年秋，暉因出戰而降，授滑州節度使、檢校太傅。鄴平，移鎮靈武。

初，張希崇鎮靈州，以久在北蕃，頗究邊事，數年之間，侵盗并息。希崇卒，未有主帥，蕃部寇鈔，無復畏憚，朝廷以暉强暴之名，聞於遐徼，故以命之。及暉到鎮，大張宴席，酒肴豐備，群夷告醉，争陳獻賀，暉皆以錦綵酬之，蕃情大悦。党項拓拔彦昭者，州界部族之大者，暉至來謁，厚加待遇，仍爲治第，豐其服玩，因留之不令歸部。河西羊馬，由是易爲交市。暉期年得馬五千匹，而蕃部歸心，朝議患之。

馮暉率本部兵翻越險阻，從其他途徑來到劍門的左方，突然發起攻擊，幾乎殺光戍守的士兵。當晉高祖回軍，朝廷任命馮暉爲澶州刺史。晉天福初年，范延光據鄴城反叛，任命馮暉爲馬步都將，孫鋭爲監軍，由六明鎮渡過黄河，準備襲擊滑臺，不久被朝廷軍隊擊敗，馮暉退回鄴城，爲延光據城堅守。第二年秋，馮暉趁出戰時投降，朝廷任命他爲滑州節度使、檢校太傅。鄴城平定後，調任靈武節度使。

先前，張希崇鎮守靈州，因長期居處北部番族聚居地區，對邊務很熟悉，幾年時間内，侵擾搶劫的事件都制止了。希崇死，靈州没有主帥，外族部落侵擾搶奪，不再畏懼，朝廷因馮暉强悍凶猛的名聲傳遍邊遠地區，所以命他擔任這個職務。當馮暉到達州鎮，大擺宴席，酒菜豐盛，蠻人都稱喝醉了，争着獻禮表示祝賀，馮暉都用彩綢錦緞酬謝，蕃人悦服。党項族人拓拔彦昭，是州界内部族中的大族頭領，馮暉到任後，彦昭來參見，馮暉給予優厚待遇，并爲他修建住宅，送給許多服飾和觀賞器物，藉此留下他不讓回到部族。河西地區的羊馬，從此很方便地進行交易。馮暉一年中獲得五千匹馬，并且部族人誠心歸附他，朝中議論認爲這是一個隱患。

晉開運初，桑維翰輔政，欲圖大舉，以制北戎，命將佐十五人，皆列藩之帥也。唯暉不預其數，乃上章自陳，且言未老可用，而制書見遺。詔報云："非制書忽忘，實以朔方重地，蕃部窺邊，非卿雄名，何以彈壓！比欲移卿内地，受代亦須奇才。"暉得詔甚喜，又達情乞移鎮邠州，即以節鉞授之。行未及邠，又除陜州，暉獻馬千匹、駝五百頭。在陜未幾，除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兼領河陽，即以王令温爲靈武節度使。暉既典禁兵，兼領近鎮，爲朝廷縻留，頗悔離靈武。及馮玉、李彦韜用事，暉善奉之，未幾，復以暉爲朔方節度使，加檢校太師。漢高祖革命，就加同平章

晉朝開運初年，桑維翰輔佐朝政，策劃出動大軍，以制服北方部族，任命正副將帥十五人，都是各州鎮的長官。祇有馮暉不在出征將帥人選内，於是就上奏章自我陳訴，并説自己年未老，可以任用，但從詔書來看，被朝廷遺忘了。朝廷下詔回答他説："不是詔書中偶爾遺忘，的確因朔方是要害地區，外族人伺機侵犯邊境，除了你的威名，怎麽能控制！最近想調你到内地，接替職任的人也須是奇才。"馮暉收到詔書後很高興，又表示了希望調任鎮守邠州的心意，朝廷立即任命他爲邠州節度使。馮暉還没走到邠州，又改任陜州節度使，馮暉貢獻馬一千匹、駱駝五百頭。在陜州不久，任命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兼領河陽，隨即任命王令温爲靈武節度使。馮暉既統領禁兵，又兼任京城附近州鎮長官，受到朝廷的束縛，很後悔離開了靈武。當馮玉、李彦韜

事。隱帝嗣位，加兼侍中。國初，加中書令，封陳留王。廣順三年夏，病卒，年六十。追贈衛王。

掌權，馮暉極力恭維他們，不久，再次任命馮暉爲朔方節度使，加授檢校太師。漢高祖取代晋朝，在他原職上加授同平章事。隱帝繼位，加授兼侍中。周朝初年，加授中書令，封爲陳留王。廣順三年夏，病逝，終年六十歲。朝廷追贈他爲衛王。

子繼業，朔方衙内都虞候。暉亡，三軍請知軍府事，因授檢校太保，充朔方兵馬留後。皇朝乾德中，移於内地，今爲同州節度使。

馮暉的兒子名繼業，任朔方衙内都虞候。馮暉死後，三軍將士請他主持軍府事務，朝廷於是任命他爲檢校太保，充任朔方兵馬留後。宋朝乾德年間，調到内地，現任同州節度使。

## 高允權

高允權，延州人。祖懷遷，本郡牙將。懷遷生二子，長曰萬興，次曰萬金，梁、唐之間爲延州節度使，卒於鎮。允權即萬金子也。雖出於將門，不閑武藝，起家爲義川主簿，歷膚施縣令，罷秩歸延州之第。

高允權，是延州人。祖父名懷遷，曾任本州牙將。懷遷生了兩個兒子，長子名叫萬興，次子名叫萬金，他在梁朝、唐朝時期任延州節度使，死於延州。允權就是萬金的兒子。允權雖出身於武將門第，但不練習武藝，起初出任義川縣主簿，後曾任膚施縣令，罷官後回到延州的舊居。

晋開運末，以周密爲延帥，延有東西二城，其中限以深澗。及契丹犯闕，一日，州兵亂，攻密，密固守東城。亂兵既無帥，亦無敢爲帥者，或曰："取高家西宅郎君爲帥可也。"是夜未曙，允權方寢，亂軍排闥，請知留後事，遂居於西城，與密相拒數日。河東遣供奉官陳光穗宣撫河西，允權乃遣支使李彬奉表太原，周密棄東城而去。漢祖遣使就加允權檢校太傅，仍正授旄鉞。漢祖入汴，允權屢修貢奉。隱帝即位，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

晋朝開運末年，任命周密爲延州軍帥，延州有東西兩城，中間隔着一道深淵。當契丹侵犯京城後，一天，州兵發起變亂，攻擊周密，周密固守東城。亂兵既無統帥，也没有敢作統帥的人，有人提出："把高家西宅郎君找來作統帥就行了。"這夜天還没亮，允權正在睡夢中，亂軍推門而入，請他主持延州留後事務，於是就居處在西城，和周密對峙了好幾天。河東府派供奉官陳光穗傳令招撫河西地區，允權就派支使李彬到太原進呈表章，周密放棄東城離去了。漢高祖派使者到延州加授允權爲檢校太傅，并正式任命爲節度使。漢高祖進入汴京後，允權多次備禮朝貢。隱帝即位，加授檢校太尉、同平章事。

允權與夏州李彝興不協，其年李守貞據河中叛，密構彝興爲援，及朝廷用兵夏州，軍逼延州，允權上章論列，彝興亦紛然自訴，朝廷賜詔和解之。太子太師致仕劉景巖，允權妻之祖也，退老於州之别墅。景巖舊事高氏爲牙校，亦嘗爲延帥，甚得民心。景巖以允權婚家後輩，心輕之。允權恒忌其强，是歲冬，盡殺景巖之

允權與夏州李彝興不和，這年李守貞占據河中反叛，暗中勾結彝興作後援，當朝廷向夏州進軍時，部隊逼近延州，允權上奏一一論及彝興的罪過，彝興也接二連三地自我解説，朝廷下詔爲他們和解。退休的太子太師劉景巖，是允權妻子的祖父，退休後在延州的别墅養老。景巖以前曾效力於高氏，任牙校，也曾任延州軍帥，很得民心。景巖因允權是姻親晚輩，心中輕視他。允權常顧忌他的勢力雄厚，這年冬，殺了景巖全

家，收其家財萬計，以謀叛聞，朝廷不能辨。關西賊平，方面例覃恩命，就加允權檢校太師。

家，奪其價值數萬的家財，用景巖謀反的虚情向朝廷報告，朝廷不能辨别真假。平定關西叛黨後，依例要對西部地區普施恩惠，於是在允權原職上加授檢校太師。

太祖即位，加兼侍中。廣順三年春卒，其子紹基匿喪久之，又擅主軍政，欲邀承襲。觀察判官李彬以爲不可，當聽朝旨。紹基與群小等惡其異議，乃殺彬，紿奏云："彬結構内外，謀殺都指揮使及行軍副使，自據城池，已誅戮訖，其妻子及諸房骨肉，尋令捕繫次。"太祖聞之，詔并釋之，仍令都送汝州安置。後朝廷令六宅使張仁謙往巡檢，紹基乃發喪以聞。輟視朝兩日。

周太祖即位後，加授兼侍中。廣順三年春，允權去世，他的兒子紹基長期隱瞞了他的死訊，又擅自主持軍政，想强求繼承允權的職位。觀察判官李彬認爲不能這樣，應聽朝廷的命令。紹基和一夥小人恨他持異議，就殺了李彬，向朝廷謊報説："李彬内外勾結，謀殺都指揮使及行軍副使，獨占城池，已處決掉，他的妻子兒女及各房親屬，隨後派人逮捕入獄。"太祖得知後，下詔全部釋放，并令都送到汝州安頓。後來朝廷令六宅使張仁謙前去巡視檢察，紹基纔發布允權的死訊并向朝廷報告。朝廷爲他的死中止朝會兩天。

## 折從阮

折從阮，字可久，本名從遠，避漢高祖舊名下一字，故改焉。代家雲中，父嗣倫，爲麟州刺史，累贈太子太師。從阮性温厚，弱冠居父喪，以孝聞。唐莊宗初有河朔之地，以代北諸部屢爲邊患，起從阮爲河東牙將，領府州副使。同光中，授府州刺史。長興初，入朝，明宗以從阮洞習邊事，加檢校工部尚書，復授府州刺史。

折從阮，字可久，本來名叫從遠，避漢高祖原名的後一個字，所以改爲今名。他家世代居住在雲中。父親名嗣倫，任麟州刺史，死後追贈爲太子太師。從阮性格温厚，年約二十時父亡守喪，以孝敬達禮聞名。唐莊宗剛占有河朔地區，因代北各部族常常構成邊患，起用從阮爲河東牙將，領府州副使。同光年間，任命爲府州刺史。長興初年，入京，明宗因從阮精通邊關事務，加授檢校工部尚書，再次任命他爲府州刺史。

晋高祖起義，以契丹有援立之恩，賂以雲中、河西之地，從阮由是以郡北屬。既而契丹欲盡徙河西之民以實遼東，人心大擾，從阮因保險拒之。晋少帝嗣位，北絶邊好，乃遣使持詔諭從阮令出師。明年春，從阮率兵深入邊界，連拔十餘寨。開運初，加檢校太保，遷本州團練使。其年，兼領朔州刺史、安北都護、振武軍節度使、契丹西南面行營馬步都虞候。

晋高祖起兵立國，因契丹有援助推立的情分，把雲中、河西地區作爲贈禮，從阮因此以郡歸屬北國。隨後契丹想把河西的民衆全部遷去充實遼東，人心大亂，從阮於是據險固守，抗拒契丹的命令。晋少帝繼位，和北國斷絶邊地友好往來，於是派使者帶着詔書開導從阮，令他出兵。第二年春，從阮率兵深入邊界，連續攻取十多座營寨。開運初年，加授檢校太保，升任本州團練使。這年，兼領朔州刺史、安北都護、振武軍節度使、契丹西南面行營馬步都虞候。

漢祖建號晋陽，引兵南下，從阮率衆歸之。尋升府州爲永安軍，析振武之勝州并沿河五鎮以隸焉，授從阮

漢高祖在晋陽立國，率兵南下，從阮帶領人馬歸附他。不久升府州爲永安軍，分出振武軍的勝州及沿黄河的五鎮而歸屬永安軍，任命從阮爲

光禄大夫、檢校太尉、永安軍節度、府勝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仍賜功臣名號。乾祐元年，加特進、檢校太師。明年春，從阮舉族入覲，朝廷命其子德扆爲府州團練使，授從阮武勝軍節度使。

光禄大夫、檢校太尉、永安軍節度使、府勝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并授予功臣稱號。乾祐元年，加授特進、檢校太師。第二年春，從阮帶着全家人入京朝見，朝廷任命他的兒子德扆爲府州團練使，任命從阮爲武勝軍節度使。

太祖受命，加同平章事，尋移鎮滑州，又改陝州。二年冬，授静難軍節度使。世宗即位，就加兼侍中，以年老上章請代，優詔許之。顯德二年冬，赴闕，行次西京，以疾卒，時年六十四。制贈中書令。

周太祖開國，加授同平章事，不久調任滑州節度使，又改任陝州。廣順二年冬，任命從阮爲静難軍節度使。世宗即位，在原職上加授兼侍中，因年老上奏請求替代，世宗下詔恩准了。顯德二年冬，從阮前往京城，抵達西京，因病逝世，享年六十四歲。世宗下詔追贈他爲中書令。

**王饒**

王饒，字受益，慶州華池人也。父柔，以饒貴，累贈太尉。饒沉毅有才幹，始事晋高祖。天福初，授控鶴軍使，稍遷奉國軍校，累加檢校尚書左僕射。六年，從杜重威平常山，以功加檢校司空，遷本軍都校，領連州刺史。時安從進叛于襄陽，晋祖命高行周率兵討之，以饒爲行營步軍都指揮使，賊平，授深州刺史。逾年，復入爲奉國都校，加檢校司徒，領欽州刺史。未幾，改本軍右廂都指揮使，領閬州團練使。晋末，契丹據中原，漢祖建義于晋陽，尋克復諸夏，唯常山郡爲契丹所據。時饒在其郡，乃與李筠、白再榮之儔承間竊發，盡逐其黨。漢祖嘉之，授鄜州觀察留後，加光禄大夫，賜爵開國侯，復移授鎮國軍節度使，加檢校太傅。國初，就加同平章事，賜推誠奉義翊戴功臣。顯德初，以郊丘禮畢，加檢校太尉，移鎮貝州。世宗嗣位，加兼侍中，改彰德軍節度使。滿歲受代，入奉朝請。顯德四年冬，以疾卒於東京之私第，年五十九。追封巢國公。饒性寬厚，體貌詳雅，所莅藩鎮，民皆便之。每接賓佐，必怡聲緩氣，恂恂如也，故

王饒，字受益，慶州華池人。父親名柔，因王饒顯貴，最終追贈爲太尉。王饒性格沉穩堅毅，有才幹，最初效力於晋高祖。天福初年，任命爲控鶴軍使，逐漸提升爲奉國軍校，一直加授到檢校尚書左僕射。六年，隨杜重威平定常山，因功加授檢校司空，升任本軍都校，領連州刺史。這時安從進在襄陽反叛，晋高祖命高行周率兵討伐，任命王饒爲行營步軍都指揮使，平定叛黨後，任命王饒爲深州刺史。過了一年，再次入朝任奉國都校，加授檢校司徒，領欽州刺史。不久，改任本軍右厢都指揮使，領閬州團練使。晋朝末年，契丹占據中原，漢高祖在晋陽興起義兵，不久收復中原地區，衹有常山郡被契丹占據。當時王饒在常山郡中，就和李筠、白再榮一班人趁機暴動，趕走了所有的契丹人和他們的死黨。漢高祖十分贊賞，任命王饒爲鄜州觀察留後，加授光禄大夫，授予開國侯爵位，又改任鎮國軍節度使，加授檢校太傅。周朝初年，在原職上加授同平章事，授予推誠奉義翊戴功臣的名號。顯德初年，因郊外祭祀的典禮結束，加授檢校太尉，調任貝州節鎮。世宗繼位，加授兼侍中，改授彰德軍節度使。任期滿接受替代，入京爲奉朝請。顯德四年冬，因病在東京的私人住宅去世，享年五十九歲。朝廷追封他爲巢國公。王饒性情寬厚，外貌神態安詳文雅，所統率的軍鎮，民衆都感到輕鬆。每次接待賓客下屬，必和

士君子亦以此多之。

顔悦色，輕言慢語，一副恭敬的神態，所以知書識理的人士也因此贊許他。

## 孫方諫

孫方諫，鄭州清苑縣人也。本名方簡，廣順初，以犯廟諱，故改焉。定州西北二百里有狼山，山上有堡，邊人賴之以避剽掠之患，因中置佛舍。有尼深意者，俗姓孫氏，主其事，以香火之教聚其徒，聲言尸不壞，因復以衣襟，瞻禮信奉，有同其生。方諫即其宗人也，嗣行其教，率衆不食葷茹，其黨推之爲寨主。

孫方諫，是鄭州清苑縣人。本名方簡，廣順初年，因與周太祖亡父的名相同，所以改用今名。定州西北兩百里有座狼山，山上有堡寨，邊地人依仗它躲避燒殺搶奪的災難，於是在堡中建造佛寺。有個名叫深意的尼姑，俗姓孫氏，主持寺院事務，用香火供神的法術聚集堡内信徒，聲言死後身體不會毁滅，於是她死後信徒們又對她的衣襟瞻仰供奉，就同生前一樣。方諫就是她的同族人，繼續施行她的教法，帶頭不吃葷菜，信徒們推舉他爲寨主。

晋開運初，定帥表爲邊界游奕使。求請多端，因少不得志，潜通於契丹。戎王之入中原也，以方諫爲定州節度使，尋以其將耶律忠代之，改方諫雲州節度使。方諫恚憤，與其黨歸狼山，不受契丹命。

晋朝開運初年，定州軍帥薦舉他任邊界游奕使。方諫經常提出各種各樣的請求，因爲不如意，就暗中和契丹勾結。契丹國主入占中原後，任命方諫爲定州節度使，不久又用本族將領耶律忠代替方諫，改任方諫爲雲州節度使。方諫心中憤憤不平，和他的徒衆返回狼山，不接受契丹的命令。

漢初，契丹隳定州城壘，燒爇廬舍，盡驅居民而北，中山爲之一空。方諫自狼山率其部衆迴保定州，上表請命，漢祖嘉之，即授以節鉞，累官至使相。

漢朝初年，契丹摧毁定州城防，焚燒房屋，把所有居民强遷到北方，中山因此成爲一座空城。方諫從狼山率領他的部衆回保定州，上表請求歸順，漢高祖很贊賞，立即任命他爲節度使，官位一直升到使相。

太祖受命，加兼侍中。未幾，改華州節度使。朝廷以其弟行友爲定州留後，又以弟議爲德州刺史，兄弟子侄職内廷者凡數人。世宗嗣位，史彦超代之，車駕駐蹕於并門，方諫自華覲於行在，從大駕南巡，以疾就醫於洛下。尋授同州節度使，加兼中書令，未及赴任，以疾卒於洛陽，年六十二。輟視朝兩日，詔贈太師。

周太祖開國，加授兼侍中。不久，改任華州節度使。朝廷任命他的弟弟行友爲定州留後，又任命他的弟弟議爲德州刺史，他們的子侄在内廷任職的有好幾個人。世宗繼位，用史彦超替代他，世宗臨時停留在太原，方諫由華州前往行宫朝見，隨世宗南巡，因病在洛陽就醫。不久任命他爲同州節度使，加授兼中書令，還没上任，因病死於洛陽，終年六十二歲。世宗爲他的死中止朝會兩天，下詔追贈爲太師。

其弟行友繼爲定州節度。皇朝乾德中，以其祆妄惑衆，詔毁狼山佛寺，遷其尼朽骨赴京，遣焚於北郊，以行友爲諸衛大將軍，自是祆徒遂息焉。

方諫的弟弟行友隨後任定州節度使。宋朝乾德年間，因爲該教荒誕惑衆，下詔拆毁了狼山佛寺，把那尼姑的朽骨遷往京城，派人在北郊火化，任命行友爲諸衛大將軍，從此拜火教徒就銷聲匿迹了。

史臣曰：昔晉之季也，敵騎長驅，中原無主，漢祖雖思拯溺，未果圖南。趙暉首變陜郊，同扶義舉，漢之興也，暉有力焉，命以作藩，斯無愧矣。守恩乘時效順，雖有可觀，好利殘民，夫何足貴！允權、方諫，因版蕩之世，竊屏翰之權，比夫畫雲臺之功臣，何相去之遠也。

史臣曰：晉朝末年，敵軍騎兵長驅直入，中原無人統率，漢高祖雖然拯救民衆於水深火熱之中，却没能實現遠大志向。趙暉在陜州郊外率先發起反契丹的事變，共同扶持正義的行動，漢朝的建立，趙暉是有貢獻的，受命作一方重臣，他是無愧的。王守恩及時投誠，雖有可取之處，但貪圖財利，殘害百姓，又怎值得看重！高允權、孫方諫，趁着混亂的世道，竊取重鎮的權力，比起東漢在雲臺畫下相貌的功臣，相距是多麽遠啊。

#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六(周書十七)

## 列傳第六

### 馮道

馮道，字可道，瀛州景城人。其先爲農爲儒，不恒其業。道少純厚，好學能文，不耻惡衣食，負米奉親之外，唯以披誦吟諷爲事，雖大雪擁户，凝塵滿席，湛如也。天祐中，劉守光署爲幽州掾。守光引兵伐中山，訪於僚屬，道常以利害箴之，守光怒，置於獄中，尋爲人所救免。守光敗，遁歸太原，監軍使張承業辟爲本院巡官。承業重其文章履行，甚見待遇。時有周玄豹者，善人倫鑒，與道不洽，謂承業曰："馮生無前程，公不可過用。"時河東記室盧質聞之曰："我曾見杜黄裳司空寫真圖，道之狀貌酷類焉，將來必副大用，玄豹之言不足信也。"承業尋薦爲霸府從事，俄署太原掌書記，時莊宗并有河北，文翰甚繁，一以委之。

馮道，字可道，瀛州景城人。他的先輩有的務農，有的從學，没有固定從事的職業。馮道從小純樸厚道，愛學習，善於寫作，不以布衣粗食爲耻，除了盡力奉養老人外，其餘時間衹用作讀書吟詩，即使是大雪封門，積塵滿桌，仍然平淡自如。天祐年間，劉守光任用他做幽州僚屬。守光率兵進攻中山，向僚屬徵求意見，馮道常用成敗關係重大規勸他，守光憤怒，把他關押在牢中，隨後被人解救。守光失敗後，馮道逃奔到太原，監軍使張承業召他任本院巡官。承業看重他的文章和操行，對他很優待。當時有個名叫周玄豹的人，善於品評人物，與馮道不和，就對承業説："馮道没什麽前途，您不要過分重用。"當時的河東記室盧質聽説後對承業説："我曾見過杜黄裳司空的寫生畫像，馮道的相貌和他十分相似，將來必受重用，玄豹的話不值得聽信。"承業隨即推薦馮道任軍府的從事，不久任命爲太原掌書記，當時莊宗占有河北全境，文書事務很繁多，全委托馮道辦理。

莊宗與梁軍夾河對壘，一日，郭崇韜以諸校伴食數多，主者不辦，請少罷减。莊宗怒曰："孤爲效命者設食都不自由，其河北三鎮，令三軍别擇一人爲帥，孤請歸太原以避賢路。"遽命道對面草詞，將示其衆。道執筆久之，莊宗正色促焉，道徐起對曰："道所掌筆硯，敢不供職。今大王屢集大功，方平南寇，崇韜所諫，未至過當，阻拒之則可，不可以向來之

莊宗與梁軍在黄河兩岸對壘，一天，郭崇韜因衆校官中吃閑飯的人太多，主管人員供給不上，請稍稍壓縮。莊宗發怒説："我爲拼命效勞的人安排伙食都不自由，對於河北三鎮，讓三軍另選一人做元帥，我自請返回太原而讓出賢人進升的道路。"立即命馮道當面起草文件，準備公之於衆。馮道執筆想了很久，莊宗神色嚴肅地催促他，馮道慢慢站起回答説："我擔任的是文書工作，怎敢不按職責辦事。現在大王已屢建大功，正將平定南敵，崇韜建議的事，不至於太過

言，諠動群議，敵人若知，謂大王君臣之不和矣。幸熟而思之，則天下幸甚也。”俄而崇韜入謝，因道之解焉，人始重其膽量。莊宗即位鄴宫，除省郎，充翰林學士，自緑衣賜紫。梁平，遷中書舍人、户部侍郎。丁父憂，持服于景城。遇歲儉，所得俸餘，悉賑于鄉里，道之所居，唯蓬茨而已。凡牧宰饋遺，斗粟匹帛，無所受焉。時契丹方盛，素聞道名，欲掠而取之，會邊人有備，獲免。

分，抵制他的意見是可以的，不可用先前説的話來引起大衆的哄動議論，要是敵人得知，將認爲大王君臣之間不和了。希望大王反復考慮，這樣天下人就很有望了。”不一會兒崇韜進來道歉，這是由於馮道的勸解，人們這纔看重馮道的膽量。莊宗在鄴宫即位，任命馮道爲尚書省郎官，充翰林學士，官服由緑色改賜紫色。平定梁朝後，升爲中書舍人、户部侍郎。因父親去世而離任，在景城守孝服喪。遇到受災减産的年份，馮道將俸禄的節餘，全用於救濟鄰里，馮道自己居住的衹是茅草屋而已。凡州縣長官贈送物品，哪怕是一斗粟、一匹絹，馮道都没有接受。當時契丹正强盛，向來得知馮道的名聲，打算用强搶的手段得到他，幸好邊境上的人有防備，馮道得以免遭厄運。

明宗入洛，遽謂近臣安重誨曰：“先帝時馮道郎中何在?”重誨曰：“近除翰林學士。”明宗曰：“此人朕素諳悉，是好宰相。”俄拜端明殿學士，端明之號，自道始也。未幾，遷中書侍郎、刑部尚書平章事。凡孤寒士子，抱才業、素知識者，皆與引用，唐末衣冠，履行浮躁者，必抑而置之。有工部侍郎任贊，因班退，與同列戲道於後曰：“若急行，必遺下《兔園册》。”道知之，召贊謂曰：“《兔園册》皆名儒所集，道能諷之。中朝士子止看文場秀句，便爲舉業，皆竊取公卿，何淺狹之甚耶!”贊大愧焉。復有梁朝宰臣李琪，每以文章自擅，曾進《賀平中山王都表》，云“復真定之逆賊”。道譲琪曰：“昨來收復定州，非真定也。”琪昧於地理，頓至折角。其後百僚上明宗徽號凡三章，道自爲之，其文渾然，非流俗之體，舉朝服焉。道尤長於篇咏，秉筆則成，典麗之外，義含古道，必爲遠近傳寫。故漸畏其高深，由是班行肅然，無澆醨之態。繼改門下侍郎、户

明宗進入洛陽後，立刻問近臣安重誨説：“先皇帝時的馮道郎中在什麽地方?”重誨回答説：“新近任命爲翰林學士。”明宗説：“這人我向來瞭解，是好宰相。”不久任命他爲端明殿學士，端明這一名號是從馮道開始使用的。不久，升任中書侍郎、刑部尚書平章事。凡出身卑微、孤立無援的人士，具有才幹學識、向來瞭解認識的人，馮道都加以推薦任用，唐朝末年顯貴家族的後代，操行輕浮急於求進的人，馮道必加以限制而廢棄。有個名叫任贊的工部侍郎，趁着退朝的時候，和同班官員在馮道背後譏諷道：“他要是走快一些，必掉落身上的《兔園册》。”馮道得知後，召來任贊對他説：“《兔園册》全是由知名儒士所編成的，我能背誦它，唐中期的讀書人衹看文場中的優美詞句，便作爲舉子的學業，都由這條途徑竊取高官，這是多麽淺薄狹隘呀!”於是任贊深感慚愧。又有梁朝宰相李琪，常以能文自誇，曾進呈《賀平中山王都表》，其中提到“收復真定的叛賊”。馮道指責李琪説：“最近收復的是定州，并不是真定。”李琪對地理不够瞭解，頓時就喪失了鋭氣。後來百官向明宗獻稱號，共呈三道表章，馮道都親自撰寫，這幾篇表章的文氣渾厚，不屬世俗的格調，整個朝廷的人都心服了。馮道特别擅長作詩，提起筆一揮而

部吏部尚書、集賢殿弘文館大學士，加尚書左僕射，封始平郡公。一日，道因上謁既退，明宗顧謂侍臣曰："馮道性純儉，頃在德勝寨居一茅庵，與從人同器食，卧則芻藁一束，其心晏如也。及以父憂退歸鄉里，自耕樵采，與農夫雜處，略不以素貴介懷，真士大夫也。"

就，除了詞句的典雅清麗以外，内容含有古樸的義理，必被遠近的人傳抄。所以朝臣們逐漸佩服他的學識高深，從此朝官們對他嚴肅恭敬，没有輕薄的神態。隨後改任門下侍郎、户部吏部尚書、集賢殿弘文館大學士，加授尚書左僕射，封始平郡公。一天，在馮道朝見退去後，明宗回頭對侍臣説："馮道天性純樸，先前在德勝寨居住一間茅屋，和隨從同用一種餐具吃飯，睡覺就衹鋪一捆草，他的心中是安然的。當他因父親去世離任回鄉，親自從事耕田打柴，和農夫一起相處，一點不把顯貴放在心上，是真正的士大夫。"

天成、長興中，天下屢稔，朝廷無事。明宗每御延英，留道訪以外事，道曰："陛下以至德承天，天以有年表瑞，更在日慎一日，以答天心。臣每記在先皇霸府日，曾奉使中山，經井陘之險，憂馬有蹶失，不敢怠于銜轡。及至平地，則無復持控，果爲馬所顛仆，幾至于損。臣所陳雖小，可以喻大。陛下勿以清晏豐熟，便縱逸樂，兢兢業業，臣之望也。"明宗深然之。佗日又問道曰："天下雖熟，百姓得濟否?"道曰："穀貴餓農，穀賤傷農，此常理也。臣憶得近代有舉子聶夷中《傷田家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秋穀，醫得眼下瘡，剜却心頭肉。我願君王心，化作光明燭，不照綺羅筵，偏照逃亡屋。'"明宗曰："此詩甚好。"遂命侍臣録下，每自諷之。道之發言簡正，善于裨益，非常人所能及也。時以諸經舛繆，與同列李愚委學官田敏等，取西京鄭覃所刊石經，雕爲印板，流布天下，後進賴之。明宗崩，唐末帝嗣位，以道爲山陵使，禮畢，出鎮同州，循故事也。道爲政閑澹，獄市無撓。一日，有上介胡饒，本出軍吏，性粗獷，因事詬道于牙門，左右數報不應。道曰："此必醉耳!"因召

天成、長興年間，全國各地連年豐收，朝廷清閑無事。明宗每次在延英殿會見衆臣，都留下馮道，向他咨詢外部事宜，馮道説："陛下用高尚的德行替天行道，上天用豐收的年景指示吉祥，還需要一天比一天謹慎，用以回報上天的恩命。我常回憶起在先皇帝軍府的時候，曾奉命出使中山，經過井陘的險道時，擔心馬會失蹄跌倒，對它的控制不敢懈怠。到了平地，就不再留心控制，結果被馬摔倒，差點喪命。我所叙述的雖是小事，但可從中看到大道理。陛下不因天下清平五穀豐登，就隨意安閑享樂，兢兢業業地料理萬機，這正是臣子所希望的。"明宗認爲他的話十分正確。另一天，明宗又問馮道説："天下雖然豐收，百姓能過上好日子不?"馮道説："糧價太高，歉收的人家買不起就會挨餓，糧價太低就會損害農家的利益，這是自古以來的通理。我記得近代有個名叫聶夷中的舉人作了一首《傷田家詩》説：'二月賣新絲，五月糶秋穀，醫得眼下瘡，剜却心頭肉。我願君王心，化作光明燭，不照綺羅筵，偏照逃亡屋。'"明宗説："這首詩很好。"立即命侍臣記録下來，常自吟誦。馮道講話簡明有理，對他人揚長避短很有幫助，不是一般人能比得上的。當時因各種儒家經籍錯誤太多，馮道就和本部官員李愚委托學官田敏等，采用西京鄭覃刻在石碑上的經文，雕成印刷底版，頒發全國各地，後來求學的人獲益匪淺。明宗去世，唐末帝繼位，任命馮道爲山陵使，明宗的葬禮結束後，馮道離京鎮守同州，這是依照慣例安

入，開尊設食，盡夕而起，無撓愠之色。未幾，入爲司空。

排的。馮道施政平易，清心寡欲，訴訟和交易場合都没出現舞弊作亂情况。一天，有位名叫胡饒的助手，本是軍吏出身，性格粗獷，藉事在馮道衙門前辱駡，身旁的人多次通報他都不予理睬。馮道説："這人定是喝醉了！"於是把他召入衙門，打開酒罏，備辦菜肴，直喝到入夜那人纔起身離去，馮道臉上没有絲毫惱怒的神色。不久，馮道入京爲司空。

及晉祖入洛，以道爲首相。二年，契丹遣使加徽號於晉祖，晉祖亦獻徽號于契丹，謂道曰："此行非卿不可。"道無難色。晉祖又曰："卿官崇德重，不可深入沙漠。"道曰："陛下受北朝恩，臣受陛下恩，何有不可！"及行，將達西樓，契丹主欲郊迎，其臣曰："天子無迎宰相之禮。"因止焉，其名動殊俗也如此。及還，朝廷廢樞密使，依唐朝故事，并歸中書，其院印付道，事無巨細，悉以歸之。尋加司徒、兼侍中，進封魯國公。晉祖曾以用兵事問道，道曰："陛下歷試諸艱，創成大業，神武睿略，爲天下所知，討伐不庭，須從獨斷。臣本自書生，爲陛下在中書，守歷代成規，不敢有一毫之失也。臣在明宗朝，曾以戎事問臣，臣亦以斯言答之。"晉祖頗可其説。道嘗上表求退，晉祖不之覽，先遣鄭王就省，謂曰："卿來日不出，朕當親行請卿。"道不得已出焉。當時寵遇，無與爲比。

晉高祖進入洛陽後，任命馮道爲首相。第二年，契丹派使者向晉高祖加上崇高的稱號，晉高祖也向契丹國主獻上崇高稱號，他對馮道説："這次出使非你不可。"馮道没有爲難的神色。晉高祖又説："你官高望重，不可深入荒遠地區。"馮道説："陛下受到北國的恩惠，我受陛下的恩惠，有什麽不可！"當他上路行進，將到西樓時，契丹國主打算到郊外迎接，他的臣下説："自古没有皇帝迎接宰相的規矩。"於是纔作罷，他的名聲在不同國度竟有這樣大的影響。當他回國，朝廷撤銷樞密使的建置，依唐朝的先例，權力都歸中書省，把樞密院的印符交給馮道，不論事情大小，全都歸他處理。不久加授司徒、兼侍中，進封魯國公。晉高祖曾以舉兵的事問馮道，馮道説："陛下經歷各種艱難，創就大業，神聖的武威和英明的策略，爲天下人共知，討伐不從命的人，應由陛下獨自決斷。我本是書生出身，爲陛下在中書省供職，守歷代成規，不敢有絲毫的差錯。我在唐明宗朝，明宗曾用軍事問我，我也是用這些話回答的。"晉高祖很贊同他的説法。馮道曾上表章要求退職，晉高祖連他的表章都不看，先派鄭王到他家中探望，帶話給他説："你明天不出來，我將親自來請你。"馮道不得已出門任職。當時人受到的恩寵優待，没有人可和馮道相比。

晉少帝即位，加守太尉，進封燕國公。道嘗問朝中熟客曰："道之在政事堂，人有何説？"客曰："是非相半。"道曰："凡人同者爲是，不同爲非，而非道者，十恐有九。昔仲尼聖人也，猶爲叔孫武叔所毁，况道之虚

晉少帝即位，加授守太尉，進封燕國公。馮道曾問朝中的熟客説："我在政事堂做的事，人們有什麽評價？"熟客説："是非各占一半。"馮道説："一般人把符合自己想法的事視爲正確，把不同意見視作謬誤，而認爲我做事謬誤的人，恐怕十人中就有九人。古時的孔子是聖人，依然

薄者乎!”然道之所持，始終不易。後有人間道於少帝曰:“道好平時宰相，無以濟其艱難，如禪僧不可呼鷹耳!”由是出道爲同州節度使。歲餘，移鎮南陽，加中書令。

遭到叔孫武叔的詆毁，何況我這德才淺薄的人呢!”然而馮道持有的操行，始終没有改變。後來有人在少帝面前離間馮道説:“馮道衹適宜做太平時期的宰相，没有挽救世道艱難的才幹，就如坐禪入定的僧人不可呼喚鷹犬!”因此讓馮道離京就任同州節度使。過了一年多，調任南陽節度使，加授中書令。

契丹入汴，道自襄、鄧召入，戎王因從容問曰:“天下百姓，如何可救?”道曰:“此時百姓，佛再出救不得，唯皇帝救得。”其後衣冠不至傷夷，皆道與趙延壽陰護之所至也。是歲三月，隨契丹北行，與晋室公卿俱抵常山。俄而戎王卒，永康王代統其衆。及北去，留其族解里以據常山。時漢軍憤激，因共逐出解里，尋復其城。道率同列，四出按撫，因事從宜，各安其所。人或推其功，道曰:“儒臣何能爲，皆諸將之力也。”道以德重，人所取則，乃爲衆擇諸將之勳宿者，以騎校白再榮權爲其帥，軍民由是帖然，道首有力焉。道在常山，見有中國士女爲契丹所俘者，出橐裝以贖之，皆寄於高尼精舍，後相次訪其家以歸之。又，契丹先留道與李崧、和凝及文武官等在常山，是歲閏七月二十九日，契丹有僞詔追崧，令選朝士十人赴木葉山行事。契丹麻答召道等至帳所，欲諭之，崧偶先至，知其旨，懼形於色。麻答將以明日與朝士齊遣之，崧乃不俟道，與凝先出，既而相遇於帳門之外，因與分手俱歸。俄而李筠等縱火與契丹交門，鼓槊相及。是日若齊至，與麻答相見，稍或躊躇，則悉爲俘矣。時論者以道布衣有至行，立公朝有重望，其陰報昭感，多此類也。

契丹攻入汴京，馮道由襄、鄧地區被召入朝，契丹國主就隨和地問他:“天下百姓，怎樣纔可解救?”馮道説:“這時的百姓，就是佛祖再返人間也不能解救，衹有皇帝救得了他們。”後來中原士大夫不至於受罪被殺，都是馮道和趙延壽暗中救護的結果。這年三月，馮道隨契丹人北去，和晋國的王公大臣一起抵達常山。不久契丹國主死去，永康王接着掌管契丹部衆。當永康王北去，留下他的本族人解里來據守常山。當時漢族將士群情激憤，於是協力趕走解里，隨即收復常山城。馮道率領同朝官員，四出安撫穩定人心，根據情況從便處理，使各種人都平安無事。有人推重他的功勞，馮道説:“我一個文臣能做什麽，全是衆將的努力啊。”馮道因爲德高望重，人們都把他的話當作準則，於是他就爲大衆挑選衆將中的功勛名將，以騎校白再榮暫時擔任他們的統帥，軍民因此安定下來，馮道在其中是起首要作用的。馮道在常山，見有被契丹人捉去的中原女子，就拿出金銀財寶贖回她們，都暫時安置在有尼姑的寺院中，然後一一打聽她們家人的下落而送回她們。又有一事，契丹先前留下馮道和李崧、和凝及文武官員等在常山，這年閏七月二十九日，契丹僞主下詔催召李崧，要他選出十名朝中名士前往木葉山辦理祭祀。契丹將領麻答召馮道等到帥營，準備告知他們，李崧偶然先到，得知詔令的内容，現出恐懼的神色。麻答準備第二天把李崧和其他朝士一起送走，李崧就没等馮道，與和凝先退出，隨後在軍帳門外和馮道相遇，於是各自分手全回到家中。不一會兒，李筠等放火，與契丹人混戰，刀槍相見。這天要是他們一起到達，和麻答相見，再稍有停留，就會全被俘去了。當時評論的人認爲馮道爲平民時有超

人的品性，在朝廷爲官有崇高的聲望，他感通神靈而受到暗中保佑，他的事迹大都是這一類。

及自常山入覲，漢祖嘉之，拜守太師。乾祐中，道奉朝請外，平居自適。一日，著《長樂老自敘》云：

余世家宗族，本始平、長樂二郡，歷代之名實，具載於國史家牒。余先自燕亡歸晉，事莊宗、明宗、閔帝、清泰帝，又事晉高祖皇帝、少帝。契丹據汴京，爲戎主所制，自鎮州與文武臣僚、馬步將士歸漢朝，事高祖皇帝、今上。顧以久叨禄位，備歷艱危，上顯祖宗，下光親戚。亡曾祖諱湊，累贈至太傅，亡曾祖母崔氏，追封梁國太夫人；亡祖諱炯，累贈至太師，亡祖母褚氏，追封吴國太夫人；亡父諱良建，秘書少監致仕，累贈至尚書令，母張氏，追封魏國太夫人。

余階自將仕郎，轉朝議郎、朝散大夫、銀青光禄大夫、金紫光禄大夫、特進、開府儀同三司。職自幽州節度巡官、河東節度巡官、掌書記，再爲翰林學士，改授端明殿學士、集賢殿大學士、太微宫使，再爲弘文館大學士，又充諸道鹽鐵轉運使、南郊大禮使、明宗皇帝 晉高祖皇帝山陵使，再授定國軍節度、同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一爲長春宫使，又授武勝軍節度、鄧 隨 均 房等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官自攝幽府參軍、試大理評事、檢校尚書祠部郎中兼侍御史、檢校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檢校太師、兼侍中，又授檢校太師、兼

當馮道從常山入京朝見，漢高祖贊賞他，任命爲守太師。乾祐年間，馮道除了入朝拜見皇帝以外，平時獨居家中消遣。一天，寫了一篇《長樂老自敘》，全文如下：

我出身於世代承襲的宗族，出自始平、長樂二郡，歷代人的聲名業績，都記載於國史和家譜。我先由燕地逃奔到晉地，效力於唐莊宗、明宗、閔帝、清泰帝，又效力於晉高祖皇帝、少帝。契丹人占領汴京，我受到契丹國主的控制，從鎮州和文武官員、馬步將士投奔漢朝，效力於高祖皇帝、今皇帝。想來已久居官位，經歷各種艱難困苦，上使祖宗榮耀，下使親屬有光彩。已故曾祖父名湊，最終贈官至太傅，已故曾祖母崔氏，追封爲梁國太夫人；已故祖父名炯，最終贈官至太師，已故祖母褚氏，追封爲吴國太夫人；已故父親名良建，曾以秘書少監官銜退休，最終贈官至尚書令，母親張氏，追封魏國太夫人。

我的官階由將仕郎升爲朝議郎、朝散大夫、銀青光禄大夫、金紫光禄大夫、特進、開府儀同三司。我的職務由幽州節度巡官、河東節度巡官、掌書記，兩次任翰林學士，改任端明殿學士、集賢殿大學士、太微宫使，兩次任弘文館大學士，又充任諸道鹽鐵轉運使、南郊大禮使、明宗皇帝 晉高祖皇帝山陵使，兩次被任命爲定國軍節度、同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擔任過一次長春宫使，又被任命爲武勝軍節度、鄧 隨 均 房等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我的加官自攝幽府參軍、試大理評事、檢校尚書祠部郎中兼侍御史、檢校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檢校太師、兼侍中，又授予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我的正任官職由行臺中書舍人，兩次任户部侍郎，轉任兵部侍郎、中書侍郎，兩次任門下侍郎、刑部吏部尚書、右僕射，三次任司空，兩次在中書省

中書令。正官自行臺中書舍人，再爲户部侍郎，轉兵部侍郎、中書侍郎，再爲門下侍郎、刑部吏部尚書、右僕射，三爲司空，兩在中書，一守本官，又授司徒、兼侍中，賜私門十六戟，又授太尉、兼侍中，又授戎太傅，又授漢太師。爵自開國男至開國公、魯國公，再封秦國公、梁國公、燕國公、齊國公。食邑自三百户至一萬一千户，食實封自一百户至一千八百户。勛自柱國至上柱國。功臣名自經邦致理翊贊功臣至守正崇德保邦致理功臣、安時處順守義崇静功臣、崇仁保德寧邦翊聖功臣。

先娶故德州户掾褚諱濆女，早亡；後娶故景州弓高縣孫明府諱師禮女，累封蜀國夫人。亡長子平，自秘書郎授右拾遺、工部度支員外郎；次子吉，自秘書省校書郎授膳部金部職方員外郎、屯田郎中；第三亡子可，自秘書省正字授殿中丞、工部户部員外郎；第四子幼亡；第五子義，自秘書郎改授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中丞，充定國軍衙内都指揮使，職罷改授朝散大夫、左春坊太子司議郎，授太常丞；第六子正，自協律郎改授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中丞，充定國軍節度使，職罷改授朝散大夫、太僕丞。長女適故兵部崔侍郎諱衍子太僕少卿名絢，封萬年縣君；三女子早亡。二孫幼亡。唐長興二年敕，瀛州景城縣莊來蘇鄉改爲元輔鄉，朝漢里爲孝行里。洛南莊貫河南府洛陽縣三州鄉

供職，一次是守本官，又授予司徒、兼侍中，賜給十六枝戟立於宅第門前，後又授予太尉、兼侍中，又授契丹太傅，又授漢國太師。我的爵位由開國男升到開國公、魯國公，又封秦國公、梁國公、燕國公、齊國公。食邑由三百户增加到一萬一千户，實際享受的租賦由一百户增加到一千八百户。我的功勛官號由柱國升到上柱國。我的功臣名號由經邦致理翊贊功臣提高到守正崇德保邦致理功臣、安時處順守義崇静功臣、崇仁保德寧邦翊聖功臣。

我最初娶已故德州户曹掾褚濆的女兒爲妻，很早就去世了；後又娶了已故景州弓高縣令孫師禮的女兒，她的封號一直加到蜀國夫人。已故的長子名平，由秘書郎任命爲右拾遺、工部度支員外郎；次子名吉，由秘書省校書郎授膳部金部職方員外郎、屯田郎中；已故第三子名可，由秘書省正字任命授殿中丞、工部户部員外郎；第四子很小就死了；第五子名義，由秘書郎改授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中丞，充定國軍衙内都指揮使，解除原職後改授朝散大夫、左春坊太子司議郎，授太常丞；第六子名正，由協律郎改授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中丞，充定國軍節度使，解除原職後改授朝散大夫、太僕丞。長女嫁給已故兵部侍郎崔衍的兒子太僕少卿崔絢，封爲萬年縣君；有三個女兒早死。有兩個孫兒幼年喪命。唐長興二年下詔，瀛州景城縣莊園所在的來蘇鄉改名元輔鄉，朝漢里改名孝行里。洛南莊園所在的河南府洛陽縣三州鄉靈臺里，奉晋朝天福五年詔令，三州鄉改名上相鄉，靈臺里改名中台里，當時我任守司徒、兼侍中；又奉天福八年詔令，上相鄉

靈臺里，奉晋天福五年敕，三州鄉改爲上相鄉，靈臺里改爲中台里，時守司徒、兼侍中；又奉八年敕，上相鄉改爲太尉鄉，中台里改爲侍中里，時守太尉、兼侍中。

改名太尉鄉，中台里改名侍中里，當時我任守太尉、兼侍中。

靜思本末，慶及存亡，蓋自國恩，盡從家法。承訓誨之旨，關教化之源，在孝于家，在忠于國，口無不道之言，門無不義之貨。所願者下不欺于地，中不欺于人，上不欺于天，以三不欺爲素。賤如是，貴如是，長如是，老如是。事親、事君、事長、臨人之道，曠蒙天恕，累經難而獲多福，曾陷蕃而歸中華，非人之謀，是天之祐。六合之内有幸者，百歲之後有歸所，無以珠玉含，當以時服斂，以籧篨葬，及擇不食之地而葬焉，以不及于古人故。祭以特羊，戒殺生也，當以不害命之物祭。無立神道碑，以三代墳前不獲立碑故。無請謚號，以無德故。又念自賓佐至王佐及領藩鎮時，或有微益于國之事節，皆形于公籍，所著文章篇咏，因多事散失外，收拾得者，編于家集。其間見其志，知之者，罪之者，未知衆寡矣。有莊、有宅、有群書，有二子可以襲其業。于此日五盥，日三省，尚猶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爲子、爲弟、爲人臣、爲師長、爲夫、爲父，有子、有猶子、有孫，奉身即有餘矣。爲時乃不足，不足者何？不能爲大君致一統、定八方，誠有愧于歷職歷官，何以答乾坤之施。時開一卷，時飲一杯，食味、别聲、被

冷靜思考一生的經歷，生者亡人都得到幸福，這是出自國家的恩惠，全由於家庭的教育。我承蒙教誨的要義，有關教化的根本，這就是在家孝敬，在國忠誠，口中不講不道德的話，家中没有不義之財。我所希望做到的是下不欺地，中不欺人，上不欺天，以這三不欺爲本。貧賤時是這樣，顯貴時是這樣，壯年時是這樣，衰老時是這樣。這是我對待親老、對待君主、對待長者、統率部屬的原則，得到上天特大的寬容，多次經歷災難却得享大福，曾經失身外邦但終返中原，這不是人爲的謀劃，是上天的保佑。天地四方之間有幸的人，百歲歸天後有葬身之地。不要用珠玉入葬，當用通常的衣服遮體，用粗竹席裹尸，并選擇不能種植的地方安葬，這是因爲我比不上古人的緣故。祭祀本用牛羊作供品，以殺生爲戒，應當用不傷生命的物品供祭。不要在墓前立神道碑，這是因遠古三代的人墓前都没有立碑的緣故。不要請求朝廷賜謚號，這是因我没有德行的緣故。又考慮到自任幕僚到朝廷相臣以及統率軍鎮時，偶爾有對國家稍有益的事情，都見於官府文書，我所寫的文章詩歌，除因戰亂多事散失外，將收集到的編入私家的詩文集中。從中可看到我的志向，賞識的人，指責的人，就不知誰多誰少了。我擁有莊園、住宅、大量的書籍，有兩個兒子可繼承家業。在這裏每天五次洗沐保持自身的整潔，又每天從三個方面檢查自己的行爲，還能每天學到原來不懂的知識，一月中不忘温習已知學問。我有爲子、爲弟、爲人臣、爲師長、爲丈夫、爲父親的多重身份，有兒子、有侄子、有孫子，作爲一身的供養是有餘

色，老安于當代耶！老而自樂，何樂如之！時乾祐三年朱明月長樂老序云。

了。但就時世而言就不足了，不足的是什麽呢？不能够助國君達到天下統一、八方安寧，實在有愧於歷任的官職，怎能報答天地賜給的恩惠。時時讀一卷書，時時喝一杯酒，品嘗佳肴，欣賞音樂，身着美衣，在當代就這樣安度晚年啦！晚年能自尋歡樂，這是多麽可喜的事呀！乾祐三年立夏，長樂老自述。

及太祖平内難，議立徐州節度使劉贇爲漢嗣，遣道與秘書監趙上交、樞密直學士王度等往迎之。道尋與贇自徐赴汴，行至宋州，會澶州軍變。樞密使王峻遣郭崇領兵至，屯于衙門外，時道與上交等宿于衙内。是日，贇率左右甲士闔門登樓，詰崇所自，崇言太祖已副推戴。左右知其事變，以爲道所賣，皆欲殺道等以自快。趙上交與王度聞之，皆惶怖不知所爲，唯道偃仰自適，略無懼色，尋亦獲免焉。道微時嘗賦詩云："終聞海岳歸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至是其言驗矣。廣順初，復拜太師、中書令，太祖甚重之，每進對不以名呼。及太祖崩，世宗以道爲山陵使。會河東劉崇入寇，世宗召大臣議欲親征，道諫止之，世宗因言："唐初，天下草寇蜂起，并是太宗親平之。"道奏曰："陛下得如太宗否？"世宗怒曰："馮道何相少也。"乃罷。及世宗親征，不令扈從，留道奉太祖山陵。時道已抱疾。及山陵禮畢，奉神主歸舊宫，未及祔廟，一夕薨於其第，時顯德元年四月十七日也，享年七十有三。世宗聞之，輟視朝三日，册贈尚書令，追封瀛王，謚曰文懿。

當周太祖平息内部動亂，商定擁立徐州節度使劉贇爲漢朝的新君，派馮道和秘書監趙上交、樞密直學士王度等前往迎接。馮道隨後和劉贇由徐州前往汴京，走到宋州時，正逢澶州發生兵變。樞密使王峻派郭崇率兵抵達，集結在衙門外，這時馮道和趙上交等都住宿在衙門内。這天，劉贇率身邊武士閉門登樓，追問郭崇來這裏的目的，郭崇説周太祖已經受到擁戴。劉贇身邊的人知道大事發生變化，認爲是被馮道出賣，都想殺掉馮道等人以自快。趙上交和王度聽説後，都畏懼恐慌，不知所措，衹有馮道行動自如，一點没有畏懼的神色，隨後還是得以脱難。馮道地位低下時曾作了一首詩説："終聞海岳歸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到這時他的話果然應驗了。廣順初年，馮道又被任命爲太師、中書令，太祖很尊重他，在他進奏論事時都不稱呼姓名。當太祖去世，世宗任命馮道爲山陵使。正逢河東劉崇進犯，世宗召大臣商議，打算親征，馮道進行勸阻，世宗就説："唐朝初年，天下草寇蜂擁而起，都是由太宗親自平定的。"馮道上奏説："陛下能做到和唐太宗一樣不？"世宗發怒説："馮道太小看我了。"於是就散朝。當世宗親征，不讓馮道隨從，留下他供奉太祖的陵墓。這時馮道已經患病。當太祖陵墓的各項儀式結束，馮道把太祖的神位送回舊居的宫殿，還没來得及送入祖廟合祭，一天傍晚在自己府中去世，這時是顯德元年四月十七日，享年七十三歲。世宗得知，中止朝會三天，下詔追贈爲尚書令，追封爲瀛王，謚作文懿。

道歷任四朝，三入中書，在相位二十餘年，以持重鎮俗爲己任，未嘗

馮道歷任四朝，三次入中書省供職，在相位二十多年，以守成持重穩定天下爲自己的職責，

以片簡擾於諸侯。平生甚廉儉，逮至末年，閨庭之內，稍徇奢靡。其子吉，尤恣狂蕩，道不能制。識者以其不終令譽，咸嘆惜之。

從沒有用一紙文書干預各地方長官。平生很廉潔簡樸，到了晚年，家庭之中，逐漸走向奢侈浪費。他的兒子馮吉，尤其任意妄爲，放蕩不羈，馮道不能制止。有識之士因馮道的美名沒能保持到最後，都替他惋惜。

史臣曰：道之履行，鬱有古人之風；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體。然而事四朝，相六帝，可得爲忠乎！夫一女二夫，人之不幸，況於再三者哉！所以飾終之典，不得謚爲“文貞”、“文忠”者，蓋謂此也。

史臣曰：馮道的操行，大有古人的風範；馮道的器度，很符合大臣的標準。然而效勞四朝，輔佐六帝，能稱得上忠嗎！作爲一個女子嫁了兩個丈夫，已是不幸的事了，何況接二連三嫁人呢！所以馮道死後追加的恩典，不能謚作“文貞”、“文忠”這一類名號，就是針對上述事件而言的。

#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七(周書十八)

## 列傳第七

### 盧文紀

盧文紀，字子持，京兆萬年人也。長興末，爲太常卿。文紀形貌魁偉，語音高朗，占對鏗鏘，健於飲啖。奉使蜀川，路由岐下，時唐末帝爲岐帥，以主禮待之，觀其儀形旨趣，遇之頗厚。清泰初，中書闕輔相，末帝訪之於朝，左右曰："臣見班行中所譽，當大拜者，姚顗、盧文紀、崔居儉耳。"或品藻三人才行，其心愈惑。末帝乃俱書當時清望達官數人姓名，投琉璃缶中，月夜焚香，禱請於天。旭旦以箸挾之，首得文紀之名，次即姚顗。末帝素已期待，歡然命之，即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與姚顗同升相位。時朝廷兵革之後，宗社甫寧，外寇内侵，强臣在境。文紀處經綸之地，無輔弼之謀，所論者愛憎朋黨之小瑕，所糾者銓選擬掄之微纇。時有蜀人史在德爲太常丞，出入權要之門，評品朝士，多有譏彈，乃上章云："文武兩班，宜選能進用。見在軍都將校、朝廷士大夫，并請閱試澄汰，能者進用，否者黜退，不限名位高下。"疏下中書，文紀以爲非己，怒甚，召諫議大夫盧損爲覆狀，辭旨蕪漫，爲衆所嗤。

盧文紀，字子持，京兆萬年人。長興末年，任太常卿。文紀的外表魁偉，語音高亢爽朗，應對明快有力，酒量飯量很大。奉命出使蜀川，途經鳳翔，當時唐末帝爲鳳翔節度使，用賓主的禮節接待他，欣賞他的儀表志向，對待他很優厚。清泰初年，中書省輔相職位空缺，末帝向朝臣們徵求意見，近臣說："我見朝官們稱道的人中，可擔當大任的人不過姚顗、盧文紀、崔居儉罷了。"有人品評這三人的才幹品性，末帝的心中更拿不定主意。於是末帝把當時幾位聲望清明、地位崇高的官員姓名寫下來，投入琉璃瓦器中，在一明月夜焚香，向上天禱告，請求上帝安排。第二天日出時，末帝用筷子夾取，首先得到文紀的姓名，其次就是姚顗。末帝早就對他們抱有期望，愉快地加以委任，當即任命文紀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和姚顗同時晋升相位。當時朝廷經歷戰事以後，内部剛剛安定，在邊境有外敵的進犯，境内有仗勢不順的强臣。文紀身任籌劃國務的職位，没有輔助朝政的謀略，所評論的衹是愛憎之間、同類結交的小毛病，所檢舉的衹是品評官員、安排職任的小缺點。當時有位名叫史在德的蜀人任太常丞，出入有權有勢官員的門庭，品評朝中人士，常有譏諷指責，隨後又上奏說："文武兩班官員，應選有才幹的人提拔任用。現任各軍將校、朝廷士大夫，都請考察清理，有才能的人就提拔任用，無才能的人就貶降斥退，不受名位高下的限制。"末帝把他的奏書交付中書省，文紀見到後認爲是責難自己，十分惱怒，召諫議大夫盧損來批答奏狀，詞意繁雜而不着邊

際，遭到衆人的譏諷。

三年夏，晉祖引契丹拒命，既而大軍挫衄，官寨受圍。八月，親征，過徽陵，拜於闕門，休於仗舍。文紀扈從，帝顧謂之曰："朕聞主憂臣辱，予自鳳翔來，首命卿爲宰相，聽人所論，將謂便致太平，今寇孽紛紛，令萬乘自行戰賊，於汝安乎?"文紀惶恐致謝。時末帝季年，天奪其魄，聲言救寨，其實倦行。初次河陽，召文紀、張延朗謀議。文紀曰："敵騎倏往忽來，無利則去，大寨牢固，足以枝梧，况已有三處救兵，可以不戰而解，使人督促，責以成功，輿駕且駐河橋，詳觀事勢。况地處舟車之要，正當天下之心，必若未能解圍，去亦非晚。"會延朗與趙延壽款密，傍奏曰："文紀之言是也。"故令延壽北行，末帝坐俟其敗。

清泰三年夏，晉高祖聯絡契丹對抗朝廷，不久朝廷大軍失利，官軍營寨被包圍。八月，末帝親征，經過唐明宗的陵墓徽陵，在陵廟前門進行拜祭，隨後在侍衛室休息。文紀隨從末帝，末帝望了望他説："我聽説君主有憂是臣下的恥辱，我由鳳翔入京，首先任命你爲宰相，聽他人的評論，預言即將達到太平，現在外敵亂黨紛紛出動，致使皇帝親自出馬和叛賊作戰，對你來説能心安嗎?"文紀惶恐不安地告罪。當時末帝已到晚年，上天奪走了他的神氣，聲言救援官軍營寨，其實厭倦行軍作戰。剛抵達河陽，就召來文紀、張延朗謀議。文紀説："敵人的騎兵忽來忽往，没有好處就撤走了，我軍的大寨牢固，足以應付，何况已有三處救兵，可以不戰而解圍，衹需派人督促，要求他們必須成功，陛下暫時停留在河橋，審察形勢變化。何况這裏地處水陸交通要道，正當全國的中心，即使不能解圍，再去也不遲。"恰好張延朗和趙延壽情投意合，就附和文紀而上言説："文紀的意見是正確的。"所以就令延壽北上，末帝坐着等待失敗。

晉祖入洛，罷相爲吏部尚書，再遷太子少傅。少帝嗣位，改太子太傅。漢祖登極，轉太子太師。時朝官分司在洛，雖有留臺御史，紀綱亦多不整肅，遂敕文紀别令檢轄。侍御史趙礪及糾分司朝臣中有行香拜表疏怠者，楊邠怒，凡疾病不在朝謁者，皆與致仕官。時文紀别令檢轄之職，頗甚滋章，因疾請假，復爲留臺所奏，遂以本官致仕。廣順元年夏卒，年七十六。贈司徒，輟視朝二日。文紀平生積財巨萬，及卒，爲其子龜齡所費，不數年間，以至蕩盡，由是多藏者以爲誡焉。

晉高祖進入洛陽，解除文紀的相職，任爲吏部尚書，又改爲太子少傅。少帝繼位，改任他爲太子太傅。漢高祖登帝位，轉任太子太師。當時朝官在洛陽分司官署中任職，雖有留臺御史監察，法紀也多不嚴整，於是責成文紀另行檢察約束。當侍御史趙礪檢舉分司官署的朝臣中有人在行香上表的儀式上懈怠粗疏，楊邠大怒，凡生病没有參加朝見的人，都給一個官銜强制退休。這時文紀另行檢察約束的職事，已十分明瞭，因病請假，又被留臺官員舉報，於是令他以原任官銜退休。廣順元年夏，文紀去世，享年七十六歲。朝廷追贈他爲司徒，中止朝會兩天。文紀一生積累的財富價值數萬，當他死後，被他的兒子龜齡揮霍，没過幾年，就被一掃而光，因此儲積豐富的人家以他的事例作爲警戒。

## 馬裔孫

馬裔孫，字慶先，棣州滴河人。唐末帝即位，用爲翰林學士、户部郎

馬裔孫，字慶先，棣州滴河人。唐末帝即位，任命他爲翰林學士、户部郎中、知制誥，賜

中、知制誥，賜金紫；未滿歲，改中書舍人、禮部侍郎，皆帶禁職。尋拜中書侍郎、平章事。裔孫純儒，性多凝滯，遽登相位，未悉朝廷舊事。初，馮道罷同州入朝，拜司空。唐朝故事，三公爲加官，無單拜者，是時朝議率爾命道，制出，或曰“三公正宰相，便合參大政”；又云“合受册”。衆言籍籍。盧文紀又欲祭祀時便令掃除，馮道聞之曰：“司空掃除，職也，吾無所憚。”既而知非乃止。

予金魚符和紫色官服；没到一年，改任中書舍人、禮部侍郎，都兼任内廷職務。不久任命爲中書侍郎、平章事。裔孫是個純粹的儒士，在許多方面養成拘泥的習性，驟然登上相位，對朝廷事務的舊規不瞭解。先前，馮道解除同州的職任後入朝，任命爲司空。按唐朝慣例，司空等三公是加授官，没有單獨任命的先例，這時朝廷輕率地決定授予馮道，詔令公布後，有人説“三公是正宰相，就應當參掌朝廷大政；”又説“應當用授予册書的儀式任命”。衆人的意見紛紛。盧文紀又打算祭祀時就讓馮道擔任掃除，馮道得知後説：“司空擔任掃除，也是一項職責，我無所顧忌。”後來知道不妥纔作罷了。

劉昫爲僕射，性剛，群情嫉之，乃共贊右常侍孔昭序論行香次第，言：“常侍侍從之臣，行立合在僕射之前。”疏奏，下御史臺定例。同光已來，李琪、盧質繼爲僕射，質性輕脱，不能守師長之體，故昭序輕言。裔孫以群情不悦劉昫、馮道，欲微抑之，乃責臺司，須檢則例，而臺吏言：“舊不見例，據南北班位，即常侍在前。”俄屬國忌，將就列未定，裔孫即判臺狀曰：“既有援據，足可遵行，各示本官。”劉昫怒，揮袂而退。自後日責臺司定例，崔居儉謂南宫同列曰：“從昭序言語，是朝廷人總不解語也。且僕射師長也，中丞大夫就班修敬，常侍班在南宫六卿之下，况僕射乎。已前騎省年深，望南宫工部侍郎如仰霄漢，痴人舉止，何取笑之深耶！”衆聞居儉言，紛議稍息。文士哂裔孫堂判有“援據”二字，其中書百職，裔孫素未諳練，無能專决，但署名而已。又少見賓客，時人目之爲“三不開”，謂口不開、印不開、門不開也。

劉昫任僕射，性情剛直，衆人心中憎恨他，於是共同附和右常侍孔昭序提議的行香儀式中官員的先後次序，他們説：“常侍是皇帝身邊的侍從官員，行進站班都應在僕射的前面。”奏章進呈後，交付御史臺訂立體例。同光年間以來，李琪、盧質相繼任僕射，盧質的性情輕佻，不能保持師長的風範，所以昭序不加考究地提出意見。裔孫因群情不滿劉昫、馮道，準備稍加壓制，就責成御史臺，檢索以前的法規事例，而御史臺官員説：“以往不見有先例，根據南北兩班列位的次序，就是常侍在前。”不久正逢先皇帝的忌辰，百官將就位行禮但次序還没排定，裔孫就在御史臺的報告上批示説：“既有援據，完全可以遵照施行，分别通報本官。”劉昫發怒，一抖衣袖就走了。從這以後每天督促御史臺官員制定體例，崔居儉對尚書省的同僚們説：“假如依從昭序的意見，那就是整個朝廷的人都不明事理了。况且僕射是百官師長，御史中丞及大夫都得排班就位表示禮敬，常侍的地位在尚書省六部尚書之下，何况是僕射呢。前人任散騎常侍多年，想做一個尚書工部侍郎都如登天一般不易，痴人的行爲，多麽讓人嗤笑啊！”衆人聽到居儉的話，雜亂的議論漸漸平息。文士們嘲笑裔孫代表中書省作的批示中有“援據”二字，關於中書省的各種職事，裔孫向來不熟習，没法獨自裁决，衹有署名而已。又少見賓客，當時人稱他爲“三不開”，

及太原事起，唐末帝幸懷州，裔孫留司在洛。未幾，趙德鈞父子有異志，官寨危急，君臣計無所出。俄而裔孫自洛來朝，衆相謂曰："馬相此來，必有安危之策。"既至，獻綾三百匹，卒無獻可之言。晉祖受命，廢歸田里。

裔孫好古，慕韓愈之爲人，尤不重佛。及廢居里巷，追感唐末帝平昔之遇，乃依長壽僧舍讀佛書，冀申冥報。歲餘枕籍黄卷中，見《華嚴》、《楞嚴》，詞理富贍，繇是酷賞之，仍抄撮之，相形於歌咏，謂之《法喜集》。又纂諸經要言爲《佛國記》，凡數千言。或嘲之曰："公生平以傅奕、韓愈爲高識，何前倨而後恭，是佛佞公耶？公佞佛耶？"裔孫笑而答曰："佛佞予則多矣。"

李崧相晉，用李專美爲贊善，裔孫以賓客致仕，專美轉少卿，裔孫得太子詹事。晉、漢公卿以裔孫好爲文章，皆忻然待之。太祖即位，就加檢校禮部尚書、太子賓客，分司在洛。每閉關養素，唯事謳吟著述。嗜八分書，往來酬答，必親札以衒其墨迹。裔孫將卒之前，睹白虺緣于庭槐，驅之失所在。裔孫感賦鵩之文，作《槐蟲賦》以見志。廣順三年秋七月，卒於洛陽。詔贈太子少傅，輟視朝一日。

裔孫初爲河中從事，因事赴闕，宿於邏店。其地有上邏神祠，夜夢神見召，待以優禮，手授二筆，其筆一大一小，覺而異焉。及爲翰林學士，裔孫以爲契鴻筆之兆。旋知貢舉，私自謂曰："此二筆之應也。"洎入中書

指的是口不開、印不開、門不開。

當太原發生事變，唐末帝前往懷州，裔孫留在洛陽管理各部官署。不久，趙德鈞父子懷有二心，官軍營寨十分危急，末帝君臣想不出計策。不久裔孫由洛陽前來朝見，衆人相互轉告說："馬丞相這次來，必有關係到安危的重大決策。"當他到達後，貢獻三百匹綾，始終没有提出可行性建議。晉高祖即位後，裔孫罷官還鄉。

裔孫好古，仰慕韓愈的爲人，尤其不看重佛教。當他罷官後閑居鄉間，懷念唐末帝往常的待遇，於是寄居長壽僧舍讀佛經，試圖以此尋求對他身後的報應。一年多時間他都沉浸在佛經中，見《華嚴經》、《楞嚴經》富有文氣哲理，因此極其稱賞，并摘取其中的詞義，表現於詩歌中，取名爲《法喜集》。又合編各經精要的片斷成《佛國記》一書，共有數千字。有人嘲笑他說："你一生把傅奕、韓愈視作見識卓絶的人，爲什麽對佛法先前傲視而後又敬重，是佛迎合你呢？還是你迎合佛呢？"裔孫帶笑回答說："佛迎合我的地方就太多了。"

李崧任晉朝宰相後，任用李專美爲贊善，裔孫以賓客身份退休，專美改任少卿，裔孫任太子詹事。晉朝、漢朝的公卿因裔孫好作文章，都樂意結交他。周太祖即位，在他原職上加授檢校禮部尚書、太子賓客，在别都洛陽的分司官署中任職。他常閉門修養身心，衹致力於吟詩寫作。他酷愛八分體書法，往來應酬的文書，必親自執筆以炫耀自己的書法。裔孫臨死之前，看見小白蛇攀附在庭院的槐樹上，一驅趕就不知去向。裔孫聯想到漢代賈誼的《鵩鳥賦》一文，作了一篇《槐蟲賦》來表達自己的心意。廣順三年秋七月，裔孫在洛陽去世。太祖下詔追贈他爲太子少傅，中止朝會一天。

裔孫先前任河中從事，因事進京，在邏店住宿。這地方有座上邏神祠，裔孫夜間夢見神召唤自己，用寬和的態度相待，親自授予兩枝筆，這筆一大一小，裔孫醒來後感到神奇。當他任翰林學士，裔孫以爲是應了神筆的預兆。隨即又受命主持科舉，他又私下自語説："這是兩枝神筆的

上事，堂吏奉二筆，熟視大小如昔時夢中所授者。及卒後旬日，有侍婢靈語，一如裔孫聲氣，處分家事，皆有倫理，時人奇之。

應驗啊。”到他入中書省任職時，省中官吏進上兩枝筆，裔孫細看大小和先前夢中神授的一樣。當他死後十來天，有侍女自言自語，完全和裔孫的聲氣相同，安排家中事務，都有條理，當時人都覺神奇。

## 和凝

和凝，字成績，汶陽須昌人也。九代祖逢堯，唐高宗時爲監察御史，自逢堯之下，仕皆不顯。曾祖敞、祖濡，皆以凝貴，累贈太師。父矩，贈尚書令。矩性嗜酒，不拘禮節，雖素不知書，見士未嘗有慢色，必罄家財以延接。凝幼而聰敏，姿狀秀拔，神彩射人。少好學，書一覽者咸達其大義。年十七舉明經，至京師，忽夢人以五色筆一束以與之，謂曰：“子有如此才，何不舉進士？”自是才思敏贍，十九登進士第。滑帥賀瓌知其名，辟置幕下。

和凝，字成績，汶陽須昌人。九世祖名逢堯，在唐高宗時任監察御史，從逢堯以後，官位都不高。曾祖父敞、祖父濡，都因和凝的顯貴，最終追贈爲太師。父親名矩，追贈爲尚書令。矩好酒成性，不拘禮節，雖然從來不看書學習，見到讀書人從没有輕視的神色，必盡家中錢財來迎請接待。和凝從小聰明機靈，身材高，相貌清秀，光彩照人。他從小好學，各種書籍衹要看過一遍就能明白其中的主要意義。十七歲時應考明經科，來到京城，忽有一天夢見有人給予自己一束五色筆，并對他説：“你有這樣高的才氣，爲什麼不考進士科？”從此他的才思敏鋭充沛，十九歲時考中進士。滑州節度使賀瓌知道他的名氣，召來安排在自己軍府中。

凝善射，時瓌與唐莊宗相拒於河上，戰胡柳陂，瓌軍敗而北，唯凝隨之。瓌顧曰：“子勿相隨，當自努力。”凝泣而對曰：“丈夫受人知，有難不報，非素志也，但恨未有死所。”旋有一騎士來逐瓌，凝叱之，不止，遂引弓以射，應弦而斃，瓌獲免。既而謂諸子曰：“昨非和公，無以至此。和公文武全才而有志氣，後必享重位，爾宜謹事之。”遂以女妻之，由是聲望益隆。後歷鄆、鄧、洋三府從事。

和凝擅長射箭，當時賀瓌和唐莊宗在黄河岸上對壘，在胡柳陂大戰，賀瓌兵敗而逃，衹有和凝追隨他。賀瓌回頭對他説：“你不要跟着我，應自奔前程。”和凝流淚回答説：“大丈夫受人看重，遇人有難時不能盡力回報，這不是我向來的心意，我衹遺憾没有以死相報的機會。”隨即有一騎士來追賀瓌，和凝大聲呵叱，那騎士仍不停下來，和凝就開弓放箭，騎士中箭而倒，賀瓌得以脱身。後來賀瓌對衆兒子説：“先前要不是和公，我就不能到這裏了。和公文武全才而有志氣，今後必有很高地位，你們要禮貌地待他。”隨後就把女兒嫁給和凝，從此他的聲望更高。後來和凝歷任鄆、鄧、洋三府從事。

唐天成中，入拜殿中侍御史，歷禮部、刑部二員外，改主客員外郎、知制誥，尋詔入翰林充學士，轉主客郎中充職，兼權知貢舉。貢院舊例，放榜之日，設棘於門及閉院門，以防下第不逞者。凝令徹棘啓門，是

唐朝天成年間，和凝入京被任命爲殿中侍御史，歷任禮部、刑部二員外郎，改任主客員外郎、知制誥，不久令他入翰林院充學士，轉任主客郎中，充任館閣職務，兼權知貢舉。按貢院的慣例，放榜的那天，都要在門前設置荆棘叢并關閉院門，以防落榜人中不法分子的騷動。和凝下

日寂無喧者，所收多才名之士，時議以爲得人。明宗益加器重，遷中書舍人、工部侍郎，皆充學士。

令撤去棘圍，打開院門，這天院門前十分平静，没人喧閙，所録取的許多是有才學有名望的人士，當時的輿論認爲選取了真正的人才。明宗對他更加器重，升爲中書舍人、工部侍郎，兩任上都充任學士一職。

晋有天下，拜端明殿學士，兼判度支，轉户部侍郎，會廢端明之職，復入翰林充承旨。晋祖每召問以時事，言皆稱旨。五年，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六年秋，晋高祖將幸鄴都，時襄州安從進反狀已彰，凝乃奏曰："車駕離闕，安從進或有悖逆，何以待之?"晋高祖曰："卿意如何?"凝曰："以臣料之，先人有奪人之心，臨事即不及也。欲預出宣敕十數道，密付開封尹鄭王，令有緩急即旋填將校姓名，令領兵擊之。"晋高祖從之。及聞唐、鄧奏報，鄭王如所敕，遣騎將李建崇、監軍焦繼勳等領兵討焉，相遇於湖陽，從進出於不意，甚訝其神速，以至於敗，由凝之力也。少帝嗣位，加右僕射。開運初，罷相守本官，未幾，轉左僕射。漢興，授太子太保。國初，遷太子太傅。顯德二年秋，以背疽卒於其第，年五十八。輟視朝兩日，詔贈侍中。

晋朝取得天下，任命和凝爲端明殿學士，兼判度支，轉任户部侍郎，當撤銷端明一職的建制，和凝再次入翰林院充任承旨。晋高祖常召見他，詢問當世的事務，和凝的議論都合晋高祖心意。天福五年，任命和凝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六年秋，晋高祖將前往鄴都，當時襄州安從進謀反的事態已很明顯，和凝就上奏説："陛下離開京城，萬一安從進發動叛亂，怎麽對付?"晋高祖問："你的意見怎樣?"和凝説："根據我的設想，應在和對手交戰前就打消他的意志，臨時設法就來不及了。我想預先拿出十幾道空白委任令，暗中交付開封尹鄭王，令他遇到緊急情況就立即填寫將校姓名，命他們率兵攻擊。"晋高祖同意了。當收到唐州、鄧州來的報告，鄭王遵照晋高祖的命令，派騎兵將領李建崇、監軍焦繼勳等率兵討伐，在湖陽和安從進相遇，從進出於意外，對朝廷大軍的神速深感驚訝，以至於失敗，這是因和凝出謀劃策而取得的成效。少帝繼位，加授右僕射。開運初年，解除相職守本官，不久，轉任左僕射。漢朝建立，任命和凝爲太子太保。周朝初年，升太子太傅。顯德二年秋，因背發惡瘡而死於私府，享年五十八歲。世宗中止朝會兩天，下詔追贈他爲侍中。

凝性好修整，自釋褐至登台輔，車服僕從，必加華楚，進退容止偉如也。又好延納後進，士無賢不肖，皆虚懷以待之，或致其仕進，故甚有當時之譽。平生爲文章，長於短歌艷曲。尤好聲譽，有集百卷，自篆於板，模印數百帙，分惠於人焉。

和凝生性喜歡修飾，從初任官職到升上相位，對車馬服飾隨從人員，都必加以美飾和整頓，進退舉止很有風采。他又喜歡接納資歷學識較淺的人，士人中不論是有德才或無學識的人，他都寬和有禮地對待他們，還幫助一些人步入官途，所以在當時很有聲譽。和凝一生中作有各體詩文，擅長短小的詩歌和艷麗的曲詞。他特别注重聲譽，有詩文集一百卷，親自篆書在印版上，印製了數百部，分贈他人。

長子峻，卒於省郎。次子峴，仕皇朝爲司勛員外郎。

和凝的長子名峻，在任尚書省郎官時去世。次子名峴，在宋朝任職，爲司勛員外郎。

## 蘇禹珪

蘇禹珪，字玄錫，其先出於武功，近世家高密，今爲郡人也。父仲容，以儒學稱於鄉里，唐末舉《九經》，補廣文助教，遷輔唐令，累贈太師。禹珪性謙和，虛襟接物，克構父業，以《五經》中第，辟遼州倅職，歷青、鄆從事，轉潞、并管記，累檢校官至户部郎中。漢高祖作鎮并門，奏爲兼判。開運末，契丹入汴，漢祖即位於晉陽，授中書侍郎、平章事。漢祖至汴，兼刑部尚書，俄加右僕射、集賢殿大學士。漢祖大漸，與蘇逢吉、楊邠等受顧命，立少主。明年，轉左僕射。三年冬，太祖入平内難，禹珪遁入都城，爲兵士所擄。翌日，太祖令人求之，既見，撫慰甚至，尋復其位。國初，加守司空，尋罷相守本官。世宗嗣位，封莒國公，未幾，受代歸第。顯德三年正月旦，與客對食之際，暴疾而卒，時年六十二。禹珪純厚長者，遭遇漢祖，及蘇逢吉夷滅，禹珪恬然無咎，時人以爲積善之報也。

子德祥，登進士第，累歷臺省。

蘇禹珪，字玄錫，他的先祖出自武功蘇氏，近代定居高密，現爲高密郡人。父親名仲容，在故鄉以儒學著稱，唐朝末年應考《九經》，補授廣文助教，升輔唐縣令，以後一直追贈到太師。禹珪性格謙和，虛心待人，能繼承父業，以《五經》學考取進士，被召爲遼州屬官，歷任青、鄆二州從事，轉任潞、并二州管記，官位一直升到檢校户部郎中。漢高祖擔任并門鎮帥時，保舉他爲兼判。開運末年，契丹攻入汴京，漢高祖在晉陽即位，任命禹珪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漢高祖到了汴京後，禹珪兼任刑部尚書，不久加授右僕射、集賢殿大學士。漢高祖病危時，禹珪和蘇逢吉、楊邠等同受遺命，擁立年少君主。第二年，轉任左僕射。乾祐三年冬，周太祖入京平息内亂，禹珪逃進都城，被兵士捉去。第二天，太祖令人訪尋他，相見後，給予很深切的安慰，隨即恢復他的職位。周朝初年，加授守司空，不久解除相職守本官。世宗繼位，封禹珪爲莒國公，不久，接受替代還家。顯德三年正月一日，在和賓客相對進餐的時候，突發急病而亡，時年六十二歲。禹珪是位純正寬厚的長者，受到漢高祖賞識，當蘇逢吉全家被殺時，禹珪安然無事，當時人認爲是他多行善事而得到的回報。

禹珪的兒子名德祥，考取進士，擔任過朝廷臺、省的多種職務。

## 景範

景範，淄州長山人。世宗之北征也，命爲東京副留守。車駕迴自河東，世宗以艱於國用，乃以範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判三司。範爲人厚重剛正，無所撓屈，然理繁治劇，非其所長，雖悉心盡瘁，終無稱職之譽。世宗知之，因其有疾，乃罷司計。尋以父喪罷相東歸。顯德三年冬，以疾卒於鄉里。優詔贈侍中，官爲立碑焉。

景範，淄州長山人。世宗北征的時候，任命他爲東京副留守。世宗由河東回京，因國家財政困難，就任命景範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判三司。景範爲人厚重剛正，毫不屈撓，但處理紛繁雜亂的事務，并不是他的專長，雖不顧身體盡心竭力，始終没有稱職的聲譽。世宗得知後，因爲他有病，就解除了他判三司一職。不久因父親去世解除相職東返故鄉。顯德三年冬，景範因病死於故鄉。世宗用詞意俱佳的詔書追贈他爲侍中，由官府爲他立碑。

史臣曰：夫以稽古之力，取秉鈞

史臣曰：用考求古制的能力而取得執政地位

之位者，豈常人乎！然文紀耽於貨殖，裔孫傷於齷齪，則知全其德者鮮矣。如成績之文彩，玄錫之履行，景範之純厚，皆得謂之君子儒矣。以之爰立，何用不臧。

的人，能說是普通的人麽！但盧文紀沉湎於經營謀利，馬裔孫有拘泥小節的毛病，我們就知道能使自己德行完美的人太少了。如和凝的文采，蘇禹珪的操行，景範的純正寬厚，都可以稱作高明的儒士了。用這樣的品行作爲立身根本，什麽行爲會不美呢。

#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八(周書十九)

## 列傳第八

### 王朴

王朴，字文伯，東平人也。父序，以朴貴，贈左諫議大夫。朴幼警慧，好學善屬文。漢乾祐中，擢進士第，解褐授校書郎，依樞密使楊邠，館於邠第。是時漢室寖亂，大臣交惡，朴度其必危，因乞告東歸。未幾，李業輩作亂，害邠等三族，凡游其門下者，多被其禍，而朴獨免。國初，世宗鎮澶淵，朝廷以朴爲記室。及世宗爲開封尹，拜右拾遺，充開封府推官。世宗嗣位，授比部郎中，賜紫。二年夏，世宗命朝廷文學之士二十餘人，各撰策論一首，以試其才。時朴獻《平邊策》，云：

唐失道而失吴、蜀，晋失道而失幽、并，觀所以失之由，知所以平之術。當失之時，莫不君暗政亂，兵驕民困，近者奸於內，遠者叛於外，小不制而至於大，大不制而至於僭。天下離心，人不用命，吴、蜀乘其亂而竊其號，幽、并乘其間而據其地。平之之術，在乎反唐、晋之失而已。必先進賢退不肖以清其時，用能去不能以審其材，恩信號令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恭儉節用以豐其財，徭役以時以阜其民。俟其倉廩實、器用

王朴，字文伯，東平人。父親名序，因王朴顯貴，追贈爲左諫議大夫。王朴從小機警聰明，好學習，善於寫文章。漢朝乾祐年間，考取進士，步入仕途，被任命爲校書郎，依附樞密使楊邠，寄居在楊邠府中。當時漢朝內部逐漸混亂，大臣互相仇視，王朴預料必有危險，於是請假東返家園。不久，李業等人作亂，殺了楊邠等三個家族的人，凡和他們交游的人，多遭遇這場災禍，衹有王朴得以脱身。周朝初年，世宗鎮守澶淵，朝廷任命王朴爲記室。當世宗任開封尹時，任命王朴爲右拾遺，充開封府推官。世宗繼位，任命他爲比部郎中，賜予紫色官服。顯德二年夏，世宗命朝廷中執掌文翰的官員二十多人，各撰策論一篇，以測試他們的才識。當時王朴進呈《平邊策》，文中説：

唐朝背離道義就喪失了吴、蜀地區，晋朝背離道義就喪失了幽、并地區，考察喪失國土的原因，明白收復邊地的策略。當喪失國土的時期，無不是君主昏暗，朝政混亂，將士跋扈，人民窮困，朝廷官員在內狼狽爲奸，遠方將帥在外反叛作亂，禍亂的苗頭不加制止就釀成大患，大患不能制止就導致犯上作亂。天下人心離散，人人不願盡力效忠，吴、蜀趁亂自立國號，幽、并趁機占據一方。平定這些地區的策略，在於糾正唐、晋的過失而已。首先必須引進賢明君子、斥退邪惡小人而使當代風氣清純，任用能力强的人、罷黜無能的人而獲得真實的人才，用仁厚誠信的政教使人心歸附，用賞功罰罪的

備、人可用而舉之。彼方之民，知我政化大行，上下同心，力强財足，人和將和，有必取之勢，則知彼情狀者願爲之間諜，知彼山川者願爲之先導。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與天意同，則無不成之功。

條令使臣民盡力，奉行儉約、節制開支而使財力豐足，徵調勞役不誤農時而使百姓富足。等到儲糧充足、軍械齊備、人力可用時就大舉進攻。對方的民衆，得知我國美好的政教風化普行天下，上下同心，力强財足，人和將和，有必勝的形勢，那麽瞭解對方情狀的人樂意充當間諜，熟悉對方地形的人樂意充當嚮導。對方的民衆和内地的民衆心意相同，也就是和天意相同；和天意相同，就没有不成功的事。

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今吴國，東至海，南至江，可撓之地二千里。從少備處先撓之，備東則撓西，備西則撓東，必奔走以救其弊，奔走之間，可以知彼之虚實、衆之强弱，攻虚擊弱，則所向無前矣。勿大舉，但以輕兵撓之。彼人怯，知我師入其地，必大發以來應，數大發則必民困而國竭，一不大發則我獲其利，彼竭我利，則江北諸州，乃國家之所有也。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揚我之兵，江之南亦不難而平之也。如此，則用力少而收功多。得吴，則桂、廣皆爲内臣，岷、蜀可飛書而召之；如不至，則四面并進，席卷而蜀平矣。吴、蜀平，幽可望風而至。唯并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須以强兵攻之，但亦不足以爲邊患，可爲後圖，候其便則一削以平之。

攻取的策略，先從薄弱環節下手。當今吴國，東至海岸，南至長江，可以進行擾亂的地帶達兩千里。先從防備薄弱處進攻，他防東部我就進攻西部，他防西部我就進攻東部，敵軍必往來奔波而救危急，在他們奔走的過程中，就可以瞭解對方的虚實、兵力的强弱，抓住虚弱的部分進行攻擊，就能所向無敵了。不用大舉進攻，衹用少量部隊進行擾襲。吴國人膽怯，得知我軍進入他們的境地，必然大量徵兵來作救援，經多次大規模徵調就必然造成民力困乏及國力枯竭，一不出動大軍我方就從中獲利，對方力盡，我方獲利，那麽長江以北各州，就必歸國家所有了。取得江北以後，就利用該地的民力，施展我軍的兵威，長江以南的地區也不難平定了。這樣，就會用力小而收效大。取得吴地後，那麽桂州、廣州地區的人都成爲國家的臣民，岷州、蜀州地區可傳書而招降；如不歸附，就四面同時進攻，如同捲席一般把蜀地平定。吴、蜀平定後，幽州地區可能會聞風歸順。衹有并州的人誓死爲敵，不可用恩義誠信感化，必須用强大武力進攻，但也不足以形成邊患，可作爲後一步的計劃，等有適宜的時機就一舉將它鏟平。

方今兵力精練，器用具備，群下知法，諸將用命，一稔之後，可以平邊，此歲夏秋，便可於沿邊貯納。臣書生也，不足以講大事，至於不達大體，

當前軍兵精練，戰具齊備，部屬明確法紀，衆將盡心竭力，一季豐收以後，可以平定邊地，今年夏秋，就可在沿邊地區收存儲備。我是一名書生，不足以考究國家大事，至於不識大體，不合靈活戰術的地方，望陛

不合機變，望陛下寬之。

世宗覽之，愈重其器識。未幾，遷左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

下寬恕。

世宗看了他的論策後，更加看重他的器量見識。不久，升任王朴爲左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

初，世宗以英武自任，喜言天下事，常憤廣明之後，中土日蹙，值累朝多事，尚未克復，慨然有包舉天下之志。而居常計事者，多不諭其旨，唯朴神氣勁峻，性剛決有斷，凡所謀畫，動愜世宗之意，繇是急於登用。尋拜左散騎常侍，充端明殿學士，知府如故。是時，初廣京城，朴奉命經度，凡通衢委巷，廣袤之間，靡不由其心匠。及世宗南征，以朴爲東京副留守，車駕還京，改户部侍郎兼樞密副使。未幾，遷樞密使、檢校太保。頃之，丁内艱，尋起復授本官。四年冬，世宗再幸淮甸，兼東京留守，京邑庶務，悉以便宜制之，比及還蹕，都下肅如也。六年三月，世宗令樹斗門於汴口，不逾時而歸朝。是日，朴方過前司空李穀之第，交談之頃，疾作而仆於座，遽以肩輿歸第，是夕而卒，時年四十五。世宗聞之駭愕，即時幸其第，及柩前，以所執玉鉞卓地而慟者數四。贈賻之類，率有加等，優詔贈侍中。

先前，世宗胸懷英雄大志，喜歡談論天下大事，常憤慨唐僖宗廣明年間以後，中原領土日益縮減，又逢歷朝事變多端，還没能收復失地，滿懷激情地立下統一天下的志向。但平時一起商議事務的人，多不理解他的心意，祗有王朴氣魄雄偉，秉性剛毅果斷，凡是他謀劃的事，總是符合世宗的心意，因此世宗急於提拔他。不久任命他爲左散騎常侍，充端明殿學士，知開封府事一職不變。這時，剛進行京城的擴建，王朴奉命策劃管理，凡大街小巷，擴展的規模範圍，無不是出自他的精心構思。當世宗南征，任命王朴爲東京副留守，世宗回京後，改任户部侍郎兼樞密副使。不久，升爲樞密使、檢校太保。没過多久，因母親去世離任，隨即又起用任原職。顯德四年冬，世宗再次親臨淮甸，王朴兼任東京留守，京都地區的各種事務，都根據情況決斷施行，到世宗返回時，京城秩序井然。六年三月，世宗命王朴到汴口設置閘門，没過預定工期就回到京城。返回的這天，王朴正到前司空李穀的府中拜訪，交談的時候，突然發病倒在座位上，立即用小轎抬回家，當晚就去世了，時年四十五歲。世宗得知後十分震驚，立刻前往他的居宅，到了他的靈柩前，把手執的玉鉞立在地上而痛哭了好幾場。追贈及助葬一類的恩典，都有破格增加，用詞意俱佳的詔書追贈他爲侍中。

朴性敏鋭，然傷於太剛，每稠人廣座之中，正色高談，無敢觸其鋒者，故時人雖服其機變而無恭懿之譽。其筆述之外，多所該綜，至如星緯聲律，莫不畢殫其妙，所撰《大周欽天曆》及《律準》，并行於世。

王朴生性敏鋭，但有過分强硬的毛病，常在大庭廣衆中，神色嚴肅地高談闊論，没人敢觸犯他的鋒芒，所以當時人雖佩服他的靈活應變能力，却没有謙恭和美的贊譽。王朴除了有寫作的才能外，在許多方面都兼收博取，至於像天文樂理這一類，無不透徹考求其中的精微之處，他所編撰的《大周欽天曆》及《律準》，都流傳於世。

**楊凝式**

楊凝式，華陰人也。父涉，唐末梁初，再登台席，罷相守左僕射卒。

楊凝式，華陰人。父親名涉，從唐末到梁初，兩次登上相位，解除相職後爲守左僕射，死

凝式體雖蕞眇，而精神穎悟，富有文藻，大爲時輩所推。唐昭宗朝，登進士第，解褐授度支巡官，再遷秘書郎，直史館。梁開平中，爲殿中侍御史、禮部員外郎、三川守，齊王張宗奭見而嘉之，請以本官充留守巡官。梁相趙光裔素重其才，奏爲集賢殿直學士，改考功員外郎。

在這一任上。凝式身材雖然矮小，但精力過人，思維敏捷，寫作富有文采，很受當時人的推重。唐昭宗朝，考取進士，初任度支巡官，又升任秘書郎，直史館。梁開平年間，任殿中侍御史、禮部員外郎、三川郡守，齊王張宗奭一見面就很贊賞，請求朝廷讓他以本官充留守巡官。梁朝宰相趙光裔一向看重他的才華，保舉爲集賢殿直學士，改任考功員外郎。

唐同光初，授比部郎中、知制誥。尋以心疾罷去，改給事中、史館修撰，判館事。明宗即位，拜中書舍人，復以心疾不朝而罷。長興中，歷右常侍、工户二部侍郎，以舊恙免，改秘書監。清泰初，遷兵部侍郎。唐末帝按兵於懷覃，凝式在扈從之列，頗以心恙喧嘩於軍寨，末帝以其才名，優容之，詔遣歸洛。

唐同光初年，任命凝式爲比部郎中、知制誥。不久因患精神疾病解除原職，改任給事中、史館修撰，判館事。明宗即位，任命他爲中書舍人，又因患精神疾病不上朝而罷官。長興年間，歷任右常侍、工户二部侍郎，因舊病復發免去原職，改授秘書監。清泰初年，改任兵部侍郎。唐末帝在懷覃駐兵，凝式在隨從官員的行列中，常因精神不正常在營寨中喧嘩，末帝考慮到他的才名，加以寬容，下詔讓他返回洛陽。

晋天福初，改太子賓客，尋以禮部尚書致仕，閑居伊、洛之間，恣其狂逸，多所干忤，自居守以降，咸以俊才耆德，莫之責也。晋開運中，宰相桑維翰知其絶俸，艱於家食，奏除太子少保，分司於洛。漢乾祐中，歷少傅、少師。太祖總兵，凝式候於軍門，且以年老不任庶事上訴，太祖特爲奏免之。廣順中，表求致政，尋以右僕射得請。顯德初，改左僕射，又改太子太保，并懸車。元年冬，卒於洛陽，年八十五。詔贈太子太傅。

晋朝天福初年，改任太子賓客，不久以禮部尚書的官銜退休，閑居在伊水、洛水一帶，隨心所欲，狂妄不羈，對人多有冒犯，當地長官以下人員，都因他出衆的才華和舊有的德望，不加以責難。晋開運年間，宰相桑維翰得知他停發俸禄後，家庭生活困難，奏請朝廷任命他爲太子少保，在别都洛陽的分司官署任職。漢朝乾祐年間，凝式歷任少傅、少師。周太祖主持漢朝政務時，凝式到他軍營門前求見，并向他陳訴自己年老不勝任雜事，太祖特地爲他上報朝廷，免去他的差事。廣順年間，凝式上表請求離職，不久朝廷滿足他的要求，讓他以右僕射官銜退休。顯德初年，改授左僕射，又改爲太子太保，并准予辭官。顯德元年冬，凝式在洛陽去世，終年八十五歲。世宗下詔追贈他爲太子太傅。

凝式長於歌詩，善於筆札，洛川寺觀藍墻粉壁之上，題紀殆遍，時人以其縱誕，有“風子”之號焉。

凝式長於作詩歌，擅長書法，洛川地區佛寺道觀的藍墻白壁之上，幾乎都留下他的題記文字，當時人因他放縱怪誕，所以給他取了個“瘋子”的綽號。

## 薛仁謙

薛仁謙，字守訓，代居河東，近世徙家於汴，今爲浚儀人也。父延

薛仁謙，字守訓，世代居住在河東，近代遷居到汴京，現在就成了浚儀人。父親名延魯，在

魯，仕唐爲汝州長史，累贈吏部尚書。仁謙謹厚廉恪，深通世務，梁鄴王羅紹威甚重之，累署府職。唐莊宗即位於魏，授通事舍人。梁開平中，聘于吴，得使乎之體。遷衛尉少卿、引進副使，累加檢校兵部尚書。長興中，轉客省使、鴻臚少卿，出爲建雄軍節度副使，進階光禄大夫、檢校左僕射，改光禄少卿。晉天福初，授檢校司空、河中節度副使，歸朝爲衛尉、太僕二卿。丁繼母憂，居喪制滿，授司農卿。漢乾祐中，以本官致仕。周初，改太子賓客致仕，仍加檢校司徒，進封侯爵。顯德三年冬，以疾終，年七十八。贈工部尚書。初，仁謙隨莊宗入汴也，有舊第爲梁朝六宅使李賓所據，時賓遠適，而仁謙復得其第。或告云，賓之家屬厚藏金帛在其第内，仁謙立命賓親族盡出所藏而後入焉。論者美之。

唐爲官，任汝州長史，身後一直追贈到吏部尚書。仁謙莊重樸實，廉潔奉公，深通時事，梁朝鄴王羅紹威十分器重他，先後任命他爲本府的屬官。唐莊宗在魏州登帝位，任命仁謙爲通事舍人。在梁開平年間，仁謙出使吴國，很有使臣的風範。後升任衛尉少卿、引進副使，一直加授到檢校兵部尚書。長興年間，轉任客省使、鴻臚少卿，出朝任建雄軍節度副使，官階升爲光禄大夫、檢校左僕射，改任光禄少卿。晉朝天福初年，授予檢校司空、河中節度副使，回京任衛尉、太僕二卿。因繼母去世而離任，守孝期滿後，任命爲司農卿。漢乾祐年間，以正任官銜退休。周朝初年，改爲太子賓客的官銜退休，并加授檢校司徒，進封侯爵。顯德三年冬，因病去世，終年七十八歲。朝廷追贈他爲工部尚書。先前，仁謙隨唐莊宗進入汴京，有故居被梁朝六宅使李賓占據，當時李賓被貶遠方，因而仁謙收回了自己的府第。有人告訴仁謙説，李賓的家屬在他的府第中藏有許多金銀絲綢，仁謙立即讓李賓的親戚取走所有收藏物後纔遷進去。當時談論這事的人很稱贊他。

子居正，皇朝門下侍郎、平章事。

仁謙的兒子名居正，在宋朝任門下侍郎、平章事。

### 蕭愿

蕭愿，字惟恭，梁宰相頃之子也。頃，明宗朝終於太子少保，《唐書》有傳。初，愿之曾祖倣，唐僖宗朝入相，接客之次，愿爲兒童戲，效傳呼之聲。倣謂客曰："余豈敢以得位而喜，所幸奕世壽考，吾今又有曾孫在目前矣。"愿弱冠舉進士第，解褐爲校書郎，改畿尉、直史館、監察殿中侍御史，遷比部員外、右司郎中、太常少卿。明宗朝祀太微宫，愿乘醉預公卿之列，爲御史所彈，左遷右贊善大夫。未幾，授兵部郎中，復金紫。丁外艱，服闋，自左司郎中拜右諫議大夫，歷給事中、右常侍、秘書監，改太子賓客。廣順元年春卒。

蕭愿，字惟恭，梁宰相蕭頃的兒子。蕭頃在唐明宗朝死於太子少保任上，本書的《唐書》有他的傳記。先前，蕭愿的曾祖蕭倣在唐僖宗朝登相位，在接客入座時，蕭愿作幼兒游戲，模仿傳呼的聲音。蕭倣對客人説："我哪敢爲得到高官而欣喜，慶幸的是代代人都得高壽，我現在又有曾孫在眼前了。"蕭愿年約二十就考中進士，初任校書郎，改任京畿縣尉、直史館、監察殿中侍御史，升比部員外郎、右司郎中、太常少卿。唐明宗在太微宫舉行祭祀時，蕭愿因醉擠入了公卿的行列，被御史檢舉，降任右贊善大夫。不久，任命他爲兵部郎中，再賜金魚符和紫色官服。因父親去世離任，服喪期滿後，由左司郎中任命爲右諫議大夫，歷任給事中、右常侍、秘書監，改任太子賓客。廣順元年春去世。朝廷追贈他爲禮

贈禮部尚書。

愿性純謹，承事父母，未嘗不束帶而見。然性嗜酒無節，職事弛慢。爲兵部郎中日，常掌告身印，覃恩之次，頗怠職司，父頃爲吏部尚書，代愿視印篆，其散率如此。愿卒時年七十餘，其母猶在，一門壽考，人罕及者。

## 盧損

盧損，其先范陽人也，近世任於嶺表。父穎，游宦於京師。損少學爲文，梁開平初，舉進士，惟頗剛介，以高情遠致自許。與任贊、劉昌素、薛鈞、高總同年擢第，所在相詬，時人謂之“相罵榜”。及任贊、劉昌素居要切之地，而損自異，不相親狎。時左丞李琪素薄劉昌素之爲人，常善待損。琪有女弟眇，長年婚對不售，乃以妻損。損慕琪聲稱納之，及琪爲輔相，致損仕進。梁貞明中，累遷至右司員外郎。唐天成初，由兵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諫議大夫。屢上書言事，詞理淺陋，不爲名流所知。清泰中，盧文紀作相，密與損參議時政。

初，長興中，唐末帝鎮河中，損嘗爲加恩使副，及末帝即位，用爲御史中丞。拜命之日，以自前憲司不能振舉綱領，俾風俗頹壞，乃大爲條奏，而有“平明放鑰，日出守端”之語，大爲士人嗤鄙。有頃，誤詳赦書，失出罪人，停任。晉天福中，復爲右散騎常侍，轉秘書監，大失所望，即拜章辭位，乃授户部尚書致仕，退居穎川。時少保李鏻年將八十，善服氣導引，損以鏻退齡有道術，酷慕之。仍以穎川逼於城市，乃

部尚書。

蕭愿生性十分恭順，侍候父母，没有一次是不扎好衣帶纔相見。但又飲酒成癖，没有節制，對本分職事粗疏懈怠。他任兵部郎中的時候，常執掌加蓋委任狀的印章，遇到普遍加恩升官的時候，常延緩本職工作，他的父親蕭頃任吏部尚書，代蕭愿看管印章，他就是這樣散漫輕率。蕭愿終年七十多歲，他的母親還健在，一族人中個個長壽，很少有比得上的人家。

盧損，他的遠祖是范陽人，近代人在嶺表地區做官。父親名穎，離鄉去京城謀官。盧損從小學作文章，梁開平初年，考取進士，他生性十分耿直，自認爲有高遠的情趣和前程。他和任贊、劉昌素、薛鈞、高總同年考取進士，每次遇見就相互辱罵，當時人稱他們這一榜進士叫“相罵榜”。當任贊、劉昌素在關鍵部門任職，但盧損自立門户，不和他們親近。當時左丞李琪一直鄙視劉昌素的爲人，常優待盧損。李琪有個瞎了一隻眼的妹妹，長時間没找到對象，就嫁給盧損。盧損仰慕李琪的名聲，就娶了他的妹妹，當李琪任宰相時，讓盧損也步步高升。梁貞明年間，一直升到右司員外郎。唐天成初年，由兵部郎中、史館修撰轉任諫議大夫。盧損多次上書論事，詞理淺陋，没受到知名人士的賞識。清泰年間，盧文紀做宰相，暗中和盧損一起討論當時政事。

先前，長興年間，唐末帝鎮守河中，盧損曾擔任加恩副使，當末帝即位，任命他爲御史中丞。正式任命的那天，盧損認爲以前的監察機構不能申明法紀，使風俗敗壞，就用大量篇幅逐項論奏，而文中有“天明打開鎖，日出守正門”的話，遭到許多文人的鄙薄嘲笑。不久，因誤解赦免詔書，釋放了不該放的罪人，被停職。晉天福年間，復職任右散騎常侍，轉任秘書監，很不符合盧損的願望，就上奏辭職，於是授予他户部尚書的官銜退休，退職後居住在穎川。當時少保李鏻年近八十，善於修煉養生，盧損因李鏻高壽而有道術，極其羨慕。又因穎川靠近城市，就遷

卜居陽翟，誅茅種藥，山衣野服，逍遥於林圃之間，出則柴車鶴氅，自稱具茨山人。晚年與同輩五六人，於大隗山中疏泉鑿坯爲隱所，誓不復出山，久之，齒髮不衰，似有所得。廣順三年秋卒，時年八十餘。贈太子少傅。

居到陽翟，鏟除茅草，種植藥材，身着山野村人的衣服，在林圃間逍遥自在地生活，出門就乘坐簡陋小車，身着鳥羽衣袍，自稱具茨山人。晚年和五六個心境相同的人，在大隗山中疏導泉水，開鑿山洞，作爲隱居地，發誓不再出山，過了很久，牙齒頭髮都不見衰老，似有所得。廣順三年秋，盧損去世，時年八十多歲。朝廷追贈他爲太子少傅。

### 王仁裕

王仁裕，字德輦，天水人。少孤，不從師訓，年二十五，方有意就學。一夕夢剖其腸胃，引西江水以浣之，又睹水中砂石，皆有篆文，因取而吞之。及寤，心意豁然，自是資性絶高。有詩萬餘首，勒成百卷，目之曰《西江集》，蓋以嘗夢吞西江文石，遂以爲名焉。後爲兵部尚書、太子少保，卒。

王仁裕，字德輦，天水人。從小失去親人，不求師受教，到二十五歲時，纔有心從事學業。一晚夢見剖開自己的腸胃，取西江水加以洗滌，又看到水中的碎石上都有篆形文字，就取來吞下。當他醒來，頓覺心神爽朗，從此禀賦超人。他著有詩歌一萬多首，合編爲一百卷，取名叫《西江集》，這是因他曾夢吞西江文石，於是就用作書名。後來仁裕任兵部尚書、太子少保，死於任上。

### 裴羽

裴羽，字用化，唐僖宗時宰相贄之子也。羽少以父任爲河南壽安尉。入梁，遷御史臺主簿，改監察御史。唐明宗時，爲吏部郎中，使于閩，遇颶風，飄至錢塘。時安重誨用事，削奪吴越封爵，羽被留于錢塘。後吴越復通中國，羽始得還。晉初，累遷禮部侍郎、太常卿。廣順初，爲左散騎常侍，卒。贈工部尚書。羽之使閩也，正使陸崇卒于道，羽載其喪還，歸其橐裝，時人義之。

裴羽，字用化，唐僖宗朝宰相裴贄的兒子。裴羽年輕時憑父親的資格出任河南壽安縣尉。入梁朝，升御史臺主簿，改任監察御史。唐明宗時，任吏部郎中，出使閩國，遇到暴風，漂流到錢塘。當時安重誨把持朝政，剥奪了吴越國主的封爵，裴羽被扣留在錢塘。後來吴越重新與中原朝廷溝通關係，裴羽纔得以還朝。晉朝初年，升到禮部侍郎、太常卿。廣順初年，任左散騎常侍，死於任上。朝廷追贈他爲工部尚書。裴羽出使閩國時，正使陸崇死在途中，裴羽運回他的靈柩，把他的貴重物品歸還家人，當時人贊賞他的仁義。

### 段希堯

段希堯，河内人也。祖約，定州户掾，贈太常少卿。父昶，晉州神山縣令，累贈太子少保。希堯少有器局，累歷州縣。唐天成中，爲衛州録事參軍，會晉高祖作鎮于鄴，聞其勤幹，奏改洺州糾曹。及晉祖鎮太原，辟爲從事。清泰中，晉祖總戎于

段希堯，是河内人。祖父名約，曾任定州户曹掾，追贈爲太常少卿。父親名昶，曾任晉州神山縣令，去世後一直追贈到太子少保。希堯年輕時就有才識度量，歷任州縣職事。唐天成年間，任衛州録事參軍，當晉高祖任鄴城鎮帥時，得知希堯勤奮幹練，就保舉他改任洺州糾曹。當晉高祖坐鎮太原，徵用他爲本府從事。清泰年

代北，一日軍亂，遽呼萬歲，晉高祖惑之。希堯曰："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遽請戮其亂首，乃止。

間，晉高祖主管代北地區的軍務，一天軍中發生動亂，突然高呼萬歲，晉高祖迷惑不解不知如何處理。希堯說："兵事如同火，不禁止將自焚。"於是建議殺了作亂的罪魁禍首，這纔平息下來。

明年，晉祖將舉義於太原，召賓佐謀之，希堯極言以拒之，晉祖以其純朴，弗之咎也。晉祖龍飛，霸府舊僚皆至達官，唯希堯止授省郎而已。天福中，稍遷右諫議大夫，尋命使於吴越。及乘舟泛海，風濤暴起，楫師僕從皆相顧失色，希堯謂左右曰："吾平生履行，不欺暗室，昭昭天鑒，豈無祐乎！汝等但以吾爲托，必當無患。"言訖而風止，乃獲利涉。使迴，授萊州刺史、檢校尚書右僕射，未赴任，改懷州。六年秋，移棣州刺史兼榷鹽礬制置使。少帝嗣位，加檢校司空。開運中，歷户部、兵部侍郎。漢初，遷吏部侍郎，判東西兩銓事。國初，拜工部尚書。世宗嗣位，轉禮部尚書。顯德三年夏，卒於洛陽，時年七十九。贈太子少保。

第二年，晉高祖將在太原興建大業，召集屬官商議，希堯竭力表示反對，晉高祖因他忠厚質樸，不加責怪。晉高祖登帝位，原軍府的僚屬都登上高位，衹有希堯僅授予尚書省郎官而已。天福年間，漸漸升到右諫議大夫，不久命他出使吴越。當他乘船航行在海道時，突然風浪大起，船師僕從都互相張望而變了神色，希堯對身旁的人說："我一生行事，就是在幽暗無人的地方也没有傷人害理的行爲，上帝明鏡高懸，難道不保佑麼！你們儘管把我當靠山，定會避免災禍。"他的話剛說完風就停了，最後得以順利通過海道。出使返回，朝廷任命他爲萊州刺史、檢校尚書右僕射，還没上任，又改授懷州刺史。天福六年秋，調任棣州刺史兼榷鹽礬制置使。少帝繼位，加授檢校司空。開運年間，歷任户部、兵部侍郎。漢朝初年，改任吏部侍郎，主持東西兩機構官吏考核銓選事務。周朝初年，授予工部尚書。世宗繼位，轉任禮部尚書。顯德三年夏，希堯在洛陽去世，時年七十九歲。朝廷追贈他爲太子少保。

子思恭，右諫議大夫。

希堯的兒子名思恭，任右諫議大夫。

**司徒詡**

司徒詡，字德普，清河郡人也。父倫，本郡督郵，以清白稱。詡少好讀書，通《五經》大義，弱冠應鄉舉，不第。唐明宗之鎮邢臺，詡往謁之，甚見禮遇，命試吏於邯鄲，歷永年、項城令，皆有能名。長興初，唐末帝鎮河中，奏辟爲從事。未幾，徵拜左補闕、史館修撰。秦王從榮之開府也，朝廷以詡爲户部員外郎，充河南府判官。秦王遇害，以例貶寧州司馬。清泰初，入爲兵部員外郎。

司徒詡，字德普，清河郡人。父親名倫，任本郡督郵，以清白著稱。詡從小喜好讀書，通《五經》大義，年約二十，應地方科舉考試，没有中舉。唐明宗坐鎮邢臺，司徒詡前往求見，很受優待，命他在邯鄲試任官職，歷任永年、項城兩縣令，都有幹練的名聲。長興初年，唐末帝任河中鎮帥，保舉他爲從事。不久，召入朝任左補闕、史館修撰。秦王從榮出任府帥時，朝廷任命司徒詡爲户部員外郎，充河南府判官。秦王遇害，按先例貶司徒詡爲寧州司馬。清泰初年，入朝任兵部員外郎。

晉祖踐阼，改刑部郎中，充度支判官、樞密直學士，由兵部郎中遷左

晉高祖登帝位，改任司徒詡爲刑部郎中，充度支判官、樞密直學士，由兵部郎中升左諫議大

諫議大夫、給事中，充集賢殿學士判院事，轉左散騎常侍、工部侍郎，歷知許、齊、亳三州事。漢初，除禮部侍郎，凡三主貢舉，自起部貳卿，不數年間，遍歷六曹，由吏部侍郎拜太子賓客。世宗即位，授太常卿。時世宗留意於雅樂，議欲考正其音，而詡爲足疾所苦，居多假告，遂命以本官致仕。顯德六年夏，卒於洛陽之私第，年六十有六。贈工部尚書。

詡善談論，性嗜酒，喜賓客，亦信浮屠之教。漢乾祐中，嘗使于吴越，航海而往，至渤澥之中，睹水色如墨，舟人曰："其下龍宫也。"詡因炷香興念曰："龍宫珍寶無用，俟迴棹之日，當以金篆佛書一帙，用伸贄獻。"洎復經其所，遂以經一函投於海中。俄聞梵唄絲竹之音，喧於船下，舟人云："此龍王來迎其經矣。"同舟百餘人皆聞之，無不嘆訝焉。

夫、給事中，充集賢殿學士判院事，轉左散騎常侍、工部侍郎，歷知許、齊、亳三州事。漢朝初年，任命爲禮部侍郎，共三次主持科舉考試，從起部侍郎，不過幾年時間，就在尚書省六部中都任過職，由吏部侍郎授任太子賓客。世宗即位，任命司徒詡爲太常卿。當時世宗對朝廷大集會使用的正樂很關注，打算考定它的音調，而司徒詡苦於脚病，常常請假，於是命他以原任官銜退休。顯德六年夏，司徒詡死於洛陽的府第，終年六十六歲。朝廷追贈他爲工部尚書。

司徒詡善於談論，嗜酒成癖，樂意接待賓客，也信佛教。漢乾祐年間，曾出使到吴越，由海路前往，行到渤海中，見水色如墨，船工説："這下面就是龍宫。"司徒詡就焚香起願説："龍宫中不需求珍寶，等我坐船返回的時候，將用金粉撰書佛經一部，作爲獻禮表示敬意。"到他返回時經過這裏，就把經書一函投入海中。不一會兒，聽見有謳歌佛法和管弦樂的聲音，在船下響起來，船工説："這是龍王來迎取經書了。"同船的一百多人都聽到這些聲響，無不驚奇感嘆。

### 邊蔚

邊蔚，字得昇，長安人。父操，華州下邽令，累贈太子少師。蔚幼孤，篤學，有鄉里譽，從交辟，歷晉、陝、華三府從事。唐莊宗之伐蜀，大軍出於華下，時屬華方闕帥，蔚爲記室，詔令權領軍府事，供億軍儲，甚有幹濟之稱。及明宗入洛，遣李冲齎詔於關右，盡誅閹官。冲性深刻，而華人有爲閹官所累者，冲欲盡戮之，蔚以理救護，獲免者甚衆。毛璋之鎮邠寧，奏爲廉判。時璋爲麾下所惑，有跋扈之意。蔚因乘間極言，諭以逆順之理，璋即時遣其子入貢。朝廷以蔚有贊畫之效，賜以金紫，改許州戎判。晉天福初，自涇州戎幕徵拜虞部員外郎、鹽鐵判官，歷開封、廣晉少尹。晉少帝嗣位，拜左散

邊蔚，字得昇，長安人。父親名操，曾任華州下邽縣縣令，以後一直追贈到太子少師。邊蔚從小失去親人，努力求學，在故鄉很有聲譽，由各地長官爭相召用，他歷任晉、陝、華三府從事。唐莊宗征伐蜀國，大軍途經華下，當時正逢華下帥臣缺員，邊蔚爲記室，朝廷令他臨時代理軍府事務，在供應軍需方面，很有辦事得力的稱譽。當明宗進入洛陽，派李冲帶着詔書到關右，要鏟除所有宦官。李冲生性苛刻，華州有受宦官牽連的人，李冲都想殺掉，邊蔚據理救護，很多人得以免遭毒手。毛璋坐鎮邠寧時，保舉他爲判官。當時毛璋受到部下的迷惑，有對抗朝廷的打算。邊蔚就抓住機會竭力勸阻，用逆順禍福的道理開導他，毛璋立即派了他的兒子向朝廷進貢。朝廷因邊蔚起了參議的作用，賜予他金魚符和紫色官服，改任爲許州軍事判官。晉天福初年，由涇州軍府召入朝，任命爲虞部員外郎、鹽鐵判

騎常侍，判廣晋府事，轉工、禮二部侍郎，再知開封府事。開運初，出爲亳州防禦使，爲政清肅，亳民感之。歲餘，入爲户部侍郎。漢初，拜御史中丞，轉兵部侍郎。太祖受命，復知開封府事，遷太常卿，後以足疾辭位。顯德二年冬，卒於家，時年七十一。

子玗、瑀，俱仕皇朝爲省郎。

**王敏**

王敏，字待問，單州金鄉人。性純直，少力學攻文，登進士第。後依杜重威，凡歷數鎮從事。漢初，重威叛於鄴，時敏爲留守判官，嘗泣諫重威，懇請歸順，重威始雖不從，及其窮也，納敏之言，以其城降。時魏之饑民十猶四五，咸保其餘生者，敏之力也。入朝，拜侍御史。世宗鎮澶淵，太祖以敏謹厚，遂命爲澶州節度判官。及世宗尹正王畿，改開封少尹。世宗嗣位，權知府事，旋拜左諫議大夫、給事中，遷刑部侍郎。敏嘗以子婿陳南金薦於曹州節度使李繼勳，表爲記室，其後繼勳僨軍於壽春，及歸闕而無待罪之禮，世宗以繼勳武臣，不之責也，因遷怒南金，謂其裨贊無狀，乃黜之。敏繇是連坐，遂免其官。歲餘，復拜司農卿。顯德四年秋，以疾卒。

官，歷任開封、廣晋兩府少尹。晋少帝繼位，任命邊蔚爲左散騎常侍，判廣晋府事，轉任工、禮二部侍郎，再任知開封府事。開運初年，離京任亳州防禦使，他施政清正廉明，亳州百姓都感激他。過了一年多，入朝任户部侍郎。漢朝初年，任命爲御史中丞，轉任兵部侍郎。周太祖即位，邊蔚再次知開封府事，改任太常卿，後因脚病辭職。顯德二年冬，死於家中，時年七十一歲。

邊蔚的兒子邊玗、邊瑀，都在宋朝任尚書省郎官。

王敏，字待問，單州金鄉人。他生性質樸，從小刻苦學習，致力於文章寫作，考取進士。後來跟隨杜重威，先後擔任好幾個軍鎮的從事。漢朝初年，杜重威在鄴城反叛，當時王敏任留守判官，曾流着淚規勸杜重威，懇求他歸順朝廷，杜重威開始雖不同意，到他困迫的時候，還是采納了王敏的建議，獻城投降。當時魏州的飢民仍存十分之四五，都得以保全危亡的生命，這是王敏努力的結果。入朝，任侍御史。世宗坐鎮澶淵時，太祖因王敏忠誠樸實，就任命爲澶州節度判官。當世宗擔任京都所在的開封尹，改任王敏爲開封少尹。世宗繼位後，王敏代理開封府事，隨即任命爲左諫議大夫、給事中，改任刑部侍郎。王敏曾把女婿陳南金推薦給曹州節度使李繼勳，保舉他擔任記室，後來李繼勳在壽春戰敗，到回朝時又没有請罪待命的禮節，世宗因繼勳是武臣，没加責備，於是把怒氣轉嫁到南金頭上，認爲他輔助無方，就罷了他的官。王敏因此受牽連而得罪，就被解除官職。過了一年多，又任命爲司農卿。顯德四年秋，因病去世。

#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九(周書二十)

## 列傳第九

### 常思

常思，字克恭，太原人也。父仁岳，河東牙將，累贈太子太師。唐莊宗之爲晉王也，廣募勝兵，時思以趫悍應募，累從戎役，後爲長直都校，歷捧聖軍使。晉初，遷六軍都虞候。漢高祖出鎮并門，奏以思從行，尋表爲河東牢城都指揮使，以勤幹見稱。漢國初建，授檢校太保，遥領鄧州。漢有天下，遷檢校太尉、昭義軍節度使。乾祐初，李守貞叛於河中，太祖征之，朝廷命思帥部兵以副焉。既而御衆無能，勒歸舊藩。思在上黨凡五年，無令譽可稱，唯以聚斂爲務。性又鄙吝，未嘗與賓佐有酒肴之會。嘗有從事欲求謁見者，思覽刺而怒曰："彼必是來獵酒也。"命典客者飲而遣之，其鄙吝也如是。太祖受命，就加平章事。初，太祖微時，以季父待思，及即位，遣其妻入覲，太祖拜之如家人之禮，仍呼爲叔母，其恩顧如是。廣順二年秋，思來朝，加兼侍中，移鎮宋州。三年夏，詔赴闕，改授平盧軍節度使。思將赴鎮，奏太祖云："臣在宋州出鎮，得絲十餘萬兩，謹以上進，請行徵督。"太祖頷之，尋詔本州折券以諭其民。及到鎮，未幾，染風痹之疾，上表請尋醫，既而舁疾歸洛。顯德元年春卒，年六十有九。贈中書令。

常思，字克恭，太原人。父親名仁岳，曾任河東牙將，身後一直追贈到太子太師。唐莊宗做晉王的時候，廣泛招募善戰的兵士，當時常思以勇猛矯健應募，常常隨軍作戰，後來爲長直都校，曾任捧聖軍使。晉朝初年，升任六軍都虞候。漢高祖離京鎮守太原，奏請帶常思隨行，不久保舉爲河東牢城都指揮使，以勤奮幹練著稱。漢國剛建立，任命常思爲檢校太保，遥領鄧州。漢朝取得天下後，升遷常思爲檢校太尉、昭義軍節度使。乾祐初年，李守貞在河中反叛，周太祖前往征討，朝廷命常思率本部兵馬協助。隨後因他没有統率部衆的能耐，太祖勒令他返回原軍鎮。常思在上黨長達五年，没有值得稱道的好名聲，衹知致力於搜刮財富。常思又天生粗俗市儈，從不設宴席和賓朋僚屬聚會。曾有一名想要拜望他的從事，常思看了名片後生氣地說："這人必是來找酒喝的。"就命負責接待的人員賞酒後打發走了，他就是這樣粗俗市儈。周太祖即位後，在他的原職上加授平章事。先前，太祖身份卑微的時候，把常思作爲叔父看待，當即位後，常思讓妻子入京朝見，太祖用家人的禮節向她下拜，依舊稱她爲叔母，常思就是這樣地受到優待。廣順二年秋，常思來京朝見，加授兼侍中，調任宋州節度使。三年夏，召入京，改授平盧軍節度使。常思即將赴鎮時，奏報太祖說："我出任宋州鎮帥時，預購了十多萬兩絲，就用它敬獻朝廷，請進行催收。"太祖點了點頭，隨後下詔，令宋州毁掉契據并通告本州百姓。當常思到了軍鎮，不久患了風濕麻痹的疾病，上表請求尋醫治

療，隨後帶病乘車回到洛陽。顯德元年春，常思去世，終年六十九歲。朝廷追贈他爲中書令。

**翟光鄴**

翟光鄴，字化基，濮州鄄城人。父景珂，倜儻有膽氣。梁貞明初，唐莊宗始駐軍於河上，景珂率聚邑人守永定驛，固守逾年，後爲北軍所攻，景珂戰殁，衆潰。光鄴時年十歲，爲明宗軍所俘，以其穎悟，俾侍左右，字之曰永定。既冠，沈毅有謀，莅事寡過。

明宗即位，時深委遇，累遷至皇城使、檢校司空。長興中，樞密使安重誨得罪，時光鄴與中官孟小僧頗有力焉。居無何，出爲耀州團練使。清泰初，入爲左監門衛大將軍。晋天福中，歷棣沂二州刺史、西京副留守。開運初，授宣徽使。楊光遠叛滅，青州平，除爲防禦使，朝廷以兵亂之後，人物凋弊，故命光鄴理之。光鄴好聚書，重儒者，虚齋論議，唯求理道。時郡民喪亡十之六七，而招懷撫諭，視之如傷，故期月之間，流亡載輯。契丹入汴，僞命權知曹州。李從益假號，以光鄴明宗舊臣，署爲樞密使。漢祖至汴，改左領衛大將軍。乾祐初，遷右金吾衛大將軍，充街使、檢校太保。太祖踐阼，復授宣徽使、左千牛衛上將軍、檢校太傅。數月，兼樞密副使。會永興李洪信入朝，代知軍府事。廣順二年十月，卒於長安，時年四十六。

光鄴有器度，愼密敦厚，出於天然，喜愠不形於色。事繼母以孝聞，兄弟皆雍睦。雖食禄日久，家無餘財，任金吾日，假官屋數間，以蔽風雨，親族累重，糲食纔給，人不堪其憂，光鄴處之晏如也。賓朋至，則貰

翟光鄴，字化基，濮州鄄城人。父親名景珂，豪爽而有氣魄。梁貞明初年，唐莊宗開始在黄河岸邊駐軍，景珂召集并統率鄉民守衛永定驛，固守了一年多，後被北方軍隊攻擊，景珂戰死，部衆潰散。光鄴當時十歲，被明宗的兵士抓去，明宗因他聰明伶俐，讓他跟隨在自己身旁，爲他取了字號，叫做永定。成年後，沉穩堅毅有計謀，任職理事少有過失。

唐明宗即位，對他的信任待遇越來越高，一直升到皇城使、檢校司空。長興年間，樞密使安重誨受到處治，當時光鄴和内朝官孟小僧出了很大的力。没過多久，出京任耀州團練使。清泰初年，入朝任左監門衛大將軍。晋天福年間，歷任棣沂兩州刺史、西京副留守。開運初年，任命爲宣徽使。消滅楊光遠叛黨後，青州平定，任命光鄴爲防禦使，朝廷因戰亂以後，人口減少，物力困乏，所以命光鄴治理。光鄴喜歡收集書籍，尊重儒士，特意留出房舍，迎請人士商討，專門推求治理的方法。當時州民逃亡的有十分之六七，但通過光鄴的招納安撫，把他們看作傷病人員一般，因而一個月左右的時間，流亡的人就聚集起來了。契丹攻入汴京，僞君主任命他權知曹州。李從益充當傀儡時，因光鄴是唐明宗的舊臣，任命他爲樞密使。漢高祖到汴京後，改任他爲左領衛大將軍。乾祐初年，升右金吾衛大將軍，充任街使、檢校太保。周太祖登帝位，又任命他爲宣徽使、左千牛衛上將軍、檢校太傅。幾個月後，兼任樞密副使。當永興李洪信入朝，光鄴接替他主持永興軍軍府事務。廣順二年十月，死於長安，時年四十六歲。

光鄴有才識度量，細緻周到，誠樸寬厚，這些都是出自他自然的習性，喜怒不表現在臉上。侍奉繼母以孝順著稱，兄弟間都很和睦。雖然他任官的時間很長，家中却没有富裕的財産，擔任右金吾衛大將軍時，借用公房數間，用作遮避風雨，親屬人口衆多，僅能勉强供給粗糙的食物，

酒延之，談説終日，略無厭倦，士大夫多之。及權知京兆，以寬静爲治，前政有煩苛之事，一切停罷，百姓便之。及病甚，召親隨於卧内，戒之曰："氣絶之後，以尸歸洛，不得於此停留，慮煩軍府。"言訖而終。京兆吏如喪所親，或有以漿酒遥奠者。樞密使王峻素重光鄴，且欲厚恤其家，爲之上請，故自終及葬，所賜賻賵幾數千計。詔贈太子少師。光鄴膚革肥晰，善於攝養，故司天監趙延乂有袁、許之術，嘗謂人曰："翟君外厚而内薄，雖貴而無壽。"果如其言。

常人都不能承受這種愁苦，光鄴却泰然處之。賓朋來訪，他就賒酒接待，整天談論説笑，絲毫不厭倦，士大夫都贊賞他。當他代理京兆之時，施政不求煩苛，前任煩苛之政，一概停止施行，百姓感到便利。當他病重時，把親屬隨從召到卧室内，告誡他們説："我死以後，你們就把我的尸體送回洛陽，不准在這裏停留，以免煩擾軍府。"説完就死了。京兆的官吏如同死了自己的親人，有的人還備酒望着遠方祭奠。樞密使王峻向來看重光鄴，并想要優厚地撫恤他的家人，爲他報請朝廷，所以從光鄴去世到安葬完畢，朝廷賜予的資助喪葬物品大約有數千。太祖下詔追贈他爲太子少師。光鄴皮膚白，身體胖，善於保養，原司天監趙延乂會許負、袁天綱的相術，曾對他人説："翟君外厚内薄，雖能顯貴但壽命不長。"結果真和他預言的一般。

## 曹英

曹英，字德秀，舊名犯太祖廟諱，故改焉。本常山鎮定人也。父全武，事趙王王鎔爲列校，英因得隸於鎔之帳下。及張文禮之亂，唐莊宗奄有其地，乃録鎔之左右，署爲散指揮使。明宗即位，英侍於仗下，問其祖考，英以實對，明宗曰："乃朕之舊也。"擢爲本班行首，每加顧遇。晋天福中，遷弩手軍使。平張從賓於汜水，以功授本軍都校。漢初，改奉國軍主，加檢校司徒，兼康州刺史。乾祐初，李守貞據河中叛，授行營步軍都校。河中平，遷本軍厢主，領岳州防禦使。隨太祖在魏，爲北面行營步軍都校，從平内難。國初，以翊戴功授昭武節度使、檢校太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二年春，總兵討慕容彦超於兗州，梯衝塹壘，頗有力焉。夏五月，太祖親征，因并兵攻陷其城。及凱旋，領彰信軍節度使，典軍如故。世宗嗣位，加同平章事，授成德軍節度使。車駕自太原迴，加兼

曹英，字德秀，他的原名和周太祖郭威相同，所以就改了。曹英的祖籍是常山鎮定。父親名全武，效力於趙王王鎔，爲衆校官之一，曹英因而得以隸屬王鎔的手下。當張文禮作亂，唐莊宗占有了他的轄地，就録用王鎔的隨從人員，任命爲散指揮使。明宗即位，曹英侍候在儀衛隊中，明宗向他詢問他的祖、父，曹英如實回答，明宗説："正是我的舊交。"就提拔他爲本班列的頭目，常常加以關照。晋朝天福年間，升爲弩手軍使。在汜水平定張從賓，因功任命爲本軍都校。漢朝初年，改任奉國軍主，加授檢校司徒，兼康州刺史。乾祐初年，李守貞占據河中反叛，朝廷任命曹英爲行營步軍都校。河中平定後，升任本軍厢主，領岳州防禦使。隨周太祖在魏州時，任北面行營步軍都校，又隨太祖平息内亂。周朝初年，因擁戴的功勞任命爲昭武節度使、檢校太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廣順二年春，統率兵馬赴兗州討伐慕容彦超，架雲梯進攻，築壕壘圍逼，曹英出了很大的力。夏五月，太祖親征，於是集中兵力攻克了兗州城。當取勝回師，任命曹英領彰信軍節度使，仍舊統領禁軍。世宗繼位，加授同平章事，任命爲成德軍節

侍中。顯德元年冬，卒於鎮，時年四十九。制贈中書令。英性沈厚，謙恭有禮，雖衽席之際，接對賓客，亦未嘗造次。及卒，搢紳之士亦皆惜之。

度使。世宗由太原回京後，加授曹英兼侍中一職。顯德元年冬，曹英在軍鎮去世，時年四十九歲。世宗下詔追贈他爲中書令。曹英稟性穩重寬厚，謙恭有禮，即使在座席之間，和賓客交談，也從不失禮。當他去世時，士大夫們都很惋惜。

## 李彦頵

李彦頵，字德循，太原人也。本以商賈爲業，太祖鎮鄴，置之左右，及即位，歷綾錦副使、榷易使。世宗嗣位，以彦頵有舊，超授内客省使。未幾，知相州軍府事，尋改延州兵馬留後。到鎮，頗以殖貨爲意，窺圖賸利，侵漁蕃漢部人，群情大擾。會世宗南征，蕃部結聚，圍迫州城，彦頵閉壁自守，求援於鄰道，賴救兵至，乃解。世宗不悦，徵赴京師，然猶委曲庇護，竟不之責。尋爲西京水南巡檢使，居無何，命權知泗州軍州事，改滄州兩使留後。彦頵到任，處置乖方，大爲物情所鄙。顯德六年秋，受代歸闕，遇疾而卒，時年五十二。

李彦頵，字德循，太原人。本以經商爲業，周太祖坐鎮鄴城時，把他安置在自己身邊，當太祖即位後，他歷任綾錦副使、榷易使。世宗繼位，因與彦頵有交情，破格提升爲内客省使。不久，知相州軍府事，隨即又改任延州兵馬留後。彦頵到達軍鎮，把許多心思放在經營財産上，謀取餘利，魚肉轄境内的各族民衆，造成人心大亂。當世宗南征時，蕃族部落聚集人馬，圍迫州城，彦頵閉城自守，向附近州鎮求援，全靠救兵到來，纔解了圍。世宗很不高興，把他召回京城，但仍曲加庇護，竟没加以追究。隨後任命他爲西京水南巡檢使，没過多久，命他代理泗州軍州事，改任滄州兩使留後。彦頵到任，遇事安排處理不得法，人們心中對他十分鄙視。顯德六年秋，接受替代回京，染病而死，時年五十二歲。

## 李暉

李暉，字順光，瀛州束城人。弱冠應募于龍驤軍，漢祖領河東，暉請從，因得署爲河東牙將。漢有天下，授檢校司徒、大内皇城使。未幾，遷宣徽南院使。乾祐初，拜河陽節度使、檢校太傅。太祖登極，加同平章事，尋移鎮滄州。顯德元年，就加兼侍中。二年秋，以世宗誕慶節來朝，改邠州節度使。五年，移鎮鳳翔。歲餘，卒於鎮。優詔贈中書令。暉之儀貌，不及於常人，而位極將相，年登耳順，袁、許之術，夫何恃哉！然性貪鄙，而好小惠，以邀虚譽，故在河陽及滄州日，民皆詣闕請立碑以頌其美，識者亦未之許也。

李暉，字順光，瀛州束城人。年輕時應募加入龍驤軍，漢高祖任河東主帥時，李暉請求隨從前往，於是得以任用爲河東牙將。漢取得天下，任命他爲檢校司徒、大内皇城使。不久，升任宣徽南院使。乾祐初年，任命爲河陽節度使、檢校太傅。周太祖登帝位，加授同平章事，隨後調任滄州節度使。顯德元年，朝廷在他原職上加授兼侍中。二年秋，在世宗誕生的喜慶節日來京朝見，改任邠州節度使。五年，調任鎮守鳳翔。過了一年多，李暉死於軍鎮。朝廷頒恩詔追贈他爲中書令。李暉的儀表不及一般人，但地位高升到將相，活到六十開外，袁天綱、許負的相人術，哪裏可靠呢！然而他天性貪婪庸俗，又好用小恩小惠來求取虚名，所以他在河陽及滄州任上時，民衆都到朝廷請求立碑來頌揚他的功德，而有識之士還是不贊許他。

## 李建崇

李建崇，潞州人。少從軍，善騎射。初事唐武皇，爲鐵林都將，轉突騎、飛騎二軍使。從莊宗攻常山，阿保機來援，莊宗率親軍千騎，遇於滿城，兵少，爲契丹所圍。時建崇爲親將，與契丹格鬥，自午至申，會李嗣昭騎至，契丹乃解去。同光中，自龍武捧聖都指揮使，出歷襄、秦、徐、雍都指揮使。建崇性純厚，處身任遇，不能巧宦，以致久滯偏裨。明宗嘗掌牙兵，與建崇共事，及即位，甚愍之，連授磁、沁二郡。入晋爲申州刺史。天福七年冬，襄州安從進構逆，率衆寇南陽，時建崇領步騎千餘屯於葉縣，開封尹鄭王遣宣徽使張從恩、皇城使焦繼勳率在京諸軍，會建崇軍拒賊，至湖陽縣之花山，遇從進軍，建崇接戰，大敗之，以功授亳州團練。襄陽平，遷安州防禦使。歷河陽、邢州兵馬留後。漢初，入爲右衛大將軍。年逾七十，神氣不衰。建崇始自代北事武皇，至是四十餘年，前後所掌兵，麾下部曲多至節鉞，零落殆盡，唯建崇雖位不及藩屏，而康强自適，以至期耄。太祖即位，授左監門衛上將軍。廣順三年春卒。贈黔南節度使。

李建崇，是潞州人。年輕時參軍，善於騎馬射箭。最初效力於唐武皇，任鐵林都將，轉任突騎、飛騎二軍使。隨唐莊宗攻常山，阿保機來增援，莊宗率親軍騎士千人，在滿城和敵軍相遇，因兵少，被契丹軍包圍。當時建崇爲親軍將領，和契丹人格鬥，從午時殺到申時，正好李嗣昭的騎兵趕來，契丹軍纔撤走。同光年間，由龍武捧聖都指揮使，出京歷任襄、秦、徐、雍都指揮使。建崇生性純樸忠厚，自身聽憑命運安排，不能在官場中取巧，以致長期停留在偏將副將的職位上。明宗曾掌管親兵，和建崇共事，當他即位，很同情建崇，連續任命他爲磁、沁二郡長官。進入晋朝後任申州刺史。天福七年冬，襄州安從進謀反，率軍隊進攻南陽，這時建崇率騎兵步兵一千多人駐扎在葉縣，開封尹鄭王派宣徽使張從恩、皇城使焦繼勳率駐京各部隊，會同建崇軍抵禦叛賊，抵達湖陽縣的花山，和從進軍相遇，建崇迎戰，大敗叛軍，因功被任命爲亳州團練使。襄陽平定後，升任安州防禦使。歷任河陽、邢州兵馬留後。漢朝初年，入朝任右衛大將軍。他年過七十，神氣不衰。建崇從最初在代北效力於唐武皇，到這時已四十多年，先後統率的兵馬，部下親兵許多升到節度使，差不多死光了，衹有建崇雖職位没升到重鎮之帥，但康健自樂，直到高壽晚年。周太祖即位，任命他爲左監門衛上將軍。廣順三年春，建崇去世。朝廷追贈他爲黔南節度使。

## 王重裔

王重裔，陳州宛邱人。父達，歷安、均、洺三州刺史，因家於洺。重裔幼沈厚有勇，善騎射。年未及冠，事莊宗爲廳直，管契丹直。從安汴、洛，累爲禁軍指揮使。晋天福中，鎮州安重榮謀叛，稱兵指闕，朝廷命杜重威率師拒之。賊陣於宗城東，晋軍進擊之，再合不動。杜重威懼，謀欲抽退，重裔曰："兵家忌退，但請公分麾下兵擊其兩翼，重裔爲公

王重裔，是陳州宛邱人。父親名達，歷任安、均、洺三州刺史，於是就定居在洺州。重裔從小樸實穩重而有勇氣，善於跑馬射箭。他年紀還不到二十歲，效力於莊宗，任廳直，兼管契丹直。隨莊宗平定汴京、洛陽地區，升任禁軍指揮使。晋天福年間，鎮州安重榮謀反，舉兵進犯朝廷，朝廷命杜重威率軍抵禦。叛軍在宗城東布陣，晋軍進行攻擊，兩次交戰都没能動摇敵陣。杜重威膽怯了，打算撤退，重裔說："退軍是兵家大忌，我衹請你分派手下人馬攻擊敵陣兩側，

陷陣，當其中軍，彼必狼狽矣。”重威從之，重榮即時退蹙，遂敗。以功遷護聖右廂都指揮使，領費州刺史。漢初，仍典禁軍，從征鄴都平，遷深州刺史。淮夷以李守貞故，數侵邊地，以重裔爲亳州防禦使，又令於徐州巡檢，兼知軍州，就加檢校太傅。太祖踐阼，加爵邑，改功臣。廣順元年夏，以疾卒，年五十三，贈武信軍節度使。

我替你衝鋒陷陣，抵擋敵軍的中堅部隊，賊軍必遭慘敗。”重威同意了，安重榮受攻即退縮，終於失敗。重裔因功升任護聖右廂都指揮使，領費州刺史。漢朝初年，重裔依然統領禁軍，隨高祖征討，平定鄴都，升任深州刺史。淮南地區的人利用李守貞作亂的機會，頻繁進犯邊地，朝廷任命重裔爲亳州防禦使，又令他前往徐州巡察，兼管軍府州府事，在原職上加授檢校太傅。周太祖登帝位，提高他的爵位并增加封地，改賜功臣榮譽稱號。廣順元年夏，重裔因病去世，終年五十三歲，朝廷追贈他爲武信軍節度使。

## 孫漢英

孫漢英，太原人也。父重進，事唐武皇、莊宗爲大將，賜姓，名存進，《唐書》有傳。漢英少事戎伍，稍至都將，遷東面馬步軍都指揮使。清泰初，興元節度使張虔釗失律於岐下，遂以其地西臣於蜀，漢英兄漢韶，時爲洋州節度使，因兹阻隔，亦送款於蜀，由是漢英與弟漢筠久之不調。漢乾祐中，太祖西征蒲、雍，以漢英戚里之分，奏於軍中指使。蒲、雍平，班師，隱帝以漢英爲絳州刺史、檢校司徒。廣順元年冬，卒於都。

孫漢英，是太原人。父親名重進，效力於唐武皇、莊宗，任大將，賜姓李，名存進，在本書的《唐書》部分有他的傳記。漢英年輕時即在軍中效力，逐漸升到都將，又升爲東面馬步軍都指揮使。清泰初年，興元節度使張虔釗在岐下兵敗，就把自己的轄地納入西部的蜀國而稱臣，漢英的兄長漢韶，當時任洋州節度使，因這次戰事而中斷了和朝廷的聯絡，也向蜀國投誠，因此漢英和弟弟漢筠長期没能調升官職。漢朝乾祐年間，周太祖西征蒲州、雍州，因漢英與他有同鄉的情分，奏請朝廷安排他在軍中差使。蒲、雍地區平定後，班師回朝，隱帝任命漢英爲絳州刺史、檢校司徒。廣順元年冬，死於京城。

## 許遷

許遷，鄆州人也。初爲本州牙將，性剛褊。漢乾祐初，爲左屯衛將軍，與少府監馬從斌同監造漢祖山陵法物，節財省用，減數萬計。改左監門大將軍，又加檢校司空。漢末，權知隰州。太祖踐阼，劉崇遣子鈞率兵寇平陽，路由於隰，賊衆攻城，城中兵少，遷感激指諭，士鬥兼倍，賊衆傷夷，尋自退去。太祖降詔撫諭，正授隰州刺史。遷切於除盜，嫉惡過當，或釘磔賊人，令部下臠割。誤斷不合死罪人，其家詣闕致訟，詔下開封府獄。時陳觀爲知府，素與遷不

許遷，是鄆州人。最初任本州牙將，性格剛愎自用。漢乾祐初年，任左屯衛將軍，和少府監馬從斌共同監造漢高祖陵墓需用的禮器，節財省用，減少的開支數以萬計。改任左監門大將軍，又加授檢校司空。漢朝末年，權知隰州。周太祖登帝位，劉崇派兒子劉鈞率兵侵犯平陽，途經隰州，賊軍攻城，城中兵少，許遷進行激勵開導，士兵們鬥志倍增，敵軍受創，隨即自行退走。太祖下詔給予安撫鼓勵，正式任命他爲隰州刺史。許遷消滅强盜的心情很迫切，憎恨惡人而處治的手段太過分，有時用釘子固定盜賊的四肢，令部下一塊一塊地分割。曾誤判不應處死刑的人，這家人到朝廷起訴，朝廷下詔交付開封府

協，深劾其事，欲追遷對訟，太祖以事狀可原，但罷郡而已。遷既奉朝請，因大詬陳觀，謂王峻曰："相公執政，所與參議，宜求賢德。如陳觀者，爲儒無家行，爲官多任情，苟知其微，屠沽兒耻與爲侶，况明公乎!"峻無以沮之。既而嬰疾，請告歸汶上而卒。

監獄處理。當時陳觀任知府，向來與許遷不和，深入追查這一事，準備催召許遷當面受審，太祖因這事的情節有可原諒的地方，衹是解除他州刺史職務而已。許遷僅得奉朝請的閑職後，就大駡陳觀，他對王峻説："你執掌朝政，凡和你一起商討的人，應選擇才德優秀的人士。像陳觀這種人，作爲儒士而家門中没有操行，作爲官員又多任意行事，衹要瞭解他的隱私，就連屠夫賣酒郎都耻於與他爲伍，何况你賢明的貴臣呢！"王峻没法勸阻他。隨後許遷患病，請假返回汶水之濱後死去。

## 趙鳳

趙鳳，冀州棗强縣人，幼讀書，舉童子。既長，凶豪多力，以殺人暴掠爲事，吏不能禁。安重榮鎮常山，招聚叛亡，鳳乃應募，既而犯法當死，即破械逾獄，遁而獲免。天福中，趙延壽爲契丹鄉導，歲侵深、冀，鳳往依焉。契丹主素聞其桀黠，署爲羽林軍使，累遷羽林都指揮使，常令將兵在邊，貝、冀之民，日罹其患。晋末，契丹入洛，鳳從至東京，授宿州防禦使。漢祖即位，受代歸闕，尋授河陽行軍司馬。乾祐初，入爲龍武將軍。丁父憂，起復授右千牛衛大將軍。漢末，都城變起，兵集之夜，無不剽之室，唯鳳里閭，兵不敢犯，人皆服其膽勇。廣順初，用爲宋、亳、宿三州巡檢使。鳳出於伏莽，尤知盗之隱伏，乃誘致盗魁於麾下，厚待之，每桴鼓之發，無不擒捕，衆以爲能，然平民因捕盗而破家者多矣。鳳善事人，或使臣經由，靡不傾財厚奉，故得延譽而掩其醜迹。太祖聞其幹事，用爲單州刺史，既剛忿不仁，得位逾熾，刑獄之間，尤爲不道。嘗抑奪人之妻女，又以進奉南郊爲名，率斂部民財貨，爲人所訟。廣順三年十二月，詔削奪鳳在身官

趙鳳，是冀州棗强縣人，年幼時讀書，曾應童子科考試。長大後，凶殘蠻横，以殺人搶劫爲業，官吏禁止不了。安重榮坐鎮常山時，招集反叛逃亡的人，趙鳳就應募了，隨後犯法應處死，他就毁掉枷鎖越獄，逃跑而得免一死。天福年間，趙延壽充當契丹人的嚮導，連年侵犯深州、冀州，趙鳳就前往依附他。契丹國主素來得知他勇猛强悍，任爲羽林軍使，一直升到羽林都指揮使，常令他率軍駐扎邊境，貝、冀兩州百姓，天天遭到他的危害。晋朝末年，契丹攻入洛陽，趙鳳隨契丹國主到了東京，被任命爲宿州防禦使。漢高祖即位，趙鳳接受替代回朝，隨後任命爲河陽行軍司馬。乾祐初年，入朝任龍武將軍。因父親去世離任，又起用復任爲右千牛衛大將軍。漢朝末年，京城中發生政變，聚集兵士的那天晚上，没有一家不遭搶劫，衹有趙鳳的院落，兵士不敢侵犯，人們都佩服他的膽量勇氣。廣順初年，朝廷任命他爲宋、亳、宿三州巡檢使。趙鳳出自潜伏草莽的强盗，特别瞭解盗賊隱藏的地方，就把盗賊首領引誘到自己手下，給予優厚的待遇，每次下令出動，無不活捉盗賊，衆人認爲他很有本事，但平民因捕盗而傾家蕩産的也很多。趙鳳善於奉承人，間或有使臣經過，無不拿出大量錢財來厚待饋贈，所以能傳揚美名而掩蓋醜惡行徑。太祖聽説他辦事幹練，任命爲單州刺史，趙鳳生性既强横不仁，獲取地位後更加囂張，處理刑獄的事，尤其胡作非爲。他曾强奪

爵，尋令賜死。

別人的妻子女兒，又以資助南郊祭祀向朝廷進貢爲名，强行徵收轄境内民衆的財物，被人告發。廣順三年十二月，太祖下詔剥奪趙鳳所有的官職和爵位，隨後又下令處决。

**齊藏珍**

齊藏珍，少歷内職，累遷諸衛將軍。前後監押兵師在外，頗稱幹事，然險詖無行，殘忍辯給，無不畏其利口。廣順中，奉命滑州界巡護河堤，以弛慢致河决，除名，配沙門島。世宗在西班時，與藏珍同列，每聆其談論，或剖判世務，似有可采。及即位，自流所徵還。秦、鳳之役，令監偏師。及淮上用兵，復委監護，與軍校何超領兵降下光州。藏珍欺隱官物甚多，超以爲不可，藏珍曰："沙門島已有屋數間，不妨再去矣。"其不畏法也如此。世宗既破紫金山寨，追吴寇至渦口，因與藏珍言及克捷之狀。對曰："陛下神武之功，近代無比，於文德則未光。"世宗頷之，又問以揚州之事，對曰："揚州地實卑濕，食物例多腥腐，臣去歲在彼，人以鱓魚饋臣者，視其盤中虬屈，一如蛇虺之狀，假使鸛雀有知，亦應不食，豈况於人哉！"其敷奏大率多此類，聞者無不悚然。一日，又奏云："唐景思已爲刺史，臣猶未蒙聖澤。"世宗俯而從之，時濠梁未下，即命爲濠州行州刺史。及張永德與李重進有間言，藏珍嘗游説重進，洎壽陽兵迴，諸將中有以藏珍之言上奏者。世宗怒，急召赴闕。四年夏，以其冒稱檢校官罪，按其事而斃之，蓋不欲暴其惡迹也。

齊藏珍，年輕時歷任宫内職事，一直升到諸衛將軍。先後在外監軍督戰，很稱得上辦事幹練，但他生性奸邪，没有德行，既刻薄無情又能言善辯，没有人不畏懼他的口鋒。廣順年間，齊藏珍奉命在滑州界内巡察防護黄河堤岸，因懈怠導致黄河决堤，被開除官籍，流放沙門島。世宗在西班任職時，和藏珍是同僚，常聽到他的談論，有時分析時事，似乎有值得采納的意見。當他即位，就從流放地召回齊藏珍。秦州、鳳州一戰，世宗令齊藏珍監察偏軍。當向淮南地區展開攻勢時，又委任他督察部隊，和軍校何超率兵降服光州守敵。藏珍蒙蔽朝廷而隱瞞了許多官物，何超認爲不能這樣做，藏珍説："我在沙門島已有幾間房屋，大不了再去那裏就是了。"他就是這樣不畏法紀。世宗攻克紫金山敵寨後，追擊吴地敵軍至渦口，就和齊藏珍談論到獲勝的狀况。藏珍對答説："陛下神聖的武功，近代無人可比，在文治德政方面就没有光大。"世宗點了點頭，又用揚州的軍事問他，藏珍回答説："揚州地理方面的確是低窪潮濕，食物通常多有腥腐味，我去年在那裏，有人用鱓魚送給我，我見這些魚盤曲在盤中，完全和小蛇的形狀一般，假使鸛雀有靈性，也應不吃，何况對於人而言呢！"他對皇帝陳述事情大多是這類語調，聽到的人無不驚恐。一天，藏珍又上奏説："唐景思已任刺史，我還没受到您的恩惠。"世宗勉强地答應了，當時濠梁還没攻克，就命他爲濠州行州刺史。當張永德和李重進有不和的言論時，藏珍曾游説重進，世宗從壽陽班師回朝後，衆將中有人把藏珍的話報告世宗。世宗大怒，火速召他入京。顯德四年夏，根據他冒稱檢校官的罪狀，對這事進行追究而判處死刑，這是世宗不想張揚他的惡劣行徑。

## 王環

王環，本真定人。唐天成初，孟知祥鎮西川，環往事之，及知祥建號，環典軍衛。孟昶嗣位，環兼領左、右衛。顯德二年秋，王師西伐，時環爲鳳州節度使。初，偏師傅其城下，爲環所敗，裨將胡立爲環所擒。是冬，王師大集，急攻其城，蜀之援兵相次敗走。環聞之，守備愈堅，王師攻擊數月方克。城陷，環就擒。及到闕，世宗以忠於所事，釋其罪，授右驍衛大將軍。四年冬，世宗南征，環隨駕至泗州，遇疾而卒。

王環，本是真定人。唐天成初年，孟知祥鎮守西川，王環前往效勞於他，當知祥建國立號，王環掌管禁衛軍。孟昶繼位，王環兼領左、右衛。顯德二年秋，朝廷大軍西征，當時王環任鳳州節度使。當初，朝廷的側翼部隊逼近鳳州城下，被王環擊敗，偏將胡立被王環活捉。這年冬，朝廷軍隊大集，急攻鳳州城，蜀國的援兵先後敗逃。王環得知後，防禦更加堅固，朝廷大軍攻擊了好幾個月纔攻克。州城失陷後，王環被俘。當把他押送到京城，世宗因他忠於自己的職守，免去他的罪，任命爲右驍衛大將軍。四年冬，世宗南征，王環隨從世宗抵達泗州，患病而亡。

## 張彦超

張彦超，本沙陀部人也。素有卻克之疾，時號爲“跛子”。初，以騎射事唐莊宗爲馬直軍使，莊宗入汴，授神武指揮使。明宗嘗以爲養子。天成中，擢授蔚州刺史。素與晉高祖不協，屬其總戎於太原，遂舉其城投於契丹，即以爲雲州節度使。契丹之南侵也，彦超率部衆，頗爲鎮、魏之患。及契丹入汴，遷侍衛馬軍都校，尋授晉昌軍節度使。漢高祖入洛，彦超飛表輸誠，移授保大軍節度使。乾祐初，奉詔歸闕，止奉朝請而已。太祖自鄴入平内難，隱帝令彦超董騎軍爲拒，劉子陂兵亂，彦超先謁見太祖。廣順中，授神武統軍。顯德三年冬，以疾終於第，制贈太子太師。

張彦超，本是沙陀部人。他早年患卻克一樣的脚病，當時人稱他爲“跛子”。先前，他憑着跑馬射箭的技藝效勞於唐莊宗，任馬直軍使，莊宗進入汴京後，任命他爲神武指揮使。明宗曾把他作爲養子。天成年間，提升爲蔚州刺史。彦超向來與晉高祖不和，當晉高祖在太原總管北方軍事，彦超就獻蔚州城而投降了契丹，契丹即任命他爲雲州節度使。契丹南侵的時候，彦超帶着軍隊，構成對鎮州、魏州極大的威脅。當契丹人攻入汴京，彦超改任侍衛馬軍都校，不久又任命他爲晉昌軍節度使。漢高祖進入洛陽，彦超火速送表章投誠，高祖改任他爲保大軍節度使。乾祐初年，奉詔回京，祇是奉命參加朝會而已。周太祖由鄴城入京平息内亂，隱帝命彦超統率騎兵進行抵抗，劉子陂兵變時，彦超率先拜見周太祖。廣順年間，被任命爲神武統軍。顯德三年冬，因病死於家中，太祖下詔追贈他爲太子太師。

## 張穎

張穎，太原人，駙馬都尉永德之父也。累爲藩郡列校，由内職歷諸衛將軍。國初，以戚里之故，自華州行軍司馬歷郢、懷二州刺史，遷安州防禦使。穎性卞急峻刻，不容人之小過，雖左右親信，亦皆怨之。部曲曹

張穎，是太原人，他就是駙馬都尉張永德的父親。多次擔任州鎮的普通將領，後由内廷官員歷任諸衛將軍。周朝初年，因親戚同鄉的緣分，由華州行軍司馬歷任郢、懷二州刺史，升任安州防禦使。張穎生性急躁嚴厲，不能寬容别人的小過失，就連身邊的親信，也都怨恨他。他的手下

澄有處女，穎逼而娶之，澄遂與不逞之徒數人，同謀害穎，中夜挾刃入於寢門，執穎而殺之，遂奔於金陵。世宗征淮南，以永德之故，命江南李景，令執澄等送行在。及至，世宗以澄等賜永德，俾甘心而戮之。

親兵曹澄有個黄花閨女，張穎强行娶了她，曹澄就和幾個心懷不滿的人，共同策劃殺張穎，半夜帶刀闖入卧室，捉住張穎并殺掉，隨後逃奔到金陵。世宗征伐淮南，因永德的關係，命江南李景捉拿曹澄等人送到行宫。當送達後，世宗把曹澄等人交給永德，讓他痛痛快快地殺了他們。

**劉仁贍**

劉仁贍，略通儒術，好兵書，在澤國甚有聲望。吴主知之，累遷爲僞右監門衛將軍，歷黄、袁二州刺史，所至稱治。洎李景僭襲僞位，俾掌親軍，遷鄂州節度使。居數年，復以兵柄任之，改壽州節度使。及王師渡淮，而仁贍固守甚堅。洎世宗駐蹕於其壘北，數道齊攻，填塹陷壁，晝夜不息，如是者累月。世宗臨城以諭之，而仁贍但遜詞以謝。及車駕還京，命李重進總兵守之，復乘間陷我南寨。自是圍之愈急，城中饑死者甚衆。三年冬，淮寇復來救援，列寨於紫金山，夾道相屬，纍然數十里，垂及壽壁，而重進兵幾不能支，世宗患之，遂復議親征。車駕至壽春，命今上率師破紫金山之衆，擒其應援使陳承昭以獻。仁贍聞援兵既敗，計無所出，但扼腕浩嘆而已。會世宗以紫金山之捷，飛詔以諭之，時仁贍卧疾已亟，因翻然納款，而城内諸軍萬計，皆屏息以聽其命。及見於行在，世宗撫之甚厚，賜與加等，復令入城養病，尋授天平軍節度使、兼中書令。制出之日，薨於其家，年五十八。世宗聞之，遣使吊祭，命内臣監護喪事，追封彭城郡王。後以其子崇讚爲懷州刺史。仁贍輕財重士，法令嚴肅，重圍之中，其子崇諫犯軍禁，即令斬之，故能以一城之衆，連年拒守。逮其來降，而其下未敢竊議者，保其後嗣，抑有由焉。

劉仁贍，大致懂得儒學，好讀兵書，在南方水鄉之國很有聲望。吴國主賞識他，一直升到僞右監門衛將軍，歷任黄、袁二州刺史，所到之處都治理得井井有條。當李景非法繼承僞位後，任用他掌管親軍，升爲鄂州節度使。過了幾年，又把兵權交給他，改任壽州節度使。當朝廷大軍渡過淮河，但仁贍固守十分堅決。到世宗親自駐扎州城的北邊，數道齊攻，填平戰壕，衝毁營壁，晝夜不停地進攻，像這樣延續了幾個月。世宗親臨城下勸説他，但仁贍衹是用禮貌的言語加以謝絶。當世宗回京，命李重進統兵守營，仁贍又伺機攻入我軍南寨。從此加緊了對壽州的圍攻，城中餓死的人很多。顯德三年冬，淮南敵軍再次前來救援，在紫金山布列營寨，又築兩旁有墻的通道，相連不斷，綿延數十里，將抵壽州城下，而重進的兵馬幾乎不能支撑，世宗感到憂慮，就决定再次親征。世宗抵達壽春，命今皇帝趙匡胤率軍攻破紫金山的敵軍，活捉淮南的應援使陳承昭來報捷。仁贍得知援兵已敗，想不出辦法，衹有握住手腕深深嘆息而已。當世宗因在紫金山獲勝，很快用詔書去開導他，這時仁贍已經病危，就回心轉意，决定投誠，而城内各軍數以萬計，都恭順地聽從他的命令。當他到行營拜見，世宗很寬厚地安撫他，給予的賞賜破格增加，又讓他入城養病，隨即任命爲天平軍節度使、兼中書令。委任令下達的當天，仁贍死於家中，終年五十八歲。世宗得知，派使者祭奠，命宫中使臣負責處理喪事，追封他爲彭城郡王。後來任命他的兒子崇讚爲懷州刺史。仁贍輕視錢財，尊重人才，法令嚴肅，在重重包圍之中，他的兒子崇諫犯了軍中禁令，立即下令處决，所以能憑一城的人力，連年拒守。到他來降時，手下却没人敢私

下非議，保全他的後代，的確是有理由的。

崇讚仕周，累爲郡守。幼子崇諒，後自江南歸於本朝，亦位至省郎。

崇讚在周朝爲官，歷任郡守。劉仁贍的小兒子劉崇諒，後來由江南歸附本朝，也做到尚書省郎官。

#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周書二十一)

## 列傳第十

### 王峻

王峻，字秀峰，相州安陽人也。父豐，本郡樂營使。峻幼慧黠善歌，梁貞明初，張筠鎮相州，憐峻敏惠，遂畜之。及莊宗入魏州，筠棄鎮南渡，以峻自隨。時租庸使趙巖訪筠於其第，筠召峻聲歌以侑酒，巖悦，筠因以贈之，頗得親愛。梁亡，趙氏族滅，峻流落無依，寄食於符離陳氏之家，久之彌窘，乃事三司使張延朗，所給甚薄。清泰末，延朗誅，漢祖盡得延朗之資產僕從，而峻在籍中，從歷數鎮，常爲典客。漢祖踐阼，授客省使，奉使荆南，留於襄、漢爲監軍，入爲内客省使。及趙思綰作亂於永興，漢隱帝命郭從義討之，以峻爲兵馬都監。從義與峻不協，甚如水火。未幾，改宣徽北院使。賊平，加檢校太傅，轉南院使。

王峻，字秀峰，相州安陽人。父親名豐，任本郡樂營使。王峻年幼時聰明伶俐善於歌唱，梁貞明初年，張筠坐鎮相州，憐愛王峻的聰明伶俐，就收養了他。當後唐莊宗攻入魏州，張筠棄州南渡，把王峻帶在自己身邊。當時租庸使趙巖到張筠府中拜訪，張筠召王峻出來唱歌以助酒興，趙巖很喜歡王峻，張筠就把王峻送給了趙巖，很受親近喜愛。梁朝滅亡，趙氏一家被殺，王峻流落無依靠，就依附在符離陳氏的家中求生，時間一長，景況更加窘迫，隨後又效勞於三司使張延朗，所給的報酬很微薄。清泰末年，延朗被殺，漢高祖得到了延朗的全部資產和僕從，王峻也在名册中，隨漢高祖歷任好幾個州鎮，通常擔任典客。漢高祖登帝位，任命王峻爲客省使，奉命出使荆南，又留在襄、漢地區任監軍，入京任内客省使。到趙思綰在永興作亂，漢隱帝命郭從義討伐，任命王峻爲兵馬都監。郭從義與王峻不和，嚴重到如水火不相容。不久，改任王峻爲宣徽北院使。平息叛賊後，加授檢校太傅，轉任宣徽南院使。

太祖鎮鄴，兼北面兵馬，峻爲監軍，留駐鄴城。隱帝蕭墻變起，峻亦爲群小所構，舉家見害。從太祖赴闕，綢繆帷幄，贊成大事，峻居首焉。京師平定，受漢太后令，充樞密使。太祖北征，至澶州，爲諸軍擁迫，峻與王殷在京聞變，乃遣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郭崇往宋州，前申州刺史馬鐸往許州，以防他變，二州安然，

太祖坐鎮鄴城，兼管北面兵馬，王峻任監軍，留駐鄴城。漢隱帝朝廷内部發生事變，王峻也遭到一些小人的誣諂，全家被害。王峻隨太祖攻入京城，在運籌帷幄、助成大事的人中，王峻功居首位。京城平定後，王峻接受漢太后的命令，充樞密使。太祖北征，抵達澶州，受到多路兵馬的脅迫，王峻和王殷在京得知事變，就派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郭崇前往宋州，前申州刺史馬鐸往許州，以防其他意外，二州平靜無事，也是由

亦峻之謀也。

於王峻的謀劃。

太祖踐阼，加平章事，尋兼右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時朝廷初建，四方多故，峻夙夜奉事，知無不爲，每侍太祖商榷軍事，未嘗不移時而退，甚有裨益。然爲性輕躁，舉措率易，以天下之事爲己任，每有啓請，多自任情，太祖從而順之，則忻然而退，稍未允可，則應聲而慍，不遜之語隨事輒發。太祖素知其爲人，且以佐命之故，每優容之。峻年長於太祖二歲，太祖雖登大位，時以兄呼之，有時呼表字，不忘布衣之契也。峻以此益自負焉。

太祖登帝位，加授王峻平章事，不久兼任右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當時朝廷剛剛建立，四方變故頻繁，王峻從早到晚奉行公事，知道該做的事無不去做，常陪同太祖商討軍事，没有哪次不是超過時辰纔離去，對朝廷很有幫助。但他養成浮躁的習性，做事輕率，以天下之事爲己任，多憑個人心意行事，太祖同意按他的建議辦，就高興地離去，稍有不同意，就應聲而顯現怒色，不遜的話隨着事情就脱口而出。太祖向來瞭解他的爲人。又因他是開國功臣的緣故，常常加以寬容。王峻比太祖年長兩歲，太祖雖登上帝位，時常用兄長稱呼他，有時又稱呼字號，這是太祖不忘窮困時的交情。王峻因此更加自負。

廣順元年冬，劉崇與契丹圍晉州，峻請行應援，太祖用爲行營都部署，以徐州節度使王彦超爲副。詔諸軍并取峻節度，許峻以便宜從事，軍行資用，仰給於官，隨行將吏，得自選擇。將發之前，召宴於滋德殿，太祖出女樂以寵之。奉辭之日，恩賜優厚，不拘常制。及發，太祖幸西莊，親臨宴餞，别賜御馬玉帶，執手而别。峻至陝駐留數夕，劉崇攻晉州甚急，太祖憂其不可支，議親征，取澤州路入，與峻會合，先令諭峻。峻遣驛騎馳奏，請車駕不行幸。時已降御札，行有日矣，會峻奏至，乃止。

廣順元年冬，劉崇和契丹圍攻晉州，王峻請求出征救援，太祖任命他爲行營都部署，任命徐州節度使王彦超爲副職。詔令各軍都聽從王峻的安排調遣，允許王峻根據情況需要自行處理各種事務，部隊出征的物資經費，由官府供給，隨行的將領職員，可以自行選擇。即將出征以前，召王峻入滋德殿赴宴，作爲對他的特恩，太祖舉行宫廷歌舞爲他助興。告辭的那天，恩賜優厚，不拘泥於常規。當出發時，太祖前往西莊，親臨餞行宴會，另賜御馬玉帶，握手告别。王峻抵達陝州後停留了幾天，劉崇對晉州攻得很急，太祖擔心王峻不能對付，商定親征，取道澤州進軍，與王峻會合，先派人通知王峻。王峻派通信騎兵火速上奏，請太祖不要親征。當時已經發出詔令，出發的日期就要到了，恰巧王峻的奏章送到，就作罷了。

峻軍既過絳郡，距平陽一舍，賊軍燔營，狼狽而遁。峻入晉州，或請追賊，必有大利，峻猶豫久之，翼日方遣騎軍襲賊，信宿而還。向使峻極力追躡，則并、汾之孽，無噍類矣。峻亦深耻無功，因計度增修平陽故城而迴。時永興軍節度使李洪信，漢室之密戚也，自太祖踐阼，恒有憂沮之

王峻的人馬過了絳郡後，距平陽還有三十里，敵軍就焚燒營寨，狼狽逃走。王峻進入晉州，有人提出追擊敵軍，必獲大利，王峻猶豫了很久，第二天纔派騎兵追擊敵軍，過了兩天就返回了。假如王峻盡力跟踪追擊，那麽并、汾地區的殘餘勢力，就會不留活口了。王峻也因無功而深感羞耻，因而計劃增修平陽故城後回師。當時永興軍節度使李洪信，是漢朝皇室的近親，自從

意，而本城軍不滿千，峻出征至陝州，以救援晉州爲辭，抽起數百人，及劉崇北遁，又遣禁兵千餘人，屯於京兆，洪信懼，遂請入朝。峻軍迴，太祖厚加優賜。

太祖登帝位後，常有憂懼喪氣的心思，并且本城兵力不到千人，王峻出征至陝州，以救援晉州爲理由，調走數百人，當劉崇逃往北方，又派禁軍一千多人，駐扎在京兆，洪信感到恐懼，就請求入朝。王峻班師還朝，太祖給予分外優厚的賞賜。

時慕容彦超叛於兖州，已遣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曹英、客省使向訓率兵攻之。峻意欲自將兵討賊，累言於太祖曰："慕容劇賊，曹英不易與之敵耳。"太祖默然。未幾親征，命峻爲隨駕一行都部署，破賊之日，峻督軍在城南，其衆先登，頗有得色。從駕還京，未幾貢表乞解樞機，即時退歸私第。

這時慕容彦超在兖州反叛，朝廷已派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曹英、客省使向訓率兵進攻。王峻想要親自率兵討伐叛賊，多次向太祖説："慕容彦超是强敵，曹英很難和他抗衡。"太祖内心同意他的看法。不久太祖親征，命王峻爲隨駕一行都部署。攻破叛軍的那天，王峻在城南督軍作戰，他的部下率先登上敵城，王峻臉上很有得意的神色。隨太祖回京，不久上表章請求解除機要職務，上表後馬上離任回到私府。

峻貪權利，多機數，好施小惠，喜人附己。太祖登極之初，務存謙抑，潛龍將佐，未甚進用。其後鄭仁誨、李重進、向訓等稍遷要職，峻心忌之，至是求退，蓋偵太祖之意也。未陳請之前，多發外諸侯書以求保證，旬浹之内，諸道馳騎進納峻書，聞者驚駭其事。峻連貢三章，中使宣諭無虚日，太祖嚴駕將幸其第，峻聞之，即馳馬入見，太祖慰勞久之，復令視事。峻又於本院之東，别建公署，廊廡聽事，高廣華侈。及土木之功畢，請太祖臨幸，恩賜甚厚。其後内園新起小殿，峻視之，奏曰："宫室已多，何用於此?"太祖曰："樞密院舍宇不少，公更自興造何也?"峻慚默而退。

王峻貪圖權利，很有心機權術，好施小恩小惠，喜歡别人附和自己。太祖即位的初期，儘量保持謙遜克制的態度，自己先前軍府的文武要員，没怎麽提拔任用。隨後鄭仁誨、李重進、向訓等逐漸升到重要職位，王峻心中嫉妒他們，這次求退，就是試探太祖的心意。在還没有提出退位申請以前，王峻向外地許多州鎮長官發出信函，要求他們爲自己擔保，十來天的時間内，各道紛紛派人快馬加鞭向朝廷進交留用王峻的奏書，聽説這事的人都感到震驚。王峻連上三道表章，宫中使者每天到他私府傳達太祖的勸告，太祖又備辦車馬準備親臨他的府第，王峻得知後，急忙策馬入宫拜見，太祖慰勞了許久，又令他上任理事。王峻又在原樞密院的東邊，另建公署，廳堂廊房，高大精美。當土木工程結束，王峻請太祖光臨，太祖給予他很優厚的恩賜。後來朝廷内園新建一座小殿，王峻見了後上奏説："宫殿房屋已經很多，哪裏需再建這殿?"太祖説："樞密院房屋不少，你又爲什麽要重新建造呢?"王峻慚愧無語地退下。

時峻以前事趙巖，頗承寵愛，至是欲希贈官立碑。或謂峻曰："趙巖以諂佞事君，破壞梁室，至今言者，無不切齒，苟如所欲，必貽物議。"

這時王峻因先前曾在趙巖手下供事，很受寵愛，到現在就想請求朝廷爲趙巖贈官立碑。有人對王峻説："趙巖用阿諛奉迎的行爲侍奉國君，造成梁朝的混亂，直到現在談論他的人，無不切

乃止。巖侄崇勳，居於陳郡，峻爲求官田宅以賜之，太祖亦從之。三年春，修利河堤，大興土功，峻受詔檢校。既而世宗自澶州入覲，峻素憚世宗之聰明英果，聞其赴闕，即自河次歸朝。居無何，邀求兼領青州，太祖不得已而授之。既受命，求暫赴任，奏借左藏綾絹萬匹，從之。

齒憎恨，假如按你想的做，必定留下人們非議的話題。”王峻這纔作罷。趙巖的侄兒名崇勳，居住在陳郡，王峻爲他求得官田官宅賜給他，太祖也同意了。廣順三年春，修整黄河堤岸，大興土功，王峻奉詔查驗。不久世宗由澶州入京朝見，王峻向來畏懼世宗的聰明和英勇果敢，得知他入朝，立刻從黄河工地返回京城。没過多久，王峻强求兼管青州，太祖不得已授予他。受命後，王峻要求短時間去青州赴任，上奏借用左藏庫的綾絹一萬匹，太祖依允了。

是歲，户部侍郎趙上交權知貢舉，上交嘗詣峻，峻言及一童子，上交不達其旨，榜出之日，童子不第，峻銜之。及貢院申中書門下，取日過堂，峻知印，判定過日。及上交引新及第人至中書，峻在政事堂厲聲曰：“今歲選士不公，當須覆試。”諸相曰：“但緣已行指揮行過，臨事不欲改移，况未敕下，覆試非晚。”峻愈怒，詬責上交，聲聞於外。少頃，竟令引過。及罷，上交詣本廳謝峻，峻又延之飲酌從容。翼日，峻奏上交知舉不公，請致之於法，太祖頷之而已。

這年，户部侍郎趙上交臨時主持科舉事宜，上交曾拜訪王峻，王峻談話中提到一名童子，上交不理解他的心意，發榜的那天，那童子没中舉，王峻懷怨在心。到了貢院向中書門下申報，請定奪中舉考生通過中書省查驗的日期，王峻執掌大印，决定了過堂日期。當上交帶着新中舉的人員來到中書省，王峻在政事堂上厲聲説：“今年選拔人才不公正，必須重新考試。”衆宰相説：“衹因已下詔令通過，臨時不想改動，何况没有下達重試的詔令，等詔令下達後再試也不遲。”王峻更加惱怒，大聲責駡上交，聲音傳到了公署外。過了一會兒，竟下令要上交認錯。當散會後，上交到王峻的官府正堂謝罪，王峻又請他飲酒交談。第二天，王峻上奏指責上交主持科舉不公正，建議按法律處治，太祖衹是點點頭而已。

又奏請以顔衎、陳觀代范質、李穀爲相。太祖曰：“進退宰輔，未可倉卒，待徐思之。”峻論列其事，奏對不遜。太祖未食，日將亭午，諍之不已。太祖曰：“節假之内，未欲便行，已俟開假，即依所奏。”峻退至中書。是月，吏部選人過門下，峻當其事，頗疑選部不公，其擬官選人落下者三十餘人。次日寒食時節，臣僚各歸私第。午時，宣召宰臣、樞密使，及入，幽峻於别所。太祖見馮道已下，泣曰：“峻凌朕頗甚，無禮太過，擬欲盡去左右臣僚，翦朕羽翼。朕兒在外，專意阻隔，暫令到闕，即

王峻又上奏要求任用顔衎、陳觀代替范質、李穀爲宰相。太祖説：“進退執政大臣，不能倉猝行事，等我慢慢考慮。”王峻對這事進行詳細論述，對答時很不恭敬。太祖還没有進餐，時間已近正午，王峻仍不停地争辯。太祖説：“現正在節假時間内，我不想立即施行，等假期結束後，就按你的意見辦。”王峻退下後到了中書省。這月，吏部將選任官員提交門下省審察，王峻負責這件事，他很懷疑選舉部門不公正，把預定任職方案中的待命人員剔除了三十多人。第二天是寒食節，百官各回私府。中午時分，太祖傳令召集執政大臣、樞密使，當他們入宫，就把王峻軟禁在單獨的場所。太祖和馮道以下宰臣相見，流着淚説：“王峻欺人太甚，對我太無禮了，打算

懷怨望。豈有既總樞機，又兼宰相，堅求重鎮，尋亦授之，任其襟懷，尚未厭足，如此無君，誰能甘忍!”即召翰林學士徐台符等草制。其日，退朝宣制，貶授商州司馬，差供奉官蔣光遠援送赴商州。未幾，死於貶所，時廣順三年三月也。

要趕走我身旁的所有官員，除掉我的得力助手。我的兒子在京外，他一心要隔阻我父子聯係，我臨時讓兒子到京城，他就心懷不滿。哪有既總管機要軍務，又兼任宰相，還一再求取重鎮職務的呢，我隨即也授予他，完全是聽憑他的意願，但他仍不滿足，像這樣目無君主，誰能甘心忍受!”隨後就召來翰林學士徐台符等起草詔令。這天，退朝後公布詔令，貶降王峻爲商州司馬，派供奉官蔣光遠伴送到商州。不久，王峻死在貶降地，當時是廣順三年三月。

初，峻降制除青州，有司製造旌節，以備迎授。前一夕，其旄有聲甚異，聞者駭之。主者曰：“昔安重誨授河中節，亦有此異焉。”又所居堂陛，忽然隱起如堆。又夢被官府追攝入司簿院，既寤，心惡之，以是尤加狂躁。峻才疏位重，輕躁寡謀，聽人穿鼻，既國權在手，而射利者曲爲指畫，乃啖餌虎臣，離間親舊，加以善則稱己，無禮於君，欲求無罪，其可得乎!

先前，下詔任命王峻爲青州節度使，有關官府製造帥旗使節，預備在王峻受命儀式上授予。前一晚，用旄牛尾裝飾的帥旗發出十分奇特的聲響，聽到的人都很震驚。主管人說：“以前授予安重誨河中使節，也有這種異常現象。”又有一事，王峻居住的正堂前臺階，忽然隆起如一墳堆。王峻又夢見被官府捉拿入司簿院，醒來後心中很厭煩，因此更加暴躁。王峻才疏位重，輕躁而少謀略，任人牽着鼻子走，手握國家大權後，又有追求名利的人胡亂地替他出謀劃策，於是就引誘拉攏勇將，離間皇帝的親屬故人，加上認爲有好事就說是自己的功勞，對君主無禮，要想不得罪受罰，這是可能的嗎!

**慕容彥超**

慕容彥超，爲兗州節度使。彥超即漢高祖之同産弟也，嘗冒姓閻氏，體黑麻面，故謂之閻崑崙。彥超鎮兗州，漢隱帝欲殺周太祖，召彥超，方食，釋匕箸而就道。周兵犯京師，隱帝出勞軍，太后使彥超衛帝，彥超曰：“北兵何能爲，當於陣上唱坐使歸營。”彥超敗，奔兗，隱帝遇弑。周太祖時，彥超進呈鄆州節度使高行周來書，其書意即行周毀譭太祖結連彥超之意，帝覽之，笑曰：“此必是彥超之詐也。”試令驗之，果然。其鄆州印元有缺，文不相接，其爲印即無闕處。帝尋令齎書示諭行周，行周上表謝恩。先是，填星初至角、亢，

慕容彥超，任兗州節度使。彥超是漢高祖的同母弟，曾冒姓閻氏，皮膚黑而臉上有麻子，所以人們稱他爲閻崑崙。彥超坐鎮兗州，漢隱帝想殺周太祖，召彥超入京，彥超正在吃飯，得令後放下餐具就上路了。周太祖的人馬進犯京城，隱帝出城犒勞朝廷大軍，太后令彥超保護隱帝，彥超說：“北軍能做什麽，我定在陣上安坐不動就喝令他們回營。”彥超戰敗，逃往兗州，隱帝被殺。周太祖時，彥超進呈鄆州節度使高行周的來函，這道文書的大意是行周誹謗太祖結連彥超的主意，太祖看了後笑着說：“這必是彥超的僞作。”試着叫人檢驗，果真是這樣。鄆州的官印本來是有缺損的，上下字接不上，彥超加蓋的印章却没有缺損處。太祖隨後又派人帶去書函出示給行周并加以解說，行周上表謝恩。先前，土星

占者曰：角，鄭分，兖州屬焉。彦超即率軍府賓佐，步出州西門三十里致祭，迎於開元寺，塑像以事之，謂之"菩薩"，日至祈禱，又令民家竪黄旛以禳之。及城陷，彦超方在土星院燃香，急乃馳去。

剛運行到角、亢二星宿間，占星的人説：角星，對應下界的鄭國地區，兖州從屬這一範圍。彦超就率領軍府中的文武官員，步行到州城西門外三十里的地方舉行祭祀，又到開元寺迎神，塑神像加以供奉，稱神爲"菩薩"，每天到寺祈禱，又令百姓人家樹立黄旗來避邪求福。當州城陷落時，彦超正在土星院燒香，直到十分緊迫了纔驅馬逃走。

**閻弘魯**

閻弘魯者，後唐邢州節度使寶之子也。寶，《唐書》有傳。弘魯事唐明宗、晋高祖，累歷事任。家本魯中，洎告疾歸里，慕容彦超初臨，禮待極厚。及謀大逆，以弘魯子希俊爲鎮寧軍節度副使，在世宗幕下而惡之。聞朝廷出兵隄防，即責弘魯曰："爾教兒捍我於朝，將覆吾族耶！"故罹其禍。

閻弘魯，是後唐邢州節度使閻寶的兒子。閻寶在本書的《唐書》部分有傳。弘魯效勞於唐明宗、晋高祖，擔任過多種職務。弘魯的老家在魯中，當他因病請求還鄉，慕容彦超剛剛上任，對他很有禮貌，待遇很優厚。當彦超圖謀造反，因弘魯的兒子希俊爲鎮寧軍節度副使，在世宗手下供職，就對弘魯很反感。彦超得知朝廷出兵提防自己，就責怪弘魯説："你教兒子在朝廷和我作對，是想滅掉我全家嗎！"所以弘魯遭到他的殺害。

**崔周度**

崔周度者，父光表，舉進士甲科，盧質節制横海，辟爲支使。周度有文學，起家長蘆令，登朝歷監察御史、右補闕，以家在齊州，欲謀葬事，懇求外任，除泰寧軍節度判官。而性剛烈，又以嘗爲諫官，睹凶帥之不法，不忍坐視其弊，因極言以諫彦超，故及斯禍。

崔周度，他的父親名光表，考取進士甲科，盧質掌管横海軍時，召用他任支使。周度有文學修養，初任長蘆縣令，升爲朝官，歷任監察御史、右補闕，因家在齊州，想預先安排身後安葬的事，懇求出任地方官，朝廷任命他爲泰寧軍節度判官。但他性情剛烈，又因曾任諫官，看到凶暴的主帥有不法行爲，不忍坐視他敗壞下去，於是竭力争論，對彦超進行勸阻，因而遇到災禍。

太祖平兖州，詔曰："閻弘魯、崔周度，死義之臣，禮加二等，所以滲漏澤而賁黄泉也。爾等貞節昭彰，正容肅厲，以從順爲己任，以立義作身謀，履此禍機，并罹冤横，宜伸贈典，以慰貞魂。弘魯可贈左驍衛大將軍，周度可贈秘書少監。"

太祖平定兖州後，下詔説："閻弘魯、崔周度，是爲正義而死的臣子，我用提高兩等的恩命，來安慰亡魂并光耀英靈。你們忠貞的節操光耀天下，正義的神色莊嚴剛毅，把遵從正道作爲自己的職責，把扶持正義作爲自己的追求，遇上這危亡的關頭，都遭到無辜的殺害，應當施加追贈的恩典，用作安慰忠臣的英魂。弘魯可追贈爲左驍衛大將軍，周度可追贈爲秘書少監。"

#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一(周書二十二)

## 列傳第十一

### 劉皞

劉皞，字克明，晋丞相譙國公昫之弟也。昫，《晋書》有傳。皞少離鄉里，唐天祐中，梁將劉鄩襲太原，軍至樂平，時皞客於縣舍，爲鄩軍所俘。謝彦章見之，知其儒者，待之以禮，謂其鄉人劉去非曰："爲君得一宗人。"即令皞見之，去非詢其爵里，乃親族也，對泣久之，自是隨去非客於彦章門下。彦章得罪，去非爲郢州刺史，皞隨之郡。

劉皞，字克明，他是晋丞相譙國公劉昫的弟弟。劉昫，在本書的《晋書》部分有傳。劉皞年輕時離開了故鄉，唐天祐年間，梁將劉鄩進攻太原，部隊抵達樂平，當時劉皞寄居在該縣公房，被劉鄩的兵士捉去。謝彦章見到他，知道他是個文士，就以禮相待，又對他的同鄉人劉去非説："我爲你找到一個本家人。"就讓劉皞來見他，去非詢問他的籍貫家世，竟是同族親戚，相對哭泣了很長時間，從此隨去非在彦章手下爲門客。彦章得罪受罰後，去非任郢州刺史，劉皞隨他到郢州。

莊宗平河洛，去非以嘗從劉守奇歸梁，深懼獲罪，乃棄郡投高季興於荆南，皞累爲荆州攝官。既而兄昫明宗朝爲學士，遣人召歸。梁漢顒鎮鄧州，辟爲從事，入爲監察御史，歷水部員外郎、史館修撰。長興末，宰臣趙鳳鎮邢臺，表爲節度判官。清泰初，入爲起居郎，改駕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移河南少尹、兵部郎中，轉太府卿。漢祖受命，用爲宗正卿。周初，改衛尉卿。

唐莊宗平定黄河、洛水之間地區，去非因曾隨劉守奇投奔梁朝，十分害怕得罪，就放棄郢州，到荆南投靠高季興，劉皞多次擔任荆州的代理官員。後來他的兄長劉昫在明宗朝任學士，派人召他回去。梁漢顒坐鎮鄧州，召用他爲從事，入朝任監察御史，又歷任水部員外郎、史館修撰。長興末年，宰臣趙鳳坐鎮邢臺，保舉他爲節度判官。清泰初年，入朝任起居郎，改任駕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調任河南少尹、兵部郎中，轉任太府卿。漢高祖稱帝，任命他爲宗正卿。周朝初年，改任衛尉卿。

廣順元年冬十月，税居於東京，夜夢鬼詫之曰："公於我冢上安床，深不奉益。"皞問鬼姓氏，曰李丕文。皞曰："君言殊誤，都城内豈可冢耶?"曰："冢本在野，張十八郎展城時圍入。"忽寤。又半月，復夢前鬼曰："公不相信，屈觀吾舍可乎?"即

廣順元年冬十月，劉皞租賃房屋住在東京，夜間夢見鬼驚擾他説："你在我墳墓上安床，太不積德了。"劉皞問鬼的姓名，鬼回答説名叫李丕文。劉皞説："你的話太荒謬了，都城内怎能建墳墓呢?"鬼説："我的墳墓本來是在野外，張十八郎擴建都城時圈入城内。"劉皞突然醒了。又過了半月，劉皞再次夢見前夢中鬼説："你要

以手掊地，豁然見華第，花木叢萃，房廊雕焕，立皞於西廡。久之，見一團火如電，前來漸近，即前鬼也。引皞深入，出其孥，泣拜如有所托。皞問丕文鬼事，曰："冥司各有部屬，外不知也。"皞曰："余官何至?"再三不對，苦訊之，曰："齊王判官。"皞曰："張令公爲齊王，去世久矣。今鄆州高令公爲齊王，余方爲列卿，豈復爲賓佐乎?"鬼曰："不知也。"皞既寤，欲掘而視之，既又告人曰："鬼雖見訴，其如吾税舍何?"乃止。

是不相信，委屈你觀看一下我的房屋行嗎?"説完就用手拍地，突然現出一座華美的府第，花木繁茂薈萃，房廊精美光亮，讓劉皞站立在西廊房。過了很久，出現電光般的一團火，向前逐漸接近劉皞，這就是先前的鬼。鬼領着劉皞進入宅院深處，唤出他的兒女，對劉皞流淚下拜，好像有什麽事委托他。劉皞問丕文有關鬼的事，丕文説："陰府中各有分管部門，其他部門的事都不瞭解。"劉皞説："我能升到什麽官?"再三問鬼都不答，又苦苦追問，纔説："你最後爲齊王判官。"劉皞説："張令公爲齊王，去世已很久了。現鄆州高令公爲齊王，我正任朝廷衆卿之一，怎會再去做他的幕僚呢?"鬼回答説："這我就不知道了。"劉皞醒來後，本想發掘察看，隨後又對人説："鬼雖然向我訴苦，但我租借的房屋又怎麽安排呢?"於是就作罷了。

廣順二年春，朝廷以皞爲高麗册使。三月，至鄆，節度使高行周以皞嗜酒，留連累日，旦夕沉醉。其月二十三日，晨興櫛髮，狀如醉寐，男泳視之，已卒矣。時年六十一。其年八月，鄆帥齊王高行周亦夢鬼請齊王判官，得無是乎！皞從儒學，好聚書，嗜酒無儀檢，然衷抱無他，急於行義，士友以此多之。

廣順二年春，朝廷任命劉皞爲册封高麗王的使者。三月，抵達鄆州，節度使高行周因劉皞喜歡喝酒，挽留了好幾天，從早到晚喝得大醉。這月二十三日，劉皞一早起來梳理好頭髮，就呈現出一副醉入夢鄉的模樣，他的兒子劉泳前去探望，已經死了。劉皞死時六十一歲。在劉皞夢鬼這年的八月，鄆州主帥齊王高行周也夢見鬼請齊王判官，該不會就是同一件事吧！劉皞跟隨儒士求學，好收藏書籍，酷愛飲酒，不注意儀表，但他心無雜念，重在修養德行，急於施行道義，名士友人因此很贊賞他。

**張沆**

張沆，字太元，徐州人。父嚴，本州牙將。沆少力學，攻詞賦，登進士第。唐明宗子秦王好文，然童年疏率，動不由禮。每賓僚大集，手自出題，令面前賦詩，少不如意，則壞裂抵棄。沆初以刺謁，秦王屬合座客各爲《南湖廳記》，因謂沆曰："聞生名久矣，請爲此文。"沆不獲已，從之。及群士記成，獨取沆所爲勒之於石，繇是署爲河南府巡官。秦王敗，勒歸鄉里。

張沆，字太元，徐州人。父親名嚴，任本州牙將。張沆從小刻苦學習，致力於詞賦的創作，考中進士。唐明宗的兒子秦王好文，但他年少輕率，凡事不遵禮法。每次賓客幕僚大集會，他都親手出題，令當面作詩，稍不如意，就撕毁扔棄。張沆初次呈遞名片拜望，秦王吩咐在座客人各寫一篇《南湖廳記》，又對張沆説："我聽説你的大名已很久了，請作這篇文章。"張沆不得已，衹好答應了。當衆人的記文作完，秦王僅選取張沆所作的文刻在石碑上，於是任命他爲河南府巡官。秦王失敗後，張沆被朝廷勒令還鄉。

晉初，桑維翰秉政，沆以文干進，用爲著作佐郎、集賢校理，遷右拾遺。維翰出鎮，奏爲記室。從維翰入朝，授殿中侍御史。歲餘，自侍御史改祠部員外郎知制誥，召入翰林爲學士。維翰罷相，馮玉用事，不欲沆居禁密，改右諫議大夫，罷其職。漢祖至汴，轉右常侍，復用爲學士，未幾，遷工部尚書充職。明年，以營奉葬事求解職，改禮部尚書。及歸朝，復爲學士。太祖以沆耳疾罷職，改刑部尚書。廣順二年秋，命爲故齊王高行周册贈使，復命而卒。贈太子少保。

晉朝初年，桑維翰執掌朝政，張沆用文章求取晋升，被任爲著作佐郎、集賢校理，升右拾遺。維翰出京任鎮帥，保舉張沆爲本府記室。隨維翰入朝，任命爲殿中侍御史。過了一年多，由侍御史改任祠部員外郎知制誥，召入翰林院任學士。維翰解除相職後，馮玉掌握權勢，他不想讓張沆處在親近皇帝的機要職位，改授右諫議大夫，解除他的館閣職務。漢高祖進入汴京，轉任右常侍，再次任命他爲學士，不久，升任他爲工部尚書，仍充任館閣職務。第二年，因安排處理家人葬事請求解除了館閣職務，改任禮部尚書。當他返回京城，又一次擔任學士。周太祖因張沆有耳病，解除他的館閣職務，改任爲刑部尚書。廣順二年秋，任命張沆爲已故齊王高行周的册贈使，返回覆命後就去世了。朝廷追贈他爲太子少保。

沆性儒雅，好釋氏，雖久居禄位，家無餘財，死之日，圖書之外，唯使鄆之貲耳。嗣子尚幼，親友慮其耗散，上言於太祖，乃令三司差人主葬，餘資市邸舍，以贍其孤焉。沆記覽文史，好徵求僻事，公家應用，時出一聯以炫奇筆，故不爲馮玉所重。雖有聵疾，猶出入金門，凡五六年。漢隱帝末年，楊、史遇害，翼日，沆方知之，聽猶未審，忽問同僚曰："竊聞盜殺史公，其盜獲否?"是時京師恟懼之次，聞者笑之。有士人申光遜者，與沆友善，沆未病時，夢沆手出小佛塔示光遜，視其上有詩十四字云："今生不見故人面，明月高高上翠樓。"光遜既寤，心惡之，俄聞沆卒。

張沆秉性高雅有學識，崇尚佛教，雖然久居官位，家中没有富裕的財産，到死的時候，除了書籍以外，衹有出使鄆州所得到的一點資財。他繼承家業的兒子還年幼，親友擔心他花費一空，向太祖禀告，太祖就令三司派人主持葬事，剩下的錢財用來購買店鋪，以便贍養他的孤兒。張沆熟讀文史著作，喜歡搜尋生僻的典故，應用於官府文書，不時出一對句來炫耀他高妙的文筆，所以不被馮玉看重。張沆雖患耳病，仍然任近職出入宫門，長達五六年。漢隱帝末年，楊邠、史弘肇遇害，第二天張沆纔聽説，瞭解得還不清楚，忽然問同僚説："據説强盜殺了史公，這强盜抓獲没有?"當時京城正處於一片恐怖氣氛中，聽説的人都笑了。有個名叫申光遜的人士，和張沆友善，張沆没病時，光遜夢見張沆親手取出小佛塔給自己看，看到塔上有十四字的詩句説："今生不見故人面，明月高高上翠樓。"光遜醒來後，心中十分厭煩，不久就得到張沆的死訊。

## 張可復

張可復，字伯恭，德州平原人也。父達，累贈户部侍郎。可復略通儒術，少習吏事。梁末，薄游於魏，鄴王羅紹威表爲安陽簿。唐天成初，

張可復，字伯恭，德州平原人。父親名達，身後一直追贈到户部侍郎。可復略通儒家學問，少年時學習爲官吏處理公務。梁朝末年，漫游到魏州，鄴王羅紹威保舉他爲安陽縣主簿。唐天

依晉公霍彦威於青州，爲從事。晉公以其滑稽好避事，目爲“奸兔兒”。長興中入朝，拜監察御史，六遷至兵部郎中，賜金紫。晉天福中，自西京留守判官入爲秘書少監，改左司郎中。開運中，遷左諫議大夫。漢乾祐初，湘陰公鎮徐方，朝行中選可以從戎者，因授武寧軍節度副使、檢校禮部尚書。及世宗鎮澶淵，改鎮寧軍節度行軍司馬。三年，徵拜給事中。世宗嗣位，以澶淵幕府之舊，拜右散騎常侍。顯德元年秋，以疾卒，年七十有三。制贈户部尚書。可復無他才，唯以謹愿保長年，加之迂懦，多爲同列輕俊者所侮，而累階至金紫，居三品之秩，亦其命耶！

成初年，跟隨晉國公霍彦威到青州，任從事。晉國公因他滑稽好避事，稱他爲“奸兔兒”。長興年間入朝，任監察御史，經六次改任，升到兵部郎中，賜給金魚符和紫色官服。晉天福年間，由西京留守判官入朝任秘書少監，改任左司郎中。開運年間，升爲左諫議大夫。漢乾祐初年，湘陰公坐鎮徐方，在朝官中挑選可以參與軍務的人，於是任命可復爲武寧軍節度副使、檢校禮部尚書。當世宗坐鎮澶淵時，改任可復爲鎮寧軍節度行軍司馬。廣順三年，召入朝任給事中。世宗繼位，因可復是自己澶淵軍府的老部下，任命爲右散騎常侍。顯德元年秋，因病去世，終年七十三歲。世宗下詔追贈他爲户部尚書。可復没有其他才幹，衹是憑着小心謹慎維持到晚年，加上他迂腐懦弱，經常遭到同事中輕佻才士的欺侮，但他的官階最終升到金紫大夫，處在三品的職位，也是他命中注定的吧！

## 于德辰

于德辰，字進明，元城人也。幼敏悟，篤志好學，及射策文場，數上不調。後唐明宗鎮邢州，德辰往謁焉，明宗見而器之，因得假官於屬邑。後繼歷州縣，歷仕晉、漢、周，官至工部尚書。

于德辰，字進明，元城人。從小聰明有悟性，志向堅定，刻苦好學，當他參加科舉考試，多次應考都没入選。後唐明宗坐鎮邢州時，德辰前往求見，明宗一見就很器重他，因此得以在明宗管轄下的縣份挂名爲官。後來連續擔任州縣官，先後在晉、漢、周三朝就職，官位升到工部尚書。

## 王延

王延，字世美，鄭州長豐人也。少爲儒，善詞賦，會鄉曲離亂，不獲從鄉薦，因客於浮陽，隨滄帥戴思遠入梁。嘗以所爲賦謁梁相李琪，琪覽之，欣然曰：“此道近難其人，王生升我堂矣。”繇是人士稱之。尋薦爲即墨縣令，歷徐、宋、鄆、青四鎮從事。長興初，鄉人馮道、趙鳳在相位，擢拜左補闕。逾年，以水部員外知制誥，再遷中書舍人，賜金紫。清泰末，以本官權知貢舉。時有舉子崔頎者，故相協之子也。協素與吏部尚書盧文紀不睦，及延將入貢院，謁

王延，字世美，鄭州長豐人。他年輕時從事儒家經典的學習，擅長作詞賦，當故鄉遭遇戰亂，不能通過地方官的推薦參加科舉考試，於是旅居在浮陽，隨滄州主帥戴思遠投奔了梁。王延曾帶着自己所作的賦求見梁宰相李琪，李琪看了後高興地説：“這一門道近代很難找到人才，王生接近我的境界了。”因此士人都稱贊他。不久李琪推舉王延爲即墨縣令，歷任徐、宋、鄆、青四州從事。長興初年，同鄉馮道、趙鳳在相位，提升他爲左補闕。過了一年，王延以水部員外郎的身份參預起草詔令，又升爲中書舍人，賜予金魚符和紫色官服。清泰末年，以原任官銜臨時主持科舉事務。當時有個名叫崔頎的舉人，是原宰

見，文紀謂延曰："舍人以謹重聞於時，所以去冬老夫在相位時，與諸相首以長者聞奏，用掌文衡。然貢闈取士，頗多面目。說者云：'越人善泅，生子方晬，乳母浮之水上。或駭然止之，乳母曰，其父善泅，子必無溺。'今若以名下取士，即此類也。舍人當求實才，以副公望。"延退而謂人曰："盧公之言，蓋爲崔頎也。縱與其父不悦，致意何至此耶！"來春，以頎登甲科。其年，改御史中丞；歲滿，轉尚書右丞。奉使兩浙，吳人深重之。復命，授吏部侍郎，改尚書左丞，拜太常卿，歷工、禮、刑三尚書，以疾求分司西洛，授太子少保。既而連月請告，爲留臺所糾，改少傅致仕。廣順二年冬卒，時年七十三。

相崔協的兒子。崔協一向與吏部尚書盧文紀不和，當王延即將進入貢院時，拜望盧文紀，文紀對王延說："你以謹慎穩重在當代很有名，所以去年冬季老夫在相位時，和各位宰相首先把你作爲忠厚長者向皇上推薦，任命你掌管取捨文士的大權。但貢院選拔人士，很多是注重表面。據說書的人講：'越地有個人善於泅水，所生兒纔滿周歲，乳母就把他放在水面上任其漂浮。有人驚恐地制止，乳母說，他的父親善於泅水，兒子自然不會淹死。'現在如憑名號選拔人士，就是這類情形了。你應當選取真正的人才，以符合公衆的期望。"王延退出後對人說："盧公的話是針對崔頎說的。即使與他的父親不和，又哪用得着這樣表示呢！"第二年春，王延把崔頎録取爲甲科進士。這年中，王延改任御史中丞；到年終，轉任尚書右丞。奉命出使兩浙，吳國人對他十分尊重。回朝覆命，朝廷任命他爲吏部侍郎，改任尚書左丞，又任太常卿，此後歷任工、禮、刑三部尚書，因病請求到西京洛陽的分司官署就職，朝廷授予他太子少保的官銜。後來王延一連幾月地請假，被别都監察部門檢舉，朝廷就改授太子少傅讓他退休。廣順二年冬王延去世，時年七十三歲。

子億，仕皇朝爲殿中丞。

王延的兒子名億，在宋朝任殿中丞。

**申文炳**

申文炳，字國華，洛陽人也。父鄂，唐左千牛衛將軍。文炳，長興中進士擢第，釋褐中正軍節度推官，歷孟、懷支使，鄆城、陝縣二邑宰，自澶州觀察判官入爲右補闕。晉開運初，授虞部員外、知制誥，轉金部郎中充職。廣順中，召爲學士，遷中書舍人、知貢舉。顯德五年秋，以疾解職，授左散騎常侍。六年秋，卒於家，時年五十。文炳爲文典雅，有訓誥之風。執性紓緩，待縉紳以禮，中年而卒，皆惜之。

申文炳，字國華，洛陽人。父親名鄂，在唐爲左千牛衛將軍。文炳在長興年間考取進士，初任中正軍節度推官，歷任孟州、懷州支使，鄆城、陝縣兩縣令，由澶州觀察判官入朝任右補闕。晉開運初年，任命文炳爲虞部員外郎、知制誥，轉任金部郎中，充任館閣職務。廣順年間，召文炳入朝任學士，改任中書舍人、知貢舉。顯德五年秋，因病解除職務，授予左散騎常侍官銜。六年秋，死於家中，時年五十歲。文炳所作的文章很典雅，有古代訓詞詔書的風格。文炳秉性寬和，對士大夫以禮相待，中年就去世了，大家都很惋惜。

**扈載**

扈載，少好學，善屬文，賦頌碑

扈載，從小好學，擅長作文章，賦頌碑贊這

贊尤其所長。廣順初，隨計於禮部，文價爲一時之最，是歲升高等。載因游相國寺，見庭竹可愛，作《碧鮮賦》題其壁。世宗聞之，遣小黄門就壁録之，覽而稱善，因拜水部員外郎、知制誥，遷翰林學士，賜緋。而載已病，不能謝，居百餘日，乃力疾入直學士院。世宗憐之，賜告還第，遣太醫視疾。載爲翰林學士，年三十六卒。載始自解褐至終纔四年，而與劉袞皆有才無命，時論惜之。

幾種文體，更是他所擅長的。廣順初年，由地方選送到禮部，他的文名在這一時期是最高的，這年中考取一等進士。扈載在游相國寺時，見庭竹可愛，就作了一篇《碧鮮賦》寫在寺院的墻壁上。世宗聽説後，派小黄門到寺壁前抄録，看了後連連叫好，於是任命他爲水部員外郎、知制誥，升任翰林學士，賜予緋色官服。但這時扈載已經患病，不能入朝謝恩，過了一百多天，纔帶病入學士院當值。世宗同情他，給假回歸私府，派太醫治療他的病。扈載官至翰林學士，三十六歲這年去世。扈載從初入仕途到去世纔四年時間，就和劉袞一樣，都是有才華而命不長，當時的輿論深感惋惜。

**劉袞**

劉袞，彭城人。神爽氣俊，富有文藻，繇進士第任左拾遺，與扈載齊名，年二十八而卒。

劉袞，是彭城人。神情爽朗，風度瀟灑，作品富有文采，由進士入選歷任至左拾遺，和扈載齊名，二十八歲就去世了。

**賈緯**

賈緯，真定獲鹿人也。少苦學爲文，唐末舉進士不第，遇亂歸河朔，本府累署參軍、邑宰。唐天成中，范延光鎮定州，表授趙州軍事判官，遷石邑縣令。緯屬文之外，勤於撰述，以唐代諸帝實録，自武宗已下，闕而不紀，乃采掇近代傳聞之事，及諸家小説，第其年月，編爲《唐年補録》，凡六十五卷，識者賞之。晉天福中，入爲監察御史，改太常博士。緯常以史才自負，鋭於編述，不樂曲臺之任，乃陳情於相座。又與監修國史趙瑩詩曰："滿朝唯我相，秉柄無親仇，三年司大董，最切是編修，史才不易得，勤勤處處求。愚從年始立，東觀思優游，昔時人未許，今來虚白頭。春臺與秋閣，往往興歸愁，信運北闕下，不繫如虚舟。綿蕝非所好，一日疑三秋，何當適所願，便如升瀛洲。"未幾，轉屯田員外郎，改起居郎、史館修撰。

賈緯，是真定獲鹿人。年少時刻苦學習寫作，唐朝末年考進士没中選，遇戰亂投奔到河朔，本府先後任命他爲參軍、縣令。後唐天成年間，范延光坐鎮定州，保舉他任趙州軍事判官，改任石邑縣令。賈緯除了寫作文章以外，還致力於編撰史籍，因唐代各位皇帝的實録，自武宗以下，都中斷而没有記載，就收集近代傳聞的事迹，以及各種小説資料，按年月先後，編成《唐年補録》一書，共分六十五卷，有識之士很贊賞。晉天福年間，入朝任監察御史，改任太常博士。賈緯一直以史學才幹自負，一心傾注於編撰史籍，不滿意講求禮儀的太常一職，就向宰相表示這種心意。他又作詩對監修國史趙瑩説："滿朝祇有宰相您，執政不論親與仇，三年主持史館事，最把編撰當要務，修史人才不易得，用力四處來訪求。我從而立之年始，盼入東觀書海游，往時人們不推許，虚度至今已白頭。春登高臺秋倚樓，每每興起思鄉愁，聽命安排宫城内，好像水中漂空舟。司儀不屬我所好，一日如同度三秋，哪時能如我所願，就同飛升上神州。"不久，賈緯轉任屯田員外郎，改任起居郎、史館修

撰。

又謂瑩曰：“《唐史》一百三十卷，止於代宗，已下十餘朝未有正史，請與同職修之。”瑩以其言上奏，晉祖然之，謂李崧曰：“賈緯欲修《唐史》，如何？”對曰：“臣每見史官輩言，唐朝近百年來無實録，既無根本，安能編紀。”緯聞崧言，頗怒，面責崧沮己。崧曰：“與公鄉人，理須相惜，此事非細，安敢輕言。”緯與宰臣論説不已。明年春，敕修《唐史》，緯在籍中。月餘，丁内艱，歸真定。開運初，服闋，復起居郎，修撰如故，尋以本官知制誥。緯長於記注，應用文筆，未能過人，而議論剛强，儕類不平之，因目之爲“賈鐵嘴”。

賈緯又對趙瑩説：“《唐史》一百三十卷，衹敘述到代宗，以後的十多朝都没有正史，請讓我和我的同事來編寫。”趙瑩把他的意見報告朝廷，晉高祖認爲不錯，問李崧説：“賈緯打算編寫《唐史》，你認爲怎麽樣？”李崧回答説：“我常聽到史官們説，唐朝近百年來没有實録資料，既没有基本的素材，怎能編排記載？”賈緯得知李崧的話，十分氣憤，當面責備他阻礙自己。李崧説：“我和你是同鄉，按理説該相互關照，這事關係不小，怎敢輕意表態。”賈緯仍和宰相争論不止。第二年春，朝廷下詔編撰《唐史》，賈緯列入編寫人員中。過了一個多月，賈緯因母親去世離任，回到真定。開運初年，喪期已滿，賈緯復職爲起居郎，仍舊爲修撰，不久以本任官職負責起草詔令。賈緯擅長於記事注釋，在應用文章方面不能勝過他人，但議論尖鋭强硬，同輩人心中很不平，就爲他取了一個綽號，叫做“賈鐵嘴”。

開運中，累遷中書舍人。契丹入京師，隨契丹至真定，後與公卿還朝，授左諫議大夫。緯以久次綸閣，比望丞郎之拜，及遷諫署，觖望彌甚。蘇逢吉監修國史，以緯頻投文字，甚知之，尋充史館修撰，判館事。乾祐中，受詔與王伸、竇儼修漢高祖實録，緯以筆削爲己任，然而褒貶之際，憎愛任情。晉相桑維翰執政日，薄緯之爲人，不甚見禮，緯深銜之。及叙維翰《傳》：“身没之後，有白金八千鋌，他物稱是。”翰林學士徐台符，緯邑人也，與緯相善，謂緯曰：“切聞吾友書桑魏公白金之數，不亦多乎！但以十目所睹，不可厚誣。”緯不得已，改爲白金數千錠。

開運年間，賈緯一直升到中書舍人。契丹人攻入京城，賈緯隨契丹人到了真定，後來和公卿們回到京城，被任命爲左諫議大夫。賈緯因長期停職在内閣起草文書的職位上，一直盼望得到尚書丞、尚書郎官一類的任命，當改任到議事部門，心中更加失望。蘇逢吉監督編撰國史時，因賈緯頻頻向他進呈文書，很受賞識，不久讓他充任史館修撰，管理史館事務。乾祐年間，奉詔和王伸、竇儼共同編撰漢高祖實録，賈緯把修改定稿作爲自己的職責，但在褒貶人物的時候，任憑自己的愛憎來決定。晉宰相桑維翰執政的時期，鄙薄賈緯的爲人，對他不怎麽講情誼，賈緯深懷怨恨。當記叙維翰的《傳》時，就説他：“身亡以後，家有白金八千錠，其他物資也和這價值相當。”翰林學士徐台符，是賈緯的同鄉，又和賈緯相好，就對賈緯説：“據説我的老友你記載桑魏公白金的數目，不也太多了嗎！不過因這事是衆人所見，不可過分誇大。”賈緯不得已，改爲白金數千錠。

緯以撰述之勞，每詣宰執，懇祈

賈緯因自己有編撰史籍的功勞，常常到執政

還轉，遇内難不果。太祖即位，改給事中，判館如故。先是，竇貞固奏請修晋朝實録，既竟，亦望升擢。貞固猶在相位，乃上疏抗論除拜不平。既而以所撰日曆示監修王峻，皆媒孽貞固及蘇禹珪之短，歷詆朝士之先達者。峻惡之，謂同列曰："賈給事家有士子，亦要門閥無玷，今滿朝并遭非毁，教士子何以進身！"乃於太祖前言之，出爲平盧軍行軍司馬。時符彦卿鎮青州，以緯文士，厚禮之。緯妻以緯左遷，駭惋傷離，病留於京師。緯書候之曰："勉醫藥，來春與子同歸獲鹿。"廣順二年春，緯卒。及訃至，妻一慟而終，果雙柩北歸，聞者嘆之。緯有集三十卷，目曰《草堂集》，并所撰《唐年補録》六十五卷，皆傳於世。

大臣面前，懇求改换官職，遇上内亂而没能實施。周太祖即位，改任他爲給事中，仍舊負責處理史館事務。在他以前，竇貞固上奏請求編撰晋朝實録，編完後，也盼望得到提升。這時貞固仍在相位上，賈緯竟上奏争論，認爲朝廷任命不公平。隨後又把自己所撰的日曆出示給監修官王峻，其中盡是虚構貞固及蘇禹珪的過失，一一詆毁朝官中比自己先登高位的人士。王峻十分反感，對同事説："賈給事家中有官宦子弟，也要求家世上没有污點，現在滿朝官員都遭到他的詆毁，教官宦人家的子弟怎麽求取功名！"於是就在太祖面前檢舉了他，將他逐出京城去任平盧軍行軍司馬。當時符彦卿坐鎮青州，因賈緯是文士，以禮厚待。賈緯的妻子因賈緯貶官，既驚詫嘆惜又爲離别而傷感，患病留在了京城。賈緯寫信安慰她説："你要加强藥物治療，明年春我和你同返獲鹿。"廣順二年春，賈緯去世。當訃告傳來，他的妻子痛哭一場就去世了，果真是兩人的靈柩同返北方，聽説的人都嘆息不止。賈緯著有文集三十卷，取名叫《草堂集》，連同他所撰的《唐年補録》六十五卷，都流傳於世間。

## 趙延義

趙延義，字子英，秦州人。曾祖省躬，以明術數爲通州司馬，遇亂避地於蜀。祖師古，黔中經略判官。父温珪，仕蜀爲司天監。温珪長於袁、許之術，兼之推步。王建時，深蒙寵待，延問得失，事微差跌，即被詰讓。臨終謂其子曰："技術雖是世業，吾仕蜀已來，幾由技術而死，爾輩能以他途致身，亦良圖也。"延義少以家法仕蜀，由蔭爲奉禮部翰林待詔。蜀亡入洛，時年三十。天成中，得蜀舊職。

趙延義，字子英，秦州人。曾祖父名省躬，因通曉陰陽五行占卜算卦的方法受任爲通州司馬，遇亂逃避到蜀地。祖父名師古，任黔中經略判官。父親名温珪，在蜀國任司天監官。温珪擅長袁天綱、許負的相人術，并且還有推算天文曆法的本事。在王建統治蜀國時，他很受寵待，常召入宫詢問得失，但事情稍有差錯，就遭到斥責。他臨終時對兒子説："推演預測的技術雖是我家傳的職業，我在蜀國做官以來，差點因這些技術而喪命，你們能用其他的方式獲取功名，纔是最好不過的打算。"延義年輕時用家傳的技術在蜀國做官，憑父親的資格任奉禮部翰林待詔。蜀國滅亡後他進入洛陽，當時三十歲。天成年間，重任在蜀國時的舊職。

延義世爲星官，兼通三式，尤長於袁、許之鑒。清泰中，嘗與樞密直學士吕琦同宿於内廷，琦因從容密問

延義家世代任天文官，兼通占卜推算的三種方式，尤其擅長袁天綱、許負的相人術。清泰年間，曾和樞密直學士吕琦同在宫内過夜，吕琦趁

國家運祚，延義曰："來年厄會之期，俟過别論。"琦訊之不已，延義曰："保邦在刑政，保祚在福德。在刑政則術士不敢言，奈際會諸公，罕有卓絶福德者，下官實有恤緯之僭。"其年，兼衛尉少卿。晋天福中，代馬重績爲司天監。契丹入京師，隨至鎮州，時契丹將麻答爲帥，會漢高祖定兩京，控鶴都將李筠與諸校密謀劫庫兵，逐契丹，猶豫未决，謀於延義，因假以術數贊成之。契丹既去，還京師，官秩如舊。廣順初，加檢校司徒，本官如故，太祖數召對焉。延義善交游，達機變，兼有技術，見者歡心。二年，授太府卿，判司天監事。其年夏初，火犯靈臺，延義自言星官所忌，又言身命宫災并，未幾其子卒，尋又妻卒，俄而延義嬰疾，故人省之，舉手曰："多謝諸親，死災不可逭也。"尋卒，年五十八。贈光禄卿。

私下交談的機會偷偷地問國家命運，延義説："明年是多災之年，等過了明年再説吧。"吕琦不停地追問，延義説："保國要靠執法施政，保持國運要靠造福積德。在執法施政方面我作爲一個術士是不敢談論的，衹不過會聚在朝的衆大臣，少有造福積德方面超凡入聖的人，我的確有越出本職而爲國擔憂的心思。"這年中，延義兼任衛尉少卿。晋天福年間，接替馬重績爲司天監。契丹人攻入京城，延義隨契丹人到了鎮州，當時契丹將領麻答任鎮州主帥，當漢高祖平定兩京，控鶴都將李筠和衆將領密謀搶奪庫藏兵器，驅逐契丹人，衆人猶豫不决，就向延義徵求意見，延義就藉用占卜算卦的手法促成了這一行動。契丹人退去後，延義回到京城，擔任原職。廣順初年，加授檢校司徒，原官不變，太祖常召他問事。延義善於交朋結友，很會隨機應變，加上有觀天文、算人命的本事，見到他的人都樂意結交。二年，延義被任命爲太府卿，判司天監事。這年初夏，靈臺失火，延義自稱這是天文官的大忌，又説自己的身家性命是和宫廷的災異聯係在一起的，不久他的兒子喪命，隨即又是他的妻子去世，接着延義患病，故人前去探望，他舉手説："多謝衆親友，我的死禍是不能逃避的了。"不久他就死去，終年五十八歲。朝廷追贈他爲光禄卿。

## 沈遘

沈遘，字期遠，睢陽人也。父振，貝州永濟令，累贈左諫議大夫。遘幼孤，以苦學爲志，弱冠登進士第，釋褐除校書郎，由御史臺主簿拜監察御史，凡五遷至金部郎中，充三司判官。廣順中，以本官知制誥。世宗嗣位，擢爲翰林院學士，歲滿，拜中書舍人充職。顯德三年夏，以扈從南征，因而遇疾，歸及京而卒。遘爲人謙和，勤於接下，每文士投贄，必擇其賢者而譽之，故當時後進之士多歸焉。

沈遘，字期遠，睢陽人。父親名振，曾任貝州永濟縣令，身後一直追贈到左諫議大夫。沈遘年幼時就成了孤兒，立志刻苦學習，年約二十就考中進士，開始步入仕途，被任命爲校書郎，由御史臺主簿升任監察御史，共經五次改任，升到金部郎中，充任三司判官。廣順年間，以本任官職負責起草詔令。世宗繼位，提拔他爲翰林學士，這年末，任命爲中書舍人，充任館閣職務。顯德三年夏，沈遘因隨從世宗南征，因而患病，回到京城就去世了。沈遘爲人謙和，待下人寬厚，每當文士初次求見，他必找出他們的優點而加以贊譽，所以當時資歷學識較淺的人士多仰慕他。

## 李知損

李知損，字化機，大梁人也。少輕薄，利口無行。梁朝時，以牒刺篇咏出入於內臣之門，繇是浪得虛譽，時人目之爲"李羅隱"。後累爲藩鎮從事，入朝拜左補闕，歷刑兵二員外、度支判官、右司郎中。坐受榷鹽使王景遇厚賂，謫於均州。漢初歸朝，除右司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廣順中，拜右諫議大夫。時王峻爲樞密使，知損以與峻有舊，遂詣峻求使於江浙，峻爲上言。太祖素聞知損所爲，甚難之。峻曰："此人如或辱命，譴之可也。"太祖重違其請，遂可之。知損既受命，大恣其荒誕之意，遂假貸於人，廣備行李。及即路，所經州郡，無不强貸。又移書於青州符彥卿，借錢百萬。及在郵亭，行止穢雜。王峻聞而復奏之，乃責授棣州司馬。世宗即位，切於求人，素聞知損狂狷，好上封事，謂有可采，且欲聞外事，即命徵還，遽與復資。數月之間，日貢章疏，多斥譖貴近，自謀進取，又上章求爲過海使。世宗因發怒，仍以其醜行日彰，故命除名，配沙門島。知損將行，謂所親曰："余嘗遇善相者，言我三逐之後，當居相位，余自此而三矣，子姑待我。"後歲餘，卒於海中，其庸誕也如此。

李知損，字化機，大梁人。年少時爲人輕薄，能言善辯，不講道德。梁朝時，他用拜帖詩文出入宫廷近臣的門墻，因此浪得虚名，當時人稱他爲"李羅隱"。後來他多次擔任州鎮的從事，入朝任爲左補闕，歷任刑兵二部員外郎、度支判官、右司郎中。因接受榷鹽使王景遇的重金賄賂，被貶黜到均州。漢朝初年回京，被任命爲右司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廣順年間，任命知損爲右諫議大夫。這時王峻任樞密使，知損因與王峻有交情，就拜望王峻要求出使去江浙，王峻爲他上報朝廷。太祖向來瞭解知損的行爲，十分爲難。王峻説："這人要是有辱使命，逐走他就行了。"太祖不便駁回他的請求，於是就同意了。知損接受使命後，大肆施行他荒誕的意圖，立即向人借錢財，大辦行裝。當他上路，所經州郡，無不强行借貸。又給青州符彥卿送去文書，借錢一百萬。當他在客館停留時，行爲污穢雜亂。王峻得知後又向太祖禀報，貶任他爲棣州司馬。世宗即位，急於得到人才，向來聽説知損偏激，喜歡進呈密函奏章，認爲有可采納的地方，并且想瞭解外地的情况，就下令召他回京，立即給他恢復官資。數月時間内，他天天進呈奏章，多是斥責誹謗達官近臣，謀求自己的高升，又上奏要求任過海使。世宗因此發怒，又因他的醜惡行爲一天天暴露，所以下令開除他的官籍，流放沙門島。知損即將上路時，對自己親近的人説："我曾遇見善於看相的人，説我經三次放逐後，定將居於相位，我到這次就是三次了，你們姑且等待着我。"一年多後，知損死於海島上，他就是這樣庸俗荒誕。

## 孫晟

孫晟，本名鳳。性陰賊，好奸謀。少爲道士，工詩，於廬山簡寂觀畫唐詩人賈島像，懸於屋壁，以禮事之。觀主以爲妖妄，執杖驅出之，大爲時輩所嗤。改儒服，謁唐莊宗於鎮州，授秘書省著作郎。天成初，朱守殷據夷門叛，時晟爲幕賓，贊成其

孫晟，本名鳳。他生性陰險殘忍，喜歡玩弄詭計。年輕時出家當道士，善於作詩，在廬山簡寂觀畫唐代詩人賈島的像，懸挂在屋壁上，以禮供奉。觀主認爲他虚僞荒誕，手執棍棒將他趕出道觀，遭到當時許多人的冷嘲熱諷。孫晟改着儒士服裝，到鎮州拜見唐莊宗，被任命爲秘書省著作郎。天成初年，朱守殷據夷門反叛，這時孫

事。是時晟常擐甲露刃，以十數騎自隨，巡行於市，多所屠害，汴人爲之切齒。城陷，朱氏被誅，晟乃匿迹更名，棄其妻子，亡命於陳、宋間。會同惡者送之過淮，吴人方納叛亡，即以僞官授之。晟亦微有詞翰，李昪僞尊楊溥爲讓皇之册文，即晟之詞也，故江南尤重之。二十年間，累歷僞任，財貨邸第，頗適其意。晟以家妓甚衆，每食不設食几，令衆妓各執一食器，周侍於其側，謂之“肉臺盤”，其自養稱愜也如是。

晟是他的幕僚，協助他的這次行動。在這一時期，孫晟常常披挂甲冑，抽出刀劍，自帶十幾名隨從騎兵，在街市間巡行，殺害不少人，汴京的人對他恨得咬牙切齒。當京城失陷，朱氏被殺，孫晟就改名换姓，隱藏行迹，抛棄妻室兒女，在陳州、宋州之間奔逃。當共同作亂的人送他渡過淮河，吴國人正在招降納叛，就任命他爲僞國官員。孫晟也稍有文才，李昪以僞國主身份尊崇楊溥爲讓皇的册文，就是孫晟的手筆，所以江南人特别器重他。在二十年的時間裏，他一直在僞國擔任各種職務，得到的財物府第，很稱他的心意。孫晟因家中歌女舞女很多，每次進餐時不設席桌，令衆女各捧一件餐具，圍成一圈侍候在他身旁，這被稱作“肉臺盤”，他就是這樣稱心得意地過日子。

顯德三年春，王師下廣陵，江左驚窘，李景僞署晟爲司空，令奉貢於行在，世宗遣右常侍劉悦伴之，賜與甚厚。洎隨駕到闕，舍於都亭驛，禮遇殊優。每召見，飲之醇醴，問以江南事，晟但言：“吴畏陛下之神武，唯以北面爲求，保無二也。”先是，張永德守下蔡，素與李重進不協，每宴將校，多暴其短。一日，永德乘醉，乃大言重進潛畜奸謀，當時將校無不驚駭，繇是人情大擾。後密遣親信乘驛上言，世宗不聽，亦不介意。一日，重進自壽陽去其部從，直詣永德帳下，宴飲終日而去，自此人情稍安。時李景覘而知之，因密令人齎蠟書遺重進，勸爲不軌。重進以其蠟書進呈，世宗覽之，皆斥讟反間之言。世宗怒晟前言失實，因急召侍衛都虞候韓通令收晟下獄，與其從者百餘人皆誅之。翌日，宰臣上謁，世宗親諭之，始知其事實。議者以晟昔構禍於梁民，今伏法於梁獄，報應之道，豈徒然哉！

顯德三年春，周軍攻克廣陵，江東之人驚恐窘急，李景任命孫晟爲僞國司空，派他帶着貢品前往周世宗的行宫，世宗派右常侍劉悦陪伴他，給予的賞賜很豐厚。當他隨世宗到了京城，留居在都亭驛，受到特殊的優待。世宗每次召見，都讓他喝美酒，詢問江南的事態，孫晟衹是説：“吴人畏懼陛下的神明威武，衹有用進獻長江以北的土地來求和，保證没有二心。”先前，張永德守下蔡，一向與李重進不和，每次和將領們宴會，常揭他的短處。一天，永德帶着醉意，竟大聲地説李重進暗懷叛逆的意圖，當時衆將領無不驚恐，因此人心動蕩不安。後來永德又派親信乘郵車向朝廷報告，世宗不聽信，也没把這事放在心上。一天，重進不帶部下隨從，由壽陽直到永德的帥帳，宴飲了一整天纔離去，從此人心稍稍安定。這時李景通過偵察瞭解到他們的矛盾，於是暗中派人帶去蠟封密書送給重進，勸他進行犯上作亂的事。重進把李景的蠟封密書進呈世宗，世宗一看，上面都是指責誹謗進行離間的語言。世宗憤恨孫晟先前的話失實，於是急召侍衛都虞候韓通，令他逮捕孫晟關進監獄，連同他的一百多名隨從人員一起殺掉。第二天，宰臣拜見世宗，世宗親自把這事告訴他們，宰臣們纔瞭解事件的真相。談論到孫晟的人認爲他以前爲大梁百

姓造成了禍患，現今在大梁的監獄受到依法處治，因果報應的道理，哪會是憑空虛談的呢！

晟性慷慨，常感李景之厚遇，誓死以報之。及將下獄，世宗令近臣問以江南可取之狀，晟默然不對。臨刑之際，整其衣冠，南望金陵再拜而言曰："臣惟以死謝。"遂伏誅。

孫晟生性慷慨，常感激李景的厚待，發誓以死相報。當他將進監獄時，世宗命近臣向他詢問江南可以攻取的情況，孫晟沉默不答。臨刑的時刻，他整理衣帽，望着南方金陵兩次下拜後說："我祇有以死謝君。"隨後伏法就刑。

#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二

## 世襲列傳第一

### 李茂貞

李茂貞，本姓宋，名文通，深州博野人。祖鐸，父端。唐乾符中，鎮州有博野軍，宿衛京師，屯於奉天，文通時隸本軍爲市巡，累遷至隊長。黄巢犯闕，博野軍留於鳳翔，時鄭畋理兵於岐下，畋遣文通以本軍敗尚讓之衆於龍尾坡，以功爲神策軍指揮使。朱玫之亂，唐僖宗再幸興元，文通扈蹕山南，論功第一，遷檢校太保、同平章事、洋蓬壁等州節度使，賜姓，名茂貞，僖宗親爲製字曰正臣。光啓二年，王行瑜殺朱玫於京師，李昌符擁兵於岐下，詔茂貞與陳佩等討之。三年，誅昌符，車駕還京，以茂貞爲鳳翔節度使，加檢校太尉、兼侍中、隴西郡王。

李茂貞，原姓宋，名文通，深州博野人。祖父宋鐸，父親宋端。唐乾符年間，鎮州有博野軍，宿衛京師，屯駐在奉天，宋文通當時在本地做市巡，多次升遷至隊長。黄巢侵犯京師，博野軍留在鳳翔，當時鄭畋在岐下整治軍隊，鄭畋派宋文通率本軍在龍尾坡打敗尚讓軍，因功任神策軍指揮使。朱玫作亂，唐僖宗再次到興元，宋文通護衛到山南，評功居第一，升檢校太保、同平章事、洋蓬壁等州節度使，賜姓李，名茂貞，唐僖宗親自爲他取字叫正臣。光啓二年，王行瑜在京師殺掉朱玫，李昌符在岐下聚兵，詔令李茂貞和陳佩等人討伐。三年，誅殺李昌符，唐僖宗回到京師，任李茂貞爲鳳翔節度使，加檢校太尉、兼侍中、隴西郡王。

大順二年，觀軍容使楊復恭得罪，奔山南，與楊守亮據興元叛，茂貞與王行瑜討平之。詔以宰相徐彦若鎮興元，茂貞違詔，表其假子繼徽爲留後，堅請旄鉞，昭宗不得已而授之。自是茂貞恃勛恣横，擅兵窺伺，頗干朝政，始萌問鼎之志矣。既而逐涇原節度使張球、洋州節度使楊守忠、鳳州刺史滿存，皆奪據其地，奏請子弟爲牧伯，朝廷不能制。大臣奏議言其過者，茂貞即上章論列，辭旨不遜，奸邪者因之附麗，遂成朋黨，朝政於是隳焉。昭宗性英俊，不任其

大順二年，觀軍容使楊復恭獲罪，逃奔山南，和楊守亮據興元反叛，李茂貞和王行瑜討伐平定了他們。詔令任宰相徐彦若鎮守興元，李茂貞違詔，任他的養子李繼徽爲留後，堅決請求任爲節度使，唐昭宗迫不得已而授任。從此李茂貞仗恃功勛恣意强横，把持兵權窺伺可乘之機，很是干涉朝政，開始萌生篡奪皇位的打算。不久趕走涇原節度使張球、洋州節度使楊守忠、鳳州刺史滿存，都奪占他們的土地，奏請任用他的子弟爲州鎮長官，朝廷不能控制。有的大臣上奏議論他的過失，李茂貞就上章論駁，語意不恭，奸邪的人趁機攀附他，於是結成朋黨，朝政因此敗壞。唐昭宗俊傑不凡，受不了他的逼迫，想加以

逼，欲加討伐。乾寧初，命宰臣杜讓能調發軍旅，師未越境，爲茂貞所敗。茂貞乘勝進屯三橋，京師大震，士庶奔散，天子乃誅中尉西門重遂、李周潼等謝之。茂貞嚴兵不解，勢將指闕，抗言讓能之罪，誅之方罷。及韋昭度、李谿爲相，茂貞聽崔昭緯之邪説，復沮其事，表昭度等無相業，不可置之台司，恐亂天下。詔報曰："軍旅之事，吾則與藩臣圖之，朝廷命相，出自朕懷。"又請授王珙河中節度使，詔報曰："太原表先至，已許王珂，不可追改。"乾寧二年五月，茂貞與王行瑜、韓建稱兵入覲，京師震恐，天子御樓待之，抗表請殺宰相韋昭度、李谿以謝天下，移王珙於河中。既還，留其假子繼鵬宿衛，即閻珪也。

時後唐武皇上表，請討三鎮以寧關輔。是歲七月，太原之師至河中，繼鵬與中尉景宣之子繼晟迫車駕幸鳳翔，昭宗曰："太原軍未至，鑾輿不可輒動，朕與諸王固守大内，卿等安輯京師；如太原實至，吾可以方略制之。"繼鵬與景宣、中尉駱全瓘因燔燒東市，中夜大噪。昭宗登承天門樓避亂，令捧日都將李雲守樓下，繼鵬率衆攻雲。昭宗憑軒慰諭，繼鵬彎弧大呼，矢拂御衣，中樓桷。侍臣掖昭宗下樓還宫，繼鵬即縱火攻宫門。昭宗召諸王謀其所向，李雲奏曰："事急矣，請且幸臣營。"雲乃與扈蹕都將李君慶衛昭宗出啓夏門，駐華嚴寺。晡晚，出幸南山之莎城，駐於石門山之佛寺。是月，武皇至渭北，遣副使王瓌奉表行在，昭宗以武皇爲行營都統，進討邠、岐。茂貞懼，斬繼鵬、繼晟，上表待罪，昭宗原之，武皇曰："不誅茂貞，關輔無由寧謐。"

討伐。乾寧初年，命宰臣杜讓能調動軍隊，軍隊還没踏入李茂貞轄境，就被李茂貞打敗。李茂貞乘勝進兵屯駐三橋，京師大震，官吏百姓逃散，天子於是殺掉中尉西門重遂、李周潼等人向李茂貞告罪。李茂貞約束部隊常備不懈，將把矛頭對準朝廷，直言杜讓能的罪行，殺掉杜讓能纔作罷。到韋昭度、李谿任相時，李茂貞聽信崔昭緯的邪説，又阻止這事，上表説韋昭度等人没有做宰相的功業，不能把他們安置在中央機關，恐怕會搞亂天下。下詔答覆説："軍隊的事，我就和藩臣共同商議，朝廷任命宰相，出自我的考慮。"又請求授任王珙爲河中節度使，下詔答覆説："太原的表章先到，已任命王珂，不可追改。"乾寧二年五月，李茂貞和王行瑜、韓建舉兵入朝，京師震恐，天子登樓接待他們，上表請求殺掉宰相韋昭度、李谿向天下告罪，將王珙調到河中。返回後，留下他的養子李繼鵬宿衛京師，李繼鵬就是閻珪。

當時後唐武皇上表，請求討伐三鎮以安寧京都附近地區。這年七月，太原的軍隊到達河中，李繼鵬和中尉景宣的兒子繼晟逼迫唐昭宗去鳳翔，唐昭宗説："太原軍隊還没到，帝王的車駕不可輕動，我和諸王固守皇宫，你們安定京師；如果太原軍隊確實到了，我可以用計謀對付他們。"李繼鵬和景宣、中尉駱全瓘因而焚燒東市，半夜大肆喧嚷。唐昭宗登上承天門樓避亂，令捧日都將李雲守在樓下，李繼鵬率衆攻擊李雲。唐昭宗靠着樓欄告慰曉諭，李繼鵬彎弓大叫，箭掠過唐昭宗的衣服，射在樓桷上。侍臣扶着唐昭宗下樓回宫，李繼鵬就放火進攻宫門。唐昭宗召集諸王商議去哪裹，李雲奏告説："事情危急了，請求暫且去我的軍營。"李雲於是和護駕都將李君慶護衛唐昭宗出啓夏門，停駐華嚴寺。黄昏時，出寺到南山的莎城，停駐在石門山佛寺。這月，後唐武皇到渭北，派副使王瓌奉表到唐昭宗所在地，唐昭宗任武皇爲行營都統，進軍討伐邠、岐。李茂貞畏懼，殺掉李繼鵬、繼晟，上表等待治罪，唐昭宗寬免了他，武皇説："不誅殺李茂貞，京都地區無法安寧。"這時依附李茂貞

時附茂貞者奏云："若太原盡殄邠、岐，必入關輔，京師憂未艾也。"乃詔武皇與茂貞和。及行瑜誅，武皇班師，茂貞怨望驕横如故。

明年五月，制授茂貞東川節度使。仍命通王、覃王治禁軍於闕下，如茂貞違詔，即討之。茂貞懼，將赴鎮。王師至興平，夜自驚潰，茂貞因出乘之，官軍大敗。車駕倉卒出幸華州，茂貞之衆因犯京師，焚燒宫闕，大掠坊市而去，自此長安大内盡爲丘墟矣。四年，昭宗復命宰臣孫偓統軍進討，韓建諫止，令茂貞上章請雪。光化中，加茂貞尚書令、岐王，令其子繼筠以兵宿衛。

天復元年十月，梁祖攻同、華，勢逼京師。十一月六日，繼筠與中尉韓全誨劫昭宗幸鳳翔，茂貞遂與全誨矯詔徵兵天下，將討梁祖。宰相崔胤召梁祖引四鎮之兵屯岐下，重溝複壘圍守。三年，茂貞山南諸州盡爲王建所陷，涇、原、秦、隴、邠、鄜、延、夏皆降於汴。茂貞獨據孤城，内外援絶，乃請車駕還京，求和於汴，即斬韓全誨等二十人首級送於梁祖。自是兵力殫盡，垂翅不振，懼梁祖復討，請落尚書令，許之。及梁祖建號，茂貞與王建會兵於太原，志圖興復，竟無成功。茂貞疆土危蹙，不遂僭竊之志，但開岐王府，署天官，目妻爲皇后，鳴鞘掌扇，宣詞令，一如王者之制，然尚行昭宗之正朔焉。茂貞鼠形，多智數，軍旅之事，一經耳目，無忘之者。性至寬，有部將符道昭者，人或告其謀變，茂貞親至其家，去其爪牙，熟寢經宿而還。軍士有鬥而訴者，茂貞曰："吃令公一碗不托，與爾和解。"遂致上下服之。尤善事母，母終，茂貞哀毁幾滅性，

的人奏告説："如果太原軍全殲邠、岐，一定會進入京都地區，京師的憂患没有消除之日。"於是詔令武皇和李茂貞和好。到王行瑜被殺，武皇回師時，李茂貞不滿和驕横的態度仍舊不改。

第二年五月，下制詔授任李茂貞爲東川節度使。仍命通王、覃王在京城一帶整治禁軍，如果李茂貞違抗詔令，就討伐他。李茂貞畏懼，準備赴任。朝廷軍隊到達興平，晚上自行驚潰，李茂貞趁機出兵，官軍大敗。唐昭宗倉猝出逃到華州，李茂貞的軍隊因而侵犯京師，焚燒宫殿，大肆劫掠坊市而離去，從此長安皇宫全部化爲廢墟了。四年，唐昭宗又命宰臣孫偓率軍進討，韓建進言阻止，令李茂貞上章請求昭雪。光化年間，加李茂貞爲尚書令、岐王，令他的兒子李繼筠率兵宿衛。

天復元年十月，梁太祖攻打同、華，形勢威脅到京師。十一月六日，李繼筠和中尉韓全誨劫持唐昭宗到鳳翔，李茂貞於是和韓全誨僞造詔書在天下徵兵，準備討伐梁太祖。宰相崔胤召梁太祖率四鎮軍隊屯駐岐下，重溝疊壘圍守。天復三年，李茂貞山南各州全被王建攻陷，涇、原、秦、隴、邠、鄜、延、夏都向汴投降。李茂貞獨據孤城，内外絶援，於是請求唐昭宗回京，向汴求和，立即斬殺韓全誨等二十人，將他們的首級送給梁太祖。從此兵力耗盡，垂翅不振，怕梁太祖又討伐他，請求罷免尚書令職務，准許。到梁太祖建立國號時，李茂貞和王建會兵太原，立志復興，最終没有成功。李茂貞的疆土日益縮減，没能實現篡奪皇位的志向，衹是開設岐王府，任命朝官，把妻子看成皇后，鳴鞭開道，執扇侍從，宣告詞令，一如帝王制度，但仍用唐昭宗的紀年。李茂貞長得像鼠，多智謀，用兵打仗的事，一旦經過他的耳目，没有會忘記的。性格極寬和，部將符道昭，有人告他陰謀變亂，李茂貞親自到他家，打發隨從離去，熟睡一晚上回來。有因爭鬥而上訴的軍士，李茂貞説："吃我一碗湯麵，爲你們和解。"於是使上下的人都心服。尤其能很好地事奉母親，母親去世，李茂貞哀傷過度傷了身體幾乎喪命，知道的人都贊揚他。但

聞者嘉之。但御軍整衆，都無紀律，當食則造庖厨，往往席地而坐，内外持管鑰者，亦呼爲司空太保，與夫細柳、大樹之威名，蓋相遠矣。及莊宗平梁，茂貞自爲季父，以書賀之。及聞莊宗入洛，懼不自安，方上表稱臣，尋遣其子繼曮來朝，詔茂貞仍舊官，進封秦王，所賜詔敕不名。又以茂貞宿望耆老，特加優禮。及疾篤，遣中使賜醫藥問訊。同光二年夏四月薨，年六十九。謚曰忠敬。子從曮嗣。

駕馭軍隊，全無紀律，吃飯時就直接到厨房，往往席地而坐，内外看門的人，也稱爲司空太保，和細柳、大樹的威名，相去很遠了。到唐莊宗平定梁時，李茂貞自稱叔父，送信祝賀。到獲知唐莊宗入洛時，恐懼不能自安，纔上表自稱臣子，不久派他的兒子李繼曮來朝拜，詔令李茂貞原官不變，晋封爲秦王，所賜詔令不稱名。又因李茂貞是素負重望的耆老，特别加以優厚的禮遇。到李茂貞病重時，派中使送醫送藥問訊。同光二年夏四月去世，六十九歲。謚號叫忠敬。兒子李從曮繼任。

### 李從曮

從曮，茂貞之長子也。未冠，授諮議參軍，賜緋魚袋，尋遷領彭州副使、鳳翔衙内都指揮使。天復中，自秦王府行軍司馬、檢校太傅出爲涇州兩使留後。茂貞尋承制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兼侍中，四鎮北庭行軍、彰義軍節度使。及唐莊宗平梁，茂貞令從曮入覲，制加從曮兼中書令。俄而茂貞薨，遺奏權知鳳翔軍府事，詔起復，授鳳翔節度、管内觀察處置等使。三年九月，以魏王繼岌伐蜀，詔充供軍轉運應接使。四年正月，蜀平，繼岌命部署王衍一行東下，至岐，監軍使柴重厚不與符印，促令赴闕。從曮至華下，聞内難歸鎮。明宗詔誅重厚，從曮以軍民不擾，重厚之力也，不以前事爲隙，上表論救，事雖不允，時議嘉之。天成元年五月，制落起復，加檢校太師。其年九月，敕曰："李從曮等世聯宗屬，任重藩宣，慶善有稱，忠勤甚著。既預維城之列，宜新定體之文，是降寵光，以隆敦叙，俾焕承家之美，貴崇猶子之規，宜於'曮'、'昶'、'照'上改稱'從'。"自長興元年，明宗有事於南郊，從曮入覲，

李從曮，李茂貞的長子。不到二十歲，授任諮議參軍，賜給緋魚袋，不久改任彭州副使、鳳翔衙内都指揮使。天復年間，由秦王府行軍司馬、檢校太傅出任涇州兩使留後。不久李茂貞使用特權加授從曮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兼侍中，四鎮北庭行軍、彰義軍節度使。到唐莊宗平定梁時，李茂貞令李從曮入朝拜見，制令加李從曮兼中書令。不久李茂貞去世，臨終上奏暫知鳳翔軍府事，詔令喪期中起用，授任鳳翔節度、管内觀察處置等使。三年九月，派魏王李繼岌攻伐蜀，詔令充任供軍轉運應接使。四年正月，蜀平定，李繼岌命部署王衍一行東下，到達岐，監軍使柴重厚不給符印，催令趕回朝廷。李從曮到達華下，獲知内難歸鎮。唐明宗下令殺柴重厚，李從曮認爲軍民不受侵擾，是柴重厚的功勞，不因以前的事産生嫌隙，上表論救柴重厚，請求雖然不被允許，當時的輿論贊揚他。天成元年五月，下詔取消喪期中起用的名義，加檢校太師。這年九月，敕令説："李從曮等人世系和皇族相聯，擔負州府的重任，有積德積善的聲譽，忠誠勤奮的事迹很顯著。既介入連城的行列，應創新定名分的文字，所以頒布恩寵的詔書，用以增重家族的情分，使傳承家業的美制發揚光大，特别推重兄弟之子如己子的法規，應在'曮'、'昶'、'照'各字上改稱'從'。"從長興元年，唐明宗在南郊祭祀，李從曮入朝拜見，禮畢，移

禮畢，移鎮汴州。四年，復入覲，改天平軍節度使。及唐末帝起兵於岐下，盡取從曮家財器仗，以助軍須。末帝發離岐城，吏民扣馬，乞以從曮爲帥，末帝許之。清泰初，即以從曮復爲鳳翔節度使，仍封秦國公。晉高祖登極，繼封岐王、秦王，累食邑至一萬五千户，食實封一千五百户。少帝嗣位，加守太保。開運三年冬，卒於鎮，年四十九。

任鎮守汴州。四年，又入朝拜見，改任天平軍節度使。到唐末帝在岐下起兵時，取走李從曮的全部家財器物，以助軍需。唐末帝出發離開岐城，官吏百姓拉住他的馬，請求任李從曮爲帥，唐末帝准許。清泰初年，復任李從曮爲鳳翔節度使，仍封爲秦國公。晉高祖登位，相繼封爲岐王、秦王，累積食邑達一萬五千户，實封食邑一千五百户。晉少帝繼位，加守太保。開運三年冬，死在任上，終年四十九歲。

從曮少敏悟，善筆札，性柔和，無節操。當莊宗新有天下，因入覲，獻寶裝針珥於皇后宫，時以爲佞。但進退閑雅，慕士大夫之所爲，有請謁者，無賢不肖皆盡其敬。鎮於岐山，前後二紀，每花繁月朗，必陳勝會以賞之，客有困於酒者，雖吐茵墮幘而無厭色。左右或有過，未嘗笞責。先人汧、隴之間，有田千頃，竹千畝，恐奪民利，不令理之，致岐陽父老再陳借寇之言，良有以也。

李從曮從小聰敏穎悟，擅長作應酬文字，性格柔和，没有節操。當唐莊宗新有天下時，藉入朝拜見的機會，向皇后宫獻寶裝針珥，當時的人認爲他諂媚。但他進退舉止嫻雅，仰慕士大夫的所作所爲，有請求拜見的人，無論賢與不賢都盡心敬待他們。鎮守岐山，前後二十四年，每當花繁月明，必定設盛宴觀賞，有的客人醉酒，即使吐在墊子掉落頭巾，他也没有厭惡的臉色。身邊有人有過失，他不曾鞭打責備。他的祖先在汧、隴之間，有田一千頃，竹一千畝，怕傷害百姓利益，不讓人治理，以致岐陽父老再次提出借用寇君的請求，確實是有原因的。

子永吉，歷數鎮行軍司馬。

兒子李永吉，歷任數鎮行軍司馬。

## 李從昶

從昶，茂貞之第二子也。十餘歲，署本道中軍使。後唐同光中，茂貞疾，從昶年十五，遣代兄從曮爲涇州兩使留後，朝廷尋加節制。天成中，明宗即位，改鎮三峰，累官至檢校太保。會郊天大禮，表請入覲，以恩加檢校太傅。俄有代歸闕，授左驍衛上將軍，改右龍武統軍。未幾，出鎮許田，在鎮三年。清泰中，復入爲右龍武統軍，再遷左龍武統軍。晉天福三年冬，卒於官，時年四十。贈太尉。

李從昶，李茂貞的第二個兒子。十多歲時，任本道中軍使。後唐同光年間，李茂貞患病，李從昶十五歲，派他代替哥哥李從曮任涇州兩使留後，不久朝廷加授使名。天成年間，唐明宗登位，改任鎮守三峰，多次升遷到檢校太保。時逢郊外祭天大禮，上表請求入朝拜見，因恩加檢校太傅。不久接受代任回朝，授任左驍衛上將軍，改任右龍武統軍。不久，離京鎮守許田，在任三年。清泰年間，再次入朝任右龍武統軍，又改任左龍武統軍。晉天福三年冬，死在任上，當時四十歲。贈太尉。

從昶生於紈綺，少習華侈，以逸游宴樂爲務，而音律圖畫無不通之。然性好談笑，喜接賓客，以文翰爲

李從昶出生於富貴之家，從小習慣於奢侈豪華的生活，一意游玩宴飲取樂，而音律圖畫無不精通。但他性格好談笑，喜歡接待賓客，欣賞詩

賞，曾無虛日。復篤信釋氏，時岐下有僧曰阿闍梨，通五天竺語，爲士人所歸。從昶凡歷三鎮，無尤政可褒，無苛法可貶，人用安之，亦將門之令嗣也。

弟從照，歷隴州刺史、諸衛大將軍，卒。

### 李茂勳

茂勳，茂貞之從弟也。唐末，爲鳳翔都將，茂貞表爲鄜州節度使，累官至兼侍中。梁祖之圍鳳翔也，茂勳兵屯岐山，梁祖以羸師誘之，命孔勍潛率勁兵襲下鄜州，盡俘其家，茂勳遂歸於梁，改名周彝，署元帥府行軍司馬。開平中，爲河陽節度使，從梁祖伐鎮州，圍棗强縣，時有一民縋城而出，茂勳納之而不疑。一日，其民竊發，以木檐擊茂勳，踣於地，賴左右救至僅免。居無何，遷金吾上將軍，副王瓚將兵於景店，瓚令分屯西寨，莊宗擊而敗之，降爲左衛上將軍。逾年，以太子太傅致仕。同光中，復名茂勳。天成初，以疾卒於洛陽。

### 高萬興

高萬興，河西人。祖君佐，鄜延節度判官。父懷遷，都押衙。萬興與弟萬金俱有武幹，效用於本軍。河西自王行瑜敗後，郡邑皆爲李茂貞之所强據，以其將胡敬璋爲節度使，萬興爲敬璋騎將，昆弟俱有戰功。邠州節度使楊崇本者，茂貞之假子也，號李繼徽。梁祖既弑昭宗，茂貞、繼徽與西川王建之師會於岐陽，以圖興復，皆陳兵關輔，梁祖遣將王重師守雍州、劉知俊守同州以拒之。天祐五年冬，敬璋卒，崇本以其愛將劉萬子爲鄜延帥，萬子以凶暴而失士心。又，崇本爲汴人所攻。六年二月，萬子葬

賦文章，天天如此。又篤信佛教，當時岐下有個僧人叫阿闍梨，精通五天竺語，士人都投在他門下。李從昶共在三個藩鎮任職，没有突出的政績可頌揚，也没有苛刻的法令可貶斥，人們因而安心於他，也算是將門的好後代。

弟弟李從照，歷任隴州刺史、諸衛大將軍，去世。

李茂勳，李茂貞的堂弟。唐末，任鳳翔都將，李茂貞上表薦爲鄜州節度使，多次升遷到兼侍中。梁太祖包圍鳳翔時，李茂勳的軍隊屯駐岐山，梁太祖用羸弱的軍隊引誘他，命孔勍暗中率勁兵攻克鄜州，全部俘獲他的家人，李茂勳於是歸附梁，改名周彝，任元帥府行軍司馬。開平年間，任河陽節度使，跟隨梁太祖攻伐鎮州，包圍棗强縣，當時有個百姓從城墻上吊繩而出，李茂勳收下他而没有産生疑心。一天，這個百姓偷偷發起攻擊，用木檐擊打李茂勳，李茂勳倒在地上，幸虧身邊救助的人趕到纔免於一死。没過多久，改任金吾上將軍，協助王瓚統兵到景店，王瓚令他分兵屯駐西寨，唐莊宗打敗他，降爲左衛上將軍。過了一年，以太子太傅退休。同光年間，恢復原名茂勳。天成初年，因病在洛陽去世。

高萬興，河西人。祖父高君佐，任鄜延節度判官。父親高懷遷，任都押衙。高萬興和弟弟高萬金都有武藝，在本軍效力。河西自從王行瑜失敗後，郡邑都被李茂貞强占，任他的將領胡敬璋爲節度使，高萬興是胡敬璋的騎將，兄弟倆都有戰功。邠州節度使楊崇本，是李茂貞的養子，取名叫李繼徽。梁太祖殺掉唐昭宗後，李茂貞、李繼徽和西川王建的軍隊會師岐陽，圖謀復興，都把部隊布置在京城附近地區，梁太祖派將領王重師守雍州、劉知俊守同州抗拒。天祐五年冬，胡敬璋去世，楊崇本任他的愛將劉萬子爲鄜延帥，劉萬子因凶暴而喪失軍心。而且，楊崇本受到汴人進攻。六年二月，劉萬子安葬胡敬璋，將僚們都聚集在墓地，高萬興、高萬金因而會合縱

敬璋，將佐皆集於葬所，萬興、萬金因會縱兵攻萬子，殺之，歸款於汴。梁祖以萬興爲鄜延招撫使，與劉知俊合兵攻收鄜、坊、丹、延等州，梁祖乃分四州爲二鎮，以萬興、萬金皆爲帥。及萬金卒，梁祖以萬興兼彰武、保大兩鎮，累加至太師、中書令，封北平王。莊宗定河洛，萬興來朝，預郊禮陪位，既還鎮，復以舊爵授之。同光三年十二月，卒於位，以其子允韜權典留後。

兵進攻劉萬子，殺掉他，向汴投誠。梁太祖任高萬興爲鄜延招撫使，和劉知俊會師攻取鄜、坊、丹、延等州，梁太祖於是分這四個州爲兩個鎮，任高萬興、高萬金都爲帥。到高萬金去世時，梁太祖任高萬興兼彰武、保大兩鎮，多次加官至太師、中書令，封爲北平王。唐莊宗平定河洛，高萬興前來朝拜，參加郊禮陪祭，回鎮所後，又授予他以前的官爵。同光三年十二月，死在任上，任他的兒子高允韜臨時負責留後事務。

### 高允韜

允韜，字審機。初仕梁朝，起家授同州別駕，尋加檢校右僕射，改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充保大軍內外馬步軍指揮使。唐同光中，檢校太保，充保大軍兩使留後。萬興卒，允韜自理所奔喪。天成初，起復檢校太傅，充延州節度使。長興元年，移鎮邢州，頃之，爲右龍武統軍，未幾，授滑州節度使。清泰二年八月，卒於任，年四十二。詔贈太師。

高允韜，字審機。最初在梁朝做官，初任同州別駕，不久加檢校右僕射，改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充任保大軍內外馬步軍指揮使。唐同光年間，任檢校太保，充保大軍兩使留後。高萬興去世，高允韜從任所奔喪。天成初年，於喪期中起用爲檢校太傅，充任延州節度使。長興元年，移任鎮守邢州，不久，任右龍武統軍，不久，授任滑州節度使。清泰二年八月，在任上去世，時年四十二歲。下詔贈太師。

### 韓遜

韓遜，本靈州之列校也。會唐季之亂，因據有其地，朝廷乃授以節鉞。梁初，累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開平中，梁將劉知俊自同州叛歸鳳翔，李茂貞以地褊不能容，乃借兵以窺靈武，且圖牧圉之地。知俊乃帥邠、岐、秦、涇之師數萬攻遜於靈州，遜極力以拒之，久之，知俊遁去。梁祖嘉之，自是累加官至中書令，封潁川郡王。遜亦善於爲理，部民請立生祠堂於其地，梁祖許之，仍詔禮部侍郎薛廷珪撰文以賜之，其廟至今在焉。貞明初，遜卒於鎮。

韓遜，原是靈州列校。時逢唐末動亂，因而占據靈州，朝廷於是授任他爲節度使。梁初，多次加官爲檢校太尉、同平章事。開平年間，梁將劉知俊從同州叛歸鳳翔，李茂貞因地小不能容下劉知俊，於是借劉知俊的軍隊窺視靈武，并且想謀取牧馬地。劉知俊於是率邠、岐、秦、涇的軍隊數萬人在靈州攻打韓遜，韓遜全力抗拒，過了很久，劉知俊逃離。梁祖贊揚韓遜，從此多次加官至中書令，封爲潁川郡王。韓遜也善於治理，部民請求在當地爲他建立生前的祠堂，梁祖准許，仍詔令禮部侍郎薛廷珪撰文賜給他，這祠廟至今還在。貞明初年，韓遜在鎮所上去世。

### 韓洙

洙，遜之子也。遜卒，三軍推爲留後，梁末帝聞之，起復正授靈武節

韓洙，韓遜的兒子。韓遜去世後，三軍推舉他任留後，梁末帝獲知，於喪期中起用并正式授

度使、特進、檢校太傅、同平章事。貞明四年春，靈武將軍尚貽敏等上言，洙已服闋，乞落起復。梁末帝令中書商量，宰臣奏曰："舊例藩鎮落起復，如先人已是一品階，即與加爵；如未是一品階，即合加階。"乃授洙開府儀同三司。唐莊宗、明宗累加官爵。天成四年夏，洙卒，朝廷以其弟澄爲朔方軍節度觀察留後。是歲，有列校李賓作亂，部内不安，乃遣使上表請帥於朝廷，明宗命前磁州刺史康福爲朔方河西等軍節度、靈威雄警凉等州觀察處置度支、温池榷税等使，仍遣福領兵萬人赴鎮，其後靈武遂受代焉。

任他爲靈武節度使、特進、檢校太傅、同平章事。貞明四年春，靈武將軍尚貽敏等人上言，説韓洙喪期已滿，請求取消喪中起用名義。梁末帝令中書商議，宰臣奏告説："按舊例藩鎮官員取消喪中起用名義，如果先人已是一品官階，就給予加爵；如不是一品官階，就應加官階。"於是授任韓洙開府儀同三司。唐莊宗、明宗時多次加官爵。天成四年夏，韓洙去世，朝廷任他的弟弟韓澄爲朔方軍節度觀察留後。這年，列校李賓作亂，部内不安，於是派使者上表向朝廷請帥，唐明宗命前磁州刺史康福任朔方河西等軍節度、靈威雄警凉等州觀察處置度支、温池榷税等使，仍派康福率兵一萬人赴鎮，後來靈武就接受康福代任。

**李仁福**

李仁福，世爲夏州牙將，本拓拔氏之族也。唐乾符中，有拓拔思恭，爲夏州節度使，廣明之亂，唐僖宗在蜀，詔以思恭爲京城西北收復都統，預破黄巢有功，僖宗賜姓，故仁福亦以李爲氏。思恭卒，弟思諫繼之。梁開平元年，授思諫檢校太尉、兼侍中。二年，思諫卒，三軍立其子彝昌爲留後，尋起復，正授旌鉞。三年春，牙將高宗益等作亂，彝昌遇害，時仁福爲蕃部指揮使，本州軍吏迎立仁福爲帥。其年四月，梁祖降制授仁福檢校司空，充定難軍節度使。未幾，後唐武皇遣大將周德威會邠、鳳之師五萬同攻夏州，仁福固守月餘，梁援軍至，德威遁去，梁祖喜之，超授檢校太保、同平章事。仁福自梁貞明、龍德及後唐同光中，累官至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朔方王。長興四年三月，卒於鎮。其年追封虢王。子彝超嗣。

李仁福，世代任夏州牙將，原是拓拔氏族。唐乾符年間，拓拔思恭任夏州節度使，廣明之亂，唐僖宗在蜀，詔令任拓拔思恭爲京城西北收復都統，參加攻破黄巢有功，唐僖宗賜姓，因此仁福也以李爲姓氏。拓拔思恭去世，弟弟拓拔思諫繼任。梁開平元年，授任拓拔思諫爲檢校太尉、兼侍中。二年，拓拔思諫去世，三軍擁立他的兒子彝昌任留後，不久於喪期中起用，正式授任節度使。三年春，牙將高宗益等人作亂，彝昌遇害，當時李仁福任蕃部指揮使，本州軍官迎立李仁福爲帥。這年四月，梁祖下詔授任李仁福檢校司空，充定難軍節度使。不久，後唐武皇派大將周德威會合邠、鳳軍隊五萬人共同攻打夏州，李仁福堅守一個多月，梁援軍趕到，周德威逃離，梁祖高興，越級授任李仁福檢校太保、同平章事。李仁福從梁貞明、龍德到後唐同光年中，多次升官到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爲朔方王。長興四年三月，在鎮所上去世。這年追封爲虢王。兒子李彝超繼位。

**李彝超**

彝超，仁福之次子也。歷本州左

李彝超，李仁福的次子。歷任本州左都押

都押牙、防遏使，仁福卒，三軍立爲帥，矯爲仁福奏云："臣疾已甚，已委彝超權知軍州事，乞降真命。"明宗聞之，遂以彝超爲延州留後，以延帥安從進爲夏州留後。朝廷慮不從命，詔邠州節度使藥彥稠、宮苑使安從益等率師援送從進赴鎮，仍降詔諭之云：

近據西北藩鎮奏，定難軍節度使李仁福薨。朕以仁福自分戎閫，遠鎮塞垣，威惠俱行，忠孝兼著。當本朝播越之後，及先皇興復之初，爰及眇躬，益全大節，統臨有術，遠邇咸安。委仗方深，凋殞何速，忽窺所奏，深愴予懷。不朽之功，既存於社稷；有後之慶，宜及於子孫。但以彼藩地處窮邊，每資經略，厥子年纔弱冠，未歷艱難，或虧駕御之方，定啓奸邪之便。其李彝超已除延州節度觀察留後，便勒赴任。但夏、銀、綏、宥等州，最居邊遠，久屬亂離，多染夷狄之風，少識朝廷之命，既乍當於移易，宜普示於渥恩。應夏、銀、綏、宥等州管內，罪無輕重，常赦所不原者，并公私債負、殘欠税物，一切并放；兼自刺史、指揮使、押衙已下，皆勒依舊，各與改轉官資。

朕自總萬幾，惟弘一德，内安華夏，外撫戎夷，先既懷之以恩，後必示之以信。且如李從曮之守岐、隴，疆土極寬；高允韜之鎮鄜、延，甲兵亦衆。咸能識時知變，舉族歸朝。從曮則見鎮大梁，允韜則尋除鉅鹿，次及昆仲，并建節旄，下至將僚，悉分

牙、防遏使，李仁福去世，三軍擁立他爲帥，僞造李仁福的奏告説："我的病已很嚴重，已委托李彝超暫時負責軍府州府事務，請求下達正式任命。"唐明宗獲知，就任李彝超爲延州留後，任延州帥安從進爲夏州留後。朝廷擔心李彝超不從命，詔令邠州節度使藥彥稠、宫苑使安從益等率軍援送安從進赴鎮所，并下詔告諭他説：

近據西北藩鎮奏報，定難軍節度使李仁福去世。我認爲李仁福自從分掌軍鎮，遠守邊城，威嚴與恩惠同時施行，忠心和孝道都很顯著。當本朝分崩離析以後，以及先皇帝復興大業的初期，直到我親登帝位，他更加保持大節，治理軍政有方，遠近都安寧無事。正寄予深重的委任，爲什麽這麽快就亡故了，突然看到他的遺奏，深深傷痛我的胸懷。不朽的功勛，既永存在國家；綿延的福禄，應施加給子孫。但因他的藩鎮地處邊遠，常需費力籌劃管理，他的兒子纔二十歲，没經歷過艱難困苦，假如在駕馭方法上有失當，定會給奸邪之人帶來可乘之機。李彝超已任命爲延州節度觀察留後，隨即下令赴任。但夏、銀、綏、宥等州，處在最邊遠的地帶，長期處於戰亂流移年代，多染上蠻族的風氣，少瞭解朝廷的法令，既是突然面對人事調動，應當普遍施加優厚恩典。凡在夏、銀、綏、宥等州轄境内，無論罪名輕重，通常赦令所不減免的，連同公私欠債、零星的欠交税物，全都放免；同時自刺史、指揮使、押衙以下官吏，都命令依舊任職，分别爲他們改换官階資歷。

我自從總理萬機，專門弘揚德政，對内安寧中原，對外撫恤戎夷，先前既以恩典使他們懷恩，後來必用事實向他們展示。況且如李從曮據守岐、隴，疆土極寬；高允韜坐鎮鄜、延，人馬也多。都能够識時務、通變化，帶領全部族人投奔朝廷。李從曮現已坐鎮大梁，高允韜不久授予鉅鹿，其次輪到兄弟，都建置軍府，下至將校屬僚，全分掌州

符竹。又若王都之貪上谷，李賓之吝朔方，或則結構契丹，偷延旦夕；或則依憑党項，竊據山河。不稟除移，唯謀旅拒，纔興討伐，已見覆亡。何必廣引古今，方明利害；祇陳近事，聊諭將來。彼或要覆族之殃，則王都、李賓足為鑒戒；彼或要全身之福，則允韜、從曮可作規繩。朕設兩途，爾宜自擇。或慮將校之內，親要之間，幸彼幼冲，恣其熒惑，遂成騷動，致累生靈。今特差邠州節度使藥彥稠部領馬步兵士五萬人騎，送安從進赴任，從命者秋毫勿犯，違命者全族必誅，先令後行，有犯無赦云。

郡。又如王都貪圖上谷，李賓不捨朔方，或者勾結契丹，苟延短暫生命；或者依憑党項，竊據一方河山。不接受任命調令，祇圖謀聚兵抗拒，纔興兵討伐，已遭到滅亡。何必廣引古今，纔明利害；祇需陳述近事，姑且告示將來。如有人尋求全族覆滅的禍患，那王都、李賓足以作爲鑒戒；如有人尋求保全自身的幸福，那高允韜、李從曮可作爲榜樣。我設計了兩條道路，你應當自行選擇。又考慮到將校之中、親近人員之間，慶幸他人年輕，肆意迷惑視聽，因而造成騷亂，導致民衆遭難。今特差邠州節度使藥彥稠統領騎兵步兵五萬人，送安從進赴任，對從命的人秋毫不犯，對違命的人必全族處死，先下令後執行，有違犯者决不寬恕。

其年夏四月，彝超上言："奉詔授延州留後，已迎受恩命，緣三軍百姓擁隔，未放赴任。"明宗遣閤門使蘇繼彥齎詔促之。五月，安從進領軍至城下，彝超不受代，從進駐軍以攻之。秋七月，彝超昆仲登城謂從進曰："孤弱小鎮，不勞王師攻取，虛煩國家餉運，得之不武，為僕聞天子，乞容改圖。"時又四面党項部族萬餘騎，薄其糧運，而野無芻牧，關輔之人，運斗粟束藁，動計數千，窮民泣血，無所控訴，復為蕃部殺掠，死者甚衆。明宗聞之，乃命班師。彝超亦上表謝罪，乃授彝超檢校司徒，充定難軍節度使，既而修貢如初。清泰二年，卒於鎮。弟彝興襲其位。

這年夏四月，李彝超上奏說："奉詔授予我延州留後，已接受任命，祇因三軍將士和百姓團團圍住，不放我赴任。"明宗派閤門使蘇繼彥持詔書前去催促。五月，安從進率軍抵達城下，李彝超不接受替代，安從進駐扎軍隊發起進攻。秋季七月，李彝超兄弟登城對安從進說："我這勢單力薄的小鎮，不必煩勞朝廷軍隊攻取，白白耗費國家的軍需供應，得到了也没有什麽威風，爲我轉告皇帝，請容許我另謀生路。"這時又在四面有党項部族一萬多騎士，威脅朝廷軍隊的糧運，而野外無牧馬草地，京城附近地區的人，運送一斗粟、一束草，動輒花費數千錢，窮困百姓哭得眼中流血，没有地方訴苦，又被外族人馬搶劫殺害，死了很多人。明宗得知後，就下令班師。李彝超也上表告罪，於是任命李彝超爲檢校司徒，充任定難軍節度使，隨後他同以前一樣向朝廷進獻貢品。清泰二年，死於軍鎮所。弟弟李彝興繼承他的職位。

## 李彝興

彝興，本名彝殷，宋受命之初，以犯廟諱故改之。彝超既卒，時彝興為夏州行軍司馬，三軍推為留後，唐

李彝興，本名彝殷，宋建立之初，因犯廟忌改名。李彝超去世，當時李彝興任夏州行軍司馬，三軍推舉他任留後，唐末帝獲知，正式授任

末帝聞之，正授定難軍節度使。晉天福初，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少帝嗣位，加檢校太師。八年秋，彝興弟綏州刺史彝敏與其黨作亂，爲彝興所逐，彝敏奔延州，彝興押送到闕，骨肉二百餘口，朝廷以彝興之故，縶送本道斬之。開運元年春，詔以彝興爲契丹西南面招討使。漢乾祐元年春，加兼侍中。是歲，李守貞叛於河中，潛使人構之，彝興爲之出師，駐於延州之北境，既而聞守貞被圍，乃收軍而退。周顯德中，累加至守太傅、兼中書令，封西平王。皇朝建隆元年春，制加守太尉，始改名彝興。乾德五年秋，卒於鎮。制贈太師，追封夏王。子光叡繼其位，其後事具皇朝日曆。

定難軍節度使。晉天福初年，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晉少帝繼位，加檢校太師。八年秋，李彝興的弟弟綏州刺史李彝敏和他的黨羽作亂，被李彝興趕跑，李彝敏逃奔延州，李彝興把他押送到朝廷，骨肉二百多口人，朝廷因李彝興的緣故，將他們拘送本道斬殺。開運元年春，詔令任李彝興爲契丹西南面招討使。漢乾祐元年春，加兼侍中。這年，李守貞在河中反叛，暗中派人和李彝興聯絡，李彝興爲此出兵，駐扎在延州北境，不久獲知李守貞被圍，於是收軍而退。周顯德年間，累加至守太傅、兼中書令，封爲西平王。本朝建隆元年春，制令加守太尉，纔改名叫彝興。乾德五年秋，在鎮所上去世。制令贈太師，追封爲夏王。兒子李光叡繼位，以後的事記載在本朝日曆中。

#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三

## 世襲列傳第二

### 高季興

高季興，字貽孫，陝州硤石人也。本名季昌，及後唐莊宗即位，避其廟諱改焉。幼隸於汴之賈人李七郎，梁祖以李七郎爲子，賜姓，名友讓。梁祖嘗見季興於僕隸中，其耳面稍異，命友讓養之爲子。梁祖以季興爲牙將，漸能騎射。唐天復中，昭宗在岐下，梁祖圍鳳翔日久，衆議欲班師，獨季興諫止之，語在《梁祖紀》中。既而竟迎昭宗歸京，以季興爲迎鑾毅勇功臣、檢校大司空、行宋州刺史。從梁祖平青州，改知宿州事，遷潁州防禦使，梁祖令復姓高氏，擢爲荆南兵馬留後。荆州自唐乾符之後，兵火互集，井邑不完，季興招葺離散，流民歸復，梁祖嘉之，乃授節鉞。梁開平中，破雷彦恭於朗州，加平章事。荆南舊無外壘，季興始城之，遂厚斂於民，招聚亡命，自後僭臣於吴、蜀，梁氏稍不能制焉，因就封渤海王。嘗攻襄州，爲孔勍所敗。

高季興，字貽孫，陝州硤石人。本名季昌，後唐莊宗登位時，避廟號諱改名。小時候在汴州商人李七郎家做奴僕，梁祖把李七郎當兒子，賜姓朱，名友讓。梁祖曾在奴僕中見過高季興，他的耳臉長得有些不同一般，命朱友讓收養他爲兒子。梁祖任高季興爲牙將，高季興逐漸能够騎馬射箭。唐天復年間，唐昭宗在岐下，梁祖包圍鳳翔很久了，衆人商議想回師，惟獨高季興上言阻止，他的話記載在《梁祖紀》中。不久終於迎奉唐昭宗回京，任高季興爲迎鑾毅勇功臣、檢校大司空、行宋州刺史。跟隨梁祖平定青州，改知宿州事，遷潁州防禦使，梁祖令他恢復原姓高氏，提拔爲荆南兵馬留後。荆州自從唐乾符年之後，兵火交集，城邑不全，高季興招聚離散流亡的百姓歸復舊業，梁祖贊揚他，於是授任節度使。梁開平年間，在朗州攻破雷彦恭，加平章事。荆南原無外城，高季興開始修築，於是加重搜刮百姓，招聚亡命之徒，從此以後擅自向吴、蜀稱臣，梁朝逐漸不能控制他了。因而就地封他爲渤海王。曾攻打襄州，被孔勍打敗。

及莊宗定天下，季興來朝於洛陽，加兼中書令，時論多請留之，郭崇韜以方推信義於華夏，請放歸藩，季興促程而去。至襄州，酒酣，謂孔勍曰："是行有二錯：來朝一錯，放迴二錯。"洎至荆南，謂賓佐曰："新主百戰方得河南，對勛臣誇手抄《春

到唐莊宗平定天下，高季興到洛陽朝拜，加兼中書令，當時的議論大多請求扣留他，郭崇韜因正向華夏表示信義，請求放他回到藩鎮，高季興兼程離去。到達襄州，酒酣耳熱，對孔勍説："此行有二錯：去朝拜是一錯，放我回去是二錯。"到達荆南後，對賓僚説："新君主身經百戰纔得到河南，對功臣誇耀説親手抄寫《春秋》；又竪起手

秋》；又豎手指云：‘我於指頭上得天下。’如此則功在一人，臣佐何有！且游獵旬日不迴，中外之情，其何以堪，吾高枕無憂矣。”乃增築西面羅城，備禦敵之具。時梁朝舊軍多爲季興所誘，由是兵衆漸多，跋扈之志堅矣。明年，册拜南平王。魏王繼岌平蜀，盡選其寶貨浮江而下，船至峽口，會莊宗遇禍，季興盡邀取之。明宗即位，復請夔、峽爲屬郡，初俞其請，後朝廷除刺史，季興上言，稱已令子弟權知郡事，請不除刺史。不臣之狀既形，詔削奪其官爵。天成初，命西方鄴興師收復三州，又遣襄州節度使劉訓總兵圍荆南，以問其罪，屬霖潦，班師。三年冬，季興病脚氣而卒。其子從誨嗣立，累表謝罪，請修職貢。由是復季興官爵，謚曰武信。

指説：‘我在指頭上得到天下。’像這樣説功勞就是他一人的，哪還有臣子的輔佐！而且游獵十天不歸，中外人心，何以忍受，我高枕無憂了。”於是增築西面環城，準備抗敵戰具。當時梁朝舊軍多受高季興引誘，因此他的軍隊日漸增多，飛揚跋扈的決心更加堅定了。第二年，册拜爲南平王。魏王李繼岌平定蜀，盡選蜀地寶物沿長江而下，船到峽口，時逢唐莊宗遇害，高季興截取全部寶物。唐明宗登位，高季興又請求把夔、峽作爲自己的屬郡，最初同意他的請求，後來朝廷任命刺史，高季興上言，稱已任命他的子弟暫掌郡事，請求不再任命刺史。高季興不願做臣子的情狀已顯露出來，詔令削奪他的官爵。天成初年，命西方鄴起兵收復三州，又派襄州節度使劉訓率兵包圍荆南，聲討他的罪行，時逢久雨積潦，回師。三年冬，高季興患脚氣病而死。他的兒子高從誨繼任，多次上表告罪，請求盡職貢奉朝廷。因此恢復高季興的官爵，謚號叫武信。

## 高從誨

從誨，初仕梁，歷殿前控鶴都頭、鞍轡庫副使、左軍巡使、如京使、左千牛大將軍、荆南牙内都指揮使，領濠州刺史，改歸州刺史，累官至檢校太傅。初，季興之將叛也，從誨常泣諫之，季興不從。天成三年冬，季興薨，從誨乃上表謝罪，復修職貢。明宗嘉之，尋命起復，授荆南節度使、兼侍中。長興三年，加檢校太尉。應順中，封南平王。清泰初，加檢校太師。晉天福中，加守中書令。六年，襄州安從進反，王師攻討，從誨饋軍食以助焉，詔書褒美，尋加守尚書令，從誨上章固讓，朝廷遣使敦勉，竟不受其命。時有術士言從誨年命有厄，宜退避寵禄故也。及契丹入汴，漢高祖起義於太原，間道遣使奉貢，密有祈請，言俟車駕定河、汴，願賜郢州爲屬郡，漢祖依違之。及入汴，從誨致貢，求踐前言，

高從誨，最初在梁做官，歷任殿前控鶴都頭、鞍轡庫副使、左軍巡使、如京使、左千牛大將軍、荆南牙内都指揮使，領濠州刺史，改歸州刺史，官階一直升到檢校太傅。當初，高季興將要反叛時，高從誨常哭泣着勸阻他，高季興不聽。天成三年冬，高季興去世，高從誨就上表告罪，又盡職貢奉。唐明宗贊揚他，不久下令於喪期中起用他，授任荆南節度使、兼侍中。長興三年，加檢校太尉。應順年中，封爲南平王。清泰初年，加檢校太師。晉天福年中，加守中書令。六年，襄州安從進反叛，王師進行攻討，高從誨供給軍糧助戰，下詔書贊揚他，不久加守尚書令，高從誨上書堅決推辭，朝廷派使臣再三勸勉，最終没有接受任命。這是因爲當時有術士説高從誨這年有厄運，應退避榮寵官禄的緣故。到契丹進入汴時，漢高祖在太原起義，高從誨從小路派使者進貢，暗有請求，説等漢高祖平定河、汴後，希望賜給郢州作爲屬郡，漢高祖猶豫不決。到漢高祖進入汴時，高從誨進貢，請求兑現以前的話，漢高祖不同意。高從誨發怒，率州兵

漢高祖不從。從誨怒，率州兵攻郢州，旬日，爲刺史尹實所敗，自是朝貢不至。從誨東通於吳，西通於蜀，皆利其供軍財貨而已。末年，以鎮星在翼、軫之分，乃釋羅紈，衣布素，飲食節儉，以禳災咎。尋令人祈托襄州安審琦，請歸朝待罪，朝廷亦開納之。漢乾祐元年冬十一月，以疾薨於位。詔贈尚書令，謚曰文獻。

子保融嗣，位至荆南節度使、守太傅、中書令，封南平王。皇朝建隆元年秋卒。謚曰貞懿。

劉去非

其諸將之倚任者，則有王保義。保義本姓劉，名去非，幽州人。少爲縣吏，粗暴無行，習騎射，敢鬥擊。劉仁恭之子守奇善射，唯去非許以爲能。守奇以兄守光奪父位，亡入契丹，又自契丹奔太原，去非皆從之。莊宗之伐燕也，守奇從周德威引軍前進，師次涿州，刺史姜行敢登陴固守，去非呼行敢曰："河東小劉郎領軍來爲父除凶，爾何敢拒！"守奇免冑勞之，行敢遥拜，即開門迎降。德威害其功，密告莊宗，言守奇心不可保。莊宗召守奇還計事，行次土門，去非説守奇曰："公不施寸兵下涿郡，周公以得非己力，必有如簧之間，太原不宜往也。公家於梁，素有君臣之分，宜往依之，介福萬全矣。"守奇乃奔梁，梁以守奇爲滄州留後，以去非爲河陽行軍司馬。時謝彦章移去非爲郢州刺史。及莊宗平河、洛，去非乃棄郡歸高季興，爲行軍司馬，仍改易姓名。自是季興父子倚爲腹心，凡守藩規畫，出兵方略，言必從之。乾祐元年夏，高從誨奏爲武泰軍節度留後，依前荆南行軍司馬，加檢校太尉。後卒於江陵。

攻打郢州，十來天後，被刺史尹實打敗，從此不再進貢。高從誨東通於吳，西通於蜀，都是貪圖他們供給軍需的財物罷了。晚年，因鎮星位於翼星、軫星的區域，於是脱去絲綢服飾，穿布衣，飲食節儉，以便消除災禍。不久派人請托襄州安審琦，請求回朝等待治罪，朝廷也開罪收納了他。漢乾祐元年冬十一月，因病死在任上。下詔贈尚書令，謚號叫文獻。

兒子高保融繼任，位至荆南節度使、守太傅、中書令，封爲南平王。本朝建隆元年秋去世。謚號叫貞懿。

在高季興父子的衆將校中，信任倚重的就是王保義。王保義本姓劉，名去非，幽州人。年輕時做縣吏，粗暴没有德行，熟悉騎馬射箭，敢於鬥擊。劉仁恭的兒子劉守奇善於射箭，衹推許劉去非爲能手。劉守奇因哥哥劉守光奪取父位，逃入契丹，又從契丹逃奔太原，劉去非都跟隨他。唐莊宗攻伐燕時，劉守奇隨周德威率軍前進，軍隊到達涿州，刺史姜行敢登上矮墻堅守，劉去非呼叫姜行敢説："河東小劉郎率軍來爲父親剪除凶頑，你怎麽敢抗拒！"劉守奇脱下頭盔慰勞他，姜行敢在遠處下拜，就打開城門迎接他們并投降。周德威妒忌劉守奇的功勞，密告唐莊宗，説劉守奇不可靠。唐莊宗召劉守奇回來議事，走到土門，劉去非勸告劉守奇説："你兵不血刃就攻克涿郡，周公因不是他所攻取的，必定巧舌如簧挑撥離間，不宜去太原。你家和梁，素來有君臣之分，應去依附梁，洪福萬全了。"劉守奇於是投奔梁，梁任劉守奇爲滄州留後，任劉去非爲河陽行軍司馬。當時謝彦章改任劉去非爲郢州刺史。到唐莊宗平定河、洛時，劉去非就棄郡歸附高季興，任行軍司馬，并改换姓名。從此高季興父子把他作爲心腹，凡是守藩規劃，出兵計略，必定依從劉去非的意見。乾祐元年夏，高從誨奏請任劉去非爲武泰軍節度留後，荆南行軍司馬一職依舊，加檢校太尉。後死於江陵。

**高保勗**

保勗，季興之幼子也。鍾愛尤甚，季興在世時，或因事盛怒，左右不敢竊視，唯保勗一見，季興則怒自解，故荆人目之爲"萬事休"。皇朝建隆四年春卒。是歲，荆門之地不爲高氏所有，則"萬事休"之言，蓋先兆也。

高保勗，高季興的小兒子。高季興對他特别鍾愛，高季興在世時，有時因事大怒，身邊的人都不敢偷看他，衹要一見高保勗，高季興就怒氣自消，因此荆人把他看成"萬事休"。本朝建隆四年春去世。這年，荆門的轄境不再爲高氏所有，那麽"萬事休"的説法，是個先兆。

**馬殷**

馬殷，字霸圖，許州鄢陵人也。少爲木工，及蔡賊秦宗權作亂，始應募從軍。初，隨孫儒渡淮，陷廣陵。及儒敗於宣州，殷隨别將劉建峰過江西，連陷洪、鄂、潭、桂等州，建峰盡有湖南之地，遂自爲潭帥。頃之，建峰爲部下所殺，潭人推行軍司馬張佶爲帥。時殷方統兵攻邵州，佶曰："吾才不及馬殷。"即牒殷付以軍府事。殷自邵州旋軍，犒勞將士，誅害建峰者數十人，自爲留後。久之，朝廷命爲湖南節度使，遂有潭、衡七州之地。

馬殷，字霸圖，許州鄢陵人。年輕時做木工，到蔡賊秦宗權作亂時，纔應招從軍。最初，跟隨孫儒渡過淮河，攻陷廣陵。到孫儒在宣州被打敗時，馬殷隨另一將領劉建峰經過江西，接連攻陷洪、鄂、潭、桂等州，劉建峰全部占據湖南地區，於是自任潭帥。不久，劉建峰被部下殺害，潭人推舉行軍司馬張佶爲帥。當時馬殷正率兵攻打邵州，張佶説："我的才能趕不上馬殷。"就傳牒給馬殷把軍府事交托給他。馬殷從邵州回師，犒勞將士，誅殺了劉建峰的幾十個人，自任留後。過了很久，朝廷任命他爲湖南節度使，於是據有潭、衡等七個州的地盤。

唐天復中，楊行密急攻江夏，杜洪求援於荆南，成汭舉舟師援之。時澧朗節度使雷彦恭乘汭出師，襲取荆州，載其寶貨，焚毁州城而去。彦恭東連行密，斷江、嶺行商之路，殷與高季興合勢攻彦恭於澧朗。數年，擒之，盡有其地，及以張佶爲朗州節度使，由是兵力雄盛。

唐天復年間，楊行密急攻江夏，杜洪向荆南求援，成汭出動水軍援助。當時澧朗節度使雷彦恭趁成汭出軍之機，襲取荆州，載上荆州財寶，焚毁州城離去。雷彦恭東連楊行密，截斷江、嶺經商道路，馬殷和高季興在澧朗合兵攻打雷彦恭。幾年後，擒獲雷彦恭，全部占據他的土地，於是任張佶爲朗州節度使，從此兵力雄盛。

殷於梁貞明中，爲時姑息，所求皆允，累官至守太師、兼中書令，封楚王。又上章請依唐秦王故事，乃加天策上將軍之號。又請官位内添制置静江、武平、寧遠等軍事，皆從之。既封楚王，仍請依唐諸王行臺故事，署置天官幕府，有文苑學士之號，知詔令之名，總制二十餘州，自署官吏，征賦不供，民間采茶，并抑

馬殷在梁貞明年間，受到縱容，他的請求都被應允，官位一直升到守太師、兼中書令，封爲楚王。又上章請求依照唐代秦王舊例，於是加天策上將軍稱號。又請求在官位内增添制置静江、武平、寧遠等軍事，都依從他。封爲楚王後，仍請求依照唐諸王行臺舊例，設置天官幕府，有文苑學士稱號，知詔令的名目，總制二十多個州，自任官吏，徵收的賦税不上供朝廷，民間采的茶，都壓價收購。又自鑄鉛鐵錢，凡是帶

而買之。又自鑄鉛鐵錢，凡天下商賈所齎寶貨入其境者，衹以土產鉛鐵博易之無餘，遂致一方富盛，窮極奢侈，貢奉朝廷不過茶數萬斤而已。於中原賣茶之利，歲百萬計。唐同光初，首修職貢，復授太師、兼尚書令、楚王。天成初，加守尚書令。長興二年十一月十日，薨於位，時年七十八。明宗聞之，廢朝三日，謚曰武穆。子希聲嗣。

着寶貨入境的天下商人，僅用土產鉛鐵換光他們的寶貨，於是造成一方富盛，窮奢極侈，貢奉朝廷不過幾萬斤茶而已。在中原賣茶獲利，每年以百萬計。唐同光初年，首次進貢，又授任太師、兼尚書令、楚王。天成初年，加守尚書令。長興二年十一月十日，在任上去世，當時七十八歲。唐明宗獲知，停朝三天，謚號武穆。兒子馬希聲繼承職位。

初，殷微時，隱隱見神人侍側，因默記其形像。及貴，因謁衡山廟，睹廟中神人塑像，宛如微時所見者。則知人之貴者，必有陰物護之，豈偶然哉。

當初，馬殷貧賤時，隱隱約約看見神人在他旁邊，於是默默記住神人的形象。到他顯貴後，因拜衡山廟，看見廟中神人塑像，宛如貧賤時見到的一樣。可知人的富貴，必有神物護助，哪是偶然的呢。

馬希範

希範，晉天福中，授江南諸道都統，又加天策上將軍。谿州洞蠻彭士愁寇辰、澧二州，希範討平之，士愁以五州乞盟，乃銘於銅柱。希範自言漢伏波將軍援之後，故鑄銅柱以繼之。

馬希範，晉天福年間，授任江南各道都統，又加天策上將軍。谿州洞蠻彭士愁侵犯辰、澧二州，馬希範討伐平定了他，彭士愁用五個州請求結盟，於是在銅柱上刻下銘文。馬希範自稱是漢伏波將軍馬援的後代，因此鑄銅柱表示繼承前輩事業。

**劉言**

劉言，本朗州之牙將也。初，馬氏舉族爲江南所俘，朗州無帥，衆乃推列校馬光惠爲武平軍留後，光惠署言爲副使。既而光惠耽荒僭侈，軍情不附，遂行廢黜，以言代光惠爲留後。時周廣順二年秋也。言既立，北則遣使奉表於周太祖，東亦上章於江南李景，求正授旄鉞，景未之許。時邊鎬據湖南，潛遣人齎金帛説誘武陵谿洞諸蠻，欲合勢以攻朗州。會李景降僞詔，徵言赴金陵，言懼，不從僞命，以其年冬十月三日，與其節度副使王進逵、行軍司馬何敬真、都指揮使周行逢等同領舟師以襲潭州。九日，攻拔益陽寨，殺淮軍數千人。十三日，至潭州城下。是夕，邊鎬領其

劉言，原是朗州牙將。當初，馬氏全族被江南俘獲，朗州無帥，衆人就推舉列校馬光惠任武平軍留後，馬光惠任劉言爲副使。不久馬光惠沉迷於荒淫奢侈，軍心不服，於是廢除他，以劉言代馬光惠任留後。這時是周廣順二年秋。劉言任留後以後，北方就派使者送表給周太祖，東面也向江南李景上奏章，請求正式授任節度使，李景没有答應他。當時邊鎬占據湖南，暗中派人帶着黄金絲綢游説引誘武陵溪洞各蠻夷，想合勢攻打朗州。時逢李景下達僞國的詔書，徵召劉言赴金陵，劉言畏懼，不從僞命，在這年冬天十月三日，和他的節度副使王進逵、行軍司馬何敬真、都指揮使周行逢等同率水軍襲擊潭州。九日，攻陷益陽寨，殺死淮軍數千人。十三日，到達潭州城下。這天晚上，邊鎬率領他的部衆棄城東逃，王進逵、何敬真於是入據州城。劉言於是

部衆棄城東走，進逵、敬真遂入據其城。言乃遣牙將張崇嗣奉表於周太祖，且言潭州兵戈之後，焚燒殆盡，乞移使府於朗州，從之。詔升朗州爲大都督府，在潭州之上。

派牙將張崇嗣向周太祖上表，并且說潭州經歷兵火之後，差不多被燒光，請求把節度使府遷到朗州，准許。詔令升朗州爲大都督府，地位在潭州之上。

廣順三年春正月，制以言爲檢校太師、同平章事、朗州大都督，充武平軍節度使，制置武安、静江等軍事。又以王進逵爲武安軍節度使，何敬真爲静江軍節度使，并檢校太尉。以周行逢領集州刺史，充武安軍節度行軍司馬。未幾，言遣何敬真帥軍南擊廣賊，敬真失律，奔歸潭州，爲王進逵所殺。其年秋，進逵奏："劉言與淮賊通連，差指揮使鄭玹部領兵士，欲并當道，鄭玹爲軍衆所執，奔入武陵，劉言尋爲諸軍所廢，臣已至朗州安撫訖。"周太祖詔劉言宜勒歸私第，委王進逵取便安置。言尋遇害，朝廷乃正授進逵朗州節制。

廣順三年春正月，制令任劉言爲檢校太師、同平章事、朗州大都督，充武平軍節度使，措置調度武安、静江等軍事。又任王進逵爲武安軍節度使，何敬真爲静江軍節度使，都爲檢校太尉。任周行逢領集州刺史，充武安軍節度行軍司馬。不久，劉言派何敬真率軍南擊廣賊，何敬真失利，逃到潭州，被王進逵殺死。這年秋，王進逵上奏："劉言和淮賊勾結，派指揮使鄭玹統領兵士，準備吞并沿路勢力，鄭玹被士兵拘捕，逃入武陵，劉言不久爲各軍廢免，我已到朗州安撫完畢。"周太祖下詔說，劉言應罷免回家，委托王進逵就便安置。不久劉言遇害，朝廷於是正式授任王進逵爲朗州主帥。

顯德元年秋，制以武安軍節度副使周行逢爲鄂州節度使，權知潭州軍府事，加檢校太尉。三年春正月，世宗將伐淮甸，詔進逵率兵入江南界。二月，進逵準詔而行，仍遣部將潘叔嗣領兵五千爲先鋒。行及鄂州界，叔嗣迴戈以襲朗州。進逵聞之，倍道先入武陵，叔嗣遽攻其城，進逵敗，爲叔嗣所殺。遣人詣潭州請周行逢至朗州，斬叔嗣於市。其年秋七月，制以行逢爲朗州大都督，充武平軍節度使，加兼侍中。自是潭、朗之地，遂爲行逢所有。皇朝建隆初，就加中書令。四年，行逢卒，三軍立其子保權爲帥。未幾，朗軍亂，求救於朝廷。及王師平定荆、湖，保權入朝，由是湖湘之地盡爲王土矣。

顯德元年秋，下令任武安軍節度副使周行逢爲鄂州節度使，暫知潭州軍府事，加檢校太尉。三年春正月，周世宗將要攻伐淮甸，詔令王進逵率兵進入江南地界。二月，王進逵奉詔出發，仍派部將潘叔嗣率兵五千人做先鋒。走到鄂州邊界，潘叔嗣倒戈襲擊朗州。王進逵獲知，加倍趕路先入武陵，潘叔嗣急攻武陵城，王進逵戰敗，被潘叔嗣殺掉。朝廷派人到潭州請周行逢到朗州，在街市斬殺潘叔嗣。這年秋七月，下令任周行逢爲朗州大都督，充武平軍節度使，加兼侍中。從此潭、朗地區，就被周行逢據有。皇朝建隆初年，就地加中書令。四年，周行逢去世，三軍擁立他的兒子周保權爲帥。不久，朗州軍隊作亂，向朝廷求救。到王師平定荆、湖時，周保權入朝，從此湖湘都成爲本朝領土了。

### 錢鏐

錢鏐，杭州臨安縣人。少拳勇，

錢鏐，杭州臨安縣人。年輕時勇敢而有力

喜任俠，以解仇報怨爲事。唐乾符中，事於潜鎮將董昌爲部校。屬天下喪亂，黄巢寇嶺表，江、淮之盗賊群聚，大者攻州郡，小者剽閭里，董昌聚衆，恣横於杭、越之間，杭州八縣，每縣召募千人爲一都，時謂之“杭州八都”，以遏黄巢之衝要。時有劉漢宏者，聚徒據越州，自稱節度使，攻收鄰郡；潤州牙將薛朗逐其節度使周寶，自稱留後。唐僖宗在蜀，詔董昌討伐，昌以軍政委鏐，率八都之士進攻越州，誅漢宏；迴戈攻潤州，擒薛朗。江、浙平，董昌爲浙東節度使、越州刺史，表鏐代己爲杭州刺史。

量，好俠義，以解仇報怨爲能事。唐乾符年間，在於潜鎮將董昌手下任部校。時逢天下喪亂，黄巢侵犯嶺表，江、淮盜賊群聚，勢力大的攻打州郡，勢力小的剽掠鄉里，董昌聚集人馬，在杭、越間恣意横行，杭州八縣，每縣招募一千人爲一都，當時稱爲“杭州八都”，以截斷黄巢的要道。當時有個劉漢宏，聚衆占據越州，自稱節度使，攻取鄰郡；潤州牙將薛朗趕走本州節度使周寶，自稱留後。唐僖宗在蜀，詔令董昌討伐他們，董昌把軍政交給錢鏐。錢鏐率八都士兵進攻越州，誅殺劉漢宏；回軍攻打潤州，擒獲薛朗。江、浙平定，董昌任浙東節度使、越州刺史，上表推薦錢鏐代替自己任杭州刺史。

唐景福中，朝廷以李鋋爲浙江西道鎮海軍節度使。時孫儒、楊行密交亂，淮海烟塵數千里，鏐常率師以爲防捍，孫儒據宣州，不敢侵江、浙，由是鏐勛名日著。久之，李鋋終不至治所，朝廷以鏐爲鎮海軍節度，仍移潤州軍額於杭州爲治所，又立威勝軍於越州，董昌爲節度使。昌漸驕貴，自言身應符讖，又爲祆人王百藝所誑，僭稱尊號，乃於越州自稱羅平國王，年號大聖，僞命鏐爲兩浙都將。鏐不受命，以狀聞，唐昭宗命鏐討昌。乾寧四年，鏐率浙西將士破越州，擒昌以獻，朝廷嘉其功，賜鏐鐵券，又除宰臣王溥爲威勝軍節度使。而兩浙士庶拜章，請以鏐兼杭、越二鎮，朝廷不能制，因而授之，改威勝軍爲鎮東，鏐乃兼鎮海、鎮東兩藩節制。鏐既兼兩鎮，精兵三萬，而楊行密連歲興戎，攻蘇、湖、潤等州，欲兼并兩浙，累爲鏐所敗，亦爲行密侵盗數州，而鏐所部止一十三州而已。天復中，鏐大將許再思、徐綰叛，引宣州節度使田頵謀襲杭州。田頵等率

唐景福年間，朝廷任李鋋爲浙江西道鎮海軍節度使。當時孫儒、楊行密交相作亂，淮海烟塵數千里，錢鏐常率軍隊作防捍，孫儒占據宣州，不敢侵犯江、浙，從此錢鏐功名一天天顯揚。過了很久，李鋋最終没到任所，朝廷任錢鏐爲鎮海軍節度使，同時把潤州軍額移到杭州建置府署，又在越州建立威勝軍，董昌任節度使。董昌日漸驕貴，自稱身應符命，又受祆人王百藝蠱惑，越分自稱尊號，於是在越州自稱羅平國王，年號大聖，僞命錢鏐爲兩浙都將。錢鏐不接受僞命，把情况上報，唐昭宗命錢鏐討伐董昌。乾寧四年，錢鏐率浙西將士攻破越州，擒獲董昌獻上，朝廷表彰他的功勞，賜給錢鏐鐵券，又任宰臣王溥爲威勝軍節度使。而兩浙士人百姓上章，請求任錢鏐兼杭、越二鎮，朝廷不能控制，因而授任，改威勝軍爲鎮東，錢鏐於是兼鎮海、鎮東兩藩節制。錢鏐兼兩鎮後，有精兵三萬人，而楊行密連年興兵，攻打蘇、湖、潤等州，想兼并兩浙，多次被錢鏐打敗，錢鏐也被楊行密侵占幾個州，而錢鏐所轄不過十三個州罷了。天復年間，錢鏐的大將許再思、徐綰反叛，引宣州節度使田頵陰謀襲擊杭州。田頵等人率軍突襲到城下，錢鏐激勵軍士，一仗打敗他們，活捉徐綰，田頵逃跑。

師掩至城下，鏐激厲軍士，一戰敗之，生擒徐綰，田頵遁走。

鏐於臨安故里興造第舍，窮極壯麗，歲時游於里中，車徒雄盛，萬夫羅列。其父寬每聞鏐至，走竄避之，鏐即徒步訪寬，請言其故。寬曰：“吾家世田漁爲事，未嘗有貴達如此，爾今爲十三州主，三面受敵，與人争利，恐禍及吾家，所以不忍見汝。”鏐泣謝之。

錢鏐在臨安家鄉興建房舍，極其壯麗，逢年過節時在鄉里游玩，車馬隨從聲勢浩大，上萬人排列在前後左右。他的父親錢寬每當獲知錢鏐來到，都躲開他，錢鏐就徒步尋找錢寬，請他講明其中緣故。錢寬説：“我家世代以種田捕魚爲業，不曾如此富貴顯達，你現在是十三個州的首領，三面受敵，與人争利，怕禍害殃及我家，所以不忍心見你。”錢鏐哭泣着告辭。

鏐於唐昭宗朝，位至太師、中書令、本郡王，食邑二萬户。梁祖革命，以鏐爲尚父、吴越國王。梁末帝時，加諸道兵馬元帥。同光中，爲天下兵馬都元帥、尚父、守尚書令，封吴越國王，賜玉册、金印。初，莊宗至洛陽，鏐厚陳貢奉，求爲國王，及玉册詔下，有司詳議，群臣咸言：“玉簡金字，唯至尊一人，錢鏐人臣，不可。又本朝以來，除四夷遠藩，羈縻册拜，或有國王之號，而九州之内亦無此事。”郭崇韜尤不容其僭，而樞密承旨段徊，奸倖用事，能移崇韜之意，曲爲鏐陳情，崇韜僶俛從之。鏐乃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名目授其子元瓘，自稱吴越國王，命所居曰宫殿，府署曰朝廷，其參佐稱臣，僭大朝百僚之號，但不改年號而已。僞行制册，加封爵於新羅、渤海，海中夷落亦皆遣使行封册焉。

錢鏐在唐昭宗朝，位至太師、中書令、本郡王，食邑二萬户。梁祖改朝换代，任錢鏐爲尚父、吴越國王。梁末帝時，加各道兵馬元帥。同光年間，任天下兵馬都元帥、尚父、守尚書令，封爲吴越國王，賜給玉册、金印。當初，唐莊宗到洛陽，錢鏐貢奉厚重，請求封爲國王，到玉册詔書下達時，官府認真討論，群臣都説：“玉册金字，衹應帝王一人有，錢鏐是臣子，不可以。又本朝以來，除了四夷遠藩，爲了束縛他們而册拜，偶爾有國王的封號外，九州之内也没有這樣的事。”郭崇韜尤其不能容忍錢鏐越分，而樞密承旨段徊，奸詐取寵專權，能够改變郭崇韜的意見，曲意爲錢鏐説情，郭崇韜勉强依從。錢鏐於是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的官名授任他的兒子錢元瓘，自稱吴越國王，把他住的地方稱爲宫殿，把他的官府稱爲朝廷，他的僚佐自稱臣子，冒用大朝百官名號，衹是没有改换年號罷了。僞發制册，給新羅、渤海加封爵，派使者到海中夷族部落册封。

明宗即位之初，安重誨用事，鏐嘗與重誨書，云“吴越國王謹致書于某官執事”，不叙暄凉，重誨怒其無禮。屬供奉官烏昭遇使於兩浙，每以朝廷事私於吴人，仍目鏐爲殿下，自稱臣，謁鏐行舞蹈之禮。及迴，使副韓玫具述其事，重誨因削鏐元帥、尚父、國王之號，以太師致仕。久之，其子元瓘等上表陳叙。時淮寇攻逼荆

唐明宗登位之初，安重誨專權，錢鏐曾寫信給安重誨，稱“吴越國王謹致書於某官執事”，不加寒暄問候，安重誨對他的無禮發怒。時逢供奉官烏昭遇出使兩浙，每每把朝廷的事私告吴人，仍稱錢鏐爲殿下，自己稱臣，拜見錢鏐時行舞蹈禮。返回後，副使韓玫全部報告了這些事，安重誨因而削奪錢鏐元帥、尚父、國王的稱號，讓錢鏐以太師退休。過了很久，錢鏐的兒子錢元瓘等上表陳述。當時淮寇攻逼荆南，唐明宗懷疑

南，明宗疑其同惡，因降詔詰之，元瓘等復遣使自淮南間道上表，云：

竊念臣父天下兵馬都元帥、吳越國王臣鏐，爰自乾符之歲，便立功勞；至於天復之初，已封茅土。兩殄稽山之僭僞，頻叨鳳詔之褒崇，賜鐵券而礪岳帶河，藏清廟而銘鐘鏤鼎。歷事列聖，竭誠累朝，罄臣節以無虧，荷君恩而益重。楚茅吳柚，常居群后之先；赤豹黃羆，不在諸方之後。雲臺寫像，盟府書勛，戮力本朝，一心體國。常誡臣兄弟曰："汝等諸子，須記斯言：老父起自諸都，早平多難，素推忠勇，實效辛勤，遂蒙聖主之疇庸，獲忝真王之列壤，恒積滿盈之懼，豫懷燕翼之憂。蓋以恩禮殊尤，寵榮亢極，名品既逾於五等，春秋將及於八旬，不諱之談，爾當靜聽。而况手殲妖亂，親睹興亡，豈宜自爲厲階，更尋覆轍。老身猶健，且作國王之呼；嗣子承家，但守藩臣之分。"臣等鯉庭灑袂，雁序書紳，中心藏之，敬聞命矣。

頃以濟陰歸邸，梁苑稱尊，所在英雄，遞相仿斆，互起投龜之詬，皆興逐鹿之謀，唯臣父王，未嘗隨例。從微至著，悉蒙天子之絲綸；啓土封王，自守諸侯之土宇。乙酉歲，伏蒙莊宗皇帝遥降玉册、金印，恩加曲阜營丘，顯自大朝來封小國，遂有强名之改補，實無干紀之包藏。兼使人徐筠等進貢之時，禮儀有失，尚蒙赦宥，未置典刑，敢不投杖責躬，負

錢鏐與他們共同作惡，因而下詔責問，錢元瓘等又派使者從淮南秘密前去上表，説：

我私下認爲，家父天下兵馬都元帥、吳越國王錢鏐，自從乾符之年，便立功勞；以至天復初期，已封疆域。兩度殲滅稽山的反叛勢力，屢次承蒙詔書的表彰推崇，賜予鐵券而與山河同在，藏於宗廟而銘刻於鐘鼎。先後效力於幾代聖人，盡心竭力於數朝君主，盡臣節而毫無虧損，受君恩而更加深重。楚國的茅、吳國的柚，供奉常在衆王之先；赤色的豹、黃色的羆，進獻不在各方之後。雲臺上畫有肖像，盟府中記載功勛，爲本朝努力奮鬥，一心爲國家着想。家父常常告誡我們兄弟説："你們幾個小子，必須記住這話：老父我從衆都兵起家，早年平息多次災難，向來被推許爲忠勇，的確貢獻出辛勞，於是得到聖明君主的酬賞，得以享有真命國王的封疆，常常存有功名過盛的恐懼，早早地爲子孫前途憂慮。這是因爲我受到特殊的待遇，極高的榮耀，名位已超過五等封爵，年壽接近八十歲，身前的囑咐，你們應靜聽。何况我親手殲滅奸賊亂黨，耳聞目睹世道興亡，怎可自造禍端，重蹈覆轍。年老身體還健康，姑且用國王的稱號；後裔繼承家業，衹能守藩臣的本分。"我們在堂前揮淚接受父訓，兄弟們一一記録在腰帶上，牢牢記在心中，恭敬地聽從教誨。

先前由於濟陰王退位歸府，梁地人自稱皇帝，各地雄心勃勃的人，先後仿效，交相發出天不長眼的詬駡，全都作好争奪天下的預謀，衹有我的父王，從不依隨流俗。從卑微到顯貴，全是承蒙天子的詔令；開國土封王爵，獨自守衛藩方的境地。乙酉年，承蒙莊宗皇帝向遠方頒賜玉册、金印，施恩於曲阜營丘般的侯國，這是朝廷對小國之封，於是就有提高名位的改授，的確無冒犯法度的野心。同時使者徐筠進貢的時候，禮儀有失，仍承蒙寬恕，没加處治，我怎敢不投杖自責，負荆請罪。而且違背了做臣子的禮

荆請罪。且爽爲臣之禮，誠乖事上之儀，夙夜包羞，寢食俱廢，捧詔而神魂戰栗，拜章而芒刺交并。

節，的確不合事奉君主的規範，日夜懷有羞愧，寢食都不正常了，捧詔書而膽戰心驚，上表章而惶恐不安。

伏以皇帝陛下，浚哲文思，含弘光大，智周萬物，日闢四方，既容能改之非，許降自新之路，將功補過，捨短從長，矧玆近代相持，豈足玄機遠料。且臣本道，與淮南雖連疆畛，久結仇讎，交惡尋盟，十翻九覆，縱敵已逾於三紀，弭兵纔僅於數年，諒非唇齒之邦，真謂腹心之疾。今奉詔書責問，合陳本末端由，布在衆多，寧煩覼縷，彼既人而無禮，此亦和而不同。近知侵軼荆門，乖張事大，儻王師之問罪，願率衆以齊攻，必致先登，庶觀後效。橫秋雕鶚，祗待指呼；躍匣蛟龍，誓平仇隙。今則訓齊樓櫓，淬礪戈鋋，决副天威，冀明臣節。伏以臣父王鏐，已於泛海，繼有飛章，陳父子之丹誠，高懸皎日；展君臣之大義，上指圓穹。其將修貢賦於梯航，混車書而表率，如虧奉職，自有陰誅。今春已具表章，未蒙便賜俞允，地遠而經年方達，天高而瀝懇難通。伏乞聖慈，曲行明命。凌霜益翠，始知松柏之心；異日成功，方顯忠貞之節。臣元瓘等無任感激祈恩戰懼依投之至。謹遣急脚，間道奉絹表陳乞奏謝以聞。

謹認爲皇帝陛下智慧高深，功德無量，根基深厚，事業發達，通知天下萬物，一日開拓四方，既能包涵可以改的過錯，允許給與自新的道路，將功補過，捨短取長，況且這近時的對立，哪值得用心機去預測。而且我所轄地區和淮南雖連境土，長期結下仇怨，相互争鬥、結盟，時有反復，爲敵已超過三十六載，停戰纔不過數年，可知不是唇齒相依的鄰邦，真可説是心腹中的大患。現奉詔書責問，應陳述本末來由，公布於大庭廣衆，不必嫌委曲詳盡，他既是做人而不講理，我也是面和而心不同。近日得知他侵犯荆門，違背事奉大國的禮義，假如王師問罪，我願率軍齊攻，必做到衝鋒在前，或許可見後來的成效。橫貫秋空的雕鶚，祇等候指揮；蹦出匣的蛟龍劍，决心鏟平仇敵。當前我就整頓船隻，磨煉武器，必定助成天子的威名，盼能表明臣子的節操。謹以爲我的父王錢鏐，已通過海道，相繼呈遞奏章。陳述父子的忠心，如高懸天空的太陽般明亮；展示君臣的大義，上指蒼天而發誓言。我們將越過高山大海向朝廷進貢，在以車軌同、文字同爲象徵的統一大業中起表率作用，如奉行職責不盡心，自然會有神靈懲處。今年春季已上呈表章，没有得到及時的允諾，距離遠需過一年纔能送到，皇帝尊貴而誠意難以進呈。敬盼聖明仁慈的君主，特意頒布明確的詔令。寒霜中更青翠，纔知道松柏的本性；他日能獲成功，纔顯出忠貞的節操。臣錢元瓘等有禁不住的感慨激昂、祈求恩典、惶恐不安、依戀歸附的心情。謹派遣步行迅速的人，抄小道進呈絹表，向陛下求情告謝。

明宗嘉之，乃降制復授鏐天下兵馬都元帥、尚父、吴越國王。未幾，

唐明宗贊賞，於是下達制令又授任錢鏐爲天下兵馬都元帥、尚父、吴越國王。不久，又下詔

又詔賜上表不名。

特許錢鏐上表不稱名。

鏐在杭州垂四十年，窮奢極貴。錢塘江舊日海潮逼州城，鏐大庀工徒，鑿石填江，又平江中羅刹石，悉起臺榭，廣郡郭周三十里，邑屋之繁會，江山之雕麗，實江南之勝概也。鏐學書，好吟咏。江東有羅隱者，有詩名，聞於海内，依鏐爲參佐。鏐嘗與隱唱和，隱好譏諷，嘗戲爲詩，言鏐微時騎牛操梃之事，鏐亦怡然不怒，其通恕也如此。鏐雖季年荒恣，然自唐朝，於梁室，莊宗中興以來，每來揚帆越海，貢奉無闕，故中朝亦以此善之。

錢鏐在杭州近四十年，窮奢極侈。錢塘江過去海潮逼近州城，錢鏐動用大量人力，鑿石填江，又平整江中怪石，在上面全建起亭臺樓閣。把郡城四周擴大三十里，城市建築的繁華集中，江山的美麗，確實是江南的名勝地區。錢鏐學習書法，喜好吟詩。江東有個羅隱，有詩名，聞名海内，依附錢鏐做幕僚。錢鏐曾和羅隱唱和作詩，羅隱喜好譏諷，曾開玩笑寫詩，説到錢鏐貧賤時騎牛持棒的事，錢鏐也和顔悦色不生氣，他的通達寬容就是如此。錢鏐晚年雖然荒淫放縱，但他從唐朝到梁室，唐莊宗復興以來，每每揚帆渡海，貢奉不斷，所以朝廷也因此善待他。

鏐以長興三年三月二十八日薨，年八十一。制曰："故天下兵馬都元帥、尚父、吴越國王錢鏐，累朝元老，當代勛賢，位已極於人臣，名素高於簡册，贈典既無其官爵，易名宜示其優崇，宜令所司定謚，以王禮葬，仍賜神道碑。"謚曰武肅。鏐初事董昌，時年甫壯室，性尚剛烈。時有儒士謁於主帥，已進刺矣，見鏐稍怠，鏐怒，投之羅刹江，及典謁者將召，鏐詐云："客已拂衣去矣。"及爲帥時，有人獻詩云："一條江水檻前流。"鏐不悦，以爲譏己，尋害之。迨於晚歲，方愛人下士，留心理道，數十年間，時甚歸美。鏐尤恃崇盛，分兩浙爲數鎮，其節制署而後奏。左右前後皆兒孫甥侄，軒陛服飾，比於王者，兩浙里俗咸曰"海龍王"。梁開平中，浙民上言，請爲鏐立生祠，梁太祖許之，令翰林學士李琪撰生祠堂碑以賜之，至今蒸黎饗之，子孫保之，斯亦近代之名王也。

錢鏐在長興三年三月二十八日去世，終年八十一歲。制令説："已故天下兵馬都元帥、尚父、吴越國王錢鏐，是多朝元老，當代有功的賢人，官位已達臣子中的極品，名望早就高於典籍所載的人物。追贈的禮制中既没有相當的官爵，身後改易的稱號應體現出朝廷的優厚，應令主管官府確定謚號，按王禮安葬，仍賜給神道碑。"謚號武肅。錢鏐最初跟隨董昌，那時他正當壯年，性格還很剛烈。當時有個儒士拜見主帥，已遞進帖子了，見錢鏐時略有輕慢，錢鏐發怒，把他投到羅刹江中，到主管拜見的人準備召見時，錢鏐謊稱："客人已拂衣離去了。"到他任帥時，有人獻詩寫道："一條江水檻前流。"錢鏐不高興，認爲是譏諷自己，不久殺害了這個人。到他進入晚年，纔愛護他人，禮賢下士，留心治道，數十年中，輿論十分贊美他。錢鏐尤其仗恃位高名重，把兩浙分成幾個鎮，各鎮節制都是先任命後奏報。前後左右都是兒孫甥侄，車駕服飾，和帝王相當，兩浙民間都稱他爲"海龍王"。梁開平年間，浙地百姓上言，請求爲錢鏐建立生前的祠廟，梁太祖准許，令翰林學士李琪撰寫生前祠堂碑賜給他們，至今百姓祭祀他，子孫保有家業，他也是近代的名王。

## 錢元瓘

元瓘，鏐第五子也。起家爲鹽鐵

錢元瓘，錢鏐的第五個兒子。初任鹽鐵發運

發運巡官，表授尚書金部郎中，賜金紫。天復中，本州裨校許再思等爲亂，構宣州節度使田頵，頵領兵奄至，鏐擊敗再思，與頵通和。頵要盟於鏐，鏐遍召諸子問之曰："誰能爲吾爲田氏之婿者？"例有難色，時元瓘年十六，進曰："唯大王之命。"由是就親於宣州。

巡官，表授尚書金部郎中，賜給金魚袋和紫衣。天復年間，本州副校許再思等人作亂，勾結宣州節度使田頵，田頵率兵突然趕到，錢鏐打敗許再思，和田頵言和。田頵要求和錢鏐結盟，錢鏐召問所有兒子説："誰能爲我做田氏的女婿？"衆人都露出爲難的神色，當時錢元瓘十六歲，上前説："遵從父王之命。"因此到宣州結親。

唐天祐初，承制累遷檢校尚書左僕射、内牙將指揮使，數年之間，伐叛禦寇，大著勛績。梁貞明四年夏，鏐大舉伐吴，以元瓘爲水戰諸軍都指揮使。戰棹抵東洲，吴人以舟師拒戰，元瓘爲火筏順風揚灰以坌之，白晝如霧，吴師迷方，遂敗之，擒軍使彭彦章并軍校七十餘人，得戰艦四百隻。吴人知不可校，通好於鏐。以功奏授鎮海軍節度副使、檢校司徒。梁末，遷清海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後唐同光初，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鎮東等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時鏐自爲天下兵馬都元帥、尚父、守尚書令、吴越國王，及鏐爲太師致仕，元瓘累貢章疏，乞復舊號，唐明宗許之。鏐既年高，欲立嗣，召諸子使各論功，請讓於元瓘。及鏐病篤，召將吏謂之曰："余病不起，兒皆愚懦，恐不能爲爾帥，與爾輩决矣，帥當自擇。"將吏號泣言曰："大令公有軍功，多賢行仁孝，已領兩鎮，王何苦言及此！"鏐曰："此渠定堪否？"曰："衆等願奉賢帥。"即出符鑰數笸於前，謂元瓘曰："三軍言爾可奉，領取此。"鏐薨，遂襲父位。

唐天祐初年，錢鏐用特權一直將他升到檢校尚書左僕射、内牙將指揮使，幾年之中，攻伐叛賊，抵禦外寇，大建功績。梁貞明四年夏，錢鏐大舉攻伐吴，任錢元瓘爲水戰諸軍都指揮使。戰船抵達東洲，吴人用水軍拒戰，錢元瓘用火筏順風揚灰掀起烟塵，白晝如霧，吴軍迷失方向，於是打敗他們，擒獲軍使彭彦章及軍校七十多人，繳獲戰艦四百艘。吴人知道不能對付，與錢鏐和好。因功奏報朝廷，任命錢元瓘爲鎮海軍節度副使、檢校司徒。梁末，升任清海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後唐同光初年，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鎮東等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當時錢鏐自任天下兵馬都元帥、尚父、守尚書令、吴越國王，到錢鏐以太師退休時，錢元瓘多次上章疏，請求恢復錢鏐原有名號，唐明宗准許。錢鏐年事已高，想確立繼承人，召集兒子們讓他們各自論功，都請讓位給錢元瓘。到錢鏐病重時，召集將吏對他們説："我一病不起，兒子們都愚笨懦弱，怕不能做你們的主帥，和你們告别了，主帥當由你們自己選擇。"將吏們悲號哭泣着説："大令公有軍功，多賢行仁孝，已統領兩鎮，王何苦説到這個！"錢鏐説："他定能擔當此大任嗎？"回答説："我們願意尊奉賢帥。"就拿出幾笸符鑰放在面前，對錢元瓘説："三軍説你值得擁戴，你就把這些拿去吧。"錢鏐去世，錢元瓘繼承父位。

唐長興四年，遣將作監李鏻起復元瓘官爵，又命户部侍郎張文寶授兼尚書令。清泰初，封吴王。二年，封越王。天福元年，賜金印。三年，

唐長興四年，派將作監李鏻傳詔，於喪期中恢復錢元瓘的官爵，又命户部侍郎張文寶授任兼尚書令。清泰初年，封爲吴王。二年，封爲越王。天福元年，賜給金印。三年，封爲吴越國

封吳越國王。五年，加天下兵馬元帥。六年，授天下兵馬都元帥。其年夏有疾，秋府署災，焚之一空，乃移於他所，其焰皆隨而發焉，元瓘因驚悸發狂，以是歲八月二十四日薨，年五十五歲。謚曰文穆。元瓘幼聰敏，長於撫馭，臨戎十五年，決事神速，爲軍民所附，然奢僭營造，甚於其父，故有回禄之災焉。元瓘有詩千篇，編其尤者三百篇，命曰《錦樓集》，浙中人士皆傳之。子佐爲嗣。

王。五年，加天下兵馬元帥。六年，授任天下兵馬都元帥。這年夏天患病，秋天府署發生火災，被焚燒一空，於是遷移到別處，火災隨他的遷移而發生，錢元瓘因而驚恐發狂，在這年八月二十四日去世，時年五十五歲。謚號文穆。錢元瓘從小聰明機敏，善於撫馭部下，在軍中十五年，決事神速，軍民都依附他，但營建奢侈過分，超過他父親，因此遭致火災。錢元瓘有詩一千篇，編輯其中好的三百篇，取名叫《錦樓集》，浙中人士都傳誦。兒子錢佐繼位。

錢佐

佐，字玄祐，元瓘薨，遂襲其位。晉天福末，制授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吳越王，仍篆玉爲册以賜之。前代玉册，册夷王有之，僞梁時欲厚於鏐，首爲式例，故因而不改。俄授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時以建安爲淮寇所攻，授東南面兵馬都元帥，佐尋遣舟師進討，淮人大敗，以功加守太師。漢高祖入汴，佐首獻琛賮，表率東道，漢祖嘉之，授諸道兵馬都元帥。佐居列土凡七年，境內豐阜，祖父三世皆爲元帥，時以爲榮。漢初，以疾卒於位，謚曰忠獻。佐幼好書，性温恭，能爲五七言詩，凡官屬遇雪月佳景，必同宴賞，由此士人歸心。其班品亦有丞相已下名籍，而禄給甚薄，罕能自濟，每朝廷降吏，則去其僞官，或與會則公府助以僕馬，處事齷齪，多如此類。然航海所入，歲貢百萬，王人一至，所遺至廣，故朝廷寵之，爲群藩之冠。佐有子昱，年五歲，未任庶務，乃以其弟倧襲位。

錢佐，字玄祐，錢元瓘去世，於是錢佐繼位。晉天福末年，制令授任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吳越王，仍刻製玉册賜給他。前代的玉册，有册封夷王的，僞梁時想厚交錢鏐，首開此例，所以因襲不變。不久授任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當時因建安被淮寇進攻，授任東南面兵馬都元帥，錢佐不久派水軍進討，淮人大敗，因功加守太師。漢高祖入汴，錢佐第一個獻上珍寶，爲東道做表率，漢高祖贊揚他，授任諸道兵馬都元帥。錢佐在封地共七年，境內豐足，祖父三代都做元帥，當時人認爲榮耀。漢初，因病在位上去世。謚號忠獻。錢佐從小喜好書法，性格温和恭順，能作五七言詩，凡遇雪月佳景，必定同官屬聚宴玩賞，因此士人都歸心於他。他的官屬班位品級也有丞相以下名目，但俸禄很微薄，很少能自足，每當朝廷派來官吏，就廢除他的僞命官吏，如參加集會就由公府資助僕人馬匹，他處事局促，多如這一類。但他航海進貢，每年達百萬，朝廷使者一到，贈送的財物很多，因此朝廷寵信他，在各藩鎮中爲第一。錢佐有個兒子錢昱，纔五歲，不能處理各種事務，於是以錢佐的弟弟錢倧繼位。

錢倧

倧，性明敏嚴毅，未立時，常以佐性寬善，疑掌兵權者難制，及代佐爲帥，以禮法繩下，宿將舊勛，不甚

錢倧，性格聰明機敏，嚴厲剛毅，未繼位時，常因錢佐性格寬善，擔心難以控制掌握兵權的人，到代錢佐任帥時，按禮法約束部下，對老

優禮。大將胡進思頗不平之，乃密與親軍謀去倧。漢祖入汴之歲，十二月，進思率甲士三百大譟，突入衙署，倧闔户以拒之，左右與之格鬥，盡爲進思所殺，遂遷倧於別館，以甲士援送，幽於錦軍，立倧異母弟俶爲帥。其年夏四月，進思疽發背而卒，越人快之，以爲陰靈之誅逆也。

錢俶

俶，元瓘之子，倧之異母弟也。倧既爲軍校所幽，時俶爲温州刺史，衆以無帥，遂迎立之，時漢乾祐元年正月十五日也。其年八月，始授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充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東南面兵馬都元帥。周廣順中，累官至守尚書令、中書令、吴越國王。皇朝建隆初，復加天下兵馬大元帥，其後事具皇朝日曆。

史臣曰：自唐末亂離，海内分割，荆、湖、江、浙，各據一方，翼子貽孫，多歷年所。夫如是者何也？蓋值諸夏多艱，王風不競故也。洎皇宋之撫運也，因朗、陵之肇亂，命王師以有征，一矢不亡，二方俱服。遂使瑶琨篠簜，咸遵作貢之文；江、漢、濉、漳，盡鼓朝宗之浪。夫如是者何也？蓋屬大統有歸，人寰允洽故也。唯錢氏之守杭、越，逾八十年，蓋事大勤王之節，與荆楚、湖湘不侔矣。

將功臣，都不很優待禮遇。大將胡進思很不平，就秘密和親軍策謀除掉錢倧。漢祖入汴那年，十二月，胡進思率三百甲兵大肆喧嘩，衝入官府，錢倧關門抗拒，身邊的人和亂軍搏鬥，全部被胡進思殺掉，於是把錢倧遷到另一處，用甲兵援送，囚禁在錦軍，立錢倧的異母弟錢俶爲帥。這年夏四月，胡進思背上發毒瘡而死，越人稱快，認爲是陰靈誅殺逆賊。

錢俶，錢元瓘的兒子，錢倧的異母弟。錢倧既被軍校囚禁，當時錢俶任温州刺史，衆人因爲無帥，於是迎立錢俶，這天是漢乾祐元年正月十五日。這年八月，纔授任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充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東南面兵馬都元帥。周廣順年間，官爵一直升到守尚書令、中書令、吴越國王。本朝建隆初年，又加天下兵馬大元帥，以後的事記載在本朝日曆中。

史臣曰：自從唐朝末年動亂不定，天下分裂，荆、湖、江、浙，各據一方，蔭子傳孫，延續了許多歲月。爲什麽會造成這種狀況呢？這是因爲正當中原多難、朝廷勢力不强的緣故。到大宋享有天命，趁朗、陵發生變亂，派王師加以征討，没損失一枝箭，兩方都歸順。於是使寶玉名竹，都按條例進貢；江、漢、濉、漳，全都掀起歸依的波浪。爲什麽會這樣呢？這是因爲正值統一大業有主、天下歸心的緣故。惟獨錢氏據有杭、越超過八十年，因爲他事奉大國、效力於皇帝的節操，和荆楚、湖湘是不同的。

#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四

## 僭僞列傳第一

### 楊行密

楊行密，廬州人。少孤貧，有膂力，日行三百里。唐中和之亂，天子幸蜀，郡將遣行密徒步奏事，如期而復。光啓初，秦宗權擾淮右，頻寇廬、壽，郡將募能致戰擒賊者，計級賞之，行密以膽力應募，往必有獲，得補爲隊長。行密乃自募百餘人，皆虓勇無行者，殺都將，自權州兵，郡將即以符印付之而去，朝廷因正授行密廬州刺史。

光啓三年，揚州節度使高駢失政，委任妖人吕用之輩。牙將畢師鐸懼爲用之所譖，自高郵起兵以襲廣陵，爲用之所却，乃乞師於宣州秦彦，且言事克之日，願以揚州帥之。彦先遣將秦稠以兵三千人助師鐸攻陷廣陵，高駢署師鐸爲行軍司馬。未幾，秦彦率大衆并家屬渡江，入揚州軍府，自稱節度使。初，揚州未陷，吕用之詐爲高駢檄，徵兵於廬州，及城陷，行密以軍萬人奄至。畢師鐸之入廣陵也，吕用之出奔於外，至是委質於行密。行密攻廣陵，營於大明寺，秦、畢出兵以攻行密之營，短兵纔接，行密僞遁，秦、畢之兵争入其栅，以取金帛，行密發伏兵以擊之，秦、畢大敗，退走其壁，自是不復出戰。

其年九月，秦、畢害高駢於幽

楊行密，廬州人。從小成了孤兒，生活貧困，有體力，每天能走三百里。唐中和之亂，天子到蜀，郡將派楊行密徒步去奏告情况，按期返回。光啓初年，秦宗權侵擾淮右，多次侵犯廬、壽，郡將招募能够打勝仗擒賊的人，按擒獲的人數獎賞，楊行密以勇敢有力應募，每次前去參戰必有俘獲，得以補任爲隊長。楊行密於是自己招募一百多人，都是勇猛而品行不好的人，殺死都將，自己暫統州兵，郡將就把符印交給他而離去，朝廷因而正式授任楊行密爲廬州刺史。

光啓三年，揚州節度使高駢當政失誤，委任妖人吕用之等人。牙將畢師鐸怕被吕用之誣陷，從高郵起兵襲擊廣陵，被吕用之打退，於是向宣州秦彦求援兵，并且説事成之日，願讓他做揚州帥。秦彦先派將領秦稠率兵三千人協助畢師鐸攻陷廣陵，高駢任畢師鐸爲行軍司馬。不久，秦彦率大軍及家屬渡過長江，進入揚州軍府，自稱節度使。當初，揚州未被攻陷時，吕用之僞造高駢的公文，在廬州徵兵，到州城失陷時，楊行密率軍一萬人突然趕到。畢師鐸進入廣陵時，吕用之出逃在外，到這時委身楊行密。楊行密攻打廣陵，駐營大明寺，秦稠、畢師鐸出兵攻打楊行密的營寨，剛剛短兵相接，楊行密假裝逃跑，秦稠、畢師鐸的士兵争相進入楊行密的柵寨，以奪取金銀綢緞，楊行密出動伏兵攻擊，秦稠、畢師鐸軍大敗，逃回營壘，從此不再出戰。

這年九月，秦稠、畢師鐸在囚禁的地方殺死

所，少長皆死，同坎瘞於道院北垣下。行密攻圍彌急，城中食盡，米斗四十千，居人相啖略盡。十月，城陷，秦、畢走東塘，行密入廣陵，輦外寨之粟以食饑民，即日米價減至三千。十一月，蔡賊孫儒以衆萬人自淮西奄至，還據外寨，行密輜重牛羊軍食未入城者，皆爲儒所有。時秦、畢來自東塘，與儒軍合，自是西門之外，復爲敵境矣。初，吕用之遇行密於天長，紿行密曰："用之有白金五千鋌，瘞於所居之廡下，寇平之日，願備將士倡樓一醉之資。"至是，行密閲兵，用之在側，謂用之曰："僕射許此輩銀，何負心也！"遽命斬於三橋之下，夷其族。

行密既有廣陵，遣使至大梁，陳歸附之意。是時，梁祖兼領淮南，乃遣牙將張廷範使於淮南，與行密結盟，尋遣行軍司馬李璠權知淮南留後，令都將郭言以兵援送。行密初則厚禮廷範，及聞李璠之行，悖然有拒命意。廷範懼，易衣夜遁，遇梁祖於宋州，備言行密不軌之心，酌其兵勢未可圖也，乃追李璠等還，即表行密爲淮南留後。

文德元年正月，孫儒殺秦彦、畢師鐸於高郵，引軍襲廣陵，下之，儒自稱節度使，行密收其衆歸於廬江。十一月，梁祖遣大將龐師古自潁上渡淮，討孫儒之亂，師古引兵深入淮甸，不利，還。龍紀元年，孫儒出攻宣州，行密乘虚襲據揚州，北通時溥，孫儒引兵復攻行密。大順元年，行密危蹙，率衆夜遁，出據宣州，儒復入揚州。二年，乃蒐練兵甲以攻行密，屬江、淮疾疫，師人多死，儒亦卧病，爲部下所執，送於行密，殺之。行密自宣城長驅入於廣陵，盡得

高駢，老少都被殺死，同埋在道院北墻下。楊行密圍攻更急，城中糧盡，一斗米賣四十貫，居民相互殘食，幾乎被吃光。十月，城被攻陷，秦稠、畢師鐸逃跑到東塘，楊行密進入廣陵，用車運來外寨的糧食給飢民吃，當天米價減到一斗三貫。十一月，蔡賊孫儒率軍一萬人從淮西突然趕到，又退兵占據外寨，楊行密在城外的牛羊軍糧等物資，都被孫儒奪去。這時秦稠、畢師鐸從東塘趕來，和孫儒軍聯合，從此西門之外，又成爲敵境了。當初，吕用之在天長和楊行密相遇，欺騙楊行密説："我吕用之有白金五千錠，埋在住處的廊屋下，平定寇賊那天，願用來供將士們到妓院一醉。"到這時，楊行密閲兵，吕用之在一旁，對吕用之説："僕射曾許諾給這些人銀兩，爲啥不守信用呢！"就下令在三橋下斬殺吕用之，并將他滿門處死。

楊行密據有廣陵後，派使者到大梁，陳述歸附的打算。這時，梁祖兼領淮南，於是派牙將張廷範出使淮南，和楊行密結盟，不久派行軍司馬李璠暫時負責淮南留後事宜，令都將郭言率兵援送。楊行密最初對張廷範厚禮相待，到獲知李璠之行時，就産生了抗命的打算。張廷範畏懼，換了衣服晚上逃跑，在宋州見到梁祖，詳細報告楊行密圖謀不軌，梁祖估計兵勢不能謀取楊行密，就追回李璠等人，立即上表薦楊行密爲淮南留後。

文德元年正月，孫儒在高郵殺死秦彦、畢師鐸，率軍襲擊廣陵，攻克，孫儒自稱節度使，楊行密收軍回到廬江。十一月，梁祖派大將龐師古從潁上渡過淮河，討伐孫儒之亂，龐師古率兵深入淮甸，失利，回師。龍紀元年，孫儒出兵攻打宣州，楊行密乘虚攻占揚州，北通時溥，孫儒又率兵攻打楊行密。大順元年，楊行密危迫，率軍夜逃，出據宣州，孫儒又進入揚州。二年，孫儒訓練士兵攻打楊行密，時逢江、淮流行疫疾，軍人很多染病死去，孫儒也卧病不起，被部下拘捕，送到楊行密那裏，被楊行密殺掉。楊行密從宣城長驅直入廣陵，全部奪取孫儒的軍隊。從光啓末年，高駢失守之後，楊行密和畢師鐸、秦

孫儒之衆。自光啓末，高駢失守之後，行密與畢師鐸、秦彦、孫儒遞相窺圖，六七年中，兵戈競起，八州之内，鞠爲荒榛，圜幅數百里，人烟斷絶。行密既并孫儒，乃招合遺散，與民休息，政事寬簡，百姓便之，蒐兵練將，以圖霸道。所得孫儒之衆，皆淮西之驍果也，選五千人豢養於府第，厚其衣食，驅之即戰，靡不争先。甲胄皆以黑繒飾之，命曰“黑雲都”。

乾寧二年，行密盡有淮南之地，昭宗乃降制授行密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營田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上柱國、弘農郡王，食邑三千户，食實封一百户。

四年，梁祖平兖、鄆，朱瑾及沙陁將李承嗣、史儼等皆奔淮南，行密待之優厚，任以爲將，瑾與承嗣皆位至方伯。是歲，行密縱兵侵掠鄰部，兩浙錢鏐、江西鍾傳、鄂州杜洪皆遣使求救於梁。梁祖遣朱友恭率步騎萬人渡江，取便討伐。行密先令都將瞿章據黄州，及梁師至，即棄郡南渡，固守武昌寨。行密遣將馬珣以精兵五千助之，友恭與杜洪大破其衆，遂拔武昌寨，擒瞿章并淮軍三千餘人，獲馬五百匹，淮夷大恐。八月，梁祖遣葛從周領步騎萬人自霍丘渡淮，遣龐師古率大軍營於清口。淮人决堰縱水，流潦大至。又令朱瑾率勁兵以襲汴軍，汴軍大敗，師古死之。葛從周聞師古之敗，自濠梁班師，至渒河，爲淮人所乘，諸軍僅得北歸。

光化二年，行密北侵，遣張歸厚禦之而退。天復三年，青州王師範叛，乞師於淮南，行密遣將王景仁帥

彦、孫儒相互謀取，六七年中，戰事不斷，八州之内，一片荒蕪，方圓數百里，人烟斷絶。楊行密兼并孫儒軍後，就招聚流散的百姓，讓百姓休養生息，政事寬簡，百姓便利，閲兵練將，圖謀建立霸業。所得孫儒軍，都是淮西驍勇果敢的士兵，挑選五千人養在府第，給以豐厚的衣食，有令即戰，無不争先。鎧甲頭盔都用黑絲綢裝飾，稱爲“黑雲都”。

乾寧二年，楊行密占據整個淮南地區，唐昭宗於是下詔任命楊行密爲淮南節度副大使代管節度事、管内營田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上柱國、弘農郡王，食邑三千户，享受實封一百户。

四年，梁祖平定兖、鄆，朱瑾和沙陁將領李承嗣、史儼等投奔淮南，楊行密厚待他們，任他們爲將，朱瑾和李承嗣都位至一方長官。這年，楊行密縱兵侵犯掠奪鄰部，兩浙錢鏐、江西鍾傳、鄂州杜洪都派使者向梁求救。梁祖派朱友恭率步兵騎兵一萬人渡過長江，尋找便利時機進軍討伐。楊行密先令都將瞿章占據黄州，到梁軍趕到時，就棄郡南渡，固守武昌寨。楊行密派將領馬珣率精兵五千人援助，朱友恭和杜洪大敗馬珣軍，於是攻陷武昌寨，擒獲瞿章和淮軍三千多人，繳獲馬五百匹，淮夷十分驚恐。八月，梁祖派葛從周率步兵騎兵一萬人從霍丘渡過淮河，派龐師古率大軍駐營清口。淮人挖開堤堰放水，河水大量涌來。又令朱瑾率勁兵襲擊汴軍，汴軍大敗，龐師古戰死。葛從周獲知龐師古戰敗，從濠梁回師，到達渒河，被淮人趁機攻擊，各軍勉强得以北歸。

光化二年，楊行密北侵，派張歸厚打退楊行密軍。天復三年，青州王師範反叛，向淮南請求援兵，楊行密派將領王景仁率軍二萬人援助，

師二萬以援之，攻討密州。七月，梁祖大破師範及景仁之衆，景仁遁還，追至輔唐，殺數千人，進取密州。天祐元年十一月，淮人攻光州，梁祖率軍抵霍丘，略於廬、壽之境，淮人遁去。二年正月，進攻壽州，淮人閉壁不出，大掠而還。是月，行密攻陷鄂州，擒節度使杜洪，戮於揚州市，梁之戍兵數千人亦陷焉。其後，江西鍾傳、宣州田頵俱爲行密所并。三年，行密以疾卒於廣陵。及其子渭僭號，僞追尊爲太祖武皇帝。

攻討密州。七月，梁祖大破王師範及王景仁軍，王景仁逃回，追到輔唐，殺死數千人，進軍攻取密州。天祐元年十一月，淮人攻打光州，梁祖率軍抵達霍丘，轉戰於廬州、壽州一帶，淮人逃離。二年正月，進攻壽州，淮人閉城不出，大肆劫掠而回。這月，楊行密攻陷鄂州，擒獲節度使杜洪，在揚州街市殺掉，梁的守兵數千人也落入楊行密之手。後來，江西鍾傳、宣州田頵都被楊行密兼并。三年，楊行密因病死於廣陵。到他的兒子楊渭越分稱帝時，以僞命追尊爲太祖武皇帝。

**楊渥**

渥，字奉天，行密長子也。行密卒，渥遂襲僞位，自稱吴王，委軍政於大將張顥。渥性猜忍，不能御下。天祐五年六月，渥爲顥所殺，顥將納款於梁，遂自稱留後，委别將徐温握兵權。居無何，温復殺顥，立行密次子渭爲主。及渭僭號，僞追尊爲景帝。

楊渥，字奉天，楊行密的長子。楊行密去世後，楊渥就繼承僞位，自稱吴王，把軍政大權交給張顥。楊渥性格多疑殘忍，不能駕馭部下。天祐五年六月，楊渥被張顥殺掉，張顥準備向梁投誠，於是自稱留後，委任别將徐温掌握兵權。没過多久，徐温又殺掉張顥，立楊行密的次子楊渭爲主。到楊渭越分稱帝時，以僞命追尊楊渥爲景帝。

**楊渭**

渭，渥之弟也。既立，政事咸委於徐温。時温爲鎮海軍節度、内外馬步軍都指揮使，乃於上元縣置昇州，盛開幕府，自握兵柄於上流，其子知訓等於揚州居以秉政，凡十餘年。温乃册渭爲天子，國號大吴，改唐天祐十六年爲武義元年。渭以温爲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渭僭號凡三年而卒，謚爲惠帝。

楊渭，楊渥的弟弟。繼位後，把政事都交托給徐温。當時徐温任鎮海軍節度、内外馬步軍都指揮使，於是在上元縣設昇州，大設幕府，自己掌握兵權，他的兒子徐知訓等在揚州執政，共十多年。徐温於是册封楊渭爲天子，國號大吴，改唐天祐十六年爲武義元年。楊渭任徐温爲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楊渭冒用帝號共三年而去世，謚號惠帝。

**楊溥**

溥，行密幼子也。初封丹陽王，渭卒，徐温乃推溥爲主，復僭僞號。唐同光元年，莊宗平梁，遷都於洛陽。十二月，溥遣使章景來朝，稱"大吴國主致書上大唐皇帝"，其辭旨卑遜，有同箋表。明年八月，又遣其司農卿盧蘋貢方物，及獻貞簡太后珍

楊溥，楊行密的小兒子。最初封爲丹陽王，楊渭去世後，徐温就推尊楊溥爲天子，又冒用僞國號。唐同光元年，莊宗平定梁，遷都到洛陽。十二月，楊溥派使者章景前來朝拜，稱"大吴國主致書上大唐皇帝"，辭意謙卑，有同箋表。第二年八月，又派司農卿盧蘋進貢土産，并獻給貞簡太后珍玩，唐莊宗命左藏庫使王居敏、通事舍

玩，莊宗命左藏庫使王居敏、通事舍人張朗等以名馬報之。郭崇韜之平西川也，淮人大懼，將去僞號，稱藩於唐。時崇韜欲陳舟師下峽，爲平吴之策，會崇韜既誅，洛城有變，淮人聞之，比屋相慶。明宗纂嗣，溥復遣使修好，安重誨奏曰："楊溥既不稱藩，無足與之抗禮，來偵國情，不如辭絶。"乃館其使，不受所貢，遣之。唐天成二年十月，徐温卒，追封爲齊王。温之養子李昪代温佐輔，秉政數年，位至太尉、中書令、録尚書事，襲封齊王，僞加九錫。晉天福二年，溥不得已遜位於昪。昪遷溥於潤州，築丹陽宫以處之。溥自是服羽衣，習辟穀之術，年餘以幽死。昪又遷其族於海陵，吴人謂其居爲永寧宫。周顯德中，李景聞周師渡淮，慮其爲變，使人盡殺之。自唐大順二年，行密始有淮南之地，至溥遜位，凡四十七年而亡。

人張朗等以名馬回贈。郭崇韜平定西川，淮人十分恐懼，準備廢除僞國號，做唐的藩臣。當時郭崇韜準備率水軍下峽，作爲平定吴的計策，時逢郭崇韜被誅殺後，洛城發生變亂，淮人獲知，家家共慶。唐明宗繼位，楊溥又派使者重修舊好，安重誨奏告説："楊溥既然不做藩臣，不值得與他禮尚往來，他是來探察我們的國情的，不如謝絶。"於是把楊溥的使者安排在館舍住下，不接受進貢，打發他們回去。唐天成二年十月，徐温去世，追封爲齊王。徐温的養子李昪代徐温輔政，執政數年，位至太尉、中書令、録尚書事，繼封齊王，僞加九錫。晉天福二年，楊溥迫不得已讓位給李昪。李昪把楊溥遷移到潤州，修築丹陽宫安置他。楊溥從此身穿道服，修煉不食五穀的道術，一年多後因幽囚而死。李昪又把楊溥的家族遷到海陵，吴人稱他們的住處爲永寧宫。周顯德年間，李景獲知周軍渡過淮河，擔心他們變亂，派人將他們全部殺死。從唐大順二年，楊行密初據淮南，到楊溥讓位，共四十七年而滅亡。

## 李昪

李昪，本海州人，僞吴大丞相徐温之養子也。温字敦美，亦海州人，初從淮南節度使楊行密起兵於廬州，漸至軍校。唐末，青州王師範爲梁祖所圍，乞師於淮南，楊行密發兵赴之，温時爲小將，亦預其行。師次青之南鄙，師範已敗，淮兵大掠而還。昪時幼稚，爲温所虜，温愛其慧黠，遂育爲己子，名曰知誥。

天祐初，行密卒，其子渥嗣，會左衛都指揮使張顥殺渥，欲歸命於梁。温謂顥曰："此去梁國，往復三千里，不月餘事不成，軍國未有主，無主將亂，不如有所立，徐圖其事。"顥然之，乃立渥弟渭爲帥。温尋殺顥，渭僞授温常州刺史、檢校司徒。温留廣陵，遣昪知州事。是歲，唐

李昪，原是海州人，僞吴大丞相徐温的養子。徐温字敦美，也是海州人，最初跟隨淮南節度使楊行密在廬州起兵，逐漸做到軍校。唐末，青州王師範被梁祖包圍，向淮南請求援兵，楊行密出兵前往，徐温當時任小將，也參加這次行動。軍隊到達青州南郊，王師範已被打敗，淮兵大肆劫掠而回。李昪當時還年幼，被徐温搶去，徐温喜歡他的聰慧，就收養作自己的兒子，取名叫知誥。

天祐初年，楊行密去世，他的兒子楊渥繼位，時逢左衛都指揮使張顥殺死楊渥，想歸順梁。徐温對張顥説："這兒距離梁國，往返三千里，没有一個多月不能成事，軍國没有首領，没有首領將會亂，不如立一個首領，慢慢商議這事。"張顥同意，於是立楊渥的弟弟楊渭爲帥。不久徐温殺掉張顥，楊渭僞授徐温爲常州刺史、檢校司徒。徐温留在廣陵，派李昪知州事。這

天祐五年也。七年，丁母憂，起復授檢校太尉、温州刺史，充本州團練觀察使。八年，宣州叛，温與都將柴再用討平之，加同中書平章事，充淮南行軍司馬、内外馬步都指揮使、鎮海軍節度、浙江西道觀察等使。十二年八月，温出鎮潤州，以其子知訓知政事，加温鎮海軍管内水陸馬步軍都軍使，兼寧國軍節度、宣歙池等州觀察使。時昪爲温屬郡昇州刺史，乃大理郡廨，温表移其府於金陵，僞授温昇州大都督府長史，充鎮海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以昪爲鎮海軍節度副使、行潤州刺史，充本州團練使。十五年，知訓授淮南行軍副使、内外馬步軍都指揮使，通判軍府事。居無何，知訓爲大將朱瑾所殺，温以昪代知政事。明年，温册楊渭爲天子，僭稱大吴，改唐天祐十六年爲武義元年。

年，是唐天祐五年。七年，爲母親守喪，喪期中起任檢校太尉、温州刺史，充任本州團練觀察使。八年，宣州叛亂，徐温和都將柴再用討伐平定了他們，加同中書平章事，充淮南行軍司馬、内外馬步都指揮使、鎮海軍節度、浙江西道觀察等使。十二年八月，徐温離京鎮守潤州，以他的兒子徐知訓掌政事，加封徐温鎮海軍管内水陸馬步軍都軍使，兼寧國軍節度、宣歙池等州觀察使。當時李昪任徐温的屬郡昇州刺史，於是大建郡署，徐温上表請移州府到金陵，僞授徐温爲昇州大都督府長史，充鎮海軍節度副大使，負責節度使事務，任李昪爲鎮海軍節度副使、行潤州刺史，充任本州團練使。十五年，徐知訓授任淮南行軍副使、内外馬步軍都指揮使，通判軍府事。没過多久，徐知訓被大將朱瑾殺死，徐温任李昪代掌政事。第二年，徐温册立楊渭爲天子，越分稱大吴，改唐天祐十六年爲武義元年。

十八年，渭死，温聞之，自金陵馳歸揚州，夜入廣陵，議有所立。或有希温旨，言及蜀先主遺命諸葛亮之事，温厲聲曰："若楊氏無男，有女當立矣，無得異議。"由是群心乃定，遂迎丹陽王溥於潤州，以其年六月十八日即僞位，改元爲順義。自是温父子愈盛，中外共專其國，楊氏主祭而已。温累官至竭忠定難建國功臣、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諸道都統、鎮海寧國等軍節度、宣歙池等州管内營田觀察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師、中書令、金陵尹、東海王，食邑一萬户，實封五百户。僞順義七年改乾貞元年，即後唐天成二年。其年十月二十三日，温卒，僞贈大元帥，追封齊王，謚曰忠武。

十八年，楊渭死，徐温獲知，從金陵飛馳趕回揚州，晚上進入廣陵，商議擁立誰。有人迎合徐温的意旨，談到蜀先主傳命諸葛亮的事，徐温高聲説："如果楊氏没有兒子，有女兒也應當擁立，不得有異議。"從此衆心纔安定，於是在潤州迎立丹陽王楊溥，在這年六月十八日登上僞位，改年號爲順義。從此徐温父子勢力更大，共同把持内外大權，楊氏不過掌管祭祀罷了。徐温的官爵一直到竭忠定難建國功臣、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諸道都統、鎮海寧國等軍節度、宣歙池等州管内營田觀察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師、中書令、金陵尹、東海王，食邑一萬户，實封五百户。僞順義七年改年號爲乾貞元年，就是後唐天成二年。這年十月二十三日，徐温去世，以僞命贈大元帥，追封爲齊王，謚號忠武。

昪前夢温負登山，逾月温卒，昪乃僞授輔政興邦功臣，知内外左右

李昪以前夢見徐温背着自己登山，過了一個月徐温去世，李昪於是僞授輔政興邦功臣，知内

事、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中書令、宣城公。昪自平朱瑾之亂，遂執吴政。天成四年，僞吴改太和元年，是歲昪出鎮金陵，尋封東海王。至清泰二年改天祚元年，其年以金陵爲齊國，封昪爲齊王，乃追謚温爲忠武王，廟號太祖。昪又進位太尉、録尚書事，留鎮金陵，以其子景總政於揚州。未幾，僞加昪九錫，建天子旌旗，改金陵爲西都，以揚州爲東都。昪開國依齊、梁故事，用徐玠爲齊國右丞相，宋齊丘爲左丞相，以爲謀主。僞吴天祚三年，楊溥遜位於昪，國號大齊，改元爲昪元，建都於金陵，時晋氏天福二年也。昪乃册楊溥爲讓皇，其册文曰 "受禪老臣知誥，謹上册皇帝爲高思元弘古讓皇" 云。仍以其子遥領平盧軍節度使，遷於海陵。

外左右事、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中書令、宣城公。李昪自從平定朱瑾之亂後，就執掌吴政。天成四年，僞吴改年號爲太和元年，這年李昪外任鎮守金陵，不久封爲東海王。到清泰二年時改爲天祚元年，這年以金陵爲齊國，封李昪爲齊王，於是追加徐温的謚號爲忠武王，廟號爲太祖。李昪又進位爲太尉、録尚書事，留鎮金陵，任他的兒子李景在揚州執政。不久，僞加李昪九錫，建立天子旗幟，改金陵爲西都，以揚州爲東都。李昪建國依照齊、梁舊例，任徐玠爲齊國右丞相，宋齊丘爲左丞相，作爲謀主。僞吴天祚三年，楊溥讓位給李昪，國號大齊，改年號爲昪元，在金陵建都，這時是晋天福二年。李昪於是册封楊溥爲讓皇，册文説："接受讓位的老臣徐知誥，謹上册皇帝爲高思元弘古讓皇。"仍以楊溥的兒子遥領平盧軍節度使，遷到海陵。

昪自云唐玄宗第六子永王璘之裔，唐天寶末，安禄山連陷兩京，玄宗幸蜀，詔以璘爲山南、嶺南、黔中、江南四道節度采訪等使。璘至廣陵，大募兵甲，有窺圖江左之意，後爲官軍所敗，死於大庾嶺北，故昪指之以爲遠祖。因還姓李氏，始改名昪，國號大唐，尊徐温爲義祖。昪僭位凡七年，子景立。

李昪自稱是唐玄宗第六個兒子永王李璘的後代，唐天寶末年，安禄山接連攻陷兩京，唐玄宗到蜀，詔令任李璘爲山南、嶺南、黔中、江南四道節度采訪等使。李璘到達廣陵，大量招兵買馬，有謀取江左的打算，後來被官軍打敗，死在大庾嶺北，因此李昪指認他爲遠祖。因而還姓李氏，初改名昪，國號大唐，尊奉徐温爲義祖。李昪越分稱帝共七年，兒子李景登位。

李景

景，本名璟，及將臣於周，以犯廟諱，故改之。昪之長子也，昪卒，乃襲僞位，改元爲保大。以仲弟遂爲皇太弟，季弟達爲齊王，仍於父柩前設盟約，兄弟相繼。景僭號之後，屬中原多事，北土亂離，雄據一方，行餘一紀。其地東暨衢、婺，南及五嶺，西至湖湘，北據長淮，凡三十餘州，廣袤數千里，盡爲其所有，近代僭竊之地，最爲强盛。又嘗遣使私賂

李景，本名璟，準備向周稱臣時，因犯廟忌，所以改名。他是李昪的長子，李昪去世，於是繼承僞位，改年號爲保大。以二弟李遂爲皇太弟，小弟李達爲齊王，并在父親靈柩前訂立盟約，發誓兄弟相繼。李景越分稱帝後，時逢中原多事，北方離亂，李景雄據一方，達十二年以上。他的土地東連衢、婺，南達五嶺，西到湖湘，北據長淮，共三十多個州，方圓數千里，全部爲他所有，在近代越分稱帝的人中，他最强盛。又曾派使者暗中賄賂北戎，使北戎成爲中原

北戎，俾爲中國之患，自固偷安之計。

周顯德二年冬，世宗始議南征，以宰臣李穀爲前軍都部署。是冬，周師圍壽春。三年春，世宗親征淮甸，大敗淮寇於正陽，遂進攻壽州。尋又今上敗何延錫於渦口，擒皇甫暉於滁州。景聞之大懼，遣其臣鍾謨、李德明等奉表於世宗，乞爲附庸之國，仍歲貢百萬之數，又進金銀器幣及犒軍牛酒。未幾，又遣其臣孫晟、王崇質等奉表修貢，且言：“景願割濠、壽、泗、楚、光、海等六州之地，隸於大朝，乞罷攻討。”世宗未之許。時李德明等見周師急攻壽春，慮不能保，乃奏云：“寬臣等五日之誅，容臣等自往江南，取本國表章，舉江北諸州，盡獻於大朝。”世宗許其行，久之，德明等不至，乃權議迴鑾，唯留偏師數千圍守壽春而已。

四年春，世宗再駕南征。三月，大敗江南援軍於紫金山，尋下壽州，乃命班師。是歲冬十月，世宗復臨淮甸，連下濠、泗二郡，進攻楚州。明年春正月，拔之，遂移幸揚州，駐大軍於迎鑾，將議濟江。景聞之，自謂亡在朝夕，乃欲謀傳位其世子，使稱藩於周。遣其臣陳覺奉表陳情，且順世宗之旨焉。覺至，世宗召對於御幄。是時江北諸州，唯廬、舒、蘄、黄四郡未下，世宗因謂覺曰：“江南國主若能以江北之地盡歸於我，則朕亦不至窮兵黷武。”覺聞命忻然，即遣人過江取景表，以廬、舒、蘄、黄等四州來上，乞畫江爲界，仍歲貢地征數十萬。世宗許之，乃還京。自是景始行大朝正朔，上章稱唐國主臣景，累遣使修貢，亦不失外臣之禮焉。

地區的憂患，這是李景鞏固自己、苟且偷安的計策。

周顯德二年冬，周世宗初議南征，任宰臣李穀爲前軍都部署。這年冬，周軍包圍壽春。三年春，周世宗親自出征淮甸，在正陽大敗淮寇，於是進攻壽州。不久當今皇帝又在渦口打敗何延錫，在滁州擒獲皇甫暉。李景獲知後十分恐懼，派他的臣子鍾謨、李德明等向周世宗奉上表章，請求做附庸國，仍按每年百萬的數額進貢，又進貢金銀財物和犒勞軍隊的牛酒。不久，又派臣子孫晟、王崇質等奉表進貢，并且說：“李景願意把濠、壽、泗、楚、光、海等六州土地，割屬大朝，請求停止攻討。”周世宗没有同意。當時李德明等見周軍急攻壽春，擔心守不住，就奏告說：“寬免我們五天不死，讓我們自己去江南，取來本國表章，整個江北各州，全部獻給大朝。”周世宗准許他們去，過了很久，李德明等人没返回，就暫議回師，祇留下非主力部隊數千人圍守壽春而已。

四年春，周世宗再次南征。三月，在紫金山大敗江南援軍，不久攻克壽州，於是下令回師。這年冬十月，周世宗又兵臨淮甸，接連攻克濠、泗二郡，進攻楚州。第二年春正月，攻克楚州，於是親赴揚州，在迎鑾駐扎大軍，準備渡過長江。李景獲知，自以爲亡在旦夕，想傳位給他的長子，讓他向周稱藩臣。李景派臣子陳覺奉表陳情，并且迎合周世宗的旨意。陳覺到後，周世宗在自己的大帳中召見他。這時江北各州，祇有廬、舒、蘄、黄四郡未被攻克，周世宗因而對陳覺說：“江南國主如能把江北全部給我，那麽我也不至於窮兵黷武。”陳覺聽後很高興，就派人過長江取來李景的表章，獻上廬、舒、蘄、黄等四個州，請求以長江爲界，每年仍上貢地税數十萬。周世宗准許，於是回京。從此李景開始用周的紀年，上章時自稱唐國主臣子李景，多次派使者進貢，也不失外臣的禮節。

皇朝建隆二年夏，景以疾卒於金陵，時年四十六。以其子煜襲僞位，其後事具皇家日曆。

宋朝建隆二年夏，李景因病在金陵去世，時年四十六歲。他的兒子李煜繼承僞位，以後的事記載在皇家日曆中。

**王審知**

王審知，字信通，光州固始人。父恁，世爲農民。唐廣明中，黄巢犯闕，江、淮盜賊蜂起，有賊帥王緒者，自稱將軍，陷固始縣。審知兄潮，時爲縣佐，緒署爲軍正。蔡賊秦宗權以緒爲光州刺史，尋遣兵攻之，緒率衆渡江，所在剽掠，自南康轉至閩中，入臨汀，自稱刺史。緒多疑忌，部將有出己之右者皆誅之。潮與豪首數輩共殺緒，其衆求帥，乃刑牲歃血爲盟，植劍於前，祝曰："拜此劍動者爲將軍。"至潮拜，劍躍於地，衆以爲神異，即奉潮爲帥。時泉州刺史廖彦若爲政貪暴，軍民苦之，聞潮爲理整肅，耆老乃奉牛酒，遮道請留。潮因引兵圍彦若，歲餘克之，又平狼山賊帥薛蘊，兵鋒日盛。唐光啓二年，福建觀察使陳巖表潮爲泉州刺史。大順中，巖卒，子婿范暉自稱留後，潮遣審知將兵攻之，逾年，城中食盡，乃斬暉而降，由是盡有閩、嶺五州之地。潮即表其事，昭宗因建威武軍於福州，以潮爲節度、福建管内觀察使，審知爲副。

王審知，字信通，光州固始人。父親王恁，世代做農民。唐廣明年間，黄巢侵犯京師，江、淮盜賊蜂起，有個賊帥王緒，自稱將軍，攻陷固始縣。王審知的哥哥王潮，當時任縣僚，王緒任他爲軍正。蔡賊秦宗權任王緒爲光州刺史，不久派兵攻打他，王緒率軍渡過長江，所到之處大肆劫掠，從南康輾轉到閩中，進入臨汀，自稱刺史。王緒多猜忌，把超過自己的部將都殺掉。王潮和爲首的幾名英豪共同殺掉王緒，衆人尋求主帥，於是殺牲取血結盟，把劍立在前面，祝告説："能向此劍跪拜并拜得此劍動起來的人爲將軍。"到王潮下拜時，劍從地上躍起，衆人認爲神異，就奉王潮爲主帥。當時泉州刺史廖彦若當政貪暴，軍民深受其苦，聽説王潮治理嚴整，老人們就帶上牛酒，攔路請求他留下。王潮因而率兵包圍廖彦若，一年多後攻克他，又平定狼山賊帥薛蘊，兵勢一天天强盛。唐光啓二年，福建觀察使陳巖上表薦王潮爲泉州刺史。大順年間，陳巖去世，女婿范暉自稱留後，王潮派王審知率兵攻打他，過了一年，城中糧盡，就殺掉范暉投降，從此全部占據閩、嶺五州境土。王潮上表報告這事，唐昭宗因而在福州建威武軍，任王潮爲節度、福建管内觀察使，王審知爲副使。

審知爲觀察副使，有過，潮猶加捶撻，審知無怨色。潮寢疾，舍其子延興、延虹、延豐、延休，命審知知軍府事。十二月丁未，潮薨，審知以讓其兄審邽，審邽以審知有功，辭不受。審知自稱福建留後，表於朝廷。唐末，爲威武軍節度、福建觀察使，累遷檢校太保，封瑯琊郡王。梁朝開國，累加中書令，封閩王。是時，楊氏據江、淮，故閩中與中國隔越，審知每歲朝貢，泛海至登萊抵岸，往復

王審知任觀察副使，有了過失，王潮仍加以鞭打，王審知没有怨色。王潮卧病不起，不用他的兒子王延興、王延虹、王延豐、王延休，任命王審知掌軍府事。十二月丁未，王潮去世，王審知讓位給他的哥哥王審邽，王審邽因王審知有功，推辭不接受。王審知自稱福建留後，表告朝廷。唐末，任威武軍節度、福建觀察使，一直升到檢校太保，封爲瑯琊郡王。梁朝建國，官位加到中書令，封爲閩王。這時，楊氏占據江、淮，因此閩中和中原隔絶，王審知每年朝貢，航海到登萊靠岸，往返有很大的風水之險，十有四五都

頗有風水之患，漂没者十四五。後唐莊宗即位，遣使奉貢，制加功臣，進爵邑。

漂没海中。後唐莊宗登位，派使者進貢，下詔加授功臣稱號，晉升爵位和增加封地。

審知起自隴畝，以至富貴，每以節儉自處，選任良吏，省刑惜費，輕徭薄斂，與民休息，三十年間，一境晏然。同光元年，審知卒，子延翰嗣，爲弟延鈞所殺。

王審知起自鄉間，直到富貴，每每以節儉自律，選任好官吏，減少刑罰，節省開支，減輕賦税徭役，讓百姓休養生息，三十年間，境内安寧。同光元年，王審知去世，兒子王延翰繼任，被弟弟王延鈞殺死。

**王延鈞**

延鈞，審知次子。後唐長興三年，上言吴越國王錢鏐薨，乞封爲吴越王，不報。未幾，自稱帝，國號大閩，改元龍啓，然猶稱藩於朝廷。清泰二年，遇弑。子昶嗣。

王延鈞，王審知的次子。後唐長興三年，上言説吴越國王錢鏐已死，請求封爲吴越王，没有答覆。不久，自己稱帝，國號大閩，改年號爲龍啓，但仍向朝廷自稱藩臣。清泰二年，被殺。兒子王昶繼位。

**王昶**

昶，嗣僞位，朝廷因授昶福建節度使。晉天福三年，遣使貢奉至闕，止稱閩王。其子繼恭稱節度使，晉祖乃下制封昶爲閩王。改元通大，後遇弑。審知少子延羲嗣。

王昶，繼承僞位，朝廷因而授任王昶爲福建節度使。晉天福三年，派使者到朝廷進貢，祇稱閩王，他的兒子王繼恭稱節度使。晉祖於是下詔封王昶爲閩王。改年號爲通大，後來被殺。王審知的小兒子王延羲繼位。

**王延羲**

延羲，嗣僞位，改元永隆，在位六年遇弑。兄延政，自稱帝於福州，晉開運三年，爲李景所滅。

王延羲，繼承僞位，改年號爲永隆，在位六年被殺。他的哥哥王延政，在福州自行稱帝，晉開運三年，被李景消滅。

史臣曰：昔唐祚横流，異方割據，行密以高材捷足啓之於前，李昪以履霜堅冰得之於後，以僞易僞，逾六十年。洎有周興薄伐之師，皇上示懷柔之德，而乃走梯航而入貢，奉正朔以來庭，如是則長江之險，又何足以恃哉！審知僻據一隅，僅將數世，始則可方於吴芮，終則竊效於尉佗，與夫穴蜂井蛙，亦何相遠哉！五紀之亡，蓋其幸也。

史臣曰：往時唐王朝分崩離析，各方劃地爲王，楊行密以能力强、步調快開啓先河，李昪以謹小慎微得以接踵於後，以僞國繼僞國，超過六十年。到有周發動征討的軍隊，皇帝體現寬厚的德望，於是纔越過高山大海來進貢，奉行號令而來朝，照這樣看來，長江的險要又哪足以憑仗呢！王審知占據偏遠的一個角落，勉强維持數代，起初可比作吴芮，最後暗暗效仿尉佗，和那穴裏蜂、井中蛙相比，又有多少差别呢！六十多年纔亡國，真是他的幸運。

#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五

## 僭僞列傳第二

### 劉守光

劉守光，深州樂壽人也。其父仁恭，初隨父晟客於范陽，晟以軍吏補新興鎮將，事節度使李可舉。仁恭幼多智機，數陳力於軍中。李全忠之攻易、定也，别將于晏圍易州，累月不能拔，仁恭穴地道以陷之，軍中號曰“劉窟頭”，稍遷裨校。仁恭志大氣豪，自言嘗夢大佛幡出於指端，或云年四十九當領旄節。此言頗泄，燕帥李匡威惡之，不欲令典軍，改爲府掾，出爲景城令。屬瀛州軍亂，殺郡守，仁恭募白丁千人討平之，匡威壯其才，復使爲帳中爪牙，令將兵戍蔚州。兵士以過期不代，思歸流怨，會李匡儔奪兄位，戍軍擁仁恭爲帥，欲攻幽州，比至居庸關，爲府兵所敗，仁恭挈族奔於太原。武皇遇之甚厚，賜田宅以處之，出爲壽陽鎮將，從征吐渾。仁恭數進畫於蓋寓，言幽州可圖之狀，願得步騎萬人，即指期可取，武皇從之。洎仁恭舉兵，屢不剋捷。

唐乾寧元年十一月，武皇親征匡儔。十二月，破燕軍於威塞，進拔嬀州，收居庸。二十六日，匡儔棄城而遁，武皇令李存審與仁恭入城撫勞，封府庫，即以仁恭爲幽州節度使，留腹心燕留德等十餘人分典軍政，武皇乃還。二年七月，武皇討王

劉守光，深州樂壽人。他的父親劉仁恭，最初跟隨父親劉晟客居范陽，劉晟以軍吏補任新興鎮將，效力於節度使李可舉。劉仁恭從小多有心計，多次在軍中效力。李全忠攻打易、定時，别將于晏包圍易州，幾個月没能攻克，劉仁恭挖地道攻陷易州，軍中稱他爲“劉窟頭”，逐漸升遷副校。劉仁恭有大志，氣度豪邁，自稱曾夢見大面佛家旗幟從他指端出現，説他四十九歲時會做節度使。這話泄漏很廣，燕帥李匡威討厭他，不想讓他統領軍隊，改任他爲府中屬官，出任景城令。時逢瀛州軍作亂，殺死郡守，劉仁恭招募一千壯丁討伐平定了他們，李匡威佩服他的才能，又讓他做手下爪牙，令他率兵戍守蔚州。兵士因過期無人代守，想回家，露出怨恨，時逢李匡儔奪取他哥哥的職位，守軍擁立劉仁恭爲帥，想攻打幽州，剛到居庸關，被府兵打敗，劉仁恭帶領族人投奔太原。武皇待他很好，賜給田地住宅安置他們，出任壽陽鎮將，跟隨征討吐渾。劉仁恭多次向蓋寓獻策，指出可以謀取幽州的情况，希望得到步兵騎兵一萬人，幽州就指日可取，武皇同意。到劉仁恭出兵時，多次没能取勝。

唐乾寧元年十一月，武皇親自征討李匡儔。十二月，在威塞攻破燕軍，進軍攻克嬀州，收取居庸關。二十六日，李匡儔棄城而逃，武皇令李存審和劉仁恭進城安撫慰勞，查封府庫，就任劉仁恭爲幽州節度使，留下心腹燕留德等十多人分管軍政，武皇纔返回。二年七月，武皇討伐王行瑜，駐軍渭北，上章請求授任劉仁恭爲節度使。

行瑜，師於渭北，上章請授仁恭節鉞。九月，天子以仁恭爲檢校司空、幽州盧龍軍節度使。三年，羅弘信背盟，武皇遣李存信攻魏州，徵兵於燕，仁恭托以契丹入寇，俟敵退聽命。四年七月，武皇聞兖、鄆俱陷，復徵兵於仁恭，數月之間，使車結轍，仁恭辭旨不遜。武皇以書讓之，仁恭覽書嫚駡，拘其使人，晉之戍兵在燕者皆拘之，復以厚利誘晉之驍將，由是亡命者衆矣。八月，武皇討仁恭。九月五日，次安塞軍。九日，渡木瓜澗，大爲燕軍所敗，死傷大半。既而仁恭告捷於梁祖，梁祖聞之喜，因表仁恭加平章事。仁恭又遣使於武皇，自陳邊將擅興之罪，武皇以書報之。仁恭既絶於晉，恒懼討伐，募兵練衆，常無虚月。

九月，天子任劉仁恭爲檢校司空、幽州盧龍軍節度使。三年，羅弘信背盟，武皇派李存信攻打魏州，向燕徵兵，劉仁恭藉口契丹入侵，等敵兵退去後再遵命。四年七月，武皇獲知兖、鄆都失陷，又向劉仁恭徵兵，幾個月中，使者車馬不斷，劉仁恭辭意不恭。武皇致信斥責他，劉仁恭看完信後謾駡，扣留武皇的使者，全部扣留在燕的晉守兵，又用厚利引誘晉驍將，因此逃命而來的人很多。八月，武皇討伐劉仁恭。九月五日，駐軍安塞軍。九日，渡過木瓜澗，被燕軍大敗，死傷大半。不久劉仁恭向梁太祖報捷，梁太祖獲知很高興，因而上表朝廷加授劉仁恭平章事。劉仁恭又派使者出使武皇，自述邊將擅自興兵的罪行，武皇致信答覆他。劉仁恭和晉絶交後，常怕受到晉的討伐，招兵練兵，月月如此。

光化元年三月，令其長子襲滄州，盧彦威委城而遁，遂兼有滄、景、德三郡，以守文爲留後，請節鉞於朝。昭宗怒其擅興，不時與之。會中使至范陽，仁恭私之曰："旄節吾自有，但要長安本色耳。何以累章見阻，爲吾言之。"其悖戾如此。仁恭兵鋒益盛，每戰多捷，以爲天贊，遂有吞噬河朔之志。

光化元年三月，劉仁恭派他的長子襲擊滄州，盧彦威棄城逃跑，於是兼有滄、景、德三郡，任劉守文爲留後，請求朝廷任他爲節度使。唐昭宗對他擅自興兵發怒，没有及時授與。時逢中使到達范陽，劉仁恭私下對他説："我自有節度使的旄節，衹是要長安本色的罷了。爲什麽多次上章受阻，爲我談這事。"他就是這樣傲慢無禮。劉仁恭兵勢更加强盛，作戰多獲勝，認爲是天助，於是産生吞并河朔的打算。

二年正月，仁恭率幽、滄步騎十萬，號三十萬，將兼并魏博、鎮定。師次貝州，一鼓而拔，無少長皆屠之，清水爲之不流。羅紹威求援於汴，汴將李思安、葛從周赴之，思安屯内黄。仁恭兵圍魏州，聞汴軍在内黄，戒其子守文曰："李思安怯懦，汝之智勇，比之十倍，當先殄此鼠輩，次擒紹威。"守文與單可及率漁陽精甲五萬，夾清水而上。思安設伏於内黄清水之左，袁象先設伏於内黄清水之右。思安逆戰於繁陽城，

二年正月，劉仁恭率幽、滄步兵騎兵十萬人，號稱三十萬人，準備兼并魏博、鎮定。軍隊到達貝州，一鼓作氣就攻克了，無論老少都殺掉，清水因此不流。羅紹威向汴求援，汴將李思安、葛從周趕去，李思安屯駐内黄。劉仁恭軍包圍魏州，獲知汴軍在内黄，告誡他的兒子劉守文説："李思安膽怯懦弱，你的智勇，超過他十倍，應當先消滅這些人，再俘虜羅紹威。"劉守文和單可及率漁陽精兵五萬人，沿清水兩岸而上。李思安在内黄清水左邊設伏兵，袁象先在内黄清水右邊設伏兵。李思安在繁陽城迎戰，假裝失敗，慢慢退兵，燕人追踪，到達内黄，李思安的

僞不勝，徐退，燕人追躡，至於内黄，思安步兵成列，迴擊之。燕人將引退，左右伏兵發，燕軍大敗。臨陣斬單可及，守文單騎僅免，五萬之衆無生還者。時葛從周率邢、洺之衆入魏州，與賀德倫、李暉出擊賊營。是夜，仁恭燒營遁走，汴人長驅追擊，自魏至長河數百里，僵尸蔽地，敗旗折戟，纍纍於路。鎮人又邀擊於東境，燕軍復敗。仁恭自是垂翅不振者累年。汴人乘勝攻滄州，仁恭率師援之，營於乾寧軍。汴將氏叔琮逆戰，燕軍逗撓，退保瓦橋，乃卑辭厚禮乞師於晉，武皇遣兵逼邢、洺以應之。十月，汴人陷瀛、鄚二州，晉將周德威將兵出飛狐，仁恭復修好於晉。

天祐三年七月，梁祖自將兵攻滄州，營於長蘆。仁恭師徒屢喪，乃酷法盡發部内男子十五已上、七十已下，各自備兵糧以從軍，閭里爲之一空。部内男子無貴賤，并黥其面，文曰“定霸都”，士人黥其臂，文曰“一心事主”。繇是燕、薊人士例多黥涅，或伏竄而免。仁恭閲衆，得二十萬，進至瓦橋，汴人深溝高壘以攻滄州，内外阻絶，仁恭不能合戰，城中大饑，人相篡啖，析骸而爨，丸土而食，轉死骨立者十之六七。自七月至十月，仁恭遣使求援於晉，前後百餘輩，武皇乃徵兵於燕，仁恭遣都將李溥夏侯景、監軍張居翰、書記馬郁等，以兵三萬來會。十二月，合晉師以攻潞州，降丁會，乃解滄州之圍。

是時，天子播遷，中原多故，仁恭嘯傲薊門，志意盈滿，師道士王若訥，祈長生羽化之道。幽州西有名山曰大安山，仁恭乃於其上盛飾館宇，僭擬宫掖，聚室女艷婦，窮極侈麗。又招聚緇黄，合仙丹，講求法要。又

步兵排成隊列，回擊燕人。燕人準備退兵，左右伏兵出動，燕軍大敗。臨陣斬殺單可及，劉守文僅單人匹馬幸免，五萬軍隊没有生還的人。當時葛從周率邢、洺軍隊進入魏州，和賀德倫、李暉出擊賊營。這天晚上，劉仁恭燒毁軍營逃跑，汴人長驅直入追擊，從魏州到長河幾百里，遍地僵尸，破損的旗，折斷的戟，路上到處都是。鎮人又在東境攔擊，燕軍又被打敗。劉仁恭從此一蹶不振，多年不得恢復。汴人乘勝攻打滄州，劉仁恭率軍援助，駐扎在乾寧軍。汴將氏叔琮迎戰，燕軍遲疑不前，退保瓦橋，於是卑辭厚禮向晉求兵，武皇派兵逼近邢、洺接應。十月，汴人攻陷瀛、鄚二州，晉將周德威率兵出飛狐，劉仁恭又與晉和好。

天祐三年七月，梁祖親自率兵攻打滄州，駐扎在長蘆。劉仁恭的軍隊多次損失，於是用酷法徵調部内所有十五歲以上、七十歲以下的男子，讓他們各自準備兵器糧食從軍，鄉里因此空無男子。部内男子無論貴賤，都在臉上刺上“定霸都”，士人在手臂刺上“一心事主”的字樣。從此燕、薊的士人百姓大多被刺上黑字，有的人逃藏起來而幸免。劉仁恭招聚軍隊，有二十萬人，進軍到瓦橋，汴人深溝高壘攻打滄州，滄州内外隔絶，劉仁恭不能合戰，滄州城内大飢，人們相互殘食，剔骨頭作柴燒，捏土丸來吃，十分之六七的人死去。從七月到十月，劉仁恭派使者向晉求援，前後有一百多人，武皇於是向燕徵兵，劉仁恭派都將李溥、夏侯景，監軍張居翰、書記馬郁等人，率兵三萬人來會師。十二月，會合晉軍攻打潞州，降服丁會，纔解除滄州的圍困。

這時，天子流離在外，中原多發事變，劉仁恭嘯傲薊門，志得意滿，師承道士王若訥，求長生成仙之術。幽州西面有名山叫大安山，劉仁恭就在山上大建館宇，越分模擬皇宫，招聚處女艷婦，極其奢侈華麗。又招聚僧人道士，調合仙丹，講求教義。又用泥土做錢，下令在部内使

以墐泥作錢，令部内行使，盡斂銅錢於大安山巔，鑿穴以藏之，藏畢即殺匠石以滅其口。又禁江表茶商，自擷山中草葉爲茶，以邀厚利。改山名爲大恩山。仁恭有嬖妾曰羅氏，美姿色，其子守光烝之，事泄，仁恭怒，笞守光，謫而不齒。

用，把銅錢全部收聚到大安山巔，挖洞藏起來，藏完就殺掉工匠滅口。又禁止江表茶商賣茶，自采山中草葉做茶，以謀取厚利。改山名爲大恩山。劉仁恭有個寵愛的侍妾叫羅氏，姿色很美，他的兒子劉守光和她私通，事情敗露，劉仁恭發怒，鞭打劉守光，將他貶謫而不任用。

四年四月，汴將李思安以急兵攻幽州，營於石子河，仁恭在大安山，城中無備，守光自外帥兵來援，登城拒守。汴軍既退，守光乃自爲幽州節度，令其部將李小喜、元行欽將兵攻大安山。仁恭遣兵拒戰，爲小喜所敗，乃擄仁恭歸幽州，囚於别室。仁恭左右，迨至婢媵，與守光不協者畢誅之。其兄守文在滄州，聞父被囚，聚兵大哭，諭之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自古豈有子仇父者，吾家生此梟獍，吾生不如死。"即率滄、德之師討之。守光逆戰於雞蘇，爲守文所敗。既而守文詐悲，單馬立於陣場，泣諭於衆曰："勿殺吾弟！"時守光驍將元行欽識之，被擒，滄兵失帥自潰。守光乃縶兄於别室，圍以叢棘，乘勝進攻滄州。滄州賓佐孫鶴、吕兖已推守文子延祚爲帥，守光携守文於城下，攻圍累月。城中乏食，米斗直三萬，人首一級亦直十千，軍士食人，百姓食墐土，驢馬相遇，食其鬃尾，士人出入，多爲强者屠殺。久之，延祚力窮，以城降於守光，守文尋亦遇害。

四年四月，汴將李思安率兵急攻幽州，駐營石子河，劉仁恭在大安山，幽州城中没有防備，劉守光從城外率兵來援救，登城抗守。汴軍退後，劉守光就自任幽州節度使，令他的部將李小喜、元行欽率兵攻打大安山。劉仁恭派兵抗戰，被李小喜打敗，於是俘獲劉仁恭回到幽州，拘囚在單獨的房屋中。劉仁恭身邊的人，以至婢女姬妾，凡與劉守光不和的人全被殺掉。劉守光的哥哥劉守文在滄州，獲知父親被囚，聚兵大哭，告諭士兵們説："可憐的父母，生養我十分勞苦。自古哪有兒子仇恨父親的，我家生下這個凶惡忘恩的人，我生不如死。"就率滄、德的軍隊討伐。劉守光在雞蘇迎戰，被劉守文打敗。不久劉守文假裝悲傷，一人騎馬立在戰陣上，哭泣着告諭衆人説："不要殺我弟弟！"當時劉守光的驍將元行欽認出他，劉守文被擒，滄兵失去主帥自行潰散。劉守光於是把他的哥哥拘囚在單獨的房屋中，用荆棘叢圍，乘勝進攻滄州。滄州賓僚孫鶴、吕兖已推舉劉守文的兒子劉延祚爲帥，劉守光把劉守文帶到滄州城下，圍攻幾個月。城中缺糧，一斗米值三萬，一個人頭也值十千，士兵吃人，百姓吃土，驢馬相遇，互相咬食鬃尾，士人出入，多被有力的人屠殺。過了很久，劉延祚力盡，以城向劉守光投降，劉守文不久也遇害。

守光性本庸昧，以父兄失勢，謂天所助，淫虐滋甚。每刑人必以鐵籠盛之，薪火四逼，又爲鐵刷剔人面。嘗衣赭黄袍，顧謂將吏曰："當今海内四分五裂，吾欲南面以朝天下，諸君以爲何如？"賓佐有孫鶴者，骨鯁方略之士也，率先對曰："王西

劉守光本來平庸愚昧，因父兄失勢，認爲是天助，更加淫虐。每次對人用刑必用鐵籠把人關起來，四面燒起柴火，又做鐵刷剔刺人臉。曾穿上赭黄袍，望着將吏們説："當今海内四分五裂，我想稱帝讓天下朝拜，各位認爲如何？"賓僚中有個叫孫鶴的人，是個剛直有計謀的人，率先回答説："王西有并、汾之患，北有契丹之憂，趁

有并、汾之患，北有契丹之虞，乘時覬覺，專待薄人，彼若結黨連衡，侵我疆場，地形雖險，勢不可支，甲兵雖多，守恐不暇，縱能却敵，未免生憂。王但拊士愛民，補兵完賦，義聲馳於天下，諸侯自然推戴。今若恃兵與險，未見良圖。”守光不悦，及梁軍據深、冀，王鎔乞師於守光，孫鶴勸守光出援軍以圖霸業，守光不從。及莊宗有柏鄉之捷，守光謀攻易、定，諷動鎮人，欲爲河朔元帥。莊宗乃與鎮州節度使王鎔、易定節度使王處直、昭義節度使李嗣昭、振武節度使周德威、天德軍節度使宋瑶，同遣使奉册，推守光爲尚父，以稔其惡。守光不悟，謂藩鎮畏己，仍以諸鎮狀送梁祖，言："臣被晋王等推臣爲尚父，堅辭不獲，又難拒違。臣竊料所宜，不如陛下與臣河北道都統，則并、鎮之叛，不足平殄矣。"梁祖知其詐，優答之。仍命閤門使王曈、供奉官史彦璋等使於燕，册守光爲河北道采訪使。

機鑽空子，這是鄙薄小人專幹的事，他們如果結黨聯合，侵犯我們的疆土，我們地形雖險，勢必不能對付，軍隊雖多，恐怕無暇固守，即使能够打退敵兵，未免生出憂患。王祇要撫愛士人百姓，補充軍隊，充實財富，正義的名聲馳揚天下，諸侯自然會擁戴你。現在如果仗恃兵多地險，不是好計策。"劉守光不高興。到梁軍占據深、冀時，王鎔向劉守光請求援兵，孫鶴勸劉守光出兵援助謀取霸業，劉守光不聽。及唐莊宗在柏鄉獲勝時，劉守光預謀攻取易、定，用巧語打動鎮人，想做河朔元帥。唐莊宗於是和鎮州節度使王鎔、易定節度使王處直、昭義節度使李嗣昭、振武節度使周德威、天德軍節度使宋瑶共同派遣使者奉上册書，推舉劉守光爲尚父，以加深他的罪惡。劉守光不醒悟，認爲藩鎮怕自己，并把各鎮狀文送給梁祖，説："我被晋王等推崇爲尚父，堅決推辭而他們不從，又難以違拒。我暗自思量該怎麽辦，不如陛下授任我爲河北道都統，那麽并、鎮的叛亂，就不值得平定了。"梁祖知道他有詐，優詔答覆他。仍命閤門使王曈、供奉官史彦璋等出使燕，册命劉守光爲河北道采訪使。

六月，梁使至，守光令所司定尚父采訪使儀注，所司取唐朝册太尉禮以示之。守光曰："此儀注中何無郊天改元之事？"梁使曰："尚父雖尊，猶是人臣。"守光怒，投於地，謂將吏曰："方今天下鼎沸，英雄角逐，朱公創號於夷門，楊渭假名於淮海，王建自尊於巴蜀，茂貞矯制於岐陽，皆因茅土之封，自假帝王之制，然兵虚力寡，疆場多虞。我大燕地方二千里，帶甲三十萬，東有魚鹽之饒，北有塞馬之利，我南面稱帝，誰如我何！今爲尚父，孰當帝者？公等促具帝者之儀，予且爲河朔天子。"燕之將吏竊議，以爲不可。守光置斧鑕於庭，令將佐曰："今三方協贊，予難

六月，梁的使臣到達，劉守光令主管官府確定尚父、采訪使的禮儀制度，主管官府取來唐朝册封太尉的禮制給他看。劉守光説："這種禮儀制度中爲什麽没有郊外祭天、改换年號的事？"梁的使臣説："尚父雖然尊貴，但仍是臣子。"劉守光發怒，把禮書扔在地上，對將吏説："如今天下不安定，英雄角逐，朱公在夷門創立國號，楊渭在淮海假冒君名，王建在巴蜀自尊爲帝，李茂貞在岐陽僞造制令，都是憑藉分管的疆域，擅自冒用帝王的制度，但他們兵虚力寡，邊境多有危難。我大燕土地方圓二千里，甲兵三十萬，東有豐富的魚鹽，北有塞外戰馬，我如果稱帝，誰能拿我怎樣！現在我做尚父，那誰應當稱帝？你們趕快準備帝王禮儀，我將做河朔天子。"燕的將吏暗中議論，認爲不行。劉守光在庭上擺上斧頭墊板，命令將僚説："如今三方共同擁護我，

重違，擇日而帝矣。從我者賞，横議者誅。"孫鶴對曰："滄州破敗，僕乃罪人，大王寬容，乃至今日，不敢阿旨，以誤家國，苟聽臣言，死且無悔。"守光大怒，推之伏鑕，令軍士割其肉生啖之。鶴大呼曰："百日之外，必有急兵矣！"守光命窒其口，寸斬之，有識爲之嗟惋。乃悉召部内官吏，教習朝儀，邊人既非素習，舉措失容，相顧誚笑。

我難以違背，挑選日子稱帝了。順從我的有賞，妄生異議的殺掉。"孫鶴回答説："滄州破敗，我是罪人，幸賴大王寬容，我纔活到今天，不敢曲意迎合，誤害國家，如果能聽取我的話，死也無悔。"劉守光大怒，把孫鶴推伏在墊板上，命令軍士割他的肉生吃。孫鶴大叫道："百天之外，必有急兵趕到！"劉守光命令堵上孫鶴的嘴，一寸一寸地割斬他，有識之士爲此嘆息。於是召集部内全部官吏，教他們熟悉朝廷禮儀，邊地的人平常没有學過，舉止失體，相互嘲笑。

八月十三日，守光僭號大燕皇帝，改年曰應天。以梁使王曈、判官齊涉爲宰相，史彦璋爲御史大夫。偽册之日，契丹陷平州。莊宗聞之大笑，監軍張承業曰："恶不積不足以滅身，老氏所謂'將欲取之，必先與之'。今守光狂蹶，請遣使省問，以觀其釁。"十月，莊宗令太原少尹李承勳往使。承勳至，守光怒不稱臣，械之於獄。

八月十三日，劉守光越分冒稱大燕皇帝，改年號叫應天。任梁的使臣王曈、判官齊涉爲宰相，史彦璋爲御史大夫。僞命册封那天，契丹攻陷平州。唐莊宗獲知後大笑，監軍張承業説："不積恶不足以亡身，這就是老氏所説的'將要奪取，必定先要給與'。如今劉守光狂急，請求派遣使者探問，以便觀察他們的破綻。"十月，唐莊宗令太原少尹李承勳前去出使。李承勳到後，劉守光對他不稱臣發怒，把他關押在獄中。

十二月，莊宗遣周德威出飛狐，會鎮、定之師以討之。德威攻圍歷年，屬郡皆下。守光堅保幽州，求援於梁，北誘契丹，救終不至。十年十月，守光遣使持幣馬見德威乞降，又乘城呼曰："予俟晋王至即出城。"十一月，莊宗親征。二十三日，至幽州，單騎臨城，召守光曰："丈夫成敗，須决所向，公將何如？"守光曰："某俎上肉耳！"莊宗愍之，折弓爲盟，許其保全。守光辭以佗日，莊宗乃令諸軍攻之。二十四日，四面畢攻，莊宗登燕太子墓觀之。俄而數騎執仁恭并其孥來獻，檀州游奕將李彦暉於燕樂縣獲守光，并妻李氏、祝氏，男繼珣、繼方、繼祚等來獻。初，守光城破後，携其妻子將走關南依劉守奇，沿路寒瘡足踵，經日不食。至燕樂縣，匿於坑谷，令妻祝氏

十二月，唐莊宗派周德威出飛狐，會同鎮、定軍隊討伐劉守光。周德威攻圍一年多，屬郡都被攻克。劉守光堅保幽州，向梁求援，在北方引誘契丹，救軍最終没到。十年十月，劉守光派使者帶着錢幣馬匹見周德威求降，又登上城墻呼叫説："我等晋王到了就出城。"十一月，唐莊宗親自出征。二十三日，到達幽州，唐莊宗單人匹馬到城下，召劉守光説："大丈夫成敗得失，應决定去哪裏，你將怎麽辦？"劉守光説："我不過是砧板上的肉罷了！"唐莊宗憐憫他，折斷弓箭結盟，許諾保全他。劉守光推辭改天再説，唐莊宗於是下令各軍進攻。二十四日，四面同時進攻，唐莊宗登上燕太子墓觀戰。不久幾名騎兵俘獲劉仁恭和他的妻子兒女前來獻納，檀州游奕將李彦暉在燕樂縣俘獲劉守光，以及他的妻子李氏、祝氏，兒子劉繼珣、劉繼方、劉繼祚等前來獻納。當初，劉守光城被攻破後，帶着他的妻子兒女準備逃跑到關南依附劉守奇，一路上脚後跟上長起很多凍瘡，整天没東西吃。到了燕樂縣，藏在坑

乞食於田父張師造家，怪婦人異狀，詰之，遂俱擒焉。莊宗方宴府第，引仁恭、守光至席，父子號泣謝罪，莊宗慰撫之曰："往事不復言，人誰無過，改之爲貴。"乃歸之傳舍。是月己卯，晋人執守光及仁恭，露布表其罪，驅以班師。

谷中，令妻子祝氏到田父張師造家求食，張師造對祝氏的狀貌感到奇怪，追問她，於是把他們都擒獲了。唐莊宗正在府中舉行宴會，劉仁恭、劉守光被帶到席上，父子悲號哭泣告罪，唐莊宗撫慰他們説："往事不再談了，人誰能没有過失，改了就好。"於是把他們送回旅舍。這月己卯，晋人押着劉守光和劉仁恭，用告示公開宣布他們的罪行，押解着他們回師。

十一年正月，至晋陽，仁恭父子荷校於露布之下，父母唾面駡守光曰："逆賊，破家如是！"守光俯首不顧。自范陽至晋陽，涉千餘里，所在聚觀，呼守光爲"劉黑子"，略無愧色。莊宗以仁恭、守光徇於都城，即告南宫七廟，禮畢，守光與李小喜、鄭藏斐、劉延卿及其二妻皆伏誅。李小喜者，本晋之小校，先奔於燕，守光以爲愛將。守光雖凶淫出於天性，然而稔惡侈毒，抑亦小喜贊成。守光將敗，前一日來降。守光將死，大呼曰："臣之誤計，小喜熒惑故也，若罪人不死，臣必訴於地下。"莊宗急召小喜至，令證辯。小喜瞋目叱守光曰："囚父殺兄，烝淫骨肉，亦我教耶！"莊宗怒小喜失禮，先斬之。守光慟哭曰："王將定天下，臣精於騎，何不且留指使。"二妻讓之曰："皇帝，事勢及此，生不如死！"即延頸就戮。守光猶哀訴不已。既誅，命判官司馬揆備轊櫝祭醊，瘞於城西三里龍山下。令副使盧汝弼、李存霸拘送仁恭至代州，於武皇陵前刺心血以祭，誅於雁門山下。自仁恭乾寧二年春入幽州，至天祐十年，父子相承，十九年而滅。

十一年正月，到達晋陽，劉仁恭父子戴着枷鎖站在告示下，父母吐唾沫在劉守光臉上駡道："逆賊，如此破家！"劉守光低頭不望。從范陽到晋陽，跋涉一千多里，所到之處人們圍觀，稱劉守光爲"劉黑子"，劉守光全無愧色。唐莊宗將劉仁恭、劉守光在都城示衆，就告祭南宫七廟，完禮後，劉守光和李小喜、鄭藏斐、劉延卿以及兩個妻子都被殺掉。李小喜，原是晋的小校，先投奔燕，劉守光把他作爲愛將。劉守光雖然天性凶殘邪惡，但他長期如此作惡多端，也是李小喜助成的。他在劉守光將要失敗的前一天來投降。劉守光快死時，大叫道："我的失誤，是李小喜蠱惑的緣故，如果罪人不死，我必定在地下申訴。"唐莊宗急召李小喜到，令他對質。李小喜睁大眼睛呵斥劉守光説："囚父殺兄，和親骨肉奸淫，也是我教的嗎！"唐莊宗對李小喜失禮發怒，先斬殺他。劉守光痛哭説："王將平定天下，我精於騎馬，爲什麽不暫且留下我供使唤。"劉守光的兩個妻子斥責他説："皇帝，事情到了這步，生不如死！"就伸出脖子就刑。劉守光仍然不停地求饒。殺掉劉守光後，命判官司馬揆備辦靈車、祭酒，埋在城西三里處龍山下。令副使盧汝弼、李存霸押送劉仁恭到代州，在武皇陵墓前刺他的心血祭奠，在雁門山下將他殺掉。從劉仁恭乾寧二年春入幽州，到天祐十年，父子相繼，十九年後滅亡。

**劉陟**

劉陟，即劉龑，初名陟。其先彭城人，祖仁安，仕唐爲潮州長史，因家嶺表。父謙，素有才識。唐咸通

劉陟，即劉龑，初名陟。他的祖先是彭城人，祖父劉仁安，在唐做官任潮州長史，因而在嶺表安家。父親劉謙，素來有才識。唐咸通年

中，宰相韋宙出鎮南海，謙時爲牙校，職級甚卑，然氣貌殊常，宙以猶女妻之。妻以非其類，堅止之，宙曰："此人非常流也，他日我子孫或可依之。"謙後果以軍功拜封州刺史兼賀水鎮使，甚有稱譽。

間，宰相韋宙出京鎮守南海，劉謙當時任牙校，職位很低，但氣度相貌不同一般，韋宙把侄女嫁給他。韋宙的妻子因劉謙不是與他們同類的人，堅決阻止這樁婚事，韋宙說："這人不是平常之輩，今後我的子孫或許可以依托他。"劉謙後來果然以軍功拜爲封州刺史兼賀水鎮使，很有聲譽。

謙之長子曰隱，即韋氏女所生也，幼而奇特。及謙卒，賀水諸將有無賴者，幸變作亂，隱定計誅之。連帥劉崇龜聞其才，署爲右都校，復領賀水鎮，俄奏兼封州刺史，用法清肅，威望頗振。唐昭宗以嗣薛王知柔石門扈蹕功，授清海軍節度使。詔下，有府之牙將盧琚、譚玘謀不稟朝命，隱舉部兵誅琚、玘以聞，知柔至，深德之，辟爲行軍司馬，委以兵賦。唐昭宗命宰相徐彥若代知柔，復署前職。彥若在鎮二年，臨薨，手表奏隱爲兩使留後，昭宗未之許，命宰相崔遠爲節度使。遠行及江陵，聞嶺表多盜，懼隱違詔，遲留不進，會遠復入相，乃詔以隱爲留後，然久未即真。及梁祖爲元帥，隱遣使持重賂以求保薦，梁祖即表其事，遂降旄節。梁開平初，恩寵殊厚，遷檢校太尉、兼侍中，封大彭郡王。梁祖郊禋，禮畢，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又命兼領安南都護，充清海、靜海兩軍節度使，進封南海王。開平四年三月卒。

劉謙的長子叫劉隱，是韋氏的女兒生的，從小奇特。到劉謙去世時，賀水將領中有個無賴，藉機作亂，劉隱設計殺了他。連帥劉崇龜獲知他的才能，任他爲右都校，又統領賀水鎮，不久奏請兼封州刺史，執法清廉嚴肅，很有威望。唐昭宗因嗣薛王李知柔在石門護駕的功勞，授任清海軍節度使。詔令下達，府中牙將盧琚、譚玘策謀不遵從朝廷的任命，劉隱率部兵殺掉盧琚、譚玘上報，李知柔到後，非常感激他，召任爲行軍司馬，委任他掌管兵賦。唐昭宗命宰相徐彥若代李知柔，又用劉隱擔任前職。徐彥若在任兩年，臨死時，親筆上表奏請任劉隱爲兩使留後，唐昭宗沒有同意，任命宰相崔遠爲節度使。崔遠走到江陵，聽說嶺表多盜賊，怕劉隱違抗詔令，逗留不前，時逢崔遠又入朝任相，於是詔令任劉隱爲留後，但很久都没有正任爲節度使。到梁祖任元帥時，劉隱派使者帶上重禮尋求保薦，梁祖就表告他的事，於是授任他爲節度使。梁開平初年，特别受到恩寵，遷檢校太尉、兼侍中，封爲大彭郡王。梁祖在郊外祭祀，完禮後，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又任命他兼領安南都護，充清海、靜海兩軍節度使，晋封爲南海王。開平四年三月去世。

陟，隱之弟也，隱卒，代據其位。及梁末帝嗣位，務行姑息之政，乃盡以隱之官爵授陟。先是，邕州葉廣略、容州龐巨源，或自擅兵賦，數侵廣之西鄙，陟舉兵討之，邕、容皆敗，因附庸於陟。又，交州土豪曲承美亦專據其地，送款於梁，因正授旄鉞。陟不平之，遣將李知順伐之，執承美以獻，陟自是盡有嶺表之地。

劉陟，劉隱的弟弟，劉隱去世後，代任他的職位。到梁末帝繼位時，一意推行姑息苟且之政，於是把劉隱的全部官爵授予劉陟。在此之前，邕州葉廣略、容州龐巨源，時而專斷軍事財政，多次入侵廣州西邊，劉陟舉兵討伐，邕、容二州軍都被打敗，因而歸附劉陟。另外，交州土豪曲承美也獨占交州，向梁投誠，梁因而正式授任他爲節度使。劉陟心中不平，派將領李知順討伐，俘獲曲承美獻上，劉陟從此全部據有嶺表

及聞錢鏐册封吴越王，陟耻稱南海之號，乃嘆曰："中原多故，誰爲真主，安能萬里梯航而事僞庭乎！"梁貞明三年八月，陟乃僭號於廣州，國號大漢，僞改元爲乾亨。明年，僭行郊禮，赦其境内，及改名巖。陟僭位之後，廣聚南海珠璣，西通黔、蜀，得其珍玩，窮奢極侈，娱僭一方，與嶺北諸藩歲時交聘。及聞莊宗平梁，遣僞宫苑使何詞來聘，稱"大漢國主致書上大唐皇帝"，莊宗召見於鄴宫，問南海事狀，且言本國已發使臣，大陳物貢，期今秋即至。初，陟聞莊宗兵威甚盛，故令何詞來視虚實，時朝政已紊，莊宗亦不能以道制御遠方，南海貢亦不至，自是與中國遂絶。

唐同光三年冬，白龍見於南海，改僞乾亨元年爲白龍元年，陟又改名龔，以符龍之瑞也。白龍四年春，又改大有元年。是歲，陟僭行籍田之禮。陟之季年，有梵僧善占算之術，謂陟不利名龔，他年慮有此姓敗事，陟又改名龑。龑讀爲儼，古文無此字，蓋妄撰也。

陟性雖聰辯，然好行苛虐，至有炮烙、刳剔、截舌、灌鼻之刑，一方之民，若據爐炭。惟厚自奉養，廣務華靡，末年起玉堂珠殿，飾以金碧翠羽，嶺北行商，或至其國，皆召而示之，誇其壯麗。每對北人自言家本咸秦，耻爲蠻夷之主。又呼中國帝王爲洛州刺史，其妄自尊大，皆此類也。晉天福七年夏四月，陟以疾卒，凡僭號二十六年，年五十四。僞謚爲天皇大帝，廟號高祖，陵曰康陵。子玢嗣。

劉玢

玢，陟長子也。初封賓王，又封秦王。陟卒，遂襲位，僞號光天。玢

地區。到獲知錢鏐被册封爲吴越王時，劉陟耻於稱南海王，於是嘆息説："中原多事，誰是真正的君主，怎能萬里翻山越海而事奉僞朝廷呢！"梁貞明三年八月，劉陟就在廣州越分稱帝，國號大漢，僞改年號爲乾亨。第二年，越分舉行郊禮，在境内實行大赦，并改名爲巖。劉陟越分稱帝後，廣聚南海珠寶，西通黔、蜀，得到黔、蜀珍奇玩物，窮奢極侈，非分的享樂爲一方之首，和嶺北各藩鎮每年按時交訪。到獲知唐莊宗平定梁時，派僞宫苑使何詞來訪，稱"大漢國主致信呈大唐皇帝"，唐莊宗在鄴宫召見何詞，詢問南海情況，何詞并且説本國已派出使臣，大備貢物，預期今年秋天就到。當初，劉陟聽説唐莊宗兵威很盛，因此派何詞前來窺視虚實，當時朝政已亂，唐莊宗也不能以道控制遠方，南海的貢物也没到，從此南海就和中原絶交。

唐同光三年冬，白龍出現在南海，改僞乾亨元年爲白龍元年，劉陟又改名叫龔，以符合龍的祥瑞。白龍四年春，又改爲大有元年。這年，劉陟越分行籍田禮。劉陟晚年，有個僧人擅長占算術，説劉陟改名龔不利，擔心他年有這個姓氏的人壞事，劉陟又改名龑。龑讀成"儼"的音，古文中没有這個字，是隨意杜撰的。

劉陟生性雖然聰明善辯，但好做苛刻暴虐的事，以至有炮烙、刳剔、截舌、灌鼻等刑罰，一方百姓，好像被放在爐炭上烘烤。一意厚重奉養自己，廣求華貴奢侈，晚年建玉堂珠殿，用金碧翠羽裝飾，嶺北的商人，有人到他國中，都召來給他們看，誇耀殿堂的壯麗。每每對北方人自稱他的家鄉本在咸秦，耻於做蠻夷君主。又稱中原帝王爲洛州刺史，他就是這樣的妄自尊大。晉天福七年夏四月，劉陟因病去世，越分稱帝共二十六年，死時五十四歲。僞加謚號爲天皇大帝，廟號是高祖，陵墓叫康陵。兒子劉玢繼位。

劉玢，劉陟的長子。最初封爲賓王，又封爲秦王。劉陟去世，於是繼位，僞年號叫光天。劉

性庸昧，僭位之後，大恣荒淫。尋爲其弟晟所弒，在位一年，僞謚爲殤帝。

劉晟

晟，陟第二子也。僞封勤王，又封晋王。玢之立也，多行淫虐，人皆惡之，晟因與其弟僞越王昌等同謀弒玢，自立爲帝，改元爲應乾，又改爲乾和。晟率性荒暴，得志之後，專以威刑御下，多誅滅舊臣及其昆仲，數年之間，宗族殆盡。又造生地獄，凡湯鑊、鐵床之類，無不備焉。人有小過，咸被其苦。及湖南馬氏昆弟尋戈，晟因其釁，遣兵攻桂林管内諸郡及郴、連、梧、賀等州，皆克之，自此全有南越之地。周顯德五年秋八月，晟以疾卒，僞謚曰文武光聖明孝皇帝，廟號中宗，陵曰昭陵。是歲，晟以六月望夜宴於甘泉宫，是夕月有蝕之，測在牛女之度，晟自覽占書，既而投之於地，曰："自古誰能不死乎！"縱長夜之飲，至是而卒。

劉鋹

鋹，晟長子也。僞封衛王。晟卒，乃襲僞位，時年十七，改元爲大寶。鋹性庸懦，不能治其國，政事咸委於閹官，復有宫人具冠帶、預職官、理外事者，由是綱紀大壞。先是，廣州法性寺有菩提樹一株，高一百四十尺，大十圍，傳云蕭梁時西域僧真諦之所手植，蓋四百餘年矣。皇朝乾德五年夏，爲大風所拔。是歲秋，鋹之寢室屢爲雷震，識者知其必亡。皇朝開寶三年夏，王師始議南征。四年二月五日，王師壓廣州，鋹盡焚其府庫，將赴火而死。既而不能引决，尋爲王師所擒，舉族遷於京師。皇上赦而不誅，仍賜爵爲恩赦侯，其後事具皇家日曆。陟始自梁

玢平庸愚昧，越分繼位之後，大肆荒淫。不久被他的弟弟劉晟殺掉，在位一年，僞加謚號爲殤帝。

劉晟，劉陟的第二個兒子。僞封爲勤王，又封爲晋王。劉玢登位後，多行荒淫暴虐的事，人們都憎惡他，劉晟因而和他的弟弟僞越王劉昌等同謀殺掉劉玢，自立爲帝，改年號叫應乾，又改爲乾和。劉晟天性荒暴，得志以後，專用嚴刑統御部下，殺死很多舊臣和他的兄弟，幾年之間，宗族的人幾乎被殺光。又建造活地獄，鼎中盛沸水、鐵床之類的酷刑，無不具備。人有小過失，都遭到他的折磨。到湖南馬氏兄弟同室操戈時，劉晟趁這個機會，派兵攻打桂林管内各郡以及郴、連、梧、賀等州，都攻克了，從此全部占據南越地區。周顯德五年秋八月，劉晟因病去世，僞加謚號叫文武光聖明孝皇帝，廟號叫中宗，陵墓叫昭陵。這年，劉晟在六月十五晚上在甘泉宫舉行宴會，這晚有月食，據觀測在牽牛、織女二星的區域，劉晟自取占書來看，接着又把占書扔到地上，説："自古以來誰能不死呢！"從此整夜縱飲，到這時去世。

劉鋹，劉晟的長子。僞封爲衛王。劉晟去世，於是繼承僞位，當時十七歲，改年號爲大寶。劉鋹性格平庸懦弱，不能治國，把政事全都交托給宦官，又有佩戴冠帶、預職官、管外事的宫人，從此綱紀大壞。這之前，廣州法性寺有株菩提樹，高一百四十尺，十圍粗，傳説是蕭梁時西域僧人真諦親手所種，有四百多年了。本朝乾德五年夏，被大風拔起。這年秋，劉鋹的寢室多次受雷電震擊，有見識的人知道他必定滅亡。本朝開寶三年夏，王師初議南征。四年二月五日，王師兵臨廣州，劉鋹燒毁他的全部府庫，準備投火而死。隨後又不能自行了斷，不久被王師擒獲，把他的全族遷到京師。皇上赦免而没有殺他，仍賜爵爲恩赦侯，以後的事記載在皇家日曆中。劉陟最初從梁貞明三年越分稱帝，經歷三代四個君主，到本朝開寶四年，共五十五年而滅

貞明三年僭號，歷三世四主，至皇朝開寶四年，凡五十五年而亡。

亡。

**劉崇**

劉崇，太原人，漢高祖之從弟也。少無賴，好陸博意錢之戲。弱冠隸河東軍。唐長興中，遷虢州軍校。漢祖鎮并、汾，奏爲河東步軍都指揮使。逾年，授麟州刺史，復爲河東馬步軍都指揮使兼三城巡檢使，遥領泗州防禦使。漢祖起義於河東，以崇爲特進、檢校太尉、行太原尹。是歲五月，漢祖南行，以崇爲北京留守，尋加同平章事。隱帝嗣位，加檢校太師、兼侍中。乾祐二年九月，加兼中書令。時漢隱帝以幼年在位，政在大臣，崇亦招募亡命，繕完兵甲，爲自全之計，朝廷命令，多不稟行，徵斂一方，略無虚日，人甚苦之。三年十一月，隱帝遇害，朝廷議立崇之子徐州節度使贇爲主，會周太祖爲軍衆所推，降封贇爲湘陰公。崇乃遣牙將李䂮奉書求贇歸藩，會贇已死，唯以優辭答之。

劉崇，太原人，是漢高祖的堂弟。從小無賴，喜好玩六博的游戲。二十歲時在河東軍。唐長興年間，遷虢州軍校。漢祖鎮守并、汾，奏請任爲河東步軍都指揮使。過了一年，授任麟州刺史，又任河東馬步軍都指揮使兼三城巡檢使，遥領泗州防禦使。漢祖在河東起義，任劉崇爲特進、檢校太尉、行太原尹。這年五月，漢祖南行，任劉崇爲北京留守，不久加同平章事。漢隱帝繼位，加檢校太師、兼侍中。乾祐二年九月，加兼中書令。當時漢隱帝因年幼在位，政權在大臣手中，劉崇也招募亡命之徒，整治武器，作爲保全自己的措施，對朝廷的命令，多不執行，徵收一方賦税，天天如此，百姓深受其苦。三年十一月，漢隱帝遇害，朝廷商議立劉崇的兒子徐州節度使劉贇爲帝，時逢周太祖受軍隊擁戴，降封劉贇爲湘陰公。劉崇於是派牙將李䂮致信請求讓劉贇回到藩鎮，時逢劉贇已死，衹是用寬優的言辭答覆他。

周廣順元年正月，崇僭號於河東，稱漢，改名旻，仍以乾祐爲年號。署其子承鈞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太原尹，以判官鄭拱、趙華爲宰相，副使李瓌、代州刺史張暉爲腹心。尋遣承鈞率兵攻晉、隰二州，不克而退。九月，崇自領兵由陰地關寇晉州，乞師於契丹，契丹以五千騎助之，合兵以攻平陽，又分兵寇昭義。周太祖遣樞密使王峻等率大軍以援晉、絳，崇聞周師至，遂焚營而遁。是歲，晉、絳大雪，崇駐軍六十餘日，邊民走險自固，兵無所掠，士有饑色，比至太原，十亡三四。二年二月，崇遣兵三千餘衆寇府州，爲折德扆所破，其所部岢嵐軍爲德扆所取。

周廣順元年正月，劉崇在河東越分稱帝號，國號稱漢，改名旻，仍以乾祐爲年號。任他的兒子劉承鈞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太原尹，以判官鄭拱、趙華爲宰相，副使李瓌、代州刺史張暉爲心腹。不久派劉承鈞率兵攻打晉、隰二州，没有攻克而退兵。九月，劉崇親自率兵由陰地關入侵晉州，向契丹求兵，契丹派五千騎兵助戰，合兵攻打平陽，又分兵入侵昭義。周太祖派樞密使王峻等人率大軍援助晉、絳，劉崇獲知周軍趕到，就燒毁營寨逃跑。這年，晉、絳下大雪，劉崇駐軍六十多天，邊民逃到險地保護自己，士兵無所掠奪，露出飢餓的神色，到抵達太原時，已死去十分之三四。二年二月，劉崇派兵三千多人侵犯府州，被折德扆攻破，他統領的岢嵐軍被折德扆攻取。劉崇自越分稱帝後，用重金向契丹求援，仍自稱侄國事奉契丹，契丹僞册劉崇爲英武皇

崇自僭稱之後，以重幣求援於契丹，仍稱侄以事之，契丹僞册崇爲英武皇帝。及周世宗嗣位，崇復乞師於契丹，以圖入寇，契丹遣將楊衮合勢大舉，來迫潞州。

帝。到周世宗繼位時，劉崇又向契丹求兵，圖謀進犯内地，契丹派將領楊衮合勢大舉出兵，迫近潞州。

顯德元年三月，周世宗親征，與崇戰於高平，大敗之。崇與親騎十數人逾山而遁，中夜迷僭，不知所適，刦村民使爲鄉導，誤趨晋州路，行百餘里方覺。崇怒，殺鄉導者，得佗路而去，乃易名號，被毛褐、張樺笠而行。至沁州，與從者三五騎止於郊舍，寒餒尤甚，潛令告僞刺史李廷誨，廷誨饋盤飡、解衣裘而與之。每至屬邑，縣吏奉食，匕箸未舉，聞周師至，即蒼黄而去。崇年老力憊，伏於馬上，日夜奔竄，僅能支持。距太原一舍，其子承鈞夜以兵百人迎之而入。及周師臨城下，崇氣懾，自固閉壘不出。月餘，世宗乃旋軍。

顯德元年三月，周世宗親自出征，和劉崇在高平交戰，大敗劉崇。劉崇和數十名親信騎兵越山而逃，半夜迷路，不知該去哪裏，劫持村民作嚮導，誤奔晋州路，走了一百多里纔發覺。劉崇發怒，殺死做嚮導的人，找到另一條路離去，改换名號，身穿粗麻衣，頭戴樺笠趕路。到達沁州，和隨行的三五個騎兵停在郊外房舍中，飢寒交迫，暗中派人告知僞刺史李廷誨，李廷誨送盤飡、解下衣服給他們。每到劉崇的屬邑，縣吏奉上食物，還没拿起勺子、筷子，聽説周軍趕到，就倉惶逃離。劉崇年老無力，伏在馬上，日夜奔逃，僅能勉强支持。距太原三十里時，他的兒子劉承鈞晚上率兵一百人把他迎進城。到周軍兵臨城下時，劉崇畏懼，閉城自守不出。一月多，周世宗纔回師。

顯德二年十一月，崇以病死，其子承鈞襲僞位。鈞之事迹，具皇家日曆。

顯德二年十一月，劉崇因病去世，他的兒子劉承鈞繼承僞位。劉承鈞的事迹，都記載在皇家日曆中。

史臣曰：守光逆天反道，從古所無，迨至臨刑，尚求免死，非唯惡之極也，抑亦愚之甚也。劉晟據南極以稱雄，屬中原之多事，洎乎奕世，遇我昌朝，力憊而亡，不泯其嗣，亦其幸也。劉崇以亡國之餘，竊僞王之號，多見其不知量也。今元惡雖斃，遺孽尚存，勢蹙民殘，不亡何待！

史臣曰：劉守光違背天意倒行逆施的行徑，是自古以來所没有的，直到臨刑，還祈求免死，不僅是惡貫滿盈，也可説是愚昧到極點了。劉晟占據南方稱霸，正當中原多事，直到數代後，遇上我昌盛的王朝，力盡而死，不泯没他的後裔，也是他的幸運了。劉崇憑亡國後的餘力，僞冒帝王的名號，真可見他的不自量了。當前首惡雖已死，餘孽還在，形勢局促，民力凋殘，不亡更待何日！

#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六

## 僭僞列傳第三

### 王建

王建，陳州項城人。唐末，隸名於忠武軍。秦宗權據蔡州，懸重賞以募之，建始自行間得補軍候。廣明中，黄巢陷長安，僖宗幸蜀。時梁祖爲巢將，領衆攻襄、鄧，宗權遣小校鹿晏弘從監軍楊復光率師攻之，建亦預行。是歲，復光入援京師，明年破賊收京城。初，復光以忠武軍八千人立爲八都，晏弘與建各一都校也。復光死，晏弘率八都迎扈行在，至山南，乃攻剽金、商諸郡縣，得兵數萬，進逼興元，節度使牛叢棄城而去，晏弘因自爲留後，以建等爲屬郡刺史，不令之任。俄而晏弘正授節旄，恐部下謀己，多行忍虐，繇是部衆離心。建與别將韓建友善，晏弘益猜二建，僞待之厚，引入卧内。二建懼，夜登城慰守陴者，因月下共謀所向，謂韓建曰："僕射甘言厚德，是疑我也，禍難無日矣，早宜擇利而行。"韓曰："善。"因率三千人趨行在，僖宗嘉之，賜與巨萬。分其兵爲五都，仍以舊校主之，即晋暉、李師泰、張造與二建也，因號曰隨駕五都，田令孜皆録爲假子。及僖宗還宫，建等分典神策軍，皆遥領刺史。

光啓初，從僖宗再幸興元，令孜懼逼，求爲西川監軍，楊復恭代爲觀軍容使。建等素爲令孜所厚，復恭懼

王建，陳州項城人。唐末，隸屬忠武軍。秦宗權占據蔡州，懸重賞招募他，王建纔得以從士兵補任軍候。廣明年間，黄巢攻陷長安，唐僖宗到蜀。當時梁祖任黄巢的將領，率軍攻打襄、鄧，秦宗權派小校鹿晏弘隨監軍楊復光率軍攻打梁祖，王建也參戰。這年，楊復光入援京師，第二年攻破賊軍收復京城。當初，楊復光以忠武軍八千人建立八都，鹿晏弘和王建各任一部都校。楊復光死後，鹿晏弘率八都軍到皇帝所在地迎奉，到達山南，於是進攻搶劫金、商各郡縣，得兵數萬人，進軍逼近興元，興元節度使牛叢棄城逃離，鹿晏弘因而自任留後，以王建等人爲屬郡刺史，不讓他們赴任。不久正式授任鹿晏弘節度使，鹿晏弘怕部下謀算自己，十分殘忍暴虐，因此部衆離心離德。王建和另一將領韓建關係很好，鹿晏弘更加猜忌他們，假裝厚待他們，召他們到他卧室内。王建、韓建害怕，晚上登城慰問守城的士兵，藉機在月下共同商量去留，王建對韓建説："僕射美言厚德，這是疑心我們，禍難就快來了，應當趁早采取有利的行動。"韓建説："好。"因而率三千人奔赴唐僖宗的行宫，唐僖宗贊賞他們，賜巨額奬賞。唐僖宗把他們的軍隊分成五個都，仍用舊校統領，即晋暉、李師泰、張造和韓建、王建，因而稱爲隨駕五都，田令孜把他們全收作養子。到唐僖宗回宫時，王建等人分管神策軍，都遥領刺史。

光啓初年，跟隨唐僖宗再次到興元，田令孜怕受威逼，請求任西川監軍，楊復恭代任觀軍容使。王建等人素來受到田令孜厚待，楊復恭怕他

不附己，乃出五將爲郡守，以建爲壁州刺史。天子還京，復恭以楊守亮鎮興元，尤畏建侵己，屢召之。建不安其郡，因招合溪洞豪猾，有衆八千，寇閬州，陷之，復攻利州，刺史王珙棄城而去。建播剽二郡，所至殺掠，守亮不能制。東川節度使顧彦朗，初於關輔破賊時與建相聞，每遣人勞問，分貨幣軍食以給之，故建不侵梓、遂。西川節度使陳敬瑄憂其膠固，謀於監軍田令孜，曰："王八，吾子也，彼無他腸，作賊山南，實進退無歸故也。吾馳咫尺之書，可以坐置麾下。"即飛書招建。建大喜，遣使謂彦朗曰："監軍阿父遣信見招，僕欲詣成都省阿父，因依陳太師得一大郡，是所願也。"即之梓州見彦朗，留家寄東川，選精甲三千之成都。行次鹿頭，或謂敬瑄曰："建，今之劇賊，鴟視狼顧，專謀人國邑，儻其即至，公以何等處之？彼建雄心，終不居人之下，公如以將校遇之，是養虎自貽其患也。"敬瑄懼，乃遣人止建，遽修城守。建怒，遂據漢州，領輕兵至成都，敬瑄讓之曰："若何爲者，而犯吾疆理？"建軍吏報曰："閬州司徒比寄東川，而軍容太師使者繼召，今復拒絶，何也？司徒不惜改轅而東，來北省太師，反爲拒絶，慮顧梓州復相嫌間，謂我何心故也。使我來報，且欲寄食漢州，公勿復疑。"時光啓三年。居浹旬，建盡取東川之衆，設梯衝攻成都，三日不克而退，復保漢州。月餘，大剽蜀土，進逼彭州，百道攻之，敬瑄出兵來援，建解圍，縱兵大掠，十一州皆罹其毒，民不聊生。

們不依附自己，於是派遣五位將領任郡守，任王建爲壁州刺史。天子回京，楊復恭任楊守亮鎮守興元，特别怕王建侵奪自己，多次召他。王建不安心在郡中，因而招聚溪洞豪强奸民，有八千人之多，侵犯閬州，攻陷了，又攻打利州，利州刺史王珙棄城逃離。王建剽掠二郡，所到之處殺人搶劫，楊守亮不能控制。東川節度使顧彦朗，當初在關輔破賊時和王建相識，每每派人來慰勞，拿出財物軍糧供給他們，因此王建不侵犯梓、遂。西川節度使陳敬瑄擔憂他倆結成牢固的同盟，和監軍田令孜謀議，田令孜説："王八，是我的兒子，他没有别的野心，在山南作盜賊，實在是進退無處可歸的緣故。我飛馬送封信給他，就可輕而易舉地把他招到手下。"就派人飛馬送信招王建。王建大喜，派使者對顧彦朗説："監軍阿父送信招我，我想去成都探望阿父，藉機依附陳太師得一大郡，這是我的願望。"立即到梓州見顧彦朗，把家人留寄在東川，挑選精兵三千人去成都。王建走到鹿頭時，有人對陳敬瑄説："王建，當今的大賊，像鷂鷹一樣昂首而視，像狼一樣四處觀望，專門謀取他人國邑，如果他立即趕到，你拿什麽官位安置他？就王建的雄心，終不肯位居人下，你如果任他爲將校，這就是養虎自留禍患。"陳敬瑄害怕，於是派人阻止王建，急忙修整城防。王建發怒，於是占據漢州，率輕兵趕到成都，陳敬瑄斥責他説："你是爲了什麽，而侵犯我的疆土？"王建的軍吏回答説："閬州司徒近來寄居東川，而軍容太師的使者連續召他，現在又拒絶，爲什麽？司徒不惜改道向東，來北方探望太師，反被拒絶，恐怕是顧梓州又相猜忌挑撥，説我安的什麽心的緣故。王建派我前來報告，并且想在漢州求食，你不要再疑心。"這時是光啓三年。過了整整十天，王建調來全部東川軍隊，架設雲梯衝車攻打成都，三天没能攻克而退兵，又保守漢州。一個多月後，大肆搶劫蜀地，進軍逼近彭州，百道齊攻，陳敬瑄出兵前來援救，王建解除包圍，放縱士兵大肆掠奪，十一個州都遭受災難，民不聊生。

建軍勢日盛，復攻成都，敬瑄患

王建的兵勢一天天强盛，又攻打成都，陳敬

之，顧彦朗亦懼侵己。昭宗即位，彦朗表請雪建，擇大臣爲蜀帥，移敬瑄他鎮，乃詔宰臣韋昭度鎮蜀，以代敬瑄。敬瑄不受代，天子怒，命顧彦朗、楊守亮討之，時昭度以建爲牙内都校，董其部兵。及王師無功，建謂昭度曰："相公興數萬之衆，討賊未效，餉運交不相屬。近聞遷洛以來，藩鎮相噬，朝廷姑息不暇，與其勞師以事蠻方，不如從而赦之，且以兵威靖中原，是國之本也。相公盍歸朝覲，與主上畫之。"昭度持疑未决。一日，建陰令軍士於行府門外擒昭度親吏，臠而食之，建徐啓昭度曰："蓋軍士乏食，以至於是耳！"昭度大懼，遂留符節與建，即日東還。纔出劍門，建即嚴兵守門，不納東師。

瑄擔憂，顧彦朗也怕危及自己。唐昭宗登位，顧彦朗上表請求昭雪王建，挑選大臣任蜀帥，改任陳敬瑄到别的鎮，於是詔令宰臣韋昭度鎮守蜀，代替陳敬瑄。陳敬瑄不接受代任，天子發怒，命令顧彦朗、楊守亮討伐他，當時韋昭度任王建爲牙内都校，主管他的軍隊。到王師無功時，王建對韋昭度説："相公動用數萬人的兵力，討伐賊軍没有功效，軍糧運輸跟不上。近來聽説自從遷都洛陽以來，藩鎮相互吞并，朝廷一意縱容，與其興師動衆對付蠻方，不如依從赦免他們，當前先用武力安定中原，這是治國的根本。相公應當回京拜見皇上，和皇上商議。"韋昭度遲疑不决。一天，王建暗中命令軍士在行府門外擒獲韋昭度親信的官吏，割下他的肉吃掉，王建慢慢地告訴韋昭度説："這是因爲軍士缺糧，以至於如此！"韋昭度非常畏懼，於是留下符節給王建，當天東還。剛出劍門，王建就嚴兵守門，不讓東面的軍隊進入。

月餘，建攻西川管内八州，所至響應，遂急攻成都，田令孜登城謂建曰："老夫與八哥相厚，太師久以知聞，有何嫌恨，如是困我之甚耶!"建曰："軍容父子之恩，心何敢忘，但天子付以兵柄，太師孤絶朝廷故也。苟太師悉心改圖，何福如之!"又曰："吾欲與八哥軍中相款如何?"曰："父子之義，何嫌也。"是夜，令孜携蜀帥符印入建軍授建。建泣謝曰："太師初心太過，致有今日相戾，既此推心，一切如舊。"翌日，敬瑄啓關迎建，以蜀帥讓之，建乃自稱留後，表陳其事。明年春，制授檢校太傅、成都尹、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觀察處置、雲南八國招撫等使，時龍紀元年也。移敬瑄於雅州安置，仍以其子爲刺史。既行，建令人殺之於路，令孜仍舊監軍事。數月，或告令孜通鳳翔書問，下獄餓死。

一個多月後，王建攻打西川轄境内的八個州，所到之處都響應他，於是急攻成都，田令孜登上城墻對王建説："老夫與八哥關係深厚，太師早已瞭解，有什麽仇隙怨恨，這樣狠地困迫我呢！"王建説："我和軍容使有父子的恩情，心中怎敢忘記，衹是天子把兵權交付給他，太師和朝廷孤絶對立的緣故。如果太師盡心改正，有什麽福分比得上！"田令孜又説："我想和八哥在軍中叙情，怎麽樣?"王建説："父子之情分，有什麽嫌隙。"這天晚上，田令孜帶着蜀帥符印進入王建軍中交給王建。王建哭泣着告謝説："當初太師用心太過，以致有今日相違，既然如此推心置腹，一切依舊。"第二天，陳敬瑄開城門迎接王建，把蜀帥之位讓給他，王建於是自稱留後，上表報告這事。第二年春，下制令授任王建檢校太傅、成都尹、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觀察處置、雲南八國招撫等使，這時是龍紀元年。把陳敬瑄移到雅州安置，仍任他的兒子爲刺史。陳敬瑄出發後，王建令人把他殺死在路上，田令孜仍舊監軍事。幾個月後，有人告田令孜與鳳翔通信，被投入獄中餓死。

建雄猜多機略，意嘗難測，既有蜀土，復欲窺伺東川，又以彦朗婚姻之舊，未果行。會彦朗卒，弟彦暉代爲梓帥，交情稍怠。李茂貞乘其有間，密構彦暉，因與茂貞連盟，關征疆吏之間，與蜀人得失。大順末，建出師攻梓州，彦暉求援於鳳翔，李茂貞出師援之，建即圍解。自是秦、川交惡者累年。後建大起蜀軍，敗岐、梓之兵於利州，彦暉懼，乞和，請與岐人絶，許之。景福中，山南之師寇東川，彦暉求援於建，建出兵赴之，大敗興元之衆。洎軍旋，建乘虚奄襲梓州，擄彦暉，置於成都，遂兼有兩川，自此軍鋒益熾。天復初，李茂貞、韓全誨劫遷車駕在鳳翔，梁祖攻圍歷年。建外修好於汴，指茂貞罪狀，又陰與茂貞間使往來，且言堅壁勿和，許以出師赴援，因分命諸軍攻取興元。比及梁祖解圍，茂貞山南諸州皆爲建所有，自置守將。及茂貞垂翅，天子遷雒陽，建復攻茂貞之秦、隴等州，茂貞削弱不能守。或勸建因取鳳翔，建曰："此言失策，吾所得已多，不俟復增岐下。茂貞雖常才，然名望宿素，與朱公力争不足，守境有餘。韓生所謂入爲捍蔽，出爲席藉是也。適宜援而固之，爲吾盾鹵耳。"及梁祖將謀强禪，建與諸藩同謀興復，乃令其將康晏率兵三萬會於鳳翔，數與汴將王重師戰，不利而還。趙匡凝之失荆、襄也，弟匡明以其帑奔蜀，建因得夔、峽、忠、萬等州。及梁祖開國，蜀人請建行劉備故事，建自帝於成都，改元永平。五年，改元通正。是年冬，改元天漢，又改元光天。在位十二年，年七十二。子衍嗣。

王建爲人多疑，很有心計，難以窺測他的用意，占據蜀地後，又想伺機謀取東川，又因顧彦朗與他是親家舊友，没有實施。時逢顧彦朗去世，他的弟弟顧彦暉代任梓帥，交情逐漸淡薄。李茂貞趁他們有隔閡，暗中和顧彦暉交結，顧彦暉因而和李茂貞聯盟，在通商徵税和邊界糾紛中，和蜀人争得失。大順末年，王建出兵攻打梓州，顧彦暉向鳳翔求援，李茂貞出兵援助，王建就解除包圍。從此秦、川結怨多年。後來王建大舉出動蜀兵，在利州打敗岐、梓軍，顧彦暉畏懼，求和，請求和岐人絶交，准許。景福年間，山南軍隊侵犯東川，顧彦暉向王建求援，王建出兵前往，大敗興元軍。到回師時，王建乘虚突襲梓州，俘獲顧彦暉，把他安置在成都，於是兼有兩川，從此軍威更盛。天復初年，李茂貞、韓全誨把皇上劫持到鳳翔，梁祖攻圍一整年。王建表面與汴和好，指斥李茂貞的罪狀，又暗中和李茂貞互派使者往來，并且對李茂貞説堅守不要講和，許諾出兵趕去援助，因而分别命各軍攻取興元。等到梁祖解除包圍時，李茂貞的山南各州都被王建占據，自設守將。到李茂貞垂翅不振時，天子遷到洛陽，王建又攻打李茂貞的秦、隴等州，李茂貞勢力减弱不能守護。有人勸王建藉機奪取鳳翔，王建説："這話失策，我得到的已很多，不需等再加上岐下。李茂貞雖是平庸之才，但素來有名望，和朱公硬争不够，但守境力量有餘。這就是韓生所説的入内時作屏障，出外時作席墊。我們恰恰應當用他來固守，作爲我們的防衛武器。"到梁祖預謀强迫皇帝讓位時，王建和各藩同謀復興，於是命令他的將領康晏率兵三萬人會師鳳翔，多次和汴將王重師交戰，失利而回。趙匡凝失去荆、襄時，他的弟弟趙匡明帶着錢財投奔蜀，王建因而取得夔、峽、忠、萬等州。到梁祖建國時，蜀人請求王建按劉備舊例行事，因此王建在成都稱帝，改年號爲永平。五年，改年號爲通正。這年冬，改年號叫天漢，又改爲光天。在位十二年，死時七十二歲。兒子王衍繼位。

王衍

衍，建之幼子也。建卒，衍襲僞位，改元乾德。六年十二月，改明年爲咸康。秋九月，衍奉其母、徐妃同游於青城山，駐於上清宫。時宫人皆衣道服，頂金蓮花冠，衣畫雲霞，望之若神仙，及侍宴，酒酣，皆免冠而退，則其髻髽然。又構怡神亭，以佞臣韓昭等爲狎客，雜以婦人，以恣荒宴，或自旦至暮，繼之以燭。僞嘉王宗壽侍宴，因以社稷國政爲言，言發涕流，至於再三。同宴佞臣潘在迎等并奏衍云："嘉王好酒悲。"因翻恣諧謔，取笑而罷。自是忠正之臣結舌矣。

時中國多故，衍得以自安。唐莊宗平梁，遣使告捷於蜀，蜀人恟懼，致禮復命，稱"大蜀國主致書上大唐皇帝"，詞理稍抗，莊宗不能容，遣客省使李嚴報聘，且市宫中珍玩，蜀人皆禁而不出。衍既冲呆，軍國之政，咸委於人。有王宗弼者，爲六軍使，總外任；宋光嗣者，爲樞密使，總内任。洎嚴至蜀，光嗣等曲宴，因言中國近事，嚴亦引近事折之，語在嚴傳。光嗣等聞嚴辯對，畏而奇之。及嚴使還，奏莊宗曰："王衍呆童耳，宗弼等總其兵柄，但益家財，不恤民事，君臣上下，唯務窮奢。其舊勛故老，棄而不任，蠻蜑之人，痛深瘡痏。以臣料之，大兵一臨，望風瓦解。"莊宗深然之，遂蒐兵括馬，有平蜀之志。唐師未起時，僞東川節度使宋承葆獻計於衍云："唐國兵强，不早爲謀，後將焉救。請於嘉州沿江造戰艦五百艘，募水軍五千，自江下峽；臣以東師出襄、鄧，水陸俱進，東北沿邊，嚴兵據險。南師出江陵，利則進取，否則退保硤口。又選三蜀

王衍，王建的小兒子。王建去世，王衍繼承僞位，改年號爲乾德。六年十二月，改第二年爲咸康。秋九月，王衍陪他的母親、徐妃同游青城山，停駐上清宫。當時的宫女都穿道服，戴金蓮花冠，衣服上畫上雲霞，看上去像神仙，到陪宴時，酒酣耳熱，都取下帽子退下去，她們的髮髻就露出來了。又建造怡神亭，讓佞臣韓昭等人陪伴玩樂，加上婦人，恣意荒淫宴樂，有時從早晨到傍晚，接着再點上燈燭。僞嘉王王宗壽陪宴，因而談到國家國政，話一出口就哭起來，以至再三如此。一同參加宴會的佞臣潘在迎等奏告王衍説："嘉王好酒後出悲酸語。"於是反藉此事開玩笑，取笑而作罷。從此忠誠正直的臣子閉口不言了。

當時中原多變故，王衍得以自安。唐莊宗平定梁，派使者到蜀報捷，蜀人恐懼，致禮回命，稱"大蜀國主致書上大唐皇帝"，詞意略有不遜，唐莊宗不能容忍，派客省使李嚴回訪，并且要買蜀宫中珍玩，蜀人都禁止出售。王衍年幼無知，軍國大政都委托給他人。有個叫王宗弼的人，任六軍使，總管外任；宋光嗣，任樞密使，總管内任。到李嚴抵達蜀時，宋光嗣等人設私宴款待，因而談到中原地區的近事，李嚴也援引最近的事駁斥他們，他的話記載在李嚴傳中。宋光嗣等人聽到李嚴的辯答，畏懼而又覺得他不同一般。到李嚴出使回來，奏告唐莊宗説："王衍不過是個呆兒罷了，王宗弼等人總攬他的兵權，衹是增置家財，不關心民事，君臣上下一意追求窮奢極侈。對元勛舊老，棄置一旁而不任用，南方各族百姓，深受傷痛。按我的估計，大軍一到，他們就會望風瓦解。"唐莊宗深信他的話，於是招聚兵馬，有平定蜀的打算。唐軍未出動時，僞東川節度使宋承葆向王衍獻計説："唐國兵强，不早作打算，以後怎麽挽救。請求在嘉州沿長江造戰船五百艘，招募水軍五千人，從長江下三峽；我率東軍從襄、鄧出發，水陸并進，東北靠近邊境一帶，用重兵守衛險要關口。南軍從江陵出發，有利就進取，不利就退保硤口。又挑選三蜀驍勇

驍壯三萬，急攻岐、雍，東據河、潼，北招契丹，啖以美利，見可則進，否則據散關以固吾圉，事縱不捷，亦攻敵人之心矣。”衍不從。

唐同光三年九月十日，莊宗下制伐蜀，命興聖宫使魏王繼岌爲都統，樞密使郭崇韜爲行營都招討。其月十八日，魏王統闕下諸軍發洛陽。十一月二十一日，魏王至德陽，衍報云：“比與將校謀歸國，僞樞密使宋光嗣、景潤澄，南北院宣徽使李周輅、歐陽晃等四人異謀熒惑，臣各已處斬，今送納首級。”是日，衍上表曰：“臣衍先人建，久在坤維，受先朝寵澤，一開土宇，將四十年。頃以梁孽興災，洪圖板蕩，不可助逆，遂乃從權，勉徇衆情，止王三蜀，固非獲已，未有所歸。臣輒紹鎡基，且安生聚。臣衍誠惶誠恐，伏惟皇帝陛下，嗣堯、舜之業，陳湯、武之師，廓定寰區，削平凶逆，梯航垂集，文軌渾同。臣方議改圖，便期納款，遽聞王師致討，實抱驚危。今則將千里之封疆，盡爲王土；冀萬家之臣妾，皆沐皇恩。必當輿櫬乞降，負荆請命。伏惟皇帝陛下，迴照臨之造，施覆幬之仁，别示哀矜，以安反側。儻墳塋而獲祀，實存没以知歸，臣無任望恩虔禱之至。乙酉年十一月日，臣王衍上表。”其月二十七日，魏王至成都北五里昇仙橋，僞百官班於橋下，衍乘行輿至，素衣白馬，牽羊，草索係首，面縛銜璧，輿櫬而後。魏王下馬受其璧，崇韜釋其縛，及燔其櫬，衍率僞百官東北舞蹈謝恩。禮畢，拜，魏王、崇韜、李嚴皆答拜。二十八日，王師入成都。自起師至入蜀城，凡七十五日。

壯健的士兵三萬人，急攻岐、雍，東據河、潼，北招契丹，用厚利引誘，見有機會就進攻，無機會就占據散關鞏固我們的邊疆，即使事情不成功，也打到敵人的心臟了。”王衍不采納。

唐同光三年九月十日，唐莊宗下詔伐蜀，任命興聖宫使魏王李繼岌任都統，樞密使郭崇韜任行營都招討。這月十八日，魏王統領所屬各軍從洛陽出發。十一月二十一日，魏王到達德陽，王衍報告説：“近來與將校們謀議歸附大國，僞樞密使宋光嗣、景潤澄，南北院宣徽使李周輅、歐陽晃等四人懷有二心，以邪説惑衆，我已分别將他們處死，現在送交他們的人頭。”這天，王衍上表説：“臣子王衍的先人王建，久居西南之地，受到先朝的恩寵，封地開國，近四十年。先前因梁朝逆賊造成災禍，天下動亂，既不可助逆賊，就衹好依從權宜之計，勉强順應人心，衹稱三蜀之王，這自然是不得已，衹因没有歸宿。我就接續維持農業生産，暫且安定民衆。臣王衍誠惶誠恐，敬思皇帝陛下，繼承堯、舜的大業，興湯、武的雄兵，平定天下，消滅惡賊，山海之外的人紛紛來歸，文字車軌得到統一。我正商議改正做法，剛想投誠，就聽説朝軍加以征討，實感震驚危迫。現就將千里的封疆，全作君王的領土；希望使萬家的臣民，都感受皇帝的恩惠。我必將載上棺木乞降，負荆請命。敬盼皇帝陛下，再行天日的造化，施加廣厚的仁慈，特别給以憐憫，以安定動摇的人心。假如前人的墳墓能得到祭祀，的確使存亡的人都知歸向。我滿懷盼恩懇求的真情。乙酉年十一月日，臣王衍上表。”這月二十七日，魏王到達成都北面五里處的昇仙橋，僞百官在橋下列隊，王衍坐轎子到，素衣白馬，牽着羊，用草繩繫在頭上，反綁雙手，口中銜玉璧，載着棺材的車子跟在後面。魏王下馬接受玉璧，郭崇韜解開他身上的繩索，并燒毁棺材，王衍率領僞百官向東北面行舞蹈禮謝恩。禮畢，向魏王、郭崇韜、李嚴三人拜，三人都回拜。二十八日，王師進入成都，從起兵到進入蜀城，共七十五天。

## 孟知祥

孟知祥，字保裔，邢州龍岡人也。祖察，父道，世爲郡校。伯父方立，終於邢洺節度使，從父遷，位至澤潞節度使。知祥在後唐莊宗同光三年，授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天成中，安重誨專權用事，以知祥莊宗舊識，方據大藩，慮久而難制，潛欲圖之。是時，客省使李嚴以嘗使於蜀，洞知其利病，因獻謀於重誨，請以己爲西川監軍，庶效方略，以制知祥，朝廷可之。及嚴至蜀，知祥延接甚至，徐謂嚴曰："都監前因奉使，請兵伐蜀，遂使東西兩川俱至破滅，川中之人，其怨已深。今既復來，人情大駭，固奉爲不暇也。"即遣人拽下階，斬於階前。其後朝廷每除劍南牧守，皆令提兵而往，或千或百，分守郡城。時董璋作鎮東川已數年矣，亦有雄據之意。會朝廷以夏魯奇鎮遂州，李仁矩鎮閬州，皆領兵數千人赴鎮，復授以密旨，令制禦兩川。董璋覺之，乃與知祥通好，結爲婚家，以固輔車之勢。知祥慮唐軍驟至，與遂、閬兵合，則勢不可支吾，遂與璋協謀，令璋以本部軍先取閬州，知祥遣大將軍李仁罕、趙廷隱率軍圍遂州。長興元年冬，唐軍伐蜀，至劍門。二年，以遂、閬既陷，又糧運不接，乃班師。三年，知祥又破董璋，乃自領東西兩川節度使。應順元年，以劍南東西川節度使、蜀王稱帝於蜀，改元明德。七月卒，年六十一。

孟知祥，字保裔，邢州龍岡人。祖父孟察，父親孟道，世代任郡校。伯父孟方立，官做到邢洺節度使，伯父孟遷，官做到澤潞節度使。孟知祥在後唐莊宗同光三年，被授任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天成年間，安重誨當權管事，因孟知祥是唐莊宗的舊友，正占據大藩鎮，擔心時間長了難以控制，暗中想謀取他。這時，客省使李嚴因曾出使蜀，深知蜀中利弊，因而向安重誨獻計，請求任自己爲西川監軍，或許能設計謀，控制孟知祥，朝廷准許。當李嚴到蜀時，孟知祥接待十分周到，慢慢對李嚴説："都監以前因奉命出使蜀，就請求派軍隊攻伐蜀，於是使東西兩川都破滅，川中百姓對你的怨恨已很深。現在你又來了，人心十分恐駭，所以我就顧不上事奉你了。"就派人把李嚴拉下階梯，在階梯前殺掉。後來朝廷每次授任劍南長官，都令率兵前去，或千人或百人，分守郡城。當時董璋鎮守東川已幾年了，也有雄據東川的打算。時逢朝廷任夏魯奇鎮守遂州，李仁矩鎮守閬州，都率兵幾千人赴任，又秘密授意，命令制禦兩川。董璋察覺，於是和孟知祥和好，結爲親家，以鞏固相互依靠的形勢。孟知祥擔心唐軍突然來到，和遂、閬合兵，那麽勢必不能對付，於是和董璋合謀，令董璋率本部軍先攻取閬州，孟知祥派大將軍李仁罕、趙廷隱率軍包圍遂州。長興元年冬，唐軍攻伐蜀，到達劍門。二年，因遂、閬已失陷，而且糧運跟不上，於是回師。三年，孟知祥又攻破董璋，於是自任東西兩川節度使。應順元年，以劍南東西川節度使、蜀王在蜀稱帝，改年號叫明德。七月去世，六十一歲。

## 孟昶

昶，知祥之第三子也。母李氏，本莊宗之嬪御，以賜知祥。唐天祐十六年，歲在己卯，十一月十四日，生昶於太原。及知祥鎮蜀，昶與其母

孟昶，孟知祥的第三個兒子。母親李氏，原是唐莊宗的女官，賜給孟知祥。唐天祐十六年，是己卯年，十一月十四日，李氏在太原生下孟昶。到孟知祥鎮守蜀時，孟昶和他的母親隨孟知

從知祥妻瓊華長公主同入於蜀。知祥僭號，僞册爲皇太子。知祥卒，遂襲其僞位，時年十六，尚稱明德元年。及僞明德四年冬，僞詔改明年爲廣政元年，是歲即晋天福三年也。僞廣政十三年，僞上尊號爲睿文英武仁聖明孝皇帝。皇朝乾德三年春，王師平蜀，詔昶舉族赴闕，賜甲第於京師，迨其臣下賜賚甚厚，尋册封楚王。是歲秋，卒於東京，時年四十七。事具皇家日曆。自知祥同光二年丙戌歲入蜀，父子相繼，凡四十年而亡。

祥的妻子瓊華長公主一同入蜀。孟知祥越分稱帝號後，僞册爲皇太子。孟知祥去世，於是繼承僞位，當時十六歲，仍稱明德元年。到僞明德四年冬，僞詔改第二年爲廣政元年，這年就是晋天福三年。僞廣政十三年，僞上尊號爲睿文英武仁聖明孝皇帝。本朝乾德三年春，王師平定蜀，詔令孟昶全族赴朝，在京師賜給住宅，連及他的臣下賞賜十分豐厚，不久册封爲楚王。這年秋，在東京去世，享年四十七歲。事情記載在皇家日曆中。從孟知祥在同光二年丙戌年入蜀，父子相繼，共四十年而滅。

史臣曰：昔張孟陽爲《劍閣銘》云："惟蜀之門，作固作鎮，世濁則逆，道清斯順。"是知自古坤維之地，遇亂代則閉之而不通，逢興運則取之如俯拾。然唐氏之入蜀也，兵力雖勝，帝道猶昏，故數年間得之復失。及皇上之平蜀也，煦之以堯日，和之以舜風，故比户之民，悦而從化。且夫王衍之遭季世也，則赤族於秦川；孟昶之遇明代也，則受封於楚甸。雖俱爲亡國之主，何幸與不幸相去之遠也。

史臣曰：往時張孟陽作《劍閣銘》説道："蜀地的門户，可禦外安内，世道渾濁時就叛離，政治清明時就歸順。"由此可知，自古西南地區，遇動亂的年代就閉塞而不通，逢興旺的時運就可如彎腰拾物般取得。然而當後唐入蜀時，兵力雖强盛，帝王之道還不明，所以數年之間得而復失。到今皇帝平蜀時，如堯帝的日光普照，如舜帝的春風温和，所以千家萬户的民衆，樂意接受教化。况且王衍遭逢末世，全族被殺於秦川；孟昶遇上明代，受封爵於楚地。雖同樣是亡國的君主，幸與不幸相差是多麽遠啊！

#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七

## 外國列傳第一

### 契丹

契丹者，古匈奴之種也。代居遼澤之中，潢水南岸，南距榆關一千一百里，榆關南距幽州七百里，本鮮卑之舊地也。其風土人物、世代君長，前史載之詳矣。

唐咸通末，其王曰習爾之，疆土稍大，累來朝貢。光啓中，其王欽德者，乘中原多故，北邊無備，遂蠶食諸郡，達靼、奚、室韋之屬，咸被驅役，族帳寖盛，有時入寇。劉仁恭鎮幽州，素知契丹軍情僞，選將練兵，乘秋深入，逾摘星嶺討之，霜降秋暮，即燔塞下野草以困之，馬多飢死，即以良馬賂仁恭，以市牧地。仁恭季年荒恣，出居大安山，契丹背盟，數來寇鈔。時劉守光戍平州，契丹舍利王子率萬騎攻之，守光僞與之和，張幄幕於城外以享之，部族就席，伏甲起，擒舍利王子入城。部族聚哭，請納馬五千以贖之，不許，欽德乞盟納賂以求之，自是十餘年不能犯塞。

及欽德政衰，有別部長耶律阿保機，最推雄勁，族帳漸盛，遂代欽德爲主。先是，契丹之先大賀氏有勝兵四萬，分爲八部，每部皆號大人，内推一人爲主，建旗鼓以尊之，每三年第其名以代之。及阿保機爲主，乃怙强恃勇，不受諸族之代，遂自稱國

契丹是古代匈奴的後代。世世代代居住在遼河流域的中部，在潢水南岸，南距榆關一千一百里，榆關南距幽州七百里，本來是鮮卑的舊地。它的風土人物、各代君長，以前的史書記載得很詳盡。

唐代咸通末年，契丹王叫習爾之，疆土稍稍擴大，多次來朝貢。光啓年間，契丹王欽德利用中原多事，北邊没有防備，就蠶食各部，達靼、奚、室韋之類，都被他驅使奴役，族帳漸漸興盛，有時還來侵犯。劉仁恭鎮守幽州，素來知道契丹軍的情況，選擇將領，訓練兵卒，乘秋天深入進攻，越過摘星嶺討伐契丹，秋末下霜後，就燒掉塞下野草來困擾它，很多契丹馬被餓死，就用好馬賄賂劉仁恭，交換放牧的地方。劉仁恭晚年荒淫恣肆，出去住在大安山，契丹背棄盟約，多次進犯掠奪。當時劉守光戍守平州，契丹舍利王子率領上萬騎兵進攻，劉守光假裝與他講和，在城外設置幄幕款待他們，部族上席後，伏兵出，活捉舍利王子進城。部族聚在一起啼哭，請求交納五千匹馬贖取舍利王子，不允許，欽德請結盟并以財物贖回舍利王子，從此十多年不能進犯邊塞。

到欽德政治衰落時，有另一部族的酋長耶律阿保機，最爲雄勁，族帳漸漸興盛，就代替欽德成爲首領。這以前，契丹的祖先大賀氏有精兵四萬，分爲八部，每部都稱大人，其中推舉一人爲首領，建立旗鼓來尊崇他，每三年按名次替换。到阿保機爲首領，就仗恃他的强勇，不接受各族替换，於是自稱國王。

王。

天祐四年，大寇雲中，後唐武皇遣使連和，因與之面會於雲中東城，大具享禮，延入帳中，約爲兄弟，謂之曰："唐室爲賊所簒，吾欲今冬大舉，弟可以精騎二萬，同收汴、洛。"阿保機許之，賜與甚厚，留馬三千匹以答貺。左右咸勸武皇可乘間擒之，武皇曰："逆賊未殄，不可失信於部落，自亡之道也。"乃盡禮遣之。及梁祖建號，阿保機亦遣使送名馬、女樂、貂皮等求封册。梁祖與之書曰："朕今天下皆平，惟有太原未伏，卿能長驅精甲，徑至新莊，爲我翦彼寇仇，與爾便行封册。"莊宗初嗣世，亦遣使告哀，賂以金繒，求騎軍以救潞州，答其使曰："我與先王爲兄弟，兒即吾兒也，寧有父不助子耶!"許出師，會潞平而止。

天祐四年，大規模進犯雲中，後唐武皇派遣使臣與他聯合，因而同他在雲中東城會面，隆重準備款待的禮儀，請入帳中，約爲兄弟，對阿保機説："唐室被賊子簒奪，我想今年冬天大規模進攻，弟可用精鋭的騎兵兩萬，共同攻取汴水、洛水地區。"阿保機同意了，賞賜很豐厚，契丹留馬三千匹作爲答謝。左右的人都勸武皇可乘機擒掠他，武皇説："叛逆的賊子未消滅，不可對部落不講信用，這是自取滅亡的辦法。"於是很有禮貌地送他們回去。到梁太祖稱帝建立國號時，阿保機也派遣使者送名馬、女樂、貂皮等請求封授位號。梁太祖給他寫信説："我現在已經平定天下，惟有太原還未降伏，你能以精兵長驅直入，直接到新莊，爲我消滅這一仇敵，我便對你進行封授。"唐莊宗剛繼位時，也派遣使臣告知武皇去世的消息，以金銀綢緞作賄賂，求派騎兵救潞州，阿保機回答使臣説："我與你父親結爲兄弟，他的兒子就是我的兒子，哪有父親不幫助兒子的呢?"答應派軍隊，恰好潞州已平定而停止。

劉守光末年苛慘，軍士亡叛皆入契丹。洎周德威攻圍幽州，燕之軍民多爲寇所掠，既盡得燕中人士，教之文法，由是漸盛。十三年八月，阿保機率諸部號稱百萬，自麟、勝陷振武，長驅雲、朔，北邊大擾。莊宗赴援於代，敵衆方退。十四年，新州大將盧文進爲衆所迫，殺新州團練使李存矩於祁溝關，返攻新、武。周德威以衆擊之，文進不利，乃奔於契丹，引其衆陷新州。周德威率兵三萬以討之，敵騎援新州，德威爲敵所敗，殺傷殆盡，契丹乘勝攻幽州。是時，或言契丹三十萬，或言五十萬，幽薊之北，所在敵騎皆滿。莊宗遣明宗與李存審、閻寶將兵救幽州，遂解其圍，語在《莊宗紀》中。

劉守光末年苛刻殘酷，軍士叛變逃亡都入契丹。到周德威進攻包圍幽州時，燕地軍人百姓多被寇賊掠奪，已經全部得到燕中人士，教他們文書法令，因此逐漸强大。十三年八月，阿保機率領各部號稱百萬大軍，從麟州、勝州攻陷振武，長驅直入雲、朔二州，北部邊境大受騷擾。唐莊宗赴代州援救，衆敵纔撤退。十四年，新州大將盧文進爲衆人所逼迫，在祁溝關殺了新州團練使李存矩，回攻新州、武州。周德威率衆攻擊他，盧文進失利，就逃奔到契丹，帶領契丹人攻陷新州。周德威率領三萬兵征討，敵人的騎兵援救新州，周德威被敵人打敗，殺傷將盡，契丹乘勝進攻幽州。這時，有人説契丹三十萬，有人説五十萬，幽州、薊州以北，到處都是敵人的騎兵。唐莊宗派遣唐明宗與李存審、閻寶帶兵救幽州，於是解幽州之圍，記載在《莊宗本紀》中。

十八年十月，鎮州大將張文禮弑

十八年十月，鎮州大將張文禮殺了他的統帥

其帥王鎔，莊宗討之。時定州王處直與文禮合謀，遣威塞軍使王郁復引契丹爲援。十二月，阿保機傾塞入寇，攻圍幽州，李紹宏以兵城守。契丹長驅陷涿郡，執刺史李嗣弼。進攻易、定，至新樂，渡沙河，王郁遣使告急。時莊宗在鎮州行營，聞前鋒報曰"敵渡沙河"，軍中咸恐，議者請權釋鎮州之圍以避之。莊宗曰："霸王舉事，自有天道，契丹其如我何！國初，突厥入寇，至于渭北，高祖欲棄長安，遷都樊、鄧，太宗曰：'獫狁孔熾，自古有之，未聞遷移都邑。霍去病，漢廷將帥，猶且志滅匈奴，況帝王應運，而欲移都避寇哉！'文皇雄武，不數年俘二突厥爲衛士。今吾以數萬之衆安集山東，王德明廝養小人，阿保機生長邊地，豈有退避之理，吾何面視蒼生哉！爾曹但駕馬同行，看吾破敵。"莊宗親御鐵騎五千，至新城北，遇契丹前鋒萬騎，莊宗精甲自桑林突出，光明照日，諸部愕然緩退，莊宗分二廣以乘之，敵騎散退。時沙河微冰，其馬多陷，阿保機退保望都。是夜，莊宗次定州，翌日出戰，遇奚長禿餒五千騎，莊宗親軍千騎與之鬥，爲敵所圍，外救不及，莊宗挺馬奮躍，出入數四，酣戰不解。李嗣昭聞其急也，灑泣而往，攻破敵陣，掖莊宗而歸。時契丹值大雪，野無所掠，馬無芻草，凍死者相望於路，阿保機召盧文進，以手指天謂之曰："天未令我到此。"乃引衆北去。莊宗率精兵騎躡其後，每經阿保機野宿之所，布秸在地，方而環之，雖去，無一莖亂者，莊宗謂左右曰："蕃人法令如是，豈中國所及！"莊宗至幽州，發二百騎偵之，皆爲契丹所獲，莊宗乃還。

王鎔，莊宗討伐他。這時定州王處直與張文禮共同謀劃，派遣威塞軍使王郁再次引契丹來援助。十二月，阿保機帶領整個邊塞的軍隊進犯，攻擊包圍幽州，李紹宏率兵守城。契丹長驅直入攻陷涿郡，捉住刺史李嗣弼。進攻易、定二州，到達新樂，渡過沙河，王郁派遣使者告急。這時莊宗在鎮州行營，聽前鋒報告説敵人渡過沙河，軍中都很恐懼，議事的人請求暫時解除對鎮州的包圍以迴避敵人。莊宗説："霸王行事，自有天命，契丹能把我怎麼樣呢！建國之初，突厥進犯，到達渭北，高祖想放棄長安，把首都遷到樊、鄧，太宗説：'獫狁勢力甚盛，自古以來都有這種情況，未聽説要遷移都城。霍去病是漢朝將帥，還有志消滅匈奴，何況帝王應運而生，而想遷移首都來迴避寇賊嗎！'文皇英雄威武，不幾年就俘獲二突厥作衛士。現今我以幾萬軍隊平定山東，王德明是低賤小人，阿保機生長邊地，哪有退避的道理，我有什麼臉面見天下百姓！你們衹要騎馬同行，看我攻破敵人。"莊宗親自帶領五千鐵甲騎兵，到新城北面，遇上契丹前鋒一萬騎兵，莊宗的精甲騎兵從桑林突然出擊，光明照日，各部驚愕，緩緩退兵，莊宗又分成左右二軍乘勝追擊，敵人的騎兵潰散敗退。這時沙河稍微結冰，敵人的馬很多都陷入河中，阿保機退守望都。這天晚上，莊宗駐扎定州，第二天出戰，遇上奚人酋長禿餒的五千騎兵，莊宗的一千親軍騎兵與奚軍戰鬥，被敵人包圍，外面的援兵未到，莊宗挺身躍馬奮戰，出入多次，激戰不能脱身。李嗣昭聽説莊宗危急，灑淚而往，攻破敵陣，扶莊宗回來。這時契丹正碰上大雪，野外没有東西可掠取，馬没有草料，凍死的馬一路都看得見，阿保機召來盧文進，以手指天對他説："老天不讓我到這裏。"就帶領衆人北去。莊宗率精鋭的騎兵跟在後面，每每經過阿保機野外住宿過的地方，都在地上布有秸秆，方方正正地環繞着住過的地方，即使離去了，也無一根秸秆是亂放的，莊宗對左右的人説："蕃人法令如此嚴，難道是中原所能趕上的！"莊宗到達幽州，派兩百騎兵偵察，都被契丹所俘獲，莊宗纔回軍。

天祐末，阿保機乃自稱皇帝，署中國官號。其俗舊隨畜牧，素無邑屋，得燕人所教，乃爲城郭宫室之制于漠北，距幽州三千里，名其邑曰西樓邑，屋門皆東向，如車帳之法。城南别作一城，以實漢人，名曰漢城，城中有佛寺三，僧尼千人。其國人號阿保機爲天皇王。同光中，阿保機深著闢地之志，欲收兵大舉。慮渤海踵其後，三年，舉其衆討渤海之遼東，令秃餒、盧文進據營、平等州，擾我燕薊。

明宗初纂嗣，遣供奉官姚坤奉書告哀，至西樓邑，屬阿保機在渤海，又徑至慎州，崎嶇萬里。既至，謁見阿保機，延入穹廬，阿保機身長九尺，被錦袍，大帶垂後，與妻對榻引見坤。坤未致命，阿保機先問曰："聞爾漢土河南、河北各有一天子，信乎？"坤曰："河南天子，今年四月一日洛陽軍變，今凶問至矣。河北總管令公，比爲魏州軍亂，先帝詔令除討，既聞内難，軍衆離心，及京城無主，上下堅册令公，請主社稷，今已順人望登帝位矣。"阿保機號咷，聲淚俱發，曰："我與河東先世約爲兄弟，河南天子吾兒也。近聞漢地兵亂，點得甲馬五萬騎，比欲自往洛陽救助我兒，又緣渤海未下，我兒果致如此，冤哉！"泣下不能已。又謂坤曰："今漢土天子，初聞洛陽有難，不急救，致令及此。"坤曰："非不急切，地遠阻隔不及也。"又曰："我兒既殂，當合取我商量，安得自立！"坤曰："吾皇將兵二十年，位至大總管，所部精兵三十萬，衆口一心，堅相推戴，違之則立見禍生，非不知禀天皇王意旨，無奈人心何。"其子突欲在側，謂坤曰："漢使勿多談。"因

天祐末年，阿保機就自稱皇帝，用中原官號。契丹舊的習俗是隨畜牧的地方居住，從來没有城邑房屋，得到燕人傳授知識技能，纔在漠北建立城郭宫室的模式，距幽州三千里，取名爲西樓邑，房屋都向東，像建車帳的辦法。城南另建一城，用來居住漢人，名叫漢城，城中有三個佛寺，一千僧尼。契丹人稱阿保機爲天皇王。同光年間，阿保機有明顯的開闢土地的志向，想聚集軍隊大規模進攻。擔心渤海成爲後顧之憂，三年，發動契丹大軍征討渤海的遼東，命令秃餒、盧文進占據營、平等州，騷擾唐的燕、薊。

明宗剛繼位，派遣供奉官姚坤帶着書信告知莊宗死的消息，到達西樓邑，正碰上阿保機在渤海，又直接到慎州，一路崎嶇不平，行程遥遠。到達後，謁見阿保機，請入大帳。阿保機身高九尺，穿着錦袍，大帶吊在身後，與妻子對面坐着接見姚坤。姚坤還未報告使命，阿保機就先問道："聽説漢地河南、河北各有一個皇帝，確實嗎？"姚坤説："河南皇帝，今年四月一日洛陽發生兵變，現在就是來告知遇害的消息的。河北的總管令公，最近因爲魏州軍隊叛亂，先帝下詔命令剪除征討，既聽説發生内難，軍心離散，到京城没有主人時，上下的人都堅决册封令公，請他主持國政，現在已順人心登帝位了。"阿保機號咷大哭，聲淚俱下，説："我與河東的先人約爲兄弟，河南天子是我的兒子。最近聽説漢地發生兵變，點檢得五萬騎兵，最近想親自去洛陽援救幫助我的兒子，又因爲渤海未攻下，我的兒子果然遭此不幸，冤枉啊！"淚水止不住。又對姚坤説："現今漢地的皇帝，開初聽説洛陽有難，没有緊急援救，致使如此。"姚坤説："不是不急切，地遠阻隔來不及。"阿保機又説："我的兒子既然死了，應當同我商量，怎麽能自立爲帝呢？"姚坤説："我們的皇帝帶兵二十年，位至大總管，統領精兵三十萬，衆口一心，堅持推戴他，不受推戴就立即會出現禍亂，不是不知道應該禀承天皇王的意旨，人心如此，無可奈何。"阿保機的兒子突欲在旁邊，對姚坤説："漢使不要多説

引左氏牽牛蹊田之説以折坤，坤曰："應天順人，不同匹夫之義，衹如天皇王初領國事，豈是强取之耶！"阿保機因曰："理當如此，我漢國兒子致有此難，我知之矣。聞此兒有宫婢二千，樂官千人，終日放鷹走狗，耽酒嗜色，不惜人民，任使不肖，致得天下皆怒。我自聞如斯，常憂傾覆，一月前已有人來報，知我兒有事，我便舉家斷酒，解放鷹犬，休罷樂官。我亦有諸部家樂千人，非公宴未嘗妄舉。我若所爲似我兒，亦應不能持久矣，從此願以爲戒。"又曰："漢國兒與我雖父子，亦曾彼此仇敵，俱有惡心。與爾今天子無惡，足得歡好。爾先復命，我續將馬萬騎至幽、鎮以南，與爾家天子面爲盟約，我要幽州，令漢兒把捉，更不復侵入漢界。"又問："漢收得西川，信不？"坤曰："去年九月出兵，十一月十六日收下東西川，得兵馬二十萬，金帛無算。皇帝初即位，未辦送來，續當遣使至矣。"阿保機忻然曰："聞西有劍閣，兵馬從何過得？"坤曰："川路雖險，然先朝收復河南，有精兵四十萬，良馬十萬騎，但通人行處，便能去得，視劍閣如平地耳。"阿保機善漢語，謂坤曰："吾解漢語，歷口不敢言，懼部人效我，令兵士怯弱故也。"坤至止三日，阿保機病傷寒。一夕，大星殞于其帳前，俄而卒于扶餘城，時天成元年七月二十七日也。其妻述律氏自率衆護其喪歸西樓，坤亦從行，得報而還。既而述律氏立其次子德光爲渠帥，以總國事，尋遣使告哀，明宗爲之輟朝。明年正月，葬阿保機於木葉山，僞謚曰"大聖皇帝"。

了。"於是引用《左傳》牽牛踏了田就奪人家的牛的説法來折服姚坤，姚坤説："順應天命人心，與普通人的道義不同，就像天皇王當初領導國家事務，難道是强取的嗎？"阿保機順着説："理當這樣，我的漢國兒子出現這一災難，我知道了。聽説這個兒子有兩千宫女，一千樂官，整天打獵，貪酒好色，不愛惜百姓，任用無才無行的人，致使天下的人都憤怒。我自從聽到這些事，常常擔憂他亡國，一個月前已有人來報，知道我的兒子出了事，我便全家不喝酒，放了鷹犬，停止樂官的活動。我也有各部家樂一千人，不是公宴不曾隨便奏樂。我的所作所爲如果像我兒子，也必然不能持久，從此願以此爲戒。"又説："漢國兒與我雖爲父子，也曾彼此爲仇敵，都有厭惡之心。與你們現在的皇帝没有厭惡之心，足以得到歡心和友好。你先回報使命，我接着帶領一萬騎兵到幽州、鎮州以南，與你們的皇帝當面訂立盟約，我要幽州，令漢兒把守，更不再侵入漢界。"又問："漢收復了西川，確實嗎？"姚坤説："去年九月出兵，十一月十六日收復東川、西川，得兵馬二十萬，金銀綢緞不可勝計。皇帝剛即位，没有置辦送來，接着當派遣使臣送到。"阿保機高興地説："聽説西面有劍閣，兵馬怎麽通得過？"姚坤説："川路雖然危險，然而先朝收復河南，有精兵四十萬人，良馬十萬匹，衹要人能通過的地方，便能去，把劍閣看作平地。"阿保機善説漢話，對姚坤説："我懂漢語，閉嘴不敢説，因爲怕部族的人效法我，使兵士畏怯軟弱。"姚坤到後停留了三天，阿保機得了傷寒病。一天晚上，大星在帳前殞落，不久在扶餘城去世，時間是天成元年七月二十七日。他的妻子述律氏親自率領衆人護喪回西樓，姚坤也跟着去，得到回書後纔回來。不久述律氏立他的次子德光爲首領，以總理國家事務，接着派遣使者報告阿保機去世的消息。第二年正月，在木葉山埋葬阿保機，僞朝謚號叫"大聖皇帝"。

阿保機凡三子，皆雄偉。長曰人皇王突欲，即東丹王也；次曰元帥

阿保機共三個兒子，都雄壯魁偉。長子叫人皇王突欲，即東丹王；次子叫元帥太子，即德

太子，即德光也；幼曰安端少君。德光本名耀屈之，後慕中華文字，遂改焉。唐天成初，阿保機死，其母令德光權主牙帳，令少子安端少君往渤海國代突欲。突欲將立，而德光素爲部族所服，又其母亦常鍾愛，故因而立之。明宗時，德光遣使梅老等三十餘人來修好，又遣使爲父求碑石，明宗許之，賜與甚厚，并賜其母瓔珞錦綵。自是山北安静，蕃漢不相侵擾。

光；幼子叫安端少君。德光本來叫耀屈之，後來愛慕中華文字，就改名了。唐天成初年，阿保機死，母親令德光暫時主管牙帳，令少子安端少君到渤海國代替突欲。突欲將立爲帝，而德光向來爲部族所推服，加上他的母親平常鍾愛他，所以順人心而立他爲帝。明宗時，德光派遣使臣梅老等三十多人來修好，又派遣使臣爲父親求碑石，明宗允許了，賞賜很豐厚，并以瓔珞錦綵賜給他的母親。從此山北安静，蕃漢互不侵擾。

三年，德光僞改爲天顯元年。是歲，定州王都作亂，求援於契丹，德光遂陷平州，遣秃餒以騎五千援都於中山，招討使王晏球破之於曲陽，秃餒走保賊城。其年七月，又遣惕隱率七千騎救定州，王晏球逆戰於唐河北，大破之。幽州趙德鈞以生兵接于要路，生擒惕隱等首領五十餘人，獻于闕下。明年，王都平，擒秃餒及餘衆，斬之。自是契丹大挫，數年不敢窺邊。嘗遣使捺括梅里來求秃餒骸骨，明宗怒其詐，斬之。長興二年，東丹王突欲在闕下，其母繼發使申報，朝廷亦優容之。

唐天成三年，德光改年號爲天顯元年。這年，定州王都叛亂，向契丹求援，德光就攻陷了平州，派遣秃餒率五千騎兵到中山援救王都，招討使王晏球在曲陽攻破了他，秃餒敗走保賊城。這年七月，又派遣惕隱率領七千騎兵救定州，王晏球在唐河北面迎戰，大破契丹軍。幽州趙德鈞率生力軍在要路接戰，活捉惕隱等首領五十多人，獻於京城。第二年，平定了王都，活捉秃餒及其餘的人，殺了他們。從此契丹遭受大挫折，數年不敢窺伺邊境。曾派遣使者捺括梅里來求秃餒尸骨，明宗恨他欺詐，將使者殺了。長興二年，東丹王突欲在京城，他的母親接着派遣使臣申報，朝廷對他也很寬容。

長興末，契丹迫雲州，明宗命晉高祖爲河東節度使兼北面蕃漢總管。清泰三年，晉高祖爲張敬達等攻圍甚急，遣指揮使何福齎表乞師，願爲臣子。德光白其母曰：“兒昨夢太原石郎發使到國，今果至矣，事符天意，必須赴之。”德光乃自率五萬騎由雁門至晉陽，即日大破敬達之衆於城下。尋册晉高祖爲大晉皇帝，約爲父子之國，割幽州管内及新、武、雲、應、朔州之地以賂之，仍每歲許輸帛三十萬。時幽州趙德鈞屯兵于團柏谷，遣使至幕帳，求立己爲帝，以石氏世襲太原。德光對使指帳前一石曰：“我已許石郎爲父子之盟，石爛

長興末年，契丹迫近雲州，明宗命晉高祖爲河東節度使兼北面蕃漢總管。清泰三年，晉高祖被張敬達等圍攻得很急，派遣指揮使何福帶着表奏請求援軍，願爲契丹臣子。德光告訴母親說：“我昨晚夢見太原石郎派遣使者到我國來，今天果然到了，此事符合天意，我必須去。”德光於是親自率領五萬騎兵由雁門到晉陽，當天就在城下大破張敬達的軍隊。不久册封晉高祖爲大晉皇帝，相約爲父子之國，割幽州管轄的土地及新、武、雲、應、朔等州的土地來賄賂契丹，并同意每年輸送帛三十萬匹。當時幽州趙德鈞在團柏谷屯駐軍隊，派遣使者到幕帳，要求立自己爲皇帝，以石氏在太原世世代代承襲。德光指着帳前一塊石頭對使者說：“我已答應石郎爲父子之盟，石頭爛了纔可改變。”楊光遠等殺了張敬達投降

可改矣。”楊光遠等殺張敬達降於契丹，德光戲謂光遠等曰：“汝輩大是惡漢兒，不用鹽酪，食却一萬匹戰馬。”光遠等大慚。晉高祖南行，德光自送至潞州。時趙德鈞、趙延壽自潞州出降于契丹，德光鎖之，令隨牙帳。晉高祖入洛，尋遣宰相趙瑩致謝于契丹。天福三年，又遣宰臣馮道、左僕射劉昫等持節册德光及其母氏徽號，齎鹵簿、儀仗、法服、車輅於本國行禮。德光大悦，尋遣使奉晉高祖爲英武明義皇帝。

契丹，德光對楊光遠等開玩笑説：“你們是很凶惡的漢兒，不用鹽酪，吃掉一萬匹戰馬。”楊光遠等很慚愧。晉高祖南行，德光親自送到潞州。這時趙德鈞、趙延壽從潞州出來投降契丹，德光把他們鎖起來，叫跟隨牙帳。晉高祖進入洛陽，不久派宰相趙瑩到契丹表示謝意。天福三年，又派宰臣馮道、左僕射劉昫等拿着符節册封德光和他母親的徽號，帶着鹵簿、儀仗、法服、車輅到契丹行禮。德光很高興，不久派遣使者尊晉高祖爲英武明義皇帝。

是歲，契丹改天顯十一年爲會同元年，以趙延壽爲樞密使，升幽州爲南京，以趙思温爲南京留守。既而德光請晉高祖不稱臣，不上表，來往緘題止用家人禮，但云“兒皇帝”。晉祖厚齎金帛以謝之。晉祖奉契丹甚至，歲時問遺，慶吊之禮，必令優厚。每敵使至，即於别殿致敬。德光每有邀請，小不如意，則來譴責，晉祖每屈己以奉之，終晉祖世，略無釁隙。

這年，契丹改天顯十一年爲會同元年，以趙延壽爲樞密使，升幽州爲南京，以趙思温爲南京留守。不久德光請晉高祖不稱臣，不上表，來往緘封題名祇用家人禮，祇稱“兒皇帝”，晉高祖帶去豐厚的金銀絲綢相謝。晉祖事奉契丹很周到，逢年過節的問候贈送，慶賀吊唁的禮節，必定使其優厚。敵人的使者每每來到，就在别殿表示敬意。德光每有邀求，稍不如意，就來譴責，晉祖常常屈己奉事，整個晉高祖一代，没有一點間隙。

及少帝嗣位，遣使入契丹，德光以少帝不先承禀，擅即尊位，所齎文字，略去臣禮，大怒，形于責讓，朝廷使去，即加譴辱。會契丹迴圖使喬榮北歸，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景延廣謂榮曰：“先朝是契丹所立，嗣君乃中國自册，稱孫可矣，稱臣未可。中國自有十萬口横磨劍，要戰即來。”榮至本國，具言其事，德光大怒，會青州楊光遠叛，遣使構之。明年冬，德光率諸部南下。開運元年春，陷祁州，直抵大河，少帝幸澶州以禦之。其年三月，德光敗於陽城，棄其車帳，乘一槖駝奔至幽州。因怒其失律，自大首領已下各杖數百，唯趙延壽免焉。是時，契丹連歲入寇，晉氏

到少帝繼位，派遣使者入契丹，德光因少帝没有事先禀報就擅自繼承皇帝位，所送來的文字省去臣禮，十分憤怒，有責備的臉色，朝廷使者離去，就加以譴責侮辱。正好契丹迴圖使喬榮北歸，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景延廣對喬榮説：“先朝是契丹立的，新繼位的君主是中原自己册立的，稱孫就可以了，稱臣不行。中原有自己的十萬口横磨劍，要作戰就來。”喬榮回到本國，都説了此事，德光很憤怒，正好青州楊光遠叛亂，就派遣使者聯絡他。第二年冬天，德光率各部南下。開運元年春，攻陷祁州，直抵黄河，少帝到澶州抵禦。這年三月，德光在陽城打了敗仗，丢棄了車帳，乘一駱駝跑到幽州。因憤怒軍隊失去約束，從大首領以下每人都鞭打數百，祇有趙延壽未挨打。這時，契丹連年進犯，晉疲於奔命，邊境上的老百姓受苦，幾乎没有一天安寧。晉宰

疲於奔命，邊民被苦，幾無寧日。晉相桑維翰勸少帝求和於契丹，以紓國難，少帝許之，乃遣使奉表稱臣，卑辭首過。使迴，德光報曰："但使桑維翰、景延廣自來，并割鎮、定與我，則可通和也。"朝廷知其不可，乃止。時契丹諸部頻年出征，蕃國君臣稍厭兵革，德光母嘗謂蕃漢臣僚曰："南朝漢兒爭得一向卧耶！自古及今，惟聞漢來和蕃，不聞蕃去和漢，待伊漢兒的當迴心，則我亦不惜通好也。"

三年，樂壽監軍王巒繼有密奏，苦言瀛、鄚可取之狀。十月，少帝遣杜重威、李守貞等率兵經略。十一月，蕃將高牟翰敗晉師於瀛州之北，梁漢璋死之。契丹主聞晉既出兵，自率諸部由易、定抵鎮州，杜重威等自瀛州西趨常山，至中渡橋，敵已至矣，兩軍隔滹水而寨焉。十二月十日，杜重威率諸軍降於契丹，語在《晉少帝紀》中。十二日，德光入鎮州，大犒將士。十四日，自鎮州南行，中渡降軍所釋甲仗百萬計，并令於鎮州收貯，戰馬數萬匹，長驅而北。命張彥澤領二千騎先趨東京，遣重威部轄降兵取邢、相路前進。晉少帝遣子延煦、延寶奉降表於契丹，并傳國寶一紐至牙帳。明年春正月朔日，德光至汴北，文武百官迎於路。是日入宫，至昏復出，次於赤崗。五日，僞制降晉少帝爲負義侯，於黄龍府安置。七日，德光復自赤崗入居於大内，分命使臣於京城及往諸道括借錢帛。僞命以李崧爲西廳樞密使，以馮道爲太傅，以左僕射和凝及北來翰林學士承旨張礪爲宰相。二月朔日，德光服漢法服，坐崇元殿受蕃漢朝賀，僞制大赦天下，改晉國爲大遼

相桑維翰勸少帝同契丹求和，來解除國難，少帝同意，於是遣使上表稱臣，以謙卑的話承認罪過。使臣回來，德光回信説："衹要派桑維翰、景延廣親自來，并把鎮、定二州割給我，就可通和。"朝廷知道這樣做不行，纔停止講和。這時契丹各部連年出征，蕃國君臣有些厭惡戰爭，德光的母親曾對蕃漢臣僚説："南朝漢兒怎麽能一直安卧？從古到今，衹聽説漢人來和蕃，未聽説蕃人去和漢，等到漢兒的確回心轉意，我也不惜通好。"

三年，樂壽監軍王巒連續密奏，反復説瀛、鄚二州可以奪取的情形。十月，少帝派遣杜重威、李守貞等率兵經營謀劃。十一月，蕃將高牟翰在瀛州北面打敗晉軍，梁漢璋戰死。契丹主聽説晉已出兵，親自率領各部從易州、定州抵達鎮州，杜重威等從瀛州向西急赴常山，到中渡橋，敵人已到達，兩軍隔滹水而建營寨。十二月十日，杜重威率各軍投降契丹，記載在《晉少帝紀》中。十二日，德光進入鎮州，大規模犒賞將士。十四日，從鎮州往南行進，中渡降軍丢棄的兵器以百萬計，并命令在鎮州收藏，戰馬數萬匹，一直趕往北方。命令張彥澤帶領兩千騎兵先趕到東京，派遣杜重威統領降兵從邢州、相州一路前進。晉少帝派遣兒子石延煦、石延寶向契丹上降表，并把一枚傳國寶送到牙帳。第二年春正月初一，德光到達汴州北面，文武百官在路上迎接。這天進入宫中，到黄昏時又出來，住在赤崗。五日，下僞詔把晉少帝降爲負義侯，安置在黄龍府。七日，德光又從赤崗入住皇宫，分别命令使臣在京城并往各道搜括借支錢帛。下僞詔以李崧爲西廳樞密使，以馮道爲太傅，以左僕射和凝及從北面來的翰林學士承旨張礪爲宰相。二月初一，德光穿上漢人禮服，坐在崇元殿接受蕃漢官員朝賀，下僞詔大赦天下，改晉國爲大遼國。以趙延壽爲大丞相，兼政事令，充樞密使兼中京留守。降東京爲防禦州，不久又爲宣武軍。

國。以趙延壽爲大丞相，兼政事令，充樞密使兼中京留守。降東京爲防禦州，尋復爲宣武軍。

十五日，漢高祖建號于晉陽，德光聞之，削奪漢祖官爵。是月，晉州、潞州并歸河東。時盜賊所在群起，攻劫州郡，斷澶州浮梁。契丹大恐，沿河諸藩鎮并以腹心鎮之。三月朔日，德光坐崇元殿，行入閤之禮，睹漢家儀法之盛，大悦。以蕃大將蕭翰爲汴州節度使。十七日，德光北還。初離東京，宿于赤崗，有大聲如雷，起于牙帳之下。契丹自黎陽濟河，次湯陰縣界，有一崗，土人謂之愁死崗。德光憩于其上，謂宣徽使高勳曰："我在上國，以打圍食肉爲樂，自及漢地，每每不快，我若得歸本土，死亦無恨。"勳退而謂人曰："其語偷，殆將死矣。"時賊帥梁暉據相州，德光親率諸部以攻之。四月四日，屠其城而去。德光聞河陽軍亂，謂蕃漢臣僚曰："我有三失：殺上國兵士，打草穀，一失也；天下括錢，二失也；不尋遣節度使歸藩，三失也。"十六日，次于欒城縣殺胡林之側，時德光已得寒熱疾數日矣，命胡人齎酒脯，禱于得疾之地。十八日晡時，有大星落于穹廬之前，若迸火而散。德光見之，西望而唾，連呼曰："劉知遠滅，劉知遠滅！"是月二十一日卒，時年四十六，主契丹凡二十二年。契丹人破其尸，摘去腸胃，以鹽沃之，載而北去，漢人目之爲"帝羓"焉。

十五日，漢高祖在晉陽建國號，德光聽到這一消息，削奪了漢高祖的官爵。這月，晉州、潞州都歸附河東。這時各地盜賊成群起來，攻打搶劫州郡，斷澶州浮橋。契丹很害怕，沿黄河的各個藩鎮都以心腹鎮守。三月初一，德光坐崇元殿，舉行入閤禮，看到漢人儀法的隆重，非常高興。以蕃大將蕭翰爲汴州節度使。十七日，德光北還。剛離東京，住在赤崗，有像雷一樣的大聲音在牙帳下響起。契丹從黎陽渡過黄河，住在湯陰縣界，有一山崗，土人叫作愁死崗。德光在愁死崗上休息，對宣徽使高勳説："我在契丹，以打獵食肉爲樂，自從到漢人的地方，每每不愉快，我如果能回到本土，死也没有遺憾了。"高勳退下對人説："他的話好像朝不謀夕，快要死了。"這時賊帥梁暉占據相州，德光親自率領各部攻打他。四月四日，屠殺全城而去。德光聽説河陽軍隊叛亂，對蕃漢臣僚説："我有三條錯誤：殺契丹士兵，踐踏牧草禾苗，第一條錯誤；搜刮天下錢財，第二條錯誤；没有接連派遣節度使回藩鎮，第三條錯誤。"十六日，駐扎在欒城縣殺胡林的旁邊，這時德光已得了幾天的寒熱病，命令胡人帶着酒肉，在得病的地方祈禱。十八日黄昏時，有大星在大帳前墜落，像火焰噴射散開。德光看見，望着西面吐唾沫，連聲呼叫："消滅劉知遠，消滅劉知遠！"這月二十一日死去，時年四十六歲，統治契丹共二十二年。契丹人解剖他的尸體，摘去腸胃，澆上鹽，載着北去，漢人把他看作"皇帝乾肉"。

#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八

## 外國列傳第二

### 吐蕃

吐蕃，本漢西羌之地，或云南涼禿髮利鹿孤之後，其子孫以禿髮爲國號，語訛爲吐蕃。國人號其主爲贊普，置大論、小論以理國事。其俗隨畜牧無常居，然亦有城郭，都城號邏些城。不知節候，以麥熟爲歲首。

吐蕃本來是漢代西羌的土地，有的説是南涼禿髮利鹿孤的後代，他的子孫以禿髮爲國號，誤讀爲吐蕃。本國人稱他們的君主爲贊普，設大論、小論來處理國事。他們習慣於隨放牧流動没有固定住所，然而也有城郭，都城叫邏些城。不懂節氣，以麥熟爲一年的開始。

唐時屢爲邊患。初，唐分天下爲十道，河西、隴右三十三州，涼州最爲大鎮。天寶置八監，牧馬三十萬，又置都護以控制之。安禄山之亂，肅宗在靈武，悉召河西戍卒收復兩京，吐蕃乘虚取河西、隴右，華人百萬皆陷于吐蕃。開成時，朝廷嘗遣使至西域，見甘、涼、瓜、沙等州城邑如故，陷吐蕃之人見唐使者旌節，夾道迎呼涕泣曰："皇帝猶念陷蕃生靈否?"其人皆天寶中陷吐蕃者子孫，其語言小訛，而衣服未改。

唐朝時，吐蕃常常構成邊患。開初，唐分天下爲十道，河西、隴右三十三州，涼州是最大的鎮。天寶時設置八監，牧馬三十萬匹，又設置都護來控制它。安禄山叛亂，唐肅宗在靈武，召集河西全部戍卒收復兩京，吐蕃乘虚攻取河西、隴右，百萬華人都陷於吐蕃。開成年間，朝廷曾派遣使臣到西域，見甘、涼、瓜、沙等州城邑與以前一樣，陷於吐蕃的華人看見唐朝使臣的旗幟符節，夾道迎接呼叫啼哭道："皇帝還想念陷於吐蕃的人嗎?"這些人都是天寶年間陷於吐蕃的人的子孫，語言略有改變，而衣服仍無變化。

至五代時，吐蕃已微弱，回鶻、党項諸羌夷分侵其地，而不有其人民。值中國衰亂，不能撫有，惟甘、涼、瓜、沙四州常自通於中國。甘州爲回鶻牙帳，而涼、瓜、沙三州將吏猶稱唐官，數來請命。自梁太祖時，常以靈武節度使兼領河西節度，而觀察甘、肅、威等州，然雖有其名，而涼州自立守將。唐長興四年，涼州留後孫超遣大將拓拔承謙及僧道士耆老楊通信等至京師，明宗拜孫超節度

至五代時，吐蕃已微弱，回鶻、党項各羌夷分别侵占了它的土地，而没有占有它的百姓。正碰上中原王朝衰亂，不能安撫占有，衹有甘、涼瓜、沙四州常常主動同中原王朝交往。甘州是回鶻牙帳所在地，而涼、瓜、沙三州將吏還稱呼唐代官名，多次來請求任命官職。從梁太祖時起，常以靈武節度使兼領河西節度使，甘、肅、威等州觀察使，雖有河西節度使的官名，而涼州實際是自己設立守將。唐代長興四年，涼州留後孫超派遣大將拓拔承謙及和尚、道士、耆老楊通信等到京城，明宗拜孫超爲節度使。清泰元年，留

使。清泰元年，留後李文謙來請命。後數年，凉州人逐出文謙，靈武馮暉遣牙將吴繼興代文謙爲留後，是時天福七年。明年，晋高祖遣涇州押牙陳延暉齎詔書安撫凉州，凉州人共劫留延暉，立以爲刺史。至漢隱帝時，凉州留後折逋嘉施來請命，漢即以爲節度使。嘉施，土豪也。周廣順二年，嘉施遣人市馬京師。是時樞密使王峻用事，峻故人申師厚者，少起盜賊，爲兖州牙將，與峻相友善，後峻貴，師厚弊衣蓬首，日候峻出，馬前訴以飢寒，峻未有以發。而嘉施等來請帥，峻即建言，凉州深入夷狄，中國未嘗命吏，請募率府率供奉官能往者，月餘，無應募者，乃奏起師厚爲左衛將軍，已而拜河西節度使。師厚至凉州，奏薦押衙副使崔虎心、陽妃谷首領沈念般等，及中國留人子孫王廷翰、温崇樂、劉少英爲將吏，又自安國鎮至凉州立三州以控扼諸羌，用其酋豪爲刺史。然凉州夷夏雜處，師厚小人，不能撫有。至世宗時，師厚留其子而逃歸，凉州遂絶於中國。獨瓜、沙二州，終五代常來。

沙州，梁開平中，有節度使張奉，自號“金山白衣天子”。至唐莊宗時，回鶻來朝，沙州留後曹義金亦遣使附回鶻以來，莊宗拜義金爲歸義軍節度使、瓜沙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晋天福五年，義金卒，子元德立。至七年，沙州曹元忠、瓜州曹元深皆遣使來。周世宗時，又以元忠爲歸義軍節度使，元恭爲瓜州團練使。其所貢硇砂、羚羊角、波斯錦、安西白氎、金星礬、大鵬砂、毦褐、玉團，皆因其來者以名見，而其卒立世次，史皆失其紀。

而吐蕃不見於梁世。唐天成三

後李文謙來請求任命官職。幾年後，凉州人驅逐李文謙，靈武馮暉派遣牙將吴繼興代替李文謙任留後，這時是天福七年。第二年，晋高祖派遣涇州押牙陳延暉帶着詔書安撫凉州，凉州人共同劫持留住陳延暉，立爲刺史。到漢隱帝時，凉州留後折逋嘉施來請求任命官職，漢就以他爲節度使。折逋嘉施是土豪。周廣順二年，折逋嘉施派人到京城買馬。這時，樞密使王峻用事，王峻的老朋友申師厚，少年時出身盜賊，爲兖州牙將，與王峻相互友善，後來王峻顯貴，申師厚穿着破舊衣服，蓬頭垢面，每天等候王峻出來，在馬前訴説自己的飢寒，王峻未作安排。折逋嘉施來請求命帥，王峻就建議説，凉州深入夷地，中原王朝未曾命吏，請招募能去的率府率供奉官，一個多月後，没有人接受招募，於是上奏起用申師厚爲左衛將軍，不久拜河西節度使。申師厚到凉州，上奏推薦押衙副使崔虎心、陽妃谷首領沈念般等，及中原王朝留下的人的子孫王廷翰、温崇樂、劉少英爲將吏，又從安國鎮到凉州建立三個州來控制各羌人，用羌人的酋長爲刺史。然而凉州夷夏雜居，申師厚出身低賤，不能安撫占有這些地方。到世宗時，申師厚把兒子留在那裏，自己逃回來，凉州於是與中原王朝没有交往了。衹有瓜、沙二州，整個五代都常往來。

沙州，在梁開平年間，有節度使張奉自稱“金山白衣天子”。到唐莊宗時，回鶻來朝，沙州留後曹義金也派遣使者跟隨回鶻使者來朝，莊宗拜曹義金爲歸義軍節度使、瓜沙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晋天福五年，曹義金死去，子曹元德繼立。到七年，沙州曹元忠、瓜州曹元深都派遣使者來。周世宗時，又以曹元忠爲歸義軍節度使，以曹元恭爲瓜州團練使。它所貢的硇砂、羚羊角、波斯錦、安西白氎、金星礬、大鵬砂、毦褐、玉團，都因它的來使而出現名字，而他們的去世、繼立、世次，史書都失載。

吐蕃不見於梁代。唐天成三年，回鶻王仁

年，回鶻王仁喻來朝，吐蕃亦遣使附以來，自此數至中國。明宗嘗御端明殿見其使者，問其牙帳所居，曰："西去涇州二千里。"明宗賜以虎皮，人一張，皆披以拜，委身宛轉，落其氈帽，髮亂如蓬，明宗及左右皆大笑。至漢隱帝時，猶來朝，後遂不復至，史亦失其君世云。

喻來朝，吐蕃也派遣使者跟隨來，從此多次到中原王朝。明宗曾到端明殿接見他們的使者，問他們的牙帳在哪裏，回答説："向西離涇州兩千里。"明宗賜給他們每人一張虎皮，都披上下拜，彎曲轉動身子，氈帽落地，髮亂如蓬，明宗及其左右的人都大笑。到漢隱帝時，還來朝見，以後就未再來，史書也未載他們君主的世次。

**回鶻**

回鶻，其先匈奴之種也。後魏時，號爲鐵勒，亦名回紇。唐元和四年，本國可汗遣使上言，改爲回鶻，義取迴旋搏擊，如鶻之迅捷也。本牙在天德西北娑陵水上，距京師八千餘里。唐天寶中，安祿山犯闕，有助國討賊之功，累朝尚主，自號"天驕"，大爲唐朝之患。會昌初，其國爲黠戛斯所侵，部族擾亂，乃移帳至天德、振武間。時爲石雄、劉沔所襲，破之，復爲幽州節度使張仲武所攻，餘衆西奔，歸于吐蕃，吐蕃處之甘州，由是族帳微弱。其後時通中國，世以中國爲舅，朝廷每賜書詔，亦常以甥呼之。

回鶻是匈奴的後代。後魏時，叫鐵勒，也叫回紇。唐元和四年，本國可汗派遣使者上奏，改爲回鶻，意思是迴旋搏擊，像鶻一樣迅速。本部牙帳在天德西北的娑陵水上，距離京城八千多里。唐天寶年間，安祿山進犯京城，有幫助國家討賊的功績，累朝都娶皇帝的女兒，自稱"天之驕子"，成爲唐朝的大患。會昌初年，回鶻被黠戛斯侵略，部族騷亂，就移牙帳到天德、振武之間。當時被石雄、劉沔所打敗，又被幽州節度使張仲武攻擊，其餘的人西逃，歸附吐蕃，吐蕃把他們安置在甘州，從此族帳微弱。以後不時同中原交往，世世代代認中原君主爲舅，朝廷每每賜書信詔令，也常呼爲甥。

梁乾化元年十一月，遣都督周易言等入朝進貢，太祖御朝元殿引對，以易言爲右監門衛大將軍同正，以石壽兒、石論思并爲右千牛衛將軍同正，仍以左監門衛將軍楊沼充押領回鶻還蕃使，通事舍人仇玄通爲判官，厚賜繒帛，放令歸國，又賜其入朝僧凝盧、宜李思、宜延籛等紫衣。

梁乾化元年十一月，派遣都督周易言等入朝進貢，太祖在朝元殿接見并談話，以周易言爲右監門衛大將軍同正，以石壽兒、石論思同任右千牛衛將軍同正，并以左監門衛將軍楊沼充押領回鶻還蕃使，通事舍人仇玄通爲判官，賞賜很多金銀綢緞，令放回國，又賜紫衣等給入朝僧人凝盧、宜李思、宜延籛等。

後唐同光二年四月，其本國權知可汗仁美遣都督李引釋迦、副使鐵林、都監楊福安等共六十六人來貢方物，并獻善馬九匹。莊宗召對於文明殿，乃命司農卿鄭續、將作少監何延嗣持節册仁美爲英義可汗。至其年十一月，仁美卒，其弟狄銀嗣立，遣都

後唐同光二年四月，本國代理可汗仁美派遣都督李引釋迦、副使鐵林、都監楊福安等共六十六人來進貢地方特産，并獻九匹好馬。莊宗在文明殿召見，於是命司農卿鄭續、將作少監何延嗣持符節册封仁美爲英義可汗。到這年十一月，仁美去世，他的弟弟狄銀繼立，派遣都督安千等來朝賀。狄銀去世，阿咄欲繼立，也派遣使者來

督安千等朝貢。狄銀卒，阿咄欲立，亦遣使來貢名馬。天成三年二月，其權知可汗仁裕遣都督李阿山等一百二十人入貢，明宗召對於崇元殿，賜物有差。其年三月，命使册仁裕爲順化可汗。四年，又遣都督掣撥等五人來朝，授掣撥等懷化司戈，遣令還蕃。長興元年十二月，遣使翟未思三十餘人，進馬八十匹、玉一團。四年七月，復遣都督李未等三十人來朝，進白鶻一聯，明宗召對於廣壽殿，厚加錫賚，仍命解放其鶻。清泰二年七月，遣都督陳福海已下七十八人，進馬三百六十匹、玉二十團。八月，敕回鶻朝貢使、密録都督陳福海可懷化郎將，副使達奚相温可懷化司階，監使屈密録阿撥可歸德司戈，判官安均可懷化司戈。

晋天福三年十月，遣使都督李萬全等朝貢，以萬全爲歸義大將軍，監使雷福德爲順化將軍。四年三月，又遣都督拽里敦來朝，兼貢方物。其月，命衛尉卿邢德昭持節就册爲奉化可汗。五年正月，遣都督石海金等來貢良馬百駟，并白玉團、白玉鞍轡等，謝其封册。

漢乾祐元年五月，遣使李屋等入朝貢馬并白玉、藥物等。七月，以入朝使李屋爲歸德大將軍，副使安鐵山、監使末相温爲歸德將軍，判官翟毛哥爲懷化將軍。

周廣順元年二月，遣使并摩尼貢玉團七十有七，白氎、貂皮、犛牛尾、藥物等。先是，晋、漢已來，回鶻每至京師，禁民以私市易，其所有寶貨皆鬻之入官，民間市易者罪之。至是，周太祖命除去舊法，每回鶻來者，聽私下交易，官中不得禁詰，由是玉之價直十損七八。顯德六年二

貢名馬。天成三年二月，代理可汗仁裕派遣都督李阿山等一百二十人來進貢，明宗在崇元殿召見談話，按不同的檔次賞賜物品。這年三月，命使者册封仁裕爲順化可汗。四年，又派都督掣撥等五人來朝拜，授掣撥等爲懷化司戈，遣送回蕃國。長興元年十二月，派遣使者翟未思等三十多人，進貢馬八十匹、玉一團。四年七月，又派遣都督李未等三十人來朝，進貢白鶻一聯，明宗在廣壽殿召見談話，大加賞賜，并命釋放送來的白鶻。清泰二年七月，派遣都督陳福海以下七十八人，進貢馬三百六十匹、玉二十團。八月，下詔回鶻朝貢使、密録都督陳福海可爲懷化郎將，副使達奚相温可爲懷化司階，監使屈密録阿撥可爲歸德司戈，判官安均可爲懷化司戈。

晋天福三年十月，派遣使者都督李萬全等來朝貢，以李萬全爲歸義大將軍，監使雷福德爲順化將軍。四年三月，又派遣都督拽里敦來朝，同時進貢地方特産。這月，命令衛尉卿邢德昭持符節就地册封爲奉化可汗。五年正月，派遣都督石海金等來進貢良馬四百匹和白玉團、白玉裝飾的馬鞍、馬籠頭等，以謝分封册立。

漢乾祐元年五月，派遣使者李屋等入朝進貢馬和白玉、藥物等。七月，以入朝使李屋爲歸德大將軍，副使安鐵山、監使末相温爲歸德將軍，判官翟毛哥爲懷化將軍。

周廣順元年二月，派遣使者并摩尼進貢玉團七十七件，白氎、貂皮、牦牛尾、藥物等。這以前，晋、漢以來，回鶻每次到京城，禁止百姓同他們私下交易，他們所有的寶貨都賣入官府，民間交易的要治罪。到這時，周太祖命令廢除舊有法令，每次回鶻人來，聽任私下交易，官府不得禁止盤問，從此玉的價格十減七八。顯德六年二月，又派遣使者來朝進貢，進獻玉和硇砂等

月，又遣使朝貢，獻玉并硇砂等物，皆不納，所入馬量給價錢。時世宗以玉雖稱寶，無益國用，故因而却之。

物，皆不接受，所進貢的馬量價給錢。這時世宗認爲玉雖稱寶，無益國用，因此拒絶接受。

**高麗**

高麗，本扶餘之别種。其國都平壤城，即漢樂浪郡之故地，在京師東四千餘里。東渡海至于新羅，西北渡遼水至于營州，南渡海至于百濟，北至靺鞨，東西三千一百里，南北二千里。其官大者號大對盧，比一品，總知國事，三年一代，若稱職者不拘年限；對盧已下官總十二級。外置州縣六十餘，大城置傉薩一人，比都督；小城置道使一人，比刺史；其下各有僚佐，分曹掌事。其王以白羅爲冠，白皮小帶，咸以金飾。唐貞觀末，太宗伐之，不能下。至總章初，高宗命李勣率軍征之，遂拔其城，分其地爲郡縣。及唐之末年，中原多事，其國遂自立君長，前王姓高氏。唐同光、天成中，累遣使朝貢。周顯德六年，高麗遣使貢紫白水晶二千顆。

高麗本來是扶餘的别種。國都是平壤城，就是漢代樂浪郡的舊地，在京城東面四千多里的地方。向東渡海到達新羅，西北渡遼水到達營州，南面渡海到達百濟，北面到靺鞨，東西三千一百里，南北二千里。官大的叫大對盧，相當於一品官，總知國事，三年一换，如果稱職不拘年限；對盧以下的官共十二級。外設州縣六十多個，大城市設傉薩一人，相當於都督；小城市設道使一人，相當於刺史；他們下面各有僚佐，分曹掌管事務。高麗王以白羅作帽子，白皮小帶，都用黄金作裝飾。唐朝貞觀末年，太宗討伐他們，不能攻下。到總章初年，高宗命李勣率領軍隊征討，於是攻拔了他們的城市，把他們的土地分爲郡縣。到唐朝末年，中原多事，高麗國就自立君長，前王姓高氏。唐同光、天成年間，多次派遣使者來朝貢。周顯德六年，高麗派遣使者進貢紫白水晶兩千顆。

**渤海靺鞨**

渤海靺鞨，其俗呼其王爲可毒夫，對面呼聖，箋奏呼基下。父曰老王，母曰太妃，妻曰貴妃，長子曰副王，諸子曰王子。世以大氏爲酋長。

渤海靺鞨，它的風俗把國王叫做可毒夫，當面叫聖，箋奏上叫基下。父叫老王，母叫太妃，妻叫貴妃，長子叫副王，其他各子叫王子。世世代代以大氏爲酋長。

**黑水靺鞨**

黑水靺鞨，其俗皆編髮。性凶悍，無憂戚，貴壯而賤老。俗無文字，兵器有角弓楛矢。

黑水靺鞨，它的風俗是人人都結髮爲辮。性情凶悍，没有憂慮悲傷，看重壯年而賤視老人。没有文字，兵器有角弓楛箭。

**新羅**

新羅，其國俗重九日相慶賀，每以是月拜日月之神。婦人以髮繞頭，用綵及珠爲飾，髮甚鬒美。

新羅，此國風俗在重陽節相互慶賀，常在這個月拜日月神。婦人用頭髮繞頭，以彩色絲綢和珠子作裝飾，頭髮很黑很美。

**党項**

党項，其俗皆土著，居有棟宇，織毛罽以覆之。尚武，其人多壽，至

党項，它的風俗都定居，居住有房屋，紡織毛織品來蓋屋頂。崇尚武藝，人多長壽，到一百

百五十、六十歲，不事生業，好爲盜賊。党項自同光以後，大姓之强者各自來朝貢。明宗時，詔沿邊置場市馬，諸夷皆入市中國，有回鶻、党項馬最多。明宗招懷遠人，馬來無駑壯皆集，而所售過常直，往來館給，道路倍費。其每至京師，明宗爲御殿見之，勞以酒食，既醉，連袂歌呼，道其土風以爲樂，去又厚以賜賚，歲耗百萬計。唐大臣皆患之，數以爲言，乃詔吏就邊場售馬給直，止其來朝，而党項利其所得，來不可止。其在靈、慶之間者，數犯邊爲盜。自河西回鶻朝貢中國，道其部落，輒邀劫之，執其使者，賣之他族以易牛馬。明宗遣靈武康福、邠州藥彦稠等出兵討之，福等擊破阿埋、韋悉、褒勒、强賴、埋厮骨尾及其大首領連香、李八薩王，都統悉那、埋摩，侍御乞埋、嵬悉逋等族。殺數千人，獲其牛羊巨萬計及其所劫外國寶玉等，悉以賜軍士，由是党項之患稍息。其他諸族，散處沿邊界上甚衆，然皆無國邑君長，故莫得而紀次云。

五六十歲，不從事生産，好爲盜賊。党項從同光以後，大姓强大的各自來朝賀進貢。明宗時，下詔沿邊境設置市場買馬，各個夷人都到中原交易，回鶻、党項的馬最多。明宗招徠懷柔遠方人，馬來不管强弱都收買，價格超過正常價格，往來供應食宿，途中耗費成倍。每到京城，明宗上殿接見他們，以酒食慰勞，喝醉後，手牽手唱歌呼叫，叙述當地風俗爲樂，離開時又賞賜豐厚，每年耗費以百萬計。唐大臣都很憂慮，多次上奏，纔詔令官吏到邊地市場買馬給錢，阻止他們來朝廷，而党項以所得有利，繼續來，不能禁止。在靈州、慶州間的党項，多次進犯邊境，從事盜竊。自從河西回鶻到中原王朝朝賀進貢，經過党項的部落，往往攔路搶劫，捉住使者，賣到其他部族來换牛馬。明宗派遣靈武康福、邠州藥彦稠等出兵征討，康福等擊破阿埋、韋悉、褒勒、强賴、埋厮骨尾及他的大首領連香、李八薩王，都統悉那、埋摩，侍御乞埋、嵬悉逋等族。殺了幾千人，擄獲牛羊以萬計及他們搶劫的外國寶玉等，全部賜給軍士，從此党項的禍患稍稍停息。其他各族，分散居住在邊界上的很多，然而都没有國邑君長，故不能記載他們的詳情。

## 昆明部落

昆明部落，其俗椎髻跣足。酋長披虎皮，下者披氈。

昆明部落，它的風俗是梳成椎形的髮髻，光着脚。酋長披虎皮，以下的人披氈子。

## 于闐

于闐，其俗好事妖神。

于闐，它的風俗喜好事奉妖神。

## 占城

占城，本地鳥之大者有孔雀。

占城，當地大鳥有孔雀。

## 牂牱蠻

牂牱蠻，其國法，劫盜者三倍還贓，殺人者出牛馬三十頭乃得贖死。

牂牱蠻，它的國法規定，搶劫盜竊的要三倍還贓，殺人的要出牛馬三十頭纔能贖死罪。

#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九

## 志第一

## 天文志

**日食**

梁太祖乾化元年，正月丙戌朔，日有蝕之。時言事諸臣，多引漢高祖末年日蝕於歲首，太祖甚惡之，於是素服避正殿，百官各守本司。是日，有司奏："雲初陰晦，事同不蝕。"百僚奉表稱賀。

梁太祖乾化元年，正月丙戌初一，有日食。當時各個上奏言事的臣僚，多援引漢高祖末年日食發生在年初，太祖很厭惡此事，於是身着白色衣冠避正殿，百官各守本部門。這天，官府奏："雲開始陰晦，與没有日食相同。"百官上表祝賀。

末帝龍德三年，十月辛未朔，日有蝕之。

末帝龍德三年，十月辛未初一，有日食。

唐莊宗同光三年，四月癸亥朔，時有司奏："日蝕在卯，主歲大旱。"

唐莊宗同光三年，四月癸亥初一，當時有關官員上奏："日食在卯時，表示今年將大旱。"

明宗天成元年，八月乙酉朔，日有蝕之。

明宗天成元年，八月乙酉初一，有日食。

二年，八月己卯朔，日有蝕之。

二年，八月己卯初一，有日食。

三年，二月丁丑朔，日食。其日陰雲不見，百官稱賀。

三年，二月丁丑初一，日食。因陰雲，未見日食，百官祝賀。

長興元年，六月癸巳朔，日食。其日陰冥不見，至夕大雨。

長興元年，六月癸巳初一，日食。這天濃雲蔽日，到晚上下大雨。

二年，十一月甲申朔，先是，司天奏："朔日合蝕二分，伏緣所蝕微少，太陽光影相鑠，伏恐不辨虧闕，請其日不入閣，百官守司。"從之。

二年，十一月甲申初一，在此以前，司天監奏："初一日應蝕兩分，由於所蝕很少，太陽光和影子相互閃耀，恐怕分不清虧缺，請這天不入閣，百官各守本部門。"皇上聽從了。

晋高祖天福二年，正月乙卯，先是，司天奏："正月二日，太陽虧蝕，宜避正殿，開諸營門，蓋藏兵器，半月不宜用軍。"是日太陽虧，十分內食三分，在尾宿十七度。日出東方，以帶蝕三分，漸生，至卯時復

晋高祖天福二年，正月乙卯，這天以前，司天監奏："正月二日，太陽虧蝕，應避正殿，打開各個營門，把兵器遮蓋掩藏起來，半個月内不宜動用軍隊。"這天太陽虧缺，達十分之三，在尾宿十七度。太陽從東方升起，已蝕三分，漸漸恢復，到卯時復圓。

滿。

三年，正月戊申朔，司天先奏，其日日蝕。至是日不蝕，內外稱賀。

三年，正月戊申初一，司天監先已上奏，這天日食。到了這天未發生日食，朝廷內外百官稱賀。

四年，七月庚子朔，時中書門下奏："謹按舊禮：日有變，天子素服避正殿，太史以所司救日於社，陳五兵、五鼓、五麾，東戟西矛，南弩北楯，中央置鼓，服從其位，百職廢務，素服守司，重列于庭，每等異位，向日而立，明復而止。今所司法物，咸不能具，去歲正旦日蝕，唯謹藏兵仗，皇帝避正殿素食，百官守司。今且欲依近禮施行。"從之。

四年，七月庚子初一，當時中書門下奏："謹根據舊的禮儀：有日食，皇帝穿白色凶服避正殿，太史以本司的人到社壇救太陽，陳列五兵、五鼓、五麾，東、西、南、北分設戟、矛、弩、盾，中央設鼓，四方服從中央位置，百官停止辦公，穿着白色凶服各守本部門，層層排列於庭中，不同的等級在不同的位置，面向太陽站立，到太陽恢復光明爲止。現今主管官府的祭器，都不能準備齊全，去年元旦日食，衹是妥當地收藏兵杖，皇帝避正殿吃素，百官各守本部門。現今姑且想按最近的禮儀施行。"皇上聽從了。

七年，四月甲寅朔，是日百官守司，太陽不蝕，上表稱賀。

七年，四月甲寅初一，這天百官各守本部門，太陽未食，上表祝賀。

八年，四月戊申朔，日有蝕之。

八年，四月戊申初一，有日食。

少帝開運元年，九月庚午朔，日有蝕之。

少帝開運元年，九月庚午初一，有日食。

二年，八月甲子朔，日有蝕之。

二年，八月甲子初一，有日食。

三年，二月壬戌朔，日有蝕之。

三年，二月壬戌初一，有日食。

漢隱帝乾祐三年，十一月甲子朔，日有蝕之。

漢隱帝乾祐三年，十一月甲子初一，有日食。

周太祖廣順二年，四月丙戌朔，日有蝕之。

周太祖廣順二年，四月丙戌初一，有日食。

**月食**

梁太祖開平四年，十二月十四日夜，先是，司天奏："是日月食，不宜用兵。"時王景仁方總大軍北伐，追之不及。至五年正月二日，果爲後唐莊宗大敗於柏鄉。

梁太祖開平四年，十二月十四日夜，在這以前，司天監奏："當天有月食，不宜用兵。"當時王景仁正統領大軍北伐，追趕不上。到五年正月二日，果然在柏鄉被後唐莊宗打得大敗。

唐莊宗同光三年，三月戊申，月食。九月甲辰，月食。

唐莊宗同光三年，三月戊申，月食。九月甲辰，月食。

明宗天成三年，十二月乙卯，月食。

明宗天成三年，十二月乙卯，月食。

四年，六月癸丑望，月食。十二月庚戌，月食。

四年，六月癸丑十五，月食。十二月庚戌，月食。

晋高祖天福二年，七月丙寅，月食。

五年，十一月丁丑，月食鶉首之分。

少帝開運元年，三月戊子，月食。九月丙戌，月食。

漢高祖天福十二年，十二月乙未，月食。

周世宗顯德三年，正月戊申，月食。

五年，十一月辛未，月食。

**月暈**

唐明宗天成元年，十一月，月暈匝火、木。

**彗孛**

梁太祖乾化二年，四月甲戌夜，彗見於靈臺之西。

唐明宗天成三年，十月庚午夜，西南有孛，長丈餘，東南指，在牛宿五度。

末帝清泰三年，九月己丑，彗出虚、危，長尺餘，形細微，經天壘、哭星。

晋高祖天福六年，九月，有彗星長丈餘。

八年，十月庚戌夜，有彗見於東方，西指，尾長一丈，在角九度。

周太祖顯德三年，正月壬戌夜，有星孛於參角，其芒指於東南。

**五星凌犯**

梁太祖開平二年，正月乙亥，歲星犯月。

乾化二年，五月壬戌，熒惑犯心大星，去心四度，順行。占曰："心爲帝王之星。"其年六月五日，帝崩。

唐莊宗同光二年，八月戊子，熒惑犯星。

三年，三月丙申，熒惑犯上相。四月甲申，熒惑犯左執法。六月丙

晋高祖天福二年，七月丙寅，月食。

五年，十一月丁丑，未時月食。

少帝開運元年，三月戊子，月食。九月丙戌，月食。

漢高祖天福十二年，十二月乙未，月食。

周世宗顯德三年，正月戊申，月食。

五年，十一月辛未，月食。

唐明宗天成元年，十一月，圍繞火星、木星出現月暈。

梁太祖乾化二年，四月甲戌夜，彗星出現在靈臺西面。

唐明宗天成三年，十月庚午晚上，西南有彗星，長一丈多，指向東南，在牛宿五度。

末帝清泰三年，九月己丑，彗星出現在虚、危二星之間，一尺多長，形狀很小，經過天壘、哭星。

晋高祖天福六年，九月，有彗星長一丈多。

八年，十月庚戌晚上，有彗星出現在東方，指向西方，尾長一丈，在角宿九度。

周太祖顯德三年，正月壬戌晚上，在參、角二宿間有彗星，光芒指向東南。

梁太祖開平二年，正月乙亥，木星犯月。

乾化二年，五月壬戌，火星犯心宿大星，距心星四度，順方向運行。占卜的人說："心星是帝王的星。"本年六月五日，皇帝去世。

唐莊宗同光二年，八月戊子，火星犯其他星。

三年，三月丙申，火星犯上相星。四月甲申，火星犯左執法星。六月丙寅，木星犯右執法

寅，歲犯右執法。九月己亥，熒惑在江東犯第一星。

明宗天成元年，八月癸卯，太白犯心大星。辛亥，熒惑犯上將。九月庚午，熒惑犯右執法。己卯，熒惑犯左執法。十月戊子，熒惑犯上相。十二月，熒惑犯氐。

二年，正月甲戌，熒惑、歲相犯。二月辛卯，熒惑犯鍵閉。三月，熒惑犯上相。六月辛丑，熒惑犯房。九月壬子，歲犯房。

三年，正月壬申，太白、熒惑合於奎。閏八月癸卯，熒惑犯上將。乙卯，熒惑犯右執法。庚午，太白犯左執法。九月庚辰，鎮、歲合於箕。辛巳，太白、熒惑合於軫。十二月壬寅，熒惑犯房，太白、歲相犯於斗。

四年，三月壬辰，歲犯牛。九月丙子，熒惑入哭星。

長興元年，六月乙卯，太白犯天樽。十一月壬戌，熒惑犯氐。十二月丙辰，熒惑犯天江。

二年，正月乙亥，太白犯羽林。四月甲寅，熒惑犯羽林。八月，辰犯端門。十一月丙戌，太白犯鍵閉。

三年，四月庚辰，熒惑犯積尸。九月庚寅，太白犯哭星。十一月己亥，太白犯壁壘。

四年，八月己未，五鼓三籌，熒惑近天高星，歲星近司怪，太白近軒轅大星。

末帝清泰元年，六月甲戌，太白犯右執法。

晉天福元年，三月壬子，熒惑犯積尸。

四年，四月辛巳，太白犯東井北轅。甲申，太白犯五諸侯。五月丁未，太白犯輿鬼中星。

六年，八月辛卯，太白犯軒轅。

星。九月己亥，火星在江東犯第一星。

明宗天成元年，八月癸卯，太白星犯心大星。辛亥，火星犯上將星。九月庚午，火星犯右執法星。己卯，火星犯左執法星。十月戊子，火星犯上相星。十二月，火星犯氐宿。

二年，正月甲戌，火星、木星相犯。二月辛卯，火星犯鍵閉。三月，火星犯上相星。六月辛丑，火星犯房星。九月壬子，木星犯房星。

三年，正月壬申，太白星、火星在奎宿重合。閏八月癸卯，火星犯上將星。乙卯，火星犯右執法星。庚午，太白星犯左執法星。九月庚辰，土星、木星在箕宿重合。辛巳，太白星、火星在軫宿重合。十二月壬寅，火星犯房星，太白星、木星在斗宿相犯。

四年，三月壬辰，木星犯牛宿。九月丙子，火星入哭星。

長興元年，六月乙卯，太白星犯天樽星。十一月壬戌，火星犯氐宿。十二月丙辰，火星犯天江。

二年，正月乙亥，太白星犯羽林。四月甲寅，火星犯羽林。八月，辰星犯端門。十一月丙戌，太白星犯鍵閉。

三年，四月庚辰，火星犯積尸。九月庚寅，太白星犯哭星。十一月己亥，太白星犯壁壘。

四年，八月己未，五鼓三籌時，火星接近天高星，木星接近司怪，太白星接近軒轅大星。

末帝清泰元年，六月甲戌，太白星犯右執法。

晉天福元年，三月壬子，火星犯積尸。

四年，四月辛巳，太白星犯東井北轅。甲申，太白星犯五諸侯。五月丁未，太白星犯輿鬼中星。

六年，八月辛卯，太白星犯軒轅星。九月己

九月己卯，熒惑犯上將。

八年，八月丙子，熒惑犯右掖。十月丙辰，熒惑犯進賢。

開運元年，二月壬戌，太白犯昴。己巳，熒惑犯天籥。四月丁巳，太白犯五諸侯。七月甲申，太白犯東井。八月甲辰，熒惑入南斗。十月壬戌，熒惑犯哭星。十二月，太白犯辰。

二年，八月甲戌，歲犯東井。九月甲寅，太白犯南斗魁。十一月甲午朔，太白犯哭星。

漢天福十二年，十月己丑，太白犯亢距星。

乾祐元年，八月己丑，鎮星入太微西垣。戊戌，歲犯右執法。十月丁丑，歲犯左執法。

二年，九月壬寅，太白犯右執法。庚戌，太白犯鎮。丁卯，太白犯歲。十一月，鎮星始出太微之左掖門。自元年八月己丑，鎮星入太微垣，犯上將、左右執法、內屏、謁者，勾已往來，凡四百四十三日方出左掖。

三年，六月乙卯，鎮犯左掖。七月甲申，熒惑犯司怪。八月癸卯，太白犯房。庚戌，太白犯心大星。十月辛酉，太白犯歲。

周廣順元年，二月丁巳，歲犯咸池。己未，熒惑犯五諸侯。三月甲子，歲守心。己卯，熒惑犯鬼。壬午，熒惑犯天尸。四月甲午，歲犯鉤鈐。

二年七月，熒惑犯井鉞。八月乙未，熒惑犯天樽。九月辛酉，熒惑犯鬼。庚辰，熒惑掩右執法。十月壬辰，太白犯進賢。

三年，四月乙丑，熒惑犯靈臺。五月辛巳，熒惑犯上將。

卯，火星犯上將星。

八年，八月丙子，火星犯右掖。十月丙辰，火星犯進賢。

開運元年，二月壬戌，太白星犯昴星。己巳，火星犯天籥。四月丁巳，太白星犯五諸侯。七月甲申，太白星犯東井。八月甲辰，火星入南斗。十月壬戌，火星犯哭星。十二月，太白星犯辰星。

二年，八月甲戌，木星犯東井。九月甲寅，太白星犯南斗魁。十一月甲午初一，太白星犯哭星。

漢天福十二年，十月己丑，太白星犯亢距星。

乾祐元年，八月己丑，土星入太微西垣。戊戌，木星犯右執法星。十月丁丑，木星犯左執法星。

二年，九月壬寅，太白星犯右執法星。庚戌，太白星犯土星。丁卯，太白星犯木星。十一月，土星開始從太微的左掖門出現。從元年八月己丑，土星進入太微垣，犯上將、左右執法、內屏、謁者，往來運行路綫如鉤狀，共四百四十三日纔出左掖。

三年，六月乙卯，土星犯左掖。七月甲申，火星犯司怪。八月癸卯，太白星犯房星。庚戌，太白星犯心大星。十月辛酉，太白星犯木星。

周廣順元年，二月丁巳，木星犯咸池。己未，火星犯五諸侯。三月甲子，木星守心星。己卯，火星犯鬼星。壬午，火星犯天尸星。四月甲午，木星犯鉤鈐。

二年七月，火星犯井鉞。八月乙未，火星犯天樽。九月辛酉，火星犯鬼星。庚辰，火星遮掩右執法星。十月壬辰，太白星犯進賢。

三年，四月乙丑，火星犯靈臺。五月辛巳，火星犯上將星。

顯德六年，六月庚子，熒惑與心大星合度，光芒相射。先是，熒惑勾己于房、心間，凡數月，至是與心大星合度，是夜順行。

顯德六年，六月庚子，火星與心大星合度，光芒互射。在此以前，火星在房星、心星之間按鉤狀的綫路運行，共幾個月，到這時與心大星合度，當天晚上順方向運行。

**星晝見**

唐同光三年，六月己巳，太白晝見。

唐同光三年，六月己巳，太白星白天出現。

天成元年，七月庚申，太白晝見。

天成元年，七月庚申，太白星白天出現。

長興二年，五月己亥，歲星晝見。閏五月己巳，歲星晝見。八月戊子，太白晝見。

長興二年，五月己亥，木星白天出現。閏五月己巳，木星白天出現。八月戊子，太白星白天出現。

三年，十月壬申，太白晝見。

三年，十月壬申，太白星白天出現。

四年，五月癸卯，太白晝見。

四年，五月癸卯，太白星白天出現。

清泰元年，五月己未，太白晝見。

清泰元年，五月己未，太白星白天出現。

漢天福十二年，四月丙子，太白晝見。

漢天福十二年，四月丙子，太白星白天出現。

乾祐二年，四月壬午，太白晝見，

乾祐二年，四月壬午，太白星白天出現。

周廣順二年，二月庚寅，太白經天。

周廣順二年，二月庚寅，太白星由南向北運行。

**流星**

梁乾化元年，十一月甲辰，東方有流星如數升器，出畢宿口，曳光三丈餘，有聲如雷。

梁乾化元年，十一月甲辰，東方有流星像可容幾升的量器，出畢宿口，拖着三丈多長的光芒，聲音像打雷。

唐長興二年，九月丙戌夜，二鼓初，東北方有小流星入北斗魁滅。至五鼓初，西北方次北有流星，狀如半升器，初小後大，速流如奎滅。尾迹凝天，屈曲似雲而散，光明燭地。又東北有流星如大桃，出下台星，西北速流，至斗柄第三星旁滅。五鼓後至明，中天及四方有小流星百餘，流注交横。

唐長興二年，九月丙戌晚上，二更剛開始，東北方有小流星入北斗的前四星消逝了。到五更開始，西北方的次北有流星，形狀像半邊升斗，由小變大，迅速流入奎星消逝了。流星尾部凝滯天空，彎彎曲曲像雲散開，光焰照地。又東北有流星像大桃子，在下台星出現，迅速向西北流去，到北斗第三星旁消逝。五鼓後到天亮，天中央及四方有一百多個小流星，交錯流注。

應順元年春，二月辛未夜，有大星如五升器，流於東北，有聲如雷。

應順元年春，二月辛未晚上，有大流星像五升器，流向東北，聲音像打雷。

清泰元年，九月辛丑夜，五鼓初，有大星如五斗器而南流，尾迹長

清泰元年，九月辛丑晚上，五更開始，有大流星像五斗器向南流去，尾長幾丈，也是紅色，

數丈，亦赤色，移時盤屈如龍形，蹙縮如二鏵，相鬥而散。又一星稍小，東流，有尾迹，凝成白氣，食頃方散。

隔一會後盤屈像龍的形狀，蜷縮像兩個鏵犁，互鬥而散去。又有一個流星稍稍小一些，向東流，有尾巴，凝成白氣，吃一頓飯的時間纔散去。

晋天福三年，三月壬申夜，四鼓後，東方有大流星，狀如三升器，其色白，長尺餘，屈曲流出河鼓星東三尺，流丈餘滅。

晋天福三年，三月壬申晚上，四更以後東方有大流星，形狀像三升器，白色，一尺多長，彎彎曲曲流出河鼓星東面三尺，流一丈多後消逝。

周顯德元年，正月庚寅，子夜後，東北有大星墜，有聲如雷，牛馬震駭，六街鼓人方寐而驚，以爲曉鼓，乃齊伐鼓以應之，至曙方知之。三月，高平之役，戰之前夕，有大流星如日，流行數丈，墜於賊營之所。

周顯德元年，正月庚寅，半夜以後，東北有大星墜落，聲音像打雷，牛馬都被震得驚駭，六街擊鼓報時的人正睡着被驚醒，認爲是天亮打鼓，於是一齊跟着打鼓，到天亮纔知道。三月，高平之戰，戰鬥的頭天晚上，有大流星像太陽，流行幾丈長，墜落在敵人營壘所在地。

## 雲氣

梁開平二年，三月丁丑夜，月有蒼白暈，又有白氣如人形十餘，皆東向，出於暈內。九月乙酉，平旦，西方有氣如人形甚衆，皆若俯伏之狀，經刻乃散。

梁開平二年，三月丁丑晚上，月亮有蒼白色的暈，又有像人形白氣十多個，都向東，出現在暈內。九月乙酉，天剛亮，西方有很多人形雲氣，都像俯伏着的樣子，經過一個時刻纔散去。

唐同光二年，日有背氣，凡十二。

唐同光二年，太陽有十二個背氣。

三年，九月丁未夜，遍天陰雲，北方有聲如雷，四面鷄雉皆雊，俗謂之“天狗落”。是歲，日有背氣，凡十三。是月，司天監奏：“自七月三日陰雲大雨，至九月十八日後方晴，三辰行度災祥，數日不見。”閏十二月庚午，日有黑氣，似日，交相錯磨，測在室十度。

三年，九月丁未晚上，滿天陰雲，北方有聲音像打雷，到處家鷄野鷄都叫，俗稱“天狗落”。這一年，太陽有背氣，共十三。這月，司天監奏：“從七月三日陰雲大雨，到九月十八日以後纔天晴，日月星運行越過災祥，幾天不見。”閏十二月庚午，太陽有黑氣，似太陽，相互錯磨，測量在室宿十度。

天成二年，十二月壬辰，西南有赤氣，如火焰焰，約二千里。占者云：“不出二年，其下當有大兵。”

天成二年，十二月壬辰，西南有赤氣，像焰焰烈火，約兩千里。占卜的人說：“不出二年，這裏當有大戰。”

長興三年，六月，司天監奏：“自月初至月終，每夜陰雲蔽天，不辨星月。”

長興三年，六月，司天監奏：“從月初到月終，每天晚上滿天陰雲，辨不清星星月亮。”

應順元年，四月九日，白虹貫日，是時閔帝遇害。

應順元年，四月九日，白色虹霓直貫太陽，這時閔帝遇害。

晋天福初，高祖將建義於太原，

晋天福初年，高祖將在太原起兵，太陽旁

日傍多有五色雲，如蓮芰之狀。

二年，正月丙辰，一鼓初，北方有赤氣，向西至戌亥地，東北至丑地已來向北，闊三丈餘，狀如火光。赤氣内見紫微宫共北斗諸星，其氣乍明乍暗。至三點後，後有白氣數條，相次西行，直至三鼓後散。

漢乾祐二年，十二月，日暈三重，上有背氣。

周顯德三年，十二月庚午，白虹貫日，氣暈勾環。

邊有很多五色雲，像蓮花的樣子。

二年，正月丙辰，一鼓開始，北方有赤氣，向西到戌亥地，東北到丑地而後向北，三丈多寬，樣子像火光。赤氣内出現紫微宫及北斗各星，赤氣時明時暗。到三點後，後面有幾條白氣，依次西行，直到三更後散去。

漢乾祐二年，十二月，三重日暈，上面有背氣。

周顯德三年，十二月庚午，白色虹霓直貫太陽，暈氣勾連環繞。

#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

## 志第二

### 曆志

古先哲王，受命而帝天下者，必先觀象以垂法，治曆以明時，使萬物服其化風，四海同其正朔，然後能允釐下土，欽若上天。故虞舜之紹唐堯，先齊七政；武王之得箕子，首敘九疇。皇極由是而允興，人時以之而不忒。歷代已降，何莫由斯。

粵自軒黃，肇正天統，歲躔辛卯，曆法時成。故黃帝始用《辛卯曆》，顓頊次用《乙卯曆》，虞用《戊午曆》，夏用《丙寅曆》，商用《甲寅曆》，周用《丁巳曆》，魯用《庚子曆》，秦用《乙卯曆》。漢用《太初曆》、《四分曆》、《三統曆》，凡三本。魏用《黄初曆》、《景初曆》，凡二本。晋用《元始曆》、《合元萬分曆》，凡二本。宋用《大明曆》、《元嘉曆》，凡二本。齊用《天保曆》、《同章曆》、《正象曆》，凡三本。後魏用《興和曆》、《正光曆》、《正元曆》，凡三本。梁用《大同曆》、《乾象曆》、《永昌曆》，凡三本。後周用《天和曆》、《丙寅曆》、《明玄曆》，凡三本。隋用《甲子曆》、《開皇曆》、《皇極曆》、《大業曆》，凡四本。唐用《戊寅曆》、《麟德曆》、《神龍曆》、《大衍曆》、《元和觀象曆》、《長慶宣明曆》、《寶應曆》、《正元曆》、《景福崇玄曆》，

古代有才德的帝王，受天命而統治天下，必定先觀察天象以立法則，修治曆書以明時日，使萬物受它的風化，四海與它的曆法相同，然後纔能安治下土，敬順上天。故虞舜繼承唐堯，先使七政齊備；武王得到箕子，首敘九種法則。君主法式由此而興，人世時序因此不誤。歷代以來，没有不由此出發的。

自從軒轅，始正天統，歲行辛卯，曆法及時修成。故開始黄帝用《辛卯曆》，其次顓頊用《乙卯曆》，虞舜用《戊午曆》，夏用《丙寅曆》，商用《甲寅曆》，周用《丁巳曆》，魯用《庚子曆》，秦用《乙卯曆》。漢用《太初曆》、《四分曆》、《三統曆》，共三本。魏用《黄初曆》、《景初曆》，共二本。晋用《元始曆》、《合元萬分曆》，共二本。宋用《大明曆》、《元嘉曆》，共二本。齊用《天保曆》、《同章曆》、《正象曆》，共三本。後魏用《興和曆》、《正光曆》、《正元曆》，共三本。梁用《大同曆》、《乾象曆》、《永昌曆》，共三本。後周用《天和曆》、《丙寅曆》、《明玄曆》，共三本。隋用《甲子曆》、《開皇曆》、《皇極曆》、《大業曆》，共四本。唐用《戊寅曆》、《麟德曆》、《神龍曆》、《大衍曆》、《元和觀象曆》、《長慶宣明曆》、《寶應曆》、《正元曆》、《景福崇玄曆》，共九本。

凡九本。

洎梁氏之應運也，乘唐室陵遲之後，黄巢離亂之餘，衆職未修，三辰孰驗。故當時歲曆，猶用《宣明》、《崇玄》二法，參而成之。

自梁氏應運立國，緊接唐室衰頽、黄巢動亂之後，各種職事均未進行，日月星辰誰去檢驗，故當時年曆，仍用《長慶宣明曆》、《景福崇玄曆》，參照而成。

及晉祖肇位，司天監馬重績始造新曆，奉表上之，云："臣聞爲國者，正一氣之元，宣萬邦之命，爰資曆以立章程。《長慶宣明》，雖氣朔不渝，即星躔罕驗；《景福崇玄》，縱五曆甚正，而年差一日。今以《宣明》氣朔，《崇玄》星緯，二曆相參，方得符合。自古諸曆，皆以天正十一月爲歲首，循太古甲子爲上元，積歲彌多，差闊至甚。臣改法定元，創爲新曆一部二十一卷，七章上下經二卷，算草八卷，立成十二卷，取唐天寶十四載乙未，立爲近元，以雨水正月朔爲歲首。謹詣閤門上進。"晉高祖命司天少監趙仁錡、張文皓，秋官正徐皓，天文參謀趙延乂、杜昇、杜崇龜等，以新曆與《宣明》、《崇玄》考核得失，俾有司奉而行之，因賜號《調元曆》，仍命翰林學士承旨和凝撰序。

到晉祖開始即位，司天監馬重績纔開始製造新曆，上表進呈，説："我聽説治理國家的人，端正天地的元氣，向所有城邦傳布命令，憑藉曆書來立章程。《長慶宣明曆》，雖然氣候月朔没有改變，而星宿運行很少得到驗證；《景福崇玄曆》，縱使五曆很正，而每年差一天。現今以《宣明曆》的氣候月朔，《崇玄曆》的星宿經緯，兩者相互參驗，纔能符合。自古以來的各種曆書，都以天正十一月作爲一年的開始，沿襲太古甲子爲上元，年深月久，差誤極大。我修改曆法確定元日，撰成新的曆書一部，共二十一卷，七章上下經二卷，算草八卷，立成十二卷，以唐天寶十四載乙未，立爲近元，以雨水正月初一爲一年開頭。謹到閤門上奏進獻此曆。"晉高祖命司天少監趙仁錡、張文皓，秋官正徐皓，天文參謀趙延乂、杜昇、杜崇龜等，以新曆與《宣明》、《崇玄》二曆考核得失，俾官府奉行，於是賜名《調元曆》，并命翰林學士承旨和凝撰寫序言。

其後數載，法度寖差。至周顯德二年，世宗以端明殿學士、左散騎常侍王朴明於曆算，乃命朴考而正之。朴奉詔歲餘，撰成《欽天曆》十五卷，上之。表云：

臣聞聖人之作也，在乎識天人之變者也。人情之動，則可以言知之；天道之動，則當以數知之。數之爲用也，聖人以之觀天道焉。歲月日時，由斯而成；陰陽寒暑，由斯而節；四方之政，由斯而行。夫爲國家者，履端立極，必體其元；布政考績，必因其歲；禮動樂舉，必正其朔；三

這以後幾年，法度漸漸差誤。到周顯德二年，世宗因端明殿學士、左散騎常侍王朴通曉曆算，於是命王朴考核訂正。王朴接受詔命後一年多，撰成《欽天曆》十五卷，上奏朝廷。表中説：

我聽説聖人行事，在於懂得天人之變。人情變化，可根據言辭知道；天道變化，則應以數推知。數的功用，聖人用它來觀察天道。歲月日時，由此而成；陰陽寒暑，由此節制；四方政事，由此推行。治理國家的人，即位改元，樹立法紀，一定要體現元氣；發布政令，考核政績，必定按年進行；舉行典禮，演奏樂章，必定要月朔準確；各個農工，必定付予天時；各種用

農百工，必授其時；五刑九伐，必順其氣；庶務有爲，必從其日月：六籍宗之爲大典，百王執之爲要道。是以聖人受命，必治曆數。故得五紀有常度，庶徵有常應，正朔行之於天下也。

自唐而下，凡歷數朝，亂日失天，垂將百載，天之曆數，汩陳而已矣。今陛下順考古道，寅畏上天，咨詢庶官，振舉墜典。以臣薄游曲藝，嘗涉舊史，遂降述作之命，俾究推測之要，雖非能者，敢不奉詔。乃包萬象以立法，齊七政以立元，測圭箭以候氣，審朓朒以定朔，明九道以步月，校遲疾以推星，考黄道之斜正，辨天勢之升降，而交蝕詳焉。

夫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陰陽各有數，合則化成矣。陽之策三十六，陰之策二十四，奇偶相命，兩陽三陰，同得七十二，同則陰陽之數合。七十二者，化成之數也，化成則謂之五行之數。五行得期之數，過者謂之氣盈，不及謂之朔虚。至於應變分用，無所不通，所謂包萬象矣。故以七十二爲經法，經者常也，常用之法也。百者數之節也，隨法進退，不失舊位，故謂之通法。以通法進經法，得七千二百，謂之統法。自元入經，先用此法，統曆之諸法也。以通法進統法，得七千二百萬，氣朔之下，收分必盡，謂之全率。以通法進全率，得七千二百萬，謂之大率，而元紀生焉。元者，歲月日時皆甲子，日月五星，合在子正之宿，當盈縮先後之中，所謂七政齊

刑征伐，必須順應節氣；各种事務要有所作爲，必須遵從日月。六經尊崇它爲大典，歷代帝王拿它作治國要道。因此聖人接受天命，必定要研究曆數。故能歲、月、日、星辰、曆數有一定的度數，事件發生前的徵兆有一定的回應，曆法行於天下。

自唐以下，共經歷了幾個朝代，天日混亂錯誤，將近百年，天的曆數，混亂陳列罷了。現今陛下順考古道，敬畏上天，咨詢衆官，振興衰落的典禮。因臣粗淺地游學六藝，曾涉獵舊史，就降下述作的詔命，使研究推求測量的精要，雖不能勝任，豈敢不奉詔命。於是通觀萬象以立法度，使七政齊備以確定歲首，測量圭箭來候氣，審定月亮出現東西方來定元日，探明日月運行的軌道來測量月亮，校正遲速來推究星辰，考察黄道的斜正，辨別天勢的升降，日食月食的交互出現就清楚了。

構成天的道就是陰陽，陰陽各自有數，數合就變化生成。陽策三十六，陰策二十四，奇數偶數相互支配，兩陽三陰，同得七十二，同就陰陽數合。七十二是變化生成的數，變化生成就叫五行之數。五行得限定之數，超過叫做氣盛，不足叫做朔虚。至於應付變化分別運用，没有不通的，這就是所説的包羅萬象。故以七十二爲經法，經就是常，是常用之法。百是數的節度，隨法進退變化，不失舊位，故叫通法。以通法進經法，得七千二百，叫做統法。自元入經，先用此法，這是曆象衆法的統要。以通法進統法，得七千二百萬，候氣定朔，收分必盡，叫做全率。以通法進全率，得七千二百萬，叫做大率，而元紀生成。元，歲月日時都是甲子，日月五星，合在子正之宿，正當盈縮先後之中，這就是所説的七政齊備。

矣。

古之植圭於陽城者，以其近洛故也，蓋尚慊其中，乃在洛之東偏。開元十二年，遣使天下候影，南距林邑國，北距橫野軍，中得浚儀之岳臺，應南北弦，居地之中。皇家建國，定都於梁。今樹圭置箭，測岳臺晷漏，以爲中數，晷漏正，則日之所至，氣之所應得之矣。

古代把圭設置在陽城，是因爲它接近洛陽，大概還不滿意圭的中心，在洛陽偏東一點。開元十二年，派遣使臣到天下各地伺望日影，南面到了林邑國，北面到了橫野軍，中間得到浚儀的岳臺，應南北弦，位置居中。皇帝建國，在梁定都。現今樹立設置圭箭，測量岳臺晷漏，作爲中數，晷漏準確，那麼太陽所到的地方，節氣的相應變化都測得了。

日月皆有盈縮。日盈月縮，則後中而朔；月盈日縮，則先中而朔。自古朓朒之法，率皆平行之數，入曆既有前次，而又衰稍不倫。《皇極》舊述，則迂迴而難用，降及諸曆，則疏遠而多失。今以月離朓朒，隨曆較定；日躔朓朒，臨用加減，所得者入離定日也。一日之中，分爲九限，逐限損益，衰稍有倫。朓朒之法，所謂審矣。

太陽月亮都有圓缺。太陽圓而月亮缺，就後於中數而爲初一；月亮圓而太陽缺，就先於中數而爲初一。自古以來測量圓缺的辦法，一概都是平行的數，入曆既有前後次序，而衰弱微小没有次序。《皇極》原有敘述，迂迴難用，以後的各種曆書，疏遠多誤。現今月亮運行的圓缺，根據曆書比較考定；太陽運行的圓缺，臨時加減，所得爲入離定日。一天之中，分爲九限，逐限增減，衰弱微小有次序。測量圓缺的辦法，可説精確了。

赤道者，天之紘帶也，其勢圜而平，紀宿度之常數焉。黄道者，日軌也，其半在赤道内，半在赤道外，去赤道極遠二十四度。當與赤道交，則其勢斜；當去赤道遠，則其勢直。當斜則日行宜遲，當直則日行宜速。故二分前後加其度，二至前後減其度。九道者，月軌也，其半在黄道内，半在黄道外，去黄道極遠六度。出黄道謂之正交，入黄道謂之中交。若正交在秋分之宿，中交在春分之宿，則比黄道益斜。若正交在春分之宿，中交在秋分之宿，則比黄道反直。若正交、中交在二至之宿，則其勢差斜。故較去二至、二分遠近，以考斜正，乃得加減之數。自古雖

赤道是天的紘帶，形勢圓平，紀宿度的常數。黄道是太陽的軌道，一半在赤道内，一半在赤道外，離赤道最遠在二十四度。當它與赤道相交時，走勢是斜的；當它離赤道遠時，走勢是直的。當它斜的時候太陽運行慢，當它直的時候太陽運行快。因此在春分秋分前後加度數，夏至冬至前後減度數。九道是月亮的軌道，一半在黄道中，一半在黄道外，離黄道最遠爲六度。離開黄道叫做正交，進入黄道叫做中交。如果正交在秋分的宿度，中交在春分的宿度，就比黄道更斜。如果正交在春分的宿度，中交在秋分的宿度，則比起黄道來反而直了。如果正交、中交在夏至冬至的宿度，就走勢略斜。故比較離夏至冬至、春分秋分的遠近，來考定斜正，就可得到加減的數字。自古以來雖然有九道的説法，大概是知道而不詳盡，枉自有抄襲的文字，完全没有推求的功用。現今以

有九道之説，蓋亦知而未詳，空有祖述之文，全無推步之用。今以黄道一周，分爲八節，一節之中，分用九道，盡七十二道而復，使日月之軌，無所隱其斜正之勢焉。九道之法，所謂明矣。

黄道一周，分爲八節，一節之中，分用九道，盡七十二道而復原，使日月運行的軌道，不能隱藏斜正之勢。九道之法，可説清楚了。

星之行也，近日而疾，遠日而遲，去日極遠，勢盡而留。自古諸曆，分段失實，隆降無准，今日行分尚多，次日便留，自留而退，唯用平行，仍以入段行度爲入曆之數，皆非本理，遂至乖戾。今校定逐日行分，積逐日行分以爲變段。於是自疾漸而遲，勢盡而留，自留而行，亦積微而後多。别立諸段變曆，以推變差，俾諸段變差際會相合，星之遲疾，可得而知之矣。

星的運行，接近太陽就快，遠離太陽就慢，離太陽極遠，没有力量就停止不動了。自古以來的各種曆書，分段不合實際，興隆下降没有準則，今天行分還多，第二天便不動，從不動到後退，衹用平行，并以入段行度爲入曆的數字，都不合本理，於是造成不合實際。現今校定每天的行分，每天的行分加起來作爲變段。於是從疾速而漸慢，力盡而停留，從停留到運行，也是積少而後成多。另立各段變曆，用來推求變化差誤，使各段的變化差誤遇會相合，星的快慢，能够知道了。

自古相傳，皆謂去交十五度以下，則日月有蝕，殊不知日月之相掩，與暗虚之所射，其理有異焉。今以日月徑度之大小，校去交之遠近，以黄道之斜正，天勢之升降，度仰視旁視之分數，則交虧得其實矣。

自古以來代代相傳，都説去交十五度以下，就有日食月食，殊不知日月相遮掩，與昏暗虚缺的出現，原因各有不同。現今以日月徑度的大小，核對去交的遠近，以黄道的斜正、天勢的升降，測度仰視旁視的分數，那麼交虧就得其實了。

乃以一篇步日，一篇步月，一篇步星，以卦候没滅，爲之下篇，都四篇，爲曆經一卷、曆十一卷、草三卷，《顯德三年七政細行曆》一卷。

於是以一篇測日，一篇測月，一篇測星，以卦候的没滅爲下篇，總共四篇，撰成曆經一卷、曆十一卷、草三卷，《顯德三年七政細行曆》一卷。

臣檢討先代圖籍，今古曆書，皆無蝕神首尾之文，蓋天竺胡僧之祆説也。只自司天卜祝小術，不能舉其大體，遂爲等接之法。蓋從假用以求徑捷，於是乎交有逆行之數，後學者不能詳知，便言曆有九曜，以爲注曆之恒式，今并削而去之。

我檢查核對前代圖書，古今曆書，都没有蝕神首尾的文字，這大概是天竺胡僧的祆説。衹是從司天卜祝的小術，不能舉出大體，就作等接之法。因爲從藉用以求捷徑，於是交有逆行的度數，以後的學者不能清楚知道，便説曆有九曜，作爲注曆的固定格式，現今一并删去。

昔在唐堯，欽若昊天。陛下

從前唐堯時候，敬順上天。陛下親自降

親降聖謨，考曆象日月星辰，唐堯之道也，其曆謹以“顯德欽天”爲名。天道玄遠，非微臣之所盡知，但竭兩端，以奉明詔。疏略乖謬，甘俟罪戾。

世宗覽之，親爲製序，仍付司天監行用，以來年正旦爲始，自前諸曆并廢。其曆經一卷，今聊紀於後，以備太史氏之周覽焉。

**《顯德欽天曆經》**

演紀上元甲子，距今顯德三年丙辰，積七千二百六十九萬八千四百五十二。

《欽天》統法：七千二百

《欽天》經法：七十二

《欽天》通法：一百

**《欽天》步日躔術**

歲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六十四十

軌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八百四十四八十

朔率：二十一萬二千六百二十二十八

歲策：三百六十五
　　一千七百六十四十

軌策：三百六十五
　　一千八百四十四八十

歲中：一百八十三
　　四千四百八十二十

軌中：一百八十二
　　四千五百二十二四十

朔策：二十九
　　三千八百二十二十八

氣策：一十五
　　一千五百七十三三十五

象策：七
　　二千七百五十五七

周紀：六十

歲差：八十四四十

下聖明的謀劃，考察曆象日月星辰，這是唐堯之道，此曆謹以“顯德欽天”作爲名字。天道微妙深遠，不是小臣所能完全知道的，祇是竭盡事情始末，用以遵奉明詔。疏略乖謬，甘願等候治罪。

周世宗看了所上曆書，親自爲他作序，并交付司天監執行使用，從第二年元旦開始，從前的各種曆書一并廢除。其中曆經一卷，現今姑且記在下面，以備太史詳盡閱覽。

演紀上元甲子，距離現今顯德三年丙辰，共七千二百六十九萬八千四百五十二。

《欽天》統法：七千二百

《欽天》經法：七十二

《欽天》通法：一百

歲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六十四十

軌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八百四十四八十

朔率：二十一萬二千六百二十二十八

歲策：三百六十五
　　一千七百六十四十

軌策：三百六十五
　　一千八百四十四八十

歲中：一百八十三
　　四千四百八十二十

軌中：一百八十二
　　四千五百二十二四十

朔策：二十九
　　三千八百二十二十八

氣策：一十五
　　一千五百七十三三十五

象策：七
　　二千七百五十五七

周紀：六十

歲差：八十四四十

辰則：六百
八刻二十四分

《欽天》步月離術

離率：一十九萬八千三百九十三九
交率：一十九萬五千九百三十七九十七
五十六
離策：一十七
三千九百九十三九
交策：二十七
一千五百二十七九十七
五十六
望策：一十四
五千五百一十一十四
交中：一十三
四千四百六十三九十八
七十八
離朔：一
七千二十七一十九
交朔：二
二千二百九十二三十
四十四
中准：一千七百三十六
中限：四千七百八十
平離：九百六十三
程節：八百

《欽天》步五星術

歲星
周率：二百八十七萬一千九百七十六六
變率：二十四萬二千二百一十五六十六
曆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六十一七十八
周策：三百九十八
六千三百七十六六
曆中：一百八十二
四千四百八十九十六

辰則：六百
八刻二十四分
離率：一十九萬八千三百九十三九
交率：一十九萬五千九百三十七九十七
五十六
離策：一十七
三千九百九十三九
交策：二十七
一千五百二十七九十七
五十六
望策：一十四
五千五百一十一十四
交中：一十三
四千四百六十三九十八
七十八
離朔：一
七千二十七一十九
交朔：二
二千二百九十二三十
四十四
中准：一千七百三十六
中限：四千七百八十
平離：九百六十三
程節：八百

木星
周率：二百八十七萬一千九百七十六六
變率：二十四萬二千二百一十五六十六
曆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六十一七十八
周策：三百九十八
六千三百七十六六
曆中：一百八十二
四千四百八十九十六

| 變段 | 變日 | 變度 | 變曆 |
|---|---|---|---|
| 晨見 | 一十七 | 三三十七 | 二二十四 |
| 順遲 | 二十五 | 二九 | 一二十九 |
| 退遲 | 一十四 | 一一十二 | 空二十八 |
| 退疾 | 二十七 | 四三十八 | 一三十七 |
| 後留 | 二十六三十二 | | |
| 順疾 | 九十 | 一十六六十三 | 一十一一十三 |
| 順疾 | 九十 | 一十六六十三 | 一十一一十三 |
| 前留 | 二十六三十二 | | |
| 退疾 | 二十七 | 四三十八 | 一三十七 |
| 退遲 | 一十四 | 一一十二 | 空二十八 |
| 順遲 | 二十五 | 二九 | 一二十九 |
| 夕伏 | 一十七 | 三三十七 | 二二十四 |

熒惑

周率：五百六十一萬五千四百二十二一十一

變率：二百九十八萬五千六百六十一七十一

曆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六十

周策：七百七十九

六千六百二十二一十一

曆中：百八十二

四千四百八十

火星

周率：五百六十一萬五千四百二十二一十一

變率：二百九十八萬五千六百六十一七十一

曆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六十

周策：七百七十九

六千六百二十二一十一

曆中：百八十二

四千四百八十

| 變段 | 變日 | 變度 | 變曆 |
|---|---|---|---|
| 晨見 | 七十三 | 五十三六十八 | 五十五十八 |
| 順疾 | 七十三 | 五十一一 | 四十八三 |
| 次疾 | 七十一 | 四十六六十九 | 四十四一十七 |
| 次遲 | 七十一 | 四十五三十三 | 四十二五十八 |
| 順遲 | 六十二 | 一十九二十九 | 一十八二十 |
| 前留 | 八六十九 | | |
| 退遲 | 一十 | 一五十八 | 空四十四 |
| 退疾 | 二十一 | 七四十六 | 二四十 |
| 退疾 | 二十一 | 七四十六 | 二四十 |
| 退遲 | 一十 | 一五十八 | 空四十四 |
| 後留 | 八六十九 | | |
| 順遲 | 六十二 | 一十九二十九 | 一十八二十 |

| | | | |
|---|---|---|---|
| 次遲 | 七十一 | 四十五三十三 | 四十二五十八 |
| 次疾 | 七十一 | 四十六六十九 | 四十四一十七 |
| 順疾 | 七十三 | 五十一一 | 四十八三 |
| 夕伏 | 七十三 | 五十三六十八 | 五十五十八 |

鎮星

周率：二百七十二萬二千一百七十六九十

變率：九萬二千四百一十六五十

曆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五十九八十

周策：三百七十八

五百七十六九十

曆中：一百八十二

四千四百七十九九十

土星

周率：二百七十二萬二千一百七十六九十

變率：九萬二千四百一十六五十

曆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五十九八十

周策：三百七十八

五百七十六九十

曆中：一百八十二

四千四百七十九九十

| 變段 | 變日 | 變度 | 變曆 |
|---|---|---|---|
| 晨見 | 一十九 | 二七 | 一一十四 |
| 順疾 | 六十五 | 六三十八 | 三五十一 |
| 順遲 | 一十九 | 空六十三 | 空三十五 |
| 前留 | 三十七三 | | |
| 退遲 | 一十六 | 空四十三 | 空一十四 |
| 退疾 | 三十三 | 二三十五 | 空六十 |
| 退疾 | 三十三 | 二三十五 | 空六十 |
| 退遲 | 一十六 | 空四十三 | 空一十四 |
| 後留 | 三十七三 | | |
| 順遲 | 一十九 | 空六十三 | 空三十五 |
| 順疾 | 六十五 | 六三十八 | 三五十一 |
| 夕伏 | 一十九 | 二七 | 一一十四 |

太白

周率：四百二十萬四千一百四十三九十六

變率：四百二十萬四千一百四十三九十六

曆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五十五十六

周策：五百八十三

六千五百四十三九十六

金星

周率：四百二十萬四千一百四十三九十六

變率：四百二十萬四千一百四十三九十六

曆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五十五十六

周策：五百八十三

六千五百四十三九十六

曆中：一百八十二
　　四千四百七十五二十八

曆中：一百八十二
　　四千四百七十五二十八

| 變段 | 變日 | 變度 | 變曆 |
| --- | --- | --- | --- |
| 夕見 | 四十二 | 五十三四十 | 五十一一十七 |
| 順疾 | 九十六 | 一百二十一五十七 | 一百一十六三十九 |
| 次疾 | 七十三 | 八十三十七 | 七十七一 |
| 次遲 | 三十三 | 三十四一 | 三十二四十 |
| 順遲 | 二十四 | 一十一六十一 | 一十一二十四 |
| 前留 | 六六十九 | | |
| 退遲 | 四 | 一二十二 | 空三十一 |
| 退疾 | 六 | 三六十五 | 一二十二 |
| 夕伏 | 七 | 四四十 | 一三十七 |
| 晨見 | 七 | 四四十 | 一三十七 |
| 退疾 | 六 | 三六十五 | 一二十二 |
| 退遲 | 四 | 一二十二 | 空三十一 |
| 後留 | 六六十九 | | |
| 順遲 | 二十四 | 一十一六十一 | 一十一二十四 |
| 次遲 | 三十三 | 三十四一 | 三十二四十 |
| 次疾 | 七十三 | 八十三十七 | 七十七一 |
| 順疾 | 九十六 | 一百二十一五十七 | 一百一十六三十九 |
| 晨伏 | 四十二 | 五十三四十 | 五十一一十七 |

辰星

周率：八十三萬四千三百三十五五十二

變率：八十三萬四千三百三十五五十二

曆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六十四十四

周策：一百一十五
　　六千三百三十五五十二

曆中：一百八十二
　　四千四百八十二十二

水星

周率：八十三萬四千三百三十五五十二

變率：八十三萬四千三百三十五五十二

曆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六十四十四

周策：一百一十五
　　六千三百三十五五十二

曆中：一百八十二
　　四千四百八十二十二

| 變段 | 變日 | 變度 | 變曆 |
| --- | --- | --- | --- |
| 夕見 | 一十七 | 三十四一 | 二十九五十四 |
| 順疾 | 一十一 | 一十八二十四 | 一十六四 |

| | | | |
|---|---|---|---|
| 順遲 | 一十六 | 一十一四十三 | 一十一十 |
| 前留 | 二六十八 | | |
| 夕伏 | 一十一 | 六 | 二 |
| 晨見 | 一十一 | 六 | 二 |
| 後留 | 二六十八 | | |
| 順遲 | 一十六 | 一十一四十三 | 一十一十 |
| 順疾 | 一十一 | 一十八二十四 | 一十六四 |
| 晨伏 | 一十七 | 三十四一 | 二十九五十四 |

#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一

## 志第三

## 五行志

昔武王克商，以箕子歸，作《洪範》。其九疇之序，一曰五行，所以紀休咎之徵，窮天人之際。故後之修史者，咸有其説焉。蓋欲使後代帝王見災變而自省，責躬修德，崇仁補過，則禍消而福至，此大略也。今故按五代之簡編，記五行之災沴，追爲此志，以示將來。其於京房之舊説，劉向之緒言，則前史叙之詳矣，此不復引以爲證焉。

從前武王攻克商，把箕子帶回去，作《洪範》。其中九類治理天下大法的序列，第一叫五行，用來記録吉凶的徵兆，窮盡天人的關係。所以後代修史的人，都有五行之説。因爲想使後代帝王看見災變而能自己反省，要求自己修養德行，崇尚仁義，補救過失，就能禍消福至，這是大的要略。因此現今按照五代的書簡，記五行的災害，事後寫成此志，以昭示將來。對於京房的舊有説法，劉向未盡的言論，前史叙述很詳盡，這裏不再引以爲證。

**水淹風雨**

梁開平四年十月，梁、宋、輝、亳水，詔令本州開倉賑貸。十一月，大風，下詔曰："自朔至今，異風未息，宜命祈禱。"

梁開平四年十月，梁、宋、輝、亳水災，下詔令本州打開糧倉賑濟出借。十一月大風，下詔説："自初一到今天，怪風未停，應令祈禱。"

唐同光二年七月，汴州雍丘縣大雨風，拔樹傷稼。曹州大水，平地三尺。八月，江南大雨溢漫，流入鄆州界。十一月，中書門下奏："今年秋，天下州府多有水災，百姓所納秋税，請特放加耗。"從之。

唐同光二年七月，汴州雍丘縣大雨大風，樹連根拔起，傷害禾稼。曹州大水，平地三尺。八月，江南下大雨，河水漫溢，流入鄆州境内。十一月，中書門下奏："今年秋天，天下州府大多數有水災，百姓所納秋税，加徵的損耗請特予放免。"同意了。

三年六月至九月，大雨，江河崩決，壞民田。七月，洛水泛漲，壞天津橋，漂近河廬舍，艬舟爲渡，覆没者日有之。鄴都奏，御河漲於石灰窯口，開故河道以分水勢。鞏縣河堤破，壞倉廒。八月，敕："如聞天津橋未通往來，百官以舟楫濟渡，因玆

三年六月到九月，大雨，江河堤防潰塌決口，冲壞民田。七月，洛水泛濫暴漲，冲壞天津橋，近河房舍漂走，船靠岸渡人，每天都有淹死的人。鄴都奏，御河在石灰窯口漲水，可開黄河故道來分水勢。鞏縣黄河河堤被冲破，壞了糧倉。八月，敕詔説："聽説天津橋不通往來，百官以船渡河，因此翻船，同時有人倒斃泥途。從

傾覆，兼踣泥塗。自今文武百官，三日一趨朝，宰臣即每日中書視事。”

四年正月，敕：“自京以東，幅圓千里，水潦爲沴，流亡漸多。宜自今月三日後，避正殿，减常膳，徹樂省費，以答天譴。應去年經水災處鄉村，有不給及逃移人户，夏秋兩稅及諸折科，委諸處長吏切加點檢，并與放免，仍一年内不得雜差遣。應在京及諸縣，有停貯斛斗，并令减價出糶，以濟公私，如不遵守，仰具聞奏。”

長興元年夏，鄜州上言，大水入城，居人溺死。

二年六月壬戌，汴州上言，大雨，雷震文宣王廟講堂。十一月壬子，鄆州上言，黄河暴漲，漂溺四千餘户。

三年四月，棣州上言，水壞其城。是月己巳，鄆州上言，黄河水溢岸，闊三十里，東流。五月丁亥，申州大水，平地深七尺。是月戊申，襄州上言，漢水入城，壞民廬舍，又壞均州郛郭，水深三丈，居民登山避水，仍畫圖以進。是月甲子，洛水溢，壞民廬舍。三年七月，諸州大水，宋、亳、潁尤甚。宰臣奏曰：“今秋宋州管界，水災最盛，人户流亡，粟價暴貴。臣等商量，請於本州倉出斛斗，依時出糶，以救貧民。”從之。是月，秦州大水，溺死窑谷内居民三十六人。夔州赤甲山崩，大水漂溺居人。

清泰元年九月，連雨害稼。詔曰：“久雨不止，禮有所禳，禜都城門，三日不止，乃祈山川，告宗廟社稷。宜令太子賓客李延範等禜諸城門，太常卿李懌等告宗廟社稷。”

晉天福初，高祖將建義於太原，

今以後文武百官，三天赴朝一次，宰臣每天到中書省處理事務。”

四年正月，下詔説：“自京以東，方圓千里，水澇成災，流亡的人漸多。本月三日後，避開正殿，降低平常的膳食，撤銷奏樂，減少費用，來回答上天的譴責。所有去年遭受水災的鄉村，有生活不能自給及逃亡人户，夏秋兩稅及各種折耗科稅，委托各地長吏切實加以點檢，全部免徵，并且一年内不得有雜役差遣。所有在京城及各縣，衹要有貯存的糧食，都令減價出賣，賑濟公私，如不遵守，望開列上奏。”

長興元年夏，鄜州上奏，大水入城，居民淹死。

二年六月壬戌，汴州上奏，大雨，雷震動文宣王廟講堂。十一月壬子，鄆州上奏，黄河暴漲，冲走淹死四千多户。

三年四月，棣州上奏，水冲壞州城。當月己巳，鄆州上奏，黄河水漫溢過岸，寬三十里，向東流去。五月丁亥，申州大水，平地深七尺。當月戊申，襄州上奏，漢水入城，冲壞民間廬舍，又冲壞均州城郭，水深三丈，居民登山躲水，并畫圖進奏。當月甲子，洛水漫溢，冲壞民間廬舍。三年七月，各州大水，宋州、亳州、潁州尤其嚴重。宰臣上奏説：“今年秋天宋州境内，水災最嚴重，百姓流亡，糧價暴漲。臣等商量，請在本州倉庫取出糧食，按時出賣，以救貧民。”聽從了。當月，秦州大水，淹死窑谷内居民三十六人。夔州赤甲山山崩，大水冲走淹死居民。

清泰元年九月，接連大雨傷害禾稼。下詔説：“久雨不停，按禮制應祈禱消災，在京城城門祈禱消災，三天後雨仍不停，就祈禱山川，祭告宗廟社稷。應令太子賓客李延範等到各個城門祈禱消災，太常卿李懌等祭告宗廟社稷。”

晉天福初年，高祖將在太原起兵，城中幾

城中數處井泉暴溢。

四年七月，西京大水，伊、洛、瀍、澗皆溢，壞天津橋。八月，河决博平，甘陵大水。

六年九月，河决於滑州，一概東流，居民登丘冢，爲水所隔。詔所在發舟楫以救之。兖州、濮州界皆爲水所漂溺，命鴻臚少卿魏玭、將作少監郭廷讓、右金吾衛將軍安濬、右驍衛將軍田峻於滑、濮、澶、鄆四州，檢河水所害稼，并撫問遭水百姓。兖州又奏，河水東流，闊七十里。至七年三月，命宋州節度使安彦威率丁夫塞之。河平，建碑立廟於河决之所。

開運元年六月，黄河、洛河泛溢堤堰，鄭州原武、滎澤縣界河决。

周廣順二年七月，暴風雨，京師水深二尺，壞墻屋不可勝計。諸州皆奏大雨，所在河渠泛溢害稼。

三年六月，諸州大水，襄州漢江漲溢入城，城内水深一丈五尺，倉庫漂盡，居人溺者甚衆。

**地震**

唐同光二年十一月，鎮州地震。

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夜，魏、博、徐、宿地大震。

天成三年七月，鄭州地震。

長興二年六月，太原地震，自二十五日子時至二十七日申時，二十餘度。左補闕李詳上疏曰：

> 臣聞天地之道，以簡易示人；鬼神之情，以禍福爲務。王者祥瑞至而不喜，災異見而輒驚，罔不寅畏上玄，思答天譴。臣聞北京地震，日數稍多。臣曾覽國書，伏見高宗時，晋州地震，上謂群臣曰："豈朕政教之不明，使晋州地震耶?"侍中張行成奏曰："天陽也，地陰

處井水突然漫溢。

四年七月，西京大水，伊、洛、瀍、澗都漫溢，冲壞天津橋。八月，黄河在博平决口，甘陵大水。

六年九月，黄河在滑州决口，一齊向東流去，居民登上墳頂，被水所隔。下詔所在地派船營救。兖州、濮州境内都被水冲走淹没，命鴻臚少卿魏玭、將作少監郭廷讓、右金吾衛將軍安濬、右驍衛將軍田峻在滑、濮、澶、鄆四州檢查黄河水災所傷害的禾稼，并安撫慰問遭水的百姓。兖州又奏，黄河水東流，寬七十里，到七年三月，命宋州節度使安彦威率領丁夫堵塞。黄河水平静後，在黄河决口處建碑立廟。

開運元年六月，黄河、洛河河水泛濫漫過堤堰，鄭州原武、滎澤縣境内黄河决口。

周廣順二年七月，暴風雨，京城水深二尺，冲壞城墻房屋不可勝計。各州皆奏大雨，各地河渠泛濫漫溢，傷害禾稼。

三年六月，各州大水，襄州漢江漲水，漫溢入城，城内水深一丈五尺，倉庫全部漂走，居民淹死的很多。

唐同光二年十一月，鎮州地震。

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夜，魏、博、徐、宿四州大地震。

天成三年七月，鄭州地震。

長興二年六月，太原地震，從二十五日子時到二十七日申時，二十多次。左補闕李詳上奏説：

> 我聽説天地之道，是以簡易昭示人；鬼神之情，是以禍福爲務。治理天下的人，祥瑞到來而不喜，災異出現就驚恐，無不敬畏上天，想對上天的譴責作出回答。我聽説北京地震，日數稍多。我曾閲覽國史，看見高宗時，晋州地震，高宗對群臣説："難道是我政教不明，使晋州地震嗎?"侍中張行成上奏説："天是陽，地是陰，天陽是君主的象徵，地陰是臣僚的象徵，君主宜運動，臣

也，天陽君象，地陰臣象，君宜轉動，臣宜安静。今晋州地震，彌旬不休，將恐女謁任事，臣下陰謀。且晋州是陛下本封，今地震焉，尤彰其應。伏願深思遠慮，以杜未萌。”又，開元中，秦州地震，尋差官宣慰，兼降使致祭山川，所損之家，委量事安置奏聞。伏惟陛下中興唐祚，起自晋陽，地數震於帝鄉，理合思於天誡。况聖明御宇，于今六年，歲稔時康，人安俗阜。臣慮天意恐陛下忘創業艱難之時，有功成矜滿之意。伏望特委親信，兼選勛賢，且往北京慰安，密令巡問黎民之疾苦，嚴山川之祭祀，然後鑒前朝得喪之本，采歷代聖哲之規，崇不諱之風，罷不急之務。

明宗深嘉之，錫以三品章服。十一月，雄武軍上言，洛陽地震。

三年八月，秦州地震。

漢乾祐二年四月丁丑，幽、定、滄、營、深、貝等州地震，幽、定尤甚。

周廣順三年十月，魏、邢、洺等州地震數日，凡十餘度，魏州尤甚。

**蟲魚禽獸**

梁龍德末，許州進緑毛龜，宫中造室以畜之，命之曰“龜堂”。識者以爲不祥之言。

唐天祐十八年二月，張文禮叛於鎮州，時野水變，其色如血，游魚多死，浮於水上，識者知其必敗。

十九年，定州王處直卒。先是，處直自爲德政碑，建樓於衙城内，言有龍見。或睹之，其狀乃黄么蜥蜴

僚宜安静。現今晋州地震，十多天不停，恐怕將有受寵的宫女干預國事，臣僚有搞陰謀的。而且晋州是陛下原來的封地，現今地震，尤其是明顯的應驗。希望深思遠慮，在未萌芽時杜絶。”又在開元年間，秦州地震，不久差官慰問，同時派遣使臣祭祀山川，受損人家，委托按情况安置後上報。我想陛下使唐朝中興，從晋陽起兵，帝鄉多次發生地震，理應考慮是上天的告誡。况且你治理天下，到現在已六年，年年豐收康樂，人民安居富裕。我考慮上天是怕陛下忘記創業艱難的時候，有功成驕傲自滿的意思。希望特别委托親信，兼選勛臣賢才，暫且往北京慰問安撫，密令他們訪問民間疾苦，嚴格山川祭祀，然後借鑒前朝得失的根本，采納歷代聖哲的規諫，崇尚直言不諱的風氣，停止不急的事務。

明宗十分嘉賞，賜三品禮服。十一月，雄武軍上奏，洛陽地震。

三年八月，秦州地震。

漢乾祐二年四月丁丑，幽、定、滄、營、深、貝等州地震，幽州、定州尤其嚴重。

周廣順三年十月，魏、邢、洺等州地震數天，共十多次，魏州尤其嚴重。

梁龍德末年，許州進獻緑毛龜，宫中造房屋來飼養它，命名爲“龜堂”。有識之士認爲是不吉祥的話。

唐天祐十八年二月，張文禮在鎮州反叛，這時野外水變色，顔色像血，很多魚都死了，浮在水上，有識之士知道張文禮必定失敗。

十九年，定州王處直死。在此以前，王處直自己建造德政碑，在衙城内建樓，説有龍出現。有人看見，形狀是黄么蜥蜴。王處直認爲神

也。處直以爲神異，造龍床以安之。又，城東麥田中，有群鵲數百，平地爲巢，處直以爲己德所感。識者竊論曰："蟲蛇陰物，比藏山澤，今據屋室，人不得而有也。鵲巢於樹，固其所也；今止平地，失其所也。南方爲火，火主禮，禮之壞則羽蟲失性，以文推之，上失其道，不安於位之兆也。"果爲其子都所廢。

奇特異，建造龍床來安置它。又，城東麥田中，有幾百烏鵲，平地建巢，王處直認爲是自己的德政所感應。有識之士私下議論説："蟲蛇是陰物，都藏在山澤，現今占據房屋，人不能占有房屋了。烏鵲在樹上築巢，樹本來是它住所；現今築在平地，是喪失了住所。南方爲火，火主禮，禮壞則飛鳥爬蟲喪失本性，以文推究，這是上面的人失道，不安於位的徵兆。"果然被他的兒子王都廢掉。

應順元年閏正月丙寅辰時，唐閔帝幸至德宫，初出興教門，有飛鳶自空而落，死於御前。是日，大風晦冥。

應順元年閏正月丙寅辰時，唐閔帝到至德宫，剛出興教門，有飛鳶從空中跌落，死在皇帝面前。當天，颳大風而天昏地暗。

清泰元年十月辛未巳時，有雉金色，自南飛入中書，止於政事堂之上，吏驅之不去，良久又北飛。是日，民家得之。

清泰元年十月辛未巳時，有金色野鷄，從南面飛入中書省，停在政事堂上，吏人驅趕它仍不離去，隔了很久又向北飛去。當天，被百姓家捉住。

二年，鄴西李固鎮，有大鼠與蛇鬥於橋下，鬥及日之申，蛇不勝而死。

二年，鄴西李固鎮，有大鼠與蛇在橋下爭鬥，鬥到這天申時，蛇未勝而死去。

三年三月戊午，有蛇鼠鬥於洛陽師子門外，而鼠殺蛇。夏四月戊子，熊入市，形如人，搏人。又一熊自老君廟南走向城，會車駕幸近郊，從官射之而斃。

三年三月戊午，有蛇鼠在洛陽師子門外爭鬥，鼠咬死了蛇。夏四月戊子，熊進入市内，樣子像人，與人搏鬥。又有一隻熊從老君廟南向城市走來，正好皇帝到近郊，隨從官員射死了熊。

漢乾祐三年正月，有狐出明德樓，獲之，比常狐毛長，腹别有二足。

漢乾祐三年正月，有狐從明德樓出來，捉住了，比一般狐的毛長，腹下另有兩足。

周廣順三年六月，河北諸州旬日内無烏，既而聚澤、潞之間山谷中，集於林木，壓樹枝皆折。是年，人疾疫死者甚衆。至顯德元年，河東劉崇爲周師所敗，伏尸流血，故先萌其兆。

周廣順三年六月，河北各州十天内没有烏，不久都聚集在澤、潞二州的山谷中，集中在樹木上，把樹枝都壓斷了。當年，病死的人很多。到顯德元年，河東劉崇被周軍所殺，伏尸流血，所以先出現徵兆。

顯德元年三月，潞州高平縣有鵲巢於縣郭之南平地，巢中七八雛。

顯德元年三月，潞州高平縣有鵲在縣城南面的平地上築巢，巢中有七八隻幼鵲。

**蝗**

梁開平元年六月，許、陳、汝、蔡、潁五州蝝生，有野禽群飛蔽空，

梁開平元年六月，許、陳、汝、蔡、潁五州有蝗蟲幼蟲出生，成群的野鳥飛滿天空，把蝗

食之皆盡。

唐同光三年九月，鎮州奏，飛蝗害稼。

晉天福七年四月，山東、河南、關西諸郡蝗害稼，至八年四月，天下諸州飛蝗害田，食草木葉皆盡。詔州縣長吏捕蝗。華州節度使楊彦詢、雍州節度使趙瑩命百姓捕蝗一斗，以禄粟一斗償之。時蝗旱相繼，人民流移，饑者盈路，關西餓殍尤甚，死者十七八。朝廷以軍食不充，分命使臣諸道括粟麥，晉祚自兹衰矣。

漢乾祐元年七月，青、鄆、兖、齊、濮、沂、密、邢、曹皆言蝝生。開封府奏，陽武、雍丘、襄邑等縣蝗，開封尹侯益遣人以酒肴致祭，尋爲鸜鵒食之皆盡。敕禁羅弋鸜鵒，以其有吞蝗之異也。

二年五月，博州奏，有蝝生，化爲蝶飛去。宋州奏，蝗一夕抱草而死，差官祭之。

**火**

唐天成四年十一月，汝州火，燒羽林軍營五百餘間。先是，司天奏，熒惑入羽林，飭京師爲火備，至是果應。

長興二年四月辛丑，汴州封禪寺門扉上然火起，延燒近舍。是月，衛州奏，黎陽大火。先是，下詔於諸道，令爲火備，至是驗之。

三年十二月壬戌，懷州軍營内，三處火光自起，人至即滅，并不焚燒舍宇。明宗謂侍臣曰："火妖乎?"侍臣曰："恐妖人造作，宜審詰之。"

晉天福三年十一月，襄州奏，火燒居民千餘家。

九年春，左龍武統軍皇甫遇從少帝禦契丹於鄆州北，將戰之夕，有火光熒熒然，生於牙竿之上。

蝗蟲幼蟲吃光。

唐同光三年九月，鎮州上奏，飛來的蝗蟲傷害禾稼。

晉天福七年四月，山東、河南、關西各郡蝗蟲傷害禾稼，到八年四月，天下各州蝗蟲傷害農田，草木樹葉都被吃盡。下詔命令州縣長吏捕捉蝗蟲。華州節度使楊彦詢、雍州節度使趙瑩命百姓捕蝗蟲一斗，以俸禄糧食一斗酬償。這時蝗災旱災接連不斷，人民流亡遷移，飢餓的人滿路都是，關西餓死的人尤其多，占十之七八。朝廷因爲軍糧不足，分别命令使臣去各道搜刮粟麥，晉的國運從此衰微。

漢乾祐元年七月，青、鄆、兖、齊、濮、沂、密、邢、曹都説出現蝗蟲幼蟲。開封府奏，陽武、雍丘、襄邑等縣有蝗災，開封尹侯益派人以酒肴祭祀，不久鸜鵒把蝗蟲都吃了，下敕詔禁止捕捉鸜鵒，因爲它有吞食蝗蟲的特殊本領。

二年五月，博州奏，有蝗蟲幼蟲，變成蝴蝶飛去。宋州奏，蝗蟲一晚上在草中死去，派官吏祭祀。

唐天成四年十一月，汝州火災，燒掉羽林軍營五百多間。在這以前，司天監奏，火星入羽林，告誡京城防火，到這時果然應驗。

長興二年四月辛丑，汴州封禪寺門上忽然火起，燒了相連的房子。當月，衛州奏，黎陽大火。這以前，下詔各道，令防火，到這時應驗了。

三年十二月壬戌，懷州軍營内，有三處自現火光，人一到就熄滅了，并未焚燒房舍。明宗對侍臣説："這是妖火嗎?"侍臣説："恐怕是妖人幹的，應該審問。"

晉天福三年十一月，襄州奏，火燒民居一千多家。

九年春，左龍武統軍皇甫遇跟隨少帝在鄆州北抵禦契丹，將要作戰的晚上，有火光熒熒，出現在牙旗的旗竿上。

周顯德五年四月，吴越王錢俶奏，十日夜，杭州火，焚燒府署殆盡。世宗命中使賫詔撫問。

### 草木石冰

梁開平三年春正月，潞州軍前李思安奏，壺關縣庶穰鄉村人因伐樹倒，自分爲兩片，内有六字，皆如左書，曰"天十四載石進"，乃圖其狀以進。梁祖異之，命示百官，莫有詳其義者。及晋高祖即位，人以爲雖有圖姓，計其甲子則二十有九年矣。識者曰："'天'字取'四'字中兩畫加之於傍，則'丙'字也；'四'字去中間兩畫加'十'字，則'申'字也。晋祖即位之年，乃丙申也。"

唐天祐五年，長柳巷田家有僵桃樹，經年舊坎猶在，其仆木一朝屹然而起，行數十步，復於舊坎，其家駭異，倉皇散走。議者以漢昭帝時，上林仆木起生枝，時蟲蠹成文而宣帝興。今木理成文，仆而重起，乃莊宗中興之兆也。

同光元年冬十二月辛卯，亳州太清宫道士上言，玄元皇帝殿前枯檜再生一枝，畫圖以進。

清泰末年，末帝先人墳側古佛刹中石像，忽然摇動不已，觀者咸訝焉。

晋開運元年七月一日，少帝御明德門，宣赦改元。是日，遇大雷雨，門内有井亭，亭有石盆，有走水槽，槽有龍首，其夕悉飄行數十步，而龍首斷焉。識者曰："石，國姓也，此兆非祥，石氏其遷乎！其絶乎！"

二年正月，汴州封丘門外，壕水東北隅水上有文，若大樹花葉芬敷之狀，相連數十株，宛若圖畫，傾都觀之。識者云："唐景福中，盧彦威浮陽壕水有樹文亦如此，時有高尼辭

周顯德五年四月，吴越王錢俶奏，十日晚上，杭州火災，府署幾乎燒光。世宗命宦官携帶詔書安撫慰問。

梁開平三年春正月，潞州軍前李思安奏，壺關縣庶穰鄉村人因爲砍樹，樹倒下自己分成兩片，裏面有六個字，都像是隸書，字樣爲"天十四載石進"，於是畫成圖進奏。梁祖奇怪，命令給百官看，没人知道是什麽意思。到晋高祖即位，人們認爲雖有圖中姓氏，計算甲子則二十九年了。有識之士説："'天'字取'四'字中兩畫加在旁邊，就是'丙'字；'四'字去掉中間兩畫加'十'字，就是'申'字。晋祖即位當年是丙申年。"

唐天祐五年，長柳巷民家有僵死的桃樹，經過一年以後，舊坑還在，倒下的桃樹一天屹然而起，走幾十步，重新立於舊坑，這家人恐駭驚異，急忙逃走。議事的人以漢昭帝時，上林苑倒下的樹木又立起來生出枝葉，當時蟲子蠹蝕成文字而漢宣帝興起。現今樹木紋理形成文字，倒了又立起來，是莊宗中興的徵兆。

同光元年冬十二月辛卯，亳州太清宫道士上奏，玄元皇帝殿前枯了的檜樹，又生出一根樹枝，畫圖進奏。

清泰末年，末帝先人的墳旁古寺中石像，忽然不停地摇動，看的人都很驚訝。

晋開運元年七月一日，少帝到明德門，宣布赦書，更改年號。這天，遇上大雷雨，門内有井亭，亭中有石盆，盆有放水槽，槽有龍頭，這天晚上全部漂走幾十步，而龍頭斷了。懂得的人説："石，皇帝的姓，這一徵兆不吉祥，石氏將亡國了！將絶種了！"

二年正月，汴州封丘門外，城壕中東北角的水上有花紋，像大樹花葉紛呈的形狀，幾十株樹相連接，好像圖畫，全城的人都來觀看。有識之士説："唐景福年間，盧彦威浮陽城濠中水有樹木花紋也像這樣，當時有個道行高的尼姑辭别

郡人曰：‘此地當有兵難。’至光化中，其郡果爲燕帥劉仁恭所陷。”

郡人說：‘此地當有兵難。’到光化年間，此郡果然被燕帥劉仁恭攻陷。”

三年九月，大水，太原葭蘆茂盛，最上一葉如旗狀，皆南指。十二月己丑，雨木冰。是月戊戌，霜霧大降，草木皆如冰。

三年九月，大水，太原蘆葦茂盛，最上面的一片葉子像旗幟，都指向南方。十二月己丑，雨水觸木成冰。當月戊戌，大降霜霧，草木都凍成冰。

漢乾祐元年八月，李守貞叛于河中，境内蘆葉皆若旗旐之狀。

漢乾祐元年八月，李守貞在河中反叛，境内蘆葦都像旗幟形狀。

周廣順三年春，樞密使王峻遥鎮青州，有司制旌節以備迎授。前夕，其節有聲。主者曰：“昔後唐長興中，安重誨授河中，其節亦有聲，斯亦木之妖也。”

周廣順三年春天，樞密使王峻遥鎮青州，官府製造旗幟節鉞準備迎接授予。頭天晚上，節鉞有聲，主持的人說：“過去後唐長興年間，安重誨授河中節度使，節鉞也有聲，這也是木妖。”

#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二

## 志第四

### 禮志(上)

梁開平元年夏四月，太祖初受禪，乃立四廟於西京，從近古之制也。

梁開平元年夏四月，太祖剛接受禪讓，就在西京建立四廟，遵從近古的禮制。

唐同光二年六月，太常禮院奏："國家興建之初，已於北都置廟，今克復天下，遷都洛陽，却復本朝宗廟。按禮無二廟之文，其北都宗廟請廢。"乃下尚書省集議。禮部尚書王正言等奏議曰："伏以都邑之制，宗廟爲先。今卜洛居尊，開基御宇，事當師古，神必依人。北都先置宗廟，不宜并設。况每年朝享，禮有常規，時日既同，神何所據？竊聞近例，亦有從權。如神主已修，迎之藏於夾室；若廟宇已崇，虚之以爲恒制。若齊桓公之廟二主，禮無明文，古者師行，亦無遷於廟主。昔天后之崇鞏、洛，禮謂非宜；漢皇之戀豐、滕，事無所法。况本朝故事，禮院具明，洛邑舊都，嵩丘正位，豈宜遠宫闕之居，建祖宗之廟？事非可久，理在從長。其北都宗廟，請准太常禮院申奏停廢。"從之。

唐同光二年六月，太常禮院奏："國家興建的開始，已在北都設置宗廟，現今收復天下，遷都洛陽，却又建本朝宗廟。按禮制没有兩個宗廟的記録，請廢北都宗廟。"就交尚書省集體商議。禮部尚書王正言等的奏議説："我們認爲都邑制度，宗廟最爲重要。現今選擇洛陽居住君主，開創基業，治理天下，做事應當效法古人，神靈必定依從人意。北都先設置宗廟，不應兩地設置。况且每年朝拜祭祀，禮制有固定的規矩，時間既然相同，神靈該到哪一處呢？私下聽説近來事例，也有遵從權宜之計的。如神靈牌位已造，迎來藏在夾室；如果廟宇已修得很雄偉，讓它空着作爲常制。如像齊桓公廟兩個神位，禮書没有明文，古代效法實行，也没有遷移神靈牌位。從前天后尊崇鞏縣、洛陽，就禮制講是不對的；漢皇留戀豐縣、滕縣，此事也無所效法。况且本朝舊例，禮院開列明白，洛陽是舊都，嵩山是正位，哪宜遠離宫闕之地，去建祖宗廟宇？此事不可能持久，按理應從長考慮。北都宗廟，請按太常禮院申奏停廢。"聽從了。

天成元年，中書舍人馬縞奏曰："伏見漢、晋已來，諸侯王宗室承襲帝統，除七廟之外，皆别追尊親廟。漢光武皇帝立先四代於南陽，其後桓

天成元年，中書舍人馬縞上奏説："敬見漢、晋以來，諸侯王的宗室承襲帝統，除天子七廟以外，都另外追尊親人宗廟。漢光武皇帝在南陽立前四代宗廟，此後桓帝以下，也都上考前賢，追

帝已下，亦皆上考前修，追崇先代。乞依兩漢故事，别立親廟。”詔下尚書省，集百官定議。禮部尚書蕭頃等議曰：“伏見方册所載，聖概所存，將達蘋藻之誠，宜有粢梲之制。臣等集議，其追尊位號及建廟都邑，乞特降制命，依馬縞所議。”

天成二年，中書門下又奏：“伏以兩漢以諸侯王入繼帝統，則必易名上謚，廣孝稱皇，載於諸王故事，孝德皇、孝仁皇、孝元皇是也。伏乞聖慈，俯從人願，許取皇而薦號，兼上謚以尊名，改置園陵，仍增兵衛。”遂詔太常禮院定其儀制焉。太常博士王丕等引漢桓帝入嗣，尊其祖河間孝王曰孝穆皇帝、父蠡吾侯曰孝崇皇帝爲例，請付太常卿定謚。刑部侍郎、權判太常卿馬縞復議曰：“伏准兩漢故事，以諸侯王宗室入承帝統，則必追尊父祖，修樹園陵，西漢宣帝、東漢光武，孝饗之道，故事具存。自安帝入嗣，遂有皇太后令，别崇謚法，追曰某皇，所謂孝德、孝穆之類是也。前代惟孫皓自烏程侯繼嗣，追封父和爲文皇帝，事出非常，不堪垂訓。今據禮院狀，漢安帝以下，若據本紀，又不見‘帝’字。伏以謚法‘德象天地曰帝’。伏緣禮院已曾奏聞，難將兩漢故事，便述尊名，請詔百官集議。”時右僕射李琪等議曰：“伏睹歷代已來，宗廟成制，繼襲無異，沿革或殊。馬縞所奏，禮有按據，乞下制命，令馬縞虔依典册，以述尊名。”

時明宗意欲兼加“帝”字，乃下詔曰：“朕聞開國承家，得以制禮作樂，故三皇不相襲，五帝不相沿，隨代創規，於禮無爽。矧或情關祖禰，事繫烝嘗。且追謚追尊，稱皇與帝，

崇先代。請依照兩漢先例，另立親廟。”詔交尚書省，集合百官作出結論。禮部尚書蕭頃等人上奏議説：“敬見方册記載，正是聖人繫念所在，將要表達尊敬宗室的誠心，應當有廟宇建置的規制。我們集體商議，追尊位號及都邑建廟，請特降制詔，依馬縞所議。”

天成二年，中書門下又奏：“因兩漢以諸侯王入朝繼承帝統，就必定改名上謚號，普遍以孝稱皇帝，載於各王故事，孝德皇、孝仁皇、孝元皇都是這樣。敬請皇上，聽從大家的願望，允許取皇字進尊號，同時上謚號來尊名，改建園陵，并增加兵士守衛。”於是詔令太常禮院審定禮儀制度。太常博士王丕等援引漢桓帝入朝繼位，尊崇其祖河間孝王爲孝穆皇帝、父親蠡吾侯爲孝崇皇帝爲例，請求交太常卿决定謚號。刑部侍郎、權判太常卿馬縞又上議説：“根據兩漢故事，以諸侯王宗室入朝繼承帝統，就必定追尊父祖，修建園陵，西漢宣帝、東漢光武帝，孝敬祭獻的辦法，先例完備存在。自從安帝入朝繼位，就有皇太后命令，另外尊崇謚法，追稱某皇，所謂孝德、孝穆之類就是。前代衹有孫皓從烏程侯繼位，追封父親孫和爲文皇帝，事出非常，不能作爲法則。現今根據禮院奏狀，漢安帝以下，如果根據本紀，又不見‘帝’字。因謚法‘德象天地叫帝’。由於禮院已曾上奏，難據兩漢故事，便述尊名，請召百官集體商議。”這時右僕射李琪等上奏議説：“敬見歷代以來，宗廟固有制度，繼承襲位没有不同，沿革却有不同。馬縞所奏，禮制有根據，請下制詔，令馬縞虔心依據典册，以述尊名。”

這時明宗想要同時加上“帝”字，就下詔説：“我聽説開創國號承繼家業，得以制作禮樂。因此三皇五帝不相沿襲，隨着時代創立法規，於禮没有不合。况情關祖先，事係祭祀。而且追封謚號尊號，稱皇與稱帝，文字既有增減，言辭應

既有減增之字，合陳褒貶之辭。大約二名俱爲尊稱，若三皇之代故不可加帝，五帝之代不可言皇。爰自秦朝，便兼二號。至若玄元皇帝，事隔千祀，宗追一源，猶顯册於鴻名，豈須遵於漢典？况朕居九五之位，爲億兆之尊，不可總二名於眇躬，惜一字於先代，苟隨執議，何表孝誠？可委宰臣與百官詳定，集兩班於中書，逐班各陳所見。”唯李琪等請於祖禰二室先加“帝”字。宰臣合衆議奏曰：“恭以朝廷之重，宗廟爲先，事繫承祧，義符致美。且聖朝追尊之日，即引漢氏舊儀，在漢氏封崇之時，復依何代故事？理關凝滯，未叶聖謨；道合變通，方爲民則。且王者功成治定，制禮作樂，正朔服色，尚有改更，尊祖奉先，何妨沿革？若應州必立别廟，即地遠上都。今據開元中追尊皋陶爲德明皇帝，凉武昭王爲興聖皇帝，皆立廟於京都。臣等商量所議追尊四廟，望依御札并加皇帝之號，兼請於洛京立廟。”敕：“宜於應州舊宅立廟，餘依所奏。”

其年八月，太常禮院奏：“莊宗神主以此月十日祔廟，七室之内，合有祧遷。”中書門下奏議，請祧懿祖一室。後下百僚集議，禮部尚書蕭頃等奏，請從中書所奏，從之。

應順元年正月，中書門下奏：“太常以大行山陵畢祔廟。今太廟見饗七室：高祖、太宗、懿宗、昭宗、獻祖、太祖、莊宗，大行升祔，禮合祧遷獻祖，請下尚書省集議。”太子少傅盧質等議曰：“臣等以親盡從祧，垂於舊典，疑事無質，素有明文。頃莊宗皇帝再造寰區，復隆宗廟，追三祖於先遠，復四室於本朝，式遇祧遷，旋成沿革。及莊宗升祔，以懿祖

有褒貶。大約二名都是尊稱，故三皇時不可加帝，五帝時不可加皇。從秦朝開始，便兼皇、帝二號。至於像玄元皇帝，事隔千載，宗系追溯到一個源頭，還要顯著册封大名，哪裏必須遵循漢代典章？况我居皇帝之位，爲億兆百姓所尊，不能總括二名於自己，對先代吝惜一個字，如果聽從所持的意見，又怎樣表達我的孝誠？可委任宰臣與百官詳細審定，集中兩班大臣到中書省，逐班陳述各自的見解。”祇有李琪等請求在祖先二室先加“帝”字。宰臣彙集大家的意見上奏説：“敬以朝廷所重，首先是宗廟，事情關係承繼爲後嗣，應與稱美先人的意義符合。而且本朝追尊的時候，就引漢代舊的禮儀，在漢代册封尊崇時，又依哪一代的故事？事理不通，不符合聖人謀略；按道理應該變通，纔能成爲百姓準則。爲王的人大功告成，政治穩定，制作禮樂，曆法服色，還有更改，尊敬祖宗，事奉先人，何妨既有沿襲，又有革新？如果應州必須另立宗廟，就會離上都很遠。現今根據開元中追尊皋陶爲德明皇帝，凉武昭王爲興聖皇帝，皆在京城立廟。我們商量所議追尊四廟，望依皇帝手詔，都加皇帝稱號，同時請求在洛陽建立宗廟。”下詔説：“應在應州舊宅建立宗廟，其餘都依所奏。”

這年八月，太常禮院奏：“莊宗牌位在這月十日祔祭宗廟，宗廟七室内部，應該有遷廟。”中書門下奏，請遷懿祖一室。後交百僚集體商議，禮部尚書蕭頃等奏，請同意中書所奏，同意了。

應順元年正月，中書門下奏：“太常寺認爲已故皇帝的山陵都須祔祭。而今太廟祭獻七室：高祖、太宗、懿宗、昭宗、獻祖、太祖、莊宗，已故皇帝升進廟庭，按禮應遷獻祖廟，請交尚書省集體商議。”太子少傅盧質等上議説：“我們認爲親盡遷廟，傳於舊的典籍，疑事無憑，自來有明文記載。不久前莊宗皇帝再造天下，重新使宗廟興盛，追封遥遠的三祖，恢復本朝的四室，遇上遷廟，即成沿襲。到莊宗升祭，以懿祖遷廟，因爲不是繼他而立的君主，因此先遷他的廟室。

從祧，蓋非嗣立之君，所以先遷其室。光武滅新之後，始有追尊之儀，此祇在於南陽，元不歸於太廟，引事且疏於故實，此時須稟於新規。將來升祔先廟，次合祧遷獻祖，既協隨時之義，又符變禮之文。"從之。時議以懿祖賜姓於懿宗，以支庶繫大宗例，宜以懿祖爲始祖，次昭宗可也，不必祖神堯而宗太宗。若依漢光武，則宜於代州立獻祖而下親廟，其唐廟依舊禮行之可也，而議謚者忘咸通之懿宗，又稱懿祖，父子俱"懿"，於理可乎！將朱耶三世與唐室四廟連叙昭穆，非禮之甚也。議祧者不知受氏於唐懿宗而祧之，今又及獻祖。以禮論之，始祧昭宗，次祧獻祖可也，而懿祖如唐景皇帝，豈可祧乎?

光武帝滅新以後，開始有追尊的禮儀，這衹是在南陽，原本不歸太廟。所引史事不合史實，這時應稟承新的規章。將來升祭先廟，依次應遷獻祖廟，既符合順應時尚的道理，又符合變通禮法的條文。"同意了。當時有議論認爲，懿祖是由懿宗賜予姓氏，用旁支附於嫡長的慣例，應以懿祖爲始祖，次昭宗就行了，不必以神堯爲祖、太宗爲宗。如依漢光武事例，就應在代州建立獻祖以下的親廟，唐廟依舊禮進行是可以的，而議謚的人忘記咸通的懿宗，又稱懿祖，父子都稱"懿"，情理上可以嗎！把朱耶三代與唐室四廟連起來叙宗廟次序，這不合禮制到極點了。議遷廟的人不懂得受姓氏於唐懿宗而遷廟，現在又遷獻祖廟。按禮論究，開始遷昭宗廟，其次遷獻祖廟是可以的，而懿祖如唐景皇帝，難道可遷廟嗎?

晉天福二年正月，中書門下奏："皇帝到京，未立宗廟，望令所司速具制度典禮以聞。"從之。二月，太常博士段顒議曰：

夫宗廟之制，歷代爲難，須考禮經，以求故事。謹按《尚書·舜典》曰："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此是堯之廟也，猶未載其數。又按《郊祀録》曰：夏立五廟，商立六廟，周立七廟。漢初立祖宗廟於郡國，共計一百六十七所。後漢光武中興後，别立六廟。魏明帝初立親廟四，後重議依周法立七廟。晉武帝受禪，初立六廟，後復立七廟。宋武帝初立六廟，齊朝亦立六廟。隋文帝受命，初立親廟四，至大業元年，煬帝欲遵周法，議立七廟。次屬傳禪於唐，武德元年六月四日，始立四廟於長安，至貞觀九年，命有司詳議廟制，遂立七

晉天福二年正月，中書門下奏："皇帝到京，未立宗廟，望令有關官府迅速開列制度典章上奏。"聽從了。二月，太常博士段顒上奏議説：

宗廟制度，歷代都視作難事，必須考察禮經，講求故事。謹按《尚書·舜典》説："正月一日，在文祖廟接受大位。"這是堯的廟，還未載廟數。又按《郊祀録》説：夏立五廟，商立六廟，周立七廟。漢初在郡國建立祖宗廟，共計一百六十七所。後漢光武帝中興以後，另立六廟。魏明帝最初立四親廟，後重加討論，依周制建七廟。晉武帝接受禪讓，最初立六廟，後來又立七廟。宋武帝開始立六廟，齊朝也立六廟。隋文帝接受天命，初立親廟四個，到大業元年，煬帝想遵從周法，商議立七廟。接着傳位於唐，武德元年六月四日，開始在長安立四廟，到貞觀九年，命令官府詳細討論廟制，於是建立七廟，到開元十一年後，創立九廟。又按《禮記·喪服小記》説："做王的人祭他的祖父的先人，以他的祖父配祭，建立四廟。"

廟，至開元十一年後，創立九廟。又按《禮記·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鄭玄注云：高祖以下至禰四世，即親盡也，更立始祖爲不遷之廟，共五廟也。又按《禮記·祭法》及《王制》、《孔子家語》、《春秋穀梁傳》并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此是降殺以兩之義。又按《尚書·咸有一德》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又按《疑義》云：天子立七廟，或四廟，蓋有其義也。如四廟者，從禰至高祖，已上親盡，故有四廟之理。又立七廟者，緣自古聖王，祖有功，宗有德，更封立始祖，即於四親廟之外，或祖功宗德，不拘定數，所以有五廟、六廟，或七廟、九廟，欲後代子孫觀其功德，故《尚書》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矣。又按周捨論云："自江左已來，晉、宋、齊、梁相承，多立七廟。"今臣等參詳，唯立七廟，即并通其理。伏緣宗廟事大，不敢執以一理定之，故檢七廟、四廟二件之文，俱得其宜，他所論者，并皆勿取。伏請下三省集百官詳議。

鄭玄注說：高祖以下到已死的父親共四代，就算親盡，更立始祖廟爲不遷移的廟，共五廟。又按《禮記·祭法》及《王制》、《孔子家語》、《春秋穀梁傳》都說：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這是按二遞降的意思。又按《尚書·咸有一德》說："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又按《疑義》說：天子立七廟或四廟，大概有它的意義。如四廟，從已死父親到高祖，以上親盡，故有立四廟的理由。又立七廟，是由於自古以來的聖王，祖宗有功有德，更册封建立始祖廟，即在四親廟以外，有的祖宗有功德，不受定數局限，所以有五廟、六廟，或七廟、九廟，想使後代子孫看到他們的功德，故《尚書》就有"七世之廟，可以觀德"的說法了。又按周捨論道："自江左以來，晉、宋、齊、梁相承，多數建立七廟。"現今我們參照詳議，衹有建立七廟，纔能全通其理。由於宗廟事情重大，不敢執一理作决定，故挑選七廟、四廟二種文字，都很得宜，其他所論，一概不取。敬請交三省集合百官詳盡討論。

敕旨宜依。左僕射劉昫等議曰：

皇帝詔旨：應該依從。左僕射劉昫等上議說：

臣等今月八日，伏奉敕命於尚書省集議太常博士段顒所議宗廟事。伏以將敷至化，以達萬方，克致平和，必先宗廟。故《禮記·王制》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疏云："周制之七者，太祖廟及文王、

我們於今月八日，敬奉詔命在尚書省集體討論太常博士段顒所議宗廟事。敬以將要布施最高的德化，以達天下，導致平和，必須以宗廟爲先。故《禮記·王制》說："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注釋說："周制七廟，指太祖廟及文王、武王廟與四個親廟。太祖即后稷。商六廟，指契及湯與二

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也。商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自夏及周，少不減五，多不過七。"又云："天子七廟，皆據周也。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若諸侯廟制，雖有其人，則不過五。此則天子、諸侯七、五之異明矣。"至於三代已後，魏、晋、宋、齊、隋及唐初，多立六廟或四廟，蓋於建國之始，不盈七廟之數也。今欲請立自高祖已下四親廟，其始祖一廟，未敢輕議，伏俟聖裁。

昭、二穆。夏五廟，没有太祖，衹是禹與二昭、二穆罷了。自夏至周，少不下五廟，多不超過七廟。"又説："天子七廟，都是根據周制。有人則七，無人則五。如果是諸侯廟制，即使有人，也不超過五廟。這就是天子、諸侯七廟、五廟的不同，很清楚。"到三代以後，魏、晋、宋、齊、隋及唐初，多數建立六廟或四廟，因爲在建國開始，不滿七廟的數字。現今想請建立自高祖以下四個親廟，始祖一廟，不敢隨便議論，敬待皇上裁奪。

御史中丞張昭遠奏議曰：

臣前月中預都省集議宗廟事，伏見議狀於親廟之外，請别立始祖一廟，近奉中書門下牒，再令百官於都省議定聞奏者。

臣讀十四代史書，見二千年故事，觀諸家宗廟，都無始祖之稱，唯商、周二代，以稷、契爲太祖。《禮記》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鄭玄注："此周制也。七者，太祖后稷及文王、武王與四親廟。"又曰："商人六廟，契及成湯與二昭、二穆也。夏后氏立五廟，不立太祖，唯禹與二昭、二穆而已。"據《王制》鄭玄所釋，即商、周以稷、契爲太祖，夏后無太祖，亦無追謚之廟。自商、周以來，時更十代，皆於親廟之中，以有功者爲太祖，無追崇始祖之例。具引今古，即恐詞繁，事要證明，須陳梗概。漢以高祖父太上皇執嘉無社稷功，不立廟號，高帝自爲高祖。魏以曹公相

御史中丞張昭遠的奏議説：

我前月參與尚書省集體討論宗廟的事情，敬見議狀在親廟以外，請求另立始祖一廟，近日得中書門下的公文，再次命令在尚書省商議決定上奏。

我讀十四代史書，見二千年故事，觀看各家宗廟，都没有始祖的稱呼，衹有商、周兩代以稷、契爲太祖。《禮記》説："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廟爲七。"鄭玄注："這是周制。七指太祖后稷及文王、武王與四個親廟。"又説："商人六廟，契及成湯與二昭、二穆。夏后氏立五廟，不立太祖，衹有禹與二昭、二穆罷了。"根據《王制》鄭玄所作解釋，即商、周是以稷、契爲太祖，夏后没有太祖，也没有追謚的廟。自商、周以來，時間經過十代，都在親廟中，以有功的人爲太祖，没有追崇始祖的先例。古今一一開列，恐怕文字太多，事情要得到證明，又必須略陳梗概。漢以高祖的父親太上皇執嘉對國家没有大功，不立廟號，高帝自己爲高祖。魏以曹公相漢，達三十年，開始封於魏，故爲太祖。晋以宣王輔魏有功，立爲高祖，以景帝始封晋，故爲太祖。宋氏先世，官位門閥都很卑下低微，雖追崇帝號，劉裕

漢，垂三十年，始封於魏，故爲太祖。晉以宣王輔魏有功，立爲高祖，以景帝始封晉，故爲太祖。宋氏先世，官閥卑微，雖追崇帝號，劉裕自爲高祖。南齊高帝之父，位至右將軍，生無封爵，不得爲太祖，高帝自爲太祖。梁武帝父順之，佐佑齊室，封侯，位至領軍、丹陽尹，雖不受封於梁，亦爲太祖。陳武帝父文讚，生無名位，以武帝功，梁室贈侍中，封義興公，及武帝即位，亦追爲太祖。周閔帝以父泰相西魏，經營王業，始封於周，故爲太祖。隋文帝父忠，輔周室有大功，始封於隋，故爲太祖。唐高祖神堯祖父虎爲周八柱國，隋代追封唐公，故爲太祖。唐末梁室朱氏有帝位，亦立四廟，朱公先世無名位，雖追册四廟，不立太祖，朱公自爲太祖。此則前代追册太祖，不出親廟之成例也。

却自己稱高祖。南齊高帝的父親，官位到右將軍，活着時沒有封爵，不能爲太祖，高帝自己爲太祖。梁武帝父順之，輔佐齊朝，封侯，官位到領軍、丹陽尹，即使沒有在梁受封，也爲太祖。陳武帝的父親文讚，活着時沒有聲名官位，以武帝功，梁朝贈侍中，封義興公，到武帝即位，亦追爲太祖。周閔帝以父親泰在西魏任相，經營王業，開始封在周，故爲太祖。隋文帝父忠，輔北周有大功，初封於隋，所以爲太祖。唐高祖神堯祖父虎爲周八柱國之一，隋代追封爲唐公，故爲太祖。唐末梁國朱氏有帝位，也立四廟，朱公先世沒有名位，即使追册四廟，也不立太祖，朱公自己爲太祖。這是前代追册太祖，不出親廟的先例。

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漢、魏之制，非有功德不得立爲祖宗。商、周受命，以稷、契有大功於唐、虞之際，故追尊爲太祖。自秦、漢之後，其禮不然，雖祖有功，仍須親廟。今亦粗言往例，以取證明。秦稱造父之後，不以造父爲始祖；漢稱唐堯、劉累之後，不以堯、累爲始祖；魏稱曹參之後，不以參爲始祖；晉稱趙將司馬卬之後，不以卬爲始祖；宋稱漢楚元王之後，不以元王爲始祖；齊、梁皆稱蕭何之後，不以蕭何爲始祖；陳稱太丘長陳寔之後，不以寔爲始祖；元魏稱李

稱王的人以有功有德的人爲祖宗，漢、魏的制度，沒有功德不能立爲祖宗。商、周接受天命，因稷、契在唐堯、虞舜時候有大功，故追尊爲太祖。自秦、漢以後，禮制不是這樣，即使祖宗有功，仍然必須是親廟。現在也大略說說以往的例子，來取得證明。秦自稱是造父的後代，不以造父爲始祖；漢稱自己是唐堯、劉累的後代，不以唐堯、劉累爲始祖；魏自稱是曹參的後代，不以曹參爲始祖；晉自稱是趙將司馬卬的後代，不以司馬卬爲始祖；宋自稱是漢楚元王的後代，不以楚元王爲始祖；齊、梁都自稱是蕭何的後代，不以蕭何爲始祖；陳自稱是太丘長陳寔的後代，不以陳寔爲始祖；元魏自稱是李陵的後代，不以李陵爲始祖；後周自稱是神農的後代，

陵之後，不以陵爲始祖；後周稱神農之後，不以神農爲始祖；隋稱楊震之後，不以楊震爲始祖；唐稱臯陶、老子之後，不以臯陶、老子爲始祖。唯唐高宗則天武后臨朝，革唐稱周，又立七廟，仍追册周文王姬昌爲始祖，此蓋當時附麗之徒，不諳故實，武立姬廟，乖越已甚，曲臺之人，到今嗤誚。臣遠觀秦、漢，下至周、隋，禮樂衣冠，聲明文物，未有如唐室之盛。武德議廟之初，英才間出，如温、魏、顔、虞通今古，封、蕭、薛、杜達禮儀，制度憲章，必有師法。

不以神農爲始祖；隋自稱是楊震的後代，不以楊震爲始祖；唐自稱是臯陶、老子的後代，不以臯陶、老子爲始祖。祇有唐高宗皇后武則天臨朝，改唐爲周，又立七廟，并追尊周文王姬昌爲始祖，這是當時依附武則天的人，不熟悉歷史事實，武立姬廟，不協調已到極點，太常寺的人，至今嗤笑譏誚。我遠觀秦、漢，下到周、隋，禮樂衣冠，聲名文物，没有像唐代這樣興盛。武德年間開始議論宗廟的時候，人才迭出，如温、魏、顔、虞通今古，封、蕭、薛、杜達禮儀，制度憲章，必定有所師法。

夫追崇先王、先母之儀，起於周代，據《史記》及禮經云："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一戎衣而有天下，尊爲天子，宗廟饗之。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曰："郊祀后稷以配天。"據此言之，周武雖祀七世，追爲王號者，但四世而已。故自東漢以來，有國之初，多崇四廟，從周制也。況商因夏禮，漢習秦儀，無勞博訪之文，宜約已成之制。請依隋、唐有國之初，創立四廟，推四世之中名位高者爲太祖。謹議以聞。

追崇先王、先母的禮儀，起於周代，據《史記》及禮經説："武王繼承太王、王季、文王未完成的功業，一戰而取得天下，尊爲天子，宗廟祭獻。周公成就文王、武王的美德，追尊太王、王季爲王，以天子之禮祭祀先輩。"又説："郊祀后稷以配天。"據此説來，周武王雖祀七世，追稱王號的，祇有四世罷了。所以自東漢以來，建國開始，多數尊崇四廟，這是遵從周制。況且商沿襲夏禮，漢沿用秦的禮儀，無需用廣徵博引的條文，應該遵守已經形成的制度。請依隋、唐建國開始，創立四廟，推舉四代中名位高的爲太祖。謹議上奏。

敕：宜令尚書省集百官，將前議狀與張昭遠所陳，速定奪聞奏。左僕射劉昫等再奏議曰：

下詔説：應令尚書省集合百官，把以前的議狀與張昭遠的陳述，迅速定奪上奏。左僕射劉昫等再次上奏議説：

臣等今月十三日，再於尚書省集百官詳議。夫王者祖武宗文，郊天祀地，故有追崇之典，以申配饗之儀。切詳太常禮院議狀，唯立七廟四廟，即并通其

我們於今月十三日，又在尚書省集合百官詳盡討論。爲王的人效法武功，崇尚文治，郊祀天地，故有追崇的典禮，用以申明配祭的禮儀。切實詳審太常禮院的議狀，祇有立七廟四廟，纔能全通其理；其他所論述

理，其他所論，并皆勿取。七廟者，按《禮記·王制》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鄭玄注云：“此周制也。”詳其禮經，即是周家七廟之定數。四廟者，謂高、曾、祖、禰四世也。按《周本紀》及《禮記·大傳》皆曰：“武王即位，追王太王、王季、文王。以后稷爲堯稷官，故追尊爲太祖。”此即周武王初有天下追尊四廟之明文也。故自漢、魏已降，迄於周、隋，創業之君，追謚不過四世，約周制也。此禮行之已久，事在不疑。今參詳都省前議狀，請立四廟外，别引始祖，取裁未爲定議。續准敕據御史中丞張昭遠奏，請創立四廟之外，無别封始祖之文。况國家禮樂刑名，皆依唐典，宗廟之制，須約舊章，請依唐朝追尊獻祖宣皇帝、懿祖光皇帝、太祖景皇帝、代祖元皇帝故事，追尊四廟爲定。

從之。

七年七月，太常禮院奏：“國朝見饗四廟：靖祖、肅祖、睿祖、憲祖。今大行皇帝將行升祔，按《會要》：唐武德元年，立四廟於長安；貞觀九年，高祖神堯皇帝崩，命有司詳議廟制，議以高祖神主并舊四室祔廟。今先帝神主，請同唐高祖升祔。”從之。

漢天福十二年閏七月，時漢高祖已即位，尚仍天福之號，太常博士段顒奏議曰：“伏以宗廟之制，歷代爲難，須按禮經，旁求故實。又緣禮貴隨時，損益不定。今參詳歷代故事，立高、曾、祖、禰四廟，更上追

的，都無可取。七廟，按《禮記·王制》説：“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廟爲七。”鄭玄注説：“這是周制。”詳究禮經，這就是周家七廟的固定數字。四廟，説的是高、曾、祖、父四世。按《周本紀》及《禮記·大傳》都説：“武王即位，追封太王、王季、文王爲王。因后稷是堯主管農事的官，故追尊爲太祖。”這就是周武王剛有天下時追尊四廟的明文。故自漢、魏以下，到周、隋爲止，創業的君主，追謚不過四代，是爲了遵守周制。此禮實行已久，無可懷疑。現今參詳尚書省前日議狀，請立四廟外，另提出始祖，取捨未成定論。接着根據詔令據御史中丞張昭遠奏，請求創立四廟以外，没有另封始祖的文字。况且國家的禮樂刑名，都依唐代典章，宗廟制度，必須遵守舊有章程，請依唐朝追尊獻祖宣皇帝、懿祖光皇帝、太祖景皇帝、代祖元皇帝故事，追尊四廟爲定議。

皇帝准奏。

七年七月，太常禮院奏：“國朝現在祭獻四廟：靖祖、肅祖、睿祖、憲祖。現在已故皇帝將要升入祔祭，按《會要》：唐武德元年，在長安立四廟；貞觀九年，高祖神堯皇帝崩，命令官府詳議廟制，議以高祖牌位和舊的四室祔祭宗廟。現在先帝牌位，請同唐高祖一樣升入祔祭。”聽從了。

漢天福十二年閏七月，這時漢高祖已即位，還繼續用天福年號，太常博士段顒上奏議説：“敬以宗廟制度，歷代視作難事，必須按照禮經，旁求歷史事實。又因爲禮貴適應時勢，有减有增，不能固定。現今參詳歷代故事，立高、曾、祖、父四廟，更上追遠祖光武皇帝爲始祖各代不

遠祖光武皇帝爲始祖百代不遷之廟，居東向之位，共爲五廟，庶符往例，又合禮經。”詔尚書省集百官議。吏部尚書竇貞固等議云：“按《禮記·王制》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疏云：‘周制之七廟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也。’又云：‘天子七廟，皆據周也。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至於光武中興及歷代多立六廟或四廟，蓋建國之始，未盈七廟之數。又按《郊祀録》王肅云：‘德厚者流澤廣，天子可以事六代之義也。’今欲請立高祖已下四親廟。又自古聖王，祖有功，宗有德，即於四親廟之外，祖功宗德，不拘定數。今除四親廟外，更請上追高皇帝、光武皇帝，共立六廟。”從之。

遷移的祖廟，立於向東的方位，共爲五廟，或許符合以往的先例，又符合禮經。”詔尚書省集合百官討論。吏部尚書竇貞固等上奏議説：“按《禮記·王制》説：‘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注釋説：‘周制七廟，太祖及文王、武王廟與四個親廟。太祖即后稷。’又説：‘天子七廟，都是根據周制。有人則七，無人則五。’至於光武中興及歷代，大多數立六廟或四廟，是因爲建國之初，未滿七廟的數字。又據《郊祀録》王肅説：‘仁德深厚的人恩澤廣布，這就是天子可以事奉六代的意義。’現今想請立高祖以下四個親廟。又自古以來的聖王，祖宗有功有德，就在四親廟以外，以有功者爲祖，有德者爲宗，不限固定數目。現今除四個親廟以外，更請上追高皇帝、光武皇帝，共立六廟。”聽從了。

周廣順元年正月，中書門下奏：“太常禮院議，合立太廟室數。若守文繼體，則魏、晋有七廟之文；若創業開基，則隋、唐有四廟之議。聖朝請依近禮，追謚四廟。伏恐所議未同，請下百官集議。”太子太傅和凝等議：“請據禮官議，立四親廟。”從之。

其年四月，中書門下奏：“太常禮院申，七月一日，皇帝御崇元殿，命使奏册四廟。准舊儀，服衮冕即座，太尉引册案入，皇帝降座，引立於御座前南向，中書令奉册案進，皇帝搢珪捧授，册使跪受，轉授舁册官，其進寶授寶儀如册案。臣等參詳，至時請皇帝降階授册。”從之。

三年九月，將有事於南郊，議於東京别建太廟。時太常禮院言：“准洛京廟室一十五間，分爲四室，東西有夾室，四神門，每方屋一間，各三

周廣順元年正月，中書門下奏：“太常禮院商議，應立太廟室數。如果遵守文獻繼承原有體制，那麽魏、晋有七廟的文獻；如果開創基業，那麽隋、唐有四廟的議論。聖朝請依近來體制，追謚四廟。恐怕各人所議未必相同，請交百官集體討論。”太子太傅和凝等説：“請根據禮官所議，立四個親廟。”聽從了。

這年四月，中書門下奏：“太常禮院呈報，七月一日，皇帝到崇元殿，命使奉册到四廟。根據舊有禮儀，穿上皇帝禮服就座，太尉引册案進入，皇帝下座位，引立到皇帝座位前，向南，中書令奉册案進獻，皇帝帶大珪捧授，册使跪下接受，轉授舁册官，進寶授寶儀式與册案相同。我們參照詳審，到時請皇帝下階授册。”聽從了。

三年九月，將在南郊祭祀，商議在東京另建太廟。這時太常禮院説：“以洛陽廟室十五間爲準，分爲四室，東西有夾室，四個神門，每方屋一間，各三門，二十四戟，另有齋宫神厨屋宇。

門，戟二十四，别有齋官神厨屋宇。准禮，左宗廟，右社稷，在國城内，請下所司修奉。”從之。

根據禮制，左爲宗廟，右爲社稷，在國城内，請交有關官府尊奉。”聽從了。

其月，太常禮院奏：“迎太廟社稷神主到京，其日未審皇帝親出郊外迎奉否。檢討故事，元無禮例，伏請召三省官集議。”敕：“宜令尚書省四品已上、中書門下五品已上同參議。”司徒竇貞固、司空蘇禹珪等議：“按吴主孫休即位，迎祖父神主於吴郡，入祔太廟，前一日出城野次，明日常服奉迎，此其例也。”遂署狀言車駕出城奉迎爲是，請下禮儀使草定儀注。至十月，禮儀使奏：“太祖神主將至，前一日儀仗出城掌次，於西御莊東北設神主行廟幄幕，面南。其日放朝，群臣早出西門，皇帝常服出城詣行宫，群臣起居畢，就次。神主將至，群臣班定，皇帝立於班前。神主至，太常卿請皇帝再拜，群臣俱拜。神主就行廟幄幕座，設常饌，群臣班於神幄前。侍中就次，請皇帝謁神主。既至，群臣再拜，皇帝進酒畢再拜，群臣俱拜。皇帝還幄，群臣先赴太廟門外立班，俟皇帝至起居。俟神主至，群臣班於廟門外，皇帝立於班前，太常卿請皇帝再拜，群臣俱拜。皇帝還幄，群臣就次，宫闈令安神主於本室訖，群臣班於廟庭。太常卿請皇帝於四室奠饗，逐室皇帝再拜，群臣俱拜。四室祔饗畢，皇帝還宫。前件儀注，望付中書門下宣下。”從之。

這月，太常禮院奏：“迎太廟社稷牌位到京城，這天不知皇帝是否親自到郊外迎奉。檢索已往事類，原本没有這種禮儀的先例，請召三省官員集體商議。”下詔説：“宜令尚書省四品以上、中書省五品以上官員共同參與商議。”司徒竇貞固、司空蘇禹珪等上奏議説：“按吴主孫休即位，迎祖父牌位到吴郡，祔祭太廟，前一天出城在野外停留，第二天穿平時服裝奉迎，這是先例。”於是署名於奏狀，説皇帝出城奉迎是對的，請交禮儀使擬定行禮章程。到十月，禮儀使奏：“太祖牌位將到，前一天儀仗出城掌管祭祀，在西御莊東北設立安放牌位的臨時祖廟的幄幕，向南。這天不上朝，群臣早晨出西門，皇帝穿平時服裝出城到行宫，群臣問安完畢，各就各位。牌位將到，群臣班次排定，皇帝站在班前。牌位到，太常卿請皇帝再拜，群臣都下拜。牌位安置在臨時祖廟幄幕的座位上，放上食物，群臣排班在牌位幄幕前。侍中就位，請皇帝拜謁牌位。既到，群臣再拜，皇帝進酒完畢再拜，群臣都拜。皇帝回到幄幕，群臣先到太廟門外排班站立，等皇帝到問安。等牌位送到，群臣排班在廟門外，皇帝站在班前，太常卿請皇帝再拜，群臣都下拜。皇帝回到幄幕，群臣各就各位，宫闈令安放牌位到本室結束，群臣在廟庭排班。太常卿請皇帝到四室奠祭，每一室皇帝都再拜，群臣都下拜。四室祔祭完畢，皇帝回宫。前件行禮章程，望交中書門下傳達下去。”聽從了。

顯德六年七月，詔以大行皇帝山陵有期，神主將祔太廟，其廟殿室宇合添修否？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聶崇義奏議曰：“奉敕，爲大行皇帝山陵有期，神主祔廟，恐殿室間數少，合重添修。今詣廟中相度，若是添修廟殿一間至兩間，并須移動諸神門及角

顯德六年七月，下詔因已故皇帝的葬禮即將舉行，牌位將祔祭太廟，廟殿室宇是否應該添修？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聶崇義上奏議説：“奉詔，因爲已故皇帝的葬禮即將舉行，牌位將祔祭太廟，恐怕殿室間數少，應重新添修。現今到殿中觀察衡量，如果添修廟殿一兩間，都必須移動各個神門及角樓、宫墻、仗舍及殿堂東面的房檐

樓宫墻仗舍，及堂殿正面檐栿階道，亦須東省牲立班位，直至齋宫，漸近迫窄。今重拆廟殿，續更添修，不唯重勞，兼恐未便。竊見廟殿見虚東西二夾室，况未有祧遷之主，欲請不拆廟殿，更添間數，即便將夾室重安排六室位次。所有動移神主，若准舊禮，於殿庭權設行廟幕殿，即恐雨水猶多，難於陳設。伏請權於太廟齋宫内奉安神主，至修奉畢日，庶爲宜稱。又，按《禮記》云：廟成則於中屋刲羊以釁之，夾室則用鷄。又，《大戴禮》及《通典》亦有夾室，察文觀義，乃是備廟之制。况新主祔廟，諸經有遷易之文，考古沿今，庶合通禮。伏請遞遷諸室奉安大行皇帝神主，以符禮意。”敕依典禮。

階梯道路，也必須在東面檢視犧牲設立班位，直至齋宫，漸近狹窄。現今重拆廟殿，陸續添修，不止重複煩勞，同時恐怕未必方便。我看見廟殿東西二夾室現在空着，况且没有遷廟的牌位，想請不拆廟殿，更添間數，就便在夾室重新安排六室位次。所有移動的牌位，如果按照舊禮，在殿前暫時設置臨時廟殿的幄幕，就怕雨水還多，難於陳設。敬請暫時在太廟齋宫内奉安牌位，一直到修奉完畢時，或許爲適宜。又按《禮記》説：廟成就在中室殺羊，以血塗廟，夾室則殺鷄。又《大戴禮》及《通典》也有夾室，察文觀義，是用來備廟的制度。况且新主祔祭宗廟，各種經書有遷廟的記載，考古沿今，纔符合通常的禮儀。敬請依次遷移各室來安放已故皇帝牌位，以符合禮意。”下詔依典禮。

#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三

## 志第五

### 禮志(下)

後唐長興元年九月，太常禮院奏："來年四月孟夏，禘饗于太廟。謹按禮經，三年一禘以孟冬，五年一祫以孟夏。已毁未毁之主，并合食于太祖之廟，逐廟功臣，配饗于太廟之庭。本朝寶應元年定禮，奉景皇帝爲始封之祖。既廟號太祖，百代不遷，每遇禘祫，位居東向之尊，自代祖元皇帝、高祖、太宗已下，列聖子孫，各序昭穆，南北相向，合食于前。聖朝中興，重修宗廟，今太廟見饗高祖、太宗、懿宗、昭宗、獻祖、太祖、莊宗七廟，太祖景皇帝在祧廟之數，不列廟饗。將來禘禮，若奉高祖居東向之尊，則禘饗不及于太祖、代祖；若以祧廟太祖居東向之位，則又違于禮意。今所司修奉祧廟神主，及諸色法物已備，合預請參詳，事須具狀申奏。"敕下尚書省集百官詳議。户部尚書韓彦惲等奏議曰："伏以本朝尊受命之祖景皇帝爲始封之君，百代不遷，長居廟食，自貞觀至于天祐，無所改更，聖祖神孫，左昭右穆。自中興國祚，再議宗祊，以太祖景皇帝在祧廟之數，不列祖宗，欲尊太祖之位，將行東向之儀，爰命群臣，同議可否。伏詳本朝列聖之舊典，明皇定禮之新規，開元

後唐長興元年九月，太常禮院奏："明年四月初夏，在太廟祭獻。謹按禮經，三年一禘祭，在十一月，五年一祫祭，在五月。已毁或未毁的牌位，一并在太祖廟合食，每廟的功臣，配祭於太廟庭中。本朝寶應元年定禮，奉景皇帝爲始封之祖。既然廟號太祖，百代不遷廟，每遇禘祫處向東的尊位，自代祖元皇帝、高祖、太宗以下，歷代聖人的子孫，各序先後，南北相對，合食於前。本朝中興，重新修建宗廟，而今太廟現在祭獻高祖、太宗、懿宗、昭宗、獻祖、太祖、莊宗七廟，太祖景皇帝在遷廟之數，不列入太廟祭獻。將來的祭禮，如果奉高祖處向東的尊位，就不祭獻太祖、代祖；如果遷太祖廟處向東的尊位，就又違背禮意。現今有關部門修奉遷廟牌位，各種禮器已經齊備，應該預先請求參驗詳審，此事必須具狀申奏。"下詔交尚書省集合百官詳盡商議。户部尚書韓彦惲上奏議説："因本朝尊奉受命的祖先景皇帝爲始封的君主，百代不遷廟，永享廟食，自貞觀至天祐，没有更改，聖祖神孫，左右排列。自從國祚中興，再次商議宗廟設祭事宜，以太祖景皇帝在遷廟之數，不列爲祖宗，想尊崇太祖的地位，將按向東的位置安排，於是命群臣，共同商議是否可以。詳究本朝各代君主的舊典，唐明皇定禮的新規章，開元十年，特立九廟，子孫遵守，歷代没有減少。現今既實行定禮的規章，又要遷太祖廟室。從前在德宗朝，將行合祭大禮，顔真卿上奏議請奉獻祖居向東的尊位，景皇帝暫居左右的行列，考察貞元

十年，特立九廟，子孫遵守，歷代無虧。今既行定禮之規，又以祧太祖之室。昔德宗朝，將行禘祫之禮，顔真卿議請奉獻祖居東向之位，景皇帝暫居昭穆之列，考之于貞元，則以爲誤，行之於今日，正得其禮。今欲請每遇禘祫之歲，暫奉景皇帝居東向之尊，自元皇帝以下，敘列昭穆。”從之。

年間的狀況，那就認爲不對，今天實行，正合禮制。現今希望每遇合祭年歲，暫奉景皇帝處向東的尊位，自元皇帝以下，按左右排列。”同意了。

周廣順三年冬十月，禮儀使奏：“郊廟祝文，禮例云：古者文字皆書于册，而有長短之差。魏、晋郊廟祝文書于册。唐初悉用祝版，惟陵廟用玉册，玄宗親祭郊廟，用玉爲册。德宗朝，博士陸淳議，準禮用祝版，祭已燔之，可其議。貞元六年親祭，又用竹册，當司准《開元禮》，并用祝版。梁朝依禮行之，至明宗郊天，又用竹册。今詳酌禮例，祝版爲宜。”從之。

周廣順三年冬十月，禮儀使奏：“郊廟的祝文，禮例說：古代祝文都寫在竹册上，有長短的差别。魏、晋郊廟祝文寫在竹册上。唐初都用祝板，衹有陵廟用玉册，玄宗親祀郊廟，用玉爲册。德宗朝，博士陸淳建議，依禮用祝板，祭完燒掉，同意這一意見。貞元六年親自祭祀，又用竹册，負責此事的官府根據《開元禮》，都用祝板。梁朝依禮實行，到明宗南郊祀天，又用竹册。現今詳盡斟酌禮例，祝板爲適宜。”聽從了。

周廣順三年九月，南郊禮儀使奏：“郊祀所用珪璧制度，準禮，祀上帝以蒼璧，祀地祇以黄琮，祀五帝以珪璋琥璜琮，其玉各依本方正色，祀日月以珪璋，祀神州以兩珪有邸。其用幣，天以蒼色，地以黄色，配帝以白色，日月五帝各從本方之色，皆長一丈八尺。其珪璧之狀，璧圓而琮八方，珪上鋭而下方，半珪曰璋，琥爲虎形，半璧曰璜，其珪璧琮璜皆長一尺二寸四。珪有邸，邸，本也，珪著于璧而整肅也。日月星辰以珪璧五寸，前件珪璧雖有圖樣，而長短之説或殊。按唐開元中，玄宗詔曰：‘祀神以玉，取其精潔，比來用珉，不可行也。如或以玉難辦，寧小其制度，以取其真。’今郊廟所修珪璧，量玉大小，不必皆從古制，伏請下所司修

周廣順三年九月，負責南郊祭天的禮儀使奏：“郊祀所用珪璧制度，根據禮制，祀上帝用蒼璧，祀地祇用黄琮，祀五帝用珪璋琥璜琮，這些玉各依本方位當用的顔色，祀日月用珪璋，祀神州用有根底的兩珪。郊祀所用幣，祀天用蒼色，祀地用黄色，配祀帝用白色，祀日月五帝各從本方位的顔色，都一丈八尺長。珪璧的形狀，璧圓，琮八方形，珪上尖下方，璋就是半珪，琥是虎形，璜是半璧，珪璧琮璜都一尺二寸四分長。珪有邸，邸就是根底，珪附在璧上很整齊肅穆。祀日月星辰用五寸珪璧。前面所述的珪璧雖畫有様子，而長短却有不同説法。按唐開元年間，玄宗下詔説：‘用玉祀神，取它的精美潔净，近來用珉，不可行。如果因爲玉難采，寧可規格小一些，以取真實。’現今郊廟所用珪璧，根據玉的大小來做，不必都遵從古制，敬請交有關部門製造。”聽從了。

制。"從之。

顯德四年夏四月，禮官博士等準詔，議祭器、祭玉制度以聞。時國子祭酒尹拙引崔靈恩《三禮義宗》云："蒼璧所以祀天，其長十有二寸，蓋法天之十二時。"又引《江都集》、《白虎通》等諸書所說，云："璧皆外圓内方。"又云："璜琮所以祀地，其長十寸，以法地之數。其琮外方内圓，八角而有好。"國子博士聶崇義以爲璧内外皆圓，其徑九寸。又按阮氏、鄭玄圖皆云九寸，《周禮·玉人》職又有九寸之璧。及引《爾雅》云："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郭璞注云："好，孔也；肉，邊也。"而不載尺寸之數。崇義又引《冬官·玉人》云"璧好三寸"，《爾雅》云"肉倍好謂之璧"，兩邊肉各三寸，通好共九寸，則其璧九寸明矣。崇義又云："璜琮八方以象地，每角各剡出一寸六分，共長八寸，厚一寸。按《周禮疏》及阮氏圖并無好。"又引《冬官·玉人》云："琮八角而無好。"崇義又云："琮璜珪璧，俱是祀天地之器，而《爾雅》唯言璧環瑗三者有好，其餘璜琮諸器，并不言之，則璜琮八角而無好明矣。"太常卿田敏以下議，以爲尹拙所說雖有所據，而崇義援《周禮》正文，其理稍優，請從之。其諸祭器制度，亦多以崇義所議爲定。

顯德四年夏四月，禮官博士等根據詔書，商議祭器及祭祀所用玉的規格上奏。這時國子祭酒尹拙引用崔靈恩《三禮義宗》說："蒼璧用來祀天，長十二寸，效法天的十二時。"又引《江都集》、《白虎通》等各書所說，稱："璧都是外圓内方。"又說："璜琮用來祀地，長十寸，效法地的數目。琮外方内圓，八角而有孔。"國子博士聶崇義認爲璧内外都是圓的，直徑九寸。又按阮氏、鄭玄圖都說是九寸，《周禮·玉人》職又有九寸璧的記載。又引《爾雅》說："肉大倍於好叫璧，好大肉小叫瑗，肉好如一叫環。"郭璞注說："好即孔，肉即邊。"而未載尺寸數字。聶崇義又引《冬官·玉人》說"璧孔三寸"。《爾雅》說"邊大倍於孔叫璧"，兩邊邊各三寸，加上孔共九寸，那麼璧爲九寸就清楚了。聶崇義又說："璜琮八方以象徵地，每角各削一寸六分，共長八寸，厚一寸。按《周禮疏》及阮氏圖都無孔。"又引《冬官·玉人》說："琮八角而無孔。"聶崇義又說："琮璜珪璧，都是祭祀天地的器物，而《爾雅》祇說璧環瑗三者有孔，其餘璜琮各器物，并未說，那麼璜琮八角而無孔就清楚了。"太常卿田敏以下所上奏議，認爲尹拙所說雖有所據，而聶崇義援引《周禮》正文，理由更充足，請遵從聶崇義的說法。各種祭器制度，也大多以聶崇義所議爲定準。

顯德二年秋八月，兵部尚書張昭上言："今月十二日，伏蒙宸慈召對，面奉聖旨，每年祀祭，多用太牢，念其耕稼之勞，更備犧牲之用，比諸豢養，特可愍傷，令臣等討故事，可以佗牲代否。臣仰稟綸言，退尋禮籍，其三牲八簋之制，五禮六樂之文，著在典彝，迭相沿襲，累經朝代，無所

顯德二年秋八月，兵部尚書張昭上奏說："今月十二日，敬蒙皇上召對，當面奉聖旨，每年祀祭，多用牛作祭品，想到它耕種辛勞，還要作爲祭品使用，比起其他飼養的牲畜，特別令人憐憫感傷，令我們考求往例，是否可用其他物品代替。我稟承皇上所說，退下來尋究禮書，三牲八簋的制度，五禮六樂的條文，都著爲常典，迭相沿襲，經過很多朝代，沒有更改。我聽說古代

改更。臣聞古者燔黍捭豚，尚多質略，近則梁武麵牲竹脯，不可宗師，雖好生之德則然，於奉先之儀太劣。蓋禮主于信，孝本因心，黍稷非馨，鬼神饗德，不必牲牢之巨細，籩豆之方圓，苟血祀長保于宗祧，而牲俎何須于繭栗。但以國之大事，儒者久行，易以佗牢，恐未爲便。以臣愚見，其南北郊、宗廟社稷、朝日夕月等大祠，如皇帝親行事，備三牲；如有司攝行事，則用少牢已下。雖非舊典，貴減牲牛。"是時太常卿田敏又奏云：

臣奉聖旨爲祠祭用犢事。今太僕寺供犢，一年四季都用犢二十二頭。《唐會要》武德九年十月詔："祭祀之意，本以爲民，窮民事神，有乖正直，殺牛不如礿祭，明德即是馨香，望古推今，民神一揆。其祭圜丘、方澤、宗廟已外，并可止用少牢，用少牢者用特牲代。時和年豐，然後克修常禮。"又按《會要》天寶六載正月十三日赦文："祭祀之典，犧牲所備，將有達於虔誠，蓋不資於廣殺。自今後每大祭祀，應用騂犢，宜令所司量減其數，仍永爲恒式。其年起請以舊料每年用犢二百一十二頭，今請減一百七十三頭，止用三十九頭，餘祠饗并停用犢。"至上元二年九月二十一日赦文："國之大事，郊祀爲先，貴其至誠，不美多品。黍稷雖設，猶或非馨；牲牢空多，未爲能饗。圜丘、方澤，任依恒式，宗廟諸祠，臨時獻熟，用懷明德之馨，庶合西鄰之祭。"其年起請昊天上帝、太廟各太牢一，餘祭并隨事市供。

烤粟分肉，還很質樸簡略，近有梁武帝以麵爲牲，以竹爲脯，不可效法，雖護生的仁德是對的，但事奉先人的禮儀太粗劣。禮主於誠，孝本應發自内心，黍稷并不香，鬼神享受德，不必求祭祀用的牲畜的大小，禮器的方圓，如果宗廟長保祭祀，而祭品何必一定要用牛。但因國家大事，儒者實行已久，换成其他祭品，恐怕未必方便。以我的看法，南北郊、宗廟社稷、朝日夕月等大的祭祀，如皇帝親自主持，準備三牢；如官府代行主持，就用少牢以下。雖不是舊有的典章，所貴在減少祭祀用牛。"這時太常卿田敏又上奏説：

我爲祠祭用牛犢事奉聖旨。現今太僕寺所供牛犢，一年四季共用二十二頭。《唐會要》武德九年十月下詔："祭祀的本意，本來是爲老百姓，窮盡民力來事奉神靈，不符合正直之道，殺牛不如夏祭，明德就是馨香，遥望古人，推論今事，百姓和神靈是一個準則。祭祀圜丘、方澤、宗廟以外，都可衹用猪羊祭祀的少牢，用少牢的就可用一種牲畜代替。風調雨順，五穀豐登，然後纔按常禮祭祀。"又按《唐會要》天寶六年正月十三日大赦天下的詔令説："祭祀的典禮，準備祭祀用的牲畜，將要表達虔誠，不靠大肆宰殺。從今以後每有大的祭祀，應用赤色牛，宜命令有關部門酌量減少頭數，并永遠作爲固定標準。從這年開始以每年用小牛二百一十二頭的舊數，現今請減少一百七十三頭，衹用三十九頭，其餘祭獻一并停止用小牛。"到上元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大赦天下的詔文説："國家大事，郊祀最重要，以真誠爲貴，不以祭品多爲美。雖然陳設黍稷，或者還有不香的；枉自有很多牲畜作祭品，未必都能享用。圜丘、方澤的祭典，任憑依照常式，宗廟的各種祭祀，臨時獻祭成熟作物，用以懷念美德的芬芳，或許纔符合西鄰夏祭的誠心。"這年有人建議祭祀昊天上帝、太廟各用牛羊猪三牲齊備的太牢各一件，其

若據天寶六載，自二百一十二頭減用三十九頭；據武德九年，每年用犢十頭，圜丘四，方澤一，宗廟五；據上元二年起請祇昊天上帝、太廟，又無方澤，則九頭矣。今國家用牛，比開元、天寶則不多，比武德、上元則過其大半。案《會要》，太僕寺有牧監，掌孳課之事。乞今後太僕寺養孳課牛，其犢遇祭昊天前三月養之滌宮，取其蕩滌清潔，餘祭則不養滌宮。若臨時買牛，恐非典故。

奉敕："祭祀尚誠，祝史貴信，非誠與信，何以事神！礿祭重於殺牛，黍稷輕於明德，犧牲之數，具載典經。前代以來，或有增損，宜采酌中之禮，且從貴少之文。起今後祭圜丘、方澤、社稷，并依舊用犢；其太廟及諸祠，宜準上元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制，并不用犢。如皇帝親行事，則依常式。"

餘祭祀都根據需要買來供應。如果根據天寶六載，從二百一十二頭減到三十九頭；根據武德九年，每年用小牛十頭，其中祭祀圜丘四頭，方澤一頭，宗廟五頭；根據上元二年的建議祭昊天上帝、太廟用小牛，方澤不用，就祇有九頭。現今國家用牛，比開元、天寶不算多，比武德、上元就超過一大半。依據《會要》，太僕寺有牧監，掌管繁殖徵收小牛的事。請求今後太僕寺繁養徵收小牛，遇祭昊天前三個月把小牛養在滌宮，以便蕩滌清潔，其餘祭祀用牛不在滌宮飼養。如果臨時買牛，恐怕不合典章故事。

奉詔敕："祭祀崇尚誠心，主持祭祀的人貴講信用。不誠不信，怎麼能事奉神靈！夏祭比殺牛重，黍稷比明德輕，祭祀用的牲畜數目，都載於經書上。歷代或許有增有減，應采納適中的禮儀，并遵從强調少用的條文。從今以後祭祀圜丘、方澤、社稷，都依舊用小牛；祭祀太廟及其他祭祀，應根據上元二年九月二十一日詔旨，都不用小牛。如果皇帝親自主持祭祀，就依常式。"

後唐同光二年三月十日，祠部奏："本朝舊儀，太微宫每年五薦獻，其南郊壇每年四祠祭。吏部申奏，請差中書門下攝太尉行事，其太廟及諸郊壇，并吏部差三品已上攝太尉行事。"從之。至其年七月，中書門下奏："據尚書祠部狀，每年太微宫五薦獻，南郊壇四祠祭，并宰相攝太尉行事，惟太廟時祭，獨遣庶僚，雖爲舊規，慮成闕禮。臣等商量，今後太廟祠祭，亦望差宰臣行事。"從之。

三年十一月，禮儀使奏："伏準禮經，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行事，此古制也。爰自漢文，益尊神器，務徇公絶私之義，行以日易月之制，事久相沿，禮從順變。今園

後唐同光二年三月十日，祠部奏："本朝舊的儀制，太微宫每年五次薦獻，南郊壇每年四次祭祀。吏部申奏，請差中書門下代理太尉主持祭事，太廟及各種郊壇，都由吏部差三品以上官員代理太尉主持祭祀。"聽從了。到這年七月，中書門下奏："根據尚書祠部奏狀，每年太微宫五次薦獻，南郊壇四次祭祀，都由宰相代理太尉主持祭事，祇有太廟時常祭祀，單獨派遣一般官員，雖是舊的規章，但擔心禮儀欠缺。我們商量，今後太廟祭祀，也希望宰臣主持祭事。"聽從了。

三年十一月，禮儀使奏："根據禮經，喪三年不祭，祇有遇上祭天地社稷纔等到喪終祭祀，這是古制。自漢文帝後，更重帝位，專務徇公絶私之義，實行以日代月之制，此事沿襲已久，禮制應順時變通。現今園陵已畢，喪服已除，宗廟

陵已畢，祥練既除，宗廟不可以乏享，神祇不可以廢祀，宜遵禮意，式展孝思。伏請自貞簡太后升祔禮畢，應宗廟伎樂及群祀，并準舊施行。”從之。

天成四年九月，太常寺奏：“伏見大祠則差宰臣行事，中祠則差諸寺卿監行事，小祠則委太祝、奉禮。今後凡小祠，請差五品官行事。”從之。

其年十月，中書門下奏：“太微宫、太廟、南郊壇，宰臣行事宿齋，百官皆入白事。伏以奉命行事，精誠齋宿，儻遍見于朝官，涉不虔於祠祭。今後宰臣行事，文武兩班，望令并不得到宿齋處者。”奉敕宜依。

其年十二月，中書門下奏：“今後宰臣致齋内，請不押班，不知印，不起居。或遇國忌，應行事官受誓戒，并不赴行香，并不奏覆刑殺公事。及大祠致齋内，請不開宴。”從之。

長興二年五月，尚書左丞崔居儉奏：“大祠、中祠差官行事，皇帝雖不預祭，其日亦不視朝。伏見車駕其日或出，于理不便。今後請每遇大祠、中祠，車駕不出。”從之。

四年二月，太常博士路航奏：“比來小祠已上，公卿皆著祭服行事。近日唯郊廟、太微宫具祭服，五郊迎氣、日月諸祠，并祇常服行事，兼本司執事人等，皆著隨事衣裝，狼藉鞋履，便隨公卿升降于壇墠。按祠部令，中祠以上，應齋郎等升壇行事者，并給潔服，事畢收納。今後中祠已上，公卿請具祭服，執事升壇人并着履，具緋衣幘子。又，臣檢《禮閣新儀》，太微宫使卯時行事。近年依諸郊廟例，五更初便行事，今後請依舊以卯時。”從之。

不可以缺少祭獻，神靈不可以廢除祭祀，應該遵守禮制，展示孝敬的心思。敬請自貞簡太后升入祔祭的典禮結束，所有宗廟伎樂及其他祭祀，一并依舊施行。”聽從了。

天成四年九月，太常寺奏：“敬見大祭祀就差宰臣主持祭事，中等祭祀就差各個寺卿監主持祭事，小祭祀就委派太祝、奉禮郎。今後凡是小祭祀，請差五品官主持祭事。”聽從了。

這年十月，中書門下奏：“太微宫、太廟、南郊壇，宰臣主持祭祀住齋宫，百官都進去報告事情。奉命主持祭事，齋宿極其誠心，如果遍見朝廷官員，有對祭事不虔誠之嫌。今後宰臣主持祭祀，文武兩班，望下令都不得宿齋處。”奉敕：應依從。

這年十二月，中書門下奏：“今後宰臣致齋期間，請不押班，不掌印，不問安。如果遇上國家忌日，所有主持祭祀的官員接受誓戒，都不去上香，都不上奏批覆刑殺公事。大祭祀致齋期間，不得舉行宴會。”皇上聽從了。

長興二年五月，尚書左丞崔居儉奏：“大祭祀、中祭祀差官主持祭事，皇帝雖不參與祭祀，這天也不上朝處理政事。敬見皇帝這天有時外出，有礙於理。今後請每遇大祭祀、中祭祀，皇帝不外出。”聽從了。

四年二月，太常博士路航奏：“近來小祭祀以上，公卿都穿上祭服辦事。最近衹有郊廟、太微宫的祭祀纔穿祭服，五郊迎氣日月等各種祭祀，都衹穿常服辦事，加上本司辦事人員，都穿各種工作服，鞋子亂七八糟，就跟隨公卿在壇場上上下下。根據祠部事務的條令，中等祭祀以上，所有齋郎等上壇辦事的人，都給潔净衣服，事完收回。今後中等祭祀以上，公卿請穿祭服，升壇辦事人員都要穿鞋，穿緋色衣服，戴頭巾。又，我檢閲《禮閣新儀》，太微宫使卯時辦事。近年根據各郊廟的先例，五更初便辦事，今後請依舊在卯時辦事。”聽從了。

清泰元年五月，中書門下奏："據太常禮院申，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今月二十日祔廟，太尉合差宰臣攝行。緣馮道在假；李愚十八日私忌，在致齋内；今劉昫又奏見判三司事煩，請免祀事。今與禮官參酌，諸私忌日，遇大朝會、入閣宣召，尚赴朝參。今祔饗事大，忌日屬私，齋日請比大朝會宣召例，差李愚行事。"從之。

清泰元年五月，中書門下奏："根據太常禮院申奏，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本月二十日祔祭祖廟，太尉應差宰臣代行。由於馮道在休假，李愚在十八日爲家中忌日，在致齋期内；而今劉昫又奏現判三司，事務煩重，請免除主持祭祀事。現在與禮官參酌，各種私家忌日，遇上大朝會、入閣時傳令召見，仍須赴朝參拜。而今祔祭事情重大，忌日屬私事，齋日請比照大朝會宣召例，差李愚主持祭事。"皇上聽從了。

晉開運三年六月，西京留司監祭使奏："以祠祭所定行事官，臨日或遇疾病，或奉詔赴闕，留司吏部郎中一人主判，有闕便依次第定名，庶無闕事。"從之。

晉開運三年六月，西京留司監祭使奏："因祠祭所定辦事官員，如臨時有人生病，有的奉詔赴京城，由留司吏部郎中一人主管，有缺便依順序選定人員，希望没有當辦未辦的事。"皇上聽從了。

天成三年十一月，太常定唐少帝爲昭宣光烈孝皇帝，廟號景宗。博士吕朋龜奏："謹按禮經，臣不誄君，稱天以謚之，是以本朝故事，命太尉率百僚奉謚册告天于圜丘，迴讀于靈座前，并在七月之内，謚册入陵。若追尊定謚，命太尉讀謚册于太廟，藏册于本廟。伏以景宗皇帝，頃負沈冤，歲月深遠，園陵已修，不祔于廟，則景宗皇帝親在七廟之外。今聖朝申冤，追尊定謚，重新帝號，須撰禮儀。又，《禮》云：君不逾年不入宗廟。且漢之殤、沖、質，君臣已成，晉之惠、懷、愍，俱負艱難，皆不列廟食，止祀于園寢。臣等切詳故實，欲請立景宗皇帝廟于園所，命使奉册書寶綬，上謚于廟，便奉太牢祀之，其四時委守奉薦。請下尚書省集三省官詳議施行。"右散騎常侍蕭希甫等議請依禮院所奏。奉敕：宜令本州城内選地起廟。乃于曹州立廟。

天成三年十一月，太常寺定唐少帝爲昭宣光烈孝皇帝，廟號叫景宗。博士吕朋龜奏："謹按禮經，臣子不能表彰君主，要以天的名義追謚，因此本朝故事，命太尉率百官奉謚册到圜丘報告上天，回來在靈座前宣讀，并在七月以内，謚册入陵墓。如果追尊定謚號，命太尉在太廟宣讀謚册，把謚册藏在本廟。敬以景宗皇帝，先前身負冤枉，歲月已久，園陵已建，不祔祭於廟，那麽景宗皇帝就在七廟以外。而今聖朝爲他伸冤，追尊定謚，改定帝號，必須撰寫禮儀。又，《禮》規定：爲君没有超過一年，不入宗廟。而且漢代的殤帝、沖帝、質帝，君臣關係已成，晉代的惠帝、懷帝、愍帝，都遭遇艱難，都不列入廟食，衹在園陵祭祀。我們切實詳審典故史實，想請求把景宗皇帝廟建在園陵所在地，派使者奉册書寶綬，上謚號於廟，便以太牢祭祀，四時委守吏供奉祭享。請交尚書省集合三省官員詳議施行。"右散騎常侍蕭希甫等上奏議，請依禮院所奏。奉詔：宜令本州在城内選地建廟。於是在曹州建廟。

四年五月，中書門下奏："先據

四年五月，中書門下奏："先前根據太常寺

太常寺定少帝謚昭宣光烈孝皇帝，號景宗者。伏以景宗生曾爲帝，饗乃承祧，既號景宗，合入宗廟，如不入宗廟，難以言宗。於理而論，祧一遠廟，安少帝神主于太廟，即昭穆序而宗祀正。今或且居别廟，即請不言景宗，但云昭宣光烈孝皇帝。兼册文内有'基'字，是玄宗廟諱，雖尋常詔敕皆不迴避，少帝是繼世之孫，不欲斥列聖之諱，今改'基'爲'宗'字。"從之。

八月戊申，明宗服衮冕，御文明殿，追册昭宣光烈孝皇帝。禮畢，册使兵部尚書盧質押册出應天門登車，鹵簿鼓吹前導，入都亭驛，翌日，登車赴曹州。時議者以追尊則可，立之爲宗，不入太廟，深爲失禮。夫言宗者，功業纂于祖禰，德澤被于生民，發號申令可也。且輝王纂嗣之日，國命出于賊臣，君父銜冤，母后塗炭，遭罹放逐，鼎祚覆亡，追謚易名，當循故實。如漢之冲、質，晋之閔、懷，但尊稱而無廟號；前代亡國者周赧、漢獻、魏陳留，亦不稱宗；中興之追謚者孺子嬰，光武竟無追宗之典。設如自我作古，酌于人情，則謂之爲"景宣光烈"，深不稱也。古之周景、漢景、周宣、漢宣，皆中興再造之主。至如國朝，太祖曰景皇帝，以受命而有唐室，宣宗皇帝以隔代承運，皇綱復振故也。今輝王亡國墜業，謂之"宣景"，得無謬乎！先是，太常既奏，下尚書省集議，雖有智者，依違不言。至是，既立爲景宗，陵號温陵，乃於曹州置廟，以時告享，仍以本州刺史以下爲三獻官。後宰臣知其非，乃奏去廟號。

晋天福四年十一月，太常禮院

定少帝謚號爲昭宣光烈孝皇帝，廟號景宗。敬以景宗生前曾爲帝，祭獻又是承繼祖廟，既號景宗，就應入宗廟，如不入宗廟，就難以稱宗。以理而論，應遷一遠廟，把少帝牌位安放在太廟，就會昭穆有序而宗祀純正。而今如姑且安放在另外的廟宇中，就請不稱景宗，衹稱昭宣光烈孝皇帝。同時册文内有'基'字，這是玄宗廟諱，雖平常詔敕都不迴避，但少帝是繼承先世的孫子，不要犯歷代先祖的名諱，現在把'基'改爲'宗'字。"聽從了。

八月戊申，明宗穿上皇帝禮服，到文明殿，追册昭宣光烈孝皇帝。典禮結束後，册使兵部尚書盧質押册出應天門登車，鹵簿鼓吹在前引路，入都亭驛，第二天，上車赴曹州。當時議事的人認爲追尊是對的，立爲景宗，不入太廟，是很大的失禮。稱宗的人，功業繼承父祖，德澤施及百姓，可以發號施令。而且輝王繼承帝位時，朝廷詔命出自賊臣，君父銜冤，母后處境極端艱難，遭受放逐，國祚覆亡，追謚改名，應當遵循典故史實。如漢代的冲帝、質帝，晋代的閔帝、懷帝，衹有尊稱而没有廟號；前代亡國的人如周赧王、漢獻帝，魏陳留王，也不稱宗；中興後追謚的孺子嬰，光武帝竟没有追宗的典禮。假如從我開始，但斟酌人情，那麽叫做"景宣光烈"，很不相稱。古代的周景王、漢景帝、周宣王、漢宣帝，都是中興再造的君主。到了本朝，太祖叫景皇帝，因接受天命而有唐室，宣宗皇帝因隔代承受天命，重振皇綱。而今輝王是國家滅亡、基業墜失的君主，叫做"宣景"，能不荒謬嗎！在這以前，太常寺已經上奏，交尚書省集體商議，雖有聰明的人，却模棱兩可不説話。到這時，既立爲景宗，陵號叫温陵，纔在曹州設廟，按時祭告上供，并以本州刺史以下官員爲三獻官。後來宰臣知道不對，纔上奏去掉廟號。

晋天福四年十一月，太常禮院奏：商議建

奏：議立唐廟，引武德年故事，祀隋三帝。今請立近朝莊宗、明宗、閔帝三廟，庶合前規。詔曰："德莫盛于繼絶，禮莫重于奉先。莊宗立興復之功，明宗垂光大之業，逮乎閔帝，實繼本枝，然則丕緒洪源，皆尊唐室。繼周者須宗后稷，嗣漢者必奉高皇，將啓嚴祠，當崇茂典。宜立唐高祖、太宗及莊宗、明宗、閔帝五廟。"

立唐廟，引用武德年間故事，祭祀隋代三帝。現今請立最近一朝的莊宗、明宗、閔帝三廟，望能符合前朝規章。下詔説："德没有比繼承已經絶滅的朝代更盛大的，禮没有比事奉先人更重要的。莊宗建立興復之功，明宗承傳光大之業，到了閔帝，實際繼承本宗，然而大功大源，都尊唐室。繼承周代必須尊崇后稷，繼承漢代必定敬奉高祖，將開始莊嚴的祭祀，應尊崇盛大的典禮。宜建立唐高祖、唐太宗、唐莊宗、唐明宗、唐閔帝五廟。"

其月，太常禮院又奏："唐廟制度，請以至德宫正殿隔爲五室，三分之，南去地四尺，以石爲埳，中容二主。廟之南一屋三門，門戟二十有四；東西一屋一門，門無棨戟。四仲之祭，一羊一豕，如其中祠，幣帛牲牢之類，光禄主之。祠祝之文，不進不署，神厨之具，鴻臚督之。五帝五后，凡十主，未遷者六，未立者四，未謚者三。高祖、太宗與其后暨莊宗、明宗，凡六主，在清化里之寢宫，祭前二日，以殿中傘扇二十，迎置新廟以享祀。閔皇帝、莊宗明宗二后及魯國孔夫人神主四座，請修制祔廟，及三后請定謚法。"從之。

這月，太常禮院又奏："唐代宗廟的制度，請把至德宫正殿隔爲五室，分爲三部分，南離地四尺，以石爲壙穴，中間容納兩位神主。廟南一屋三門，門戟二十四；東西一屋一門，門不設棨戟。二月、五月、八月、十一月的祭祀，一羊一豬，如果是中等祭祀，幣帛牲牢之類，由光禄卿主持。祭祀的祝文，不進奏不署名，神厨器具，鴻臚卿督辦。五帝五后，共十位神主，未遷廟的六位，未確立的四位，未追謚的三位。高祖、太宗與他們的皇后及莊宗、明宗，共六位神主，在清化里寢宫，祭祀的前兩天，以殿中傘扇二十，迎接來放置在新廟，上供祭祀。閔皇帝、莊宗皇后、明宗皇后及魯國孔夫人神主四座，請制定祔祭的法規，及三位皇后請定謚法。"聽從了。

周廣順元年二月，太常禮院上言："準敕，遷漢廟入昇平宫。其唐、晋兩朝，皆止五廟遷移，今漢七廟，未審總移，爲復祇移五廟？敕宜準前敕，并移于昇平宫。其法物、神厨、齋院、祭服、祭器、饌料，皆依中祠例，用少牢，光禄等寺給；其讀文太祝及奉禮郎，太常寺差。每仲饗，以漢宗子爲三獻。"從之。

周廣順元年二月，太常禮院上奏："根據詔敕，遷漢廟入昇平宫。唐、晋兩朝，都祇有五廟遷移，現今漢有七廟，不知全部遷移，還是祇移五廟？下詔説宜根據前一詔敕，都遷移到昇平宫。法物、神厨、齋院、祭服、祭器、饌料，都依中等祠祭例，用少牢，光禄等寺供給；讀祝文的太祝和奉禮郎，由太常寺差遣。每季第二個月祭獻，以漢宗子爲三獻。"皇上聽從了。

#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四

## 志　第　六

### 樂志（上）

古之王者，理定制禮，功成作樂，所以昭事天地，統和人神，歷代已來，舊章斯在。洎唐季之亂，咸、鎬爲墟；梁運雖興，《英》、《莖》掃地。莊宗起於朔野，經始霸圖，其所存者，不過邊部鄭聲而已，先王雅樂，殆將泯絕。當同光、天成之際，或有事清廟，或祈祀泰壇，雖簨簴猶施，而宮商孰辨？遂使磬襄、鼗武，入河、漢而不歸；湯《濩》、舜《韶》，混陵谷而俱失。洎晉高祖奄登大寶，思迪前規，爰詔有司，重興二舞。旋屬烽火爲亂，明法罔修。漢祚幾何，無暇制作。周顯德五年冬，將立歲仗，有司以崇牙樹羽，宿設於殿庭。世宗因親臨樂懸，試其聲奏，見鐘磬之類，有設而不擊者，訊於工師，皆不能對。世宗惻然，乃命翰林學士、判太常寺事竇儼參詳其制，又命樞密使王朴考正其聲。朴乃用古累黍之法，以審其度，造成律準，其狀如琴而巨，凡設十三弦以定六律、六呂旋相爲宮之義。世宗善之，申命百官議而行之。今亦備紀於後，以志五代雅樂沿革之由焉。

古代爲王的人，政治穩定，功業完成，就制禮作樂，用以昭明天地，統和人神，歷代以來，舊的典章都在。到唐末天下大亂，咸陽、鎬京成爲廢墟；梁朝雖然興起，而《英》、《莖》掃地。莊宗在朔地起事，經始霸圖，所留下的不過是邊地的鄭聲而已，前代賢王的雅樂，幾乎快要滅絕。當同光、天成年間，有時在宗廟、泰壇祭祀祈禱，雖仍舊施設鐘磬，而誰能辨明聲調？鄭襄公的磬、周武王的鼓，入河漢而不回；成湯的《濩》、虞舜的《韶》，混同山野而全失本來面目。到晉高祖忽登寶位，想實行前代規章，於是詔令官府，重新用文、武二舞。很快因爲戰亂，無法制作聖明的法典。後漢壽命很短，沒有時間制禮作樂。後周顯德五年冬天，準備設立迎接新年的儀仗，官府以崇牙樹羽，頭天晚上設在殿庭。世宗因而親自到懸樂器的地方，試驗聲音節奏，看見鐘磬一類的樂器，有的設置了而沒有撞擊，訊問工匠，都不能回答。世宗淒惻，於是命翰林學士、判太常寺事竇儼考察樂制，又命樞密使王朴考察訂正聲音。王朴於是用古代累黍的辦法，來審定度數，造成律準，樣子像琴而比琴大，共設十三條弦來定六律、六呂互相爲宮的法度。世宗認爲很好，命令百官討論實行。現在也全記在後面，以記五代雅樂沿革的由來。

梁開平初，太祖受禪，始建宗廟，凡四室，每室有登歌、酌獻之

梁開平初年，太祖受禪繼承帝位，開始建立宗廟，共四室，每室有登歌舞、酌獻舞：

舞：

肅祖宣元皇帝室曰《大合之舞》。

敬祖光憲皇帝室曰《象功之舞》。

憲祖昭武皇帝室曰《來儀之舞》。

烈祖文穆皇帝室曰《昭德之舞》。

登歌樂章各一首。

二年春，梁祖將議郊禋，有司撰進樂名、舞名：

樂曰《慶和之樂》。

舞曰《崇德之舞》。

皇帝行奏《慶順》。

奠玉帛登歌奏《慶平》。

迎俎奏《慶肅》。

酌獻奏《慶熙》。

飲福酒奏《慶隆》。

送文舞迎武舞奏《慶融》。

亞獻奏《慶和》。

終獻奏《慶休》。

樂章各一首。

太廟迎神，舞名《開平》。

皇帝行、盥手、登歌、飲福酒、徹豆、送神，皆奏樂。

樂章各一首。

唐莊宗光聖神閔孝皇帝廟室酌獻，舞《武成之舞》。

登歌樂章一首。

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廟室酌獻，舞《雍熙之舞》。

登歌樂章一首。

晉高祖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廟室酌獻，舞《咸和之舞》。

登歌樂章一首。

漢文祖明元皇帝廟室酌獻，舞《靈長之舞》。

德祖恭僖皇帝廟室酌獻，舞《積善之舞》。

翼祖昭獻皇帝廟室酌獻，舞《顯仁之舞》。

顯祖章聖皇帝廟室酌獻，舞《章

肅祖宣元皇帝室叫《大合舞》。

敬祖光憲皇帝室叫《象功舞》。

憲祖昭武皇帝室叫《來儀舞》。

烈祖文穆皇帝室叫《昭德舞》。

登歌樂章各一首。

二年春天，梁祖將準備舉行郊外祭天典禮，有關人員撰成樂名、舞名進呈：

樂叫《慶和樂》。

舞叫《崇德舞》。

皇帝行進時奏《慶順》。

奠玉帛登歌奏《慶平》。

迎俎奏《慶肅》。

酌獻奏《慶熙》。

飲福酒奏《慶隆》。

送文舞迎武舞奏《慶融》。

亞獻奏《慶和》。

終獻奏《慶休》。

樂章各一首。

太廟迎神，舞叫《開平》。

皇帝行、净手、登歌、飲福酒、撤食器、送神，都奏樂。

樂章各一首。

唐莊宗光聖神閔孝皇帝廟室酌酒獻神，舞《武成舞》。

登歌樂章一首。

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廟室酌酒獻神，舞《雍熙舞》。

登歌樂章一首。

晉高祖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廟室酌酒獻神，舞《咸和舞》。

登歌樂章一首。

漢文祖明元皇帝廟室酌酒獻神，舞《靈長舞》。

德祖恭僖皇帝廟室酌酒獻神，舞《積善舞》。

翼祖昭獻皇帝廟室酌酒獻神，舞《顯仁舞》。

顯祖章聖皇帝廟室酌酒獻神，舞《章慶舞》。

慶之舞》。

登歌樂章各一首。

高祖睿文聖武昭肅孝皇帝廟室酌獻，舞《觀德之舞》。

登歌樂章一首。

周信祖睿和皇帝廟室酌獻，舞《肅雍之舞》。

僖祖明憲皇帝廟室酌獻，舞《章德之舞》。

義祖翼順皇帝廟室酌獻，舞《善慶之舞》。

慶祖章肅皇帝廟室酌獻，舞《觀成之舞》。

登歌樂章各一首。

太祖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廟室酌獻，舞《明德之舞》。

世宗睿武孝文皇帝廟室酌獻，舞《定功之舞》。

登歌樂章各一首。

樂章詞多不録。

右樂章。

晉天福四年十二月，禮官奏："來歲正旦，王公上壽，皇帝舉酒，請奏《玄同之樂》；再舉酒，奏《文同之樂》。"從之。

五年，始議重興二舞，詔曰："正冬二節，朝會舊儀，廢於離亂之時，興自和平之代。將期備物，全繫用心；須議擇人，同爲定制。其正冬朝會禮節、樂章、二舞行列等事宜，差太常卿崔棁、御史中丞竇貞固、刑部侍郎吕琦、禮部侍郎張允與太常寺官一一詳定。禮從新意，道在舊章，庶知治世之和，漸見移風之善。"其年秋，棁等具述制度上奏云：

按《禮》云："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又曰：

登歌樂章各一首。

高祖睿文聖武昭肅孝皇帝廟室酌酒獻神，舞《觀德舞》。

登歌樂章一首。

周信祖睿和皇帝廟室酌酒獻神，舞《肅雍舞》。

僖祖明憲皇帝廟室酌酒獻神，舞《章德舞》。

義祖翼順皇帝廟室酌酒獻神，舞《善慶舞》。

慶祖章肅皇帝廟室酌酒獻神，舞《觀成舞》。

登歌樂章各一首。

太祖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廟室酌酒獻神，舞《明德舞》。

世宗睿武孝文皇帝廟室酌酒獻神，舞《定功舞》。

登歌樂章各一首。

樂章文字多不録。

以上爲樂章。

晉天福四年十二月，禮官奏："明年元旦，王公上壽，皇帝舉酒，請奏《玄同之樂》；再次舉酒，奏《文同之樂》。"同意了。

五年，開始商議重新舉行文武二舞，下詔説："正冬的兩個節日，朝會的舊有儀式，在戰亂時代廢棄，在和平時代舉行。要想儀制完備，全靠用心；必須商議選人，共同制定固定的制度。正冬朝會的禮節、樂章、二舞行列等事宜，派太常卿崔棁、御史中丞竇貞固、刑部侍郎吕琦、禮部侍郎張允與太常寺官一一詳盡審定。禮儀采用新意，法規存於舊的章程，希望懂得太平社會的和氣，逐漸看到移風易俗的善行。"這年秋天，崔棁等開列敘述制度上奏説：

按《禮記》説："天子用禮樂來推行孝悌，如用人來駕御車子。""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又説："安定政權治

"安上治人，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故樂書議舞云：夫樂在耳曰聲，在目曰容。聲應乎耳，可以聽知；容藏於心，難以貌睹。故聖人假干戚羽旄以表其容，發揚蹈厲以見其意，聲容和合，則大樂備矣。

理人民，没有比禮更好的；移風易俗，没有比樂更好的。"所以樂書論舞説：樂在耳裏叫聲音，在眼裏叫容貌。聲音應在耳裏，可以聽得到；容貌藏在心中，難以看得見。所以聖人藉武舞文舞來表現外貌，發揚蹈厲來表現心意，聲音外貌和諧一致，大的禮樂就完備了。

又按《義鏡》，問鼓吹十二按合於何所？答云：《周禮》鼓人掌六鼓四金，漢朝乃有黄門鼓吹。崔豹《古今注》云：因張騫使西域，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增之，分爲二十八曲。梁置鼓吹清商令二人。唐又有棡鼓、金鉦、大鼓、長鳴、歌簫、笳、笛，合爲鼓吹十二按，大享會則設於懸外。此乃是設二舞及鼓吹十二按之由也。

又按《義鏡》，問鼓吹十二按合於什麽地方？回答説：《周禮》鼓人掌管六鼓四金，漢朝纔有黄門鼓吹。崔豹《古今注》説：因張騫出使西域，得到一隻曲子叫《摩訶兜勒》，李延年加以擴展，分爲二十八曲。梁設置鼓吹清商令兩人。唐又有棡鼓、金鉦、大鼓、長鳴、歌簫、笳、笛，合爲鼓吹十二按，大的祭獻活動就設在懸挂鐘磬的架子外。這是設文武二舞及鼓吹十二按的由來。

今議一從令式，排列教習。文舞郎六十四人，分爲八佾，每佾八人。左手執籥。《禮》云："葦籥，伊耆氏之樂也。"《周禮》有"籥師教國子"。《爾雅》曰：籥如笛，三孔而短，大者七孔，謂之篞。歷代已來，文舞所用，凡用籥六十有四。右手執翟，《周禮》所謂羽舞也。《書》云："舞干羽於兩階。"翟，山雉也，以雉羽分析連攢而爲之。二人執纛前引，數於舞人之外。舞人冠進賢冠，服黄紗袍、白紗中單，皂領褾，白練襠，白布大口袴，革帶，烏皮履，白布襪。武舞郎六十四人，分爲八佾。左手執干。干，楯也，今之旁牌，所以翳身也，其色赤，中畫獸形，故謂之朱干。《周禮》所謂兵舞，取其武象，用楯六十有四。右

現在商議一切遵從法定格式，排練教習。文舞郎六十四人，分爲八行，每行八人，左手拿龠。《禮記》説："葦龠，是伊耆氏的樂。"《周禮》有"龠師教國子"的記載。《爾雅》説：龠像笛子，短的三孔，大的七孔，叫做篞。歷代以來，文舞所用，共用龠六十四。右手拿着翟，《周禮》叫做羽舞。《尚書》説："在兩階舞干羽。"翟是山上野鷄，以野鷄羽毛分開連接而成。兩人舉着大旗在前引路，不在舞人數中。舞人戴進賢冠，穿着黄紗袍、白紗汗衫，緄邊黑領，白絲裙，白布大口套褲，皮帶，烏皮鞋，白布襪。武舞郎六十四人，分爲八行。左手拿干。干就是盾牌，現在的旁牌，是用來遮身的，紅色，中間畫有獸形，所以叫做朱干。《周禮》所説的兵舞，取其武象，用六十四個盾牌。右手拿戚，戚就是斧，上面有玉作裝飾，所以叫做玉戚。兩個人舉着旌旗在前面引路，旌像旗而小一些，絳色，畫着升騰的龍。兩人拿鼗鼓，兩人拿鐸。《周禮》有四金奏，第三種叫金

手執戚。戚，斧也，上飾以玉，故謂之玉戚。二人執旌前引，旌似旗而小，絳色，畫升龍。二人執鼗鼓，二人執鐸。《周禮》有四金之奏，其三曰金鐸，以通鼓，形如大鈴，仰而振之。金錞二，每錞二人舉之，一人奏之。《周禮》四金之奏，一曰金錞，以和鼓，銅鑄爲之，其色玄，其形圜，若椎，上大下小，高三尺六寸有六分，圍二尺四寸，上有伏虎之狀，旁有耳，獸形銜鐶。二人執鐃以次之。《周禮》四金之奏，二曰金鐃，以止鼓，如鈴無舌，揺柄以鳴之。二人掌相在左，《禮》云："理亂以相。"制如小鼓，用皮爲表，實之以糠，撫之以節樂。二人掌雅在右，《禮》云："訊疾以雅。"以木爲之，狀如漆筩而弇口，大二尺圍，長五尺六寸，以羖皮鞔之，旁有二紐，髹畫，賓醉而出，以器築地，明行不失節。武舞人服弁，平巾幘，金支緋絲大袖，緋絲布裲襠，甲金飾，白練榼襠，錦騰蛇起梁帶，豹文大口布袴，烏皮靴。工人二十，數於舞人之外。武弁朱構，革帶，烏皮履，白練榼襠，白布韈。殿庭仍加鼓吹十二按。《義鏡》云：常設氍案，以氍爲床也。今請制大床十二，床容九人，振作歌樂，其床爲熊羆貙豹騰倚之狀以承之，象百獸率舞之意。分置於建鼓之外，各三案，每案羽葆鼓一，大鼓一，金錞一，歌二人，簫二人，笳二人。十二案，樂工百有八人，舞郎一百三

鐸，用以通鼓，形狀像大鈴，鈴口向上，摇動發聲。金錞兩個，兩人舉一個，一人演奏。《周禮》四金奏，第一種叫金錞，用來使鼓聲和諧，用銅鑄成，玄色圓形，像椎子，上大下小，高三尺六寸六分，周圍二尺四寸，上有卧虎的樣子，旁邊有耳，獸形銜環。兩人拿鐃挨着它。《周禮》四金奏，第二種叫金鐃，用來停止鼓聲，像鈴，没有舌，靠摇柄發出聲音。兩人在左面拿着叫相的樂器，《禮記》説："以相指揮。"形制像小鼓，表面用皮，中間裝糠，用它來節制樂聲。二人在右拿着叫雅的樂器，《禮記》説："用雅來協調快慢。"用木製成，樣子像漆筒而封口，周圍兩尺大，五尺六寸長，用羊皮繃緊，旁邊有二紐，有漆畫，客人喝醉酒出來，以雅器築地，表示行走不失節制。武舞的人員戴弁帽，平頭巾，金支緋紅色絲織大袖，緋紅色絲織背心，鎧甲用金裝飾，白絲裙，錦騰蛇起梁帶，豹紋大口布褲，烏皮靴。工人二十，不在舞人數中。武弁帽，紅單衣，皮帶，烏皮鞋，白絲裙，白布襪。殿庭仍加鼓吹十二按。《義鏡》説：常設氍案，以氍爲床。現今請製十二張大床，每床容九人，演奏歌樂，床作成熊羆貙豹升騰倚伏的樣子來承受奏樂，象徵百獸齊舞的意思。分别設置在建鼓以外，各三案，每案一羽葆鼓，一大鼓，一金錞，兩人唱歌，兩人吹簫，兩人奏笳。十二案，樂工一百零八人，舞郎一百三十二人，在年齡十五以上、二十以下，容貌端正的人中選取。歌曲名稱、樂章詞句，中書逐條上奏，派官員撰寫。

十有二人，取年十五已上，弱冠已下，容止端正者。其歌曲名號、樂章詞句，中書條奏，差官修撰。

從之。

漢高祖受命之年，秋九月，權太常卿張昭上疏，奏改一代樂名，其略曰：

昔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殿庭遍奏六代舞，所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周室既衰，王綱不振，諸樂多廢，唯《大韶》、《大武》二曲存焉。秦、漢以來，名爲二舞：文舞，《韶》也；武舞，《武》也。漢時改爲《文始》、《五行之舞》，歷代因而不改。貞觀作樂之時，祖孝孫改隋文舞爲《治康之舞》，武舞爲《凱安之舞》。貞觀中，有《秦王破陣樂》、《功成慶善樂》二舞，樂府又用爲二舞，是舞有四焉。前朝行用年深，不可遽廢，俟國家偃伯靈臺，即別召工師，更其節奏。今改其名，具書如左：祖孝孫所定二舞名，文舞曰《治康之舞》，請改爲《治安之舞》；武舞曰《凱安之舞》，請改爲《振德之舞》。貞觀中二舞名，文舞《功成慶善樂》，前朝名《九功舞》，請改爲《觀象之舞》；武舞《秦王破陣樂》，前朝名爲《七德舞》，請改爲《講功之舞》。其《治安》、《振德》二舞，請依舊郊廟行用，以文舞降神，武舞送神。其《觀象》、《講功》二舞，請依舊宴會行用。

同意了。

漢高祖即位這年，秋季的九月間，代理太常卿張昭上奏，請改一代樂名，大略說：

從前周公輔佐成王，制禮作樂，殿庭一一演奏六代舞，就是《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周室衰落，王綱不振，各樂多廢，衹有《大韶》、《大武》二曲保存下來了。秦、漢以來，名叫二舞：文舞叫《韶》，武舞叫《武》。漢代改爲《文始之舞》、《五行之舞》，歷代沿襲不變。貞觀作樂時，祖孝孫把隋代的文舞改爲《治康之舞》，武舞爲《凱安之舞》。貞觀年間，有《秦王破陣樂》、《功成慶善樂》二舞，樂府又用作二舞，於是就有四種舞。前朝沿用年久，不可突然廢棄，等到國家太平，就另詔工師，改更節奏。今改舞名，一一寫在下面：祖孝孫所定二舞名，文舞叫《治康舞》，請改爲《治安舞》；武舞叫《凱安舞》，請改爲《振德舞》。貞觀年間二舞名，文舞《功成慶善樂》，即前朝《九功舞》，請改爲《觀象舞》；武舞《秦王破陣樂》，前朝名叫《七德舞》，請改爲《講功舞》。《治安》、《振德》二舞，請依舊祭祀郊廟時使用，用文舞降神，武舞送神。《觀象》、《講功》二舞，請依舊宴會時使用。

又請改《十二和樂》云：

昔周朝奏六代之樂，即今二舞之類是也。其賓祭常用，別有《九夏之樂》，即《肆夏》、《皇夏》等是也。梁武帝善音樂，改《九夏》爲《十二雅》，前朝祖孝孫改雅爲和，示不相沿也。臣今改和爲成，取《韶》樂九成之義也。《十二成樂曲》名：祭天神奏《豫和之樂》，請改爲《禋成》；祭地祇奏《順和》，請改爲《順成》；祭宗廟奏《永和》，請改爲《裕成》；祭天地、宗廟，登歌奏《肅和》，請改爲《肅成》；皇帝臨軒奏《太和》，請改爲《政成》；王公出入奏《舒和》，請改爲《弼成》；皇帝食舉及飲宴奏《休和》，請改爲《德成》；皇帝受朝、皇后入宫奏《正和》，請改爲《扆成》；皇太子軒懸出入奏《承和》，請改爲《胤成》；元日、冬至皇帝禮會，登歌奏《昭和》，請改爲《慶成》；郊廟俎入奏《雍和》，請改爲《騂成》；皇帝祭享、酌獻、讀祝文及飲福、受胙奏《壽和》，請改爲《壽成》。

又請改《十二和樂》說：

從前周朝奏六代樂，就是現今二舞一類。宴享國賓與宗廟祭祀常用，另有《九夏樂》，即《肆夏》、《皇夏》等。梁武帝精通音樂，改《九夏》爲《十二雅》，前朝祖孝孫改雅爲和，表示不相沿襲。我現今改和爲成，取《韶》樂九成的意思。《十二成樂曲》名：祭天神奏《豫和樂》，請改爲《禋成》；祭地祇奏《順和》，請改爲《順成》；祭宗廟奏《永和》，請改爲《裕成》；祭天地、宗廟，登歌奏《肅和》，請改爲《肅成》；皇帝臨朝奏《太和》，請改爲《政成》；王公出入奏《舒和》，請改爲《弼成》；皇帝吃飯宴飲奏《休和》，請改爲《德成》；皇帝受朝、皇后入宫奏《正和》，請改爲《扆成》；皇太子三面懸鐘磬樂器出入奏《承和》，請改爲《胤成》；元日、冬至皇帝禮會，登歌奏《昭和》，請改爲《慶成》；郊廟禮器進入奏《雍和》，請改爲《騂成》；皇帝祭享、酌獻、讀祝文及飲福、受胙奏《壽和》，請改爲《壽成》。

祖孝孫元定《十二和曲》，開元朝又奏三和，遂有《十五和》之名。凡制作禮法，動依典故，梁置《十二雅》，蓋取十二天之成數，契八音十二律之變，輒益三和，有乖稽古。又緣祠祭所用，不可盡去，臣取其一焉，祭孔宣父、齊太公廟降神奏《宣和》，請改爲《師雅之樂》；三公升殿、會訖下階履行奏《祴和》，請廢，同用《弼成》；享先農、耕籍田奏《豐

祖孝孫原來定的《十二和曲》，開元朝又奏三和，於是有《十五和》的名稱。凡制作禮法，動輒依照典故，梁設置《十二雅》，大約是取十二天的整數，契合八音十二律的變化，妄加三和，有背稽考古典。又因祭祀所用，不能全部去掉，我取其中一種，祭孔子廟、齊太公廟降神奏《宣和》，請改爲《師雅樂》；三公升殿、禮會結束下階步行奏《祴和》，請廢除，同用《弼成》；祭祀先農、行籍田禮奏《豐和》，請廢除，同用《順成》。

和》，請廢，同用《順成》。

已上四舞、《十二成》、《雅樂》等曲，今具録合用處所及樂章首數，一一條例在下。

其歌詞文多不録。

以上四舞、《十二成》、《雅樂》等曲，現今録適用之處及樂章幾首，一一逐條羅列在下面。

歌詞因文字太多不録。

#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五

## 志第七

### 樂志(下)

周廣順元年，太祖初即大位，惟新庶政，時太常卿邊蔚上疏請改舞名，其略云："前朝改祖孝孫所定二舞名，文舞曰《治安之舞》，武舞曰《振德之舞》，今請改《治安》爲《政和之舞》，《振德》爲《善勝之舞》。前朝改貞觀中二舞名，文舞曰《觀象之舞》，武舞曰《講功之舞》，今請改《觀象》爲《崇德之舞》，《講功》爲《象成之舞》。又議改《十二成》，今改爲順。《十二順樂曲》名：祭天神奏《禋成》，請改爲《昭順之樂》；祭地祇奏《順成》，請改爲《寧順之樂》；祭宗廟奏《裕成》，請改爲《肅順之樂》；祭天地、宗廟，登歌奏《肅成》，今請改爲《感順之樂》；皇帝臨軒奏《政成》，請改爲《治順之樂》；王公出入奏《弼成》，請改爲《忠順之樂》；皇帝食舉奏《德成》，請改爲《康順之樂》；皇帝受朝、皇后入宫奏《扆成》，請改爲《雍順之樂》；皇太子軒懸出入奏《胤成》，請改爲《温順之樂》；元日、冬至皇帝禮會，登歌奏《慶成》，請改爲《禮順之樂》；郊廟俎入奏《騂成》，請改爲《禋順之樂》；皇帝祭享、酌獻、讀祝及飲福、受胙奏《壽成》，請改爲《福順之樂》。梁武帝改《九夏》

周廣順元年，太祖剛即帝位，革新各種政事，這時太常卿邊蔚上奏請求更改舞名，大略説："前朝改變祖孝孫所定的文武二舞的名稱，文舞叫《治安舞》，武舞叫《振德舞》，現今請改《治安舞》爲《政和舞》，改《振德舞》爲《善勝舞》。前朝改貞觀年間的二舞名：文舞叫《觀象舞》，武舞叫《講功舞》，現今請改《觀象舞》爲《崇德舞》，改《講功舞》爲《象成舞》。又商議改《十二成》，現今改爲《十二順》。《十二順樂曲》名：祭天神奏《禋成》，請改爲《昭順樂》；祭地祇奏《順成》，請改爲《寧順樂》；祭宗廟奏《裕成》，請改爲《肅順樂》；祭天地、宗廟，登歌奏《肅成》，現今請改爲《感順樂》；皇帝臨軒奏《政成》，請改爲《治順樂》；王公出入奏《弼成》，請改爲《忠順樂》；皇帝吃飯奏《德成》，請改爲《康順樂》；皇帝受朝賀、皇后入宫奏《扆成》，請改爲《雍順樂》；皇太子三面懸鐘磬樂器出入奏《胤成》，請改爲《温順樂》；元日、冬至皇帝禮會，登歌奏《慶成》，請改爲《禮順樂》；郊廟禮器進入奏《騂成》，請改爲《禋順樂》；皇帝祭享、酌獻、讀祝文及飲福、受胙奏《壽成》，請改爲《福順樂》。梁武帝改《九夏》爲《十二雅》，來協和陽律、陰吕、十二管旋宫的意義，祖孝孫改爲《十二和》。開元年間，又增三和，前朝去二和，改一雅。現今去雅，衹用《十二順》的曲子。祭孔子廟、齊太公廟降神奏《師雅》，請同用《禮順樂》；三公升殿、禮會結束下階步行同用《弼成》，請同用《忠順樂》；享

爲《十二雅》，以協陽律、陰吕、十二管旋宫之義，祖孝孫改爲《十二和》。開元中，乃益三和，前朝去二和，改一雅。今去雅，只用《十二順》之曲。祭孔宣父、齊太公廟降神奏《師雅》，·請同用《禮順之樂》；三公升殿、會訖下階履行同用《弼成》，請同用《忠順之樂》；享先農及籍田同用《順成》，請同用《寧順之樂》。”曲詞文多不載。

世宗顯德元年即位，有司上太祖廟室酌獻，奏《明德之舞》。

五年六月，命中書舍人竇儼參詳太常雅樂。十一月，翰林學士竇儼上疏論禮樂刑政之源，其一曰：“請依《唐會要》所分門類，上自五帝，迄于聖朝，凡所施爲，悉命編次，凡關禮樂，無有闕漏，名之曰《大周通禮》，俾禮院掌之。”其二曰：“伏請命博通之士，上自五帝，迄於聖朝，凡樂章沿革，總次編録，繫於歷代樂録之後，永爲定式，名之曰《大周正樂》，俾樂寺掌之。依文教習，務在齊肅。”詔曰：“竇儼所上封章，備陳政要，舉當今之急務，疾近世之因循，器識可嘉，辭理甚當，故能立事，無愧莅官。所請編集《大周通禮》、《大周正樂》，宜依。仍令於内外職官前資前名中，選擇文學之士，同共編集，具名以聞。委儼總領其事。所須紙筆，下有司供給。”

六年春正月，樞密使王朴奉詔詳定雅樂十二律旋相爲宫之法，并造律準上之。其奏疏略曰：

夫樂作於人心，成聲於物，聲氣既和，反感於人心者也。所假之物，大小有數。九者，成數也，是以黄帝吹九寸之管，得黄鍾之聲，爲樂之端也。半之，清

先農及行籍田禮同用《順成》，請同用《寧順樂》。”曲詞文字多不記載。

世宗顯德元年即位，有關人員上太祖廟室酌獻，奏《明德之舞》。

五年六月，命中書舍人竇儼参訂詳審太常雅樂。十一月，翰林學士竇儼上奏論述禮樂刑政的源流，其一説：“請依照《唐會要》所分門類，上自五帝，下至本朝，凡有施行事件，都命令整理彙編，凡涉及禮樂，不要缺漏，名叫《大周通禮》，使禮院掌管。”其二説：“敬請命令博學通達的人，上自五帝，下至本朝，凡是樂章沿革，彙總依次編録，繫於歷代樂録後面，永遠作爲固定格式，名叫《大周正樂》，使樂寺掌管。依文教練，務求整齊肅穆。”下詔説：“竇儼所上奏章，完備陳述政要，列舉當今急務，痛恨近代因循，器識令人贊賞，辭理十分妥當，故能建立事業，不愧於所任官職。所請編輯《大周通禮》、《大周正樂》，應該依從。并令在内外職官前資前名中，選擇文學士人，共同編集，署名上奏。委任竇儼總領此事。所必須的紙筆，下令有關部門供給。”

六年春正月，樞密使王朴奉詔詳定雅樂十二律互相爲宫的方法，并造律準上獻。他的奏疏大略説：

樂創作於人心中，靠器物發出聲音，聲氣既和諧，又反轉來感動人心。所憑藉的器物，大小有數。九是整數，是因爲黄帝吹九寸管，得黄鐘聲，爲樂的開端。九的一半是清聲，九的一倍是緩聲。增减三分之一爲相

聲也。倍之，緩聲也。三分其一以損益之，相生之聲也。十二變而復黄鍾，聲之總數也，乃命之曰十二律。旋迭爲均，均有七調，合八十四調，播之於八音，著之於歌頌。宗周而上，率由斯道，自秦而下，旋宫聲廢。洎東漢雖有大予丞鮑鄴興之，人亡而音息，無嗣續之者。漢至隋垂十代，凡數百年，所存者黄鍾之宫一調而已。十二律中，唯用七聲，其餘五律，謂之啞鐘，蓋不用故也。唐太宗復古道，乃用祖孝孫、張文收考正雅樂，而旋宫八十四調復見於時，在懸之器，方無啞者。安、史之亂，京都爲墟，器之與工，十不存一，所用歌奏，漸多紕繆。逮乎黄巢之餘，工器都盡，購募不獲，文記亦亡，集官詳酌，終不知其制度。時有太常博士殷盈孫，按《周官·考工記》之文，鑄鎛鍾十二，編鍾二百四十。處士蕭承訓校定石磬，今之在懸者是也。雖有樂器之狀，殊無相應之和。逮乎朱梁、後唐，歷晋與漢，皆享國不遠，未暇及於禮樂。以至於十二鎛鍾，不問聲律宫商，但循環而擊，編鍾、編磬徒懸而已。絲、竹、匏、土，僅有七聲，作黄鍾之宫一調，亦不和備，其餘八十三調，於是乎泯絶，樂之缺壞，無甚於今。

生之聲。十二變而回復到黄鐘，這是聲的總數，於是命名爲十二律。來回相迭爲均，每均有七調，合八十四調，播於八音，著於歌頌。宗周以上，都由此道，自秦以下，旋宫聲廢。到東漢雖有大予丞鮑鄴振興這一樂律，因人亡而音樂散佚，没有繼承他的人。漢到隋流傳十代，共幾百年，所存衹有黄鐘宫一調而已。十二律中，衹用七聲，其餘五律，叫做啞鐘，這是因爲没使用的緣故。唐太宗恢復古道，於是用祖孝孫、張文收考證雅樂，而旋宫八十四調重現於時，在懸架上的樂器，纔没有啞的。安、史之亂，京城成爲廢墟，樂器樂工，十不存一，所演奏的歌曲，漸多錯誤。到黄巢叛亂後，樂工樂器都没有了，購募不到，文字記録也失傳，集中官員詳盡斟酌，最終仍不知道它的製作方法。當時有太常博士殷盈孫，按《周禮·考工記》的文字，鑄造鎛鐘十二，編鐘二百四十。處士蕭承訓校定石磬，現今懸挂的就是。雖有樂器的形狀，一點也没有相應的和聲。到了朱梁、後唐，經過晋與漢，都享國不久，没有時間制定禮樂。以至於十二鎛鐘，不問聲律宫商，衹是來回撞擊，編鐘、編磬枉自懸挂罷了。絲、竹、匏、土，僅有七聲，作黄鐘宫一調，也不和諧完備，其餘八十三調，於是泯絶，樂的缺損，没有超過今天的了。

陛下天縱文武，奄宅中區，思復三代之風，臨視樂懸，親自考聽，知其亡失，深動上心。乃命中書舍人竇儼參詳太常樂事，不逾月調品八音，粗加和會。以臣嘗學律曆，宣示古今樂録，令

陛下是天生的文武全才，擁有整個中原，想恢復三代的風氣，親臨觀看樂器，親自考察審聽，知道樂律已失，心中深有感觸。於是命令中書舍人竇儼參酌詳審太常樂事，不超過一個月就調品八音，大略使它和諧。因我曾學音律曆法，宣示古今樂録，令

臣討論，臣雖不敏，敢不奉詔。遂依周法，以秬黍校定尺度，長九寸，虛徑三分，爲黄鍾之管，與見在黄鍾之聲相應。以上下相生之法推之，得十二律管。以爲衆管互吹，用聲不便，乃作律準，十三弦宣聲，長九尺張弦，各如黄鍾之聲。以第八弦六尺，設柱爲林鍾；第三弦八尺，設柱爲太簇；第十弦五尺三寸四分，設柱爲南吕；第五弦七尺一寸三分，設柱爲姑洗；第十二弦四尺七寸五分，設柱爲應鍾；第七弦六尺三寸三分，設柱爲蕤賓；第二弦八尺四寸四分，設柱爲大吕；第九弦五尺六寸三分，設柱爲夷則；第四弦七尺五寸一分，設柱爲夾鍾；第十一弦五尺一分，設柱爲無射；第六弦六尺六寸八分，設柱爲中吕；第十三弦四尺五寸，設柱爲黄鍾之清聲。十二律中，旋用七聲爲均，爲均之主者，宫也，徵、商、羽、角、變宫、變徵次焉。發其均主之聲，歸乎本音之律，七聲迭應而不亂，乃成其調。均有七調，聲有十二均，合八十四調，歌奏之曲，由之出焉。

伏以旋宫之聲久絶，一日而補，出臣獨見，恐未詳悉，望集百官及内外知音者較其得失，然後依調制曲。八十四調，曲有數百，見存者九曲而已，皆謂之黄鍾之宫。今詳其音數，内三曲即是黄鍾宫聲，其餘六曲，錯雜諸調，蓋傳習之誤也。唐初雖有旋宫之樂，至於用曲，多與禮文相違。既不敢用唐爲則，臣又懵學獨力，未能備究古今，亦望集多

我討論，我雖不聰敏，豈敢不接受詔命。就依據周法，以秬黍校定尺度，長九寸，空徑三分，爲黄鐘管，與現在的黄鐘聲相應。以上下相生之法推求，得十二律管。因爲衆管互吹，用聲不便，於是作律準，十三弦宣聲，長九尺張弦，各如黄鐘聲。以第八弦六尺，設柱爲林鐘；第三弦八尺，設柱爲太簇；第十弦五尺三寸四分，設柱爲南吕；第五弦七尺一寸三分，設柱爲姑洗；第十二弦四尺七寸五分，設柱爲應鐘；第七弦六尺三寸三分，設柱爲蕤賓；第二弦八尺四寸四分，設柱爲大吕；第九弦五尺六寸三分，設柱爲夷則；第四弦七尺五寸一分，設柱爲夾鐘；第十一弦五尺一分，設柱爲無射；第六弦六尺六寸八分，設柱爲中吕；第十三弦四尺五寸，設柱爲黄鐘的清聲。十二律中，旋用七聲爲均，爲均主的是宫，依次爲徵、商、羽、角、變宫、變徵。發出均主聲，回到本音律，七聲迭相應和而不亂，纔成調。均有七調，聲有十二均，合八十四調，唱歌奏曲，都由此出。

敬以旋宫之聲長久廢絶，短時間補成，出自我一人的看法，恐怕還未詳盡。望集中百官及朝廷内外知音的人比較得失，然後依調制曲。八十四調，曲子有幾百，現存的衹有九曲，都叫做黄鐘宫。現今詳審它的音數，其中三曲就是黄鐘宫聲，其他六曲，各調錯亂混雜，大約是傳習的錯誤。唐初雖有旋宫樂，至於用的曲子，大多與禮文相違背。既不敢以唐爲準則，我又學識朦朧，獨自一人之力，未能完全探明古今，也希望集合知識淵博懂得禮文的人，上根據古曲，下

聞知禮文者，上本古曲，下順常道，定其義理。於何月行何禮，合用何調何曲，聲數長短，幾變幾成，議定而制曲，方可久長行用。所補雅樂旋宫八十四調，并所定尺、所吹黄鍾管、所作律準，謹同上進。

順從常道，定其義理。在哪個月行哪種禮，應該用哪種調哪種曲，聲數長短，幾變幾成，議定制曲，纔可長久運用。所補雅樂旋宫八十四調，和所定尺、所吹黄鐘管、所作律準，謹同時上進。

世宗善之，詔尚書省集百官詳議。兵部尚書張昭等議曰：

昔帝鴻氏之制樂也，將以範圍天地，協和人神，候八節之風聲，測四時之正氣。氣之清濁不可以筆授，聲之善否不可以口傳，故梟氏鑄金，伶倫截竹，爲律吕相生之算，宫商正和之音。乃播之於管弦，宣之於鐘石，然後覆載之情訢合，陰陽之氣和同，八風從律而不姦，五聲成文而不亂。《空桑》、《孤竹》之韵，足以禮神；《雲門》、《大夏》之容，無虧觀德。然月律有還宫之法，備於太師之職。經秦滅學，雅道凌夷。漢初制氏所調，惟存鼓舞；旋宫十二均更用之法，世莫得聞。漢元帝時，京房善《易》、别音，探求古議，以《周官》均法，每月更用五音，乃立準調，旋相爲宫，成六十調。又以日法析爲三百六十，傳於樂府，而編懸復舊，律吕無差。遭漢中微，雅音淪缺，京房準法，屢有言者，事終不成。錢樂空記其名，沈重但條其説，六十律法，寂寥不傳。梁武帝素精音律，自造四通十二笛，以鼓八音。又引古五正、二變之音，旋相爲宫，得八十四調，與律準所調，音同數異。侯景之亂，其音又絶。隋朝初定雅樂，群黨沮

世宗認爲很好，詔尚書省集合百官詳盡討論。兵部尚書張昭等人的議狀説：

從前帝鴻氏制樂，將要用它來包括天地，協和人神，伺察八節的風聲，測量四時的正氣。氣的清濁不可用筆傳授，聲的好不好不可用口傳授，所以梟氏鑄金，伶倫截竹，爲律吕相生的推算，宫商正和的聲音。於是播於管弦，宣於金石，然後讓天地之情融合，陰陽之氣和諧一致，八風協律而不擾，五聲成文而不亂。《空桑》、《孤竹》的聲韵，足够致禮於神；《雲門》、《大夏》的聲容，無損於觀察仁德。然而月律有還宫的辦法，太師的職責就是完備此法。經歷秦朝，學問滅絶，雅道衰頽。漢初制氏所作調，祇存鼓舞；旋宫十二均互用的方法，没有人知道。漢元帝時，京房精通《周易》，辨别音律，探求古人意見，以《周官》均法，每月互用五音，於是創立準調，互相爲宫，合成六十調。又以日法分解爲三百六十，傳於樂府，而編懸恢復舊貌，律吕没有差錯。遇漢中衰，雅音淪落殘缺，京房準法，多次有人談起，此事最終未能成功。錢樂僅記準法的名稱，沈重衹是條列它的説法，六十律法，沉寂不傳。梁武帝自來精通音律，自己製造四通十二笛，用來鼓動八音。又引古代五正、二變的音律，互相爲宫，得八十四調，與律準所作調，音相同而數不同。侯景叛亂，此音又斷絶。隋朝初定雅樂，群黨阻撓討論，經過幾年没有成功。沛公鄭譯，沿襲龜兹的琵琶七音，來應月律，五正、二變，七調都能和諧，互相爲宫，又爲八十四調。樂工萬寶常又减少絲

議，歷載不成。而沛公鄭譯，因龜兹琵琶七音，以應月律，五正、二變，七調克諧，旋相爲宫，復爲八十四調。工人萬寶常又減其絲數，稍令古淡。隋高祖不重雅樂，令儒官集議。博士何妥駁奏，其鄭、萬所奏八十四調并廢。隋氏郊廟所奏，唯黄鍾一均，與五郊迎氣，雜用蕤賓，但七調而已；其餘五鍾，懸而不作。三朝宴樂，用縵樂九部，迄於革命，未能改更。唐太宗爰命舊工祖孝孫、張文收整比鄭譯、萬寶常所均七音八十四調，方得絲管并施，鍾石俱奏，七始之音復振，四厢之韵皆調。自安、史亂離，咸秦蕩覆。崇牙樹羽之器，掃地無餘；戛擊摶拊之工，窮年不嗣。郊廟所奏，何異南箕，波蕩不還，知音殆絶。

數，稍使古淡。隋高祖不重視雅樂，令儒官集體商議。博士何妥上奏反駁，鄭譯、萬寶常所奏八十四調都廢除了。隋朝郊廟所奏，衹有黄鐘一均，與五郊迎氣，混用蕤賓，衹有七調罷了；其餘五鐘，懸挂在那裏不用。三朝宴樂，用縵樂九部，直至唐興，未能改變。唐太宗纔命舊樂工祖孝孫、張文收整理排比鄭譯、萬寶常所均七音八十四調，纔能絲管并用，鐘磬都演奏，七始之音重新興起，四廂之韵都能和調。自安、史之亂以後，關中蕩覆。崇牙樹羽的樂器，掃地以盡，没有剩餘；演奏樂器的樂工，多年没有人繼承。郊廟所演奏的，與南箕没有區别，波蕩不回，知音樂的人幾乎没有了。

臣等竊以音之所起，出自人心，夔、曠不能長存，人事不能常泰，人亡則音息，世亂則樂崩，若不深知禮樂之情，安能明制作之本。陛下心苞萬化，學富三雍。觀兵耀武之功，已光鴻業；尊祖禮神之致，尤軫皇情。乃眷奉常，痛淪樂職，親閲四懸之器，思復九奏之音，爰命廷臣，重調鍾律。樞密使王朴，采京房之準法，練梁武之通音，考鄭譯、寶常之七均，校孝孫、文收之九變，積黍累以審其度，聽聲詩以測其情，依權衡嘉量之前文，得備數和聲之大旨，施於鍾簴，足洽《簫韶》。臣等今月十九日於太常寺集，命太樂令賈峻奏王朴新法黄鍾調七均，音律和諧，不相凌越。其餘十一管諸

我們認爲音樂的起源，出自人心，夔、曠不能長存，人事不能常安，人死就音息，世亂就樂崩，若不深深懂得禮樂的情形，哪能明白制禮作樂的根本。陛下心中包含萬事萬物，學問富有三雍之教。檢閲軍隊，炫耀武功，已使大業生輝；尊崇祖先，致禮神靈，尤其軫痛皇上情懷。於是眷顧奉常寺，爲樂職沉淪而悲痛，親自檢閲懸挂的樂器，想要恢復九奏的音樂，於是命令朝廷臣僚，重新調整鐘律。樞密使王朴，采用京房的準法，練習梁武帝的通音，考察鄭譯、萬寶常的七均，校定祖孝孫、張文收的九變，積累秬黍來審度數，聽誦聲詩來測感情，依照以前各種量器的記載，取得完備數字、和諧聲音的大旨，用在鐘架，足以和洽《簫韶》。我們本月十九日在太常寺集中，命太樂令賈峻演奏王朴新法黄鐘調七均，音律和諧，不相凌犯。其餘十一管各調，望依新法教練，以備禮寺施用。五郊天地、宗廟、社稷、三

調，望依新法教習，以備禮寺施用。其五郊天地、宗廟、社稷、三朝大禮，合用十二管諸調，并載唐史、《開元禮》，近代常行。廣順中，太常卿邊蔚奉敕定前件祠祭朝會舞名、樂曲、歌詞，寺司合有簿籍，伏恐所定與新法曲調聲韵不協，請下太常寺檢詳校試。如或乖舛，請本寺依新法聲調，別撰樂章舞曲，令歌者誦習，永爲一代之法，以光六樂之書。

朝大禮，應該用十二管各調，一并記載在唐史、《開元禮》，近代常用。廣順年間，太常卿邊蔚奉敕定前件祠祭朝會舞名、樂曲、歌詞，寺司應有簿籍，擔心所定與新法曲調聲韵不協調，請交太常檢查詳審比較試驗。如果有乖背舛誤，請本寺依新法聲調，另撰樂章舞曲，令演唱的人記誦練習，永遠作爲一代法規，以使六樂之書更加光耀。

世宗覽奏，善之。乃下詔曰："禮樂之重，國家所先。近朝以來，雅音廢墜，雖時運之多故，亦官守之因循。遂使擊拊之音，空留梗概；旋相之法，莫究指歸。樞密使王朴，博識古今，懸通律吕，討尋舊典，撰集新聲，定六代之正音，成一朝之盛事。其王朴所奏旋宫之法，宜依張昭等議狀行。仍令有司依調制曲，其間或有疑滯，更委王朴裁酌施行。"自是雅樂之音，稍克諧矣。

世宗看了奏疏，認爲很好。於是下詔説："禮樂的重要，居國家首位。近朝以來，雅音廢墜，雖是時代多變所造成，也因爲有關官員因循守舊，就使得擊拊的聲音，僅留下梗概；旋相的方法，没有人懂得意之所指。樞密使王朴，博識古今，精通音律，研討尋究舊有典章，撰集成新聲，考定六代的正音，完成一代的盛事。王朴所奏旋宫方法，應依張昭等議狀施行。并令官府依調制曲，其間如有懷疑滯礙，便委托王朴裁斷斟酌施行。"從此雅樂之音，稍能和諧。

右雅樂制作。

以上爲雅樂製作情况。

#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六

## 志第八

### 食貨志

梁祖之開國也，屬黄巢大亂之後，以夷門一鎮，外嚴烽候，内辟污萊，厲以耕桑，薄以租賦，士雖苦戰，民則樂輸，二紀之間，俄成霸業。及末帝與莊宗對壘於河上，河南之民，雖困於輦運，亦未至流亡，其義無他，蓋賦斂輕而丘園可戀故也。及莊宗平定梁室，任吏人孔謙爲租庸使，峻法以剥下，厚斂以奉上，民産雖竭，軍食尚虧。加之以兵革，因之以饑饉，不三四年，以致顛隕，其義無他，蓋賦役重而寰區失望故也。

梁祖開國，正碰上黄巢大亂以後，憑藉夷門一鎮之地，對外嚴密警戒，對内開闢荒地，勉勵耕桑，減輕租賦，將士雖然苦於作戰，百姓却樂於輸送軍需，二十餘年之間，很快完成了霸業。到梁末帝與唐莊宗在黄河上對抗，河南的百姓，雖爲輸送軍需所困擾，也還没有導致流亡，没有其他原因，就是因爲賦斂輕、家鄉可戀的緣故。到莊宗平定梁朝，任用吏人孔謙爲租庸使，以峻法剥奪百姓，以厚斂事奉皇上，百姓財産即使被掠奪完，軍隊糧食仍然虧缺。加上兵火，連年饑饉，不到三四年，就招致亡國，没有其他原因，就是因爲賦斂重、全國失望的緣故。

唐同光三年二月，敕："魏府小緑豆税，每畝減放三升。城内店宅園圃，比來無税，頃因僞命，遂有配徵。後來以所徵物色，添助軍裝衣賜，將令通濟，宜示矜蠲。今據緊慢去處，於見輸税絲上，每兩作三等，酌量納錢，收市軍裝衣賜。其絲仍與除放。"其年閏十二月，吏部尚書李琪上言："請賦税不以折納爲事，一切以本色輸官；又不以紐配爲名，止以正税加納。"敕曰："本朝徵科，唯配有兩税，至於折納，當不施爲。宜依李琪所論，應逐税合納錢物斛斗鹽錢等，宜令租庸司指揮，并准元徵本色輸納，不得改更，若合有移改，即

後唐同光三年二月，下詔説："魏府小緑豆税，每畝減少三升。城内店宅園圃，歷來無税，最近因爲梁朝命令，於是有强迫徵收的税。後來用所徵物品，添助軍裝賜衣，將使相互周濟，應該表示矜憫蠲除。現在根據所在地的緊要與緩和情況，在現在輸送的税絲上，每兩作三等，酌量交錢，收買軍裝賜衣。税絲一概免徵。"這年閏十二月，吏部尚書李琪上奏："請賦税不要實行折納，一切以應交實物輸送官府；也不要加派，祇交納正税。"下詔説："本朝徵税，祇配有兩税，至於折納，不應施行。應依李琪所説，所有各種税應該交納的錢物糧食鹽錢等，應令租庸司指揮，一律按原定錢物交納，不得更改。如果應有更改，則須列舉理由上奏。"

須具事由奏聞。”

天成元年四月，敕：“應納夏秋稅，先有省耗，每斗一升，今後止納正稅數，不量省耗。”

天成元年四月，下詔説：“所有應該交納的夏秋兩稅，以前有損耗，每斗一升，今後衹納正稅數，不管損耗。”

四年五月，户部奏：“三京、鄴都、諸道州府，逐年所徵夏秋税租，兼鹽麯折徵，諸般錢穀起徵，各視其地節候早晚，分立期限。”其月敕：“百姓今年夏苗，委人户自通供手狀，具頃畝多少，五家爲保，委無隱漏，攢連手狀送於本州，本州具狀送省，州縣不得迭差人檢括，如人户隱欺，許令陳告，其田倍令并徵。”

四年五月，户部奏：“三京、鄴都、各道州府，每年所徵收的夏秋稅租，加上鹽麯折算徵收，各種錢物開始徵收，各自根據季節氣候的早遲，分别立定期限。”本月下詔：“百姓今年夏季禾苗，委各户自己提供文狀，開列頃畝多少，五家爲保，確實没有隱瞞，集中數量送到本州，本州列狀送省，州縣不得輪番差人清查。如各户有隱瞞，允許陳述告發，田稅令加倍徵收。”

長興二年六月，敕：“委諸道觀察使，屬縣于每村定有力人户充村長。與村人議，有力人户出剩田苗，補貧下不迨，肯者即具狀徵收，有辭者即排段檢括。自今年起爲定額。有經災沴及逐年逋處，不在此限。”

長興二年六月，下詔説：“委各道觀察使，所屬縣在每村確定富足人户擔任村長。與村人商議，富足人户交出多餘田畝的禾苗，補貧困田畝不够的人户，願意的就列狀徵收，不願意就逐一核實强徵。從今年起爲定額，遭受災害及每年有人户逃亡的地方，不在此限。”

三年十二月，三司奏請：“諸道上供稅物，充兵士衣賜不足。其天下所納斛斗及錢，除支贍外，請依時折納綾羅絹帛。”從之。

三年十二月，三司上奏請求：“各道上供的稅物，充兵士衣賜不足。天下所交納的糧食和錢，除供養兵士外，請按時折算交納綾羅絹帛。”同意了。

晋天福四年正月，敕：“應諸道節度刺史，不得擅加賦役及於縣邑别立監徵。所納田租，委人户自量自概。”

晋天福四年正月，下詔説：“所有各道節度、刺史，不得擅自增加賦稅徭役及在縣邑另立監徵。所交納的田租，委人户自量，自己刮平斗斛。”

周顯德三年十月，宣三司指揮諸道州府，今後夏稅，以六月一日起徵，秋稅至十月一日起徵，永爲定制。

周顯德三年十月，宣令三司指揮各道州府，今後夏稅，以六月一日開始徵收，秋稅至十月一日開始徵收，永遠作爲定制。

五年七月，賜諸道《均田圖》。十月，命左散騎常侍艾穎等三十四人，下諸州檢定民租。

五年七月，以《均田圖》賜各道。十月，命左散騎常侍艾穎等三十四人，到各州檢查確定百姓租稅。

周顯德六年春，諸道使臣回，總計檢到户二百三十萬九千八百一十二。

周顯德六年春天，各道使臣回來，總共檢查出二百三十萬九千八百一十二户。

唐同光二年，度支奏請榜示府

唐同光二年，度支上奏請在府州縣鎮發布

州縣鎮，軍民商旅，凡有買賣，并須使八十陌錢。

唐同光二年二月，詔曰："錢者，古之泉布，蓋取其流行天下，布散人間。無積滯則交易通，多貯藏則士農困，故西漢興改幣之制，立告緡之條，所以權蓄賈而防大奸也。宜令所司散下州府，常須檢察，不得令富室分外收貯見錢，又工人銷鑄爲銅器，兼沿邊州鎮設法鈐轄，勿令商人般載出境。"

三月，知唐州晏騈安奏："市肆間點檢錢帛，内有錫鑞小錢，揀得不少，皆是江南綱商挾帶而來。"詔曰："帛布之幣，雜以鉛錫，惟是江湖之外，盗鑄尤多，市肆之間，公行無畏，因是綱商挾帶，舟楫往來，换易好錢，藏貯富室，實爲蠹弊，須有條流。宜令京城、諸道，於坊市行使錢内，點檢雜惡鉛錫錢，并宜禁斷。沿江州縣，每有舟船到岸，嚴加覺察，不許將雜鉛錫惡錢往來换易好錢，如有私載，并行收納。"

天成元年八月，中書門下奏："訪聞近日諸道州府所賣銅器價貴，多是銷鎔見錢，以邀厚利。"乃下詔曰："宜令遍行曉告，如元舊係銅器及碎銅，即許鑄造器物。仍生銅器物每斤價定二百文，熟銅器物每斤四百文，如違省價，買賣之人，依盗鑄錢律文科斷。"

清泰二年十二月，詔御史臺曉告中外，禁用鉛錢，如違犯，准條流處分。

晉天福二年，詔："禁一切銅器，其銅鏡今後官鑄造，於東京置場貨賣，許人收買，於諸處興販去。"

周廣順元年三月，敕："銅法，今後官中更不禁斷，一任興販，所在

告示，軍民商旅，凡有買賣，都須使用八十陌錢。

唐同光二年二月，下詔説："錢就是古代泉布，是取如泉水流行天下、散布人間的意思。没有積滯就交易流通，貯藏太多就士農交困，所以西漢改革幣制，建立告緡條令，用來權衡儲蓄買賣，防止大奸大惡。應令有關部門分令州府，常須檢察，不得令富人分外收藏現錢，不讓工匠銷毁錢改鑄銅器，同時令沿邊州鎮設法管轄，不令商人搬運出境。"

三月，知唐州晏騈安上奏："市場上點檢錢帛，其中有錫鉛合鑄的小錢，揀得不少，都是江南綱商挾帶來的。"下詔説："帛布的錢幣，夾雜鉛錫，江湖之外，盗鑄尤其多，市場上，公開使用，毫無畏懼，因此綱運商人挾帶，舟船往來，交换好錢，貯藏富室，實爲蠹蝕之弊，須有條例。應令京城、各道，在坊市使用的錢内，點檢雜惡鉛錫錢，全部應該禁止。沿長江的州縣，每月舟船到達岸邊，嚴加檢察，不許把雜有鉛錫的劣質錢往來交换好錢，如有人私自運載，全部收納。"

天成元年八月，中書門下上奏："聽説近日各道州府所賣銅器價貴，多是銷熔現錢，來邀取厚利。"於是下詔説："應令普遍曉諭告知，如原來是舊銅器及碎銅，就允許用來鑄造器物。生銅器物每斤價格定爲二百文，熟銅器物每斤四百文。如違背官方所定價格，買賣雙方，依私鑄錢的法律條文判刑定罪。"

清泰二年十二月，詔御史臺曉諭告知中外，禁止使用鉛錢，如有違犯，根據條例處分。

晉天福二年，下詔説："禁用一切銅器，銅鏡今後由官府鑄造，在東京設場務出賣，許人收買，到各處販賣。"

周廣順元年三月，下詔説："銅法，今後官府不再禁止，任便販賣，各地一律不得熔破銅錢

一色即不得瀉破爲銅器貨賣，如有犯者，有人糾告捉獲，所犯人不計多少斤兩，并處死。其地分所由節級，決脊杖十七放，鄰保人決臀杖十七放，其告事人給與賞錢一百貫文。”

來鑄造銅器出賣。如有違犯的人，有人糾察告發捉獲，所犯人不論多少斤兩，一并處死。所經地段的節級，判決十七脊杖後釋放，鄰舍保人判決十七臀杖釋放，告發人給賞錢一百貫文。”

江南因唐舊制，饒州置永平監，歲鑄錢；池州永寧監、建州永豐監，并歲鑄錢；杭州置保興監鑄錢。

江南沿襲唐代舊有制度，饒州設置永平監，每年鑄錢；池州永寧監、建州永豐監，都每年鑄錢；杭州設置保興監鑄錢。

唐同光二年二月，詔曰：“會計之重，鹹鹺居先，矧彼兩池，實有豐利。頃自兵戈擾攘，民庶流離，既場務以隳殘，致程課之虧失。重兹葺理，須仗規模，將立事以成功，在從長而就便。宜令河中節度使冀王李繼麟兼充制置度支安邑、解縣兩池榷鹽使，便可制一一條貫。”

唐同光二年二月，下詔説：“財政計劃的重要，以製鹽爲先，況安邑、解縣兩池，確實有厚利。近來自從戰火擾攘，百姓流離，場務既已毁壞殘破，造成既定課税的損失。現在重新整治，必須依仗規範。創立事業以求成功，就在於從長考慮就便處置。應令河中節度使冀王李繼麟兼制置度支安邑、解縣兩池榷鹽使，便可制定各種條例。”

晋天福中，河南、河北諸州，除俵散蠶鹽徵錢外，每年末鹽界分場務，約糶錢一十七萬貫有餘。言事者稱，雖得此錢，百姓多犯鹽法，請將上件食鹽錢於諸道州府計户，每户一貫至二百，爲五等配之，然後任人逐便興販，既不虧官，又益百姓。朝廷行之，諸處場務亦且仍舊。俄而鹽貨頓賤，去出鹽遠處州縣，每斤不過二十文，近處不過一十文，掌事者又難驟改其法，奏請重制鹽場税，蓋欲絶其興販，歸利於官也。

晋天福年間，河南、河北各州，除散發蠶鹽所徵錢外，每年末鹽界分場務，賣鹽約得錢十七萬多貫。言事的人説，雖得此錢，而百姓多犯鹽法，請將以上食鹽錢在各道州府按户計算，每户一貫到二百，分爲五等配給，然後任人隨便販賣，既不使官府虧損，又使百姓有利。朝廷推行，各處場務也依舊保留。不久鹽價突然降低，距出鹽很遠的州縣，每斤不過二十文，近處不過十文，掌管此事的人又難於驟然改變此法，上奏請求重新制定鹽場税，是想禁止販賣，把利收歸官府。

七年十二月，宣旨下三司：應有往來鹽貨悉税之，過税每斤七文，住税每斤十文。其諸道州府，應有屬州鹽務，并令省司差人勾當。既而糶鹽雖多，而人户鹽錢又不放免，至今民甚苦之。

七年十二月，傳下詔旨給三司：所有往來鹽貨都徵税，過境税每斤七文，當地出賣的税每斤十文。各道州府，所有屬州的鹽務，并令省司派人管理。不久賣鹽雖多，而百姓鹽錢又不減免，至今百姓都爲此受苦很深。

周廣順元年九月，詔改鹽法，凡犯五斤已上者處死，煎鹹鹽犯一斤已上者處死。先是漢法不計斤兩多少，并處極刑，至是始革之。

周廣順元年九月，下詔改革鹽法，凡犯五斤以上的處死，煎鹹鹽一斤以上的處死。在這以前後漢法不論斤兩多少，都處以極刑，到這時纔改了。

三年三月，詔曰："青白池務，素有定規，祇自近年，頗乖循守。比來青鹽一石，抽税錢八百文足陌、鹽一斗；白鹽一石，抽税錢五百文、鹽五升。其後青鹽一石，抽錢一千、鹽一斗。訪問更改已來，不便商販，蕃人漢户，求利艱難，宜與優饒，庶令存濟。今後每青鹽一石，依舊抽税錢八百文，以八十五爲陌，鹽一斗；白鹽一石，抽税錢五百，鹽五升。此外更不得别有邀求。訪聞邊上鎮鋪，於蕃漢户市易糶糴，私有抽税，今後一切止絶。"

三年三月，下詔説："青白池務，自來有固定的規章，衹是從近年起，很多人不遵守。近來青鹽一石，抽税錢八百文足陌錢、鹽一斗；白鹽一石，抽税錢五百文、鹽五升。那以後青鹽一石，抽錢一千、鹽一斗。聽説改法以來，商販不便，蕃漢人户，求利艱難，應給與厚利，讓百姓存活。今後青鹽每一石，依舊抽税錢八百文，以八十五爲一百，鹽一斗；白鹽一石，抽税錢五百文，鹽五升。此外更不得另有攤派。聽説邊境鎮鋪，對蕃漢户交易買賣，私下有抽税，今後一概禁止。"

顯德元年十二月，世宗謂侍臣曰："朕覽食末鹽州郡，犯私鹽多於顆鹽界分，蓋卑濕之地，易爲刮鹹煎造，豈唯違我榷法，兼又污我好鹽。况末鹽煎煉，般運費用，倍於顆鹽。今宜分割十餘州，令食顆鹽，不唯輦運省力，兼且少人犯禁。"自是曹、宋已西十餘州，皆盡食顆鹽。

顯德元年十二月，世宗對侍臣説："我看見吃末鹽的州郡，犯私鹽的比吃顆鹽的地方要多，因爲低濕的地方，容易刮鹹煎煉，難道衹是違犯榷法，同時又敗壞了好鹽。况且末鹽煎煉，搬運費用，成倍超過顆鹽。現今應分割十多個州，叫他們吃顆鹽，不衹運輸省力，而且少人犯法。"從此曹州、宋州以西的十多個州，都吃顆鹽。

三年十月，敕："漳河已北州府管界，元是官場糶鹽，今後除城郭草市内，仍舊禁法，其鄉村并許鹽貨通商。逐處有鹹鹵之地，一任人户煎煉，興販則不得逾越漳河，入不通商地界。"

三年十月下詔説："漳河以北州府所管地方，原是官場賣鹽，今後除城郭草市以内，仍舊禁止私自賣鹽，鄉村都允許鹽貨通商。各個有鹹鹵的地方，聽任百姓煎煉，販運則不能越過漳河，進入不能通商的地方。"

周顯德二年正月，世宗謂侍臣曰："轉輸之物，向來皆給斗耗，自晋、漢已來，不與支破。倉廪所納新物，尚除省耗，况水路所般，豈無損折，起今後每石宜與耗一斗。"

周顯德二年正月，世宗對侍臣説："轉輸貨物，自來都給斗耗，自後晋、後漢以來，不支損耗。倉廪交納新物，還要除去省耗，何况水路搬運，哪能没有損折。今後起每石應給損耗一斗。"

後唐天成三年七月，詔曰："應三京、鄴都、諸道州府鄉村人户，自今年七月後，於是秋田苗上，每畝納麯錢五文足陌，一任百姓自造私麯，醖酒供家，其錢隨夏秋徵納。其京都及諸道州府縣鎮坊界内，應逐年買官

後唐天成三年七月，下詔説："所有三京、鄴都、各道州府鄉村人户，從今年七月以後，在秋苗田上，每畝納麯錢五文足陌錢，聽任百姓自己私下造麯，釀酒供家用，麯錢隨夏秋兩税徵收交納。京城及各道州府縣鎮坊界内，所有每年買官麯的酒户，允許自己造麯，釀酒出賣。并取天

麯酒户，便許自造麯，醞酒貨賣。仍取天成二年正月至年終一年逐户計算都買麯錢數内，十分只納二分，以充榷酒錢，便從今年七月後，管數徵納。榷酒户外，其餘諸色人亦許私造酒麯供家，即不得衷私賣酒，如有故違，便即糾察，勒依中等酒户納榷。其坊村一任沽賣，不在納榷之限。”時孔循以麯法殺一家於洛陽，或獻此議，以爲愛其人，便於國，故行之。

成二年正月到年終一年逐户計算總買麯錢數内，十分衹納二分，以充榷酒錢，便從今年七月以後，按數徵收交納。榷酒户以外，其他各種人也允許私造酒麯供家用，但不得私自出賣，如果故意違犯，便要糾察，勒令按中等酒户交納榷酒錢。坊村一概任隨賣酒，不在納榷酒錢的範圍内。”當時孔循在洛陽按麯法殺一家人，有人獻此議，認爲愛百姓，便國家，故實行了。

長興元年二月，赦書節文：“諸道州府人户，每秋苗一畝上，元徵麯錢五文，今後特放二文，只徵三文。”

長興元年二月，赦書的節録文字：“各道州府百姓，每秋苗一畝上，原徵收麯錢五文，今後特減二文，衹徵收三文。”

二年，詔曰：“酒醴所重，麯糵是須，緣賣價太高，禁條頗峻，士庶因斯而抵犯，刑名由是以滋彰。爰行改革之文，庶息煩苛之政，各隨苗畝，量定税錢。訪聞數年已來，雖犯法者稀，而傷民則甚。蓋以亂離日久，貧下户多，纔遇升平，便勤稼穡，各務耕田鑿井，孰能枕麯藉糟，既隨例以均攤，遂抱虚而輸納，漸成凋敝，深可憫傷。況欲致豐財，必除時病，有利之事，方切施行，無名之求，尤宜廢罷，但得日新之理，何辭夕改之嫌。應在京諸道苗畝上所徵麯錢等，便從今年夏并放。其麯官中自造，委逐州減舊價一半，於在城撲斷貨賣。除在城居人不得私造外，鄉村人户或要供家，一任私造。”敕下之日，人甚悦之。

二年，下詔説：“釀酒最重要的，是必須有麯糵，因爲賣價太高，禁令很嚴峻，百姓因此而犯法，刑名由此而更多。於是進行改革，望能停息繁瑣苛刻的法令，各根據禾苗畝數，酌量定下税錢。聽説近年以來，雖犯法的人減少，而傷害百姓更嚴重。因爲戰亂時間很久，貧困户很多，剛遇太平，便辛勤耕種，各自努力耕田鑿井，誰能造麯釀酒。既按例平均攤派，就有未釀酒也要交納，逐漸使民户凋敝，很令人同情。何況想要達到豐財，必須消除時病，有利的事，纔能切實施行，不正當的求索，尤其應該廢除。衹要符合日新月異的道理，怕什麽朝令夕改的嫌疑。所有京城、各道苗畝上所徵收的麯錢等，便從今年夏全部免收。麯由官府自造，委各州按舊價減半，在各地包乾出售。除城市居民不得私造以外，鄉村人户有的要供家用，一概聽任私造。”詔下當天，大家很喜悦。

周顯德四年七月，詔曰：“諸道州府麯務，今後一依往例，官中禁法賣麯，逐處先置都務，候敕到日，并仰停罷。據見在麯數，准備貨賣，兼據年計合，使麯數依時踊造，候人户將到價錢，據數給麯，不得賒賣抑配與人。”

周顯德四年七月，下詔説：“各道州府麯務，今後一概依照前例，官府禁法賣麯，各處先設都務，等到敕詔到時，希望一并停止。根據現存麯數，準備出賣，同時按年統計，使麯數按時製造，等民户帶錢來，按錢數給麯，不得賒賣或强配給人。”

#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七

## 志第九

### 刑法志

梁太祖開平三年十一月，詔太常卿李燕、御史蕭頃、中書舍人張衮、户部侍郎崔沂、大理卿王鄯、刑部郎中崔誥，共删定律令格式。

四年十二月，宰臣薛貽矩奏："太常卿李燕等重刊定律令三十卷，式二十卷，格一十卷，并目録一十三卷，律疏三十卷，凡五部一十帙，共一百三卷。敕中書舍人李仁儉詣閣門奉進，伏請目爲《大梁新定格式律令》，仍頒下施行。"從之。

梁太祖開平三年十一月，詔令太常卿李燕、御史蕭頃、中書舍人張衮、户部侍郎崔沂、大理卿王鄯、刑部郎中崔誥，共同删定律令格式。

四年十二月，宰相薛貽矩奏："太常卿李燕等重新刊定律令三十卷，式二十卷，格十卷，及目録十三卷，律疏三十卷，共五部十帙，一百零三卷。敕令中書舍人李仁儉到閣門奉進，敬請定名爲《大梁新定格式律令》，并頒布施行。"聽從了。

唐莊宗同光元年十二月，御史臺奏："當司刑部、大理寺本朝法書，自朱温僭逆，删改事條，或重貨財，輕入人命，或自徇枉過，濫加刑罰。今見在三司收貯刑書，并是僞廷删改者，兼僞廷先下諸道追取本朝法書焚毁，或經兵火所遺，皆無舊本節目。只定州敕庫有本朝法書具在，請敕定州節度使速寫副本進納，庶刑法令式，并合本朝舊制。"從之。未幾，定州王都進納唐朝格式律令，凡二百八十六卷。

二年二月，刑部尚書盧價奏，纂集《同光刑律統類》凡一十三卷，上之。

唐莊宗同光元年十二月，御史臺奏："本臺及刑部、大理寺的本朝法律書籍，自從朱温篡唐，删改法律條文，有的重貨財而輕人命，有的自我歪曲，誣枉過失，濫加刑罰。現今三部門收藏的刑書，都是僞朝删改過的，加上僞朝先令各道追取本朝法書焚毁，有些由於戰爭多所遺失，都没有了原有的版本章節和目録。衹有定州敕令庫所有的本朝法書都在，請下詔令定州節度使迅速抄寫副本進納，希望刑法令式，符合本朝舊制。"聽從了。不久，定州王都進納唐朝格式律令，共二百八十六卷。

二年二月，刑部尚書盧價奏，纂集成《同光刑律統類》十三卷上奏。

周太祖廣順元年六月，敕侍御

周太祖廣順元年六月，詔令侍御史盧億、

史盧億、刑部員外郎曹匪躬、大理正段濤同議定重寫法書一百四十八卷。先是，漢隱帝末，因兵亂法書亡失，至是大理奏重寫律令格式、統類、編敕，凡改點畫及義理之誤字凡二百一十四，以晉、漢及國初事關刑法敕條，凡二十六件，分爲二卷，附於編敕，目爲《大周續編勅》，命省、寺行用焉。

刑部員外郎曹匪躬、大理正段濤共同議定重寫法書一百四十八卷。在這以前，漢隱帝末年，因戰亂法書遺失，到這時大理寺奏重寫律令格式、統類、編敕，共改正筆畫及義理的誤字二百一十四個，以晉、漢及國初事情涉及刑法敕條的，共二十六件，分爲兩卷，附在編敕後，叫做《大周續編勅》，令省、寺施行。

二年二月，中書門下奏："准元年正月五日赦書節文，今後應犯竊盜贓及和奸者，并依晉天福元年已前條制施行。諸處犯罪人等，除反逆罪外，其餘罪并不籍没家産、誅及骨肉，一依格令處分者。請再下明敕，頒示天下。"乃下詔曰："赦書節文，明有釐革，切慮邊城遠郡，未得審詳，宜更申明，免至差誤。其盜賊，若是强盜，并准自來格條斷遣；其犯竊盜者，計贓絹滿三匹已上者，并集衆决殺，其絹以本處上估價爲定，不滿三匹者，等第决斷。應有夫婦人被强奸者，男子决殺，婦人不坐；其犯和奸者，并准律科斷，罪不至死。其餘奸私罪犯，准格律處分。應諸色罪人，除謀反大逆外，其餘并不得誅殺骨肉、籍没家産。"先是，晉天福中敕，凡和奸者，男子婦人并處極法，至是始改從律文焉。

二年二月，中書門下奏："根據元年正月五日赦書的節録文字，今後所有犯盜竊贓物和通奸的人，都依照晉天福元年以前的條令施行。各處犯罪的人，除反叛罪以外，其餘罪犯都不没收家産、誅殺骨肉，一切依格令處分。請再下聖明的敕詔，頒布告示天下。"於是下詔説："赦書的節録文字，分明有所改革，很擔心邊防遠郡，未能詳審，應更申明，以免差誤。盜賊，若是强盜，都按以前的格條斷遣；如是犯盜竊罪的，就計算贓物，竊絹在三匹以上的，一律處决示衆，絹以本處估價爲定；不滿三匹的，按等次斷决。凡有夫之婦被强奸的，男子判决處死，婦人不連坐定罪；犯和奸罪的，都按律斷决，不要處死。其他奸私罪犯，按格律處分。所有各種罪犯，除謀反大叛逆外，其他都不能誅殺骨肉、没收家産。"這以前，晉天福中的敕詔，凡和奸的，男女都處死，到這時纔改從律文。

世宗顯德四年五月，中書門下奏："准宣，法書行用多時，文意古質，條目繁細，使人難會，兼前後敕格，互换重叠，亦難詳定。宜令中書門下并重删定，務從節要，所貴天下易爲詳究者。伏以刑法者御人之銜勒，救弊之斧斤，故鞭扑不可一日弛之於家，刑法不可一日廢之於國，雖堯、舜淳古之代，亦不能捨此而致理矣。今奉制旨删定律令，有以見聖君

世宗顯德四年五月，中書門下奏："根據所宣詔旨，法書施用多年，文意古雅質樸，條目繁瑣細碎，使人難以領會，加上前後敕格，互换重複，也難以詳細審定。應該讓中書門下一并重新删定，務必簡要，以使天下易於詳盡瞭解爲最好。刑法是駕馭人的馬勒，是挽救弊端的刀斧，因此在家中不可一天放鬆鞭撲，在國家不可一天廢除刑法，即使是堯、舜淳古的時代，也不能捨此而達到天下太平。現今遵奉詔旨删定律令，從這裏可看出聖明君主制定法律，以體恤百姓明白

欽恤明罰敕法之意也。竊以律令之書，政理之本，經聖賢之損益，爲古今之章程，歷代以來，謂之彝典。今朝廷之所行用者律一十二卷、律疏三十卷、式二十卷、令三十卷、《開成格》一十卷、《大中統類》一十二卷、後唐以來至漢末編敕三十二卷及皇朝制敕等。折獄定刑，無出於此。律令則文辭古質，看覽者難以詳明；格敕則條目繁多，檢閱者或有疑誤。加之邊遠之地，貪猾之徒，緣此爲奸，寖以成弊。方屬盛明之運，宜伸畫一之規，所冀民不陷刑，吏知所守。臣等商量，望准聖旨施行，仍差侍御史知雜事張湜、太子右庶子劇可久、殿中侍御史率汀、職方郎中鄧守中、倉部郎中王瑩、司封員外郎賈玭、太常博士趙礪、國子博士李光贊、大理正蘇曉、太子中允王伸等一十人，編集新格，勒成部帙。律令之有難解者，就文訓釋；格敕之有繁雜者，隨事刪除。止要諧理省文，兼且直書易會。其中有輕重未當，便於古而不便於今，矛盾相違，可於此而不可於彼，盡宜改正，無或牽拘。候編集畢日，委御史臺、尚書省四品以上及兩省五品以上官參詳可否，送中書門下議定，奏取進止。"詔從之。自是湜等於都省集議刪定，仍令大官供膳。

賞罰的本意。律令之書是政理的根本，經過聖賢的增損，成爲古今遵守的章程，歷代以來，叫做法典。現今朝廷所通用的有律十二卷、律疏三十卷、式二十卷、令三十卷、《開成格》十卷、《大中統類》十二卷、後唐至後漢末編敕三十二卷及本朝制敕等。判案定刑，不出於此。律令文辭古雅質樸，看的人難以完全明白；格敕條目繁多，檢閱的人或有懷疑誤解。加上邊遠地方，貪婪狡猾的人，據此幹壞事，漸成弊端。正當盛明的時運，應提出統一的規章，所希望的是百姓不陷於刑網，官吏懂得所應遵守的法令。我們商量，望根據聖旨施行，并派遣侍御史知雜事張湜、太子右庶子劇可久、殿中侍御史率汀、職方郎中鄧守中、倉部郎中王瑩、司封員外郎賈玭、太常博士趙礪、國子博士李光贊、大理正蘇曉、太子中允王伸等十人，編集新格，勒成書籍。律令有難以理解的地方，根據文字注釋；格敕有太繁雜的，根據情况刪除。祇要合理簡潔，同時要直言易於領會。其中有輕重不當，古代方便而現在不方便，相互矛盾，這裏行得通而那裏行不通，應該全部改正，不要有拘束。等到編集完畢時，委托御史臺、尚書省四品以上及兩省五品以上官員參酌詳審是否可行，送中書門下商議决定，上奏皇上，斟酌可行與否。"下詔聽從。從此張湜等人在都省集中商議刪定，仍令掌天子膳食的官員供應膳食。

五年七月，中書門下奏："侍御史知雜事張湜等九人，奉詔編集刑書，悉有條貫，兵部尚書張昭等一十人，參詳旨要，更加損益。臣質、臣溥據文評議，備見精審。其所編集者，用律爲主；辭旨之有難解者，釋以疏意；義理之有易了者，略其疏文。式令之有附近者次之，格敕之有廢置者又次之。事有不便於今、該說未盡者，別立新條於本條之下；其有

五年七月，中書門下奏："侍御史知雜事張湜等九人，奉詔編集刑書，都有條不紊，兵部尚書張昭等一十人，參酌詳審主旨綱要，更加以增損。臣范質、臣王溥據文評議，全書都很精審。所編集的，以律爲主；辭意難解的，以疏釋意；義理容易理解的，就省略疏通的文字。式令有內容相近的附於後，格敕有廢除增置的再附後。有對今天不方便的事、完備闡說未盡的，在本條之下另立新條；有文理艱深古雅、擔心別人有疑惑的，另用紅字注釋。至於朝廷的禁令、州縣的通

文理深古、慮人疑惑者，别以朱字訓釋。至於朝廷之禁令，州縣之常科，各以類分，悉令編附。所冀發函展卷，綱目無遺，究本討源，刑政咸在。其所編集，勒成一部，别有目録，凡二十一卷。刑名之要，盡統於兹，目之爲《大周刑統》，欲請頒行天下，與律疏令式通行。其《刑法統類》、《開成格》、編敕等，采掇既盡，不在法司行使之限。自來有宣命指揮公事及三司臨時條法，州縣見今施行，不在編集之數。應該京百司公事，逐司各有見行條件，望令本司删集，送中書門下詳議聞奏。"敕宜依，仍頒行天下。乃賜侍御史知雜事張湜等九人各銀器二十兩，雜綵三十匹，賞删定《刑統》之勞也。

常科條，各按類分，全部編録附上。所希望的是打開書卷，綱目没有缺漏，研討本源，刑政都在。所編集的，勒成一部，另有目録，共二十一卷。刑名的綱要，全部統率在此書中，名叫《大周刑統》，想請頒布施行於天下，與律疏令式一起通行。《刑法統類》、《開成格》、編敕等，采録已盡，不在司法行使的範圍。自來有宣命指揮公事及三司臨時條法，州縣現今施行，不在編集之數。所有京城各官府的公事，各官府各有現行條例，望令本官府删汰編集，送中書門下詳細審議上奏。"敕：宜依從，并頒布行於天下。於是賜侍御史知雜事張湜等九人銀器各二十兩，雜綵各三十匹，獎賞他們删定《刑統》的功勞。

唐同光二年六月己巳，敕："應御史臺河南府行臺馬步司左右軍巡院，見禁囚徒，據罪輕重，限十日内并須决遣申奏。仍委四京、諸道州府，見禁囚徒，速宜疏决，不得淹停。兼恐内外形勢官員私事寄禁，切要止絶，俾無冤滯。"

三年五月己未，敕："在京及諸道州府，所禁罪人，如無大過，速令疏决，不得淹滯。"六月甲寅，敕："刑以秋冬，雖關惻隱，罪多連累，翻慮滯淹。若或十人之中，止爲一夫抵死，豈可以輕附重，禁錮逾時。言念哀矜，又難全廢。其諸司囚徒，罪無輕重，并宜各委本司，據罪詳斷申奏，輕者即時疏理，重者候過立春，至秋分然後行法。如是事繫軍機，須行嚴令，或謀惡逆，或畜奸邪，或行劫殺人，難於留滯，并不在此限。"

天成元年十一月庚申，敕："應天下州使繫囚，除大辟罪以上，委所

唐同光二年六月己巳，下詔説："所有御史臺河南府行臺馬步司左右軍巡院，將現禁囚徒，根據罪行輕重，限十日内均須决遣申奏。仍委托四京、各道州府，將現禁囚徒，應迅速疏理判决，不得淹滯停留。同時擔心内外有勢力的官員爲了私事委托囚禁，要切實制止杜絶，使無冤枉滯留。"

三年五月己未，下詔説："在京城及各道州府，所囚禁的罪人，如果没有大的罪過，迅速命令疏理判决，不得淹滯。"六月甲寅，下詔説："秋冬行刑，雖出自惻隱，罪犯多有連累，反而擔心淹滯。如果十人之中，衹因一人抵死罪，哪能以輕累重，禁錮超過時限。想到哀矜憐憫，又難以完全廢除。各司囚徒，罪行無論輕重，都宜各委本司，據罪詳斷申奏，輕的即時疏理，重的等到過了立春，到秋分以後行法。如果事情關係軍事機密，必須實行從嚴的法令，或是陰謀叛逆，或是蓄藏奸邪，或是搶劫殺人，難以留到秋分以後，都不在這一範圍内。"

天成元年十一月庚申，下詔説："所有天下各州各使臣的在押囚犯，除死刑罪以上，由所在

在長吏，速推勘决斷，不得傍追證對。經過食宿之地，除當死刑外，并仰釋放，兼不許懲治。”

二年春，左拾遺李同上言：“天下繫囚，請委長吏逐旬親自引問，質其罪狀真虚，然後論之以法，庶無枉濫。”從之。

六月，大理少卿王鬱上言：“凡决極刑，合三覆奏，近年以來，全不守此。伏乞今後前一日令各一覆奏。”奉敕宜依。

八月，西京奏：“奉近敕，在京犯極刑者，令决前一日各一覆奏。緣當府地遠，此後凡有極刑，不審准條疏覆奏。”奉敕旨：“昨六月二十日所降敕文，祇爲應在洛京有犯極刑者覆奏，其諸道已降旨命，准舊例施行。今詳西京所奏，尚未明近敕，兼慮諸道有此疑惑，故令曉諭。”

十月辛丑，德音：“爲政之要，切在無私；聽訟之方，唯期不濫。天下諸州府官員，如有善推疑獄及曾雪冤濫兼有異政者，當具姓名聞奏，别加甄奬。”

長興元年二月，制曰：“欲通和氣，必在伸冤；將設公方，實資奬善。州縣官僚能雪冤獄活人生命者，許非時選，仍加階超資注官，與轉服色，已著緋者與轉兼官。”

二年二月辛亥，敕：“朕猥以眇躬，薦承鴻業，念彼疲瘵，勞於寐興。或慮官不得人，因成紊亂；或慮刑非其罪，遂至怨嗟。王化所興，獄訟爲本，苟無訓勵，必有滯淹。近日諸道百姓，或諸多違犯，或小可鬥争。官吏曲縱胥徒，巧求瑕釁。初則滋張節目，作法拘囚；終則誅剥貨財，市恩出拔。外憑公道，内循私情，無理者轉務遷延，有理者却思退

地的長吏，迅速推勘判决，不得旁追對證。經過食宿的地方，除當判處死刑的以外，都望釋放，同時不許懲治。”

二年春，左拾遺李同上言：“天下在押囚犯，請委長吏每十天親自引問，詢問罪狀真僞，然後依法論處，希望没有冤枉濫刑。”聽從了。

六月，大理少卿王鬱上奏：“凡判决死刑，應三次復奏，近年以來，完全不遵守這一規定。敬請今後在處决之前和處决之日令各復奏一次。”奉詔應依從。

八月，西京奏：“奉近日敕詔，在京城犯死刑的人，令在處决之前和處决之日各復奏一次。由於當地州府地處偏遠，此後凡有死刑，不知是否要根據條疏復奏。”奉詔旨：“前六月二十日所下詔書，祇爲所有在洛京犯死刑的人復奏，各道已下詔旨，按舊例施行。現今細審西京所奏，還未明白近日詔令，同時擔心各道有這種疑惑，故令曉諭。”

十月辛丑，恩詔：“爲政最重的，確實在於無私；聽取訴訟的辦法，祇希望不要濫用刑罰。天下各州府的官員，如有善於推求疑獄及曾昭雪冤案同時有特殊政績的人，應當開列姓名上奏，另加甄奬。”

長興元年二月，下詔説：“想貫通和合之氣，必定在於伸冤；要樹立公正方直，確實須靠奬善。州縣官僚能够昭雪冤獄救活人命的，允許隨時推選，并加階超越資歷授官，改變官服顔色，已穿緋服的可轉兼任官職。”

二年二月辛亥，下詔説：“我以卑微之身，繼承大業，想到那些疲病的人，白天黑夜都使我勞心。或者擔心官吏不稱職，因而造成亂政；或者擔心無罪受刑，招致怨憤嗟嘆。帝王治化的興起，獄訟是根本，如果没有訓誡勉勵，必定會有淹滯。近日各道百姓，或有各種違法犯罪的事，或爲小事而争鬥。官員違法放縱胥吏，用盡心計索求瑕疵破綻。開初就藉題發揮，設法拘捕囚禁；最後就索取財貨，賣人情釋放囚犯。表面憑藉公道，内裏曲從私情，無理的人輒轉務求拖

縮。積成訛弊，漸失紀綱。自今後切委逐處官吏州牧縣宰等，深體余懷，各舉爾職。凡關推究，速與剸裁。如敢苟縱依違，遂成枉濫，或經臺訴屈，或投匭申冤，勘問不虚，其元推官典并當責罰，其逐處觀察使、刺史，別議朝典。宜令諸道州府，各依此處分，所管屬郡，委本道嚴切指揮。”八月丁卯，敕：“三京、諸道州府刑獄，近日訪問，依前禁繫人，多不旋决，諸道宜令所在各委長吏，專切推窮，不得有滯淹。”

四月，前濮州録事參軍崔琮上言：“諸道獄囚，恐不依法拷掠，或不勝苦致斃，翻以病聞，請置病囚院，兼加醫藥。”中書覆云：“有罪當刑，仰天無恨；無病致斃，没地銜冤。燃死灰而必在至仁，照覆盆而須資異鑒，《書》著‘欽哉’之旨，《禮》摽‘侀也’之文，因彰善於泣辜，更推恩於扇暍。所請置病囚院，望依，仍委隨處長吏，專切經心。或有病囚，當時遣醫人診候，治療後，據所犯輕重决斷。如敢故違，致病囚負屈身亡，本處官吏，并加嚴斷。兼每及夏至，五日一度，差人洗刷枷匣。”

應順元年三月戊午，詔：“應三京、諸道州府繫囚，據罪輕重，疾速斷遣。比來停滯，須奏取裁，不便區分，故爲留滯。今後凡有刑獄，據理斷遣。如有敕推按，理合奏聞，不在此限。”

清泰元年五月丁丑，詔：“在京諸獄及天下州府見繫罪人，正當暑毒之時，未免拘囚之苦，誠知負罪，特軫予懷。恐法吏生情，滯於决斷。詔

延，有理的人却想退縮。積累成爲錯誤弊端，漸漸喪失綱紀。從今以後切實委托各處官吏州守縣宰等，深深體念我的心願，各自負起你們的職責。凡是没有推究的，迅速進行裁斷。如果敢苟且放縱，依違不决，造成冤案，或到臺訴屈，或投信伸冤，勘問屬實，那些原來推究的官員小吏，都要受到責罰，各處觀察使、刺史，另議按朝廷典章處理。應令各道州府，各自按此處分，所管轄的屬郡，由本道嚴格切實指揮。”八月丁卯，下詔説：“三京、各道州府刑獄，近日聽説，和以前一樣囚禁犯人，很多没有立即裁决。各道應令所在地各委長吏，專門切實推究窮盡，不得有淹滯。”

四月，前濮州録事參軍崔琮上奏：“各道獄中囚犯，擔心獄吏不按照律條來拷打，有些囚犯經不住苦刑致死，獄吏反以病死上奏，請設置病囚院，同時增加醫師藥物。”中書復奏説：“有罪應當受刑，仰望老天没有怨恨；無病致死，埋在地下也會銜冤。死灰復燃必靠最大的仁惠，反放的盆子得到光照須靠特殊的鏡子。《尚書》著有‘欽哉’的旨意，《禮記》標有‘侀也’的文字，如同大禹那樣爲罪人哭泣來表彰善心，又要像周武王那樣替中暑的人扇風取凉來推廣恩德。所請設置病囚院，希望依從，并委各處長吏，專門切實放在心上。或許有生病的囚犯，應當及時派遣醫生診斷，治療後，再根據所犯輕重判决裁斷。如敢故意違反，造成病囚負屈身亡，本地官吏，一并加以從嚴懲處。同時每到夏至，五天一次，派人洗刷枷鎖。”

應順元年三月戊午，下詔説：“所有三京、各道州府的在押囚犯，根據罪行輕重，迅速斷决遣送。近來停滯的囚犯，必須上奏聽取裁决，不便處置，因此留滯。今後凡有刑獄，據理斷决遣送。如有詔敕推究按察，理應奏聞，不在這一範圍。”

清泰元年五月丁丑，下詔説：“在京各獄及天下州府現今在押的罪犯，正值酷暑，難免拘禁之苦，誠然知道他們有罪，特别痛繞我的心懷。擔心執法官吏挾帶私情，遲於判决斷遣。詔書到

至，所在長吏親自慮問，據輕重疾速斷遣，無淹滯。”

晋天福二年八月，敕下刑部、大理寺、御史臺及三京、諸道州府：“今後或有繫囚染疾者，并令逐處軍醫看候，於公廨錢内量支藥價，或事輕者，仍許家人看候。”

四年九月，相州節度使桑維翰奏：“管内所獲賊人，從來籍没財産，云是鄴都舊例，格律未見明文。”敕：“今後凡有賊人，准格定罪，不得没納家貲。天下諸州，准此處分。”

三月庚午，詳定院奏：“前守洪洞縣主簿盧燦進策云：‘伏以刑獄至重，朝廷所難，尚書省分職六司，天下謂之會府，且諸道决獄，若關人命，即刑部不合不知。欲請州府凡斷大辟罪人訖，逐季具有無申報刑部，仍俱録案款事節，并本判官、馬步都虞候、司法參軍、法直官、馬步司判官名銜申聞，所貴或有案内情曲不圓，刑部可行覆勘。如此則天下遵守法律，不敢輕易刑書，非唯免有銜冤，抑亦勸其立政者。’臣等參詳，伏以人命至重，國法須精，雖載舊章，更宜條理，誠爲允當，望賜施行。”從之。五月，詔曰：“刑獄之難，古今所重，但關人命，實動天心，或有冤魂，則傷和氣。應諸道州府，凡有囚徒，據推勘到案款，一一盡理，子細檢律令格敕，其間或有疑者，准令文讞，大理寺亦疑，申尚書省，省寺明有指歸，州府然後决遣。”

五年三月丙子，詔曰：“自大中六年已來，剺耳稱冤，决杖流配，訴雖有理，不在申明。今後據其所陳，與爲勘斷，剺耳之罪，准律别科。”

六年秋七月庚辰，詔曰：“政教所切，獄訟惟先，推窮須察於事情，

時，所在長吏親自審問，根據輕重迅速斷决遣送，不得淹滯。”

晋天福二年八月，下詔給刑部、大理寺、御史臺及三京、各道州府：“今後如果有在押囚犯染病的，均令各處軍醫診斷，在公府錢内酌量支付藥價，犯罪輕的，并允許家裏人看望。”

四年九月，相州節度使桑維翰奏：“相州境内所捉獲的盜賊，從來都要没收財産，説是鄴都先例，格律未見有明文規定。”下詔説：“今後凡有盜賊，按格律定罪，不得没收家資。天下各州，按此處分。”

三月庚午，詳定院奏：“前守洪洞縣主簿盧燦上策説：‘刑獄最重要，朝廷所爲難的，尚書省分其職責爲六司，天下叫做會府，而且各道判决獄訟，如果涉及人命，刑部不應不知道。想請州府凡判完死刑罪人，按季度開列有無死刑申報刑部，并完備抄録案款事節及該案的判官、馬步都虞候、司法參軍、法直官、馬步司判官的姓名官銜申奏，所看重的是如果案内情況有漏洞，刑部可進行復審。這樣天下就遵守法津，不敢輕視刑書，不僅可防止銜冤而死，還可勉勵爲政的人。’我們參酌詳審後，認爲人命最重要，國家法典必須精當即使記載過去的章疏，更應該有條不紊，確實公允恰當，希望加以施行。”聽從了。五月，下詔説：“刑獄難辦，古今都很重視。衹要關係人命，實際會震動天心，如有冤魂，就傷和氣。所有各道州府，凡有囚犯，根據推勘到的案款，一一全部清理，仔細檢閲律令格敕，其中如有可疑，根據律令復審定案，大理寺也有懷疑，申奏尚書省。尚書省、大理寺有了明確指示，州府然後判决發落。”

五年三月丙子，下詔説：“自大中六年以來，受割耳之刑喊冤的人，都要鞭打流放，即使申訴有理，也不再申明。今後根據所作陳述，爲他勘斷，割耳的罪過，根據法律另外判刑。”

六年秋七月庚辰，下詔説：“政教所關切的，獄訟居首位，推求窮究須弄明事情，判决發遣必

斷遣必遵於條法，用弘欽恤，以致和平。應三京、鄴都及諸道州府，見禁諸色人等，宜令逐處長吏，常切提撕，疾速决遣，每務公當，勿使滯淹。”

須遵守法律條文，用以弘大憫恤之心，達到天下太平。所有三京、鄴都及各道州府，現在囚禁的各種人，應令各處長吏，常常切實把握，迅速判决發落，務求公正允當，不使拖延。”

天福八年四月壬申，敕：“朕自臨寰宇，思致和平，將以四海爲家，慮有一物失所。每念狴牢之内，或多枉撓之人，屬此炎蒸，倍宜軫憫，冀絶滯淹之嘆，用資欽恤之仁。應三京、鄴都及諸道州府，見禁罪人等，宜令逐處長吏，嚴切指揮本推司及委本所判官，疾速結絶斷遣，不得淹延，及致冤濫，仍付所司。”

天福八年四月壬申，下詔説：“我自從君臨天下，就想達到天下太平，將以四海爲家，擔心有一人失去應有的處所。常想到監獄之中，或有很多冤枉的人，正當這樣炎熱的時候，更應悲痛憐憫，希望杜絶因案件拖滯不决而引起的哀嘆，用以幫助體恤朝廷的仁心。所有三京、鄴都及各道州府，現在囚禁的各種犯人，應令各處長吏嚴格切實指揮本案推勘部門及委本所判官，迅速結案判决發遣，不得遲延，造成冤案濫刑，并交付主管部門。”

開運二年五月壬戌，殿中丞桑簡能上封事曰：“伏以天地育萬物，廣博厚之恩；帝王牧黎元，行寬大之令。是知恤刑緩獄，乃爲政之先；布德行惠，實愛民之本。今盛夏之月，農事方殷，是雷風長養之時，乃動植蕃蕪之際。宜順時令，以弘至仁。竊以諸道州府都郡縣應見禁罪人，或有久在囹圄，稍滯區分，胥吏侮文，枝蔓乃衆。捶楚之下，或陷無辜；縲紲之中，莫能自理。苟一人拘繫，則數人營財，物用既殫，工業亦罷。若此之類，實繁有徒，切恐官吏因循，寖成斯弊。伏乞降詔旨，令所在刑獄，委長吏親自録問，量罪疾速斷遣，務絶冤濫，勿得淹留，庶免虚禁平人，妨奪農力，冀召和氣，以慶明時。”敕曰：“囹圄之中，縲紲之苦，奸吏苟窮於枝蔓，平人用費於貨財，由兹滯淹，兼致屈塞。桑簡能體兹軫憫，專有敷陳，請長吏躬親，免獄官抑逼，深爲允當，宜再頒行。宜依。”

開運二年五月壬戌，殿中丞桑簡能上密封奏章説：“天帝養育萬物，擴充博厚的恩德；帝王管理百姓，實行寬大的法令。由此可知恤刑緩獄，是爲政的先務；布德行惠，實爲愛民的根本。現在是盛夏五月，農作正大規模進行，這是雷動風生、萬物生長發育的時期，也就是動物植物繁衍的時刻。應當順應時節，廣施大仁大德。私下以爲各路州府京都郡縣，所有現在囚禁的犯人，有的人在監獄很久，未及時處理，胥吏歪曲玩弄法律條文，牽連許多人。鞭打之下，有的無罪受害；囚禁之中，不能自己申理。衹要一人被囚禁，就要幾人爲他經營錢財，財物用盡，生産也停止。像這類事，實際很多，官吏因循不改，漸漸成爲弊端。敬請降下詔書，命令各地刑獄，責成長吏親自審問，根據罪行迅速判决發遣，務求禁絶冤案濫刑，不得淹滯，不要無罪囚禁平民百姓，妨礙侵奪農業勞動力，望能召回和合之氣，慶賀聖明時代。”下詔説：“監獄之中，囚禁之苦，奸吏如果無窮無盡地節外生枝，百姓會因此耗費貨財，由此造成淹滯不通。桑簡能體念這種悲憫，特地加以陳奏，請長吏親自處理，以免獄官抑逼囚犯，非常恰當，應再次頒布施行。應該依從。”

十月甲子，秘書省著作郎邊玗上

十月甲子，秘書省著作郎邊玗上密封奏章

封事曰："臣聞從諫如流，人君之令範；極言無隱，臣子之常規。蓋欲表大國之任人，致萬邦之無事，前文備載，可舉而行。伏以皇帝陛下，德合上玄，運膺下武，旰食宵衣而軫念，好生惡殺以推仁，幾措典刑，固無冤枉。然以照臨之内，州郡尤多，若不再具舉明，伏恐漸成奸弊。臣竊見諸道刑獄，前朝曾降敕文，凡是禁繫罪人，五日一度録問。但以年月稍遠，漸致因循。或長吏事煩，不暇躬親點檢；或胥徒啓倖，妄要追領證明。慮有涉於淫刑，即恐傷於和氣。伏乞特降詔敕，自今後諸道并委長吏五日一度，當面同共録問，所冀處法者無恨，銜冤者獲伸。俾令四海九州，咸歌聖德；五風十雨，永致昌期。"敕曰："人之命無以復生，國之刑不可濫舉。雖一成之典，務在公平；而三覆其詞，所宜詳審。凡居法吏，合究獄情。邊玕近陟周行，俄陳讜議，更彰欽恤，宜允申明。"

三年十一月丁未，左拾遺竇儼上疏曰："臣伏睹名例律疏云：死刑者，古先哲王，則天垂象，本欲生之，義期止殺。絞斬之坐，皆刑之極也。又准天成三年閏八月二十三日敕，行極法日，宜不舉樂，減常膳；又刑部式，决重杖一頓處死，以代極法，斯皆人君哀矜不捨之道也。竊以蚩尤爲五虐之科，尚行鞭扑；漢祖約三章之法，止有死刑。絞者筋骨相連，斬者頭頸異處，大辟之目，不出兩端。淫刑所興，近聞數等。蓋緣外地，不守通規，肆率情性，或以長釘貫篸人手足，或以短刀臠割人肌膚，乃至累朝半生半死，俾冤聲而上達，致和氣以有傷。將宏守位之仁，在峻惟行之令，欲乞特下明敕，嚴加禁斷者。"

説："我聽説聽從規勸像流水一様迅速，是君主的美好典範；把話説盡而無隱瞞，是臣子的常規。要想彰顯大國的知人善任，達到天下無事，以前的文獻記載完備，可參照施行。敬以皇帝陛下，德合上天，天運所受是先文德而後武功，很晚纔吃飯，天未亮就穿衣起身，輾轉思念，喜愛生命，厭惡殺生以推行仁政，幾乎廢棄刑罰，固然没有冤枉。然因普天之下，州郡特别多，若不再次進行明察，擔心漸成奸弊。我見各道刑獄，前朝曾下詔書，凡是囚禁罪人，五日録問一次。衹因年月稍遠，漸漸導致拖沓。或者長吏事多，没空親自點檢；或者胥吏萌生僥幸，妄圖要追領證明。擔心一有涉及濫刑，就怕傷害和合之氣。敬請特下詔書，從今以後各道都委長吏五天一次，當面共同録問，所希望的是受法懲處的人没有怨恨，銜冤的人得以伸雪。使得四海九州，都歌頌盛德；風調雨順，永久達到昌盛時期。"下詔説："人命無法重生，國刑不可濫用。雖然固定的典章，務在公平；而三次復核供詞，所應詳盡審理。凡任法吏，應深究獄情。邊玕近日纔升爲朝官，很快就陳述正直的言論，更加彰明體恤，應答應他的陳述。"

三年十一月丁未，左拾遺竇儼上奏説："我看見名例律的注疏説：就死刑而言，古代聖明的帝王，效法上天，垂示天象，本就想保全人生，目的是廢除死刑。絞死斬頭一類的辦罪，都是極刑。又據天成三年閏八月二十三日詔令，執行死刑的日子，應不奏樂，減少常規的膳食；又刑部式規定，判重杖一次來處死，用以代替極刑，這都是人君哀怜犯人、不捨棄犯人的辦法。我認爲蚩尤創五種虐刑，還實行鞭撲；漢高祖約法三章，衹有死刑。絞刑筋骨相連，斬首頭頸異地，死刑的種類，不出這兩種。濫刑興起，近來聽説有幾等。大概由於外地，不遵守通常的法規，放肆地按個人情性行事，或用長釘貫穿人的手足，或以短刀分割人的肌膚，以至幾天半生半死，使冤聲達到上天，致使傷害和氣。將要弘大在位者的仁愛，就在於嚴守必須遵行的法令。想請求特下明詔，嚴加禁止。"下詔説："文明的事物正在

敕曰："文物方興，刑罰須當，有罪宜從於正法，去邪漸契於古風。竇儼所貢奏章，實裨理道，宜依所奏，准律令施行。"

興起，刑罰必須恰當，有罪應按正法處置，除去邪門歪道來逐漸契合古風。竇儼所上奏章，確實有益治道，應依所奏，按律令施行。"

漢乾祐二年正月，敕："政貴寬易，刑尚哀矜，慮滋蔓之生奸，實軫傷而是念。今屬三元改候，四序履端，將冀和平，無如獄訟。應三京、鄴都、諸道州府見繫罪人，委逐處長吏躬親慮問，其於決斷，務在公平，但見其情，即爲具獄，勿令率引，遂致淹停，無縱舞文，有傷和氣。"

漢乾祐二年正月，下詔説："政以寬大平易爲貴，刑要崇尚哀憐矜憫，擔心滋生奸邪，委實懷有傷痛之情。現在正是三元改變氣候之時，一年四季之始，將望和平，没有比獄訟更重要了。所有三京、鄴都、各道州府現在囚禁的犯人，委各處長吏親自訊問，判決斷案，務求公平，衹要查明真實案情，就爲定案，不讓牽連，造成淹留，不要放縱舞文作弊的人，以傷和合之氣。"

四月甲午，敕曰："月戒正陽，候當小暑，乃挺重出輕之日，是恤刑議獄之辰，有罪者速就勘窮，薄罰者晝時疏决，用符時令，勿縱滯淹。三京、鄴都、諸道州府在獄見繫罪人，宜令所司疾速斷遣，無致淹滯枉濫。"

四月甲午，下詔説："月份正當四月，氣候正當小暑，是寬待重犯釋放輕犯的日子，也是慎刑斷案的時候，有罪的應迅速勘問完畢，處罰輕的要限時疏理判決，用以符合時令，不要放任淹滯。三京、鄴都、各道州府獄中現在囚禁的罪犯，應令所在部門迅速判決發落，不要造成淹滯枉濫。"

五月辛未，敕："政化所先，獄訟攸切，不唯枉撓，兼慮滯淹。適當長養之時，正屬熇蒸之候，累行條貫，俾速施行，靡不丁寧，未曾奏報。再頒告諭，無或因循。應三京、鄴都、諸道州府，詔至，宜具疏放已行未行申奏，無致逗留。"

五月辛未，下詔説："政化所先，獄訟最迫切，不衹是枉曲，同時擔心淹滯。正當萬物生長、氣候炎熱的時節，多次下達條令，使迅速施行，無不叮嚀，却未曾奏報。再次頒布告諭，不要拖延。所有三京、鄴都、各道州府，詔令到時，應按已行和未行分别上報，不得延誤。"

周廣順三年四月乙亥，敕："朕以時當化育，氣屬炎蒸，乃思縲紲之人，是軫哀矜之念，慮其非所，案鞫淹延，或枉濫窮屈而未得伸宣，或饑渴疾病而無所控告。以罪當刑者，唯彼自召，法不可移；非理受苦者，爲上不明，安得無慮。欽恤之道，夙宵靡寧。應諸道州府見繫罪人，宜令官吏疾速推鞫，據輕斷遣，不得淹滯。仍令獄吏，灑掃牢獄，當令虛歇；洗滌枷械，無令蚤虱；供給水漿，無令

周廣順三年四月乙亥，下詔説："我因正當萬物化育，氣候炎熱的時候，就想到囚禁的人，憐憫縈繞心中，憂慮他們不當坐監而坐監，審理案件拖延，有的人枉濫窮屈而未能伸冤，有的人飢渴疾病而没有地方控告。因罪受刑的人，是他們自己造成的，法律不可改變；無理受苦的人，是當政者不明察，怎能不憂慮。考慮體恤的辦法，使我日夜不得安寧。所有各道州府現在囚禁的犯人，應令官吏迅速推問審理，從輕判決發落，不得拖延。并令獄吏，灑掃監獄，應使空虚透氣；洗滌枷械，不要生跳蚤虱子；供給飲水食

饑渴。如有疾患，令其家人看承，囚人無主，官差醫工診候，勿致病亡。循典法之成規，順長嬴之時令，俾無淹滯，以致治平。”又，賜諸州詔曰："朕以敷政之勤，惟刑是重，既未能化人於無罪，則不可爲上而失刑。况時當長嬴，事貴清適，念囹圄之閉固，復桎梏之拘縻，處於炎蒸，何異焚灼。在州及所屬刑獄見繫罪人，卿可躬親録問，省略區分，于入務不行者，令俟務開繫；有理須伸者，速期疏决。俾皆平允，無至滯淹。又以獄吏逞任情之奸，囚人被非法之苦，宜加檢察，勿縱侵欺。常令净掃獄房，洗刷枷匣，知其饑渴，供與水漿，有病者聽骨肉看承，無主者遣醫工救療，勿令非理致斃，以致和氣有傷。卿忠幹分憂，仁明莅事，必能奉詔，體我用心。眷委於兹，興寐無已。餘從敕命處分。”

物，不要讓他們又飢又渴。如有疾病，叫他們家裏人看護，犯人無人管，官府派醫生診治，不要造成因病死亡。遵照法典的常規，順應夏季日長的時令，使無淹滯，達到治平。”又給各州下詔說："我認爲勤於施政，以刑爲重，既未能化育百姓於無罪，就不能身居上位而用刑失當。何况時當長夏，事貴清静閑適，想到監獄緊閉，枷鎖拘繫，處在炎熱的時候，與烟熏火燎没有不同。各州及所屬刑獄現在囚禁的犯人，你們可親自録問，要簡略區分犯人，對於在入務期内不宜受理的案件，要等到務限過後再審理；有理伸冤的，望迅速疏理判决。使得獄案都很公平允當，不至於淹滯。又因獄吏任憑性情幹壞事，囚犯受到不依法辦事的苦楚，應該進行檢察，不要放縱官吏欺凌犯人。常令清掃牢房，洗刷枷鎖，知道他們飢渴，供應飲水飯食，有病的聽任親人看護，没人管的派遣醫生救治，不要讓無由致死，以致有傷和合之氣。你們以忠誠幹練爲國分憂，以仁厚清明擔負事任，必是能够遵奉詔書，體會我的用心。在此眷顧委托，無論起床睡覺都不能不放在心上。其他遵從詔令處置。”

顯德元年十一月，帝謂侍臣曰："天下所奏獄訟，多追引證，甚致淹延，有及百餘日而未决者。其中有徒黨反告者，劫主陳訴者及妄遭牽引者，慮獄吏作倖遲留，致生人休廢活業，朕每念此，彌切疚懷。此後宜條貫所在藩郡，令選明幹僚吏，當其訴訟。如獄不滯留，人無枉撓，明具聞奏，量與甄奬。”

顯德元年十一月，皇帝對侍臣說："天下所奏獄訟，多追求引用證詞，嚴重造成拖延，有到一百多天還未判决的。其中有同黨反告的，有劫主陳述的，有妄遭牽連的，擔心獄吏僥幸邀功而滯留，致使百姓廢棄謀生之業，我每想到此事，心中更加内疚。今後應命令所在藩郡，選精明幹練的僚吏，處理訴訟。如獄不滯留，人無枉屈，明確開列上奏，酌量給與甄奬。”

内外官當贖之法，梁、唐皆無定制，多示優容，或因時分輕重。晋天福六年五月，尚書刑部員外郎李象請："今後凡是散官，不計高低，若犯罪不得當贖，亦不得上請詳定院覆奏。應内外文武官，有品官者自從品官法，無品官有散試官者，應内外帶職廷臣、賓從、有功將校等，并請同

内外官的抵罪、贖罪法則，後梁、後唐都没有固定的制度，多方表示優待寬容，或由於時間不同而各有輕重。晋天福六年五月，尚書刑部員外郎李象奏："今後凡是不任職的官吏，不論高低，若犯罪不得當贖，也不能上請詳定院復奏。所有内外文武官員，有品位的官自然遵從品官法，未入流品而有各種試用官職的人，所有内外帶職廷臣、賓從、有功將校等，并請同九品官

九品官例。其京都運巡使及諸道州府衙前職員、内外雜任鎮將等，并請准律，不得上請當贖。其巡司馬步司判官，雖有曾歷品官者，亦請同流外職。准律，杖罪以下，依決罰例，徒罪以上，仍依當贖法。”至周顯德五年七月，新定《刑統》：“今後定罪，諸道行軍司馬、節度副使、副留守，准從五品官例；諸道兩使判官、防禦團練副使，准從六品官例；節度掌書記、團判官、兩蕃營田等使判官，准從七品官例；諸道推巡及軍事判官，准從八品官例；諸軍將校内諸司使、使副、供奉、殿直，臨時奏聽敕旨。”由是内外品官當贖之法，始有定制焉。

例。京城運巡使及各道州府衙前職員、内外雜任鎮將等，并請遵照律令，不得請求抵罪贖罪。巡司中的馬步司判官，雖有曾任流品内官職的人，也請同流外職。根據律文，杖罪以下，依決罰例；服勞役罪以上，仍依當贖法。”到周顯德五年七月，新定《刑統》：“今後定罪，各道行軍司馬、節度副使、副留守，依照從五品官例；各道兩使判官、防禦團練副使，依照從六品官例；節度掌書記、團練判官、兩蕃營田等使判官，依照從七品官例；各道推巡及軍事判官，依照從八品官例；各軍將校内各司使、副使、供奉、殿直，臨時上奏，聽候詔旨。”從此内外品官當贖之法，纔開始有固定的制度。

#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八

## 志第十

### 選舉志

按《唐典》，凡選授之制，天官卿掌之，所以正權衡而進賢能也；凡貢舉之政，春官卿掌之，所以核文行而第雋秀也。洎梁氏以降，皆奉而行之，縱或小有厘革，亦不出其軌轍。今采其事，備紀於後，以志五代審官取士之方也。

按照《唐典》，凡選官授職的制度，由吏部尚書掌管，用以整肅權衡而進用賢能；凡薦舉的政事，由禮部尚書掌管，用以考核文行并評定等第。到梁代以下，都遵奉施行，即使稍有變革，也不出這一範圍。現在采録此事，完備記載於後，來表明五代審官取士的方法。

梁開平元年七月，敕："近年舉人，當秋薦之時，不親試者號爲'拔解'，今後宜止絶。"

梁開平元年七月，下詔説："近年的舉人，當秋薦時，不親自參加考試的叫做'拔解'，今後應禁止。"

四月，兵部尚書、權知貢舉姚洎奏："近代設文科、選胄子，所以綱維名教，崇樹邦本也。今在朝公卿親屬、將相子孫，有文行可取者，請許所在州府薦送，以廣疏材之路。"從之。

四月，兵部尚書、代掌貢舉姚洎奏："近代設立文科，選貴族子弟，用以維係名教，厚置國家根本。現今在朝公卿親屬、將相子孫，有文行可取的人，請允許所在州府薦送，以擴大搜羅人才的途徑。"皇帝聽從了。

唐同光二年十月，中書奏，請停舉選一年。敕："舉、選二門，國朝之重事，但要精確，難議權停，宜准常例處分。"

唐同光二年十月，中書奏，請停舉、選一年。下詔説："舉薦、選官二門，是國朝的重大事情，衹要精確，難議暫停，應按常例處理。"

天成元年八月，敕："應三京、諸道，今年貢舉人，可依常年取解，仍令隨處量事，津送赴闕。"

天成元年八月，下詔説："所有三京、各道，今年貢舉人，可按照常年選送，并令各處根據情況轉送赴京。"

五年二月九日，敕："近年文士，輕視格條，就試時疏于帖經，登第後耻于赴選。宜絶躁求之路，別開奬勸之門。其進士科已及第者，計選數年

五年二月九日，下詔説："近年文士，輕視格條，參加考試時對帖經疏忽，登第後以赴選爲耻。應該阻絶急求的途徑，另開奬勵勸勉的門路。進士科已及第的，累計參選次數在年限滿

滿日，許令就中書陳狀，于都堂前各試本業詩賦判文。其中才藝灼然可取者，便與除官，如或事業不甚精者，自許准添選。”

晋天福三年三月，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權知貢舉崔棁奏：“臣謬蒙眷渥，叨掌文衡，實憂庸懦之材，不副搜羅之旨，敢不揣摩頑鈍，杜絶阿私，上則顯陛下求賢，次則使平人得路。但以今年就舉，比常歲倍多。科目之中，凶豪甚衆，每駁榜出後，則時有喧張，不自省循，但言屈塞，互相朋扇，各出言詞，或云主司不公，或云試官受賂，實慮上達聖聽，微臣無以自明，晝省夜思，臨深履薄。今臣欲請令舉人落第之後，或不甘心，任自投狀披陳，却請所試，與疏義對證，兼令其日一甲同共校量，若獨委試官，恐未息詞理。儻是實負抑屈，則所司固難逭憲章；如其妄有陳論，則舉人乞痛加懲斷。冀此際免虚遭謗議，亦將來可久遠施行。儻蒙聖造允俞，伏乞降敕處分。”從之。

天福五年三月，詔：“及第舉人與主司選勝筵宴，及中書舍人靸鞋接見舉人，兼兵部、禮部引人過堂之日，幕次酒食會客，悉宜廢之。”

四月，禮部侍郎張允奏曰：“明君側席，雖切旁求；貢士觀光，豈宜濫進。竊窺前代，未設諸科，始以明經，俾升高第。自有《九經》、《五經》之後，及《三禮》、《三傳》已來，孝廉之科，遂因循而不廢，搢紳之士，亦緘默而無言，以至相承，未能改作。每歲明經一科，少至五百以上，多及一千有餘，舉人如是繁多，試官豈能精當。况此等多不究義，唯攻帖書，文理既不甚通，名第豈可妄

時，允許到中書省陳狀，在都堂前分别考試本業的詩賦判文。其中才藝突出的人，便任命官職，如有學業不很好的，自然准許添選。”

晋天福三年三月，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代掌貢舉崔棁奏：“我錯蒙眷顧優渥，愧掌鑒别文士之任，實在憂慮才能庸懦，不符合搜羅人才的旨意，豈敢不打磨頑鈍，杜絶私情，上則顯揚陛下求賢之德，次則使常人得到上進的道路。祇因今年參加舉薦的，比常年多了一倍。各科之中，凶豪很多，每每張榜以後，就時有喧鬧，不自己檢查自己，祇説委屈受阻，相互成群煽動，各出不滿的言詞，或説主考官不公正，或説試官受賄賂，實在擔心傳到皇上耳裏，小臣無法自我剖白，晝夜考慮，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現今臣想叫舉人落第以後，如果有不服的，聽任投狀陳述，請求把所作試題，與疏義對證，并令這天同科應試的人共同比較，如果獨委考試官，怕不能平息他們的意見。如果確實是受壓抑委屈，那麽主管官員固然難逃法典；如果是妄有陳述議論，那麽對舉人也請痛加懲處。希望這時免遭没有根據的誹謗議論，將來也可長久施行。倘蒙皇上允諾，敬請降詔處置。”聽從了。

天福五年三月，下詔説：“及第舉人與主考官員選擇名勝之地會宴，中書舍人穿拖鞋接見舉人，兵部、禮部引人過堂這天，設幕帳酒食會客，全部應該廢除。”

四月，禮部侍郎張允奏：“聖明的君主側席而坐，雖急切旁求賢能；而貢舉士人足以觀察國政，哪能濫進。私自窺探前代，未曾設置諸科，開始是以明經科，使升入高等。自有《九經》、《五經》及《三禮》、《三傳》以後，孝廉科就沿襲不廢，搢紳之士也緘默無言，以至相互繼承，未能改變。每年明經一科，少的到五百以上，多的到一千多人，舉人如此衆多，試官哪能精當。况且這些人多數不探究義理，衹攻帖書死記，文理既不很通，名次哪能隨便給與。而且每年登科的不少，依次赴選的很多，州縣之間，必定没有

與。且常年登科者不少，相次赴選者甚多，州縣之間，必無遣闕；輦轂之下，須有稽留，怨嗟自此而興，謗讟因兹而起。但今廣場大啓，諸科并存，明經者悉包於《九經》、《五經》之中，無出於《三禮》、《三傳》之内，若無厘革，恐未便宜，其明經一科，伏請停廢。”又奏：“國家懸科待士，貴務搜揚；責實求才，須除訛濫。童子每當就試，止在念書，背經則雖似精詳，對卷則不能讀誦。及名成貢部，身返故鄉，但剋日以取官，更無心而習業，濫蠲徭役，虚占官名，其童子一科，亦請停廢。”敕明經、童子、宏詞、拔萃、明算、道舉、百篇等科并停。

遺漏；而京城之中，將有羈留，怨聲自此而興，誹謗因此而起。但現今科場大開，諸科并存，明經科都包括在《九經》、《五經》之中，不會超出《三禮》、《三傳》範圍，若不改革，恐不適宜，明經一科敬請廢除。”又奏：“國家設科待遇士人，貴在務求搜索舉拔；責求實才，必須除去訛濫。童子科每當應試，祇在念書，背誦經書雖似精詳，面對書卷却不能誦讀。到了禮部成名，身返故鄉，祇求限定時日取得官位，更没有心思温習學業，濫免徭役，空占官名。童子一科，也請廢除。”詔令明經、童子、宏詞、拔萃、明算、道舉、百篇等科全停。

天福七年五月，敕：“應諸色進策人等，皆抱材能，方來投獻，宜加明試，俾盡臧謀。起今後應進策條，中書奏覆，敕下，其進策人委門下省試策三道，仍定上、中、下三等。如是元進策内，有施行者，其所試策或上或中者，委門下省給與減選，或出身優牒合格。參選日，其試策上者，委銓司超壹資注擬，其試策中者，委銓司依資注擬。如是所試策或上或中，元進策條并不施行；所試策下，元進策條内有施行者，其本官并仰量與恩賜發遣。若或所試策下，所進策條并不施行，便仰曉示發遣，不得再有投進。餘并准前後敕文處分。”

天福七年五月，下詔説：“所有各種進策人，都懷抱才能，纔來投獻，應進行公開考試，使之盡獻善謀。從今以後應進策條，中書上奏，詔令下來，委門下省考試進策人策題三道，并定上、中、下三等。如果原進策内有可施行的，所試策入上等或中等的，委門下省减少候選期限，或出身優牒合格。參與選官時，試策入上等的人，委銓司超一資登記擬定官職，試策入中等的人，委銓司按資登記擬定官職。如果所試策入上等或中等，原進策條都未施行；所試策入下等，原進策條内有施行的，他的官職都望酌情給與恩賜發遣。如果所試策入下等，所進策條都未施行，便望告知後發遣，不能再有投進。其他并按前後詔文處置。”

開運元年八月，詔曰：“明經、童子之科，前代所設，蓋期取士，良謂通規。爰自近年，暫從停廢，損益之機未見，牢籠之義全虧。將闡斯文，宜依舊貫，庶臻至理，用廣旁求。其明經、童子二科，今後復置。”

開運元年八月，下詔説：“明經科、童子科，前代所設置，目的是選取人才，確實稱得上是通達的法規。自從近年，暫時廢除，未見有益的迹象，却完全喪失籠絡人才的本意。將要闡揚文治，應依舊有條例，爲能達到最好的治理，因此需要廣泛搜求人才。明經、童子二科，今後重新設置。”

十一月，工部尚書、權知貢舉竇

十一月，工部尚書、代掌貢舉竇貞固奏：

貞固奏："進士考試雜文及與諸科舉人入策，歷代已來，皆以三條燭盡爲限，長興二年，改令晝試。伏以懸科取士，有國常規，沿革之道雖殊，公共之情難失。若使就試兩廊之下，揮毫短景之中，視晷刻而惟畏稽遲，演詞藻而難求妍麗，未見觀光之美，但同款答之由，既非師古之規，恐失取人之道。今欲考試之時，准舊例以三條燭爲限。其進士并諸色舉貢人等，有懷藏書册入院者，舊例扶出，不令就試，近年以來，雖見懷藏，多是容縱。今欲振舉弛紊，明辨臧否，冀在必行，庶爲定式。"

"進士考試雜文及與諸科舉人入策，歷代以來，都以三支燭燃盡爲限，長興二年，改爲白天考試。敬以開科取士，國家常規，沿革的辦法雖有不同，而共同的常情難以改變。如果讓在兩廊之下參加考試，在短時間内揮筆，看着時刻而祇怕交卷遲延，運用詞藻而難以追求妍麗，見不到考察國政的美文，衹是與回答事由相同，既不合師古的規矩，恐失去取人的正道。現今想在考試的時候，根據舊例以燃盡三支燭爲限。進士和各種貢舉人，有懷藏書册進入試院的，舊例是挾持出去，不讓參加考試。近年以來，雖發現懷藏書册，多是包容放縱。現今想振興鬆弛紊亂的考場，明辨好壞，希望嚴格執行，作爲固定形式。"

漢乾祐二年，刑部侍郎邊歸讜上言："臣竊見每年貢舉人數甚衆，動引五舉、六舉，多至二千、三千，既事業不精，即人文何取。請敕三京、鄴都、諸道州府長官，合發諸色貢舉人文解者，并須精加考校，事業精研，即得解送，不得濫有舉送，冀塞濫進之門，開舉能之路。"敕："從之。其間條奏未盡處，下貢院録天福五年四月二十七日敕文，告諭天下，依元敕條件施行，如有固違，其隨處考試官員，當准敕條處分。"

漢乾祐二年，刑部侍郎邊歸讜奏："我看見每年貢舉人數很多，有的人動輒有五六次舉薦，人數多達兩三千，既然學業不精，人品文章還有什麽可取。請詔令三京、鄴都、各道州府長官，應該發送的各種貢舉人以文解送的，都必須嚴格加以考核比較，學業精研，纔能解送，不能濫有舉送，希望能堵塞濫進的門路，開闢舉能的途徑。"下詔："聽從。其中條奏不詳盡的地方，下貢院録天福五年四月二十七日詔文，告諭天下，依照原詔規定施行，如有違反，各處考試官員，應按詔條處分。"

周廣順二年二月，禮部侍郎趙上交奏："貢院諸科，今欲不試泛義，其口義五十道，改試墨義十道。"從之。

周廣順二年二月，禮部侍郎趙上交奏："貢院諸科，現今想不考試泛義，口義五十道，改試墨義十道。"聽從了。

三年正月，趙上交奏："進士元試詩賦各一首，帖經二十帖，對義五通，今欲罷帖經、對義，别試雜文二篇、試策一道。"從之。

三年正月，趙上交奏："進士原考試詩賦各一首，帖經二十帖，對義五道，現今想罷帖經、對義，另試雜文二篇、試策一道。"聽從了。

其年八月，刑部侍郎、權知貢舉徐台符奏："請别試雜文外，其帖經、墨義，仍依元格。"從之。

這年八月，刑部侍郎、代掌貢舉徐台符奏："請另試雜文外，帖經、墨義仍依原有規定。"聽從了。

顯德二年三月，禮部侍郎竇儀奏："請諸科舉人，若合解不解、不

顯德二年三月，禮部侍郎竇儀奏："請各科舉人，如果應解送而不解送、不應解送而解送

合解而解者，監試官爲首罪，勒停見任，舉送長官，奏聞取裁。監試官如受賂，及今後進士如有倩人述作文字應舉者，許人言告，送本處色役，永不進仕。”

的，監試官爲首要罪人，勒停現有任職，負責舉送的官員，上奏聽候處分。監試官如受賄賂，及今後進士如有請人寫文章來應舉的，允許他人上告，送本處官衙服役，永遠不准做官。”

唐同光四年三月，中書門下奏議：“左拾遺王松、吏部員外郎李慎儀上疏，以諸道州縣，皆是攝官，誅剥生靈，漸不存濟。比者郭崇韜在中書日，未詳本朝故事，妄被閑人獻疑，點檢選曹，曲生異議，或告赤欠少，一事闕違，保内一人不來，五保即須并廢，文書一紙有誤，數任皆不勘詳。其年選人及行事官一千二百五十餘員，得官者才及數十，皆以渝濫爲名，盡被焚毁棄逐，或斃踣於旅店，或號哭於道途。以至二年已來，選人不敢赴集，銓曹無人可注，中書無人可除，去年闕近二千，授官不及六十。伏請特降敕文，宣布遐邇，明往年制置，不自於宸衷，此日焦勞，特頒於睿澤。望以中書條件及王松等所論事節，委銓司點檢，務在酌中，以爲定制。”從之。時議者以銓注之弊，非止一朝，搢紳之家，自無甄别，或有伯叔告赤，鬻於同姓之家，隨賂改更，因亂昭穆，至有季父伯舅反拜侄甥者。郭崇韜疾惡太深，奏請厘革，豆盧革、韋説僶俛贊成。或有親舊訊其事端者，革、説曰：“此郭漢子之意也。”及崇韜誅，韋説即教門人王松上疏奏論，故有此奏。識者非之。

唐同光四年三月，中書門下奏：“左拾遺王松、吏部員外郎李慎儀上奏，因各道州縣，都是代理官，索求剥削百姓，百姓逐漸無法存活。最近郭崇韜在中書省時，不瞭解本朝故事，妄被閑人獻疑所誤，檢查選官的官署，節外生枝提出不同主張，有的官告文書欠少，一事欠缺，保内一人不來，五保就必須一并廢除，文書一紙有誤，幾任都不勘詳。這年的選人及行事官一千二百五十多員，得官的纔幾十人，都以過分濫授爲藉口，全被焚毁檔案而棄逐，有的人倒斃在旅店，有的人在路上號哭。以至二年以來，選人不敢赴京候選，銓曹没有人可登録，中書省無人可授官，去年缺官近兩千，授官不到六十人。敬請特下詔書，向遠近宣布，表明往年的安排，不出於皇帝本意，今日焦心勞思，特頒神聖的恩澤。望以中書省條例及王松等所論事節委銓司審查，務求適中，作爲固定的制度。”聽從了。這時議事人認爲銓選注擬官員的弊端，不是一天形成的，縉紳之家，自來没有審察區别，有人把伯叔的告敕，賣給同姓人家，根據賄賂更改，因而世次混亂，以至有叔父伯舅反拜侄甥的。郭崇韜嫉惡太深，奏請改革，豆盧革、韋説積極支持。如有親戚故舊問起此事的來由，豆盧革、韋説説：“這是郭漢子的意思。”到郭崇韜被殺，韋説就叫門人王松上奏論説此事，所以有此奏。有見識的人斥責他們的作爲。

天成四年冬十月丙申，詔曰：“本朝一統之時，除嶺南、黔中去京地遠，三年一降選補使，號爲南選外，其餘諸道及京百司諸色選人，每年動及數千，分爲三選，尚爲繁重。近代選人，每年不過數百，何必以一

天成四年冬十月丙申，下詔説：“本朝天下統一時，除嶺南、黔中離京城太遠，三年派一次選補使，叫做南選外，其餘各道及京城各官府的各種選人，每年動輒幾千，分爲三選，還是繁重。近代選人，每年不過幾百，何必以一個官署的公事，分作三個地方。何況又有格條，各自都

司公事，作三處官方。況有格條，各依資考，兼又明行敕命，務絶阿私，宜新公共之規，俾慎官常之要。其諸道選人，宜令三銓官員，都在省署子細磨勘，無違礙後，即據格同商量注擬，連署申奏，仍不得踵前於私第注官，如此則人吏易可整齊，公事亦無遲滯。”

長興元年三月，敕：“凡是選人，皆有資考，每至赴調，必驗文書，或不具全，多稱失墜，將明本末，須示規程。其判成諸色選人，黄甲下後，將歷任文書告赤連粘，宜令南曹逐縫使印，都於後面粘紙，其前後歷任文書，都計多少紙數，仍具年月日，判成授某官。”蓋懼其分假於人故也。

其年十月，中書奏：“吏部流内銓諸色選人，先條流試判兩節，并委本官優劣等第申奏。文優者宜超一資注擬，其次者宜依資，更次者以同類官注擬，所以勵援毫之作，亦不掩歷任之勞。其或於理道全疏者，以人户少處州縣同類官中比擬，仍准元敕，業文者任徵引古今，不業文者但據公理判斷可否。不當，罪在有司。兼諸色選人，或有元通家狀，不實鄉里名號，將來赴選者，并令改正，一一依本貫屬鄉縣及有無出身，一奏一除官等，宜并不加選限。”從之。

應順元年閏正月丁卯，中書門下奏：“準天成二年十二月敕，《長定格》應經學出身人，一任三考，許入下縣令、下州録事參軍，亦入中下州録事參軍；兩任四考，許入中下縣令、中州録事參軍；兩任六考，許入上縣令及緊州録事參軍。凡爲進取，皆有因依，或少年便受好官，或暮齒不離卑任。況孤貧舉士，或年四十，始得經學及第，八年合選，方受一

依資歷政績，同時又公開頒發詔命，務求杜絶徇私。應革新共同的規章，使謹慎遵守選官常典。各道選人，應令三銓官員，都在省署仔細考核，確知無違背、抵觸條格之處後，就據規定商量登記擬官，共同署名申奏，并不得像以前那樣在私人府宅登録官職，這樣人吏容易整齊，公事也不會拖延。”

長興元年三月，下詔説：“凡是選人，都有資歷考核，每到赴調時，必定檢驗文書，有的人不完備，多數都説丢失了，如要弄清本末，必須告知規章。規定各種選人，甲科及第的名單下來後，將歷次任官的文書告敕連粘，應該命令南曹逐頁在邊縫蓋印，都在後面粘紙，前後歷次任官文書，都統計紙數多少，并注明年月日，決定授什麽官。”這是擔心他們分出而借與他人的緣故。

這年十月，中書省奏：“吏部流内銓各種選人，以條流試判兩節爲先，都委本官區分優劣等次申奏。文優的人應超一資登記擬官，其次宜依資擬官，更次的以同類官登記擬官，用以鼓勵著述，也不掩蓋歷次任官的辛勞。其中或有對治道完全粗疏的人，以人户少的州縣同類官中參照安排，并根據原詔，研習文章的任憑徵引古今，不研習文章的衹據共同準則判斷可與不可。處理不當，罪在官府。同時各類選人，如果有人原來上報家狀，鄉里名稱不真實，將來赴京參選的，都叫他們改正，一一依本來籍貫所屬州縣，有没有進士資格，奏官除官等，應該都不增加選官期限。”皇上聽從了。

應順元年閏正月丁卯，中書門下奏：“根據天成二年十二月詔，《長定格》規定所有經學出身的人，一任三次考課，許任下縣的縣令、下州録事參軍，也可任中下州録事參軍；兩任四次考課，許任中下縣的縣令、中州録事參軍；兩任六次考課，許任上縣的縣令及緊要州的録事參軍。凡是升官，都有依據，有人少年便得到好官，有的暮年不離卑職。況且孤立無援的貧苦讀書人應舉，有的年已四十，纔得以經學及第，八年合選，纔得一官，在任很多人未達到三考，第二選

官，在任多不成三考，第二選漸向蹉跎，有一生終不至令録者，若無改革，何以發揚。自此經學出身，請一任兩考，許入中下縣令、下州録事參軍者。”詔曰：“參選之徒，艱辛不一，發身遲滯，到老卑低，宜優未達之人，顯示惟新之澤。其經學出身，一任兩考，元敕入下縣令、下州録事參軍，起今後更許入中下縣令、中州下州録事參軍；一任三考者，於人户多處州縣注擬，如於近敕條内，資叙無相當者，即準格循資考入官；其兩任四考者，準二任五考例入官，餘準格條處分。”

晉 天福三年正月，詔曰：“舉選之流，苦辛備歷，或則耽書歲久，或則守事年深，少有違礙格條，例是不知式樣。今則方求公器，宜被皇恩，所有選人等，宜令所司，除元駁放及落下事由外，如無違礙，并與施行。仍令所司遍下諸道，起今後文解差錯，過在發解州府官吏。”

漢 乾祐二年八月，右拾遺高守瓊上言：“仕宦年未三十，請不除授縣令。”因下詔曰：“起今後諸色選人，年七十者宜注優散官；年少未歷資考者，不得注授令録。”其年十二月，中書門下奏：“應諸出選門官并歷任内曾升朝及兩使判官，今任却授令録者，并依見任官選數赴集。”從之。

周 廣順元年二月，詔曰：“自前朝廷除官，銓司選授，當其用闕，皆稟舊規。近聞所得官人，或他事阻留，或染疾淹駐，始赴任者既過月限，後之官者遂失期程，以至相沿，漸成非次。是致新官參謝欲上，舊官考秩未終，待滿替移，動逾時月，凋殘一處，新舊二官，在迎送以爲勞，

就逐漸失意，有些人一輩子未做到縣令和録事參軍，如果不改革，怎能使人奮發。從現在開始，經學出身的人，請一任兩次考課，許任中下縣的縣令、下州録事參軍。”下詔説：“參選的人，艱辛不同，及第很晚，到老地位低下，應優待未發達的人，顯示新的恩澤。經學出身的人，一任兩次考課，原詔任下縣縣令、下州録事參軍，從今以後許任中下縣的縣令、中州下州録事參軍；一任三次考課的，在人户多的州縣安排職任，如果在最近的詔令内，没有與此相當的資序，就按格條按資歷任官；兩任四次考課的，按兩任五考任官，其餘根據格條處置。”

晉 天福三年正月，下詔説：“舉薦及參選人員，飽嘗艱難困苦，有的人潛心典籍的時間很久，有的人任事年歲已深，稍有違礙格條，照例是不預選格。現今正爲國家尋求有才能的人，應該廣布皇恩，所有選人，應令有關部門，除原來駁斥拋棄及有落職事由外，如果没有違礙，一并施行。并令有關部門遍告各道，從今後起文解差錯，過失屬發解州府的官吏。”

漢 乾祐二年八月，右拾遺高守瓊上奏：“仕宦年齡未滿三十，請不要任命爲縣令。”因而下詔説：“從今以後，各種選人，年滿七十的人應授予位優的散官；年少未經歷職務考核的，不得授予縣令、録事參軍。”這年十二月，中書門下奏：“所有出選門官、歷任内曾升朝及兩使判官，現今回授令録的，都依現任官選數赴朝參選。”皇上聽從了。

周 廣順元年二月，下詔説：“從前朝廷授官，銓司選官授官，當其補缺，都稟承舊的規章。最近聽説所得官人，或因其他事務阻留，或因生病停住，先前赴任的人已超過時限，後來到官的人就未能按期，以至沿襲下來，漸成不合次第。由此造成新官參拜謝恩想上任，舊官的任期未滿，等到任滿交接，動輒超過上月的時間，事力衰微的一個處所，供奉新舊二官，在迎新送舊

必公私之失緒。今後應諸道州府録事參軍、判司、縣令、主簿等，宜令本州府，以到任月日，旋具申奏及報吏部，此後中書及銓司，以到任月日用闕，永爲定制。”

其年十月，詔曰：“選部公事，比置三銓，所有員闕選人，分在三處，每至注擬之際，資叙難得相當。況今年選人不多，宜令三銓公事，并爲一處，委本司長官、通判，同商量可否施行。今當開泰之期，宜軫單平之衆，自今後合格選人，歷任無違礙者，并仰吏部南曹判成，如文解差錯，不合式樣，罪在發解官吏。”

方面很費事，必然造成公私紊亂。今後所有各道州府的録事參軍、判司、縣令、主簿等，應令本州府，將到任月日，立即開列申奏及報吏部，此後中書及銓司以到任日月補缺，永遠作爲定制。”

這年十月，下詔説：“選部公事，近來設置三銓，所有缺員選人，分在三處，每到登記擬官時候，難有相應的資序。况且今年選人不多，應令三銓的公事，并爲一處，委本司長官、通判，共同商量可否施行。現今正當國泰民安的時期，應當關懷勢單無援的人，從今以後合格選人，歷次任官没有違礙的，并望吏部南曹同意選官。如果文解差錯，不合格式，罪在發解官吏。”

#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九

## 志第十一

## 職官志

夫官非位無以分貴賤，位非品無以定高卑，是以歷代史官，咸有所紀，皆窮源而討本，期與世以作程。迨乎唐祚方隆，玄宗在宥，采累朝之故事，考衆職之遐源，申命才臣，著成《六典》，其勛階之等級，品秩之重輕，則已備載于其中矣。故今之所撰，不敢相沿，祖述五代之命官，以踵百王之垂範，或釐革升降，則謹而志之，俾後之爲天官卿者，得以觀焉。

官無位不能分貴賤，位無品不能定尊卑，因此歷代史官，都有所記，都窮源討本，期望給世人作標準。到了唐朝正興盛時，玄宗在位，采歷朝故事，考衆職遠源，命令才臣，著成《六典》，勛階等級、品秩輕重，已全部載在此書中。所以現今所撰，不敢沿襲，衹是追述五代命官，來踵繼歷代帝王的示範，或有變革升降，謹慎記載，使後代任吏部長官的人，得以考察。

梁開平三年三月，詔升尚書令爲正一品。按《唐六典》，尚書令正二品，是時以將授趙州王鎔此官，故升之。

梁開平三年三月，詔升尚書令爲正一品。按《唐六典》，尚書令爲正二品，這時因爲要以此官授給趙州王鎔，所以升一品。

後唐天成四年八月，詔曰："朝廷每有將相恩命，準往例，諸道節度使帶平章事、兼侍中、中書令，并列銜于敕牒後，側書'使'字。今兩浙節度使錢鏐是元帥、尚父，與使相名殊，承前列銜，久未改正。湖南節度使馬殷，先兼中書令之時，理宜齒于相位，今守太師、尚書令，是南省官資，不合列署敕尾。今後每署將相敕牒，宜落下錢鏐、馬殷官位，仍永爲常式。"

後唐天成四年八月，下詔說："朝廷常有將相加恩的任命，根據以往先例，各道節度使帶平章事、兼侍中、中書令，并在敕牒後列上官銜，旁邊寫一'使'字。現今兩浙節度使錢鏐是元帥、尚父，與使相名不同，承襲以前的列銜，很久沒有改正。湖南節度使馬殷，先前兼任中書令時，理應與相位相并列，現今守太師、尚書令，是南省官資，不應署在敕末。今後祇要署將相敕牒，宜落錢鏐、馬殷官位，并永爲常式。"

梁開平二年四月，改左右丞爲

梁開平二年四月，改左右丞爲左右司侍郎，

左右司侍郎，避廟諱也。至後唐同光元年十月，復舊爲左右丞。

後唐長興元年九月，詔曰："臺轄之司，官資并設，左右貂素來相類，左右揆不至相懸，以此比方，豈宜分别。自此宜升尚書右丞官品，與左丞并爲正四品。"

右都省。

後唐長興四年九月，敕："馮贇有經邦之茂業，宜進位于公台，但緣平章事字犯其父名，不欲斥其家諱，可改同平章事爲同中書門下二品。"後至周顯德中，樞密使吴廷祚亦加同中書門下二品，避其諱也。

晋天福五年二月，敕："以門下侍郎、中書侍郎并爲清望正三品。"

晋天福五年九月，詔曰："《六典》云：中書舍人掌侍奉進奏參議表章，凡詔旨制敕、璽書策命，皆按故事起草進畫，既下，則署而行之。其禁有四：一曰漏泄，二曰稽緩，三曰違失，四曰忘誤，所以重王命也。古昔已來，典實斯在，爰從近代，别創新名。今運屬興王，事從師古，俾仍舊貫，以耀前規。其翰林學士院公事，宜并歸中書舍人。"

七年五月，中書門下上言："有司檢尋長興四年八月二十一日敕：準《官品令》，侍中、中書令正三品，按《會要》，大曆二年十一月升爲正二品；左右常侍從三品，按《會要》，廣德二年五月升爲正三品；門下中書侍郎正四品，大曆二年十一月升爲正三品；諫議大夫正五品，按《續會要》，會昌二年十二月升爲正四品，以備中書門下四品之闕；御史大夫從三品，會昌二年十二月升爲正三品；御史中丞正五品，亦與大夫同時升爲

以避廟諱。到後唐同光元年十月，仍舊爲左右丞。

後唐長興元年九月，下詔説："朝廷的主要部門，官資都是并列設置，左右樞密素來相似，左右宰相不至懸殊，以此相比照，哪應分别。從此宜升尚書右丞官品，與左丞一并爲正四品。"

以上爲都省。

後唐長興四年九月，下詔説："馮贇有經邦的盛業，應進位三公臺輔，衹因爲平章事字犯他父親的名字，不想直稱他的家諱，可改同平章事爲同中書門下二品。"後來到了周顯德年間，樞密使吴廷祚也加同中書門下二品，以避家諱。

晋天福五年二月，下詔説："以門下侍郎、中書侍郎一并爲清望正三品。"

晋天福五年九月，下詔説："《六典》説：中書舍人掌管侍奉進奏參議表章，凡是詔旨制敕、璽書策命，都按舊例起草進奏簽字，既下中書，就簽署執行。有四禁：禁漏泄，禁遲緩，禁違失，禁忘誤，以表王命之尊。自古以來，典章史實在此，從近代起，纔另創新名。現今天運振興王業，處事宜師法古人，使沿襲舊有條例，以使前代規章光耀。翰林學士院公事，應一并歸中書舍人。"

七年五月，中書門下上奏："有關部門檢尋長興四年八月二十一日詔：根據《官品令》，侍中、中書令爲正三品，按《會要》，大曆二年十一月升爲正二品；左右常侍爲從三品，按《會要》，廣德二年五月升爲正三品；門下中書侍郎爲正四品，大曆二年十一月升爲正三品；諫議大夫爲正五品，按《續會要》，會昌二年十二月升爲正四品，以備中書門下四品有缺；御史大夫爲從三品，會昌二年十二月升爲正三品；御史中丞爲正五品，也與御史大夫同時升爲正四品。"下詔説："應按原詔敕處理，并添入《官品令》中，永遠作爲定制。"又下詔説："門下侍郎，班位在

正四品。”敕：“宜各準元敕處分，仍添入令文，永爲定制。”又詔：“門下侍郎，班在常侍之下，俸禄同常侍。”

周顯德五年六月，敕：“諫議大夫宜依舊正五品上，仍班位在給事中之下。”按《唐典》，諫議大夫四員，正五品上，皆隸門下省，班在給事中之下。至會昌二年十一月，中書門下奏，升爲正四品下，仍分爲左右，以備兩省四品之闕，故其班亦升在給事中之上。近朝自諫議大夫拜給事中者，官雖序遷，位則降等，至是以其遷次不倫，故改正焉。

右兩省。

後唐清泰二年十一月，制：“以前同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馮道爲守司空。”時議者曰：“自隋、唐以來，三公無職事，自非親王不恒置，於宰臣爲加官，無單置者。”道在相位時帶司空，及罷鎮，未命官，議者不練故事，率意行之。及制出，言議紛然，或云便可綜中書門下事，或云須册拜開府。及就列，無故事，乃不就朝堂敘班，臺官兩省官入就列，方入，宰臣退，踵後先退。劉昫又以罷相爲僕射，出入就列，一與馮道同，議者非之。及晉天福中，以李鏻爲司徒，周廣順初，以竇貞固爲司徒，蘇禹珪爲司空，遂以爲例，議者不復有云。

右三公。

後唐天成元年夏六月，以李琪爲御史大夫，自後不復除。

其年冬十一月丙子，諸道進奏官上言：“今月四日，中丞上事，臣等禮合至臺，比期不越前規，依舊傳語，忽蒙處分通出，尋則再取指揮，

常侍下，俸禄同常侍。”

周顯德五年六月，下詔説：“諫議大夫應依舊爲正五品上，班位仍在給事中下。”按《唐典》，諫議大夫爲四員，正五品上，都隸屬門下省，班位在給事中下。到會昌二年十一月，中書門下奏，升爲正四品下，并分爲左右諫議大夫，以備兩省四品有缺，所以班位也升在給事中上。近朝自諫議大夫拜給事中的人，官雖升遷，班位却下降了，到這時因它升遷不合順序，所以改正了。

以上爲兩省。

後唐清泰二年十一月，下詔説：“以前同州刺史、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馮道爲守司空。”當時有議事的人説：“自隋、唐以來，三公没有職責，不是親王不常設置，對宰臣是加官，没有單獨設置的。”馮道在相位時帶司空，當罷守同州，没有命官，議事的人不熟悉舊例，隨意這樣做。當制詔傳達，議論紛紛，有人説便可總理中書門下事，有人説可册封開府。到就位時，没有先例，於是不參加朝堂排班位，御史臺官、兩省官入朝就列後，纔進入，宰臣退下，跟在後面先退下。劉昫又因罷宰相爲僕射，出入就列，完全與馮道相同，議事的人認爲不對。到了晉天福年間，以李鏻爲司徒，周廣順初年，以竇貞固爲司徒，蘇禹珪爲司空，就以此爲例，議事的人不再説什麽。

以上爲三公。

後唐天成元年夏六月，以李琪爲御史大夫，從此以後不再任命。

這年冬十一月丙子，各道進奏官上奏：“今月四日，御史中丞就職，我們理應到御史臺，到時未越以前的規矩，依舊傳話，忽蒙處置全出，不久却再得指揮，要弄清確實情況。又蒙訊問：

要明審的。又蒙問：大夫相公上事日如何？臣等訴云：大夫曾爲宰相，進奏官伏事中書，事體之間，實爲舊吏。若以别官除授，合云傳語勞來，又堅令通出。臣等出身藩府，不會朝儀，拒命則恐有奏聞，遵稟則全隳則例，伏恐此後到臺參賀，儀則不定者。”詔曰：“御史臺是大朝執憲之司，乃四海繩違之地，凡居中外，皆待整齊，藩侯尚展于公參，邸吏豈宜于抗禮。遽觀論列，可驗侮輕，但以喪亂孔多，紀綱隳紊，霜威掃地，風憲銷聲。今則景運惟新，皇圖重正，稍加提舉，漸止澆訛。宜令御史臺，凡關舊例，并須舉行，如不禀承，當行朝典。”時盧文紀初拜中丞，領事於御史府，諸道進奏官來賀，文紀曰：“事例如何？”臺吏喬德威等言：“朝廷在長安日，進奏官見大夫中丞，如胥吏見長官之禮。及梁氏將革命，本朝微弱，諸藩强據，人主大臣姑息邸吏，時中丞上事，邸吏雖至，皆於客次傳語，竟不相見。自經兵亂，便以爲常。”文紀令臺吏諭以舊儀相見，據案端簡，通名贊拜。邸吏輩既出，怒不自勝，相率于閤門求見，騰口喧訴。明宗謂趙鳳曰：“進奏官比外何官？”鳳對曰：“府縣發遞祗候之流也。”明宗曰：“乃吏役耳，安得慢吾法官。”乃下此詔。

晋天福五年二月，以御史中丞爲清望正四品。按《唐典》，御史中丞正五品上，今始升之。

三年三月壬戌，御史臺奏：“按《六典》，侍御史掌糾舉百僚，推鞫獄訟，居上者判臺，知公廨雜事，次知西推、贓贖、三司受事，次知東推、理匭。”敕宜依舊制。遂以駕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劉皥爲河南少尹，

大夫相公就職日如何？我們訴説：大夫曾作宰相，進奏官曾在中書任事，事體之間，實是舊吏。若以其他官除授，應説傳話煩來，又堅令全出。我們出身藩府，不懂朝廷禮儀，拒絶命令就怕有上奏，遵從稟承就全部破壞規則條例，擔心此後到臺參賀，禮儀規則没有定式。”下詔説：“御史臺是朝廷執行憲章的官署，是全國糾正違紀的地方，朝廷内外，都待它來整齊劃一，外地長官尚且行公堂參見之禮，外地通報人員哪應抗禮？驟觀所論，可證輕侮，衹因喪亂很多，紀綱毁壞紊亂，威嚴掃地，法度銷聲匿迹。現今天運改舊而從新，皇朝法度重上正道，稍稍加以提倡，漸漸制止澆薄訛詐的風氣。應令御史臺，凡是有關舊例，一并必須執行，如不禀承，當按朝廷典章處理。”這時盧文紀剛任御史中丞，在御史府領事，各道進奏官來祝賀，盧文紀説：“此事先例如何？”御史臺官吏喬德威等説：“朝廷在長安時，進奏官見御史大夫、御史中丞，如像胥吏見長官的禮節。到梁朝將興，唐朝衰弱，各個藩鎮强據一方，皇上大臣姑息邸吏，當時御史中丞就職，邸吏雖到，都在客舍傳話，竟不相見。自從經過戰亂，便習以爲常。”盧文紀令御史臺吏告知各道進奏官按舊禮相見，憑靠案桌端莊簡肅，邸吏通報姓名唱禮拜見。邸吏們出來，都怒不可遏，相率到閤門求見，高聲喧鬧訴説。明宗問趙鳳説：“進奏官相當於外地的什麽官？”趙鳳説：“府縣傳書帶信的祗候一類。”明宗説：“不過是吏役罷了，怎得輕慢我的執法官！”於是下此詔。

晋天福五年二月，以御史中丞爲清望正四品。根據《唐典》，御史中丞爲正五品上，現今纔升品位。

三年三月壬戌，御史臺奏：“根據《六典》，侍御史掌管糾舉百官，推問審理獄訟，其中位次在前的協同裁處臺務，主管公廨雜事，其次主管西推、贓贖、三司受理事項，又其次主管東推、理匭。”詔令應依舊制。於是以駕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劉皥爲河南少尹，從此没有省郎任知

自是無省郎知雜者。

開運二年八月，敕："御史臺準前朝故事，以郎中、員外郎一人兼侍御史知雜事，近年停罷，獨委年深御史知雜。振舉之間，紀綱未峻，宜遵舊事，庶叶通規。宜却于郎署中選清慎强幹者，兼侍御史知雜事。"

右御史臺。

昔唐朝擇中官一人爲樞密使，以出納帝命。至梁 開平元年五月，改樞密院爲崇政院，始命敬翔爲院使，仍置判官一人，自後改置副使一人。二年十一月，置崇政院直學士二員，選有政術文學者爲之，其後又改爲直崇政院。

後唐 同光元年十月，崇政院依舊爲樞密院，命宰臣郭崇韜兼樞密使，亦置直院一人。

晋 天福四年四月，以樞密副使張從恩爲宣徽使，權廢樞密院故也。先是，晋祖以宰臣桑維翰兼樞密使，懇求免職，只在中書，遂以宣徽使劉處讓代之，每有奏議，多不稱旨。其後處讓丁憂，乃以樞密印付中書門下，故有是釐改也。

開運元年六月，敕依舊置樞密院，以宰臣桑維翰兼樞密使，從中書門下奏請也。

周 顯德六年六月，命司徒平章事范質、禮部尚書平章事王溥并參知樞密院事。

梁 開平元年四月，始置建昌院，以博王 友文判院事，以太祖在藩時，四鎮所管兵車賦税、諸色課利，按舊簿籍而主之。其年五月，中書門下奏請以判建昌院事爲建昌宫使，仍以東京 太祖潛龍舊宅爲官也。二年二月，以侍中判建昌宫事。至十月，以尚書

雜事的。

開運二年八月，下詔説："御史臺根據前朝先例，以郎中、員外郎一人兼侍御史知雜事，近年停止，獨委年深的御史知雜事。振興朝政時，紀綱不嚴峻，應該遵照舊的事例，或許纔符合共同的規章。應在郎署中選清廉謹慎强幹的人，兼侍御史知雜事。"

以上爲御史臺。

從前唐朝選擇宦官一人爲樞密使，來傳達皇帝詔令。到梁 開平元年五月，改樞密院爲崇政院，開始任命敬翔爲崇政院使，并設置判官一人，自此以後改爲設置副使一人。二年十一月，設置崇政院直學士二員，選有文才懂政事的人擔任，此後又改爲直崇政院。

後唐 同光元年十月，崇政院依舊改爲樞密院，任命宰臣郭崇韜兼樞密使，也設置直樞密院一人。

晋 天福四年四月，以樞密副使張從恩爲宣徽使，因爲暫廢樞密院的緣故。這以前，晋祖以宰臣桑維翰兼樞密使，懇求免職，衹在中書任職，於是以宣徽使劉處讓代替他，每有奏議，多不符合皇帝旨意。以後劉處讓居喪，於是以樞密印交中書門下，所以有此變革。

開運元年六月，下詔依舊設置樞密院，以宰臣桑維翰兼樞密使，聽從中書門下的奏請。

周 顯德六年六月，命司徒、平章事范質、禮部尚書、平章事王溥都參掌樞密院事。

梁 開平元年四月，開始設置建昌院，以博王 朱友文判院事，以梁太祖在藩鎮時，四鎮所管兵車賦税、各種税利，按舊簿籍主管。這年五月，中書門下奏請以判建昌院事爲建昌宫使，并以東京 太祖未稱帝前的舊住宅爲宫。二年二月，以侍中判建昌宫事。到十月，以尚書兵部侍郎李皎爲建昌宫副使。三年九月，以門下侍郎、平章

兵部侍郎李皎爲建昌宫副使。三年九月，以門下侍郎平章事薛貽矩兼延資庫使，判建昌宫事。至四年十二月，以李振爲建昌宫副使。乾化二年五月，以門下侍郎平章事于兢兼延資庫使，判建昌宫事。其年六月，廢建昌宫，以河南尹魏王張宗奭爲國計使，凡天下金穀兵戎舊隸建昌宫者悉主之。至後唐同光四年二月，以吏部尚書李琪爲國計使。自後廢其名額不置。

事薛貽矩兼延資庫使，判建昌宫事。到四年十二月，以李振爲建昌宫副使。乾化二年五月，以門下侍郎、平章事于兢兼延資庫使，判建昌宫事。這年六月，廢建昌宫，以河南尹魏王張宗奭爲國計使，凡天下金穀兵戎、以前屬建昌宫的全歸他主管。到後唐同光四年二月，以吏部尚書李琪爲國計使。自此以後廢此名額不再設置。

後唐同光元年十一月，以左監門衛將軍、判内侍省李紹宏兼内勾，凡天下錢穀簿書，悉委裁遣。自是州縣供帳煩費，議者非之。又内勾之名，人以爲不祥之言。二年正月，敕鹽鐵、度支、户部三司，凡關錢物，并委租庸使管轄，踵梁之舊制也。天成元年四月，詔廢租庸院，依舊爲鹽鐵、户部、度支三司，委宰臣一人專判。長興元年八月，以許州節度使張延朗行工部尚書，充三司使，班在宣徽使之下。三司置使，自延朗始也。唐朝已來，户部、度支掌泉貨，鹽鐵時置使名，户部、度支則尚書省本司郎中、侍郎判其事。天寶中，楊慎矜、王鉷、楊國忠繼以聚貨之術，媚上受寵，然皆守户部、度支本官，别帶使額，亦無所改作。下及劉晏、第五琦亦如舊制。自後亦以宰臣各判一司，不置使額。乾符後，天下兵興，隨處置租庸使以主調發，兵罷則停。梁時乃置租庸使，專天下泉貨。莊宗中興，秉政者不閑典故，踵梁朝故事，復置租庸使，以魏博故吏孔謙專使務。斂怨於下，斫喪王室者，實租庸之弊故也。洎明宗嗣位，思革其弊，未及下車，乃詔削除使名，但命重臣一人判其事，曰判三司。至是，

後唐同光元年十一月，以左監門衛將軍、判内侍省李紹宏兼内勾，凡天下錢穀簿書，都委他裁斷發遣。從此州縣供給費繁，議事的人都不贊成。又内勾這一名稱，人們認爲是不吉利的話。二年正月，詔令鹽鐵、度支、户部三司，凡有關錢物的事，都委租庸使管轄，繼承梁的舊制。天成元年四月，下詔廢除租庸院，依舊爲鹽鐵、户部、度支三司，委宰臣一人專判。長興元年八月，以許州節度使張延朗代理工部尚書，充三司使，班位在宣徽使下。三司設使，是從張延朗開始的。唐朝以來，户部、度支掌管錢幣貨物，鹽鐵當時設置鹽鐵使，户部、度支則以尚書省本司郎中、侍郎判其事。天寶年間，楊慎矜、王鉷、楊國忠相繼以聚斂貨財的辦法，媚上受寵，然而都守户部、度支本官，另帶使名，也没有什麽不同做法。到了劉晏、第五琦也如舊制。自此以後也以宰臣各判一司，不設使名。乾符以後，天下戰亂興起，各處設置租庸使來主管調撥發運，戰争停止就廢除。梁時纔設租庸使，專管天下錢幣貨物。唐莊宗中興，執政的人不熟悉典章，繼承梁朝舊例，又設置租庸使，以魏博幕僚孔謙專任使務。使百姓怨恨，王室滅亡的，實際就是租庸使的弊端。到明宗繼位，想革除此弊，還未到朝廷，就下詔廢除租庸使，衹命大臣一人判此事，叫判三司。到這時，張延朗從許州入朝再次掌管國家財政，告知樞密使，請設置三司。宣詔中書商議此事。宰臣以舊制復奏，授張延朗爲特進、代理工部尚書，充各道鹽鐵、轉運等

延朗自許州入再掌國計，白於樞密使，請置三司名。宣下中書議其事。宰臣以舊制覆奏，授延朗特進、行工部尚書，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兼判户部、度支事，從舊制也。明宗不從，竟以三司使爲名焉。

使，兼判户部、度支事，遵從舊制。明宗不同意，竟以三司使爲名。

梁開平三年正月，改思政殿爲金鑾殿，至乾化元年五月，置大學士一員，始命崇政院使敬翔爲之。前朝因金巒坡以爲門名，與翰林院相接，故爲學士者稱"金巒"焉。梁氏因之以爲殿名，仍改"巒"爲"鑾"，從美名也。大學士與三館大學士同。

梁開平三年正月，改思政殿爲金鑾殿，到乾化元年五月，設置大學士一員，首次任命崇政院使敬翔擔任。前朝藉金巒坡作爲門名，與翰林院相接，所以擔任學士的稱爲"金巒"。梁朝因此用爲殿名，并改"巒"爲"鑾"，遵從美名。大學士與三館大學士相同。

後唐天成元年五月，敕翰林學士、尚書户部侍郎、知制誥馮道，翰林學士、中書舍人趙鳳，俱以本官充端明殿學士，非舊號也。時明宗登位，每四方書奏，多令樞密使安重誨讀之，不曉文義，於是孔循獻議，始置端明殿學士之名，命道等爲之。二年正月，敕："端明殿學士宜令班在翰林學士上，今後如有轉改，仍只於翰林學士内選任。"初置端明殿學士，名目如三館之例，職在官下。趙鳳轉侍郎，遣人諷任圜移職在官上，至今爲例。

後唐天成元年五月，下詔翰林學士、尚書户部侍郎、知制誥馮道，翰林學士、中書舍人趙鳳，都以本官充端明殿學士，這不是舊有名號。當時明宗登位，每有各地的上書奏章，多令樞密使安重誨讀，他不懂文義，於是孔循提出建議，開始設置端明殿學士的名稱，命馮道等人擔任。二年正月，下詔説："端明殿學士班位應在翰林學士之上，今後如有改官轉官，衹在翰林學士内選人擔任。"開初設置端明殿學士，名目如三館舊例，職名在官名之下。趙鳳轉爲侍郎，派遣人暗示任圜把職名移在官名上，至今沿以爲例。

同光元年四月，置護鑾書制學士，以尚書倉部員外郎趙鳳爲之。時莊宗初建號，故特立此名，非故事也。八月，賜翰林學士承旨、户部尚書盧質論思匡佐功臣，亦非常例也。

同光元年四月，設置護鑾書制學士，以尚書倉部員外郎趙鳳擔任。這時唐莊宗剛建國號，所以特立此名，不屬舊例。八月，賜翰林學士承旨、户部尚書盧質爲論思匡佐功臣，也不是常例。

天成三年八月，敕："掌綸之任，擢才以居，或自初命而升，或自顯秩而授，蓋重厥職，靡繫其官，雖事分皆同，而行綴或異，誠由往日未有定規，議官位則上下不恒，論職次則後先未當，宜行顯命，以正近班。今後翰林學士入院，并以先後爲定，惟承旨一員，出自朕意，不計官資先後，

天成三年八月，下詔説："掌管詔令的職任，擢升有才的人居此位，或從最低流品升擢，或從秩位已顯的人中任命，因爲重視此職，不管他官位的高低，雖職事都相同，而行止列位却不相同，確實是由於從前没有固定的規章，議官位就上下不常，論職次則先後不當，應施行明確詔命，來端正近來班位。今後翰林學士入院，都以先後爲定，衹有承旨一員，出自我的意思，不管

在學士之上，仍編入《翰林志》。”其年十一月，敕：“新除翰林學士張昭遠，早踐綸闈，久司史筆，曾居憲府，累陟貳卿，今既擢在禁林，所宜別宣班序，其立位宜次崔棁。”

官資先後，在學士之上，并編入《翰林志》。”這年十一月下詔說：“新任翰林學士張昭遠，早年在中書省任職，長時間從事撰史，曾居御史臺，一直升到侍郎，現在既然擢升到内廷，應另外宣示班序，立位應在崔棁之下。”

晉開運元年六月，敕：“翰林學士與中書舍人，舊分爲兩制，各置六員，偶自近年，權停内署，况司詔命，必在深嚴，將使從宜，却仍舊貫，宜復置翰林學士院。”

晉開運元年六月，下詔說：“翰林學士與中書舍人，過去分爲兩制，各設六員，遇上近年，暫停内制。何况掌管詔命，必須在深嚴的地方，將使遵從所宜，依照舊制，應重新設置翰林學士院。”

周顯德五年十一月，詔曰：“翰林學士職係禁庭，地居親近，與班行而既異，在朝請以宜殊。起今後當直下直學士，并宜令逐日起居，其當直學士，仍赴晚朝。”舊制，翰林院學士與常參官五日一度起居，時世宗欲令朝夕謁見，訪以時事，故有是詔。

周顯德五年十一月，下詔說：“翰林學士職係宫廷，地居親近，與朝列官員既然不同，朝見皇帝應有區别。從今後起當班、不當班學士，都應令他們每天向皇帝請安，當班學士，仍赴晚朝。”按舊制，翰林院學士和常參官都是每五日一次入宫問安，這時世宗想讓學士早晚進見，咨詢時事，所以下了這道詔令。

右内職。

以上爲内職。

後唐天成三年五月，詔曰：“開府儀同三司，階之極；太師，官之極；封王，爵之極；上柱國，勛之極。近代已來，文臣官階稍高，便授柱國，歲月未深，便轉上柱國；武資不計何人，初官便授上柱國。官爵非無次第，階勛備有等差，宜自此時，重修舊制。今後凡是加勛，先自武騎尉，經十二轉方授上柱國，永作成規，不令逾越。”雖有是命，竟不革前例。

後唐天成三年五月，下詔說：“開府儀同三司是最高的階；太師是最高的官；封王是最高的爵；上柱國是最高的勛。近代以來，文臣官、階稍高，便授柱國，歲月没有多久，便轉上柱國；武資不管是什麽人，開始爲官便授上柱國。官爵不是没有次第，勛階都有等級，應從現在重修舊制。今後凡是加勛，先從武騎尉開始，經十二轉纔授上柱國，永遠作爲成規，不讓逾越。”雖有此命，竟未改前例。

右勛格。

以上爲勛格。

後唐清泰二年秋九月庚申，尚書考功上言：“今年五月，翰林學士程遜所上封事内，請自宰相百執事、外鎮節度使、刺史，應係公事官，逐年書考，較其優劣。遂檢尋《唐書》、《六典》、《會要》考課，令書考第。”從之。時議者曰：“考績之法，唐堯、

後唐清泰二年秋九月庚申，尚書考功上奏：“今年五月，翰林學士程遜所上奏章内，請自宰相百官、外鎮的節度使、刺史，所有公事官，每年登記考課，比較優劣。於是檢尋《唐書》、《六典》、《會要》考課，令書考課等第。”聽從了。當時議事的人說：“考績的方法是唐堯、三代舊制。西漢以刺史六條考察郡守，五曹尚書綜合衆

三代舊制。西漢以刺史六條察郡守，五曹尚書綜庶績，法尤精察，吏有檢繩。漢末亂離，舊章弛廢。魏武於軍中權制品第，議吏清濁，用人按吏，頓爽前規。隋、唐已來，始著於令。漢代郡守，入爲三公，魏、晋之後，政在中書，左右僕射知政事，午前視禁中，午後視省中，三臺百職，無不統攝。以是論之，宰輔憑何較考。自天寶末，權置使務已後，庶事因循，尚書諸司，漸致有名無實，廢墜已久，未知憑何督責。"程遜所上，亦未詳本源，其時所司雖有舉明，大都諸官亦無考較之事。

右較考。

梁開平元年四月，詔："開封府司録參軍及六曹掾屬，宜各置一員，兩畿赤縣，置令、簿、尉各一員。"二年十月，省諸道州府六曹掾屬，只留户曹一員，通判六曹。

後唐同光元年十一月，中書門下奏："諸寺監各請只置大卿監、祭酒、司業各一員，博士兩員，其餘官屬并請權停。惟太常寺事關大禮，大理寺事關刑法，除太常博士外，許更置丞一員。其王府及東宫官屬、司天五官正、奉御之類，凡不急司存，并請未議除授。其諸司郎中、員外郎，應有雙曹處，且署一員。左右散騎常侍、諫議大夫、給事中、起居郎、起居舍人、補闕、拾遺，各置一半。三院侍御史仍委御史中丞條理申奏，即日停罷。朝官仍各録名氏，具罷任月日，留在中書，候見任官滿二十五個月，并據資品却與除官。"從之。

周顯德五年十二月，詔："兩京五府少尹、司録參軍，先各置兩員，起今後只置一員，六曹判司内只置户

績，辦法尤其精明，官吏有準繩。漢末亂離，舊章廢弛。魏武帝在軍隊中暫設品第，官吏分清濁，用人和考察官吏，與前代規章突然不同。隋、唐以來，纔開始著爲法令。漢代郡守，入朝爲三公，魏、晋以後，政在中書，左右僕射主持政事，午前在宫廷辦事，午後在中書省辦事，三臺百職，没有不管理的。以此而論，宰輔憑什麽比較考核。從天寶以來，暫設使務以後，各種事情因循不變，尚書各司，漸漸成爲有名無實，廢弛已久，不知憑什麽督促責求。"程遜所上，也未詳本源，當時主管部門雖有措施，各官大多數也没有考核比較的事。

以上爲較考。

梁開平元年四月，下詔説："開封府司録參軍及六曹掾屬，應各設置一員，兩京赤縣，設置令、簿、尉各一員。"二年十月，減少各道州府六曹掾屬，衹保留户曹一員，通判六曹事務。

後唐同光元年十一月，中書門下奏："各寺監各自請求衹設大卿監、祭酒、司業各一員。博士兩員，其餘官屬都請暫不設置。衹有太常寺事關國家大禮，大理寺事關刑法，除太常博士以外，請允許更設丞一員。王府及太子宫中官屬、司天五官正、奉御之類，凡不急需的職務，都請不議除授官職。各司郎中、員外郎，凡有分建兩部門地方，暫且設一員。左右散騎常侍、諫議大夫、給事中、起居郎、起居舍人、補闕、拾遺，各設一半。三院侍御史仍委御史中丞條理申奏，立即停罷。朝官仍各録名氏，開列罷任月日，留在中書，候現任官滿二十五個月，一并根據資品給與除官。"聽從了。

周顯德五年十二月，下詔説："兩京五府少尹、司録參軍，先各設兩員，從今後起衹設一員，六曹判司内衹設户曹、法曹各一員，其餘及

曹、法曹各一員，其餘及諸州支使、兩蕃判官并省。”

右增減。

梁開平元年五月，改御食使爲司膳使，小馬坊使爲天驥使，文思院使爲乾文院使，同和院使爲儀鸞院使。其年又改城門郎爲門局郎，避廟諱也。唐同光元年十一月，依舊爲城門郎。

後唐天成元年十一月，詔曰：“雄武軍節度使官銜内，宜兼押蕃落使。”二年七月，詔曰：“頃因本朝親王遥領方鎮，其在鎮者，遂云副大使知節度事，但年代已深，相沿未改。今天下侯伯并正節旄，惟東西兩川未落‘副大使’字，宜令今後只言節度使。”

晉天福五年四月丙午，詔曰：“承旨者，承時君之旨，非近侍重臣，無以稟朕命、宣予言。是以大朝會宰臣承旨，草制詔學士承旨，若無區别，何表等威。除翰林承旨外，殿前承旨宜改爲殿直，密院承旨宜改爲承宣，御史臺、三司、閤門、客省所有承旨，并令别定其名。”

周廣順二年十二月，詔改左右威衛復爲屯衛，避御名也。

右改制。

後唐同光二年三月，中書門下奏：“糾轄之任，時謂外臺，宰字之官，古稱列爵，如非朝命，是廢國章。近日諸道多是各列官銜，便指州縣，請朝廷之正授，樹藩鎮之私恩，頗亂規程，宜加條制。自今後大鎮節度使，管三州已上者，每年許奏管内官三人；如管三州以下者，許奏管内官二人。仍須有課績尤異，方得上

各州支使、兩蕃判官都不設了。”

以上爲增減。

梁開平元年五月，改御食使爲司膳使，改小馬坊使爲天驥使，文思院使爲乾文院使，同和院使爲儀鸞院使。這年又改城門郎爲門局郎，以避廟諱。唐同光元年十一月，依舊爲城門郎。

後唐天成元年十一月，下詔説：“雄武軍節度使官銜内，應兼押蕃落使。”二年七月，下詔説：“近因本朝親王遥領方鎮，在鎮的就叫副大使知節度事，祇是年代已久，相沿未改。現今天下軍鎮長官都已正節度使名，祇有東川、西川未落‘副大使’字，應令今後祇稱節度使。”

晉天福五年四月丙午，下詔説：“承旨是承時君之旨，不是近侍或大臣，無法稟承我的命令、傳宣我的話。因此大朝會宰臣承旨，起草制詔學士承旨，如果没有區别，怎能顯示等級威望。除翰林承旨以外，殿前承旨應改爲殿直，密院承旨應改爲承宣，御史臺、三司、閤門、客省所有承旨，都令另定官名。”

周廣順二年十二月，下詔改左右威衛重新叫屯衛，以避皇帝名諱。

以上爲改制。

後唐同光二年三月，中書門下奏：“糾察的職任，時人稱爲外臺，管理百姓的官員，古代稱爲列爵，如果不是出自朝廷任命，就是廢棄國家典章。近來各道多數是各列官銜，隨便指劃州縣，請求朝廷正式任命，樹立藩鎮的私人恩惠，極亂規章，應加限制。從今後起大鎮節度使，管理三州以上的，每年允許奏任管内官三人；如管理三州以下的，允許奏任管内官二人。并須有考課政績特異，纔能上奏。如果祇是檢點謹慎没有

聞。若止於檢慎無瑕，科徵及限，是守常道，只得書考旌嘉，不得特有薦奏。其防禦使每年只許奏一人，若無尤異，不得奏薦。刺史無奏薦之例，不得輒亂規程。”其年八月，中書奏：“僞庭之時，諸藩參佐，皆從除授。自今後諸道除節度副使、兩使判官除授外，其餘職員并諸州軍事判官，各任本處奏辟，其軍事判官仍不在奏官之限。所冀招延之禮，皆合于前規；簡辟之間，無聞於濫舉。”從之。

長興二年十一月，詔曰：“闕員有限，人數常多，須以高低，定其等級。起今後兩使判官罷任後，宜一年外與比擬；書記、支使、防禦團練判官等，二年外與比擬；推巡、防禦團練推官、軍事判官等，并三年後與比擬。仍每遇除授，量與改轉官資，或階勛，或職資。其有殊常勤績者，别議優升。若有文學知術超邁群倫，或爲衆所稱，或良知迥舉、察驗的實者，不拘年月之限。”

清泰二年八月，中書門下上言：“前大卿監、五品升朝官、西班將軍，皆在任許滿二十五月，如銜替已經二十月，即别任用。少卿監，舊例三任四任方入大卿監，五品三任四任方入少卿監，今後并祇三任，逐任須月限滿無殿責者，便入此官。西班將軍，罷任一年許求官，舊例三任四任方入大將軍，今祇以三任爲限，三任大將軍方入上將軍，并須逐任滿月限，無殿責，或曾任金吾將軍、街使、藩鎮刺史，特敕并不拘此例。諸道除兩使判官外，書記已下任自辟請。應朝官除外任，罷任後一年方許陳乞。諸道賓席未曾升朝者，若官兼三院御史，即除中下縣令；兼大夫、中丞、秘書少監、郎中、員外郎與清資。初任升

瑕疵，徵收賦税達到限額，這是遵守常道，衹能評定等級表彰，不能有特殊薦奏。防禦使每年衹允許奏任一人，如果没有特異政績，不得奏薦。刺史没有奏薦的先例，不得隨意破壞規章。”這年八月，中書奏：“僞朝時，各藩鎮的僚屬，都由朝廷任命。從今以後各道除節度副使、兩使判官由朝廷任命外，其餘職員和各州軍事判官，各自聽本處奏辟，軍事判官仍不在奏官範圍。所希望的是招延的禮儀，都符合前代規章；選擇徵召，不要有濫舉。”聽從了。

長興二年十一月，下詔説：“缺員有限，人數常多，必須根據高低，定出等級。從今後起兩使判官罷任以後，應一年以後給予類似官職；書記、支使、防禦團練判官等，兩年以後給予類似的官職；推巡、防禦團練推官、軍事判官等，都在三年後給予類似的官職。仍然每遇除授，酌量改轉官資，或爲階勛，或爲職資。有不同尋常業績的人，另議優升。如果文學、數術超過一般人，或被衆人所稱，或被深知的人特别舉薦，察驗確實，不受年月限制。”

清泰二年八月，中書門下上奏：“前大卿監、五品升朝官、西班將軍，都在任許滿二十五個月，如銜替已經二十個月，就另任用。少卿監，舊例三任四任纔升大卿監，五品三任四任纔升少卿監，今後都衹需三任，每任必須月限滿期、不是考課居下和未受責罰的，便升此官。西班將軍，罷任一年允許求官，舊例三任四任纔升大將軍，現今衹以三任爲限，三任大將軍纔升上將軍，并須每任月限滿期、不是考課居下、没有受過責罰的，或曾擔任金吾將軍、街使、藩鎮刺史，特詔都不受此例限制。各道除兩使判官以外，書記以下職任，聽隨自行徵召聘請。所有朝官授予外任，罷任後一年纔許陳述請求。各道幕僚未曾升入朝官的，如果官兼三院御史，就授予中下縣的縣令；兼大夫、中丞、秘書少監、郎中、員外郎的，授予清望官職。初任升朝官，檢校官達到尚書、常侍、秘書監、庶子，升朝便給

朝官，檢校官至尚書、常侍、秘書監、庶子，升朝便與少卿監。諸州防禦、團練判、推官，并請本州辟請，中書不更除授。應出選門官帶三院御史供奉裏行及省銜，罷任後周年，許陳乞。諸州別駕，不除令録，仍守本官月限，得替後一年，許陳乞。長史、司馬，因攝奏正，未有官者送名。”從之。

予少卿監。各州防禦、團練判官、推官，都請本州徵召聘請，中書不再任命。所有出選門官帶三院御史供奉裏行及省銜，罷任後一周年，允許陳述請求。各道別駕，不除授令録，仍遵守本官月限，受替代後一年，允許陳述請求。長史、司馬，因代理而上奏正名，未有官的送名。”聽從了。

三年五月乙未，詔曰：“近以内外臣僚，出入迭處，稍均勞逸，免滯轉遷，應兩司判官、畿赤令，取郎中、員外、補闕、拾遺、三丞、五博，少列官僚，選擇擢任，一則俾藩方侯伯，别耀賓階；次則致朝列人臣，備諳時政。今後或有滿闕，便宜依此施行。”

三年五月乙未，下詔説：“近因内外臣僚，出入互處，稍使勞逸平均，免使轉官遷官淹滯，所有兩司判官、京縣赤縣縣令，取郎中、員外、補闕、拾遺、三部門的丞、五部門的博士，東宫官員中的少師少保類，選擇擢任，一方面使藩鎮長官，增加高級助手而别開生面；另方面使朝廷人臣，都熟悉時政。今後或有滿員缺員，便應依此施行。”

周廣順元年夏五月辛巳，詔：“朝廷設爵命官，求賢取士，或以資叙進，或以科級升。至有白首窮經，方諧一第；半生守選，始遂一官。是以國無幸民，士不濫進。近年州郡奏薦，多無出身、前官，或因權勢書題，或是衷私請托，既難阻意，便授真恩。遂使躁求僥倖之徒，争游捷徑；辛苦孤寒之士，盡泣窮途。將期激濁揚清，所宜循名責實。今後州府不得奏薦無前官及無出身人，如有奇才異行，越衆超群，亦許具名以聞，便可隨表赴闕，當令有司考試，朕亦親自披詳，斷其否臧，俾之升黜，庶使人不謬舉，野無遺才。”

周廣順元年夏五月辛巳，下詔説：“朝廷設爵命官，求賢取士，有的以資叙進，有的以科級升。以致有人窮究經書頭髮都白了，纔得及第；半生等待選官，纔得一官。因此國家没有僥幸的百姓，没有濫進的讀書人。近年州郡奏薦，多無科舉資格、前任官資，有的憑藉權勢的人標榜，有的私下請托，既然難以違背他們的意願，便授予真正的恩惠。於是使躁進僥幸的人，争走捷徑；辛苦孤寒的讀書人，都爲仕途不通哭泣。將要除惡揚善，就應循名責實。今後州府不得奏舉没有前官及没有科舉資格的人，如果有奇才異行，超越衆人，也允許開列名字上奏，便可隨同薦表赴京，當令有關部門考試，我也親自翻閲詳審，判斷善否，進行升黜，希望使得既没有亂舉薦的人，民間也没有未用的人才。”

顯德二年六月，詔：“兩京諸道州府留守判官、兩使判官、少尹、防禦團練軍事判官，今後并不得奏薦；其防禦團練、刺史州各置推官一員。”

顯德二年六月，下詔説：“兩京、各道州府留守判官、兩使判官、少尹、防禦團練軍事判官，今後都不得奏薦；設防禦使、團練使、刺史的州，每州設置推官一員。”

右釐革。

以上爲釐革。

晋天福三年十一月，起居郎殷

晋天福三年十一月，起居郎殷鵬上奏：

鵬上言：

竊聞司封格式，内外文武臣僚纔升朝籍者，無父母便與追封贈，父母在即未叙未封。以臣所見，誠爲不可。此則輕生者而重死者，棄今人而録故人，其榮有何？其理安在？又云，父母在，品秩及格者，即以封其母，不加其父，便加邑號，兼曰太君。遂令妻則旁若無夫，子則上若無父，豈有父則賤而母則貴，夫則卑而妻則尊？若謂其父未合加恩，安得其母受賜？若謂以子便合貴，曷得其父不先封？伏以父尊母卑，天地之道，尊無二上，國家同體。今授封父無爵，名教不順，莫大於兹。臣伏乞自今後文武臣僚，父母在，其父母已有官爵者，即叙進資品以及格式，或不任禄仕，即可授以致仕或同正官，所貴得以叙封妻室。即父母俱榮，孝子無不逮之感；閨門交映，聖君覃慶賞之恩。噫！荷陛下孝治之風，受陛下榮親之禄者，静而屈指，不過數人。陛下得以特議舉行，編爲令式，勸天下之爲善，令域中之望風，自然見前代之闕文，成我朝之盛典。況唐長興元年德音内一節，應在朝中外臣僚，父母在，并與加恩。司封不行明制，堅執前文；儻布新恩，兼合舊敕，庶使事君事父，恒遵一體之規；爲子爲臣，不失兩全之義。臣又聞司封令式，内外臣僚官階及五品已上者，即與封妻蔭子，固不分於清濁，但祇言其品秩。且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并是五品，贊善大夫、洗馬、中允、奉

聽説司封格式内，内外文武臣僚纔升朝籍的，父母已去世便追封贈官，父母活着的就不叙不封。以我所見，確實不可。這是輕視活着的而重視死去的人，抛棄今人而追録死去的人，有什麽光榮？有什麽道理？又説，父母活着，品秩够格的，就用來封他的母親，不封他的父親，便加上邑號，兼叫太君。就使妻子旁邊好像没有丈夫，兒子上面好像没有父親，難道有父賤而母貴，夫卑而妻尊？如果説他的父親不應加恩，他的母親又怎能受賜？如果説因爲兒子便當顯貴，他的父親爲什麽不能先封？父尊母卑是天地之道，没有二者并尊的，國與家都一樣。現今授封而父親没有封爵，不合禮教，没有比這更嚴重的了。我請求從今以後文武臣僚，父母活着，他的父母已有官爵的，就叙進資品來達到格式；有的不能勝任俸禄官位，就可授以致仕官或同正官，貴在得以叙封妻室。父母都榮耀，孝順的兒子没有不及追封的傷感；閨門光輝交映，聖明的君主廣布慶賞的恩惠。唉！承荷陛下以孝治國的風氣，享受陛下使親榮耀的光榮，静静屈指細數，不過幾人。陛下能够特議舉行，編成令式，勸勉天下爲善，使國内瞻望風采，自然看出前代文治的缺陷，形成我朝的盛典。況且唐長興元年恩詔内有一段規定，所有在朝廷内外的臣僚，父母活着，都給加恩。主管封爵的官員不執行聖明的制詔，堅持執行前面提到的司封格式；倘若要布施新恩，同時符合舊有敕令。望使事奉君主、事奉父母，常常遵守統一的規章；爲人之子、爲人之臣，不失兩全的美意。我又聽説司封令式，内外臣僚官階在五品以上的，就封妻蔭子，本來不分清濁，祇論品秩高低。而且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都是五品，贊善大夫、洗馬、中允、奉御等，也是五品。若論朝廷委任，宰臣比較，出入階資，中外瞻望，二者有天壤之别。到他們安排封爵次第，却是一

御等，亦是五品。若論朝廷之委任，宰臣之擬論，出入之階資，中外之瞻望，則天壤相懸矣。及其叙封，乃爲一貫，相沿至此，甚非。而况北省爲陛下侍從之臣，南宫掌陛下經綸之務，憲臺執陛下紀綱之司，首冠群僚，總爲三署，當職尤重，責望非輕。此則清列十年，不遂顯榮之願；彼則雜班兩任，便承封蔭之恩。事不均平，理宜改革。伏乞自今後應諸官及五品已上者，即依舊制施行，應三署清望官及六品已上，便與封蔭。清濁既異，品秩宜升，仍下所司，議爲恒式。

樣，相沿到這時，很不恰當。況且北省是陛下侍從近臣，南宫掌管國家大政，憲臺執行陛下綱紀，地位在群僚之上，總稱三署，職任尤其重要，責求希望非同小可。任清望官十年的這些人，不能滿足顯親的願望；在雜班兩任的那些人，便得到封妻蔭子的恩惠。事不公平，理應改革。敬請從今以後所有各官到五品以上的，就依照舊制施行，所有三署清望官及六品以上的，便封妻蔭子。清濁既不同，品秩應提升，并下達主管官署，議成定式。

從之。

聽從了。

漢乾祐元年七月，詔："尚書省集議，内外臣僚，父在，母承子蔭，叙封追封，合加'太'字否？以聞。"尚書省奏議曰："今詳前後敕條，凡母皆加'太'字，存殁并同。此即是父殁母存，即叙封進封内加'太'字，母殁追封，亦加'太'字，故云存殁并同。若是父在，據敕格無載爲母加'太'字處。若以近敕，因子貴與父命官，父自有官，即妻從夫品，可以封妻，父在不合以其子加母'太'字。若雖有因子之官，其品尚卑，未得蔭妻，亦不合用子蔭之限。"從之。

漢乾祐元年七月，下詔説："尚書省集體商議：内外臣僚，父親在，母受兒子蔭庇，叙封追封，應否加'太'字？上奏。"尚書省奏議説："現今詳究前後敕條，凡母都加'太'字，活着死去都相同。這就是父親去世，母親活着，就在叙封進封内加'太'字，母親去世追封，也加'太'字，所以説活着死去都相同。如果是父親活着，根據敕格没有記載爲母加'太'字處。若以近年敕條，因兒子顯貴給父親任命官職，父親自己有官，就妻子隨丈夫的品秩，可以封妻，父親在不應因兒子顯貴給母親加'太'字。如果雖有因兒子顯貴而命官，品秩還低，不得蔭庇妻子，也不應用兒子蔭庇的規定。"聽從了。

周顯德六年冬十二月壬辰，尚書兵部上言："本司蔭補千牛、進馬，在漢乾祐中散失敕文，自來只準《晋編勅》及堂帖施行。伏緣前後不同，請别降敕命。"詔曰："今後應蔭補子孫，宜令逐品許補一人，直候轉品，方得更補，不得於本品内重叠收補。如是所補人有身故、除名、落藩、廢疾及應舉及第内，只許於本品

周顯德六年冬十二月壬辰，尚書兵部奏："本司蔭補千牛、進馬。在漢乾祐年間散失敕文，近來祇根據《晋編勅》及堂帖施行。由於前後不同，請另下敕令。"下詔説："今後所有蔭補子孫，應令每品允許補一人，一直等到轉官品，纔能再補，不能在本品内重複收補。如果所補人有病死、除名、罷免藩鎮、因病廢職及應舉及第，祇許在本品内再補一人。太子進馬、太子千牛，不用收補。詹事依祭酒例施行。兵部尚書、

内再補一人。太子進馬、太子千牛，不用收補。詹事依祭酒例施行。兵部尚書、侍郎，舊例不許收補，宜許收補。致仕官歷任中曾任在朝文班三品、武班二品及丞郎給舍已上，金吾大將軍、節度、防禦、團練、留後者，方得補蔭。皇蔭人，其祖父曾授著皇朝官秩，方得收補。應合收補人，須是本官親子孫年貌合格，别無渝濫，方許施行。餘從舊例處分。”

右封蔭。

梁開平四年四月，敕：“諸州鎮使，官秩無高卑，并在縣令之下。”其年九月，詔曰：“魏博管内刺史，比來州務，并委督郵，遂使曹官擅其威權，州牧同於閑冗，俾循通制，宜塞異端，并宜依河南諸州例，刺史得以專達。”時議者曰：“唐朝憲宗時，烏重胤爲滄州節度使，嘗以河朔十六年能抗拒朝命者，以奪刺史權與縣令職而自作威福耳。若二千石各得其柄，又有鎮兵，雖安、史挾奸，豈能據一墉而叛哉！遂奏以所管德、棣、景三州，各還刺史職分，州兵并隸收管。是後雖幽、鎮、魏三道，以河北舊風，自相傳襲，唯滄州一道，獨禀命受代，自重胤制置使然也。則梁氏之更張，正合其事矣。”

後唐長興二年閏五月，詔曰：

要道纔行，則千岐共貫；宏綱一舉，則萬目畢張。前王之法制罔殊，百代之科條悉在，無煩改作，各有定規，守程式者心逸日休，率胸臆者心勞日拙。天垂萬象，星辰之分野靡差；地載群倫，岳瀆之方隅不易。儻各司其局，則皆盡其心。且律令、格式、《六典》，凡關庶政，互有區

侍郎，舊例不允許收補，應允許收補。退休官歷次任職中曾任在朝文官三品、武班二品及丞郎給舍以上，金吾大將軍、節度、防禦、團練、留後，纔能蔭補。前朝蔭補的人，其祖父曾授本朝官秩，纔能收補。所有應收補的人，必須是本官親子孫年齡外貌合格，另外没有越軌行爲，纔允許施行。其餘根據舊例處理。”

以上爲封蔭。

梁開平四年四月，下詔説：“各州鎮使，官秩不論高低，并在縣令以下。”這年九月，下詔説：“魏博管轄範圍内的刺史，近來州中事務，都委督郵辦理，於是使下屬部門官員擅用威權，州長官與冗閑官員相同。爲遵循舊制，應堵塞異端，都應依從河南各州例，刺史能够直接上奏。”當時議事的人説：“唐朝憲宗時，烏重胤爲滄州節度使，曾認爲河朔在十六年中能抗拒朝命，就是因爲奪了刺史的權柄和縣令的職權而自己作威作福。如果刺史各得權柄，又有鎮兵，即使安禄山、史思明挾持奸謀，哪能占一處墻垣反叛呢！於是奏請以所管德、棣、景三州，各自恢復刺史職事，州兵都屬刺史收管。這以後幽、鎮、魏三道，因河北舊有風氣，自相傳位襲位，衹有滄州一道，獨自禀承朝廷任命接受替代的人，都是出自烏重胤制置的緣故。梁氏更張，正合此事。”

後唐長興二年閏五月，下詔説：

大道纔通，各種小路都連貫起來了；大綱一舉，各種細目都展開了。前代帝王的法制没有不同，歷代的科條都在，不煩改作，各有定規，遵守程式的人心中安閑，天天休息，自作主張的人心中勞苦，越來越笨拙。上天垂示各種物象，星辰的分區没有差錯；大地載着萬物，山河的方隅没有變化。倘各管本局，就都盡心盡力。而且律令、格式、《六典》，凡關各種政事，相互都有分工，很

分，久不舉行，遂至隳紊。宜準舊制，令百司各於其間録出本局公事，巨細一一抄寫，不得漏落纖毫，集成卷軸，仍粉壁書在公廳。若未有廨署者，文書委官司主掌，仍每有新授官到，令自寫録一本披尋。或因顧問之時，應對須知次第，無容曠闕。每在執行，使庶僚則守法奉公，宰臣則提綱振領，必當彝倫攸叙。所謂至道不繁，何必期年，然後報政。宜令御史臺遍加告諭催促，限兩月内鈔録及粉壁書寫須畢，其間或有未可便行，及曾釐革事件，委逐司旋申中書門下，當更參酌，奏覆施行。

久不施行，於是造成毁壞紊亂。應根據舊制，令各個官署各自録出本署公事，大大小小一一抄寫，不得漏落一絲一毫，集成書卷，并粉刷墻壁，寫在公廳。如果没有官署，文書委官吏主管，并每有新官到任，讓他自己抄一本來翻閲尋究。或因皇帝詢問，回答應知順序，不允許有曠缺。常常都要執行，使衆僚守法奉公，宰臣提綱挈領，必然人倫有叙。所謂至道不繁，何必一定要一周年，然後纔能報告政成。應令御史臺普遍告諭催促，限兩月内抄録及粉刷墻壁書寫完畢，其中如有不可馬上施行，及曾經改革過的事件，委各司立即申報中書門下，當進一步參照斟酌，上奏答覆後施行。

其年八月，敕："今後大理寺官員，宜同臺省官例升進，其法直官，比禮直官任使。"

這年八月，下詔説："今後大理寺官員，升進應與臺省官例相同，法直官比照禮直官任用。"

應順元年春三月戊午，宗正上言："故事，諸陵有令、丞各一員，近令、丞不俱置，便委本縣令兼之。緣河南洛陽是京邑，恐兼令、丞不便。"詔特置陵臺令、丞各一員。

應順元年春三月戊午，宗正上奏："按先例，各個皇陵有令、丞各一員，近來令、丞没有同時設置，便委派本縣縣令兼任。由於河南洛陽是京城，恐怕兼任令、丞不方便。"下詔特設陵臺令、丞各一員。

右雜録。

以上爲雜録。

# 舊五代史卷一百五十

## 志第十二

### 郡縣志

河南道　西京河南府　滑州　許州
陝州　青州　兗州　宋州　陳州　曹州
亳州　鄭州　汝州　單州　濟州　濱州
密州　潁州　濮州　蔡州

關西道　雍州京兆府　同州　華州
耀州　乾州　隴州　涇州　原州　鄜州
威州　衍州　武州　良州　府州　雄州
警州

河東道　并州太原府　潞州　澤州
晉州　新州　武州　雲州　應州　絳州
慈州　隰州　遼州　沁州　解州　勝州
河中府

河北道　魏州大名府　鎮州真定府
滄州　景州　德州　邢州　磁州　澶州
貝州　相州　泰州　雄州　幽州　新城
縣　定州　博州　莫州　深州　瑞州
靜安軍

劍南道　蜀州　漢州　彭州

江南道　黔州　處州　温州　婺州
湖州　秀州　全州　杭州　福州　台州
明州　虔州　蘇州　邵州　郴州　建州
道州　鄂州　潭州

淮南道　安州　廬州　楚州　壽州
天長縣

山南道　襄州　鄧州　唐州　復州
金州　忠州　萬州　夔州　利州　閬州
果州　朗州　集州　鳳州　唐州　商州
隨州　合州　雄勝軍

隴右道　秦州　成州　洮州

嶺南道　邕州　恩州　溥州　思唐

河南道　西京河南府　滑州　許州　陝州　青州
兗州　宋州　陳州　曹州　亳州　鄭州　汝州　單州
濟州　濱州　密州　潁州　濮州　蔡州

關西道　雍州京兆府　同州　華州　耀州　乾州
隴州　涇州　原州　鄜州　威州　衍州　武州　良州
府州　雄州　警州

河東道　并州太原府　潞州　澤州　晉州　新州
武州　雲州　應州　絳州　慈州　隰州　遼州　沁州
解州　勝州　河中府

河北道　魏州大名府　鎮州真定府　滄州　景州
德州　邢州　磁州　澶州　貝州　相州　泰州　雄州
幽州　新城縣　定州　博州　莫州　深州　瑞州　靜
安軍

劍南道　蜀州　漢州　彭州

江南道　黔州　處州　温州　婺州　湖州　秀州
全州　杭州　福州　台州　明州　虔州　蘇州　邵州
郴州　建州　道州　鄂州　潭州

淮南道　安州　廬州　楚州　壽州　天長縣

山南道　襄州　鄧州　唐州　復州　金州　忠州
萬州　夔州　利州　閬州　果州　朗州　集州　鳳州
唐州　商州　隨州　合州　雄勝軍

隴右道　秦州　成州　洮州

嶺南道　邕州　恩州　溥州　思唐州　潘州　桂

州 潘州 桂州

州

梁開平元年，梁祖初開國，升汴州爲開封府，建名東京，元管開封、浚儀、陳留、雍丘、封丘、尉氏六縣，至是割滑州之酸棗、長垣，鄭州之中牟、陽武，宋州之襄邑，曹州之戴邑，許州之扶溝、鄢陵，陳州之太康九縣隸焉。後唐復降爲汴州，以宣武軍爲額，其陽武、長垣、扶溝、考城等四縣仍且隸汴州，其餘五縣却還本部。晋天福中，復升爲東京，復以前五縣隸之，漢、周并因之。單州本單父縣，梁爲輝州，後唐同光二年，復舊，隸宋州，周廣順中，割隸曹州。

梁代開平元年，梁祖剛建國，升汴州爲開封府，建都名叫東京，原管開封、浚儀、陳留、雍丘、封丘、尉氏六縣，到這時割滑州的酸棗、長垣，鄭州的中牟、陽武，宋州的襄邑，曹州的戴邑，許州的扶溝、鄢陵，陳州的太康九縣隸屬。後唐又降爲汴州，以宣武軍爲軍名，其中陽武、長垣、扶溝、考城等四縣仍然屬汴州，其餘五縣回到原來所屬州。晋天福年間，再次升爲東京，又以前五縣劃給它，漢、周均承襲這一隸屬關係。單州本爲單父縣，梁代爲輝州，後唐同光二年，恢復舊稱，隸屬宋州，周代廣順年間，割出來隸屬曹州。

後唐長興三年四月，中書門下奏："據《十道圖》，舊制以王者所都之地爲上，本朝都長安，遂以關内道爲上。今宗廟宫闕皆在洛陽，請以河南道爲上，關内道爲二，河東道第三，河北道第四，劍南道第五，江南道第六，淮南道第七，山南道第八，隴右道第九，嶺南道第十。"從之。

後唐長興三年四月，中書門下奏："根據《十道圖》，舊制以王者建都的地方爲上，本朝建都長安，於是以關内道爲上。現今宗廟宫闕都在洛陽，請以河南道爲上，關内道爲第二，河東道第三，河北道第四，劍南道第五，江南道第六，淮南道第七，山南道第八，隴右道第九，嶺南道第十。"聽從了。

**河南道**

滑州酸棗縣、長垣縣　梁開平三年二月，割隸汴州。後唐同光二年二月，酸棗縣却隸滑州，長垣縣却改爲匡城縣。晋天福三年十月，酸棗縣却割隸開封府。

滑州酸棗縣、長垣縣　梁開平三年二月，劃歸汴州。後唐同光二年二月，酸棗縣劃歸滑州，長垣縣改回爲匡城縣。晋天福三年十月，酸棗縣回割隸屬開封府。

鄭州中牟縣、陽武縣　梁開平三年二月，割隸汴州。後唐同光二年二月，敕："中牟縣却隸鄭州。"晋天福三年十月，中牟縣却割屬開封府。

鄭州中牟縣、陽武縣　梁開平三年二月，割出來隸屬汴州。後唐同光二年二月，詔："中牟縣重新劃歸鄭州。"晋天福三年十月，中牟縣重新劃歸開封府。

宋州襄邑縣　梁開平三年二月，割隸汴州。後唐同光二年，却隸宋州。晋天福三年十月，復割隸開封府。

宋州襄邑縣　梁開平三年二月，分割出來隸屬汴州。後唐同光二年，重新劃歸宋州。晋天福三年十月，又重新劃歸開封府。

曹州戴邑縣　梁開平三年二月，割隸汴州。後唐同光二年二月，復爲考城縣。

曹州戴邑縣　梁開平三年二月，分割出來隸屬汴州。後唐同光二年二月，又歸考城縣。

許州扶溝縣、鄢陵縣　梁開平三年二月，割隸汴州。後唐同光二年二月，

許州扶溝縣、鄢陵縣　梁開平三年二月，分割出來隸屬汴州。後唐同光二年二月，鄢陵縣重歸許州。

鄢陵縣却隸許州。天成元年九月，扶溝縣却隸許州。晉天福三年十月，并割屬開封府。

陳州太康縣　梁開平三年二月，割隸汴州。後唐同光二年二月，復隸陳州。晉天福三年十月，却屬開封府。

單州楚丘縣　梁開平四年四月，割隸宋州。碭山縣　後唐同光二年二月，敕："碭山縣，僞梁創爲輝州，并單州後，理所于輝州。今宜却屬單州，其輝州依舊爲碭山縣。"

汝州葉縣、襄城縣　後唐同光二年十二月，租庸使奏："二縣原屬汝州，今隸許州，伏緣最鄰京畿，户口全少，伏乞却割隸汝州。"從之。臨汝縣　周顯德三年三月廢。

密州輔唐縣　梁開平二年八月，改爲安丘縣。後唐同光元年十月，復爲輔唐縣。晉天福七年七月，改爲膠西縣，避國諱也。

濟州　周廣順二年九月，以鄆州鉅野升爲州。其地望爲上，割兖州任城、中都，單州金鄉等縣隸之。至其年十二月，又割鄆州鄆城縣隸之，中都縣却隸鄆州。

濱州　周顯德三年六月，制："以贍國軍升爲州。其地望爲上，直屬京，割棣州渤海、蒲臺兩縣隸之。"

**關内道**

京兆府奉先縣　梁開平三年二月，割隸同州。後唐同光三年二月，却隸京兆府。武功縣、好畤縣　後唐長興元年五月，敕："併臨等四鄉却隸京兆府。"渭南縣　周顯德三年四月，割屬華州。同官縣　梁開平三年三月，割隸同州。後唐同光三年七月，割隸耀州。美原縣　後唐同光三年七月，割隸耀州。

華州洛南縣　後唐同光三年六月，河中府奏："韓城、郃陽、澄城縣，僞梁割屬當府，其澄城縣今請却屬同州，韓城、郃陽縣且屬當府。"從之。天成元年七月，敕："韓城、郃陽二縣却割隸同州。"

天成元年九月，扶溝縣重歸許州。晉天福三年十月，并分割出來隸屬開封府。

陳州太康縣　梁開平三年二月，分割出來隸屬汴州。後唐同光二年二月，又隸屬陳州。晉天福三年十月，回屬開封府。

單州楚丘縣　梁開平四年四月，分割出來隸屬宋州。碭山縣　後唐同光二年二月，詔："碭山縣，僞梁創建爲輝州，并入單州後，治所在輝州。現今宜回屬單州，輝州依舊爲碭山縣。"

汝州葉縣、襄城縣　後唐同光二年十二月，租庸使奏："二縣原屬汝州，今隸屬許州，由於最鄰近京畿，户口極少，恭求回割隸屬汝州。"聽從了這一意見。臨汝縣　周顯德三年三月廢。

密州輔唐縣　梁開平二年八月，改爲安丘縣。後唐同光元年十月，又爲輔唐縣。晉天福七年七月，改爲膠西縣，避國諱。

濟州　周廣順二年九月，以鄆州鉅野升爲州。地望爲上，割兖州任城、中都，單州金鄉等縣隸屬它。到這年十二月，又割鄆州鄆城縣隸屬它，中都縣重歸鄆州。

濱州　周顯德三年六月，詔："以贍國軍升爲州。地望爲上，直屬京城，割棣州渤海、蒲臺兩縣隸屬它。"

京兆府奉先縣　梁開平三年二月，分割出來隸屬同州。後唐同光三年二月，回隸京兆府。武功縣、好畤縣　後唐長興元年五月，詔："併臨等四鄉重歸京兆府。"渭南縣　周顯德三年四月，分割出來隸屬華州。同官縣　梁開平三年三月，分割出來隸屬同州。後唐同光三年七月，分割出來隸屬耀州。美原縣　後唐同光三年七月，分割出來隸屬耀州。

華州洛南縣　後唐同光三年六月，河中府奏："韓城、郃陽、澄城縣，僞梁時分割出來隸屬本府，其中澄城縣現今請回屬同州，韓城、郃陽縣暫且隸屬本府。"聽從了這一意見。天成元年七月，詔："韓城、郃陽二縣回割隸屬同州。"

隴州汧陽縣、汧源縣、吴山縣　後唐長興元年五月，依舊割隸隴州。

涇州平凉縣　後唐清泰三年正月，涇州奏："平凉縣，自吐蕃陷渭州，權于平凉縣爲渭州理所，遂罷平凉縣。又有安國、耀武兩鎮兼屬平凉，其賦租節目，并無縣管。今却置平凉縣，管安國、耀武兩鎮人户。"從之。臨涇縣　後唐清泰三年二月，原州刺史翟建奏："本州自陷吐蕃，權于臨涇縣爲理所。臨涇元屬涇州，刺史只管捕盗，其人户即涇州管縣。既無屬縣，刺舉何施，伏乞割臨涇屬當州。"從之。

鄜州鄜城縣　梁開平三年四月，改爲昭化縣。後唐同光元年十月，復爲鄜城縣。咸寧縣　周顯德三年三月十日廢。

威州　晋天福四年五月，敕："靈州方渠鎮宜升爲威州，隸靈武，仍割寧州木波、馬嶺二鎮隸之。"周廣順二年三月，改爲環州。顯德四年九月，降爲通遠軍。

衍州　周顯德五年六月，廢爲定平鎮，隸邠州。

武州　周顯德五年六月，廢爲潘源縣，隸渭州。

**河東道**

絳州　梁開平四年四月，割屬晋州。後唐同光二年六月，却割屬河中府。

慈州、隰州　後唐同光二年六月，割隸晋州。

儀州　梁開平三年閏八月，敕："兖州管内已有沂州，其儀州改爲遼州。"晋天福五年三月，并沁州割隸潞州，六年七月，并沁州却隸太原。

解州　漢乾祐元年九月，升解縣爲州，割河中府聞喜、安邑、解三縣爲屬邑。

河中府稷山縣　後唐同光二年正月，割隸絳州。

慈州仵城縣、吕香縣　周顯德三年三月降。

**河北道**

鎮州　後唐同光元年四月，改爲北京，至十一月，却復爲成德縣。

隴州汧陽縣、汧源縣、吴山縣　後唐長興元年五月，依舊分割出來隸屬隴州。

涇州平凉縣　後唐清泰三年正月，涇州奏："平凉縣，自吐蕃攻陷渭州，姑且在平凉縣設渭州治所，於是罷平凉縣。又有安國、耀武兩鎮兼屬平凉，兩鎮的賦租事項，均無縣管理。現今回設平凉縣，管安國、耀武兩鎮人户。"聽從了這一意見。臨涇縣　後唐清泰三年二月，原州刺史翟建奏："本州自從陷於吐蕃，姑且在臨涇縣設治所。臨涇原屬涇州，刺史衹管捕盗，它的人户即涇州所管縣。既没有屬縣，怎麼進行監察管理，恭求割臨涇屬本州。"聽從了這一意見。

鄜州鄜城縣　梁開平三年四月，改爲昭化縣。後唐同光元年十月，又爲鄜城縣。咸寧縣　周顯德三年三月十日廢。

威州　晋天福四年五月，詔："靈州方渠鎮應升爲威州，隸屬靈武，仍割寧州木波、馬嶺二鎮隸屬它。"周廣順二年三月，改爲環州。顯德四年九月，降爲通遠軍。

衍州　周顯德五年六月，廢爲定平鎮，隸屬邠州。

武州　周顯德五年六月，廢爲潘源縣，隸屬渭州。

絳州　梁開平四年四月，分割出來隸屬晋州。後唐同光二年六月，回割隸屬河中府。

慈州、隰州　後唐同光二年六月，分割出來隸屬晋州。

儀州　梁開平三年閏八月，詔："兖州管内已有沂州，儀州改爲遼州。"晋天福五年三月，連同沁州割隸潞州，六年七月，連同沁州重新劃歸太原。

解州　漢乾祐元年九月，升解縣爲州，割河中府聞喜、安邑、解三縣爲屬縣。

河中府稷山縣　後唐同光二年正月，分割出來隸屬絳州。

慈州仵城縣、吕香縣　周顯德三年三月降。

鎮州　後唐同光元年四月，改爲北京，到十一月，回改爲成德縣。

幽州北平縣　後唐長興三年八月，改爲燕平縣。

滄州長蘆縣、乾符縣　周顯德三年十月，并入清池縣。無棣縣　周顯德五年，改爲保順軍。弓高縣　周顯德六年二月，并入東光縣。

博州武水縣　周顯德三年十月，并入聊城。

深州博野縣　周顯德四年五月，割隸定州。

澤州　梁開平元年六月，割隸河陽，四年二月，却隸潞州。

德州　晉天福五年十一月，移就長河縣爲理所。

泰州　後唐天成三年三月，升奉化軍爲泰州，以清苑縣爲理所，至晉開運二年九月，移就滿城縣。至周廣順二年二月，廢州，其滿城割隸易州。

雄州、霸州　周顯德六年五月，以瓦橋關爲雄州，割容城、歸義二縣隸之；益津關爲霸州，割文安、大成二縣隸之：地望并爲中州，時初平關南故也。

**劍南道**

蜀州唐興縣　梁開平二年八月，改爲陶胡縣。後唐同光元年十月，復爲唐興縣。

彭州唐昌縣　梁開平二年八月，改爲歸化縣。後唐同光元年十月，復爲唐昌縣。

**江南道**

杭州臨安縣　梁開平二年正月，改爲安國縣。

福州閩清縣　梁乾化元年十月，移就梅溪場置。

蘇州吴江縣　梁開平三年閏八月，兩浙奏，於吴松江置縣。

明州望海縣　梁開平三年閏八月，兩浙奏置。

處州松楊縣　梁開平四年五月，改爲長松縣。

幽州北平縣　後唐長興三年八月，改爲燕平縣。

滄州長蘆縣、乾符縣　周顯德三年十月，并入清池縣。無棣縣　周顯德五年，改爲保順軍。弓高縣　周顯德六年二月，并入東光縣。

博州武水縣　周顯德三年十月，并入聊城。

深州博野縣　周顯德四年五月，分割出來隸屬定州。

澤州　梁開平元年六月，分割出來隸屬河陽，四年二月，重新劃歸潞州。

德州　晉天福五年十一月，遷移到長河縣設治所。

泰州　後唐天成三年三月，升奉化軍爲泰州，以清苑縣爲治所，至晉開運二年九月，移到滿城縣。至周廣順二年二月，廢州，所轄滿城分割出來隸屬易州。

雄州、霸州　周顯德六年五月，以瓦橋關爲雄州，割容城、歸義二縣隸屬它；益津關爲霸州，割文安、大成二縣隸屬它：地位和名望均爲中等州，因爲當時剛剛平定關南。

蜀州唐興縣　梁開平二年八月，改爲陶胡縣。後唐同光元年十月，又回改爲唐興縣。

彭州唐昌縣　梁開平二年八月，改爲歸化縣。後唐同光元年十月，又回改爲唐昌縣。

杭州臨安縣　梁開平二年正月，改爲安國縣。

福州閩清縣　梁乾化元年十月，移到梅溪場設置。

蘇州吴江縣　梁開平三年閏八月，兩浙奏，在吴松江設置縣。

明州望海縣　梁開平三年閏八月，兩浙奏請設置。

處州松楊縣　梁開平四年五月，改爲長松縣。

秀州　晉天福三年十月，兩浙錢元瓘奏，以杭州嘉興縣置。湘州　晉天福四年四月，湖南馬希範奏，以湘川縣置州，仍置清湘縣，并割灌陽縣隸之。

秀州　晉天福三年十月，兩浙錢元瓘奏，以杭州嘉興縣設置。湘州　晉天福四年四月，湖南馬希範奏，以湘川縣設州，仍設清湘縣，并割灌陽縣隸屬它。

**淮南道**

壽州　周顯德四年，移于潁州下蔡縣，仍以下蔡縣爲倚郭，以舊壽州爲壽春縣。盛唐縣　梁開平二年八月，改爲灊山縣。後唐同光元年十月，復爲盛唐。

壽州　周顯德四年，移到潁州下蔡縣，仍以下蔡縣爲州府、縣府所在縣，以原壽州爲壽春縣。盛唐縣　梁開平二年八月，改爲灊山縣。後唐同光元年十月，又回改爲盛唐縣。

**山南道**

復州　梁乾化二年十月，割隸荆南。後唐天成二年五月，却隸襄州。晉天福五年七月，直屬京，并爲防禦。

復州　梁乾化二年十月，分割出來隸屬荆南。後唐天成二年五月，回隸襄州。晉天福五年七月，直屬京城，并爲防禦使州。

果州　後唐天成二年五月，隸利州。

唐州慈丘縣　周顯德三年三月廢。

鄧州臨湍縣　漢乾祐元年正月，改爲臨瀨縣，避廟諱也。菊潭縣、向城縣　周顯德三年三月廢。

商州乾元縣　漢乾祐二年六月，改爲乾祐縣，割隸京兆。

襄州樂鄉縣　周顯德六年二月，并入宜城。

果州　後唐天成二年五月，隸屬利州。

唐州慈丘縣　周顯德三年三月廢。

鄧州臨湍縣　漢乾祐元年正月，改爲臨瀨縣，避廟諱。菊潭縣、向城縣　周顯德三年三月廢。

商州乾元縣　漢乾祐二年六月，改爲乾祐縣，分割出來隸屬京兆。

襄州樂鄉縣　周顯德六年二月，并入宜城。

**隴右道**

秦州天水縣、隴城縣　後唐長興三年二月，秦州奏："見管長道、成紀、清水三縣外，有十一鎮，徵科并係鎮將。今請以歸化、怨水、五龍、黄土四鎮就歸化鎮復置舊隴城縣，赤砂、染坊、夕陽、南冶、鐵務五鎮就赤砂鎮復置舊天水縣。其白石、大澤、良恭三鎮割屬長道縣。"從之。

秦州天水縣、隴城縣　後唐長興三年二月，秦州奏："現管長道、成紀、清水三縣外，有十一鎮，賦税均歸鎮將。今請以歸化、怨水、五龍、黄土四鎮在歸化鎮復設原有的隴城縣，赤砂、染坊、夕陽、南冶、鐵務五鎮在赤砂鎮復設原有的天水縣。白石、大澤、良恭三鎮分割出來隸屬長道縣。"聽從了這一意見。

成州同谷縣、栗亭縣　後唐清泰三年六月，秦州奏："階州元管將利、福津兩縣，并無還鎮，成州元管同谷縣，餘并是鎮，便係徵科。今欲取成州西南近便鎮分并入同谷縣，其東界四鎮，别創一縣者。州西南有府城、長豐、魏平三鎮，其地東至泥陽鎮界二十五里，北至黄竹路金砂鎮界五十里，南至興州界三十里，西至白石鎮界一百一十里，西南至舊階州界砂地嶺四十五里。其三鎮管界并入同谷縣，廢其

成州同谷縣、栗亭縣　後唐清泰三年六月，秦州奏："階州原管將利、福津兩縣，均無還鎮，成州原管同谷縣，其餘都是鎮，就屬徵調賦役範疇。現今想取成州西南近便鎮分并入同谷縣，它的東界四鎮，另創一縣。州西南有府城、長豐、魏平三鎮，此地東至泥陽鎮界二十五里，北至黄竹路金砂鎮界五十里，南至興州界三十里，西至白石鎮界一百一十里，西南至原階州界砂地嶺四十五里。此三鎮管界并入同谷縣，廢其鎮額。州東界有勝仙、泥陽、金砂、栗亭四鎮，東至鳳州姜瞻鎮界十五里，南至果州界二十里，北至高橋三十五里，西至同

鎮額。州東界有勝仙、泥陽、金砂、栗亭四鎮，東至鳳州姜瞻鎮界十五里，南至果州界二十里，北至高橋三十五里，西至同谷界三十五里，北至秦州界六十七里，欲并其四鎮地于栗亭縣。其徵科委縣司，捕盗委鎮司。"從之。

谷界三十五里，北至秦州界六十七里，想合并此四鎮地於栗亭縣。它的賦税委縣司，捕盗委鎮司。"聽從了這一意見。

### 嶺南道

潘州茂名縣　梁開平元年五月，改爲越裳縣。至後唐同光元年十月，復爲茂名縣。

潘州茂名縣　梁開平元年五月，改爲越裳縣。至後唐同光元年十月，又回改爲茂名縣。

桂州純化縣　梁開平元年五月，改爲歸化縣。後唐同光元年十月，復爲純化縣。

桂州純化縣　梁開平元年五月，改爲歸化縣。後唐同光元年十月，又回改爲純化縣。

邕州　晋天福七年七月，改爲誠州，避廟諱。

邕州　晋天福七年七月，改爲誠州，避廟諱。

溥州　晋開運三年三月，升桂州全義縣爲州，仍改全義縣爲德昌縣，并割桂州臨川、廣明、義寧等三縣隸之，從湖南馬希範奏也。

溥州　晋開運三年三月，升桂州全義縣爲州，并改全義縣爲德昌縣，并劃撥桂州的臨川、廣明、義寧三縣屬它，這是聽從湖南馬希範的奏請。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二十四史全译　旧五代史　第二册
作者＝ＢＥＸＰ
ＳＳ号＝
页数＝７３９
加密地址＝
下载位置＝ｈｔｔｐ：／／ｈｎ３．５ｒｅａｄ．ｃｏｍ／３００－３６／ｄｉｓｋｅｂｐ／ｅｂｐ７０／０５／０００６８９．ｐｄｇ
【作　者】许嘉璐主编　曾枣莊分史主编
【丛书名】
【形态项】　１４２７
【读秀号】０００００５７６４８８６
【出版项】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　２００４
【ＩＳＢＮ号】　７－５４３２－０８８９－Ｘ　／　Ｋ２０４．１／Ｚ１５９ｊｗ
【原书定价】　２８８．００（全二册）
【主题词】中国　古代史　五代（９０７　９６０）　纪传体　旧五代史　译文
【参考文献格式】许嘉璐主编　曾枣莊分史主编．　二十四史全译　旧五代史　第二册．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２００４．